

（意）伊波利托·涅埃沃 著

一个意大利人的自述

李玉成　夏方林　吴淑英 译

上



（意）伊波利托·涅埃沃 著

李玉成　夏方林　吴淑英 译　夏方林　校

一个意大利人的自述

上

花　城　出　版　社



(意)伊波利托·涅埃沃 著

李玉成 夏方林 吴淑英 译 夏方林 校

一个意大利人的自述

下

花 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意大利人的自述/(意)涅埃沃著;李玉成,夏方林;吴淑英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9
(意大利文学经典名著/吕同六主编)
ISBN 7-5360-3282-X

Ⅰ.一... Ⅱ.①涅...②李...③夏...④吴... Ⅲ.长篇小说—意大利—近代 Ⅳ.I54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7409 号

一个意大利人的自述(上下册)
〔意大利〕伊波利托·涅埃沃 著
李玉成 夏方林 吴淑英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肇庆市星湖大道)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0.75 印张 2 插页 710,000 字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5360-3282-X
I·2782 (上下册)定价:46.00 元

总　　序

吕同六

十三世纪下半叶，当欧洲大部分国家仍处于中世纪的漫漫长夜时，意大利已迎来了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初曙光。

文艺复兴运动，标志着欧洲新纪元的肇始。人文主义，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以雷霆万钧之力，扫除中世纪的神学观念、来世主义和禁欲主义，传播以人为本的新世界观、新生活观，激励世人变革现实，给意大利和欧洲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倾注了勃勃生机，造成了焕然一新的气象，开创了文学艺术全面繁荣的局面。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巨人的时代。且按下造型艺术不谈，单就文学而言，但丁、彼特拉克、薄卡丘、列奥那多·达·芬奇、阿尔贝蒂、马基雅维利、阿里奥斯托等思想文化巨人，无不为欧洲文学运动奉献了里程碑式的作品，他们为欧洲的抒情诗、史诗、传奇叙事诗、短篇小说、喜剧、悲剧、美学理论和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文艺复兴运动的宝贵传统，犹如一根红线，贯串了意大利文学的整个历史进程。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辉，始终不曾在文学领域熄灭。以人为本，对人的关爱，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等人文主义者崇尚的理想，都承袭了下。并以不同形式得到了弘扬。

因此，了解以文艺复兴运动为滥觞的意大利古典文学，不

只是全面地、完整地认识意大利文学的历史与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欧洲文学的历史与发展，也是十分必要和大有裨益的。

不妨再换一个视角。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作家薄卡丘，曾就文学发表过这样的见解：

> （文学家们）采用虚构的故事，而舍弃其他方式，因为这些虚构故事的美，能够吸引哲学证明和辞令所不能吸引的公众。……在他们的作品里，都运用了最深刻的思想；这种思想，就好比果壳里隐藏着的果肉，而他们所使用的美妙的语言，就好比果皮和树叶。

薄卡丘的这一席话，把文学作品无可替代的思想价值，满足公众精神需求和审美需求的价值，作了精辟形象的阐发。

五四新文化运动，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又打开了久久封闭的国门。于是，大批外国文学名著引进国内，呈现于精神铠渴的中国读者面前，成为五四运动为中国文化界构造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一批意大利经典作家，如但丁、薄卡丘、哥尔多尼、曼佐尼、皮兰德娄、邓南遮，首次译介到中国，形成了我国意大利文学翻译事业的第一个高潮。

遗憾的是，后来由于受到政治、社会、文化、语言诸因素的制约，意大利古典文学的翻译显得相当零散，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空白甚多，而且，不少作品还是从别的文字转译。这一切自然都妨碍国人对意大利文学的了解与接受。

基于上述种种缘故，我们着手编选这套《意大利文学经典名著丛书》。这套丛书共计十二种：

文艺复兴运动伟大的先驱者但丁的《神曲》；这部史诗的问世，意味着中世纪的终结和新纪元的开端；

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彼特拉克的《歌集》；十四行诗这一诗歌形式从此臻于完美的境地，并广泛流布于欧洲各国；

文艺复兴运动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薄卡丘的《十日谈》；这部杰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高峰，并开了欧洲短篇小说的先河；

薄卡丘之后，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群星辉映，星光灿烂，他们对意大利和欧洲短篇小说，乃至戏剧，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丛书》收入一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短篇小说》；

文艺复兴时期大诗人塔索的叙事长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这部气势宏伟的巨著，深刻地表现了文艺复兴运动晚期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危机；

《哥尔多尼喜剧集》，吸入脍炙人口的四部经典喜剧《一仆二主》、《女店主》、《狡猾的寡妇》、《老顽固》 这位启蒙主义剧作家，身体力行，革新喜剧，为意大利近代民族喜上发展开辟了道路，他的具有久远生命力的剧作至今在世界各国的舞台上盛演不衰；

民族复兴运动时期的文学大家曼佐尼的历史小说《约婚夫妇》，“ 战士、诗人 ” 涅埃沃的长篇小说《一个意大利人的自述》,诗人、散文家莱奥帕尔迪的《道德小品》、《杂感录》 前两部作品抒发渴求祖国独立、民主和自由的惓惓情愫，倾诉了民族复兴运动的理想与激情；后两部散文集传达了思想和情感都异常敏锐的莱奥帕尔迪对人生和世界的深沉思考；

十九世纪下半叶，真实主义主要代表维尔加的长篇小说《玛拉沃里亚一家》，这位把目光投向贫困、落后的故土的西西里作家，在小说的题旨、风格和语言上都开创了意大利文学的新生面，对日后风靡世界的新现实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开山之作《大地在波动》就是从这部小说撷取的素材。

在意大利语中，classico 一词具有两重涵义，一是古典的意思，二是经典的、最优秀的、第一流的意思。这两种涵义其实又是彼此关联、相通的。这套丛书取名《意大利文学经典名著丛书》（Le opere classiche itaeiane），它的选编标准也正是融合了 classico所包含的这两种意思。为此，丛书收入了两位生活和创作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叶的经典作家皮兰德娄和邓南遮的作品。

皮兰德娄的文学创作起步于真实主义。他的早期剧作《西西里柠檬》就是根据写于十九世纪末的同名短篇再创作的，打烙了真实主义的鲜明印记。他的其他重要剧作，以怪诞、离奇见长，但又糅进了传统的即兴戏剧手法，表现了丧失自我本质的惨烈痛楚。他的剧作已成为意大利和世界戏剧文学的经典。

邓南遮以一部真实主义色彩浓郁的短篇集《佩斯卡拉的故事》，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登上文坛，后来成为蜚声世界的唯美主义诗人、小说家、剧作家。长篇小说《火》使我们有机会更真切和更深切地认识这位唯美主义大家的创作原貌。

意大利古典文学是一座异常丰富的宝库。十二卷的《意大利文学经典名著丛书》，虽也蔚然可观，但毕竟只是开采了这座宝库的一角。遗珠之憾难免。万事开头难，但开头也最为紧要。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意大利文学翻译队伍的壮大，意大利古典文学的译介，也将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序　言

吕同六

伊波利托·涅埃沃，是被十九世纪波澜壮阔的民族复兴运动推上意大利文学舞台，尽显风采的一位作家。

十九世纪，意大利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对外族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统一和民主、自由的民族复兴运动蓬勃兴起，席卷亚平宁半岛。作为这一伟大运动在文学领域的反映，便是浪漫主义的诞生。涌现出一批弘扬民族复兴运动的理想和激情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如莱奥帕尔迪和他的抒情诗，曼佐尼和他的长篇小说《约婚夫妇》，乔万尼奥利和他的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思》，等等。涅埃沃，同这些诗人、作家在一起，共同缔造了文艺复兴之后意大利文学的又一个灿烂的春天。

涅埃沃的一生，是短暂的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他1831年11月30日诞生在北方文化名城帕多瓦，父亲在邻近的曼托瓦担任法官，母亲出身于威尼斯的贵族家庭，在乌迪内附近拥有一座祖传的城堡，伊彼利托就在这座古老的城堡里度过了童年。他在维罗纳、曼托瓦、克雷莫纳和比萨等地完成小学和中学的学业，进入帕维亚大学攻读法律，二十四岁时毕业于帕多瓦大学法律系。长期在这些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城市生活和学习，使他自幼培育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从小学开始，涅埃沃便大量阅读文学经典作品，从中汲取丰富的思想和艺术的滋养。莱奥帕尔迪、曼佐尼、福斯科洛、拜仑、卢梭、乔治·桑，都是他十分喜爱的作家。青少年时代的生活阅历，从文学大师们那儿获取的思想的、艺术的滋养，都在他日后的创作中留下了明晰的印痕。

但面对如火如荼的民族复兴运动，赋有浪漫气质，满怀爱国激情的涅埃沃，深深被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所吸引。他景仰民族复兴运动的英雄马志尼、加里波第，向往祖国统一的理想的实现。1856 年，他因发表一篇抨击奥地利侵略者的短篇小说而遭审讯。1859 年，他写出两部政论性著作《威尼斯和意大利的自由》、《关于民族革命的片断》。后者是一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作品。涅埃沃以罕见的敏锐性，透彻地分析了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中心问题——资产阶级无力同其他社会阶级建立和谐的关系。他指出，意大利资产阶级本应“藉助正义和教育”来带领农民一道前进，但他们忽视和脱离农民的严重局限性导致农民阶级对意大利革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样，他透过民族问题揭示了社会问题，揭示出完成民族复兴运动的历史任务的关键，是实行土地改革，提高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弥合长期以来人民同资产阶级、乡村同城市、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分离。

1859 年，涅埃沃毅然投笔从戎，加入加里波第领导的轻骑兵部队，投身争取意大利独立、自由和民主的武装斗争。翌年，他作为军需官，追随加里波第的千人团，远征西西里岛。西西里解放以后，他受加里波第委托，留下从事政权建设。1861年 3 月 4 日，他从巴勒莫乘轮船返回那不勒斯，因海轮触礁不幸遇难，时年仅三十岁。

涅埃沃的一生虽然异常短暂，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尤其短

促，但他留下了非常丰富和宝贵的文学遗产。

他把文学和生活熔为一体。他亲身投入的争取祖国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底蕴，他的文学作品鲜明地融入了他作为祖国解放战士的品格。涅埃沃因此被誉为“诗人一战士”。他为人正直，心灵纯洁，英勇无畏，嫉恶如仇，他对生活和祖国解放斗争始终如一地怀着火一样的热情，他不断完善自我，帮助别人。著名的意大利文学批评家莫米利亚诺称赞他为民族复兴运动时期“青年的表率”。因此，他的文学作品充溢着激情，闪耀着纯真，没有一丝一毫的做作，容不得一丁点儿的虚伪。

虽然父亲希望他将来当一名律师，但涅埃沃对文学情有独钟，把文学创作视为自己真正的使命。还在大学求学时，他就发表文学习作，后来陆续发表了诗歌、剧本、短篇小说集、文艺评论集和长篇小说。1854 年，涅埃沃的评论集《论意大利大众诗歌》出版。

这部集子阐述了他的文学主张，也是他的文学创作宣言。涅埃沃认为，首先应当确定诗歌在争取建立新社会的斗争中的作用。他明确指出，诗歌要成为“民族进步”和“大众阶级复兴”的工具，否则，诗歌将沦为“奢侈的空白”。在这意义上，大众诗歌维护传统的基本价值，它同人类原始的、“英雄的”诗歌是一致的；诗歌是教育，是“道德完美”；但在履行教育之前，必须建立一种使这种教育成为可能的社会机制。由此，“正义”与“教育”成为“诗人一战士”涅埃沃写在他文学活动的旗帜上的口号。

不过，关于什么是大众诗歌，涅埃沃作了颇为新颖的进一步说明，他指出，如果把大众诗歌理解为写作能让大众阅读的作品，那将是虚伪的，因为当时大众受文化素质的限制，还缺

乏阅读的能力；因此，所谓大众诗歌，是指写给富裕阶级阅读的作品，向他们叙述人民的美德、情感、需要、激情和意愿。

涅埃沃的诗学主张鲜明地体现于他的诗作，也体现于他的短篇小说和戏剧创作。185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乡村故事》，汇集了涅埃沃的大部分短篇作品。它们以朴实的笔触，描写十九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北方，特别是他非常熟悉的曼托瓦、弗留利地区乡村居民的日常劳作和生存情状，他们纯朴、善良的品行；贫穷、饥饿、愚昧、苛捐杂税、长年抓壮丁，以及庄园主缺少经营的进取性，导致乡村经济萧条。农民在艰难的环境里屈辱地生活，而民族革命恰恰需要农民以其勇气和力量投入。他赞赏乡村的田园生活，给农民世界涂抹上了一重理想的色彩。

乡村生活的旋律，几乎贯串涅埃沃所有的长篇小说。《牧羊的伯爵》（1857），写一名乡村女子不幸遭到有钱有势的贵族的强暴，但最终获得了美满的结局。《善良的天使》（1856）以十八世纪衰落的威尼斯为背景，以女主人公莫罗西娜为中心，政治斗争与情感纠葛两条情节线索交替展开，塑造了一个哀婉动人的女性形象。这两部小说可以见出当时流行的连载小说的影响，曼佐尼的伦理观也留下了印记。

另一部长篇小说《尼卡斯特罗的男爵》（1857—1860）的主人公是一名撒丁岛的贵族，他生活在穷乡偏壤，虽富于文化教养，却是个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书呆子。他外出旅行，到处寻求美德，但徒劳无益，最终返回家乡，相信这世界整个地被种种无法消解的矛盾所笼罩。它的风格很像哲理小说，同伏尔泰的《天真汉》相近。另一部长篇《未来世纪的哲学》（1860）其实具有更浓重的幻想色彩，涅埃沃构想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故事，描写人类从1859年到2222年的命运，既有对战争的抨

击，更施展大胆的想像，设想人类在未来将获得普遍的和平，摆脱阶级的分裂，“机器人”将为社会效劳。

涅埃沃先后出版了诗集《诗抄》（1854）、《诗集》（1855）、《萤火虫》（1857）、《加里波第之爱》（1860）。这些诗篇或缅怀历史，或倾诉爱国热忱，或抒发爱情，或描述日常生活，题材多样，情感充沛。尤其是《加里波第之爱》，以作者亲身经历的1859年的战斗为内涵，但又避免一味把诗歌写成英雄主义颂歌，而是把爱国主义激情，同温馨的爱情糅为一体，借鉴了民间诗歌的韵律，豪放与柔美兼备。为了丰富自己的诗歌语汇，他又努力从外国诗歌中汲取滋养，并先后执笔翻译了《希腊现代民歌》和海涅的诗作。

《伽利略的最后日子》（1856）、《卡普亚人》（1857）、《斯巴达克斯》（1857）、是涅埃沃创作的三部历史剧。作家借古喻今，以历史上争取自由、民主的英雄人物为楷模，来激励同时代人积极投身祖国解放斗争。

《一个意大利人的自述》是涅埃沃最重要的作品。他1857年12月开始写作，1858年8月完稿。现保留在曼托瓦市公共图书馆的作者手稿表明，考虑到小说的内容与倾向，尤其是当时的政治形势，作者清楚地意识到，小说的出版将遇到障碍。果然不出所料，只是到了1867年，涅埃沃去世六年以后，小说才以《一个八旬老人的自述》面世。

小说共二十三章，每章以一节内容提示开局。从结构上看，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十章，描写主人公在弗留利地区一个古老而封闭的城堡里度过的童年和少年，直到威尼斯共和国的没落；在第二部分里，作家引导读者追随主人公和其他人物的足迹，走向意大利和世界其他地方。八旬老人卡尔洛·阿尔托维蒂自述的个人经历，犹如一根红线，把其他的

政治事件（威尼斯共和国的解体，法国人的统治、封建秩序的复辟、革命者的揭竿而起，民族复兴运动初期的战斗）一一串连起来，紧密编织，敷衍成书。作家的笔触横贯八十余年，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纵括意大利近代史上整整一个时代，一个形势最为动荡复杂、斗争最为惊心动魄的时代的沧桑变迁，赋予小说以历史纵深感和厚重感。主人公正是从时代的脏腑中脱生出来，被作者置于现实生活矛盾发展过程的交叉点上，着意进行刻画，造成全书波澜四起，摇曳多姿的情节。

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展开故事。主人公卡尔洛从小是个孤儿，父亲下落不明，他自幼被送到弗留利，由姨母收留。姨母是一位伯爵夫人，掌管着弗拉塔城堡。卡尔洛蒙受歧视和屈辱，只能终日同厨师、仆人厮混在一起。作者调动自己长期在弗留利生活积累的体验，细致地描写幼小的卡尔洛艰难辛酸的境遇，同大自然接触的欣悦，第一次认识自我的感觉。展示在主人公面前的乡村世界，带有某种原始的、神秘的色彩，充满他渴望的惊奇、冒险和温馨的人情。同这乡村世界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城堡里死气沉沉的生活，以及它的陈旧的习俗、刻板的礼仪，它游离于历史和时间之外，丧失了自我更新和进取的能力，而封闭于僵化和惰性之中。这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宗法制社会，一个扭曲的、滑稽可笑的，注定要消亡的世界。弗拉塔城堡的没落，又隐约透露出统治这个地区的威尼斯共和国衰败的迹象。卡尔洛对童年世界的回忆，既充满一往深情的眷恋，又拉开距离，予以冷峻的审视和嘲讽。涅埃沃对主人公童年生活如此丰满、独特的表现，在意大利文学史上实属首创。

在弗拉塔城堡，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宗法制家族

的成员、周边城堡的贵族、仆人、农夫和附近的居民。他们五花八门的言谈举止，他们千差万别的命运遭际，都进入幼小的卡尔洛的视野，丰富着他的人生阅历，有助于他对这个“旧世界”的认知。只有一些突发的事件，例如邻近的恶霸对弗拉塔城堡发动的突然袭击，才能略微激活一下这死水一潭的生活。弗拉塔城堡，不啻是封建贵族的最后堡垒。

在这死气沉沉的古堡，生活的惟一亮点是卡尔洛跟表妹彼萨娜的情谊。彼萨娜自幼受到伯爵母亲的宠爱，她美丽，聪慧，她跟卡尔洛在乡村的田野或城堡的黝暗角落的玩耍，给同伴带来莫大的欢乐，也在这散发着霉味的小天地撒下了青春的气息与活力。她热情，温柔，处处关心被歧视、被污辱的卡尔洛，以自己的柔情去温暖他受伤害的心灵。她充溢着令人难以抗拒的女性的魅力，她和卡尔洛之间少年时代的友情渐渐地发育为炽烈的爱情。但她高傲，任性，要求别人绝对地顺从自己的意愿。她随心所欲，时常做出脱出常规，令人瞠目结舌的行动。她放纵自己，终于背弃了卡尔洛。不过，卡尔洛始终存留在她的心灵深处，挥之不去。在经历了家族衰败、社会动乱、革命挫折和情感教育之后，彼萨娜仿佛拂去了尘土的明珠，闪现出了本真的熠熠光辉。她和卡尔洛双双流亡在伦敦，她对卡尔洛的爱达到了忘我的、毫无保留的奉献地步。在沉静的表层下，内心始终奔涌着爱的烈焰。她的心灵获得了净化和升华。肺结核夺去了她的生命，而卡尔洛也正是在她逝世以后才真正地成熟起来。涅埃沃对少年彼萨娜和卡尔洛之间朦胧而微妙的爱的出色描写，在意大利文学史上至今尚无出其右者。文学批评家们一致认为，彼萨娜是意大利文学画廊中最为光彩的女性肖像，是涅埃沃为意

大利文学塑造的一个崭新的典型性格①。

《一个意大利人的自述》成功地勾画了意大利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画卷。对于民族复兴运动的前夜及其前期的宏大的历史事件、激变的政治风云和动荡的生存环境，涅埃沃都以准确的把握，自然、明快的笔触，林林总总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小说对拿破仑统治意大利时期社会生活的描绘，有专家认为，胜过学者们的十部专著！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历史环境和氛围的表现中，灌注了作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除了卡尔洛和彼萨娜，弗拉塔城堡里仆人们的谦卑善良，卢奇利奥的坚毅执著，高尚的莱奥帕尔多的悲剧性命运，克拉娜的遁入修道院，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涅埃沃的这部作品系初次译成中文出版，由于篇幅宏伟，事件纷繁，人物众多，语言也有别于现代语言，因此翻译难度颇大。小说第一章至第十一章由李玉成执笔翻译，第十二章至十五章由吴淑英译出，第十六章至二十三章夏方林翻译夏方林统读和校阅了全书译稿。

① 朱利奥·费隆尼：《意大利文学史》第 4 卷，埃依纳乌迪出版社，1991 年，第 299 页；杰诺·潘帕隆尼：《〈一个意大利人的自述〉序》，加尔赞蒂出版社，1980 年 第 17 页；塞尔乔·罗马尼奥里：（涅埃沃〈一个意大利人的自述）导论》，里恰迪出版社，第 20 页。伊塔洛·德贝尔纳迪：《意大利文学》第 3 卷，国际出版社，1981 年，第 83 页。



作者像

目　　录



第　一　章

这是一篇简短的导言，涉及我写这本《自述》的原因，涉及那座我曾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童年的著名的弗拉塔城堡，涉及城堡里那个令人感叹的厨房以及 1780 年前后在城堡里居住的主人、仆人、客人和猫。一系列人物首次亮相。我间或地穿插许多对威尼斯共和国、对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制度、以及对上世纪末在意大利关于“祖国”一词含意的冷静思考。

我是威尼斯人，出生于 1775 年 10 月 18 日，这是《福音书》的作者之一圣卢卡的纪念日。当神秘地主宰世界的上天召唤我的时候，我将为感谢意大利神祇的恩典而去死。

这就是我的人生准则。因为这一准则不是由我而是由时代决定的，所以我认为，真实地描写时代对一个人的一生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对后人有所裨益，因为他们注定也要接受另一个时代的影响，即使影响不像过去那样大。

在公元 1858 年的今天，我已经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但是，在这精力衰竭的暮年，我的心充满了比战斗的青年时代还要强烈的青春活力。我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饱尝了人世的艰

辛，但也不缺乏安慰。在超越常人所能忍受的磨难中，我常常得到意想不到的安慰，从而使我的心变得平静、安详和充满希望。每当我回忆起这一切，我就感到它是我战胜各种不幸的护身符。我理解这种亲切的感情，并认为，这种安慰不是要我逆来顺受，而是要我满怀胜利的信心去应付外面发生的事件，因此它变成了鼓舞我进行艰苦战斗的力量。我的性格，我的聪明才智，我最初受的教育，我后来的活动及我的一系列经历，这一切就如同人世间的其它事情一样都包含着好和坏两种因素。如果我不持虚伪的谦逊态度，我可以说，在我的一生中好多于坏。但是，如果我不是生活在这个对意大利历史有极其重要意义的跨越两个世纪的时期的话，我的一生就的确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回忆的东西。实际上，正是这一时期的政治探索产生了真正丰硕的初步成果。从十四世纪到十八世纪的这一探索体现在但丁、马基雅维利、维科和其他许许多多人的作品中。今天，他们的著作对我这个文化上平庸，文学上又几乎无知的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帮助。这些年来我所经历的境况，有人说是不幸，促使我决定把从童年到老年所看到的、听到的、做过的和尝试过的事情写下来。而此时的年老多病、对年轻人的迁就、对旧观点的节制以及多年来的坎坷生涯，促使我隐居乡间，但是我在那里却亲眼目睹了封建社会冗长的悲剧中那可笑的最后一幕。面对历史，我的这部简单的《自述》还是颇有重要价值的，它与当代的一位无名氏在新发现的一部古老文献上的一个批注没有什么不同。对于共同的灾难，一个人既不应当明哲保身，也不应一味抱怨，更不应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或表现出不屑一顾的傲慢。我认为，应当思考如何把个人的行动纳入民族的共同行动之中，正如从天而降的每一滴雨水都代表着一场大雨的趋向。所以，我所叙述的我个人的经历，犹如从无数人

的经历中抽取的样品，而他们从旧的政治体制的瓦解到现行政治体制的确立所经历的一切，构成了伟大的意大利民族的命运。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人们经过反复思考，将会努力使一些青年人抛弃危险的幻想。有些青年人热心地投入了业已开始的艰巨而缓慢的事业之中，但更多的人依然固守着自己的空洞理想，试图寻求千万条出路，而不是首先去寻找那条可引导他们真正实现文明治国之路。至少在这整整的九年间，我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与此同时，我在创作欲望的鼓舞下，根据对往事的回忆，断断续续地写出了这本书。实际上，我是在一次战斗遭受巨大失败的夜晚，心中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开始写这本书的，而且，是在纷繁忙碌的这几年里，经过一个漫长的赎罪过程才把它写完的。这本书揭露过去的弱点和罪恶，使我大大地增强了活力，也使我理所当然地对现在充满了更大的希望。

现在，我在誊清这部书稿之前，还想写个简短的序言，以便更好地说明我这个并非文学家的老人的写作构思。它对于指点写作技巧可能是毫无用处的。但这部作品观点的明确、感情的朴实，历史的真实却使我感到欣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修辞方面的不足。善良的读者们的支持将使我感到荣幸。

我已经走到了坟墓的边缘，现在是孤单一人活在世界上，朋友和敌人都抛弃了我，因此，我既不觉得恐惧，也不抱希望。由于年龄的关系我已摆脱了那种常常使我的判断偏离正道的激情，也摆脱了欲望的引诱，我的人生的惟一成果是心灵的平静。我在平静中生活得满意，充满了信心。我想告诉年轻的兄弟们，心灵平静是一件最值得羡慕的珍宝，是惟一能保护自己抵御伪君子的引诱、坏人的欺诈和权贵的暴力的盾牌。我应当明确地指出，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的话可能具有某种权威，

这就是说：根据我的经历，生活是美好的；谦逊可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每一个人在大千世界的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心灵的正直可使我们认识到，多数人的善行远远高于我们个人的善行。我作为一个人，我的生命是短暂的，如今已走到了终点。我对我所做过的善事感到满意，我确信这已弥补了我的过失。我没有其它的希望和要求了，因为这一切均注入和融合在人类的大海之中。我现在所享受的安宁就像一个神秘的港湾，勇敢的航海家将从这里启航，驶向永恒、辽阔和平静的海洋。但是，在我进入那个将不再有时代差异的空间之前，我的思想再次转向人类的未来，我把自己应当弥补的过失，应当实现的愿望和应当履行的义务真诚地同人类联系了起来。

我的童年生活是在弗拉塔城堡里度过的。那个城堡如今已是一座废墟，农民随意从那里搬走石头和其它材料来加固桑树园的围墙。但是，当时它确是一个宏伟的建筑群。它有大大小小的塔楼，有一座因年代久远而开裂的大吊桥，还有一些造形极为优美、站在莱梅内河和塔利亚门托河的河岸上就可望见的哥特式窗户。我所到之处从未见过如此奇特的建筑：它的棱角、楼角、凹陷和凸出部分，无论从罗盘的哪一个方位看，都显得完美无缺；它的每一部分都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大胆的想象力。看来，建筑师在进行设计时，要么全然没有用过角尺，要么使用了他的工作室里的一切手段。城堡周围有一条护卫着它的很深的壕沟，当没有青蛙在沟里叫时，人们便在沟底放羊。城堡周围的通道被容易生长的常春藤覆盖着，它那苍劲的枝干宛转腾挪而上，然后又从城堡的上面，东一片，西一片地垂落下来，形成阿拉伯式的花叶装饰，几乎布满了粉红色的墙面，谁也不想用手去触动一下这个古老的豪华建筑物上高贵的外表，只有当北风吹拂时，它那些下垂的饰物才凌乱起舞。这个

建筑群的另一个奇特之处是，它有许多的烟囱，从远处看去，好像是一盘尚未下完的象棋。过去的士绅十分重视烟囱，把它视为防卫程度的唯一标志。显然，弗拉塔城堡是一个由天主教徒居住的防卫最好的城堡。此外，城堡内有若干环绕着高大柱廊的院落，满地是泥水和鸡粪，那杂乱无章的情景同城堡华丽的外观很不相称。城堡内小教堂钟楼的尖顶因多次遭到雷击而歪歪扭扭，但依然令人惊叹地矗立在那里。如果暴风雨不来，钟楼的古钟是不会用沉闷的声音向客人表示欢迎的。因此，雷电理所当然地要教训它有礼貌一些。有些人把这种大自然的玩笑归罪于城堡周围生长得枝叶茂密的古老杨树，农民们说，有魔鬼居住在那里。既然有魔鬼，魔鬼的朋友们定会不时地前来拜访，这样就召来了电闪雷鸣。居住在城堡里的主人则习惯于看到雷击钟楼，他们把那个钟楼看成某种避雷器，只要粮仓的屋顶和厨房烟囱的大罩安全无恙，任凭天公对它如何发怒都可以。

现在需要详细描述一下城堡的厨房。首先我应当告诉你们：我既没有见过罗得岛上的巨大神像，也没有见过埃及的金字塔。因此，弗拉塔城堡里的厨房和炉灶对我来说，就是地球上规模最宏伟的古迹。米兰大教堂和罗马的圣彼得教堂当然是很有名的，但对我来说，它们的重要性和牢固性都不能同弗拉塔城堡的厨房相比。后来变成圣天使古堡的阿德里阿诺皇帝的庞大陵墓与它相比也显得十分狭小。弗拉塔城堡的厨房是一个占地面积很大的多边形建筑，有的部分很高，如同一个圆屋顶，有的地方又很低，就像一个深坑。它的墙壁经过多年的烟熏，已变成深黑色。但在墙壁上却有无数只闪亮的魔鬼眼睛，它们是挂在钉子上的大大小小的铁锅的锅底和烤肉用的滴油盘，以及一些长颈的大肚子玻璃瓶。厨房的四周摆满了餐具

橱、食品柜和长条桌，桌子上面无论白天黑夜，都会留下许多大猫和小猫的足印，真像是一个巫婆的工作室。这就是城堡里的厨房。在厨房最阴暗的角落里，还有一个更黑、更可怕的通向地狱的洞口，只有木柴燃烧时发出的带劈啪声的红色火光，才能照亮它。那里还有两个略带暗绿色的小窗口，就像牢房里的窗子一样。此外，窗口外还装有双层的铁格子窗栏。厨房里经常弥漫着滚滚浓烟和从一口大锅里发出的咕噜咕噜煮芸豆的声音。然后是几条放在一张大桌子四周的长凳，如果人们坐在那些被烟熏黑的长凳子上，定会听到吱吱嘎嘎的声音。可是，坐在那里的人的表情却是那么认真和严肃，好像是在参加古希腊的重要会议那样昏昏欲睡。这就是城堡的厨房，也是城堡里的主人每天议事的重要场所。但是，每当念《圣母经》的钟声敲响之后，念《三钟经》的低沉声音立刻停止了，厨房里的气氛迅速发生变化，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便出现了光明。年老的厨娘点燃了四盏只有一根灯芯的油灯：两盏挂在炉灶旁，两盏挂在圣母像旁。然后，她用一根长长的拨火棍，拨一下炉灶里余灰下行将熄灭的柴火，再在上面添上一把柴草和柏树枝。油灯发出安详的、浅黄色的光；炉膛里的火舌劈啪作响，带着旋转的浓烟冲向两个大的镀铜炉桥，只有这时，才能看清厨房里的人们的不同面孔。

弗拉塔城堡的伯爵先生是一个六十多岁的人。他坐在椅子上时，腰杆挺得笔直，好像刚脱下铠甲似的。他头上带着假发，身上穿着带深红色斑点的罩袍，一只手总是拿着那个黄杨木的鼻烟壶，这一切很难使人想起他曾是一位久经沙场的武士。他的佩剑的剑锋在两条腿之间摆动，但剑鞘已长满了锈，还不如一把烤肉叉子明亮。此外，我不敢肯定剑鞘里是否真有一把钢剑，他本人好像也从来没有察看过。伯爵先生的胡子总

是刮得干干净净，似乎刚从理发师那里回来。他从早到晚都在腋下塞一块青绿色的手帕。虽然他很少步行出门，而且从不骑马，但是他还是穿着一双带马刺的靴子，这双靴子的做工之精细，即使腓特烈二世的卫士也会羡慕不已。这是他支持普鲁士的暗示。虽然日尔曼战争早已平息了，他仍然继续用他的靴子向奥地利帝国挑战。当伯爵先生讲话时，甚至连苍蝇也要停飞；当他讲完话后，大家都以各自的方式，或用声音，或者点头，纷纷表示赞同；当他笑的时候，大家都慌忙跟着他笑；当他因吸烟而打嚏喷时，定会有七八个人争先恐后地说：“祝您健康！”“祝您幸福！”“愿上帝保佑伯爵先生！”当他站起来时，大家都跟着他站起来；当他走出厨房时，甚至连猫都松了一口气，好像压在人们胸口上的一块巨石被搬走了，此时人们才又用双肺进行呼吸；如果伯爵先生没有叫文书跟他一起出去，让他呆在厨房里消遣时，文书的呼吸就会变得比别人快，甚至气喘吁吁。可是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在一般情况下，文书总是像伯爵的影子一样紧紧地跟着他转，伯爵起身他起身，伯爵坐下他坐下，他们两人走路时的脚步都那么一致，好像是踏着同一鼓点行走似的。当他们开始走路时，伯爵先生怕文书跟不上他，总是每三步一回头，看看他的文书跟上了没有。就是这样一个俯首贴耳的文书，几乎每天要用一半的时间来为主人捡手帕，在主人打喷嚏时祝他健康。此外，他还要表示赞同主人的想法，向主人汇报他认为能使主人高兴的事情。例如，某个农民偷了主人园子里的蔬菜，他为了免受鞭笞之苦，宁愿送给文书一些无花果，或半个杜卡托钱币。但文书在向主人汇报时却说，那个农民如何害怕伯爵的惩罚，他已后悔自己做错了事，宁愿付出适当的罚金以求得宽恕。这时伯爵先生便长长地吸一口气，其气之长，足以使巨人戈利亚生活七天，然后便说，古

罗马皇帝蒂托也懂得恩威兼施，他也愿意宽恕真正悔改的人。这位文书也许出于谦逊，他在穿着豪华的主人面前，显得衣衫褴褛和卑贱，不过像他那样少见的丑陋之人，也只能这样打扮。可以说，他像一棵橡树，但是像他一样难看的橡树也不多。他既是塌鼻梁，又是鹰钩鼻子。他的鼻子下面有一张可怕的嘴，鼻子似乎很害怕掉进嘴里，所以经常向上抽动。他那双穿着俄国靴子的脚总是叉开站着，竭力保持身体的最大平衡，好像一阵风刮来就会把他吹倒似的。我并不是拿他开玩笑，我认为，要是除去他的靴子、假发、衣服、佩剑和骨头架子，弗拉塔文书的体重还不到二十磅，而他那藏在过大的上浆白领下面的胃就有四磅多。这样，人们便很容易想像出他的尊容是多么令人讨厌。因此，对于某些事情，比如欣赏漂亮女人和向女人献殷勤等，他是连想都不愿意想的。

正义女神对他是否满意，我就不得而知了。我记得从文书房的露天台阶上下来的人大多数都是怒容满面，而不是高高兴兴。这样，在负责解决诉讼问题的文书房前厅里，经常会听到人们的议论：谁有钱，谁的拳头硬，谁的声音高，谁就有理。有两次我看到人们在院子里吵吵嚷嚷，他们都是些身体瘦弱的人，显然他们是不想吵架的。对于这样一些人，需要公正而耐心的调解人去解决他们的纠纷，也许要一个星期才能医治好他们心灵上的创伤。马尔凯托因为给文书先生起了一个绰号“敲骨吸髓鬼”而深得老百姓喜爱，可见人们是多么憎恨这个文书先生了。至于伯爵先生，他从不出面直接处理诉讼事，他就像古代人崇敬的神祇一样高居于奥林匹斯山的云雾之中，因而他逃脱了老百姓的爱和恨。人们看到他时，虽也向他脱帽致敬，但把他看成一尊外来的神仙，对他并不信任。如果他们看到他坐着马车过来，而他的马车夫又在车上高喊：“让开！让开！”

时，他们便立即把自己的车驶向别的地方，远远地躲开他。

伯爵有一个弟弟，相貌与他完全不同。他是波尔托格鲁阿罗主教堂的一位荣誉神职人员。他有着一个圆圆的、光亮的脸蛋，可以说，他的声音在整个教区是最圆润的。他是一个心灵真正宁静的人，他非常明智地划分念经的时间和吃饭的时间，从而使人难以看出他更喜欢吃饭还是更喜欢念经。奥兰多主教出生时，他的父亲大人本不想让他献身圣母教堂，理由是他洗礼时父亲给他取了个勇士的名字。在弗拉塔伯爵的家谱中，每一代都有战功赫赫的英雄，因此他父亲一心要他继承家庭的光荣传统。但“天从人愿”这个伟大的谚语这一次出了错。这位未来的将军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奶妈的特别喜爱，一直到了两岁，还无法给他断奶。那时，他只会发爸爸一词的音，而且人们还无法肯定他的发音正确与否。当他刚会走路的时候，父亲就让他玩木制的短剑，戴纸做的头盔，但他一看到这些东西就跑，他却很喜欢到小教堂同圣器看管人一起玩扫帚。在饭桌上就餐时，他对餐刀十分反感，一定要用勺子来切肉。他的父亲力图改变他这种可恶的习惯，于是让一个卫兵把他抱在膝盖上进行训练。这时，小奥兰多被吓得大声哭叫，致使卫兵不得不把他放在厨娘的膝盖上，她是继奶妈之后第二个他最喜爱的人。因此，谁也不清楚他的志向到底是什么。当时的文书认为，当军官的人都吃得很多，这位小主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军官。但是，老伯爵对此并不抱多大希望，他一边叹息，一边把目光从小儿子那显出惊恐的胖圆脸上，转移到餐桌上的甜食，又移向那些威武的祖先的画像。作为父亲，他还想作最后的努力，希望在他的家族未来的历史上能出现一位马耳他骑士团的勇士或威尼斯共和国的海军上将的记载。他不甘心自己的努力落空，不愿造就一个在饭桌上嘴张得比民兵队长还

大，仅知道吃东西的蠢才。因此，他想方设法唤醒和激励奥兰多树立尚武精神，但总是事与愿违。奥兰多同圣器看管人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在城堡的各个角落里修小祭台，并且还认真地学习抑扬顿挫地念经。但是，当他看到一支火枪时，便急忙跑到厨房的橱柜后面躲起来。因此，老伯爵不得不想别的有效办法，比如禁止他到圣器收藏室去玩，不让他用鼻子哼在小教堂听来的晚祷经等等。但是，孩子的母亲认为这样做太过分了，她尽力袒护她的儿子。奥兰多也尝到了做一个小小殉教者的甜头，母亲给他的糖果弥补了父亲对他的训斥，他认为当神甫比当兵要好得多。厨娘和女仆们从他的身上闻出了一股圣徒的气味，他听到她们的评论后更加沾沾自喜，扭动着脖子讨女人们的喜欢。最后，他的父亲大人要把他培养成为一名军官的热切愿望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甚至卫兵们也站在厨娘一边，当伯爵不在场时，他们也说不允许圣徒卢伊季走自己选择的康庄大道是亵渎神灵。但是，这位封建领主固执己见，直到奥兰多满十二岁以后，他才不得不放弃将来儿子头上能戴上胜利桂冠的梦想。有一天早上，奥兰多被他父亲严肃地叫到跟前。虽然他的父亲大人表面上怒气满面，十分威严，但实际上他既犹豫又后悔，就像个正要宣布投降的将军。

“我的孩子，”他说，“从军是一种高尚的职业。”

“我知道。”这个孩子一边回答，一边带着圣徒一样呆板的表情，狡猾地偷偷看了他母亲一眼。

“你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名字①，”老伯爵叹息着说。“奥兰多，想必你从阿利奥斯多的那部英雄史诗中学到了许多东西，

①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诗人阿利奥斯多的史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主人公

我曾多次要求你认真阅读……”

“我读了圣母的《日课经》。”儿子恭敬地回答。

“很好。”老伯爵把假发往额上拉了一下说。“但是，阿利奥斯多的那部英雄史诗是值得阅读的。书中的奥兰多是一个伟大的勇士，他把美丽的法兰西王国从摩尔人手中解放了出来。如果你还读过《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你就可以知道，要从回教徒们手中夺回基督的圣墓，不是靠念诵圣母的《日课经》，而是靠手握利剑和长矛。”

“感谢上帝！”奥兰多说。“现在平安无事了。”

“怎么平安无事了？”老伯爵问。“你是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那些异教徒重新夺取了圣地，苏丹的一个头目还统治着耶路撒冷，这是基督教的耻辱。”

“我们祈求上帝抹掉那个耻辱！”奥兰多说。

“什么祈求！要行动，必须行动！”老伯爵大声吼道。

“对不起。”老伯爵夫人插话说。“你总不会要我们这个娃娃单枪匹马地去进行一次十字军东征吧！”

“什么，他已不是娃娃了！”老伯爵回答说。“他今天已经年满十二岁了！”

“即使他年满一百岁，”老伯爵夫人说，“他肯定也不能率领人马去收复巴勒斯坦。”

“如果人们只是用念《玫瑰经》来消磨时光，我们就永远收复不了巴勒斯坦！”老伯爵感叹地说，他的脸都气青了。

“好吧！你竟然说出这种亵渎神灵的话！”老伯爵夫人耐心地说。“上帝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想做善事的孩子，我们却对上帝的恩赐以怨报德。”

“多好的恩赐，多好的恩赐！”老伯爵低声地说。“不过是一个贪吃的圣徒！……一半是狐狸、一半是兔子的东西！”

“总之，他从未说过你这样的野蛮话。”夫人说。“他只是祈求上帝能允许基督教徒珍惜自己的爱心和死亡。由于今天基督教徒忙于相互间的杀戮，所以当兵就是去学习如何杀害自己的兄弟，如何去当刽子手。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留在家里为好。”

“我的天哪！”老伯爵叫起来。“如果斯巴达人的母亲们都像你一样，塞尔塞① 就可以带着三百罐葡萄酒攻克特尔莫皮利城了!”

“即使是这样，我也不觉得有多大的遗憾。”老伯爵夫人说。

“怎么？”老伯爵怒吼道。“你甚至不承认斯巴达国王莱奥尼达的英雄主义和斯巴达的母亲们的高尚品德吗？”

“够了！我们这是在开学术讨论会吧！”老伯爵夫人心平气静地说。“尽管你经常提到莱奥尼达和斯巴达的母亲们，我对他们还是了解甚少。然而，我还是知道他们都是些伟大人物的。不过你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是当着我们儿子的面讨论他的志向问题，而不是就这些已经过时的神话故事进行争论。”

“女人，你们这些女人！生来就是为了养鸡。”老伯爵不满地低声说。

“我的丈夫！我可是巴多埃拉贵族家的闺秀！”老伯爵夫人站起来说。“你要知道，我们家的母鸡并不比你们家的阉公鸡多。”

当奥兰多听见母亲讲出这样一句俏皮话时，忍不住笑了起来。但他的母亲严肃地看了他一眼，他便立刻恢复到先前的模样，老老实实地站在屋里，就像只落水的小鸡一样。

①古波斯王，在克特尔莫皮利城的战斗中被斯巴达人击败。

“你看见了吗？”老伯爵夫人继续对丈夫说。“我们不要再讲山羊和白菜的故事了。既然上帝让你明白，你对儿子前程的安排是不适当的，那么，你作为家长就应当问问孩子，听听他愿意做什么。”

这个固执的老头咬着嘴唇，转身朝向他的小儿子。这时奥兰多做出惊慌失措的样子，向他的母亲跑去，把他的头藏在母亲的围裙下面。

“那么，”老伯爵开始说话，他看也不看奥兰多，因为一看到他就生气。“那么，我的孩子，难道你不想手持明晃晃的利剑，身骑披挂着红色天鹅绒和黄金制成的铠甲的骏马，率领六个团的身材魁梧的特种兵吗？只要你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冲向手持弯刀的土耳其人，同他们厮杀。”

“我想念诵弥撒经！”奥兰多在母亲的围裙下呜咽着说。

老伯爵听到从围裙下面发出的窒息的呜咽声后，转身查看发生了什么事，当他看到他的儿子像只小鸡那样把头埋在母亲的围裙里时，他真地恼羞成怒了，他的脸由于羞愧和气愤而胀得通红。

“那么，你就去神学院吧，没出息的东西！”他吼叫着冲出了房间。

这个不听话的孩子大哭起来，他用手扯自己的头发，把头往母亲的腿上撞，因为他知道这肯定是撞不疼的。于是他的母亲把他抱起来，极力安慰他。

“好了，我的宝贝。别害怕！我们将使你成为一位神甫，让你去念诵弥撒经。啊，你生来就不像亚当的儿子该隐那样一心要杀害自己的兄弟！”

“啊，啊！我要参加诵弥撒经的唱诗班！我想成为一名圣徒。”奥兰多叫嚷起来。

“好啦，你可以参加唱诗班。我们要让你成为一名神职人员，穿上漂亮的披肩和红色的袜子。别哭了，我的宝贝，必须把这些苦难告诉上帝，以求得他的祝福。”妈妈对他说。

这些许诺使孩子得到了安慰。这就是奥兰多伯爵尽管取了一个体现尚武精神的教名，又遭到父亲的百般反对，最后还是成了主教的原因。由于教廷赞赏老伯爵夫人对教会的虔诚，由于奥兰多生来就决心献身于上帝，因此，他在神学院学习的时间不必满十二年，申请作主教的时间也不需要三十年了。老伯爵去世前好几年就荣耀地看到儿子的帽子上已扎上作为主教标志的红色蝴蝶结了。此外，奥兰多在等待授予他主教头衔期间并未浪费时间：首先，他学会了主持弥撒的基本程序；其次，他的结喉成倍地增长，从而使他完全可以与其同伴们的年轻英俊相比美。

弗拉塔城堡的围墙内，既有着行政管理方面的权威文书先生，又有着宗教方面的权威奥兰多主教，当然也不能缺少军事方面的权威。虽然卫队长桑德拉卡生于皮亚维桥，但他总说自己是一个斯拉夫军人。他是本地区个子最高的人。但由于他出生时美神未能给予他关照，因而他每天总要用一个小时进行打扮，结果使自己更加难看三倍。他对着镜子左观右望，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小胡子往上卷，尽量摆出一副威严的模样。当他四杯酒下肚后，便开始自我吹嘘，说从古时攻占特洛亚城，到1717年围困贝尔格莱德，无论哪一次，他都像狮子一样作战。当酒力慢慢地消散后，他虽然变得稍微谦逊一些，但还是大谈他在威尼斯与土耳其争夺坎迪亚岛的那场战争中受了十二处伤，并且脱下裤子，把伤疤数给大家看。只有上帝才知道他的这些伤疤是怎么来的，因为只要考虑一下上述战争的时间我便觉得他说的话很不可信。有人说他刚刚五十岁，他怎么可能参

加六十年前发生的一场战争呢。也许他的记忆力背叛了他，也许他把圣马可广场上说书人讲的英雄故事误认为是自己的故事了。虽然这位了不起的卫队长很容易记错日期，但从来不会忘记在每月的第一天前往庄园管理人处领取他作为卫队长的月薪二十个杜卡托。每逢这一天，他就像过节一样。天刚刚亮他就派两名鼓手到乡政府所辖的四个村子中叫喊，通知今天要进行民兵操练。午饭后，当民兵们在城堡的院子里集合起来时，他才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他打扮得是那样的难看，以至他一出现，这支队伍立刻变得像刚打了败仗似的溃不成军。他手执一把长剑，好像要指挥一支纵队行进操练。但因为他爱用他的长剑无情地刺所有站在第一排的人的肚皮，所以只要他一有这样做的表示，第一排的人立刻就退到第二排的位置，第二排的人也就退到了第三排的位置，这时出现的那种混乱并不比土耳其人即将临近时的混乱轻一些。可是，卫队长还是得意洋洋地微笑着，重新举起长剑集合队伍。他的队伍由二十到三十名衣衫破烂的农民组成，他们像扛铁铲那样把火枪横扛在肩上，然后踏着鼓手的鼓点，列队朝教堂广场走去。由于卫队长腿长，步子大，后面的人都跟不上，无论后面的人如何加快步伐，每次总是他独自一人先到达广场。当他回头一看，发现只有他一个人时，便举起长剑大发雷霆，并发誓要惩罚那些迟到的懒汉。但谁也不会轻易落入他的法网，有的人跳过壕沟，逃之夭夭，有的人跑到门后或草堆里躲起来，鼓手便用皮鼓当盾牌保护自己。因此，每月一次的民兵操练几乎都是以这种方式告终。事过之后，卫队长便呈送一份长长的报告，而文书会将该报告作为档案保存起来。直到下个月的第一天来到之前，人们便不再谈操练民兵之事。

　　如果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当时的那些可笑的政治和军事制

度，也许会感到十分惊讶。但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弗拉塔乡属于特利奥镇所辖范围，特利奥镇受波尔托格鲁阿罗县管辖，波尔托格鲁阿罗现今是威尼斯省东部的边缘地区，该省囊括了从流经波莱西内地区的阿迪杰河下游，到塔利亚门托河的广阔平原。我要告诉你们，当时这个地区的情况就如同遭受匈奴首领阿蒂拉掠夺后的情况一样。弗留利地区则由六七十户从阿尔卑斯山以北迁移来的家族控制。这些家族在此地居住已达百年之久，在不同时期被授予部分的或完全的行政和司法管理权，他们的代表同自由民和农民代表共同组成“祖国大议会”。该议会每年召开一次，威尼斯共和国派驻乌迪内市的代表也与会，但仅有咨询权。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从未能参加过这样的会议，而它真是一种引人入胜的奇观。当时，在那些掌管司法的先生们中间很少有人懂得法律，农民代表也不会懂得更多。我不相信他们都懂托斯坎纳方言。从议会通过的决议和法令可充分证明没有人会讲这种方言，因为这些文件除开头有一段用拉丁文写的简短序言外，其内容都是用一种近似意大利语、弗留利语和威尼斯语的混合语言写成的，而这种语言不无令人发笑的优雅。但是，一切都必须按规定办事，“卓越的祖国大议会”请求威尼斯共和国执政官阁下对它的某个文件进行裁决时，基调早已由威尼斯派驻乌迪内市的代表阁下和共和国的十人委员会① 双方仔细地商定好了。我不想否认，乌迪内法庭的法官们也早已在该议会的预备会议上发表了意见，因为他们的嗅觉灵敏，更能在法律草案中体现威尼斯共和国的意图。但是，这种习惯性做法丝毫也不触及封建领主的各种私

①十人委员会系当时威尼斯共和国最高司法机构，由参议院选举的十名成员组成，负责审理国家最重大案件

人权利，因为城堡的领主们往往对议会通过的决议提出异议，威尼斯政府也常常莫明其妙地害怕他们，不敢侵犯他们的权利。实际情况是，一旦共和国十人委员会同意，“卓越的祖国大议会”讨论某一问题时，必须在一天之内，也就是说必须在8月11日完成对所有提案的讨论和表决。为什么要如此仓促行事和选择这一天而不是别的日子呢？因为这一天正逢圣洛伦佐博览会开幕，这就为议会的所有代表前往乌迪内市参加会议提供了良机。但是，在博览会期间，只有少数人无视自己的生意而致力于公务。所以议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足以迅速完成自己的任务。随后，“祖国大议会”便把讨论和通过的决议提交威尼斯共和国的执政官批准。它一旦收到表示确认的答复，便由新闻发布官在博览会上高声地宣布，大家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卓越的祖国大议会”通过的决议。很难断言，所有以这种方式通过的法律都是不正确的，或者是可笑的。弗留利法规出版者曾说：“法律是正义、经验和政治成熟的概括，因此其内容总是有益的和值得称赞的。”但是，对于卓越的议员们引以为荣的那些法律到底有无价值却很令人怀疑。孔塔利尼先生1672年曾向威尼斯执政官提出，需要对某些旧的法律条文进行修改。对此，执政官首先赞扬孔塔利尼先生具有高尚而明智的想法，随即表示自己的授权有限，他需要考虑威尼斯大议会和地方议会的意见，但他将尽量满足可爱的和忠实的国民的要求，使其对有关章节的修改成为可能，因为这些修改对他们的工作是有益的。第二年，执政官经过反复考虑后，终于同意修改有关的法律条文，并写信通知知识渊博的贵族朱斯蒂亚诺。执政官强调，仅对原有的法律进行部分的修改，删去某些多余的规定，增加一些必要的规定，保留条文的实质，然后以法规形式公布。例如，原法律第一百四十七条关于城乡居民对贪赃

枉法的法官的控告问题，可增加“如控告属实，应对该法官处以五十里拉罚款”的规定。他还指出，新法规即使不用拉丁文写成，也应当予以公布。执政官采取这种作法，既照顾了某些向政府提出要求的人，又保留了古老法律的内容和形式。此事于 1673 年 5 月 20 日在执政官大厦达成协议，从而制定了弗留利地区的新法规。但是当该法规履行完全部法律手续而成为法律时，我们已进入了十九世纪。为什么要更新这部分法律，立法者们煞有介事地说：“当时之所以更新弗留利的法律，是因为这些法律长期以来很难执行。其中有些条文含混不清，内容上有许多案例未曾涉及。此外，法律的内容不仅应当让法官通晓，也应当让所有的人知道。所以，法律应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写成。为了给这项工作打下有益的和值得赞扬的基础，我们要从第一部宪法开始。”但是，他们忘记说明为了打下有益的和值得赞扬的基础为什么从第一部宪法，而不是从第二部宪法开始。也许他们以后还会说明其理由。因为在第一部宪法里，既写上了有关信奉基督教的规定，也写上了有关犹太人和亵渎神灵行为如何处理的规定。如果把亵渎神灵都列为需要法律有益地和值得赞扬地进行处理的对象，我对立法者们所说的话就不敢轻信了。弗留利法规还规定了宗教节日和民间的节庆日，以便能按时收获而不误农时。法规中还有对公证人、催债人、赞助者和律师的相关规定。立法者们还说：“武器只不过是国家的装饰，而要真正武装国家，还需要靠文学。”他们讲过这句话后，又补充说：“由于文学家的工作是高尚的，对他们也应该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在这里“高尚的”这个形容词用得很特殊，其含义应当是处境不稳定或者危险。新法规有许多关于诉讼程序问题的章节，比如对“作伪证”有明智的规定：凡在民事诉讼中对被认定是“作伪证”者，应处以二百里拉的罚

金，在当事人无力支付的情况下，应割去他的舌头；在刑事诉讼中，对“作伪证”者根据其伪证所造成损害的程度给予严厉的惩罚。新法规还有关于契约、嫁妆、遗嘱、租地、退佃和财产扣押等问题的章节。在第一百四十一条中，还专门谈到杀人犯问题。根据这一条，一旦杀人犯被抓获（这种情况是很少的，这也使法律的普遍适用性大大降低），应立即将其处以绞刑。接着，新法规又涉及财产的没收、狩猎和放牧等问题。新法规还规定，如犯人有过激行为，每次罚款不得超过八里拉。新法规还有一条说，城堡的领主应把法律的规定告知所辖领地的民众。最后一条谈到房屋的租赁问题。根据此条规定，房主要保证租住人的居住稳定，对于在其家中居住低于五十年的租户，应在租期期满之前一个月通知他搬迁，以便他在这段时间中能另找租房或再续租五十年。如果上帝允许他像圣经上所说的那个活了九百六十九岁的玛士撒拉[①] 那样长寿的话，他便可以多次更新租房合同了。

这部长达上百页的法规把如此庞杂的事情都有条不紊地包括进来，真是一个奇迹。“卓越的祖国大议会”中的执法者们能很方便地在新法规中查找某条某款，如对保护、监护、拍卖、打人者和干扰公务者的有关法律规定和处罚办法：例如，对干扰公务者，如果是男人，要处以四十八枚钱币的罚款；如果是女人，则处以二十四枚钱币的罚款。其中还包括对各行业有营业执照的手艺人为顾客做活时的收费标准，以及对节日期间敢于乘马车进城的农民要给予训斥的条款。这部法规有不少非常理智的规定。比如，在同一天里，对被告人活动的取证，

① 据《圣经·创世纪》第五章，玛士撒拉是以诺的儿子，拉麦的父亲，活了九百六十九岁。

应按时间顺序进行。立法者对此的解释是，“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在几个地方出现。”现代的法律并非十分合理，随意性很大，这就使人觉得过去的法规令人可爱的纯真性是值得赞赏的。

由于有了这样一部包罗万象的法规，法官们的工作本应变得十分容易。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在工作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障碍。在没有地方法规的地方就只能依据威尼斯的法律来处理诉讼。但是，凡略微知晓一点那部混乱的威尼斯法的人，马上就可了解使用它是多么困难。此外，还有封建领主的习惯问题，他们往往把威尼斯法同各自城堡和领地的法规混淆在一起，就如同把酒和油混在一起那样。

随意制定法律和法规给司法管理造成了严重混乱，这使威尼斯政府十分担忧。于是便派出由三位督察官组成的司法小组到陆地各省进行整顿，深入了解他们的“可爱的国民”和“穷困的农民”的疾苦，并采取及时有效的补救措施。这三位督察官认真地巡视了弗留利的各个地方。他们巡视的第一个成果就是发布一项关于公共税收的强硬性公告。该公告最后甚至催促贵族们尽快缴纳拖欠的各种税收，如不动产税、租赁税，并上缴其它早已规定了的各种公共收入，抗税者将被逮捕，并没收其家产以增加国库收入，对拒不执行该决定的官吏将给予撤职查办的法律处分。我本想问问他们这是不是为了公正。但是，这三位督察官就此事又发布六次公告后，就忙于解决另一桩更直接关系到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的事情去了。他们发布了一条关于禁止进口伊斯特拉及其岛屿所产葡萄酒的法令。该法令说：“弗留利这一极为肥沃的地区生产的葡萄酒在销售方面困难重重，该情况引起了司法小组的关注……现在通过该法令宣告：任何人在未向穆斯科利海关交付关税并得到收据之前，不

得从伊斯特拉及其岛屿进口葡萄酒到弗留利，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这三位督察官先生相信，这道法令肯定会给忠实的弗留利地区的居民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随后，他们又着手起草其它公告，如征收磨面税，规定葡萄酒税每桶为一个杜卡托，征收油、盐、烟草税，以及处理走私品的规定。如果家中有亲属死亡，可以免交以上的税，这是为了避免使他们的家庭破产，以保证他们在未来继续履行纳税义务。但是，居丧者不得穿着长披风，否则将罚款六百个杜卡托。此项收入的三分之一交国库，三分之一交当地政府，三分之一交举报人。我想，这样一来，所有近十年来失掉亲人的人都会把他们的长披风剪短，以免为享受该“特权”而冒付出如此高昂代价的危险。

如果说到各地进行巡视的第一批督察官们的工作是谨慎而积极的话，后来的督察官们则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特别值得赞扬的是1770年派出的那个司法小组，它切实进行了整顿那些由公众团体和封建领主挑选出来的农民所组成的负责维持本地区的秩序和安全的百人团（又称民兵）及其成员和团长的工作。（桑德拉卡卫队长就是一个百人团的团长，但他的部下也可能仅有五十人或二十人，他因过去有一段光荣的历史而盗用了上尉头衔。）民兵可带着没有弹药的火枪进城和穿越居民区，但是不得带着火枪进入教堂、参加节日活动和逛市场，也不得带着火枪与其他人同行。此外，尊敬的督察官们还说：“在表演、检查和巡逻时，他们除了带上火枪以外，还可以带刺刀，但是不准带匕首，因为过去的法律中禁止使用匕首，但现在有些人竟肆无忌惮地带着刀子，这是一种为任何民兵所厌恶并为所有法律所谴责的武器。”这段话与其说是打击了民兵的话，还不如说更多地打击了城堡的领主，因为他们雇用了许多武装

到牙齿的、极其凶恶的卫兵，以维护他们称王称霸的地位。但是，弗拉塔伯爵的卫兵并非如此，他们以温顺而闻名，如果他们带着匕首的话，多出于当地的陈规陋习，而不是出于他们的傲慢。桑德拉卡卫队长自称过去在坎迪亚岛作战时当过英雄，所以他也蔑视身带匕首的卫兵，说他们是些不正规的军人，因此他把那些被招募来为伯爵效劳的卫兵都安置在靠近马厩的一个小房子里住，马夫马尔凯托也睡在那里。如有紧急情况，桑德拉卡就是他们的首领。这些卫兵首先要把手枪和匕首放到前行，随后才能进入厨房。督察官先生讲了任何民兵都讨厌用匕首的话以后，桑德拉卡卫队长说，他不怕大炮而怕匕首。他说的可能是真话，因为在弗拉塔还从未见过大炮是个什么样子。

督察官们对武器情况进行了大体的调查后，便开始处理这个重要性不亚于金钱的难题。他们发现情况非常复杂而混乱，不能局限于就事论事。为此，他们在同一年内又重申先前的法令，表示“禁止没有许可证的人携带武器，特别是在节日期间和庄严的场所不允许擅自携带武器，对此务必加强监视，凡秘密举报者可获得二十个杜卡托的奖励。”他们的这些话主要是对威尼斯大议会的议员施加压力，因为他们都是权威人士，所以督察官们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一点。实际上，以携带武器来炫耀自己是一种卑劣的行为。但是，对一个司法小组来说，解决武器问题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地区被纵横交错地分割成上百块领地，各领地之间又相互矛盾。此外，该地区还同外国接壤，如同蒂罗尔和戈里齐亚的孔特阿接壤。在这个地区，大小河流密如蛛网，桥梁和船只却很少；道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似乎不愿让人在那里行走，而是让人在那里摔跤。从科洛雷多到科拉尔托不到四英里，但我记得，二十年前必须有两匹灵活而强健的马拉着一辆十分坚固的铁轮车，用上三个小时的

时间才能通过这段凹凸不平的道路。其中还有近一英里长更难走的路，路上横跨着一条深沟和一条激流。要想过这一关，必须再加上两头牛来拉车。通行马车的道路同该地区的其它道路并无多大差别。人们可以想像，政府要行施保护国民的权力需要克服多大的自然障碍。这里，我暂且不说还有其它的人为因素，如警察和地方法官及文书们的懒惰和受贿习气，这些人由于工资过低和上司的吝啬，不得不用索贿的方式来增加收入。我就知道有一个城堡的领主不但不付给他的文书和公证人工资，而且还要求他们把按规定收取的公务手续费分一部分给他。我记得，有一位公证人，为了满足领主的贪婪和使自己生活下去，不得不向他的顾客索要双倍的酬金。还有一个城堡的领主，当他缺钱花的时候，他就诬陷某个人犯了什么罪，让文书去处理这个案子，然后从被处罚人交出的罚款中提取一部分金钱给自己享用。当然，弗拉塔的领主和文书还没有坏到这种程度，但我也从未听到过众人夸奖他们办事公正。相反，这位文书在公务之余，经常发牢骚，说什么当局规定的收费标准太低了，还说任何一个不愿像圣彼得那样被饿死的法官都绝对进不了天堂。他是否有权这样说，我不想评论。但是我知道，他每审问一个犯人，当局便给他一个里拉，相当于半个法郎的收入。因此，我相信老百姓打官司并不是廉价的，“官司要打好，金钱不能少。”看来民间的谚语是很少有错误的。邮政情况也不好。在弗留利的边缘地区寄一封信要花三个生丁，但是去邮局发十封信只能寄出一封，而且说不定这封信还会寄丢了，或者因到达的太晚而失去作用。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何必追究书信迟迟不到的原因？总之，我了解某些情况，为圣马可祝福的那些人是从来不会有错误的。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我要为天堂中的其他圣徒祝福，而让圣马可和他的狮子保持沉

默。虽然我不喜欢衰老，但我已经是个老人了。我尊重古代名人的品德，而不是他们的外表。

有些人继承了许多的权利，却很少承担义务，他们一心想保持过去的传统作法。对他们来说，圣马可当然是一个最合适的保护神，他比最保守的人还要保守，甚至连奥地利的梅特涅和法国的夏多勃里昂都比他逊色。弗留利在历史上是通过阿奎莱亚家族同威尼斯联系起来的，并逐步采用了威尼斯的行政管理方法、法律条文和议会形式。初始阶段，它也许在公共生活中还充满勃勃生机，但后来在威尼斯飞狮的卵翼下，逐渐变得无精打采，不愿屈从威尼斯共和国的古老制度。十五世纪末土耳其的短暂入侵，曾在这个意大利的边陲地区引起了极大的恐惧，因此弗留利的当权者们认为隶属于威尼斯是他们的幸福，因为威尼斯在历史上曾称雄于世，就像后来的土耳其一样。这些精明的当权者发现，由于他们没有武装力量，要在新形势下维持其统治，必须依靠一支新的强大力量，即依靠城堡领主们的支持，在抵抗土耳其最近的一次入侵中，城市居民曾得到过他们的帮助。因此，当权者们容忍这种封建势力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在威尼斯共和国的这片不稳定的沼泽地上还保留着这种封建制度的原因。这些贵族居住在城堡里已长达三个多世纪，而他们的许多同伴早已迁居城市，变成了市民。由于总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过去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已不复存在，道德观念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从前被视为美德的东西，现在竟成了恶习。比如：过去的勇敢行为，现在看起来是一种残忍；过去曾引以为荣的傲慢，现在看起来是一种专横；过去的好客则逐渐变成了肆无忌惮地非法保护应处以绞刑的歹徒。威尼斯的保护神圣马可正在昏睡，即使他睁开眼睛，要进行整治，也会因司法方面漆黑一团和内部的措施十分残忍，而束手

无策。在这种情况下，弗留利的贵族实际上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乡村派，他们比较粗鲁和野蛮，不愿接受威尼斯权贵的统治；另一派是威尼斯派，他们是威尼斯市民，由于他们同当权的贵族长期相处而变得文质彬彬。古老的家族关系和在地理上与奥地利帝国毗邻使乡村派成为保皇党，而威尼斯派由于生活习惯已城市化而越来越顺从共和国的当权者。乡村派有一种自发的反抗精神，而威尼斯派则俯首帖耳地过日子。这两派对国家来说都是有害而无益的。我们看到，在许多大家族世世代代为维也纳宫庭效劳的同时，另一些大家族则同威尼斯的贵族们结为亲戚，并以能在威尼斯共和国担任要职而深感光荣。这两部分贵族在风俗上仍保持着某些共同点，有时也相互帮助，以免第三者干预。甚至有些横行霸道的城堡领主背着沉重的钱袋前往威尼斯向参议员们行贿，请求他们宽恕自己的罪行。也有些现今已迁居城里的老贵族和几乎变成威尼斯市民的贵族在冬天便回到他们乡间的城堡里去过冬，此时他们的态度会变得比过去更凶狠。他们之所以这样耀武扬威，主要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伟大，而不是想使用暴力，他们也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惹出麻烦。至于公正问题，我认为他们根本不予重视，只有少数胆子小而怕上帝势必严厉惩罚他们罪行的人除外。但总的来说，他们十分狡猾，老百姓也只好以狡猾来抵御他们的专横。在弗留利的刑法中，行政官员的狡猾与罗马法的“公正”有相同的含义。官员和他们的上司的贪婪和傲慢则被解释为严格执法。无论如何，在塔利亚门托河西地区，城堡领主们中的威尼斯派占据多数，弗拉塔伯爵也为自己长期以来属于该派而自豪。在塔利亚门托河东地区，保皇派则无耻地控制着一切。虽然他们在人数和财富方面均居于劣势，可是他们在勤劳和勇敢方面却远远地超过威尼斯派。当然，他们当中也有积极进取者，消极等

待者和温文尔雅者，但这些人一向被视为坏人或无用的人。十人委员会曾多次对他们当中的某些鲁莽分子进行最高审判，控告他们热衷于支持奥地利帝国和危害威尼斯共和国的阴谋。这种审判旨在警告叛乱分子。尽管这样的案例不多，但却能长时间地发挥威慑作用。而那些轻率而有害的阴谋活动往往事与愿违，引起人民的反感，因而必然以失败告终。

在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执政期间，有三位领主居住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弗留利地区，他们是弗朗兹、塔尔钦蒂尼和帕尔蒂斯塔尼约，这三个领主均被控告为制造地方性骚乱和竭力鼓动居民为奥地利女皇效劳。十人委员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认定情况属实。三人中帕尔蒂斯塔尼约的罪行最为严重，由于他的城堡靠近伊利里科边境，他甚至公开地支持奥皇，嘲笑威尼斯的保护神圣马可。有一天他竟然在宴会上大声叫嚷，说什么他要向威尼斯派驻弗留利的代表先生和其他威尼斯人的屁股上猛踢一脚，以便让他们都滚回塔利亚门托河西去。我要强调说明一句，他是在祝酒时说的这番话，当时所有在座的人都因他这一祝酒词而大笑起来。这位封建领主的傲慢态度得到周围其他领主和奥地利的大臣们的高度赞赏，有的领主甚至模仿他的做法。于是，十人委员会在威尼斯举行了秘密会议，决定把这三位滋事者押送到威尼斯予以审讯。他们三人都知道，审讯的结果将是不可避免地被关进铅顶牢房。

于是，胆小如鼠的法庭警官带着三封公文来到了弗留利。他需要向每一位被告人当面宣读公文。每封公文都包含着一道关于通知他们立即前往威尼斯接受十人委员会审讯的勒令。对这样的勒令，人们一般是要无条件服从的。对于那些居住在边远地区和无知的人来说，它具有犹如威尼斯的飞狮一样强大无

比的力量，想逃跑是徒劳无益的。法庭警官为了执行他的严肃使命，先后来到了弗朗兹和塔尔钦蒂尼的家里，他们二人分别表示服从，并老老实实前往国家法庭接受审讯。然后，法庭警官带着第三封公文来到帕尔蒂斯塔尼约的城堡。此人已得知他的两位伙伴驯服地接受了勒令，因此他在城堡一层的客厅里等候这位警官。只见警官穿着足以扫净地上灰尘的红色宽大长袍走进客厅，并庄严地从胸前拿出公文，拆开封皮开始宣读。他带着浓重的鼻音读道："尊敬的吉拉尔多·帕尔蒂斯塔尼约先生，您务必于七天之内前来最高司法机构十人委员会！"等等。高贵的帕尔蒂斯塔尼约先生站在警官面前，头低得紧贴着胸膛、全身发抖，好像在听宣判他死刑一样。警官看到他惊慌失措的样子，更加装腔作势地提高了嗓门恫吓他。当警官读到签署勒令的法庭名称时，似乎帕尔蒂斯塔尼约每吸进一口气，鼻孔里都充满了恐怖的气味。随后，他用颤抖的声音回答说，他将立即遵命，并把原先扶着桌子的那只手举起来向他的仆人示意，好像要他去准备马车或轿子。警官像雷公一样轰击了这位傲慢的封建领主之后，转过身来，准备昂首阔步地走出客厅。但是，他尚未从客厅迈出一步，帕尔蒂斯塔尼约前一天从他在伊利里科的另一个城堡中调来的七八个卫兵便向他猛扑过来，一阵拳打脚踢使这个可怜的警官还来不及喊叫一声，就被打得鼻青脸肿，而帕尔蒂斯塔尼约还不时地为他的打手们鼓劲。

"干得不错！我愿意服从！多给他几下，好让他去过圣诞节！狠狠地打，打烂他那副羊皮纸做的嘴脸！竟敢到我的城堡来传达这样的勒令！……见鬼去吧！……你该挨揍！……孩子们，你们干得好！现在够了，让他留着一口气回威尼斯吧！这样他好把我的新情况告诉那些愚蠢的先生们！"

"啊，这是背叛！上帝啊，请发发慈悲吧！我就要死了！"

警官呻吟着在地板上挣扎，但他还力图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

“不，你死不了，狗东西。”帕尔蒂斯塔尼约对他说。“你看，……你不是还勉强地站起来了吗？你把你的红袍子修补一下就完全看不出发生过这次不愉快的事情了。现在你走吧！”他边说边把他赶出了客厅。“你走吧，回去告诉你的主子，帕尔蒂斯塔尼约的领主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如果他们想见我，我愿意邀请他们到我在戈里齐亚的卡波雷托城堡作客，他们将会受到三倍于你所受到的款待。”

讲完这番话后，帕尔蒂斯塔尼约便陪同这位一瘸一拐的警官来到了城堡的大门外，然后用力一推，这个警官跌跌撞撞地向前冲了十多步，致使围观的人群哈哈大笑。当这位警官摸着周身疼痛的骨头和鼻子，并请人用担架抬着他奔往乌迪内去的时候，帕尔蒂斯塔尼约带着他的庄丁飞也似地逃到卡波雷托去了。从此以后，在威尼斯共和国的土地上再也见不到他的影子了。老人们说，从此以后人们也没听到他的那两个到威尼斯接受审讯的伙伴的任何消息。

这是一百年前发生在弗留利地区的一件事，它就像我国十五世纪的著名作家萨凯蒂写的小说一样。总之，那些生活在花岗岩山头上的山民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在这种气质中总是长期保持着古代的痕迹。但是，由于弗留利是世界的一个缩影，在这个从南到北长达六十英里的地方，既有高山，又有平原，还有环礁湖。因此，人们在此可以看到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弗拉塔城堡里度过的，所以我经常听到该城堡的人们带着恐惧的心情谈论弗留利高山地区那些城堡领主们的故事，因为弗拉塔的伯爵们已经完全威尼斯化了。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对帕尔蒂斯塔尼约领主毒打法庭警官的愤

慨比威尼斯的最高法官们更加强烈。

在介绍了有关弗留利地区高层的司法机构、基层的司法机构、公共法权、私人法权、立法制度和行政制度之后，我又回忆起弗拉塔城堡里的宏伟厨房。在厨房里的两盏油灯的昏暗灯光照耀下，在炉灶里燃烧的柏树枝发出的劈啪响声中，一些人的形象重新展现在我的面前。在我童年时期，这些人在冬天的午饭后，都习惯于在厨房里坐很长时间。其中包括伯爵和他的影子（文书先生）、奥兰多主教、桑德拉卡卫队长、马夫马尔凯托和特里奥镇镇长安德雷伊尼先生。这位镇长是一个我尚未讲到的新人物。我本应详尽地说明这种处于封建领主和农民之间的中介式人物的特点。但是，他们的特点到底是什么？要阐述明白是很不容易的。然而，我可以粗略地描述一下。他们仿佛是城堡里卑躬屈膝的奴仆，又仿佛是领主的心腹。因此，他们的处境取决于当地领主的态度。那种有良好品格的镇长能圆满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而那种敲诈成性的坏镇长却利用职权作恶多端。安德雷伊尼先生不但属于前一种镇长，而且在他们之中也是首屈一指的。他办事精明，善于交际，具有世人最好的美德，即使黄蜂蜇了他，他也不会损伤黄蜂的翅膀，佣人、马夫、号手、厨娘和洗碗的女仆都同他关系很好。所以，当伯爵不在场时，他便同他们开玩笑、帮助庄园管理人的儿子捉小鸟。但是，一旦伯爵露面，安德雷伊尼先生就立刻仅仅关注他一人，好像领主在场的情况下，如果关注别人，那就是一种亵渎行为。他是先笑，还是先说“是”、或者先说“不是”，这一切完全根据领主当时的好恶而定。

这里还有一个人叫马尔蒂诺，他是伯爵父亲的老佣人。他经常在厨房里转来转去，好像残废人身边的一条老猎狗那样不时用鼻子闻碗柜和锅，对厨娘表示十分失望，抱怨那些猫总是

在他的身边乱窜。马尔蒂诺由于耳聋，不太喜欢聊天，别人讲话时他从不插嘴。他惟一的工作就是用擦板把奶酪擦成粉末。因为他上了年纪，工作起来慢条斯理，加之厨房每天要做大量的肉汤，所以他每天要用很长时间来擦奶酪末。现在我似乎还能听到他在擦板上不停地擦奶酪的声音。他擦奶酪时不太注意自己的指甲是否受伤，为了节约奶酪，老马尔蒂诺常常把自己的手指擦破。在此情况下，他只好用蜘蛛网把伤口缠住。但是，我从不嘲笑他。可以说，他是我的第一个朋友。如果说我经常大声叫嚷以便使他的耳膜震动的话，那是我对他的亲切回报，因为多年来他十分地爱我；当我因有某些鲁莽言行从家里跑出去的时候，四处找我的是他；当奥兰多主教要我同他一起去做弥撒而我却跑到菜园里爬到梧桐树上掏鸟窝时，替我向主教说情的是他；当教区长再三要我去上神学课时，证明我生病的是他；如果有人驱赶我去睡觉，为我端着油灯或举着松明子照亮的还是他。总之，马尔蒂诺同我之间的关系就像手套和手一样。如果我走进厨房，虽然那里成天昏暗得看不清人，但我可以凭感觉立即断定马尔蒂诺是否在厨房里，并且径直奔向他的身边，或抚摸他的头发，或坐在他的膝盖上。如果马尔蒂诺不在厨房里，大家就会取笑我，我只好垂头丧气地待在那里，就像一只远离母鸡的小鸡，最后我只好失望地跑出厨房。这时，我一旦听到伯爵的咳嗽声，我的双脚就会像扎了根似地迈不动步，即使主显节夜晚给孩子们送礼物的老婆婆来到我的身旁，我也不会动一动。只有伯爵走出了厨房，我才能恢复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个挺着胸脯的老头会对我有如此神奇的力量。我想，我大概像印度火鸡一样，一看到他身上穿的红色衣服就吓呆了。

　　我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他就是伯爵的马夫马尔凯托。他

多次带着我骑马去张贴布告或办其它的事情。此外，我并不像桑德拉卡卫队长那样，对刀子和手枪那样反感。我在路上总是摸马尔凯托的衣兜，想把他的匕首拿出来玩耍，并向我所遇到的农民显示威风。有一次，当我们二人骑马前往拉莫谢洛给那里的城堡领主送一份文件时，我在路上用手掏他衣兜里的手枪，尽管他几次打我的手，我还是要掏，结果我扣动了扳机，打伤了我的一个指头，至今我的这个指头还有些弯曲，并且缺了一节指骨，这是我首次习武的纪念。但是，那次惩罚丝毫没有减弱我喜欢武器的热情。所以，马尔凯托预言，我将来可能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他还说，遗憾的是我未能住在北部山区，因为那里的年轻人都喜欢练武，而不是热衷于追逐女人和沉溺于同神甫和老太婆们玩牌。但马尔蒂诺不喜欢我跟着马尔凯托骑马外出。虽然这里的人不像山里的人那样爱吵架斗殴，但是他们也常常对文书房处理的案子极不满意，并且嘲笑和恫吓过马尔凯托。由于这位马夫是个性情暴躁的人，人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做会引起什么事情。他说，我陪他外出，对他是种约束，可以阻止他发脾气。而我则吹嘘在必要时我可以帮助他，比如给他的手枪上子弹，或者用我那把修树枝的弯刀拼杀。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我从未想过别人会不会嘲笑我装腔作势。马尔蒂诺则摇摇头，表示不赞成我的想法。他嘟嘟哝哝地说，当一个马夫出差去张贴征税布告或征用乡民财产的布告时，让一个小孩子跟着去冒险是很不合适的。实际上，虽然那些农民在看到民兵时显得很可怜，在看到文书房的官员时吓得发抖，但是他们在村子里都是些舞刀弄棒的好手。最初我对他们采取这种两面派的态度感到吃惊，现在我仿佛明白了他们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我们意大利人生来就对那些木偶十分反感，我们嘲笑他们，更嘲笑那些心甘情愿为主子效劳的奴才和那些耀武扬

威甚至想让人们向他们脱帽致敬的奴才。现在这些人已变成了一伙强盗的工具，他们像绵羊一样，听到敲棍子的声音就排成队，听到吹哨子的声音就往前走，他们的行动完全由他们的长官左右。看来他们始终是一些臭名远扬的木偶，事实正是这样。如果谁有加入这伙人的行列并成为木偶的打算，那就是说，他已丧失了所有的善良意愿和尊严。我所说的这一切，当然都是指过去的情况。现在，一种为达到崇高目的觉悟促使我们具有特殊的性格。但是，即使在现在，从哲学角度看，我当时的那些想法可能也没有什么错。那些人的错误在于，不能坚持不懈地做一个明智的人并按照明智的原则办事。这样一来，所有的人都会变成疯子，他们只能按照疯狂的原则行事。事实上，有一点我已经说过千百遍，并为无数的事实所证明，这就是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每一个民族必须有自己最强大的靠山。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在按照现代军事原则组织一支坚强的、有纪律的军队方面，没有一个国家比我们国家更困难。此外，拿破仑给予我们大家一个值得永远牢记的教导：不论领导者的意志和毅力如何，国家的价值是永存的。虽然我们具有从不放弃独立思考和自由判断的特点，但遗憾的是我们完全没有军事传统。这对于弗拉塔的农民来说，保持上述特点就足够了，至于他们面对官府时的胆怯，不过是那些多少世纪以来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对多少识几个字的人的敬畏。一个文书只要随便写几个字，就可以把他们两三家，甚至二十家人置于贫困和饥饿的境地，因此，这些可怜的人认为，官府就像巫师一样可怕。总的来说，现在情况有所好转，甚至那些无知的人也能正眼看待司法机关，不再像过去那样一提要他们去见法官就立刻产生如同要坐牢或要上绞刑架那样的恐惧。

在那些经常到伯爵家来的人当中，有一位特利奥镇的教区

长，他是我的宗教课和书法课老师，他习惯于在厨房里待好几小时。

每当他同伯爵讲话时，他总是表现得毕恭毕敬。他曾经是山区的一个神甫，当地的人不怎么喜欢他。他因小时候生天花而变得满脸麻坑，这使我不禁想起那种蜂窝状的奶酪。他的眼睛又圆又大，如同牛眼。他走路很慢，每句话都要分成三段来说。这种习惯已深入他的骨髓，使他吃饭、咳嗽和叹息时也是如此。尽管他的生活是那么平静和符合教规，一举一动也似乎都经过了仔细斟酌，我还是怀疑，如果他犯了某种过错，上帝是否就会饶恕他。没有大事，他的眼睛是不转动的，好像在他那浓密的眉毛下面是两道设置了埋伏的绿色屏障。他是人们如何深思熟虑的典范。他出生在克拉乌塞多山区的一位农民的家中。长大后由波尔托格鲁阿罗的主教为他举行了神甫的削发圈仪式，并穿上其他神甫从未穿过的长长的厚呢子上衣。他的手有些发抖，使他写出来的字并不怎么好看，但这不影响他牢牢地拄一根把柄上装饰着真正牛角的印度楠木手杖。就他的道德品质而言，由于他生于十八世纪，因而可以说他在教会中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楷模。虽然他对伯爵十分崇敬，但这并未妨碍他坚持自己的主见，他仿佛在说：“尊敬的伯爵先生，我崇拜您，尊敬您，但我在我的家中依然是主人。”

相反，弗拉塔教堂的神甫却是一个活跃的和胆小怕事的人，他的胆怯却使他容易在厨房里混下去。这个瘦小的人丝毫未引起伯爵的注意，这并非因为教堂里的祈祷活动太少，而是因为这个可怜的人在绅士前面，总是惊慌失措，不知该怎么办好。因此，当他必须待在城堡里时，他便如坐针毡。我想，如果他死后愿意真正净化自己的灵魂的话，应当让他来世成为一名家庭教师。谁也不能做到像他那样，在别人的注视下接连几

个小时眼睛不抬一下，嘴也不张一下。他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本领，就是有许多人在场的情况下，即使有十个人在场，他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溜掉。只有当他站在特利奥教区长的身后时，脸上才显露出一点教士尊严的光彩。人们可以看到，他注意紧跟他的上司，注意履行自己的职责，对任何事情都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这时，即使往他嘴里放一块烧红的木炭，他也毫不在乎。对此，庄园管理人安布罗焦·特拉韦尔西尼曾亲自试验过。庄园管理人是城堡里的农业专家，也是神甫的对手。他经常同他开玩笑和嘲笑他，他们相互逗乐。这种相互逗乐的做法在当时是很时兴的，并在乡间取代了人们对新闻的议论。可是在这种逗乐中，神甫总是处于劣势，好像他理应如此。他有不少功绩值得人们邀请他赴宴，但在宴会上人们对他的嘲弄则更加厉害。后来，当他接到赴宴的邀请时，他竟吓得发起高烧，这倒使他不必撒谎就找到了谢绝的理由。然而，每当他的脚离开城堡走过吊桥时，我相信，是没有任何人比他更感到幸福的，这是对他作出的牺牲的一种补偿。他一会儿跑，一会儿跳，一会儿搓搓双手，一会儿摸摸鼻子，一会儿拍拍膝盖；随后边吸烟，边低声祈祷，并把一根小棍从左腋下换到右腋下，他又说又笑，同所有见到的人打招呼，用手抚摸他遇到的一切，不管是一个小孩，还是一位老妇人，还是一条狗，或者是一头牛。是我首先荣幸地、惊奇地发现他每次离开城堡时所表现出的这种特别高兴的样子。我还发现，每当他离开时，大家都挤在客厅的窗口处，欣赏他兴高采烈的样子。庄园管理人发誓说，由于他过度兴奋，总有一天他会跳到鱼池里去的。但是，这位可怜的神甫应当受到赞扬，因为他跳人鱼池的事情从未发生。神甫也曾遇到一件使他大为高兴的事：有一天正值过节，他同一群调皮的孩子跑到教堂前面去撞钟，从而使他巧妙

地逃脱了麻烦。因为那天从波尔托格鲁阿罗来了一位名叫圣安德雷阿的高级教士，他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也是伯爵夫人精神上的保护人，他从不容忍别人的无知。而当时，这位神学家正坐在厨房里一条长凳上，向奥兰多主教和教区长讲道德问题。弗拉塔的这位神甫有一个老习惯，他每天饭后要来城堡询问伯爵的消化如何。那天他来到这里后，差点遇到麻烦。幸运的是，当大家竖着耳朵倾听神学家讲话时，他利用厨房的昏暗，依靠圣徒们的帮助，偷偷地逃了出来。所以你们可以想像，他那样高兴地撞钟不是没有理由的。

除了这两位神甫、城里的一些神学家和修道院院长经常来拜访弗拉塔的奥兰多主教外，该城堡的常客还有附近的一些小绅士和小城堡的领主，这是一个由酒鬼、游手好闲之徒、狡诈之徒和花花公子组成的帮派。他们成天以打猎、吵架、谈情说爱和无休止的晚宴来消磨时光，同时也以他们的列队拜访来满足伯爵先生高雅的虚荣心。一旦他们光临，城堡立即变成喧闹的场所：最好的酒桶打开了，无数皮科利特酒和雷福斯科酒的瓶塞也不翼而飞；厨娘的女帮手们忙着洗涮餐具；厨娘累得晕头转向，跑来跑去，一会儿她的胳膊碰到了马尔蒂诺的肚子，一会儿她的脚又踩着了奥兰多主教，她又是杀鸡，又是宰鸭。但是，最忙的还是那个转动铁叉烤肉器，发出吱吱的叫声，热油像汗水一样顺着滑轮往下流，因为在它的铁叉上挂着四五串野兔等猎物的鲜肉。佣人们在餐厅和与其相连的两、三个房间里摆好了宴会桌。装有风道的巨大炉灶也燃起了熊熊烈火，为了填满它的肚子，每次必须扔进一大捆木柴。此外，人们可以看到，当第一阵热浪从炉膛内冲出时，厨房里的大军不得不急忙躲到远处的角落里，以避免烤伤。与此同时，那些绅士们发出阵阵疯狂的喧闹声。在此情况下，制造欢快和幽默气氛的任

务便交给来自波尔托格鲁阿罗的某个学者，修道院院长或某位诗人。他们一嗅到城堡里的节庆气味绝不会不前来助兴。例如，有人兴高采烈地站在餐桌前大声朗诵他的即兴诗作，也许这位诗人早已在家中把该诗写好，并经过反复修改。如果诗人在朗诵时忘记了下面的诗句，照样会以大家的感谢和他请大家原谅而结束，当然他也感谢大家为他提供了自由表演的机会。接着大家便痛饮美酒，颂扬伯爵和伯爵夫人的伟大功绩。经常担任制造幽默气氛角色的是一位衣着很考究、脸上擦着粉的律师，他年轻时惯于向威尼斯的贵妇人献媚，所以他的脑子里有许多阿谀奉承的词汇。有时担任该角色的是一个同他经常一起前来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朱利奥·德尔·蓬特，他能朗诵更美妙的诗句，当人们频频向他举杯祝贺时，他便飘飘然忘乎所以了。但是这幕喜剧是以厨房里的人背着这位博士发出一阵大笑而结束。他毕业于帕多瓦大学，自以为知识渊博，无人可比。他和另一个脸色苍白、沉默寡言来自弗萨尔塔的青年人卢奇利奥·维亚内洛先生，是这批庸俗的乌合之众中惟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两个人。在那些骑士中，有一位名叫帕尔蒂斯塔尼约的，他可能是奥地利皇室的远亲，我看他显得强壮而勇敢，带着某种骄傲的矜持，与大多数人醉醺醺的样子形成鲜明的对比。从那时起，我就注意到他和卢奇利奥经常相互侧目而视，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好。但是，当时我认为，他们二人应当相互理解，因为除他们之外，其他人全都带着一种玩世不恭的狡诈面孔。

当我开始懂事和能够吓跑弗拉塔城堡院子里的鸡群时，伯爵惟一的男孩已经在威尼斯索马斯基教派的神甫们那里学习一年多了，因为当年他父亲就是在那里受的教育。因此，我对伯爵的儿子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当时在他动身之前曾拍拍我的

脑袋，以便让我知道他是主人，而那时我是个连吃面包都还很费劲的小孩子。从那时起，马尔蒂诺就尽力保护我。我记得，他为此还悄悄地扯了一下小主人的耳朵，致使小主人的尖叫声差点儿冲破屋顶。随后，马尔蒂诺遭到了伯爵的严厉训斥，幸运的是他的耳朵聋。

至于伯爵夫人，她作为家里的女主人，除每天两次进厨房外，平时她绝对不呆在厨房里。她第一次进厨房是在早晨，目的在于配备面粉、煮油、肉和当天伙食所需的其它原料；第二次是在午饭后，把主人餐厅里剩下的饭菜放到盘子里，以备晚餐时再用。她出身威尼斯的纳瓦杰罗贵族之家。她是一个身材瘦长的贵妇人，性情暴烈，言语简捷，表情严肃；她吸鼻烟时，每个鼻孔都要闻一下；在她的围裙带上挂着一串钥匙，走起路来叮当作响；她总是带着一顶白色的、两边扎着玫瑰色蝴蝶结的宽边女帽，就像一位新娘的打扮。但我想，她带这样的帽子并不是为了虚荣，而是出于习惯。她的颈上围着一条黑色丝围巾，围巾下面有一条西班牙式的金项链，项链上带着一个镶钻石的小十字架。据厨娘说，这是当地所有的姑娘在结婚的嫁妆中必不可少的东西。此外，在她胸前的衣服上还别着一个金质胸针，胸针上有一个小小的带假发的男子的肖像，假发的两边梳理如同鸽子的翅膀。这个男子当然不是她的丈夫，因为伯爵是个大鼻子，而这个人的鼻子小巧玲珑，真像在那不勒斯用于盛玫瑰香水和香料的小圆瓶。坦率地说，我后来才知道，这位贵妇人是迫不得已才嫁给陆地上的这位领主的，因为她认为，这无异于陷入了野蛮人的手中，而她已习惯于威尼斯少女们所过的那种文雅而悠闲的生活。但是，她又不得不服从父母的决定和需要。她曾希望通过有朝一日说服她的丈夫迁居威尼斯来弥补她蒙受的灾难。在威尼斯有无数向女人献殷勤、说奉

承话和炫耀自己的漂亮的花花公子，她胸前的肖像可能就是这些人中最大胆的一个。据说，这个青年人是在某个夜晚同她一起乘贡多拉船游玩时因受了风寒而病死的。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想入非非了，而是一心一意地在弗拉塔同伯爵先生共享欢乐。在发生这件使她伤心的事时，她大约四十岁左右。后来，她每天都长时间地跪在小教堂里的跪凳上作祈祷。当她在厨房门口或楼梯上遇见我时，便把我的头发往脑后理一理，这是我所记得的她对我惟一的亲热的表示。她每天都要用一刻钟教导女佣人如何工作，而其余时间，她便同婆婆和女儿们一起在客厅里度过，或织袜子，或读圣徒传。

当时，伯爵的老母亲，著名的巴多埃拉夫人还健在。但是我仅仅看到过她四五次，因为她总是坐在一把老人专用的轮椅上，而我是被禁止到其他人的房间中去的。我同伯爵的第二女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看管孩子的保姆睡在一个房间里。老伯爵夫人近九十岁了，虽然她身体肥胖，但样子很和善。尽管她年事已高，但她的声音既甜美又温和，对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使我常常冒着挨耳光的危险，把耳朵贴到她房门的锁孔上偷听她说话的声音。有一次，当一个女佣人开门时，我正在那里偷听，老夫人看见了我，立刻示意要我进屋。当我走近她时，她用手抚摸着我的头，以严肃的口气但毫无责备之意地问我为什么站在门口。当时我的心由于得到了安慰而剧烈地跳动，我天真地、但由于激动而声音发抖地回答说，我喜欢听她说话，我喜欢她的声音，听到她的声音就像听到我母亲的声音一样。

“好吧，小卡尔洛！”她对我说。“我将好好地讲话给你听，只要你有良好的举止。但是，无论谁，小孩子也不例外，不能在门外偷听别人的讲话。当你想听我讲话时，你就到我房间

来，坐在我的身边，我会尽力教导你，并祈求上帝使你成为一个好孩子。”

我，一个可怜的孩子，听了老夫人这些话后，顿时泪流满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充满爱的话，第一次得到这样温暖的目光和爱抚！而这些珍贵的礼品却来自一位曾经看到过路易十四的老夫人！我说她看到过路易十四，那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她的丈夫老伯爵先生当年是那样地渴望成为骑士或海军上将，他同巴多埃拉夫人结婚后不久，便被派往巴黎任威尼斯共和国驻法国大使。因此，她也一同前往法国，并在那里整整住了两年，成为经常出现在法国王宫的一颗明珠！后来她回到了弗拉塔城堡，但仍然保留着她在法国生活时文雅的言谈举止，保留着思想的正直，感情的高尚和纯洁，精神上的克制和仁慈，虽然她已失去了外表的美丽，但她依旧热爱那些为她服务的仆人和农民，就像过去她热爱凡尔赛宫的侍卫一样。毫无疑问，一个人的伟大品质无论在哪里都是令人钦佩的，值得赞扬的，决不会因为这个人住处的变动而变得渺小和使人感觉不到。我一边痛哭流涕，一边不停地亲吻这位可敬的老夫人的双手。同时暗暗地下定决心，今后要利用她对我的宽容经常来同她交谈。这时，伯爵夫人走了进来。当她看到我违背她曾三令五申的规定，竟然跑到了老夫人的房间时，气得浑身发抖，她用手拧我的脖子，而且拧的时间比平时长得多，同时给予我一通严厉的训斥，她大声地说，今后除非她召唤我，否则永远不许我进这个房间。我揉着双眼，急忙沿着楼梯向下跑，边跑边哭。但是，我这次哭的原因更多是出于气愤，而不是痛苦。一开始我还能听到老夫人替我求情的声音，听起来她的声音比平时更加甜美。但伯爵夫人的一声尖叫和随之而来的巨大关门声，使我无法知道这件事是如何结束的。于是，我一步一步地

走到厨房里。前来安慰我的还是马尔蒂诺。

我同马尔蒂诺的亲密关系甚至引起了伯爵夫人和作为她的得力助手的庄园管理人的不满，因为按照他们的想法，应当由一个名叫富尔詹齐奥的人来负责对我进行幼儿教育。他既是小教堂圣器室的管理人，又兼文书房的抄写员，他在城堡里散发着间谍的气味。由于我不能容忍他对我的蛮横态度，我曾用恶作剧戏弄过他，这使得他也难以容忍我，这里我说一件在后来发生的事作为例子：某个星期四是圣徒纪念日，一大早我就站在富尔詹齐奥的身后参加早祈合唱，我趁他全神贯注之机，从点燃蜡烛的长棍上取下一段还在燃烧的火绳，并迅速地把它放在富尔詹齐奥脑后的的发带上，不一会火绳引着了发带，随后又烧着了他的假发里面的麻絮，正准备在合唱中大显身手的富尔詹齐奥突然跳了起来，手中拿着乐器的孩子们都放下乐器，跑上来围着他叫喊：“拿水来，拿水来！”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乐器被扔到了一边，合唱被推迟了半小时。谁都不知道发生这种丑事的原因是什么。我被怀疑为此事的罪魁，但我矢口否认，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尽管如此，我还是受到了惩罚：我被禁闭了整整一天，他们仅给我一片面包和一杯水。这当然不会使我对富尔詹齐奥产生好感，正如他的假发被烧不会使他对我产生好感一样。

我说过，伯爵夫人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客厅里边织袜子，同时陪她的两个女儿。我还记得她的二女儿小时候的情况，她比我小几岁，名叫彼萨娜。那时她完全是一个小孩子，与我睡在同一个房间里，由一个名叫法乌斯蒂娜的保姆照管。彼萨娜是一个机灵、活泼和爱发脾气的小女孩，有一双栗色的大眼睛和一头长长的黑色秀发。她三岁时就已懂得如何装模做样和讨人喜欢的某些女性艺术。所以，有种说法是很对的：女人从来就

不是女孩子，女人生来就是女人，生来就是美丽的，生来身上就带着在胚胎中业已形成的种种恶习和狡黠。那时，没有一天晚上我在睡觉之前不到她的摇篮旁弯下身来长时间地凝视这个小女孩。我看到，她合着眼睛躺在摇篮里，一只胳膊弯曲着放在被子外面，另一只胳膊放在前额上，如同一个熟睡的天使。正当我高兴地观看她那美丽的姿态时，她突然睁开了眼睛，迅速地坐起来，并在我的头上猛击一下，以讥笑我偷看她睡觉的模样。但是，这类事情都是发生在法乌斯蒂娜没有注意的时候，或者在她忘记了伯爵夫人的有关规定的时候。伯爵夫人早已要求法乌斯蒂娜让我同她的女儿保持应有的距离，不让我同她过于亲密。此外，还有富尔詹齐奥的儿子们，我讨厌他们胜过讨厌他们的父亲，从不放过戏弄他们的机会，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常到他们的父亲那里去告密，说他们看到我吻彼萨娜伯爵小姐，或者说他们看到我把她从羊圈那里一直抱到了鱼池边。但是，彼萨娜却不在意别人对我的评论，她继续对我好，而且有些小事情她宁愿让我帮她办，而不让法乌斯蒂娜和罗莎帮她办。罗莎是伯爵家的另一个女佣人，人们叫她“掌管钥匙的女人”，也就是库房管理人。我感到自豪和幸福的是，我终于发现有人能够认为我有用。因此，我带着某种自以为了不起的神态对马尔蒂诺说：“快给我找一根绳子，我要给彼萨娜送去！”只有当我同马尔蒂诺一起时，我才能叫她的名字，而我同其他人在一起时，我是不敢这样叫的，我必须叫她伯爵小姐。但是，在这种高兴之中，也并非没有痛苦。遗憾的是，不论在我的童年时代，还是在我的青年时代，我都感受到一句谚语的真切：“没有不带刺的玫瑰”。当附近的绅士们带着他们的家属来到城堡时，他们的孩子都穿得很讲究，系着精美的领带，头戴插着羽毛的帽子。这时，彼萨娜立刻便把我丢在一边，跑去向

他们献殷勤。我只好噘着嘴呆呆地站在那里，看她迈着小步，像仙鹤一样扭动着脖子，用甜甜的话语取悦他们。于是，我跑到法乌斯蒂娜的镜子前照来照去，总想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点，但是我遗憾地发现我无法成功。因为我的皮肤像熏鱼那样黑，肩膀不成比例，鼻子上满是伤痕和斑点，蓬乱的头发像刺猬一样直竖着，脑后的头发像一个从粘胶上挣脱出来的鸟尾巴。我绞尽脑汁去修饰自己，由于梳头时用力过大，痛得我把舌头伸得老长，但这一切均属徒劳，我那些令人讨厌的头发越梳理立得越高。突然我想到应当仿照法乌斯蒂娜的作法，就是往头上擦点油。但是，我拿错了小瓶，我拿的不是她的头油瓶，而是她用来防止痉挛的装氨水的瓶子。当我把这种水洒到头上后，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我的头发都散发出一股令人恶心的臭味。总之，在我的虚荣心的最初表现中，我是很悲惨的，我不但没有讨得彼萨娜这个小姑娘的欢心，不但没有阻止她向新客人们献媚，相反，我的行为倒成了她和那些人的笑料，从而使我更加气愤，甚至沮丧。当然，在那些客人走后，她又作为小主人乐于同我在一起玩耍。但是，她那种对朋友不忠诚的态度在我心中引起的不快却久久不能消失。然而，她并不注意我在想些什么，她玩起来更加任性和花样翻新，甚至有某种专横行为。她也许感觉到了我情绪的变化，对我更加无礼，我只好忍受她的无理，接受她的热情。因为有人说，应当更多地献身于那些折磨你的人，而不是感激那些使你幸福的人。我不知道这样做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聪明人还是白痴，不过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的命运就是如此，我一生中的许多岁月就是这样度过的。我对这样的方式和后果无怨无悔，我只希望她高兴，希望大家高兴。这至少是我在家中的做法。但是，我也应当真诚地坦白：尽管彼萨娜的性格从小时候起就表现得反复无常，

有时爱装模作样地讨人喜欢，有时又冷酷无情，但她从不缺乏慷慨大方的精神，她好像一个皇后，在打了敢于向她调情的人一记耳光并予以训斥之后，又到她丈夫，即国王那里为此人求情，请国王给予他宽恕。有时，她对我像对她的小狗一样，不断地亲吻，对我表现出深厚的感情。但不一会儿，她又把我当马骑，用柳条鞭毫无顾忌地抽打我。但当罗莎或庄园管理人前来阻止我们做这种游戏，并威胁说伯爵夫人反对我们这样玩耍时，她便又哭又闹，跺着双脚大声叫喊：她只喜欢我，而不喜欢其他人，她就是愿意同我一起玩，等等。她在抱着她的保姆怀中挣扎着喊叫，一直闹到她母亲的小桌前才安静下来。我要坦白：自此以后，虽然我常常觉得她对待我主要是骄傲和固执，而不是爱，但她那种要同我一起玩耍的狂热却是对我的克己行为的惟一报偿。但是，我们不要把成年人轻率的判断与儿童最纯真的幻想混为一谈。实际情况是，由于我特别乐于同伯爵小姐一起玩耍，因而我对她的鞭打毫不介意，随即我还怀着既甜蜜又幸福的心情回厨房去看正在擦奶酪的马尔蒂诺。

伯爵夫人的另一个女儿名叫克拉娜，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到了婚嫁年龄的女子。她是伯爵家最大的孩子。她长着一头金黄色的秀发，但脸色苍白，表情忧郁，她就像叙事诗中的一位年轻的女英雄，或者像莎士比亚诗作中的奥菲利娅。她既没有读过叙事诗，也不熟悉《哈姆雷特》这个名字，但由于她长期同患病的祖母在一起，所以她的脸上也显现出那位庄重、安详的可敬老人的沉着冷静的光辉。她服侍祖母比任何一个女儿服侍母亲都更加细心，她甚至能领会祖母的微小意图。因为她们长期在一起生活，所以只要她祖母转动一下眼睛，她就知道祖母想要什么。克拉娜伯爵小姐是那样美丽，好像一位下凡的天使，她并没有沾染上尘世的污秽，也不

懂得世界上还存在着肮脏和丑恶。许多人认为，这样纯洁的人必定对人冷漠，而冷漠又会变成贵族式的傲慢。然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心能比她的心更纯洁和更谦逊。因此，佣人们都赞扬她是温柔和善良的典范。大家知道，在评价主人时，两个仆人的意见就可成为他的为人的有力证据。当祖母需要喝一杯咖啡或巧克力饮料时，而这时房间里又没有别人，克拉娜不是打铃叫人来，而是亲自到厨房去告诉厨娘。在厨娘准备咖啡时，她会膝盖靠着炉灶耐心地在那里等待，或者帮助厨娘从火炉上端下咖啡壶。每当我看见她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厨房里顿时充满了天使到来的光芒，厨房也不再是整日昏暗的地方了。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我，为什么在我的叙述中总爱提到厨房，而不说故事发生在餐厅里或客厅里。这很自然，我回答起来也很容易！厨房是我的朋友马尔蒂诺经常工作的场所，也是我能逃避责骂的惟一地方，也许因为那里昏暗，我才逃脱了大家的注意；厨房是我儿童时代的栖身之地，正如城里人高兴回忆他过去常在那里散步和做游戏的场所一样，而我对童年的回忆总是离不开烟尘弥漫和昏暗无光的弗拉塔城堡的厨房。我在那里看到并认识了许多人，产生并体验了我最初的爱、我最初的痛苦和最初的看法。因此，我的一生也会像其他人的一生那样，在不停地飞奔。但是，在此期间，如果他们的梦常常把他们带回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住处的话，我的梦却常常把我带回到弗拉塔城堡的厨房。我知道，那并不是一个诗情画意的环境，但是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说明当时的真实情况，而不是想用纯粹的诗情画意的幻想来取悦于读者。当时，彼萨娜十分害怕去那个昏暗而破旧的地方，她也很害怕待在那里的那些猫，除非我在前面走，并用一根棍子开路，她才跟在我的后面去厨房；否则，她是很少去那里的。但克拉娜小姐就

不同了，每当我在厨房看见她时，我从未发现她有讨厌那个地方的表示。当她需要进厨房时，她从不像那些爱挑剔的女佣人那样捂着嘴，或提着裙子。因此，我非常喜欢看到她，如果她要一杯水，我是很愿意给她送到手上的，并且乐于听她用温柔的声音对我说：“谢谢你，小卡尔洛！”随后，我便呆在一个角落里，心里想：“啊，这是多么好听的话！”遗憾的是，彼萨娜却从未对我说过这样优美而动听的话。

第　二　章

该章介绍我是什么人，概述我的性格、彼萨娜的特点和弗拉塔城堡主人们的习惯，并说明克拉娜伯爵小姐如何爱上了卢奇利奥先生。

看过第一章的读者，肯定很想知道这个卡尔洛到底是什么人。在引导你们了解我一生的第一章中，我不断地谈论我自己，但却未向你们作自我介绍，你们可能认为这很奇怪，或者认为我是在戏弄你们。并非如此，我只是想逐步告诉你们我的全部经历。你们知道，我是弗拉塔伯爵夫人妹妹的儿子，因此我是克拉娜伯爵小姐的表弟，彼萨娜伯爵小姐的表兄。我父亲名叫托多罗·阿尔托维蒂，他是托尔切罗岛的一位贵族。听人说，在我的母亲同他偷偷地订婚后，他们二人便乘船前往东方，随后在科孚岛结了婚。好像他们的夫妻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我的母亲四个月后就离开那里回到了威尼斯。那时，她的皮肤被斯米尔内市海滨的阳光晒成古铜色。此外，她还怀了孕。后来我就出生了。当时我母亲无可奈何地把我放在一个篮子里，托人将我送到弗拉塔。这样，我在出生后的第八天，便成了姨母家里的客人。我就是这样来到弗拉塔的，每个人都可以想像我会得到什么样的款待。那时，我那可怜的母亲已被

家里人坚决地赶出了家门，她到帕尔马同一位瑞士上尉军官一起生活，后来又从那里回到威尼斯，并恳求她的姑妈饶恕她，不久她就死在医院里，甚至连一条狗也没有去看过她。这些情况是马尔蒂诺告诉我的，他一边说，我一边哭。但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些消息。至于我的父亲，据说在我的母亲离开他之后，他就死在斯米尔内了。有人说他是为此伤心致死，也有人说他是因负债太多绝望而死。还有人说他是因喝塞浦路斯的酒太多得病而死。真实情况如何，我不得而知。据从东地中海来的人说，他在死之前已成为土耳其人，不管他是不是土耳其人，反正后来在弗拉塔给我命名的时候，伯爵家考虑到他不在威尼斯，便把给我取名字的责任交付给了教区长。他既然对天堂的诸神无偏爱，便不暇思索地把当天的圣徒名字卡尔洛作为我的名字。对于这点，我倒应该感谢他，因为我后来的经历表明，卡尔洛这个名字并不比别的名字差。

伯爵夫人收到装着我的那个篮子时，她也刚离开生活舒适的威尼斯才几个月。因此，你们可以想象，她看到这个篮子时是多么愤怒！她本来心里就因为离开威尼斯很不痛快，这时还要给她增加一个需要找奶妈喂养的孩子，而且是一个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不光彩的妹妹的孩子，我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托尔切洛的一个逃犯，谁都不清楚。因此，伯爵夫人初次看到我时，就非常讨厌我。后来我对此有更深的体会。她认为，不值得为一条不知从哪里窜出来的小蛇花钱雇奶妈。这样，我就只好听天由命了。他们把我从这一家抱到那一家，哪儿有奶就把我往哪儿抱，我就像圣安东尼[①] 的小猪仔一样，或者说我成为当地抚养的一个孤儿，我是那段时间在弗拉塔出

①牲畜保护神。在民间流传的画像中，他总是携带一只小猪仔。

生的所有人、所有小牛和小羊的奶兄弟，我除了喝周围地区所有的母亲的奶外，还喝牛奶、羊奶。老奶奶和老爷爷也喂养过我。马尔蒂诺后来对我说，他看到我由于饥饿而挣扎时，就用糖水、面粉、加一点奶油做成糊糊喂我，直到我不哭为止。同样的情况，我在其他人家也遇到过，因为有时事先商定好喂我的奶，被某个已十八个月的贪嘴孩子吃光了，我也只好在那里吃糊糊。

我的婴儿时期就是这样奇迹般地度过的。那时还有一个看城堡大门的老人，名叫杰尔马诺，他从前是本地修造枪炮的工匠，现在负责管理钟楼上的钟。他同马尔蒂诺很高兴教我学走路。杰尔马诺师傅年轻的时候还在某个领主手下当过卫兵，可能还杀过人，不过他好像早已得到了上帝的饶恕，因为他从早到晚都哼着小曲，有说有笑。他时常推着一个小车，沿路拾粪，以便为他从主人那里租来的一小块土地施肥。他常常到酒店里去喝雷波拉葡萄酒，但吃得却很节省。看来，他是我们教区里最无忧无虑的人。每当想起他时，我就感到，一个人的爱好和心情的好坏，完全可以由自己掌握，正如有许多人爱喝生鸡蛋，而另一些人却认为这会严重危害健康一样。杰尔马诺师傅在文基埃雷多领主那里当卫兵时，曾经杀过人，不过他认为这应当由他的主人到上帝那里去认罪，而他自己只要在复活节作一次忏悔，就会像刚流出来的泉水一样清白了。他并不为他所做的遗憾事情寻找辩解的理由，以求得心灵的平静，而是求助于某种处世哲学，为自己的灵魂做一套厚厚的铠甲，来抵御忧郁的袭击。他过去担任弗拉塔城堡的卫队长时，习惯于每天念玫瑰经，并要求他的兵也念这个经，以此作为他的队伍的主要标志，同时也以此洗刷他过去良心上的不安。我认识他时，他已七十多岁了，正安享退休后看大门的清闲，同时兼管钟楼

上的钟，他坚信这就是引导他通向天国的道路。在他同马尔蒂诺之间，并非所有意见都一致。马尔蒂诺生来就是一个伺候威尼斯贵族的注重礼仪的仆人，而杰尔马诺的前半生则是在一群野蛮的和贪得无厌的人群中度过的，他当过东部地区一个蛮横的城堡领主的贴身保镖。在涉及到我时，他们二人中谁都想拥有更大的权利，但看到我学走路取得进步时，他们又达成了默契，共同感受到心灵上的欢乐。那时，他们两人蹲在城堡的桥上，把我推过来，推过去，教我学走路。

有时，午饭以后，伯爵夫人同特利奥的教区长一起出来，前往波尔托格鲁阿罗方向去散步。当她吃惊地看到他们在那里教我学走路，便用斥责的眼光盯他们一眼，如果我不赶快躲开的话，她就会抓住我的脖颈儿用力摇晃。因此，每当我看到她走来，便吓得发抖，一边叫一边奔向马尔蒂诺的怀里。这时，伯爵夫人也只好嘟囔着骂道：“这两个老疯子，还在同孩子玩游戏。”由于她说了这句话，厨房里的人都知道了他们俩是我的良师益友。不管怎样，幸亏这两个老疯子的努力，我的腿才变得有劲了，当我发现门廊下出现了姨妈的白帽子时，我甚至可以跑到小教堂旁边的菩提树下。我本来应该叫她姨妈，但因为当我刚会说话时，根据她的吩咐，我只能叫她伯爵夫人，以后就沿袭下来，似乎已达成某种默契，不再提我们之间的亲戚关系。如今，这个可怜的女人已去世半个世纪了。我长大一点后，伯爵夫人不愿看见我经常在桥上玩，便把我交给圣器室看管人富尔詹齐奥管教，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在前面已对你们说过。伯爵夫人这样做的意图，可能是想把我同彼萨娜分开，而让我同富尔詹齐奥的孩子们一起玩。但是，即使是儿童，心理上也存在着一种逆反的本能。愈是要他那样做，他就会愈不那样做。适得其反，我更愿意同那个任性的贵族小姐在

一起玩。后来，我们二人在一起时，觉得人太少，不好玩，于是我们便把周围的孩子都吸引过来，这样一来，同我们一起玩的孩子的数目越来越多。伯爵夫人害怕我们会做出不体面的事来，因而吩咐佣人们，一旦看见彼萨娜同我在一起玩，就把她抱走。彼萨娜对此并不害怕。此外，法乌斯蒂娜和罗莎也想让她们的孩子同我们一起玩。孩子们被驱散了，不一会又聚集在一起。随着人数的增加，彼萨娜想统治我们的小野心也在增加，因为她是一个非常机灵的小女孩，她就想扮演女主人的角色。因此我们就开始玩一些当小情人、嫉妒、结婚、离婚、和好等孩子们想像中的游戏。在这些游戏中，她充分地显示了她的性格。虽然这都是孩子们之间天真无邪的游戏，但令我吃惊的是，她作为伯爵小姐竟然同这个男孩或那个男孩一起在稻草堆里滚来滚去，骑在他们身上假装结婚，同新郎一起睡觉，并把其他围观的孩子都赶走等等。这些不知是谁教她的？我一点也不明白，我想，也许她生来就懂这些事吧。更令我害怕的是，她像变化的月亮一样，每两天就要换一个情人或丈夫。那些农民的孩子虽然害羞，但出于对她的尊敬和害怕，也参加了这种游戏。我本来对此已有看法，当她撇开我，单独和庄园管理人的儿子或弗萨尔塔杂货店主的儿子在一起时，我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愤怒和痛苦。从这里可以看出，她对挑选爱人是很不认真的，只要能更换人就可以，而且越是粗野、下流的孩子，越能使她感到满足。现在当我冷静地回想起这些事情（这已经几乎是八十年前的事了）时，还是有点感到自豪，因为只有我有时才能连续三天得到她的赏识。如果其他孩子要一个月才轮到一次的话，而对我来说，每周都能轮到一次。在游戏完了相互告别时，她也是同样的傲慢和多变，她喜欢被人奉承和专横地支配别人，孩子们需要绝对地服从她和按照她的要求爱

她。此外，你还要面带笑容。如果她发现新郎有不高兴的样子，她就要拿鞭子抽他。我真不相信爱情的宫殿就是由这样一个女暴君统治着。我之所以详细描写上述这些幼稚的孩子游戏，我当然是有所考虑的。这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些孩子在道德上并非都那么单纯，听任他们这样玩耍，正如我在后面提到的，男孩子们也会做出坏事来。我认为，在儿童时期就学会利用自由来超越感情，刺激肉欲是不合适的和无益的，这会对孩子们一生的道德观念的形成带来极大的危害。曾经有多少聪慧的男人和女人为自己童年的放纵行为感到羞耻？我们坦率地讲，一个人就如同一颗树一样，当幼树弯曲时，种树人应当把它扶直。我不妨也在这里引用一下这个非常恰当的比喻。这个比喻很好地说明了我的想法：伤口一旦形成，就很难愈合，必须排除脓水，防止危及全身。参加游戏的孩子们，在无知的年龄就可能造成性的早熟，他们一旦有了理智，就会对过去主人的下流行为感到羞耻和悔恨，但他们作为领主的庶民又如何敢于反抗和抵制呢？事情有了开头，就会不顾理智和羞耻地发展下去，这样就会形成一批品质低劣的人，他们道德败坏的程度可以同他们的知识、甚至感情同时发展。萨福[①] 和阿斯帕西娅[②] 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并非希腊神话故事中的人，这两个人就是充满肉欲而缺乏爱情的典型。如果在我们的时代，由于性欲的放纵，又出现许多这样的人，那么孩子们在成为罪人之前，就失去了纯真。据说，天主教的教育可以消除这种具有危害性的习俗。暂且不说消除它所花费的时间，应当说建立新的习俗更为重要。我认为，宗教教育只能掩盖而不是根除这种

①古希腊女诗人，因失恋自杀。

② 古希腊名妓。

弊端。大家知道，圣·奥古斯丁[①]和圣·安东尼为了控制肉欲，抵御诱惑，作出了多么大的努力，现在很少有人愿意再成为他们那样的圣徒，谁还会去过他们那样的禁欲生活，以求得同样的结果呢？这表明人们都在听其自然，正如诗人阿利奥斯多所说的那样，能用狡诈的办法来挽回体面就心满意足了。是的，他说得很正确，我完全同意。今天无论年轻人、老人、大人、小孩、教徒、非教徒，很少有人想控制自己的情欲，把它限制在自己心灵的最深处，放在文明社会允许存在的地方。出现这样的风气是不幸的，但我们所处的世纪，已经不是用苦行僧所穿的带刺的僧衣和苦修禁欲的方式来消除这种风气的时代了。教育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它可以在性欲占据我们心灵的统治地位之前，就培养理智、意志和毅力。我不是一个过分虔诚的人，并不要求心灵的绝对纯洁，但是我希望所有的人幸福并有益于社会。对于社会来说，一个良好的风气是有益的和必要的，正如一个人的情绪是否正常，关系到整个身体的健康一样。健康的身体、持久的感情、明确的思想和奉献精神是相辅相成的。这些通过长期的习惯，在每个人身上牢固形成的优良品质，能促使人们更好地为社会工作，并为全民族创造、维护和争取更美好的前景。相反，淫荡的、软绵绵的和放纵的风气，只能使人忘掉高尚的目标，而去追求如何满足低级的、可卑的需要。这种人对生活的热情会突然消失，或者变得像打秋千一样时高时低，摇摆不定，他可能一会儿感到劳累，一会儿感到羞愧，一会儿感到要努力工作，一会儿又感到厌烦。在这种表面光洁的文明后面，腐败风气的泛滥，是造成许多社会弊端的主要原因，它使愿望变成贪婪，行动变成空谈，严肃的讨

①中世纪神学家

论变成闲聊，科学变成只顾眼前的实用主义，和谐变得不可能实现，良心变得可以出卖，生活变得枯燥无味和死气沉沉。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怎么可能号召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作出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的努力，去争取实现一个高尚的、全国性的、有道德的目标呢？因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为此目标坚持三个月以上。现在并非没有表面的和谐，而是要为建立真正的和谐创造条件。但真正的和谐只能来自坚持不懈的努力。同无能的人达成和谐是很容易的，就像拿破仑的雇佣兵队长阿尔科尔于 1797 年在威尼斯所作的那样。今天，当需要各种力量作出加倍努力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大部分力量已衰退了，走人歧途了，或本末倒置了，他们本应该前进一步，却后退了两步。至此，也许你们觉得离我所讲的孩子们可笑、不体面的故事太远了，但你们仔细看看，他们的形象正在靠近和放大，如同通过望远镜看太阳的黑子一样。

我的性格并不温柔，应该说我不容易被卷入这种刺激性早熟的游戏中。我记得，我在爱情方面的冲动比在性欲方面的冲动来得早，这使我幸运地先懂得爱，然后才是肉体的需要。但这并不是我的功劳，正如彼萨娜身上的坏习惯的形成并非她的过错一样。她的固执、骄傲和无知的任性促使她养成了易冲动、多变、浮躁、早熟、兴奋和不忠实的性格。她还是一个有坏脾气的小姑娘，如果让她的性格自由发展，像她那样生活的人，将来也可能成为某种英雄，但决不可能成为一个谨慎而细心的好母亲，也不能成为一个贞洁的妻子和可以信赖的、耐心的朋友。这样的人今天为之奋斗的事业，明天就可能对他不再有什么影响。生活就像一所学校，既能锤炼出一些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又能培养出一些在道德上有严重缺陷的舞女、演员和冒险家。

彼萨娜自幼就表现出罕见的聪明，但这种聪明又被她在放任自流中沾染上的轻浮和爱慕虚荣所损害。桑德拉卡卫队长的妻子韦罗妮卡夫人是她的教师，韦罗妮卡要用很大的耐心才能让她静下心来，以便用一刻钟完成她的作业。由于她对要学的东西理解得很快，因而每一课学了第一段后，其它部分就不学了。这样一来，她不但难以学到新东西，而且对旧的东西忘记得更快。有时用表扬来鼓励她一下，她会好一阵子，但是很快她又想起了玩耍的新花招，随即把刚才对学习下的决心抛到九霄云外。她习惯于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每时每刻都想变换自己玩的方式或正在做的事情。她不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自己对一切事情都感到厌烦，在生活中既得不到安宁，也感觉不到愉快。由于她对生活的要求太多，并且希望以不同的方式得到满足，因此她总失望，总感到生活不幸福。其实获得幸福的科学方法就是如何掌握节制自己要求的艺术。她当时太小，也想不到这么远。她之所以能有如此的表现，是因为她家里的人给了她广泛的权力。她傲慢地希望指挥一切，并要在任何事情上都把自己摆在首位，她要按自己的观点来解释一切事情，如果她自己不能自圆其说，不能让别人信服，便不惜撒谎。由于大家都奉承她，假装相信她，她竟然幼稚地信以为真，对自己的胡说八道甚至都不加一点修饰。有时她为了说明一件事，可以撒两个谎，为了让大家信服这两个谎言，便又撒四个谎，如此下去，没完没了。她说谎的时候出奇的胸有成竹，反应迅速，从不显得不自然，或担心别人不相信，也不害怕自己的谎言会惹出什么麻烦。我觉得她更适合去扮演小丑，这样下去，她慢慢地连自己也分辨不出她到底是剧中人还是她自身。我也常常被迫帮助她撒谎。但是，我撒谎时总是那么的笨拙，反而更露出了她的破绽。对此，她却并不生我的气，也

不感到遗憾，似乎她早有准备，并不指望从我这里得到更好的结果；或者她太自信，认为自己高高在上，因而自己的论断决不会由于第三者的作证不利而引起他人的怀疑。但是，一旦谎言被戳穿，受到惩罚的总是我。至少从这点上看，她那种泰然自若的态度也没有什么可值得赞扬的。因为我每天同她一起玩，不断违反伯爵夫人的规定，所以不用调查谁是谁非，必然我是罪过最明显的屡教不改者。于是，对我的惩罚越来越严厉，越来越经常。另一方面，除了伯爵夫人，谁也不敢去惩罚伯爵小姐，而伯爵夫人除了惩罚别人家的孩子以外，对自己的女儿是不闻不问的。她觉得她已把彼萨娜交给了保姆照管，在彼萨娜满十岁之前，她只要每个月付两个杜卡托给法乌斯蒂娜就算尽到了母亲的责任。从十岁到二十岁则要把女儿送到修道院去学习，二十岁以后则听从上帝的安排。这就是伯爵夫人履行自己教育女儿职责的考虑。克拉娜从修道院出来担负起护理祖母的责任时，还是一个小女孩。不过，祖母的房间也同修道院差不多，只是名称不同而已。那位已经度过了青春年华，并曾一度为爱情所陶醉的伯爵夫人，如今只关心自己的健康和未来灵魂升入天堂的问题。她除了念玫瑰经和管理家务以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如果说她织袜子，那也是由于她的习惯，或者说她感到别人粗手笨脚织出的袜子不适合她那娇嫩的皮肤。她对家务上的监督倒是很认真的，因为她闭着眼睛就能想到家里的情况，她认为家里的人生活得太舒适了。她不喜欢别人高兴，因为她很少有高兴的时候。妒忌也是一种罪过，或者说是对那些心胸狭窄的人的惩罚。我想，我的脖颈儿经常被她拧，就是因为她看到自己已经老了，而我还是一个小孩子，于是我的脖子便成为她发泄怒气的牺牲品。她还像恨我那样恨奥兰多主教。她一看到他那笑容可掬的圆脸和他交叉在腹前似乎要保

护他那过分舒适的肚子的双手，她就生气。她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变老了还那么高兴。天哪！他们之间的差别多么大。奥兰多主教是把自己的兴趣放在吃上，那是他发泄激情的方式，即使上了年纪也是如此。伯爵夫人则相反……她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不想再说了，如今她的白骨在坟墓中已经埋了五十年，她应该是很纯洁的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在性格方面的特征也日趋明显，小时候的嬉戏也逐渐笼罩上爱情的影子，头脑苏醒过来，开始对发生的事情进行思考。我的眼光已更加开阔，厨房、院子、草料棚、吊桥和小广场已容纳不下我，我想奔向更广阔的世界。我想知道其它地方是什么样子，任凭我的意愿随便去走走，每当我从习惯的圈子往外迈出一步时，我都像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每天一大早我就起床了，那时法乌斯蒂娜正忙着收拾我们住的屋子或女主人的房间，彼萨娜就跟着我到菜园里去或到鱼池边去玩耍。这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刻。在那段时间里，小淘气鬼也不那么任性了，她对我的照顾，她对我的态度都很好，就像要回报我一样。后来我多次注意到，早上这段时间，人的精神是比较严肃的，大自然也充满了朴实和正直的气息。随着中午的来临，人们之间的习惯和人情世故便居统治地位。到了晚上和夜间，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和谎言就猖獗起来，感情力量的冲击就会愈来愈强烈。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白天最适合于人们在外面活动，人们比较能控制自己和按照大自然的正确规律行事。但是我这里并不是说彼萨娜的习惯变了，即使她单独同我在一起时，她的言谈举止还是和平常一样。我只发现，她更重视我对她的赞赏，其次才是友谊和信任。由于我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密切的和习惯性的关系，我总是要充当她的工具。不过我应该说，这点我是后来才发现的，

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当时我只是感到出来玩很惬意，我很高兴彼萨娜喜欢我。她也许是真心喜欢我，也许是同其他孩子玩腻了，要换一换人。到了做弥撒的时间（奥兰多主教主持城堡小教堂里的弥撒），全家人，包括主人、仆人、庄园管理人、雇员和客人，都按照自己的身份来到教堂里指定的长凳上跪下。在合唱弥撒经时，只有伯爵一人跪在面对祭台的位置。当主教进出祭台时，伯爵以严肃的神情接受主教向他的致意，并三次摆动香炉。在念庄严的祈祷词后，主教总是不会忘记向尊敬的领主阁下深深地鞠躬。这时，伯爵转过身来，两眼平视，环顾教堂一周，好像在测量他同他的庶民之间的距离似的。文书、庄园管理人、卫队长、守门人、女佣人、厨娘都用眼睛接受来自伯爵目光中的祝福，然后他们略微低下头来，用同样的目光注视教堂中比他们地位更低下的人。此时，卫队长把他的八字胡翘起来，并且用很响的声音去摸他的剑柄。这些仪式结束之后，人们便都低着头进行沉思忏悔。但是，如果弥撒在主祭台做，人们的脸便朝着玫瑰经祭台。直到伯爵站起身来，大家才纷纷站起来虔诚地画十字，并把经书、手帕和小盒子收起来，放进衣袋里，缓慢地向圣水池走去，然后在那里再次画十字。最后，人们在向主祭台微微点头之后，便走出教堂。首先是伯爵离开，之后是伯爵夫人带着她的女儿和其他亲属。客人们离开教堂时要鞠躬；仆人和雇员离开时要用一条腿下跪；最后是农民和当地的其他人，他们离开时要用双膝下跪一次。现在，上帝似乎已经距离我们很远很远，它同我们社会各阶层的距离几乎都一样了，就像太阳光照到钟楼上的大钟时，它给予钟的底部的热并不比给顶部的热少。但是在那时，上帝距离我们很近，不同身份的人同上帝之间的不同距离，是很容易看出来的。领主为了赢得上帝对他的更大信任，自认为他比其他人

更接近上帝。

平时，在弥撒开始前半小时，主教就派人来找我，要我为他做弥撒服务，并以此来表示他重视我，而不重视富尔詹齐奥的儿子。但我认为，这样做并没有多大意义，也就采取了逃避的办法，让来找我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空手而归。一般情况下我是跑到杰尔马诺师傅那里躲起来，等到最后一声钟声响过以后，我才出来。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已经把白色的法衣穿在诺尼和马尼凯托的身上了，这两个孩子穿的是木鞋，当做弥撒需要改变方位时，他们会在小台阶上摔破鼻子。当我确信已经脱离危险时，才到教堂里去。由于我的伎俩很快就被识破了，我只好在厨房里挨主教的训斥。我为我的逃避行为辩解说，我记不得《忏悔经》。为了证明我没有说谎，有几次我被抓去以后，念这段经时一念到“我的罪”那段，便反复从头开始念。直到念了三四次以后，主教因听得不耐烦了而不让我再念为止。他为了对我进行惩罚，在随后几天倒霉的日子里，便把我关进鸽笼下面的一间小屋子里，仅给我一本破旧的弥撒经书、一杯水和一块黑面包，从早上一直把我关到天黑。但我可以在里面玩，把弥撒书撕烂泡在水里，把面包弄碎喂鸽子，直到主教的仆人格雷戈里奥来为我把门打开为止。然后，我就跑到马尔蒂诺那里，他早已把饭给我准备好了。在我被关在小屋子里的时候，有时我听见彼萨娜在外面同另一些小男孩玩耍。彼萨娜完全不关心我被关起来，这使我心里很难受。当时我就冲着那本《忏悔经》发泄心头的怒气，把它撕碎，浸在水里，再捏成小团，向外面的小坏蛋们扔去，我还从墙角找些小石子和用手抓下一些墙皮向他们扔去。有时，我甚至在里面大叫大闹，用力摇晃房门，有胳膊肘子撞门，用脚踢门，用头撞门，这样闹半小时后，庄园管理人肯定会走来给我响亮的几鞭子。到了

晚上，当他们发现我把经书弄坏了，我又要挨一顿鞭子。

在平常的日子里，做完弥撒以后，人们便各自去忙自己的事情，直到吃午饭。但是，我却东躲西藏地忙着逃避教区长派来找我去上课的男仆，我在前面跑，他在后面追，直到抓住我为止，这时我们都气喘吁吁，累得半死。然而，我们还要从弗拉塔到特里奥跑一里路，以弥补浪费了的时间。我到了教区长那里，每天都首先欣赏他在前厅里布置的有关乌迪内风景的画片。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了我到一间屋子里去学习。但由于我坐不住，刚坐一会儿就往外跑，几天以后他们就把我关在屋里，并且还把门上了锁。可是，我在里面继续玩，在墙上为教区长画像，把他的眉毛画得像树林，头上戴着大帽子，一看就像幅讽刺画。有时，我正在作画，听见过道里有轻轻的脚步声，那是教区长的女管家玛丽娅，她是来悄悄地从锁孔里看我在做什么的。这时，我立刻跳起来，坐到写字桌前，把两只胳膊伸开，低着头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大 A 或者大 O，然后再写上几个谁也不认识的字母，就算完成了我每天繁重的作业，或者我尖着嗓子读拼音 bi、be、bo，弄得女管家赶紧捂着耳朵跑回厨房。十点半钟的时候，教区长来了，他看见墙上画的那些怪模怪样的图画，首先训斥我一通，然后指责我书写乱七八糟，最后责骂我读识字课本不用心。因为我读书的时候，眼睛总是斜着瞧书架玻璃后面的大红书，所以老串行，总是跳到 V 字打头的那一行： vi、va、ve、vo……他连续纠正了我三次，我还是照原样不变。我不知道我为何对 V 字那么感兴趣，也许它是字母表中比较靠后的字母吧。我一直记得，我在上课时有种不良习惯：打呵欠，抓皮肤，挖鼻子，做鬼脸。这也说明教区长对我是很耐心的。如果我当教师，遇到像我当时那样的顽皮孩子，肯定头两节课下来，我就已把他的两只耳朵扯掉

了。而我那时却尚未遭到如此的对待，只不过回家时耳朵略微长一点而已。这样的艰苦日子从六岁持续到十岁，我整整熬了四年，但它使我受益匪浅，我不仅能读所有印刷体的字，只要在不夹杂大写字母的情况下，我还能正确地抄写一篇短文。但由于教区长教我写的是印刷体和自由体，因而我在写作时不爱用标点符号。这使我养成了一个积习难改的毛病。就是我现在写的这本《自述》，在付印之前我也请了我的一个朋友（一位在初级法院工作的文书）代我加标点符号，否则整部作品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段落，任何读者也无法阅读。

当我放学回家的时候，总要跑到水沟边去捉蜻蜓或蝾螈，我一直要等到恰好吃饭的时候才进城堡。餐厅是同厨房分开的，有一条长约三米的往上走的阴暗通道从厨房通向餐厅。由于餐厅的位置较高，白天在那里可以从窗口见到阳光，那是一个正方形的大房间。一张约有两个弹子球台那样大的长桌占了房间的大部分地方，桌上铺着绿色的桌毯。在面对城堡壕沟的两个窗户之间有一座大壁炉，在朝向院子的两个窗户之间有一个用核桃木做的大柜。餐厅的四角有四张小桌子，上面放着烛台，专供晚上打牌时用。椅子都是宽大的、有扶手的靠背椅，四条腿和靠背都是直的，椅子面包着带垫絮的黑色皮子，每把椅子都有五十磅重，坐上去很柔软。餐桌旁通常设有十二个座位，长的两边各四个，靠近过道的一边三个，上首的一边只有伯爵先生的座位。伯爵夫人和克拉娜小姐坐在伯爵的右边，奥兰多主教和文书坐在左边，靠过道一边的三个位置分属庄园管理人、农技师和费拉塔的神甫，其余两边剩下的座位属于卫队长夫妇和客人。如果没有客人，就空下两个位子，如果多了两个客人，卫队长夫妇就要挤在庄园管理人、农技师和神甫之间用餐。此外，正如我过去说的那样，神甫总想躲避同主人一起

用餐，因此，他的那份餐具经常是没有用过就送回厨房。餐具管理人阿戈斯蒂诺负责上菜，大块的肉食先端到伯爵面前，伯爵从他坐的大椅子（只有他坐那把像皇帝的宝座似的大椅子，他坐上后膝盖几乎同桌面一般平）上示意，可以切了。切完后再次端到伯爵面前，他先拿一块最好的，然后他再示意端给他的妻子，给右边的人递完菜后，再给左边的人递。

用餐时由马夫和格雷戈里奥帮助服务，但实际上后者没有做多少事，因为他主要忙于照顾奥兰多主教，给他斟酒，给他把滑到地上的餐巾拾起来，当他噎住时还要给他捶背。按照习惯，女孩子不到进修道院的年龄，不上主餐桌进餐，因此彼萨娜同其他女佣人一起在厨房和餐厅之间的一个食品库房里吃饭。至于我，是同马尔蒂诺一起在厨房里吃饭，也可以说是同猫、狗在一起啃骨头。谁也没有告诉过我，我应该在哪里吃饭和我的餐具在哪里。这样，哪里有空地方，我就在哪里吃，餐具就是我的手指头。我记得为了喝汤，厨娘给了我一把长柄大勺子，使我的嘴长得宽了两指，但是人们说我这样笑起来更好看，因为我有一口结实的白牙齿。这样，我也不想为此再抱怨了。由于我和马尔蒂诺既不上主桌吃饭，又不属于伯爵夫人饭后要予以查看的那些佣人，因此我们就有权利把大锅、小锅中剩余的锅底打扫干净，并以此作为我们的饭菜。厨房里的钩子上挂着一个篮子，里面装满了煮玉米粥用的玉米面，如果我们刮锅底以后还吃不饱，只要伸手抓几把玉米面煮一下就够了。马尔蒂诺有时还想给我烤一片面包呢。我的天，这可不行！马夫和圣器室管理人都有老婆孩子，他们都不同主人一起吃饭。杰尔马诺师傅也是自己做饭吃，但他做的菜难吃极了，我不相信谁能忍受得了他做出的菜的味道。厨房里有许多猫，他曾多次抓猫吃，把一只猫杀了红烧，可以吃一个星期。因此，他经

常邀请我去吃饭，可我不敢去。他说，猫肉美味可口，还能治许多病。但是，当马尔蒂诺在场时，他从不讲这些话。因此我怀疑他是在捉弄我。

午饭以后，在伯爵夫人来厨房之前，我赶快到外面去找小朋友们，那时他们都在城堡外面的空地上。他们一看见我，便跟着我一起跑进院子里玩。不一会儿，彼萨娜也来到院子里，像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她要向我们表现她的勇敢的浪漫才能。你们也许会问，为何我要先跑到外面去叫那些本来就使我讨厌的竞争对手进院里来呢。因为这位伯爵小姐是如此的不知羞耻，如果我不去叫他们，她就会自己去叫。我主动去叫，还显得我高兴这样做，否则就会使我更加丢脸。伯爵夫人饭后需要休息以帮助消化，其他的妇女们都忙着干她们的事。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来玩耍，没有人会干涉我们。如果说起初老祖母还要叫彼萨娜到她那里去，那么彼萨娜在她房间里的不良表现，使老祖母认为彼萨娜影响了她的饭后休息，后来就不再叫她了。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完全的自由，我们在院子里，拱廊下，菜地里跑呀、叫呀、打闹呀，非常痛快。只有一个平台我们不能去，因为伯爵和主教从他们的窗口能看见那个平台。此外，格雷戈里奥严密地监视着我们的行动。有一次，我们中间的几个胆大的孩子想冲破这个禁令，跑到那里去玩，格雷戈里奥突然从一个楼梯的拱廊下窜了出来，手拿扫把向那些吵闹得厉害的孩子打去，从此大家才明白，不能拿那个地方来开玩笑。伯爵说，他在那个时候要处理文书房的事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倒可以看到我们的精彩场面，可惜他的窗户在六点钟以前总是关着的。至于主教，他在睡觉，人们都说他在睡觉，即使他想否认也不行，因为他打呼噜的声音在城堡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从六点到六点半，如果天气允许的话，伯爵夫

人总要出门散散步。伯爵和主教也会相继出来，半小时后同她汇合。不用担心他们碰不见伯爵夫人，因为伯爵夫人每天傍晚散步的路线都是一样的，她每次都走到弗萨尔塔最前面的一排房子，随即原路返回，中途如果遇不见什么人，往返需要走六十五分钟，不用我说，伯爵出来时，文书也随之出来，紧紧地跟在他身后，如果伯爵没有什么话问他，他就用脚把沿路遇到的小石子踢到旁边的沟里，并以此来消遣。但伯爵经常问他一些上午的事情，他便禀告他以伯爵的名义调查和处理案子的情况以及对这些案子的判决，以便使伯爵高兴地签字。文书陈述他为了这些案子，是如何舞文弄墨和费尽心机。这两个行政官吏谈论世俗社会的事情的时候，奥兰多主教用舌头舔着牙齿，双手抚摸着肚子走来了。双方在一条小溪边的垫脚石前相会：文书停下来，脱帽向主教深深地鞠躬；主教两臂张开，往上高举，表示问候；伯爵则继续往前走，走到垫脚石边向他的夫人伸出手，扶她过来。伯爵夫人的身后是克拉娜小姐，她有时也陪同散步，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家继续同祖母待在一起。再后面就可能是教区长或神甫，或安德雷伊尼先生，或是罗莎，或是其什么人。就这样，他们又陆陆续续地返回城堡，他们有时是并肩而行，但由于道路很差，多数情况下他们是鱼贯而行。到达城堡以后，阿戈斯蒂诺赶忙把餐厅的银质大油灯点燃。在油灯的把手上刻着伯爵的家族徽章。族徽的图案是：两棵树之间有一头野猪，树后面是一顶伯爵的冠冕，但图案的比例是野猪比树大，伯爵冠冕又比野猪大。虽然伯爵在这件艺术品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一眼看去就可以知道，本维努托·切利尼[1]并未参加其制作。这时，厨娘在炉灶上放置一把大咖啡壶煮咖啡，

① 切利尼（1500～1571），佛罗伦萨著名工艺师、雕塑家。

散步回来的人便在餐厅里等着喝咖啡，并继续就路上未谈完的话题进行讨论。不过，午饭后这种散步仅在气候干燥的美好季节里进行。否则，伯爵和主教一般是不出他们的房间的，除非他们到厨房里去坐在长凳上烤火。那时，家里的人又都聚集在那里闲聊，一直到打牌的时间。厨娘把咖啡煮好后，人们都去厨房喝咖啡，然后再返回餐厅。此时，小桌子已准备好，大伙儿开始集中精力地玩牌。但是伯爵夫人还要在厨房里等一会，因为克拉娜小姐一般晚到一个小时，她要等祖母躺下睡觉以后才下来。有时卫队长的妻子有幸同伯爵夫人一起喝咖啡，这是那天诸事顺利的一个迹象，韦罗妮卡夫人为能有此荣幸而沾沾自喜，如果此时她的丈夫来到那里，她就会得意洋洋地瞧着他，他的丈夫在坐下之前也会先把八字胡往上翘一翘。如果大家都是聊家常，那么用两张桌子打牌也就够了；如果有客人（在秋季的晚上和每个星期天的晚上，客人总是少不了的），那就必须用那张像市场上商人售货时的大桌子。他们玩“七点半”纸牌或用“通博拉”玩抽彩游戏。像主教和文书那样的清教徒，不喜欢赌输赢，便躲到某个角落聊天。卫队长也不赞成碰运气，他到厨房里去同马夫或富尔詹齐奥一起玩跳棋，我觉得实际上这是因为餐厅里玩牌的人每次下的赌注是两个索尔多钱币，这对他来说可能太冒险了，而他在厨房里下跳棋的输赢只是半个或四分之三个索尔多钱币。在这段时间，我就同彼萨娜一起玩，直到太阳落山。法乌斯蒂娜来把她抱走，带她去睡觉以后，我就蜷缩在厨房的炉灶旁听马尔蒂诺和马尔凯托讲故事，一直到我的头垂到胸前，马尔蒂诺就把我抱起来，为了不经过餐厅，他抱着我从院子里爬上楼梯，并把我送到法乌斯蒂娜的房间门口。然后，我摇晃着脑袋，用手揉着眼睛走进房间，脱下裤子，一头钻进被窝就睡着了，因为我在十岁以前，

从未穿过鞋子、袜子、背心、裤衩，也未围过围巾。我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件上衣和两条裤子，外加一根扎头发的小绳子。我的衣服和裤子都是伯爵家的人用毛和麻混纺在一起织成的布做的。这种布是专为佣人们准备的衣料。我的衬衫虽然很破烂，但比较多，因为都是主教穿破了送给我的，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过应该把衣身和袖子给我剪短一点。至于我的头，由于冬天很冷，那时我大约七岁，杰尔马诺师傅就把他过去在文基埃雷多当卫兵时戴过的一顶呢帽子送给了我。那顶帽子太大，可以一直戴到我的下巴，幸好教区长事先已经把我的耳朵扯大了，才挡住了帽子往下掉。如果把帽子往后戴一点而不用耳朵挡住它的话，那完全可以戴到我的脖子上。这时，马尔蒂诺便说，我戴上那件东西看起来就像一只毛茸茸的猫。他说这话可能是对杰尔马诺的鄙视，但我却感谢他，因为他的帽子使我免于受冻。这顶帽子在我头上戴了多少年，我记不清楚了，不过肯定我后来长成年轻小伙子后还戴过，特别是节日期间。由于我的头已长大了，人们说这顶帽子非常适合我的面孔，我戴上它使我显得很威武，给我增添了力量。一天，在塔利亚门托河东岸举办拉维尼亚诺民俗节，人们在广场上用木板搭起台子，在上面跳舞。为了维持节日的秩序，从萨沃尔尼亚尼的村子里找来了几个雇佣兵，他们一手拿着火枪，一手提着一个用餐巾结成的小包，里面装着鸡蛋、黄油和香肠，是拿来做煎鸡蛋用的。这些雇佣兵身上发出阵阵檀香味，他们身着皮衣，他们的鼻子对于干蠢事的嗅觉特别灵敏。我看见他们的样子不禁捧腹大笑，我想拿他们开开玩笑。因此，我和特利奥镇的一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就开始嘲笑他们，问他们是否会煎鸡蛋，煮鸡蛋时是否需要把鞋放到锅里。他们中的一个回答说，最好我们去跳舞。我说好吧，我先同你跳。我挽着他的胳膊，他把枪背在肩

上，我带着他跳弗留利地区奇特的弗尔拉纳舞，这种舞他也许从未见到过。因为他把准备吃的东西放在地上，我们转圈时，我一脚踢破了鸡蛋，煎鸡蛋就被提前做了。那些雇佣兵注视着我嘲弄他们的同伴，一看见我踢破了他们的鸡蛋，马上就激动起来，端着刺刀向我扑过来。我从兜里掏出手枪，把我的舞伴摔倒在地上，并大声喊道：谁敢动手就先打死他。我所有的朋友都聚集在我的周围，全力保护我。他们有的人拔出了刀子，有的举起了手枪。顿时，气氛十分紧张，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人们都提心吊胆，然后是一阵大乱。但是，不知为什么，双方谁都没有开枪，只是一对一地用拳头和枪托打起来。实际上大家都明白，起因是一桩小事，不值得小题大做。经过一阵拳打脚踢，那些可怜的雇佣兵个个鼻青脸肿，稀里哗啦，如同他们的鸡蛋一样。这时，百人团的头头来了，他带着一帮人把我们分开，并威胁说，谁要是继续斗殴，不管是敌人还是朋友，他将命令开枪。然后，他叫来了周围的人作证，看谁是肇事者。那里的人说话当然向着我们，说我们有理，而那些雇佣兵蛮不讲理。这样我们就轻而易举地占据了上风。正当我得意洋洋地回到我的哥们儿中去的时候，那个同我跳弗尔拉纳舞的雇佣兵在背后嚷道：当心别把帽子上插的羽毛丢掉了，否则，他将捡来作为战利品，第二天来过节时把它插在他的驴子的头上。我向他做了一个鄙视的动作，回答说，战利品只有两个：他和他的驴子，我帽子上的羽毛永远不会成为他的战利品。百人团的头目制止了我们的争吵。这样，我和我的伙伴们便去找节日里最漂亮的姑娘们跳舞，那些雇佣兵捡起剩下的鸡蛋，去生火做他们的煎鸡蛋。那天晚上，我和我的伙伴们在那里玩到很晚。本来我并未计划在那里停留多少时间，仅想看看那个向我挑衅的家伙到底要干什么。深夜一点钟，天空一片漆黑，我

们才朝门达里西奥渡口走去，因为河对岸有城堡庄园的车子在等我们。通往那里的道路弯弯曲曲，而且很长，还要穿过乡间的一片树林。有的地方路面很窄，仅能容四个人并排通过。由于我们都喝足了丽波拉酒，个个醉醺醺的，走起路来每一个人就要占四个人的位置，因此难免有人掉进路旁的沟里。我们边走边笑边唱，葡萄酒在喉咙里咕噜咕噜作响。突然，在大路的拐角处，有个黑影一闪，随即迅速跳过沟向我扑来。我急忙往后倒退一步，就听那黑影向我说了一声：“噢，是你！”随即朝我的肩头猛击一拳，我便像一袋猪肉一样滚进了路旁的水坑。当我用手扶着地站起来时，那个袭击我的黑影已消失在黑暗的田野里。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帽子丢了。于是，我弯下腰在地上寻找我的帽子。应当说，或者是因为当时从田野里看大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或者是因为我的眼力不佳，所以我未能发现那个袭击我的人，而他却在远处看见我躬下身子找东西。因此他对我叫嚷起来，说什么叫我放心好了，他明天将用我帽子上的羽毛装扮他的驴子。听到这些话，我又想起了那些雇佣兵，我的伙伴们认为这是在向我们挑战，于是个个义愤填膺。当时本来想追上去进行报复，但谁也不相信自己的腿能跳过路旁的宽沟，这证明我们还有理智，还有一点清醒的头脑。我们发誓明天进行报复。这样，我们决定在门达里西奥过夜。第二天，我们回到集市上，逐个察看那些雇佣兵和我们遇见的所有驴子。当我们看见其中有一匹驴子，在它的两耳之间用沥青把我的带羽毛的帽子粘在驴头上时，我们把驴子的主人狠狠揍了一顿，然后让他的驴子把他驮回了家。鉴于我的帽子已不能再戴，我便把它扣在他的头上，并对他说，这是我留给他的纪念品。这样，我就丢掉了杰尔马诺师傅送给我的那顶我颇为珍爱、使用了多年的帽子。这件事后来还引起了一场刑事诉讼，

给我招来了不少的麻烦。有些情况待以后我再叙述。如果你们看到，在人生的这一阶段，我曾经同农民和酒徒们混在一起寻欢作乐，请不要因此而看不起我。我向你们保证，你们将会从容地看到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现在，我还是回到我的儿童时代，系统地讲述我的经历。

我对你们说过，一般情况下，我上床睡觉的时候，人们还在餐厅里玩牌，但是玩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了，因为八点半钟又要念玫瑰经，九点钟吃晚饭，十点钟伯爵先生要吩咐阿戈斯蒂诺给他掌灯。这时，人们便一一走出与大楼梯相连、与厨房相对的餐厅大门。大楼梯只是我的说法而已，实际上它与别的楼梯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伯爵先生经常要在楼梯的第一个平台上停下来摸摸墙壁，以预测未来的天气。如果墙是潮湿的，伯爵先生就说：“明天是坏天气。”文书跟在伯爵身后重复说：“坏天气。”所有的人也都带着痛苦的表情跟着说：“坏天气！”但是，如果伯爵发现墙是干的，他就会高兴地说：“明天会是好天气。”文书也就像他那样说：“好天气。”所有站在楼梯上的人，甚至还在最后一级楼梯上的人都说：“好天气。”在楼梯上进行这种仪式时，伯爵夫人惴惴不安地担心楼梯上的风会吹痛她的坐骨神经。主教如果不是每天晚上都跟韦罗妮卡夫人聊天的话，这时他就会开始打瞌睡，因而就轮到他的佣人格雷戈里奥老捅他，以免他睡着。他们在餐厅中各就各位地完成了幸福之夜的工作后，便分头去找自己的房间。由于所有房间离餐厅都比较远，因此，他们走到房间之前，有充分的时间把天主经、圣母经和光荣归主颂各念三遍。至少马尔蒂诺曾这样说过。他退休以后被安排到第三层楼的一个小房间居住，那里靠近钟楼，旁边还有一间为求布施的教士准备的房间，以备不时之需。伯爵同他的妻子住的那个房间多少年来一直是弗拉塔城

堡的贵族家长的卧室。这是一个高大的、带阳台的房间，冬天即使只向里面望一眼都会打寒颤。它的犹如金莲花的屋顶上，绘有黄色和深蓝色的阿拉伯花草图案，阳台、墙壁、天花板都画满了野猪、树木和花环，人们随便向什么地方一看，其目光都会碰到猪耳朵、树叶或是花朵。他们巨大的双人床两侧挂满了家族的徽章和各式各样的战利品，这使他们熄灯睡觉之前就沉浸在对其光荣历史的想象之中，即使他们在床上干最隐密的事情时，也念念不忘他们的贵族血统。当然，正如以色列著名酋长贾科贝所放牧的怀孕的绵羊在泉水中看见五彩缤纷的柳条一样，伯爵夫人想到的只能是他们的孩子们如何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感到幸福。如果说后来发生的事情没有证实她这一假设的话，其原因主要应归咎于伯爵先生而不是伯爵夫人。

伯爵大女儿克拉娜的卧室靠近祖母的房间，出门就是客厅，对面是父母的房间，她的卧室很小，好像一间修女的忏悔室，壁炉上方有惟一的一只雕刻在泥灰墙上的野猪，但被无意之中放在那里的一堆书遮住了。这间房子曾经是藏书室，由于无人光顾而被改为卧室，里面的书也就只能在潮湿中任虫蛀和老鼠咀嚼了。克拉娜小姐在修道院生活的三年中，用埋头读书来消磨时光和躲避修女们的闲言碎语。她刚一踏进家门，就想念那间堆满羊皮纸旧书的房间，开始寻找家里尚存的一些好书，其中有几本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回忆录，一些向家庭妇女叙述的意大利古代历史书，塔索、阿利奥斯多的作品，还有瓜里尼的《忠实的牧羊人》[1] 和几年前出版的哥尔多尼喜剧集，这就是她的全部搜寻所得。此外，再加上一本《圣母日课经》和几本信徒手册，这就是遮住了贵族家徽——野猪的那堆书的全

①贾姆巴蒂斯塔·瓜里尼（1538～1612），意大利诗人、剧作家。

部目录。她踮着脚尖，轻轻地走到祖母的床边，确信没有任何东西会打扰祖母安宁的睡梦，便把手伸向油灯，把灯芯拨小，以减弱来自墙壁的反光。此后，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阅读这些书籍。城堡里的人已经酣睡，从克拉娜小姐卧室阳台上的缝隙中还常常透露出灯光。她手中拿着《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或《疯狂的罗兰》（这些书并未激发她那主教叔父的尚武精神），往往在她读书的余兴未尽时，灯油已经用尽。她阅读《疯狂的罗兰》时，仿佛跟随埃尔米尼娅进入了茂密的树林，来到了牧羊人居住的宁静的房舍，置身于安杰丽嘉和梅多罗之间，看见他们在长满青苔的岩洞石壁上书写爱情诗句。充满激情的罗兰使她感动万分，她为他流下了同情的泪水。布朗迪马尔特的嘴停止呼唤恋人的名字时，似乎她的灵魂也被触动了，沉浸在永恒的爱情的幸福中，不断呼唤这个名字。这样，看一会儿书之后她就睡着了，有时她觉得梦见自己成为菲奥尔迪利季寡妇，仿佛有一条黑纱从她的额头垂下，遮住眼睛，一直拖到地上，把她罩了起来，不让旁人窥见她那圣洁的、得不到安慰的哭泣。这种甜蜜而忧伤的永恒痛苦在她的心中回荡，就像对某种遥远的哀怨的和谐回应，似乎有某个从最纯洁的痛苦中产生的希望的精灵在太空遨游。这是幻想，还是预感？她不知道。但她真正了解梦中的菲奥尔迪利季的痛苦是同她自己的感情相吻合的。她洁身自好，保持着上帝赐与她的纯真，她的心灵已向周围充满着轻浮，庸俗和虚荣的世界关闭。她的祖母由于年迈和沉思而净化了的温良性格，以及对宗教的虔诚，都在她带着童贞芳香的身上重新萌发出来。她最早的童年就是这样在弗拉塔陪同生病的祖母度过的。当时她像从充满生命力的老树桩上生长出来的一棵栗子树的嫩芽。这座安静的住所使她得以避免沾染佣人们的恶习和摆脱母亲按照自己的榜样对她进行

教育。她是那样俭朴地、安详地和纯真无邪地生活在城堡里，就像一只麻雀蜷缩在粮仓横梁上隐蔽的窝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变得越来越美丽，仿佛她从早到晚同一个乡村姑娘一起沐浴在阳光和空气之中，并且得到阳光和空气精心的抚育和滋养。克拉娜心地善良，她如同一轮明月散发着柔和而令人喜悦的光辉，而不像闪电那样发出耀眼而跳动的奇异光芒。她像圣坛上烛光照耀的圣母，居高临下，光彩照人。她的相貌显示出某种宗教的，甚至是天国的安详，只要看她一眼，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她的服饰和谐而庄重，她炽热的献身精神，丰富而含蓄的想象力，同纯真而优雅的感情交融在一起。她是北方洁白晶莹的坚冰反射出来的南方的火焰。

周围的农民都称她为圣徒，他们都怀着崇敬的心情记得她第一次接受圣礼的情景，她领受圣餐时，由于内心的慰藉、激动和谦恭而晕倒在地上。有人说，当时是上帝在呼唤她，要她更好地为上帝效劳。克拉娜也怀着既兴奋又害怕的心情回忆那天发生的事情，体会自己的灵魂初次应邀参加至高无上的宗教神秘会议的情景。请你们牢记，我讲述的这件事是发生在宗教信仰十分流行并成为一种时髦的时代。宗教信仰往往在思想高尚的人们中产生纯真的奇迹和脱离世俗生活的决心。他们这样做，即使在当时世俗的哲学家的眼中，也是值得钦佩的。我对那样的时髦既不想宣扬，也不惋惜，更不为它辩护。我仅相信，那些虚伪和堕落的人对宗教的过分虔诚，比任何邪恶的行为更有害于人们的思想。我再次说明：我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为此我感到遗憾，也许这是因为我经过巨大的努力才找到另一条通向真实并值得尊重的生活道路。我常常怀着悔悟和极为失望的心情越过形而上学的深渊。而面对人类永恒的和无限广阔的世界，我必须努力深化我的多疑的、目光短浅的心灵的

反思。对于那些经常遇到的、费解而又自相矛盾的幸福、科学和道德问题，我不得不闭上眼睛。我作为一个受群体生活和社会发展规律制约的人，应当进入良心的深处，以便体验那些未来也许能实现，而今天受到百般嘲笑、践踏和侵犯的道德原则的永恒的生命力和神圣性。最后，我作为生活在世界上一个值得自豪的国家的人，必须投入无限和谐的辽阔宇宙之中，去寻找为生存而辛勤劳作的原因，寻找被称之为希望的幽灵的存在理由。为生存而辛苦的原因，像风中摇曳的烛光一样，在古老的希望的伦理面前颤抖。但是，后来我发现，为了幸福，信仰比科学更加重要。但是，我不能对我的道德观念进行忏悔，因为生存的需要不允许我进行忏悔。我不能也不应该为此感到羞愧，因为在社会实践中，一种与以倡导福音与仁慈为宗旨的坚定信念结合起来的理论，无论它的哲学基础是什么，都不应当为自身而羞愧。但是，我抛洒了多少的血汗，经历了多少的痛苦，度过了多少的岁月，付出了多少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获得这样的认识啊！我具有蚂蚁一样的耐心，大风把蚂蚁吹得晕头转向，使它无数次地迷失了方向，但是它又无数次地找到了自己的道路，用它看不见的步子，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像我这样的人是很少的，事实上也只有少数人仿效我这样行事。越是在路上放上一个不可信赖的罗盘，受骗的人就越多，他们只能日复一日地随风摆动，最后只能在港口收拾他们的船帆，因为他们的结局只能是沉没。有的人把希望寄托于感情用事的骗人的向导，怀着内疚咽下别人眼中挤出的眼泪；有的人无视精神生活，不理解精神的复苏在必要时可以忍受通向死亡的道路上所遇到的任何痛苦。即使是愚昧的信仰也胜于万籁俱寂的空虚。如今有些容貌秀丽的女郎和举止文雅的少年，他们一味追求的目标就是物质的享受，生活的舒适、节日的欢乐和场面的

豪华，是他们惟一的希望。他们只关心金钱，因为金钱可以为满足他们的欲望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甚至他们寻找的精神营养也仅仅在于如何在别人的面前显示自己，而且从不为此而感到羞愧。他们的头脑中没有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如果问他们是喜欢西皮奥尼①、但丁，或是伽利略，他们会回答道：西皮奥尼、但丁和伽利略都已经死了。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就是一切。但是他们能生活到什么时候呢？对此，他们想都不去想！他们说他们不愿意想，也不敢想。如果他们敢想，他们就应当选择手枪来消灭自己的肉体，或是选择艰苦的生活来改变自己的灵魂。这是强者或最不幸者的命运。每一个时代的信仰至少是一种理想，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安慰。没有勇气忍受痛苦的人就寻求帮助和期待未来，他在信仰中有幸能忍受下去。如今信仰消失了，充满活力的、完善的科学尚未到来。为了颂扬这个时代，乐观的人们便把它称之为过渡时期。你们称赞过去，盼望未来，但在现今的生活中，却应当更加谦恭地从事与自己相称的活动，并需要完善其德行。我接受的教育使我既不迷信过去，也不信仰未来，我徒劳地希望在世界上找到一个让我的思想得到安慰的地方。经过了许多年，我才从我心上撕下一块血淋淋的肉，在上面写上“正义”一词。我认识到，人的生活就像一个司法部门，人是正义的祭司，历史是审判官，历史记录下为人类利益所作出牺牲的人们，人类既演变，也永恒。多少年来，我把我的头枕在坟墓上。我之所以发表这番关于信仰的议论，是因为许多人不再有信仰，但他们在这个过渡世纪又希望得到点什么。信仰不是依靠命令树立起来的，对此我们也不例外。对于那些惋惜我的盲目性，可怜我的徒劳的努力将在

①古罗马统帅，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大败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军队

未来得不到报偿的人，我的回答是：在别人面前，我是我的现在和未来的主人。在我同上帝之间，不必你们参与。我羡慕你们的信仰，但我不能强制自己相信宗教。因此，你们相信你们的信仰吧，祝你们幸福，同时也请你们让我安宁。

克拉娜小姐是一个教徒，既虔诚又热情，这是因为她的心灵不仅需要信仰，而且还需要爱情。她那圣洁的声音不仅用于虔诚和频繁的宗教活动，而且更多地用于高尚的德行活动。从她的举止行为中可以看出，她不卑视女佣人和家庭妇女，她不赞成上帝赐于伯爵夫人的那种过分看重社会身世的态度。她认为，在上帝面前，全人类都是平等的。她具有人们所说的第二视觉的特异功能，从而使她能看到他人内心的痛苦。她表现得是那样的单纯，因而使人乐意听从她的建议和把她作为安慰者。她认为，财富的价值取决于穷人的需要，为了使财富造福于人类，需要用良好的经济原则来确定财富的价值。人们以为她挥金如土，但他们并不知道，她必须完成的事情就如同我们常常发觉不了血液在流动和肺在呼吸一样。她完全不会憎恨人，即使对坏人也是如此，因为她对任何人的改恶从善从未丧失过信心。造物主创造的一切生灵都是她的朋友，大自然并没有自己偏爱的儿女。她甚至不愿看到家里有捕鼠器，当她在草地上行走的时候，也小心翼翼地注意不要踩着鲜花和正在返青的小草。这里不需用诗的语言来夸张，她的步履确实是非常的轻盈，在她的脚下，花儿从来未低过头，草儿也未感觉到自己被践踏。如果在她的笼子里养有小鸟，那是为了等待春天到来时，她再把它们放回树林。有时她养着一些可爱的、歌喉婉转的小鸟，但她的心里却为它们被禁闭在笼子里而痛苦。但是，当她的小鸟为了寻求自己的伙伴而飞走时，她一点都不感到遗憾吗？不。她会打开鸟笼，脸上挂着两行眼泪，但露出愉悦的

微笑。有时，小鸟儿在飞走之前啄了啄她的指头，并接连几天停留在城堡附近，凝神注视它们在严寒季节关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的那扇窗户。克拉娜小姐认识它们，知道它们在回忆值得留恋的过去，以此来向她表示感谢。这使她感到世界上的事物是美好的，既然红额金翅雀和大山雀都这样知恩和具有爱心，那么人也不可能太坏。祖母坐在椅子上微笑着看她的孙女的这些幼稚的令人感动的行为，并尽量注意不去嘲笑她，因为善良的祖母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这种孩提时代形成的微妙的感情和习惯，往往会成为孩子长大成人后最纯洁、经久不衰的快乐源泉。克拉娜在圣维托的萨莱西亚内修道院所度过的三年时间中，她的这种对花草鸟兽的亲昵和珍爱，遭到过不少人的讥笑，但她并不感到耻辱，也从未后悔。因此，当她走出修道院来到祖母的床前担任护士角色的时候，她还是原来的克拉娜。她是那样的单纯、朴实和乐于助人，很容易为别人的任何悲欢事情流泪或高兴。从威尼斯迁到弗拉塔，性格因而变得有些粗野的伯爵夫人，本来打算按习惯让克拉娜在修道院里生活十年，但是三年以后她就改变了主意，说克拉娜秉性聪慧，不需要十年，三年就足够了。她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是：对她来说，照看婆婆的负担太重了，她为此需要常年雇一个女佣人，如果把女儿叫回家，那就不必再雇人了，从而可双倍地节省开支。此外，伯爵夫人住在威尼斯时，因挥霍无度，已使家庭经济拮据。另外，她想加强对儿子的培养，减少在培养女儿方面的支出。这时，她已经有两个儿女了，而且她又怀上了第二个女儿彼萨娜。把克拉娜从修道院召回家后，她便毫不犹豫地决定把她的第二个女儿生下来。伯爵夫人为了纪念她的母亲彼萨妮，遂给第二个女儿起名为彼萨娜。

这就是我还在吃奶和到弗拉塔各家去讨糊糊吃时的情况。

我满九岁的时候，彼萨娜已经七岁，小伯爵里纳尔多正在尊敬的索马斯基神甫那里学习修辞学，伯爵的大女儿克拉娜已经长成一个俏丽的姑娘，我想当时她已经十九岁，但是由于她善于化妆，看上去还不到这个岁数。她的头脑里装了许多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懂得如何平静地培养自己的仁慈和沉思的性格。她善于帮助周围的妇女，但又不失孩子般的天真。她仍然喜欢小鸟和鲜花，但当她忙于其它更重要的事情时，对它们也就比过去想得少了。她举止安详，从容不迫，充满着自信和魅力。她帮助祖母宽衣就寝之后，便一只手拿着针，另一只手拿着绣活来到餐厅，坐在正在玩牌的母亲身边。克拉娜的到来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不到一刻钟，所有玩牌人之间的谈话和声音都变得文雅起来。那个观察敏锐的伯爵夫人，自然注意到了女儿的到来所产生的效果，心里暗生嫉妒。伯爵夫人头戴有齿形饰物的宽边帽，脸上总是流露着纳瓦杰罗家族的傲慢，她从来也没有取得过女儿到来时的那种效果。因此，开始时她力图放慢同伙伴间的常常是低声的和粗鲁的谈话，经过短暂的间歇后，她便挑逗卫队长或安德雷伊尼讲他们的事。伯爵看到妻子的话题又转到谈论城堡，便显得十分高兴。主教也偷偷地斜眼看了他嫂子一眼，一点也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心血来潮，对卫队长表现出过分的亲昵。虽然我当时还是小孩子，但是从锁孔里我还是能看到伯爵夫人情绪上的变化。克拉娜也明白这点，因为我记得，如果卫队长或安德雷伊尼在接受这位尊贵的女主人的暗示时表现得勉强的话，伯爵夫人的脸颊就会泛起一阵淡淡的红晕。这时，我仿佛看见克拉娜这位小天使更加注意手中的刺绣，匆忙间她的手指被线缠住了。我相信伯爵夫人脸上的红晕主要来自她头脑中闪现的对自己的狭隘傲慢的担心。但主教怎么可能明白和怀疑这一切呢？我再说一遍，我当时才九岁，而

他已满六十岁了。他是一个披着披肩，穿着红袜子的神学家，而我是一个只穿着衬衫，连鞋都没有的孤儿。尽管他名叫奥兰多，我名叫卡尔洛，但我对世界，对道德的理解比他深刻得多，他是天主教教士中最单纯的神职人员，对此我可以发誓。

那段时间到弗拉塔城堡作客的大多数人是来自波尔托格鲁阿罗地区的青年人，他们并不是只在收葡萄季节的星期天或晚上才来，而是一年到头都来，有的骑马，有的走路，肩上扛着火绳枪，胆大一点的就把油灯挂在枪尖上。我不知道伯爵夫人是否对这些来访感到荣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人一来，她就显得更加活跃和文雅。尽管她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和有值得尊敬的地位，但是仍难得到那些公子哥儿们的青睐，只有当克拉娜带着和蔼可亲的面孔出现时，才吸引住了大家的注意力。其中有个年轻人名叫卢奇利奥·维亚内洛，他是弗萨尔塔人，住得最近，也来得最勤。但是，在这方面帕尔蒂斯塔尼约也并不逊色。他住在卢加尼亚纳城堡，该城堡位于松林尽头的海边，从那里到弗拉塔足足有七英里。由于路途较远，他就似乎得到了提早来访的权利。他到达的时候，常常恰好是克拉娜出来，遇见正在散步的母亲的时候。他此时特别希望陪同克拉娜散步。虽然这位年轻骑士提出要求的口气有点鲁莽，不太适应克拉娜小姐的习惯，但她还是有礼貌地表示同意。玩完牌之后，伯爵夫人总是要邀请帕尔蒂斯塔尼约留下来，在弗拉塔城堡过夜，理由是天黑，路远，说话要算数等等。但这位年轻人总是礼貌地婉言谢绝，同时向克拉娜瞥一眼，但除非遇到偶然的机会，这一眼很少能得到回应。然后，他就去马厩，准备他的那匹结实的弗留利地区产的骏马。他把圆形帔肩披好，系好滑膛枪的皮带，枪尖上不可缺少地挑着一盏小灯，然后跃身上马，一路小跑过了吊桥，再用手摸一摸马鞍两边皮套子里的手

枪是否还在。这样，他就像幽灵一样消失在黑暗笼罩下的高低不平的道路上。他通常是在距此两英里的圣马乌罗过夜，因为那里有他庄园的一户佃农，这个佃农的家中有四个房间，他觉得住在那里更为舒适。由于他的那支滑膛枪和他的手枪，以及他那有力的拳头，当地人都对他怀着深深的敬意，他手边没有武器的时候，他就使用拳头，而他的拳头重如铁锤，只消在你肚子上打两下，用不着任何子弹，你就可以去见上帝了。

卢奇利奥 ·维亚内洛则相反，他每天晚上都是步行来弗拉塔。他用一根棍子挑着灯，仿佛一位正在休息的托钵僧讲完道后把提包挂在前面一样。他好像不带武器，但是如果你搜查一下他的衣服口袋，就会找到一支很高级的双管手枪，这种武器在当时还是很少见的。此外，他作为弗萨尔塔一位医生的儿子，还参加了一个维护父道尊严的组织，任何人都不敢捉弄他。当时的医生非同寻常，普遍认为他们应属于巫师阶层，谁也不敢得罪他们，特别害怕他们进行报复。实际上，他们也曾多次进行过报复。人们并不知道，在上个世纪，这种现象更为普遍。你们只要想一想，这些医生如果要进行一次预谋的报复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人们几乎都相信他们可以使整个地区都染上瘟疫。我认识一家贵族，甚至到现在，他们在请医生看病之前都要向圣母祷告，祈求圣母在医生看病时保佑他们，给他们一个好运气。卢奇利奥的父亲斯佩朗迪奥[①]医生（作为医生这是一个好名字，它本身就能给病人以希望）并不讨厌巫师这个名称，相反，他和他的同事还以此为荣。他戴一顶如同墨水一样黑的、用羊毛或者马鬃制做的假发，以保护前额、耳朵和后颈不被风吹。他的假发上还戴着一顶大小正合适的黑色

① 在意语中，斯佩朗迪奥（Sperandio），同“希望”（Speranza）发音相近。

三尖帽。当他骑着一匹灰色的瘦弱得像驴子一样的马来到你面前时，你仿佛感到他不是一位医生，而是一个掘墓人。但当他站在病人的床前，戴上眼镜去观察病人的舌头时，他又像一个正在为临终者准备遗嘱的公证人。平常，他说话时一半用拉丁语，一半用弗留利语；但是，午饭后他要讲三刻钟的拉丁语；晚祷后，他用陶罐喝酒，在晚餐饭桌上他就像西塞罗一样高谈阔论，自始至终滔滔不绝。这样，如果说他上午让病人用止痛药，晚上便让他用泻药；下午用土法输血，夜里就改为放血。他在一天中表现出来的勇气是与时俱增的，晚饭后他可以把一个疯子的头切除掉，并且相信这种手术能够把疯子的病治好。没有任何一个外科医生的放血针会像他的那样长并长满了铁锈。我想，他用的放血针可能是在孔科尔迪阿出土的匈奴人或维西哥特[①]人用过的放血针。此外，他使用这个放血针的熟练技术也是罕见的，他可使一个瘫痪病人的胳膊完全残废。他惟一经常遇到的困难是，他进行放血治疗时，病人的伤口变得既大又宽，血流不止。如果他用蜥蜴粉还止不住血的话，他就让血自行凝结来封住伤口，并且用拉丁文反复念他的咒语："任何农民都不会因放血就死去。"但他那次放血的病人塞内卡并不是农民，而是一位哲学家。斯佩朗迪奥医生非常重视古希腊医学家伊波克拉特和意大利名医加莱诺的医术。想必他对行医这门行当感到心满意足，因为行医除了能解决他的衣食问题外，还能使他在弗萨尔塔购买了一所房子和与之相连接的一片庄园。他是在帕多瓦市学习的医术，他常常用十分崇敬的口气提到萨莱诺医校和蒙佩列里大学。他在开药方时喜欢使用在沼泽地和沿篱笆生长的当地草药，这与教会的做法不一样，因而

①哥特人的分支，曾栖居于多瑙河一带

常常引起当地药剂师的不满。但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知道药剂师经常用本地的草药冒充外来的草药。于是，他便以自己朴实的、容易引起别人反感的行动去揭露这种骗局。对待社会问题他有点接近埃及人的看法，比如主张子承父业，保持家庭职业的稳定性等，他要竭尽全力使自己的儿子继承他的医道和他的放血针。但他的儿子卢奇利奥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洪水没有什么可怕，如果连这种发哈喇味的专制性继承论都淹没不了的话。但是，最终他还是服从了父亲的命令，在古老和学识渊博的帕多瓦大学学习了五年。他是一个以粗枝大叶而闻名的学生，经常当众出丑；无论接触到有地位的人还是警察，他总是同他们争吵；每逢下雪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跑到圣十字架修道院的会客室去报告这一消息，因为据说谁先去报告，修女们就会赠送给他一小篮糖果。卢奇利奥在上大学期间领走了不少这样的糖果。现在我们还是回到他同他父亲之间的老矛盾上来吧。他的父亲为了让他上这所名牌大学，把一个月的生活费、往返交通费和第一次的考试费放在他的衣服口袋里，并让他在帕尔蒂斯塔尼约码头乘坐途经威尼斯的邮船去帕多瓦。卢奇利奥走了，他在外面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回来了，但是他没有参加考试，钱也花光了。两年中他就这样途径威尼斯七次，有时在外面住一个月，有时住两个月。医学系的教授们还没有收到过他的第一次考试的酬金。那么，他不在家期间干了些什么呢？这正是斯佩朗迪奥医生想弄清楚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找到任何答案。终于在第七次时，他的儿子不想再去帕多瓦，他到达威尼斯后就停了下来，认为在威尼斯过得很舒服，不必到帕多瓦去花他父亲的钱。不料这种情况由他的一个任参议院议员的保护人——弗拉塔伯爵的妹夫弗鲁米耶尔绅士写信告诉了他的父亲，因为弗鲁米耶尔每逢天气好的季节便居住在波尔托格

鲁阿罗，同时还由于卢奇利奥的行为已引起法官们的怀疑，要求弗鲁米耶尔对此予以关注。斯佩朗迪奥医生接到来信后只说了一句：“小事一桩！没什么大不了的！”随后他便把信烧了，并用铲子把纸灰扬掉，然后愤怒地盯着正在擦干水牛皮护腿的儿子。此后，他很长一段时间再没有同卢奇利奥谈起过上学的事。他让卢奇利奥跟随他行医，在实践中去领略医神埃斯库拉皮奥的渊博知识。经过考验，他觉得儿子还愿意干，便派儿子去观察他上午看过的几个乡下病人的舌苔和尿样。卢奇利奥在一个笔记本上分别登记了他观察到的托姆、马泰奥和贾科莫的脉搏、舌苔和尿样的情况，他把表格整理好，交给他的父亲。有时，他的父亲吃惊地发现这些病人的病情出现了某些非同寻常的变化，他惊讶地说：

“怎么，马泰奥的舌头没有舌苔，并且是湿润的，昨天他还由于炎症发烧，躺在床上！今天上午他的舌苔还有两指厚，干得像导火绳一样。啊！加埃塔纳的脉搏很不正常！今天上午我给他诊脉时，心跳是每分钟五十二次，我还给他开了药。怎么搞的……明天我们再看吧！”

第二天，斯佩朗迪奥发现马泰奥的舌苔很厚，加埃塔纳的脉搏也稳定，尽管他还吃过胡椒和桂皮，喝过葡萄酒。这次事件使卢奇利奥不想再去看病人了，他在笔记本的空页上画了一棵长满叶子的桑树，并把它交给他的父亲，旨在让他的父亲不要再对自己的病症学理论抱任何希望了。

卢奇利奥并不讨厌帕多瓦大学医学系把他除名，他曾好几次遇到要被除名的情况，因为他不大遵守校规。例如，最近罗莎请他快去看看老伯爵夫人，说他神经痛得很厉害。于是卢奇利奥便不顾校方规定，随意把一些鸦片酊和草药水给了她，以便为老伯爵夫人镇痛。看来，卢奇利奥对这位百岁老人满怀敬

爱之情，他认为没有任何医药或其它方法能使老伯爵夫人获得如此令人尊敬的高寿，他常常全神贯注地聆听她的讲话，仿佛她的话是一首音律优美的乐曲，能在他心中引起无限的愉悦。虽然他的性格内向，但在同她交谈时却不由自主地表现出热情，似乎是在同自己的母亲谈话，毫不隐讳地谈论自己和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他的母亲在生下他这个独生子以后没出满月就去世了，谁也没有想到他的内心深处还隐藏着作为孤儿的痛苦，他需要寻求安慰，他在克拉娜的祖母那里感受到了一定的母爱。渐渐地，老伯爵夫人也习惯了这位年轻人的亲昵，在不需要医生的时候，也把他叫来，听他讲述当天发生的事情，她高兴结交一个与那些来往于城堡的年轻人有所不同的青年。卢奇利奥也确实有些与众不同，他读过很多书，特别是喜爱读历史书。由于他认为每一天就是新翻开的各国人民大事记的一页，因而他特别注意跟踪欧洲范围内出现动乱的最初征兆。威尼斯的贵族并不十分喜欢英国人，正如破落户不喜欢看到自己财产的新主人一样。因此，他总是赞赏美国人的事业和华盛顿的伟大，因为华盛顿结束了英国对这块新大陆的统治。体弱多病的老伯爵夫人非常愿意听他讲述美国人打败英国人的战争故事，他们俩都热情地支持那个使美国永远摆脱殖民统治的联邦制协定。然后，当他轻声地谈到法国的形势，谈到那里的政府更迭，谈到国王不知道依靠哪个党以及日尔曼化的王后的阴谋时，老伯爵夫人就插话，讲述她所处的时代的情况，如宫廷的豪华，侍臣们的奴颜婢膝和奸诈，国王的傲慢和可悲的孤独，臣民们为了迎合国王的儿孙们的轻浮和卑劣，总是在国王的头上罩上一个荣耀的光环。她怀着恐怖的心情回忆起当时年青一代中开始风行的淫秽下流风气，她感谢上帝使威尼斯的圣马可共和国成功地抵御了那场瘟疫的侵袭。话题从法国的宫廷转到

弗拉塔城堡以后，她回忆说，十八世纪初，威尼斯并没有资格参加欧洲大议会的选举。在那个时期，威尼斯的里阿尔托镇和沿大运河的楼堂别墅，以献媚的金碧辉煌和华丽的形式，有意识地从凡尔赛和特里阿农照抄了无数卑鄙下流的东西。她的孙女给她念哥尔多尼的某些喜剧剧本时，她感到痛苦，吩咐赶快跳过几页。她认为哥尔多尼剧本中有几卷应当抽出来，并放到柜子中锁起来。谁也想不到她会认为，在圣贝内德托和圣安杰洛剧院的演出剧目不仅是对语言和思想的亵渎，甚至是宣扬腐败和堕落的风尚。当他们谈到奥地利皇帝朱塞佩二世对宗教事务的准则开始进行改革时，她不知道是应当咒骂教会的无能，还是应当听任威尼斯共和国的敌人和对手胡作非为，她认为这些人肯定要受到上帝的惩罚。威尼斯人，特别是弗留利地区的人，早已感到奥地利帝国的压力。他们在过去军事力量强大时，便用武力进行抵抗；在聪明才智发达时，便通过政治谋略进行周旋；当现今力量和智慧都在懒惰中消磨殆尽时，他们就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样的情况，如果对于一个老妇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话，对由统治者组成的参议院就不适合了。谁都知道，上天不是按照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的作为来制定自己的计划的，如果想等待天上掉下馅饼来，那只能是白日做梦，或者是蠢人的恭维话。因此，当老伯爵夫人巴多埃拉坠入这种听天由命的幼稚的希望的时候，卢奇利奥只能摇摇头。他一面摇头，一面咬住嘴唇，不让隐藏在那两道又黑又密的八字胡下面的嘴角露出冷笑。我敢打赌，奥地利皇帝的改革和圣马可共和国的灭亡都不会使他感到遗憾，正如他想表示的那样。

他们的谈话并非总是围绕以上那些高深的问题，实际上常常是由于没有找到更贴近的话题，他们才谈论这些东西。当时

的轮船、铁路、电报都还没有成为影响人们思想道德的强大力量。每一个小的社会群体，由于相互间联系十分困难，都停留在只关心自己的封闭状态，行政区域几乎完全独立，他们只为自己的事务操劳，并不注意世界其它地方发生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世界其它地方都只不过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牧场。这就像微粒在混乱中散开，向心力还不足以把它们凝结在同一个体系中，使它们结合起来，想互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一样。因此，弗拉塔城堡的居民也就像伊壁鸠鲁的众神一样生活着，各自认为自己极其重要，他们在工作之余或有闲情逸致的时候，也随意地以漠然或好奇的目光左顾右盼一下。以上说明上一世纪为何统计资料匮乏，地理学只停留在某些奇风异俗的记载和旅行者的游记，而不是描述其它地区的真实生活条件。这种情况的产生与其说是由于作家们的无知或是缺少必要的材料，还不如说是由于读者们的兴趣所致。对于读者们来说，世界还不是一个市场，而仅仅是一个舞台。卢奇利奥和老伯爵夫人经常谈论的话题是：邻居们的流言蜚语，市政当局如何侵占了某个地主的权益，同执政官发生的争吵，或是某件案子的宣判；派出步兵和骑兵去救灾，在某个城镇的衙门中吃俸禄的人太多；预测某人未来的婚姻状况，评论订婚或结婚的人等等。关于各城堡领主之间的争吵、敲诈和不和，通常占去了他们相当多的议论时间。老伯爵夫人流畅地和从容不迫地谈论着这些，似乎她在居高临下地俯瞰着她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她在讲话时并未经过仔细斟酌，间或还以她天主教徒的朴实无华使谈话变得平易近人。卢奇利奥保持着一个青年人向长者求教的态度，他的这种谨慎而略带文雅的表现博得了祖母对他的欢心。如果人们看到他多么善于满足这位老人哪怕是微小的需要的话，就会以为他是老人真正的儿子，或者至少是一个与她关系密切和接受

过她的某种恩惠的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是出于好意、礼貌，以及……另有所图。你们不相信吗？请允许我慢慢地向你们说明。

当卢奇利奥告别了老伯爵夫人去客厅或是返回弗萨尔塔时，老伯爵夫人就单独同克拉娜聊天，她不断地赞扬这位年轻人懂礼貌，认为他心地善良，有教养，谈吐文雅。甚至卢奇利奥的面容也得到了她的称赞，因为她认为面容是反映心灵美的一面镜子。那些正派和单纯的老人一旦喜欢一个人时，往往把这个人对她们的体贴、温柔、甚至她们体验过并在心中一丝尚存的爱都一股脑儿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我说不好老伯爵夫人对卢奇利奥的感情到底是像一个情人、一个姐妹、一个妻子、一个母亲的感情，还是像一个祖母的感情。他日复一日地使这位老人埋藏在心中的那种微弱但尚未熄灭的慈爱之火重新燃烧起来。她对卢奇利奥产生了强烈的爱，无论哪一天，要么他自己来，要么她呼唤他来，她总少不了他的陪伴。对克拉娜小姐来说，祖母的愿望就是法律，而且她也像祖母一样很希望他来。卢奇利奥的来访，对她们二人便像过节一样。此外，老伯爵夫人并不怀疑这位年轻人会有什么不轨的想法，认为他同她们谈话也可避开客厅里无益的吵闹。卢奇利奥是斯佩朗迪奥医生的儿子，克拉娜是她大儿子的长女。如果说她对这两个年轻人之间的接触会产生任何怀疑的话，她会为此感到羞愧，因为她认为卢奇利奥是个纯洁的青年，持这样的怀疑不仅是胆怯的和不道德的，甚至是罪恶的。我们可以说，她太善良和太贵族风度了，她不可能产生类似的担心。她对卢奇利奥的喜爱成为她看问题的弱点，仿佛卢奇利奥变成了幼年时的奥兰多，当时老伯爵夫人就曾竭力迁就小奥兰多。这样，老伯爵夫人也就看不出这两个年轻人心中所发生的变化，对他们二人每天相见和

交谈，习以为常，不足为奇。克拉娜本人也未觉察到什么，卢奇利奥则尽量掩盖内心的感情。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卢奇利奥企图同老伯爵夫人结成同盟来征服克拉娜小姐。

现在，我想陪同你们进入揭示这位青年性格的迷宫。但是，我能否做到这一点，尚无把握。你们需要注意他的气质、优点和缺点。他同其他众多的教徒和血气方刚的人一样，既有好的品质，也有不好的品质，前者需要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去培育它，后者需要以钢铁般的意志有计划地去引导它和改造它。他既是自己感情的主人，又是自己感情的奴隶，在这方面他比其他人尤甚。他如同那些非常珍惜自己精力的人一样，既胆小又耐心，不愿随便浪费自己的力量。他根据需要，有时自私自利，有时慷慨大方，有时甚至冷酷无情，因为自认为是自己感情的主人，他瞧不起那些听凭感情支配的人。在他看来，根据自然的法则，地位低的应受命于地位高的，弱者应服从于强者，胆怯的应让位于勇敢的，愚笨的应隶属于聪明的。但地位、力量、勇敢和智慧应服务于意志，要竭尽全力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成大事（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人必须具备这样的气质。但是像他这样具有坚强性格的人怎么能在一个低微和拘束的环境里成长，而不是在更高尚和更完善的环境中成长呢？这一点我是无法解释的。也许通过阅读过去的历史和新的哲学著作，以及观察他所处社会的不同环境能说服他向更高尚的环境转化。他以为，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应当考虑如何才能取得做人的权利。大人物的素质使之统治人，小人物的素质使之蔑视人。二者的傲慢态度是不同的，但我不知道谁的态度更容易变成魔鬼撒旦的野心。此外，每个人都在变。如果一个人缺乏热情和仁慈赖以存在的敏感性和温和性，他就需要伟大才智者给予支持，因为伟大才智者的视野远远宽广于一般人，

他对由于出身和他所处的不利环境而造成的悲惨命运有极强的理解能力。卢奇利奥的前额很宽，头发浓密，脑子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他那双略显深陷、目光深邃的眼睛在看人时，似乎不是在观察人的外貌，而是在探索人的灵魂；他那又高又直的鼻子和富有表情但总是紧闭的嘴巴，显示出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其内心活动频繁而隐密；他像许多大人物一样，身材矮小，肌肉并不发达，但富有弹性。在他那结实的躯干中有一种朝气勃勃、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总之，可以说他是一个漂亮青年，但要在人群中找几个比他漂亮的青年并不难，或者说，他在漂亮青年中并不算突出。他的仪表和他不讲究衣着的英国式俭朴风度，弥补了他那略显一般化的圆脸，使其更加引人注目。即使在节日里，他也从不戴假发，不扑香粉，不在衣服上饰花边，也不穿皮鞋，而总是头戴清教徒式的圆帽，下穿一条紧身裤，足登普鲁士式的长筒靴，上身的制服既无装饰也无珐琅纽扣。他穿的马甲也是单一的深绿色，其长度不超过腰下四指。据说，他的这些服装是从帕多瓦买来的，他很欣赏这种服装，认为在乡下穿这种服装很舒适。看来这不无道理。既然他习惯于穿当时的那种时髦裤子，我们又何必嘲笑他不穿那些带有各种装饰的衣着呢。当卢奇利奥出现时，彼萨娜就称他为“笨蛋”先生，弗拉塔城堡里的顽童们为取笑他也围着他叫这个绰号。他对孩子们的恶作剧，既不像那些喜欢他们的人一样付之一笑，也不像那些蠢人一样同他们生气，而是若无其事地走过去。这样一来更激起了我们的愤怒。我觉得，他的衣着愈是可笑，愈显得若无其事，也就愈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他来到城堡时，如果正好碰到彼萨娜或我，他定会对我们露出笑脸，并且抚摩我们。这时我们表现出很讨厌他的样子，急忙避开他，并注意不让周围的人阻拦我们，或者跑去同卫队长的猎狗

一起玩耍：这是孩子式的报复！我们也是用这种办法进行报复的。在此情况下，他总是在我们的后面看着我们奔跑。我还记得他望着我们时的神情，仿佛在说：“孩子们，亲近我吧，如果我成功了，我会尽早把你们当成我的孩子！”总而言之，他所希望的东西全都实现了。每当我想到，卢奇利奥不怕困难，坚持不懈地去争取克拉娜的爱和她祖母的爱，我的心情便久久不能平静。他总是那样不屈不挠。我不知道他遇到过多少困难和波折，但他不管风吹浪打，总是驾驶着他的航船稳定地向前行进。卢奇利奥有坚强的性格！虽然一开始我对他没有好感，但后来我也不得不钦佩他，因为在这个普遍懒惰成性的时代，只有那种具有坚定不移精神的人才能得到人们的敬佩。此外，他对克拉娜的爱情已经静悄悄地孕育了多年，尽管他的内心怀着炽热的爱情，但仍然千方百计地加以掩饰，这种爱情的真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心灵上的某些缺陷。他有持之以恒的坚强毅力，他的策略十分的精明，如果说他自私自利的话，那也是一个巨人的自私自利。

克拉娜的祖母很需要卢奇利奥，因而对他的爱日益加深。他有几次是白天来拜访这位老夫人，但她照样很高兴。伯爵先生每天上午大约十一点左右到母亲处问安，询问她晚上睡得怎么样，然后到办公室签署文书送来的文件。奥兰多主教同他的嫂子、侄女在十一点至十二点之间来问候老母，并在那里停留一刻钟左右。奥兰多主教由于肚子饿，不停地打呵欠，他嫂子站在一旁，一言不发，只顾织毛衣，她从不赞赏婆婆的高龄，但她在那里陪同她的时间却比别人要长一些。祖母已故丈夫的老仆人马尔蒂诺也以他自己的方式来探望老伯爵夫人，他很少说话，回答问题也是牛头不对马嘴。马尔蒂诺一出现，克拉娜小姐就外出作短暂的午饭后的散步，而彼萨娜小姐则常常在这

里又吵又闹，反抗母亲让保姆法乌斯蒂娜抱走她。这便是每天经过祖母面前的单调而乏味的走马灯似的人们。卢奇利奥一来就讲笑话，引得祖母发出一阵笑声，而她的一丝欢乐的微光又可驱散孙女克拉娜小姐脸上平静的、但过分严肃的表情。因此，祖母急切地盼望午饭后时间的来到，也就不足为奇了。青年时期是人生的天堂，老年人所喜爱的欢乐是心灵中永恒的青年时期。当卢奇利奥发现他给老人带来的欢乐也传给了她的孙女和他的微笑也常常得到姑娘的回应时，他的耐心开始蕴育一种他即将得到回报的希望。相互接近的两个男女青年如果彼此都感到乐于相会，很可能他们倾向于相爱了。甚至两个忧郁的人通过微笑，也可能相爱，这种忧郁的人之间的爱的产生就在于他们逐步发现彼此的感情存在着相似之处。感情中的大部分因素是由同情构成的。卢奇利奥非常清楚这一点。月复一月，日复一日，时复一时，笑复一笑，他用殷勤、眷恋、平静、耐心和信任的目光注视着他在克拉娜心中种下的爱情种子的生长。他爱恋着克拉娜，他看到爱情的奇迹正在出现。他也看到由于他的陪伴，祖母感到高兴，这种高兴已转化为对他的感谢和同情，她对他的天赋的赞扬声常常萦绕在他的耳畔。同情产生信任，信任产生愿望：她高兴看到他，高兴同他谈话。

　　这样，当卢奇利奥进门来问老夫人神经是否还痛，并脱下手套为她诊脉时，克拉娜小姐也开始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正如我们所说，他已看到真正的希望，他已看到他播的种子发出了嫩芽，并将不断成长，开花结果。克拉娜在他最初几次来访时也对他微笑过，但这时的微笑已与那时的微笑大不相同了。卢奇利奥有一双医生的眼睛，他善于透过人的身体观察人的灵魂。对他来说，眼神、手势、语气、以及微笑等等都是第二语言，这种语言有丰富的词汇，他对此有很高理解能力。但姑娘

还没有察觉，当他在场时，她的愉快心情比过去更强烈了。这时，卢奇利奥非常有把握瞥她一眼，意思是说：“你爱我吧！”但是，他没有轻易地使用这一瞥，他听从理智的主宰。如果感情要越轨，他的内心立刻进行忏悔，并寻求更隐蔽的方式，因为克拉娜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不要使她害怕。她是个伯爵小姐，只有在尊重她的贵族体面的情况下，才能打动她的心。为此，卢奇利奥在取得初步胜利的基础上就停下来，像等待良机的古罗马的执政官法比奥那样等待人世间事情的自然发展，但是他也许比法比奥更有预见性。他沉浸于这迷人的和具有回应的爱情胜利之中，心满意足。尽管这样，有时他从弗萨尔塔前来，并在半路上遇见克拉娜和其他散步归来的弗拉塔城堡的人时，他的脸色也会有微微的变化。他不止一次在路上碰见得意洋洋的帕尔蒂斯塔尼约同克拉娜小姐在一起，帕尔蒂斯塔尼约在与人们交谈的时候以傲慢而鄙视的目光盯一眼这位弗萨尔塔的医生。卢奇利奥则以更加傲慢的冷漠态度回报他一眼，就像他对待顽童们的戏弄一样，他的脸上显得无动于衷，他的心里却在演奏胜利的凯歌。克拉娜已经开始讨厌那位城堡青年的粗俗献媚，但当她从远处望见被祖母视为义子的卢奇利奥的严肃而理想的身影时，她的脸上就闪现出一缕愉悦的光辉。帕尔蒂斯塔尼约以赞赏的眼光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克拉娜。卢奇利奥从远处凝视着克拉娜，但这对男女青年的目光相遇时，都陶醉在既感觉有真实的爱又担心希望落空的迷茫之中。

伯爵先生、伯爵夫人以及善良的奥兰多主教都忙于考虑自己的事情，没有功夫注意上面所说的那些小事，而其他人又不敢把眼睛向上看。因此，这一场爱情的纠葛就只发生在这三个年青人之间，并无他人不恰当的干预。马尔蒂诺有时问我：“今天你见到卢奇利奥大夫来过吗？”（人们称他大夫，因为他

虽然没有文凭，但是他看过本地不少人的舌头，摸过不少人的脉搏。）我大声地回答说：“我没有看到他！”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克拉娜独自一人或午饭后她在帕尔蒂斯塔尼约陪同下外出散步的时候。这时，她比较轻松和愉快。马尔蒂诺可能比谁都更多地注意他们，但除此以外他没有说过任何别的话。对于彼萨娜小姐来说，她经常对我这样说：“如果我是我姐姐，我就要嫁给一个漂亮的年轻人，他要有一匹穿着金色马衣的骏马，马鬃上挂满彩色的带子，我还要把‘笨蛋’先生装进一个小笼子里，以便在祖母的生日到来时把他送给她。”

第　三　章

我把弗拉塔城堡的厨房同世界其它地方进行比较。《忏悔经》的第二部分和烤肉用的转动叉子。同彼萨娜的初次游玩和我勇敢地到达阿蒂拉堡垒。我最初的幻想、痛苦和爱情的疯狂，但我尽量避免但丁式早熟的到来。

当我第一次走出弗拉塔城堡的厨房去环顾世界时，感到世界美妙无比。我是讨厌进行比较的，但我又不能不比较，即使脑子不想，眼睛也会看到。我毫不犹豫地赞美外面的世界，原因在于：首先，大自然重视光明甚于黑暗，重视天空中的太阳甚于壁炉中的火焰；其次，在这个可以落脚的充满鲜花和芳草的、可以随意蹦跳和翻筋斗的世界上，没有伯爵先生那可怕的猩红色地装饰，没有主教大人用《忏悔经》来训斥人，没有富尔詹齐奥的迫害，没有不太令人喜欢的伯爵夫人的抚摸，没有那些女佣人用指头弹我的后脑勺。我一直作为城堡的庶民生活在厨房里，我只能听见外面距我两步远的地方的动静，如主人在那里深呼吸和打喷嚏，人们争着说“祝您健康，大人！”回答是“谢谢。”谁也不对这种繁琐的礼仪感到厌烦。伯爵在这些吉利的场合打喷嚏别人定会向他表示祝福。我小时候对此深

为羡慕，因为我觉得，受到众人良好祝愿的人一定是一个重要人物，一定有许多丰功伟绩。但是，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我改变了这种奇怪的看法。就生理感觉而言，至今我已很难自由自在地打一个喷嚏，因为我一打喷嚏耳边似乎就回荡起许多人的声音：“祝您长寿！祝您健康！”理智使人长大和衰老，而心还是孩提时代的心，应当把尚有童心的人送到特利奥镇的教区学校里去接受家长式的责罚教育。至于当今所流行的相互教育，对心灵来讲将是所得甚少，所失甚多，因为情感的交流绝非像响当当的货币交流那样容易。这种教育将是虚假的和骗人的，不会有任何好处，正如一句成语所说，欲速则不达。还是回到我刚才给你们讲的我初次接触到的世界是如何美妙的话题吧。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们，那也不是人间天堂，那是城堡后面壕沟上的一座小木桥，从马厩的小院子到菜园的必经之路。桥头有两个很大的、竖立了多年的葡萄架，到秋天结满了一串串金色的葡萄，附近的蜜蜂围着它嗡嗡地飞来飞去，桥那边是绿色的萝卜和玉米地，然后是一道犬齿状的、快要倒塌的矮围墙，墙外边是一片广阔的牧场，布满银光闪闪的小水沟、鲜花绿草，还有许多蟋蟀！这就是弗拉塔城堡后面的世界，至于它前面和两旁的情况，我想以后再告诉你们。富尔詹齐奥和教区长等人用穿烤肉的叉子把我看管得很严，甚至我要到大自然的圣殿里去呼吸点自由的空气和观赏一下绿色的植物，也必须悄悄地去，而且要走后门。现在那个穿烤肉的叉子已不存在，长时间以来它仅是我想象中的东西了。在弗拉塔城堡里所有的人每天都有自己的事干，只有烤肉用的转动叉子在节庆活动时才使用，平时吃两只母鸡用不着麻烦它。那个很重的烤肉叉子静静地闲在那里，上面布满了灰尘，而我却成了代替它干活的转动叉子。厨娘把烤肉用的叉子从鸡翅膀那里戳一个洞穿过去，

然后把把手递给我，让我好好地、匀速地转动，直到把鸡烤成金黄色。人类的始祖亚当的儿子们，也许亚当本人就是如此做的吧！我也是亚当的后代，我没有任何权利埋怨交给我的这项任务。有多少事情做了、说了、想了，可从未考虑过自己的权利！有时我也想到，既然在炉灶上有一个大的转动烤肉叉子，再把我变成一个转动叉子是错误的。烤鸡时我必须把它转过来，转过去，不厌其烦地转动，从而把我的脸也烤红了，可是这样的美味对我的牙齿来说却很少品尝，我仅能啃啃鸡骨头而已。我值得为此作出牺牲吗？有一次让我烤鸟儿，我必须把它们转动得脚朝上，头朝下，每转一次，它们血淋淋的头都几乎碰着木炭，而我的头也与它们的头一起往下倾斜。当时我想，如果我也是一只这样的燕雀的话，我要进行报复，把那些想吃我的人啄死，吞到肚子里去。当这些忧伤的想法掠过我心头的时候，我发出一阵冷笑，并且把叉子转得飞快。这时厨娘急忙跑来，拍着我的手说："慢点，小卡尔洛，对待小鸟要特别细心！"如果愤怒和恐惧允许我说话的话，我将问问那个满身油腻的老婆子，她为什么就不能像对待苍头燕雀那样对待小卡尔洛呢？当彼萨娜知道我在起着转动烤肉叉子作用的时候，她也不讨厌厨房了，经常跑来欣赏我正在受屈辱的景况。哈！那个厚颜无耻的丫头竟敢讥笑我，我应该揍她几下！但我只能忍气吞声，转动我的叉子，我的心都要气炸了，我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我相信马尔蒂诺是想帮助我的，但他没有来，原因是：第一，厨娘不愿意；第二，他是个老实人，也有许多麻烦事，他要把奶酪的硬皮削掉，要把奶酪擦成粉末。最后，我没有受到沸汤的浇灌，而受到了主教大人的安慰，他生气地看着我，两眼含着眼泪或睡眼惺松地以甜蜜圆润的嗓音对我说："不要做出那副气呼呼的样子，你就背诵《忏悔经》的最后一部分

吧，直到你完全相信它。”够了，只要我想起这件事，我的背上就冒出烤肉时的汗珠，至于主教大人，他已经去世一段时间了，让他见鬼去吧，如果我有时没有记住他的红袜子的话。

对我来说，外面的世界同弗拉塔的厨房相比，简直是妙极了，我不会被烤肉的叉子钉在那里作牺牲品。如果我一个人到外面去，那我就唱呀，跳呀，自言自语地说呀，并为我感觉到自由而开怀大笑。有时我也模仿彼萨娜的动作，学着在她的面前表现得文雅些。当我能把我的这个迷人的小伙伴带到田间或小树林里去的时候，我仿佛感到这个世界都是我们的，我和她都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取得她的欢心。正如她是城堡的小主人一样，到田野里我感到主人就是我，我就像在自己的庄园里一样，向她献殷勤。有时，她为了提醒我不要忘记我身上穿的是破衣服，她皱着眉头严肃地说：“这个田野是我的，这片草地是我的！”但是，对她这种扮演地主的矫揉造作，我一点也不害怕。我知道，在大自然界中我享有并不逊色于她的权威：爱的权威。卢奇利奥在帕尔蒂斯塔尼约和顽童们的目光下表现得满不在乎，我在彼萨娜公主般的目光下，也是满不在乎。在远离主人的犬齿状城墙和文书房的地方，我的心中又萌发了平等的感觉，它可以使一个真诚的、有价值的心灵无所畏惧，甚至可以居高临下地注视国王的面孔，就像鱼儿回到了水中，鸟儿逃出了牢笼，流亡者回到了祖国。我环顾四周，我是那么的幸福，我愿意把我的幸福送给他人分享，我没有朋友，我就把它送给我不相识的人，甚至憎恨我的人。比如富尔詹齐奥、厨娘、伯爵夫人。如果他们来好好地向我提出要求，不打我的手，不揪我的头发，那么他们也有一份空气和阳光。当彼萨娜在城堡里找不到人同她一起玩耍的时候，她是很愿意跟着我到田野里去的。在这种情况下，她还必须要使我高

兴才行。由于她在克拉娜读过的阿利奥斯多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已扮演过很多角色，她很乐意再去充当被利纳尔多追求的安杰丽嘉，或是战无不胜的女英雄马尔菲萨，或是恋爱中的阿尔奇娜。但是，阿尔奇娜在岛上遇到勇敢的骑士时就变成了一枚骑士勋章。对于我来说，我当然要选择顺从的利纳尔多的角色。我设想要进行伟大的战斗，把一排排的杨树当成恶龙，然后又从叛变的巫师那里失望地逃跑，我手拉着我的小美人就好像骑在马上飞奔一样。有时我们想像到卡塔约王国或是到撒马尔罕共和国去作长途旅行，但是要克服千难万险：把一丛荆棘当成一片森林，一道小堤埂当成一座大山，把小水沟当成大河和急流。我们相互鼓励和安慰，或是喘着粗气，带着谨慎的目光，低声地商量，最后决定试一试。我们飞快地迎着北风奔跑，跳过水坑，发疯似地喊叫着。障碍不是不可越过的，但是小姑娘的衣服也经常被挂破，蹚水时毛料的布鞋完全湿透。至于我的外衣早已是草刺的好朋友，我可以像栎树一样泡在水里一百年，但我的脚底老茧是不会浸透的。因此，轮到我去安慰她了！我擦干她身上的水，帮助她整理好头发和衣服。她由于那次的着凉，还得了几天气管炎。但是，她当时没有哭，也没有抓我，因为我为了逗她开心，把她扛在肩上跳过小沟和水坑。我像一头小公牛那样壮，我感到她在我的肩上手舞足蹈，哈哈大笑，她的高兴给我增加了力量，我似乎感到扛着她即使跑不到卡塔约王国或撒马尔罕共和国，也能跑到比弗萨尔塔更远的地方。我以这种方式度过午饭后的时间后，我就开始逐步熟悉城堡周围的田地、道路、小径，甚至较远的地方。我们最先去的是山谷间的牧场，这些牧场向西倾斜，下面是平原。平原上有一条美丽的蜿蜒的小河，像懒洋洋无所事事的少妇一样，时隐时现地从杨树、桤树和柳树的树荫下穿过。在树荫下

总能听到小鸟悦耳的歌唱声，丰厚的野草像贵妇人卧室里的地毯，带刺的篱笆纵横交错，有的灌木叶子还发出沁人的清香，这里是一个略显昏暗而又幽静的隐蔽处，会在草地上十分柔软，是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游玩或谈情说爱的好地方。流水的淙淙声使宁静显得更加和谐，我们的欢笑和说话声也显得更加悦耳。当我们在蓬松的翠绿色草地上坐下来时，绝色的蜥蜴就逃向篱笆的边沿，在那里看着我们，似乎想问我们什么，或想刺探我们的秘密。我们在选择僻静的地方时，总爱到一段平坦的河岸边，窃窃私语和蹦蹦跳跳的小溪经过迷宫似的三弯九曲之后，到这里成为笔直的、寂静的大河，就像一根擀面杖突然变成了一根柱子。这里地势的坡度不大，使流水变得平缓，但彼萨娜说流水像她一样跑累了，不想再迈动双腿了，应当像她那样坐下来休息。你们甚至不相信这位漂亮的姑娘能够安静地坐那么久。她抚摸我的脑袋或是听任我随意做些即兴表演之后，便漫不经心地站起来，仿佛忘记了我，或者从不认识我似的，她走到河边在水面上照一照自己的模样，或是把两只胳膊伸到水里搅水，或是跑到灌木丛中去找蜗牛来做手镯或项链，她一点也不想想她的这种装饰品很容易毁坏，或者她的袖子或鞋会被弄湿。这时，我只好耐心地劝阻她，这倒不是为了让她继续同我玩耍，而是担心她的衣服，但她理都不理我。如果别人在同她开玩笑时由于脖子上的项链等把针织的外衣弄坏了的话，她会不高兴半天。如果她有什么任性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从而发起脾气来的话，她可以把什么东西都摔坏或抓烂，包括她那美丽的长长的黑发，圆圆的粉红色脸蛋和胖胖的白嫩的小手。有时，在我们散步的后一半时间，我总要阻止她单独去玩那些危险的游戏，但是毫无结果。比如她花半个小时用牙齿和手把蜗牛弄个洞，把柳条穿进去，然后挂在耳朵上。这时，如果我

去看看她怎么做，想帮帮她的忙，她就会一面跺脚一面冲着我叫嚷，几乎都要哭起来，并用她的胳膊肘儿狠狠地撞我的肚子，仿佛我做错了什么事似的。这些都是她的任性表现。她的浮躁的性格有时像一只蝴蝶，从不愿在同一花朵上停留两分钟，吸一朵花的花蜜时翅膀都不动一下，但马上又要去吸另一朵花的蜜。她可以突然由温柔变得傲慢，从喋喋不休变得沉默寡言，从满心喜悦变得怒气冲冲，甚至冷酷无情。但是，无论她的脾气如何反复无常，她的本性却是一个，她是弗拉塔城堡的小暴君，她为了试验自己的权力，一会儿使你幸福地笑，一会儿又会使你发疯似地哭。如果这种感情的冲动不通过谨慎的预防性教育使其淡化，它就会变成习以为常的利己主义。只有加强理性的作用才能把过激的行为限制在良好的习惯范围内，防止突如其来的感情冲动。否则，任何有才能的人与之相处，都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干，并将成为受感情支配的奴隶。有人说，彼萨娜当时还是个小女孩。难道小女孩不是女人的草图和缩影吗？一幅肖像画或微型画的线条总是一样的。

但是，我的心中出现了新的前景，我为我的心灵找到了一个童年时代消除经常遇到的烦恼的避难所。我把自己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自然界的美景使纠缠着我的忿怒心情烟消云散。我们游玩的那一片广阔的田野，大大不同于在我六岁至八岁时曾给我许多欢乐的菜园和鱼塘等劳动场所。如果这时彼萨娜将我丢下，而去爱或折磨别的男孩，或是她走到半路上就又要跑回城堡去看某个来访的客人，那我是不会噘着嘴生气地去追她的。相反我会到清新的草地上和小溪边消愁解闷，因为那里真是景色美妙，赏心悦目。我又发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小溪变成一个清彻见底、银光闪闪的小湖，好像一面镜子。湖中一群美丽的鲥鱼仿佛在一阵阵具有魔力的微风抚摸下，串来串

去，水底那些光滑洁白的小石子像偶然从贝壳里滚出的珍珠熠熠生辉；岸上有一群鸭子拍打着翅膀，喧闹着一个接一个地跳入水中，它们时而潜入水底，时而浮在水面，安详而优美，就像一支舰队在海上游弋。观看鸭群在水中游来游去地嘻戏真是一种快乐和享受。鸭群过后，水面上呈现的一道道波纹越传越远，最后渐渐消失在远处的岸边，湖水依然晶莹清澈。小湖的周围是茂密的森林，野葡萄在树枝上架起了一座座纵横交错的绿色帐篷。它先爬上榆树的树梢，后又垂落在橡树的可靠的枝干上，随即在橡树上缠绕，然后又顺着树枝向不同的方向伸展，形成一条条优美的月牙形垂饰，千姿百态，犹如一群少女在树枝和树干间翩翩起舞。黑色的葡萄倒挂在树枝上，邀请紫翅鸟前来美餐，一群鸽子也争先恐后地前来分享美味。再往前走，小湖变成了一条河，在河岸上建起了两三座磨坊。磨坊的水轮像一个爱开玩笑的年轻人边奔跑边洒水。我长时间地停留在那里凝视着那些水轮。我朝水面上抛了几块小石子，只见它们在水面上跳了几下就落入水中，最后消失在水轮激起的漩涡中。我听到了磨坊里面石磨的转动声、工人的歌唱声、孩子们的喧闹声以及煮玉米粥时拉动挂锅的铁链子时的响声；我看到炊烟从房子的烟囱里袅袅升起，伴随着铁链子的响声加入了大自然万籁的音乐会。在磨坊前面的空地上，衣服上沾满了面粉的工人扛着一袋袋面粉来来往往。附近的许多妇女都来这里磨面粉，当工人们加工她们的麦子时，她们就同磨坊里的女人们聊天。干完活的驴子在外面贪婪地吃着麦麸，这是对它们拉车的奖赏，吃完以后它们高兴地尖叫着，并竖竖耳朵伸伸脚，显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磨坊主人的狗在周围跑来跑去，一边叫，一边假装做着各种各样的进攻和防卫姿式。我告诉你们，这是一个极其生动的场面，没有什么能比那里使我更感兴趣

了，因为在我当时的生活中，除了马尔蒂诺，杰尔马诺师傅和马尔凯托给我讲点故事以外，我什么也不知道。可这时我开始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我懂得了什么叫工作，什么叫报酬，如何区别家庭主妇、农村妇女、磨坊工人和驴子的作用。知道了这些事情后，我感到很高兴，在我回弗拉塔城堡的路上觉得飘飘然，脑子里全是阳光照耀下不断变化的各种美丽的颜色。

我的散步越来越远，也就是说，我在逃避富尔詹齐奥的监视和逃避到教区长的学校读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越来越胆大。当马夫马尔凯托带着我在马背上到附近去的时候，我还很小，看到的事情也记不住。现在我长大了，他也不愿意再带我了，因为他觉得他那匹马太老，带着我跑起来有点危险。因此，我所看到的东西都是新奇的，不仅是磨坊和磨坊工人，还有渔夫和他们的渔网，农民和他们的犁头，牧人和他们的山羊和绵羊。一切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和愉快。终于有一天，我觉得我简直晕头转向了，或许是飞到了月球上，因为我眼前看到的东西都是那么令人惊叹和难以置信。我想在这里把它讲一讲，因为那次散步也许就使我永远地皈依大自然这个最单纯、最富有诗意的宗教了，它以它甜密的、不可或缺的宁静和欢乐帮助我消除了多少人世间的忧伤。

有一次，午饭以后，彼萨娜见到了三个到她家作客的表兄弟，那是出嫁到北边城堡的伯爵姐姐的儿子。（伯爵还有一个妹妹住在豪华的威尼斯，以后我会介绍她。）这三个家伙不仅戏弄我，还说些粗野的话嘲笑我，使我很难堪，于是我非常生气，悄悄地走出了城堡。我想离彼萨娜愈远愈好。我从马厩后面的桥上离开城堡，经过一片刚播种的土地，在羞愧和愤怒的心情驱使下，一直往前走，走呀，走呀，眼睛看着脚尖，什么

也不管，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猛然抬头一看，哎呀，我来到了一个我从不认识的地方！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也许是那里的景色使我陶醉了。

“可能吗！”我清醒过来，心里这样想。“我会走这样多的路？”事实上，那个地方已经远远超出了我平常散步的圈子，因为城堡后面两英里之内的任何地方我都会准确无误地辨认出来。可是那个地方是一片荒芜的土地，前面是一条混浊的、不流动的河流，河的一边是一望无际的长满灯芯草的草原，另一边是一片未开垦过的处女地，在这片荒凉贫瘠的土地上长着一些枝叶繁茂、杂乱无序的大树。我仔细看看周围，找不到任何一个我认识的标记。

“啊！这是一个新地方！”我自言自语地说，好像一个吝啬鬼发现了财宝一样。“到前面去看一看！”

但是，我正要往前走时，遇到了一点麻烦：那条如沼泽一样的河的水面上覆盖着一层长寿花，河对岸就是那片不知名的辽阔的大草原，而我的脚下就是我看都不想看的荒芜贫瘠的土地。我进退维谷，不知怎么办为好。但是，我太好奇了，不愿往回走；我也太粗心了，没有考虑那条河也许比我想像的还要深。我把裤子卷到大腿根，往河水深处蹚去，睡莲和长寿花缠住了我的脚和手，使我无法动弹。我往这边推，那边又拉着我，我在浮动着的矮树丛上寻找道路，但是地势越来越低，我的脚踩在滑溜溜的植物上，植物下面又是像冰面一样滑的淤泥。幸亏上帝开恩，河床慢慢高了起来，我有些害怕，于是赶紧往岸上爬。我认为，如果河水继续加深，当时我非被淹死不可。上岸后，我的双脚一踏在青草上，顿时感到像鸟儿一样飞了起来。美丽的草原奇妙地展现在我的眼前，我用了一个小时才爬上一个高坡，从那里了望这片被我征服的土地。但是，那

时我已气喘吁吁，好像一条追完兔子刚刚回来的猎狗。我举目四望，记得我当时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和惊奇，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辽阔的长满鲜花的绿色平原，密布着许多比我刚跨越过的那条河流更宽更深的河流，这些河流都注入一个大湖。可以看到远处有许多小山丘，山丘顶上还有钟楼。但是，在更远的地方我看见一望无际的蓝色空间，我猜不出那是什么，仿佛是一片蓝天从空中掉下来又被镶嵌在地上一样，那是一种透明的，由于上面有许多银色白道儿而变化着的蓝色，它与更远更远的天空的淡蓝色相连接。这时天色将晚，我知道回家还有很多路要走。正如农民们所说，太阳就要转身而去了。太阳躲在一大块云彩的帏幔后面，在快要西沉的时候找到了一个山口，像一个临终的人一样，透过沉重的眼皮向大地投来最后的一瞥。这时，那个汇聚了众多河流的大湖的水面光芒四射，天际间那片神秘的蓝色也融入一条巨大的、七彩辉映和霞光闪烁的彩虹中，同火红的天空交相辉映。这种景色逐步扩展，我不敢相信自己亲眼目睹了这种梦幻般的美景。你们相信吗？我跪了下来，就像伏尔泰在格鲁蒂利跪在上帝的面前宣读他的惟一信仰论文一样。我的头脑中出现了这样的想法：大自然是伟大而善良的上帝，是人类慈爱的母亲。我崇拜大自然，我向大自然哭诉，我向大自然祈祷。可以说，我在后来经历的许多巨大的灾难中，我的心灵常常躲到对童年的回忆里，并从那里找到了一线希望。我所回忆的并非是教区长扯着我的耳朵所进行的反反复复的教育，而是一种源于新的信仰的崭新的、朝气蓬勃的奋进力量。这种力量早已静静地深藏在我的心中，只要大自然母亲呼唤，它就会迸发出来。大自然的优美使我感受到善良的普遍性。从那时起，我开始相信，冬天的风暴不可能破坏万物的优美与和谐，因此人的激情也不可能使永恒的正义黯然失

色。正义存在于我们之间，存在于我们之上，存在于我们的心中。正义惩罚我们，也酬劳我们。正义，只有正义，才是连接万物的伟大纽带，才能在人类伟大的心灵中确保个人心灵的幸福。当我想到正义时，我那尚未很好地确立的情感将变成理想，理想一旦从我的心灵中产生，就会对我、对他人产生影响。诗人的情感是充满生活气息的诗歌，因为诗人的诗篇句句体现着时代的脉搏。经历过生活长期考验的人的情感隐藏在幸福观和宗教观之中，它使我从孩提时代起就双膝跪在作为万物之母的大自然面前。

我是一个可怜的人，如果当时我想到了这些高深而微妙的问题的话，我就会一头扎进哲学之中，那天夜晚也就不会再回弗拉塔城堡了。可是，天色开始变黑，迷人的景色也慢慢消失，我应当立刻回家。由于我害怕找不到回弗拉塔城堡的路，几乎要哭起来。在我来的时候只有一条路，可在我回家时却出现了许多条路。我回到河边，还能看到黄昏的余辉。但当我走进田野，景色完全变了，漆黑的夜幕已经降临。我信步走来时一路上心不在焉，没有注意经过了哪些地方。现在我开始由于恐惧而战栗，我想快跑，但又不知道往何处跑。然而我必须跑，因为我觉得跑总比走能使我更快地到达目的地。于是，我拼命地跑了很长时间。但结果并不理想，由于我跑得匆忙，再加上粗心大意，以至于忘记了用于辨别方向的西天边。我已非常疲劳，只能用我可能回不了家的恐惧来激励自己的双腿继续向前走。幸运的是，我还没有因为迷失方向而走回头路。如果再走进那片沼泽地，非把我淹死不可。我终于找到了一条路。但那是什么路呢？我的上帝！它根本不配用路这个字，简直像一个乱葬岗或者更糟糕的地方。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感谢上帝的安排，使我能安心地走路了。我决定一看到住户就向他们

问路。但谁会那样愚蠢地在这样的地方建造房子呢？我只是怀着希望往前走。我想，前面总会有人家的。我沿着那条破路走了还不到半英里，就听到背后有马蹄声。我急忙画个十字，然后躲到旁边的一条沟里。但那条路很窄，马因为我匆忙地躲避而受惊，它突然一跳，几乎把骑马的人摔下来。因此，他在马背上连珠炮似地破口大骂。

“谁在那里？把路给我让开，混账东西！”那人用粗哑的嗓子吼道。我吓得血管里的血液似乎都凝固了。

“请您可怜可怜我吧！我是一个迷路的孩子，我不知道这条路通往哪里。”我喘着粗气回答说。

我的孩子般的恳求声音感动了那个骑马的人，尽管他已双腿夹住马肚子准备从我身边跃过，但他还是勒紧了缰绳。

“噢！你是个迷路的孩子？”他朝我微微弯了弯腰说。我看见这个高大的黑影头上戴一顶走私贩子或巫师所戴的那种有帽檐的破帽子。“是的，你是个孩子。你到哪里去？”

“如果先生愿意帮助我的话，我要到弗拉塔去。”我边说边向后退，因为我对这个人有些害怕。

“可是你怎么来到这个夜里从来没有一个活人经过的地方？”那个陌生人怀疑地问我。

“是这样的。”我回答说。“由于某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从家里跑了出来，我走呀走呀，一直走到了一个美丽的地方，我在那里看到了许多小河和一个大湖，看到了阳光，还看到了许多美丽的东西，但我不知道叫什么。可我回来的时候遇上了麻烦，天黑了，我记不得路，糊里糊涂地跑到了您现在看到我呆的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我是在哪里。”

“你在圣马乌罗后面，前面是松树林，我的孩子，你还要走四英里才能到家。”骑马人说。

“先生，您真好！”我战战兢兢地说。“希望您能告诉我，我怎样才能尽快地回到我的家。”

“你相信我是个好人了？”骑马人带点讽刺的口气说。“啊，我的天，你说得不错，我想帮你一下。你跳到我的马背上来，因为我也要经过那里，我把你带到城堡附近。”

“我就住在城堡里。”我说，但我不知道是否应当接受这位陌生人的建议。

“你住在城堡里？”那人带着一点不太高兴的口气惊讶地问道。“你在城堡里归谁管？”

“唉！我不归任何人管！我是小卡尔洛，我管用烤肉叉子烤肉和到教区长那里上学。”

“不错，我告诉你，你这样上马好了，马很壮，它不会感觉到重的。”

我既颤抖又感到安慰地爬上了马背，他用手拉了我一下，并对我说，不要害怕摔下去，这里的人都是在马背上出生的，人们常常对小孩子说，快骑上这个小马驹，或者说，坐到车辕上去。他看到我已骑好了，便放开缰绳让马在那条崎岖不平和充满危险的小道上跑起来，我的双手抱住他的胸膛，他那长长的胡子把我的手扎得生疼。

“他大概是魔鬼吧？”我想。“也许真是魔鬼！”这时我静下心来回顾了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也许我过于信任他了，给了他把我带到他家里的权利。但我又记得那匹马当初在看到我的黑影时，曾经感到害怕，我认为魔鬼的马是不应当害怕人的。从这点考虑，我的心又平静下来。那么，他既不是魔鬼，又会是谁呢？也许是魔鬼的帮凶，比如小偷、杀人犯等，我怎么知道呢？但我对此一点也不担心，我没有钱，我是最能对付小偷的人。想到这里，我打算通过问话去拭探一下这位保

护我的夜行人到底是谁。不能这样做！要谨慎从事。我相信我得出的结论不会比一个轻率的那不勒斯人想象出的结论更不可靠。最后，我决定什么都不打听，我什么都不能知道。突然，这位我一直在对他进行猜测的身着黑衣的骑马人，把他那长满大胡子的脸转向我，并以粗犷的嗓音问道：

“杰尔马诺师傅还在弗拉塔城堡吗？”

“是的，先生！”我回答道，但他突如其来的问话使我大吃一惊。“他每天给钟楼上的大钟上发条，开大门和关大门，还打扫文书房前面的院子。他对我挺好，常常带我去看大钟的轮子，一同去的还有伯爵夫人的女儿彼萨娜。”

“圣安德雷阿主教还经常来找你们吗？”他问我道，一面发出朗朗的笑声。

“他是伯爵夫人的忏悔神甫。”我说，“但有一段时间我没有看见他了，因为现在我开始要看看外面的世界，尽可能少地呆在厨房里。”

“好样的！好样的！厨房是神学家们呆的地方。”他继续说，“现在你可以下马了，小松鼠，我们已经到弗拉塔城堡了。你是这个地方最好的骑马能手，我祝贺你！”

“你猜对了！”我下马以后说。“我过去常骑马，就坐在马尔凯托马夫的身后！”

“噢，你就是跟在他后面多年的那个鹦鹉。”他笑着说。“来，来，来！”他朝着我的后脑勺拍了一下继续说，“你可把我的这个饼子给那个马夫，既然你是他的朋友。但是你不要告诉他在这里看到过我，不要给他说，也不要给任何人说，明白吗！”

那个大胡子边说边迅速让他的马朝通往拉穆谢洛的路上飞奔，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张大着嘴巴，听着远去的马蹄声。当

声音渐渐消失以后，我转身向城堡的壕沟走去。在桥上我看到杰尔马诺师傅，他观望四周，似乎是在等人。

“你这个混蛋！无赖！这个时候还在外面溜达！这么晚才回家！谁教会你这样干的！现在我来教训教训你！”

杰尔马诺用这样一顿臭骂来欢迎我。但是他的欢迎词中最精彩的段落我还不便在此写出来。从城堡的大门到厨房门，杰尔马诺边走边揍我的屁股。到了厨房，马尔蒂诺向我跑来。

“你这个流氓！坏蛋！我发誓决不让你再干第二次！夜里你跑出去冒险！外面那么黑！”

马尔蒂诺也是一面说一面拍我的后脑勺。我的朋友们对我的欢迎尚且如此，其他人对我如何，你们就可想而知了……马夫马尔凯托正在同卫队长玩跳棋。后者在我的背上狠狠地捶了一拳，说我是个好逸恶劳的家伙，应当把我交给他，由他来同我算账。马尔凯托友好地扯了扯我的耳朵。卫队长的夫人韦罗妮卡正在烤火，转过身来又像杰尔马诺那样揍我的屁股，这个老女人满身是厨房的油味，她还朝我的屁股踢了一脚，使我的鼻子正撞在转动的烤肉架子上。

“你干得不错！正巧在这个时候到外边去！”厨娘这个女妖婆说，“就是你不干活，我才使用了这个烤肉器。”

她说着就把绳子从烤肉器的转盘上解下来，并把烤肉的扦子从烤肉器的夹子上拔下来递给我。我开始翻过来翻过去地烤肉，但我并没有因此而逃脱了成为那些不断到厨房来的女佣人们攻击的对象。我一边烤肉，一边想到教区长，想到富尔詹齐奥，想到格雷戈里奥，想到主教，想到《忏悔经》，想到伯爵，想到伯爵夫人，也想到我的脑勺！那天晚上，如果他们都拿烤肉的扦子来戳我的话，我将成为恐怖的牺牲品。当然，我宁愿将我的脖子拿来当烤肉，也不愿把它交给伯爵夫人三分钟。在

我受难的时刻，我的思想更多地希望圣徒洛伦佐来保护我，而不是圣徒巴尔托洛梅奥。当那些人打我的时候，谁也没有过问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干了些什么。但当我被钉在烤肉扦子上后，接二连三的审问和拷打就开始了。我由于被打得很痛而哭了起来。

“你现在哭有什么用！”马尔蒂诺说，“回答他们的问话不是更好吗？”

“我先到磨坊前的草地上去玩，后来又沿着河边捉蟋蟀，我去了……咿、咿、 咿！最后，天黑了。我就回来了。”

“那么，你捉的蟋蟀在哪里？”卫队长审问我。但他这样做是干预文书房对犯罪问题的调查，是侵犯别人职权的行为。

“就在这儿！”我抽泣着说。“这我不知道！……蟋蟀可能从我的口袋里逃跑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在河边捉过蟋蟀！……咿、咿、咿！……”

“把那根烤肉叉子拿过来，小骗子！”厨娘对我吼道“让我来收拾你！”

“可别吓坏了他，奥尔索娜！”马尔蒂诺对她说，因为从这个巫婆的脸上他已看出她是在威胁我。

“我的运气真不好！”卫队长边说边把手往桌子上一拍，佣人们晚上吃饭的餐具都跳了起来。“掷了三次，这个倒霉的骰子都不来九！……完了，马尔凯托你记住！……星期天是三个钱币，今天晚上是两个半……”

“上星期还有七个呢！”马尔凯托小心翼翼地说。

“噢，是的，是的！七个加五个半是十二个半。”卫队长理了理前额上的头发回答。“我这里差半个才凑够六个，就明天付给你吧。”

“好吧，随你的便。”马尔凯托叹了一口气后说。

“至于你，”卫队长朝着我走来，并嘲笑地说，“你把烤鸡都放在木炭上了！我要告诉你，我要好好地审判你。真正会审判人的是我，而不是韦罗妮卡，你说对吗？”

“你靠边站，你说这些话会把他吓跑的！”他的妻子一边说，一边从灶台向客厅走去。“我去告诉伯爵夫人，让她别担心了，小卡尔洛已经回来了。”

我面前没有镜子，否则我会看到自己被吓成了什么样子。但我可以发誓，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就像一根根避雷针。厨娘这时又来劝说，她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我继续给她用叉子烤肉。当时，与其说我在那里等待事情的发展，还不如说我已经麻木了。这时，伯爵夫人打破常规，在其帮手韦罗妮卡的陪同下，一天之内第三次来到了厨房。此外，那个胖胖的、脖子缩在上衣的硬白领中的富尔詹齐奥也像“圣徒”一样来到了厨房。我在这两个大强盗中间简直就像受难的耶稣，但是当时我已经没有时间来讥笑他们，而且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当中谁都不会手软的。伯爵夫人如往常一样穿着她那长长的衣裙，怒气冲冲地走到我的面前，炉火把她的眼睛照得像炭火一样血红，耳坠子像红宝石一样闪闪发光，她那并不好看的鹰钩鼻子显得更加突出。

“你就这样！”她说着伸出一只手狠狠地拧我，剧烈地疼痛直刺我的脊椎骨。“你这个坏小子，你就这样报答收容你、抚育你、供养你、教育你好好读书、写字和做弥撒的人的仁慈吗？……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现在我要告诉你，你的劣迹将会使你堕落，使你像你的父亲那样过不幸的生活，最终将被绞死。到目前为止，你的所作所为已表明你正沿着这条路向前走！”

说到这里，你们也许以为绞索已挂在我的脖子上了。没有

那回事！伯爵夫人的手还在老地方拧我。她拧得我太痛时，我就尖叫两声，这两声尖叫惊动了坐在客厅里的教区长、文书、克拉娜、卢奇利奥、帕尔蒂斯塔尼约，甚至还惊动了伯爵和奥兰多主教。所有这些人再加上厨房里的女佣人，便组成了一大群对我受难表示同情的人。我手上的烤肉叉子也停止了转动。这时厨娘进行了干预，不允许我的双手停在集油槽上，而要我不停地干活。但是伯爵夫人的大发雷霆已使我慌了神儿，我再也无心干别的事情了。

“你告诉我，今天晚上那两个小时你到哪里去闲逛了？”她双手叉腰，眼睛直瞪着我问，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我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别再用哭哭啼啼和你的蟋蟀来搪塞我！”

韦罗妮卡夫人像所有尖刻的老女人和魔鬼一样，幸灾乐祸地对我冷笑着。我向她瞥了一眼，投去了诅咒的目光。

“说吧，说吧，你这坏种！”伯爵夫人吼叫着，两只手的手指像猫爪子一样弯曲着向我扑来。

“我散步时走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有许多红颜色的水，阳光也很好。然后……”我说。

“然后怎么啦？”伯爵夫人追问道。

“然后我就回来了!”

“噢，你就这样倒霉地回来了！”她补充说。“我已经看见你回来了，不需要你给我说这个，而是需要你讲清楚在这段时间里你干了些什么。我以一个贵妇人的身份给你把话讲在前面，你要是不讲清楚，你就休想尝到盐的味道……”

我沉默不语，当她那猴子一样的指甲揪住我那蓬乱的头发时，我又发出了一声尖叫，然后又是沉默。我笨拙地转动着手里的烤肉叉子，因为厨娘又递了一根给我。

“伯爵夫人，我来告诉您他这个榆木脑袋干了些什么吧。”

富尔詹齐奥插话说。“复活节快到了，我要洗装圣水的杯子和瓶子。为此我到壕沟里去提水，刚出大门，我就看见从圣马乌罗方向来了一个骑马的人。就是那个人把这位小少爷从马背上抱下来，而且还同他讲了一些话，我当然没听到他们讲了些什么。然后，那个骑马的人就朝着拉穆谢洛方向走了，小少爷经过壕沟进了大门。这就是今晚发生的事情！”

“那个骑马的人是谁？是马尔凯托吗？”伯爵夫人问道。

“午饭后马尔凯托一直同我在一起。”卫队长回答说。

“那么，那个人是谁？”伯爵夫人又转身问我。

“是……是……是……什么人也没有。”我嘟囔着，并想起了那个陌生人对我的帮助和叮嘱。

“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伯爵夫人不满地大声说。“我们会弄清那个是谁！法乌斯蒂娜，”她对看管小孩子的保姆说，“你马上把小卡尔洛的床搬到马尔蒂诺和修士客房之间那个黑暗的小房间里，等他把肉烤完以后就带他到那里去。”她又对我说，“我的小卡尔洛，在你没有对我说清楚那个把你带到通向拉穆谢洛路口的骑马人是谁以前，你就别出房间。”

法乌斯蒂娜点燃了油灯，但还没有动身去搬动我的床。

“那么，你到底想不想说出那个人是谁？”伯爵夫人再次问我。

我看了法乌斯蒂娜一眼，同时我感到我的心都要碎了，因为我想到，在我睡觉之前，再也不能看彼萨娜的眼睛，甚至冒着危险去吻她那微闭的眼皮和她那圆圆的湿润的小嘴了。我多么希望法乌斯蒂娜不去搬我的床啊！

“没有，我没有看见任何人！我没有同任何人一起回来！”我用空前干脆利落的口气回答伯爵夫人。

“好吧！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伯爵夫人说着，转身

向客厅走去，同时向法乌斯蒂娜作了一个要她执行命令的手势。

伯爵夫人把双手揣在衣服口袋里向客厅走去，她后面跟着一大群人，但每个人在出门之前都盯我一眼，仿佛表示他们支持伯爵夫人的正确判决。伯爵走时还对我作了一个驱魔的手势，意思是说：“这孩子被魔鬼附身了。”主教走时摇着头，似乎表示对《忏悔经》已感到失望。教区长紧闭双唇，好像说：“我什么都不明白。”帕尔蒂斯塔尼约兴致勃勃地迅速离开了厨房，因为他对这种场面感到厌烦。只有伯爵的大女儿克拉娜小姐留了下来，她不顾韦罗妮卡、富尔詹齐奥和卫队长不满的目光、走到我面前温和地问我说的是不是实话。我向周围看了一眼后，回答说是实话，然后低下了头。她友好地抚摸了一下我的头，便同其他人一起走了。但她在走出门以前，卢奇利奥走到我的身边。悄悄地叫我先回去睡觉，第二天他将会来同我一起尽量处理好这件事。我抬起头来望着他，想知道他说的话是否是认真的和友好的。但是他已经走开，并假装着没有注意克拉娜向他表示的那种几乎是感激的目光。这时，克拉娜也向厨房门口走去。

“你对那可怜的小家伙说了些什么？”姑娘问他。

“我对他说，我要帮助他。”卢奇利奥回答道。

克拉娜微笑着同他一起跟在卫队长夫妇身后回到客厅时，已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留在厨房里的人还有富尔詹齐奥和厨娘，但马尔凯托和马尔蒂诺把我解放了。他们说肉已经烤熟了，建议让我回去睡觉。实际上马尔蒂诺已经点好了一盏灯，领着我前往我的新居。那天晚上我似乎跟着他没完没了地爬了很长时间的楼梯，穿过了无数的走廊。他把我的小床安置在楼梯拐角下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帮我脱了衣服，给我盖好被子，

还把脖子周围的被子塞好，以防我受凉。我让他随便做，我已经完全像个死人了。当他走了以后，在他放在墙角边的那个小油灯的照耀下，我看见了已经裂了缝的墙壁，被猫打了一个洞的天花板已经倾斜。与原来自己所住的那个四周都是白色墙壁的房间的对比和对活泼可爱的彼萨娜的怀念，引起了我的强烈的失望，我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脑袋，用手揪头发，抓额头，直到看见手上沾满了鲜血才罢休。在这种烦躁不安中，我听见房门嘎嘎作响。在此情况下，对一个孩子来说，失望暂时让位于恐惧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是谁？”我由于还在啜泣，声音有些发颤地问。

门开了，彼萨娜穿一件紧身内衣，半裸着身子，赤着双脚，看上去冷得正在发抖。她二话没说，一下子就钻进了我的被窝。

“是你？你怎么来啦？……你来干什么？……”我十分惊讶地对她说。

“哎哟！我来找你，吻你，因为我爱你。”小女孩对我说。“我醒了以后看到法乌斯蒂娜在拆你的床。这样我才知道他们不再让你睡在我们的房间里，而安排你同马尔蒂诺睡在一起，所以我到楼上来看看你怎么样了，并且要问问你，今天你为什么要逃跑，为什么不想让我们看到你。”

“啊，我亲爱的彼萨娜！我亲爱的彼萨娜！”我一边高呼着她的名字，一边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

“别这样大声喊叫，下面厨房里的人会听到的。”她抚摸着我的额头，提醒我说。“你的头怎么啦？”她觉得她的手有点湿，所以边问边在灯光下看她的手。“血，血，你的头上都是血！……你的额头上还有一个大口子……并且还在冒血！……你这是怎么啦？是摔倒了，还是被扎破了？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只是在门边上撞了一下。”我回答说。

“好吧，好吧，不管怎样，就让我来为你治好吧！”彼萨娜说完就把她的嘴贴在我的伤口上，她亲吻我的伤口，用嘴吸掉伤口上的脏物和流出来的血，以便为我止血。这就像当年善良的修女们对待她们那些在十字军东征中受伤的兄弟们那样：她们就是伏在伤员的胸膛上用嘴吸掉伤口上的脓血为他们治伤的。这时我急忙对她说：

“好啦，好啦，彼萨娜！我现在已经好了，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了!”

“不行，伤口还在出血。”她回答道，并继续把嘴紧紧地贴在我的额头上，用力之大似乎不是一个八岁的女孩所能做到的。

血终于止住了，她十分高兴地看着我在她的抚摸下是多么幸福。

“我是在黑暗中摸着墙上来的。”她对我说。“下面的人都吃晚饭去了，我不会被人发现。现在我已把你的伤治好了，我也该走了。我在这个时候走，他们就不会发现我下楼梯。”

“如果有人发现了你呢?”

“噢,那我就假装在梦游!”

“对！但是，让你冒着受到母亲惩罚的危险到这里来，我感到很不安。”

“你不必感到不安！这没什么，我高兴这样做。”她脸上带着某种迷人的骄傲回答道，同时把头微微向后一仰，将遮住前额的头发甩到头顶上。“你看，我最喜欢的是你，特别是你没有穿那件破衣服的时候，比如现在。我的卡尔洛，当我看见你的真面貌时，我便加倍地喜欢你！……啊！为什么今天我表哥

奥古斯托穿的那些漂亮衣服不是穿在你的身上呢！……”

“唉，我将来会穿上那种衣服！”我感叹地说。“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弄到手！”

“你到哪里去弄？”她回敬我一句。

“哪儿，哪儿！……我将用劳动去赚钱，杰尔马诺说过，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弄到。”

“对，对，劳动，去劳动！”彼萨娜兴高采烈地说。“到那时我将更加爱你！但现在你为什么不笑了？……你刚才还是那么高兴！”

“你看，我不是笑了吗？”我把嘴靠近她的嘴说。

“不，这样我看不见你！……好了，快放开我！我想看看你是不是在笑。你明白我说的话的意思，我愿意看你笑。”

我为了使她高兴，便动一动嘴唇笑给她看，但我心里却在想，如果我赚了钱买上那些绅士们穿的服装，她会更加爱我。

“现在你真可爱，你使我很开心。”彼萨娜边说边低声唱了起来，她那悦耳的声音至今还回旋在我的耳际。“再见吧，卡尔洛，我该走了，在法乌斯蒂娜回来以前，我要回到楼下去。”

“要我给你照亮吗？”

“不要，不要。”她说着便跳下了床，并用一只手挡着我，不许我下床。“我是摸黑来的，我也摸黑回去。”

“我再给你说一遍，我不愿意给你造成麻烦，我可以拿着灯把你送到楼梯口。”

“只要你一动，你就要倒霉！”她改用严肃的腔调对我说，并放开手让我看着办，好像她的一句话就可以把我钉住似的。“你不要让我临走的时候生气。我告诉你，我下楼是不要灯的！我的胆大，我什么都不怕，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如果你摔倒了，或者在廊子里走错了路，那怎么办呢？”

“我跌跤或走错了路？……你真是个傻瓜！……我又不是昨天才出生！……再见，卡尔洛。你应该感谢我，因为我来看你是出于一片好心。”

“啊，是的，我感谢你，我非常感谢你！”我对她说。这时我的心的确得到了安慰。

“还是让我感谢你吧！”她说着跪在我的面前，并不断吻我的手。“因为当我表现很坏的时候，你仍然爱我。噢，你真是我所遇到的最善良、最漂亮的男孩子，我不明白，为什么有时候我对你无礼，你却从不惩罚我。”

“从不惩罚你？彼萨娜，我为什么要惩罚你？”我急忙说。“快起来，让我给你照亮，你这样是会冻得生病的！”

“唉！”她叹了一口气说。“你知道我从不生病！在离开这里前，我希望你惩罚我，由于我过去对你不好，因而你应该扯我的头发。”她边说边把我的双手放在她的头上。

“哎呀！这怎么行。”我边说边赶紧把我的手往回缩。“我应该来吻你！”

“我要你扯我的头发！”她又强行把我的手放在她的头上。

“但是，我不愿意！”我回答说。

“你为什么不愿意？我说了你就应当愿意！”她开始大声嚷起来。“扯我的头发，快扯我的头发，要不然我就叫嚷，让下面的人都上来，让我妈来打我。”

为了使她安静下来，我先用两个指头拈住她的一绺头发，又把它缠在手上轻轻地摆来摆去。

“扯吧，扯我的头发吧！”她有点生气地催促我说，并猛然将头向后一闪，我的手急忙随着伸过去，以免把她扯得太疼。

“我对你说了，我希望受到惩罚。”她继续坚持说，并摆动着双脚，她的双膝跪在已经完全裂开了的石头地板上。

“别这样，彼萨娜，这会磨破你的膝盖的。”

“扯吧,快扯我的头发！”

我慢慢地拉动系在我手指中间的她那一绺头发。

“再用劲，再用劲！”这个小疯子说。

“这怎么行？”我说着稍微加大了一点劲。

“不行，还要用更大的劲。”她愤怒地说。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她突然猛力将头一摇，系在我手指间的那绺头发就连根拔了下来。

“你瞧见了了吗？”她非常满意地说。

“这样，在我愿意的情况下，我就被惩罚了。卡尔洛，明天再见！你在这里不要动，否则我就再也不来同你一起玩了。”

我目瞪口呆地拿着她的那绺头发，一动不动地站在房内，而她已经走出了房门，并随手帮我关上房门。这时，我连忙拿起油灯追了出去，但她早已消失在黑暗的楼道里。我敢打赌，如果是她妈妈惩罚她，揪下她这绺头发的话，她非在家里闹翻天不可。而现在她竟能忍着疼痛、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就让我扯下了她的一绺头发。这真让我惊讶。这件事说明，她从孩提时代起，就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古怪的性格。我不知道那时我的心情是高兴还是遗憾。彼萨娜在黑暗中穿过城堡中迷宫似的通道来找我，以及她不顾可能受到母亲惩罚的英雄行为使我感动不已。后来，她固执的性格对我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同时我感觉到（说感觉到是因为在九岁或十岁时对某些事情还不明白），这种英雄主义更多地来自于她的想象力和她显示自己是个勇敢的小奇才的虚荣心，而不是来自她的爱。因此，我最初沸腾了的热情开始降温，我手中的那一绺头发好像更多地证明了我的奴性，而不是她对我的诚心。但是，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极其珍爱那些作为我的欢乐、痛苦和我生活中各种重大事件的物质

标记。因此，即使有人要用伯爵所穿的节日盛装上的金质纽扣和镶嵌的宝石，或者其它装饰品来换我手中的这绺头发，我也不会答应。对我来说，对往事的忘记犹如一本书，而这些纪念物就是夹在书中的书签，只要你看到它，就可以使你回想起相关年月的某些事情。你无需查阅文件，只要看到这些纪念物，过去的情景和那些最能扣人心弦的语言便会立刻呈现在你的眼前，使你不能不对它产生无限的信赖。多年来，在我的身边始终保存着一个由这些零碎的纪念物组成的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其中包括头发、石子、干枯的鲜花、衣服上的饰物、旧戒指、纸片、小瓶子、甚至衣服和围巾等等，它们都可以使我回想起某些轻佻的或严肃的事情，甜蜜的或痛苦的事情，这都是我一生中值得记忆的事情。这个小博物馆里的东西不断增加，我非常精心地保存着它们，仿佛它们中的每一件都是名贵的古玩一样。亲爱的读者们，如果你们同我一起生活，了解我的心灵，我也就不必求助于这些零碎的小古董，不必求助于这些埃及的象形文字来使你们了解我的人生了。我认为，你们看过这些东西便可对我的人生一目了然了，正如法国考古学家钱皮利昂从埃及金字塔就能了解古埃及法老的历史一样。但困难的是，我的心灵从不愿把它的栖身之处向公众开放。这样，为了隐藏它的秘密，在叙述时难免徘徊瞻顾，无法做到言无不尽，对此你们能够予以谅解吗？我希望你们能够谅解，至少从我的本意来讲，我是要你们从我的漫长的经历中获得某种益处，如果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得到一点愉快和安慰，你们不是也希望我的心灵少一些痛苦吗？但我坦率地承认，我并不是苦行僧。

过去的事情总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后人总是记得本地的和本民族的先辈们的业绩，他们通过纪念、庆祝和思考来激励

自己。福斯科洛[1] 的《墓地哀思》会引起人们谈论他们心爱的故人，这样每一天都有一位值得我们纪念的死者，墓地上放满了鲜花。一个没有忘记祖先建立的丰功伟绩并以它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的人民，是绝对不会灭亡的，临终者会怀着更加安详和充实的心情离开人世。比如希腊人，由于他们牢记在抗击尼鲁士国王率领的波斯人的入侵战争中艾尔科莱和特塞奥建立的丰功伟绩，所以他们在后来反对土耳其国王穆罕默德的战争中才更加强大，并成功地保卫了帕尔特诺内神庙和特尔莫皮利门。因此，凡牢记自己的幸运的人是不会丧失宝贵时光的，即使在暮年身体疲惫和需要休息的情况下也能朝气蓬勃，获得青春的活力。这是一种日积月累的财富，而不是每日可以花费掉的金钱。总之，我认为这种充满爱心的习惯会使心灵趋向善良，但奸诈之徒不会从记忆中得到任何好处，他们过去的一切理应被唾弃，而且他们也竭力去毁灭自己行动的所有痕迹而不是予以保留，因为他们就像卡德摩斯[2] 通过播种牙齿所创造的那些战争狂人一样，每当他们看到过去的痕迹就会产生无限的悔恨。有时我担心，这种充满爱心的习惯会使人生过分感情化。但是，崇拜过去意味着渴望未来。某些人是这样想的，但并非所有人都这样认为，对此我可以作证。有人在朝拜途中喜欢收集宝石和鲜花，并且仅仅重视这些东西，但是当他走近海关时，便浑身发抖，因为毫不留情的税务官会把他的全身剥光，夺走他心爱的全部珍藏。但是，如果他沿途收集的是值得

① 乌戈·福斯科洛（1778－1827），意大利爱国主义诗人，《墓地哀思》是他的著名诗作。

② 传说中的忒科城的建造者。他曾为建造城堡同巨龙战斗，获胜后，把龙齿拔下，播种在地里，长出许多武士。

纪念的神圣物品，是我们生活中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在这些物品中既有微笑也有眼泪，既有玫瑰也有尖刺，从而表达了他心灵上的最终需求，那么，税务官对他就会把毫不留情和仁慈之心结合起来。所以，为博物馆收集珍藏品和布置珍藏品的人特性是大不相同的。我认为，我们的幸福必定是与自己的特性相联系的，幸福是一种内在的标准，外部事物据此标准产生这种或那种价值。应当从人们的生存方式出发去判断他们的生活、闲暇、享受、牺牲、斗争和举止。如果有人在判断时发生错误，他就应当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或者抱着悔恨之心要求对自己的盲目判断予以惩罚。有的人很容易心血来潮地对自己的人生作出判断，而不是到暮年时再对其人生作出判断。

那一绺长短不一、缠绕在一起的黑发仍保留着拔下时的痕迹，它像一个悬挂在我的记忆圣殿中标志着时间不断流逝的最重要的十字架。我多少次地在这个十字架前祈祷、沉思、微笑和哭泣，它融合了我的欢乐和忧伤，也许它当时就已预示了我后来那充满尖锐矛盾和动荡坎坷的一生，它既严重地损耗了我的心灵，又幸运地刷新了我的心灵。这一绺头发在我的人生字母表中是第一个字母，是我苦难历程的第一阶段，是我的幸福的第一件纪念物，总之，是我的人生的第一个记录，而我的一生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变化多端，几乎无法用语言表述。诚然，一开始我就说明了这绺头发的重要性，但我感到我没有一个能隐藏它的安全场所。当时，我用从圣经上撕下来的一张纸把这一绺头发包好，放在我的草褥子下面的床板上。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啊！我在脑子里想，那一绺头发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它热得烫手。我不知道我是怕它丢失，还是怕它被别人抢走，或者还有从那意味深长的、不寻常的信物中产生的其它恐惧。马尔蒂诺来看我时，我已把它藏好，并假装睡着了。他看

到我正熟睡，就拿着油灯到他的房间里去了。我从装睡渐渐变成了真睡，这场真睡使我进入了一个虚幻莫测、稀奇古怪、终生难忘的梦乡。你们能相信时间不是由钟表来衡量，而是由感觉来衡量吗？可能就是这样，也可能提这种问题是搞文字游戏。但我在那一小时的睡梦中的经历肯定超过了我许多年的经历。看来我可以这样描述我在梦中的经历：时间就像距离，睡梦就像火车。当乘上这列火车时，景色依旧但迅速后退，距离不是缩小，而是被吞噬。

早上醒来时，我感到身子十分沉重。这时，我相信我已长大成人，好像我许多年的岁月全部浓缩为最近我所经历的二十四小时。昨天发生的事情我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如同一本有趣的小说，每个章节我都清楚地记得：彼萨娜对我的藐视，她漂亮的表兄对我的嘲弄；我垂头丧气，我逃跑，来到一条河边才清醒过来；我涉过危险的河流，找到一片大草原；我登上了高地，欣赏大自然神秘的奇妙景观；黑夜的降临，我的恐惧，我穿过田野，一匹马在我的身后受惊，骑马的大胡子要我骑在马背上，马在黑暗和浓雾中奔跑；我到达弗拉塔城堡，首先被杰尔马诺师傅打了一顿屁股，厨房中其他人对我的虐待；那根烤肉的扦子，那位伯爵夫人，即使受到惩罚我也坚决不听从任何人要我俯首帖耳的要求；克拉娜小姐的安慰和卢奇利奥先生所讲的话；我躺在床上的焦躁不安和失望，彼萨娜的出现，她如同往常一样既谦虚又傲慢，既善良又冷酷，既轻率又古怪，但是她非常美丽。你们会说，在一个小孩子的头脑里装着这样一些东西是不是太多了呢？在草褥子下面还藏着我用纸包好的一件吉祥物，它在我的一生中随时都能使我想起那充满波折和变化多端的一天。当时，我一再想着卢奇利奥先生对我讲的话，我决定依计行事。这时我开始大声呼叫马尔蒂诺，但

任凭我喊破了嗓子，也不见他来看我。我只得从床上跳下来，到他的房间里去找他。在那里，我看见他正在穿衣服，我对他说，我的头痛得厉害，一夜没有合眼，请他快去找个医生来，我担心我快要死了。马尔蒂诺回答说，我是个疯子，他要我安静地躺在床上，他可以去给我请医生，但他想首先到厨房里为我偷一碗汤来。由于厨房里还很黑暗，也没有点灯，所以他很快就顺利地为我端来了一碗汤。我慢慢地喝着汤，其实我早就饥肠辘辘，更想吃面包。喝完汤后，我又钻到被窝里躺下，并答应我将发一身汗。可是，由于昨天晚上我抓伤了自己的额头，加上昨天的过度疲劳和饥饿，再加上喝了热汤后出了许多汗，所以我便发起烧来。大约过了一小时的样子，卢奇利奥先生来了。那时我的饥饿感已经过去，但是我觉得非常渴。他给我诊了脉，看了看我的舌头，当他问及我额头上留下的伤时，面带比先前便加仁慈的微笑。这时我叫到走廊里有衣裙的沙沙声。克拉娜走进了这个阴暗的小房间，她想听听医生对我的病情的看法，并安慰我说，伯爵夫人考虑到我生病，将不再严厉惩罚我，只要我告诉她头一天的真实情况，她会饶恕我的。我回答说，真实的情况我已经说过了，我还可以再重复一遍。他们似乎觉得奇怪，我在外面闲逛了一天，还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对此，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克拉娜问我有关我曾去过的那个五彩缤纷、充满阳光的美丽地方的情况，我又大加赞美地描绘了一番。她听后说，看来马尔凯托说得有道理，你去的地方可能是阿蒂拉堡垒。那里有一块靠近卢古涅阿纳海滩的高地。根据民间传说，当年匈奴首领阿蒂拉在会见教皇利昂一世之前，曾从阿奎莱亚出发去那里安营扎寨。她又说，从弗拉塔到那里有整整七英里，要乘快艇才能到那里，很难相信我从那里返回时没有迷路。她还告诉

我，那个美丽的、深蓝色的、映显出天空各种颜色的地方就是大海！

“大海！”我惊呼道。“到海上去生活该多么幸福啊！”

“真的吗？”卢奇利奥先生说。“我有个表兄多年来一直享受这种幸福，但他对此并不太满意。他说水是为鱼准备的，古代的威尼斯人扎根在水中是十分荒谬的。”

“现在再扎根在水中的也是荒谬的，但这已不是过去的那种荒谬了。”克拉娜说。“当时，在海的对岸有摩里亚①、干地亚②、塞浦路斯和东方各国。”

“噢，”我回答说，“我就永远生活在海上，不管海的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但你最好还是盖好被子，快把病治好，小调皮鬼。”卢奇利奥补充说。“马尔蒂诺将从药房给你拿一瓶保存得很好的药水来，你每过半小时喝一小勺，明白吗？”

“我们会到妈妈那里去给你说说情，好使你少受苦。”克拉娜说。“既然你又对我说你昨天晚上讲的是真话，我希望她能饶恕你。”

卢奇利奥和克拉娜走出了我的房间。马尔蒂诺也跟着他们去药房取药。我开始出汗，觉得口渴，更希望看到彼萨娜，因为当时对我来说，他们是否会宽恕我已无关紧要。但是，我见不到彼萨娜，只听见院子里有她的声音和孩子们嬉戏的吵闹声。我多么想下楼去，但由于我怕被马尔蒂诺发现，并且阻止我，或是由某个孩子跑去告密，因此我不敢冒这种风险。我竖着耳朵听，我的心在怦怦地跳，以致我几乎什么也听不见。

①希腊南部的小岛。

②希腊的港口。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听到彼萨娜在下面大声地喊道：

“马尔蒂诺，马尔蒂诺，卡尔洛怎么样了？”

马尔蒂诺应当是听见了，并且作了回答，但我听不清他是如何回答的。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瓶药水走进来，并告诉我说，他在楼梯上遇到了伯爵夫人，她还问他，她听说我因失望而在墙上撞破了额头，这是不是真的。

“这是真的吗？”善良的马尔蒂诺问我。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昨天晚上我是那样激动，也许我会做些蠢事，但现在我记不得了。”

“你记不得了？”马尔蒂诺表示不明白我的意思。

“是的，是的，我记不得了。”我又重复了一遍。他对我这样的回答显然是很不满意的，因为在他看来，昨天晚上我挨了一顿毒打之后，是应该好好地记住那一切的。

药水的效力真不错，我的病好得也许比任何人估计的都要快，当天我就下了床。至于伯爵夫人惩罚我的事也已经不再提了。但也不再说我是否搬回法乌斯蒂娜保姆的房间去的事，我的小窝就这样最后被安置在马尔蒂诺的房间旁边了。可以想像，经过昨夜彼萨娜的突然来访，我盼望见到她的心情在我的康复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我来到楼下的厨房时，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找她。家里人当时刚吃完午饭，奥兰多主教在楼梯上碰到我，破例地摸了摸我的下巴，看了看我额上那当然不是什么大毛病的伤口，并对我说，我并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得了瘟疫。实际上，疼痛的假象已经过去，那是我自己击打自己脑袋引起的。他还嘱咐我今后要更加谨慎，应当把我的苦难告诉上帝，应当认真读《忏悔经》的第二部分。从主教这番善意的讲话中，我看到了克拉娜美好的心灵，是她为我的古怪行为进行了辩护。这样，我即使不能被完全饶恕，至少对我不再追究。

后来，我还听马尔凯托说，卢奇利奥先生在伯爵夫人面前把我描绘成一个非常胆小而易怒的孩子，说我遇到任何一点不顺心的事都会使身心遭到严重损伤，他并且同克拉娜一起担保我讲的话都是实话，这样才劝说得伯爵夫人决定放弃对我的惩罚，并放弃了讯问杰尔马诺师傅的打算。杰尔马诺也许是根据马尔蒂诺的授意，称昨天晚上他是先听到马蹄声，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我才回到弗拉塔城堡的，因此我不可能是乘那匹马回来的。这样一来，富尔詹齐奥的证词也就不起作用了。我已平安无事了，也无需再去极力否认富尔詹齐奥的证明了。但是，我想说明一下，在某些人看来，我那样做是孩子式的轻率而固执的行为，而我却始终认为，那是对我是否忠诚和不忘恩的极好考验。这是我的心灵第一次在明哲保身和履行义务之间进行的斗争。我毫不犹豫地履行了义务，尽管那不是一项了不起的义务，因为那位陌生人并不是郑重地向我提出要求，我也未作任何的承诺，再说我也不知道我对于像一个骑马的人路过此地这样普通的事情保持沉默对他有什么好处。但这件事充分证明我的心是正直的。这也许是我第一次为了一件小事而心甘情愿地作出牺牲。但它对我的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我后来经历更艰难、更庄严的事件时几乎不断地发挥作用。长期以来，人们对究竟是命运支配人，还是人支配命运的问题争论不休，但是在争论中，人们也许不太重视分清“本来是这样”和“应该是这样”这两个问题。当然，哲学是鼓励人超越星球和彗星的各种影响，但是在哲学教导我们如何保护自己以前，星球和彗星早就已经在我们的上空运转了很久很久了。常常可能是在理智还未产生的时候，命运就在为它准备各种营养。因此，如果童年的境况不是对整个人生起决定作用的话，它至少也能以自己的方式经常培育人们的观念，观念一旦

形成，它就会成为激励他们从事我们的事业的永久动力。因此，我的朋友们，你们应当关心孩子们！如果你们关心人类的话，你们就应当永远关心孩子们。不要让偶然的情况使孩子们的激情变成不良习惯，不要让轻率的随声附和、过分的强硬以及难以容忍的粗心大意使孩子在判断是非曲直时犹豫不决。请你们帮助孩子们吧，引导孩子们吧！请你们千方百计地为孩子们创造养成优良的、健康的和令人喜爱的德行的机会吧！请你们竭尽全力为孩子们创造消除丑陋的、令人讨厌的恶习的机会吧！九岁儿童的一次良好的经历远远胜过二十岁时去上一堂道德修养课。要培养孩子们的勇敢、廉洁、热爱家庭和祖国的精神。热爱家庭和热爱祖国是一种伟大的爱，是所有的爱中最纯洁的爱，要像学习说话一样学习这种爱。儿童时代非常重要，那些不懂得其重要性的人是不幸的。那些认为孩子们是否热爱家庭和热爱祖国与他们毫无关系的人则更加不幸，因为祖国期待孩子们去拯救，期待孩子们有助于祖国，并为祖国创造荣誉。幼苗源于种子，植物源于幼苗，我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这句大实话。无论是我的生活经历，还是其他人的生活经历，都可以证明这种古人早已注意到的真实情况。当年称雄人类的斯巴达和称霸世界的罗马人，在他们的孩子还睡在摇篮里时就开始教育他们如何成为公民和战士，因此他们的人民具有战士和公民的素质。如果我们看着我们的孩子娇生惯养的生活，我们的后代必然是娇生惯养的一代。

我想，也许将来爱会使我产生种种错觉，但我在回顾过去时却感到宽慰和满意。为了保守别人要求我保守的秘密，为了感谢别人给予我的帮助，我勇敢地正视了第一次惩罚。此后，在许多情况下，它成为指导我的行动的准则，如果我有时不这样做的话，我就会感到羞耻，认为自己是个无能的人。但是，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我并不是这样的。这表明环境是怎样地影响人的思想。如果我能登上高山，我就不想再落入谷底。如果有必要，我准备进行忏悔，但是我不想写谴责自己的东西，我的笔将根据我的行为来自我祝福。虽然无论从我的良心还是从我的习惯来看，我都不应犯错误，但我还是犯过错误。像我们这些尘世间的人，谁能是完美无缺的呢？人们编造的一则寓言使我得到了安慰。据说基督曾说过一句喻意深刻的话：“谁没有罪过，那就犯罪吧！”

那天午饭后，正如我对你们说的那样，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找彼萨娜，但遗憾的是，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她。我向那些女佣人打听，由于她们曾因没有看管好彼萨娜遭到过斥责，因而对我提出这种讨厌的问题都十分反感。我又向杰尔马诺、格雷戈里奥和马尔蒂诺打听，他们也都未给我任何答复。最后我带着无限的烦恼穿过马厩，去问菜农是否看到彼萨娜到外边去了。他说，他曾看到她同杂货店老板的儿子一起从这里走向田野，但那是两个小时以前的事，现在小姐大概已经回来了，因为烈日炎炎，她是不喜欢被太阳烘烤的。可是，因为我了解这个小姑娘的古怪性格，所以没有相信他的这种猜测，我还是向田野走去。尽管火辣辣的太阳晒着我的头，又脚踩着滚烫的土地，但由于我的心被焦急和痛苦所占据，因此炎热的天气我完全没有感觉到。我在一条小河边发现了一根鞋带，这是彼萨娜的鞋带，于是我继续朝前走，我相信总会在某一个地方找到她。我前往我们俩以往常去的地方寻找她，查看灌木丛中，小溪旁，树荫下是否有她的足迹。嫉妒的烈火在我的胸中燃烧，我用眼睛扫视四方，我想，如果我抓住了杂货商的那个儿子，我会不由分说地揍他一顿。至于彼萨娜，我太了解她了，她几乎已习惯于这样做了。仿佛我正是由于看到她身上的

这种毛病才开始爱她似的，正如优秀的骑手总是偏爱那种经常两蹄直立、难以驾驭的烈马。这当然不是一种可贵的和可爱的品质，这是一种令人避而远之的品质。如果说她的这种既可怕又可憎的性格会使意志薄弱的人望而却步的话，那么她却激励意志坚强的人不懈地追求她。应当说，彼萨娜已经使我着了迷，她的魅力不在于她一贯用傲慢的态度对待我，而在于她不断地挑逗我，要我爱她胜过其他追求她的人。她经常把我看成她最喜爱的人，认为我高于任何人，并表示要永远这样看。她对我的这种感情已经是最坦诚的爱了。后来，这样的爱日益增长，改变了我的气质和性格，从那时起她就已经以她疯狂的爱占据了我的心灵。但在那个对自己充满信心的时期，似乎天下没有不能实现的愿望。我痛感词汇的贫乏，除了爱这个字之外不能用其它词来表达我的心情，因为这是一种复杂的激情，既包括心灵中最纯洁和最崇高的情感，又包括下意识的活动，有时是后者服从前者，有时又是前者服从后者，有时二者融合为一种圣洁的欢乐，有时又体现为一种兽性的冲动，这就需要用二十个不同的词汇来表达，而不是仅仅用一个大体适合各种情况的词，否则这种词不达意的情况只能使那些伪君子感到好笑，因此，请那些无耻之徒予以谅解，我只能用爱这个字，而不用别的词。但是，每当我回顾我的经历要使用这个字眼时，我总想附加一段评论以对这个字眼的含意进行补充。当时我对彼萨娜的爱就是爱她陪我玩，因为在那种年龄玩就是一切，也就是说我要她只陪我一个人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用爱这个字眼而想换成更好的字眼的话，就请你们同词汇学家去商议吧。尽管我拼命地找她，但午饭后她一直没有露面。我不停地到处寻找，一会儿快跑，一会大步走，不知不觉又走了前一天那样远的路程。当我发觉这一点时，我已来到乡间的一个

十字路口，在一堵灰泥半脱落的矮墙上，画着一个可怜的圣罗科的肖像；他向虔诚的过客展示他腿上的伤，一条忠实的狗站在他的身旁，垂着尾巴，昂着头，似乎在看他的主人对它有什么吩咐。这是我抬头第一眼看到的情景。当我又朝下看时，发现一个衣衫褴褛、身体佝偻的老太婆站在圣罗科像前乞讨。她好像是马尔蒂内拉，她是这个地方的一个乞丐，人们都这样称呼她，她在乞讨时，偶尔也到弗拉塔城堡的桥边去，杰尔马诺师傅看到后便施舍一点东西给她。我带着几分恐惧心情向她走去，因为马尔凯托给我讲的那些故事使我常常一看到老太婆就怀疑她们是巫婆。但是，由于我认识她和出于当时的需要，我才不得不走到她的身边。她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我发现她的脸色十分难看，虽然她同这个地方的其他乞丐相比，也算最有耐心和最和蔼可亲的了。她嘟嘟哝哝地问我，在这种时候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我对她说，我在找伯爵夫人的女儿彼萨娜，我是想向她打听她是否看到过彼萨娜同杂货商的儿子一起从这里经过。

“没有，没有，小卡尔洛，我没有见到她。”为了表示对我的好感，老太婆急忙回答我。“在你找她的时候，她也许从另一条路回家了。你赶快回城堡去吧，我肯定你会在那里找到她。”

“不会!’我说“她刚刚吃完午饭,现在是……”

“那么我告诉你，你就到那边去找，你可能会追上她。”老太婆打断了我的话，又说。“现在我想起来了，五分钟以前我看到她朝蒙塔涅约希方向去了。”

“但五分钟以前我曾经过那里！”我肯定地说。

“我对你说,我看到她去那里了。”

“不,不可能。”

正当我同老太婆争论的时候，老太婆急忙示意我向后退一退，因为她听到从远处的一条路上传来了一阵马蹄声，她用肩膀碰了我一下，让我赶快躲开，随即她探身向前，好像要向来人乞讨似的。马跑过一段低洼路后，出现在离她不远的前方，那是一匹强健而性烈的小马驹，它的两个鼻孔在颤抖，满嘴喷着白沫，马背上坐着一个衣衫破烂的大汉，脸上的灰白色大胡子正零乱地随风飞舞，头上戴着一顶经过风吹雨打而变了色的破帽子，帽檐很大，甚至能遮住他的鼻子。他骑的马既没有马鞍，也没有马镫，他紧紧抓住马的缰绳，并用缰绳抽打马肩以催马快跑。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头天晚上送我回家的大胡子，随后他在回答那个老太婆的问候时的沙哑而颤抖的声音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判断。老太婆用目光向他示意我在旁边，这时大胡子让马停在老太婆身边，俯身在她的耳边小声地说了几句话。马尔蒂内拉顿时喜笑颜开，她把双手举向天空，然后高声说：“上帝和圣罗科将夸奖您干得好，他们会保佑您！您就记住周末那一天吧！”

“是的，是的，马尔蒂内拉！我一定会来的！”大胡子边说边用双腿夹了一下马肚子，顿时马朝着环礁湖方向的道路飞奔而去。在他跑了很远一段路后，又转过身来，向老太婆示意他来时的路。然后烈马和骑手便消失在马蹄扬起的尘埃中。

我全神贯注地看到了整个场面。当我把目光从大胡子消失的方向转移到对面的田野上时，我看到彼萨娜和那个杂货商的儿子多纳托正上气不接下气地朝着我跑来。我也迎着他们跑过去，马尔蒂内拉则冲着我喊道：“喂，小卡尔洛，你往哪儿跑？”我回答说：“到前面，到前面，彼萨娜就在那里！你没有看到吗？”这时，小姑娘已跑到了我的身边，她脸色苍白，惊慌失措，显出一副十分可怜的样子。

“怎么啦，彼萨娜！你生病了？”我用胳膊搂着她问道。

“哎呀，真可怕！……我们拼命地奔跑，……因为有些带着火枪的人……他们想蹚水过来。”小姑娘气喘吁吁地回答。

“那些带着火枪想过河来的人是些什么人？”

“是这样！”多纳托插嘴说，他已稍稍从恐惧中恢复了平静。“是这样，我们正在磨坊那边的河边玩耍，对面来了四个人，他们样子很难看，有的拿着手枪，有的拿着火枪，真叫人害怕，他们好像在寻找什么，并准备蹚趟水过河。彼萨娜一发现他们就拼命地跑，我也跟在她的后面跑。他们中间有两个人在我们身后喊：‘喂！你们看见一个骑马的从这里经过没有？’但是彼萨娜不想回答他们，我也不想回答。我们一直奔跑，一口气就跑到了这里。那些人肯定会追过来，因为河水虽然很深，可磨坊旁边的大桥离这里并不远。”

“噢！我们除了快跑吧，我们快跑吧！”彼萨娜惊慌地说。

“姑娘您别慌！”这时老太婆打断大家的话，插进来说。“那些卫兵找的不是你们，而是一个骑马的人。当我和小卡尔洛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已说过我们除了看见卢古尼亚纳的看守到波尔托维科去查看草料以外，没有看见过任何骑马的人……”

“不，不！我要走，我害怕！”彼萨娜发疯似地叫嚷。

但是，已经晚了，那几个卫兵已从田野来到十字路口，他们朝四条路的方向张望，然后向老太婆提出曾经向两个孩子提过的问题。

“我只看到卢古尼亚纳的看守到波尔托维科去了。”马尔蒂内拉回答他们说。

“唉！什么卢古尼亚纳的看守，就是他！”其中一个人说。

“你听着，马尔蒂内拉！”另一个人说。“你认识那个绰号

叫‘飞贼’的人吗？”

“飞贼？”老太婆吃惊地眨眨两只难看的眼睛说。“你是说那个无法无天的流氓、土匪吗？没有看见，感激上帝，我不认识他。但是在两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我曾在文基埃雷多看见他被绑在一根柱子上示众。”

“今天你没有在这个地方见到过他吗？”还是那个首先开始问话的人问。

“我今天还能看到他吗？有人说他去年就淹死了！”老太婆继续说，“另外，我还要向你们几位大人坦白，我的眼睛也不好使……”

“你们听到没有？那就是他！”那个好像是头头的卫兵说完，又转身骂老太婆。“你为什么不早对我们说你就像鼹鼠一样是个瞎子？你这个满脸皱纹的丑八怪。小伙子们，快朝波尔托维科方向追！”他气急败坏地给其他人下达命令。

四个卫兵全都朝波尔托维科方向跑去，但这个方向恰好与一刻钟前大胡子所去的方向相反。

“他们走错了方向。”我低声说。

“别作声！”马尔蒂内拉悄悄地对我说。“让那帮坏蛋去追吧，现在我们来念请圣罗科保佑我们的经。”

当老太婆同那几个卫兵谈话的时候，彼萨娜恢复了她全部的勇气，表现得比我们所有的人更为勇敢。

“不，不！”她说。“在念经之前，我们必须先跑回弗拉塔城堡，把我们所看到的这几个坏蛋的样子告诉文书和马尔凯托，难道不该由文书把这些坏蛋从教皇的领地上赶出去吗？”

“当然！”我回答说。“只要教皇高兴，也可以把他们关进监狱。”

“那么我们去把这四个坏蛋关进监狱吧！”她说着就拉着我

朝弗拉塔城堡走去。“我不愿意他们再来吓我。”

多纳托跟在我们后面，不再理会这个任性的小姑娘，马尔蒂内拉又在圣罗科像前跪下来，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第 四 章

一个唐·吉诃德式的见义勇为者和科尔多瓦多的普罗韦多尼家族。在文基埃雷多喷泉周围纯洁而温柔的爱情和我对爱情、对重建伦理道德的某些思考。弗拉塔神甫的发圈和两位领主之间充满外交辞令的谈话。

“飞贼”（在当地方言中也有“扬尘者”的意思，他真实的姓名我记不得了）本是科尔多瓦多的一个面包师。科尔多瓦多是介于特利奥和文基埃雷多之间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小镇。他之所以得到这个绰号，是因为他经常同当地的官府作对，当官府追捕他时，他跑得飞快，所以人们赠了他一个绰号“飞贼”。他同地方当局的第一次纠葛是反对地方议会没收他的邻居——一个老寡妇家中的几袋盐。我猜想那个老寡妇正是马尔蒂内拉，当时她很能干活，并未沦为乞丐。这一事件使“飞贼”被判处两年流放。幸亏市镇官员安东尼奥·普罗韦多尼的调停，他支付了二十个杜卡托的罚金，此事就算了结了。在他因几袋盐而同当局发生冲突后，他又为了表弟的案子同某监狱的副监狱长闹了一场。因为副监狱长在文基埃雷多的节日活动中发现他的表弟衣袋里藏着手枪，所以要把他表弟关入监狱。这次事

件使他被判处绑在广场的柱子上示众三天，关押两个月和流放外地二十八个月，在此期间他不得居住在本地当局所管辖的任何地方。于是，这位面包师便扔下了自己的面包房，不得不服从文基埃雷多镇刑事法庭的判决。但是，实际上他并未离开这一地方，而是秘密地东住几天，西住几天，并且继续为了公众的利益四处去打抱不平。波尔托格鲁阿罗县的警察追捕过他两次，但由于他快步如飞，又熟悉隐蔽之处和乡间的渡口，要逮捕他并非易事。若要探测出他的住处也很困难，因为所有的农民都同情他，谁也打听不出他睡在何处和在何处藏身。此外，如果说波尔托格鲁阿罗的警察是在认真地追捕他的话，那么地方上的警察和民兵却并非如此，他们一般对本地人都比较宽容。有时，虽然好几个星期已无人再谈论他了，但他突然又若无其事地出现在科尔多瓦多的教堂里做弥撒。每当人们看到他，总要向他表示热烈的欢迎。但是他做弥撒时用一只耳朵聆听神甫讲经，用另一只耳边监听教堂门外的动静，如果听见警察的沉重脚步声，他便马上从旁门中逃之夭夭。警察由于相信民兵，因而从未考虑追捕他时要把所有门都把严。他做完弥撒后，就站在小广场上同人们聊天，到吃午饭的时候，他就从容地朝普罗韦多尼家走去。普罗韦多尼家的房子位于科尔多瓦多朝特利奥方向去的市镇边上，当时的市镇官员安东尼奥·普罗韦多尼先生对他的行踪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普罗韦多尼家里的人在厨房里热情地款待他，他们坐在他的周围夸奖他的机智勇敢，并不时为他说的俏皮话而哈哈大笑。他自幼就同普罗韦多尼家建立了良好的邻里关系，后来仍与他们保持着这种良好关系，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他们对他坐在炉灶旁端着碗吃东西已习以为常。

　　普罗韦多尼家族因其历史悠久和声望颇高而受到本地居民

所尊重。我记得在 1400 年的一本官方登记簿上就看见过贾科莫·德拉·普罗韦多尼的名字。自那时起，它一直是该镇的一个重要家族。但是如果说在众多的城堡管辖地之间，可怜的市镇当局的命运并不那么令人乐观的话，那些市镇当局的头头的地位与封建领主相比就更低下了。圣马可共和国现已深入人心，但在久远的过去它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共和国也很关注贵族们，特别关注的是贵族们对它的尊重，它力图利用他们对付市镇当局的司法裁判权这个稻草人。但贵族们耐心地忍受和服从现有的法律，注意不给人留下抱怨权利太小的把柄而被送上断头台。市镇当局则千方百计地限制封建贵族，力图使他们处于屈从地位，在制定新的法律时，他们尤其注意这点。如果取消对某些贵族的审判或谴责不是由市镇当局作主，而是由共和国作决定的话，一般来说，他们不是被委派到某地当行政官吏，就是被派往某个省任职。最高当局之所以这样行事，是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减少城堡领主的数量，虽然共和国需要这些领主的支持，但是不能过分依赖；二是使老百姓更加恭顺和盲从，更好地服从行政当局。此外，如果市镇当局同贵族之间发生了纠纷，市镇官员常常把有关法律条文从文件中抽出来，到了法庭上才给贵族看。他们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贵族法官的私下鼓励，因为他们都是一年一度地由威尼斯共和国委任到陆地上各个法庭执行司法任务的。在法庭上如果要使各个阶层都获得同样的权利，只有一种调节手段，就是金钱。但是只要想一想在这些市镇中的各种斗争同弗留利地区的经济关系何等密切，就不难理解人们常常不愿通过那些途径去伸张正义。城堡的贵族在打官司中付了钱，但市镇当局还要一分一厘地争，贵族在口袋里虽已装好了对其有利的判决，但市镇当局还要在某条某款上同他们争个没完。

但是市镇当局财政上的拮据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无论大的或是小的地方政府无不如此。这就大大削弱了市镇当局的力量。城堡的领主们能更好地装备他们的民兵，雇用当地最勇敢的人为民兵的头目；而市镇当局只能接收已被他们挑选后剩下来的破烂货。有时市镇政府的一队兵只有四枝被虫蛀了的破火枪，每开一枪，使用枪的人都要冒极大的危险，因此这些兵都十分谨慎，尽量不用枪，他们在战斗中最勇敢的动作是用脚踢。在国家实施的司法制度中，每个人都只想自己，全然不考虑能对整个社会关系带来什么好处。人们对待市镇的司法人员也是如此，并不信任他们，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的利益和权威考虑。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不断出现私人报复，市镇当局卑躬屈膝地为当地的封建领主效劳，后者是一种更加有害的现象，因为市镇当局没有必要这样做。但是，在此情况下，自然法则必然是弱者为强者效劳。有人指责我们意大利人虚伪、阿谀奉承、过分重视个人的意见和力量，这并非没有道理。我在前面谈到的国家制度促使民族性格中的种种弊端进一步发展。伪君子、寄生虫和流氓土匪就像在肥沃的荒野中生长的毒草那样比比皆是。聪明才智、远见卓识、敢作敢为统统用于炮制那些欺人的法律。这种法律不但不能保证人民的平等和权利，反而变成玩弄阴谋和为非作歹的工具。庶民被迫使用欺诈和犯罪手段来争取业已被不公正的司法制度和那些既愚蠢又善于报复的法官们所否定的东西。比如，有一条法律规定，应当充分相信商人和绅士们的账簿。但是，如果不掌握商人账簿上的材料和其他有关情况，又如何判断他们提供的证据是不是伪证呢？如何防止行贿，如何保护平等和权利：这就是为纠正法律的不完善所必须遵守的两条相辅相成的原则。有时法官为能从罪犯的罚金中捞取一部分而得意洋洋。但是，如果罪犯是强者，他也会

直接进行报复；如果罪犯是弱者，他也会在强者的唆使下进行报复。法官常常更愿意暗地里收受贿赂，然后便签署赦免犯人的判决，这样可以避免劳累和冒险。这种贪赃枉法的陋习在威尼斯共和国不但没有杜绝，而且还按照同部长们对半分的原则来分配赃款赃物。

安东尼奥·普罗韦多尼先生在感情上是尊重贵族阶级的，但他并不因自己权小职微而阿谀奉承他们。他家里的所有人都是这样，他从不想改变这种习惯。他的这种既尊重又不低三下四的态度赢得了老百姓的赞扬。当时，采取既不炫耀自己又不欺软怕硬的态度被誉为高尚的道德品质。我这样讲并不是说他对当地领主们的过激行为没有反感。城堡领主行贿受贿是惯常之事，当他遇到此种情况时，他就自言自语地抱怨说，这是专横霸道的表现，荣耀一时和彬彬有礼的贵族已经堕落，他们变得同警察一样吝啬和强暴。但是他的这些话都是对自己说说而已，并未从他那严谨的嘴中对外流露过。他习惯于沉默寡言和逆来顺受，就像老天下冰雹时的农民那样。在他和那些同他一样的老人们看来，无论这一年是天旱，天涝，还是多雪，太阳、月亮和星星总是按原样转动。一个灾年过后会有很多个丰收年，一个丰收年过后又会有许多灾年。这也是他观察世界上其他事物的思维方式：繁荣和灾荒相互交替。他经历了苦难的一生，但他坚信他的儿子和孙子们会生活得很好。只要他把他们教育好，他们将来就不会没有幸福。

他有许多儿女，但只有他高兴地为之取名莱奥帕尔多①的第二个儿子，给他带来了若干苦恼。用这样的名字，怎么能培养孩子的温顺性格呢？这位科尔多瓦多的善良老人在这件事

①在意语中意为“豹”

上缺乏远见。他给他的孩子们取的名字都是凶猛的禽兽，这与他经常劝说人们要培养忍耐、沉默和随和的德行的做法背道而驰。他的第一个儿子取名为莱奥纳①，次子我们已经说过取名为莱奥帕尔多，其他的儿女分别取名为布鲁托②、布拉达曼特③、格里弗内④、马斯蒂诺⑤ 和阿奎丽娜⑥，总之是一群禽兽。他给他的孩子们取了这些名字后，再在别人面前宣传温顺就毫无意义了，甚至受到讥笑。从前，拉丁人有个习惯，如果父亲敢于给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取个野兽的名字，他的长子一定会得到许多的礼物。根据伊索寓言，在很难找到合适的名字时，可以选择最高大、最令人害怕的兽中之王狮子作为名字。但狮子为表现出兽中之王的特点所需的时间并不比绵羊为表现自己的温顺特点所需的时间少，并且它还必须有其父辈可供学习的榜样。莱奥帕尔多的成长并不顺利，当他的父亲已经有六个孩子的时候，他开始接近女人，他也想像他的父亲那样娶妻生子。于是父子二人之间的矛盾也就开始了。

莱奥帕尔多是一个埋头苦干、沉默寡言的人。如果他想干一件事，一旦主意拿定，就很难使他回心转意。当有人指责他时，他很少辩解，只是用眼睛斜视指责他的人。如果他的喉咙里发出了呼呼的响声，这就是他在提醒指责他的人不要继续讲下去了。此外，他善良得如同面包，温顺得如同手指。他任性的时间每天只有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内找他商量事无异于

①意为“狮子”。
②意为“猛兽”。
③意为“野马”。
④意为“兀鹰”。
⑤意为“猎犬”。
⑥ 意为“小鹰”

向魔鬼挑战；在剩余的二十二个小时里，要他干什么都可以，比如劈柴、种菜，或者像我那样转动烤肉扦子，他都不会表示反对。那时，莱奥帕尔多是一个最温顺的人。他对于自己分内的事和念玫瑰经都非常专心致志，他属于当时人们常说的那种老老实实的天主教徒。此外，他比他的同龄人有更多的文学知识和其他方面的知识。但在思维方面，他十分固执，这可能是一种倔强性格。别人的固执植根于理智，而他固执起来从内到外都像一头驴，即使威尼斯的执政官拂了他的意，这头驴也会踢他的脸。他在干活时既勤奋又认真，但干完活后却变得既懒散又沉闷，就像工厂里的转轮断了传动带一样。他的传动带就是干什么都要心悦诚服，决不能要求他像蚂蚁那样爬行；一旦他心悦诚服，他就会像一个狂热的土耳其人那样拼命地去干。他的这种固执性格是长期以来在孤僻和寂寞的环境中形成的。他头脑中的种种思想不是同嫁接植物的脆弱的接合部相结合，而是同出芽和结果之前生长缓慢的橡树的千万条细根相结合。如今他有的思想已同一棵橡树合为一体，并结出了果实，有的思想已同橡树一起牢牢扎了根，有的思想则像死根一样消亡了。莱奥帕尔多的头颅就是这样：或长在懦弱者的脖子上，或长在疯子的脖子上。要么是这样，要么是那样，这就是他性格的特点。他一直这样无忧无虑地、幸福地生活到二十二岁。父母和老师对他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他也从不向他们提任何要求。但文基埃雷多的喷泉是引起所有麻烦的根源。自从他喝了那里的泉水，他的父亲便开始用质问、建议和训斥等方法敲打他。由于父亲的这些方法对莱奥帕尔多毫无作用，因而十分生气，经常对他吼叫，像狗一样怒视着他。这时，斯特恩①

① 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英国小说家。

定会说，他的名字的野蛮影响昭然若揭。如果是这样的话，安东尼奥·普罗韦多尼先生应当为他偏爱野兽付出了代价。

现在让我们来解开这个谜吧。科尔多瓦多与文基埃雷多这两个村镇相隔一英里，而两地间有一个清澈见底的大喷泉，据说泉水的水质很好，既清凉又有益于健康。但喷泉的迷人之处不在于它的泉水，还在于它周围的草地、树林和天空，以及柳树和桤树的浓密树荫。那真是一个值得维吉尔[①]大书特书的美妙地方。如果这位诗人早知道这一圣地，定会乐于把他的住处安置在这里。请看那弯弯曲曲的幽深小径，流水潺潺的小溪，碧绿肥美的山坡，总之，这里的自然美景不胜枚举。泉池像童话中的女巫用来迷人的镜子，淡蓝色的、明净的泉水从池底的沙砾中无声无息地涌出，随即在水面形成了无数小漩涡，那真是一幅田园诗般美妙的风景画。看到它立刻会使我们联想到人类的始祖没有犯下原罪之前生活过的伊甸园。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不是伊甸园的居民，虽然我们也不羞于犯罪，但它仍然使我们向往着伊甸园。由于那里风景优美，因而科尔多瓦多、文基埃雷多、特利奥、弗拉塔、莫尔萨诺、孔特洛、巴涅亚罗拉和附近其他地方的姑娘们，很久以来就习惯于来这里欢度节日的夜晚。她们在这里长时间地唱歌、欢笑、聊天和吃甜点，直到很晚才在她们的母亲、情侣以及月光的陪伴下回家。我不想告诉你们，还有许多小伙子汇聚在这里陪伴姑娘们，这种情况是可以想像的。我想说的是，近年来去喷泉的人，与其说是为了喝泉水，还不如说是为了谈情说爱，我相信并肯定地说，实际上他们在这里喝的美酒比喝的泉水更多，在这里人们更欣赏的是香肠和火腿，而不是一去不复返的潺潺流水。我也多次

①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

到过那个美丽的喷泉边，但我只有一次用手触动过那处女般的透明泉水。那是一次外出打猎，我当时又累又渴，把水壶里的水喝光了，于是我到了那个地方。如果现在我能回到那里，我将痛饮泉水，以便重温我们青春时代。但是，老年人喜欢喝水的特点并不能使我忘记过去痛饮美酒时的欢乐和激情。

莱奥帕尔多比我早好几年便熟悉了文基埃雷多的喷泉。这个幽静、平和和沉寂的地方最适合于他的想像力的发挥，就像是一种专为他制作的衣服那样合适。他的各种思想都在这里找到了天然的共鸣。至少在他思考的时候，没有一棵树会说一声“不”来干扰。他以自己的方式使这片原野变得更加美丽多姿和充满生气，因为他没有同任何人发生争斗，虽然他感觉到自己与其他人不同，但是，他觉得由于他是独自一个自由自在地待在这里，因此他感到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幸福。莱奥帕尔多同文基埃雷多的喷泉建立友谊的第一个成果是，他不承认世界还存在矛盾；第二个成果是他爱上了一个经常来这里的美丽姑娘，他爱这个姑娘大大地超过了他爱喷泉。他是在春天里一个美丽的早晨偶然遇到她的。当我听他讲述他遇到那个姑娘的情景时，我仿佛是在参加《阿明达》[①] 的朗诵会。塔索先润色他的诗句，然后朗读它们，而莱奥帕尔多却在回忆，一边回忆，一边即兴创作，追述看到她并听到她讲话时，惊喜得冷汗从他的额头上渗出来。

一天早上，莱奥帕尔多在五月里美丽的太阳升起的时候走出了家门。他的肩上斜背着一枝枪，这主要是为了使行人惊讶，而不是为了恫吓沙鸡鸟和山鹑。他不加思索地信步往前走，不觉来到了一个从两边环抱着喷泉的小树林边，他站在那

①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诗人塔索的诗作，叙述牧人同仙女的爱情故事

里聚精会神地倾听一只夜莺对他的惯常问候。夜莺早已发现他的到来，唱起了他所熟悉的歌。但是，有个声音不是从通常的那棵树上传来，这声音很柔和，似乎是从更隐蔽的一个树枝上传来的，好像是一般的鸟而不是他的朋友经常放在肩上玩的那种鸟的声音。莱奥帕尔多举目在树丛中四处搜寻，以便看清这只鸟隐蔽在哪里。他的目光扫来扫去，最后他得到一个意外的惊喜。啊！当时我为什么没有爱上多蕾塔！虽然我现在已是一个老人，但我真想写一篇使读者目瞪口呆的诗篇，描写莱奥帕尔多的爱情，从而也能登上与伟大的天才诗人们并列的宝座！但愿青春显示出它的力量，心灵迸发出多彩的光芒。但愿青春和心灵带着巨大的魅力照亮全球的各个角落，从而使好人出于善良，坏人出于嫉妒，都把这本书收藏起来。可怜的莱奥帕尔多，长期以来你孤独一人，在你的整个人生中，你始终重视爱情，你把爱情铭刻在心中。甚至现在我也能模模糊糊地回忆起你叙述自己爱情的情景，我仿佛又看到了你那纯真无邪的爱心，致使我不能不饱含着眼泪来为你的爱情写上几行。

虽然莱奥帕尔多在四处寻找夜莺，但他发现的却是一位坐在由喷泉流出的清水所形成的小溪边的年轻姑娘，她的一只脚浸泡在溪水中，另一只如同象牙一样白皙的脚在水中左右画圈嬉水，使溪水中出现了一个个小漩涡，这时鱼儿随着她的脚的转动翻滚跳跃。当鱼儿碰到她的脚尖时，她便快乐地拍着双手，笑得十分开心。她的围巾披散在胸前，露出半裸的白嫩双肩，她的面颊由于兴奋而微微发红，显露出天真无邪的光彩。鱼儿们在她的脚边停了一下，便游向远处。但是她有把鱼儿召回来的办法：只见她悄悄地把另一只嬉水的脚也完全浸泡在水中，并伸手从围裙的兜里掏出了一把碎面包，用手揉了揉便扔到溪水中。这时，她那些欢乐的小伙伴们便争先恐后地聚拢在

她面前的水面上互相争食，它们时而跃出水面，时而潜入水底，水面上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芒。姑娘俯身面向在水中嬉戏的鱼儿，当鱼儿的宴会达到了高潮时，她的双脚突然又在水中摇动起来，兴高采烈地欣赏鱼儿们在贪食时受惊的状况，它们惊慌逃跑之后又立即恢复了镇定，重新回来寻找被它们丢弃的食物。当她的脚在水中一上一下地击水时，可以看见她浑圆结实的小腿；透过她松散的围巾，隐约可见她的胸部由于兴奋在呢绒上衣下面一起一伏地颤动。莱奥帕尔多最初是用耳朵倾听夜莺唱歌，随后又用眼睛寻找夜莺，他一点也没注意到这里发生的一切变化。那个天真、单纯和快活的美丽姑娘，正在全神贯注地玩她那孩子般的游戏，这种景象使人想起波尔德洛内①画作中那些正在嬉戏的裸体小天使。多蕾塔苗条娇嫩的身体透着百般的妩媚，金栗色的头发像小女孩一样在两边的额角上卷了几个圈。她开心地微笑时，露出两排整齐而光亮的洁白牙齿，就像两串念珠上的珠子。我要说，所有这一切都以绝妙的色彩映入莱奥帕尔多这个年轻人的眼帘，他愿意不惜一切地变成一条小鱼在她的身边游玩，他愿意永远留在那里凝视她。但是，他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他觉得这样心醉神迷地偷看别人于心有愧，于是他吹起了口哨。我不知道他当时吹的是什么曲子，不过你们可以想像，当爱情刚刚在一个人的心中萌芽的时候，从他的口中能发出什么样的具有吸引力的声音。他吹着既无旋律也无节奏的口哨，在树丛中转来转去，最后像一个醉汉那样摇摇晃晃地来到了溪水边。这时，姑娘虽然已把肩上的围巾重新围好，但双脚仍浸在水中，因而她显得有点羞涩，对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也有点惊讶。莱奥帕尔多是一个漂亮的小伙

①波尔德洛内（1483－1539），意大利画家。

子，在他的身上融合了力量、温和与稳重三种因素构成的美，这也许是人们所能看到的最伟大的美，这种美更好地反映出神圣的完美思想。他具有孩子般的眼神，哲学家的前额和运动员一样的体格，但是他的农民式的朴素穿着又使他的外表显得平易近人。因此，这位少女第一眼看到他时，并没有感到不安，而是觉得好像突然来了一位绅士，随后她才安心地举目打量他的面孔。当然，她是认识他的。她用近乎高兴的声音对他说："啊,是莱奥帕尔多先生!"

莱奥帕尔多听到了这一轻声的呼唤，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热情地称呼他，虽然他认为自己的名字并不那么可爱。他不由得满心欢喜，因为这个姑娘已认识他，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进一步结识她了。

"您是谁？美丽的姑娘？"他结结巴巴地问道，凝视着她在水中的倒影，因为这时他还没有勇气直视姑娘的面容。

"我是文基埃雷多文书的女儿多蕾塔。"姑娘回答说。

"啊，您是多蕾塔小姐！"莱奥帕尔多惊讶地说。这时他产生了仔细看看她的双倍愿望，因为方才由于不了解情况，对她不大尊重。

姑娘对他投以友好的目光，似乎在说："是的，我就是多蕾塔，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惊讶。"这时，莱奥帕尔多鼓足勇气，希望能继续同她交谈。在向人提问方面他是个新手，按照习惯做法，提问者不能一开始就表现出惊讶，否则会使其形象显得非常平庸。

"今天真的很热吗？"他搭讪着说。

"热得要死。"多蕾塔回答说。

"您相信还会继续热吗？"他又问。

"唉，这要看按照什么历法了！"姑娘调皮地说。"根据斯

凯松历法，还要继续热；根据斯特罗利克历法，则不会继续热了。”

“那么，您怎么预测？”莱奥帕尔多又问。他提问的方式越来越糟。

“对我来说都一样！”姑娘对这种对话开始感到有点好笑了。“文基埃雷多的教区长作日祈祷时，既祈祷消除酷热，又祈祷消除严寒，对我来说，他祈祷哪一种都一样，不会增加半点不适。”

“您多么活泼，多么可爱啊！”莱奥帕尔多心里想。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的思想开了小差，没有注意把他这个好不容易才开始了的对话继续下去。

“您打了很多野物吗？”多蕾塔见他沉默不语，便主动发问，她也不愿失去这个偶然相遇的开心机会。

“噢！”小伙子说，似乎只有这时他才发觉自己的肩上还背着一支枪。

“你把打火石忘在家里了吧！”姑娘狡黠地问。“啊，这是什么样的新式武器？”

其实莱奥帕尔多背的是最老的一代火绳枪。只要看看这支枪，就知道这个姑娘的发问是如何的故作天真。

“这是我家的一支老猎枪。”小伙子认真地回答。他曾十分仔细地研究过这支枪，他也十分清楚这支枪的来历和它建立的不朽功勋。“我的曾祖父用它参加过莫雷阿战斗；我的祖父用它在一天之内打死过二十二只沙鸡鸟。有个情况可能令人难以置信，给这支枪装一次火药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点燃火绳后要等半分钟，枪弹才能打出去。因此，我的父亲一天从来没有打死过十只以上的沙鸡鸟，而我从来没有超过六只。那些沙鸡鸟在这支枪的训练下，已变得狡滑起来，枪响之前的半分钟它们

已逃到一英里远的地方去了，这时只能跟在它们后面边跑边扔石块。有时我开枪时，枪机又下不来，或是瞄准后扣动了扳机，才想起忘了放火石。我必须把这只枪送到弗拉塔城堡去让杰尔马诺师傅给我修一修。当然，我也可以叫我父亲去买一支新的，不过我的父亲肯定不会同意在家里添置新东西，这只不过是我自己的想法罢了。虽然这支枪已不好用了，但是它已参加过莫雷阿战斗，一天还打死过二十二只沙鸡鸟，因此也应当原谅它了。不过我还是想把它送到杰尔马诺师傅那里去修理一下，您说对吗，多蕾塔小姐？”

“当然对。”姑娘回答说，她把脚从溪水中缩回来，在草地上擦干.“而沙鸡鸟更会说你对。”

莱奥帕尔多深情地看了看他的火枪，然后用上衣袖子擦了擦枪管。

“现在只能这样弥补一下了。”他从衣袋里摸出一小把火石，挑选较为合适的放在枪膛里。“多蕾塔小姐，您看到我是如何装备自己以对付意外事件了吧？我应当经常带着一个装火石的小口袋，但这并不是因为这支火枪已经老掉了牙。总是要带火药瓶，要带填充絮，要带铁弹丸，还要带打火石。”

“当然，您很健壮，不必为带这些东西发愁。”多蕾塔说。

“您认为我会为带几个石子发愁吗？我才不在乎呢。”年轻人边说边把剩下的火石放回衣袋里。“我可以扛着您，像扛这支火枪一样，跑到文基埃雷多而不喘粗气。我有一双结实的腿，有很好的肺。如果我去卢古尼亚纳的沼泽地，往返也不过一个上午。”

“哎呀，您走得真快！”姑娘惊叹道。“伯爵先生到那里打猎时，要骑着马，而且来回要三天。”

“我行走如飞，来去像闪电一样。”

“但是，您什么猎物也没有带回来！”

“怎么没有带回猎物？我带回了野鸭子，幸好野鸭子不像沙鸡鸟那样狡猾，它们等我开枪不是等半分钟，而是等半个小时。我去那里时，一般来说背包里的东西不多，我要四处寻找动物，即使陷入齐腰深的泥潭，我也不怕。”

“您真了不起！”多蕾塔说。“您也不怕被埋葬在那里吗？”

“我仅仅害怕那种真正能危害我的坏事。”莱奥帕尔多说。“即使对于这种事，我也并不太害怕。至于其他的坏事根本不值得我去害怕。迄今我还没有死过，因此我一点也不怕死，即使有一排火枪在瞄准我！要让自己害怕那些不了解的坏事是愚蠢的。我绝对不会这样！”

多蕾塔一直在笑这个小伙子太单纯，但现在她开始带着某种尊重去凝视他了。莱奥帕尔多由于已经超越了第一道障碍，因而感到他的心扉可能首次被打开了，一些真心话自然而然地涌到嘴边，他的讲述并不是自我陶醉，而是为了满足姑娘的好奇心。但是，他从不自我吹嘘。因此，他好像是把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讲给自己听。

“请您对我讲真话。”他坐在年轻姑娘的对面继续说。这时姑娘正用眼睛扫视四周，专注地寻找她的木屐。“请您对我讲真话，是谁教会您如此喜爱文基埃雷多的喷泉的？”

这个问题使多蕾塔有点尴尬，现在轮到她来回答难题了。她善于闲聊和开玩笑，但如果让她说明一件事情，那她就要费很大的力气了。然而事情就是这样的奇特，面对莱奥帕尔多送上来的这一道好菜，她无法带着满脸的笑容品尝它。她结结巴巴地回答道：由于她父亲的家离喷泉很近，因此她从小就爱到这里来玩，并且至今仍保持着这种兴趣。

“太好了！”莱奥帕尔多接着说，但他过于老实，致使他既

没有发现最初多蕾塔如何笑他，也没有看出她现在的窘态。“我真想像不出，您在溪边玩竟然不感到害怕！”

“害怕？”姑娘涨红了脸。“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害怕！”

“比如说，您要是掉到水里，那会淹死的。”莱奥帕尔多解释说。

“您说得太妙了！我从没有想过这种危险。”多蕾塔说。

“我也是既未想过自己会有这种危险，也未想过别人会有这种危险。”小伙子说着，用他那双深蓝色的大眼睛盯着姑娘活泼的小眼睛。“但是，无论有我还是没有我，地球照样转动，世界照样前进。我就是这样安慰自己。此外，上帝会为我安排好一切的。您经常到喷泉来吗？”

“噢，太经常了！”多蕾塔回答说。“特别是天热的时候。”

莱奥帕尔多想，既然这次能见到她，以后就还有再见的机会。但他又觉得这种想法太冒险，便向对方投去了满怀希望的深情目光，并且又回到了有关天气的话题。他说，春夏秋冬对他来说都一样，他从不注意植物长叶或落叶。

“我最喜欢春天！”多蕾塔说。

“我也是这样！”莱奥帕尔多附和地说。

“怎么？对您来说不是所有季节都一样吗？”姑娘调皮地说。

“当然，我认为……但是……今天是如此的美好，所以我愿意称春天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我想，我说一年四季都一样，是指冷热对我来说都一样。至于说最美妙的景象，自然是春天！”

“在文基埃雷多有一个名叫加埃塔诺的无赖，他总是说冬天最好。”姑娘补充说。

“加埃塔诺的确是个无赖。”小伙子说。

“您也认识他吗？”多蕾塔又问。

“是的，……啊，他不是那个看门人吗？”莱奥帕尔多结结巴巴地说。“刚才您提到他时，我好像还有点糊涂。”

“不，他不是看门的，而是个马夫。”姑娘纠正他。“那家伙总是为了一点小事就来找我的麻烦。我从不愿听人讲冬天，但他总对我说冬天最好，成心同我作对！”

“我可以让他闭上嘴！”莱奥帕尔多认真地说。

“是吗？……那就请您多来我们镇几次吧！”多蕾塔一边说，一边洗脚，穿上木屐。“但是您应当有耐心，因为加埃塔诺的脑袋愚蠢得像头驴。”

“我一定来，我一定来！”莱奥帕尔多高兴地说。“但您还会到喷泉来的，是不是？”

“当然。在我高兴的时候，”姑娘回答说，“或是过节的时候，我总是同附近的年轻姑娘们一起来。”

“过节的时候……”小伙子自言自语地说。

“您来吧，您也来吧！”姑娘说，“您看周围是多么美啊，就像天堂一样。”

莱奥帕尔多同多蕾塔一起向文基埃雷多走去，他像一条小狗，甚至像一条被驱赶过的小狗，紧跟在主人的后面。多蕾塔不时地微笑着回头看看他，他也向她报以微笑，但由于他的心已朝最远的前方飞去，因此他完全没觉察到他的双腿在发抖。最后，他们来到了姑娘居住的小镇前。

“再见，莱奥帕尔多先生！”姑娘礼貌地向他道别。

“再见，多蕾塔小姐！”小伙子回答时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姑娘，好像他要把这句告别语一直送到她的心灵深处。随后，他低下头，涨红了脸，捡起姑娘扔在路上的几朵小花。我想，这几朵花是姑娘有意扔在地上的。当枝叶繁茂的葡萄架挡住了

他的视线，使他无法看清多蕾塔匆忙向城堡走去的灵活而优美的身影时，他的目光落在阴郁而深沉的大地上，好像他想永远被埋葬在那里似的。过了好一会，他叹了一口气，费力地抬起头，朝回家的路上走去。这时，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新想法和一些崭新的、稀奇古怪的幻觉。他把他捡来的那几朵小花放在心上，从未把它丢弃。

总之，莱奥帕尔多爱上了多蕾塔。但是，他是怎样和为什么爱上她的呢？关于他怎样爱上她，当然是看他怎样凝视对方和怎样倾听对方的讲话。至于他为什么爱上她，任何人都不知道，正如我们不可能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喜欢天蓝色，而另一些人喜欢深红色或桔黄色一样。同多蕾塔一样漂亮或比她漂亮三倍的姑娘，莱奥帕尔多在科尔多瓦多、弗萨尔塔和波尔托格鲁阿罗也见过不少。尽管文基埃雷多的文书的女儿仅仅是更加机灵，而不是更加完美，他还是没有爱上别的姑娘，而爱上了她。虽然他有许多机会同其他姑娘接触和聊天，他还是对多蕾塔一见钟情了。莫非其他姑娘在言谈和举止方面缺少应有的魅力？不是。如果这样看，就是贬低了那些姑娘。有些女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引起男人的注意，而是需要长期的接触，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升温过程，双方心中点燃的火焰就会永不熄灭。另一些女人则一见钟情，但这样点燃的火焰经常很快就会熄灭，仅剩点烟灰而已。有些人的心是稻草做的，燃烧后什么也没有留下；有些人的心是铁做的，一旦烧红，就再也冷却不下来。爱情是一个有许多条定理组成的普遍性定律，众人都要遵守它。如果要写篇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可能需要建立一个图书馆，每个男人或女人都可以把自己的体会写成一本厚厚的书，存放在书库。人们从中会看到最高尚的和最卑劣的、最文雅的和最野蛮的爱情实例，从而可以极大地丰富小说家们的想

像力。但困难在于，许多作家在涉及爱情时，不能保持真诚的原则，他们往往事先在头脑中构造了一个框架，然后按照他们的框架，而不是根据感情的发展，去描写人物的行为。由此便产生了对“永远”这个可怕的词的滥用，在描写谈恋爱或许诺时，总是轻率地使用这个词。

许多人相信，他们理应相信，永恒的和忠贞的爱情是最好的，因此他们只寻求这样的爱情。但是，要把这种伟大的感情牢固地植根于心中，仅仅知道并相信它是最好的还不够，还必须感到自己有能力培植它。如果大多数人们能牢记这一点，他们就不会咒骂别人的不坚定和不忠贞了。我这个饶舌的作家有这样一种看法：“人类智慧的顶峰是形而上学的哲学。因此我就是一个柏拉图式的哲学家，我就是一个康德式的形而上学家。”冠冕堂皇的推理应当予以摒弃！人们往往不能容忍某些人在理智方面的傲慢，但却很容易容忍我们在估计自己感情方面的傲慢，虽然傲慢是错误的，虽然感情比理智更能摆脱意志的控制。谁也不敢说在智慧的高度上能与但丁一样，但所有的人都可以说他在爱情的高度上与但丁一样。虽然但丁的爱情甚至比他的天才更为罕见，但是只有疯子才会用但丁的爱情去衡量所有的人。心灵的真正伟大不同于智慧的真正伟大。为了感觉和培育爱情，必须使人摆脱意志的薄弱，树立高尚的情操，就像诗人一样使自己的思想扎根在最高尚的形象中。啊，侏儒们，你们不要去同巨人争平等了，还是好好理解青蛙和黄牛的寓言吧！你们已经由于进行可耻的欺骗和罪恶的叛变而加剧了你们的灾难，在此情况下，你们奉承我们，奉承全人类，这又有什么用呢？最好还是猛击自己的胸膛，使你们的脸由于知道羞耻而红起来，这比你们举起手来随便赌咒发誓要好得多。发誓只是对于那些还没有认识自己是什么人，不知道怎样做的人

才有用，除此以外，发誓是多余的。至于那些存心用发誓来进行欺骗的人，则是十分轻浮和恶劣的，因为他们妄想只说一句话就可取得别人的信任。如果说一个蠢人的言行是可笑的话，要把自己装扮成圣人就是不怀好意。我认识另一些人，他们由于受别人的热情和力量的影响，便改变了自己的道德和感情。他们就像小孩一样，相信月亮会掉到井里，因为他们看到井水中有月亮的形象。但是，月亮落山时，它在井水中的形象也消失了。这时，那些人便挥动着胳膊，唉声叹气地继续坚持他们的信仰。这样的充满热情是徒劳无益的，他们的爱情中混杂着仁慈与不信任、怀念与鄙视，他们最终将成为殉道者。不必去效仿他们，使用最高级的形容词并不能一步登天；一盏油灯如果没有了油，再良好的愿望也不能使灯继续发光。一般人不应当太自信，当自己对某件事充满激情时，更不应当对这样的激情太自信。谨慎的爱情能长久地持续下去，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炽热的爱情往往昙花一现，它是产生不幸的闪电，因为它激起了人们更大的希望。但是，这样产生的不幸完全是伤害别人的，因为轻率地表现这种爱情的人感觉不到它。轻浮的人不愿宣扬如何避免这样的不幸，受害者也很难接受古代留传下来的忏悔逻辑：“你了解你自己吗？”谁敢于承认或相信自己的心灵是狭隘的？必须真正摆脱这种有害无益的迷宫似的思维方式，因为从这里得不出任何明确的结论，只不过是强者和权贵有更多的冒险机会，而使受骗的人更加可怜，更加没有信心。我们面对这种神秘莫测的命运，低下头来祈祷是可以的，但正义感也就从此消失了。我们想想，正义在我们的心中有着自己的圣坛，并且毫不神秘。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宁肯穷一点也要慷慨大方，千万不要因自己毫无价值而心满意足。因此，虽然我们受苦受难，但我们仍然相爱。

看来，文基埃雷多的多蕾塔肯定不能使莱奥帕尔多深沉、热情和专注的心灵得到安宁。然而，正是她第一个征服了他那打算永远地、完全地为她而活着的心。这是一桩很神秘、很痛苦、很阴郁的爱情。为什么没有人能更好地满足莱奥帕尔多爱的愿望，并使之变成爱情呢？也许这就是同性相斥和异性相吸的道德秩序吧？但这里也有许多相互矛盾的例子使这一道德秩序难以确立。人们对如下的情况疑惑不解：如果说混乱地游荡于宇宙空间的各种物质，自许多世纪以来就已制约于一种有规律的力量的话，以道德为主体的精神世界则还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在这个混乱无序的精神世界，有感情、力量和判断的冲突，有无数混乱的、无形的狂热、冷漠和欺诈，有懦弱的行为和卑鄙的阴谋，也有勇敢和伟大事业。总之，今天的精神世界是由诸种尚未被物质充分传播的精神和向精神施加压力的物质相互混杂而成，是真正的混沌世界。一切都在旋转，运动和变化，一切都在往返重复，但未来秩序的核心已经形成，每天都有许多新的因素汇聚在这个核心的周围。这些因素就像星云一样，边旋转边膨胀，密度有时加大，有时减小，最后汇入环抱星云的宇宙太空之中。对于星云来说，从一个个原子变成一颗颗星辰需要多少个世纪？这只有天文学家才能告诉你们。使人类的感情变成良心，又需要多少个世纪？这只有人类学家才能告诉你们。但是，正如某个星球在宇宙最后的混乱边缘演化为另一个太阳系一样，我们的良心也允许我们的混乱的内在感情世界建立一种稳定的、真正富有道德的和谐秩序。这就是说人的思维的永恒性与时间的无限性是吻合的。人尚未思考的东西并不等于没有希望，因为人类就是一种能够长期地希望并耐心等待的精神。

可怜的莱奥帕尔多虽然不会有几百年的生命，但他还应当

耐心地等待，一直等到多蕾塔注意到他的爱心并乐于接受这种爱心。我想，她终究会被莱奥帕尔多说服的，这是因为，首先，他长得漂亮；其次，他的家庭是当地最殷实的家庭之一；最后，他已多次向她表示了自己的爱是真诚的。在此情况下，只有傻瓜才不认真考虑。实际上，如果说他的单纯曾使多蕾塔心花怒放的话，他的精明能干和平静安详的精神则常常使她如醉如痴。多蕾塔发现莱奥帕尔多对待女性既温厚又宽容，即使在她们取笑他时，也是如此。这与他对周围的小伙子们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只要看他们一眼就足以使他们老老实实。多蕾塔感到光荣的是，他能用他的眼色阻止他人为所欲为。因此，多蕾塔经常到喷泉与他相会，在节日聚会时，她对他更加友好，相互亲切地问候，二人在一起交谈的时间很长很长，彼此产生了很深的感情。这时莱奥帕尔多已不满足于清早在泉池边相会或节日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相见，他开始每天晚上到文基埃雷多去找她，或是在她的家中，或是在文书房的台阶上，同她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回家。此时，他更多的是用嘴唇而不是仅仅在心里向她告别了，他在回科尔多瓦多的路上，满怀信心地用口哨吹着那首他惯常喜欢吹的咏叹调。

两个年青人就这样把他们的生命结合在一起了。但是，他们的老人却极力反对。文基埃雷多的尊贵的文书纳塔利诺先生听其自然发展，因为他已注意到在他女儿多蕾塔的周围有许多大头苍蝇，多一只，少一只对他也无所谓。但是安东尼奥先生一听说这件事就气歪了鼻子，并千方百计地表示他的不满。他是当地有名的老实人和热心肠，他看不惯他的儿子同另一个阶层的人往来，因此非常生气。但莱奥帕尔多对此却若无其事。于是他很生气地板着脸同儿子讲话，想以此使儿子明白，他不

喜欢他这样做。而莱奥帕尔多对自己的做法却非常满意，他认为，他容忍父亲的坏脾气，很好地表现了天主教徒的耐心。一天，他的父亲不得不跟他摊牌，向他说明了自己气愤的原因。他进行了辩解，强调他决心继续他已开始的事情。“怎么？你跟在那些穿着讲究的人后面转来转去不感到羞耻吗？你知道他们在当地是怎样评论你吗？你没有注意到文基埃雷多的卫兵都在嘲笑你吗？你知道你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吗？你不怕文基埃雷多城堡的领主总有一天会叫他的奴仆把你赶走吗？你是想让我同那位领主先生对立吗？你知道他是怎样地吹毛求疵吗？……”这位谨慎的镇长提出这一连串的问题，他力图让他的不肖之子悬崖勒马。但莱奥帕尔多觉得父亲的话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所以把父亲的话当作耳旁风。他回答说，他也是同其他人一样的男子汉，他既然爱多蕾塔就不是为了去开玩笑或是让她被人讥笑。安东尼奥先生于是提高了嗓门，而莱奥帕尔多则耸了耸肩膀，各自坚持自己的看法。而且，我相信父子二人的口角给予这位年轻人已经相当炽热的头脑以不小的刺激。

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位谨慎的老人说的话没有错。如果说多蕾塔是热情地欢迎她的恋人的话，那么文基埃雷多的居民对他的态度却并非如此，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城堡的卫队长加埃塔诺。可能由于他早就对这个姑娘有好感，因而对科尔多瓦多的这个漂亮的年轻人每天来拜访多蕾塔深为不满。他开始讽刺莱奥帕尔多，随即又同他吵嘴，最后竟动了拳头，但莱奥帕尔多毫不费力地让这位卫队长夹着尾巴逃跑了。这场打斗是在广场上进行的。虽然他打败了加埃塔诺，但并未能减少人们对他的敌意。此外，多蕾塔爱虚荣胜过爱莱奥帕尔多，她喜欢看到人们为了她而发动一场战争，所以这场打斗肯定不能满足她的胃口。加埃塔诺被打败以后，不断地在他的主人耳边吹冷风，

说这个普罗韦多尼家的青年如何蛮横无礼，如何蔑视权贵，特别是蔑视领主先生。这样一来，领主终于决定满足他的要求，也就是说，如果莱奥帕尔多再来这里，他将不再像看正常人那样看他，而是要斜着眼看他。这位领主想对莱奥帕尔多说："你给我滚出去！"他打算派人把莱奥帕尔多赶到十英里开外的地方去，因为这位文基埃雷多城堡领主只要斜视某人一眼，就等于宣判此人至少两个月内不准来该市镇。但是，莱奥帕尔多对此不予理睬，继续我行我素。加埃塔诺也不再向其主子提新要求，因为他知道，在具有无上权威的领主看来，莱奥帕尔多的公然挑战意味着犯了滔天大罪。事实上，这位领主对莱奥帕尔多公然不理睬他的判决非常生气。他在城堡的院子里曾碰到过他三四次，后来他又碰到莱奥帕尔多时，便厉声地要他站住，并且气愤地对他说，过多地从科尔多瓦多到文基埃雷多来散步会患肾病的。莱奥帕尔多向他鞠了一躬，他没有听懂领主的话，或者是假装不懂他的话，带着不怕肾脏得病的神色继续到这里来散步。正如人们所说，这位领主看到自己采取的一切措施均毫无作用时，便怒气冲天了。有一天，在午饭之后，他把莱奥帕尔多叫到身旁，明确地告诉他：他的城堡不欢迎科尔多瓦多的公子哥们来游玩；如果他是来寻找爱情的话，最好是去找别的女人，千万不要找文基埃雷多的女人；如果他不听劝阻，继续前来冒险，就只好以通奸罪论处了，那他就不会有好果子吃了。莱奥帕尔多还是向他鞠了一躬，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但那天晚上他继续去找多蕾塔。多蕾塔得知此事后，感到十分自豪，她想看看莱奥帕尔多如何应付这场风暴，因此她对他加倍地表示温柔。这时，加埃塔诺正在咬牙切齿，领主甚至斜着眼看了看他的那些走狗，所有这一切表明他们正在策划一个阴谋。终于，在一个宁静的夜晚（就是我被那位骑马的陌生

人送回弗拉塔后，彼萨娜来看望我的那个晚上），莱奥帕尔多从多蕾塔那里出来，翻越过她家的篱笆，正准备回科尔多瓦多，三个手执钢刀的歹徒突然从背后向他扑去，并对他大打出手。这一突然袭击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他被打倒在地，处境十分危险。这时，一个黑影猛地从篱笆后跳了出来，奋不顾身地用枪托向这三个歹徒狠狠打去，歹徒们被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莱奥帕尔多也恢复了镇定，并开始反击。

“你们这些狗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你们！”黑影边骂边追赶，三个歹徒朝城堡的吊桥逃去。

三个歹徒在摆脱了两个怒发冲冠者的拳打脚踢之后，拼命奔跑，希望尽快躲进城堡，以免被他们二人追上。不巧的是，大门已经上锁，他们大声呼叫和不断敲门，大门终于开了一条小缝，他们像遭到魔鬼追赶一样，胆颤心惊地钻了进去。

“你等着瞧，我可认识你！”他们当中的一个还壮着胆子，转过身来说大话，他就是加埃塔诺。“你这个‘飞贼’，你太爱管闲事了，我发誓要让你付出双倍的代价。”

“说得对，我就是‘飞贼’！”黑影在城堡的大门外怒吼道，“我既不怕你，也不怕你那狗杂种主人，也不怕同你一伙的那些坏蛋!”

“你们听听他在说什么！”加埃塔诺一边说，一边关紧大门，并加挂了一条很粗的铁链条。“上帝啊，让我们的主人把他吊死吧!”

“好！但是，我将先把你吊死！”“飞贼”怒吼道。他遗憾地看看那关紧的大门，迈开大步离开了莱奥帕尔多。

随后，这位侠客走到篱笆后面，牵上他的小马驹，想护送这个年轻人回科尔多瓦多。

“噢，怎么你恰巧在这儿？”莱奥帕尔多问他。他觉得，他

的生命还要由别人来拯救，真令他羞愧。

“啊，没什么！我已经觉察到这里将要出事，所以我早就在这里等着啦！”“飞贼”回答说。

“那是一帮土匪！流氓！无赖！”年轻人喘着粗气，回忆刚才发生的事。

“别说了，这就是他们的职业。”“飞贼”回答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可谈点别的事情。噢，今天你看见了我这个骑士，你感觉怎么样？你要知道，我在来这里之前已决定要让我这双已不太年轻的双腿休息一下了，因此我要分别骑那些在这片沼泽地上饲养的小马驹，这次轮到骑这一匹马驹了。我从卢古利亚纳来到这里，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此外，我还把一个在沼泽地里迷了路的孩子送回了弗拉塔。”

“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他们要在这里搞阴谋。”莱奥帕尔多插话说，他还在回忆刚才那场可怕的恶斗。

“我不会告诉你。”“飞贼”回答说。“现在你已到了家门口，我衷心地祝愿你平安，希望很快再见面。”

“怎么？你不进去，你不在我们家住宿吗？”

“不，不！这里的空气不适合我的肺。”

“飞贼”说完这句话，便骑着他的马跑远了。

我不知道那天夜里他是在什么地方过的夜。有人在第二天中午看见他到他的精神之父——弗拉塔的神甫那里去过，据说神甫是由于怕他才毕恭毕敬地接待他。但不一会儿，就从文基埃雷多来了四名卫兵。他们得知“飞贼”在神甫那里后，便直奔他的家而去。他们用力敲神甫的门，大声喊叫。神甫终于睡眼惺忪地开了门，若无其事地问他们要干什么。

“哎，我们要干什么！”加埃塔诺怒气冲冲地回答说，并转身向神甫家屋后的田野跑去，在那里他看见一个人已骑马跑远

了。“那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你们快来，你们快来！我们回头再找神甫算账！”

可怜的神甫坐在一把椅子上吓得像一个得了瘫痪病的病人。四个卫兵沿着垅沟向前追，他们估计，由于地里长着庄稼，还有些沟沟坎坎，因而马是跑不快的。但人们认为，如果飞贼”不是弃马而徒步逃跑的话，他肯定会遭大难。但是，那几个卫兵虽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却仍然一无所获。

我、彼萨娜和杂货店主的儿子回到弗拉塔城堡时，这起严重而神秘的事件已在那里传开，人们议论纷纷。伯爵和文书跑上跑下找卫队长和马夫马尔凯托。富尔詹齐奥急忙跑去敲警钟，好像草料棚起火了一样。奥兰多主教眨巴着眼睛，着急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伯爵夫人忙着吩咐仆人们关好门窗，加强防范。很快，卫队长召来三个人在院子里列队等候伯爵的命令，其中两人各持一支滑膛枪，另一人拿一支喇叭口形状的火枪。伯爵命令他们到广场上去巡视，检查一下公共秩序是否遭到破坏，并要求其他人严防坏人捣乱，特别是要严防那个绰号叫“飞贼”的坏人捣乱。杰尔马诺吱吱嘎嘎地拉起了城堡的吊桥。勇敢的卫队开到了田野里。但是，“飞贼”那天并不想到弗拉塔的广场上来。卫队长沉着脸站在酒馆门口，整理他的八字胡，装出十分威严的样子，这是卫队长炫耀自己的大好时机。晚上，文基埃雷多的四个卫兵来到此地，他们一个个就像刚参加完赛跑的狗一样气喘吁吁，疲劳不堪，但仍然一无所获。当卫队长向他们打听究竟时，加埃塔诺冲着他的脸无理地嘲弄他。与此同时，弗拉塔的三个卫兵看到外边平安无事，便走进酒馆，同他们的卫队长汇合。卫队长是文武双全之人，对他来说，应付加埃塔诺的嘲弄并不困难。他装腔作势地说，他只知道“飞贼”骑着马从田野跑过，他一旦发现这个亡命之徒

的藏身之处时，他将为文基埃雷多的尊贵领主报仇。加埃塔诺对他的这种大话的回答是，他的主人自有能力找“飞贼”算账。他还说，由于弗拉塔的神甫曾经让“飞贼”在此地过夜，因而他们也要让他为此过失付出代价。

这天午饭以后，谁也不想离开城堡。我和彼萨娜度过了很糟糕、很乏味的一天，我们在城堡的院子里同富尔詹齐奥和庄园管理人的儿子们争吵了很长时间。晚上，凡是有人来访，杰尔马诺总是在他的房间里高声询问来者是何人，只有在听到外面的人回答之后，他才放下吊桥，让客人进入城堡。吊桥放下时，生锈的铁链在绞盘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好像抱怨它已经安静地休息了多年，现在竟然又要它劳累。凡是从吊桥上经过的人，无不提心吊胆地注视着脚下那些满是裂缝的桥板。晚上，卢奇利奥和帕尔蒂斯塔尼约两人在城堡里停留的时间比平时要长很多，他们要用笑声来缓解伯爵夫人的紧张神经，因为从“飞贼”同文基埃雷多领主之间的敌对行动中，她看到整个弗拉塔地区已出现了火烧眉毛的严重形势。

第二天是星期日，当地又发生了一些新事件。早上七点半，人们在特利奥做完早弥撒，返回弗拉塔时，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会儿便看到文基埃雷多的领主带着他的三名卫兵出现在弗拉塔的广场上，他是一个脸色通红，身体粗壮的中年人。他的目光带着狡诈和凶残，从他的声音和神态可以看出，他是个极端傲慢、目空一切的人。他来到广场上，勒住马向人们询问弗拉塔的神甫住在哪里。人们告诉了他神甫的住处，他把马交给了加埃塔诺，随即带着领主的神气向神甫的住处走去，这时，神甫刚刮完了胡子，正在让女佣人给他剃头上的发圈。厨房既是他的工作室，又是他的办公室，他刚从前一天的惊恐中恢复过来，现在正开玩笑地对女佣人说，这一次必

须把他的发圈剃圆，不要像最近一次过节时那样，当他把头上的四角小帽摘下来时，使全教堂里的人哄堂大笑。朱斯蒂娜由于给神甫当了很长时间的佣人，因而她并不理会神甫的玩笑，照样干自己的活。但她东剃一下，西剃一下，发圈越剃越大，在这位可怜的神甫头上好像出现了一大片油渍，尽管神甫事先向她交待过，发圈不要超过半个杜卡托钱币那样大，但现在没有哪种钱币能盖住这个发圈了。

“啊，朱斯蒂娜！朱斯蒂娜！”神甫用手摸着新发圈的边沿说。“我觉得发圈已靠近这边的耳朵了。”

“您别猜疑！”朱斯蒂娜回答说，她是一个朴实善良的农妇，虽然才三十岁，但看起来好像四十五岁。“如果发圈靠这边的耳朵近了，那不就靠那边的耳朵远了吗？”

“哎哟！你想给我剃成光头吗？”神甫耐心地说。

“唉，不会的，我从未给别人剃过光头！”女佣人自信地说。“今天我也不会给您剃光头。”

“不行，不行！我说，……算了吧！”

“还有一点儿，……您要等我剃完……别说话，请不要动，一会儿就好。”

“唉，行了，行了！你们女人都是魔鬼！”神甫嘟嘟哝哝地说。“你们要剪发时，让我来给你们剪……”

谁也不知道他在“剪”这个词之后，还想说些什么，因为这时从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话。神甫一下子站起来，推开了朱斯蒂娜，从脖子上扯下了毛巾，突然转过身来，同文基埃雷多的领主正好打了一个照面。你们可以想像，当时可怜的神甫表现出何种的脸色，何种的目光，何种的神态！他带着奇怪、恐惧和惊讶的表情，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迎接这位令人可怕的领主的到来。他的披风滑到地上，他的双手

一会儿摸摸衣襟，一会儿摸摸大腿，全然不知所措，好像要说"：这下我可完蛋了！"

“噢，最敬爱的神甫，您的身体可好？”文基埃雷多的领主开始说话。

“唉！……我不知道……而且……您请坐……我很高兴。”神甫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地说。

“好像您不大高兴。”领主接着说，“您的脸在您的白色领圈中似乎显得瘦了一些，尊敬的神甫。啊，也许，”他向朱斯蒂娜狡猾地看了一眼，继续说，“我来此打扰了您的工作吧？”

“噢，哪里的话！”神甫低声说。“我正在……朱斯蒂娜，快去煮咖啡。您喝巧克力饮料吗？伯爵先生，您要巧克力饮料吗？”

“你去照看你的公鸡吧，我要单独同神甫谈谈。”领主对朱斯蒂娜说。

她不等他说第二遍，便拿着剃头刀跑到院子里去了。他走近神甫，抓住神甫的胳膊，把他拉到炉灶旁边，让他坐在一条板凳上。

“现在我们谈谈吧！”领主坐在他的对面，继续说，“有人说，刚刚燃起的火舌，即使在夏天，也不会烧伤人的皮肤。尊敬的神甫，您对我讲老实话，您是想当神甫，还是想当走私犯？”

可怜的神甫胆颤心惊地听着他讲话，愤怒开始侵袭他的心。他的白色圆领衬歪了，他把它扶正，并用手摸了摸嘴唇。在以后的整个对话过程中，他一直无暇把他的圆领衬扶正。

“这是两个不同的职业，我没法比较。”领主继续说，“我只想问问您是想干哪一种职业。当神甫有布施，有鸡吃，有什一税。当走私犯要坐牢，要被绳子捆起来，要遭枪决。每个人

都可以自由选择。对我来说，我没有当过神甫，我只感觉教规是不允许同时干这两种职业的。您是怎么想的，尊敬的神甫？”

“是的，先生……阁下……我也是像您这么想！”神甫结结巴巴地说。

“那么，请您回答我的问题！”文基埃雷多的领主说。“您是想当神甫，还是想当走私犯？”

“阁下……您是在开玩笑。”

“我同您开玩笑？您想想，尊敬的神甫！ ……一大早我就起来了，并不想来同您开玩笑！……我明确告诉您，如果弗拉塔的伯爵没有能力保护威尼斯共和国的利益，那么这附近还有我，我可以来保护。您在家里窝藏走私品和走私贩子……有没有，有没有，尊敬的神甫！您别摇头否认……我们有证据，必要时我们可以把您提交法庭或是教廷审判。”

“天哪，我的上帝！”神甫惊叹地说。

“那么，”这位封建领主接着说，“我对您接近那群人并不介意，但是我想请您换一换环境，您可以先自己挑选，省得我们强迫您。”

“换一换环境？您这是什么意思？……我换什么环境？为什么？请您告诉我，阁下！”

“是这样，我想对您说，如果您能到山区去找一份俸禄，我愿意尽力帮助您！”

“到山区？”神甫更加吃惊地问。“我到山区！不可能，阁下！甚至山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就在那儿！”文基埃雷多的领主用手指着窗外说。

但是，领主没有想到，这位神甫听到要去山区时表现得是如此的恐惧。对某些粗俗的、单纯的、出身低微、看问题过于绝对的人来说，胆怯有时会取代勇敢。对这位神甫来说，要他

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去过新生活，比要他去死还要严重得多，可怕得多。他生于弗拉塔，他扎根在这里，所以他感到，要他离开这里无异于要把他杀死。

“不，阁下！”他以从未有过的坚定口气回答说。“我一直生活在弗拉塔，我必须死在这里。如果您要把我送到山里去，我怀疑我能否活着到达那里。”

“很好。”这个恶霸站起来说，“您就先死，然后再去那里吧。不管怎样，我可以肯定地说，窝藏‘飞贼’是不能在弗拉塔当神甫的。这条规定对您也是适用的。”

这位贵族一边说着这番话，一边用马刺狠狠地踢了一下神甫的炉灶，随即离开了神甫的住所。神甫低着头跟在后面。当他看到伯爵上马时，又向他鞠了一躬，然后回到屋里对朱斯蒂娜发牢骚。领主同他的谈话内容朱斯蒂娜早已在院门后听得一清二楚。

“唉，不行，不行，他们不能把您赶到山里去！”他的女仆哭泣着说。“您去那么远的地方，肯定会生病的！……您的教民不是都在这里吗？上帝需要了解这里的情况时，谁能向他汇报呢？……”

“我的孩子，请你继续给我剃发圈吧！”神甫安慰她说。“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去山区，即使他们把我捆在柱子上，我也不去别的地方当神甫！……你想想，我已四十多岁，难道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熟悉所有的新面孔吗，还要一切从头做起，再做那些我从孩提时期直到今天所做过的所有事情吗！不，不，朱斯蒂娜！……我说过，我再重复一遍，我就死在弗拉塔。因此，这就是戴在我脖子上的沉重的十字架，我要把它一直带到神圣的天国。那位领主先生真讨厌！……他真把我气死了！……但是我宁愿忍受这一切，也绝对不离开这里。如果

他想捉弄我，那他就来吧！……他最好是同他的卫兵一起来，而不是同其他人一起来！……至少我还认识他们，他们殴打我时会手下留情。”

“您说什么！”女佣人说。“那些卫兵会对您手下留情？难道您认为一个神甫是一个了不起的头目吗？”

“我的孩子，将来我会担任更大的神职！……但这需要耐心！……,,

这时，圣器管理人走来告诉神甫，人们都在等待他去做弥撒。可怜的神甫想到他已延误了许多时间，于是急忙往外跑，但他的发圈却只剃了一半。朱斯蒂娜手里拿着剃头刀在后面追赶他，一直追到广场。神甫没有剃完的发圈、文基埃雷多的领主到他的住所发难，再加上前一天发生的事件，这一切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议论。

翌日，弗拉塔伯爵收到了文基埃雷多伯爵的一封长信。这位领主在信中开门见山地要求弗拉塔伯爵在尽短的时间内把这位神甫驱逐出境，他指责神甫犯下了各种罪行，其中之一就是欺骗威尼斯共和国的税务人员，窝藏环礁湖地区最危险的走私贩子。信中说：“这是损害威尼斯政府的重大罪行。那些迅速惩治罪犯的人的功绩是多么的伟大，那些出于私利而对罪犯不予惩治的人又是多么的危险。尊敬的领主先生应当像其他人一样明白这一点。威尼斯法庭的法律和布告讲得明明白白。对上述罪行，不能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因为金钱犹如国家的血液，那种玩忽自己的职责而阴谋窃取国家血液的人就是国家的罪人。”可以看出，文基埃雷多城堡的领主找到了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弗拉塔伯爵听他的文书念这封信时，坐在椅子上摇来晃去，他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一定的侵犯。他本想悄悄地处理这件事，但是，神甫遭指责，前一天上午文基埃雷多的领

主对神甫的访问，以及神甫的惊慌失措和他同朱斯蒂娜的对话，这一切使当地的老百姓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从而引起了一场真正的风波。在当地，大家十分喜爱这位神甫，认为他是一个善良的教父。此外，弗拉塔的居民习惯于他们的领主实行威尼斯式的宗法管理，不喜欢别人骑在他们的头上指手划脚。因此，他们议论纷纷，强烈反对文基埃雷多城堡领主的横行霸道。弗拉塔城堡的居民对伯爵先生的态度深感遗憾，由于他们性格倔强和桀骜不驯，因而他们想给伯爵招来点更大的风波。我从未见过伯爵和他的文书的关系像那段日子那样紧密，他们好像两根相互支撑的梁柱，正在合力抵御一场风暴，如果其中一根动摇，另一根就会倒地，至少也要失去平衡。他们想方设法平息人们的不满情绪，但总是事与愿违，情况越来越糟，人们对吃禁果的兴趣越来越大。城堡里的居民在厨房里守口如瓶，但一到了外面的广场上或酒馆里就激烈地各抒己见，其中杰尔马诺师傅比谁都嚷得厉害，他坚决反对他的前主人文基埃雷多领主的专横。由于他在声讨这位领主时用的言词刻薄，也由于他为捍卫神甫表现出勇敢的精神，因而他已成为这场骚动的头目。每天晚上，他一坐在小酒馆的长凳子上就大声说，必须反对驱逐作为穷人的惟一代表的神甫。他说："让那些横行霸道的人去大发雷霆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把他们过去的某些罪行揭露出来，足以使法官们去蹲监狱，使被告取得胜利。"圣器管理人富尔詹齐奥则是个两面派，他厚着脸皮在混乱中见机行事，他在城堡里态度谨慎，同官方唱一个调，出来以后就紧跟在杰尔马诺后面，杰尔马诺说什么他都赞成，他这是为了探听在这次可怕的事态发展中的真实情况。

一天晚上，守门人杰尔马诺多喝了几杯酒，有点管不住自己的舌头，所讲的话显然出了格。他又唱又叫，说他过去在文

基埃雷多城堡当清洁工，是城堡领主有意把他赶走的，这是因为领主怕他将自己干的某些坏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从而使其无地自容。富尔詹齐奥没有进一步追问他，只是注意这种话与当时发生的事件有没有关系，或仅仅是醉鬼的狂言。杰尔马诺从酒馆出来，回到家里，照例同老婆孩子一起念玫瑰经。第二天，在波尔托格鲁阿罗有集市贸易，因此他一大早就赶到那里去了，他回来得也比平时晚。人们看到，他在波尔托格鲁阿罗时，曾去过法庭副执事的办公室。有人说，这位副执事就是过去弗拉塔文书房的誊写员，所以杰尔马诺去拜访他并未使人感到奇怪。可是，八天之后出现了一个新情况：正当有人开始向教廷请示关于把神甫调往山区的问题时，弗拉塔文书房收到了来自威尼斯的一项明确而正式的命令，这就是废止对杰尔马诺师傅的一切契约性限制，立即前往威尼斯法庭，就他向威尼斯政府揭露的有关文基埃雷多领主过去生活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情况进行秘密传讯。这块突然从月球上掉下来的陨石打乱了那帮无忧无虑，专门寻欢作乐者们的正常生活秩序，使他们空前地惊慌失措。伯爵和文书不知如何是好，好像他们的双脚都已悬在了空中一样。由于他们最初得知这一消息时没有按照习惯的做法予以保密，因此，伯爵夫人和奥兰多主教的恐惧同城堡里的其他居民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兴高采烈心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进一步加重了伯爵和文书心中的忧虑。

弗拉塔伯爵的处境的确是微妙的：一方面，附近有一个狂妄自大的封建领主，他一贯无视国家和教会的任何法律；另一方面，有威尼斯法庭，它有至高无上的审判权，十分严厉，毫不留情。这边可以进行突然的和残忍的报复，那边能够进行可怕的、秘密的审讯；这边有武装到牙齿的可怕的卫兵和安放在栏杆后面的大喇叭，那边有威严的大法官，深深的水牢，烧红

了的铅条．捆人的绳子，上刑用的老虎钳和砍头的大刀。这两个权威可轮流折磨伯爵先生十八小时。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馅饼必然要扔给更大的一条狗，因为使双方都满意并达成一致是难以想像的。我不否认，帕尔蒂斯塔尼约的鼓励和卢奇利奥的聪明建议对伯爵的天平倾向哪一边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伯爵先生看到有些重要人物在支持他，因而感到自己安全多了。然而这并不能解决对杰尔马诺的传讯要在难以预测的神秘气氛中进行这一问题。但是，善于打探消息的人还是从这种神秘气氛中看出了一些东西。据说，威尼斯法庭的命令使文基埃雷多的这位前佣人胆颤心惊，他把一些能证明他过去的主人对威尼斯共和国极为不忠的老材料藏了起来。我想，如果这些假设都像空中楼阁一样的话，你们可以想像事情会如何发展。我们也希望这仅仅是假设，因为开庭以后就只有伯爵、文书和杰尔马诺能亲临现场，但他们走出法庭后就会变得像聋哑人一样。正如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文基埃雷多的领主是对此事最敏感的人之一，他知道自己不太清白，一开始他就十分恐惧，急切希望事态不要发展下去。他反复考虑后，决定前往弗拉塔城堡同伯爵面谈。我相信，当时正在弗拉塔城堡餐厅的神甫听到文基埃雷多的领主前来拜访的消息，几乎昏厥了过去。伯爵环视了一下同桌吃饭的所有人，发现其他人既未表示惊讶，也不那么自信。因此，伯爵踟蹰地对佣人说，先把客人请到楼上的客厅，他和文书随后就到。这是一次充满冒险和威胁的令人不快的来访，他们甚至来不及作任何的准备。此外，伯爵和文书并不像雄鹰那样敏捷，他们很难在两分钟内猜透对方来访的真实意图。他们只得糊里糊涂地上楼会见那位十分狡诈和傲慢的领主。他们家的人都在餐厅焦急地等待会见结果，就像古罗马时雷戈洛一家忐忑不安地等待元老院讨论决定是把他

们留在罗马，还是把他们送往迦太基一样。

“愿为阁下效劳！”伯爵刚走进客厅，文基埃雷多的领主便机灵地说，并向伯爵扫了一眼。

“我将虔诚地为您效劳！”伯爵回答道。这时，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地板，似乎要从那里寻求启示，以便渡过难关。由于他没有从地板得到启示，因而只好求助于文书。他看到文书站在他身后的墙边，便焦急地呼唤：“文书先生……”

他喊了这一句后，还想补充几句。但文基埃雷多的领主把他的话堵在了口中。

“不用了！”他说，“不必打扰文书先生的日常工作了，以免由于我们闲聊而浪费了他的时间。我知道他的手中有许多重要的案子，需要他认真地研究和处理，威尼斯共和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同我们大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文书先生，我说得对吗？您可以让我们两个人随便谈谈，反正我们的谈话也不是圣廷的决议。我们很快就可以谈完。”

文书立刻挪动双腿，从客厅往外走，但由于他的眼睛没注意看路，致使他出门时鼻子撞到了门框上。伯爵朝他走去，心照不宣地沉重地做了一个包含着请求、恐惧和失望的手势，他挥动一下胳膊，好像一个溺水者在水面上即将沉入水底的样子。他把客厅的门关上，然后回身整理了一下衣服，胆怯地举目观望，似乎要说：“我们就严肃地谈吧！”

“我非常高兴您十分亲切地接待我。”文基埃雷多的领主说。“这充分证明我们终于相互理解了。说到底，还是您做得对，我应该完全信任您。我们不是已经相互理解了吗，伯爵先生？”这只老狐狸走近伯爵，狡猾地握住了伯爵的手。

他的这种热情的动作使伯爵先生相当感动，但他不太耐烦地很快将手抽了回来，并随即将手插在他的衣兜里。我相信，

事后他还会把这只手洗一洗，以免波尔托格鲁阿罗法庭的副执事从他的手上闻出他们握过手的气味。

“是的，先生。”伯爵一边回答，一边尽量装出一点微笑，但由于太费劲，他的眼睛里竟然流出了两滴眼泪。“是的，先生，我相信……而且……我们总是相互理解的！”

“您说得好，我可以向上帝发誓！”文基埃雷多的领主坐在沙发上得意地说。“我们总是相互理解的。此次，尽管有人粗暴地进行干涉，我们依然相互理解。尽管贵族们的习惯、性格和关系各不相同，但他们却有共同的利益。如果某种错误的行为损害了他们其中的一员，那么其影响将落在所有人的头上。因此，我们必须团结，必须相互帮助，以便使我们的特权不受侵犯。公正是好事，甚至是极好的事，特别是当我们需要它的时候。我发现，在我的家里，我就需要公正。但是，谁要想用它来反对我，那是不允许的。伯爵先生，如果有人以此为借口来干预我们之间的事，您也不会高兴吧？……”

“唉，……而且……事情是清楚的。”呆板地坐在沙发上的伯爵结结巴巴地回答说。他听到对方讲的话就像一片混乱的噪音，这与一个磨面机在他耳边轰鸣没有两样。

“再说，”文基埃雷多的领主接着说，“那些人的公正既不完善，也毫无用途，谁要是一味幼稚地遵循这种东西，就必然同别人发生争议，而且在这种公正之上还有一种更简便易行的公正!”

领主一字一句地讲出的这种铿锵有力的话，强烈地震动着伯爵的耳膜，他听明白后，便抬起了他那张我不知道是生气还是恐惧的脸。本来表示不满的方式可以让对方就某句话进行澄清，但是他却采用了相当外交的手腕，再次对他的话报之以轻轻一笑，然而这次微笑没有上一次微笑那样来得困难。

“我看您已经听懂了我的话。”领主进一步说。“您能估量出我的话的分量，我来要求您帮助，这既不奇怪，也不过分。”

伯爵睁大了眼睛，并把一只手从衣兜里抽出来，放在胸前。

“我要鞭打那些造谣生事和搬弄事非的人。他们别有用心地搬出了那些不知何时发生的微不足道的小事，想使我在威尼斯政府面前难堪。”这位文基埃雷多的领主继续说，“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流氓无赖的行径。但是，一旦这些小事传到了威尼斯，就必须按照规定立案，这一点您是很清楚的。因为，如果威尼斯政府忽视对小事的诉讼，也会忽视对大事的诉讼。一旦依法办事，就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总之，我可以肯定，上面是不愿意进行这种审讯的，……您明白吗？……那个秘密的命令，……关于杰尔马诺师傅的案子。”

“如果文书在这里的话，……”弗拉塔伯爵细声地说，他脸上显露出了希望之光。

“不，不，现在我既不希望，也不要求在这里公布这桩案子。”文基埃雷多的领主说，“我只是提醒您并请您注意，问题不在于有人反对我，或者这件事本身是微不足道的，而在于一个管理良好的领主竟要被审查。……我不必赘言。实际上，甚至威尼斯看到中断审理此案也不会不高兴。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不得不对国家法律的某些太粗糙、太概括的部分进行修改和软化。伯爵先生，现在轮到我们这两个好朋友来分析威尼斯共和国法官们的真实意图了。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精神高于文件。我向您保证：如果说文件指挥人们前进，而精神则指挥人们停止。我对您说句知心话，我从威尼斯得到了上述内容的通报。您已经在选择解决办法……真诚的妥协……有可能找到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伯爵的眼睛越睁越大，他用手指扯破了自己的衬衣饰边，这时，因激动而积压在他胸中的闷气突然从他的口里迸发出来，形成了一声叹息。

“噢，对此请别担心！”文基埃雷多的领主补充说，“这是最容易的解决办法，您可能没想到这一点。即使这样做极为困难，也要试一试，以便符合威尼斯共和国十人委员会的指示精神。请您务必记住，这是按照它的精神办，而不是按照它的书面通知办！……因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公正并不想让您这样的尊贵先生因过分拘泥于某个命令而陷于尴尬的境地。可以想像，这样就会使一个领主同其他领主对立起来！……这将是忘恩负义行为，是对您的一种不可饶恕的不公正行为……”

可怜的弗拉塔伯爵怀着恐惧而惊讶的心情明白了对方谈话的全部意思，于是，冷汗从他的额头上簌簌地往下流，就像在宗教游行中大蜡烛上滴下来的蜡油一样。他应当回答，但他既不想说是，也不想说否，此时此刻，如何回答的难题在严重地折磨着他，致使他宁愿将领主的权力让出来以争得自由。但是，最后他好像找到了一个摆脱困境的好办法。你们可以想像，他真是一个奇才！……他有了巨大的新发现！

“但是……随着时间……我们将看到……我们将配合……”

“唉，什么随着时间！”文基埃雷多的领主愤怒地跳了起来。“机不可失，亲爱的伯爵！如果我是您，我就会按照我的这一很好的想法马上宣布：从明天起，任何人不得再谈论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这怎么可能不再谈论？”弗拉塔伯爵说。

“啊，我看我们还是再商量一下这个问题吧。”领主说，“谁寻求解决办法，谁就已经相信原则。办法是现成的，一切就看伯爵先生是否准备义不容辞地满足十人委员会的秘密指示

和我的意愿 了。”

他说出“ 我的意愿 ”这四个字时，如同突然吹响的喇叭那样响亮。

“ 看您说的！……我随时准备着！ ”可怜的伯爵结结巴巴地说，“ 但您要向我保证，上面的人真的希望这样！…… ”

“ 那当然，我可以说毫无疑问。 ”文基埃雷多的领主继续说，“ 应当理解，事情的发生都纯属偶然，这是问题的关键。您要在杰尔马诺面前美言几句，您明白我说的意思！……要用点诱饵，好让他把那几张纸收起来，叫他不要再说这件事。 ”

“ 但文书呢 ?”

“ 您别告诉他，您要悄悄地办！我还要讲一句有关他的话，这既是上面的意思，也是我本人的意思。既然这件事对我有不利的影响，使我很痛苦，我必然要对某个有关的人进行报复。文基埃雷多城堡的领主吃官司是由于他的同伙！……不难想像，我的尊严不允许我接受这种羞辱。我要坚持，以便这场官司在别处打，比如在乌迪内，在威尼斯。我知道，这样我就可以洗刷我自己，为自己辩护。您可以看到，在这里是不可能的，我不能忍受这种羞辱，即使为此而杀死一千人，我也在所不惜 !”

这时伯爵从头到脚都在颤抖，但此时他已习惯于这种不恰当的抖动了。他叹了一口气，说道：

“ 好吧，阁下。我们可以把那些尚未了结的状纸直接邮寄到威尼斯吗 ?”

“ 那怎么行？ ”文基埃雷多的领主急忙打断他的话说，“ 我没有对您说过要把那些状纸统统烧掉吗？……也就是说，既然还没有了结，就不必邮寄了。 ”

“ 什么时候？ ”伯爵小声问他，“ 什么时候可以烧掉？……

明天？’

“我们立刻烧掉。’领主站起来说。

“立刻……您要立刻烧掉？”伯爵抬起眼睛，因为他已离开了座位，他那时一点也没有立刻烧掉的意思。但他看了看对方富于表情的脸色之后，马上补充说：

“好的，好的，您说得对，马上烧掉，马上！”这时伯爵吃力地站在客厅里，随后他昏昏沉沉地向门口走去，当他的手正要碰着门闩时，门外传来一个急切的声音：“可以进来吗？”只见谦卑的富尔詹齐奥手里拿着一封信来到客厅。

“有什么事吗？谁让你进来的？”全身抖动着的伯爵问道。

“这是一个马夫从波尔托格鲁阿罗送来的威尼斯共和国紧急公文。”富尔詹齐奥回答说。

“滚开！这种事明天再办！”文基埃雷多的领主说，他脸色变得有些苍白，说这话时他的一只脚已迈出了门槛。

“请原谅，阁下。”富尔詹齐奥说，“是特急件，需要马上看！”

“噢，是吗……那么我马上看。”伯爵边说边戴眼镜，并拆开了信封。但是，他朝公文看了第一眼，一个寒颤就传遍了他的全身，他为了不至晕倒，只得将身子靠在门框上。同时，文基埃雷多的领主也迅速地朝那张公文纸上扫了一眼，并闻出了其中的味道。

“我看今天我们并没有相互理解，伯爵先生！”他仍然带着通常那种高傲的神气大声地说，“只有寻求十人委员会和圣·安东尼奥的保护了！不过同您的会晤仍然使我很高兴。”

他边说边迅速下楼，客厅里只剩下弗拉塔伯爵一人，他茫然不知所措地呆呆地站在那里！

“他就这样？……他走了吗？”伯爵从惊慌中清醒过来，问

道。

“是的，阁下！他已经走了！”富尔詹齐奥回答说。

“你看看，你看看，他们给我写了些什么呀？”他边说边把信封递给了圣器保管人。

富尔詹齐奥安然地读完了这份逮捕文基埃雷多领主的正式文告。文告中强调，在逮捕他时应注意不要引起骚动。

“他现在已经走了，的确走了，如果没有抓住他，这不是我的过错。”伯爵说，“你可以证明，在我看明白文告的内容之前他就走了!”

“阁下，我可以按您的吩咐对任何事情作证！”

“如果送信的马夫能再晚到半小时那该多好！”

富尔詹齐奥微微一笑。伯爵去找文书，告诉他这件新的、更为可怕的、他们已深陷其中的麻烦事。

富尔詹齐奥是什么样的人，他扮演什么角色，你们同我一样是能想像出来的。在许多类似的情况下，威尼斯政府都派出他们最卑贱的奴仆去监视领主们对政府的忠诚和热情。尽管文基埃雷多的领主如此桀骜不驯，当他看到那一张公文时还是胆颤心惊，立刻领悟到这是要对他毫不留情地下手了。他经过被恐惧征服的一刹那之后，开始对自己的狡诈、对自己强有力的亲朋关系和自己的应变能力充满了信心。于是，他首先考虑如何逃跑的问题。他想去的第一个地方是伊利里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他考虑去那里的利弊。随后他想：要抓住他并不那么容易，而逮捕他又不可能不引起骚动；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他都随时可以从伊松佐逃走。这时，他心里充满了要对杰尔马诺、神甫、“飞贼”和伯爵进行报复的仇恨，以及对威尼斯政府施加压力的强烈愿望。这样一来，他便仇恨满胸，心潮起伏，陷入恐惧和更大的不安的深渊之中。

第 五 章

弗拉塔城堡在 1786 年最后一次被围困和我的初步功绩。两位幸福的恋人，两位忐忑不安的主教和两个行动诡秘的嘉布遣会修士。弗拉塔城堡的守门人杰尔马诺被杀害。文基埃雷多城堡的领主坐牢，莱奥帕尔多娶妻和我学习拉丁文。与我周围的人相比，我觉得我并不是最不幸的。

我相信，我的生命史同其他人的生命史一样，是从孤寂的摇篮中产生，然后置身、漫游和融合在无垠的人世沧桑变化之中，最后又回到孤寂，并怀着深深的痛苦与思念走向宁静的坟墓。这正如肥沃的伦巴第平原上那些用以灌溉的水渠，它们最初源于阿尔卑斯山的某个湖泊或是从平原上的某条河流，由大的干渠分成支渠，再分成小支渠，继而又分成小溪和密如蛛网的涓涓细流，但再往下流又逐渐汇集起来，形成一条缓慢的、淡白色的和寂静的河流，最后注入波河。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真诚地说，我认为这是好事。比如，我的情况就很少值得叙述，如果我的经历不同其他许多人的经历融合在一起，我的看法，事情的变化和转折都不值得研究。而那些人都只不过是我在这个世界上遨游的短暂的同伴，我们不过曾经同时走在一条

小路上而已。但这就是我要作的自述吗？难道我会像某些爱唠叨的女人，在向神甫忏悔时只说丈夫和婆婆的罪过或是乡间的流言蜚语，而不说自己的罪过吗？请不要着急，我不会这样！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之中，他不可能在袒露自己的心灵时不涉及周围的人，就像作为时间和空间产物的思想融入无限的宇宙中一样，无论什么人也都将融入人类之中。自私、利益和宗教的堤坝无法阻挡这种演变。我们的哲学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显示其正确性。但是，远古时期印度的丰富知识以其永恒的形而上学的完美真理，向我们自以为是的繁琐哲学体系进行挑战。

你们已经注意到，在我讲述我的童年生活时，我的周围出现了许多人，这真使人感到可怕，我自己也很惊讶，就像一个巫婆被自己随意召唤来的魔鬼吓坏了一样。同我一起前进的人们如同一个真正的步兵方阵，但他们的吵吵嚷嚷和闲言碎语极大地减慢了我前进的速度。然而，你们不要怀疑，如果生活不是一场两军对垒的决战，那也是每天持续不断的小规模的混战。这个步兵方阵不是因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而全部壮烈牺牲，而是因士兵开小差、中埋伏、患疾病而不断涣散，减员和瓦解。青年时代的伙伴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我，他们去寻求新的友谊，但这种友谊却更加松散，更加谨慎，更加注重利益。我从这里走到老年的荒漠只有一段很短的、充满着哀伤和眼泪的路程。我的孩子们，就听其自然发展吧！我带领你们在青春时代的多姿多彩的欢乐迷宫中游历了一番之后，你们终于可以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会了。虽然我这个可怜的老头子的余勇未消，对未来仍满怀憧憬，但毕竟已是风烛残年，步履维艰了。然而，现在我还想对你们展示一下那个古老的世界。就是那个甚至在上一个世纪末还幼稚天真的世界，就是那个尚未被

法国革命的伟大风暴所彻底革新的世界。那时的人不同于现在的人。你们重视他们，甚至把他们作为效仿的榜样是没有多大好处的；如果想参照他们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志向，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我是那些人中的幸存者，我有权明确地告诉你们：你们有权评价我们，但在你们对我们进行评价之前，我要先向你们讲述我们的情况。

自从那次文基埃雷多的领主同伯爵谈话之后，我记不清过了多少天，但肯定是很少的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弗拉塔城堡突然遭到了侵袭。那时有一些农民和走私者拼命逃跑，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警察、民兵和马夫，他们一边追赶，一边大声喧哗，吵吵嚷嚷，他们在弗拉塔的广场上见人就打。第一个发现这一混乱局面的是伯爵夫人。午饭后，她同圣安德雷阿主教和罗莎从外面散步归来，她看到上述情况后立即叫人把城堡的大门关紧，然后上楼去叫醒正在睡觉的丈夫，让他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星期以来，睡觉都只能闭着一只眼睛的伯爵迅速下楼来到厨房。不一会儿，文书、奥兰多主教、马尔凯托、富尔詹齐奥、庄园的管理人、卫队长等都恐惧地聚集在伯爵周围。此时每个人心里都很明白，自己要像往常一样平静是很不容易的，暴风雨到来之前的每一个新的预兆都能使他们的恐惧成倍增长，如同正在康复的病人又看到出现旧病复发的征兆那样。那天晚上，轮到卫队长桑德拉卡带领三个民兵外出巡逻，但五分钟后他们都夹着尾巴回来了，谁也不想在外边冒险。实际上，那些在广场上大喊大叫、胡作非为的人都是文基埃雷多的卫兵，好像他们丝毫无意从广场上撤走。加埃塔诺把小酒馆作为他的指挥部，他再三发誓要让走私者们碎尸万段，要让那些在弗拉塔城堡里窝藏走私犯的人付出最沉重的代价。他声称，在弗拉塔有一个逃避税收的集团，神甫和伯爵就是他

们的头头。他扬言，现在已到了消灭这伙人的时刻，因为这伙人是最无耻的敌人，凡是维护国家法律的人必然把他们视为最无耻的敌人，现在人们应当把执行威尼斯共和国的法令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

“杰尔马诺，杰尔马诺，快把吊桥拉起来，把大门关紧！”伯爵高声叫喊。因为他已听到外面的喊叫声和咒骂声。

“阁下，我早已把吊桥拉起来了！”卫队长回答说，“为了更加安全可靠，我还派三个人把它推到了沟里，因为滑轮不转了。”

“好极了，好极了！关好所有的窗户，关好所有的出入口，并扣上铁链。”伯爵又补充说，“不许任何人进出城堡！”

“现在我就去拆掉那座小桥！”马夫向伯爵表示自己的意见 。

“我认为，马厩旁边的小桥还可以保留着，以备出现特殊情况时，供突围使用。”卫队长明智地提出不同意见。

“不，不，我不想突围！”伯爵高声说，“把马厩旁边那座小桥马上拆掉，我准备在我的城堡被围困时全力自卫。”

“我想提醒阁下注意，拆除了那个小桥就无法外出采购日常用品了。”庄园管理人弯着腰，礼貌地说。

“没有关系！我丈夫说得对！”伯爵夫人回答说，在所有的人中最害怕的就是她。“你们就听从伯爵的吩咐，赶快拆掉马厩旁边的小桥吧。再也没有时间了！我们随时都可能被杀死。”

庄园管理人比先前更深地向伯爵夫妇鞠了一躬后，便前去执行他接受的任务。一刻钟后，弗拉塔城堡同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了。此时，伯爵和伯爵夫人才松了一口气。尽管奥兰多主教不是什么英雄，但只有他对明天将吃不到牛肉表示不安。伯爵听到他弟弟唉声叹气，便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刻显示出他在

管理方面的天才。

“富尔詹齐奥，”他严肃地说，“你们的母猪下了几头小猪？'

“阁下，十头。”圣器保管人回答说。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吃一个星期了。”伯爵接着说，“因为在两天的斋日里我们可以吃鱼。”

奥兰多主教想起了马拉诺海湾美味的鲷鱼和卡奥尔莱海湾的肉质细嫩的鳗鱼，不禁痛苦地叹了一口气，因为这里泥塘里的小鱼和青蛙怎么可以与鲷鱼和鳗鱼相比呢？

“富尔詹齐奥，”伯爵继续吩咐道，“把你们的鸡杀两只，一只拿来炖，一只拿来烤。你和马尔格里塔都听明白了吗？”

富尔詹齐奥和厨娘均躬身施礼，表示已完全明白主人的意思。随后又轮到圣安德雷阿主教叹息了。他由于肠胃不好，不能吃猪肉，如果被围困一个星期，那日子是不好过的。伯爵夫人从他的脸上看出了这一点。她急忙安慰他说，她将要求厨娘专为他煮鸡，于是这位神学家脸上的愁云顿时消散了。只要有鸡吃，他觉得一周的围困所带来的灾难也并不算太大。伯爵夫妇下达了有关膳食的重要命令后，立即把注意力转到如何加强城堡的防卫上。一些老式的步枪已被放置在城堡的枪眼上，有两支过时的猎枪放在城堡的第一个院子里；把所有的门（包括凉台上的门）全都关好，并上了栓。挂在钟楼最高处的铁钟的洪亮响声在为人们念诵玫瑰经时作伴奏。可以说，多少年来还未曾看到过城堡的居民像那天晚上那样虔诚地念诵玫瑰经。

伯爵夫人这时似乎已忘记了自己，忙着照顾别人。但是，天快黑的时候，她的婆婆问起克拉娜的情况，因为当时已过了克拉娜为她送面包和汤去的时间。法乌斯蒂娜、彼萨娜和我开始四处寻找克拉娜，我们东跑西叫，但都未能找到她。菜农告

诉我们，两小时以前他曾看到克拉娜从马厩那边出去，其他的情况他就一概不知了。他以为，她像往常一样，同伯爵夫人一起从广场那边回家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庄园管理人已忠实地执行了伯爵的命令，把那边的小桥拆掉了。天越来越黑，她不可能还在外边散步。我们自然继续四处寻找。我们徒劳地找了一个小时，法乌斯蒂娜决定回厨房，向主人报告伯爵小姐失踪这一令人震惊的不幸消息。

“啊！”伯爵惊讶地叫了一声说。“肯定是那些坏蛋把她绑架走了!”

伯爵夫人心里非常难过，但她最关心的是如何将克拉娜小姐救出来。

“你们想想，”伯爵继续说，“你们想想，那帮坏蛋能做出什么好事。他们诬蔑我是走私者，这完全是为了把这个地方搞乱！”为了不让城堡外面的人听到，他又低声地补充了一句。“但是，他们是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的，他们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

“你在讲废话，一直讲废话！”伯爵夫人气急败坏地说。“废话只能帮助你尽快完蛋！我们被围困已经三个小时了，你还没有想出解围的办法！……他们把我们的女儿都抓走了，你还吹牛要他们付出代价！……对你来说，难道女儿被绑架还不是代价吗!”

“我的夫人，你这是怎么了？……我的代价？……你这是什么意思?”

“噢，如果你还不明白，你就把你的脑袋好好磨一下吧。这就是说，你对我们的孩子，对我本人。对我们的健康，都不如你对把钟楼的屋顶修得尖一些更关心。”说到这里，伯爵夫人愤怒地预感到自己的女儿已经遭难。“让我们看看你想出了

什么办法来让我们摆脱困境吧！……让我们看看你打算怎样找到克拉娜吧！”

“安静一点，我的天哪！……克拉娜，克拉娜！……你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你知道她是一个可爱而稳重的孩子，即使她在城堡外面住一个夜晚，那也不会出什么事的。我只希望你不要把我们推到外面去撞枪子儿。”伯爵夫人对伯爵的这番话表现出一种鄙视和不耐烦的样子。“那么，我们就考虑一下同他们谈判吧！”伯爵说。

“同强盗谈判！我的天哪，亏你说得出口。”伯爵夫人评论道。

“强盗！……谁告诉你他们是强盗！……他们是些动作迅速，但糊里糊涂的执法人员，他们披着合法的外衣，他们都着了魔，声称他们是正确的。他们热衷于追捕两三个走私者。喝酒过多已使得他们神志不清，从而认为逃犯就窝藏在弗拉塔。这岂不是天大的怪事？……如果我们能使他们相信，我们这里从来就没有走私者，他们就会像驯服的羔羊一样乖乖地回家。”

“阁下，您忘记了当前的形势。”圣安德雷阿主教插话说，“看来，那些逃跑的人可能是些故意装扮的走私者，追捕他们只不过是为上演这幕闹剧制造借口。杰尔马诺说，他已认出逃跑者中间有个人是文基埃雷多领主的亲信。”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可怜的伯爵失望地感叹道。

“可派一个人悄悄地到外面去打探一下情况，并寻找伯爵小姐。”马夫建议道。

“那怎么行，那怎么行！”胆颤心惊的伯爵夫人说，“这是一种非常轻率的举动，因为我们城堡里的人已经很少，怎么还能把有用的人派到外面去！”

彼萨娜和我都坐在马尔蒂诺跟前。突然，彼萨娜跑向灶台，自告奋勇地要去寻找她姐姐，除了马尔凯托外，其余的人都感到惊奇，认为这只是小孩子的一时冲动。由于没有别的办法，因而在彼萨娜之后我也大胆地自我推荐，要求到外面去寻找伯爵小姐。幸运的是，我的建议得到了一个人的支持。

“你真地想冒着风险到外面去看一下吗？”庄园管理人问我。

“是的，当然了。”我一边说．一边抬头凝视彼萨娜。

“我们俩一道去。”彼萨娜说，她不想表现得比我差。

“唉，不行啊，这不是小姐干的事。”庄园管理人说，“但小卡尔洛有可能令人惊讶地摆脱困境。伯爵夫人，您认为他的想法可行吗？”

“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不能说不好。”伯爵夫人回答说。“因为在城堡里，一个孩子的用处也不大，在外边他倒可四处活动，较少引起别人的怀疑。他还可以表现得很调皮，并且可以蛮不讲理，这对他在外面的活动大有好处。”

“我也要出去！我也要去找克拉娜！”彼萨娜大声地喊叫。

“我的小姐，你马上给我去睡觉。”伯爵夫人命令她说，并用手指了指法乌斯蒂娜，要她执行命令。

彼萨娜又叫、又抓、又咬，她同法乌斯蒂娜展开了一场小小的搏斗，最后还是保姆取得了胜利，她抱着失望的彼萨娜前往卧室。

“我怎么向老伯爵夫人讲克拉娜小姐的情况？”保姆在离开餐厅时问伯爵夫人，彼萨娜还在她的怀里大声叫嚷。

“告诉她，克拉娜失踪了，至今还没有找到，但她明天将会回来！”伯爵夫人回答说。

“最好是说克拉娜的姑妈来把她接走了，如果这个建议合

适的话。”庄园管理人补充说。

“好吧，就这样说。让她去相信这种废话吧！”伯爵夫人说。“千万不要使她失望，因为我们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

法乌斯蒂娜走了，彼萨娜的哭声也在走廊里慢慢消失。

“小鬼，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吧。”庄园管理人用手扯扯我的耳朵，亲切地对我说，“我想听听你从城堡出去后打算怎么办？”

“我？……我先到田野里去转一圈。”我说，“然后我就若无其事地跑到那些人所在的小酒馆里去，又哭又闹地要求回城堡。……我说，我是午饭后同伯爵小姐克拉娜一起出来的，后来我去捉蝴蝶，跑丢了，再也没有追上她。这时有人会告诉我一些有关她的消息。随后我将回到马厩那里吹口哨，菜农可以送过一块木板来，我就像出城堡时那样，再乘着木板渡过壕沟回到城堡。”

“好极了！你真是一个勇士！”庄园管理人说。

“你们讲什么？”马尔蒂诺对我讲的这番话感到吃惊，他还不明白我要干什么。

“我到外面去寻找直到现在还没有回家的伯爵小姐。”我一口气就回答了他的问题。

“对，对，你做得对极了。”老人说，“但你要多加小心。”

“千万不要说是我们叫你去的。”伯爵夫人叮嘱道。

“你要竖起耳朵仔细听小酒馆里的那些坏蛋谈论些什么。只有了解了他们的企图，”伯爵补充说，“我们才好进一步采取措施。”

“对，对！快去快回，机灵鬼！”伯爵夫人抚摸着我蓬乱的头发说。但这些头发过去曾多次遭到她不同的待遇。“你在外面要注意观察，回来后如实地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我们！上帝

给了你机智勇敢，这是为了我们更大的利益！……去吧，上帝保佑你。你要记住，我们都在焦急地盼望你回来！”

“我一旦打听到消息就马上回来。”我带着一种权威的口气回答伯爵夫人。那时，我感到自己在一群胆小鬼中间仿佛是一个英雄。

马尔凯托、庄园管理人和马尔蒂诺都来送我，再三嘱咐我要谨慎小心，要相机行事。他们向城堡外的壕沟里放了一块木板，我很容易地渡过壕沟到达了对岸，并用手一推又把木板还给了他们。我走后，在奥兰多主教的建议下，厨房里第二次念起了玫瑰经。这时，我在浓密的夜幕掩护下，开始了我的勇敢的使命。

正如菜农所说，克拉娜在傍晚以前从城堡的后门外出以后，并没有回家。她本以为在去弗萨尔塔的路上可以碰见她的母亲，于是她一步步地往前走，一直走到那个村庄，但沿途没有碰见任何人。她想，也许是由于时间比平常晚了一点，因而当她从菜园向路上走的时候，城堡里去外边散步的人已经回去了。于是，她沿着回家的路快步行走。但是，她刚走了没多远，便听到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她回头一看，发现是卢奇利奥。这个青年像往常一样面带安详和沉思的神色，同时又流露出一种无法掩饰的喜悦，看来他也不想加以掩饰。他好像刚刚上路，但霎那间就来到了姑娘的身边。似乎他们二人都希望有这种闪电般的速度。任何东西都不能满足思想对速度的要求，蒸汽机车跑得太慢，电车有时还不如一辆马车跑得快。你们可以相信这一点，并且还可以反复试验。总之，即使在放大镜下，物体间的相互比例仍然不变。人们可以想像在自己的上空有一个极高的、遥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世界，无论人们径直前进，还是迂回前进，或者是螺旋式的运动，都不能抵达那个

梦想的天堂，人们的种种努力仿佛不是行动，而是思想的迟钝和烦恼。从米兰到巴黎需要三十六个小时，而不是二百个小时。但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四十年间，我可以到世界各地周游十次，而不是一次。但是，这又有什么价值？世界并不会因此而变大，生命也不会因此而延长。而勤于思考的人却可以在无限的宇宙中，在昏暗的神秘中，自由地、持久地纵横驰骋。对克拉娜和卢奇利奥来说，为了这次相会他们等待的时间太长了，他们相会后一起走到弗拉塔的第一座房子前的这一段时间却太短了，宛如一次闪电。他们情不自禁地朝前走着，多次不自觉地停下脚步，以便谈论克拉娜的祖母，谈论文基埃雷多的领主，谈论他们的有关看法，但更多地是谈论他们自己，谈论他们真诚的爱，谈论他们所喜爱的蔚蓝色的天空和令他们久久凝思遐想的美丽晚霞。

“这就是我热爱生活的原因！”克拉娜天真地说。

“为什么？啊，您快告诉我！”卢奇利奥亲切地说，“让我看看，我是否能理解您的愿望，我能不能满足您的愿望。”

“我说过，我真希望这样生活。”克拉娜说，“现在我不知如何说明我的愿望。我希望用眼睛观看天空的灿烂星光，用耳朵倾听人们熟睡时怀抱大自然的欢快而和谐的安宁，用灵魂和内心体会甜蜜的兄弟情谊和不分贫富贵贱的伟大的爱。这种爱仿佛源于朴素而崇高的事物中。”

“您希望的这种生活，是大自然为智慧的、平等的和纯洁的人类准备的！”卢奇利奥忧郁地回答说。“在我们的词汇中，生活就是梦想和诗歌。噢，是的，我很理解您，因为我也呼吸过梦中的芬芳空气，为了不以仇恨来回敬非正义行为，为了不以绝望来代替痛苦，我相信诗歌。您看，我可能是在说傻话。我认为，有的人，他长了双臂，但没有长脑子；有的人长了脑

子，但没有长心；另一些人既长了脑子又长了心，但没有权力。上帝高于我们，人们说他是公正的和无所不知的。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但我们却是盲目的，既遭受不公正的对待，又遭受压迫，因而我们随时都在用语言、文字和行动否认上帝，否认他的意愿、他的公正和他的万能！这是一种像世界一样巨大、像若干世纪一样持久的痛苦，这种痛苦在推动我们，激励我们，也在打击我们。终有一天它会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无论谁将来都要死亡！

“死亡，死亡！请您还是讲生活，讲真正的永久的生活！”克拉娜惊奇地感叹道。“凡是上帝出现的地方，就有解决尘世间各种矛盾的理智。”

“上帝应当无所不在。”卢奇利奥用只有忠实的教徒才可能有的虔诚语气补充道。但是，克拉娜并未发现在他的话中有对上帝的任何怀疑成分，她认为理应如此，否则就没有必要这样说了。

“是的，上帝无所不在！”她带着天使般的微笑说，同时用眼睛看了一下天空。“你没有在各个地方看到上帝、听见他的声音、感受到他的教导吗？一切善良的思想，一切甜蜜的爱，一切幸福的激情不是来自于上帝，又能来自于哪里呢？……啊，我热爱我的上帝，我把他视为真善美的源泉！”

这时克拉娜的脸上显露出圣洁的光彩，似乎她正在用某个宗教的真理对一个非教徒进行说教。从她虔诚和安详的额头上可以看出她坚信上帝是不朽的。诚然，任何人都不敢说，在智慧、感情和美好事物的伟大奇观中，大自然仅准备为那些蛆虫提供养分。当然，这里有石头般的死硬面孔，有阴险的色情目光，有卑躬屈膝的马屁精，他们作出的可耻榜样使那些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人产生了可怕的幻想，他们还以此来否认精神的

永恒，声称人的精神会像动物的躯体和植物的枝干一样消失。但是，在那些半死不活的乌合之众中，引人注目地出现了某种闪烁着神圣光芒的阵线。面对这种光芒，玩世不恭者结结巴巴地说一些含糊不清的话，但这并不能消除人们心中的犹豫，人们依然对未来的生活或抱以希望，或充满恐惧。这是什么原因？哲学家们会这样发问。你们不要问我那种浓缩于宗教信仰之中的古老智慧能否使不幸者得到安慰。关于这个问题，你们可以问你们自己。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有机物质（包括人的身体）开始发酵，随之腐烂，最后分解成另一些物质，并回归大自然怀抱的时候，伟大的精神应当仍然在起作用，并永远生存于思想的浩瀚大海之中。即使在血管和神经组织业已疲惫时，也从不停止运动的精神难道会倒退，难道会懒于创造足以解决各种问题的不朽思想吗？卢奇利奥停住脚步，站在那里欣喜若狂地凝视他的同伴的面容。这时，同样的目光也投向他的面孔。一股并非源于他自身而是来自别人身上的热情渗透到他的心灵深处。然而他迅速地从短暂的陶醉中清醒过来，重新镇定自若。

“这是神圣的诗篇！”他一边欣赏美丽的晚霞，一边感叹。“怀着无限的希望同您一起成长的人是全人类中最幸福的人。为了使人类懂得幸福，必须用诗歌，而不是用科学或解剖学去教育他们。”

克拉娜表示赞同，并微笑着问卢奇利奥：

“那么，卢奇利奥先生，您是否拥有伟大的幸福？”

“啊，当然有！现在我感到比任何时候都幸福！”卢奇利奥突然紧紧地握住了她的一只手。这时，姑娘脸上那种宗教信仰的永恒之光消失了，激动而甜蜜的感情之光却在强烈地闪烁，就如同日落之后皓月当空。“是的，我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样

幸福！”卢奇利奥继续说。“因为我的幸福寓于我的愿望之中，而我的愿望又充满了希望。希望强有力地激励我奔向那个鲜花盛开的美丽花园。啊，请你们不要采摘那里的花朵，不要损伤鲜花柔弱的枝条！你们应当精心爱护那美丽的鲜花，三天以后鲜花就会开始萎缩，五天以后就会失去美丽的颜色和馥郁的芬芳，最后将无可挽回地被埋葬在人们的记忆中！”

“不，请不要说埋葬在记忆中！”克拉娜用比刚才大得多的声音说。“记忆是一座神庙，是一座圣坛！圣徒的尸骨被埋在地下，但他们的德行在天空中闪闪发光。花儿虽然能失掉自己的鲜艳和芬香，但人们对鲜花的记忆却是一种永远不会枯萎、永远散发着芳香的灵魂！”

“我的上帝，鲜花永远不会枯萎，永远散发芳香！”卢奇利奥一边感叹，一边急忙以无限的爱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是的，永不枯萎！不论一瞬间，还是一年，还是永远，都必须满怀着爱去培育，滋养和爱护它，使之永生而不死亡！啊，是的，克拉娜，爱可以沿着每一条道路奔向无限的空间。如果在我们身上有崇高而永恒的东西的话，那肯定就是爱。让我们信赖爱吧，我们绝不能让爱过早地枯萎，绝不能失去惟一能美化生活的心灵的伟大诗篇！……是的，现在我发誓：我将永远牢记这一使我变得高大的时刻。我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致可转化为信仰。我们的爱情将永久地持续下去，因为真正伟大的事物是决不会消失的！……”

卢奇利奥这些发自内心、激动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克拉娜的心。但是她对此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因为长时间以来，她现在所听到的这些话就已铭刻在她的心头。卢奇利奥的目光、言谈、精细和耐心已在她的心灵上为这热情的宣言准备了一个可

靠的位置。当她听到从卢奇利奥明确地吐露出她一直希望听到的话时，一种暗暗的腼腆的喜悦油然而生。她的心像感光的胶卷，经过显影液的冲洗，暗藏的形象立刻清晰地显露出来。如果说当时她显得有点呆滞的话，那也许是因为她不能不这样。此外，她感到有一种她从未经历过的神秘的激动，以致使她无法回答这位青年的炽热的话语。她试图把自己的手从卢奇利奥的手中抽出来，但她感到一阵由于过度兴奋而出现的眩晕，这使她不得不紧紧地靠在卢奇利奥的身上。

“克拉娜，克拉娜，你回答我啊！”卢奇利奥对她说，并小心地扶着她，同时转过脸看看四周有没有人来。“你回答我呀！……你的沉默会把我急死的，你不要用这种痛苦的样子来惩罚我！……至少你要原谅我！你原谅我吧！……”

卢奇利奥感到不知所措，几乎要跪了下来，但这是他事先想好了的措施，以备急需时使用。这时姑娘恢复了常态，朝他微微一笑作为回答。凡是从她的眸子中看到过那种微笑的人，怎么能不牢记终生呢？那是一种要求同情。许诺幸福，表示谅解和含意无穷的微笑；那是一种表现他们二人心心相印，除了闪耀彼此相爱之光外别无任何杂念的微笑；那是一种包容全世界，更确切地说是忘却全世界，以便二人永远生活在一起的微笑；那是一种使两人的心扉豁然洞开，把两人神秘而深邃的精神融合在永恒的爱情和幸福这惟一真诚的感情之中的微笑。这时，晴朗的天空充满了难以形容的圣洁而迷人的光辉，这肯定不是显露在女人脸上的转瞬即逝的幸福光辉。这不过是像流星闪耀的一刹那，但这一刹那却胜过十年的沉思和学习，他们在心中隐隐约约地看到了未来生活的模糊前景。啊，有多少次天空乌云密布，我们美好而纯洁的希望黯然失色，思想急转直

下，我们只能徒劳地大声咒骂，其结局就像不幸的伊卡洛斯①因蜡制的翅膀熔化而坠入大海，那些曾在光芒四射的太空中遨游的精灵，痛苦地坠入了黑暗冰冷而死寂的深渊，在那里忍受煎熬，永世不得翻身！经历了上百代人的努力所发展起来的科学，是四千年历史的成果和骄傲，它像一个犯了罪的奴隶，极力摆脱感情用事的可怕风暴。我们是谁？我们要向何处去？难道我们是些可怜的迷途的朝圣者吗？谁能引导我们走上幸福的大道？在我们的周围，有千百种声音在轰鸣，有千百只神秘的手在为我们指示种种最神秘的道路，有一种无形的毁灭性的力量，一会儿推动我们向左，一会儿又推动我们向右。爱情，既是那种长着翅膀，邀请我们奔向天堂的天使，也是捉弄我们，力图把我们压成齑粉的魔鬼。只有我们相信牺牲自己将会减轻受害者的苦难时，才能使我们的思想充满勃勃的朝气。

但是、卢奇利奥呢？……啊，卢奇利奥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一切！思想总是出现在欢乐之后，犹如黑夜出现在晚霞之后，寒冬出现在百鸟争鸣、瓜果飘香的秋天之后。多年来他一直爱着克拉娜，长期以来他的言谈举止，他的冥思苦想都围绕着如何迎接这一幸福时刻的到来，多年来他小心谨慎地沿着这条崎岖荒凉但又闪烁着希望之光的道路前进，他慢慢地和不懈地奔向鲜花盛开的山顶。当他到达山顶时，他将在那里凝视世界上的所有欢乐、所有喜悦和所有财富，并像宇宙之王一样把这一切据为己有。他已经掌握了点石成金术，他从无数次的目光、语言和行动中提炼出了爱情和幸福的纯金。他是一位成功的炼

①希腊神话中建筑师代达学斯的儿子，被国王弥诺斯关进迷宫。父亲用蜂蜡把羽毛粘成翅膀，和他一起飞走。但伊卡洛斯飞得太高，阳光融化了蜂蜡，他坠海而死

金术士，他尽情地品味胜利的愉悦。他又是一位热情洋溢、激情满怀的艺术家，他不停地凝视和欣赏克拉娜脸上露出的圣洁的笑容，就如同欣赏一件像黎明的曙光一样美丽的艺术品。如果是其他人，在此情况下，心中可能会有感激、献身和胆怯的复杂情绪，但对他来说，骄傲使他高兴得忘乎所以。假如那是我，我也会像其他人那样，两眼充满感激的泪花，而他却对克拉娜报之一阵狂吻。

“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他边说边把姑娘的右手举向天空。他的意思是：我值得你爱，我得到了你。

克拉娜未作任何回答。她既无反应，也没说话，一直沉浸在爱情之中。此刻她对爱情的体验已无需用语言表达，她仅仅感到自己的整个心灵第一次被别人掌握，但这只能使她的微笑从高兴的色彩变为希望的色彩。最初她为自己高兴，现在她为卢奇利奥高兴。对她来说，后一种高兴更易于表现，更加亲切，因为这种高兴更真诚、更纯洁。

“克拉娜，”卢奇利奥继续说，“现在时间不早了，城堡里的人在等待着我们！”

姑娘如同从梦中醒来，随即用手揉了揉眼睛，手上沾满了泪水。

“你希望我们现在就走吗？”她以温柔而细微的声音说，好像这声音不是从她嘴里发出的。卢奇利奥一言不发地开始朝前走，姑娘温顺地紧跟着他，就像一只羊羔跟着母羊一样。卢奇利奥当时别无他求，他发现了一块瑰宝，他要像吝啬鬼一样长期地占有这块瑰宝，而不想让这块瑰宝像奇迹一样突然消失，从而使自己陷入比先前更加可怜的境地，只能依靠那些模模糊糊的回忆度日。

“你将永远爱我吗？”他默不作声的走了几步，亲切地问克

拉娜。

“永远爱你……”她回答说。即使天使们演奏的齐特拉琴的声音也无法与从她嘴里说出的这句悦耳的话语相比美。爱情也需要帕格尼尼的天才。爱情使人们的各种精神美德变得更加和谐。

“但是，假若你的家庭要为你物色一个未婚夫，那你该怎么办呢？”卢奇利奥用一种痛苦的刺耳声音问她。

“一个未婚夫？”姑娘一边反问，一边把头低到胸前。

“是的！”卢奇利奥又说，“比如他们出于某种野心，要你作牺牲品，要以宗教的名义左右你的爱情，而宗教从本质上讲是禁止你获得爱情的！”

“噢，我不像你这样看问题！”克拉娜低声回答，又仿佛自言自语。

“请你发誓，你已拥有更神圣的爱情！请你以你的上帝的名义，以你祖母的生命和名义发誓！”

“是的，我发誓！”克拉娜平静地说。她感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她这样发誓。但她认为发誓是一种十分简单而自然的事。这时，他们已隐隐约约地看到离他们最近的一些弗拉塔房屋的轮廓。卢奇利奥松开了姑娘的手，以便礼貌地同她并肩前进。链条已经发挥作用，他们二人的心永远地连结在了一起。一方的坚韧顽强和另一方的温顺虔诚在爱情的烈火中熔为一体。卢奇利奥的意志和克拉娜的忘我正相吻合，他们就像天空中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相互围绕着对方运转。

在他们进村之前，有两个带武器的人气冲冲地迎了上来。卢奇利奥边走边问那两个乡下卫兵在等什么人，其中一人以威胁的口气要他们站住，并声称那天晚上禁止任何人进村。卢奇利奥勃然大怒，对他们竟然如此大胆妄为而感到惊讶，他开始

使用一种类似情况下行之有效的办法，即提高嗓门和他们争吵。但这次他却是白费心机！两个卫兵伸开双臂，阻止他们前进，说什么他们是奉威尼斯共和国的命令前来执行公务，在未完成追捕走私犯的任务之前，任何人不得进村。

“我看你们还不至于禁止伯爵小姐克拉娜进城堡吧？”卢奇利奥带着嘲弄的口气用一只手指一指姑娘对他们说，与此同时，他的另一只手紧紧地挽着她的胳膊，以便保护她。克拉娜暗示他不要过于愤怒，但他没有理会，继续同对方激烈争吵。这时，两个卫兵抓住他的胳膊，声称命令是明确的，他们有权对妨碍他们执行公务者使用武力。

“我一向有使用武力的权利，但这主要是用来对付那些欺压别人的人！”卢奇利奥更加愤怒地说，他仅仅挥动了一下手臂就摆脱了两个卫兵的干扰。这时，克拉娜拉了他一下，希望他不要激动，以免发生不利的暴力冲突。这样，他安静下来，问他们是谁，是什么人要他们禁止伯爵小姐回城堡。二人说他们是文基埃雷多的卫兵，为了追捕走私者，因而他们受命在他们的领主的辖区外执行任务，检察官们的文告上也说得很清楚。此外他们是奉百人团头头的命令办事，他们只能执行命令。卢奇利奥还想坚持，但克拉娜低声阻止了他。他和克拉娜只好后退，但他又说了一些话来威胁那两个卫兵，他说威尼斯共和国的执政官和伯爵先生得知此事后定将大发雷霆，虽然他心里明白，讲这种话也无多大用处。

“别说了！已经毫无作用了。”克拉娜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同时拉着他离开了那两个卫兵。“很遗憾，黑夜已经降临，我家里的那些人可能正在十分不安地等待我，我们可以绕一个圈子，然后从马厩那边回城堡。”

于是，他们穿过田野，朝着通向城堡后门的那条小路走

去，但他们走了还不到一百步，又碰上另外两名卫兵。

“真是到处都有埋伏！”卢奇利奥愤怒地说，“一个贵族小姐竟然会因一些流氓的捣乱而在外面过夜！”

“请注意您的言语，阁下！”其中的一个卫兵吼道，并把枪托狠狠地往地上砸了一下。

卢奇利奥气得浑身发抖，他的一只手在衣兜里摸着自己的手枪，另一只手挽着克拉娜的胳膊，他觉得克拉娜也在发抖，但她还能控制自己。

“我们还是好好谈谈吧！”他气冲冲地说，“你们什么时候才能让伯爵小姐进城堡？……我相信你们不会怀疑她走私吧！”

“阁下，我们什么都不怀疑。”卫兵说，“即使我们闭上一只眼让你们过去，城堡里的人也不会让你们进呀！他们已经把两座吊桥都拉起来了，伯爵小姐总不能像圣彼得那样在水上走吧。”

“啊！看来情况很严重！”克拉娜惊呼一声，几乎昏倒。

“没关系，别害怕，这在我的预料之中！”卢奇利奥安慰她说，并把脸转向卫兵。

“你们百人团的头头在哪里？”他问卫兵。

“阁下，他正在酒馆里喝美酒，而我们却在这里看鼹鼠。”一个卫兵抱怨道。

“好吧。我想你不会拒绝陪同我们到酒馆里去同你们的头头谈谈吧。”卢奇利奥说。

“他没有吩咐过我们可以这样做。”另一个卫兵说，“但是，阁下如果能付一杯酒钱。”

“可以，那你就同我们一起来吧！”卢奇利奥鄙视地对他说。

这个卫兵转向他的伙伴，叮嘱他坚守岗位，不要打瞌睡。

但这样的叮嘱对另一个卫兵来说并不是一种安慰，因为陪同卢奇利奥去酒馆者还能喝两口酒，而他留下来却只能喝西北风。不过，他嘟哝了几句也就顺从了。卫兵在前面走，卢奇利奥和克拉娜跟在他的后面，径直朝着村子走去。这次，站在村口的两个卫兵没有阻拦他们，而是乖乖地让他们过去，不一会他们便到了酒馆。酒馆里乱哄哄的，喧闹的气氛如同在过狂欢节，而不像在缉拿走私犯。实际上，加埃塔诺把他的部下灌醉后，又开始向当地的围观者劝酒。那些人野性十足，和他一拍即合。喝过酒的人又去叫其他人，人越聚越多，大家都开怀畅饮，一杯接一杯，半个小时之后文基埃雷多的卫兵们已经同当地的农民打成一片，如同一家人一样。酒馆老板连声称赞这位文基埃雷多的百人团头头，说他多么英明，来得多么及时，简直把他捧上了天。可以想像，加埃塔诺之所以这么大方并非无缘无故的随意之举，因为他的主人向他作了明确的交待，要他尽力安抚当地的居民，以分化他们，使他们不参与弗拉塔城堡领主反对文基埃雷多的斗争。加埃塔诺这种狡诈的举动，使其主人的目的得以实现。现在，如果他愿意，他甚至可以让这些醉鬼们连呼三百次：“文基埃雷多的领主万岁！”只有上帝知道，一旦他们发出这种威胁性的呼声，那会在弗拉塔城堡内造成多么大的影响。

卢奇利奥和克拉娜到达酒馆时，狂欢已达到高潮。由于那种乱哄哄的场面使克拉娜深为惊慌，因而她未能仔细观看在场的人的面孔。如果她看到那些可信赖的老佃农同她家的敌人在一起欢度节日，她的肺是会气炸的。这时，她只想到她的家人正处于危险之中，她应当为他们分忧，并没有想过，虽然她的家人处境困难，但至少他们的周围还有一道深约六米的壕沟在保护着他们，而她的旁边却只有一个人来对付那一大群刚刚从

笼中放出来的恶狗，她所面临的危险更为严重。卢奇利奥并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人，他径直向加埃塔诺走去，带着傲慢的口气对加埃塔诺说，赶快让伯爵小姐进城堡。加埃塔诺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再加上喝多了酒，说话比平常更加放肆。他回答说，在弗拉塔城堡里有一些可恶的走私者，他是奉命前来围剿他们的，而围剿将一直延续到弗拉塔城堡交出走私者及其盗窃的商品，至于伯爵小姐，既然她在卢奇利奥的手中，那就由他来保护小姐好了。卢奇利奥举起了手正想打那个混蛋一记耳光，但他立刻又控制住自己，只像卫队长桑德拉卡那样忿怒地摸一摸自己的小胡子。他想，最好是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带领克拉娜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过夜。可是，克拉娜并不这样想，她想先去城堡的护城沟边看一看桥是否真的被拆了。卢奇利奥只得陪她去看，他知道，陪着一个少女从那些聚集在广场上狂欢的醉醺醺的流氓中间经过是一种冒险，但他既不想让克拉娜察觉到他有这种想法，也不愿显得自己胆怯和不能很好地护送她回家。他们来到了桥边，看见吊桥的确已被破坏了，他们徒劳地呼喊杰尔马诺师傅，但无人回话，因此他们只好匆匆离去。因为看热闹的人在增加，文基埃雷多的卫兵也开始聚集起来，并用嘲笑和咒骂向他们挑衅。卢奇利奥由于竭力克制自己，因而已经汗流浃背：他知道自己的主要责任是如何使伯爵小姐脱险。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们急忙向村庄旁边的一条小路走去，然后踏上通往文基埃雷多的道路，他拉着克拉娜的手，迅速穿过一块草地，朝磨坊走去。他们偶尔也停下来喘口气。克拉娜流着泪，疲倦地坐在草地上。卢奇利奥弯下身来，注视着伯爵小姐苍白的面容。这时，月亮刚刚升起，把柔和的光辉撒在他们身上。城堡的巨大黑影耸立在他们面前，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城堡的阳台上闪烁着灯光，它就像天空中的一颗

寒星，转瞬间就躲藏在乌云后面，一排排的杨树在昏暗中随风沙沙作响。因他们离弗拉塔城堡越来越远，所以几乎听不到村子里的喧闹声了。但夜莺并未因那些坏人的喧哗而停止歌唱，它们的歌声听起来分外清脆悦耳。光闪闪的蛴螬在草丛中尽情地游玩，满天的星星不断地眨眼睛，一钩朦胧的新月在薄云的缝隙中穿行，将轻纱般的银辉洒在大地上。朴实的大自然用黑暗和宁静装点了夏日的美丽田野，辽阔的大地的脉搏在一阵阵充满泥土芬芳的轻风中跳动。这本该是人们无忧无虑地去感受大自然之美妙的时刻，人们可以从大自然中吸取智慧，培育最美好的思想。卢奇利奥是个善于思考、蔑视权贵的人，他在如此深沉的寂静中不是欣赏大自然的美景，而是思绪万千，甚至爱情的喜悦在他的心中也变成忧郁的思虑。他的感情仿佛是一团浮云在随风飘动，浮云的形状在变化，色彩在减退。他感到自己变得更大了，但却变得更弱了，他仿佛感到自己是掌握一切的主人，但却不能掌握自己。他仿佛感到转瞬间从坐在他对面的克拉娜眼中发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从而使他不得不闭上双眼。他心里想：“难道这就是奇迹吗？”但对此他自己也不明白。这也许是庄严的黑夜接待充满迷信和恐惧的弱者时，在他的头上显示的强者的灵光，在黑暗中向弱者说明，统治万物的命运之神在保佑他。这也许是克拉娜的痛苦在支配他，正如刚才他凭借自己的意志而得到了她一样。可怜的姑娘！这时她的眼里除了闪动的泪花外，并未散发耀眼的光芒。她那颗半小时前还充满幸福和爱情的心，此时此刻已飞向祖母的床头。那是一个安详而整洁的房间，卢奇利奥曾在那里陪同她和她的祖母度过了不少的时光。当卢奇利奥离开那里时，房间里依然保留着对他的音容笑貌的回忆。啊，那位老人没有得到她所习惯了的孙女的亲吻是难以入睡的！谁能向祖母解释她不在家的原因

呢？谁去安慰祖母呢？姑娘圣洁的慈爱之心使她不停地抽泣，卢奇利奥伸出一只手想拉她站起来，反而使她失声痛哭。但当他们上路以后，她便迅速地恢复了镇定。梦幻消失了，现实问题紧紧地缠绕着他们的心，一度消沉的意志又充满力量，他们需要当机立断。卢奇利奥同克拉娜相亲相爱的情景，当晚发生的突然事件，他和克拉娜的共同感受等等，在卢奇利奥的眼前形成了一幅鲜明的图画。他扫视了一下这幅图画的全貌，下定决心在天亮之前，由他一人或陪同克拉娜，千方百计地进入城堡。爱情要求他履行这一义务。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爱情本身的利益也热切地要求他这样做。克拉娜祷告上帝和圣母保佑，卢奇利奥则决心充分发挥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勇气，就这样，他们肩并肩，手挽手，静悄悄地向磨坊走去。他过于自我克制了！有些人每当想到卢奇利奥的爱情时总是这样说。如果他们这样说，那可能是因为我介绍他的性格时没有讲清楚，或者别人没有听明白。卢奇利奥既不是流氓，也不是花花公子，他只想彻底弄清人世间的事情，更好地了解人世间的情况，并知道如何跟踪它的发展，如果他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原则来指导这三个要求的话，现在他就可以真正地去实践了。因此，他决不听任感情的支配，他牢牢地把握关键问题，他善于在紧急时刻当机立断，善于面对阿谀奉承和背叛阴谋保持冷静。后来，他们走进了磨坊，但是没有见到一个人，尽管炉灶里尚未燃尽的木柴还在噼啪作响。已经煮好的玉米粥放在菜板上，可见磨坊主一家还没有吃晚饭，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仍在村子里看热闹，迟迟未归。但这家磨坊是伯爵小姐最熟悉的地方，因此她愿意在此暂避一时。

“你听着，我亲爱的。”卢奇利奥一边低声地说，一边用手拨动柴火，以便把克拉娜过草地时被露水弄湿了的衣服烘干。

“我马上去叫人，请这里的某个女人照顾你。然后我设法进入城堡，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们，并看看城堡里的人怎么样。”

当卢奇利奥凝视她的时候，她不禁满面通红。这是她第一次在一个房间里，在火光的照耀下，真心实意地倾听爱情的无声语言。她的脸虽然红了，但她并不后悔，因为她没有逾越上帝规定的任何界线，从他们的默默相爱，到互诉衷肠，她不知道他们二人之间还存在什么差别。

“你先去躺一躺，休息一会。”卢奇利奥继续说，“与此同时，我将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告诉波尔托格鲁阿罗的副执政官，请他尽快粉碎那帮坏蛋的阴谋。……请他去看看那些坏蛋在弗拉塔胡作非为的可耻目的。我认为，他们是打着追捕走私犯的旗号进行报复，他们的喧闹声中隐藏着一个大阴谋。我要揭露事情的真相，要让副执政官看看他们把国家利益置于何地。因此，亲爱的克拉娜，你就平静地、安心地睡吧。如果明天早上城堡里的人不来接你，我就亲自来接你。今天晚上已发生了这种事情，谁知今天夜里会怎么样。”

“但是，你……你千万别冒险！我请求你不要冒险！”姑娘恳切地说。

“你知道我的性格。”卢奇利奥回答说，“我不能一动不动，我要想点办法。我们遇到了一帮坏人。你想一想，现在你的家庭和我们善良的老祖母都受到他们的威胁，处于危险之中！”

“可怜的祖母！”克拉娜叹息着说，“好，你去吧，你去吧，你去安慰她吧，但你要尽快回来接我，我将在这里提心吊胆地等着你。”

“听我说，你应当躺一会。我去叫女主人来。”卢奇利奥接着说。

“不，你别让我睡，我也睡不着。”姑娘反驳道，“噢，我

感到羞愧和不可思议的是，我要留在这里，而不是跟着你一起去!”

“这有什么？”卢奇利奥补充说，“请你不要这样想，你就在这里一动也不要动。我替你关好门，因为这家人太粗心大意，往往敞着大门一直到半夜！……玛丽亚娜，玛丽亚娜！”卢奇利奥大声呼唤磨坊的女主人，并向楼梯上面的那个门观望 。

不一会儿，他听到了上面有人回话，并传来木履踏楼梯的声音。不到一分钟，玛丽亚娜袒胸露臂地来到了厨房。

“我的上帝呀！”她惊讶地说，同时急忙把衬衣向上一拉，以便遮住她的胸膛。“我还以为是我丈夫回来了！……是您啊，大夫，还有伯爵小姐！……我的天啊，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是从哪里进来的？”

“噢！我们是从洞开的大门进来的！”卢奇利奥回答说，“现在我没有时间同你闲聊，玛丽亚娜，因为在弗拉塔城堡周围发生了骚乱，伯爵小姐无法回城堡。”

“怎么，发生了骚乱？……那么我家里的那些人呢？……这些混账东西！晚饭都没有吃！……开着大门就走了……”

“现在你听我说，玛丽亚娜！”卢奇利奥说，“你家里的人会回来的，他们不会遇到任何危险。”

“怎么不会遇到任何危险？你知道我丈夫特别爱动手动脚，爱打架冒险吗？……他甚至会招惹军队来找我们的麻烦，他……„

“好了，你放心吧！今天晚上他是不会招惹什么麻烦的！……我现在就去找他们，请他们赶快回家。但是，我……请你好好照顾伯爵小姐，她需要什么就给她什么。”

“啊，可怜的小姐，您怎么会遇上这种事情！……请原谅

我这样的穿着，我还以为我丈夫回来了呢。那个混蛋！他连晚饭都不吃就走了，还敞着大门！……噢，我非同他算账不可！……伯爵小姐，请您吩咐吧！但请您原谅，我家里没有什么能配得上招待您的东西……”

“那么，你就听我吩咐吧，玛丽亚娜！”卢奇利奥又说。

“没关系，谁吩咐都行。请原谅我只穿了一件内衣。但卢奇利奥大夫，您可能习惯了这种样子，伯爵小姐又是这样的善良……„

玛丽亚娜忙着在炉灶前把火拨旺，显露出了美丽的双肩，在火光的映照下显得十分丰润，洁白如玉的肤色在棕色的脸庞和胳膊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突出。也许由于她并不乐于显露她的美丽，因而连声道歉。

“再见！你爱我吧！爱我吧！”卢奇利奥在克拉娜的耳边轻轻地说。克拉娜向他投以充满爱情和希望的目光。他随即走出大门，迅速消失在田野的夜幕中。克拉娜恋恋不舍地把他送到门口，直到看不到他的身影，才回到厨房坐下，但已不能再靠近炉灶，因为炉火很旺，她的衣服也早已烘干了。这时，她觉得她的头和手像燃烧的木柴一样热，嘴唇和喉咙干得十分难受。玛丽亚娜希望她吃点东西，但是她什么也不想吃，仅仅喝了一杯水。随后，她把胳膊放在椅子的靠背上，仿佛在打瞌睡。玛丽亚娜竭力劝说她到楼上在自己的床上睡一会，并说她刚换了一张新床单。这位磨坊女主人看到克拉娜对她讲的这些话毫无反应，就把大门关好，坐在一张凳子上陪伴伯爵小姐。

“我希望你上楼去睡觉。”克拉娜真诚地说。此时此刻，尽管她提心吊胆和心事重重，但她仍不忘记尽量不去打扰别人。

“不，小姐，我需要呆在这里，我得准备及时为我家里的那些人开门。”玛丽亚娜回答说，“免得他们在外面叫喊。”

克拉娜又把头伏在手腕上，装着睡觉的样子，而玛丽亚娜的头摇晃了几下，便伏在桌子上睡着了，并发出一个健壮的农村妇女熟睡的安详而均匀的呼吸声。

与此同时，卢奇利奥在小心翼翼地前进，他生怕被人发现，径直朝着城堡的后门走去。而这时我已作为打探情况的人被派了出来，我也很谨慎地隐蔽自己，想绕道从另一边进村，以免那帮家伙对我所走的路线产生怀疑。我朝草地走了没多远，似乎发现有个人影在葡萄架的叶子下面谨慎地向前移动。我急忙在地里躲藏起来，由于我个子小，那些随风起伏的金黄色的麦穗很容易把我遮掩起来。我伏在地上仔细观察麦穗和麦穗之间有什么情况，葡萄叶与葡萄叶之间有什么动静。月光照耀的田野上，我仿佛看见了什么，那是卢奇利奥先生！我再次仔细观察，他又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站起身来，但始终在麦穗的遮掩下小心地向他走去，并且像兔子一样警觉，准备一旦有需要就随时逃跑。我再次观察，他正是卢奇利奥先生。当时我觉得，在那样紧急的情况下，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比我更幸运了。卢奇利奥是老伯爵夫人和克拉娜小姐最信任的人，而且在我逃往环礁湖的那次事件中，他对我也不错。我出来打探情况，任何人都不会比他能更好地帮助我。由于他具有科学家的声誉，因而我的原则是向他学习最高超的本领。当我离他还有十来步远的时候，我便开始向他发话。

“卢奇利奥先生！卢奇利奥先生！”我低声地喊道。我把声音压得很低，并尽量使那极低的声音传得远些。

于是，他停住了脚步，仔细倾听。

“我是弗拉塔城堡的小卡尔洛！就是管烤肉扦子的那个小卡尔洛。”我以同样低的声音喊道。

他急忙从衣兜里掏出了一样东西，后来我才看清是一支手

枪，他一边死死地盯着我的脸，一边向我靠近，但由于麦穗遮挡了他的视线，因而他似乎费了很大的劲才认出了我。

“没错，没错，我的天哪，确实是我呀！”我迫不及待地对他说。

“安静，别出声！”他低声对我说，“附近就有一个卫兵，我不想让他听到我们的讲话声。”

他所说的卫兵就是那个在他的伙伴陪同卢奇利奥和伯爵小姐前往酒馆后，独自留在这里的卫兵。寂寞有时会误事。他在那里勇敢地守卫了半个多小时后，终于被瞌睡战胜了。因此，我和卢奇利奥可以十分安全地进行交谈，不会有任何人来干扰我们。

“你贴近我的耳朵，告诉我你是不是从城堡里出来，里面的情况怎么样？”他在我耳边悄悄地问。

“最新的情况是，他们都怕得要命。”我回答说，“由于他们害怕文基埃雷多的卫兵来杀他们，因而把桥都拆掉了。此外，克拉娜小姐也失踪了。晚祷以后，他们已念了两遍玫瑰经。现在他们派我出来打听消息，寻找伯爵小姐。然后我再回城堡把得到的消息告诉他们。”

“你想怎么办？小家伙。”

“噢，我想怎么办？……我想去酒馆，假装像上次那样迷了路。您记得那件事吧？那次我还发高烧呢。随后，我要听听那些卫兵讲些什么，并且还要向一些农民打听伯爵小姐的下落。最后我再乘一块木板渡过壕沟，回到城堡。”

“你真是一个小机灵鬼，你知道吗？我还没有看出你有这样大的本领。你放宽心吧，你的幸运将弥补你的辛劳。我已经去过酒馆，也已经把克拉娜小姐安全地送到了磨坊主家里。如果你能教会我进入城堡的方法，我们可以一同去向他们介绍情

况。”

“您要我教您怎样进城堡吗？只要我一吹口哨，马尔凯托就会给我送过一块木板来供我使用，您只要像我一样在木板上站稳，衣服甚至都不会弄湿。”

“那么,我们就走吧!”

卢奇利奥拉着我的手，沿着密实的篱笆朝前走，即使在白天人们也不可能发现我们。转瞬间我们便来到了壕沟边。我按照事先的约定吹了两声口哨，马尔凯托立即跑出来，让一块木板向我漂来。

“怎么这样快？”他在沟那边问我，因为他感到惊讶，所以忘记了应该小声讲话。

“别作声！”我回答说，同时教卢奇利奥怎么蹲在木板上。

“还有谁？”这位马夫在黑暗中发现有两个人影，而不是一个，便惊奇地问。

“朋友，别作声！”卢奇利奥回答道。然后他像一个行家一样，用力一推，木板便顺利地把我们带到了对岸。

“是我，是我！”他上岸后说，“我带来关于克拉娜伯爵小姐的好消息！

“真的？感谢老天爷！”马尔凯托急忙为他让路，并帮着我把木板从水里拖了上来。

我们走进厨房的时候，他们已经念完了玫瑰经。炉火也已经熄灭，因为那是夏天，否则，厨房里就太热了。谁也不想吃晚饭，只有奥兰多主教不时向厨娘投去不安的目光。再就是马尔蒂诺，他仍在镇静地、一声不响地把奶酪擦成碎末。但是，所有人的脸色都像参加葬礼一样难看。卢奇利奥的出现如同暴风雨中见到了一线阳光，在他的周围顿时响起了惊奇、不安和高兴混合在一起的“啊”的合唱声，紧接着所有的人都呆呆地

站在那里注视着他，他们似乎在怀疑他到底是人还是幽灵。最后，还是他首先开口，那时即使摩西出来讲话，也不会像他讲话那样吸引人们全神贯注地倾听。甚至马尔蒂诺也停止了擦奶酪，但是他对卢奇利奥讲的话一句也没有听懂，最后他抓住我，要我给他讲述一下事情的大概情况。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有关克拉娜伯爵小姐的好消息。”卢奇利奥说，“她出城堡后，沿着朝弗萨尔塔的方向散步，希望同往常一样在中途与伯爵夫人相会。但是她回来时，城堡周围站满了文基埃雷多的卫兵，他们不让她进城堡。我感到荣幸的是，我已把她安全地送到了草地那边磨坊主家里暂住。”

当他们听到城堡周围都是文基埃雷多的卫兵时，那种因克拉娜得救的消息使他们产生的喜悦表情立刻消失了，每个人嘴上的微笑都变成了苦笑，眼睛里充满更大的惊慌，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了。

“看来他们就像土耳其人一样把我们包围了！”伯爵夫人说，并做了个绝望的手势。

“请大家放心，他们的包围并不是那么严密，否则我就不能进入城堡了。”卢奇利奥说，“当然，我所以能进入城堡完全归功于小卡尔洛。如果我遇不上他，我是很难这么迅速地来到这里的，马尔凯托也不会及时把木板传送给我。”

大家带着某种敬意，立刻把目光转向我。他们终于明白，我除了烤肉以外，还能很好地做些别的事。我理所当然地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

“你去过酒馆吗？”庄园管理人问我。

“卢奇利奥先生会把一切情况告诉你们。”我谦虚地回答说，“他比我知道得多，因为他同那些 人谈过话。”

“啊！他们讲了些什么？他们准备撤走吗？”伯爵焦急地问。

“他们还想待在那里。”卢奇利奥回答说，“至少他们现在不想走。我们必须求助于波尔托格鲁阿罗的副执政官，只有他才能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

奥兰多主教请求式地向厨娘看了一眼，神学家圣安德雷阿则整理了一下他的白衬领，并轻轻地打了一个呵欠，这两位可敬的人肉体上的需要已开始压倒了精神上的需要。如果这可以说成是勇敢的迹象的话，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就可以说是全城堡最勇敢的人了。

“您看该怎么办？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您有什么解决办法？”伯爵不安地问卢奇利奥。

“我只有一个建议。”卢奇利奥接着说，“城堡的围墙防卫设施落实了吗？所有的门窗都上了锁没有？步枪和猎枪都放置在射击孔上没有？今天夜里有足够的人进行防卫吗？”

“你说吧，你说吧，卫队长！”伯爵夫人大声地冲着卫队长说，她为这位曾在威尼斯共和国的军队干过多年的老兵所采取的防卫措施不力而恼怒。“你回答卢奇利奥先生的问题吧！你所采取的措施是不是能保证城堡的安全？”

“也就是说，”卫队长支支吾吾地说，“我只有四个人，包括马尔凯托和杰尔马诺。步枪和猎枪都已搁在枪眼上了，我也分发了火药……由于缺少子弹，只好用我打猎的子弹。”

“好极了，你认为那些坏蛋都是些老麻雀吗？”伯爵大声叫嚷道，“我们只能用打鸟的小铁丸来进行自卫了！”

“好吧，用小铁丸也可以抵抗五六个小时。”卢奇利奥说，“但愿那位领主对那些杀人犯的约束能持续到天亮。我认为，天亮以后副执政官的军队就会赶到这里。”

“天亮！我们怎么可能坚守到天亮。那些亡命之徒会不会马上开始对我们发动攻击？”伯爵一边叫嚷，一边用手扯下了自己的假发。“如果我们打死他们其中的一个，其余的人就会发疯，那么，在副执政官赶到这里收拾局面之前，我们早已全部完蛋了!”

“不会的，事情还没有这么严重。”卢奇利奥说，“狠狠地惩罚他们一个后，其余的人就会谨慎从事，请您相信我，这就是杀一儆百的道理。如果我们表现出强硬的态度，我们是绝对不会输的。既然桑德拉卡卫队长的情绪不像平时那样好，我可以接替他的工作。我宣布，并且保证，仅仅我一个人就足以保卫整个城堡，并且不用太大的力气就可以把那些吹牛皮的人赶走!”

“卢奇利奥先生真了不起！请您拯救我们吧！我们全靠您了！”伯爵夫人感激地说。

卢奇利奥满怀信心地说过这番话后，城堡里所有的人都恢复了常态，一张张被恐惧惊呆了的脸又呈显出生机。厨娘朝餐具柜走去。这一举动给奥兰多主教以莫大的安慰。卢奇利奥简短地叙述了整个事件的过程，列举了一些无可辩驳的证据，坚定地认为，这是文基埃雷多领主的一个大阴谋，他的目的是对涉及他的那桩正在审理的案子施加压力，以便打乱弗拉塔文书房的工作进程，从而促使法庭把注意力转向审查走私犯的案子。随后，卢奇利奥认真地检查了壕沟、门窗等处的防卫情况，委派马尔凯托和杰尔马诺坚守城堡的大门，委派庄园管理人坚守马厩旁的一块高地，责令另外两名卫兵监视壕沟的情况，并在各个射击孔放置了枪支。他还向所有的守卫者分发了弹药，并且下了一道命令：对胆敢强渡壕沟者格杀勿论。卫队长桑德拉卡紧跟在他的后面观看他进行的各项布署，虽然他们

心中甚为不满，但并未在脸上表现出来，倒是他的妻子不断地向他示意，鼓励他千万别打退堂鼓，千万不要借口肚子痛而躲到麦仓里去。

“卫队长，您还有什么高见？”卢奇利奥以某种嘲讽的口气对他说，“您也会像我一样进行布署吧？”

“是的，先生……我已经作了布署。”卫队长吞吞吐吐地说，“但是我的胃……”

“可怜的人！”他的妻子韦罗妮卡打断了他的话。“他一直忙到现在，阻止那些坏蛋进入城堡是他的责任，但是他已经不年轻了，年龄不饶人，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我需要休息。”卫队长喃喃地说。

“好吧，好吧，您就去好好休息吧。”卢奇利奥补充说，“您的忠诚经受了充分的考验，现在您可以到床上去安心休息了。”

这位在干地亚岛打过仗的老兵二话没说，像天使一样飞一般地走上了楼梯。他的妻子也十分高兴，在背后提醒他慢点走，以免摔倒。不一会，他便走进了他那牢固的并加了门锁的房间。他觉得还是躺在床上更舒服，他甘愿把危险留给上帝去处理，他首先考虑的是眼前的需要。韦罗妮卡回到房间后，向他大发雷霆，小声地骂他是胆小鬼。他回答说，他的任务不是对付那些小偷，如果真的打起仗来，人们会看到他将坚守自己的战斗岗位。

“那些毛头小伙子，那些毛头小伙子！”这位勇士一边感叹，一边在床上舒展他的双腿。“你们想当英雄，竟敢把头伸到城垛口外边，向子弹挑战。唉，我的上帝，现在是该换人了！……韦罗妮卡，你千万不要走出房间，……你要知道，我要保护你，你是我最珍爱的宝贝！”

“谢谢！”他的妻子回答说，“但是，你为什么不脱掉衣服呢？”

“还要我脱掉衣服！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还要我脱掉衣服！……韦罗妮卡，靠我近一点……谁要是想冒犯你，他首先要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他的妻子也像他一样，和衣躺下，不一会就睡着了。那天夜里，如果偶尔有一只苍蝇飞过，她的丈夫就会跳起来，问她听见了什么声音没有，他希望她完全地信赖他，千万不要离开她的合法保护者半步。

与此同时，厨房里用鸡蛋和肉片精心制做的一顿临时晚餐使奥兰多和圣安德雷阿两位主教填满了肠胃，因而他们又恢复了恐惧感觉，不断地打听外面那些围困城堡的来犯者共有多少人，有无战斗力等等。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外面有一百人，二百人，或上千人，都是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囚犯，其中最凶狠的一个是被刽子手私自放跑了的死囚。他们之所以叫喊反对走私犯，是因为他们在寻找进行抢劫的借口。从他们在广场上又叫又唱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他们已酩酊大醉，因此，不能期望他们还有理智的头脑和仁慈的心肠。两位主教的其他同伴胆颤心惊地持这种看法，每当有某个卫兵跑来报告，说他听见了什么声音，或是他看见了有人向城堡方向移动，就会引起一阵更大的慌乱。卢奇利奥首先拜访了老伯爵夫人，编造了一些谎言安慰她，并千方百计掩盖克拉娜不在城堡的真正原因。随后，他又回到厨房去安慰那些可怜的胆小鬼。接着，他坐下来写了一封致波尔托格鲁阿罗副执政官的急信，伯爵在这封信上签名之后，他提出要亲自把信送交副执政官。天啊！这怎么行！正当伯爵夫人要跪在地上请求他留下时，伯爵用力地抓住了他的衣服，差点把他的衣服扯破。两位神学家、厨娘、帮厨者、佣人

等都围着卢奇利奥，坚决不让他走。所有的人都用目光、用手势、用惊呼、用言语来使他明白：他离开城堡就意味着同他们永别。卢奇利奥虽然牵挂着克拉娜，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然而，需要有人去送这封信。于是，他们又重新想到了我。在此之前，我趁混乱之际偷偷地到了彼萨娜的房间里，并且一直在那里听她埋怨我单独行动和不愿带她到城堡外面去的指责。我一听到他们叫我，我就机智而幸运地站在楼梯上。他们一股脑地向我灌输各种各样的叮嘱和要求，把信缝在我的衣服里子里，然后我又乘上那块木板。这样，我便第二次致力于外交使命。当时，时钟正敲响了夜晚十点，朦胧的月光照在我的脸上，有两件事使我甚为担心：一是马尔凯托多次给我讲述的女巫和妖术；二是易于被人发现。尽管如此，我还是幸运而安全地到达了草地。开始我有点害怕，随后我辨认出通往磨坊的小路，最后我按照他们的教导，做出严肃认真的样子大大方方地走进了磨坊。我首先安慰了克拉娜小姐，并很有礼貌地回答了她提出的所有问题。然后，我对玛丽亚娜说，让她去叫醒她的大儿子，并趁她走开的时候，我从衣服里子中把信取出来，若无其事地把它放在一个小袋子里。阿莱桑德罗是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孩子，特别聪明和勇敢，因此，庄园管理人要我把信交给他，再由他送往波尔托格鲁阿罗。他二话没说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把上衣往肩上一披，信往胸前一揣，吹着口哨，好像去放牛一样走出了家门。他急速地沿着通往波尔托格鲁阿罗的大道奔走。由于他离弗拉塔越来越远，因而他也就不存在被发现或被拦截的危险，我也就不必为此而担心了。我满心喜悦地看到交托于我的任务进展顺利，耳边仿佛响起了坐在城堡厨房里的人们对我的赞扬声。虽然卢奇利奥曾要求我陪着克拉娜，一直等到送信的回来，但是我觉得脚下的土地滚烫，总想再动一

动。那样的来来去去，那种神秘的差事，各种各样的危险，这一切激发了我幼小心灵的想像力，于是我觉得我不能叉着双手无所事事地闲待在这里。我的脑子里突然涌现了一个想法：我何不趁此机会返回城堡，告诉他们我执行任务的情况，然后再突围出来，了解副执政官的答复。克拉娜得知我的这个想法后，果断地问我是否有胆量带她回城堡，我的那颗小小的心开始激烈地跳动，这更多的是由于骄傲，而不是因为犹豫。我涨红了脸，摊开双手回答她说，即使我被淹死也决不让一滴水打湿她的衣服。玛丽亚娜非常谨慎，她竭力劝说伯爵小姐不要去冒险，但伯爵小姐已下定了决心。于是，我高兴地告诉她，等一会我便同她一起经过田野回城堡。

说走就走，我们告别了谨慎的磨坊女主人，来到了草地上，不一会又顺利地到达了壕沟边。我像上次一样，吹了两声口哨，对面送来了木板，我们二人成功地渡到对岸。伯爵小姐对能做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情感到特别高兴，她甚至认为乘着木板在水上行走真是一种乐趣，她像一个小女孩那样跪在木板上微笑。当我们回到城堡时，人们热烈欢呼，不停地表示惊奇和慰问，全家就像过节一样。克拉娜首先想到的就是询问祖母的情况。卢奇利奥回答说：老人身体很好，而关于她的事他编造了一些谎话加以搪塞，现在老人已经入睡，最好不要叫醒她。这样，克拉娜便同其他人一起坐在餐厅里交谈。当其他人通过窗户的缝隙观察外面的动静时，她向卢奇利奥投去含情脉脉的目光，感谢他为她的家庭所做的一切，感谢他给城堡里的所有人带来了安全和希望，从而使他们从悲观失望中振作了起来。是他用理智的言语安定了他们的心，是他加强了城堡的防务以应付不测事件，是他想出了致函副执政官的良策。然后，大家的注意力又转向了我，问我送信的事和我把信交给了谁。大家

高兴地一致认为，两个小时以后，当我再回到磨坊时，我就能得到来自波尔托格鲁阿罗方面的答复了。每个人都对我百般地抚爱，把我视为掌上明珠，奥兰多主教也原谅了我对《忏悔经》一无所知，庄园管理人悔恨当年他不该让我去烤肉，伯爵的赞赏的目光看着我，伯爵夫人不停地抚摸我的后颈。我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虽然它来得迟了一些。

正当人们都在赞扬我的时候，突然从外面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马夫马尔凯托拿着枪，眼睛睁得大大的，急匆匆地跑进了餐厅。“怎么一回事？”人们突然都站起来，大声地问他。霎时间，叫喊声、椅子踢翻和烛台倒地的声音响成一片。原来是有四个人通过一条干涸的输水道潜入城堡的大门，他们从背后向马尔凯托和杰尔马诺扑去，杰尔马诺的腰部被捅了两刀．情况十分危险，而马尔凯托因躲在门后面才幸免于难，他只好跑来求援。餐厅里的人听到这一消息后，顿时乱作一团，就像一群被装进了笼子里的鹌鹑在黑暗中不知所措，四处乱撞。卢奇利奥竭力要求大家镇定，鼓励人们鼓起勇气，但他好像在同一群聋子讲话。只有克拉娜听从他的意见，并努力帮助他说服伯爵夫人，希望她不要害怕，把希望寄托于上帝的保佑。

“上帝，上帝！现在恰恰是求助于上帝的时候！”伯爵夫人感叹道，“你们快去把神甫请来以便忏悔。主教，请您快指引我们的灵魂!”

这话是她对神学家圣安德雷阿说的，但是他也已经魂不附体，因而你们可以想像，他是否还愿意和可能指引别人的灵魂！突然，只听到外面一阵枪响，并夹杂着呐喊声和威胁声，仿佛城堡的大门已被攻占。这时，厨房里呈现出一片混乱：厨娘和帮厨的女人挤在一边，女佣人、奴仆们挤在另一边，卫队长在他的老婆搀扶下带着一张死人般的脸色走了进来，大声叫

嚷着“一切都完蛋了”。从城堡外传来富尔詹齐奥的家属和庄园管理人的家属的叫喊声和求救声，他们请求伯爵允许他们到城堡内躲避灾难，认为城堡是最安全的地方。餐厅里的人个个惊恐万状，人人带着惊骇的面孔，用各种奇特的姿势进行祈祷，不停地划十字。女人们在哭泣，男人们在咒骂，神甫们在念驱魔经。人们看不到伯爵的影子，原来他已钻到了桌子下面，他以为那里更安全。伯爵夫人几乎晕了过去，好像一条鳗鱼不停地扭动，克拉娜竭尽全力地安慰她，我则紧紧地抱住彼萨娜，宁肯自己被杀死也要保护她。在这场混乱中只有卢奇利奥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问马尔凯托和佣人们是否所有的门都已锁好，问马尔凯托在撤离前，是否看到过另外两名卫兵。他回答说没有看到。但是，卢奇利奥从听到的声音判断，外面决不只是两个人在抵抗，他认为可能出现了新的情况。他想，是不是副执政官的援助发挥了作用？似乎他抵达这里不会这样快，因为当时调集军队的手段还很落后。那么肯定是有人采取了救助弗拉塔城堡的行动，因为文基埃雷多的歹徒个个喝得酩酊大醉，所以他们还不至于内讧。这时，在传来富尔詹齐奥和庄园管理人的家属的哀求声的同时，还传来了一些男人的声音和敲窗户的声音，其中一人还高喊开门，并说请大家镇静，事情全部结束了，伯爵和伯爵夫人不但不能镇静，而且还担心有人叛变，在故意制造要他们开门的骗局。所有人都挤在卢奇利奥周围，很想听听他的看法。克拉娜站在靠近楼梯口的门边，一旦情况危急便奔向祖母的卧室，她的目光同卢奇利奥的目光遥相呼应。卢奇利奥忙于关心他人，因为他认为克拉娜十分坚强，她完全能够应付一切。我紧紧地抱住彼萨娜，她叫嚷着让我放开她，她要像我一样勇敢，自己来保护自己，她是那样的自负，仿佛她一个人就能战胜一支军队似的。这时卢奇利奥走

近窗户，问是什么人在外面敲门。

“是你们的朋友！是从圣马乌罗和卢古尼亚纳来的朋友！”许多声音在外面齐声回答。

“开门吧！我是帕尔蒂斯塔尼约！那些无赖已被我们赶跑了！”这是一个人们很熟悉的声音，可以说，这个声音使所有在恐惧和希望中挣扎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一阵欢呼声震得餐厅的玻璃窗和墙壁抖动起来，即使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疯子，也不会发出如此强烈和奇怪的声音。我永远不会忘记，当伯爵听到这个带来吉祥的声音时，他用双手按着太阳穴，突然将假发扯下来举向天空，表示感谢上帝赐予他的恩惠。我看到这一精彩的场面，忍不住要发笑，同时也为大家不再注意我而高兴！门终于打开了，窗户也都打开了，马灯、灯笼、大灯、蜡烛都点亮了。城堡里处处灯火辉煌，如同过节一般。在一片高奏凯歌、感谢天主和念颂圣经的大合唱中，帕尔蒂斯塔尼约率领的解放部队进入了弗拉塔城堡的大院。城堡里的人对他们又是拥抱，又是流泪，又是感激，又是惊奇，真是没完没了。伯爵夫人已不顾任何礼仪，跳起来抱住了这位年轻胜利者的脖子，伯爵、奥兰多主教和神学家圣安德雷阿也跟着效仿伯爵夫人的动作。克拉娜热情洋溢地感谢他，使她的家庭摆脱了长时间的恐惧和不安，避免了遭受一场无法想像的灾难！只有卢奇利奥没有参加大家的欢呼和颂扬。这可能是因为他并不喜欢由帕尔蒂斯塔尼约来解除对弗拉塔城堡的围困，他希望由其他人来解除这种围困。由于他十分正直而精明，因而他毫不掩饰那种强烈的嫉妒感，所以他第一个询问帕尔蒂斯塔尼约是何种原因和情况促使他采取这种出色的救援行动的。帕尔蒂斯塔尼约说：当天晚上，他前来弗拉塔城堡进行例行的访问，由于人们正在圣马乌罗修建堤坝，因而他抵达弗

拉塔的时间比平日晚了一点；文基埃雷多的卫兵不让他进入城堡，他便同他们大声争吵，并抗议他们横行霸道，但是这毫无作用；后来他才发现，他们大叫反对走私犯不过是掩盖他们的某种阴谋而已，于是他决定先离开这里，然后再回来同他们算账。

“虽然我不是横行霸道的人，”帕尔蒂斯塔尼约说，“但我还是能干点事的，必要时我可以让人们看看我的价值。”他边说边显示他胳膊的强壮有力的肌肉，并咬牙切齿地学着狮子搏斗时的样子。

实际上，他在弗拉塔村前受到阻拦后，便快马加鞭回到圣马乌罗，从建筑堤坝的工人中间挑选了若干他所信赖的人，并纠集了卢古尼亚纳村的一部分卫兵，随即带领他们来到弗拉塔，当时正是文基埃雷多的四个歹徒偷袭弗拉塔城堡钟楼的时候。帕尔蒂斯塔尼约率领的人马首先轻而易举地赶走了那些聚集在广场上和酒馆里的醉醺醺的文基埃雷多卫兵，然后来到了壕沟边，费了不小力气游到对岸。那四个占领了塔楼的歹徒以为这帮人是他们的同伙，是专门前来抢劫涉及他们领主的那些文件的，因此也就让他们过了壕沟。后来便响起了一阵枪声，双方交火了。在黑暗中放枪，这与其说是看准了目标射击，还不如说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但四个歹徒很快便落入了他们的手中，并被关入曾一度被这些人无耻地占领的塔楼里。这四个人中就有歹徒们的头头加埃塔诺。至于城堡的守门人杰尔马诺师傅，当卢古尼亚纳村的卫兵到达时，他已经被歹徒们刺死了。

“可怜的杰尔马诺！”马夫叹息道。

“再没有危险了吗？他们都被赶走了吗？他们会不会再来报复?”伯爵心有余悸地问道，因为他想，一道闪电之后，还没有听见雷声，怎能认为暴风雨已过去了呢。

“他们的头头已被带上了手铐，直到刽子手找他们算账之前，他们会像小孩子一样乖乖地呆着。”帕尔蒂斯塔尼约回答说，“至于其他人，我可以打赌，他们再也不敢嗅一嗅弗拉塔空气的味道了，再也不敢来胡作非为了。”

“感谢上帝！”伯爵夫人感激地说，“帕尔蒂斯塔尼约男爵，为了感谢您给予我们的巨大帮助，我们家所有的人和所有的财产都属于您。”

“您是当代最伟大的勇士！”卫队长高声说，他正在擦掉因害怕而渗出的满头汗水。

“在防卫方面您考虑得很周到。”帕尔蒂斯塔尼约说，“您把门窗关闭得很紧，甚至连一只蚂蚁也无法进入。”

卫队长没有回话，急忙转过身以便背靠桌子，这是为了掩饰他没有带佩刀，同时用手指了指卢奇利奥，意思是说，一切的防卫工作都是他布置的。

“啊，是卢奇利奥先生布置的！”帕尔蒂斯塔尼约略带讽刺的口吻说，“应当说，防卫是不能更严谨了。”

从一个勇敢的胜利者口中说出严谨二字带有强烈的讽刺味道。但卢奇利奥对此并未觉察出来，崇高的情操促使他躬身施礼，对帕尔蒂斯塔尼约的这句一语双关的话表示感谢。帕尔蒂斯塔尼约认为自己已经战胜或几乎战胜了他的情敌，于是便转身想看看克拉娜的表情，以便知道在他战胜了那位身材矮小的不幸情敌后她有何反应。可是令他奇怪的是，她不在现场，因为克拉娜早已跑到楼上去看望她祖母去了。她从门缝中看到祖母睡得很熟，老人由于耳聋，全然未听到外面的枪声。随后，克拉娜又回到了餐厅，她对祖母的情况感到非常满意。这时，帕尔蒂斯塔尼约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也报以深情的目光，其中所包含的感激之情也许比对那位可怜的弗萨尔塔的医生还要

多些。在克拉娜缺席期间，餐厅里的人还向帕尔蒂斯塔尼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歹徒总共有多少人，他是怎样渡过壕沟的，等等。他们像所有刚刚经历了危险的人一样，都乐于想像当时的危险是多么巨大，并激动地回忆刚过去的事件。那种摆脱了危险或相信已经摆脱了危险的人的心情好像一个求婚者的要求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的心情一样。他们向他提问题时的兴高采烈、虚张声势和啰里啰嗦的情景，与他回答问题时的那种飘飘然的得意神态是十分相称的。更确切地说，他们的高兴心情实际上是相似的，但他们在痛苦时的表现却大不相同。对于坏情况，人们的心灵会有千百种感觉，但对于好情况，却只有一种感觉，这就如同圭拉齐[①] 的性格中的某种特点，他总认为生活中的不幸要比幸福多得多。

是奥兰多主教第一个想起新来的客人们是否需要用餐的问题。我一直在想，热烈的感谢声会促使他感到饥饿。人们常说，欢乐有助于消化，但是奥兰多主教恐惧不安时，就已经把他吃的东西全部消化了，欢乐只不过增强了他的食欲而已。两个鸡蛋加半片肉是不够的，要填饱主教的肚子还需要别的东西！……厨房里马上开始行动，首先就是去抓富尔詹齐奥家的鸡。由于厨娘、帮厨和奴仆们消除了遭受长期围困的忧虑，因而他们个个干劲十足。此时炉火熊熊，好像无论什么东西在一分钟之内就能煮熟似的。马夫把杰尔马诺的死讯告诉了马尔蒂诺，只见他泪流满面，气愤得三几下就擦了半磅奶酪粉。我和彼萨娜一起打闹，非常高兴能在一片欢乐声中被人们忘记，我们甚至希望城堡能每个月被围困一次，以便我们像参加狂欢节一样快乐。但是，每当追忆起可怜的杰尔马诺时，我心里总感

① 弗朗齐斯科·多梅尼科·圭拉齐（1804－1873），意大利小说家

到悲痛。那是我到了懂事的年龄以后第一次看到自己身边的人死去。彼萨娜不断用其他的话来分散我对杰尔马诺的哀思，如指责我对她忽冷忽热等等。我立刻对她说："杰尔马诺哪里去了？"于是，小姑娘便把嘴撅得高高的，但不一会她又同我说这说那地聊起来，她问我夜间到外边干了些什么事，并说如果她同我一道去的话，定会干得更好。她热情地祝贺我从今以后再不用替厨娘转动烤肉扦子了。这些谈话稍稍减轻了一点我心头的痛苦，这也许是因为一点小事就使我过高地估计自己和自己的重要性，从而不再太想念死者。

晚饭准备好的时候，大约已是凌晨半点钟了。大家不分座次和身份，个个匆忙地用餐。在厨房、餐厅、客厅、食品库房，谁愿意在什么地方吃就在什么地方吃。庄园管理人的家属和富尔詹齐奥的家属也同大家一起参加了这场庆祝胜利的宴会。只是在大口吃喝和祝酒之余，人们才为杰尔马诺之死和圣器管理人与神甫的缺席表示遗憾。死人是不会复活的，但活人终归会找到。不久，神甫和圣器管理人脸色苍白，风尘仆仆地出现了，他们的狼狈样子好像一直被关在面粉柜子里似的。大家热烈鼓掌，欢迎他们的到来，然后请他们讲讲他们的情况。说来很简单，这两个人也不推辞。他们说，他们一看到敌人来到弗拉塔，就立即奔往波尔托格鲁阿罗搬救兵去了。实际上，这是一种毫无用处的救兵，因为当他们抵达时，被救者早就没命了。

"你说什么？外面还有兵？"伯爵惊呼起来，他甚至没有在意他的假发已掉了下来。"快请他们进来！……请他们进来！"

搬来的兵一共有六人，包括一名二等兵，他们来时正碰上吃饭的时候，于是他们就把剩下的烤鸡等食品一扫而光。原先，人们吃饱后，已睡眼惺忪，他们的到来又引起了人们的一

阵欢笑。在所有的人都用过餐后，神学家圣安德雷阿念起了感谢上帝使我们摆脱苦难的《阿雷姆斯》经，这就是说，大家可以去安睡了。于是，东一个，西一个，谁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就在那里躺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归宿：重要的人物住客房，其他人住修士客房、库房或草料棚。

第二天，伯爵向每个士兵、警察和卫兵分发了一大笔小费。他们参加了三场弥撒后便纷纷动身回家。在这三场弥撒中，因为每一场都要念《忏悔经》，所以我很讨厌。这样，一场风暴过后，生活又恢复了正常。伯爵吩咐我们，胜利后也要保持低姿态，因为他不愿意再遇上新的报复事件。

你们可以想像，由于伯爵怀着那样的想法，因而对杰尔马诺被杀害的案子的审理进展显得非常谨慎，对那四个由帕尔蒂斯塔尼约抓获并被关押起来的凶手，好像也不想真正予以惩治。当文基埃雷多的领主发现他与这些事件的关系过于暴露时，急忙辩解说：他仅仅是派他的卫兵前去追捕据说已逃往弗拉塔附近的走私犯，谁知他们竟逾越了他给他们规定的权限，他们理应受到惩罚；但是，究其原因，这倒不应当归罪于他本人，而应当归罪于弗拉塔文书房，因为该文书房不想彻底进行追查，甚至诱导罪犯提供危险的供词。他还声称，杰尔马诺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法庭甚至认为，杰尔马诺是一个搬弄是非的人。因此，这一重要案件就被束之高阁了。至于文基埃雷多的卫兵为什么袭击弗拉塔城堡的塔楼问题，法庭轻而易举地就得出结论：那四个卫兵是因喝醉了酒才这样干的。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被释放的希望。因此，这个案子也注定要被灰尘所埋没。

大约上述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月，一天晚上，来了两个主教嘉布遣会的修士，他们要求在弗拉塔城堡投宿。虽然富尔詹齐

奥认识本省所有的嘉布遣令的修士，但他却不认识这两位。他们说他们来自伊利里奥，听他们的口音倒是很像那里的人，因此他们受到了礼貌的接待。此外，由于这两个陌生人似乎来自月球，因而大家不好拒绝他们的要求，根据他们谦逊地提出的要求，还让他们进入当时有许多人正在那里交谈的餐厅用餐。他们编造了许多有关达尔马提亚和土耳其的故事，讲了一些那里的修士们常说的寓言。然后，他们要求休息，马尔蒂诺便把他们安置在修士客房里过夜。这间客房和我的住房只隔了一层很薄的木板墙，我从木板的细缝中看到他们进了客房。不一会，整个城堡就沉浸在睡梦的宁静之中。但是，我从木板的缝隙中继续观察这两位修士，因为他们身上所带的某些东西确实引起了我的好奇。他们一进房间就查看他们身上带的两根链条，然后又从衣服里面摸出来一些工具，在我看来，那好像是泥瓦匠们使用的东西，此外他们还有两把刀子，两支手枪。一般来说，这些都不是修士应带的东西。我吓得大气不敢出，但好奇心又驱使我想知道他们要用这些东西干什么。这时，其中的一个人开始用凿子拨动对面墙上的石头，而墙的那面便是塔楼。他轻轻地一下又一下地凿墙，不一会就在墙上凿了一个坑。

“这墙很厚吧！”另一个修士低声地说。

“大约有一米多厚。”正在凿墙的那个修士回答道，“我们要凿两个半小时才能过得去。”

“如果在此期间有人发现了我们，那该怎么办？”

“唉，……那就该他倒霉。……捅他两刀子就可得六千个杜卡托。”

“如果我们逃跑时，守门人醒了怎么办？”

“你在想些什么？……他不过是一个孩子，是富尔詹齐奥

的儿子！……我们可以威胁他，让他把钥匙交给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走出城堡。否则，……”

“可怜的诺尼！”我心里这样想。与此同时，我看到那个盗贼说这句话时暂时停止了凿墙，并做了一个可怕的手势。虽然平时我对诺尼没有好感，因为他经常不怀好意地监视我和彼萨娜，但当时我却忘记了他的恶劣行为，正如我忘记了他哥哥马尼凯托经常嫉妒我，对我不友好一样。同情心使我忘记了昔日的怨恨。此外，如果他们怀疑我在通过木板墙的缝隙窥视他们，我也会面临严重的危险。我已习惯于完成冒险的任务，我想在那天夜里再扮演一次冒险的角色。我慢慢地打开我的房门，摸着黑走进马尔蒂诺的卧室。我不想冒冒失失地同他说话，我先把窗子打开，这样可以让外面明亮的月光照进来。然后我走到他床边，轻轻地叫醒他。他吃惊地跳起来，高声问我是谁，发生了什么事？我用手捂住他的嘴，示意让他别作声。幸运的是他很快认出了我，我要他跟我走。我们走到楼梯的平台上，我才告诉他我看到的情况。可怜的马尔蒂诺听后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就好像一对灯笼。

“需要叫醒马尔凯托、伯爵和文书先生。”他惊慌失措地说。

“不，只叫醒马尔凯托就够了。”我胸有成竹地说，“其他人在场反而会造成混乱。”

实际上，我们只叫醒了马尔凯托。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必须悄悄地行动，不声张，人要少。那两个修士在墙上挖的洞正好对准文书房的档案室，那是在塔楼第三层上的一个阴暗的小房间，房间内到处是文件、老鼠和灰尘。最好的办法是在档案室内埋伏两个可靠而强壮的人，等那两个家伙从他们挖的洞中爬过来时，便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捉住并捆绑起来。我们恰恰就

是这样办的。我们的那两个壮汉是马尔凯托和城堡里菜农的妹夫。档案室的钥匙经常放在伯爵的裤兜里，而伯爵的裤子就挂在前厅。他们拿了钥匙后便轻手轻脚地进了档案室，一个埋伏在左边，另一个埋伏在右边，他们清楚地听到了隔壁轻轻的凿墙声。半小时后，从凿开的洞里向档案室射进了一束微弱的光线，这时埋伏在室内的人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等待着，他们每人都带着一件武器，一支手枪和一把匕首，以应付紧急情况，但他们希望最好不用。这两个修士十分猖獗，他们无所顾忌地干他们的罪恶勾当，好像从不害怕什么似的。

“我可以把胳膊伸过去了。”其中一人说。

“再凿两下，最困难的事就要干完了。”另一个说。

不一会，当那个洞扩大到刚刚可以通过一个人时，一个修士， 可能是两人中领头的那个，便把头、胳膊和上身从洞里穿过，用手趴在档案室的地板上，并用力想把腿从洞中拉出来，另一个人在后面推他，给他加一把力。这里，只觉得一只有力的手一下子就把他的颌骨卡住，另一只手便往他的嘴里塞一块东西，使他连呼吸都很困难，更别想喊叫了，还有一只手枪顶住了他的喉咙，他只得乖乖地被捆住双手和双脚，老老实实地坐在他刚刚穿过的墙跟前。他的伙伴见钻进档案室的人没有动静，感到有些不安，转而又认为，也许是他的伙伴害怕被人发觉，甚至不敢大声喘气。因此，他就放心地把头伸进了洞口，但他遭到的待遇就比第一个人更粗暴了一些。马尔凯托抓住了他的头就往外拖，要不是头一个人用肩膀慢慢地把洞周围的石头磨掉了一些的话，马尔凯托用力之猛，准会把他的头揪下来。第二个人就这样被抓获了，也同样地被捆绑了起来。我们搜查了他们的全身，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先把他们拖到了一个隐蔽、潮湿、能避风的地方，后又反把他们关进了一个小房

间，他们就像两个真正的修士一样，可以在那里沉思忏悔，并且等待我们去叫醒所有的人，告诉他们这件特大新闻。

你们可以想像，当城堡里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是何等的惊讶，何等的高兴，何等的庆幸！这肯定是文基埃雷多的领主玩弄的又一个新花招。因此，伯爵决定对此事严格保密，并把有关情况报告了波尔托格鲁阿罗的副执政官。这件事由富尔詹齐奥负责，进行得相当顺利。当波尔托格鲁阿罗派出的士兵包围了文基埃雷多城堡时，那位领主还在等待他的两个修士的回归。派去的士兵逮捕了文基埃雷多的领主，把他捆绑起来，押送到波尔托格鲁阿罗。肯定富尔詹齐奥讲了许多令人信服的理由才促使副执政官迅速地采取了如此果断的措施。

文基埃雷多的领主被押往监狱时，由于恐惧而脸色苍白，他咬着嘴唇，后悔由于自己的愚蠢而落入了圈套，这时他才知道珍惜他那片直到伊松佐河的领地。波尔托格鲁阿罗的监狱非常坚固，逮捕他的行动异常的迅速，据说那是怕他逃跑的缘故。弗拉塔的居民如释重担，所有人异口同声地谴责他横行霸道，大人、小孩都认为这决非偶然，是他罪有应得。几天以后，弗拉塔接到了一道命令，要求把四名武装罪犯和两名假修士以及杰尔马诺所掌握的全部材料交给威尼斯共和国十人委员会的特派员。这件事使伯爵和文书欣喜若狂，他们庆幸自己终于摔掉了手中的膏药，高声唱起感谢天主的赞歌。两个月后，传来新的好消息：那六名歹徒被判处终身监禁，文基埃雷多的领主因里通外国而危害威尼斯共和国安全的叛国罪被判处十年监禁，并被关进了位于布雷夏诺的罗卡丹福城堡监狱。杰尔马诺所保存的材料是文基埃雷多领主过去同戈里齐亚地区一些地主进行交往时的一部分秘密信件。他在那些信中谈到如何在当地贵族的支持下竭力促使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雷萨来吞并弗

留利一威尼托地区。杰尔马诺手中的那部分信是邮局因投递困难或邮费不足而退回的，但他没有把这部分退回的信交给文基埃雷多的领主，他的借口是，因为害怕有人跟踪或有紧急情况而把信烧掉了。他想把这些信保留下来对付他的主人，一旦他的主人要伤害他，他就可以此进行自卫。可是命运却作了另外的安排，他因这些信而被一个强暴邪恶的主人谋害了。

文基埃雷多的刑事犯罪案件审判完毕后，叛国罪是否还牵连其他人的问题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安。或许是由于威尼斯政府的明智而不想过分触动弗留利地区的贵族，或许是律师们聪明和法官们的善良，最后决定由文基埃雷多领主的小儿子继承他那正在服刑的父亲的权利，作为文基埃雷多的新领主。当时他的小儿子还是威尼斯斯科洛彼神甫寄读学校的一名学生。总之，对父亲叛国罪的判决并未株连儿子。此外，由于消除了加埃塔诺的从中作梗，莱奥帕尔多终于同多蕾塔结为夫妻。他的父亲安东尼奥·普罗韦多尼先生想必也心满意足了。“飞贼”不顾禁令和对他的判决，竟然出席了莱奥帕尔多的婚礼，参加了他的婚宴，给普罗韦多尼家增添了不少光彩。新婚夫妻被认为是本地区五十年以来最漂亮的一对。在震耳的鞭炮声中，多蕾塔凯旋似地进入了普罗韦多尼的家门。婚礼是在星期日举行的，在做弥撒的过程中，从科尔多瓦多来的人一再向新娘献殷勤，她的美丽也让他们大饱眼福。如果说新郎的严肃和刚劲使那些闹新房的人有所克制的话，那么新娘的健谈和美丽又好像鼓励着他们去大闹新房。他们知道，在这种场合可以尽情地说笑，没有必要害怕。文基埃雷多的新领主由于尚未成年，那里的文书也就自然地成了城堡的绝对主人，他的这种地位变化也给自己女儿的出嫁增添了许多光彩。每逢在喷泉边举行节日聚会时，多蕾塔还是更愿意挽着她父亲的胳膊，而不是他丈夫的

胳膊来炫耀自己。

在此期间，我的命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我还没有到结婚的年龄，但我已超过十二岁了。我发现假修士事件使我在人们中的声望大增。从此，伯爵夫人不再指责我，虽然她仍注意不过分地亲近我，但有时甚至还提到我们之间的亲戚关系。当她的丈夫说要让我开始学习法律的时候，她不但不反对，而且还补充说，他们将告诉文书先生。在那张公用的大餐桌上，终于也有了我的餐具，我的座位紧靠着彼萨娜的座位。因伯爵家里管理不善，经济拮据，所以他们原打算把彼萨娜送往修道院学习的计划也搁置了。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同她顶嘴、玩耍和打闹。但是，我在伯爵家地位的上升弥补了我至今仍感到隐痛的屈辱。当我在彼萨娜面前背诵着第二天就要向教区长背诵的拉丁文时，我似乎感到我在某些方面已超过了她。一个可怜的学习拉丁文的孩子，你何时才能成为一个聪明人！

第　六　章

法国革命还在进行的时候，弗拉塔地区仍然过着宗法制度下的平静生活。弗鲁米耶尔一家移居波尔托格鲁阿罗。我的地位在提高，嫉妒心也在增长，随着拉丁文学习的进展，他们要我到文书房去做抄写工作。博学多才的彭多拉神甫和容光焕发的拉伊蒙多来到波尔托格鲁阿罗，这使我更加心事重重。

当岁月在弗拉塔城堡中像卑微的乡下人一样，年复一年地在没有任何变化中无声无息地度过的时候，它却给威尼斯和全世界带来了一些显赫的和可怕的名字，这就是 1786 年、1787 年和 1788 年。从表面上看，这三个数字和其他数字一样都是些符号，但它们却代表着人类编年史上所发生的急剧变化。现在不会再有人相信法国大革命仅仅是那个国家人民的疯狂，公正的缪斯在历史上已向我们揭示了那场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深刻而广泛的根源，它使人们心中蕴藏了多年的渴望自由的狂热一下子宣泄了出来，势不可挡地冲击着社会的秩序，展现出一种耀眼的崇高目标。可以肯定地说，在任何出现轰轰烈烈事件的地方，必然有某种思想在那里闪光。只有无拘无束，热情奔放

的法兰西民族才先于其他的民族，把理论付诸实践。因此，这个民族被誉为人类的头脑，而不是人类的双手。当某种蓝图在人民的头脑中形成以后，他那勇敢的和具有破坏力的双手，才去摧毁常常是由自己建设起来的东西。在威尼斯，也如同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人们开始思考如何走出狭隘的家庭樊篱，以便到更广阔的文明商店去看看。他们感到自己是公民，是与建立自己国家的良好政府有关系的人，人们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被统治者要求自己的权利，统治者则意识到义务的约束。在此之前曾和睦相处的这两股力量，如今则怒目相视，保持着战斗姿态。一方表现出新的傲慢，另一方则疑虑重重，恐惧万分。但是，威尼斯还不像别的地方。当其他地方的被统治者已跃跃欲试地想跨越法律的界限时，威尼斯的统治者还十分信赖他那些尚在昏昏欲睡和心满意足的被统治者。无怪乎当北方的一位王子抵达威尼斯时，感到那里不像一个国家，而像一个家庭。然而，在一个家庭里那种被认为是自然的和必要的东西，在一个共和国里则被认为是专制统治。年龄和经验的差异可使子女服从父亲并接受父亲的保护，但这种情况却不能出现在处境不同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人民日益觉悟，他们认为过去制定的法律是绊脚石。可以继续使用这样的比喻：孩子们在体力、智力和年龄方面都长大成人，已经到了要求摆脱父亲的保护和过独立生活权利的时刻。因此，在那个家庭里，只有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拥有思考的权利，而其他成年男子都没有这样的权利，这显然不但违犯自然法则，而且也窒息了人类最神圣的权利——自由。

威尼斯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正在衰落，人民虽在闲逸中变得越来越笨拙，但他们中仍有人从哲学中寻找重返青春的智慧。在那里，有一具不愿苏醒的僵

尸和一群被迫长期奴颜婢膝地同这具僵尸共同生活在坟墓里的活人。然而谁不知道这是些幸福的岛屿？蓝天朝着这些岛屿微笑，大海对它们十分温柔，甚至死亡之神也会在那里脱掉他的黑衣，幽灵在那里一边跳舞，一边高唱塔索的八行体爱情诗。威尼斯曾是一座坟墓，朱丽叶就在那里安眠，并做着与罗密欧拥抱的美梦。怀着幸福的希望和欢乐的美妙幻想死去，似乎始终是生命最美妙的结局。因此，任何人都不曾看到，漫长的和喧闹的狂欢节就是为这位大海的女皇所安排的葬礼。威尼斯共和国的执政官保罗 ·雷尼尔于 1788 年 2 月 18 日逝世，但是一直到 3 月 2 日才公布他逝世的消息。这是为了不让丧葬活动干挠狂欢节的欢乐气氛。这种不知羞耻的轻率行为表明，在那里不存在任何把被统治者和统治者、把子女和父亲联结在一起的爱和忠诚。只要不打扰头戴假面具的狂欢节的欢乐和赌钱的愉快，谁死谁活都无关紧要。这就是人民的感情，这就是贵族需要人们所具有的感情，这就是那些希望以较小的代价最可靠地获得享受的贵族们的感情。人们以同样的冷漠态度于 3 月 9 日选举洛多维科·马宁为共和国的新执政官。选举进行得相当快，这是为了避免选出新执政官的欢庆影响四旬斋的哀伤。威尼斯共和国的最后一任执政官就是在斋戒日登上了好几个世纪前的两位著名执政官丹多洛和福斯卡里的宝座，但威尼斯当时尚不知道等待它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在那些无忧无虑和腐化堕落的人中间，也不光高瞻远瞩的人，他们发现了时代的变化，建议执政官考虑采取恰当的补救措施。也许他认为采取措施不合时宜或尚无必要。但是，只要他能发现问题的症结，就会鼓励其他人开出更好的解决问题的药方。执政官并没有着到当时的弊端，但他认为平静和满意是健康的表现，不是生病的表现，因此不需要医治。他不明白，

这种使人感觉不到疼痛的疾病才是最危险的疾病。几年前威尼斯法官团的法官安杰洛·奎里尼曾经两次被捕入狱：第一次是因为他指控十人委员会滥用职权，以非法的手段谋取选票，力图在大议会中组织多数派；第二次是在执政官答应审议他提出的上述问题之际再次被关进监狱。这就是司法当局的独立性、价值和作用！所有的人都看不到，或假装看不到安杰洛·奎里尼被投进了监狱，因为谁也不想步他的后尘。这种情况还是发生在不得不进行改革的年代。1779年司法当局任期将满的时候，公众又遇到了一个幸运机会，在人民中间重新表示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乐观主义的追求。卡尔洛·孔塔里尼在大议会中建议修改宪法，纠正滥用职权的弊端，他的演说既慷慨激昂又措词谦逊。他的建议令人惊讶地被大议会一致通过。此外，大议会还责令执政官提出必要的修改意见。人们看到，在那场辩论中被人们称之谓自由党的那派力量企图恢复贵族阶级在各方面的权力，以便削弱由于长期的和不合法的习惯而集中在执政官和十人委员会手中的寡头统治的权力。自由党人表面上赞成国家作一些小改革，但实际上却谋求扩大他们的控制权力，至少也要与他们原来的力量相符合，他们坚持早已被人们长期忘记了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大议会是决定一切的机构，而执政官只能执行大议会的决议，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执政官只能拥有大议会赋予他的权力。

寡头政治的支持者们对类似的言论虽然十分气愤，但只能容忍。然而，法律的繁琐和混乱又使他们很容易找到各种借口把改革一事长期地拖下去。执政官假装服从大议会的决定，因而仅提出一些可笑的、不适当的修补办法。经过一年的争吵，大议会只能徒劳无益地支持改革派的愿望，而执政官却从而摆脱了困境。他建议，把控告共和国官员滥用职权的案子委托给

五名检察官组成的法庭进行审理。自由党在该法庭已无任何影响，仅在执政官的支持下起草了一个要求迅速进行全面改革的政治决议。执政官则大谈欧洲那些强大的君主国如何威胁为数不多的共和国。由此可得出结论，必须保持威尼斯内部的和睦和稳定。“我自己，”他说，“也是威尼斯的贵族，当波兰发生骚乱时，我在维也纳，多次听见那里的人说：‘那些波兰人不听劝告，我们应当去收拾他们。’我们国家需要和睦相处，因为我们没有武装力量，没有陆军，没有海军。我国的存在全靠我国政府的谨慎行为。”我认为执政官这样讲话是明哲保身，而不是勇敢。为了防止国家的衰败，他只会建议人们懒惰和沉默。他曾经这样说：“我们不能搬动一块石头，否则房子就要倒塌；你们既不能大口呼吸也不能咳嗽，否则房子会塌下来压死我们。”他作为共和国首席官员，竟然在大议会上说这种话，实在有辱执政官的职务，他应当把执政官桂冠扔到垃圾堆中去。检察官焦尔焦·彼萨尼曾经大声疾呼：应当对威尼斯共和国的某些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如果认为这实在做不到，那就应当公布一个有关的备忘录，以使后人能够理解他们的祖先智慧不足，而不致于咒骂他们的祖先失职，甚至把他们祖先的骨灰随风撒掉。然而大议会却接受了执政官的建议，先选出由五人组成的审讯渎职罪特别法庭，其中也包括焦尔焦·彼萨尼。但是当一时的骚动平息以后，这个国家特别法庭的成员便纷纷遭到了报复，在丝毫不尊重有关法令的情况下，彼萨尼被监禁在维罗纳城堡中达十年之久，而孔塔里尼则死在被流放到博凯·迪·卡塔罗的途中，至于其他成员，有的遭流放，有的被判刑。对此，人们没有听到大议会的一句咒骂声或表示同情的声音。一位国家司法机构的成员被判刑，其罪名竟是那种曾被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评价为“有益的、合适的和严肃的”行

动。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大议会无耻地容忍这一切，对那些曾经忠实地执行自己决定的人在监狱里和流放中遭受的折磨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这就是威尼斯人的忍耐力。实际上正如英明的执政官所说：依照旧规矩和听天由命，是最文明、最谨慎、最宽宏大量的生活方式，否则，自己的生命就会冒某种风险。但是，伟大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各国会议定于1788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这一新闻就像一声巨雷而不是在家里的窃窃私语，猛烈地震撼着大地。安东尼奥·卡佩洛大使把这一消息报告了执政官，说明威尼斯共和国将面临十分困难的处境，并提出了如何应付这个局面的建议。可是，英明的贤人委员会却把这份报告塞进了无人阅读的卷宗里，参议院对此也一无所知，相反，国家的暗探们却加紧监视，并开始不断使用监禁、窃听、威胁、凌辱和流放等手段来对付人民。这样的作法不但不能减少迫在眉睫的危险，而且只能使人民对政府更加不信任，产生更大的恐惧和仇恨。罗科·桑费尔莫伯爵曾经从都灵写信介绍法国国内的混乱和欧洲各国宫廷密谋对策的情况。安东尼奥·卡佩洛也从巴黎回来，大声疾呼要求政府认真考虑这一形势。危险的征兆增加了，不冒风险是难以渡过难关的。但是执政官没有注视阿达河和伊松佐河对岸的形势如何发展的习惯，不明白像在威尼斯共和国这样一个平静的国度里怎么可能受到外来骚动的影响，他认为中立是最有益和最明智的，但他并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当国外的喧嚣声日益增长的时候，国内的议论、不安、担心也在增长。但是，政府却盲目自信，政府的所有成员对国内存在的失望情绪也漠不关心。在此情况下，许多有识之士都想摆脱困境，于是纷纷离开了威尼斯。因此，在留下来负责管理国家事务的人中，多数是爱慕虚荣者，专家学者极少，全城到处是无能之辈、游手好闲者和乞

丐。

弗拉塔伯爵的妹夫阿尔罗 ·弗鲁米耶尔在波尔托格鲁阿罗有许多土地，还有一所漂亮的房子。他虽看不清外面骚乱的形势，但他从远处闻到了一些气味，他又是那种不想让火烧伤的人。他的妻子对邻近一些国家出现的混乱十分反感，因为他的家庭在那里享有不少的特权。因此，弗鲁米耶尔与他的妻子于1788年秋天移居波尔托格鲁阿罗，借口是，他的夫人为了恢复健康需要呼吸故乡的空气。他们来到乡下之后，便决定在导致暴风雨的最后一片乌云消散之前，不再返回威尼斯。而且，这位贵族的两个儿子可以很好地照管他在威尼斯的利益及其豪华的住宅。当地的达官贵人对他的高度尊敬弥补了他因不能再去威尼斯参议院发表演说而丧失的荣誉。为了返回故乡，他们夫妇二人首先乘坐邮车，并携带了大量行李，其中有大箱、小箱、沙发和其他家具。然后，再乘船经过沼泽地和运河。他们在五十个小时的旅途中忍受了无限的寂寞和蚊虫叮咬的折磨，最后终于到达流经他们村边的莱梅内河。威尼斯人习惯于把自己的家称之为陆地，无论他们到米兰、巴黎，还是到波尔托格鲁阿罗都持这种看法。莱梅内河正好从他们家的花园旁边流过。他们到达那里后，非常满意地受到了各方人士的热烈欢迎，其隆重程度胜过威尼斯。前来欢迎他们的有主教、圣安德雷阿主教、神学家、神甫、神学院的教授、副执政官夫妇、威尼斯政府驻当地的重要官员。此外还有波尔托格鲁阿罗市市长、法官、税收官，海关总监以及他们的夫人和家属等。最后还有一批贵族。在一个仅有五千居民的地方，竟派出如此众多的代表来欢迎他们，这在瑞士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能做到。专程从弗拉塔前来欢迎的有伯爵和夫人，他的女儿们，他的弟弟奥兰多主教以及与他形影不离的文书。由于我这段时间里拉

丁文的学习进步很快，所以伯爵特别恩准我站在马车的后挡板上跟随他们前往，这样我可以从一个隐蔽的角落尽情观看那隆重的场面。

这位贵族的举止显示出威尼斯人特有的和蔼可亲，从主教到种菜的农民无一不为他的微笑所感动。他亲吻了欢迎他的第一个人的戒指，接着又以同样的谦逊态度向第二个人脱帽致谢。随后，他转身面向他的船夫，吩咐他在卸行李时要特别注意他的沙发。他进家门后，首先拥抱了他内兄的妻子伯爵夫人，接着又拥抱了陪同他妻子进来的内兄伯爵先生。大家在大厅里用完茶点时，他抱怨这里的地板太新。然后，他按通常的习惯向在场的人致谢，并同他们亲切交谈。他们交谈的主要内容是：女儿们都是大姑娘了，越来越漂亮了；妹妹变得年轻了，就像盛开的玫瑰一样，妹夫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旅途太长，又热又累；这座小城市比先前更加繁荣了，社会各界人士很热情，值得尊敬，欢迎十分热烈。这场仪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随后其他客人便一一告辞，接下来是家里人的聚会，他们都说自己很好，对不在场的人时而也说一些坏话。当然，即使在说别人坏话的时候，也说做错事的人并非有意或仅仅是由于粗心。这就是说，他们十分注意裁布时不剪着指头，更不能伤着骨头。晚祷时间快到了，弗拉塔的人开始告辞，当然这样的访问将来还会经常进行。弗鲁米耶尔先生作为贵族，他非常需要有人陪伴，而弗拉塔伯爵也为有这位身为参议员的亲戚感到荣幸，并愿意加强同他的密切关系。姑嫂用嘴唇轻吻告别，兄弟们紧紧握手，姑娘们都行两次屈膝礼，主教和文书则脱下帽子，一直到坐上马车。他们都在车上坐好以后，我便又爬上车子的后挡板。四匹马拉着沉重的车子开始在石子路上移动。与此同时，参议员阁下回到了大厅，他十分满意在故乡受到了热

烈欢迎。

在陆地上的各个小城市中，波尔托格鲁阿罗在尽可能效法共和国首都的生活方式方面排在前列。它的街道两旁排列着一座座高大宽敞的由三段大窗所装饰的楼房，除了这些大楼不是矗立在水边，其余一切完全像威尼斯。每两个街口就有一个咖啡馆。每个咖啡馆前，都有遮阳棚，在那里摆放着许多小圆桌，不少无所事事的人聚集在那里边喝咖啡边聊天。所有的公共建筑物上都镶嵌着双翼飞狮[①]。妇女们和船夫们在街上和蔬菜水果摊子前闲聊，许多房子的阳台上挂着金丝鸟笼或摆着石竹花、罗勒植物，房间内闪动着漂亮女子的身影，市政府大楼前和市政广场上身着黑色长袍的律师、身着燕尾服的公证人和身披斗篷的贵族老爷来来往往，监狱的大门口有四个持枪的士兵威严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莱梅内河水散发出污泥的腥臭味，岸边不时传来含糊不清的咒骂声。教堂的钟声在奏鸣，教堂正殿的宗教仪式异常壮观，唱诗班的歌声悠扬而庄严，教堂的每个角落都安放着由鲜花簇拥的圣母塑像，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垂花饰物。信仰虔诚的母亲们跪在圣母像前祈祷，金发女郎们同他们的心上人在门背后相会，神甫们的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和威严的齐腹披风。总之，一切都像一个微型威尼斯。甚至那里的广场上也飘扬着三面圣马可的旗帜，在一根红色旗杆上庄严地悬挂着威尼斯共和国的国旗。你们还希望知道得更多吗？……威尼斯共和国的波尔托格鲁阿罗居民，经过许多世纪的学习，终于成功地抛弃了周围地区所使用的野蛮而粗俗的弗留利语，如今他们讲着比威尼斯人讲起话来更加滑稽可笑的威尼斯语。他们甚至不再愿意受乌迪内管辖，因为这样会使他们

① 威尼斯的城徽

回忆起同弗留利的亲缘关系。他们像一些游手好闲的新贵族，十分讨厌看到麻绳和锥子，因为这些东西能使他们回忆起他们的父辈是鞋匠。但历史终归是历史，而历史又是无法抹掉的。波尔托格鲁阿罗的公民们决心要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在他们的新词汇中弗留利语相当于一种野蛮的、粗俗的、吝啬的和小气的语言。每当他们走出城门（他们的城门修得非常狭窄，好像只让贡多拉小船通过，而不让马车和拉草料的车子通过似的），他们就像鱼儿离开了水，威尼斯人离开了威尼斯那样。他们假装不能区别小麦和玉米，尽管他们的市场上每天都成袋成袋地摆着这些东西。他们像新出生的小狗一样，看到树木，看到自己的鞋上有泥土也表示惊奇，其实他们的鞋子上经常沾满了灰尘。他们同农民讲话时，常常说：“你们这些陆地上的人！”实际上在他们的想像中，波尔托格鲁阿罗是仿照共和国的首都兴建的一座城市，当然这座城市不是建在海上，而是建在四条淡绿色的、充满泥沙的河流之间的土地上。不是陆地又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城墙、钟楼和歪歪斜斜的房子呢。我认为，那些房子歪歪斜斜正是由于其基础不牢固所致。

　　真正威尼斯化的还是那里的女人，她们认真模仿威尼斯的时装，穿戴时髦比威尼斯女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圣马可广场上女人的头发向上卷起来一点的话，那么波尔托格鲁阿罗的女人的头发就会卷得更高。她们穿的裙子都很宽大，如果有几个夫人站在一起，人们会以为那是一大片丝绸花边和服饰。她们把项链、手镯、发夹和小链条戴满全身，我不能说她们身上戴的珠宝是来自印度还是来自秘鲁，但我可以说，这些珠宝足以使你眼花缭乱。此外，这里的夫人中午才起床，并且要用四个小时进行梳妆打扮，午饭后就外出访问。在威尼斯，因为有歌剧、话剧和滑稽戏，所以夫人们谈话的主题也就常常涉及这

些内容。可是，在波尔托格鲁阿罗，由于每两年剧场才开放一个月，因而这里的上百个贵夫人就难以在余下的二十三个月里谈论这些话题了。既然缺乏上述谈资，她们就只能固执地相互诽谤和攻击。可以说，她们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陪伴骑士，并且都想把对方的陪伴骑士拉到自己身边来。有的人甚至有两三个陪伴骑士：有给她拿扇子的，有给她拿长柄眼镜的，有给她拿手绢或小盒子的；一个陪她到教堂听弥撒，另一个则陪她散步。但是她们很少散步。她们不能享受乘坐贡多拉船的乐趣！她们一看到马车快速驶来就毛骨悚然，因此她们不得不像威尼斯的步行者那样以难以忍受的劳累步行外出。然而弗留利的农民和某些鲁莽的城堡领主却说：这是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童话的新版本，实际上是她们想乘马车但又没有马车。我不知道他们哪一方说得对。虽然我是一个男人，但我还是决定支持那些夫人们的观点。事实上，现在波尔托格鲁阿罗已经有很多马车了。正如我们的祖父母那一代十分珍视稀有的首饰盒，而如今我们却不太看重这种非常普遍的东西。在过去的年代，马车仅仅是国王使用的交通工具，伯爵的马车初到弗拉塔时，孩子们就像过狂欢节一样高兴。在波尔托格鲁阿罗，她们晚上无法去剧院，但玩牌可以一直持续到深夜。她们在这方面也是学习威尼斯模式。如果说她们玩牌的热情还没有像在威尼斯那样达到破坏家庭的程度的话，这主要归功于丈夫们的宽宏大量。虽然她们在赌桌上不赌金币，但还是要赌钱的。尽管市政府明令禁止赌博，但她们当中谁也不会出卖牌友。局外人听说这种事后总是忐忑不安。但只要她第一天晚上赢了钱，随后她就会轻易地下决心甚至把全家的财产都拿去下赌注。她们每一局的输赢不超过二十个钱币，但检察官夫人一人的赌注常常就超过这个数字，甚至达到过半个杜卡托。她的这种做法引起

了别人的嫉妒，说她贪得无厌，以致在赌场上弄虚作假。从威尼斯嫁到波尔托格鲁阿罗来的女人，或是随丈夫来此工作的女人，均与当地的夫人们联合起来，反对检察官夫人的冒失行为。但这位夫人并不畏惧，因为她自认为长得漂亮，又像威尼斯女人那样能说会道，还会以眉目传情，无论她走进教堂还是咖啡馆，总有一群青年围着她转。我不知道那些嫉妒她的女人对此是不是高兴。市长夫人说话时老喜欢做手势，她有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她断言检察官夫人的手一定像洗脸婆的手一样。海关总监的夫人还补充说，检察官夫人的眼睛是一只高一只低，因此她把天蓝色的眼睛睁得再大也不可能成为全市最美的女人，她只不过有一双大眼睛而已。在这场比美的竞赛中，每个女人都只看到别的女人的缺点和不足，而认为自己是完美无缺的。当这位受攻击最厉害的漂亮的检察官夫人听到她的女佣人转述外面对她的带着嫉妒的闲话时，她便对着镜子淡淡地一笑。她的两片嘴唇是那样的红润，她笑起来时，人们可以看到排列得十分整齐的三十二颗洁白的牙齿，圆润的令人喜受的脸蛋上有两个小酒窝，只有她微笑的时候才显露出来。

你们可以想像，弗鲁米耶尔夫人一到这里就立刻竭力装腔作势。她作为一个女人，早已超过了成年，但是她作为一个威尼斯女人，却又忘记了自己的出生年月，因而在举止、眼色和发型方面，常常故意显示自己年轻，这也是威尼斯女人的特点。正如我上面所说，在波尔托格鲁阿罗有不少威尼斯女人，但她们都属于中等阶层或小贵族，至今尚无一个地位高的女人，所以她在言谈举止方面都成为她们模仿的典范。此外，她们很高兴有一个能使她们思考和仿效的榜样。她们终于可以说：“看吧！我们可以像弗鲁米耶尔参议员夫人那样说话、走路、欢笑和穿着了！”然而这位贵夫人却像魔鬼一样狡猾，她

常常利用她们的这种心理来取笑她们。有一天晚上，她在聊天时讲话特别快，就像一只喜鹊一样。第二天她就非常开心地看到那些夫人在玩一种游戏，比赛一分钟内谁讲的话最多。转瞬间，她们变成了一群小麻雀。另一次她故意显得无精打采，情绪不高，说话时声音低沉，似乎还带点啜泣声。很快那些多嘴多舌的夫人们就变成了哑巴，个个像产妇那样痛苦。一天，她同一位从威尼斯来的贵族先生打赌，说她可以使这里所有的贵夫人头上插上鸡毛。说完她就按这种古怪的方式在假发上插上鸡毛，并在公共场合露面。当天，市长夫人就给鸡笼里的鸡拔了毛，并用这些鸡毛来装饰她的头发。幸好，这位参议员夫人还比较仁慈，没有把这样的时髦坚持下去，否则三天之内该市的鸡就会被全部拔光毛，届时女人们中间就再也找不到一个梳自然发型的了。只要弗鲁米耶尔夫人一说话，其他人的谈话就黯然失色，注意力全被她吸引了过来，其他人都会随声附和地为她帮腔。她们都学习这位新来的贵夫人的诙谐、眼神和手势。她们第二天还重复头一天她们从弗鲁米耶尔夫人那里学到的言谈举止。我还要补充一点：在她家里，喝咖啡也比在别的地方更有味道，如果有时还能在她那里喝上一杯马拉斯加酸樱桃酒，并吃上一块圣维托修女们做的蛋糕，那些夫人们就会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这位参议员先生也找到了自己的消遣方式。他同他的祖父一样，喜欢哲学。他在必要时可带着浓重的威尼斯口音背诵几段伏尔泰和狄德罗的语录。在这个小城的法律界和神职人员中，也不乏与他趣味相投和喜欢谈论脱离实际的理论的人，他们可以尽情谈论，并不害怕因处境不同而产生的对宗教信仰方面某些不容置疑的原则的怀疑和否定。关于这个问题，今天的环境比上个世纪的环境要宽松得多，在威尼斯又比在其他地方

更加宽松，而在波尔托格鲁阿罗则宽松得没了边际，因为这里的男人们同女人们一样，不但喜欢模仿首都威尼斯的风尚，而且做起事来更加勇敢。例如圣安德雷阿主教，他是一位著名的三段论法的神学家，自从离开教廷后，就常常坐下来同他的同事们辩论，用他的三段论法来驳斥别人。在年轻人中还有这样一个人，他可以用他非凡的论断驳倒全市的所有医生。可以说，当时的医生基本上还是唯灵论者。可是，在这位参议员先生的葡萄园里工作的一些劳动者中，却存在着一股粗犷而廉洁的传统势力，他们出于习惯而反对怀疑论的入侵，因为这种理论冠冕堂皇，华而不实，甚至主张放荡不羁。在教士中间，如果还有某个老神甫对人宽容，在自己的生活中还保持着真正教士的简朴和完善的风尚的话，那也不过是凤毛麟角而已。总的看来，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一旦陷入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的泥潭，那他就不可能再成为慈爱、纯洁的典范，以及教士们所尊奉的其他道德典范。真正的教士是不喜欢那种无视教义和在教规方面松弛的状态的。这里，我指的是那些真心崇拜圣托马斯的教义的人，他们从神学院毕业后，坚信宗教真理不可改变，因此他们的信仰是神圣的。但由于他们思想的僵化和行为的节制，因此他们对绅士社会和城市中的道德败坏是不满的，然而他们能很好地适应农村教区的简朴生活。山区常常是培养乡村教士的苗圃。被我称之为传统派的这一宗教派别有所加强，并大力革新，因而对阿尔卑斯山教区最大的一个城市克拉乌塞多的青年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世俗派（该名称是他们的对手根据该派教士们的思想和习惯接近于世俗的放纵生活而取的）都出身于城市和平原上的富裕家庭。在第一类教士中，从教区长到教堂的神甫、严谨、警觉、虔诚、热情和奉献精神等特征世代相传。在第二类教士中，古典文化、哲学自由、豪华

的生活方式以及宗教宽容，都是他们平时随意谈论的主题。对于前者来说，神甫要盲目服从，对于后者来说，神甫要追求舒适安逸的生活。无论是第一类教士还是第二类教士都有自己的代表，在神学院，在司法界和修士团体中都有他们的保护人。有时这一派占上风。有时那一派占上风。教区中每一位新上任的主教，都常常被指责为支持了世俗派或传统派。世俗派和传统派相互敌对，相互指责。世俗派谴责传统派无知、专制，任人唯亲和爱财如命，传统派则谴责世俗派伤风败俗，没有信仰，挥霍浪费，专为人们树立坏榜样。城市人一般支持世俗派，农村人则为传统派助阵。由于传统派的人性格坚强，并坚持原则，因而他们之间比较团结和遵守纪律；由于世俗派中有些人十分轻浮和寡廉鲜耻，因而他们几乎无秩序和行为准则可言。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传统派中不存在分歧，修士们之间的不同见解成为各种流言蜚语的依据。在闲逸生活中，那些活跃的修士常常用辛辣的语言肆无忌惮地攻击他们的对手，企图削弱他们的对手长期以来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所获得的较大影响。年轻人大都支持世俗派，城市里只有少数瘫痪的老妇人支持传统派，她们的支持更多地是出于对别人的嫉妒，而不是出于观点相同。

总之，可以说，这位尊贵的参议员在修士中也找到了一些持怀疑论观点的对话者，他们接受他的看法，在学习和文化修养方面与他趣味相投，能陪伴他愉快地度过许多时光。他喜欢聊天、思考问题、自由讨论、讲述和听别人讲述故事以及机敏的笑话，他能不动声色地侃侃而谈，语言幽默，引经据典。他的周围聚集了一些人，像一滴滴水银一样，融合在一起，观点相同，汇成了一个小社会。这些人逐渐同其他人分离开来，并以这家的主人为中心相互聚合在一起。开始时大家都想加入这

个圈子，但是由于不明白他们讨论的问题，不敢插话。在他们大笑和跺脚的时候，由于不知道原因也不便跟着大笑和跺脚，虽然也跟着他们装出高兴的样子。置身于这些有智慧的人中间，既无人过问，也不发一言，确实很难受。因此，那些无知的人、笨蛋、伪君子、循规蹈矩者便很快退避三舍了。留下的都是经过提炼后的纯金，他们都是有知识、谈吐风雅的人。这些人包括神学家圣安德雷阿、桑泰利律师、两三位修士、朱利奥·德尔·蓬特先生、德萨利教授，还有一位文科教授，一位被认为是最文雅的神甫唐·马尔科·基耶里尼，以及其他三四位懂得把爱读书同爱女人结合起来，把研究古代文明同现代时髦结合起来的伯爵和侯爵。如果生活在他们中间，就可以发现，没有雅典和斯巴达的宪法的指引，要受到文雅的教育是不可能的。他们谈论利古尔哥、苏格拉底、梭伦、莱奥尼达。而这些名人均是在高级中学作文时经常采用的题目。他们反对盲从，反对受奴役，但对德行和自由却漠不关心。

当夫人们和其他人正在埋头打牌的时候，由参议员建立的这个小小学院的院士们聚集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谈论政治和嘲笑城里发生的最糟糕的丑闻。他们的谈话是一首节奏很快的协奏曲，以半开玩笑的口气，讲一些既严肃又可笑、既认真又滑稽、既令人愉快又让人觉得是心怀叵测的事情。他们之间的插话简直就像一幅语言的镶嵌画，里面交织着冲突、诙谐、暗示和论述。这是威尼斯人天才的杰作，是可以让人欣赏直到细微之处的本维鲁托·切利尼的艺术作品。他们无拘无束地谈论德国和法国的形势，评论庇护六世的旅行、朱塞佩二世的野心、俄国的企图和土耳其的行动。他们谈到马基亚维利、西塞罗、萨卢斯蒂奥和阿雷蒂诺这些不同时期的权威，并把当时的事件同蒂托·李维写的章节作对比，但他们在议论这些沉重的

话题时却谈笑风生，而且每一次笑声都是出现在谈话中恰到好处的地方。要到英国去寻找幽默大师的人肯定没有在威尼斯生活过，更没有到过波尔托格鲁阿罗。幽默是长期闲逸、脾胃健康、精神愉快和随时准备作出机敏反应的产物。谁来到这里谁就会发现，南方的幽默不同于北方的幽默，它如同在夏日美丽的黄昏时所见到的那种从闪光和充满水气的地平线上升起的夜雾。生活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幽默中受到鄙视，人们都想在无忧无虑中寻求欢乐，这是南方和北方幽默的共同点。但在英国，当人们忧郁的时候，却要笑，要激动，要自杀，这是不同点。对于这两种不同的疯狂，这两种不道德的行为，我不知道我应该赞成哪一种；也许脑子想的是这一种，而心却向往那一种。否则，就应当在更尊重人的尊严还是更尊重人的幸福之间作出选择。

这些人谈论的话题是多种多样的，从卡特琳娜二世突然跳到某位贵妇人和某位骑士的情况更是司空见惯的常事。一个名字会带出两个名字，两个会带出四个，如此下去越带越多。他们也不顾那些人是不是在现场。在场的人要能忍耐对他们开的玩笑，而且不马上报复，要等到或早或晚出现恰当时机时再进行反击。参加他们的谈话需要有许多不太深但涉及面较宽、并且毫无学究味的知识。他们之间的对话非常活跃，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宽容性，这就是我想把他们称之为乐天派人士聚会的原因。请你们注意，我使用了“乐天派”这个词，我不知道刚才在我的头脑中为什么闪现出法语中“寻欢作乐”这个词。我曾经同法国人一起生活过很长时间，因此我经常受到法语的干扰。由于我对本国语言掌握的熟练程度还不足，因而我尚未完全摆脱这种干扰。这里我听说的乐天派是指那些随遇而安的人，他们对待生活如同对待哲学一样，总是从中汲取令人愉快

和可供人享受的部分。如果把乐天派理解为游手好闲和贪图物质享受，那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都不是那样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每个人都感到心情愉快。他们到弗鲁米耶尔家来不是为了尽义务或是获得某种道德上的好处，而仅仅是为了寻求愉快。我一直非常赞赏“幽默的”和“精神的”这两个形容词，与其说二者是同义词，还不如说二者是反义词。

弗拉塔的先生们终于摆脱了文基埃雷多那个稻草人的恐吓，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神甫继续关心他的老朋友“飞贼”，并且每月至少在家中接待他一次，以便他进行忏悔。伯爵和文书对此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特利奥教区长指责过他。这位可怜的瘦神甫在其严厉的上司面前不敢反驳，只好忍气吞声，但等他的上司刚一转身，他还是按照自己的主意办。由于工作关系和地区靠近，文基埃雷多的纳塔利诺医生也经常到弗拉塔看望伯爵和文书。由于卢奇利奥先生是莱奥帕尔多·普罗韦多尼的好朋友，因而他也就认识了他的妻子，于是多蕾塔也到弗拉塔城堡去参加晚上的聚会。但现在除了每周两次晚间聚会以外，还增加了一次新型聚会！这就是伯爵还必须到波尔托格鲁阿罗去看他的好朋友弗鲁米耶尔。晚上前往波尔托格鲁阿罗的那条路是非常危险的。但伯爵夫人一心想会见她的小姑子，宁愿鼓起勇气去冒险。他们的两个女儿，一个已到了婚嫁年龄，另一个像田间的杂草那样快速成长。第一个女儿尚未找到合适的对象，第二个女儿还需要接受教育，使她在举止上表现得更好一些。但是，事情还不止于此，找对象的青年人首先是用眼睛来考虑问题的。这两位姑娘让人看看也不会失去什么，这是伯爵夫人的想法，因而她想说服丈夫每周两次冒险地乘马车去波尔托格鲁阿罗。可是伯爵非常谨慎，在这样做之前，他派了十二名工人先去修整那段坑坑洼洼的道路。然后他

让马夫驾着马车慢慢地走，车子前面有两个掌灯的侍从，一个是富尔詹齐奥的儿子马尼凯托，另一个是磨坊主的儿子阿莱桑德罗，为了显示豪华，还让他们都穿上猩红色的衣服。他们在车子的两旁一边一个，中间则是披着过去做的漂亮鞍褥的两匹马，我就站在车子后边的踏板上，一路上都是如此。这条道路有三英里多长，我很高兴在旅途中能从车篷的后窗中看见彼萨娜。我为什么陪同他们去访问呢？实际上，我到那里以后也没有什么事干，只能躲在弗鲁米耶尔的厨房里打瞌睡。但是，我现在还是给你们讲一下其中的原因吧。因为伯爵随身携带着文书，而文书想随身携带着我，文书是伯爵的影子，我则是文书的影子。在这种情况下，我很愿意当影子，因为这样我便可以陪伴着彼萨娜。我们之间是真心相爱的，尽管我们之间的爱情经常受到嫉妒的干扰，时断时续，时高时低。因为我们相爱已成为习惯，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需要，所以我们之间和爱情总是充满活力。

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和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子之间有点这样的感情纠葛也不应使人们大惊小怪。但我却尝到了其中酸甜苦辣的滋味，她尝到的这种滋味也并不比我少，但她的父母对此却不以为然。在我做过那些令人难忘的事并成为文书的学生之后，女佣人们都对我另眼看待了，几乎把我看成是一位小先生，并让我随心所欲。因此，我同彼萨娜的爱情得以持续下去。当时我已经在构想一些爱情的蓝图，如果我把这一切都讲出来的话，我的这本自述就会变得冗长不堪。不管怎样，我当时的感情发生了某些变化。如果过去我把彼萨娜对我的抚爱理解为是她的好意的话，那么，随着我的处境的改善，我就认为那是我应该享受的了。我的天！过去烤肉的小卡尔洛，穿着佣人都不要的衣服和主教抛弃的破衬衫，如今一变而成为能够流

畅地读拉丁文的学生，头上还梳了一条小黑辫子，脚上穿着带小铜扣的袜子，身着深蓝色丝绒上衣和石榴红裤子，这个孩子与过去有多么大的差别呀！而且我觉得，我的皮肤也起了变化，由于我不经风霜，不晒太阳，因而皮肤变得白皙和娇嫩起来。我发现我的栗色大眼睛很漂亮，我的身材也日益变得高大挺拔。我的嘴长得不算难看，有一口如同象牙一样洁白的牙齿，排列得也很整齐。只有耳朵由于过去被教区长经常拉扯的缘故，显得像蒲扇一样难看，但我采取了校正措施，即每天晚上睡觉时都侧着身子睡，今晚侧向这边，明晚则侧向那边，目的就是把我的耳朵压得更好看一些。现在我抚摸自己的耳朵时，觉得比过去好多了。马尔蒂诺对我很赞赏，他常说：“含苞欲放的花常常被人践踏。你可以到外面去走走，卡尔洛，你比周围所有的人都漂亮。你出生后生活很苦，我给你喝的奶最多。”当我逐渐长大的时候，可怜的马尔蒂诺变得驼背了，他显得衰弱无力，在擦奶酪粉时需要坐着，不论周围有什么响声，他都听不见了。但是这无关紧要，因为我同他之间通过相互打手势就会明白。我相信，他已经没有别的亲人，如果生活中再失去我，他将是非常不幸的。当克拉娜不在的时候，他偶尔也上楼去陪伴一下老伯爵夫人，但是由于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同和住处相隔较远，因而他们也很少见面，再加上他耳聋，彼此难以用语言进行交流。

弗拉塔城堡的先生们和女士们，特别是克拉娜小姐也来参加弗鲁米耶尔参议员家中的聚会，这就使那些城堡领主和乡村绅士们的谈话增加了新的内容。首先要来参加的人中就有帕尔蒂斯塔尼约，他在帮助弗拉塔城堡解除文基埃雷多的围攻以后，便成了伯爵家的保护神。需要说明的是，他过于傲慢地戴上这个花环，但由于事实是这样，人们也就只能笑笑，谁也无

法否认他的这一权利。卢奇利奥对这位年轻骑士过分自负的表现很不愉快，但与其说他的不愉快来自嫉妒还不如说来自羡慕。他恨自己没有像帕尔蒂斯塔尼约那样为弗拉塔城堡提供有力的帮助，但他对克拉娜对他的爱还是信心十足的。克拉娜每看他一眼似乎都给他带来了希望，甚至克拉娜在接受帕尔蒂斯塔尼约献殷勤时表情严肃，他也认为这是对自己的爱情的一种保证，而不是对他的一种严重威胁。他觉得，克拉娜的心是如此的纯洁、善良和平静，怎么能不信任她呢？在他们第一次相互倾吐爱慕之情以后，他曾多次在餐厅里或在散步的时候单独同她交谈。而且几乎每天都要同她在祖母的房间里呆上一小时，欣赏她那天真的和天使般的美丽以及在静谧中的少女的热忱。他那热情的和喜欢专断的性格使他需要找一个可靠的人来寄托他的丰富感情。他已经找到了这个人，他爱她，如同一个嘉布遣会修士临终时热爱自己的那片天空一样，他真心实意地、千方百计地想把克拉娜的心灵同他自己的心灵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克拉娜同样需要他，她竭力温柔地献出她的爱，她也强烈地爱着他。她不再想来世的问题，因而上帝会保护她的无辜和她的幸福。她觉得她已经非常幸运，她不再害怕什么，不再感到羞愧。那种把爱情视为罪恶，常常阻止少女去爱的可怕谎言从未成为她的信念。相反，她认为爱是自然的规律，她需要无保留地听命于它、服从于它。

这样，克拉娜也毫不掩饰她对卢奇利奥的温柔感情，这也正是卢奇利奥所希望的。如果说伯爵和伯爵夫人没有发现的话，那完全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不太可能、不值得去怀疑。另外，在那个时代女子是完全禁止自己去谈情说爱的，她们必须懂得把自己的感情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伯爵家里也有人在窃窃私语，说什么，将来在克拉娜伯爵小姐结婚以后，卢奇利

奥医生做她的陪伴骑士倒不错。但有一天，当罗莎以开玩笑的口气向卢奇利奥谈到这样的看法时，我记得他顿时脸色苍白，忿怒地咬他的小胡子。根据我的看法，老伯爵夫人可能发现了克拉娜心中的秘密，但是她太喜欢这位年轻人了，不愿为了孙女的利益不让这位年轻人到自己的身边来。也许她不理解这方面的利害关系，从而使她找到了排除那些忧虑的理由。她觉得卢奇利奥终于变得更谨慎了，克拉娜也平静了。这位善良的老夫人认为并相信，在姑娘的头脑中出现的是一些幻想的金色彩云。“这都是些彩云，”她说，“一阵风吹来就会云消雾散！”这阵风就是亲戚们给她物色一个好的对象。但我在后面会说明，她将认识到克拉娜的性格同她本人的性格非常相似。当然，卢奇利奥的克制态度有利于老夫人放下心来。如果卢奇利奥对克拉娜的爱情被老夫人看出了破绽，那么老夫人就不可能相信彩云将会那么轻易地消失。如果她挖掉这两个年轻人所建造的空中楼阁的基础，她也将失去为自己留下的最后一点欢乐。但事情并无新的变化，她继续相信克拉娜的谨慎和安静的性格。当克拉娜走出房间去为卢奇利奥掌灯的时候，她自言自语地说：“啊，他是个谨慎而善良的青年！他不敢抬起头来，这说明他尚未爱上我的孙女！如果说他曾偶尔举目，那仅仅是为了看我和她的年龄！够了，真是个奇迹！”

但是，卢奇利奥会找出其他的机会来使自己的心灵飞向指定的地方。应当坦率地讲，在那些时刻他那谨慎的眼睛就会大胆地犯下对老夫人不忠的罪行。当大家在餐厅里玩纸牌的时候，他或者假装非常注意奥兰多主教的牌，或者是抚摸卫队长的狗马罗科，而实际上他的眼睛却和克拉娜的眼睛频频说话。当四周都是震耳欲聋的吵闹声的时候，在他的心里听到的却是天使的歌声。他们都感到对方的眼神给自己的心灵带来的圣洁

的祝福是那么温柔，那么亲切，完全不受外界喧嚣的干扰！这种他人感觉不到的、永恒的爱已像太阳的光和热一样渗透到他们的心中。他们感到思想的交融已胜过肉体的感觉，这表明心灵也是可以摆脱物质的控制而存在的。从精神中开始的爱不可能在肉体中就结束，它将超越人生的脆弱，回到万能上帝的纯净、永恒和无限的爱之中。卢奇利奥已感觉到这种思想的神圣魅力，他并没有用医生的原则来检验这样的魅力。他觉得这仿佛是一种超越自然的现象，他在寻求它，研究它，其结果是，他对这种魅力更加充满激情，更加热爱。

克拉娜被带去参加姑母家的聚会的时候，卢奇利奥医生也很容易地找到了参与的办法。按当时威尼斯的礼节，贵族的客厅在接待有教育、有身份的客人方面限制并不那么严格。由于卢奇利奥在波尔托格鲁阿罗很受人尊敬，并得到当地神学院某些年轻教授的青睐和热爱，因此他们便把他推荐给参议员阁下。他也很快找到了向推荐他的人表示感谢的机会。多年来，参议员就认识斯佩朗迪奥医生，因为他有需要时，经常去威尼斯求助于参议员。有一次参议员礼貌地抱怨这位医生的儿子，说卢奇利奥本人来他家作客何必要第三者推荐。在他们相会的第一天晚上，当卢奇利奥向他告别时，参议员希望卢奇利奥当晚的优雅谈论是今后更加优雅谈论的开始。这时这位年轻人谦虚地躬了躬身子，对参议员热情的夸奖装出受宠若惊的样子，好像不知如何回答。卢奇利奥的谈吐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引人入胜，许多人都乐于倾听他的讲话，在健谈方面只有德萨利教授能够胜过他。在活跃和机智方面他和朱利奥。德尔·蓬特不相上下。如果说后者有时以反应迅速和谈话内容丰富而略胜一筹的话，卢奇利奥则以思想深刻和富于幽默感而见长。人们都喜欢他，认为他有成熟的见解。朱利奥则以精神上的朝气蓬勃

赢得大家的好感。但是，深刻的思想常常比一阵欢笑在人的心灵上留下更深的痕迹。何况仅仅是赞赏的好感，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褪色。这样的好感与其说最初表现为一种在平等者之间的赠与，还不如说实际上是地位高的人对地位低的人，强者对弱者的施舍。卢奇利奥善于利用其价值，谨慎地使用它，通过它让大家给予自己最大的信任。

参议员这个小圈子里的人，由于卢奇利奥的参与，变得更加兴致勃勃起来。他点燃了那些说话含糊、胆怯、过分讲究穿着的人以及矫揉造作者们心中的火焰，把他们引进了辩论的圈子里。在他的参与下，他们的谈话变得充满青春活力，好像沸腾的水一样。他们都忘记了过去和当时自己是什么人，企图从卢奇利奥那里找回自己的青春梦。他们纵情欢笑，慷慨陈辞、冷嘲热讽，激烈争论，似乎都不是一些为消磨时间而进行消遣的人，却像为了抓住时间进行思考的十分繁忙的人。好像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目的，都有一张能讲述出自己的崇高而神秘的希望的嘴，都有一个闪耀着永不熄灭的渊博智慧之光的头脑。这时参议员独自一人待在那里，好像一个小学生，他对这些人的争论并不关心，并对其争论之激烈和充满热情的战斗性感到吃惊。他把这一切归咎于太多的年轻人在一起和年长者也去效仿年轻人的结果，实际上是由一个高明的魔术师在点燃生命之火。由于参议员血管里的血液已经冻结，因而他无法感到温暖，生命之火只能使他的头脑充满烟雾并启动他的舌头。“他们可能认为，我在认真地听那些吹毛求疵的辩论以消磨时间。”参议员坐在他的古典扶手椅上，一边等待晚餐的开始一边这样沉思。“是的，在聚会时我闻不到辩论的火药味已经四十年了！人永远是孩子，这是真的！永远是孩子！”这位老人抚摸着自己松弛的和有皱纹的面颊喃喃自语。“这是上帝的旨

意！”

当卢奇利奥把参议员周围的人们的热情都煽动起来以后，坐在牌桌周围的人，主要是夫人们，常常为使她们分心感到不快。那边的人不停地叫嚷、提问、回答、指责、辩解、诙谐、发笑、惊叹和鼓掌，不仅引起这边的人的惊奇，而且我可以说，甚至引起了玩牌者的羡慕。这边玩牌的乐趣远远比不上那边那样激动人心。当一个人最后成为输家以后，牌局也就结束了。这时，输家按惯例说两句带讽刺味道的祝贺语，并表示要在下一次赢回来以后，便像拉车的老马，单调地怎么来又怎么回去。而在那边的角落里，谈话的内容却在不断地翻新，大家都是那样地开心和兴奋。这边打牌的人虽然眼睛盯着牌，耳朵却竖着听那边的谈话。“夫人，轮到您出牌了。”“您怎么没有明白，这是张挑战的牌！”“对不起，我的头有点疼。”“真的，我没有注意到。”“您的思想开了小差！”玩牌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被指责的人叹口气，又重新集中精力玩牌。卢奇利奥同那些叹息并非没有关系，他知道这一点。他知道他参与那些人同参议员的谈话之后引起的效果，他期望间接地受到克拉娜慷慨的赞赏。爱情也有自己的骄傲。卢奇利奥希望尽量玩得高兴，同时也为大家都喜欢他，主要是为博得女士们的欢心感到自豪。朱利奥也许同卢奇利奥差不多，他为了取得夫人们的好感，也挖空心思地为他的伙伴助兴。其他人在这两个年轻人的带动下都跃跃欲试地积极参加评论《威尼斯报》登载的某些文章。这份报纸不但可以说是其他所有报纸的“母亲”，而且甚至可以说是它们的“夏娃”。

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威尼斯人就已经创办了报纸，这是他们的想像力的自然而合法的产物。它给威尼斯人提供了一个谈天说地的机会。参议员先生每周都能收到寄给他的报纸。人们对

报纸上的文章纷纷发表评论，但是在这种如同做镶嵌画一样的细致的持续工作中，卢奇利奥遥遥领先于其他人。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对世界上这一端发生的事情的原因要到另一端去寻找。“亲爱的医生，您的眼光是多么的尖锐呀！”人们赞叹地对他说。“对您来说，英国同中国之间似乎用望远镜都可以相互看到，您发现了他们之间如同威尼斯和富西纳之间一样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对此，卢奇利奥的回答是，大地就如同一个球一样在不停地转动，自从哥伦布和瓦斯科·伽马证实了地球是这样以后，这种从极地到赤道的血液大循环，也就不会令人惊奇了。当卢奇利奥谈到这类话题并对法庭的法官表示蔑视的时候，参议员的一只眼闭着，另一只眼微睁，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他，同时沉浸在对过去日子的回忆中，也许在这位谨慎的威尼斯参议员的头脑里闪现出从前的某些恐惧。卢奇利奥已有几年没离开过弗萨尔塔了，他过着平静舒适的乡间生活，法庭的法官们也已把像他这样充满古怪思想的年轻人忘记了。当斯佩朗迪奥在礼节性的拜访他儿子的这位尊敬的保护人时，曾坦率地告诉参议员，他从不幻想他的儿子具有像他那样在勤劳朴实中培养出来的温顺和文静性格。“噢，如果能让他念书，一直念到大学毕业，那该多好！”老医生叹息地说，“我们曾说好，不让他留在威尼斯！”他很快又后悔地说，“如果让他读完大学，我又能留给他什么样的好顾客呢！”

“他还有时间，他还有时间！”参议员安慰他说。“您要让您的儿子的头脑更坚定一些，去掉一切古怪的思想，保持活跃的良好性格，不要过分相信那些作家们的奇谈怪论。至于博士学位，他迟早总会得到的，病人也总是需要能为他们治好病的医生。”

“古希腊医学家伊波克拉特认为，任何病人都是可以被洗

涤和治疗的。”医生补充说。如果谈话发生在午饭后，这位医生还会引证半打的名言。为了节约读者们的时间，我就不作介绍了。

正如佣人们所说，卢奇利奥已成为女士们最宠爱的人。这些女人无视变幻莫测的爱情的规律，总是很容易地喜欢上以某种方式出风头的人。为大家所羡慕，这是最令人愉快的事情，但在这点上卢奇利奥不想让任何人超过自己。他间或在牌桌间串来串去，看起来他是那样的活泼、任性和容光焕发。然后，他又回到参议员那里引导大家的谈话，这时甚至对那边的女士们连看都不再看一眼。他只是在来往中经过克拉娜跟前时，用他那似乎在环顾大家的蝾螈般火辣辣的眼睛对克拉娜全身上下不停地扫视。当克拉娜突然接触到卢奇利奥的火热而又温柔的目光时，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但她的表情却十分镇定和安详，仅仅面带一点微笑。仿佛有上千个触点的电磁波一下子碰到了她的所有血管，但是却无法干扰她内心深处的平静，那是由于在感觉与意识之间矗立着一座不可逾越的悬崖峭壁。克拉娜未引起其他女士们好奇的目光的注意，并非是她坐的地点不引人注目，而是她的谦逊态度保护了她，她懂得如何不费气力地避开大家的注意力。谁也没有想到，卢奇利奥的心正是在为她而怦怦跳动，他要千方百计地占据克拉娜的心。检察官夫人的行为不太谨慎，从第一天晚上起她就对这位令人羡慕的弗萨尔塔青年装腔作势地卖弄风情，她的这种行为已被市长夫人和博物馆馆长夫人看在眼里，并表现出十分愤慨。总之，美男子帕里德在众女神之间也不会像卢奇利奥在夫人们之间那样局促不安。卢奇利奥则以装着什么都不知道的态度来摆脱困境。

但是，还有另外一位小姐，她比检察官夫人更紧地盯着卢奇利奥所取得的一切光荣的胜利，她的眼睛从不离开他，当他

走近她时，她的脸上就泛起一阵红晕，她毫无顾忌地走近他，碰他的胳膊，摸他的衣服，注视他的眼睛。这个不顾廉耻的女孩子就是彼萨娜。你们想想，这是一个尚未成熟的风骚女孩子！是一个个头不高，才十二岁的热恋者！但事实确实如此。我充分相信我由于嫉妒而产生的洞察力。我第三次和第四次到弗鲁米耶尔家去时，仔细地观察了彼萨娜的穿着打扮和她的发型。她觉得没有一件衣服是漂亮的，没有一条项链是满意的，她不厌其烦地梳头和修指甲。我看到她有那样的烦躁不安的情绪已不是一两次，因此，我马上想到其原因既不是为了通常的女性虚荣，也不是为了受到夫人们的赞赏，其中必有奥妙。对这类事情，我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是笨蛋，但我决心尽快把事情弄清楚。我觉得，无论观察的结果如何，消除怀疑后我的痛苦要轻得多。当我慢慢弄清楚这个残酷的现实之后，我反而后悔我过去不应该沉浸在痛苦的怀疑中。我利用佣人们送咖啡的机会，跟着她们进了大厅，把半个身子隐藏在门帘后面，这样我就可以看见里面发生的事情。我看到彼萨娜的眼睛一直盯着卢奇利奥，好像要把他一口吃掉似的。她那小小的脑袋跟着他的活动旋转，就像向日葵一样。当他的谈话到了慷慨激昂的时候，或是转身朝着她的时候，我看到她那小小的胸脯膨胀起来，好像一个成熟的女人那样。她不再说话，屏住呼吸，也不看其他人，除了他，任何人都引不起她的注意和微笑。她的举动已表现出强烈的爱情所具有的一切征兆。仅仅因为她还年幼，才逃脱了夫人们的怀疑和议论，这正如她的姐姐从谦逊的态度中得救一样。我气得浑身发抖，像发烧一样满身是汗，我咬紧牙关，双手紧紧地抓住门帘，似乎已经死到临头。这时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最近彼萨娜见到我总是噘着嘴，为什么不像往常那样对我有说有笑，而是显得若有所思和脾气烦躁，并

且还喜欢一个人呆在僻静的地方和月光下。

“噢，叛徒！”我十分痛苦，在心里这样地骂她。当我的心经过了不幸的爱情痛苦之后，我感到仇恨就像要安慰我一样在增长和膨胀。我多么希望手中握着雷霆，那我就可以向卢奇利奥那讨厌的额头轰击；我多么希望我的灵魂能变成一种毒汁，好让它从他的汗毛孔渗透进去，溶解他的血管，腐蚀他的神经，直到把他置于死地。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因而从那时起，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生活的痛苦。同时，我也几乎像恨卢奇利奥一样恨彼萨娜，认为她是我一切不幸的万恶之源。我看到彼萨娜利用自己年纪还小的特点，从佣人手上接过咖啡杯，亲自给卢奇利奥送去，我看到此刻她的脸红得如同燃烧的木炭，她的眼睛像红宝石一样闪闪发光。仿佛她已不再是一个小女孩，而是一个完美的、可爱的和不幸迷恋上了男人的姑娘。卢奇利奥从她的手上接过咖啡杯时，她的膝盖在颤抖，几滴咖啡洒在了她的衣服上。卢奇利奥对她深情地一笑，并弯下腰来用手帕替她把衣服擦干净。啊，如果当时他要是仔细打量一下这个刚刚长了一点个头的女孩子的话，他就可以看到她的脸上充满着希腊雕塑家都无法在维纳斯和莱达脸上刻画出来的情欲，她的两个瞳孔周围笼罩着一种湿润的幸福的薄雾，她的整个身子好像都酥软了，卢奇利奥不得不用一只手扶着她。这时，我拼命地咬我的手指和嘴唇，抓我的胸膛和面颊，我感到胸中有一股愤怒的力量推动我向那两个可憎的人扑去，同时又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把我的双脚一动不动地固定在地板上。在卢奇利奥继续讲话时，彼萨娜又回到她母亲身边坐下。但她脸上那种满意而激动的神色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直到佣人们端着托盘出来。

“哎呀，小卡尔洛！你在这里干什么？”佣人中的一个人对

我说。“让开，快回厨房去吧，这里不是你呆的地方。”

这些话似乎应当使我更加痛苦，但恰恰相反，它像一剂镇静药和一瓢冷水，顿时使我平静下来。

“是的！”我极其失望地对自己说，“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我像一个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厨房，我呆在厨房里两眼直直地盯着炉灶里发红的木炭，直到别人告诉我马车已套好，就要准备出发了为止。这时，我又看见彼萨娜像一条跟在主人后面的哈巴狗一样，紧随卢奇利奥，从楼梯上走下来。她对其他人都不屑一顾。可是，她坐上车后还要再看卢奇利奥一眼。我看到她从车子的小窗口探出头来，望着卢奇利奥曾经站过的地方。我这个被剥夺了爱的权利的可怜人还站在车后的老地方。在回家的路上我想了些什么呢，只有天知道！……也许我并没有想什么，而只是气得头脑发昏，不断咒骂，哭泣和怨天尤人。把她同我隔开来的仅仅是一层薄薄的牛皮隔板。我曾多次想到，总有一天那股可诅咒的势力将把她永远地从我身边夺走，并把她交给另一个男人，交给另一个她并不希望，不热爱，也许只能使她痛苦的男人。当时我想到，她将淹没在泪水中，她那戴婚纱的脸由于痛苦而变得苍白，她如同作为祭品用的牲畜一样被送往教堂的祭台，然后在昏暗中被拥入洞房，她颤抖着、周身冰凉地遭受那个男人的凌辱。想到这些，我的心仿佛得到了一点安慰。届时，她的心将继续属于我，我们二人的心灵将继续相爱。如果我能看到她站在她的孩子们中间，我将会感到非常幸福，我希望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抱起她的一个孩子，吻他，爱他，把他紧紧地贴在我的胸前，我要在孩子的脸上寻找她的特征，然后我还可以想像她遗传给孩子的神秘的精神因素，她曾经真心地爱过我，所以这种精神因素中也包含着属于我的东西。我当时还是一个不满十四岁的少年，我在这

个世界上还有很长时间来观察她。我从佣人们无拘束的和喋喋不休的议论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他们的话终于使我处于混乱中的心情趋于平静，使我不再为爱情想入非非，使我不再希望将来能过豪华的生活，而甘愿过一种带着甜蜜的痛苦和忧郁的欢乐的生活。她对我的诚挚的和坚持不懈的爱的报答，是遗忘和忘恩负义！但她并非为了爱另一个人而有意把我忘记，并非让我从仇恨和报复中寻求安慰。是的，她是把我当作一件无用的东西扔掉的，她在追逐傲慢的虚荣，她疯狂地迷恋别人，做着一个可怕的和不可能实现的美梦。我开始时对卢奇利奥的厌恶逐渐变成了对彼萨娜愤怒的鄙视。卢奇利奥对她来说年纪太大，而且长得既不美也不可爱。主要由于一些夫人向卢奇利奥献殷勤，因而她过高地估计了卢奇利奥的才华，认为他十分符合她心中那幼稚的关于男子气概的标准。这样，我便成了她为追逐虚荣而毫无内疚感的牺牲品。

“是的，她没有心肝，毫无记性，不知廉耻！我鄙视她是她罪有应得，我要永远鄙视她！”我的心在这样吼叫。

我是个可怜的孩子！我从那时起便开始学会了既要爱又要恨，这是残酷的大自然为自己的子女准备的诸多磨难中最可怕的磨难之一。思想中各种道德原则在搏斗和衰弱，陷入既无补偿又无希望的被奴役状态之中。我的心虽然也看见善良并且热爱它，但在丑恶的偶像面前却又不得不被迫去祈祷、去哀求、去照顾自己。我太重感情，记忆力也太好。对童年时初恋的怀念无情地折磨着我。我无法逃避，企图用理智去战胜它也是枉然，我心灵上的一切创伤和隐痛都包含着最古老的理智。不幸的叹息声常常会变成一场向我袭来的风暴，一场希望、愤怒、疯狂和眼泪的风暴。……我既恨又爱！你们想想这两个字，它们概括了我的罪孽和不幸的全部历史！你们想想，即使我用充

满激情的雄辩言语，用我遭受痛苦的全部感受，用我真诚的忏悔，能说清楚它们的可怕含义吗？

也许你们要笑我讲的故事中的这两个孩子，说他们把自己装扮成大人的样子。但是我向你们再次发誓，我决不是在虚构一部小说，我只是简单地重述我的经历。我激动地回忆过去，并把我的回忆写下来。我可以打赌，如果你们所有的人都从头回忆你们的童年，那么你们当中肯定有许多人会发现，在你们的童年时代就已经存在并且后来使你们引以为荣的幼芽、蓝图和热情。请你们相信我吧！人们说，女孩子一生下来就是女人，也可以说男人一生下来就是男人。家庭教师的鞭子和不得已的活动圈子一般来说能使孩子们循规蹈矩到一定年龄。但是，如果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愿意去思考和行事，你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处在如同由光学镜片组成的狭窄空间中的感情表现形态是那样的成熟。我和彼萨娜正是这样，我们按照上帝的意愿成长起来，并接受了当时流行的风俗习惯的影响，尽管我们还未曾从寄读学校逃跑过。在周围都是极其可悲的榜样组成的教育环境中，造就了这样一群温顺的人，他们没有信仰、没有力量、没有幻想，半死不活地拖着身子在享乐和遗忘的泥潭中走向死亡，走向生命的终极。那些等待着要在坟墓里与他们做伴的蛆虫，其实在他们活在世上的时候也可以与他们做伴。由于我的性格，或者说由于我处的逆境，因而我自幼就锻炼得比较坚强，这使我在那个泥潭中没有被弄得太脏，没有陷下去。但是，彼萨娜比我的处境好，她有许多嫁妆，有更高的追求对象，她也就不幸地失去了一切能躲藏起来以拯救自己的机会。在她长时间的兴奋和烦躁不安中，当她心灵里最高贵的东西随着感情的变化在燃烧和消耗时，她那十分活跃、敏感和具有韧性的理智甚至也在衰退和枯竭。作为她气质中最神圣的东西，

如勇敢、仁慈、慷慨和富于想像力等品质，都已堕落为放荡的、贪恋追求的工具。啊，如果说她的这些好的品质间或地还放射出光彩的话，那也不过是瞬间即逝的闪光，是某种她并未意识到的突然的和奇怪的举动，而不是一种值得称赞的真正德行。她的这种令人哀叹的毛病自童年时代就有了，在我讲述她的这段经历时已有所发展，也许可以设法减缓她的这种恶习的发展进程，但却无法消除对她造成的影响。后来，当我能直接指出她的这个毛病并使她认识到日益堕落的童年时代是形成这毛病的原因时，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使她重新振作起来。啊，我多么惋惜那种用奇迹改变一个人的时代的一去不复返啊！为此我流了多少充满爱和失望的眼泪，但均属枉然！……我怀着极大的希望开始贪婪地读书和学习，我想从书本上找到用爱、耐心和牺牲来拯救人的心灵的教导！……我怀着巨大的爱心和勇气毫无保留地把我的全部身心都奉献出来，为了使那个在童年时代曾经放射过欢乐光辉的、如今已堕落的天使重现光彩！啊，要么我的这本书中说的都是谎言，要么彼萨娜的厄运已非人的能力所能挽救。我看到上天给了她一次机会，但我感到她并不相信我说的理由，可是她却非常高兴地把我的话珍藏在心里。我似乎感到给我以报偿和使我无限痛苦的这个最后的日子已经临近！……但当我还生活在弗拉塔城堡时，我感到这一天还很遥远，我很害怕我的爱情只能从死神的手中得到报偿。

自从经历了那个使我非常痛苦的夜晚之后，我变得日益憔悴和无力，人们都担心我可能得了什么病。无论如何他们都想请卢奇利奥大夫来给我诊视，但遭到了我坚决的拒绝。他们看到我的病情并未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也就不再坚持，认为我只不过是在闹孩子的固执脾气。女佣人注意到我同彼萨娜的关

系相当冷淡，但她们绝对想不到这就是我憔悴的原因。首先，她们早已习惯了我同彼萨娜之间时冷时热的情况；其次，她们认为这都是孩子之间的吵吵闹闹，不必过分重视。两天后，彼萨娜也看出了我脸色苍白和我对她的疏远，她几乎猜中了其中的秘密，因而竭力想法接近我和对我热情一些。我因失望而引起的愤怒情绪变成了因痛苦而引起的疲倦状态，我带着忧伤和几分出于怜悯的表情去同她会面。她对我的这种怜悯的态度是绝对不喜欢的，她装做相信我所说的不需要她关心的话，把我像狗一样扔在那里便走开了。啊，如果她当时能用双手搂住我的脖子，我就会变得十分轻信和脆弱，我就会紧紧地将她抱在我的胸前，忘记她让我度过的那些残酷的时刻。但她没有这样做。这也许更好一些，因为即使她这样做了，第二天我可能会重新感到痛苦，甚至会更加痛苦。尽管我身体不适，但每当伯爵家里的人到波尔托格鲁阿罗去，我总是陪伴他们。在那里，每天晚上我都痛苦地验证我的不幸。我的内心磨练得更坚强了，但我的身体却更加虚弱，我肯定不能长期这样支撑下去。马尔蒂诺不断问我为何唉声叹气，教区长也为我学习拉丁文不如以前好感到吃惊，但他没有勇气责备我，同时我的身体状况不佳也引起了他的同情。克拉娜小姐却经常出现在我的身旁，给予我关心和爱抚。我是明显的消瘦了，但彼萨娜却装着没有看见，或者偶尔向我投来一种怜悯的目光，随即又迅速将目光移开。我认为她想以此来惩罚我的傲慢。但我真的傲慢吗？虽然她给我带来的不幸使我心如刀绞，痛不欲生，但我仍对她寄以同情。我如果真的傲慢，那么我应当仇恨她、鄙视她和惩罚她，而不是同情她和爱她。有一次，我们从波尔托格鲁阿罗回来后，发生了一件幸运的事，伯爵夫人生病了。我说这是一件幸运的事，是因为这样他们便停止了到波尔托格鲁阿罗的访

问，从而也就挽救了我的小命。卢奇利奥继续到弗拉塔城堡来，他现在来还有另一层原因，就是来给伯爵夫人治病。但彼萨娜在弗拉塔城堡见到他时，远不如在波尔托格鲁阿罗时那样迷恋他了。他最初两次来访时，她对他还比较注意，随后便慢慢地恢复了过去那种对他无所谓的态度。当卢奇利奥逐渐失去在她心中的地位时，我又重新回到了她的心中。我坦白地告诉你们，她当时的那种悔悟态度带给我的欢乐是那样的强烈，仿佛我又回到过去曾对我们之间的爱情充满信心的日子。我还是一个孩子，我对她的信任是盲目的，我相信她过去的卖弄风骚是一时的，她的心中仍然有我，她的悔悟应当是持久的。我几乎得出一个结论：她对我表面的不忠诚以及希望同我和解的行为，表明她只能爱我，她离开我就无法生活。因此，我没有告诉她我为她难过的情况，并回避她对我的有关提问。我认为，坦白自己的嫉妒会鼓励她对我更加不忠诚。我指责她的古怪脾气和无法解释的任性，不同她进行深入交谈，仍像近一段时间以来那样躲起来生闷气和心中暗自思量。彼萨娜又像一个真正无忧无虑的女孩子那样同我嬉戏，似乎前不久她的那些心血来潮的行为未曾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我对此感到安慰。但是，如果我当时更谨慎一些的话，我是应当对此感到害怕的。这样，我又放心大胆地置身于她给我带来的幸福之中，好像她还是那个使我长时间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之中的姑娘，她甚至显得空前的温顺和有耐心。这是她的一种默许，还是她为做错了事而给我的补偿？我不知道。也许她一度胆怯地爱上卢奇利奥一事使她专横武断的习惯有所收敛，因此我收获了别人播种后长出的果实。但是，这样的问题我当时连想都没有想过，而现在想起来只会令我沮丧。要学会运用甜蜜的苦恼科学、哲学来进行思考，我需要长期的生活经验。

身体有些轻微不适的伯爵夫人，其健康状况已明显好转。但是她是那样谨慎小心和娇气十足，斯佩朗迪奥医生滔滔不绝地讲意大利语和拉丁语的才能，卢奇利奥的耐心，圣安德雷阿主教的安慰，丈夫和克拉娜小姐的照顾，以及每天服四次药，这一切都难以使伯爵夫人安静下来。但是，有一天，她得知她的小姑子弗鲁米耶尔夫人要来访的消息，立刻就感到自己的身体好多了，她忘记了自己的各种病痛，忙着梳洗打扮，头上戴上最漂亮的玫瑰色睡帽，床上铺着绣着花边的床罩和新枕套。自从那天起，她的身体就开始稳定地康复。为了祝愿尊贵的女主人早日康复，人们在小教堂里念起了《感谢天主经》。奥兰多主教在念《感谢天主经》时特别专心致志，充满热情，因为在他嫂子生病期间，弗拉塔城堡里的饮食空前糟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所有的人都忙于给伯爵夫人煎药、熬汤、端盘子端碗，厨房里的锅总是空的，到了开饭时间，大家胡乱吃点什么，临时对付一下了事。为了使城堡里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加快伯爵夫人的康复进程，弗鲁米耶尔夫人至少还需要再来访问四次或者五次。那时已经到了寒冷的冬季，伯爵夫人红润的脸蛋儿使人觉得她至少还能再活三十年。奥兰多主教非常高兴地看到，厨房里又起用了那些大平底锅，锅里又咕嘟咕嘟地煮起了各种食物。如果这种半禁食的日子再继续下去，他将会为他嫂子的治病付出自己的生命。而我和彼萨娜则赢得了几个月的平和相处的时光。我说平和相处，也不过是这样说说罢了，实际上是又回到过去那种搀杂着醋意、烦恼与和解的爱情纠葛之中。虽然杂货店主的儿子多纳托和磨坊主的儿子阿莱桑德罗有时使我十分气愤，但情况已完全不同于前些日子，对于他们的行为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此外，如果说彼萨娜对待我显得冷漠和固执的话，她对待其他男孩子的态度就更加不好。我

未曾见到，当彼萨娜在她姑母的大厅里，因卢奇利奥的出现变得温顺和克制时，他们二人从中捞到了什么好处。说实在话，那时我的痛苦并未在我心中留下什么痕迹，我仅仅记得使我痛苦的原因，有时我话到嘴边想提醒彼萨娜，看看她的记忆力如何，以及怎样看待她的行为。但是，如果彼萨娜不给我提供机会，尽管我有这种想法我也决不会这样做。卢奇利奥为康复中的伯爵夫人和老伯爵夫人诊视之后，走下楼梯，径直向马厩旁的小桥走去。从加强城堡的防卫考虑，这座小桥早已经过非常认真的修复，整个修复工作都是在卫队长桑德拉卡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这时，克拉娜也向菜园走去，她要去采摘一些近几天她一直在寻找，但没有找到的防臭草和老鹳草的叶子，以便用来治疗自己头上初露的几根白发。卢奇利奥和克拉娜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单独会面了，他们心潮起伏，早就想摆脱我们的干扰，自由地相互倾诉内心的炽热爱情。他们是多么需要呼吸自由和宁静的空气啊。他们走过了小桥，并且确信别无他人，于是开始享受那种充满爱情的一问一答的甜蜜幸福，这样的对话可以把同一个词重复一千遍，但每一遍听起来都有不同的感受，都能带来新的愉快。只要心心相印，连语言都是多余的，嘴唇即使发出单调的音节，那也无关紧要。卢奇利奥正想打开自己的心扉，倾吐这些日子以来压抑在胸中的爱情，不料突然听到身后有蹦蹦跳跳的脚步声，伴随着彼萨娜尖着嗓子的喊叫声：“克拉娜，等等我，我也要去采草叶子！”卢奇利奥咬着嘴唇，他不能或不想掩饰他的不满。克拉娜转过身，善意地看看她的妹妹，她还想看看卢奇利奥的不满表情在妹妹脸上引起了何种反应。对于她自己来说，妹妹跟着她来采一束花就会使她失去她早已盼望的向心上人倾诉衷情的机会。由于她是那样的善良，因而她总要首先考虑他人高兴，她宁愿压抑自己的感

情。但是，卢奇利奥却不肯这样压抑自己，他的不满情绪明显地增加了，他怒气冲冲地转身朝向彼萨娜，问她是否把祖母一个人留在房间里。

“是的，是她同意我出来同克拉娜一起去采草叶的。”彼萨娜生气地回答说，因为她不满意卢奇利奥以这种方式向她问话。

“如果你细心和周到一点的话，有时别人同意的事也不要做。”卢奇利奥说，“一个生病的老人需要陪伴，即使她同意你出来，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你也不能这样做。”

彼萨娜眼里涌出了泪水，她失望地转过身去，再也不理睬同她说话的克拉娜。克拉娜叫她留下来，不要生气。然后，彼萨娜直接跑到我正在那里学习的文书房，愤怒和羞愧使她涨红了脸，她跳起来，双手搂住了我的脖子。

“你怎么了？”我放下笔，离开椅子，站起身来说。

“噢，我要报复那个笨蛋先生！我要报复！”彼萨娜颤抖着，结结巴巴地说。

我早已不习惯于听这样的绰号，不管是从谁的口中说出的。

“谁是笨蛋先生，他做了什么冒犯你的事？”我问她。

“唉，……就是那个弗萨尔塔的笨蛋先生，他想干涉我，质问我，教训我，好像我是他的女奴一样！……我是伯爵小姐，他不过是一个放血的医生，仅比穷光蛋和乡巴佬好一点而已！”

我听到这些话后，微微一笑，脑子里闪过了许多念头。后来我才弄清楚引起她这样大发脾气的真正原因。当时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套出她心里的话。

“首先，”我对她说，“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位笨蛋先生是

谁！……事实上，已有很长时间你没有这样称呼过卢奇利奥先生了。”

“你说得很对。”彼萨娜回答说，“已经有一个世纪了。你瞧他多么愚蠢！……有一段时间我还喜欢他，主要是在波尔托格鲁阿罗我姑母家里，他的言谈使我着了迷。天哪！那些先生们也都是那么谦逊地认真地听他讲话！我不知道他们把他当成了什么样的大人物。”

“你真爱他。”我说这话时，心里微微一颤。

“什么……真爱……？”她若有所思地喃喃地说，“我不知道……„

这时，我看出她在说谎话。我知道，如果不是当初，至少现在她已懂得她欣赏卢奇利奥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如果她自己承认这一点，她会又恨又羞。于是，她开始对卢奇利奥进行报复性的漫骂：“他又丑陋又傲慢，还很坏，穿的衣服同富尔詹齐奥一样！”她发现了他身上各种各样的毛病和缺陷。长时间以来我没有听到过彼萨娜如此慷慨激昂地发表反对卢奇利奥的言论。虽然这些话使我很开心，但是她所用语言之尖刻却又使我对她那样古怪和过激的性格更加担心，而不是更加信任。事实上，事隔不久，她又恢复了每周两次到波尔托格鲁阿罗的访问，彼萨娜又冷淡了同我的关系，又聚精会神地倾听卢奇利奥的讲话，看着他发呆，好像她从未讲过那些憎恨卢奇利奥的话一样。她丝毫不感到羞愧和奇怪，又开始喜欢几天前那个被她诅咒过的人。这一次，我内心的痛苦没有先前那样强烈，但却更加深刻，因为我的心已经历了从希望到失望的更迭。我曾向彼萨娜表示过我的遗憾，请她收敛一些，想一想这样做对她有什么坏处，但是她对我的话置若罔闻。我还发现，她对卢奇利奥的热情又增加了一些嫉妒的因素。当她发现她在卢奇利奥

心中的地位居于克拉娜之后时，心里便充满了醋意的痛苦，但她并没有冲着她的姐姐或卢奇利奥发脾气，似乎她是想通过自己的爱，或者说热烈的爱，使对方终于有一天会作出选择。她的这种感情是从她的眼睛中流露出来的，这使我甚为不安。我不知道我应该怨恨谁。我不能怨恨卢奇利奥，因为他根本没有发觉这件事。我也不能怨恨彼萨娜，因为她一点也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最后，我还是像上次一样，仅仅怨恨自己。但是我也更理智了。我不愿意在烦恼和无所事事中忍受痛苦的折磨，我认为，最明智的方法是用工作和学习来缓解自己的痛苦。于是，我埋头攻读西塞罗、维吉尔和贺拉斯的著作，并翻译了这些书中的许多段落，进行评论，还模仿他们写一些类似的短文。总之，对于我学习古典名著来说，彼萨娜的第二次过失给我造成的痛苦却是一种有益的推动力。教区长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伯爵和文书都夸奖我学习勤奋。对于我学习中取得的迅速进步，除了我自己以外，所有人都表示高兴。但你们不要相信这些进步是一朝一夕或短时间内取得的，那是我成年累月努力的结果。除了通常的休息和因其他事情而中断外，我一直坚持学习。弗拉塔伯爵一家中断去波尔托格鲁阿罗的情况大体有以下几种：天气不好，道路太坏，气温太高，夜晚太短，或者弗鲁米耶尔一家要到乌迪内游玩。这时，彼萨娜又想起来爱我，同时也对阿莱桑德罗和多纳托眉来眼去。她从我对多纳托和阿莱桑德罗的态度中也看出了我的不满，她对我表示同情，有时怜悯地看我一眼，甚至给我一个吻。我像乞丐一样接受她的施舍。但是，正如赞美诗中所说，我的痛苦已如同地板一样平坦和麻木了，她打我、压我、啐我唾沫，我都听之任之。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我每天刻苦学习拉丁文，我要使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拉丁文学者。我常常浑身是汗，脸色苍白地埋头读

书。马尔蒂诺有时对我说，他宁愿看到我还像从前那样去转动烤肉扦子。他说什么都没关系，我发现学习对我的生活和工作均有很大的帮助。不管马尔蒂诺怎么想，但我相信，如果我在痛苦中或无所事事中消磨时光，我将来的处境会十分可怜。至少我在十五岁出头时，就可以参加波尔托格鲁阿罗的神学院的考试了。考试科目包括语法、拉丁文、作文、诗歌韵律学、修辞学和古代史，我在所有这些科目的考试中均获得了优异成绩。你们想想，我在三年中学完了别人需要六年才能学完的课程！……当我有了这样好的成绩，伯爵家决定将我送到帕多瓦去学习，以争取博士学位。但是，这时我却在文书房取得了一个领固定薪水的副文书职位，一年可以拿六十个杜卡托，也就是说，一天可拿十四个硬币。虽然这份工资不多，可以说少极了，但是我非常高兴自己也能挣钱了，这样一来我就可以说：“这些钱是我自己的，是我自己挣的！”我的地位的提高，使我可以同主人们坐在同一张饭桌上用餐了，我也可以走进弗鲁米耶尔家的大厅了，可以靠近文书，坐着看他们玩牌。其实我对玩牌并没有什么兴趣，只不过我愿坐在那里凝视彼萨娜，并且继续为她向卢奇利奥献殷勤的行为痛苦。现在我一想起这些事就不禁觉得好笑，但在那时，情况却完全不同：我的心痛苦极了。

彼萨娜已长成一个真正的少女，她不到十四岁就已显得体态轻盈，婀娜多姿。她身材不太高，但各部分长得很匀称，特别是她的肩和颈，非常秀美，她上身看上去酷似奥古斯都的侄女美丽的朱丽娅的半身塑像；她的头不大，但是有一张十分漂亮的瓜子脸；头发蓬松，又黑又密，两眼炯炯有神，含情脉脉，眼里像藏着火一样不断闪烁光芒，眉毛细长，嘴不大，但线条优美，就如同画的一样，不禁使人产生亲吻的欲望。她那

圆润、响亮、银铃般的声音好像不是发自口腔，而是来自有心脏跳动的胸腔。她走路的时候，时而安详和稳急，像个成年人；时而蹦蹦跳跳，像个假期中的小学生。如今她已沉默寡言，若有所思，不轻易发笑，并过早地失去了喜欢闲聊的习惯，这可能是因为她快到十四岁了，其他的诸多思绪已使她的舌头变硬。因此，她在同别人交谈时已显得像一个女人。她走出家门以后，常常不顾习惯礼仪，她的年龄特征仅仅表现在她那丰满的身躯上，她走起路来无拘无束，欢蹦乱跳，十分奇特。这时，不三不四的男孩子便凑到她的身边，跟她一起玩耍。她在大厅里却娇气十足，装腔作势，做出女人的样子。我记得，她在年龄的过渡阶段的表现就是如此，时而完全像个孩子，时而又像个成熟的女人。但是，就她的思想和性格来讲，她在孩子时期存在的缺点一分不差地又表现在她成为女人时的身上，我当然发现了这一点。也许女孩子的缺点变成女人的缺点是一种自然的继承和发展吧。

现在我又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我又产生了新的痛苦。或者说旧的痛苦变得更加强烈。这时拉伊蒙多·迪·文基埃雷多先生从寄读学校回来了，并且住在科尔多瓦多附近的城堡里。由于他尚未成年，他那位在威尼斯的舅舅，即他的保护人，便给他找了一位家庭教师来管教他，此人名叫彭多拉，是一位神甫。彭多拉是怎样来到威尼斯的，人们不得而知，但是他在当地有知多见广的名声。这位神秘的神甫欣然接受了这件差事。说心里话，我怀疑他是国家法庭派来的密探。他说他出生在罗马涅阿省，但是他外出时却持俄国护照。人们知道，教民复苏耶稣会分子在其修会被取缔后，全都移居彼得堡，而威尼斯共和国并未宣布是他们的保护者。但当彭多拉神甫带着他的学生搬到文基埃雷多来居住的时候，威尼斯政府的政策已不同于保

罗·萨尔皮修士住在威尼斯时的政策了。无论彭多拉神甫，还是那位城堡的青年，都在波尔托格鲁阿罗受到了十分热烈的欢迎，人们竞相邀请他们和庆贺他们的到来。当那位年轻人第一次出现在弗鲁米耶尔家的大厅里时，彼萨娜就忘记了卢奇利奥，而把注意力转向了那位年轻人。这时，我坐在文书身边，心里十分痛苦，眼睛茫然地四处张望。

第　七　章

人们对彭多拉和他的学生的吹捧。两桩婚事均成泡影。伯爵夫人和她的女儿克拉娜迁居威尼斯。卢奇利奥也随之前往，并成为法国公使馆的好朋友。我厌倦了彼萨娜，开始追逐附近的女人，但最后我进了帕多瓦大学的法学系。我在那里一直学习到 1792 年 8 月，并隐隐约约地认识了法国革命。

伯爵夫人所进行的关于安排克拉娜婚事的活动，最初看来并不令人失望。可以说波尔托格鲁阿罗及其周围的年轻人看到克拉娜后都得了相思病。伯爵夫人需要在他们中选择克拉娜最满意的人，并想尽快把她嫁出去。首先，帕尔蒂斯塔尼约认为她似乎已经属于自己。当他注意到其他人也在竭力向克拉娜献殷勤，并看到他们的一些过分的举动时，脸色变得十分难看，这就公开地表明了自己的意图。当他走进弗鲁米耶尔的家时，贸然地就钻进了主人的小圈子里去，但后来他又不得不溜走，因为他还没有那么傻，不愿在那里当众出洋相。这样，他便同两位夫人和一位主教一起玩牌。但是，他坐在那里玩牌的同时，还是按照老习惯不断向克拉娜投去征服者的目光。他的这

种做法使他同桌的牌友们甚为不满，由于注意力不集中，受到了他们不断的提醒和抱怨。但是这位心不在焉的骑士若无其事，他打牌输了，还让别的牌友付钱，一点也不觉得不安。幸好他还年轻，长得漂亮，为此两位夫人原谅了他的粗心，另一位主教因为是这些人精神上的父亲，所以也原谅了他。侯爵的儿子费西、达莱尔萨伯爵和该市其他贵族纨绔子弟也都在向克拉娜献媚。但是这些人的献媚却没有那么谨慎，他们很少只靠眉目传神，而是点头哈腰、说恭维话、吹捧和提出各种建议。他们手叉着腰，伸着腿说笑话。当他们穿上星期日用的镶花边的衣服时，他们显得更加活跃，在夫人们坐的椅子间穿来穿去，躬下身子一会同这位夫人说话，一会儿同那位夫人说话，一会儿为这位打牌的夫人当参谋，一会儿又为那位夫人当参谋，但是他们总是十分当心自己不要被卷入牌局之中。年轻的修士们，特别是德萨利教授，非常高兴在克拉娜身边坐一会儿，他们穿的修士袍子可以避免招惹闲话，克拉娜的言谈举止也适合于同这些比较严肃的修士们接触。总之，这位弗拉塔城堡的金发女郎使所有在场人的谈话都活跃起来，而她自己却非常谦逊，致使她对此一点也没有觉察。朱利奥·德尔·蓬特是一个热情洋溢的青年，他对出现上述的情况感到惊讶和含蓄的不满。他看问题更深远。虽然当时他未发现什么，但他通过观察，对卢奇利奥已产生了某些怀疑。实际上只有深深地被爱情占据心灵的人，才能冷静地抵御一场终归会刮到自己身上来的爱情旋风。“除了弗萨尔塔的这位医生，谁又能在那里找到突破口呢？”朱利奥先生这样想。但是，从思考到窃窃私语的议论只不过是转瞬间的事情。当彭多拉神甫在弗鲁米耶尔家中介绍文基埃雷多的那位青年人拉伊蒙多时，以上的议论便开始了。弗拉塔伯爵感到有点尴尬，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尚记忆犹

新，正是由于他的宽容，这位小骑士的父亲才免于到罗卡·德拉·基乌萨蹲监狱和啃黑面包。但是伯爵夫人是一个聪明女人，她想了一会儿之后，突然构思出一个能消除两家隔阂的方案。而一开始就对这门婚事抱有很大希望的帕尔蒂斯塔尼约并无后退的表示。如果让拉伊蒙多同克拉娜结婚，又有什么不好呢？这样一来，可以把两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而且对释放服刑者也有好处。两家的重新结好和共同的幸福，可以把过去的怨恨一笔勾销，圆满的结局还可以得到弗鲁米耶尔参议员的支持。彭多拉神甫是一个有心机的神职人员，是一个重礼节的人。关于这门婚事，一旦说服了他之后，他肯定会去劝说他的学生。因此，应当首先从他着手，心急如焚的伯爵夫人立刻就把她的想法付诸实施。这位尊敬的神甫并非那种目光短浅的人，他戴着眼镜，表面上显得极其谦恭和糊里糊涂，实际上他看得很远。我相信他只需要抬起头来看两眼伯爵夫人，就知道她的脑子里在想什么。他对伯爵夫人对他的关注表现出受宠若惊的样子。

“可怜的人。”伯爵夫人心里想，“您以为我喜欢拉伊蒙多是因为他有杰出的功德吗！让您这样去认为吧，我只要您认认真真地为我办事。”

那位文基埃雷多的青年对伯爵夫人的决定欣喜若狂。可以说他对克拉娜是一见钟情，而且他的爱如同一头蠢驴或刚从寄读学校里出来的小青年一样。他千方百计地想讨克拉娜的欢心，想方设法坐得离克拉娜近一些，好用自己的膝盖去碰一碰克拉娜的衣服，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并且只有在她的面前才说几句胆怯的话。有远见的伯爵夫人对此非常满意，她不费吹灰之力就使这位家庭教师和他的学生堕入了她精心设计的圈套。彭多拉神甫对拉伊蒙多很快就迷恋上克拉娜并不惊奇，他对他的学生比对克拉娜更为了解，他心里想，就让这股水顺坡

流吧，听其自然。实际上拉伊蒙多先生（人们这样称呼文基埃雷多领主的儿子）与其说爱克拉娜，还不如说他更爱女人。他刚一踏上他的领地，便显示出了他天性中的这一主要特征，四处去追逐漂亮的女人。那些妇女的父亲、兄弟、丈夫都为出现这种将引起争端的预兆惶恐不安。已经糊里糊涂的老祖母们坐在壁炉前，联系起他的父亲的往事，也十分忧虑。可是这匹性烈的小马驹，不顾面前的篱笆和沟沟坎坎，毫无顾虑地穿越障碍，任凭如何拉缰绳和吆喝，他总是左踢右踢，一心一意地奔向自己心爱的草地。但是他的权威还未达到如此地步，以致于能阻止别人对他这样的霸道行为表示不满。有些作父亲、兄弟和丈夫的人，已在摩拳擦掌，威胁要报复和上诉。这时，这位尊敬的神甫便做出十分后悔和痛心疾首的样子说：“你们要干什么！……这是要受上天惩罚的行为。这种讨厌的事如同其他罪过一样、你们应当为了上帝的荣誉，克制自己！……当我看到这种流氓行为时，我的心也在滴血！……但是我相信上帝，我在他的面前哭泣，我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如果上帝保佑，我希望除了孩子气的恶作剧以外，没有发生别的事情。但是，你们要好好想想上帝给我们的恩惠！……孩子们，听我的话吧！让我们一起忏悔，一起哭泣吧，以便将来我们能够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上生活。”

头脑简单的人们会同这位人类的楷模一起哭泣，一起忏悔，他是他们家庭的守护神，是他们灵魂的救星。如果他不在了，大祸就要临头！不知这个地方将会发生多少丑闻和多少法庭的诉讼纠纷，也许还要发生流血事件，因为人们的忿怒已达到最大限度。但是这位善良的神甫安慰了他们，平息了他们的怒气，使他们又恢复到像翅膀上脱了羽毛的天使一样温顺、甚至宽容。他把那些人劝说好之后，又单独同这位放荡的年轻人

谈话，狠狠地教训他一番。“不行，这不是你想赢得人们好感的办法，也不是给你的家庭带来体面和财富的办法！在你的祖先中，也有人在年轻时做错事的，但是他们至少表现谨慎，不炫耀自己的错误，不愚蠢地惹别人生气，不肆无忌惮，不以这种邪恶的勾当来挑动邻人对他进行报复！啊，你的祖先们的明智行为多么值得称赞！”这个青年自然听从了那部分对他有益的劝告，做事之前好好想一想，做完之后也不到处去张扬。人们不再叫嚷得那么厉害了，姑娘们和妇女们头上又戴起了发饰和围上绣花的围裙。为此，彭多拉神甫受到了人们的交口称赞，由于他的规劝，年轻的领主即使不是灵魂，至少也是身体才得到了拯救。总之，那些要惩治一下这位可恶的青年的传闻便突然烟消云散了。此后拉伊蒙多说话时也变得谨慎和客气了，开玩笑也不再越出界线，无论对任何人都显得彬彬有礼，尊重那些有年轻漂亮的妻子的丈夫，无论对富裕之家的人还是对牧羊人都以礼相待。一旦他们有需求时，他耐心地听取他们冗长的叙述，并嘱咐文书或庄园管理人去办理，有了结果或是结算出账单以后，他亲自送到他们的家里去。他到别人家中访问，如果主人因事外出未归，他便在那里耐心地等待，这样主人的妻子便盛赞年轻领主的文明礼貌和谦逊。只有彭多拉神甫能够使他出现这样的转变，周围的居民和神职人员都认为他简直像个魔术师。

多蕾塔·普罗韦多尼是拉伊蒙多最早极力献殷勤的漂亮女人之一，但是她的丈夫莱奥帕尔多对这位骑士的卖弄风情行为看不顺眼，不顾妻子的叫嚷，设法让她躲避起来。这位年轻的领主为了去找多蕾塔，想出了一个借口，说他们小时曾一同吃过奶妈的奶，并常在一起玩，因此他还保留着一些孩提时代的感情就不足为奇了。普罗韦多尼家的老人、兄弟和姑嫂害怕得

罪这位领主，只是叫多蕾塔当心一些，并提醒莱奥帕尔多不要像爱嫉妒的熊一样不通情理。但是，只要拉伊蒙多想继续他的放荡生活，他总能找到理由为自己辩解。多蕾塔虽然不满，但无法发泄出来。后来便开始了所谓拉伊蒙多的转变时期，人们都说彭多拉神甫创造了奇迹，使拉伊蒙多幡然悔悟，然后大家都指责莱奥帕尔多，多蕾塔则不吭声，装出由于丈夫的胡乱猜疑而受委屈的样子。莱奥帕尔多为人坦诚，易于轻信，在感情方面盲目地迁就夫人，承认自己过去错怪了她。尽管她没有强求，他还是同意她回文基埃雷多去看望她的父亲，如同拉伊蒙多尚未从寄读学校回来前的习惯做法一样。那位年轻的领主非常高兴地欢迎这位一同吃过奶的姐妹，并惊讶地说为何他多次到科尔多瓦多时都未在家里找到她，同时还对她未把自己的丈夫介绍给他表示生气。莱奥帕尔多终于承认他受到了表面现象的欺骗，误解了拉伊蒙多的真实意图，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爱他的妻子，让他的妻子倾诉怨言，最后还向她赔礼道歉，并且很快同妻子一道去看望领主和称赞彭多拉神甫，允许妻子在她认为高兴的时候到文基埃雷多去。这样，拉伊蒙多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封建庄园主的统治艺术，认真而仔细地塑造他在克拉娜面前的形象。伯爵夫人希望能趁热打铁，认为已经到了试探彭多拉神甫态度的时候了，她多次邀请他吃饭，晚上在一起玩牌，忙得甚至连到圣安德雷阿主教那里去做忏悔的时间也忘记了。她认为，土地平整好之后，即可开始播种。

“神甫，”有天晚上伯爵夫人在弗鲁米耶尔的家中对彭多拉说，当时她不知找了一个什么样的借口离开了牌桌，同他一起到楼梯的角落里说话。“神甫，您很幸福，有一个能为您增光的学生！”

伯爵夫人向拉伊蒙多投去母亲般的目光，这时他正站在克

拉娜的面前，等待克拉娜喝完咖啡，好把杯子拿走。尊敬的神甫也充满慈爱地向他看了一眼。

“您说得对，伯爵夫人。”他回答说，“我真幸福，但我作为家庭导师在这位学生的成长中起的作用并不大。肥沃的土壤会长出茁壮的庄稼，只需去收获就行了；贫瘠的土壤即使用汗水去浇灌，也不会生产粮食。”

“啊，神甫，我不这样认为！”伯爵夫人说。“我羡慕您，因为您堪称并应享有这样的幸福。我认为，您把一个青年人教育成这样，是值得夸耀的，这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

“善良母亲的培育和贵夫人的教导也是很重要的。”神甫回答说。

“噢，神甫！我们很少操心。如果上帝使我们的行为表现得好一些的话，这要感谢上帝。我们都希望孩子们能具有善于理财、使家中整洁、敬奉上帝和为人谦逊的品德。”

“您说您没有操心？……理财、治家、敬上帝、谦逊……这些都是操心的内容，而且我认为您做的还绰绰有余，因为善于治家就知道节约，敬奉上帝就会使人谦逊。伯爵夫人，我相信一旦让这样的女人登上王位去管理国家，那她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伯爵夫人被这一番恭维话说得心花怒放，她的心犹如雨后的玫瑰，花辫慢慢舒展开来。她的目光从善良的彭多拉神甫身上移到克拉娜身上，又从克拉娜身上移到拉伊蒙多身上，然后又再回到彭多拉神甫身上。她的眼神的轻微变化就像正在演奏的一首交响乐的旋律一样。

“您听我说，尊敬的神甫。”伯爵夫人凑近彭多拉的耳朵说，因为正在玩扑克牌游戏的圣安德雷阿主教用神话中可置人于死地的那种怪蛇一样的眼睛盯着她。“并非是拉伊蒙多先生

一出现，这里的一些人就议论他。哎，有些事情……有些事情……”

伯爵夫人说起话来结结巴巴，似乎希望彭多拉神甫把她要说的话加以补充。但是这位神甫毫不理会，只是略带惊讶的神色在那里听着。

“您要明白我的意思。”伯爵夫人继续说。“我不指责谁，我只是重复别人的看法：好像拉伊蒙多先生没有表现出多少值得大家仿效的爱好。您知道，这里的人总是对什么事情匆匆忙忙地就作出判断，而且常常只看表面现象……”

“但是，但是，亲爱的伯爵夫人。”尊敬的神甫长叹一口气，打断了伯爵夫人的话。“难道您不相信，无论是您还是我，都会坚定地反对这种妖言惑众的、可诅咒的污蔑行径吗？”

伯爵夫人用牙齿咬了咬嘴唇，用手摸了摸宽边女帽上的带子，看它是否还在原来的位置。也许她还想使自己的脸红起来，但要取得这样的效果她必须用力咳嗽。

“您说什么，尊敬的神甫？”她继续低声说。“您要相信我说的话，大家都异口同声地称颂您的功德。我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因为……”

“唉，伯爵夫人，伯爵夫人！……您在取笑我。一个伟大的贵夫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比所有神学院的修士值得重视，只有她才有权让城里的人发表议论。至于我们，就是人们向我们问候都感到受之有愧。”

傲慢的伯爵夫人喜欢听恭维话，又不善于打断对方说话中无用的话题，因此她的舌头就只能跟着尊敬的神甫转，最后离她谈话的初衷越来越远。这位神甫也不是傻瓜，他在被卷入一些错综复杂的事情中以前，需要弄清楚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和要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他认为，当时不宜于触及实质性的问

题，待人们打完牌后起身告辞时再相机行事。我相信，伯爵夫人这时就开始谈一些她青年时代的趣事、威尼斯的天气、以及其他一些只有上帝才知道的陈旧事情。当她感到人们要离开的时候，便咬了一下自己的指甲，但是最宜于谈问题的时机已经过去了。神甫有趣的谈话吸引住了她，使她的最主要的话还留在口边，没有说出来。当神甫的谈话到了使她有转到正题的有利时机时，她自己又一下把话题岔到十万八千里去了。她埋怨自己讲话太多，决心以后要克制自己，忘掉过去那些老事，首先要把现在该说的话说完。但是，她第二次的做法与第一次一样，第三次又与第二次一样。并非神甫想回避她或不愿意诚心地同她谈问题。相反，神甫经常来找她、访问她，除非到了吃饭时间或是天色太晚，神甫总不会首先向她告辞。本来她可以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但是要么没有合适的时机来展开话题，要么到时候她又把这件事忘了。

彭多拉神甫在这段时间并没有闲着，他研究这里的风土人情、司法制度和教会情况。他不时受到这位先生或那位夫人的宠爱，他尽力对这里的人投其所好，希望博得大家的欢心，特别想获得弗鲁米耶尔阁下的好感。为此，他费尽了心机，他希望稳步前进，不要在开始时就摔跤。两个星期以后，他已成为参议员的圈子中不可缺少的成员，在那些人随心所欲的聊天中，他也起了重要作用。他不时插话，表示赞同别人看法，协调不同意见，提出结论性意见。但是他的结论往往是站不住脚的，只要卢奇利奥来一句警语名言，他的结论就会不攻自破，从而使大家发生一阵哄堂大笑。尽管这样，他还是充满信心，竭力重振旗鼓，寻找支持自己结论的新的论据。最后，无论当时支持他的人或是反对他的人都被弄得疲惫不堪，大家也就同意了他的结论。参议员从这样的辩论中获得乐趣，他是一个思

想上很有条理的人，长期习惯于议会中无休止的辩论。他喜欢双方就某个问题经过半小时的争论之后，能看到某种真理的影子。这位神甫终于使他学到了一些从周围那些活跃和古怪的头脑中难以学到的东西。因此，他夸奖彭多拉神甫的逻辑性强，这种赞誉在他看来是对别人的最高奖赏。当然，他并不考察彭多拉神甫对处理自己的事情是否有逻辑性，或者他的逻辑会不会随机应变。他只关心神甫用他的推理得出的结论，至于神甫是否在推理中利用了卢奇利奥或是德萨利教授的结论并不重要。他断言这位神甫在认识人的心灵方面独具慧眼。因此，彭多拉神甫只用了两个晚上就看出弗鲁米耶尔先生要从聊天中寻求乐趣，并且还看出在聊天中应具备什么样的水平。卢奇利奥的洞察力并不比尊敬的神甫差，他觉得神甫的到来定有原因，他希望寻找一个窗口来观察神甫的心灵，但因为神父的僧衣太厚，他的视线难以穿透。这位年轻人也就只能依靠自己的想像力了。

彭多拉神甫让伯爵夫人阐述她精心设计的方案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知道了他需要知道的一切，他也准备了他应当准备的对策。他不仅不担心同伯爵夫人对话，而且渴望伯爵夫人来找他，以便他能有礼貌地回答说：“尊敬的夫人，我答应您的要求，我希望您也能答应我的要求！”现在，你们要问这位精明能干的神甫要求什么吗？不过是一件小事，孩子们，是一件真正微不足道的小事！因为拉伊蒙多一旦同克拉娜小姐结婚，这位在文基埃雷多的家庭教师就变得没有用处了。因此他希望在参议员家中谋求一个教师职位。弗鲁米耶尔夫人是一个虔诚的教徒，神甫的想法很符合她的思路。伯爵夫人如果需要他来做媒以实现她女儿的那桩体面的婚事的话，那就该轮到她为神甫帮忙以实现神甫的计划。这位可怜的神甫已经老了，累

了，但仍喜爱学习。他认为那是一个清闲的职位，对他来说简直就像通向天堂的大门。这位神甫主要是关心自己的灵魂，该职位可以满足他的要求。此外，他已精疲力尽，不能再在上帝的葡萄园里有效地工作了，那个职位也可以照顾他的困难。但是，精明的神甫暗示伯爵夫人，她在推荐他时，千万不要让对方感到这是他自己主动提出的要求，而是在聊天时偶然谈到的设想。

“啊，我的天！”伯爵夫人惊讶地说，“那对我的妹夫将是多么大的安慰！在精神方面对我的妹妹是多么大的帮助！尊敬的神甫，您真认为做家庭教师这种不显耀的工作对您合适吗？”

“是的，当我的学生结婚以后，我做这种工作是适合的。”彭多拉神甫回答说。

“啊，他将结婚，他将结婚！您没有看到他们俩吗？好像他们彼此都有意。”

“实际上只要我说一句话，……拉伊蒙多……就够了！我需要看看他们的性格怎么样，也让我观察一下他们……”

“唉，这些二十岁的人的心思有什么值得观察的？您还没有看出来吗？您只需要看一下他们的眼睛，他们的思想和感情都在眼里。而且，您要相信我！……我每天晚上观察他们，这已经有三个月了。您想想，尊敬的神甫，我想给您说的这番话已经考虑了六个星期，您以为我缺乏勇气吧？”

“伯爵夫人，真是这样吗？……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您怎么会缺乏勇气叫我来做这样一桩对两家来说都如此仁慈、如此有益和如此荣耀的事情呢！”

“神甫，您真的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如果威尼斯法官还可以赦免另一个可怜人的罪行，那不是一件很好的结婚礼物吗？……这样就可以结束长期以来使我们地方上所有善良的

人都为之忧虑的一系列分歧、不幸和灾难！”

“噢，当然！如果我能把我教导的那个热情的孩子的幸福交给一位如此文雅的新娘，我将非常高兴地隐退。但是，伯爵夫人，这是一桩需要从长计议的事情。总之，我可以对拉伊蒙多施加重要影响……”

“是的，为此我希望您能对他讲清楚这桩婚事给两家带来的好处……”

“伯爵夫人，正因为我感觉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所以我需要谨慎从事。”

“放手干吧，神甫！你只需要看一眼就全明白了！……噢，我是多么迟钝，现在我才看出建立这种姻缘关系的重要性！……我的妹夫肯定会非常高兴在他的家里能聘用您这样的要人！……明天他们就会准备一份神甫的俸禄。既然您希望干那种工作，那太好了！”

“但是，伯爵夫人……”

“不，神甫，您不要推辞……您既然表示了愿意到我妹夫那里工作，希望您不要反悔！……”

“我并没有反悔，但是……”

“但是，但是，……不需要有那么多的但是！您看看拉伊蒙多先生和我的女儿克拉娜是如何地相互关注！他们真像两只小鸽子一样……”

“如果上帝保佑，他们将成为最完美的伉俪。”

“但是，上帝的意愿也需要人的帮助才能实现。神甫，现在您比任何人都更适合于帮助实现上帝的意愿……”

“过奖了，过奖了，伯爵夫人！”

“总之，我请您明天来共进午餐……届时还要请您告诉我一些关于您的拉伊蒙多的情况。”

“我感谢您对我的恩惠，伯爵夫人。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否过于仓促。……我不作任何的许诺。啊，我的那个好孩子同我分开将使我付出巨大代价。”

“我向您保证，我妹夫家一定会充分地补偿您的损失。”

“啊，是的，我相信这一点，我希望如此，但是……”

“总之，神甫，明天我们见面时好好谈谈，商量一下。今天晚上我正好要同参议员一起吃晚饭，我可以向他提一下这件事情。”

“啊，伯爵夫人，请您不要让我过于冒险，请您不要使我过于难堪，因为我已作出了很大的牺牲……”

“您考虑得太多了！难道您出于自私的目的，宁愿让您的可爱的孩子不结婚吗？您是一个多么坏的家庭教师！总之，明天见，神甫，明天在人们准备午饭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

“我甘愿为伯爵夫人效劳，明天我一定来，愿上帝保佑我们的计划取得圆满的结果。”

这位善良的神甫从弗鲁米耶尔的家出来以后，便同拉伊蒙多一起坐进了舒适的马车。神甫赞扬拉伊蒙多听从他的教导，按照他的教导生活。但是人总是会产生一些痴心妄想和横蛮无理的感情冲动，这时就需要用宗教和法律来约束自己。当人们努力去控制自己的奢望时，怎么做也不算过分。神甫说拉伊蒙多已经二十一岁，现在到了最恰当的结婚时机。这位具有长期和谨慎经历的神甫是帮助他择偶的最合适的人。

“啊，神甫，您是在认真地说这件事吗？”拉伊蒙多吃惊地说，“您是在劝我结婚吗？……但是一年前您不是还在谆谆教导我，要我等到我的思想和身体都达到能够建立家庭的成熟年龄吗？您还说在这方面一个家庭导师起不了多大作用，还不如

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吗？”

“是的，我的孩子。”这位导师直率地回答说。“去年我给您讲这些话时，我还在寄读学校里当教师。当时我相信这些话是正确的，那时我还不了解外面社会的情况，现在我更深地懂得了生活。我不为承认自己过去的看法错误并勇于改正错误感到羞耻。你要看到，我建议你结婚对我并没有什么好处，当新娘从前门进入这个城堡时，我就必须从后门出去……”

“噢，不，神甫！您别这么说！我离不开您的帮助和教导！……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给予我的恩惠！……比如两个月前，假如不是您劝阻那两个船夫，给了他们一点钱作为补偿，并且说明我并没有碰过他们的妹妹，他们就会把我打死。
这都是真话，我向您发誓，神甫！”

“是的，孩子，我完全相信。但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提起它只能有损于培养我的谦逊的德行，我希望你忘记这些事，或者至少不要再提起。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正如我记得一年前我所说的那番话是为了你好一样，现在我希望看到你很荣耀地结婚，希望你有一个安定的家庭。一旦在你的身边有一位善良、贤惠和虔诚的妻子陪伴你，我就会非常高兴地另找一个清闲舒适的地方安度我的晚年。”

“但是，神甫！您不是常对我说，即使我结了婚，您仍然感到高兴、安慰和保持在精神上同我和我的妻子的联系！是何种原因促使您要同我分开呢……”

彭多拉神甫在他尚来谋求到一个更好的职位之前，曾多次重复以上的论调。这样，对他的话的理解也就有很大的伸缩余地了。他觉得应当浑水摸鱼，希望在波尔托格鲁阿罗的神职职务中弄到一个肥缺。

“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我过去多次说过的话。”他补充

说。我的精神将永远同你们在一起，因为我精神中最美好的一部分已通过对你的教育，转移到你的身上了。至于你选择妻子的事，我也在很关注，并努力帮你选择，我帮你选择的妻子肯定是符合我的道德标准的，并且也决不会辜负我对她的期望。拉伊蒙多，这就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精神纽带，它将永远把你和你的妻子联系在一起……”

拉伊蒙多对导师的这一番说明，表现出的不满情绪也许没有三个月以前那么强烈。这时他们坐的马车已到达城堡，他们之间的谈话只好暂时中断。由于拉伊蒙多急于知道彭多拉神甫为他选中的姑娘是谁，晚饭后双方又继续交谈起来。

“拉伊蒙多，你已经知道这位姑娘的名字了吧！”和蔼的神甫以略带指责的口气说。“我从你的眼睛里已经看出来了。你连自己惟一的朋友都不相信，都不同他谈心里话。”

“我怎么会这样！难道这是真的吗？神甫，您这样快就猜出了她的名字？”

“是的，我的孩子，当一个人陷入爱情之中的时候，一切都容易被看出来。我告诉你我的心里话，如果说由于你对我保密而使我很难过的话，你所作的选择又使我感到极大的安慰，你今后的生活将会充满无限的欢乐……”

“啊，神甫！她不是像天使一样漂亮吗……神甫，您注意到了没有，她的双肩、她的眼睛多么漂亮！……啊，我的上帝，我从未见过如此丰满匀称的双肩！”

“这些都是易于消逝的优点，我的孩子，这是一个瓶子的外表的装饰，如果瓶子中没有装满永不腐烂的、芬芳的香料的话，这些外表的装饰并无价值。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位伯爵小姐的心灵也正如她的外表那样优美。正像你刚才所说，她的确是一个天使……”

“但是，他们会把她嫁给我吗，亲爱的神甫？他们会同意让她做我的妻子吗？我真是迫不及待了！……我真想明天就能得到她，如果今天能够得到就更好，看起来她的年纪还那么小，几乎还是个小女孩……”

“你错了，我的孩子，谦逊和纯洁使她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从年龄上看她对你非常合适，她应该是稍微比你小一点。”

“怎么？你说我多大了？彼萨娜伯爵小姐会和我差不多一般大吗？”

“拉伊蒙多，你把名字搞错了，我说的那个伯爵小姐叫克拉娜，不叫彼萨娜。彼萨娜是她的妹妹，就是今天晚上坐在你和圣安德雷阿主教之间的那个小女孩。”

“但是我想同您说的正是那个小女孩，神甫！……您没有发现她的眼睛是怎么看着我吗？……从昨天晚上起，我就被她牢牢地吸引住了……啊，没有她的爱我简直无法生活下去……”

“拉伊蒙多，我的孩子，你发疯了，你没有长眼睛吗，你也不想想你在同我说些什么？……那不过是一个刚十岁多一点的小女孩！……你不可能迷恋上她，是你的心欺骗了你，使你感到她像她的姐姐克拉娜一样美丽。”

“不是这样，神甫，我可以肯定……”

“是这样，我的孩子。让比你更懂得事理的人来引导你吧，让更了解你的心的我，来澄清你心中的迷惑吧。我经过许多年对你的教育和引导之后，我也有这种权利。你应当爱的是克拉娜伯爵小姐，从你所表现出的对她的热情关怀中，我已经看出来了。”

“是的，神甫，一直到上星期确实是这样。但是，现

在……”

“现在，现在，因为克拉娜非常有教养，非常贞洁，她在没有她的父母的同意下，不可能公开表示接受你的爱。你认为她对你的殷勤态度无动于衷，于是便转而寻求同她的妹妹谈情说爱。她的妹妹还是个小女孩，节日期间她以其年幼而具有的天真烂漫欢迎了你，而你便把这种东西当作是她对你的爱了！我的孩子，你要好好想想，这是可笑的和可耻的！”

“请放心，神甫！您可以看到，这两晚上我的表现还是十分谨慎的。”

“我看得很清楚。如果你要是对她的妹妹有意思的话，亲爱的拉伊蒙多，你还要在忍耐中再等待七八年，而且还要保证她在这段时间对你的态度一直不变。此外，所有的人都会耻笑你爱上了一个小女孩！你还应当知道，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的行为结出的果子将是酸涩的，而你本来却可以去摘那个成熟的、可口的果实！”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神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你想想，我的孩子，你好好考虑一下。我想接着你的话说。你认为彼萨娜在容貌、肤色和身材方面都超过了克拉娜伯爵小姐吗？你回忆一下克拉娜的形象，拉伊蒙多！……你能抵挡得住她对你的诱惑吗？”

“我不知道，神甫，我不知道。但她肯定没有注意到我。”

“胡说，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是她的谦逊和贞洁的表现。”

“是的，但是我并不喜欢这种冷冰冰的性格。”

“冷冰冰的性格，我的孩子？这说明你没有经验！正是在这种谨慎和矜持的仪态下隐藏着炽热的感情和醉心的愉悦！……你要相信我这个研究过心理学的人的话。”

“可能是这样，神甫，而且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可是……”

“什么可是、可是！……你想说什么？……可是正是我想告诉你！……伤害一个热恋着你的美丽姑娘的心决不是仁慈，也不是谨慎，她是那样的文静和谦逊，她为你而生活，她愿把上帝给予的神圣的爱奉献给你！”

“啊，神甫！真是这样吗？…… 克拉娜伯爵小姐真地爱上了我吗？”

“当然，我敢保证并向你发誓。你想知道吗？……是她家里的一个人告诉我的！……爱神的箭射中了她的心，可怜的姑娘，她爱你爱得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

“她是这样地爱我吗？我明白了，神甫。我错了，因为我要等待彼萨娜，七年时间太长了。我也爱克拉娜伯爵小姐！现在我们就来重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哎！你忏悔了，我的孩子！你忏悔了！感谢上帝！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在我亲手安排好这一对情侣的幸福之后，我将安心地休息。拉伊蒙多，我发现了你心中的秘密，你就让我按照你的愿望来进行安排吧。”

“慢一点，神甫！我不想进行得太快……”

“需要赶快采取补救措施，我的孩子。你想想，如果你要解除了那个城堡里的人心上的悬念，他们会多么感谢你，并且你在这个房间里就会迎来一位美丽、温柔和热爱着你的新娘！……啊，上帝！你还从未经历过这类的事。”

“好吧，神甫，您说得对，就按您说的办吧！……我真正的意图是……但现在经过仔细地考虑之后，既然您认为那位姑娘也爱上了我……”

“是的，拉伊蒙多，我可以保证。”

“那么，就这样办吧！神甫，婚礼是否可以安排在星期天举行？”

“我的天！你说是星期天！你还说让我别着急！这事需要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来进行准备，亲爱的孩子。世界上的事情做起来都有一定之规，不可随意行事。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到弗拉塔城堡去看你的未婚妻，并在她的父母在场的情况下同她较长时间地呆在一起和同她交谈。”

“这多好啊，神甫！我还可以继续看见彼萨娜！”

“你要明白，你应当老老实实，要像未来的姐夫那样爱彼萨娜。你放心，我的孩子，相信我，好好地做你的美梦去吧。切不可使你的尊敬的导师失望，为了能参加你的婚礼，我要向你保证，一切都将安排得完美无缺！”

这番话把这位贵族青年感动得啜泣起来，并亲吻勤奋的神甫的手。他与神甫告别后脑子里充满了关于彼萨娜和克拉娜的幻想，慢慢地登上楼梯，进入自己的卧室。他此时脑子里已分不清那两个姑娘，但却明确地感觉到这两个人中每一个人都会光临此地。他依靠彭多拉神甫克服了追求彼萨娜的莽撞行为后，重新点燃了对克拉娜的爱火。对此他觉得万无一失，自己很幸福。他在入睡前一直为避免了一切新的冒险纠葛感到庆幸。

“呃！这个小混蛋！”神甫心里想，“我发现，他在十四岁时就已学会了干三十种坏事的本领！……但是，他竟然如此的鲁莽，却出乎我的意料。有人说世界在不断地进步，这话的确没有错。”

尊敬的神甫怀着这些想法上了床，然后取了一本耶稣会教士巴尔托利写的小册子读起来，这是他睡觉之前习惯读的书。但是，那些引起他十分惊奇的事情，对我来说却一点也不惊

奇。我一直注意观察这位年轻的文基埃雷多领主追求克拉娜的活动，他在对方无动于衷的情况下感到失望。于是，最近两天晚上，才把注意力转向了彼萨娜。他靠近彼萨娜之后，很快便引起了彼萨娜的兴趣，取得了在两个月中向她的姐姐献殷勤所未取得的结果。凡是了解我对忘恩负义的彼萨娜的感情的人，都可以想到我对此是多么的遗憾。但是，我在吃惊之后很快又恢复了镇静，因为我看到彼萨娜在接受了拉伊蒙多的献媚之后，又对我表示出特别的热情和好感，她已经有一段时间未对我这样亲热了。我感觉到她对我的这种态度不是突然的，而是有意这样做的。为何会出现这种古怪现象呢？当时我对此一点也不理解。现在我认为，她对我的傲慢主要来自她的忿怒，她觉得人们把她当作孩子看待，无视她追求欢乐的强烈愿望。一旦她感到已有人喜欢她，她又总是再回到我身边，并且表现得比以往更好，因为她的奢望得到满足之后，她就觉得其他人都是那样的好，那样的顺从。总之，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和问心无愧地说，我得到了她应给我的那一分亲昵，我因文基埃雷多的年轻领主取得的胜利而产生的遗憾也就慢慢地在心中变成一种苦味的愉悦。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彼萨娜在其他人身上追求的并不是真正的爱情，而是满足新出现的虚荣心。因此，她把卢奇利奥丢在一边，而去接近拉伊蒙多，其原因在于卢奇利奥的非凡举止与活跃已不如拉伊蒙多的挤眉弄眼更吸引她了，因为挤眉弄眼对她来说是新的东西。因此，我有把握地认为，她不会像爱我那样爱其他任何人，我为此感到安慰。任何时候只要她渴望爱情，她就会投入我的怀抱。当我带着这样愚蠢的想入非非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自我陶醉的时候，也就习惯于过那种泄气的、奴性的和嫉妒的生活。当别人都认为我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健壮孩子的时候，我实际上已变成一个精疲力尽和幻想破

灭的人。但是谁会关心我的青年时期的感情和遭遇呢？让后人去评判我们的人生吧。我们又为自己的前程做好大体的准备，在命运和不可抗拒力量的推动下，我们将勇往直前。

彭多拉神甫按前一天晚上商定好的意见说服了这位年轻的骑士之后，便向弗拉塔的伯爵夫人汇报他的谈话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自然无需多说，他省略了所有关于谈到彼萨娜的内容。伯爵夫人高兴得几乎要抱住他的脖子。作为报偿，她向他保证说，关于他到弗鲁米耶尔家工作的事已经办妥，因为她随便提了一下这件事，参议员和他的妻子都非常高兴地表示欢迎他去，并准备履行自己的诺言。

“今后，”伯爵夫人凑到神甫的耳边对他说。而神甫此时不顾伯爵家中的礼仪常规，坐在桌前靠近伯爵夫人的位置。“今后，就由我来安排吧。因为女孩子在这方面都要被告诉得晚一些，在克拉娜对此产生怀疑之前，我需要告诉我的尊敬的妹夫和小叔子，希望他们能喜欢克拉娜未来的伴侣。”

“可怜的拉伊蒙多！”神甫叹息说。

“您别可怜他！”伯爵夫人低声说，眼睛瞧着克拉娜，“像这样一位新娘会比一位神甫更能使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感到喜欢。”

在接下来的一周内，波尔托格鲁阿罗充满了惊人的新闻。尊敬的、卓越的、知识渊博的彭多拉神甫住进了弗鲁米耶尔的家，他经过长期担任教士职务的工作后已经疲倦了。虽然他年纪不算大，但已受到各种老年性疾病的折磨，所以他到那里是为了过安静的生活。这位老神甫根据自己的健康情况，搬到靠近波尔德洛内的地方进行治疗。参议员夫妇为在家中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神甫感到十分高兴。拉伊蒙多却对神甫的匆匆离开很不满意，因为他希望等新娘过门以后他再走。但是这位善

良的神甫认为，拉伊蒙多已快订婚，不再需要家庭导师的保护，他没有必要为诸事去劝说拉伊蒙多弄得唇焦舌燥，加之考虑到其他方面的理由，他觉得无论如何都需要在拉伊蒙多举行婚礼之前离开文基埃雷多。拉伊蒙多看到神甫离开时也未表现得特别伤心，他继续到弗拉塔城堡去，在那里彼萨娜的和蔼可亲给了他安慰，这与克拉娜冷冰冰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克拉娜此时尚不知等待着她的这一幸福事件，而拉伊蒙多则把她的冷漠归因于她想隐藏自己爱的激情所作出的努力。总之，他并不感到什么不安，他想如果同克拉娜的爱情不能成功，他还可以转而娶她的妹妹，这就是这位文基埃雷多领主的思维哲学，但伯爵夫人并不这样想。她认为，让这两个年轻人有了初步的亲密接触之后，就应当启发克拉娜答应拉伊蒙多的求婚要求。但是，谈来谈去，当她感到克拉娜总是那么冷淡、漠不关心和好像与自己无关的时候，她开始不安起来。有一天，她终于明确地向克拉娜披露了拉伊蒙多可能来求婚的意图，但她即使使用了这最后一招，也未驱散这些日子聚积在这位少女额头上的乌云。每当她谈及此事，克拉娜总是低头不语，唉声叹气，不置可否。母亲开始认为自己的女儿是个傻子，因为她看到克拉娜正青春年华之际穿着却过于朴素，一点也不注意打扮，从而使她产生了种种的疑问。伯爵对此也十分吃惊，心里想，如果克拉娜对此真的无动于衷，那倒是一件不合乎情理的事情。伯爵夫人便寻求婆婆的帮助，因为婆婆是她女儿最信任的人，她请求婆婆把家里关于克拉娜婚事的安排转告她的女儿。生病的老伯爵夫人接受儿媳的要求，她同孙女谈过话后告诉她的媳妇说，克拉娜不想结婚，愿意永远留在她的身边照顾她和在寂寞中给她以安慰。

“唉！这都是废话！”伯爵夫人大声嚷道。“我倒要看看她

怎样继续板着脸对待那个可怜的人，使他有借口脱身。父母决定了的事情，女孩子就应当顺从，至少在这个家里应当这样，我们不希望看到出现异常的情况，也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至于您，夫人，但愿您不要鼓励她有这种疯狂的想法，您应当帮助我和伯爵，让她懂得什么是她未来的真正幸福。”

老伯爵夫人点点头，表示她可以考虑，并对她的媳妇在这里叫嚷一阵之后终于走出了房间感到高兴。她违心地再次劝说克拉娜接爱那位无论从其贵族身份看还是从其他方面看都相匹配的年轻人做她的新郎。克拉娜还是沉默不语，或者重复她说过的那几句话：上帝不希望她结婚，她将非常幸福地陪伴祖母在这个城堡里度过她的一生。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无论对祖母、对母亲、父亲和主教叔父都是重复这几句老话。这样，伯爵夫人虽然心中十分生气，还是决定暂不答复文基埃雷多的领主，并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彭多拉神甫，希望他能运用自己非凡的智慧找到一个使克拉娜回心转意的办法，而不采取强硬的手段和避免产生丑闻。此外，还有一些与这位少女抵制家长决定的其他情况也慢慢地显露出来。卢奇利奥似乎什么也不知道，他还是以通常的方式保持同克拉娜的接触。帕尔蒂斯塔尼约继续参加弗拉塔城堡的晚间聚会，到弗鲁米耶尔家聊天时也显得更加兴致勃勃和引以为荣。彭多拉神甫听到伯爵夫人的叙述之后，自告奋勇地愿当伯爵夫人同她的女儿之间的调解人。大家都对他寄与很大希望，期待着他同克拉娜的单独会晤，也有人为了好奇，从锁孔中偷听他们谈话。

“伯爵小姐，”神甫开始说，“您是否觉得今天天气很好啊？”

克拉娜向他躬身施礼，一时慌张，不知如何回答，但是神甫立刻就使她摆脱困境，继续说：

“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过这样美好的天气了，可以说我们刚刚才度过了冬天。尊敬的参议员让我，应当说是请我去看望一下我的那位可爱的学生，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一位文雅的骑士，想必您对他也是很熟悉的。今天我路过这里顺便看看你们，看看你们家里有什么新闻。”

“谢谢，神甫。”姑娘结结巴巴地回答说，但她没有想到他还要继续说下去。

神甫接受了这位胆怯的姑娘的谢意之后，便接上话茬儿说，由于他接受了感谢，他愿意听取她想说的任何话和答应为她做任何需要他做的事。

“伯爵小姐，”他用甜蜜的声音说，“您的母亲对我非常信任，她今天想听一听您的想法，这也是我长时间来一直关注的事情。在这件事上您还没有对我说过半句话。似乎您没有明白您的父母作出的正确而神圣的决定，我希望我能更好地向您解释清楚，使您不再犹豫地接受他们按照上帝的旨意为您进行的安排。”

“您说吧！”克拉娜以谦逊但此刻却更为平静和自信的口气说。

“伯爵小姐，您的手不仅掌握着两家名门望族之间是否能和谐和欢乐的命运，而且可以说掌握着整个这一地区的命运。我不相信，出于种种仁慈的谨慎，您会放弃这一使命。您将使我相信，您没有很好地表述您的答复，因为拒绝父母的决定是不理智的，反对父母的决定是可耻的。因此，您的行为不过是出于害羞或爱的冲动的原因吧？”

“神甫，我不知道我怎样才能更好地表达我的意思，但是我还是重复我多次讲过的老话，希望他们最终能理解我。不，我命中注定是不结婚的。上帝不希望我走这条路。否则，我将

成为一个很不称职的妻子，我可以继续作为女儿很好地生活下去，我的思想要我遵循这一选择。”

“好极了，伯爵小姐。我决不会指责您按照您的良知行事。而且这更会增加我对您的敬意，并相信我们的看法会逐渐接近起来。您能允许我以我极其平庸但诚恳的见解来帮助您澄清一下近来您在迟疑不决中显得有点混乱的思想吗？伯爵小姐，谁都不能盲目地认为自己是圣人，也不能拒绝他人的忠告和建议。”

“您说吧，说吧，神甫。我在洗耳恭听，并且准备着一旦自己觉得错了，就向您承认错误。”

“他们说她是个傻子！”精明的神甫这样想，“她一点也不傻！我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要能说服她，算我有能耐！”那么，”他提高嗓门说，“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顺从是做女儿的也是敬奉天主的第一美德。上帝教导我们说，如果我们想在尘世间生活得更久，就应当给父母带来荣誉。您一贯遵循这条神圣的教规。但是，亲爱的女儿，顺从是没有例外的，不能有任何的权宜之计。顺从就是一切都要听从父母的安排，这就是顺从的全部内容。我们作为宣讲《福音》的卑微的使徒，也正是这样来理解这条道德准则的。”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克拉娜谦逊地回答说。

“难道她现在被我说服了吗？”尊敬的神甫又想，“其实她一点也不信任我”。但是，他还是装着相信对方已被自己说服了的样子，他把双手举向天空说，“我以基督的名义感谢您，亲爱的女儿！”他惊叹道，“感谢您说的这句好话。这样您就在忘我牺牲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完善的一步。您将会认识到这是符合您的最大利益的，您会成为一个显贵家庭中的妻子和母亲，而不是做一个至今习惯了的品德端庄的女儿……唉，不会有什

么困难，我向您保证！……像这样一个由上帝给您安排的丈夫，今天是不容易找到的！是我教育了他，伯爵小姐。我用自己心灵中最崇高的东西、用基督教义中最神圣的教义教育了他。您所付出的巨大的爱和对父母的孝敬，上帝会回报您的！……他将会祝福您和感谢您接受了我的劝告！……”

这位聪明的神甫的双手和眼睛一直朝向天空，并且准备走出房间去向伯爵夫人报告好消息。但是克拉娜太诚实了，她不想制造一个如此巨大的骗局。在此关键时刻，诚实比狡猾更有效地帮助了她，因为神甫相信她很单纯，缺乏足够的勇气，不好意思对他说，她未被他说服。此时，神甫非常吃惊地发现姑娘拉着他的袖子，不让他走。他知道这个举动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不想表现出失望的样子，又转过身来用父亲般的甜蜜口吻说：

“女儿，您怎么啦？”他温柔地吐出每一个字时，脸上都带着一种庄重的微笑。“噢，我明白了！您是想首先自己去告诉您的父母这样一个令人安慰的消息！他们经过这些日子为您的事情而忧虑，也许您这样的想法是对的，应当由您跪在他们的面前，请示他们的宽恕，并向他们保证，您作为子女将听从他们的安排！那么我们走吧，我同您一起去。”

“神甫，”克拉娜回答说，一点也不为这位说客的故作镇定感到惊讶。“也许我对顺从的理解同您不一样。我理解顺从是对长辈的吩咐不仅表面上顺从，而且心里也要顺从。但是，如果对他们的吩咐还不能充分理解，难道我们需要表面上伪善地装着顺从么！”

“噢，我的女儿！您在说什么！这是经院哲学的微妙论题。圣·托马斯……”

“圣·托马斯是一个伟大的圣徒，我尊敬他和崇拜他。至于

我，我还是向您重复我对母亲、祖母、父亲和叔叔说过的话，我不能答应接受一个我决不可能爱的人做丈夫。如果要我顺从地接受他作为我的丈夫，那么我也只能把我的身体给他，而不是我的心。我决不可能把我的心给他。因此，神甫，请允许我永远做一个处女吧！”

“啊，伯爵小姐！您要注意您说的话！您的语言从内容到形式都错了。顺从意味着永不出言不逊。”

“但是顺从也意味着必须回答提出的问题。尊敬的神甫，请您相信，如果您不问我，我是不会说这件事的！”

“到此为止吧，伯爵小姐！我还有一句话！我要把我应说的一切都告诉您。我是不是应当给您讲讲天主教的教义关于女孩子的全部道德规范？……您说您准备服从并实行您的父母的任何要求！！很好，孩子！……那么您的父母给您说了什么呢？他们只不过要把您嫁给一个贵族出身的、正派的、富有的和懂礼貌的青年，这桩婚事不仅涉及到两家人的利益，而且涉及到整个地区的巨大利益！至于您的心，当然他们无法下命令。您以后再考虑您的心吧。从宗教方面看，希望您尽可能地服从，您这样做，上帝会嘉奖您，会帮助您在新的环境里出色地履行您的义务。”

克拉娜对这位神学家的言论犹豫了一下，这使神甫产生了一种幻觉，好像克拉娜已被他说服了似的，但是他的胜利太短暂了，因为姑娘的犹豫很快就消失了。

“神甫，”她以要结束争论和不再听取别人陈述的果断口气说，“您对某个一无所有的人想担保明天就支付八千杜卡托钱币的行为如何看呢？……按照我的看法，这个人如果不是个疯子，就是个无赖。您明白我的意思吗，神甫？我知道自己非常贫困，所以我连一个钱币都不担保。”

克拉娜边说边欠身施礼，做出她要马上离开房间的样子。神甫本想把她留住，再阐述一下自己的不同看法，但他看到这不过是枉费心机，只好跟在她的后面快快离去，如同一只毫无捕获的猎犬垂头丧气地回到主人那里去了。那些在门外偷听他们谈话的人，急忙纷纷躲到小饭厅里，他们掩饰不住自己已知道了一切的得意情态。在彭多拉神甫还来不及凑到伯爵夫人的耳边去诉说这一切时，伯爵夫人已在对克拉娜大发雷霆了，许多人都从厨房里闻声跑来。伯爵和小叔子都在竭力劝阻她。彭多拉神甫为了避免承担责任，也趁此机会溜之大吉。但他刚一走，严厉的谴责就落到了他的头上。伯爵夫人骂他是一个伪君子，一个不中用的东西，一个利用她达到自己目的的无耻之徒。她认为，这个家伙一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便抛弃了她，使她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奥兰多主教劝他的嫂子息怒，不要得罪刚来到波尔托格鲁阿罗几天的这位神甫，因为他不仅已在这里的教会中有势力，而且几乎还取得了教廷人士的信任。但是，女人们一旦舌头发痒的时候，那是很难控制的，她在接受小叔子的意见之前，首先要把自己满腔的仇恨倾泻出来。她对神甫的怒气平息之后，转过身来又训斥克拉娜。由于好奇的人都回到厨房去了，父亲和叔叔也参加进来，他们一起责备克拉娜。克拉娜冷漠地忍受着，但她心中痛苦万分，对谁问她的话都不理睬。她的这种态度持续了很多天。伯爵夫人却对她怀恨在心，一心想，要么把她嫁给文基埃雷多领主，否则就毫不留情地把她送进修道院。这时，卢奇利奥也比已往更活跃地参与了对此事的议论，其实他由于过去常到这里来，应当表现得平静一些。克拉娜固执地拒绝嫁给文基埃雷多领主的消息传开以后，也有不少人认为，其原因可能是她的心中已爱上了帕尔蒂斯塔尼约。在这些人中间，首先就有帕尔蒂斯塔尼约本人。他

知道这件事之后，到城堡来时更表现出得意洋洋，走起路来也是昂首阔步。他把这个家里的人从大到小看了一遍，当看到克拉娜时，他的眼里充满了柔情，也不知道其中是爱情超过了同情，还是同情超过了爱情。伯爵夫人的头脑里也闪过了以上假设的念头，因为她觉得既然用不着去怀疑卢奇利奥，那么这样的假设就应当是有根据的了。但是，那位走运的帕尔蒂斯塔尼约却并无进一步的表示。长时间来，他只是用眼睛和微笑在作出努力，但从不袒露他的心扉。而拉伊蒙多到这里来时，可以说手上是拿着订婚戒指的，虽然他被认为是幸运者和可以将它戴在克拉娜的手指上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成功。这样的情况丝毫也没有减轻伯爵夫人对女儿的不满。最近事态的发展似乎使她更不愿匆忙地作出把克拉娜许配给拉伊蒙多的决定。

一天，弗鲁米耶尔邀请弗拉塔的亲戚们到他家吃饭，为的是使他们摆脱上述的不愉快事件的影响，到外边散散心。但他们到了以后，尊敬的伯爵非常不安地被他的妹夫叫到另外一个小房间里去谈话。每当伯爵离开了他信任的文书单独活动时，就显得像一只没有烛芯的蜡烛。他不得不礼貌地，但提心吊胆地跟着她的妹夫走进那个小房间。他们进房间后，他的妹夫把门锁转了两下，然后又放下了绿色的窗帘，小心翼翼地打开写字台的放秘密文件的抽屉，从中取出了一个信封，递给伯爵，并对他说：

“你读读，但千万别读出声！我相信你们，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人。”

可怜的伯爵已老眼昏花，他用他的衣服的衬布把眼镜片擦来擦去，但更多地是想拖延一下时间，终于他看清了信上写的字。那是一封未署名的信，写信人显然是政府中的一位要员，他是对这位贵族参议员抱着信任的态度，就要求赦免文基埃雷

多老领主的罪行所写的一封回信。信中首先对参议员提出这一要求感到惊讶，认为当前正在尽可能地加强对敌人的侦查以削弱他们的势力的时候，怎么可能考虑释放最顽固的敌人呢。该信强调：北部的领主们普遍对政府不忠，文基埃雷多的例子可以用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迷途知返，也许这还不够；对那个家庭的过分宽容，就会失去惩戒的作用，使敌人的亲友得势是十分有害的，应当斩草除根，使其不能复发，政府对未曾做到这点，感到后悔。此外，信中明确地告诉参议员，对此事件，虽然政府对他没有任何怀疑，他只是应别人的请求才被牵扯到这件事中来的，但还是要求提醒文基埃雷多领主的朋友们注意：不要因希望对文基埃雷多领主给予宽大处理而动摇了他们对政府的忠诚，不要受北方颠覆思想的影响，以免危害古老而令人尊敬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安全。该信还说：在这种困难时期，谨慎小心至关重要，这对他们来说应当是一条原则，因为国家调查局对任何人的监视都是毫不留情的。

参议员带着威尼斯贵族的骄傲注视着他的内兄，观察他每读完信上的一句话时脸上所表现出来的惊愕、痛苦和惊慌。伯爵读完信的全文后，信纸从他的手上掉在地上，谁也不知道他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什么辩解的话。

“你放心！”参议员把信纸捡了起来，并把一只手搭在伯爵的肩上说，“这仅仅是一个警告，没有别的意思，但是，你可以看到，你的女儿拒绝了这门婚事，这可真该感谢老天爷。如果她当时同意的话，现在婚礼早已举行过了……”

“不，天哪！”伯爵颤抖地叹息道，“如果她现在又愿意了，如果我的妻子还要坚持这门婚事，我只要说一句话……”

“嘘，嘘！”参议员作了一个别作声的手势说，“要记住，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

伯爵像一个把偷来的东西刚咽下就被当场抓住的男孩，张大着嘴吞吞吐吐地说：

“总之，是上帝保佑了我们，从而使我们避免了一场灾难。我会尽快地、悄悄地和明确地告诉我的妻子，不要再提这一桩婚事了，就像一件连做梦也未曾想过的事一样。她是一个谨慎的人，会处理好这件事的。……天啊！我担心她是被那个该死的彭多拉神甫欺骗了！”

话到这里，他又突然张着嘴不出声了，因为他看见参议员又使了一个眼色，于是感到自己正在说或者已经说了一句蠢话。

“可以向神甫透露一点风声。”弗鲁米耶尔带着老师对学生讲话的神情说，“我想他是决不会站在文基埃雷多的那个年轻人一边的！……也许是你的夫人坚持要把女儿许配给那个年轻人，神甫只不过是装出顺从她的样子罢了。你要知道，神甫既不愿得罪你，也不愿得罪我，他也不想损害同他的学生的和谐关系……总之，他同克拉娜的那次谈话……”

“不是这样！我是在门外听到的，我可以向你保证，他是在竭力劝说克拉娜同文基埃雷多的领主结婚。”

“唉，你们懂什么？”参议员说，“在说一句话时，可以通过表情或暗示某种保留，使别人对这句话有各种不同的理解。……神甫怀疑你或你的夫人在门外偷听，所以他不能不那么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桩婚事之所以未成，主要的功劳应当归功于他。”

“这个该死的神甫！我还要感谢他……”

“那就请便吧！你们干的好事！难为他既要隐蔽他的意图，又要装出支持你们的想法！！你们有时也是很狡猾的！”

这次，我不知道应该说谁最狡猾。实际上，彭多拉神甫在

前一天同参议员在一起吃饭时，就已感到参议员的态度有变化，不再赞成把他的侄女嫁给文基埃雷多领主，他即使不是从来自威尼斯的那封信上，也是从类似的情况中嗅出了某些味道。因此，他用摇头示意、只说半句话和别的一些方式来使参议员感到，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恰恰与他说的相反，他是不赞成这桩婚事的。这时参议员从桌子旁边站了起来，紧紧握着他的手神秘地说：

“我明白了，神甫。我以我内兄夫妇的名义感谢您！”

如果说参议员是狡猾的话，这已在他的长期的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得到了证实，但这一事件却证实了另外一句谚语的有效性，即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使这样狡猾的一个小偷也避免不了被另一个比他更狡猾的小偷偷走他的东西。

这位妹夫同他的内兄谈完话之后，便小心翼翼地把那封重要的信烧掉了。然后他又回到饭厅谈论克拉娜的婚事，并认为，如果她同帕尔蒂斯塔尼约结婚，可能会获得真正的幸福。伯爵对此比较谨慎，认为帕尔蒂斯塔尼约家的所有亲戚并非都登记在威尼斯政府的良民簿上。但参议员觉得这不用过分担心，因为那些未在良民簿上的人都是些远房亲戚，而且那个青年的表现又已得到了共和国法官们的赞赏，认为他为共和国增添了光彩。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伯爵说，“认为克拉娜爱上了他，他也爱上了克拉娜，但是他并没有这方面的表示。”

“这点由我来考虑。”参议员说，“我喜欢那个年轻人，因为我们需要既虔诚又懂礼貌，而且又是强有力的和勇敢的人。让我来安排此事，他很快就会有所表示的。”

那天的谈话就到此为止。晚上，伯爵在睡觉前在房间里才突然向他的妻子透露，由于克拉娜拒绝了同文基埃雷多领主的

婚事，他们家才避免了一场严重的和潜在的危险。伯爵夫人一听此话就哇哇叫个不停，一点也不相信这是真的。但当她的丈夫结结巴巴地提到这个消息是出自弗鲁米耶尔参议员阁下之口的时候，她才相信了，老实了，再也不想去查清其中的奥妙了。丈夫还告诉她，参议员相信克拉娜同帕尔蒂斯塔尼约结婚比较合适，他还想促使帕尔蒂斯塔尼约正式提出求婚要求。他们夫妇二人都对婚事这样安排非常满意。我不愿想像他们高兴到什么程度，但是最高兴的是克拉娜，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她不再受折磨了，她可以清闲几天，用不含任何骄傲的眼神回答卢奇利奥不时送给她的同情和理解的目光。

同时，参议员许诺设法使帕尔蒂斯塔尼约向克拉娜求婚。检察官的夫人是这位年轻人的顾问，她觉得在此事上能帮助贵族弗鲁米耶尔一下是很荣幸的，她懂得如何抓住这个青年人的特点，激励起他的良知和虚荣心，以便尽快达到她所希望的目的。帕尔蒂斯塔尼约怀着怜悯之心，感到不忍心看到这位少女为爱他而受折磨，并且自认为自己成为一位威尼斯参议员的侄女婿是当之无愧的。他说，他早已迷恋上了这位姑娘，只因为惰性作怪，才一直停留在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的状态中。他在说最后这一句话时似乎十分费劲，说完之后还喘了一口气。

“那么，我们就赶快行动起来吧。”检察官夫人对他说。他们在谈完话后相互告别时，他再次重申，他因为同情克拉娜，所以将尽快向她求婚。

帕尔蒂斯塔尼约家的人生来就注重礼仪，为准备一场庄严的求婚仪式，他用了许多时日。在这段时期中，他也如同平日一样到弗拉塔来，他看到克拉娜时就像庄园管理人的老婆看她在牧场上养的准备圣诞节宴会用的火鸡一样。终于这一天来到了，两个身着镶有金色和绛红色花纹的白色衣服的马夫，跟随

着两位骑士来到了城堡的吊桥上。马尼凯托赶快飞跑到厨房里去报告贵客的来到，而这两位骑士则昂首阔步、表情严肃地向马厩走去。他们中一人便是帕尔蒂斯塔尼约，他头上戴着插有三根羽毛的帽子，穿着从衬胸处露出一点绣有花边的衬衫，手上戴了许多枚戒指，身上还别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别针，真像一个别针垫子；陪同他的是他的舅父，此人是科尔蒙斯的众多的男爵之一，他全身穿着用银线刺绣的黑色礼服。帕尔蒂斯塔尼约如同加塔梅拉塔的骑马的雕像一样，笔挺地骑在马上，而他的舅父却翻身下马，把缰绳交给马夫后便朝着为他们大开的客厅门走去。他被带到大厅中央，但必须稍等片刻才能会见，因为伯爵家里的人也很重视礼仪，希望在贵客面前的表现威严庄重。终于伯爵穿着挂满金银饰带的礼服出现了，伯爵夫人戴着用玫瑰色的带子扎了许多花的宽边帽跟在丈夫后边，他们对让客人等候了一会不断表示歉意。克拉娜身穿白色衣服，脸色苍白，像她母亲手里拿的蜡烛。文书和那位上衣衣袋里插有白手绢的奥兰多主教站立两旁。然后双方沉默，相互深深地鞠躬，好像他们准备跳小步舞一样。我、彼萨娜和女佣人们都从门的锁孔里悄悄偷看，我们都为场面的严肃感到震惊。男爵先生把一只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伸向前方，出色地扮演着他的角色。

“我的外甥尊敬的阿尔贝托·帕尔蒂斯塔尼约先生阁下，是多尔萨的男爵，弗拉塔的法官和圣马尔科的教区长，我本人是杜林戈·迪·卡波雷托的男爵。我以他的名义荣幸地向尊敬的乔万尼·迪·弗拉塔伯爵和克莱奥尼切·纳瓦杰罗伯爵夫人的女儿，尊敬的克拉娜·迪·弗拉塔伯爵小姐提出求婚。”

这番话受到了一阵窃窃低语的欢迎，然后在场的佣人们就像木偶一样对他鼓掌。此时，伯爵夫人便转向看起来与其说像

快要结婚，还不如说像快要死去的克拉娜，并紧紧拉着她的手。

“我的女儿，”她回答说，“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这个珍贵的要求，并且……”

“不，我的母亲！”克拉娜泣不成声地打断了她母亲的话，但是她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激动。“不，我的母亲，我决不结婚……我感谢男爵先生，但是……”

这时，克拉娜突然没有了声音，她面如白纸，两膝发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听到了克拉娜说的话的女佣人们，急忙跑到大厅里叫嚷：“伯爵小姐死啦！伯爵小姐死啦！”她们用手抱住了她。我和彼萨娜也好奇地跟着跑了进去，我们的后面还陆陆续续地进去了其他人，他们都想看看这个场面。伯爵夫人气得发抖，攥紧了拳头。伯爵好像一个风向标，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文书站在他的身后扶着他，害怕他摔倒。奥兰多主教从衣兜里掏出手绢，擦擦额头上的汗。惟一保持镇静的只有男爵，他仍然把一只胳膊伸向前方，似乎是他的这一魔术般的动作造成了一片大混乱。伯爵夫人也忙着看她的女儿，要她苏醒过来听从父母的安排。但当她看到克拉娜刚一恢复知觉就摇头表示不同意并又进入昏迷状态后，她只好用因为忿怒而感到有点窒息的嗓音对男爵说：

“先生，”她说，“您看得很清楚，预料不到的事情破坏了今天的节日气氛。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的女儿对您代表帕尔蒂斯塔尼约阁下所提出的求婚要求是会感到非常荣幸的。他从现在起就有了一位顺从的和忠实的新娘，我只要求他把作为未婚夫的首次来访时间适当地推迟一下。”

女佣人们把小姐扶出了客厅，她尽管神智不清，还是不断用摇头和摆手来表示拒绝这门婚事。但男爵的眼睛盯着客厅里

的家具，对克拉娜的表现装着没有看见，这样他就可以演完他所扮演的角色的后半场戏。

“我以我外甥的名义，”他说，“感谢高贵的新娘和她的家庭把接受他为新郎的荣誉给了他。按惯例张贴结婚预告后，婚礼将在弗拉塔的教堂中举行。我作为卡波雷托的男爵从现在起就作为证婚人了，愿上帝赐福给弗拉塔和帕尔蒂斯塔尼约这两个已缔结姻缘的显贵而古老的家族。”

然后是三鞠躬，向后转，尊贵的卡波雷托男爵带着来时的那副严肃表情又从楼梯走了下去。

“怎么样？”他的外甥正准备从马背上下来。

“别下马，我的外甥。”男爵说，他在阻止他的外甥下马的同时，他也骑上了马。“今天，你就别想作为未婚夫去访问了。新娘由于激动而身体不适，我都被深深感动了。”

“真的吗？”帕尔蒂斯塔尼约问，他高兴得涨红了脸。

“你瞧！”男爵让他看自己那双由于喝酒过多而显得潮湿和布满血丝的眼睛。“我怀疑我激动得哭了！”

“你认为结婚时送她一条钻石项链就够了吗？”走出城堡后，外甥同他并排走着时问道。

“鉴于出现的新情况，我们再加上一个祖母绿宝石别针。”男爵回答说，“帕尔蒂斯塔尼约家族的人得到了他们希望的求婚许诺，应当为此感到荣幸。”

他们两人一路上议论着婚礼的场面将如何豪华，直至回到了卢古尼亚纳。但是使这两人惊讶的事情很快就出现了。一天后，他们收到了弗拉塔伯爵的一封信，伯爵在信上向他们表示遗憾，因为他的女儿希望进修道院，把自己的爱奉献给上帝！帕尔蒂斯塔尼约很难相信世界上竟然还有不接受他的爱而要进修道院的女子，但这是事实，他不得不相信，他为此而垂头丧

气。可是，更糟的是后来他从人们的议论中获悉，并非是克拉娜自己想进修道院，而是她家里的人要把她赶进修道院，这是作为对她的惩罚，因为她拒绝了这门美好的婚事。而且还听说，同他争夺克拉娜的爱情的人是卢奇利奥·维亚内洛。男爵由于把事情办糟了，感觉脸上无光，逃到卡波雷托去躲了起来。帕尔蒂斯塔尼约则四处叫嚷要对卢奇利奥、克拉娜和伯爵家里的人进行报复，并且宣称，不管克拉娜进不进修道院，只要她家里的人不把新娘给他送去，他就要找他们算账！他继续认为克拉娜肯定是爱他的，只不过由于她家里人从中作梗和卢奇利奥医生玩弄诡计，才阻止了克拉娜接受他的求婚。

与此同时，在波尔托格鲁阿罗的弗鲁米耶尔参议员的家中，则举行了扩大的家庭会议，商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因为那时像克拉娜那样顽强地反对父母为自己安排的婚事的女孩子还极为少见。他们想把这件事报告主教大人，但是首先遭到了彭多拉神甫的反对。大家也都心照不宣地承认了人们议论的情况是真实的，即卢奇利奥是导致产生这场丑闻的关键人物。既然不能让卢奇利奥离开这个地方，那么只能让克拉娜离开。弗鲁米耶尔在威尼斯的房子是空着的，伯爵夫人也不反对到那里去居住，经过反复讨论，最后还是决定让她搬到威尼斯去住。为了避免张扬和减少开支，决定只由伯爵夫人带着大女儿到那里去住，而家里的其他人都继续留在弗拉塔。她以为到了那里以后，克拉娜就会摆脱掉自己头脑里的那些古怪想法，否则，威尼斯有的是修道院，就把克拉娜送到那里去进行管教。但是，伯爵对把自己留在弗拉塔有点怨言，因为他有些害怕帕尔蒂斯塔尼约对他进行报复，而他的妹对此却不以为然，叫他放心，他可以保障他的安全。

简而言之，召开此次会议后一个月，伯爵夫人带着克拉娜

住进了弗鲁米耶尔在威尼斯的房子。但直到那时，她并未赢得女儿的多少好感。而我们留在弗拉塔的人则无比高兴，因为猫走了，老鼠就可以跳舞了。

此外，在伯爵夫人提出的各种设想均遭挫折后，又发生了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卢奇利奥突然决定继续攻读被他搁置了很久的医学博士学位。他不顾他的父亲斯佩朗迪奥医生的反对，出发到帕多瓦去了。他在那里取得了博士学位后，没有再回到弗萨尔塔，而是留在威尼斯，准备在那里行医。当波尔托格鲁阿罗人获悉这一消息时，他已在威尼斯拥有一批光顾他的患者，这使他摆脱了在经济上完全依赖家庭的状况。你们可以想像，这将带来多大的麻烦！有人建议阻止他在威尼斯行医，有人主张伯爵夫人和克拉娜小姐应尽快回弗拉塔，也有人设想伯爵全家都搬到威尼斯去，好对付卢奇利奥的大胆妄为。但在这方面，人们未见有任何的行动。伯爵夫人写信来说：她对此并不害怕，好像克拉娜决心要当修女；如果因为卢奇利奥到了威尼斯，她就要走的话，卢奇利奥是个医生，凭他的职业，他可以把她赶到天涯海角。后来，人们要求弗鲁米耶尔写信给他的“十人委员会”的同事，派人监视卢奇利奥的行动。他收到的回信说，已经日夜对他进行监视，但此事不能声张，因为卢奇利奥扬言他受到法国公使馆的某个叫做亚科布的秘书的保护，而此人又深得法国革命当局的信任，并在威尼斯起着真正大使的作用。伯爵听到这番话之后，睁大了恐惧的眼睛。弗鲁米耶尔安慰伯爵，叫他鼓起勇气，首先满足他的妻子的要求，因为伯爵夫人一直埋怨给她寄去的钱不够花。可怜的伯爵叹了口气，心里想，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把他留在了弗拉塔，但即使这样，花费还是大大超过了维持一个体面家庭应有的开支。我说他虽然叹息，还是把几乎空了的钱盒里不多的杜卡托

钱币收集起来，裹成卷，连同其他的钱一起投向威尼斯的深渊。庄园管理人警告他说，如果继续这样开支下去，就只能寅吃卯粮了。但是伯爵回答说，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就是这样支撑着。最幸福的人还是奥兰多主教，他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现，仍然继续交替地吃他的阉公鸡肉和鸭子肉。

至于我，我已经学完了人文学科和哲学。虽然我的学习是断断续续地进行，但我总算学完了，并且在考试中还获得了不坏的成绩。临到应当把我送到帕多瓦去学习的时候，伯爵的经济拮据，使他难以对我慷慨大方，但是按理，我应当享有这种权利，并感谢他的善行。彭多拉神甫刚五十岁，他并非一个想坐在家庭教师的位置上安度晚年的人，他的年龄使他执着地加速追求实现他的抱负。他成为弗鲁米耶尔家宠信的神甫和顾问以后，赢得了许多前来访问的教士和主教们的赞赏，他不缺少名言警句和随机应变的小聪明来博得他们的好感。此外，他一旦成功，还懂得如何宣扬自己的胜利。他的名声很快传到了主教大人的耳朵里，以至于据说每当主教遇到棘手的难事时就说：“噢，我要是彭多拉神甫多好！在我的主教团中有彭多拉神甫多好！”主教的谦逊语气大大加重了主教团对彭多拉的称赞。后来适逢主教的秘书去世，克拉乌塞多和弗留利南部地区的教士们都要求弗鲁米耶尔推荐彭多拉去担任这一职务，因为无论哪一个方面都希望把自己的势力伸向主教团。弗鲁米耶尔把这件事告诉了彭多拉神甫，他开始时忸怩作态，表示拒绝这种恺撒式的皇冠，但后来又像奥古斯都那样接受了他加冕。就这样，他成了主教的秘书，并以他的精明和智谋，几乎成了教区的主人。人们对他寄予很大希望，大家虽然受骗，但都很满意，因为人们相信他对未来幸福的许诺。他刚上任不久，特利奥的教区长就把我带到他那主教也常光顾的住所去拜访他。他

见到我很高兴，并答应我愿意到弗鲁米耶尔参议员那里去为我说几句好话。因为这位参议员有权提名一个穷苦学生到帕多瓦大学去学习并享受免费寄宿的待遇。由于那们位置还空缺，便决定让我十一月份去上学。他还埋怨伯爵为什么不更早一点向他提起我的事，否则他早就把此事安排好了。计划如期实现，我衷心地向我的帮助者和说情者表示感谢。当时我也未能预见得更远，也没有丢一个硬币在桌上卜一卜吉凶。

此外，我也想换一换环境。自从卢奇利奥走后，以及文基埃雷多的年轻领主未再来这里以后，彼萨娜就又把眼睛盯住朱利奥·德尔·蓬特，而且这次她是认真的，因为她已经十五岁，并显得和相信自己已年满十八岁。为摆脱心中的烦闷，在这段时期我也开始寻欢作乐，我结交地方上的卫兵，很快我也学会了向姑娘们、农妇和做手工艺的女人们献殷勤。当我参加完某个集会或节日活动回家的时候，我骑在从马尔蒂诺那里借来的身上有白斑的灰色老马上，用短笛吹着山歌，周围有十来个人跳弗留利地区的民间舞蹈，我们就这样沿街而过。现在我想起来还觉得当时倒像圭多·雷尼画的一幅描绘日出的漫画，有那样多的人伴舞。但是，那样的生活并不使我感到痛快，不久由于马尔蒂诺的去世也就中断了。马尔蒂诺是中风后不久在我的怀抱中死去的。我记得，在他的墓穴旁哭泣的只有我一人，因为当时老伯爵夫人已经快一百岁了，她失去克拉娜照顾后，已处于昏愦状态，对于马尔蒂诺之死，他们觉得还是不告诉她为好。彼萨娜被交给了老狐狸精卫队长的夫人韦罗妮卡照管，情况也不好，她变得越来越任性，在闲散中她的坏习惯更加严重。我去帕多瓦的前一天，看见她傍晚散步回来时那怒气冲冲地样子。

“怎么啦，彼萨娜？”我满怀着同情问她，我对她的爱仍十

分强烈，可以说超过爱我自己。

“朱利奥那条狗没有来！”她忿怒地回答我说。

然后就搂着我的脖子哭着说：“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她吻我，我也疯狂地吻她。

四天以后我上法学课时，头脑还是昏昏沉沉的，什么也听不进，因为她吻我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如同着魔似的在我的脑子里转个不停。此时学校里的学生已骚动起来，他们对从法国传来的消息议论纷纷，法国人反对旧政府的行为已愈来愈激烈。而我却忧郁地啃着学校食堂分给的一点面包和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命令汇编的法学著作《法律汇纂》的大量注释。我总是怀念彼萨娜，怀念那时而甜蜜时而痛苦的欢乐，沉浸在对童年的回忆之中。对我来说，公元1792年就这样结束了。我只记得在第二年的一月底，当传来法国皇帝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的消息时，我还为追悼他的灵魂，念了圣经的《安灵曲》。这点也可以表明，我当时的思想还是很温和的。

第　八　章

意大利革命初期的形势和帕多瓦大学学生的生活情况。我又回到了弗拉塔。我对朱利奥同彼萨娜谈情说爱产生强烈嫉妒。正如死人可以安慰活人一样，老奸巨猾的人可以教育无辜的受害者。彭多拉神甫把我委托给帕多瓦的奥尔门塔律师照管。闪光的东西并非都是金子。

法国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废除了君主制度。火山内部的咆哮声预示着下一次的喷发。所有国家的旧政府都胆战心惊地注视着法国，并加紧调动军队，力图扑灭刚刚出现的火焰。他们已不再是为了王朝的复辟而战斗，而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战斗，但是他们的军队被不可战胜的共和国军队击败之后，意大利西部的两道门户尼斯和萨沃纳已飘扬着三色旗。人们已意识到外来的共和国军队的宏伟主张和国内的骚动已经迫在眉睫。各国都在频繁地磋商和结盟。那不勒斯国王和教皇都胆颤心惊，沉睡的欧洲被一个满身是血的幽灵惊醒了，四处都在议论着如何驱逐这个幽灵。威尼斯共和国如何办？惊讶的贤人委员会称，法国革命只不过是有关历史的一种学术争论而已，他们拒绝同奥地利、都灵、彼得堡和那不勒斯结盟，并建议参议院

作出非武装中立的无所作为和有害的决定。尽管弗朗切斯科·佩萨罗徒劳地大声疾呼并坚决反对该决定，但在1793年1月26日由杰罗拉莫·朱里亚尼·萨维奥担任轮值主席的贤人委员会会议上，承认乔瓦尼·雅科布为法兰西共和国驻威尼斯大使的一派却遭到了失败。这是一个自由的和理智的决定，它并不包含任何胆怯和轻率的内容，因为无论从家族关系、共同利益或是所签的协议上看，威尼斯共和国都没有义务为逮捕路易十六进行报复。但是，参议院匆匆作出为维护自身利益的非武装中立决定，给自己的行为涂上了背叛和胆怯的色彩。

很快，又传来了法国国王被处死的消息，欧洲许多国家便认为威尼斯的这一愚蠢的举动是受法国收买后的共谋行为，一时间他们都用鄙视和仇恨的态度来威胁威尼斯。驻威尼斯的法国公使馆成为意大利革命者寄托希望和策划密谋的场所。法国公使馆通过间谍，鼓动土耳其进攻奥地利帝国和威尼斯共和国，以分散俄国和普鲁士的兵力。贤人委员会的成员不断更换，但也越来越没有斗志，他们在参议院中闭口不谈存在着上述危险，退出贤人委员会的成员把他们的惰性和愚蠢的防卫思想传给了新的成员。虽然在过去的十四个世纪中，经历了多少的兴衰成败，但他们总觉得他们的国家是不会垮台的，仿佛一个活了九十岁的衰弱老人认为他永远不会死似的。终于到了1794年的春天，法国侵犯了不设防的热那亚的中立，威胁着皮埃蒙特和伦巴第，佩萨罗才呼吁危险临近，从蒂洛尔南下进攻曼托瓦公国的奥地利帝国军队，将与法国军队在威尼斯附近的陆地上展开激战。这时参议院才如梦初醒，反对朱里亚尼、巴塔亚以及其他人的怯弱退让，命令在陆地上加强戒备，修复工事，建立炮台和从伊斯特拉及达尔马提亚调动新的军队。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保卫国家，而是为了挽回自己的体面。当时

以朱里亚尼为首的贤人委员会连体面也失去了。为了报复在参议院遭到的失败，他们执行那项命令时，采取了著名的荷兰医生波埃尔哈维发明的方法，即让病人吞服裹着糖衣的药丸，使之感觉不到其中的苦味。他们声称由于国库空虚，办这些事只能一点点地慢慢来，但实际上他们什么也不做。他们仅把艰难地召集来的七千名士兵零星地布署在伦巴第——威尼托沿线。佩萨罗，他的兄弟比得，还有另一位不知名的贤人委员会的成员以及菲利波·卡尔博在参议院提出他们不相信这样的敷衍搪塞的措施，但是参议院的议员们已麻木不仁，他们吞下了贤人委员会为他们准备的包着糖衣的药丸，当时并未感到苦味，以后才感到了这是道德上的堕落。

　　我的生活就是在这种灾难的环境中开始的。在长期和艰苦的学习中，我的知识与日俱增。我在战胜内心痛苦的同时，渴望从事活动的愿望和勇气也在不断增强。我对彼萨娜的爱情、我没有家庭以及我的祖国正在死亡都使我十分痛苦。但是，我怎么可能爱我的祖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这个麻木的、混乱的和衰弱的祖国怎么可能在我的心中唤起相称的、有益的和不懈的爱呢？对于僵尸，人们只会为之哭泣，而不会去热爱它。长期以来在飞狮翅膀的保护下曾给祖国带来几乎是神圣尊严的自由权、崇尚法律和宗教的荣耀都已不复存在。祖国的肢体老化、被宰割和玷污，她的精神已经消失了。一心想把自身献给永恒和崇高事业的人，只好把自己的希望和信仰寄托在其他偶像上。如果说威尼斯政府是当时意大利各个地方政府中最昏庸和最无能的政府的话，那么其他地方的政府的情况也都不相上下，均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因此，追求法国所宣称的自由和人权的人在意大利远远多于其他国家。意大利人遭受的奴役以及他们在种族上与法国人的近似，为法国军队较容易地推翻威

尼斯、热那亚、那不勒斯、罗马和其他地方的意大利腐朽政权提供了有利条件。社会和国家机构也像人的机体一样，如果没有胚胎、没有心脏、没有精神的火焰，任何躯干都不能长久的运动。如果没有一种外来的力量猛烈地摧毁腐朽的机制，生命的活力就会慢慢地减弱和停止。

我在帕多瓦过着一种道道地地的穷学生生活。我穿着长长的衣服，像某个神甫的童仆。我还老老实实地在衣服上别上意大利的徽章，好像是在伽利略时代到这所大学里来学习的希腊、西班牙、英国、德国、波兰和挪威的学生一样。据说，瑞典国王古斯塔沃·阿道夫是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的学生，这件事对两国的历史并不十分重要。学校里的同学大部分是一些粗鲁的、肮脏的和无知的懦夫。这里是培养未来值得骄傲的法官的苗圃，也是培育向罪犯出售伪证的公证人的温床。他们经常在一起寻欢作乐和打斗争吵，他们同警察、同肉店老板和酒店老板纠缠不休，特别是同酒店老板的纠纷更为激烈，因为他们常常吃了酒不付钱就想离开酒店。这种纠纷经常最后由学生法庭出面进行裁决，但是学生法庭的法官们都明显地倾向于学生，他们也不愿为了芝麻蒜皮的小事得罪学生们，总是判决学生方面有理。贵族家庭的学生竭力同这些下等人家庭的学生拉开距离，我认为他们这样做的主要原因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出于傲慢。此外，学生中还有较多的人属于中间阶层，他们处世谨慎，犹豫观望，每月刚拿到钱时同贵族学生在一起大吃大喝，到月底穷的时候便厚着脸皮骗吃骗喝。他们当着这个人的面说那个人的坏话，当着那个人的面说这个人的坏话，他们之间也是相互嘲弄。中间阶层中的真正旗手可以说是那些没有头脑的自称为民主派的人，因为他们既不愿接受别人的领导，自己又没有能力领导别人。总之，法国的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学生精神上的空虚和生活上的轻浮状态。年轻人血管中的热血在沸腾，并且千方百计地要沸腾。青年们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四处乱撞，不停地嗡嗡叫喊。贵族学生中有为他们鼓掌的革新者，也有胆小怕事的虔诚教徒。平民中有些人热烈欢迎法国革命领导人之一马拉的讲话，但检察官们却骂他缺乏教养。大部分到圣马可教堂做礼拜的虔诚教徒也心神不宁，常常以尊重礼节为由反对遥远的法国人，然而他们更关心的是眼前的事情。中等阶层的人抱着等待和观望态度，他们纷纷议论，似乎随着事态的发展，由贵族掌握的政府会自然而然地落到他们的手中。他们断言，一旦他们主持政府，他们会管理得有条有理，不会再让它倒台。但是，他们都是悄悄地议论，吹阴风，散布流言蜚语，等待恰当的时机以求一逞。检察官们对这些人的活动，对他们的看法和主张的交流盯得很紧。有时这些令他们讨厌的人喊叫一阵后便堕入了他们张开的蜘蛛网之中，并随即被装进驳船运往威尼斯，通过叹息桥后就再也没有人会听到他们的名字了。用这种隐蔽的手段最容易恫吓人民中那些幼稚的人，他们相信此种办法能使共和国免于发生大规模的屠杀。

在那个时候，值得我眷恋和回忆的事情太多了，我内心的痛苦也太多了，我不愿陷入那种混乱的形势中去。我有一两次听到从法国传来的新闻时，感到那是个遥远的地方，并不理解那里的疯狂行为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实际上，我对法国发生的事情，除了认为那里的人在发疯之外，并没有更深的理解。我上法学系的第二年秋天的情况，进一步表明我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我步行回到弗拉塔，我再次会见彼萨娜。我们之间的爱情由于她的古怪脾气和令我产生新的嫉妒因素而时断时续，通过文书交给我办理的各项任务，人们对伯爵和弗鲁米耶尔参议员的颂扬，文基埃雷多领主的傲慢和逃走，普罗韦多尼

家庭的不和，多蕾塔与莱奥帕尔多之间的争吵，“飞贼”的继续活动，老教区长的叮嘱以及彭多拉神甫奇怪的建议等等，这一切极大地激励我去思考、行动、深思、高兴和痛苦，从而使我悔恨自己没有像我的同学们那样关心法国的事情并阅读报纸。但这些事与我单独同彼萨娜相处的两个月相比，我都觉得像滑稽剧。如果我厚着脸皮撒谎，说彼萨娜的性格已经变好了的话，谁也不会相信。她的身材和面容确实长得更美了，她已经变成一个大姑娘，她不像是一支冬天来临寒风吹过就会色退香消的花朵，而是一支姿态奇异、妩媚动人、迎风傲雪、高贵坚实的花朵。当有某个年轻人用大胆的目光看着她的时候，她就把线条清晰的大理石般的额头低下来，迷茫的眼睛看着地面，从中透露出欢乐、爱情和渴望的火花，随着她的呼吸似乎周围的空气都在升温。我真羡慕那个看她的小伙子。既然我深深地爱她，又非常了解她，为什么我不是他呢？可怜的彼萨娜！如果让她自由发展的天性使她用自己的双手毁坏了自己希望在爱情中建立的聪明、美丽和贤良的形象，这是她的过错吗？我是错误地爱上了她，并且永远爱她。但是如果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能同情她的只有我一个人，她还会那样背信弃义地和不知廉耻地对待我吗？我的错误给我带来的可怕的不幸，难道在这个世界上就得不到任何安慰性的补偿吗？

记忆，记忆，你到底是什么！你折磨我，你安慰我，你像暴君一样对待我，一分钟又一分钟地，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吞噬掉我的时间，并把它们集中到一点，作为永恒的象征！你剥夺了我们的一切，又把它全部还给了我们；你破坏了一切，又把它全部保存下来；你对活人谈死亡，又对死人谈生命！啊，人类的记忆是希望的太阳，是正义的信念，是不朽的灵魂，是无所不在的万能上帝在尘世生活中的具体形象。但我的记忆却对

我起着非常糟糕的作用，因为它把我年轻时和成年时的生活同一个少女的任性拴在一起。可是我原谅她，我觉得我对她的朝思暮想和由此而引起的痛苦比我一旦把她全部忘掉要使我好受一些。如果我要全部告诉你们我在那短短的几个星期中经历的痛苦，那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但是，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对她的同情心大大超过了由于她的轻浮行为而在我心中产生的折磨着我的嫉妒。既要同情又要咒骂我们爱的对象，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幸的事情了。彼萨娜古怪的行为常常达到使人无法理解的程度。如果不是想到出于她的无忧无虑的性格的话，有时她简直表现得近似厚颜无耻。

她对自己的爱好的转变，既不需要说明理由，也不用找借口，既不考虑时间，也不用寻求某种方式。这个星期她特别尊重特利奥镇的老教区长，出门时面戴黑纱，低着头，站在他住所的门前，背朝着行人，仔细地听他的布道演说和他的各种建议。这时，她仿佛一心一意地要成为玛达莱娜那样的圣徒，她把自己的头发也梳成她床头上挂的玛达莱娜画像上的发式。可是，第二天，她又像着了魔似地变了一个样子。她崇拜的人不再是教区长，而是马尔凯托马夫，她千方百计地要他教她骑马，她像一位女骑士一样，骑在一匹没有马鞍的劣马的马背上，在草地上奔跑嬉戏，矮树丛的树枝甚至擦破了她的额头和膝盖。这时，她的样子就像个穷苦农民，或者更像一位中世纪城堡的女主人。她同磨坊主的儿子阿莱桑德罗手挽着手沿着小河边散步，认为杂货店的小伙子多纳托穿戴漂亮，注重打扮。不久，她又改变了主意，她要从早到晚在通往波尔托格鲁阿罗的泥泞路上驰骋，把她父亲的老马拉出去显示一下，她要为自己的骑马技术超过市长夫人、检察官夫人和城里的所有妇女而自豪。这里，最积极主动为她效劳的花花公子是朱利奥·德尔·

蓬特。她装腔作势地同他谈话，并非是她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他，而是在学习一种欢快娇嗔的说话腔调。朱利奥发狂似地爱着她，并且发誓说，她已掌握了威尼斯地区所有用来骂人的语言。但是，她也常常为一些想入非非的未能实现的愿望而苦恼，她强烈地希望获得所有人的好感，为所有的人做点好事。这时，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考虑，有时别人讲什么，她甚至连听也不想听。

这是她的性格中非常独特的方面，她肯定会使某些人对她感到满意，同时她也从不拒绝从事某种困难的、甚至是令人厌恶的事情。比如，如果有某个残疾人、瘸子或丑八怪希望从她那里得到一个亲切的目光，她立刻就会给他，而且给他的目光是那么充满深情、缠绵和炽热，似乎对方是一个仪表堂堂、容光焕发、专讨女人喜欢的花花公子一样。这是她的慷慨、轻率或者傲慢吗？也许三者兼而有之。因此，她周围的人，不用顾忌受鄙视和遭憎恨，只要做出请求的姿态，即使得不到她的爱和尊敬，也会得到她的信任和同情。甚至富尔詹齐奥也有时叫她到炉灶旁，坐在他的身边，同他一齐搅动锅里的玉米粥。但是，当她从厨房里出来并想起那位满身油污的圣器室管理人和伪君子时，又感到十分厌恶。可是，当别人给她投来一个奉承的目光时，她又无法抵御。卫队长的夫人韦罗妮卡发现了这一点，她就利用阿谀奉承的手段，不仅使彼萨娜能容忍她的卑鄙，而且几乎还把她当成可亲可爱的人。你们可以想想，在这样庸俗的家庭教育和溺爱环境中，她能够接受什么样的良好教育！韦罗妮卡甚至还扮演拉皮条女人的角色。当伯爵或奥兰多主席比平常醒得早的时候，就是她跑去告诉朱利奥·德尔·蓬特，叫他从马厩方向逃跑。保姆法乌斯蒂娜留在弗拉塔当佣人，但她也不是一个好的陪伴。这些乡下女人成为不良习惯和

腐化堕落的教唆者，她们之中也许法乌斯蒂娜比其他人更坏，因为她在培养彼萨娜的桀骜不驯的性格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她认为同伯爵小姐勾结在一起干坏事就可以避免受到惩罚，因此她就怂恿、鼓动甚至以身示范地教彼萨娜为所欲为！

我很奇怪，为什么伯爵和奥兰多主教没有发现他们眼皮下面的丑闻。也许实际情况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严重，身体的劳累和放荡不羁的生活减弱了彼萨娜暴躁的和肉欲的本能。但在这方面，我的看法更悲观一些，因为我了解她并且是她生气勃勃的童年时期的伙伴，我很难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别人身上炽热起来的欲望，在她身上反而会削弱。沉醉在爱情和对往事回忆中的我，每当在同情心的冲击下拥抱她的时候，我却感觉不到我所希望的那种颤抖和喘息，这时嫉妒折磨着我的心，因为我想，为我留下的已是她为别人燃烧后的余烬，在她那我希望尝到天堂般欢乐滋味的嘴唇上，我找到的却是地狱般的痛苦。她从我的冷漠和愤懑中感到索然无味，便从我的怀中挣脱开来，而我也两手抓住自己的头发，带着绝望和复仇的心从她的身边跑开。我记得朱利奥·德尔·蓬特有一种火一般热烈、大胆和活泼的表情，他的眼睛充满着欢乐和爱情，嘴上总是流露出像希腊农神那样的讥讽和放肆的微笑，他在谈话时反应敏捷，语言生动，具有想像力，音调也很优美！我真嫉妒他，为何大自然赋予他如此不凡的勾引女人的能力。但我又时常沉浸在自我安慰中，认为他长得不美，也不健壮，身体不匀称，农村中羞答答的姑娘将会更喜欢我的宽肩膀、我的健康的身体和开朗的性格，而不喜欢他那瘦削的、憔悴的身体和容易激动的性格。可是在彼萨娜面前，我觉得我无法和他相比。我想如果我是个女人，我也会爱上他。上帝啊！如果能把我同他交换一下，我愿付出任何代价！第二天我仿佛已精疲力竭，气息奄

奄，我真想再投入她的怀抱。享受一下短暂的胜利的欢乐，相信她爱我胜于爱她自己！我就是这样愚蠢地想着和渴望着这一切！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人，无论他是多么的有魅力和完美无缺，能把彼萨娜的爱情和愿望集中在自己一个人身上。我已占有了她的一部分爱情，我还希望占有她的其余部分。但是，如果我真地占有了她其余部分的爱情，也许我将失去现在我已占有的那部分。因为无论朱利奥，还是在他先后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像我这样得到彼萨娜的信任和尊重。只有我占据了她心灵的最隐密的部分，也许是她的心灵中最神圣的部分。只有我在少数几次获得她的爱的情况下，能相信自己已完全属于她，已是她真正的情侣，因为我爱她时已完全了解她是怎样的人，因为我感觉到自己真正地在被她爱，因为她在使我感情激动的同时也唤醒了我的理智，并使我内心洋溢着感激之情。啊！她给予我的惟一奖赏是一种如此遥远、如此不幸、如此坚韧的爱情。她使我相信，是我最先感受到她的心灵的欢乐，这样，只有我才充分享受过这样的欢乐。没有真正了解自然界和艺术的人，是不懂得如何欣赏自然界的秀丽风光和优美的绘画的。同样，没有经过长期而认真探索一个人的内心奥秘的人，是不懂得如何评价他的精神财富的。彼萨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只有同她在一个地方出生、成长，总是关心她和爱她的人，才会完全认识她。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尽管教区长对我进行了多次的教导，那时我并未变成一个模范教徒，也不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年轻人。童年时代的自由生活，以及我在弗拉塔、波尔托格鲁阿罗和帕多瓦所见到的其他人生活的样子，都使我习惯于过无拘无束的生活。但是，在爱情上的谨慎，又促使我千方百计地想把彼萨娜从她走上的那条我认为是危险的道路上拉回来。也许你

们认为我别有所图，但我的愿望是好的，没有考虑其他的个人因素。彼萨娜并未发现我所作的努力，但是法乌斯蒂娜和韦罗妮卡对我的努力却十分恼怒。后者害怕我讽刺她纵容彼萨娜，但如果她真害怕，就应当改弦更张，对彼萨娜严加管教，不要过分姑息她。可是相反，她不但继续盲目顺从彼萨娜，还对我进行报复，想方设法在彼萨娜面前说我的坏话，减少彼萨娜对我的信任。据我的分析，她是把过去多年伺候伯爵夫人的积怨，所遭受的无声的歧视和痛苦的奴役都倾倒在不幸的彼萨娜身上，实际上她是在对伯爵夫人进行报复。她要让彼萨娜在闲逸、轻浮和同各种坏习惯的接触中毁掉自己。在家庭教师中采取这样的报复行为者并非没有先例，但是比她和法乌斯蒂娜更卑鄙的娼妓，我记得在我所经过的港口还从未见过。韦罗妮卡在伯爵和奥兰多主教面前却做出假正经的样子，每天晚上都到老伯爵夫人的房间中领唱玫瑰经。自从克拉娜走后，便派了一个农村小姑娘伺候老伯爵夫人。在韦罗妮卡领唱玫瑰经时，生病卧床的老夫人和服侍她的小姑娘便低声附和。

彼萨娜对待祖母也如同对待其他人一样，这个星期好一些，下一个星期就差一些。她只有在伯爵、叔父奥兰多主教和文书面前撒娇，至于老夫人，已形同僵尸，没有喜怒哀乐，彼萨娜已把她忘记了。我怀疑她连她的母亲和姐姐也忘记了，因为遥远的距离对她的感情来说就是一种神奇的镇静剂。但是，每两个月由伯爵夫人写的和克拉娜在下面附言的一封信，提醒她不要忘记在威尼斯还有家里的一部分亲人。此外，信上还提到正在威尼斯完成最后几年学业的小伯爵，这样每两个月又使她想一下她还有一个兄长。只有她姑父弗鲁米耶尔家里的人，无论住得远近，都经常在她的心中，并且说话时常常提到他们。在她提到参议员的名字时，她能想到他是威尼斯共和国执

政官马宁的亲戚，并说：“他是我的姑夫”，因为这对她来说是一件体面的事。因此，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她也常常提起他们。朱利奥·德尔·蓬特和韦罗妮卡每当看到彼萨娜心烦意乱或脸上布满愁云的时候，就会向她提及她的参议员姑夫。她一听到这个神奇的字眼，立刻就精神焕发，转悲为喜，滔滔不绝地谈起参议员的权力、威望、他的房子、别墅、贡多拉游船、丝绸衣服、宝石和姑母佩戴的钻石。她谈起这些东西时，总要赞扬这些东西是如何的豪华、气派和令人赞叹，似乎她对这些东西非常熟悉似的。实际上这位可怜的姑娘除了在波尔托格鲁阿罗的参议员的房子中所见到的东西，以及她的母亲戴的小钻石十字架以外，她什么珠宝首饰、别墅和豪华的住宅都未见过。她是用想像补充一切，如同演员，虽然他们从未骑过一匹驴子和看见过一枚金币，但在演喜剧时却大谈他们的厨师，他们的财富。

但是，令我疑惑不解的是，她在那样大肆炫耀弗鲁米耶尔的荣华富贵之后，又常常表现出垂头丧气和烦躁不安的样子。现在我明白了，是她的姑母处于那个家中的首要地位，抑制了她的自豪感。由于在弗拉塔所过的孤陋寡闻的生活和受到周围粗鲁的乡下女人们不知廉耻的闲话的影响，她变得更加任性，不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在谈话中和高兴的时候又常常拉下脸来，露出不愉快的样子。她想显示自己美的魅力和光彩，但又常常弄得画蛇添足，甚至总是担心自己的行为是否过分愚蠢。虽然神学家圣安德雷阿主教突然被伯爵夫人抛弃，但他还是对她的女儿彼萨娜怀着特殊的偏爱，每当别人嘲笑彼萨娜的时候，他总是出来保护她，说彼萨娜具有非凡的天才和智慧。但是如果要让她的这些天资发挥出来，她必须先得一次严重的天花。

上帝会保护她的！”这位神学博士说“因为智慧和理论在图书馆的书柜里都有，但是像她这样美丽的姑娘天上人间都找不到，除非是石头，只要一看见她，没有不动心的！……”

朱利奥·德尔·蓬特竭力附和圣安德雷阿主教的看法。但是，当这个年轻人在这个话题上表现得过分热心的时候，弗鲁米耶尔就严厉地看他一眼。虽然彼萨娜一点也不像克拉娜，但是朱利奥却非常像卢奇利奥。对此，参议员曾多次向他的内兄作出暗示。唉！需要伯爵先生再次作出另一个重大决定！伯爵把所有作为父亲应尽的责任都委托给了韦罗妮卡。但是，因为韦罗妮卡说起话来太唠叨，使伯爵头昏脑胀，所以他便甘愿询问卫队长桑德拉卡。

“喂，卫队长！你的妻子对彼萨娜有什么看法？她对她的表现、她的举止和她的行为满意吗？她已经学会料理家务了吗？”

卫队长根据韦罗妮卡的授意，只能回答“是”，然后把他那几根八字胡摸来摸去，由于摸的次数太多，那几根零乱和上翘的胡子已越来越少，并且由黑变灰，由灰变白，由白变黄，像棉花糖的颜色，跟他那条名叫马罗科的狗的尾巴颜色相似，因为这条狗不但老了，还由于它的尾巴经常在火边慢慢烘烤而变色了。过去，马尔凯托把这条狗给了卫队长，用于抵消在赌博中欠他的债。安德雷伊尼和神甫都说，只有勇敢的桑德拉卡卫队长和他的高贵的狗的皮毛颜色能和黎明曙光的颜色比美。伯爵夫人走后，弗拉塔城堡的这些常客愈来愈随便和爱开玩笑，就连神甫也无所畏惧，甚至厨房里的猫也更加胆大，躺在炉灰上和靠在人的脚边睡觉。有一只虎皮斑老猫，其表情严肃如同一个地方议会的议员，它同马罗科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共同睡在一堆有许多跳蚤的草上，在一起吃食，走起路来

也是一前一后，并且一起去捕老鼠。但是，它们捕捉老鼠时是那样谨慎小心，文质彬彬。从它们身上可以看出那些浪费时间的外行打猎者们的表现，它们是在把猎物让给厨房里的其他老猫和小猫。

说实话，在度过彼萨娜恢复同我真正友好的那几天之后，我真不想再呆在那些人中间了。当我年幼无知的时候，我不了解他们，我还赞赏他们。现在我了解他们之后，我不明白他们为何能满足于过这样枯燥无味的生活。由于失望，我便埋头于文书房的工作，参加安排礼仪活动，抄写我的上司起草的错误百出的文稿。这样，我经常心不在焉！我一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便跑到窗户边上去看是不是彼萨娜外出了，或是一个人散步回来了。甚至我一听到木鞋的响声就无法安静。我似乎总是听见彼萨娜在说话，随处都能看见她的影子，她好像在躲避我，即使遇见了我也撅着嘴。韦罗妮卡夫人嘲笑我的烦躁不安，常常大声地对我说，彼萨娜到波尔托格鲁阿罗去了，朱利奥·德尔·蓬特也爱她爱得要死，以及自从不准拉伊蒙多·文基埃雷多到弗拉塔或是弗鲁米耶尔的家里看她以后，他便经常到她散步的路上或经过的地方等候她。我听了这些话以后心里十分难受，于是赶快离开那个多嘴多舌的女人。我又沿着过去走过的路，一步一步地走到阿蒂拉堡垒，到那里去欣赏落日的余辉，我在那里深深体会到大自然在开阔和荒凉的地方所表现出来的无限优美。我凝视着天空、环礁湖和大海，回忆着我的童年，想到当时的情景与现在是多么不同，想到难以预料的和艰苦的未来。

有时，我也到科尔多瓦多去，到普罗韦多尼家里作客，每当没有碰上多蕾塔发脾气的时候，我倒可以在那里享受到一点内心的安宁和家庭的欢乐。普罗韦多尼的小儿子布鲁托、格里

福内和马斯蒂诺是三个非常能干和勤奋的小伙子，他们都驯服得像绵羊，强壮得像公牛。他的两个女儿布拉达曼特和阿奎丽娜天真幼稚、不停地和非常高兴地为家里作事，十分令人喜爱。阿奎丽娜是一个刚满十岁的女孩，但是做起事来却很认真，好像一个小管家。看见她在菜园边上的小溪旁穿着背心、挽起裤腿洗衣服的时候，俨然像一个刚成年的妇女，我站在她的旁边痴痴地看着她，仿佛我又回到了童年，在幻想中寻求宁静的欢乐。她的棕色的皮肤，使她像吉普赛姑娘一样，这种黑里透红的肤色是久经风霜的、健壮的阿拉伯妇女的光彩。阿奎丽娜的眉毛又细又长，下面是一双深邃的灰色大眼睛，一头乌黑的鬈曲的头发遮住了脖子和一半耳朵，她的性格宁静，并带有几分男孩子的刚毅，这同她姐姐的优柔寡断的性格截然不同。她的姐姐虽然已二十岁，但看起来比她还幼稚，她们的父亲普罗韦多尼·安东尼奥先生在谈到她的姐姐时开玩笑地说，虽然她也是一个很懂礼貌的姑娘，但谁要是将来娶了她，是会吃苦头的。这俩姐妹对待她们的兄嫂莱奥帕尔多和多蕾塔都很尊重。

可是，多蕾塔傲慢、脾气古怪，对什么都不满意。她经常指使受蒙蔽的丈夫干这干那，她的丈夫也就变得粗鲁，不讲道理和残忍。在他的妻子的管制下，他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多蕾塔为什么如此表现，许多人都百思不得其解。简而言之，这也是爱情在作怪，爱情是天使手中的一把善良的扇子，如果它堕入了恶人和狂妄自大的人的手中，那就变成了一团地狱中的火。多蕾塔后悔同莱奥帕尔多结婚，她不回避同所有的人，甚至同她的丈夫谈她的这一看法，她说嫁给他使自己做出了极大的牺牲。拉伊蒙多经常对她献殷勤，使她相信她如果晚一些时候结婚，她就不会成为这个地方的穷家小户的妻子和这些粗野

的、既过分节俭又过分虔诚的乡巴佬们的媳妇和嫂子。呆在家里已使她无法忍受，她常常整天待在文基埃雷多城堡里。如果问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她甚至不屑于回答，只耸一耸肩头，经常我行我素。为了找借口去波尔托格鲁阿罗，她选择了彭多拉作为她的忏悔神甫。但是，这样的频繁的忏悔，并未丝毫改变她的不良习惯。

甚至她对她的父亲也出言不逊，常常发脾气，如有人惹她生了气，最后便向所有人发泄。她抱怨她的父亲同意她同莱奥帕尔多结婚，如果纳塔利诺先生说那是她自己愿意的，她立刻就会像毒蛇那样进行报复，大声叫嚷说：“当女儿的考虑不成熟时，父亲的责任就是用自己的智慧去帮助她，如果她当时想跳井，父亲首先去推她一下她就会感到满意么？”最后，还是要她的丈夫去平息她的怒气，她给她轻信的丈夫脸上增加什么样的光彩，她的丈夫是如何安抚她的，就请读者自己去想吧。这样，这个地方的人都在议论她，家里的人则对她采取宽容态度。她的可怜的丈夫对她一意逢迎，猜测到她需要什么时，便立刻设法满足她。我从这些家庭的纠葛中吸取自己的教训和安慰，我明白了幸福不但是相对的和转瞬即逝的，而且是难得的和虚假的。我回到了弗拉塔，如果说我从普罗韦多尼的家中得到什么安慰的话，那就是我在那里不再用自己的指甲抓自己的创伤，不再回忆过去的往事。有的创伤虽已慢慢愈合，但是留下了与骨头粘连的伤痕，它使我的每根肋骨，每个关节，都像安上了气压计一样，每当天气变化的时候，我就感到周身疼痛，骨头发出吱嘎的声音。

在那个秋天的假期中，我就是那样怀着抑郁的心情四处游荡。直到有一天，我看见彼萨娜的心情好了一些，我就跟在她的后面走，一直跟着她走出菜园，走上去弗萨尔塔的大路，然

后悄悄地靠近她，挽着她的胳膊问她是否愿意由我陪她散步。我从来没有这样大胆！她转过脸来，睁大眼睛好像要吃我一样！她愤怒地想骂我一句什么话，但又噎在嗓子里没有说出来，她紧紧咬着嘴唇，渗出来的血流到了下巴。

“彼萨娜，”我说，“彼萨娜，求求你别这样看着我！”

她用力把她的胳膊从我的胳膊中抽出来，然后怒气冲冲地说：

“你要干什么？你想问我什么？”她轻蔑地回答。“我觉得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我们应当各自安分守己。可是我奇怪的是，你并不想让我这样做。但是，在你对我太好以后，我又做不到安分守己了。你知道我是个脾气古怪和爱冲动的人，你就应当更冷静，更有理智，不要忘记你我各自的身份！……”

她说完以后转身就走了，朝着一些柳树的树荫下走去，朱利奥·德尔·蓬特肩上扛着猎枪，正在那儿等着她。我后来知道，她同他早有约会，我跟着她走是自讨没趣。但那时我只好转身回去，心里痛苦极了，我回到城堡后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是个活人，我在城堡的楼梯上跑上跑下，好像一个地狱里的幽灵，无意中我走进了老伯爵夫人的房间。

“你看看是不是克拉娜回来了！”老伯爵夫人对照顾她的女孩说，因为她由于年老和得不到安慰，经常哭泣，眼睛已看不见了。

我难过地慌忙跑开了。我又到我睡觉的那个破窝去，那里的一切还像一年前我离开时那样，没有任何变化。我在那里呆了好长一会，随后，又去马尔蒂诺的房间看了看。由于我对老人的热爱和尊重，我对他的遗物没有动过一下：地上还留着一些钉棺材时剩下的钉子，桌子上有一个药瓶，里面不知道装的什么药水，但已干涸；墙上还挂着几根沾满灰尘的掉了叶的橄

榄枝，那是他最后一次在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圣枝主日采集的。我摸在那张曾停过他的尸体并还留有他压过的痕迹的床上，放声大哭，我想起他是我的第一个朋友，也可以说是我惟一的朋友。我千百遍地呼喊着他的名字，我希望他不要忘记我，希望他的灵魂来陪伴我。但是，我的信念已经动摇，我再也不希望什么，不相信什么了。只是到了后来，在经受磨难和我努力奋斗的情况下，我又才增强了对自己的信心。然而，在对精神的永恒信仰方面，我虽然是大胆的和自信的，但却仍然是泛泛的和混乱的。我在教堂里虽然念着经，但我的灵魂却已经像骷髅一样干枯，我的心灵已在尘世的沉闷空气中枯萎，破碎的心把万念皆空作为惟一安静的避难所。这种内心的消沉，使我甚至在回忆起我那位善良的老朋友时都觉得痛苦和难受。尽管我失望地呼唤他，但我已不能再见到他，他已躺在墓穴里，而我还在这世界上挣扎。

死一般的沉闷的空气，通过呼吸慢慢侵入我的大脑，我热泪盈眶，眼睛也模糊了，似乎已无力控制自己。我觉得我的生命之火正在熄灭，感到周身冰凉，幽灵和对死亡的恐怖向我袭来，瞬间我仿佛已成为马尔蒂诺的尸体。我奇怪为什么我能从墓穴中走出来，在这里等待着，并且害怕掘墓人回来再把我搬回墓穴里去。这种奇怪的和可怕的幻觉不断膨胀，似乎我面前正出现一个巨大的深渊。这些已不是想像，而是看得见的、令人害怕的恐怖情景。这时也许太阳从乌云中钻了出来，它的光线透过窗户照在我的快要干涸的眸子上，并且使房间里充满了光辉：一种渴望空气、宁静和消除这一切的愿望猛然控制了我，我摇晃着站起来，蹒跚地向阳台走去，被我碰倒的一把椅子的响声使我从那场噩梦中惊醒，否则我想我会从窗户跳下去。要是那样，我就不用写这篇长长的杂乱无章的自述了，我

就会结束我的生命。我把手伸出去扶着桌子，有什么东西碰着我的手指，那是一本破旧的圣经，马尔蒂诺星期天去教堂做弥撒时念的正是这本经书。他的眼镜还夹在书中，表示出他看过的地方。似乎我的朋友的灵魂已听见我对他的呼唤，他用翻开这页书的内容来回答我。我的眼睛又湿润了，我的头伏在我搁在桌上的一双手上泣不成声。后来我虽未完全平静下来，但我已恢复了理智，慢慢地回忆起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是什么样的痛苦驱使我从怀念一个死人中寻求解脱。

我泪流满面地颤抖着站起来，我已恢复意识并能控制自己了。我慎重地打开那本圣经，看了看里面的内容，那都是一些普通的热情洋溢的祈祷文字，对于虔诚的教徒来说具有无法形容的安慰力量，但对于无神论者来说又都是些可笑的和无法理解的东西。里面有一些圣徒的肖像插图，还夹着一些当地教堂发的在复活节那天领圣餐的小票，小票正面有年代的数字和一段拉丁文字。他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教徒，这是在他充满牺牲和喜悦的漫长一生中的纪念碑。最后，我终于发现了一张从头到尾歪歪扭扭地写满印刷体小字的纸，这是一般初学写字时常写的一种介于草体和楷书之间的字体。这是马尔蒂诺的笔迹，我记得他是在上了年纪以后才学写字的，经过努力学习他已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向主人报告他的开支帐目。我发现了这张纸后，如获至宝。虽然上面的字比较难认，我还是试图去读懂它。那些字写得杂乱无章，东一个西一个，好像一群无人管束的小羊，我费力地东拼西凑，连猜带蒙，才看出那似乎是他针对自己生活中某个危险的、但却胜利地渡过了的时刻所写的回忆，或是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为加强这段文字，这个善良的老人还引经据典，插入一些有关的上帝的训示。这篇文字从写法上看倒有一些粗犷之美，好像某个十四世纪的人或是某个善

于思考但不善于书写的人所表达的那样。文章是这样写的：

如果你感到是完全不幸的，这说明你的心灵上还有过失。因为平静的心灵能为你的痛苦提供一个安息的场所。你想想你是不是忽略了某个应尽的义务，或是得罪了某个人。当你弥补了你的疏忽和过失以后，你的心就会立刻恢复平静，因为耶稣基督说过：应当为那些受害的人祝福。

你应当忘记掉高贵的人对你的恩惠，而要在对卑贱的人的爱中去寻找恩惠，因为耶稣基督爱孩子，爱衣衫褴褛者和残废人。

你不要把你生活的环境看成是像囚犯的牢笼一样。在威尼斯把划船的奴隶称为淘气鬼。善良的人总是为热爱他人而工作，这种工作越艰苦，就越有价值。需要像爱我们自己一样爱他人。

不要背叛你的上司；你忍受苛刻的待遇不是因为你懦弱，而是因为你有同情心，这不会增加你的罪过。耶稣基督就曾服从过犹太国王埃罗德和罗马帝国派往犹太国的长官皮拉托。

你偶然得到的秘密比从信任你的人那里打听来的秘密更加珍贵。前者来自上帝对你的信任，后者来自人对你的信任。你要精心地保守这种秘密，它会给你带来极大的欢乐，不要因为别人给你钱或是什么好处而出卖它。心灵的平静胜过得到一千金币。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现在的想法是正确的，它会给我带来更大的好处。

活着时正直，死时才会坦然；一无所求，也就能享有一切。不要贪图别人的财物，也不要去伤害任何人。

如果你履行了所有应履行的义务，你的良心还不能平

静，说明你还有其他一些义务尚未完成。你认真思考并且去完成它以后，你就会对你的生活心满意足。

失望是最大的疯狂，因为他认为一切都完蛋了。我认为即使现世的生活是这样，天堂的欢乐和对上帝的信仰也是无穷的。是他帮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阿门。

在纸的一个角上他还用小字写了另外两条格言：

当你因为年老或生病成为无用的人的时候，你对任何人给你提供的服务，都要看成是他们自愿的对你的恩赐行为。

不要怀疑别人有恶意，即使你已看得很清楚，也不要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上帝制定的法律是不允许作出轻率判断的。上帝为我祝福。阿门。

说真的，我看完他写的这篇短文以后，深感自愧不如，甚至觉得心里相当难受。我一直尊敬马尔蒂诺，认为他是一个单纯的、头脑简单的人，是一个热情、谨慎和谦逊的佣人，他一贯如此，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最近两年我一直同他生活在一起，直到我去学拉丁文为止。我信任他，尊敬他，热爱他，我几乎把他看成是我的骄傲！可是我有一些古怪的想法没有同他谈，那倒不是因为他耳朵聋致使我怕他听不清楚我的话，而是我觉得他笨拙的和平庸的头脑不会理解我的话！……但是，你们看看，他死前留下的这几行字对我的教育多么大，也许我苦心钻研一辈子也不能对别人说出这样深邃的话！此外，在他这些极其通俗的格言中所包含的高深道理，我还不能理解，虽然他的语言已非常明确！比如，他说在我们已经完成我们应尽的

义务后尚不能使我们的良心平静时，我们应当认真思考我们还有哪些未尽的义务。善良的马尔蒂诺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许这正是针对我的。这条格言比其他的格言使我更费脑筋。好吧！我还是多读它几遍吧！我既无法抽象地理解它的意思，在我的处境中我也无法实践它。我还是回过头来先看看第一条格言吧，它把完全的不幸归咎于我们的疏忽或某种不良的行为！

“可怜的我！”我想，“我在思想上肯定有许多过错，因为我觉得自己非常不幸，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是的，我向你们发誓，我确实认真地和仔细地对我的行为进行了反思。过去我还从未这样做过。在我从道德上不完善的概念出发进行反思时，我担心，一旦我承认了其中的一个过失，那么其他一些属于无辜的事情也都会归罪于我了，比如，我曾拒绝富尔詹齐奥的孩子们对我表示的友谊和我对伯爵夫人并不十分感恩。前者可以说是由于我的傲慢和对他们的纯粹的反感，而后者则由于我的心情不好，因为她总是忘不了我那剪得乱七八糟的长头发。但是，我最大的错误还是痴情地爱上了彼萨娜，爱情也使我突然发现了她的粗野的性格。我从小就爱她！爱极了！从小我就梦想长大时仍然爱她！孩子时的胡思乱想还可以原谅，可是长成青年以后既然有了理智，并且已经不是那样的单纯了，还继续怀着孩提时代的那种古怪思想。这就不好了，卡尔洛先生！这是我的第一个错误，由于这个错误便接下来出现了其他的错误，就像在字母表中第一个字母之后就会接着有其他二十二个字母一样。理智告诉我，我要么是彼萨娜的表兄，要么就是她的仆人（我说仆人，因为自从我到弗拉塔城堡以后，我就一直同仆人们住在一起）。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我都没有资格同她谈情说爱。我谈情说爱的目的是什么？

结婚！这是肯定的，每天我都在想这件事。难道是我希望同彼萨娜结婚吗？……谁知道！……别说出来，即使说出来也是些不可能的废话。这并不是需要弄清楚这件事能不能发生的问题，而是一旦发生之后，她周围的人是否满意的问题。我可以坦白地说，我同彼萨娜的婚事与这个世界上的常规不符，无论伯爵还是伯爵夫人，或是其他人，也许还包括彼萨娜自己，他们都不会满意。那怎么办呢？我沿着这条使我着魔的路走下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偏离正道而走上这条危险的路已经走得太远了，这显然不是我应当履行的正直和对人感恩的义务。

如果彼萨娜爱我又怎么办呢？这又是另外一个借口和托词，是一个积习难改的毛病。可爱的卡尔洛，首先，如果彼萨娜真地爱你，那么你就应当回避她，你不能利用她的轻浮和一时的冲动来使她同她的家里人作对。其次，你是个穷光蛋，而她是一个富家小姐，你不应当授人以柄，使自己成为被别人嘲笑的对象。再说，她并不爱你，这是问题的实质。怎么，怎么，她不爱我？可以这样认为吗？当然，你安静点，卡尔洛！她一点也不爱你，她不能凭一时盲目的冲动，不考虑后果，不考虑你们之间存在的差距来爱你和使你们能心心相印。她不爱你，你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那么你为什么还为此而悲伤和折磨自己呢。因为她不爱你，鄙视你，对你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所以你才来到这个房间力图从死人身上寻找安慰。卡尔洛，你就安心地离开她吧！你离开她，她决不会感到难受，你并非是个能够使她难受的了不起的人物。如果你是诗人朱利奥·德尔·蓬特或是富有的文基埃雷多年轻的领主，她也许还会感到某种不安，但是你！……唉，你走吧！难道你没有发现你在弗拉塔城堡里的地位就同马尔凯托和富尔詹齐奥一样吗！你们所有这些人在彼萨娜的心目中都只不过是匆匆的过客，是等待她在星

期六晚上施舍一个小钱的乞丐。糟糕极了，卡尔洛！这不是一个需要对别人履行义务的问题，而是需要尊重你自己的问题。你是愿意做一个低下头来，让人抽鞭子的驴子，还是做一个昂起头来，敢于面对别人议论的人呢？擦干净你的膝盖上的尘土，卡尔洛，你从这里走开吧！你看看，你的脸上已由于羞愧而发红，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说明你已意识到你犯的错误和你对错误的厌恶和悔恨。你走吧，卡尔洛！你走吧，去寻找一条更坚实、更可靠的道路，在那条路上你还可以帮助其他的行人，并能给他们指明方向。你不要在这界乎可能与不可能的迷茫的地方与自己的影子搏斗了，这岂不是像唐·吉诃德同风车搏斗一样。如果你不能忘记彼萨娜，你也要装着忘记她。你也不要想她将来会去找你。现在，对于你、对于她、对于所有的人来说，这就是你应尽的义务。你如果垂头丧气，使她焦躁不安，这对她的父母并无好处。走吧，卡尔洛，走吧！擦干净你的膝盖上的尘土，走吧！

这就是马尔蒂诺的劝告所产生的第一个成果，但是它的味道是如此的酸涩，使我感到害怕，我不愿再作进一步的推论，我便将这张纸叠起来，放入那本书中，再把书放进我的衣袋里。我沉思着，脸色苍白地走出了房间，而我进入这个房间时，脸色铁青，神经已经错乱。我的诸多痛苦之一，就是在马尔蒂诺生前我没有了解到他的为人是这样的正直，因而我对他的尊敬还不够。当时，我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盲目顺从的机器，而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有理智又能克制自己的人。我在他的面前是那么的渺小，甚至我对我自己也不认识了。这是一个已经死去、早已被埋葬、尸体腐烂了的老仆人。想到他，我低下了头，承认自己虽然懂拉丁文，但是在理解生活的真实和伟大的含义方面我还不如一个乡下农民。他们从简单的宗教信仰

出发，认为生活只不过是一种诱惑或考验，而我却不能用这种谈论植物生长的语言来对生活下定义。我认真地思考着这些想法，以及命运、出生、死亡和变迁等乱七八糟的问题！如果不把这些问题放在永恒的概念中去思考，那么生活只不过是一场玩笑，一阵哭泣，或者是打一个喷嚏，一个毛毛虫的一生也会同我们的一生差不多，它也有从生到死的历程。如果没有精神，人的身体就像泥土。并且也会转变成泥土。我认为德行、恶习、知识、无知都是些不同类型的泥土，就像坚硬、脆弱、稀薄、丰厚等特性一样。正当我舒适地躺在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泥塘里的时候，从天上传来了老仆人的声音，他唤起了我对永恒的希望！“啊，马尔蒂诺，马尔蒂诺！”我呼喊着。“我虽然还不理解你那深邃的思想，但从中却得到了巨大而有益的教诲，这使我确信你为人善良。请接受你的不肖的孩子向你的坟头的敬意吧！啊，老马尔蒂诺！我一生都爱你，如果你在世时我没有对你充分尊重的话，现在我对你钦佩得五体投地，我将用自己的行动对你表示尊重，将无保留地接受你的劝告，将不辜负你给予我的这份宝贵遗产”。

马尔蒂诺对我的劝告的第一个效果就是促使我离开了弗拉塔城堡，同过去一样我四处游荡，寻欢作乐。然后，我回顾了一下我应尽的为数不多的义务，我的头脑中也闪现过在某一时刻会降临到我头上的尚未认识的义务。按照马尔蒂诺的看法，我也应当履行这样的义务来减轻我的不幸所带来的烦恼。当时，这也仅仅是一个闪念。我撞响了灵魂的钟声，但是我并未听到新的感觉对我的呼唤：“你应当这样做，你不应当那样做”。在同彼萨娜断绝关系的问题上，我已下定了决心。当然，这样做的确使我的内心感到痛苦，甚至觉得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牺牲，但是我决不回避它。各种理智，如感激、仁慈、学习、

克制、忠实等慢慢地又在我的心中恢复了通常的地位，这里就不用再说了。当时，我只是担心我对在文书房当见习员的热情会下降。这点，我以后再谈。我想，从明天开始，我将比过去多抄写一些东西，因为我下决心从明天起不再看见彼萨娜，不再寻找她，不再打听她的情况。但是，经过仔细考虑，我又把这个重新开始的明天，推迟到后天，随后又再推迟一天。最后，我告戒自己，我只需要克制自己对彼萨娜的爱情就行了，只要通过多做一些别的事情使自己对这样的爱情分心和淡化就行了，我不必直接扼杀它。因为我的心已经充满了这样的爱，扼杀它无异于要我自杀，我不想一下子使我的爱情全部瓦解，而是在痛苦中一片一片地撕碎它。我从理性上对我的错误认识引起的内疚，使我心中长期以来存在的幻想都变成了苦涩的果实。

有一天，我在文书房安坐了许多小时，干了不少对我没有多大益处的抄写工作。随后，我想去波尔托格鲁阿罗向弗鲁米耶尔参议员告别，因为当时已是十月底，很快我就要乘船到帕多瓦大学去了。可是你们看看事情是多么地凑巧！彼萨娜也是那天被邀请到她的姑夫家吃饭。如果我现在说当时我事前什么也不知道，可能你们不相信。那天正是这位贵族小姐的命名日，参议员请她吃饭是想庆祝一下。在餐桌周围就坐的有朱利奥·德尔·蓬特、彭多拉神甫、圣安德雷阿主教和其他的一些人。我到达后，参议员以为我也是被邀请的人，因而也热烈欢迎我。我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就坐下来，彼萨娜也默认了她姑夫对我的邀请。朱利奥坐在她的旁边，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在别人同他们谈话时，他们表现得有点心不在焉。由此我可以看出，我的到场对彼萨娜来说虽不会给她带来不安，但至少她会觉得我是个多余的人。她不会觉得不安，因为我在她的心里

已经完全无所谓了。她的心灵中缺乏那种优美的感情，即在正常情况下是真实习惯的表现，虽然有时也带一些伪善，但总是保持着在品德方面的羞耻之心。可是，她能从哪里学到这种优美的感情呢？只能从她的姐姐那里。但她住在祖母的房间里，远离她的姐姐，她听任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无所约束，十分任性，慢慢地她对自己所作所为是对是错，是否可耻，都不加思索和考虑，也不想加以掩饰。当人性的本能居统治地位的时候，从理智和良心中产生的心灵的羞耻之心，也就消失了。

我坐在彭多拉神甫身边，吃得很少，也很少说话，但我在注意观察，并由于忿怒和嫉妒而痛苦。朱利奥精神焕发，不时插话，讲一些俏皮话、笑话和警句，然后不作声地同坐在旁边的彼萨娜眉来眼去，意思说："我的话讲得多么漂亮！"可以看出，他的插话不是即兴的，即不是从他的心中自然地涌现出来的，而是在当他沉默的时候，他就挖空心思地想，他要说的话是否恰当，是否会有损于一个征服了彼萨娜的心的年轻人所具有的那种愉快和光辉的形象。每当他的眼睛盯着彼萨娜时，彼萨娜便面带微笑，脸红得直到耳根。当他慷慨激昂地讲话并赢得大家的掌声和欢笑时，彼萨娜就表现得有点心慌意乱的样子。朱利奥懂得自己语言的魅力，他是想使她愉快、活跃和开心。他似乎有三个灵魂，而不是一个：他充分地运用他的眼睛、手势和语言，从他的嘴里，或者说是从他那一个"精神炉子"里出来的各种思想似乎能给每一个人都增加热力。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说热情可以用马力来计算的话，当时一般人只达到三十匹马力，而他就已达到了九十匹马力。你们会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件非常幸运的事。不，这是件倒楣的事。古时候，大力士桑索尼由于力气过人而得意忘形，他的头发不是被

他的情妇达利拉剪掉，从而使他丧失了力量吗。对别人来说，爱情可给人增加光彩和巨大动力，但对他来说却会变成绊脚石和不利因素。因为他想超越正常的范围，用蛊惑人心的办法使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其他人也就会用自己的才能和天赋去超越他。一句话，使蠢人的心灵能够得到升华的爱情，却能使容光焕发、逗人喜爱的聪明人变得更愚蠢。他觉得爱情像一朵彩云在不断膨胀，充满了他的脑子，笼罩着他的全身，把他带到了一个虚幻梦境。可是，当他一旦陷入那种甜蜜的诱惑中的时候，谨慎的理智又提醒他当心失败。他活跃的表现并不是心里愉快和欢乐的自发流露，而是受爱情和愿望这些力量所支配的结果。他吸引住了彼萨娜，他不想失去这个捕获物。不幸的是由于彼萨娜性格独特，因而她不仅在追求欢乐和享受方面喜怒无常，而且在谈情说爱中也反复多变。要做好任何事情，都必须有相应的手段：爱情需要用爱情去争取，昙花一现的光荣和神采只能存在于得意地献殷勤之中。

彭多拉神甫看了一眼朱利奥和彼萨娜后，又窥视我。他看人时两只眼睛一动不动。每当他看到我时，我觉得他的目光直穿我的肺腑，冰冷地刺入我的心灵。其他人都只顾吃饭，对此全然没有注意，他们都忙着聊天，为这位贵族小姐的健康干杯，为朱利奥的插话表演开怀大笑，但更主要的是各人都忙着吃东西。当吃完饭，大家站起身来，准备到花园的凉台上喝咖啡的时候，彭多拉神甫亲切地挽着我的胳膊，要我留下来。他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怜悯的表情，使我有点惊慌失措。但是，他非常温和地给了我也许直到那时从未有过的劝告。你希望什么？当磁石的一极对铁有吸引力的时候，另一极就会排斥它，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着这种古怪的现象。我对他的说话有点奇怪，同时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以及我不

想再跟到花园里去听他们的谈话，我也就留了下来。

“卡尔洛！”神甫一边同我说话，一边同我在客厅里转来转去，这时佣人们正在收拾餐桌。“你正准备去帕多瓦吗？”

“是的，神甫。”我不自然地但却出自内心地叹息了两声后回答道。

“你这样做很好。卡尔洛，你老实告诉我，你对在这里的处境并不感到满意吧！心思不定和闲散的生活有害于你，会浪费你宝贵的青春年华!”

“确实是这样，神甫。我早已对这里的生活感到厌倦了。”

“好吧，好吧！你今后会高兴地再回来十次、二十次。你回来看看这里，也就是在尽你的义务，就是你高尚的自我牺牲行为。”

这话出自这位令人尊敬的神甫之口，使我大为震惊。我感到他同马尔蒂诺的观点非常一致，但这种一致却突然使我对他产生了信任感。

“我告诉您，”我补充说，“前不久，我还打算在这里尽点自己的义务，与此同时，我也想找个地方消除……消除自己的烦闷。”

“你找到了吗?”

“我不知道。在文书房抄抄写写真是太枯燥了。那位文书先生也不懂得如何使那项工作更有趣一点。在那里只动手，不动脑子，工作时使人的脑子仍然想着自己愿意想的事情，但脑子对不愉快的事情和时间的荒废比手指体会得更清楚。”

“你说得更清楚一些，卡尔洛。你应当知道得比我更清楚，要治好病首先必须有要治病的坚定愿望。在这里，卡尔洛，在这里你的心灵生病了。如果你要医治它，那你就离开这里吧。但是，你会说，不论我走到哪里，病魔都会跟随着我。不，不

是这样，这不是个充足的理由！只要远离这里，你的痛苦就会大大减轻。走吧，你不要害羞，我什么也不会说，我只作为一个朋友、一个神甫向你提出这样的建议，我没有别的意思。你没有家，没有疼爱你和指导你的人，我愿意把你当做我的儿子，用上帝给我的智慧帮助你。你相信我吧，你试试看，我不会问你别的事情。你应该离开这里，但你离开时，不仅要带着你的腿，还要带上你的心。怎样才能把你的心带走，我想你已找到了办法。要使你的感情屈从于你的良知和认真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你说得很好，只有脑子才知道痛苦。但我还要补充一句，还有心也知道痛苦，而不是手指。因此，你除了用你的手之外，还必须用你的脑子和你的心。”

“神甫，”我深为感动，于是结结巴巴地说。“您说吧！我在专注地倾听，我会努力理解您的话，并按您说的做。”

“你听我说！”他继续说。“你没有家庭责任。对于给予过你恩惠的人，你可用感激之情去报答他。从这种意义上讲，你不必为履行你的义务过分的操心，你只需按照帮助你的人的意图努力学习就行了。这样，你的头脑就有事可做了，但是你的心还是闲散的。因为收养你的家庭也并未对你进行过这方面的教育。不过，卡尔洛，你也不要为此难过，你同伯爵和伯爵夫人之间不存在儿子同父母之间的关系，他们也不会像对待亲生子女那样爱你。他们对待你最多也就像对待其他孩子们那样，你也不要为此而觉得抬不起头来，因为事情只能这样。现在你要振作起来，使自己有一个祥和、愉快的心情。这才是具有良好性格的象征。但是，你现在还没有做到。爱情是在大自然界中自发地生长出来的草，而不是在花园中靠人工培植出来的花。卡尔洛，你像一个孤儿一样，缺少家庭的温暖，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幸，由此而产生了许多的失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我的孩子！我们对这个由于不幸而产生的失误既不能不加以消除，又不能置之不理，从而使之变得更加严重！你在童年的时候，曾本能地希望弥补这个不幸，即使是一个天使，也只能这样做！……但是，命运总是和你作对，儿童时代的盲目性使你找到的不是补救的办法，而是毒草。这样，卡尔洛，当你长大成人后，你的理智一旦使你认识到失误，你就应当改弦易辙，不再去关注那种虚伪的和有害的事，而去干真正有意义的事。孩子，你已经十八岁了，你已经是一个青年，一个男子汉，但是你还没有一个稳定的、神圣的和合法的爱相应地占据你的心，因为没有任何人教导你到何处去寻找这个爱，并告诉你需要寻找这个爱！也许我是第一个对你谈义务这个词的人，不知道你对此是不是喜欢？……”

“请您继续说吧，继续说吧，神甫。你说的话正是我长期以来想听而没有听到的话，您的话使我的心中豁然开朗。请你相信我，我一定全神贯注地听您讲。”

“好吧，卡尔洛！难道你没有想过，你不仅是一个男人，而且还是一个公民和一个天主教徒吗？”

神甫带着非常严肃的表情，向我提出这一问题，使我感到很突然。因为他所讲的公民意味着什么和有何重要性，我一点也不知道，至于天主教徒，我一点也没有怀疑过我是天主教徒。按理我应当回答“我是”，但我犹豫了一下，用不太坚定的声音回答说：

“是的，神甫，感谢上帝，我知道我是天主教徒！”

“这是教区长教你这样回答的。”他说。“我完全相信你讲的并非谎话。直到现在，卡尔洛，所有的人都是天主教徒，问这样的问题也许是没必要。宗教超越分歧，在热诚的信仰时代初期，无论好人还是坏人，如果不是由于风俗习惯的不同，信

仰的纽带都会把他们连结起来，使之共同生活在教会的大家庭里。现在，我的孩子，时代不同了，要想作为天主教徒，不必模仿前人，甚至还可以与许多人的做法相反。在所有人都漠不关心的后面，隐藏着许多怀有敌意的人，只有少数的真正信徒为使自己的信仰不致被淹没而千方百计地同那些为数众多的人在进行斗争。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个人的骄傲，而是为了宗教不致被践踏，因为没有宗教，我们的灵魂也就得不到拯救。……卡尔洛，我告诉你，你作为一个年轻的天主教徒，现在处于困难的时刻，而且将来你还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但现在的困难，如果说对大家都不幸而对你更值得令人怜悯的话，为了你眼前的利益和你的荣誉，这个困难就是真正的幸福。你想想，我的孩子，你是愿意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对万事漠不关心，无所作为呢，还是为精神超越肉体，永恒超越尘世而战斗呢？你不用怀疑，当前你遇到的这些小困难，将最终导致你作出选择。你是一个能听从劝告和心胸开阔的人，你应当择其善而从之。与宗教相联系的是：有理想，忠于不朽的正义和道德的胜利。坚持崇高的理性生活和争取精神的胜利。与无宗教信仰相联系的是：追求物质享受，坚持伊壁鸠鲁式的怀疑论，否认道德心，放任自己的激情和卑劣地过着野兽般的生活。卡尔洛，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

“啊！我是天主教徒！”我发自内心地热烈呼喊。“我相信善行，我希望善能取得胜利。”

“只希望还不够。”神甫略带忧伤地说。“需要去寻找善，需要做一些事情，让善真正取得胜利。因此，需要全身心地支持那些为此而奋斗、流汗和工作的人。需要采用敌人使用的同样手段去削弱敌人。我们的心要非常坚定，要用谨慎的智慧武装头脑，要用力量武装双手，要无所畏惧地向着既定目标奋

进，要不怕挫折，要忍辱负重，要善于隐蔽自己以重新夺取胜利。为了再次崛起，必要时可以委曲求全。暂时达成协议，这是为了等待时机。总之，应当建立这样的信念：宁愿牺牲暂时的尘世生活，也要努力争取未来更加美好的精神的永恒和不朽。”

“是的，神甫。在我的眼前已展现出一片广阔的前景，它使我再也没有勇气为我的渺小的不幸哭泣。当我把我的目光扩大，并投向这个广阔的前景时，我面前的微不足道的障碍消失了。我将振翅飞翔，而不是踌躇不前！”

“真的吗，卡尔洛？你能这样将使我非常高兴。但是，你要牢记，仅凭热情是不够的，还必须遵循一系列良好的准则，并且要有坚强的毅力。现在我已向你说明吸引你为之奋斗的崇高义务是什么，你将为它光辉的充实的内涵所鼓舞，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你将会再次堕入轻浮和为琐碎的事务所困挠。你也不要为此害怕，卡尔洛。这就像一个要去罗马的旅客，他必须在路上的一些肮脏的小酒店里过夜，同搬运夫和赶车人同行。你要忍受这一切，不要厌恶旅途上的暂时困难，要想着你的目标，要坚定不移！”

我对他说的话似懂非懂，但他那些铿锵有力的语言在我的眼前闪光。青年人常常在梦中见到的一些有关人类、宗教、牺牲、信仰的伟大幻影充满了我的头脑。我明白无论是好是坏，我的生活将翻开新的一页。我将是被卷入某种崇高而神秘事业中的一粒有意识的小尘埃。我的目的是什么，要采用什么手段？对此，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是对目的和手段的思考已大大抑制了我对爱情的伤感和对童年时代的遗憾。我在表明我是天主教徒之后，我感到我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了。

“以上谈的是宗教方面的问题。”尊敬的神甫满腔热情地继

续说。“至于作为公民，情况也非常相似。仅仅去思考它是不够的，当大家都同意尊重祖国的传统及其体制时，每个人都应当在社会的巨大机构中，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我的孩子，祖国就是公民的宗教，法律就是他们的信仰。要惩治破坏法律的人！要用嘴、用笔、用身体、用热血来捍卫二十代和三十代人智慧的遗产——法律的不可侵犯性！可是，今天有一群隐藏的顽固的破坏者，总想践踏多少世纪来法律所批准的真正神圣而不可改变的东西。我的孩子，应当反对出现这样的野蛮行为。对于敌人，要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在他们中间散布不和与腐败，给他们造成伤害。要像医生那样，勇敢地采用以毒攻毒的手段。否则，我们将会失败，我们的朋友将会倒下去，敌人将会掌握罪恶的权力，为所欲为，把我们变成真正的奴隶。这样以来，他们将会用不道德的、可怕的和暴君似的方式来奴役我们！他们用奴役我们的感情和心灵的方式，来换取他们在尘世间短暂的享受。我的孩子，我们要反对傲慢，提倡谦逊。要顺从上帝的旨意，要努力维护过去与现在的法律；不要听信一些过激人的主张，他们口头上讲革新，实际上是贪婪！你懂我说的话吗，我的孩子？……这样，宗教和祖国便可相辅相成。这就为你准备了一个值得为之牺牲的战场，这比你错误地迷恋于个人的爱情和利益更有意义。

尊敬的神甫一只手把我推入泥坑，另一只手又把我捧上了天。我痛苦地抖落了颈上的枷锁，自由而惊愕地抬起了头。

“我呀！”我回答说。“我希望把我人生的第一阶段抹掉，开始最崇高和最有意义的第二阶段。我将忘掉过去那个积习难改的我，去寻找更神圣的义务和更伟大的爱……”

“你慢点谈这个爱！”神甫打断我的话说。“你不要用同样的字眼来谈论这个性质不同的内容。爱是一道闪电，一颗瞬间

即逝的流星。而我鼓励你开始的新生活却需要信仰和虔诚，这是两种深思熟虑和坚持不懈的力量！牺牲用十字架，而劝说则用宝剑：这就是我们的象征，它大大优于爱情树的花冠和怀春的鸽子。但是，我的孩子，也要用牺牲我们自己来进行劝说，要使听取劝说的人如同春天萌发的种子接受温暖的阳光那样心甘情愿地接受我们的劝说。进行劝说时，不要担心别人的反对和妒忌，要在这条命中注定的道路上坚持不懈地走下去。要用善战胜恶，因此战胜恶时需要采用有益的和明智的方法。我的孩子，这是因为殉道者的队伍人数还不多，我们要从他们的牺牲中吸取教益，使他们的努力不致付诸东流。”

“神甫’我说,在他的冗长的谈话中,我对他说话时所带的某种神秘气氛越来越有所保留。“我希望我的思想从烟雾中澄清以后，能更好地理解你的话。我将仔细考虑，我会取得胜利。”

“如果你早投入战斗的话，你已经胜利了。”神甫回答说。“卡尔洛，你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没有去寻求对你十分有用的帮助。思想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在行动中产生的。我的孩子，你太蜷缩在你自己的感情中了，你不信任诚实、谨慎的人为你指引的我刚才所说的那条道路。比如去年，我经常请奥尔门塔律师到帕多瓦去，那是一个廉洁的、慷慨的正派人，他能把你的思想引入正道，帮助你了解生活的广阔含义和真正的目的。这样的人应当得到青年人的尊敬，并把他当作楷模。”

“神甫，我多次见到过奥尔门塔律师，他的叮嘱是正确的。但是，我的思想仍未转过弯来。我似乎被他的冷漠和略带鄙视的表情吓住了，从而使我的心中不安。也许他的思想太伟大，距离我太远了。当时，我并没有同他见面的强烈愿望，他接待我的那个房间又是那样的阴暗、冰冷和可怕。”

“我的孩子，他是一个生活严肃而崇高的人。过去使你害

怕的东西，将来会使你喜欢和迷恋。崇高的东西往往看起来是冷冰冰的，但覆盖高山之巅的皑皑白雪是最先得到阳光的亲吻和最后向夕阳告别的。今年你再回到奥尔门塔律师那里，向他请教。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误，就是我做了一件大好事，给你指出了一条你应当走的光明大道。现在我已在你的心灵上播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希望它能发芽生长。那位善良的、非常愿意接待你的律师会满怀信心地迎接你。我也是这样，你看，我坦率地说，十个月前我对你没有抱多大希望，但现在我对你的期望既非常殷切又十分巨大。”

“啊，神甫，我糊涂了，您怎么会对我寄以殷切的期望呢？”

“怎么？卡尔洛，你还不明白，我希望你不要傲慢，希望你学会了解自己的灵魂。你有一股强烈的持续的热情，如果你把它用在更纯洁的地方，它将为你增添幸福和崇高的光辉！……你是否已经下定决心摆脱泥潭，寻找你的真正幸福的所在地，并完成我们时代的精神所赋予男人的最神圣的义务了？”

“是的，神甫，我愿为了正义的事业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那么，你相信我们吧，卡尔洛！我们将帮助你，为你指明道路。晨雾将在阳光下慢慢消散。你感谢我们，我们也将感谢你……,,

“啊，神甫，您在说什么！”

“是的，我们将感谢你为宗教、为祖国、为我们所捍卫的人类事业和上帝的光荣作出巨大贡献。如果你具有天生的超人才能，你就正确地使用它吧，你将得到人们的感激，得到荣誉和喜悦。如果你是教士，我将对你说：请跟我来！我们一起战斗、祈祷和胜利吧！但是，你要走的却是另一条同样崇高的道路奥尔门塔律师将代替我对你的关心，我会写信把你的情况

详细地告诉他。他会把你看作自己的孩子。你将在世界上有更多的机会去发挥我这个在小小教区里的神职人员所起不到的作用。你明白了吗，卡尔洛？我除了要求你相信我和同意我的看法以外，我没有别的要求。首先，我不愿看到你在做孩子的美梦中变得碌碌无为。要鄙视那些应当被鄙视的东西，要砸碎习惯的锁链，要想到人是为别人而生的。一旦你坚强起来，你就会慷慨大方。”

对此，你们想说点什么？请讲吧。奉承能起到雄辩不能起的作用。至少可成为雄辩的先导。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抓住了彭多拉神甫的双手不断地亲吻，我沉浸在啜泣之中。我答应他，我要重新做人，为了他人的利益牺牲我自己。我答应他，我要听他的话，听奥尔门塔律师的话。我答应他，我要摆脱至今仍然折磨着我的爱情，听从一切善良的忠告。我好像忘记了自己，我已变成了一个圣徒。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的脑子坠入云雾之中，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我的感情和我过去的生活更值得鄙视。在我决心做出这样的转变时，彭多拉神甫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使我重新恢复了童年时代对宗教的虔诚、信仰和祈祷。我的理智之光将再次点燃，奥尔门塔律师将是我这支烛光的蜡台。我同神甫一起来到花园里，随后又走到一个平台上。在那里，我看到已经变黄的葡萄架上尚有一些美丽的枝叶，乡间的黄昏呈现出一片寂静。在落日西沉的肃穆中，叽叽喳喳的鸟声也变得越来越弱。淡绿色的莱梅内河水从平台下哗哗地向低处流去。远方传来忧郁的钟声，好像即将消逝的这一天正在向我们作最后的告别。在西面的天际，秋天的云彩红得耀眼，好像是在燃烧。我初次置身于这样的景色中时，仿佛走进了一个巨大的庙堂，上帝的精神使我的心灵充满了严肃的沉思，使我的头脑百感交集，心潮澎

湃，好像经过激烈地奔跑之后沸腾的血液一样。我的思想在空中翱翔，也不知它要飞到什么地方。我对自己过去的无限悔恨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我走向平台的栏杆，望着下面滚滚流过的河水，好像看到尘世间的事物正在匆匆坠入神秘的深渊。彭多拉神甫的谈话在我的脑子里产生了梦一般的效果，想起来很清楚，看起来又很模糊。正当我转身去找他的时候，我看到朱利奥和彼萨娜正在窃窃私语。这时，我感到我像古希腊飞神伊卡罗的蜡翅膀溶化了一样，又堕入过去的感情旋涡之中。但是，我的自尊心帮助了我。刚才我不是还感到比他们高尚吗，为什么我不能继续高尚呢？我勇敢地看了看彼萨娜，并向她露出了几乎是怜悯的微笑，但我的心却在颤抖。此外，我不相信我嘴唇上的微笑会持续很久。

这时，同参议员聊天的彭多拉神甫又向我走来，他似乎猜到了我心中出现的波澜，他对我投以慈祥的安慰目光，使我为自己的动摇感到羞耻。他的语言像蜜一样甜，听起来像音乐一样悦耳，看起来像眼泪一样感人。这一切感动了我，说服了我，吸引了我。我想接受这样的考验，使自己致力于他所说的崇高义务，我要使自己像过去那样成为自己的主人，并且敢于说：“我愿意这样”。同时我想：“我将是痛苦的。但是，我将战胜困难，胜利会增加我的力量，会使我更勇敢地面对磨难。马尔蒂诺的遗言给我以激励，彭多拉神甫的谈话给我以启迪，他们二人都为我开出了同样的药方，因此，我将变得更勇敢、更坚强！”

尊敬的神甫的亲切声音，如同花园废墟中长满青苔的小瀑布的涓涓细流，回荡在我的耳际，我也记不清他还对我说了些什么。但是，我为了从那里脱身，便鼓足勇气把手臂伸向伯爵和彼萨娜，我请他们上马车，而以太热为借口，自己坐在了马

车夫的座位旁边。这是一个十月的美丽夜晚，当快到文书房的时候，我又进到车里，坐在主人们坐的位子上。这天晚上，我认为不应放弃同伯爵坐在一起的珍贵权利。我记得，几年前当我发现彼萨娜迷恋着卢奇利奥的时候，我也是走在这同一条道路上。那时我站在马车后面的踏板上，思绪万千，难受得几乎发疯，我一心想坐在她的身旁，即使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那天晚上，当我看到她对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时，心里更加难受，我贪婪地品尝着她给我带来的痛苦。但是今天晚上，我看到我有了如此大的变化，这是多么自豪啊！这时，我自觉地拒绝靠近她，经过了多少的痛苦、嫉妒和磨难，我终于有了避开她的勇气！虽然我还不敢肯定我到达弗拉塔是否就更加幸福和精神振奋。如果马尔蒂诺还活着的话，他肯定会觉察到我当时的情绪是多么的不好。可是，我到达那里时遇到的是文书，他白天没有折磨我，晚上还要粗暴地找我的麻烦，他交给我一份要我紧急抄写的文件。你们相信我会迎合他这种古怪的爱好吗？我开始自己拯救自己，当彼萨娜走向她的卧室的时候，我看也没有看她一眼，更没有想跟在她的后面做一个殉情者。我在抄写文件时，当然也会丢三落四，错误百出了。每当墨水掉在纸上的时候，我就自言自语地说：“我终于有半天不想她了！”我就是这样随心所欲，但却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从谨慎的角度说，我如同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主人翁阿德莱德的母亲那样，装着什么也不知道。

我在弗拉塔短暂的逗留期间，彭多拉神甫多次同我谈话，对我进行指教和提出建议。特利奥镇的教区长也帮着他对我进行劝说。这样，我几乎就像参加十字军远征那样出发了。现在我觉得我缺少信仰，但当时我并不缺少好奇心、自豪感和勇气，而这一切可以拼凑起一幅画。我对彼萨娜的怀念就这样在

我暗自下定决心中，像燃放英国工程师孙格利沃制造的烟火一样迅速地消散在四处。那时我穿着厚呢子披风，多次狠狠地拍着胸膛，还耐心地颂读一些简短的经文，保证熄灭我的爱情之火，并像彭多拉神甫所希望的那样做一个公民和天主教徒。也许我这样做没有使教区长感到满意。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隐逸派人物，他在白白等了一年之后便指责善良的彭多拉神甫对教区的事务漠不关心。他需要一个像圣保罗那样充满热情的人，可是彭多拉神甫却在水下游泳，尽量避开鱼儿和鸭子。在他控制教会事务之后，从表面看神职人员比较团结，纪律方面有所增强。其中的奥妙何在，我不想寻根问底。但神职人员都避免引起非议、检查和丑闻。神甫善于利用简单的几句祈祷，或是眨眼示意，便使神职人员们保持了应有的尊严，这是在重要时期体现教会权威所必需的。当然，热心改革的教皇格雷戈里七世不会就此却步，尊敬的彭多拉神甫能够耐心等待，既要尽量医治病人，又不要使晚期病人在手术时冒生命危险。他只想做到某些不良现象不再出现，人们不再议论，不再给谨小慎微的人造成恐惧的口实，使老人们、思想守旧的人和廉洁的人保持沉默和平静，并消除另一些人对长期以来借口上司为所欲为和不负责任而不服从领导的情绪。这一点正是特利奥教区长从未考虑过的。但对于我来说，他却以他朴实无华的口才把我的注意力从文书工作转移到热心于神圣的事业，并使我为此而激动不已。

我到达帕多瓦的时候，怀着一种在爱情上的失望和想出家修行的感情。我一到那里，便去找奥尔门塔律师，而彭多拉神甫早已写信给他了。他像修道院长或省修道会长接待一个见习修士那样接待了我。一年以前，我还觉得这位尊敬的律师是那样的可疑、可笑和冷冰冰，而现在我却感到他是世界上最开

朗、最和善和最亲切的人。他的眼神是那样地令人着迷，他的行动是那样的亲切，他的每一句话都打动着我的心。他对彭多拉神甫很景仰，特别是对委托他照顾我这件事，感到很高兴，认为这是给他的一份厚礼。他对我谈到要有信心，要集中精力和要有耐心。他邀请我一起吃饭，除了星期三以外，只要我愿意，每天都可以，因为星期三他要禁食，这对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也许不太合适。他说，我年纪轻轻，有许多大好的光阴来从事崇高的事业。他要我注意观察我的同学们的动向，并同他商议。如果他们有不好的想法或越轨行为，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纠正，把他们引向正道。我只是起一个联系渠道的作用，这是为了让他利用自己成熟的智慧和经验，来指导青年们充满热情的活动。但是，像我这样作为中介渠道的人还有很多！从事这样工作的人越多，成效也越显著，而且成效在一部分温顺和谨慎的青年中已开始表现出来。由于我勤于思考，长相不错，为人热情，又善于言谈，因而我也是业绩优秀者之一。这使我在精神上得到了鼓舞，无论从暂时的荣誉还是永恒的补偿方面来看我都是满意的。国家需要许多热情、机智和勤奋的法官，而这样一些人将从我们当中挑选。我不应当拒绝这样的机会，因为未来的美好前景，祖国和宗教的利益，这一切都不能允许我们无所事事。所有的人皆兄弟，但是更机敏的兄弟不能让欠机敏的兄弟盲目行动。爱应当是一贯谨慎的，有时也是严肃的。手可以用来打人，而且有时是必需的。心灵应当是仁慈的，宽容的和富于同情心的，必要时能为哀伤哭泣，能惩恶扬善和消除隐患。啊，那是怎样的一颗心！奥尔门塔律师的心是多么的伟大、温柔和炽热，它即使有错误也只能是因为爱之过甚，而不会是因为爱得不够。

在此期间，这位律师周围发生的某些事情也令我吃惊。首

先，那间阴暗潮湿的房子，几乎毫无装饰，令人厌恶，好像蛇窝一般。一个开朗而真诚的人怎么能在这样黑暗，如停尸房一样的环境中生活呢！其次，在我拜访他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对妻子有何看法，他说他的妻子是一个瘦小、脸色苍白和哀声叹气的女人。他以酸涩和烦躁的声音谈起她，带着与其说是丈夫还不如说是主人的表情。这个瘦小的女人如果当时在场的话，会忿恨地咬着嘴唇走出这个房间，但大气都不敢吐一口。因此，这位律师会用两种腔调说话：一种是一年前同我说话时和现在同他的妻子说话时使用的腔调，另一种是刚才同我谈话并一直陪同我走到门槛时所使用的腔调。一个脸色发黄，蓬头垢面，衣着仿效圣安东尼打扮的男孩，在前厅的一个角落里摆弄着圣器室里的用具玩耍，他的模样使我真想发笑。律师给我介绍说，这就是他惟一的儿子，是一个具有高圣智的小天才，他一心想像圣安东尼那样生活，并像当时甚至现在有些帕多瓦人那样仿效圣安东尼的穿着。他的头顶上剃得光光的，周围留下一个小圈，好像荒芜的菜园周围蓬乱的篱笆。他的眼睛细眯着，并长满眼屎，手上尽是污垢，衣衫褴褛，肮脏不堪，同律师对他的赞美之词形成鲜明的对照。我想这可能是出于父亲的偏爱吧。那个孩子看起来已有十四岁（以后我了解到他已十六岁），如果不把污秽和神圣，正确的看法和某些过分虔诚人的怪僻混淆起来的话，他一点也体现不出他父亲对他的赞扬。门关上以后，可听到他在大声唱赞美诗。但是我宁愿听听狗叫，也不愿听他的声音。真正用庄严和忧郁的声音唱出的赞美诗每一句都会打动我的心弦。如果虔诚被随心所欲地和不严肃地滥用，虔诚也就失去了神圣的意义。我认为，允许孩子们并鼓动他们这样做，那只能把他们毁掉，即使本意是想把他们培养成为善良的天主教徒。我认为，精神上的问题应当认真对待，否

则就脱离了精神的本质。忽视它是个错误，但愚弄它就是亵渎行动。

总之，我按照彭多拉神甫和奥尔门塔律师的教导，努力从封闭状态中走出来，用于学习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在消遣和追求崇高事业的过程中，我逐渐忘却了对彼萨娜的爱情所造成的痛苦。对我来说，发现彭多拉神甫要求我在同学中打探的情况并不难：他们对于宗教普遍地表现出漠不关心，有的甚至嘲笑、讽刺和滑稽地模仿教士们的动作。如果我最初的启蒙教师们能注意启发我的宗教信仰的话，以上蔑视宗教的行为就会使我心中的信仰变得更加坚定。但是，他们谁都没有这样做过。因此，可以说自从我出世以来，宗教信仰的种子在我心中就是死的。如果要使它复活，除非有奇迹出现。可是这种奇迹至今尚未出现。此外，我对那种嘲弄宗教的行为也是十分反感的，有时甚至使我觉得我似乎有了宗教信仰，因为我看到他们那种轻率的讥笑行为后，心里很不舒服。年轻人的义气使我坚信自己的观点，我甘愿保护被压迫者而不是保护压迫者。我把看到的情况告诉律师以后，他鼓励我继续观察，注意了解宗教方面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同政治和道德方面的怂恿有何联系，要识别出他们派别的头头，接近他们，同他们谈心，这都是为了确定从何处着手来帮助他们纠正错误。他特别强调，我不要暴露意图，要混在人群中，要少说，多问和多听。

“对待迷途的羔羊要抚爱它们。”律师说。“开始时，要哄骗它们，让它们相信我们；必要时，要跟在它们的后面走，这是为了让它们将来自愿地跟着我们走。”

律师经常邀请我到他家作客，并同他一起吃饭。但是，如果说我第一次应邀去了的话，第二次我真不想再去。有一个星期天，他无论如何也要请我到他家吃午饭，但是我在那里见到

的那些人，真使我倒胃口：有一个被称之为侯爵夫人的人，她是个秃顶女人，还患哮喘病；有一个既像警察又像教士的急性子老头，他不停地喝酒并透过酒杯看我；有两个粗野的、穿着肮脏的壮实小伙子，他们用手抓肉吃；此外还有那个小圣安东尼和他家里那个动辄就哭哭啼啼的、幽灵般的女主人。看到这些人，使我心里感到非常不愉快。律师却相反，他为他的周围有这些人而显得洋洋自得。但是，我注意到他从不劝那个老头子喝酒，也不劝那两个年轻人吃肉。他只劝侯爵夫人吃喝，但是这位夫人由于哮喘病而不停地咳嗽，既不能吃也不能喝。律师以非常熟练的、按数学精确计算的技术，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把一只烤鸡分成了八份。我当时并不想吃，我把我的一份让给了一个年轻人，他吃得连骨头都没有剩下。律师慢慢向我介绍所有同桌吃饭的人，饭后又在一个角落里悄悄向我介绍了他们的情况：侯爵夫人是城里许多教会团体的赞助人，据说她有八万金币，而律师是她的私人顾问；那个急性子老头是威尼斯人，是当时威尼斯市长的好朋友，市长对他的话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律师结交他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那两个年轻人是维罗纳人，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怀着满腔热情，要献身于神圣事业的学生。遗憾的是，他们既没有我这样的脑子，也没有我这样的外表，但是上帝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只要有决心，什么事都能办到。我想，如果他们能用吃饭时的干劲去办事的话，那么对他们就不需要催促，而是要制约了。我记得，我在大学的走廊里曾碰见过他们，我的印象是他们在学习方面既不是佼佼者，也不是成绩最差的。

“够了！也许他们就是跟着迷途羔羊后面走，并希望羔羊将来再跟着他们走的那种人！”当时我在心里这样想。但是，我一点也不愿意同他们交朋友，尽管律师向我提出过这样的建

议。我欠身接受了侯爵夫人对我发出的邀请，因为她邀请我有时到她家作客，同她说说话。我觉得我可以远离危险，在可靠和崇敬上帝的人之间放心地度过两小时。我向她欠身施礼的意思是说：“谢谢，我可以到您那里去作不要谈话的访问！”但是，律师立即插话，并以我的名义回答，说我非常感谢侯爵夫人的邀请，只要我有空闲时间，我一定经常到她家去看望她。我看到律师不顾我的意愿，随便代我说话，心里很生气，正想表示一下不同看法时，律师又用眼睛向我示意别吭声，并低声地补充说：“侯爵夫人是非常喜欢青年人的，应当感谢她的善意，理解她一心致力于善行的癖好！”

总之，尽管他说了这些阿谀奉承之词，我从律师家走出来时已下定决心，以后不再参加他的午餐会，不再同侯爵夫人谈话。以后的两天，我感觉到学校食堂的饭菜特别香，只要有面包吃，我就觉得这胜于出席宫廷宴会。我的房间至少还可以见到一点阳光，抬起头来还不至于碰到那种既像警察又像教士的猫眼睛一样的视线。几天以后，我又在学校的走廊里遇到那两个年轻人，当我走近他们时，他们都显得不太愿意同我讲话。我向别人打听了情况，才知道他们都是酒鬼和逃学者，他们已在医学系学习了七年，至今还没有毕业，由于生活无着落，全靠行窃和诈骗过日子。当我非常惋惜地告诉奥尔门塔律师，这两个贪食者已成为同学们的笑柄，希望他注意他们的行为时，他对我的态度非常冷淡。他回答说，我听来的议论都是些污蔑之词，并为我相信这些话感到吃惊，他希望我发现和纠正坏人的错误，而不是夸大好人的缺点。我开始认为，这位善良的律师在宗教信仰方面的纯洁度大大地超过了他对道德要求的标准，因为如果说那些人有些缺点的话，什么才是我所应该坚决反对的恶习呢？

第九章

我的朋友阿米尔卡雷改变了我对彭多拉神甫的看法，我又重新学习哲学。我路过威尼斯，拜会了卢奇利奥。他在那里继续进行推翻贵族统治的活动，并不断危及弗拉塔伯爵夫人的安宁。我挽救朱利奥的英雄行为。1794年混乱的局面使我在弗拉塔处理司法纠纷的文书房中掌权，我开始在工作中作出卓越的成绩。

奥尔门塔律师和彭多拉神甫要求我们协助他们迫使一些人改变信仰。我认识其中的一个，可以说，他给我的印象比作为我的同盟者的那两个维罗纳人还好。开始时，我遵照律师的吩咐，到敌对的人群中去察看，然后得出我的结论。我发现，他们所谓的这些青年的恶劣行为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异。我开始怀疑律师的话是否可信，完成他委派我的任务是否恰当。我常常用我在执行崇高的使命来减轻因内心的矛盾而引起的痛苦，用崇拜人类史诗般的伟大理想来忘却我那炽热而不幸的爱情。我觉得，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坏处。但是，我对伟大理想的崇拜却使我变得越来越虚伪，我变成了一个不光彩的密探，我的崇高使命也在实践中堕落下去。这一切使我开始怀疑。我也

曾按彭多拉神甫所希望的进行过尝试，但我感到很不满意。我的头脑是空虚的，我的心并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找到能弥补我的遗憾的欢乐。虽然我的头脑在考虑问题，但是曾经一度被爱情占据的心却变得麻木而空虚，我为虚度光阴而烦恼。起初，我为他人的热情而激动，但后来我觉得这种热情是虚伪的，它如同无源之水。于是，我慢慢地冷却下来，冷却到我再也不明白，我以前怎么会那样激动。这种谨小慎微和瞻前顾后的生活不适合我这种满腔热血的青年人。我希望过更活跃、更宏伟的生活。我知道，我不适合于当苦行僧。我将在后面向你们叙述我在信仰方面是如何的脆弱。

你们可以想像，为了振作起来，我需要鼓足多大的勇气！奥尔门塔律师不但不帮助我，而且常常喜欢在社交方面玩弄一点诡计来增加我的困难。追求高尚的目标是对的，这点我也知道。但我却看不见崇高的目标，即使他们没有提醒我注意，我也不时地反躬自问。有一个来自特雷维索，名叫阿米尔卡雷·多西的大学生同我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友谊，他不仅聪明勇敢，而且有一颗善良的心。我经常同他一起讨论形而上学和其他哲学问题，因为每当我的头脑考虑这些问题时，我就如入云雾，不辨东西。此外，他入学的时间比我早，可以在学习上帮助我。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正是彭多拉神甫所说的那种顽固地反对一切理想和一切崇高事业的人。他对于任何事情都采取怀疑、思考和讨论的态度。令我惊奇的是，像他这样在推理上十分冷酷的人，竟然还热爱科学并且有一颗仁慈的心。当我告诉他我的这种看法之后，他不禁开怀大笑。

“可怜的卡尔洛！”他说。“你怎么这么落后！你奇怪我为什么如此热爱科学，你以为我会像解剖学家那样耗尽我的精力么？我亲爱的朋友，事情是这样的：对真理的热爱应当超过对

其他一切被认为是纯洁的和高尚的东西的热爱。真理即使是贫穷的和赤身裸体的，那也值得尊重，因为它比用豪华的东西装饰起来的谎言更为神圣。因此，每当我从谎言身上剥掉一层饰物和一层金箔包装之后，我的内心就激动不已，我的头脑就戴上一顶胜利的桂冠！啊，应当赞美这样的哲学，它教导我们说：所有的人，包括弱者和不幸者，在追求平等、自由和博爱中都可以成为伟大的人物！……卡尔洛，这就是我在任何时候的动力、信仰和思想！这就是我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的真理。在正义面前人人平等，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爱护，要尊重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有什么比一个人在自然规律允许的范围内，竭尽全力使人类变成一个和谐、聪明和快乐的群体更伟大和更幸福呢？……今天，这种思想已越来越明显和突出，并不停地在世界上传播。我看到笼罩人们眼睛的迷雾在渐渐消失。此时，谁能比我更幸福呢？……啊，我的朋友，这就是我的心灵能获得真正安宁的原因！……只要你一旦获得对自由和理智的信仰，你所遭受的任何厄运、背叛和痛苦都不会使你的精神颓废。我认为我是坚强的和不屈不挠的，因为我把信任和希望寄于自己和他人！”

你们想想，他的这番关于解释信仰的话多么符合我的需要。我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我记得当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因此，阿米尔卡雷以为我一句话也没有听懂。但是，即使他认为我没有听懂，他却能看得见我在发抖。我为自己犹豫不决而耽误了这样长时间而羞愧。虽然我同情彭多拉神甫和奥尔门塔律师（他们是与我暂时相处的人物，他们并不需要这样的信仰），但我决心同阿米尔卡雷一起学习，并认真思考他所提出的问题。我又第二次隐约地看见了一个充满崇高理想和高尚的爱的世界，我希望我的心灵在即使没有彼萨娜的情况下，也能

找到一条生活之路。当我再见到奥尔门塔律师时，我已下定了这个决心。那天，我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想很好地同奥尔门塔律师交谈，而是几乎同他吵了起来。他对我也不满意，因为我没有到那位渴望见我的侯爵夫人那里去。因此，我们分手的时候大家都绷着脸。他说，要做好一件事情，为之效劳的人必须听从吩咐和懂得举一反三的道理。尽管我心里也很不高兴，但我没有回敬他，而是立刻跑到阿米尔卡雷那里去了，并第一次向他叙述了我同奥尔门塔律师的关系，以及彭多拉神甫的说教，一直说到最近同他吵架这一天的经过。我叙述的时候，阿米尔卡雷不时噘起嘴唇，好像闻到了什么臭味一样，并向我的脸上投来令我难以忘怀的目光。他对我说："你是羊还是狼！？"当时，我真感到不知所措，几乎后悔我不该向他坦诚地说那么多话。但是，我这种想法很快就消失了，因为阿米尔卡雷并非心怀恶意的人，相反，他的心地很善良。当他看出我的不安时，立刻又恢复了常态。他给我谈起那位律师在城里的名声，大家都把他看成是法庭里最严厉的审判官。

"狗东西！"我吃惊地说。

"怎么啦？"阿米尔卡雷问我。

我没有勇气告诉他，那个狡滑的家伙把我作为他干流氓勾当的工具。特别是当阿米尔卡雷向我叙述了前一天发生的一个事件后，我更没有勇气告诉他了。事情是这样的：前一天，有几个学生被捕了，有几个学生被开除了，许多人遭受迫害。这大概都归功于那个律师先生吧。

"你那个彭多拉神甫可能就是个乔装打扮的密探，他采用两面派的手法在暗中监视我们。"阿米尔卡雷继续说。"在威尼斯有一千四百个密探。甚至可能有一千八百个，但是我们决不会为此而改变我们的信仰。理智已并非只是贵族家庭的世袭遗

产，所有人都有权思考，能思考的人都有权为捍卫自己和公众的利益而采取行动。想迫使我们跟他们走的人太多了。那个退休的神职人员彭多拉神甫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我们希望走我们自己的路。”

阿米尔卡雷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额头高高仰起，目光深邃，细小的鼻孔膨胀起来，往外喷着热气。他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似乎他血管里那骄傲和英勇的血液正在沸腾。

“希腊人是什么样的人，罗马人是什么样的人?”他继续说。“他们是生活在比我们早的时代里的人，但他们的经验对我们是有益的。他们强大是因为他们有德行，他们有德行是因为他们是自由人。但是，德行源于自由，还是自由源于德行，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然而，追求自由无疑是培养德行的最有效和最有力的手段。古希腊的法官利库尔戈是怎样使斯巴达城变得那样强大？他是运用法律建立了良好的风尚。我们效法他吧，学习他吧！制定新的、有效的、普遍适用的、明确的和严格的法律，废除特权和徇私舞弊！我们要牢记布鲁蒂、科尔内利和西皮奥尼是我们的祖先！历史是通过在更大的范围内再现而重复的。新的秩序产生于旧秩序的混乱之中。争取平等、真理和德行的时刻已经到来！人类需要自己管理自己，我们就是这个事业的倡导者！”

我抓住我朋友的手，没有说话，但我的整个的心是同他连在一起的。我的思想向着那个无限美好的希望急速飞去。正义、真理、德行！这是照耀精神世界的三颗明星。离开这三颗明星，一切事物都会变得暗淡无光，所有人的心就会颤抖、破碎！我已看见这三颗明星像神圣的星座那样冉冉地从地平线上升起。我从内心无法抑制地奔发出对它们的爱的激情。当然，

还需要驱散迷雾，还需要振翅高翔。我已经找到了我的信仰，我的心将永远充实而平静。但是，那种迷雾虽然越来越稀薄，却永远不会彻底消失。当我看到天际出现似乎可以触摸得到的红色曙光的时候，我同它之间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障碍。我曾与阿米尔卡雷多次讨论过我的这种困惑。他认为那都是我的深思带来的幻觉。我相信自己曾不费力气地一下子就看到了虚幻梦境，而对我真正有益的是去发现实际存在的东西。正义、真理、德行！这三个最好的词，其含义魅力无穷，可使人为之献出生命。但是，用一句苏格拉底的话说，谁又能把它们从天上带到地上来呢？这是我心里一直考虑的问题。当时，我心里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并为此一筹莫展。阿米尔卡雷说，这需要实行新的教育，制定新的法律和培养新人。但是，谁来实施新的教育和制定新的法律呢？肯定不会是当时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惰的统治者们。那么，是谁呢？……是一批富有正义感、有道德、有知识的新人。在哪里和怎么能找到他们呢？怎样才能把他们安置到公共事务的领导岗位上呢？……实际上我当时对此懂得很少，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这样做是有道理的罢了。但是，在那个刚从冬眠复苏过来、知识界还充满着迷雾、人们在政治上还处于童年的时期，政府中哪一位大人物又比我懂得更多呢？……

因此，我当时怀着的爱是朦胧的，并且完全是感情上的，正如一个人迷恋上了在梦中看见的一个女子一样。我赞赏阿米尔卡雷，他完全相信那些梦的真实性。但是，我还不能做到像他那样。这时，法国的形势变化已迫在眉睫，我的年轻的朋友们从遥远的地方收集到的并用想像加以证实的消息，增强了我的信心，我如同其他人一样，开始等待和期望。我阅读了百科全书派的哲学著作，特别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爱弥

儿》等篇章，于是我的头脑里也渐渐地充满了那些著作中所描写的人物形象，当我看见他们，如同看到了希望。一天，我双手搂住阿米尔卡雷的脖子喊道：“是的，我的好兄弟，今天我终于相信了！总有一天我们会成为真正的人！……”

奥尔门塔律师看到我去他那里的次数少了，而且见面时也很少说话，并且行为谨慎，他就派他手下的人跟踪我。当他知道我的新的生活习惯和我同特雷维索的那个大学生的友谊之后，其余的事情他便猜出来了。这时，形势已对他们不利，这个可怜的家伙遇到的麻烦事真不少。他应当知道蚂蚁是挡不住岩石的下落的，不管他知道与否，但他那吃惊的眼睛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瞪得都大。可是，他不会轻易放弃他的任何幻想，仍然拉拢我，希望利用我的天真，继续从我这里捞到一些东西，尽管我已不听从他的指示。阿米尔卡雷提醒我要继续同奥尔门塔律师保持表面上的一致，同时反过来窥测这位律师的表现，把他当作局势的晴雨表。当我看见他带着沮丧、消沉和失望的样子时，我便同我的朋友们一起欢呼，为自由、平等和法国革命的胜利，为我们的共和国，为世界和平干杯。那时的葡萄酒很便宜，伯爵每个月给我三个杜卡托钱币，因此我完全可以参加那时一些激进的学生领袖们的聚餐会。只有这种宣传博爱的政治热情，而不是律师先生们所主张的那种狡诈的和搞阴谋诡计的信仰，能够征服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的心。也许我只能倾听更纯真地宣扬圣洁和仁爱的福音。但无论如何，我的这一步业已迈出，我变成了伏尔泰的狂热信徒和一名争取自由的战士。我非常热衷于参加同学之间进行的辩论和演说，我觉得我应当同他们一样，否则自己就是软弱的和可鄙的。在这种情况下，同学们的思想变得非常活跃，共同关心的问题制约了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并把它引向了大家共同注意的方向。比如在英

国，有人认为，为了使国家强大，个人主义是有益的。但在另一些国家，人们又认为，个人的仁慈是无用的，因为它是偶然的和非正当的途径。这样，仅仅一年，这些青年人在思想上就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虽然过去的情欲、怨恨和懒惰依然存在，但是从西方吹来的风却使他们的思想脱离了可怜的圈子。也许恐惧、恶习和惰性仍在作祟，但新的信仰已占上风，他们相信自己能干出一番伟大事业，即使这种事业难以持久。我对此感到高兴。此外，我很了解阿米尔卡雷，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同他一样。当时，正如人们的以所有的法官下巴上都不留胡子一样，我也陷入一年前曾陷入过的看问题极端的错误之中，我甚至主张对那些过去被判处死刑的人无罪释放。阿米尔卡雷以他追求自由的信仰、激情和乐观，以他勇敢的性格吸引了我，并带领我前进。同他在一起时，我感到那种不为人类谋求幸福的感情是没有价值的感情。

我已记不清往日的生活，仿佛彼萨娜是一个很小的小女孩，而我好像站在淡蓝色的高山之巅看见她正坐在山谷之中。虽然在我的心灵中我们二人过去是紧密相连的，但现在已各自分离，仅剩我独自一人了。对道德、自由和科学的信念是如此的强烈和纯洁，从而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欢乐和希望。但每当我想到我心目中的彼萨娜已退居一隅在那里埋怨和暗自生气时，我的思绪又出现混乱，便强打精神，自言自语一番。我的思想出现以上变化完全是我受阿米尔卡雷的影响并自发地效法他的结果。

此时，法国的隆隆炮声在意大利的大门之外响彻云霄。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呼声与之共鸣，古罗马共和国的幽灵苏醒了，青年人为仿效布鲁托的发型剪掉了长发，到处都能看到预示胜利时刻日益临近的希望之光。阿米尔卡雷发狂似地大声疾呼，

他在最激动的人群中、在咖啡馆里、在广场上舞动着双臂，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奥尔门塔律师则变得越来越苍白，越来越气恼。我想，他的气恼还在于侯爵夫人迟迟不愿离开人世。我偶尔去他那里时，竟遭到他的冷嘲热讽。一天，他居心叵测地对我谈起我同阿米尔卡雷的友谊，狡黠地警告我说，如果我真正爱我的朋友，我就应当提醒他不要轻率地发表议论。当天晚上，阿米尔卡雷便同许多学生一起被捕了。随后，根据检察官的命令，他们被押往威尼斯监狱。我认为，当时他们之所以没有把我也抓起来，是因为他们想恫吓我一下，如有可能的话，将来再利用我。但是，感谢上帝，我生来就不是一个胆小鬼。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这件事，使我内心十分沉痛，也使我更加仇恨我们的敌人，渴望我们的事业成功，因为它关系到我的朋友的生命安全。当时，我心急如焚。

只有时间能使我逐渐平静下来。在激烈的战争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段较长时间的停战和观望时期。欧洲大陆联盟有所加强，法国有意收缩，就像一只伺机扑向猎物的猛虎，但旁观者却认为它已经一蹶不振。这时，威尼斯共和国坐立不安，同各国进行外交斡旋，以便见机行事。检察官们洋洋得意，面带微笑，因为他们看到驱散了一场即将来临的风暴。他们虽然微笑，但是攥紧了拳头，狠狠地抓住那些企图在枪林弹雨中逃生的不幸者。表现上形势已恢复平静，天空一片晴朗。人们不再谈及阿米尔卡雷和那些同他一样先后入狱的人，只听说法国公使馆还关心他们，反对把他们处决。但要是法国在未来的战场上又失败了怎么办呢？我一想到这里便胆战心惊。

一天早上，我收到了一封带黑色封口的信，这是伯爵通知我文书已去世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这两年已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进行考试，然后尽快回弗拉塔，

并负责领导文书房的工作。我很难向你们解释清楚我读到这封信的感觉。但是，从内心讲，我是很高兴的，因为客观的需要又使我能接近彼萨娜。在阿米尔卡雷离开了我，并且短时间内很少有希望回来的情况下，帕多瓦这座城市对于我来说真像一座坟墓。我一天天地感到心灰意懒，年轻人的激情一旦受阻，就很容易灰心丧气。奥尔门塔律师吃晚饭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兴高采烈的胜利者的样子使我十分忿怒。我带着一封弗鲁米耶尔参议员所写的介绍信，以优良的成绩通过了第二学年的考试。当我离开帕多瓦时，我对自己头脑空空，没有学到多少东西，感到心烦意乱。可是，我觉得在没有弄清楚阿米尔卡雷的案情之前，我就离开这里，实在于心不忍。我希望得到伯爵夫人的帮助，希望通过她的贵族亲戚在威尼斯打听到有关阿米尔卡雷的消息。我数了数身上剩下的钱，算了一算才明白，绕道去一趟威尼斯需要花去我的大部分积蓄。我收拾好行李，然后把它放在船上。但动身前，我去奥尔门塔律师那里，按照礼节向他辞行。

“噢，祝你一路顺风，卡尔洛！”他对我说。“很遗憾你不能在这里呆到年底。你是一个机灵的人，你要经常回来看我，也许侯爵夫人还希望见到你呢。代我向彭多拉神甫问好，卡尔洛。要像过去那样尊重长辈，年轻人总是好高骛远，但做起生意来总是亏本！”

我知道律师想说什么，他以为我也像他那样是只贪婪的狐狸，他完全想错了。但是，我却不得不应他的邀请，当着他的面吻他那满身汗臭的儿子，他的儿子经常身着黑色的破衣衫在前厅里念经。这种场面除了我此次高兴地离开帕多瓦之际以外，从前还有过两次。我作为一个还不满二十岁的青年便幸运地以文书的身份出现在他的面前。

我到达威尼斯后没有耽误时间，既没有去欣赏圣马可教堂，也没有去运河边散步，便找了一家小旅店，把自己的行李放下后，径直奔往弗鲁米耶尔在威尼斯的住宅。我的上帝，几年不见，伯爵夫人竟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她的脸变得又黑又难看，鼻子弯得像雀鹰的嘴，眼睛中闪着使人感觉不出任何善良的淡绿色的光，衣着也使人厌恶。她戴的帽子上既没有玫瑰色的丝带，也没有花边；头发已经灰白，额前和两鬓的头发乱蓬蓬的，显然没有梳过。说老实话，看到此种情形，尽管我十分同情阿米尔卡雷，但我也不想请求这样一个人的帮助了。我假装是来威尼斯看望她，相信她听了这样的话后一定会很高兴。但她对我的接待却是冷冰冰的，使我一下子从头凉到了脚，我只好见她一面后便抽身告辞，出门上街去。但是，我走到门厅时，又想起何不趁此机会见一见克拉娜伯爵小姐，看她是否能给我提供一点帮助。当我正转身想找一个仆人带我去见她时，她已迎面向我走来，因为她知道我来访的消息后，也不想失去见到我的机会。她对我十分热情，使我非常感动，并且使我重新振作起精神。可怜的伯爵小姐还是同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那样，只不过显得脸色更加苍白和表情更加严肃。看得出，她的两眼周围有两个明显的红色圆圈。这说明她要么经常哭泣，要么长时间的失眠。但是，她的这种内心痛苦的迹象，非但没有削弱我想寻求她帮助的想法，而且还增加了我对她的同情。这样，我就敞开思想，向她谈了我的心里话，谈了我的朋友阿米尔卡雷的情况，表示我至少想知道他为什么被捕，何时才能被释放。伯爵小姐听到我叙述的我朋友的情况以及他被捕的大致原因时，感到很惊讶，曾两三次建议我采用某种权宜之计，但接着她又对这种办法表示怀疑。终于，我的忧伤感动了她。于是，她对我说：在威尼斯有一个人对这方面的事情甚

为了解，而且我也认识他，他就是卢奇利奥大夫，如果我去找他，他一定能够告诉我我所渴望知道的那个特雷维索的大学生的情况。但是，可怜的姑娘红着脸对我说，一定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个主意是她给我出的。然后．当我问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卢奇利奥医生时，她回答说，她也不知道，但她相信卢奇利奥会经常去圣马可广场，因为无论过去和现在，这个广场都是威尼斯人经常聚会的地方。

这样，我便与她告别，并衷心感谢她的帮助。随后，我径直来到圣马可广场，在那里转来转去，寻找卢奇利奥先生。我过去曾经产生过的对他的嫉妒心已不复存在，尽快打听到有关阿米尔卡雷的消息的迫切愿意使我毫不犹豫地想找到他。我刚刚看到他时，他几乎不认识我了，他对我仔细打量过之后，突然表现出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喜悦。他询问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最后还问我是否已见到伯爵夫人和她的大女儿。我告诉了他有关的一切情况，以及我对她们的印象。然后他告诉我，伯爵夫人已像当时威尼斯的贵妇人那样，迷恋上了赌博，每天都要花掉一大笔钱，高利贷者们紧跟在她的后面，她现在一心想的就是如何尽快捞回输掉的那些钱，即使冒着巨大的风险也在所不惜。她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坏，对她女儿的态度十分专横，已有七个月的时间没有让那个可怜的姑娘去圣扎卡里亚教堂做弥撒了。过去他曾经在那里每周见到她的女儿一次，后来她的女儿就像影子一样消失了。她把她的女儿安排在那幢房子中窗户朝里的房间内。因此，她的女儿连在临街的窗户上出现一下的机会都没有，要想进去会见她的女儿是绝对不可能的。至于卢奇利奥行医的情况，他说他在威尼斯已有相当大的名气，并开设了一个很豪华的诊所。他说伯爵夫人已无可救药。他从可靠的人士那里得到的消息说，伯爵夫人正在同圣特雷萨

修道院进行谈判，以便让克拉娜到那里去当见习修女。仅仅是由于克拉娜去时要带的财产问题没有谈妥，克拉娜才暂时没有去。因为目前伯爵夫人手中的钱还不够付克拉娜入修道院所需费用的一半，而按照修道院的规定，只有把全部费用付清之后，修道院才能接受克拉娜。那个可怜的姑娘只能屈从于她母亲的意志。目前她还没有为此而献身，完全是由于她的母亲和修道院之间的利益尚未达成一致。卢奇利奥的惟一希望是：当修道院让克拉娜表示自己的誓愿时，她可以说不愿意当修女，只有这样才能使她继续过世俗的生活。谈话间他表现出一种由于无法战胜对手而产生的一种难以压抑的忿怒，他认为伯爵夫人对待女儿的态度是轻率的和可笑的。谈到这里，他抬起了头。我看见他的眉宇间还是充满着过去那样的勇气，他还在继续抱着希望，而且相信自己的希望不会变成梦幻。这样生气勃勃而又谨慎的人是不会用幻想来陶醉自己的。他坚强的话语增强了我对他的信任。当我看到他平静下来时，我便向他谈起我为何在此等待他。也许我想对他有所保留，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是克拉娜要我来找他的。他听了我的来意后似乎勾起了许多心事，又像刚刚见到我时那样，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

“你有多久没有得到关于彭多拉神甫的消息了？”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这样问我。

“噢，很长时间了！”我回答说，同时我对他问这样的问题有点儿吃惊。“很长时间以来，我同那位神甫的关系已不怎么好了，至少他对我的表现是不太满意的。”

“你到帕多瓦去时，他没有给你写过介绍信吗？”卢奇利奥随便地问我。

“是的。”我说，“他给一个叫奥尔门塔的律师写过介绍我的信。我对此人十分不满，几个月前我得知他是威尼斯共和国

的检察官们派去的密探。”

“不错，正是这样。但你在威尼斯不要大声谈论这件事。你的朋友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才陷入泥潭。”

“啊，是的。他们要对付他，那是太容易了！因为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大声发表他对形势的看法，从老远的地方就能听到他的声音。”

“你看吧，他是那样的天真，这就是对天真的报偿。不过，你放心好了，在法国公使馆的保护下，我相信，他们不会遭到更严厉的惩罚”。

“你能肯定吗？如果法国被盟军打败了呢，如果……”

卢奇利奥爆发出一阵大笑，打断了我的话。我吃惊地看着他。

“好，好，你看着我！”他说。“我笑你们幼稚。你们也像德国的那些蹩脚记者一样，相信法国已精疲力尽，分崩离析，谁先进入法国，谁就可以骑在法国人的头上！……你再看看我！……我不过是一个医生，但我可以向你们说，我比所有那些穿长袍、戴假发的狡滑政客看得更远。法国现在不仅仅在法国，也在瑞士、在荷兰、在德国、在皮埃蒙特、在那不勒斯、在罗马、在威尼斯、在我们两个谈话的地方！法国知道这一点，它有意收缩，以便把敌人的有生力量都吸引到自己的周围，然后迅速地消灭它们，同时让它的朋友们，让这里的兄弟们有更自由的发展余地！……你看，刚才我还要你小声说话，现在我倒大声叫嚷，无所顾忌。你看，现在他们已经感到害怕了，而我们却没有任何危险了。你可以把我刚才所说的话，告诉奥尔门塔律师，告诉彭多拉神甫，我对此并不在乎。”

卢奇利奥说这些话的时候，炯炯的目光严肃地望着我，使我不得不违背我的习惯，低下了我的头。但是，他也许注意到

了我的惶恐，便对我伸出了热情的双手。

“ 你多大了 ?”他问我。

“ 快满二十岁了。”

“ 才二十岁？那么，你振作起来！你还是一个孩子呢。他们以为可以蒙上你的眼睛，但我希望你不要受他们欺骗，你会认清楚他们的。鼓起勇气来，请给我谈谈你同阿米尔卡雷的友谊，以及你来找我帮助他是别人的建议，还是你自己的主意……„

“ 噢,你认为谁会让我到这里来!”

“ 谁？比如彭多拉神甫或是奥尔门塔律师！ ”

“ 他们？恰恰相反，他们并不太了解我同阿来尔卡雷的亲密关系，而且由于阿米尔卡雷被捕，我己十分讨厌他们了，讨厌他们玩弄轻率而卑鄙的阴谋。 ”

“ 他们的阴谋是轻率的？完全不是这样，小伙子。说他们卑鄙倒是可能的，但我们也不要匆忙下结论，因为凡是要竭力保住自己的饭碗的人都有自己的权利。你想想，如果一旦废除了贵族和僧侣的特权，那位可敬的神甫和律师还能保持住他们的优越地位吗？……他们如同其他人一样，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工作，除此以外，我对他们没有别的看法！ ”

卢奇利奥的这种看法使我非常惊奇，我只能以他对敌对势力非常憎恨来概括他的这种冷静分析。我的那位特雷维索的朋友只不过看问题比这位弗萨尔塔的医生更直观一些。我只是忘记了卢奇利奥年纪更大，因而青年人的冲动已被冷静的分析所代替。

“ 那么我们来谈谈你的事吧。 ”他继续说。“ 我相信是克拉娜小姐让你来找我的，而不是奥尔门塔律师。如果是这样，你就放心吧。你的朋友阿米尔卡雷在监狱里比我们在这 个广场上

还安全。我将就他的情况同十人委员会谈一谈，如果十人委员会是明智的话，在审判中会照顾他的。对这些有才华的青年，不会有什么危险。他们应当注意不要受彭多拉神甫的欺骗。好啦，卡尔洛！你的思想很幼稚，心灵更单纯。在面临美好的前景时，注意不要毁坏了自己。现在我要走了，要去给一些穷人看病。受到人们的爱戴是对医生最好的报酬。你还有什么事？如果你要在威尼斯停留，就到我的诊所来找我，每天早上十点钟以前我都在那里。”

“谢谢。”我对他说。“你肯定阿米尔卡雷……”

“是的，我能肯定阿米尔卡雷不会受到任何虐待。你还有什么要求？”

“那我太感谢你了。今天我就离开威尼斯。”

“请代我问候伯爵，伯爵小姐，弗鲁米耶尔阁下，还有我父亲，如果你见到他的话。”卢奇利奥补充说。“啊！还要代我问候弗拉塔和弗萨尔塔！谁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回到那两个安静的地方！”

他拥抱了我以后便离开了，他的态度比初见到我时热情多了。我想，过去肯定有些人对他说过我的坏话。后来我知道，正如我猜想的那样，他认为我已把灵魂和肉体都出卖给了彭多拉神甫。而我刚才向他坦诚地叙述的有关我自己的一切，使他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我不必以自己年轻，尚无经验为理由向他作解释。不管怎样，我带着行李，搭上了去波尔托格鲁阿罗的邮船。但路上我还在想卢奇利奥同我的谈话，他在说话时带着某种权威的口气使我感到奇怪。他是一个普通的医生，一个从乡下刚到威尼斯不久的年轻人，怎么说起话来口气这样大！好像他是威尼斯共和国命运的主宰、法官或是预言家！……我觉得这件事有点滑稽！难道我被愚弄了吗？难道他利用我的幼稚

来任意嘲笑我吗？我几乎后悔把阿米尔卡雷的事托付给一个我还不十分了解的人去解办，但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想，我这样轻信他是我的粗心和懒惰所致。可是我又安慰自己说，他过去并不是个爱吹牛的人，他的智慧和学识都是出类拔萃的。这使我更有理由相信，他比别人更有力量和预见性。记得去年秋天，我在波尔托格鲁阿罗时曾听到过人们的议论，说他是法国公使馆的秘密雇员，他这次对我说的话验证了人们的议论。他的这种身份也许使他比别人都知道得多和看得深一些。总之，我并未找到他需要捉弄我和拿我开心的理由。

由于我对卢奇利奥的尊重，也由于我在帮助阿米尔卡雷方面没有其他办法，我也就对我做的事情心安理得了。后来，我很少想到他，更多地忙于自己的事情。我们的船逐渐离开了环礁湖，进入密如蛛网的连接威尼斯与弗留利南部地区的小河道和运河中。最近一年来的生活印象逐渐在我的头脑中暗淡下来，而过去的事情又像梦幻一样跳跃地闪动在我的眼前。我似乎感到船载着我正在驶向过去的年代，船桨每划动一次，我的生活便向后退一天，一直把我带回到那些已经消逝的岁月。在盛夏的日子里，坐船穿越沼泽地的漫长旅途更易于使人陷入沉思、忧伤和幻想之中。在远方，江、河、湖泊和大海的遥远而广阔的天际呈现出五颜六色的光芒，近处绿色的芦苇丛和秀丽的睡莲散发出阵阵的芳香，使在沉闷和炎热中已感到疲乏的旅客们心旷神怡。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下，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都在单调地和不停地抖动。在大自然魔力的驱动下，这一片充满灿烂阳光的荒野，转瞬间便变成了使人留连忘返的天堂。

生存在寂静中的万物是一个多么令人眼花缭乱的奇观啊。因此，我们赞美那汹涌澎湃、不懈搏击的大海，赞美那孕育狂

风暴雨的辽阔天空，赞美那可激发人们深思的、磷火荧荧的夏日之夜。它使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存在，使我们感觉到我们是作为一个更广泛、更完整的人类的存在。似乎我们已不再是旁观者和主宰者，而是这个世界的眼睛、耳朵和头脑。智慧并非就是世界的一切，而不过是它的一部分罢了。人类不能包办和统治万物，只能同万物同命运共呼吸。我在这种如幻如梦般的思绪推动下，慢慢地回忆起我的童年时代。一个在外飘流多年，在异乡度过了无数岁月而重归故里的流浪者，也不会比我此时更高兴和更激动。但我又充满淡淡的忧伤。在我记忆的黄昏中，怀念以往那些消逝了的欢乐，正如在梦中看见自己的亲人一样，会使你热泪盈眶。我既是在回忆，也是在忘却，并且在梦想。我回忆起童年的欢乐，忘记了少年时期的痛苦和青年时期的悔恨，梦想幸福和愉快地重新登上曾一度被从那里赶走和曾企图重新靠近又未成功的迷人的达尔奇纳河的河岸。谁能不在久别之后想像自己的爱人奇迹般地变得如同梦中那样理想，如同诗歌中所描绘的情侣那样完美呢？……尽管这都是脱离实际的天真幼稚的想法。我在这个想像中的女孩身上注入了自己的希望、爱情和心灵中最优美的东西。我把我的彼萨娜放在摇篮里，我看到的只是她的长长的头发，温柔的眼睛和天使般的笑容。我记得她是一个活泼可家、聪明伶俐和富于同情心的姑娘，她的声音是那样的甜蜜。我看见她骄傲地成长，越来越美丽，她的举止是那样的高雅，言谈是那样娓娓动听，她的吻是那样的热烈。我感到当我拥抱她时她的身体在颤动，我看见在我的注视下她胸部的起伏运动，还有她的目光……啊！谁也无法描绘她看我时的情景，对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她那双令人消魂的眸子能说出天国的语言！为何我只记得那双充满着爱的闪电的眼睛，以及有时使之暗淡的迷雾？不，她的灵魂中最优

美的部分正是生活在这双未曾受到罪恶污染的眼睛中。不，人并非只是一部产生思想和情感的机器，而是一种永恒和短暂、崇高和猥亵的混合物，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都同时存在。但是，如果你集中体现于前者中，你将成为一个英雄，如果你集中体现于后者中，你将成为一个禽兽！彼萨娜的眼睛中闪光的东西正是这种神圣的部分。她的眼睛总是那么纯洁，无可指责！这就是彼萨娜能扣动我心弦的强烈的、完美的和不朽的爱。人世间任何美丽的东西，任何使感官愉悦的东西，都难以逃脱坟墓。这一点在我这个八十岁的老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完全尊重和理解人的精神是从属的和可以遗忘的，但是我对彼萨娜的感情，却总是从长期的麻木中痛苦地苏醒过来。

在波尔托格鲁阿罗，我的幻想破灭了。大家都在议论彼萨娜的古怪行为，甚至她的姑母都对我说，要我想想办法帮助她改正错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伯爵从不过问她的事。她的姑母曾向伯爵建议，让彼萨娜到姑母家去生活，但伯爵回答说，他的女儿不愿受任何的约束。这样，伯爵对女儿完全听之任之，从而严重地损伤了她的名声。

“你听我说，卡尔洛！”她的姑母对我说。“她可能会变得更坏，因为拉伊蒙多·文基埃雷多经常在她的周围转来转去。她对他做出各种媚人的姿态，谁看到都会感到恶心。虽然她现在已十八岁，也应当考虑结婚问题了，但是，如果他来向她求婚，她又会认真地回答说，她决不会嫁给他。别向她提出这种要求。据说她对朱利奥·德尔·蓬特还怀着旧情，但是人们又不明白，她为何对朱利奥那样的粗暴，而对她不愿意嫁给他的人又是那样的亲昵。此外，朱利奥较穷，健康状况也不佳，似乎有一种活不到明年春天的迹象！

“怎么？朱利奥到了这样危险的地步？”我吃惊地问。

“是的，那个可怜的人。”参议员夫人说。“我跟你讲真话，也许他还是死了为好。因为人们没有地方安置彼萨娜，她不像卢奇利奥医生过去追求克拉娜时，克拉娜有个躲避的地方。而且克拉娜比较安静、理智．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可以让她避免做出越轨的行为。但彼萨娜呢？……唉！希望不要发生什么事，我怕她给家里制造出丑闻。”

这时我暂时忘记了彼萨娜，想起了朱利奥。说心里话，听到关于他的健康恶化的消息以后，我心里十分难受。实际上，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时，只见他苍白的脸上显得比以往更为忧郁，他说话时，也上气不接下气。他的这种悲伤和挣扎与他对彼萨娜的爱是分不开的。我看到他的这种处境，仿佛实现了我对他的报复。在弗鲁米耶尔夫人对他作了不祥的预测后，我开始更清楚地感到并担心他会不会成为那位任性和热情的姑娘的第一个牺牲品。我为他的不幸而痛心，但我可能更加为那个以漫不经心和无情的方式使他得了相思病从而犯下杀人罪行的人痛心。我心爱的人的罪过比我自己的罪过更使我伤心。我当时想，我可以饶恕彼萨娜爱朱利奥，只要她能用爱情重新给予他健康和生命。我不得不相信，弗鲁米耶尔夫人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当天晚上，我在波尔托格鲁阿罗看见了彼萨娜。她对我含情脉脉，略带着羞涩的沉默，仿佛向我寻求爱和怜悯似的；她对拉伊蒙多是喜笑颜开地讨他的欢心；她对朱利奥却持冷淡和讥讽的态度。拉伊蒙多忘记了过去克拉娜拒绝他时的情景，彼萨娜对他的献媚又使他来到了弗鲁米耶尔的家中，也许他想在这里得到早已垂涎三尺的美色。一个姑娘躲开了他，而另一个姑娘却尽量刺激他的欲望，因为彼萨娜虽然拒绝他作为丈夫，但愿意接受他作为情人。拉伊蒙多是个放荡的青年，他认为要是他能悄悄地得到他公开渴望得到的东西，那他才是最

狡猾和最幸福的人。彼萨娜的作风为他提供了一个实现其幻想的机会。如果你们能看见在那个关键时刻，可怜的朱利奥的那副狼狈相，你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的怜悯之心甚至战胜了我的爱情欲望。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我讨厌拉伊蒙多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朱利奥。我为彼萨娜产生的嫉妒之心，与其说是为了我，还不如说是为了朱利奥。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聪明青年，自从悄悄地患上失恋的不治之症后，他的身心便在痛苦中瓦解了。我想到这点，几乎悔恨自己过去曾经仇恨过他。你们是否觉得我太善良了？你们过奖了，我只不过感到我应当这样做罢了。我在同彼萨娜相处中，学会了克制和忍耐，特别是一种有利于不幸者的近乎英雄式的仁爱。我的这种品行在后来也有所表现。如果有时我的品行会被指责为愚蠢的话，那么其中也不会缺少某些值得赞扬的勇敢和慷慨。

拉伊蒙多显得满面春风，喜气洋洋。从他的脸部表情，从他的举止，从他的穿戴和言谈中，都能使人感觉到他对自己的现状非常满意，别无他求，他简直是心花怒放了。愉快的心情使他脸色红润，看上去更加漂亮，行动更加敏捷，说话也更有风趣，他几乎是尽善尽美，使人着迷，每个见到他的人都恭维他，因为人人看到幸福的情景都会感到内心的喜悦，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那样。彼萨娜已为他倾倒：当他的目光投向她时，她的眼睛就往下看，全身仿佛在颤抖；当他说话时，她就面带笑容；他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这种情况就如同过去我看到她迷恋上卢奇利奥时一样，不过那时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而她现在迷恋拉伊蒙多时，已经是个大姑娘了。但她还是像小时候那样热情、激动、大胆和泼辣，加上她的喜悦的心情，使这个风华正茂的十八岁姑娘具有无限的魅力。我那时是失望地爱着她。由于她使朱利奥得了相思病，以至使他气息奄奄，因而

我又十分恨她。由于她背信弃义，竟然爱上那个放荡、轻浮的拉伊蒙多，因此，我又很鄙视她。我真想揍她和骂她一顿。尽管我爱她，但是我愿意把她让给别人以救人一命。为此我感到自豪！但是，她却仍然似乎什么也没看到，如同一个刽子手那样我行我素。她真是个瞎子！这就是我能宽恕她的理由，因为我相信她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觉察出来，她被那过分的激情蒙住了眼睛，使她看不见自己以外的事情。当我看到身心具遭病魔折磨的朱利奥在死神面前挣扎的情景和他的对手拉伊蒙多在为那样轻而易举地取得了绝对优势而兴高采烈的时候，我急得热泪盈眶。昔日朱利奥脸上那种精神力量的光彩和他那炯炯有神的眸子的光芒均已消失，他的外表再没有任何美可言，因为他再没有其他可以称之为美的东西了，甚至在他那苍白的脸上，由于肝脏受损而出现了一些褐色和暗绿色的斑点，使他好像一个患皮肤病的人。可能是因为自惭形秽，他的目光，他的语言也都失去了勇气和自信。他有时虽然强颜欢笑，露出一丝早已在失恋的压抑下荡然无存的愉快表情，并企图以此来驱散失望的乌云，但这样的笑容就像黑夜里从墓地里闪现的磷光，只是在意志的驱动下的昙花一现而已，紧接着就是更深沉的黑暗。他为爱情陶醉过，在追求爱情时，他也曾被人爱过，没有了爱情，他就会死亡。他知道这一切，并且对自己在死之前尚未出现心灵的回光返照感到十分愤慨。他对爱情和报复的惟一希望就是在死的时候，精神能振作起来。但他越是这样想，受疾病和爱情折磨的头脑就越不听他指挥。我对他在死到临头时还这样执著地追求爱情感到震惊。他的身体是那样的虚弱，可以说已变成他心灵的坟墓，可是他还贪婪地渴望得到他认为应当属于他的那份爱情，而那份爱情已被另一个年轻、傲慢和逍遥自在的人抢走了。我似乎看见快要饿死的圣徒

拉扎罗正在向司祭们要求一点面包渣，但却遭到他们的嘲笑和拒绝。但是，这至少是他的希望啊！朱利奥可能会从发泄正当而高尚的愤怒中找到最后的欢乐，使他在死的时候可能还相信，他因不幸而说的一些报复性的语言会永远地在那个违背誓言的女子心中回荡。可是事情并非如此。彼萨娜看都不看他一眼，也不想听他说话，他只能慢慢地死去，休想让他临终时的喘息声去惊扰她的幸福的微笑！

在那个漫长的夜晚，我对可怜的朱利奥充满了同情。于是我对伯爵说，当晚我要留在波尔托格鲁阿罗，请伯爵独自一人陪同彼萨娜回家。彼萨娜对我的反常行为感到惊讶。她可能认为这是由于我的嫉妒所至。她向我投来了带着安慰和感谢的一瞥，而我却感到周身悚然，赶忙转过身去。我让拉伊蒙多站在那里目送慢慢消逝的马车，我挽住朱利奥的胳膊，扶着他离开了弗鲁米耶尔的家。朱利奥此时心情忧郁，如同丢掉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落水者那样失望，但他一直呆呆地、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个幸运的、满怀喜悦的竞争对手。

“朱利奥，你怎么啦？……”我摇了摇他的身子对他说。“别走神！你还没有拥抱我，还没有同我告别呢！……”

他心不在焉地看了看我。因为我们是在一条僻静的小路上，随后他用胳膊搂着我的脖子，既不说话，也不哭泣。这样，我们二人就不分离了。当他过去得意和幸福的时候，可能从未注意到我这个可怜和卑贱的人。他用手向我做了一个告别的、几乎带着要求保护和怜悯的手势，我从来没想过还可能去握这个曾经盗走我心上的珍宝的人的手。啊，当命运让我们二人重新会晤时，我们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我在经过了双重的醒悟之后，有了比同情我自己更大的勇气同情他，我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和在无人关怀的情况下日益衰弱，而他在一年前对

我还是那么的残忍和具有伤害性，当时他简直是现在的拉伊蒙多。

“朱利奥，你怎么了？”我把他的头扶起来，对他说。“你想病倒，你是在残酷地折磨自己。”

“我想病倒？不，不，卡尔洛！”他用微弱的声音痛苦地说。“我想把病治好，我想活下去！我希望我的脸上重放青春的光彩，我的精神恢复过去那样的愉快，我的心灵如同春风吹拂下玫瑰园里那含苞欲放的花朵，我的语言充满幽默和风趣，如同一首首优美的爱情诗！我希望阳光赶走我脸上的阴霾，使我苍白和憔悴的面容重新显出生气！如果能这样，那将是一个奇迹，那将是正义的胜利。原先红光满面，后来变得虚弱的人，只要经过一段时间恢复健康以后，又会变得红光满面。原先神采奕奕的人，一旦失去这种光彩，必须重新找到过去照亮内心的光源，才能重新表现出神采奕奕。心灵上的病是不能用药物来医治的，感情的变化与病情的变化完全不同。爱情被压抑下去会重新浮现出来，被消灭，又会再生！它既是毒药又是美酒。我对此已不知见过多少次，而且我已有切身的体验，将来还会有体验！……”

他热情地说着，支离破碎和含混不清的言语从他的嘴唇边不断地涌出来。他只要发现他的思想中露出一线微光，便赶快抓住它，决不让它失去。但他说这许多话时，已显得力不从心，呼吸困难，他在希望和幻想中转圈子，正如一个因受伤而濒临死亡的武士，一会儿想荣誉，一会儿又想如何指挥一样。

“你安静点，朱利奥！”我对他说，不知我对他此时的表现是可怜还是害怕。“瞧，你心里想得太多了。你想得太多会伤害身体的。你应当克制自己。我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也知道用什么办法来救你。我知道你在失恋。正如我们遇到一个心爱

的女人一样，朝思暮想的爱情欢乐使我们想入非非，神魂颠倒！但是，一旦这种爱情成为一种折磨人的痛苦的时候，难道不需要想办法摆脱它吗？你要找出生病的原因，必须在你自己身上找，而不是在别人身上找。那是一场骗局，是你自己犯的一个大错误，这就是全部的事实。振作起来，另寻机会，如果你身体这样坏，你还能做什么呢？……”

“我知道。”他痛苦地说。“我知道，我的朋友，你要问我什么。你认为我不了解你吗？……后来我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但当初我就发现你也爱彼萨娜。你想想，我能在一个孩子面前认输吗？……现在你已长大，成了一个仪表堂堂的小伙子，你想恢复你的权利。在恢复权利时，对付一个情敌总比对付两个情敌好！你对我讲老实话，你是不是想说：‘最好你还是自己退场，你知道我能干什么。否则，你看看我的臂膀，这里有把你扔进棺材的愿望和力量。’难道这不是你的想法的核心吗？”

“不，绝不是这样！”我惊讶地说。但我理解这个病人为何对我持这种不公正的怀疑态度。“绝不是这样的！朱利奥，你知道我不会撒谎，我也从不向我的对手求情！……唉，……你还不明白吗？……是的，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爱过彼萨娜，对此，我丝毫也不想对你隐瞒，甚至现在我还爱她。正因为如此，当我看到她那样无情地伤害你时，我感到十分痛心！”

“无情地？你这样认为吗？”他激动地抓住我的手大声说。

“无情，就在于她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忘记了一切。”我补充说。

“那么，你想要我相信，她不可能爱我！”他接着说。“你想要我相信，当你看到你的爱人残酷地对待另一个人时，你感到烦恼！……啊，你是个骗子和懦夫，这就是你出现在我面前

的原因吧！……如果你是个骗子，我还可以原谅你，否则我会更加鄙视你。我对你卑劣的同情感到厌恶！你真像一个被雇用的帮凶。”

“住嘴，朱利奥，住嘴！”我边说，边极力控制自己的愤怒，并用手捂住他的嘴。“是的，正如你所说的，我害怕看到的不是我的爱人，而是这样一个女人，虽然我爱她胜过爱我的生命，但她却在无所顾忌地折磨和扼杀像你这样的人。我希望她摆脱这种坏名声，使她将来没有这样的内疚！……因此，你要知道这一点，朱利奥！你看看我是否真诚。我知道并感到我应当永远爱她。但是，如果我爱的人是一个爱慕虚荣、没头脑、易发火的人，甚至是个杀人犯，那我该多么痛心啊！

“那么，你爱她吧，爱她吧！”他泣不成声地说。“你没有看见我已是个快死的人了吗？你也用不着再这样谨慎，她已经把我杀死了，她的鲜红的嘴唇吸干了我的血。有时我还幻想，企图对她进行报复！但接着我又鼓起勇气回到现实中来，慢慢地平息了胸中的忿怒。你走吧！从现在起，我对你得到的幸福也要报复，所有的人都会得到应有的报复！你走吧，如果你喜欢卑鄙、肮脏、下流和没心肝的人，你就去找那个狂妄自大和缺乏荣誉感的愚蠢女人吧！她生性残忍、愚蠢和淫荡，她永远是个下贱女人，她甚至没有大自然赋予女人的仁慈之心！
你的权利是不可否认的，你出生在腐败的环境中，你可以不顾廉耻地去爱她，如同泥塘里的癞蛤蟆和死尸上的蛆虫那样去爱吧！

他的声音变得激昂起来，他一边说一边来回踱步，好像得了精神病一样。他说话时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好像要把他用来骂人的每一个字都磨得特别锋利似的。对此，我心中早有准

备，我让他将肚子里的怒气、怨气尽情地发泄出来，直到他因疲劳而安静下来为止。然后依靠我自己的正直和诚恳进行最后的反击，但我的这种态度是否称得上高尚，只有上帝知道。

“朱利奥，”我结结巴巴地在他耳边严肃地说，“你已经对彼萨娜作出了评价！……现在就来看看，你的自尊心是否允许你爱这样一个人了。”

“你不是也爱她吗？”他尖刻而坦诚地反驳道。

“是的，我爱她。”我说。“因为我生来就爱她，因为这种爱不仅是一种感情，而且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因为这种爱在我具有理智和自尊心之前就产生了！”

“那么，我呢？”他说话时几乎哭了起来。“你以为这两年来我没有像你十二年或十五年中那样对她爱得深吗？……你认为她对于我只是一个玩物吗？……难道你没有看见，我失掉她后正在走向死亡吗？自尊心，你说的是自尊心吗？……是的，我是骄傲的，我为别人抢走我的心上人，而我又没有任何办法再把她夺回来而万分痛苦！……啊，你要知道我多么希望恢复我的青春，我的风采，我往日的生气勃勃的生活，哪怕恢复一天，恢复片刻也好。我为此流了多少眼泪，忍受了多少痛苦，甚至对人低三下四！……你要知道我曾经在镜子前面痴痴地站立，看着自己憔悴的面孔，心中十分愤慨，我的眼睛像蒙上了一层云雾，周围的眼圈都是铁青色，皮肤发黄并起了皱纹。……我的面孔已变得很可怕，真的很可怕！我看见自己的样子都觉得恐怖。如果我是一个下贱的女人，我也不会吻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我是一个直立着的骷髅，既没有生命，也没有灵魂！但是，我还有幽灵般的可怕力量！我要用我的可怕形象和咒骂来进行报复！我的灵魂已经消失了，正如河水流入干旱的岸边一样。一切都已憔悴、枯萎、死亡！我留下的只有记忆和

希望。我是一个满怀无言的忿怒但又得不到安慰的人，我甚至不知道怎样大声疾呼来唤起别人的同情。”

这时他开始沉默，我厌恶地看到他已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他对别人的同情麻木不仁，甚至感到惊讶。我不知道有一种什么样的内在力量，推动着我不惜牺牲一切地去挽救他。他是狂妄自大的牺牲品，更是爱情的牺牲品。也许因为我太爱彼萨娜，以至使我觉得她的过错也有我的一份，因此我也有一份予以补救的义务。也可能我是在效仿别人，认为别人能做到的事我也可以做到。此外，恐惧也促使我要仁慈。这时我想起了一件事：我曾经听到朱利奥发表反对卢奇利奥和参议员圈子里其他人所主张的无神论的言论。因此，我认为以此为手段对他进行某种劝说的尝试是有益的。

“朱利奥，你至少还是个天主教徒吧！”我沉默了一会后说。“因此你可以请示上帝给予安慰并听天由命。”

“是的，我是天主教徒！”他回答说。“我是听天由命。我没有自杀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不，这还不够，你还应当遵循天主教徒的其他道德准则。你除了听天由命以外，还应当对其他人和自己仁慈一些。”

“我已经做得够多的了。我没有打她的耳光，没有把那个对我十分傲慢的无赖撕成碎片！难道这还不够吗？……”

“好啦，朱利奥，是什么感情使你对自己、对别人都这样偏激。彼萨娜有错误，但文基埃雷多呢？因为他……”

“别提他！……请别再对我提起他，否则我会连上帝的戒律都忘记的！……”

“那么，你听我说，难道感情能使你忽视应尽的义务吗？刚才你应当感谢我，但是你却大骂我！……”

“我之所以骂你，是因为我感到你今天晚上的行为非常古

怪。但是，现在我愿意相信你，感谢你的好意。你满意了吧？”

“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帮助，听从我的建议，从而减轻你的不幸，我将更加满意！”

“而我在走向死亡。我是天主教徒，我相信有天堂，一切都将结束。但我也怀疑，当我死的时候是否能宽恕别人！……唉，是的，对此我很怀疑。我患的是慢性病，它将使我精疲力尽，我将被衰弱彻底征服。但愿上帝保佑我过好这一关！……”

“不，朱利奥，请你别用这些阴暗的想法来毒害自己！……”

“你看，我现在已经平静了，我的身体也好多了，好像我已经康复。你使我想起了上帝，你做得太妙了。我相信，今天夜里我会睡个好觉，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这应当归功于你。你看，我是多么荒唐！……你会原谅我的，卡尔洛，你说是不是？”

我高兴地用双手搂住了他的脖子。他的最后这句话虽然还带几分凄凉的情调，但比他先前的焦躁不安更加深刻地打动了我的心。我觉得他的心脏同我的心脏在一起急剧地跳动，就像匆匆忙忙赶路的人那样。我亲吻了他那瘦削的、渗出冷汗的面颊，目送他走进了家门，我听到他上楼梯时频频的咳嗽声。随后我怀着抑郁的心情离开了那里，因为我虽然做了一件好事，但这一行动也可能是徒劳无益的。

翌日，天还未亮，我便动身前往弗拉塔，因为我整夜未眠，脑子里反复考虑各种最奇特的计划和尚无把握的希望。我到了文书房后，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先处理文书方面的事务，然后按照富尔詹齐奥的老规矩，看望了伯爵和奥兰多主教。前者的脸好像蒙上了一层被炭火烤过的羊皮纸那样蜡黄蜡

黄的，后者的脸则看上去更柔软，更圆胖。这一切延误了我见彼萨娜的时间。直到她从祖母的房间走出来以便到菜园里呼吸新鲜空气时，我才找到了她。站在楼梯拐弯处的韦罗妮卡夫人和法乌斯蒂娜保姆，看见我们后讥笑着躲进了厨房，以便让我们单独在一起。我见到彼萨娜时，真感到恶心，但我用敏锐而怜悯的目光注视着她。

“终于见到你了!’她首先对我说。

“怎么是终于？”我回答说。“我记得昨天晚上我们见过面，并且还打了招呼。”

“是的，昨天晚上！但那不是我们单独在一起，还有其他人。我对你讲真话，我开始约束自己了。”

“你说得对，昨晚并非就我们两个，还有许多人，其中有拉伊蒙多·文基埃雷多和朱利奥·德尔·蓬特。”

我提起这两个名字是为了引出我要同她进行交谈的话题。她立刻闻出了其中的醋意，我想她对我说话的意图也是很清楚的。

“现在我对朱利奥·德尔·蓬特先生，”她说，“对拉伊蒙多·文基埃雷多先生，都是既不冷又不热。此外，我对待他们同对待其他人一样，我不想公开流露我的感情。”

“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但是彼萨娜，你经常说和做是脱节的。比如，昨天你对拉伊蒙多先生流露出来的感情就再明显不过了，朱利奥看到后感到非常惊讶。”

“唉，我对朱利奥先生不再有反感，而且我还为他做了许多事，甚至为他难过！”

“你说的是真的？你还为他难过？”

“你想想！我曾经比较喜欢他，他对此得意洋洋，甚至还想同我结婚。我家里人对这样的婚事会持什么样的态度，你是

知道的。那将是克拉娜同卢奇利奥悲剧的重演。我必须打消他这样的念头，我明确地对他说过了。为了使他更好地恢复理智，我对拉伊蒙多不再那么腼腆了。你以为，朱利奥先生对我这样做会满意吗？如果他真爱我，他会这样鼓励我吗？……他开始嫉妒起来。我对你说真话，即使这样，我还是同情他的。但是，我还能做什么呢？继续欺骗他，还是拿棍子打他？……我反复想过，治病要除根，我便完全不理睬他，同他分道扬镳了。随后，我开始认真考虑同拉伊蒙多的关系，我觉得他作我的丈夫还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正当大家传说不久他将向我正式求婚时，朱利奥却咬牙切齿，冲着我跳了起来，叫嚷说，如果我答应嫁给拉伊蒙多，他将自杀，到那时我才会了解他！我也许是容易轻信别人，或是太善良，但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考虑问题不仔细，这是我的缺点。为了安慰他，为了使他安静下来，也为了解脱我自己，我答应他，我将不同拉伊蒙多结婚。这就是我不同他往来的情况，我可以向你发誓，我是喜欢他的，我认为我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认为这就是友谊。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啊，真见鬼！”我说，“朱利奥一点也没有同我谈起这方面的情况！”

“怎么，你同朱利奥谈过了？”彼萨娜惊讶地问。

“是的，我昨天晚上同他谈过，因为你对他不好，他悲痛的样子使我很同情他。”

“我对他不好？”

“哎呀！你从来没有看过他一眼！”

“噢，太好了！他应当感谢我才对！如果我继续对他好，到头来他还是要后悔，为了使他的病不至成为不治之症，现在分手更好一些。”

“你认为他的病并不是不可医治的。也许你没有注意到，当他看到你迷恋上拉伊蒙多而对他毫不关心时，他的心里非常痛苦，他的健康日趋恶化，失恋吞噬着他的生命。”

“那么，根据你的建议我应当怎样办呢？”

“唉，……很难提建议。但是我认为，既然你已表示过不同拉伊蒙多结婚，你同他的感情就可以一刀两断。”

“再同朱利奥重归于好？”彼萨娜打断我的话狡黠地说。

“如果你真爱他的话，也未尝不可。”我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说。“不管怎样，你对拉伊蒙多冷淡能使他心中的痛苦大大减轻，说不定即使你不再爱他，他的病也会好起来。”

彼萨娜站起来，理了理鬓角上的头发，机灵地微笑着。她认为，我的这些计谋不过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旨在清除两个情敌形成的障碍。

“好吧，我可以试试看，只要你帮助我。”她说。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帮助你。”我回答说。“昨天晚上没有我的帮助，你对拉伊蒙多的献媚不是也做得很好吗。要不是我到客厅里向你们问候，你还不知道我从帕多瓦回来了呢。”

“啊！瞧你说的！如果那是我想报复你对我的同样冷淡呢？”

“去你的，说谎的东西！在其他时间你就没有报复我吗？你认为我不知道你迷恋拉伊蒙多已有很长时间了吗？”

“但是，我再说一遍，这一切都是为了打消朱利奥爱我的念头！你难道认为，如果他真的爱我，我有勇气拒绝他吗？”

“你认为你这样做有损于你的美德吗？……刚才你不是还在说，你拒绝他也是你的巨大牺牲吗！”

这时，彼萨娜显得惊讶、困窘和恼怒。实际上这也是她第一次对我说了些友好的话之后，并未引起我的赞许。但是，这

却激励着她继续这样做下去，因为她是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女人。

也许是由于我的出现和我的劝说，或是由于她的善良，总之，自此以后，她对拉伊蒙多的态度突然变冷，可怜的朱利奥也很荣幸地得到了长时间以来未曾得到的她的青睐，但彼萨娜仅把他当作一般的谈话人而已，并未给予他特殊的关注。而这位姑娘的兴趣又逐渐转移到我的身上，我被这意想不到的幸福弄得心烦意乱。我回到弗拉塔之后，经常见到彼萨娜，我又被她的含情脉脉的目光、她的美丽和她的言谈所倾倒。她说话虽然不多，却很古怪，时而充满高尚的激情，时而表现出爱的疯狂。我忘掉了一切，又像过去那样成为她的俘虏。但是，当我在波尔托格鲁阿罗再次见到朱利奥时，发现他苍白得像幽灵一般的脸上带着讽刺的表情，因而我感到害怕、焦急和内疚。我觉得他有权利骂我是个不忠实的朋友和叛徒。彼萨娜可能也觉得我这个人心灵卑鄙，怀疑我让她疏远拉伊蒙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朱利奥，而是为了我自己。可是，我对彼萨娜的爱，以及至少还存在获得幸福的一线希望，促使我不再顾忌这一切。我什么时候曾经是朱利奥的朋友？难道不是他首先向我发起进攻，从我这里盗走了彼萨娜的爱，或者至少盗走了她的爱中最炽热和最殷切的那一部分吗？我作为一个失恋者没有进行报复，这难道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吗？其次，难道我不是怀着最良好的意愿为他奔波吗？如果我利用这种由命运所掌握的意愿使之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难道我就应当承认有罪，或者由于我的命苦，因而我就不应利用机遇吗？但是，作这样的解释，我的良心是不能平静下来的。我的良心说：“你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你应当是朱利奥的朋友，但是，又有多少事情并不是发生在没有明显理由的情况下呢？尊重、性格的相似、

怜悯和同情都会产生友谊。虽然你应当憎恨朱利奥，但是你从威尼斯回来后，他的可怜和痛苦的情景感动了你，你把他当作朋友，而且你并没有怀疑你当时给他提出的建议是不真诚的。你曾认为，朱利奥迷恋彼萨娜是不应该的。那么，现在你迷恋她就是应该的吗？……真可耻！你在学习奥尔门塔律师的诡辩术，并竭力效仿他。看来，你不想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你曾要求彼萨娜牺牲对拉伊蒙多的爱来挽救朱利奥，那么现在你就应当作出自我牺牲，或者你宣布自己是个懦夫！”

这番出自内心的话说服了我。我逐步地，千方百计地，同时也是痛苦地努力避开彼萨娜，而她却像一条被赶出门的小狗，总是追随着我。但是，我的良心痛斥我是懦夫的结论，始终使我感到内疚，这种内疚窒息着我的呼吸，压制着我的愿望，吞噬着我的感情，促使我在孤独和痛苦中极力躲避她。也许是我的努力使她了解了我的意图，或是她的自尊心起了作用，或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她不再纠缠我了。这样一来，我又为遭受到她的故意的和持续的冷淡而伤心了。年轻的拉伊蒙多有些嫉妒我，他看到我有一段时间不再到弗鲁米耶尔家去，就心里暗自高兴，特别是当他知道彼萨娜不再理睬我的时候。但是，他对其中的原因分析得并不正确，彼萨娜既不关心拉伊蒙多，也不关心别的人。如果说她还有点倾向性的话，那就是她更多地倾向于朱利奥·德尔·蓬特。朱利奥此时真是喜出望外，他如同久旱后的花萼一样，贪婪地吸取着每一滴甘露，他又充满了生气。但他并不认为这是由于我作出的牺牲，或是彼萨娜对他的慷慨，而认为这是他的坚持不懈的爱情感动了她的结果。对此，我心里是希望和恐惧混在一起，乱成了一团。爱情、嫉妒、怜悯和自豪感汇聚在一起，实在难以分辨清楚。你们可以想像，我当时的思想充满了多么错综复杂的矛盾啊。

拉伊蒙多对自己的献媚本领十分自信，他认为，击败像朱利奥那样狼狈不堪和未占多大优势的对手是毫无问题的。但是，这场斗争的结果却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首先是彼萨娜的心并没有在他那边。女人们正像那些把荣誉看得比胜利更重要的将军一样，只有在四面被围和面临死亡的情况下才会宣布投降。如果只凭劝说，不动武，不交火，这对碉堡里的敌人是没有多大影响的。夏娃的女儿虽然那样没有廉耻，但她也不会自己坦白。拉伊蒙多被好言拒绝以后，就用送礼的办法展开新的攻势。彼萨娜自尊心很强，但并不细心，她也不问是谁送的礼，便勇敢地接受下来。拉伊蒙多获得了暂时的高兴，而我又怒火冲天。但与此同时，有一件事情给我带来了安慰，使我从内心里感到满意。我尽可能实践马尔蒂诺给我留下的教导：不要在上层的富贵人家等待欢乐，必须到下层的普通人中寻找欢乐。我来到文书房工作后，有许多机会去接触下层的人们。我甚至产生了一种虚荣心，认为自从罗马帝国灭亡以来，弗拉塔这个地方的司法工作就从未像我现在这样勤于职守和秉公办事。我遇事谨慎，用心斟酌和虚心好学，这使得在我办完案子后，伯爵很乐意在文件上签字。大家都称赞我这个文书先生有耐心、善良和公正。在农村中，一个法官具有耐心是非常重要的，但却很少见。有时我看到法官为诉讼双方的考虑不周而暴跳如雷，甚至向原告挥动拳头，向被告发出要用棍刑的威胁，并且要求诉讼双方必须克制、明事理和持保留态度。可是，这些都应当是在进行长期教育后的结果。面对那些诉讼，应当牢记的是：无知的人如同孩子们一样，需要像一个小学教师那样，慢慢地同他们讲道理，而不要像大学教授那样对他们讲修辞学概论。正义意味着慷慨大方，而不是强迫命令。因此，应当用规劝的方式使法官保持其美名和光彩，而不应当用怒斥和

傲慢的态度使法官带上专横的色彩。在对当时乡村的审判制度进行变革之前，可以说在审理农民的纠纷时，法官犹如古时候的巫婆，判决的结果往往是：被判为有理的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理，被判为错了的人，也不知道自己为何错了。由于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些粗野和无知的人当中，因而这种现象对我来说是司空见惯和能够忍耐的。而且，这种耐心对我的工作来讲，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要素。我的这种态度成了镇上下级司法人员学习的榜样，因此，再没有听到人们关于在审理中有偏袒案件一方，而报复另一方的怨言。安德雷伊尼老人比文书早死几天，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位置后也效仿我在司法方面忠于职守的作法。弗拉塔的神甫对我更是满意，人们也不再为他同“飞贼”的友谊而担心了。此外，“飞贼”开始酗酒，虽然他有时也到镇上来，但不再打扰镇上节日的安宁。过去对他的禁令已经过期，他的生活虽说还不能同所有的人一样，但也还不错，因此他不再惹事生非，我也不会找他的麻烦。前两年的冬天，由于他发脾气，那个为他买盐、煮玉米粥和买其他食品的老太婆马尔蒂内拉离开了他。从那时起，他只好自己从环礁湖中走出来办这些事情，但是他来去都像牡蛎一样静悄悄的，根本无人知道。神甫对我说，“飞贼”还记得若干年前的一个晚上，他骑马送我到城堡的情景，他称赞我已有了出头之日，我现在手上有这样的权力，应当感谢镇当局。“飞贼”的赞扬使我十分高兴。此外，还有特利奥老教区长的表扬更使我心花怒放。因为他对我的赞扬虽然分量不重，但却有权威性。此外，他觉得他的学生有出息，他的脸上也有光彩，他出来说几句话是应该的。但我在他的心目中，总是一个不听话的、写一句拉丁语就有四个语法错误的小学生。甚至马尔凯托马夫对我的管理也感到满意，因为他的肚子太大了，对长时间骑马感到不舒

服，于是我减少了他外出调解的任务。一些爱管闲事的人和我的助手富尔詹齐奥都嘟嘟囔囔，因为别人打官司，对他们来说如同过复活节。我并不理睬这些人的不满情绪，还特别盯着富尔詹齐奥，要他改正既向法官又向诉讼人要双份报酬的习惯。朱利奥曾经告诫我不要触犯他，因为他做出十分谦卑的样子，又是个驼背老人，有权势的人注意听他的话。我想起了老文基埃雷多的案子，相信他的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是，我首先要履行我的职责，在威尼斯的检察官面前表现出一种廉洁奉公的形象。否则，他们的那些下流的密探就会控告我贪污渎职。另外，还有一个不露面的人使我非常挠头，这就是庄园管理人。我的出现和我新近的掌权，肯定妨碍了他侵吞公款和进行盗窃的阴谋。我已经发现过他的不轨行为，我饶恕了他，但以后我不会再放过他。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对我的监督甚为不满。伯爵对节省了文书房的开支非常高兴，再不提送我去考试的事，或是安排我作别的正式工作。他对这种状况深感满意。由于我的公正、热情，特别是减轻了税收，因而大家都夸奖我，我心中也十分高兴。杂货店主的儿子多纳托和磨坊主的儿子阿莱桑德罗，他们过去都是我的情敌，现在成了我的伙伴和朋友，他们对我的表现都很赞扬。总之，我验证了人们常说的一条真理：专心致志地从事自己的工作，就可以悄悄地忘掉一切痛苦而安详地生活。

朱利奥·德尔·蓬特的健康一天天地好起来，我认为这是对我作出的牺牲的最好报偿。我把这个奇迹看成是我的功劳，即使我有点居功自傲，也是可以原谅的。拉伊蒙多则心里不是滋味，看到彼萨娜穿着他送给她的衣服，别着他送给她的别针，却并不像过去那样对他热情，觉得自己枉费了心机。他利用普罗韦多尼家中日益尖锐的矛盾和纳塔利诺先生的衰老，竭力劝

说莱奥帕尔多搬到文基埃雷多去住，以便在那里帮助他的岳父。这个一直受多蕾塔欺骗的糊涂虫竟然同意了。这样，大家都说拉伊蒙多很幸运，在自己的屋檐下还有一个情人。只有莱奥帕尔多不相信这种说法，他不仅仍然爱自己的妻子，而且还处处为妻子效劳。不管事情是好是坏，大家照常生活。但是，弗拉塔这个地方并不能代表整个世界。在外面，战争的喧嚣声此起彼伏，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革命形势不断高涨。人们都焦急地打听、评论、曲解，甚至夸大来自威尼斯的消息。然后这些消息又成为弗拉塔城堡的厨房里激烈争论的话题。

卫队长坚定地认为，人们不必害怕，因为威尼斯当局已明智地宣布取消那些特别法规，因为法国人即使一路顺风，至少也要用三年的时间才能越过阿尔卑斯山，再用四年的时间才能从波尔米达河到达明奇奥河，因为他调查了防线、敌人的实力、上尉军官的人数和堡垒的数目。总之，他认为战争要么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就结束了，要么在下一代人时才会爆发。但是，朱利奥·德尔·蓬特和某些从波尔托格鲁阿罗来的人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盟军的力量不足以支援威尼斯共和国抵御法国人的优势兵力，用不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法国人就会占领威尼斯附近的国家和弗留利地区。伯爵和奥兰多主教听到这些话后吓得浑身打颤。然后，又轮到我来消除这些话造成的过分恐惧。

这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一直持续到 1795 年的春天。这时，威尼斯共和国庄严地承认了法国新的民主政府。威尼斯驻巴黎的代表阿尔维塞·库埃里尼向法国督政府呈送了一份冗长的报告，并且通过把法国的普罗旺斯伯爵逐出维罗纳进一步增强了同法国新政府的友谊。卫队长说：“他们干得不错。需要有耐心，不要急急忙忙地去抓钱包和宝剑。你们看到没有，法国那

边的形势又变化了！那些杀害神甫、教士和贵族的人，最终还是被送上了断头台。可以说，危机在缓解，威尼斯在不危及人命的情况下，便摆脱了困境。”朱利奥回答说：“他们干得坏极了。法国人将骑在我们的头上。现在他们沉默是为了不久的将来在这里大声叫嚷。如今好像人们对危险的形势已司空见惯，不以为怪了。一旦真正的危险到来，我们都还在睡梦中，毫无准备。但愿上帝保佑我们。除此以外，我们已别无办法！”我比较接近朱利奥的观点，因为卢奇利奥从威尼斯给我写信来说很有希望，我的朋友阿米尔卡雷的命运正面临着有利的转机。但是这位可怜的医生自己的命运却很不幸。克拉娜终于被送进了圣特雷萨修道院。当伯爵夫人写信来要钱，以便作为克拉娜进修道院带去的财产时，弗拉塔的人们知道了这件事。伯爵夫人说，她整天忙于应付高利贷者，没有功夫去听那些煽动动乱的人演说。伯爵只好唉声叹气，然后再次把钱准备好，给他的夫人送去。我虽然发现伯爵家的经济情况已面临崩溃，但他还是仅仅封住滴酒的酒瓶，而让酒桶继续哗哗地漏酒，因为他对这个酒桶已毫无办法。我不敢冒险去同伯爵谈此问题，但同神学家奥兰多谈又无济于事，而同庄园管理人谈则有害无益。我有时也同彼萨娜谈起过我的这种担心，但她仅是耸耸肩头说，她母亲对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事情只能是这样，她母亲现在对生活已厌烦了，总得让她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生活下去。彼萨娜对自己的古怪脾气已改了许多。她对我所持的保留态度既不高兴，也不生气，但对我却更加信任。她对朱利奥虽然一直比较好，但是已没有过去那种恋爱时的狂热。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祖母的房间里度过的，她似乎想让祖母忘记她那已经远远离去的姐姐。可是这位可怜的老太婆已经完全呆傻，根本不懂她们为她所做出的牺牲。因此，她们的牺牲也就变得毫无意义

了。

克拉娜进修道院的消息传开时，自从演出那场庄严的求婚闹剧后一直没有露面的帕尔蒂斯塔尼约男爵突然来到了弗拉塔城堡。他大叫大嚷，胡言乱语，对伯爵和奥兰多主教进行威胁。临别时他还声称要到威尼斯去告状，要求给克拉娜以自由，因为她遭到了家庭的蛮横无理的虐待。他认为，时间越长越应该这样做。他反对任何不同的意见，坚持认为克拉娜是爱他的，是她家里的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才不同意把克拉娜嫁给他，现在他要揭穿其中的秘密。此后不久，人们听说他离开了卢古尼亚纳，动身到威尼斯去了。弗拉塔城堡的人赶紧将这个情况通知了在威尼斯的亲友。但是，此后就没有再听到过有关他的消息。人们的心又平静下来，认为帕尔蒂斯塔尼约扬言告状不过是说说大话而已。

与此同时，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预料的事件终于发生了。伯爵先生的健康一天比一天坏，最后则卧床不起，我们还来不及向伯爵夫人发出病危通知，他已经在神甫、奥兰多主教和彼萨娜的拥抱下断了气。斯佩朗迪奥医生曾经给他放了许多血，用拉丁语念了许多经，这是为了验证一下他是否属于自然死亡。但是，如果死者在棺材中能睁开眼往外看一眼的话，他会乐于死去，因为他的葬礼太壮观了。奥兰多主教不停地抽泣，在举行葬礼弥撒时，他带着比平常更重的鼻音带头领唱。在最初几天里，彼萨娜万分悲痛，这超出了我的想像，但后来她对父亲的死很快地淡忘了。当弗鲁米耶尔家里的人来告诉她，说她的母亲要她去威尼斯，她好像把一切都忘却了。她为能离开这个已经厌烦了的弗拉塔和前往威尼斯过快乐的生活而欣喜若狂。十五天以后她就走了。只是她向我告别时，似乎由于她要离开我而表现出来的沉重心情，曾一度超过了她追求豪华生活的欢

乐。她有这种沉重心情并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是令我高兴的。我再次认识到她的心还是不坏的。我听天由命，仍然留在弗拉塔。

我在弗拉塔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去叙述伯爵死后的那些日子里的混乱，那需要用很长的篇幅。高利贷者、债权人、复仇者都接踵而至。家产被拍卖，财富被没收，土地契约被典押，如同遭到一场真正的抢劫。庄园管理人把账本烧掉后逃跑了。只有我一个人像一只可怜的小鸡，留下来在这个混乱的地方东奔西跑。但是，应该怎么办？我得不到任何指示。从威尼斯来的信只是不断地和焦急地催促寄钱。弗鲁米耶尔对我的帮助也很少。彭多拉神甫心里对我不满，他见到我时态度是冷冰冰的。可是，我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作出回答：我汗流浃背地勤奋工作。我想，处理好剩下的事情会对彼萨娜有好处，这也是对过去曾经养育过我的人的报答，无论当时他们对我是好是坏。我希望有朝一日小伯爵里纳尔多重新掌权时，能保证伯爵小姐们有八千个杜卡托金币的嫁妆和财产，能偿还债务，或找到使债权人满意的解决办法，能收入正常，把已典押成东一块，西一块的土地再联成一片，恢复庄园的旧貌。但是，要达到这些目的，还有许多漏洞需要堵塞，从这些漏洞的性质来看，治理好还需要时间。并非我一个人认为，这样的任务由一个刚从寄宿学校中出来的二十四岁的青年，即已故伯爵的儿子里纳尔多来承担，是十分困难的。（如果伯爵不死，伯爵夫人希望她的儿子学习到三十岁。）够了！他并不知道怎么干。我仅准备从旁观察，给他提一些有益的建议。此外，我呆在文书房里，准备我的晋级考试。不久，我便成为正式的文书

朱利奥·德尔·蓬特不能忍受远离彼萨娜的痛苦，随即到威尼斯找彼萨娜去了。我独自一人留下来，从我做过的好事中寻

求安慰，并且希望能再做些好事。我从回忆过去，憧憬未来和不时思念马尔蒂诺中寻求安慰。这样的生活虽不幸福，但还安定，我对此是满意的。

第　十　章

我担任了文书一职，这是我的黄金时代。1796年初，在弗拉塔城堡，人们如何评价拿破仑将军。波尔托格鲁阿罗和弗拉塔城堡的民主共和国。我同伟大的解放者拿破仑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对话。我终于确信我的父亲既没有死，也不是土耳其人。伯爵夫人要我到威尼斯同我的父亲团聚。

里纳尔多伯爵是一个勤奋好学的青年，他对其他事情很少关心，也不像他的同龄人那样寻欢作乐。他长时间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同我也很少说话。但我同卫队长和卫队长夫人韦罗妮卡一起，荣幸地同他一桌吃饭。他吃得不多，说话更少，只是当他的叔叔奥兰多主教进出餐厅的时候，他才起身表示问候和告别，仅此而已。他只注意保持必要的礼节。我对他也没有什么不满，觉得他这种落落寡合的态度可能是由于他有病，或是由于他害怕沾染上恶习。实际上他这样生活并不幸福，如像一个患肝炎的病人一样。我的生活平静而单调，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如同念珠上的那些珠子一成不变。我很少去波尔托格鲁阿罗看望弗鲁米耶尔一家。一方面我怕见到彭多拉神甫，另一

方面是因为人们纷纷议论，说弗鲁米耶尔是一个幕后指挥者，甚至教会、教士和主教都经常抱怨被他牵着鼻子走。彭多拉神甫已陷入困境，我不愿意看到他那种心情沉重的样子。我倒是经常去科尔多瓦多，看望普罗韦多尼一家，我同他家里的年轻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普罗韦多尼的两个女儿布拉达曼特和阿奎丽娜说起话来热情洋溢，她们具有那种使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时就变得加倍活跃、机敏和愉快的魅力，至少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我在同男人谈话时，除了把事先准备要说的话说完以外，从不心血来潮地即兴发挥。我在男人之间，即使是朋友，当没有什么新话题或重要话题要说时，很自然地也就保持沉默。因此，有很多次别人把我看成傻子。但是，如果有一个女人在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粉红色的幻想之门立刻洞开，感情、思想、想像力和风趣的知心话纷纷从秘密的通道一涌而出，带着欢笑向善良的女友们奔去。

但是，请你们注意，我不是那种轻易就迷恋上女人的人。虽不能说所有的女人对我都有好感，但有许多既不年轻又不漂亮的女人对我献过殷勤。一般来说，只要女人在脸上露出一点好感或某种有意的表情，男人就会俯首帖耳地站在她的面前，如同下级对上级一样，等待其指示。女人是比我们强！是的，我的兄弟们，你们应当赞成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的这种特殊的看法。女人具有坚韧的牺牲的精神，在信仰和容忍等方面都胜过我们。她们死得也比我们高尚。在人生最重要的经历和实践中有一种超越一切的东西，那就是“走向死亡”。阿尔卑斯山南的女人之所以比男人强，还因为，如果没有她们的鼓励，男人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只要翻阅一下我们的历史，读一下我们的文学作品，你们就会相信我所说的是真实的。因此，应当赞扬和安慰女人，若干世纪以来，她们遭受了多少的屈辱，在那

些灾难的年代里，她们的罪过就在于她们是女人。如果她们能及时地改正，呻吟的亚平宁山脉所养育的将不再是懦夫，而是英雄。

我有时也去文基埃雷多看望莱奥帕尔多，我发现他已经被他妻子的专横和轻浮弄得神魂颠倒。我记得有几个星期天，黄昏时刻，在泉水边聚会的地方，曾看见过他。人们说，他就是在那里第一次闪露出了充满爱情的幸福微笑。可是，现在当我在那里见到他时，他搭拉着脑袋，挽着多蕾塔的胳膊散步，他们身后边的人对他投以轻蔑的冷笑。被嘲笑的丈夫惟一的安慰就是他什么也不知道，而且那个狠心的女人还要利用他达到自己的目的。唉，她当然不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些比我们强的女人的典范！女人如果堕落了，那就比男人更糟！正如一句古老的谚语所说，女人堕落就会变成魔鬼。拉伊蒙多有时也去泉水边，他同多蕾塔说说笑笑，毫无顾忌，看到他们的亲昵样子真叫人恶心。如果拉伊蒙多去找别的农家女子或是周围的漂亮姑娘，不知羞耻的多蕾塔还要去纠缠他，并且拉着丈夫一起去。由于这种无礼的、令人鄙视的妒忌行为，一些喜欢开玩笑的人便在老实的莱奥帕尔多背后起哄。普罗韦多尼家里的其他人如果偶尔在场的话，也会不好意思地躲起来。我看到这种情景时，也离得远远的，因为这样一个得到丈夫信任的、却又背叛丈夫的女人，确实令人反感。可是，看见别人的不幸，对自己是个安慰，这也是真的。因此，在生活中我们有时感到遭受沉重打击，并非出于习惯性的原因，只要你抬起头来向周围看看，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发现比自己更不幸和受打击更大的人。对他人痛苦的同情可增加对自己痛苦的忍耐力。彼萨娜曾经答应经常给我写信。她说这话时我仔细地听着，但我心里明白她的话可信程度有多大。实际上好几个月过去了，我都没有她的

任何消息。直到夏天结束，我才收到她写得非常潦草的一封信，信中热情和谦逊的措词稍稍弥补了我对她长时间不给我写信的不满，也可以说谈不上什么弥补。我知道她有一个易变的头脑，在她倾诉悔恨和柔情之后，勿需多长时间她又会像先前那样冷漠。这时我记起了但丁的几行令人沉痛的诗句：

从她的行为看来，
很可以明白女人的情火是多么短促
假使不用注视和接触再点燃它。①

但丁的这部作品是我在克拉娜过去留下来的一大堆旧书和笔记本中找到的。它已被虫蛀，里面是一些难以理解的和缩写的诗句，并附有一些有关地狱里的魔鬼的插图。它过去并未引起过克拉娜的兴趣。可是，我在波尔托格鲁阿罗和帕多瓦却不时听到人们赞扬和援引它。因此，我见到这本书时，如获至宝。我像啃骨头一样地开始阅读《神曲》，一直读下去，当我读到有关弗朗切斯卡的那一节时，我才首次感到阅读的愉悦远远大于辛劳。从那一刻起，我便爱上了《神曲》。我闭门不出，一直读完全书。然后我又重读了一遍，细细品味我读懂的篇章，认真钻研我不理解的部分。总之，我开始把但丁视为一位崇高的神，有时我在发誓的时候也以他的名义，甚至我把刚才所引用的那两句诗作为我的信条。你们要知道，那时人们对十四世纪的文学作品的狂热爱好还未兴起，无论蒙蒂写的《巴斯维利亚纳》，还是瓦拉诺写的《观点》，都还局限在学者中间传阅对此，你们可能会嘲笑我，但是你们要知道，这种对但丁

① 但丁《神曲·炼狱》第8首

的崇拜是由我这个既不是语言学家，也不是学者的年轻人发起的。这也给我带来了不小的荣誉。我热爱但丁的诗句和诗篇，我更热爱他的精神和心灵。他那充满激情和智慧的诗篇是伟大而强有力的精神财富。但我认为，这样高超的诗篇如今却非常少见。

虽然以上叙述同“人远情疏”这句谚语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但丁喜欢用它来说明女人应当忠诚。根据我的记忆，我把对但丁的看法和我六十年前阅读他的诗篇时的粗浅心得写出来了。一个叙述自己人生的人，往往容易离开正题。为了能继续叙述我的人生，我请求读者朋友们予以原谅。特别是对我的文学修养问题，你们应当给予我双倍的宽容，因为我没有从事、也不想从事文学工作，在文学方面我知之甚少。对我们的许多伟大作家，我更多的是对他们的景仰和热爱，而不是对他们的作品的学习和理解。可以说，他们的大多数作品我是难以理解的。当然，这主要是我的缺点，但是我也希望将来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要想到他是在讲话，而讲话的目的是要别人听明白他的意思。听懂的人越多不是越好吗？在法国出版和销售的许多书籍，有许多人读，那些书并不是仅为语言大学和做专题报告的人撰写的。但我们这里只有两三种词典，学者们都习惯于研究不再使用的东西。他们的逻辑就像节日里踩高跷的人一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跳着走，但还是远远地落在队伍的后面，当他们已看不到前面的队伍时，便舒舒服服地坐在地上等待另一位也许永远不会赶上来的后来者。我认为，我们的作家应当有所作为。我在这里不是说某一个人的坏话。但是，写文章的人，应当想到自己的文章是写给许多人看的。这也许会对至今尚未实现的全国文学革新有所帮助。

我把彼萨娜的信放在哪里了？请你们相信，我虽然是个游

子，但是我做事还是井井有条的。我把彼萨娜的信和其他信一起放在写字桌最下面的一个抽屉里。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请你们听听她那奇怪的语言。但你们应当知道，我感到满意的是她给予我有关克拉娜始终待在修道院里的消息和有关卢奇利奥的某些消息。卢奇利奥在威尼斯给人一种他狂热地支持法国人的印象，如果法国人在战争中失利，他的前景将不妙。

但是，当时四处扩张的法国人做梦也不会考虑失利！那种反对法国人入侵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小。只有奥地利和皮埃蒙特还在作战，规模虽然很小，但是他们的斗志却很旺盛，而且存在着比过去更大的胜利希望。因此，一直到冬天，战局尚无明显的胜负。双方都坚守着自己的阵地，那种每月都有新变化的战局，在阿尔卑斯山上还没有出现。雪天的来临宣告了惯常的停战，那是一个在我的人生中所经历过的最漫长和最平静的冬天。我勤奋地埋头于我的公务工作，除此以外，就是经常想念彼萨娜，虽然她远走高飞给我带来一些伤感，但并未使我感到过分的痛苦。我总可以从完成我的工作任务中得到某种安慰。朱利奥·德尔·蓬特给我写过两次信，他用的语言也是奇特而晦涩的，但却像是一个知心朋友写来的信。我从信中了解到他并不那么幸福，而且比刚到威尼斯时更不幸福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彼萨娜的古怪性格，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不断增长的欲望。他的信既使我为他担心，又使我感到某种欣慰。可以想像，如果我在威尼斯，我的生活也不可能过得比在弗拉塔更幸福。另外，作为一个情敌，尽管是好朋友，如果我为此而高兴，那么这样的友谊不是不太真诚了吗？我没有看到痛苦的朱利奥在我身边，我也就更容易原谅那个给他造成痛苦的人。我不想成为圣徒，我仅原原本本地向你们陈述事实。总之，我们的寂寞生活没有一点变化。里纳尔多伯爵总是待在他的房间里，伯爵夫

人每封信都是来要钱，老祖母一直躺在床上，完全由韦罗妮卡和法乌斯蒂娜照料。在壁炉周围就剩下卫队长和奥兰多主教二人，他们为了烧火取暖的事每天晚上都争吵，每个人都想把拨火棍抓在自己手里，按照自己的愿望拨火，弄得把那只老狗马罗科的尾巴也烧了，致使它不满地跑到水缸前去躺着。这位卫队长找到的每一张旧报纸上都登载着使他高兴的有关法军在亚平宁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受阻的消息。他们越过那里，不是需要四年，而是需要六年，甚至八年。他说：“ 在此期间，可以把整个威尼斯的斯拉夫人军团调到明乔奥河沿线，那时情况就会发生重大变化！”

马尔凯托、富尔詹齐奥和厨娘是他的基本听众，他们自然不想拆除卫队长修建的空中楼阁，有时神甫来到这里，还利用自己的无知帮着他修建。我听了他们的议论之后仅摇摇头而已，我记不清当时我是怎样想的了。肯定我没有注意听卫队长的话，因为这只是他的看法。有一天，我们得到了一个新消息，据说，一位名叫拿破仑 ·波拿巴的年轻将军将指挥驻扎在阿尔卑斯山地区的法国军队。

“ 拿破仑 ·波拿巴，这是什么样的名字？ ”神甫问。“ 他肯定是个分裂教会的分子。 ”

“ 这是近来在巴黎很时兴的名字之一。 ”卫队长回答说。“ 这种名字同安东尼奥 ·普罗韦多尼家里人的名字一样，比如布鲁托、阿尔奇比亚德、米尔齐亚德、奇莫内。我希望用那些该死的名字的人都倒霉。 ”

“ 波拿巴！波拿巴！ ”奥兰多主教喃喃地说。“ 它有点像我们的姓 !”

“ 唉！我认为这都是伪装！伪装！ ”卫队长说。“ 他们想在我们这里宣传这些名字。或者那些将军们感到自己所做的事情

不光彩，故意造出几个假名字，使谁也不知道这些臭名字代表的就是他们。肯定是这样的！这是可耻的金蝉脱壳计！……拿破仑·波拿巴！……读起来多么不顺口，这是一个一点也不自然的名字。它不像乔治·桑德拉卡，或者贾科莫·安德雷伊尼，或是卡尔洛·阿尔托维蒂那样的名字念起来朗朗上口。因此，先生们，你们不要因拿破仑·波拿巴这个名字而上当受骗。”

因此，在弗拉塔城堡里，人们得出的结论是：波拿巴将军只不过是法国人想像出来的一个名字，是一个老的陆军上尉为了掩盖作战的劣迹，或者由法国督政府为取悦于意大利人而虚构的。但是，这个虚构的人物却接连打了四次胜仗。两个月之后，他又迫使萨丁国王求和，并在被历史学家博塔称之为意大利乌托邦分子的一片欢呼声中进入米兰。6月，他攻陷曼托瓦后，便把整个意大利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四处都响起了要求结盟和停战的声音。起步早的威尼斯最后采取了非武装的中立立场。这位法国将军在威尼斯共和国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法国军队对各个省、市、县镇和城堡进行掠夺、控制并迫使这些地方交付赎金。他又在加尔达、布仑塔和阿迪杰挫败了由奥地利将军沃尔曼塞和达尔文茨分别指挥的两支部队。曼托瓦附近的军事要塞普罗维拉的三分之二地方已宣布投降。弗拉塔还在犹豫不决，但威尼斯已经在发抖了，在圣马可广场已能听见隆隆的炮声，再没有时间讲废话了。可是人们还是怀着侥幸的心理，希望能像执政官雷尼尔所说的那样，靠命运或者靠运气逃脱这场灾难，以继续像过去那样生活。在这样的混乱中，伯爵夫人也感到不安，但她认为逃到陆地上去避难并不是好办法，因为陆地上很多人都往威尼斯跑。弗鲁米耶尔一家也回到了威尼斯，他对离开波尔托格鲁阿罗高雅的社会圈子感到十分遗憾。因此，伯爵夫人给她的儿子写信，要求她的儿子快

到威尼斯去，说在家里有一个男人会使她更安心。她还告诉他，去威尼斯时要多带一些钱，以备紧急之需。里纳尔多伯爵到达威尼斯的时候，拿破仑军队的大炮已经开始轰击弗留利的边界。这件事使卫队长桑德拉卡相信：年轻的将军科西嘉人拿破仑并不是一个想像中的人物，也不是由法国督政府发明的一个传奇式的名字。卫队长越是害怕这位法国将军，越说这位法国将军离他很远，并且是一个想像中的人物。突然，传来消息说，奥地利的大公卡尔洛率领着一支新的部队抵达塔利亚门托河，法国人正在追赶他，人们将面临一场大屠杀、大抢劫和大破坏。很多人弃家出逃。为了防止溃军和逃兵，许多城堡都设了路障。教堂里值钱的东西都被埋了起来，神甫们穿上农民的衣服，逃往环礁湖。从布雷西亚、维罗纳和贝尔加莫传来杀人、强奸和暴行的消息，人们发出抱怨声，并对这些消息进行夸张。仇恨和恐惧交替地占据着人们的心，但恐惧经常占上风，把人们变成了胆小鬼。人们在逃跑时惊慌失措，不顾体面，甚至连自己和家里人应带的生活必需品都没有带。卫队长和他的夫人韦罗妮卡也逃跑了，我想他们可能逃往卢古尼亚纳了，躲藏在环礁湖一个岛上的渔民家里。奥兰多主教最远只能逃到波尔托格鲁阿罗，因为饥饿比拿破仑更能使他害怕。富尔詹齐奥和他的孩子们也跑了。马尔凯托因为生病被送进了医院。我费尽唇舌，竭力挽留保姆法乌斯蒂娜，希望她不要把老伯爵夫人留给我一个人。同我一起留下的还有一个菜农和一个种地的雇工，也许他们不害怕再失去什么，因而不想匆忙去逃难。但仅仅这样还不够，因为附近的地痞流氓看到人们逃跑后便活跃起来，常常到僻静的和防卫差的地方偷盗。此外，留下来的人，包括菜农和种地的雇工，以及法乌斯蒂娜的安全问题也未解决。这样，我决定在形势进一步恶化之前，前往波尔托

格鲁阿罗求援，希望住在市镇的司令官能够把每天派到威尼斯的斯拉夫雇佣兵抽调几个给我。临行前，我要求奥兰多主教找一个女人伺候他那躺在床上的母亲。我把马尔凯托关在马厩里已有一个星期的老马牵了出来，扣好马鞍，骑马直奔波尔托格鲁阿罗。

先生们，在那个时代还没有蒸汽火车和轮船，也没有电报，不能使世界上的消息、转瞬间就得到传播。寄往弗拉搭的信件都是由磨房主的驴子驮来的。在送信人的袋子里，常常有仅隔此地三英里的重大新闻，这是不足为奇的。在波尔托格鲁阿罗，可以说情况也已乱成一片。无所事事的人在街上大呼小叫，农民们成群结队地示威，神甫们在进行劝说，警察都躲起来了。这些活动都集中在原来挂旗子的地方。但现在这里却竖起了一棵自由之树。我刚看到它的时候，并未引起激动。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年轻人，又到过帕多瓦，还受过彭多拉神甫的欺骗，并且对法庭也无好感，因此我觉得能让那些人随意地大喊大叫是个进步。我甚至感到连那些平时游手好闲的人此时也成了雅典的和斯巴达式的英雄。我在人群中寻找熟人，看看是否有那些原来在弗鲁米耶尔参议员圈子里大加赞扬古希腊法学家利库尔戈和德拉科内的人。但我一个也没有找到。那些大声喊叫的人都是我从未见过的新面孔，他们好像刚被释放还不认识这个地方似的。这些在一天前也许还并无说话权利的人，现在要围绕着那个被称为自由树的木桩行四次脱帽礼和跳四下，随后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说三道四了。他们似乎是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支傲慢的军队，他们无所畏惧的精神和示威的行为显示出他们的强大力量。这是无名之神的胜利，是在不知不觉中已被释放并获得做人权利的奴隶们的酒神节。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意这样做的，但这已成为事实。我骑在我的那

匹老马的背上，也开始大声地喊叫起来。他们开始把我当成这场骚乱的头目，很快便在我的周围聚集起一群只穿衬衫的狂热的示威者，他们跟着我高喊，同我一起前进。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我骑着马。他们拥护我的热烈气氛冲昏了我的头脑，看见这样多的人跟着我走，前呼后拥，真使我受宠若惊。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我再说一遍，我的马立了大功。此外，也许还与我当时身穿的深蓝色制服有关系。尽管我穿的是一套仆人穿的制服，但在那些衣衫褴褛的和只穿着背心的人看来，我穿得相当体面，而且还骑着马，他们为找到我这副打扮的人当他们的头目而显得十分高兴，就像中了头等彩票一样。正当那些倔强的农民斜着眼观看那棵似乎不欢迎庄稼汉的自由之树的时候，有一个在弗拉塔地区了解我办事公正和坚持正义的人突然认出了我。他认为我是有意来指挥这次活动的，于是便大声喊道：

“他是我们的文书！是卡尔洛文书先生！我们的文书万岁！卡尔洛先生万岁！”

那些真正想闹事的人，起初带着怀疑，甚至敌意来看待我周围那些下等人，当他们看到这些人的热情比他们还高时，他们也乐意支持一个文书或是卡尔洛先生了。因此，大伙都同声高呼：“卡尔洛先生万岁！”“给卡尔洛先生让路！”“请卡尔洛先生讲话！”

当我对他们表示感谢，并策马前进时，我受到了更热烈的欢迎。至于要叫我讲话，我的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幸运的是乱哄哄的场面可以使我装着没有听见。但糟糕的是，有人让大家静下来，停止前进，听我讲话。我觉得，我骑着马，又穿着漂亮的衣服，便答应给他们说几句好听的话。这时，队伍前面的人停了下来，中间的人不走了，后面的人不解地问前面的

人："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得到的回答是："卡尔洛先生要讲话！""停止前进，请大家安静，注意了，请卡尔洛先生讲话！"这时我的马已被无声的、不安的和渴望我讲话的人群包围起来。我感到古希腊的演说家德莫斯特内在鼓舞我，要我转动舌头，张开嘴巴。这时有人说："安静！……安静！他开始讲话了！"但我第一次的尝试并不成功，我虽然张开了嘴，但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就又闭上了嘴。

"你们听见没有？……他说的什么？"

"他请大家别说话！请安静！卡尔洛先生万岁！"另一个人回答说。

我为他们真诚的热情所感动。于是我张开了嘴，这次我真地讲话了。

"公民们（这是阿米尔卡雷喜欢用的称呼），公民们，你们要求什么？"

这一提问高于他们的需要，因为我一句话便打倒了执政官、参议院、大议会、市政府和法庭，并一步登天，达到了掌握人间权力的最高位置。我在这一最高位置已看不清弗拉塔城堡和文书房。我变成了一位独裁者，变成了骑在马上在一群尽情欢呼的步行者簇拥下的华盛顿。

"我们要求什么？他说什么？他问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要自由！……自由万岁！面包，面包！……玉米粥，玉米粥！"农民们高声喊道。

这种要求面包和玉米粥的呼声使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团结了起来。威尼斯飞狮和圣马可却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面包！面包！自由……玉米粥……绞死商人！打开粮仓！……""安静！安静！……卡尔洛先生还要讲话！……安静！……"

这时我觉得话如泉涌，看到那么多的人想听我讲话，自己无论如何也要说几句。

“公民们，”我提高了嗓子喊，“公民们，自由和面包是所有人的基本需要，每个人都有权得到自由和面包。如果没有面包和自由，人会变成什么样子？……我问你们，如果没有面包和自由，人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自己，因为我确实很难回答，但一种需要促使我脱口而出讲了这句话。全场一片寂静，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我身上，我来不及仔细考虑如何讲下去，仅想打一个比喻，于是便匆匆忙忙地说：

“人就会变成一只狂犬，一只丧家犬！”

“万岁！万岁！讲得好极了！玉米粥，玉米粥！我们是狂犬！卡尔洛先生万岁！……卡尔洛先生说得对！卡尔洛先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卡尔洛先生也不能讲清楚一个没有自由的人，也就是说一个遭主人奴役的人怎么会像一只丧家犬。其实，一只狗由于失掉了主人才可能获得更大的自由。但那不是进行辩论的时刻。

“公民们！”我接着说。“你们要求自由，你们会得到自由的。至于面包和玉米粥我没有办法给你们。如果我有的话，我很愿意邀请你们去用餐。但是，上帝会考虑这一切的，让我们听从他的安排吧！”

这时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表示不同意我的意见，也有人表示支持我的建议，各种声音沸腾起来，叫喊声、威胁声、争论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到打麦场去，到打麦场去！我们来选举镇长！”……“快到教堂去把主教大人请来！”“不！不，到司令官那里去！”“把副司令官绑起来示众！”

希望求助于主教的人占了上风。这时我仍然骑在马上，但被推着、拉着到了主教官邸。

“请卡尔洛先生说吧！主教大人请出来！主教大人请出来!”

显而易见，尽管我要他们听从上帝的安排的话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我至少说服了他们去会见上帝的合法代表。这时，主教官邸也不太平静。神甫、神学家、律师各自都在发表自己的意见，但谁也没有找到适合当时形势的有效对策。彭多拉神甫由于一段时间以来自己的地位不稳，便想利用这个时机表现一下，以改善自己的处境。他做了一个充满信心的手势以后，便打开通往阳台的门，走到阳台上，把身子靠在栏杆上往下看，这时下面迎接他的是一阵尖叫声和嘘声。我看到他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句话，脸色都变青了，当人群里有的人弯下腰去拣石头时，他慌忙地缩了回去。圣安德雷阿主教看到彭多拉神甫丢了脸，心中十分高兴，其他人对彭多拉神甫遭到群众的嘘声也幸灾乐祸。主教是个善良的人，他没有就此事向彭多拉神甫表示感谢，仅以同情的目光看了看他的这位秘书，近来他已打算辞退彭多拉了。随后，主教转过身来严肃地向圣安德雷阿主教发指示，请他去了解骚乱的人群有什么要求。我看见这位神学家出现在那个阳台上。此时此刻群众中既没有叫喊声也没有嘘声，只有嘁嘁喳喳的议论声和要求人们安静的劝告声。

“兄弟们，”他开始说，“主教大人要我问问你们，是何种愿望促使你们到他的窗下叫喊？”

人群中立刻出现了惊人的沉默，因为没有任何人，包括我在内，知道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但是，终于听到一个人喊道：“我们想看看主教大人！”接着又是一阵叫喊：“请主教大人出来！……我们要见主教大人！”

神学家退回客厅。这时，在主教的周围就主教是否该去会见聚集起来的骚乱分子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主教大人采取了勇敢的行动，在支持他会见骚乱者的那部分人的陪同下来到了阳台。他穿戴整齐，表情严肃而安详，他那威严而神圣的形象使人群甚为激动，有的人甚至开始对自己的仇恨和放肆行为感到惭愧。当骚动的人群由于他的出现而平静下来时，他以慈祥和严肃的目光环视阳台下面的人，并以慈父般的责备口气说：

“我的孩子们，你们希望从你们的精神之父处得到什么？”

接着，又是一阵寂静。人们的后悔情绪已超过了好奇心，有人跪了下来，有人伸出一双手做祈祷的姿式，突然爆发了一阵异口同声的叫喊：

“祝福，祝福！……”

大家都跪了下来，我在马上也俯下身子，把头紧紧靠着马鬃。主教给我们作了祝福。当时，他还未来得及补充几句祝大家安宁的话，人群中又有人大叫大嚷，说什么应当去找副司令官。我们一起来到县政府门前，坐在门口的四个卫兵迅速龟缩到前厅，紧闭大门，并上了锁。经过外面的无数次叫喊和里面的反复磋商，副司令官终于在阳台上露面了。因为人群里既没有火枪，也没有手枪，所以他还是比较放心的。

“我的孩子们，这是怎么回事？……”他以颤抖的声音说。“今天是工作日，你们大家有家庭，我也有家庭。每个人都应该克尽职守嘛！可是……”

这时，发疯似的人群用自由万岁的呼声打断了他的讲话。

“我认为，你们已经有了自由。”他带着一副可怜的样子说。“你们好好地享受自由吧，我的孩子们！我与这样的事没有关系……”

“让斯拉夫士兵滚蛋！……把斯拉夫士兵捆起来！”不少人喊道。

“我们要法国人！法国人万岁！我们要自由！”另一些人喊道。

在那场骚动中，我第一次听到喊法国人，我开始明白骚动的目的。同时，我想起了我是从弗拉塔来的，以及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感到那位副司令官已有些自身难保了，很难再去帮助别人。他竭力想从阳台上退回去，但是人们不断地呼喊，不让他走。

“但是，我的先生们，”他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明白你们让我站在这里，站在葡萄架下面，对我和对你们有什么用处！……我不过是个军官，是执行总督阁下命令的工具，一切都取决于总督。……”

“不，不！……一切应当取决于我们！我们已经没有主人了！自由万岁！打倒总督……”

“先生们，你们要当心！你们不是行政当局，你们不是合法的法官……”

“好吧！……我们就来建立行政当局！我们任命一位法官，选择一位法官。您应当服从于我们的法官！……”

“不可能。”副司令官无可奈何地表示反对。“这是一场真正的叛乱。你们要选举法官．这很好。但你们应该首先给总督写信，然后总督再向共和国最高委员会报告……”

“让你的委员会见鬼去吧！我们需要法官！你站住！站住！如果你敢走，就判处你死刑！”“选举法官，选举法官！”

然后是更加混乱地吵吵嚷嚷，人们提出十个候选人。完全没有考虑缺席人的权利问题，而在现场的人有高于一切的权威。有一个农民突然喊道：“我们提名卡尔洛先生！”大家都随

声附和地说：“他就是人民的法官！卡尔洛先生万岁！打倒副司令官!”

实际上，在那次骚动中，我从未想过带着巨大野心去冒险。由于当时人们是那样器重我，因而我也就不好推辞了，但我始终怀疑我是否有能力做这种工作。人们开始向我拥来，几乎把我连人带马一起抬起来。离我远的人向我挥动着擦汗用的毛巾和帽子，他们就像在谢幕时对一个表演很出色的演员那样热烈地鼓起掌来。

副司令官如同一条被铁链锁住的老狗，从阳台上打量着我这条自由自在的小恶狗。但每当他想退回客厅的时候，都有无数的声音向他喊叫。如果他不听从新选出的法官的命令，他们会把他的官邸烧掉。

“好吧，先生们，你们请回吧！请你们派法官先生上来，……我们会达成一致的协议……”

人群又骚动起来，不知如何办才好。许多看热闹的人已经离开，那些对这场闹剧已感到厌倦的农民开始踏上回家的道路。我不知我的处境如何，也不知他们为什么要选我为法官，更不知道副司令官邀请我上楼同他们谈话会有什么结果。但是，我喜欢成为一个重要人物，我要为我希望的光荣去冒险。

“开门，开门！……让法官进去！”人们大声地叫喊。

“我的先生们，”副司令官回答说，“我还有妻子和儿女，我不愿意他们被吓死……待你们散开后我就开门。……你们知道，我没有任何过错。你们可以相信，我是从不食言的。”

人们都不愿意离开。当时，一方面由于我不想总骑在马上，另一方面由于我担心与副司令官会见的时间将进一步推迟，因此我便劝说人们离开。

“公民们！”我说。“我感谢你们，我将永远感谢你们！我

得到你们如此的爱戴，使我深感荣幸和万分激动。但是，副司令官说得不错，应当相信他，以便使他也相信我们。……你们解散吧！你们放心……请到广场上去等我。我将维护你们的利益……

“法官万岁！……好吧！好极了！……到广场去，到广场去！……我们要求打开县政府的粮仓，……我们要求把磨面税退还给我们！……那是穷人们的血汗……”

“好的，你们放心吧！……请相信我！……正义一定会胜利。……但在此期间，你们可到广场上去，并在那里等候我……”

“到广场去,到广场去！卡尔洛先生万岁！……法官万岁！……打倒圣马可！……自由万岁！”

人们叫喊着拥向广场，沿途抢劫了几个面包店和蔬菜店，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造成大的破坏。一些不信任副司令官的人留了下来，看他是否履行自己的诺言。我很高兴地下了马，把马交给了他们当中的一位。我站在门前，等候他们为我开门。一队斯拉夫雇佣兵在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后，打开了一个门缝，让我侧身挤了进去，随即又把门关严，并插上了门闩，好像他们要把我禁闭起来似的。那种下门闩和锁门的声音使我心惊肉跳，但我想到我已是一个重要人物，是一名法官，于是我昂首阔步地上了楼梯，并把手叉在腰上，好像支持我的人都在我的衣袋里似的。副司令官已匆忙地从阳台上回到客厅，并在那里等候我，周围都是一些对我不怀好意的文书和警察。副司令官的脸上已没有了五分钟前面对群众时的那种可怜相。他眉头紧锁，嘴唇外翻，显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刚才那副脸色苍白、目光飘浮、全身颤抖的尊容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充满自信地问我：

“请问您的名字？”

我非常感谢他没有让我先说话，因为我还不知道从何说起。这样，我鼓起勇气，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一样鸡冠冲天而立。

“我叫卡尔洛·阿尔托维蒂，托尔切洛岛的绅士，弗拉塔的文书，刚由波尔托格鲁阿罗的公民们选出的法官。”

“法官，法官！”副司令官嘟哝着说。“是您这么说的！我希望您不要听那群醉汉开玩笑时说的话，否则您要冒很大的风险。”

警察们也附合着他们的头头起哄。我像患了感冒那样感到头昏脑涨，差一点就要说几句难听话回敬他们，以便使他们回顾一下刚才面临的危险。但我为了维护我的尊严，还是努力克制自己。我回答副司令官说，虽然我难以承受人们给予我的这种巨大的荣誉，但也不能因此说我一文不值。我请他认真考虑一下能做出什么样的让步，因为那些委派我来的人正在利用他们刚刚取得的自由。

“什么让步？什么自由？我一点也不懂！”副司令官回答说。“我未接到威尼斯的指示。在威尼斯共和国，人们已经享有非常古老的自由，没有必要让波尔托格鲁阿罗的人今天再去发明新的自由。”

“且慢，且慢，您在讲威尼斯共和国的自由！”我利用在帕多瓦学习时参加类似争论的经验回答说。“如果您理解的自由是让法庭的法官为所欲为，那么您说的话是对的。但是我想冒昧地问您一句，对于威尼斯的老百姓来说，您发现他们在什么时候可以称之谓是自由的呢？”

“法庭是经过多少世纪的考验的最好的司法机构。”副司令官狡辩说，但声音很低。这说明他在说这句话时心里也不踏

实，其中既包含着对过去的尊敬，又包含着对现在的犹豫。

“几个世纪以来它被认为是最好的，但现在我们却有不同的看法。人民认为它坏极了，他们乐于获得自主权，希望永远摆脱法庭的奴役。”

“先生……卡尔洛先生！”副司令官接着说。“我认为，您应当注意到，任何人都未给予波尔托格鲁阿罗的人民这种自主权，他们从来也没有争取过这种自主权。我还是威尼斯共和国的官员，我当然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

“算了吧！”我打断了他的话。“威尼斯共和国在维罗纳、布雷西亚、帕多瓦的官员以及住在其他所有不愿法国人去的地方的官员，都不会允许！”

“法国人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我的先生！”副司令官粗鲁地大声说。“有时人们可以运用以退为进的战略。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贝尔加莫的司令奥托利尼在山峪里埋伏了三万人马，我不知道那些法国先生们将来滚蛋的时候，是否还会像来的时候那样得意洋洋。”

“总之，我的先生，”我回答说。“现在不是谈论将来会怎么样的问题，而是谈论您是否同意获得自由的人民提出的要求。要把从人民那里榨取的磨面税退还给他们，要打开国家的粮仓，发放粮食，因为无需再储备粮食，可以让斯拉夫士兵回家去。”

所有在场的人都发出不满的议论，但是副司令官还是竖着耳朵，仔细地听我讲。他感到外面虽然闹得厉害，但人们提出的条件不像其他地方提出的条件那样苛刻。

“我是部队和监狱的司令官。”他回答我说。“这位（他指着旁边一个长相难看、头上还有个肿块的胖子）是管税收的，那位（一个瘦高个子）是管粮仓的。我们担任政府委派的职

务，当然不能承认您是一个合法的官员，也不能在没有请示政府的情况下接受您的意见。”

“岂有此理！”我大声嚷道。“难道我这个法官就一文不值吗？”

他们看到我如此胆大妄为都惊慌失措地注视着我。我怒不可遏，决心把我所扮演的角色演到底。

“先生们，我已答应了保护该地区人民的利益，此外，天黑之前我应当赶回弗拉塔。因此，天黑以前，我想处理好这件事。先生们，你们懂得我的意思吗？否则我就告诉人民，请他们自己来处理。”

“我懂了。”他回答时口气之坚定出乎我的意料。“在没有政府命令的情况下，我不承认除了总督之外的任何上级。至于外面那些人，最好不要发疯，因为您已作为我们的人质被扣押了。”

“怎么，我已被作为人质？……我是一个法官啊！

“您并不是什么法官，而我却是副司令官。”

“谢谢！那我们就走着瞧吧！”

“我们走着瞧！但我劝您不要着急，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您的情况，您对法庭的那些最钟实可靠的法官极其不恭。”

“噢，你们都知道了！……我想像得到！你们最忠诚最可靠的法官一旦回弗拉塔，我立即把他绞死！……我们也知道这一点！,,

“啊！遵照政府的法令，此人作为一个叛逆分子已经被捕！”

当副司令官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那些卫兵迅速从背后把我包围起来，似乎防止我逃跑似的。但我当即责问他，既然所有的门都上了锁，这样的防范措施还有必要吗？如果我是古罗

马将军庞培，我将用我的战袍遮住我的头。然而，我却毅然将双手交叉在胸前，我要让这些胆小鬼们看看，一个法官，即使是只身一人在陷入重围时，是何等的临危不惧这种僵局大约持续了一分钟。后来从附近传来的马蹄声、跑步声和叫喊声引起了扣押我的人们的注意，他们纷纷跑到窗前，看到外面出现了新的骚乱，人们呼喊着：

“法国人！法国人！自由万岁！……请给法国人让路！”

房间里的人都像应邀出席梅杜萨[1] 宴会的宾客一样，东一个西一个地成了石像。我一跃跳到了窗前，看见一队手持长矛的轻骑兵已经来到司令部门前，他们的周围聚集着狂热而好奇的人群，这些人带着不同的感情，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法国人万岁！……请为法国先生们让路！”

毫无疑问，这些骑兵是法国人，他们开始用他们的长矛敲打司令部的大门，他们有的喊叫，有的用法语咒骂。我从窗口大声地对他们说，马上给他们开门。人群对我的回话，报以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

“法官先生真了不起！……好好干吧，法官先生！”

我听了这些话后非常激动，不停地向他们点头致意。随后我转身要他们快去开门。此时，司令部里乱作一团，所有人都四处逃命，已无人过问我了。他们中有的人往文件柜里躲藏，有的人找监狱的钥匙，想混在犯人之中，那些斯拉夫士兵沿着小胡同的拱廊逃跑了。我只得自己下楼去开门。但我应尽可能地保护我自己。当我打开了一点门缝时，一个该死的下士骑着马，手持长矛冲了进来，并迎面向我刺了一矛，我差点被刺中。后面的士兵站在大门前一个七级的台阶上，看到门已打

①希腊神话中的妖怪，他的目光投向谁，谁就变成石头

开，都争先恐后地一拥而进。他们来到前厅后，便四处散开并朝楼上的客厅跑去。副司令官和他周围的人看到房子都被法国兵的急促脚步震得摇晃起来，以为发生了地震，于是急忙念起了圣母经。我告诉下士，如果他想上楼，必须先下马。令我十分惊讶的是，下士竟用一口地道的意大利语对我说，他要找仓库总监和司令官，如果他们不立刻出来，他们将被吊死在自由树上。他的这句话博得了人群的一阵“自由万岁”的狂热欢呼。前厅里挤满了人和法国人的战马，公民们的喊叫声震耳欲聋，那真像一座地狱。最后，下士看到他不下马就无法上楼，副司令官又不肯下楼来。他只好下了马，并让我陪同他一起上楼去会见那些官员先生。当人们看到我同法国人一起上楼时，人群中又爆发了一阵震得房子摇晃起来的欢呼声。

“法官万岁!”

我与下士一同来到楼上，他经过一番搜查，终于找到了税收官、仓库总监和副司令官，这三个人像三条蛇一样挤在一起，藏在阁楼的一个角落里。我需要为他们说点好话，以免他们被跟在我们后面的人们打死。我利用我的权威和法国下士的咒骂使现场的人都安静了下来。下士以最粗暴的方式要求支付五千杜卡托金币，作为对法军的酬劳费，并要求打开仓库以便为自由和法国军队服务。人们为了欢呼获得自由竟然接受了下士的要求。副司令官等三名官员如同疾风中的小树，不停地瑟瑟发抖。但税务官说了一句：他没有得到指示，除非受到武力……

“什么武力不武力的！”下士威胁地吼道。“波拿巴将军昨天在塔利亚门托河的战斗中大获全胜，我们为保护你们的自由而流血牺牲，难道获得自由的人民不应当给我们一些安慰吗？五千杜卡托金币应该在一小时内由国库支付。按照将军的命

令，国库中剩余的金钱交给人民处理。至于粮仓，应当立即打开，一部分粮食运往第尼亚诺战场，另一部分发放给最困难的家庭。这是法国共和党人的善意！”

“法国人万岁！打到圣马可分子！自由万岁！”愤怒的人群在大厅中呼喊着，并砸坏了办公用品，把纸张和书架从窗户扔了出去。外面的人群因为不能这样做，所以喊叫得更加厉害。令我吃惊的是，尽管严重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三位官员还是不能摆脱法庭多年来给他们造成的恐惧心理。他们三人的想法都一样，但副司令官第一个不顾一切地把这种想法说出来。

“先生们，”他结结巴巴地说，“尊敬的军官先生，正如您所说，人民自由了，但我们，……我们与此毫无关系……人们知道粮仓和钱库在何处。这里（他指着我）正好有一位今天上午刚选出的为该地区人民服务的法官，你们可以找他。至于我们，……我们可把权力交给……交给……”

当他还不知道该把权力交给谁的时候，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欢呼声，这使他摆脱了困境。

“自由万岁！法国人万岁！……法官先生万岁！……”

下士不再理会副司令官等三人，转过身来，挽着我的胳膊走下楼梯。留下的人取笑那三个旧官员，强行把法国人的徽章挂在他们身上，要他们高呼这个人万岁，那个人万岁。而另一部分人则簇拥着我这个重要人物，尾随法国兵直奔钱库所在地。在路上我告诉法国下士，我没有钱库的钥匙。他同情地笑了笑，然后策马加速前进。法国工兵撬开了钱库的门，下士进入钱库，把里面的钱都装进法军的箱子。他关上箱子后，说这些钱还不够四千杜卡托。接着他又向粮仓走去。人群到达那里后又发泄一通，砸坏了家具，把纸张撒在地上。法国人在粮仓前准备了一支长长的车队，以便把粮食运走。一部分车子是军

车，另一部分是从附近奶牛场征用的，并且由边远地区的猎人护送。粮仓里的燕麦、小麦和面粉很快都被装进了袋子，外面的人民得到的只是从窗口飞出来的灰尘。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高声呼喊：“法国人万岁！打倒圣马可！……自由万岁！

粮食装上车后，一名负责指挥运粮车队的上尉首先听取了下士的报告，随即严肃地把我召唤到他身边，赞扬我为自由作出了贡献，说我是祖国的拯救者，是法国人的义子。他在说每句话前都先给我冠以两个荣誉名衔：公民和法官。然后，车队便向圣维托方向进发，轻骑兵也带着装满金钱的箱子消逝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我吃惊地站在那里，感到受了捉弄，气得脸色苍白。周围的群众虽然也不满意，而且还饥肠辘辘，但是他们还是继续高呼：“法国人万岁！自由万岁！”只是忘记了他们的法官的存在。这恰好给我提供了一个趁天黑迅速溜掉的机会。我没有时间去找我那匹老马，也无心骑着它去建立新的功勋。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步行回弗拉塔。我为自己浪费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而感到悔恨。我走小路，乘渡船，朝着弗拉塔的方向前进。一路上我从政治和哲学的角度反复考虑人的荣誉和人民的支持的不稳定性，以及那些自由卫士们的怪癖。这些考虑使我忘却了一种担心，即某种悲剧会不会同时在弗拉塔城堡发生。沿途我看到了那些被洗劫一空的奶牛场和四处遭破坏的痕迹后，便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我离家越近，越悔恨自己忽视了应当办的重要事情。不幸的是，我的担心被证实了。我回到弗拉塔后发现那里真正变成了魔鬼之家。村子里的人都跑光了，破碎的酒桶、车子和家具比比皆是，尚未烧尽的柴堆还冒着浓烟，广场上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吃剩的半生不熟的烤肉、污水般横流的葡萄酒、掏空了的面粉袋、用过的盘子和酒

杯。此外还有一匹从马厩里挣脱出来的马在那里跑来跑去。暮色昏暗中，这一悲惨情景就像梦幻中的一样。我急忙往城堡里跑，并拚命地叫喊：“贾科莫！洛伦佐！法乌斯蒂娜！”但是，我的喊声消失在空旷的院子里，没有任何回应，只有从前厅的外面传来一声马的嘶鸣声，那是马尔凯托的老马在嘶鸣。它在波尔托格鲁阿罗的混乱中挣脱了缰绳，自己跑回了家。这匹可怜的老马比那些自称为有心有肝的人更忠诚、更勇敢。突然，一个可怕的疑虑撕裂着我的心，这就是老伯爵夫人的安全问题。我飞也似地穿越院子、跨过走廊，丝毫不顾忌会不会被碰伤。由于月光照不进城堡，我还难以看清里面的悲惨情景，但我已闻到一股令人恶心的气味。地上都是撬掉的门板和砸碎的家具，我跌跌撞撞地沿着楼梯向上爬。楼上横七竖八的东西几乎使我辨不清方向，恐惧也向我袭来。我终于来到了老伯爵夫人的房间，立即陷入可怕的黑暗和恐怖之中，我发疯似地叫喊。突然，从黑暗中传来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好像一种有气无力的呼吸声，又仿佛野兽的嚎叫和婴儿的啼哭混合而成的那种持续而沉重的喘息声。

“老夫人，老夫人！”我壮着胆子喊道。“是我，是卡尔洛，请您回答我！”

这时，我听到人体翻身的声音，由于害怕，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想弄清楚在这神秘的黑暗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前进了几步，试图找到老伯爵夫人，但随即又后退了几步，想寻找点亮光。过去我从未这样犹豫不决、从未这样惊慌失措过。

“你听着！”开始出现了一个声音，我仔细辨别，觉得这是老伯爵夫人的声音。“你听着，卡尔洛，既然现在这里没有神甫，我就向你忏悔吧！你知道……那么……你知道，我从来没做过伤害别人的事。……我已经做完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一

向力所能及地做善事。……我爱我的儿女、孙子、孙女、亲戚……我总是为他人祝福。我信奉上帝。……现在，我已一百岁了，一百岁了，卡尔洛！我活了一百岁又有什么用呢？……现在，我一百岁了。卡尔洛，我将在孤独、痛苦和失望中死去！……,,

我全身颤抖，以怜悯的目光注视着一个灵魂的复苏，感受到死神降临到她身边的恐怖。

“老夫人！”我大声地说：“老夫人，您不是相信上帝吗？……,,

“迄今，我仍相信上帝。”她回答道，但声音越来越小，逐渐消失。此后，我再也听不到她的呼吸声和她挪动身子的声音了。我慢慢地走到她的床边，突然，我颤抖的手碰到了她那已经僵硬的胳膊。霎时间我似乎又看到了她，我看到了她！尽管夜是那样的漆黑。她临终的目光像毒箭一样毫不留情地穿透了我的心。我仿佛感到，当她的灵魂离开伴随了她多年的躯体时，向我脸上吹了一口气，她的咒骂声从我的耳边吹过：“该死的人生，你既快乐又易逝，你首先把我们带到幸福和迷人的海湾，又让我们的航船触礁，在绝望中沉没！……该死的空气，你抚摸着青年人和壮年人，但你对垂死的人却那么吝啬，让他们窒息而死！……该死的家庭，你热爱我们，你使亲人们那样高兴，那样幸福地相聚，然后又让我们四处分离，把我扔到孤独和绝望中！该死的安宁，你最后竟变成了痛苦之源。该死的信仰，你最后变成了咒骂。该死的仁慈，你最后变成了忘恩负义！该死的……”

这些感慨万千的想法使我既愤怒又惊讶。想到老伯爵夫人如此圣洁和漫长的一生，到头来竟这样悲惨地死去，这使我的理智陷入混乱之中，我长时间地紧紧握着那只不知是死人还是

活人的冰凉的手。终于，我震惊地看到了房间里出现了一丝光亮，那是弗拉塔的神甫，他很惊奇地发现我在这里。“飞贼”举着烛光，紧跟在他的后面。可是，我突然感到他们的样子非常可怕，他们的脸色苍白，眼睛深陷，全身沾满血迹，真使我毛骨悚然。但当我定睛看时，又并非是这样。神甫一言不发地朝床边走来，把老伯爵夫人的另一只胳膊放平。

“这些法国狗崽仔！”他嘟囔着。“他们使她在死的时候也得不到宗教的安慰！……上帝啊！对此难道我没有罪过吗？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发现他已被法国兵打得遍体鳞伤，因为他要求法国兵允许老夫人安卧在病床上而激怒了他们。于是，他们便把他拉出城堡，嘲笑他，毒打他。但神甫总是围着城堡转来转去，那些抢劫者们刚离开此地他就返回了城堡。“飞贼”在很远的地方猜到神甫会遭难，便及时赶到这里来帮助他。这是我第二次看见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那时，我不能，也不想向神甫叙述老伯爵夫人临终时的悲惨情景。我默默地同他们一起跪下来，大声念哀悼死者的经文。但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安慰活着的人，而不是哀悼死去的人。然后，他们按照天主教徒的习惯，重新摆放了老夫人的遗体。但是从死者临终时的姿势来看，她并不想把双手交叉地放在胸前，以做出在祈祷的样子。我心中反复思考老夫人当时的矛盾心情。不一会，我悄悄地离开了那里，以便让神甫和他的助手继续虔诚地为死者诵经。我像一个幽灵一样在村子里转来转去，从某些逃难者的口中了解到此地遭受法军蹂躏的可怕情景。法国士兵在践踏了其他地方后，来到弗拉塔加倍地发泄他们的疯狂。凶手们对一个只身留下来的老太太所犯下的可耻罪行，是可想而知的。我刚才所见到的神甫的情景，尸体的惨状和房间里凌乱

不堪的状况，都证实了老人死前所受到的侮辱。我坦率地说，从此以后我对法国人的热情大大下降。随后我想来想去，认为这不可能是法国军队蓄意要犯如此严重的罪行，而只是某些士兵的野蛮行动，对他们应予以惩罚。人们传说拿破仑将军是真正的共和党人，是自由的捍卫者。经过仔细斟酌，我决定求助于他。两天后，人们按照贵族的礼仪安葬了老伯爵夫人。这时，我便起程去乌迪内。当时法军的参谋部就设在那里。根据我收集的材料分析，那些罪犯正是属于那天从波尔托格鲁阿罗出发的运粮部队。因此我希望找到他们，并让他们得到应得的惩罚。我认为意大利青年自由战士的美德就在于能勇敢而及时地要求伸张正义。

我到达乌迪内后，发现那里是同样的混乱。客人在那里指挥，主人则应服从。威尼斯政府失去了权威和尊严，没有任何主见。人们意见不一，众说纷纭，而且见解又是那样古怪和虚伪。许多人头一天还在高呼匈牙利的轻骑兵和波希米亚的龙骑兵万岁，第二天便为法国的革命军队鼓掌。这是多少世纪以来政治上无能的结果。他们认为，对待世界上的一切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持观望态度，宁肯作观众，不要当演员。当然，演员会得到报酬的，而坐在沙发椅上的人应当给予那些为他们奔走忙碌的人报酬。

拿破仑·波拿巴（那时候人们这样称呼他）将军住在位于弗洛里奥的一所住宅中。我要求见他，并说明有一些发生在我们省里的要事急需相告。他同意接见我，因为当时他已平息了威尼斯人的不满。这种情况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理发师正在为这位将军刮胡子。他非但不讨厌别人看到他当时的那副样子，而且还乐于以此显示自己是追求简朴生活的人，因此我与他初次见面便感到了某种安慰。他消瘦憔悴，心

神不定，长长的鬈发盖着他的前额、鬓角和后颈，甚至盖着衣领。这同著名画家阿皮亚尼为他绘制的一幅肖像画完全一样，该画像挂在贝拉焦的梅尔兹别墅里。这是后来他成为法国第一执政兼意大利共和国总统时赠予意大利副总统的礼物，是再好不过的狼对羊的奉承了。只是由于该共和国的寿命不长，所以这幅画挂在墙上没几年就被取了下来。画家还为拿破仑清瘦的面容增加了一道解放者的荣誉光环。他曾为各国人民的事业献身，但他们没有为他献身吗？

“您有什么事，公民？”他直截了当地问我，并用毛巾擦他的下巴。

“公民将军！”为了不妨碍他喜欢简朴的爱好，我边说边微微欠身施礼。“我想同您谈的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微妙问题。”

“请讲吧！”他指着继续为他刮胡子的理发师对我说，“他懂得的意大利语还不如我的马懂得多。”

“那么，”我接着说，“我非常愿意坦诚地向一位相信他能主持正义，并为正义和自由而奋斗的人说，三天以前一些法国士兵在弗拉塔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一支人数众多的法军还抢劫了波尔托格鲁阿罗县的公共粮仓和金库，有些法国士兵还践踏了一位值得尊敬的贵族的家，辱骂和折磨一位孤身留在家中的百岁老夫人，使她在绝望和悲痛中死去。”

“这是由于威尼斯政府激怒了我的士兵！”拿破仑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因为理发师已擦干了他的下巴。“这个政府要人民相信，我的士兵都是杀人犯和异教徒。因此，在我的军队所到之处，人民都离开家园，四处逃散。人民用这样的方式来迎接他们，能使他们有博爱的感情和克制的态度吗？……我告诉您，我必须重新清扫被那些讨厌的昆虫弄脏了的道路。”

“公民将军，我知道谣言会妨碍人民对法国士兵最初的欢

迎态度。但是，有一种辟谣的好办法，这就是依照正义原则，严惩肇事者，以儆效尤。……”

“是的，您同我谈正义。今天我们即将在伊松佐进行决战！……两三年以前就应当给我们以正义！……现在他们是自食其果。但令我感到安慰的是，更大的危害不是来自我的士兵！贝尔加莫、布雷西亚和克雷马已经脱离了威尼斯。那个愚蠢和虚伪的独裁政府终于发现他们真正的敌人并不是法国人。自由的钟声已经敲响，必须站起来为争取自由而战斗，决不能让它从我们的身边溜掉。法兰西共和国帮助所有为自由而奋斗的人民，以便使他们重新获得自由，并充分行使其固有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如要得到自由，就需要作出某种牺牲，也需要一定的忍耐。”

“但是，公民将军，我不是说我不愿意为自由事业作出有益的牺牲。我只是认为，一个老伯爵夫人的殉难……”

“我再向您重复一遍，公民！是谁激怒了我的士兵？是谁利用乡下的神甫和农民去反对他们？就是威尼斯的参议院和法庭。您不必怀疑，真正的罪犯是会受到惩罚的……”

“当然，我认为惩罚罪犯可以避免将来出现类似的混乱……,,

“惩罚，我的士兵将在战场上接受惩罚。勿容置疑，他们也会受到正义的审判。但是，您不会要求把他们通通杀死吧！……很好，那就让他们投入战斗吧，他们将用鲜血和生命为自由作出贡献，以弥补他们所犯的错误。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人民争取自由的事业将从玷污这种事业的罪人身上获益！……”

“公民将军，我请您考虑……”

“好了，公民，我已经考虑过了。共和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您想成为一个英雄吗？……请忘掉个人的意见，同我们一起干吧，同那些正直而真诚的人们一起干吧！因为他们正在你们的国家里进行一场反对愚蠢、懒惰和特权的艰苦而持久的战争。从现在起，十五天以后您再来找我，那时普遍的和平、光荣和自由将消除对这些短暂的过激行为的记忆。”

拿破仑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穿好了衣服，并迅速走进旁边的一个房间，那里有一些高级军官正等待着他。我看出他对我的来访并不十分满意，也不想关注我谈的问题，便垂头丧气地走下了楼梯，开始回味他同我的谈话。说真的，我对他的话理解并不深刻。他谈的那些关于人民和自由的大问题，他的直率和简朴使我模糊地感到，他对威尼斯贵族的仇恨大大超过了他对那些犯下罪行的法国士兵的不满。我感到同法国军队所带来的有效支持的利益相比，老伯爵夫人的不幸遭遇是微乎其微的，就如同一滴水同大海相比一样。我感到那个波拿巴公民有点尖刻，有点耳聋，缺乏热情。但我原谅了他，因为他当时从事的工作需要他如此。这样，我对老伯爵夫人之死便慢慢地平静下来，重新关注活着的人。我在向住在威尼斯的伯爵夫人一家写信报丧的时候，更多地把发生的事情归罪于威尼斯当局缺乏远见和人民盲目的恐惧，而不是入侵者的野蛮发泄。当神甫看到我两手空空地回到弗拉塔，但我的情绪却比走时更平静更安详时，他感到十分奇怪。已经回到城堡的奥兰多主教和卫队长胆战心惊地听我讲述我同拿破仑将军的谈话情景。

“您真地看见了他？”卫队长问。

“我当然看见他了！而且还看见他在刮胡子。”

“噢，他还刮胡子？我还以为他留着很长的胡子呢！”

“对于胡子，”奥兰多长叹一声，激动地说，“自从我母亲死后，我再也不刮下巴上的胡子和头顶的发圈了。法乌斯蒂

娜！（她也回到了城堡）听我说，快去关上水龙头！

看来，奥兰多主教感到了自己的痛苦和大家的悲惨。我对他说，在这场危机中，城堡里的牲畜表现得比人更有感情。在这方面，我也并不例外，因为我很晚才知道城堡里的情况，无论我如何地悔恨，也不能使自己忘却那天的可怕情景。在牲畜中，马尔凯托的老马不愿在外边看热闹，同我一样回到了家中；卫队长的老狗马罗科也轻蔑地看着他的主人逃往卢古尼亚纳，独自在空旷的城堡里跑来跑去，东闻西嗅地四处观看，寻找留在城堡中的人，但它连一个人也未找到。当一个窜进城堡的法国兵为了寻开心捅了它几刺刀时，它带伤跑回了自己的窝并最终死在那里。三天后，它的尸体已经发臭，可是令人吃惊的是，城堡里那几个胆小鬼竟然没有闻到空气中的臭味。最后还是我从乌迪内回来后才发现这一情况。我立即吩咐一个农民把它埋掉。当时那个农民对我说，我办了一件大好事。但是那只曾经陪伴马罗科生活多年的虎斑猫，怎么也不肯离开业已腐烂的狗的尸体，人们对它进行威胁、哄骗和驱赶都无济于事。猫和狗结下了如此深厚的友谊，引起了我的怜悯和尊重。我沉痛地用棍子把猫赶开，命令农民把狗的尸体掩埋在它忠诚献身的地方。农民挖了一个大约两米深的坑，轻轻地把它安放在坑底，然后用土把坑填平。但是那只虎斑猫每天晚上都去那里用爪子刨土，并长时间地蹲在那里。我不得不每天早上叫人把坑恢复原状。你们想我该怎么办呢？为了尊重那只猫对它的朋友的感情，我既不想移动狗的尸体，也不想使人们再闻到臭味，于是我便叫人在土坑上面放置了一块条石。从此以后，那只猫不分昼夜，都在那座坟墓的周围哀叫，几个月后，它也死了。它确实是死了！后来人们把这段猫狗之间的悲剧友谊告诉了我。可是，有人还说猫是不重感情的动物！至于狗的忠诚，那

是无可非议的。它就像家庭的成员一样，虽说它的地位最低，但是它的感情却最稳定，最先跑去迎接回家的游子的，是家里的狗！可以说，我也是一条看家狗。当看到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的人们像狗一样为了食物进行争吵的时候，我不得不大声喊道："你们也该尊重一下狗吧！"也许狗现在对我们并不重要，但如果上帝允许的话，总有一天人们会承认狗的忠诚超过了我们！这样的例子在人类的历史上已屡见不鲜。我们这样的两脚动物总是摇摆于英雄和刽子手、天使和魔鬼之间。而狗总是一个样子，就像北斗星一样永恒不变，它总是那样可爱、坚忍和忠诚。你们可能有更多的希望，难道你们不想消灭一个吃人的部落吗？……

我应当坦白地说，我觉得住在弗拉塔已不像一个多月前那样安静和有意义了。法国人的形象总是在我的头脑中转来转去。我梦想能成为一个重要人物，我认为这是获得彼萨娜爱情的最好途径。我常常想到威尼斯，想到威尼斯政府的垮台，想到建立一个新政治，以及人民获得平等与自由。波拿巴将军比我大不了几岁，为什么我不能在战争中一下子变成胜利者和人民的救星呢？在我的心中，野心和爱情融为一体，我不再对朱利奥·德尔·蓬特的爱情痛苦感到怜悯了。我对文书房的工作也不那么认真了。我把我的时间更多地用在同多纳托一起讨论政治问题，或者同布鲁托一起练习击剑和射击。在普罗韦多尼家的兄弟中，布鲁托最热心于自由事业，为此常遭他姐姐布拉达曼特和妹妹阿奎丽娜的嘲笑。他们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支持法国人。当她们引证一些文明的传播者所犯的残暴罪行以反对我们的意见时，我们也生她们的气，同她们争论，但我不愿听她们提起老伯爵夫人殉难的事。尽管她们讲得很有道理，但我也不愿让步。为此，我同她们的关系闹得很僵，如果任其发展，

真不知道会到什么地步。幸运的是，我总是能利用我的高傲和雄心勃勃，灵机一动地成为争论的赢家。

三月底的一天，我收到伯爵夫人从威尼斯寄来的一封信，我反复研究信的署名，最后确认那是她的签字。她给我写信令我感到奇怪，特别是她在第一页的开头称呼我为“亲爱的外甥”，更让我吃惊。但是，很快我就明白了其中的原因。请你们猜想一下，是谁到了威尼斯？……是我的父亲！竟然是我的父亲！……我会相信吗？……那是一个被认为死去了的人，他已有二十五年没有露面了！在理智上，我似乎难以接受，但是在感情上，我还是希望确有此事。尽管信上没有写，但我想像他已经开始在威尼斯的街道上散步了。我用了半天的时间反复阅读这封信。后来在我去威尼斯的旅途中还多次拿出信来阅读，生怕上当受骗，白跑一趟。我把文书房的事务交给头脑灵敏的富尔詹齐奥以后，当天就动身前往威尼斯。一路上，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对过去事情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希望在脑子中上下翻滚，爱情上的一些不可能实现的想法涌现出来，使我心潮澎湃。伯爵夫人还建议我在社会上争取恢复作为阿尔托维蒂贵族的代表身份。信中还说，我的父亲之所以没有给我写信，是因为他已经忘记了过去学过的意大利语。伯爵夫人叮嘱我，我到达威尼斯后不要再到弗鲁米耶尔的家去找她，应该去位于卡纳雷焦街的贝拉比尼的家去找她。信的最后，写了这样一句话：她和我的表妹彼萨娜都亲吻我。但我的父亲和彼萨娜在我心中的地位比我的姨妈更加重要。

第 十一 章

在威尼斯，人们如何发现威尼斯共和国是意大利和世界的一部分。我作为威尼斯的贵族于 1797 年 5 月 1 日进入大议会。由祖国的朋友和敌人煽动的反政府阴谋。威尼斯共和国像泥脚巨人一样倒下了。我成为新的市政府的一名秘书。

我在威尼斯看到和拥抱的第一个人是彼萨娜。第一个同我谈话的人是伯爵夫人。她听说我到了，便从后面的房间向我跑来，并高声喊道：“好样的，我的卡尔洛，你真是好样的！我是多么想见到你啊！……让我好好亲吻一下，我的亲外甥！”我被彼萨娜吻过后，很不情愿地又让伯爵夫人吻。看上去，伯爵夫人的脸色变得比过去更黄了，钩形的鼻子也弯得更厉害了。尽管我当时心里很乱，我还是吃惊地注意到，她对我的热情很反常。我决心慢慢地弄清其中的原因。此时，伯爵夫人叫罗莎去把我的父亲找来。罗莎是她的忠实女仆，虽然已不年轻，但性格仍然怪僻。女主人要她出去干这一差事时，她嘟嘟囔囔地说这种事应当由男仆人去做。这使我猜想到伯爵夫人并没有多少佣人。在等待的时候，我注意到伯爵夫人的房间布置得非常简陋，到处都是灰尘和蜘蛛网，墙壁上挂着几张破旧的

画，家具很少，几把椅子也都是破破烂烂的。总之，她家里呈现出一副寒酸相。但彼萨娜使我从这种凄惨的感觉中摆脱出来，她变得更漂亮、更妩媚，我从未见到她那么高兴过。尽管她到威尼斯后沾染上了一些不良习气，但这不能掩盖她性格的光彩。也许是她天生如此，或是因为我对她的迷恋，我感到即使那种矫揉造作的表情，在她的脸上也显得十分纯真。但是，我也发现她不像过去那么开朗了。有时我深情地看她一眼，她便害羞似地红着脸，低下了头。她对我说的话甚至不加思考地一概表现出非常愿意听的样子。我的这些观察都是在伯爵夫人同我絮絮叨叨地谈话中进行的。至于伯爵夫人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是在她偶尔提到我父亲的名字时，我才注意听。我觉得，她看到我父亲意外地和奇迹般地回到威尼斯是非常高兴的。

“那个笨蛋罗莎怎么还不回来！”伯爵夫人抱怨地说。“我不想让你离开这里，因为我想亲自把你的父亲交还给你，并且分享你们重逢的欢乐。啊，我的卡尔洛，你有个多么好的父亲啊！……”

我发现伯爵夫人说这话的时候，彼萨娜突然满面通红。我想，这也许是由于我一直在看她的缘故。罗莎终于回来了，她说我的父亲正在广场上谈一笔生意，谈完以后就到这里来。这时我想出门去找他，迫不及待地想享受父子相逢的喜悦。但是，伯爵夫人坚决不让我走。一小时后，门铃响了，一个体格结实但身材矮小的男人，跛着一只脚，一瘸一拐地走进前厅。他的穿着既像土耳其人，又像天主教徒。我连忙跑上去迎接他，伯爵夫人跟在我后面大声说：“卡尔洛，这就是你的父亲！拥抱你的父亲吧！”我一下子便投入了他的怀抱，把我从未流过的两行高兴的热泪洒在他穿的那件亚美尼亚式长袍的衣褶

上。我的父亲既没有对我表现出过分的热情，也没有对我说太多的话。他只是感到奇怪，说像有我这样姓氏的人，竟然在一个农村的小屋子里当文书。他表示，他将把我作为他合法的继承人登记到贵族名录的《金册》上，我将有资格出席大议会。这个精明的小老头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做了一个不知是可笑还是智慧的动作。他为了加强语气，说话时每一个需要用逗号或句号加以停顿的地方，他都用手背拍打一下他的上衣口袋里叮当作响的金币。而每当伯爵夫人听到金币响的声音，她的黄脸上就会闪现出一道红光，好像乌云中露出的一丝阳光。我倾听着父亲的谈话，注视着他的动作，就如同在梦中一般。我的这位从土耳其归来的父亲大人，不仅手中有钱，有权，而且还非常幽默。我好奇地注视着他那略带血丝的细眯眯的灰色眼睛，这是他多年生活在东方的强烈阳光之下的痕迹。此外，他的前额上呈现出由于穆斯林头巾的缠绕和常年工作的辛劳所造成的那种深深的和狡黠的皱纹。只有上帝知道，他为了弄懂阿拉伯行话中而不是威尼斯行话中的奥秘绞尽了多少脑汁。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也就是说，他从不做毫无意义的事情，他不轻信别人，他没有奢望，他为美好的未来长期奉献，他始终不渝地追求既定的目标。因此，手段有时会成为无视目的的学校和实践。至少，我就是这样来评价我父亲的。我坦白地说，一开始，我寄予我父亲的更多是好奇，而不是爱。我觉得，我父亲就像在塔纳或斯朱尔内码头上做买卖的威尼斯老商人。这些商人善于运用狡诈、聊天和别的手段使鞑靼人忘记或宽恕与他们的信仰不同的信仰，从而同他们做生意。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还是圣马可的天主教徒，或是其他地方的商人，都把威尼斯作为东西方两个世界相互沟通的纽带。甚至父亲脸上的灰白色小胡子，也使他的脸型

看起来有点像哥尔多尼喜剧中一个善于骗人的主角潘塔洛内。当然，我父亲出生得比他晚。我又觉得，他像那种每当演出结束后便从幕后走上舞台宣布第二天演出的节目的波斯人或马穆鲁克人所扮演的小丑。但这一切丝毫也不损害我父亲的尊严。

在父亲同我交谈的过程中，伯爵夫人不断地感叹，彼萨娜也有几次轻声地感叹。随后，父亲要我同他一起到外面去走一走。实际上，他把我带到了圣扎卡里亚。他在那里有一所漂亮的住宅。房内的装饰完全是土耳其风格：有地毯、沙发和许多烟斗，虽然缺少桌子和衣架，但有各式各样的柜子。一个混血女人从早到晚为他煮咖啡，她皮肤黝黑，四十多岁。他们主仆之间只能用手势和单音节的发音进行交流。看看他们的对话方式真是一种乐事。我想他们并不讲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种语言，也许魔鬼在四处游荡时才会像他们那样对话。父亲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挂在墙上的一个尖状物上，随即换了一顶能压住耳朵的摩尔式帽子，并且点燃了烟斗，倒上了咖啡。他还要我像他那样，把双腿盘起来，坐在地毯上，像一个未来的大议会中的贵族学习巴格达式的礼仪一样。他说，他非常感激他的妻子把我作为一件如此珍贵的遗产留给了他，以弥补他们结婚后他很少享受到的欢乐。他向我暗示，由于他和我母亲之间过去发生了某种猜疑，从而损伤了他们之间的和谐，致使我的母亲独自回到了威尼斯。他还对我说，我很像他，特别是眼睛和鼻孔。他希望同他的独生子重新建立永恒的父子之爱。我感谢他对我的深情，请他原谅我过去由于处于孤儿的境地未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我不想透露在他回国之前，我的姨父母对我的监护并不令人尊敬的情况。我相信，自我们第一次交谈起，我就以谦逊的态度赢得了他的好感。他由于生活经验丰富，善于观察，每当我不太注意听他讲话时，他便用眼角斜视我。

他以自己的原则对我进行了一番审视之后，我得到了他满意的认可，后来他便更加爱我。因此，我向他叙述了克拉娜伯爵小姐的情况，以及她是如何去当修女的。他不时用十分钦佩的口气向我提起卢奇利奥医生。他很奇怪，为什么伯爵夫妇要拒绝卢奇利奥对克拉娜的求婚。可见，穆斯林的平等观念在思想上给予我父亲这样一个天生的贵族以很大的影响。后来，当他嘲笑帕尔蒂斯塔尼约想利用他祖父留下来的宝剑使时光倒流时，我的这一看法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我惊奇地发现，我父亲的许多观点与我的观点相同。对于已知的事情，他常常还要询问别人。他说，从两个人嘴里听来的东西，总比从一个人嘴里听来的可靠。他非常注意遵循这个格言。后来，他还同我谈到彼萨娜，以及在威尼斯追求她的人。他说，很遗憾她还未找到一个最富有的婆家，以恢复她的家庭昔日的尊严和给她母亲带来幸福。

“噢 噢！”我心里想，“这说明贵族阶层在复活！”

父亲认为，朱利奥只不过是一只蟋蟀，彼萨娜早就应该用脚踢走这个不停地咳嗽和多愁善感的穷小子，漂亮的姑娘应该去找漂亮的小伙子，像他这样丑陋的人在东地中海沿岸的国家里只能在街上卖花生米。父亲讲的这些金玉良言我听起来特别入耳，我感到周身发热，我甚至想对他陈述我的全部心思。我不再对朱利奥抱同情心。面对父亲这样一个有经验和有理智的人，我深感自己还是个孩子，羞愧的心情油然而生。他继续关注我，开导我。他告诉我伯爵夫人如何挥霍浪费。说她的儿子里纳尔多伯爵成天蹲在图书馆里，他对自己的母亲持不闻不问的态度是有害的，长此以往，他的母亲就会在玩牌中把手饰盒中的宝物输得精光。我承认，当时我故意表示赞同。我说，当父亲用手背拍着装金币的衣袋发出叮当响的声音时，伯爵夫人

真想知道里面的金币到底有多少，但结果她连金币的颜色都没看到。其实我并不喜欢这种小动作，他似乎也有所察觉。但他并不因此而改变态度来迎合我，而且，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他是一个固执的人，他还说钱是一种应当被善于使用和能体现它的价值的东西。我虽然衣袋里的钱不多，但是如果我遇到一个乞丐向我乞讨，我定会分一半给他。正因为我有这种思想，所以我的钱总是很少。贫穷是慷慨之师，即使我在外面游玩或同他人在一起而又身无分文时，这仍然是指导我的原则。我不能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吝啬的人，那天他就把我带到一家最好的服装店，为我买了威尼斯最好的服装。随后，他把我领到我的房间，那是一个房门朝着楼梯的房间。分别时，他向我允诺，他将全力把我变成阿尔托维蒂贵族家的下一代传人。

“我们的祖先是威尼斯的创始人之一。”他在离开我时说。“他们来自阿奎莱亚，是罗马人中的梅特拉家族。现在威尼斯有重新振兴之势，这需要阿尔托维蒂家族的人帮助。你就看我的吧！”

父亲大人不断夸口，他说过托尔切洛岛的贵族即将重放光辉的豪言壮语后，便用金钱进行疏通，把我的名字写入《金册》之中的权利很快便得到了承认。于是，我作为有投票权的贵族人士于 1797 年 4 月 2 日第一次出席了大议会的会议。至于我父亲，他不想直接参与此类事务，仅想借此重振他的家族声望。他认为，自己没有必要抛头露面，只要能为我提供机会，他就心满意足了。虽然我在威尼斯当贵族的时间不长，但是经过弗拉塔的伯爵夫人和弗鲁米耶尔参议员的大力宣扬，很快我就获得了特殊的声望。我的形象不坏，我的言谈举止不是贵族中风行的装腔作势，我的知识也颇丰富，即使与那些学究们交谈，也掩盖不了我那天生的快乐性格。此外，许多人还认

为我是女孩子们，或是她们的母亲们，追求的理想对象。这里叫卡尔洛，那里也叫卡尔洛，大家都在叫卡尔洛，都想要卡尔洛，甚至有些年轻的夫人也向我献殷勤。总之，我有选择幸福的广阔天地。但是，那时我事情太多，无暇同任何女人谈情说爱，包括彼萨娜在内。为此，她虽然感到气愤，但她保持克制态度，只是把她的不满发泄到可怜的朱利奥身上。我记得，在那段时间我也经常见到朱利奥，如有时间，我总是要安慰他几句。他很凄惨，如同在死亡线上挣扎，甚至一只苍蝇在彼萨娜周围嗡嗡叫几声，他也会吓得要死。

这时，意大利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六个多月前，摩德内、波伦亚和费拉拉机械地效仿法国，在法国的鼓动下成立了如同肥皂泡一样的波河南岸共和国。萨丁王国已被法军占领，并成为了法国的一个省，由卡尔洛·埃马努埃莱继承了维托里奥·阿梅德奥的王位。整个意大利都跪倒在节节胜利的拿破仑的脚下，他通过缔结联盟、花言巧语、威胁恫吓来欺骗他们，嘲笑他们。威尼斯共和国那些在陆地上的省市，在拿破仑的唆使下，也纷纷起来反对飞狮旗，树起了“自由之树”。只有拿破仑知道，这种“自由之树”的根扎得有多深。当时，他对自己的命运如何尚存疑虑，因为他还面临众多要与之战斗的敌人，因为法国的许多新省距法国本土遥远，这些地方对法国既不忠诚，也不满意。但是，他拒绝一切进行谈判的建议，无所畏惧地勇往直前，一鼓作气直逼莱奥本，迫使奥地利签定了预备和约。威尼斯政府看到战争的旋风从门前经过，如同一个垂死的病人在幻觉中看见幽灵一样，除了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胆战心惊和苦苦哀求之外，别无办法，只能任凭拿破仑用欺骗和侮辱手段将其一点一点地肢解。当时作为威尼斯陆地军需总监的弗朗切斯科·巴塔亚是对法国卑躬屈膝的典型代表，他那百

依百顺的可耻态度和臭名昭著的叛卖行为为国人所不齿。威尼斯也曾对法军入侵城市，占领城堡和堡垒，鼓动人民起义，抢劫国库和四处蹂躏的行为提出过软弱无力的抗议。对此，拿破仑的回答是，提出嘲弄性的结盟建议，发出讥讽性的感叹和要求支付更多的赔款。弗朗切斯科·贝萨罗法官和姜巴蒂斯塔·科尔内斯都是威尼斯陆地省市在贤人委员会中的代表。他们在戈里齐亚同拿破仑进行了会晤，抗议某些法国军官在布雷西亚和贝加莫起义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法军在港湾内部的海盗行为，他们所得到的也是与上述相同的回答。但他们在听完回答后，立即毫不犹豫地说，他们所给予的神圣支持应当在谈判中得到所期望的结果。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满足他们的要求已刻不容缓。弗朗切斯科·贝萨罗是一个有远见的正直人，但是他缺少耐心和热情。他的这种缺点在后面还有进一步的表现。因此，他既没有能力拯救威尼斯共和国，也不可能在这个国家灭亡时给它留下壮烈的标志。

骚动者四处叫嚷，胆小鬼不安地寻找借口，大议会中出现了哲学家和懦夫投票反对主张稳定和勇于战斗者的奇怪现象。在那些日子里，真正的哲学家本该是在自身的尊严中寻求生存，而不是跪下来从一个领导者的政治智慧中寻求生存。我对当时的情况很失望，感到懊恼和痛苦。但是，一方面，我要为美好的未来而工作；另一方面，我的朋友阿米尔卡雷还在监狱中，卢奇利奥已完全成为法国大使的朋友，我的父亲对威尼斯未来的改革充满了信心。上述这一切都推动着我继续沿着既定的道路向前走。啊，这是多么可怕的教训啊！心中尚无新的道德就抛弃和嘲笑传统的道德，头脑里充满着奴性却去乞求自由！他们有这种所谓的“权利”。但是，自由应当去争取，而不是乞求。唾弃那些乞求自由的人是正确的，所以拿破仑是正

确的，威尼斯是错误的。正确的英雄人物在处理事情时也可能是胆小的。当时所谓的民主党是个亲法国的党，它虽然有勇敢的精神，有开展活动的力量，有外国列强的支持，但在人数上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反对该党的人并未组成政党，是一些胆怯的、软弱的、从整体上看不会增长的力量。神经听从心灵的呼唤，行动服从大脑的指挥，但是在那些人中间既无大脑，也无灵魂，他们的生命仍处于愚昧状态。这首先涉及那些带假发的威尼斯人。当时在威尼斯起作用的既不是参议院，也不是贤人委员会，而是法国大使馆。它蔑视威尼斯法庭，并企图推翻软弱无能的贵族统治。知识界和中产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支持法国的计划。威尼斯的铅顶牢房和水牢只不过是稻草人，法国大使拉莱曼特发出一次警告，就足以使他们把通常只有在执行死刑或运走尸体时才会打开的监狱大门打开。卢奇利奥医生以亲法而闻名。也许由于他同法国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所以长期以来他在青年人的秘密骚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人们说他是一个哲学家，因为当时秘密会社的头子都是从哲学家中挑选的。秘密会社早已在威尼斯陈旧社会的破烂外表掩盖下，默默地迅速扩展。卢奇利奥在宣传自由思想方面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十分活跃，发挥了自己全部的智慧和热情。贵族们在广场上看到他时个个心惊肉跳，好像罪人在夜间看见了魔鬼一样。当然，如果他们当中有人生了病，他也会毫不犹像地跑去找这个魔鬼，以寻求治病的良方。而这位名医会带着厌恶的冷笑给他诊脉，看看他的脸色，然后仿佛对他说：“我是那样地蔑视您，以致使我不愿意为您治病。此外，我知道您是我的敌人。但是，我现在不考虑这些。”

女士们对卢奇利奥表现出一种胆怯而羞涩的尊重，仿佛他会施展巫术，似乎只要他看她们一眼或对她们作一个表示，爱

情、敬仰和崇拜就会在她们的心中油然而生。甚至还有人说，他会梅斯梅尔的催眠术，能够创造奇迹。当然，这样的才能他是很少使用的，并未发现哪一个女人被他看了一眼后就任他支配，他保持着巫术的神秘、纯洁和独立。只有我知道他为何如此谨慎。因为按照当时的习惯以及他是一个名医和知名的哲学家，所以不允许他有任何能干扰其一心向往的爱情的行为。我可以告诉你们，他对克拉娜的爱情是那样的强烈，已成为不可遏制的力量。你们可以说，是他让克拉娜安心地留在她的母亲那里，他并未设法使她从凉台上下来，然后二人乘着贡多拉小船共唱小夜曲。相反，他竟允许克拉娜去修道院当修女。这些我都知道。他的爱情观与众不同。他不想抢劫爱情，而是在时机成熟时获得爱情。他坚信，克拉娜会怀着希望坚定地等他一个世纪。他不怕任何困难和牺牲，决心追求爱情的幸福，全力促使时机早日成熟，以便同她缔结良缘。爱情和政治信仰融为一体，变成了一种炽热的、强烈的、持久的感情，而他那坚强的、严谨的、细致入微的性格力量则变成了他的人生的强大支柱。当他在傲慢的、长着一管鹰钩鼻子的伯爵夫人面前碰壁的时候，或者在表情茫然的里纳尔多伯爵面前感到索然无味的时候，以及在弗鲁米耶尔参议员家中受到虚情假意对待的时候，他都是一笑了之。他认为，有朝一日当他有了权力的时候，他将向这些爱慕虚荣的人下达恰如其分的命令。届时，这些既胆小又软弱的人是不会进行任何反抗的。但是，伯爵夫人与别人不同，她十分了解卢奇利奥，修道院厚厚的高墙似乎也难以消除她的担忧，因此她专门委托修道院的女住持雷登塔·纳瓦杰罗嬷嬷照看她的女儿。此人是该修道院中最伟大、最圣洁的修女，也是该修道院中最狡诈的修女。据说，她可以采用某种办法使自己的灵魂坚强起来，抵御魔鬼的诱惑。实际上她已做出

了很大的努力，虽不能说她在劝说克拉娜忘记卢奇利奥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至少她已使克拉娜对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无所知了。不仅如此，克拉娜与外界联系的渠道大多已被她切断，但这位修道院住持还在舞动钢锯，力图把克拉娜与卢奇利奥心灵联系的主要渠道锯断，使克拉娜永远置根于修道院孤独的极乐世界之中。克拉娜只能偶尔从修道院的佣人那里知道一点有关卢奇利奥的消息。除此之外，她只能从回忆和对上帝的虔诚中去寻求安慰了。

但是，克拉娜的虔诚逐渐让位于回忆。这时修道院的住持雷登塔嬷嬷劝克拉娜不要过多地想尘世间的事情，要专心祈祷，现在十分需要为处于严重危险之中的圣马可共和国和宗教祈祷。修女们几乎都是贵族出身，因此，对她们来说，威尼斯共和国和宗教完全是一回事，当她们听到有人谈话法国和法国人的行为时，她们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疯狂的一种行为。对她们来说，巴黎和地狱没有两样。老修女们一想到那些魔鬼附身的法国兵进入威尼斯后可能犯下的可怕罪行时，她们便吓得浑身发抖。但年轻的修女们却说：“不必害怕，上帝会保佑我们！”还有些修女按着吩咐或是自发地向上帝祈祷，希望一旦出现灾难，就能得到上帝的救助。这并不是说救助是徒劳的，不管怎样，具有虔诚信仰的人总会寻找机会说，他们已经得到上帝的某种保佑。克拉娜是一个真诚的教徒，但不过分虔诚，她憎恨可恶的异教徒。她对祖母的感情很深，当祖母去世的悲惨消息传来时，她整日整夜地哭了许多天，她认为法国人都是野蛮的、魔鬼附身的异教徒。她在祈祷时，除祈求上帝免除人类的一切灾难外，还默默祷告上帝不要让万恶的法国人进入威尼斯。

实际上，对威尼斯来说，法国人的入侵虽不是最大的灾

难，但至少是一种严重的新灾难，它使人们忘记了所遭遇的其他不幸。这是一种损害国家肌体，使其心脏停止跳动的新创伤。每天都能听到新的投降变节消息，新的叛乱消息。执政官即使在出席庆典活动时，也表现得垂头丧气。贤人委员会也不知所措，甚至指示威尼斯驻巴黎大使买通法国督政府的门卫，为其窃取情报；还通过友好人士企图做拿破仑的工作，其中一人就是法国驻威尼斯的一位银行家。据我所知，为此他拿到了几千杜卡托的金币。你们想想，这都是为了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政府！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就像在冬天里演出的一场滑稽戏。冬天演出的时间很长，一幕悲剧还不足以填满所有的演出时间，必须穿插一些小的滑稽节目，但是这些小节目的上演并不都能使人发笑。有些年轻人，并不是为了表达对自由的看法，而是为了出风头，撰写了一些针对带假发的、糊涂的贵族议员们的讽刺诗。正如所有那些倒霉的大人物一样，一时间所有的咒骂、嘲笑、打击都冲着他们来了。出现了许多诽谤性文章、讽刺诗和歌谣。但印有此类文章和诗歌的报纸，最后用来包了沙丁鱼。这些讽刺挖苦作品的作者当时起到了难以预料的作用。有些文学才华的朱利奥，虽然未将其聪明才智都用在这上面，但他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对这些流言蜚语的传播，他走在街上，人们也对他指指点点。他写的文章离开了他平常的风格，其中某些文章很有力量，幽默感也恰到好处。彼萨娜看到别人对他有几分敬畏后，又像过去那样对他投以热情的目光。这种情况又引起了伯爵夫人的不满和愤怒。我的姨母对我关于民主的叫嚷也很不高兴，但是我父亲手中的金币对她很有诱惑力，不仅使她对我的态度变好，而且还使她竭力鼓励她的女儿对我表示更大的热情。可是，由于伯爵夫人要彼萨娜对我持逢迎态度，以及由于我忙于别的事情而对彼萨娜很少关心，这就

引起了彼萨娜的忿怒，她对我的态度反而冷淡起来。但当我同她的目光相遇时，她仍低下头，两颊绯红，似乎在非常高兴地窥视我。朱利奥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气得脸色蜡黄，只好去寻找另外的虚荣作为补偿，他跑到他那些经常是从早到晚地吹捧他的朋友们中间。那些人把他视为佩尔西乌斯①、尤维纳利斯②、阿里斯托芬③等等的再世。尽管卢奇利奥大夫同他的政治观点相似，但他还是提醒朱利奥：对这样关系到国家的重要事情，没有经过认真的研究，没有坚定的信念，只凭一时的感情冲动，只靠自以为是的蛮干，那是很危险的。

“你知道什么？”朱利奥回答说。“我也会同你一样具有公民的品德！难道我的智慧就只能来自傲慢和冲动吗？……”

卢奇利奥摇摇头，看到朱利奥自我吹虚的样子，也许心中惋惜他那衰弱的身体正在葬送他的才华。这位医生既观察到了他的身体，也观察到了他的心灵。在朱利奥身上，卢奇利奥已看出他受爱情折磨的征兆。这是一种致命的征兆！即使爱情平静下来，给他身体带来的伤害也不会很快消失。如果爱情的火焰再燃烧起来，那对他就是更大的灾难！可是朱利奥本人对此危险尚无觉察，他还认为自己的地位变得更重要了，如果彼萨娜鄙视他，他也勇于用冷漠的态度回敬她。但很快他又后悔了，因为他担心彼萨娜爱上了别人。这样，他又加倍地对彼萨娜献殷勤，以讨彼萨娜的欢心。特别是我在场的时候，他常常吃醋，因为他从彼萨娜对我的态度中，闻出了某种不妙的味道，他感到我们的爱情在死灰复燃。我决不想在他的面前甘拜

① 佩尔西乌斯（34－62），古罗马讽刺诗人
② 尤维纳利斯（约 60－140），古罗马讽刺诗人
③ 阿里斯托芬（公元前 446－前 385），古希腊喜剧诗人

下风，悄然消失，特别是在我受到全威尼斯的欢迎之际。他逐渐对我产生了敌意和仇恨，经常当着彼萨娜的面对我进行谩骂和指责。他骂我是贵族分子，撒马尔罕人。我指责他沉溺于自由和平等的感情中不能自拔。在这种争论中彼萨娜也头脑发热起来，很快便成了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分子。我认为，在类似的争论中，在大问题上大家都是一致的，但对具体的方案和对未来的展望却各有各的意见，每个人都在寻求自己的支持者。看来，这样的争论并无益处。法国人当然是我们优先谈论的话题，没有这个话题我们就无需谈论了。朱利奥用诗歌颂扬法国人，我用散文赞扬法国人，彼萨娜则满怀激情地把他们说成是捍卫自由的英雄。她前一天在她姐姐所在的修道院里做祷告时，还趁机说服了那里的修女，叫她们不要那样憎恨法国人。

一天，传来了一个消息：法国人攻入一向被认为是坚强堡垒的维罗纳。武装起来的农民已经溃散了，原来派去收复贝尔加莫和布雷西亚的部队撤退到了帕多瓦和维琴察。这一天对于法国的支持者们来说是一个狂欢节。几天之后发生了维罗纳复活节的可怕事件，群众猛烈地打击法国人。威尼斯接到拿破仑的抗议，他威胁要以战争进行报复。威尼斯共和国的参议员们、贤人委员会的委员们、大议会的议员们全都慌了手脚，均认为持续了几百年的共和国要垮台了。可是他们都忙着准备食品，寻找退路。至于威尼斯的防务问题，他们却想得很少，实际上他们谁也不相信加强防务会有什么效果。最后，巴拉凯·伊利埃将军率领的法军包围了海口，占领了威尼斯，切断了所有的通讯联系。参议院委派多纳和朱斯蒂尼安前去拜会拿破仑将军，听取他关于改组威尼斯政府的意见。他们传达了拿破仑的意图，即把威尼斯政府改组成一个更自由、更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此外，拿破仑还要求把威尼斯港的海军上将和控制威

尼斯法庭的三位法官交给他，因为他认为他们是阻碍法国军舰进入威尼斯的罪魁祸首。贤人委员会的委员们明白当时的形势如何，他们准备卑躬屈膝地为拿破仑效劳，他们觉得让大议会出面安排此事已为时太晚，便专门成立了一个为垂死的共和国送葬的组织，一个似乎由掘墓人组成的会议。该会议包括国家所有的主要机构，如政府首脑、贤人委员会主席，十人委员会主席，市政府的三位法官，总共四十一人，执政官自然要任这个会议的主席。这时又出现了一种传说：有一万六千名身藏匕首的暴乱分子已进入城市的各个据点，他们要屠杀无辜的贵族。你们可以想像，那个会议得知这一传闻后会感到多么大的"安慰"！我记得我曾旁敲侧击地问过卢奇利奥这一传闻是否属实。这位医生耸了耸肩回答我说：

"啊，我的卡尔洛！您相信法国人都是疯子，会花钱雇佣一万六千名暴徒，并且又让他们先隐藏起来，制造假像，再突然出现吗？……您要明白，这一切尽管都像是真的，但都与法国人毫无关系，法国人不需要去杀贵族，因为他们早已寿终正寝了。"

"掘墓人们'于 4 月 30 日在执政官的私人住所举行第一次会议，执政官在开场白中这样说："当前的形势是严重的和令人忧虑的。"他接着又讲了一通蠢话。如果说他对"令人忧虑的"还作了一点阐述的话，他对"严重的"却一点也没有说清楚。然后大家开始讨论如何弄清楚拿破仑的意图这一问题。多尔劳骑士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这就是通过拿破仑的好友，个叫哈莱尔的人去拭探拿破仑的真实想法。我曾在弗鲁米耶尔家认识的一位检察官安东尼奥·卡佩洛站起来嘲笑该建议幼稚可笑，而一贯主张加强防务的贝萨罗走上前去同他紧紧握手。事实上当时法国人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不必再抱任何幻想。

贤人委员会的委员千方百计地打断了他们的讲话。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托马索·孔都尔梅尔海军上将给贤人委员会送来了一封急信，说法国人正在利用漂浮的木桶偷袭环礁湖。这一消息立即在会场上引起普遍的惊恐。有的人想逃之夭夭，有的人建议谈判，有的人甚至认为最好是投降。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官洛多维科·马宁在会议室里走来走去，他把那件又肥又长的裤子提到肚子上，说了一句令人难以忘记的话："我不知道今夜是否还能在床上安睡"。检察官卡佩洛对我说，大部分委员们的精神状态和勇气都同执政官一样。这样一来，会议很快就决定请大议会派两名议员去同拿破仑谈判改组政府的问题。贝萨罗对这样胆怯的决定感到愤慨，对祖国遭受践踏感到痛心，他眼里含着热泪宣布，当天晚上他将离开威尼斯前往瑞士。但后来据我所知，他没有去瑞士，而可能是乘邮车去了维也纳。对我来说，为了一个可怜的国家的尊严，我当然不会掩盖以上这些可笑的懦弱场面。这件事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重要而严酷的教训：如果你们想成为公民，你们就要作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如果你们有善良的品德，你们就要相信这种品德；你们不能相信别人的善良，因为那是不可靠的；你们也不能相信胜利者的宽容和公正，因为胜利者是无所谓惧和不受法律约束的。

5月1日，我身着长袍，头戴假发，在弗鲁米耶尔参议员的次子阿戈斯蒂诺的陪同下走进了大议会。弗鲁米耶尔参议员属于贝萨罗那一派，他们不屑和我们在一起。那天到会的人很少，刚刚达到法定的六百人的投票人数。否则，大议会作出的任何决议都是无效的。年纪大的议员们个个脸色苍白，这并非由于他们内心痛苦，而是由于心中害怕。年轻的议员们显得趾高气扬，但他们中许多人心里也明白，这不过是被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已，高兴也不是出于真心。人们看到贴出的有待

表决的提案，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授权进行谈判的代表与拿破仑讨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问题；第二，根据拿破仑提出的要求，立即释放从法军进入意大利的第一天起被捕的所有政治犯。在第二条中，我看到了卢奇利奥大夫的影响，也想到了阿米尔卡雷，也许我是惟一为他有这样一个体面的结果而高兴的人。当时我很愚蠢，只是出于私人的感情，对这条规定感到高兴，没有看出这是对法国人怯懦的让步。这个提案在投票时仅以七票反对，十四票弃权，得到通过。弃权者认为，当前讨论这种问题是不恰当的。当这个提案被通过的消息传到外面的广场上以后，亲法分子立刻骚动起来，一轰而起朝监狱跑去。只见桀骜不驯的囚犯在态度温和的亲友陪同下，垂头丧气的人在高兴得发狂的人陪同下，纷纷走出监狱。政治犯获释使人们更加相信在城中潜伏着一万六千名暴徒的传说。贵族们认为，他们顶住了拿破仑的要求，没有把海军司令和法庭的三个法官交出去，这已表现出他们具有最大的勇气。但是，拿破仑将军的反应是，在未把以上四人投入监狱和进行惩治之前，他不承认多纳和朱斯蒂尼安是大议会派出的谈判代表。卑躬屈膝的大议会再次低下了头，这次通过决议的票数不再是五百票，而是七百票。港口的海军司令和法庭的三位法官于当日就被关入了监狱，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奇特罪名是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忠实地遵守祖国的法律。大议会在国家法官团中挑选了一个名叫弗朗切斯科·巴塔亚的叛徒去执行这一亵渎神灵的决定。但这样做对那些革新派和被吓破了胆的贵族来说还觉得不够。于是大议会又通过了另一决定，命令孔杜尔梅尔不以武力抵抗法国的军事进攻，只能劝说法国军队不进入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并尽快送走斯拉夫雇佣兵，以免造成不良后果。他们甚至把手指甲都要剪掉，以免碰伤力图把他们扼杀的那些人的皮肤。如果这不

是令人吃惊的懦弱，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懦弱。我真不相信能在这群羊中找出一只胆大一点的羊。我的父亲从土耳其回来得很及时，他使我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亲眼目睹了那些人的卑鄙无耻。我还想知道什么呢？在这种屈辱的和平中，卢奇利奥比我受骗更厉害。那些了解情况的人更是忧心忡忡，当代人的道德与他们的理想并不吻合，他们对自己的理论深信不疑，但却一下子陷入了迷雾之中。如果说他们不是因为在理论上的不谨慎而碰了壁的话，也是因为他们缺乏经验而束手无策。阿米尔卡雷从监狱出来后，我们二人又恢复了过去的友谊。他深感被人骗了，过去他把法国人称之为世界的解放者。如果他的话说到此为止，那也许还有些道理。但是，他还曾称法国人是威尼斯的解放者，这就大错而特错了。这一切并未妨碍阿米尔卡雷同我的合作，他继续给我以鼓励，并给我提出各种建议。他不像卢奇利奥那样内向，一直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十分开朗。同阿米尔卡雷一起摆脱了法庭的枷锁的人中，你们猜猜还有谁？还有文基埃雷多的那位领主。这一点你们可能没有想到吧。他的罪行当然不是支持法国人。我认为，要么是他在监狱里获得了法国人的好感，要么是对他轻率地实行了宽大处理，或者是因为他的刑期已满。卢奇利奥告诉我这个消息时，还悄悄地对我说，这位领主从丹福监狱出来后就跑到米兰去了，因为拿破仑的司令部就设在那里，有关威尼斯共和国命运的外交谈判也是在那里进行的。

5月 12 日，即威尼斯急剧堕入深渊的那一天的晚上，我的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说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他要求我仔细地听并且予以认真考虑，因为我未来的幸福和家族的荣耀都将取决于我的智慧和灵敏程度。

“明天，”他对我说，“一场革命将在威尼斯发生。”

我十分惊讶，因为我知道大议会是那样驯服，有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谈判正在米兰进行，我还未想到有进行革命的必要 。

“是的，”他接着说，“你不要对此感到惊讶，今天晚上你就会明白一切。在这关键的时刻，我给你指出一条康庄大道，以免你迷失方向。我的孩子，你知道民主共和国意味着什么吗？”

“啊，当然知道！”我以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所具有的热情感叹道。“民主共和国是理想的正义同实际生活的协调一致。它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的王国，而是全社会的自由和集体思想的王国。谁有正确的思想，谁就有权管理国家，并且将管理得很好。这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原则。”

“很好，很好，卡尔洛！”他抿了一下嘴，接着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科学概念。你可把它交给乐队，谱成歌曲，以便让朱利奥先生好好歌唱一番。但我所说的是一个为少数人所追求的、由极少数人强制推行的和由极少数几个人为所有人泡制的政府，是一个不要自由、也不可能有自由的政府。你知道你应如何适应这种形势吗？”

我环顾四周，不知所措，因为我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时，没想到人的因素，而是一味地进行加、减、乘、除，好像最后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大堆明晃晃的金币，而不是一大堆废纸。正如我所说的，我还没有细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不知道如何回答父亲的提问。

“你听着！”他像一个耐心的教师一样，又从头说起“这里有一件你梦寐以求的事，也是我多年来所希望的事。我实在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你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我已看到你具有青年一代的优秀品质，但你缺乏经验。如果你能同土耳其的高级

官员或首相相处一段时间，你就会更懂哲学，就会看得更深更远。古代埃及的马穆鲁克雇佣兵用他们的狡诈教会了我们如何识别天主教徒的阴谋。你要相信我，对此我进行过尝试，并且我不是毫无目的进行这种尝试，因为我在为我的崇高目的努力工作。现在我回到了威尼斯，我如果不帮助你，就失去了我的作用。你要知道我是这样想的：‘真主啊，您会对我说，愿上天赐予你良机！你虽然老了，但上天会易如翻掌地使你年轻四十岁，鼓足勇气，我的孩子！把你的职位让给更年轻的骏马吧，你们还可以最先到达目的地！’简单地说，卡尔洛，我坚信你是我的亲生儿子，我想在我死之前把包含着我全部希望的遗产都交给你。你愿意接受吗？……这就是我要同你进行简短交谈的原因。”

“请讲吧，我的父亲。”我边说边看着他的脸。他发表了上述穆罕默德式的议论之后，沉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讲吧，讲吧！这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容易。这是些应当立刻领悟的问题。但是，考虑到你的无知，我需要尽力讲得清楚一些。因此，你要知道，对那些法国化了的先生们来说，对那些现在主宰着意大利事务的法国人来说，我是有某种功绩的。虽然这种功绩是秘密的和时间相隔较远的，但总还是功绩。此外，他们还给了我好几百万土耳其金币。但这些闪闪发光的金币并未增加我的荣誉的光辉。卡尔洛，我把我的全部财产都交给你，我把我的全部财产赠送给你，只要你保证我有个沙发，有个烟斗和每天能喝十杯咖啡就足够了。我把一切都给你，这是为了阿尔托维蒂家族将来有更大的光荣。你愿意吗？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主张！我们家里应当出一位执政官！我向你保证，只要你信任我，我们一定会成功！”

“你说什么？……我……我当执政官？”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的心提到了喉咙，连呼吸都停住了。“你想 让我突然变成执政官 ?”

“对极了！卡尔洛，你立刻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当执政官不仅十分有利可图，而且既不枯燥也无风险。你将赚到杜卡托金币，我将让它为你获取利息。六年后我们就可以把整个托尔切洛岛购买下来，阿尔托维蒂家族将变成一个王朝。”

“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你在说什么！”

我想告诉你们，当时我以为我父亲已经疯了，所以他才胡言乱语。

“但是，”他接着说，“你不要为此感到惊奇。新的体制将有利于我们，届时有功劳的人总应该胜过没有功劳的人。这一点根据你目前的生活经验还是抽象的东西。但是，难道你不认为，最有钱和最机智的人是最值得奖励的人吗？我的孩子，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幸运儿。如果我们不争取我们的利益，我们将是蠢人！……”

“可是，你也看到这里一切都是那样丑恶，那样腐败啊！我是一个准备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的人，你这是鼓动我在这里扮演一个可悲的角色！”

“好极了，卡尔洛！你要想实现你的抱负，你只有走我指出的这条道路。其原因是，如果你甘居人下，我不相信你的奋斗会成功，而相信你一定失败。因此，你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胜利者，就必须占据高位，要拼命地往上爬，要无所顾忌你想想，如果让懦夫和懒汉占据了这样的高位，将会带来多大的危害！因此，你鼓足勇气吧，孩子！在他人面前要厉害一点，目的会为你的方法辩护。我不是说你明天或后天就可成为执政官，你要有耐心，但枇杷总是比人们期望的时间更早地成

熟！……同时，我要告诉你，你可以附和你的朋友们提出的建议，不要以虚伪的谦逊向后退缩。你不相信你有正直的心灵和善良而坚强的意志吗？……你不认为让一个热爱自己的国家而不向敌人投降的人去领导公共事务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吗？”

“啊，是的！我的父亲，我相信你说的话！”

“那么，你听着，卡尔洛！今天晚上卢奇利奥先生将同你更明确地谈这件事。那时你再仔细考虑，并作出决定。你要听他的话，不要表示反对，不要后退。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应当勇往直前，他所考虑的不应当是个人的尊严，而是全体人民的利益。”

“你放心吧，我的父亲！我会这样做的。”

“现在你就随波逐流吧。我们已经讲好了。你将得到贵族的支持和民主派的拥护。命运是不会辜负你的。我还要去见维莱塔尔德先生，以便就最后的条款达成一致。我们晚上再见。”

经过这次谈话，我既十分惊讶又非常犹豫，不知如何是好。最大的问题是我对情况了解太少。我能爬上高位，登上共和国的最高宝座吗？这种梦想意味着什么？诚然，我的父亲从东方回国时带来了几本有注解的《一千零一夜》。对他所说的“革命”、“条款”这些泛泛的名词我怎么能理解呢？维莱塔尔德先生是法国公使馆的一名年轻的秘书。我的父亲有什么资格同他讨论有关国家的问题呢？我越想越糊涂，犹如腾云驾雾，如果卢奇利奥不来找我，我会一直停留在天空。他要我跟他到一个地方去讨论国家大事。在胡同口，我们与一些正在等我们的陌生人相会。随后我们一起朝着城里一条僻静的街道快速前进，这条路就在军火库大桥的后面。我们默默地行走了一段时间后，来到了一个昏暗的、空无一人的大院。在一盏油灯的微弱光线照耀下，我们登上了楼梯。当时，并没有人为我们开门

和引路，我们仿佛是一群要驱赶那些梦中强盗的幽灵，无所顾忌地一直往前走。最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潮湿的和毫无装饰的大厅。这里的光线略微强了一点，因为在一张桌子上摆放了四个烛台，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与会者们的面孔。总共有三十来人，大部分是年青人，其中有我的朋友阿米尔卡雷和朱利奥。前者表情激动，眼睛里露出焦急的神情；后者脸色苍白，带着一副与其说是懒洋洋还不如说是十分沮丧的样子。此外，还有阿戈斯蒂诺·弗鲁米耶尔和巴尔佐尼。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巴尔佐尼是一个体格健壮而易于冲动的青年，他喜欢普卢塔尔科的作品和他塑造的英雄人物，而且他自己还写过一本书，题为《在希腊的罗马人》，该书无情地讽刺了法国人。在年龄较大的熟人中，我看到了律师巴塔亚，食品杂货商佐尔齐，老将军萨利姆贝尼，在威尼斯闻名的自由派贵族米里亚尼·达·德森扎诺·维迪曼，以及在骚动中赢得很大名声的丹多洛。其他人我几乎都不认识，尽管有的人看起来面孔并不那么陌生。这些人都围着一个皮肤微红、满脸疙瘩的丑陋矮子，他说话很少，声音很低，但挥舞着胳膊好像首席芭蕾舞演员。卢奇利奥大夫一言不发，心事重重地在大厅里踱来踱去。大家都尊敬地为他让路，仿佛在等待他下达命令。这时，巴塔亚企图大声炫耀自己，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但人们都不听他的，而是交头接耳各干各的：有的人在清嗓子，有的人捂着手帕咳嗽，根本没有人理他，他像寓言中那只因受骗而唱过歌的乌鸦那样傻呆在那里。这样，有相当一段时间，我站在大厅里，什么都不明白，既不知道要开什么会，也无法从阿米尔卡雷断断续续的讲话和卢奇利奥的叹息声中了解我们需要做什么。最后，一个戴黄色假发、精疲力尽、脸色苍白的人慌慌张张地走进大厅。自从他来到大厅的门槛，卢奇利奥就一直陪着他。大家也都围在他的

身边，好像要听他宣布一个人们所期待的重大新闻。

“他是本周贤人委员会的主持人！”阿米尔卡雷在我耳边悄悄地说。“现在我们看看他们是否准备老老实实地让位”

我假装听明白了，注意地观察那个戴假发的人，他好像要同周围的人说什么，但又难以启齿。巴塔亚力图向他打听情况，但卢奇利奥打断了他的话。随后大家静了下来，卢奇利奥开始讲话。

“检察官先生，”他说，“自从陆地上的许多省树起真正自由的旗帜以来，您知道威尼斯共和国的状况是多么令人痛心。您知道自从第一批斯拉夫雇佣兵上船回国后，政府已变得软弱无能，现在已无法压制人民的忿怒情绪了。”

“是的，……先生。这些情况我全知道。”本周的贤人委员会主持人结结巴巴地说。

“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检察官阁下说明当前国家令人担忧的情况。”巴塔亚补充说。

卢奇利奥没有理会他，继续说下去。

“检察官先生，您同样知道即将在米兰签署的条约的主要内容。这个条约将由正在退出政治舞台的威尼斯大议会和法国督政府签署！”

这个残酷的提醒使检察官流出了两行眼泪。这两行眼泪并不表明他的勇敢，而是表明他的忧伤和无可奈何。眼泪弯弯曲曲地浸透了他脸上的薄粉，他的面色更黄、更难看了。

“检察官先生！”卢奇利奥接着说。“我是一个普通公民，我谋求全体公民的真正利益！我认为，需要制定一项关于祖国和热爱及确保其独立的法规，该法规符合所有人的美好愿望。这样，在威尼斯共和国签署条约之前，就可以避免许多使事情复杂化的内部混乱。我本人没有任何野心。这一点将来从分配

给我的市政府中的职位可以得到证明。维莱塔尔德先生（他指了指那个皮肤微红惴惴不安的矮子）也赞成把有关条件写下来，并据此来改组政府。一支法国部队将进驻威尼斯，以确保威尼斯刚刚获得的真正自由的稳定。该法规主要的条款（他从桌上拿起了一份手写的法规文本，并迅速地翻阅了一下）是：树立自由之树，宣布实行人民选择的代表参与的民主；建立以前执政官马宁和乔瓦尼·斯帕达为首的由二十四名威尼斯人组成的临时政府；四千名法国士兵作为盟友进驻威尼斯；召回威尼斯舰队；号召陆地上的城市和达尔马提亚的城市以及各岛屿同祖国威尼斯团结一致；永远解雇斯拉夫雇佣军；逮捕波旁家族的帮凶德·恩特拉格伯爵，没收其所有财产，并通过法国公使馆将其财产转交法国督政府。这些都是得到人民赞成的公开内容。实际上，昨天执政官本人已经表示，他将召开全体会议，把公爵的徽章取下来，并把政府的权力交给民主人士。我们的要求并不多，比他愿意给予的还要少。我们希望他担任新政府的首脑，作为共和国未来的独立和稳定的象征。维莱塔尔德先生，不是这样吗？”

那个丑陋的矮子挤眉弄眼地不断作手势表示同意。卢奇利奥又转向本周贤人委员会的主持，把刚才他翻阅过的那份文件交给了他。

“检察官先生，”卢奇利奥说，“这就是祖国的命运所在，希望您能劝说执政官阁下和您的其他贵族同僚接受这一文件。否则……只能靠上帝来保卫威尼斯了！为了拯救威尼斯，我将竭尽全力。”

检察官眼里含着泪花回答说：

“我非常感谢尊贵的先生们的深情厚意。（正直的公民们听到这样的奉承话都会惊讶得浑身战栗。）执政官阁下和检察官

同僚们是共和国的常务领导人，他们愿为共和国献身。（献身意味着安然地摆脱困境。）此外，斯拉夫士兵们的忠诚性已开始动摇，如果他们同我们的敌人联合起来，那是不会令人惊讶的。（检察官感到自己用词不当，便不断地咳嗽，直咳得满脸涨得通红，像他穿的袍子的颜色一样。）我是说，如果他们同我们的朋友联合起来，……那么……那么……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拯救我们。因此，我保证，这些条件（他像拿着一条毒蛇一样用手拿着那份文件给大家看）将被政府完全接受，大议会将批准我们的良好动议，我们将建立一个由平等而幸福的公民组成的大家庭。”

检察官的声音消失在他的喉咙中，就像在啜泣一样。但是，他的最后一句话被掌声淹没了。这个可怜的人，肯定是由于羞愧变得满脸通红。他随即要求由这一次著名会议的某位代表陪同他把这份文件转交执政官阁下。于是，大家一致推选佐尔齐去干这件事。一位食品杂货商要陪同检察官去要求执政官辞职了！……两个世纪以前，十人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曾经要求福斯卡里执政官辞职。那时，整个威尼斯都提心吊胆，人们挤在政府大厦门前等待消息，想知道执政官是服从，还是拒绝。那位年迈的、自尊心很强的执政官接受了十人委员会的要求，但不久他就痛苦地死去了。这是过去的一幕可怕的悲剧。如今的时代与那时已大不一样了！……执政官马宁的辞职，可能像哥尔多尼喜剧中的一个小插曲，并未引起多大的反应。

检察官和佐尔齐走后，维莱塔尔德同巴塔亚和其他愚蠢地背叛了自己的贵族们也一起走了，大厅里仅剩下我们少数的几个威尼斯的民主之花。丹多洛是说得最多的人，我当然是懂得最少的人。卢奇利奥又开始踱来踱去，他沉默不语，思绪万千。突然，他带着一种不高兴的神色转身对着我们若有所思地

高声说：

“我担心我们是水中捞月，徒劳无益啊！”

“怎么？”丹多洛不解地问道。“水中捞月？现在人们就在嘲笑我们痴心妄想吗？……现在自由的卫士不是拿起斧头在砸开自己身上的枷锁吗？从压迫中获得了解放的世界，在各国人民的盛大宴会上不是为我们安排了一个争取独立的荣誉席位吗？意大利的解放者、专制主义的死敌不是在帮助我们脱离深渊吗？

“我是医生。”卢奇利奥平静地说。“识别疾病是我的职业。我担心我们的美好意愿在人民中没有深厚的根基。”

“公民，您不要像布鲁托那样悲观失望！”一个略带稚气的年轻人不耐烦地说。“布鲁托在死亡的时候才感到失望，而我们不过是即将诞生而已！”

这个青年是赞特岛人，他的父亲是共和国海军的一个外科医生。父亲死后他便移居威尼斯。他的思想一直不稳定，据说几个月前他还想去当神甫。不管怎样，他没有当上神甫，却成了一个写悲剧的诗人。他写的一部名为《蒂埃斯特》的悲剧，一月在圣天使剧场演出时，曾七天晚上连续爆满。这个性急的青年人就是乌戈·福斯科洛。整整一个晚上没有说过一句话的朱利奥在听到这个年轻人的话之后，向他瞥了一眼，其目光像匕首一样锐利。福斯科洛和朱利奥相互妒忌，谁也不认为自己的才华低于对方。但可怜的朱利奥不是福斯科洛的对手，因此他非常气愤，总想伺机报复。可是这位赞特岛的雄狮对于他投去的目光，视作跳蚤在其耳边骚痒，不屑一顾。即使他被朱利奥打了一巴掌，他也只不过觉得有些讨厌，而不会有别的反应。实际上，他的内心深处是非常自负的。我不知道，如果把他的作品《蒂埃斯特》与他的另一部作品《陵墓》相比，哪一

部更好地表达了他的愿望并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光荣。归根结底，福斯科洛是当时最奇特和最被人热爱、具有高尚道德文明的诗人，是威尼斯共和国中一只真正在怒吼和所向无敌的雄狮。他自命不凡，往往轻视别人。但是他严肃地对待平等原则，当他给俄国皇帝写建议信时，他也用“你”称呼对方。即使皇帝听到他的这种称呼后大发雷霆，他也根本不予理会。此外，他的期望很高，好像他总以为世界上没有干不成的事，他从不悲观失望。由于他经受过非同寻常的锻炼，因而他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激情。有这样性格的人是决不会甘心寂寞和服输的。对他来说，斗争是一种需要，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有希望。朱利奥并不是福斯科洛在讲话中引用被罗马教皇烧死的布鲁托所影射的惟一的人。卢奇利奥向福斯科洛微微一笑，这一微笑既包含着对福斯科洛的友谊，也包含着他的真诚，他认为没有必要直接回答这位著名的诗人。

“当我向检察官宣读维莱塔尔德提出的条件时，你们中间是否有人注意到维莱塔尔德的表情？”卢奇利奥说。

“我注意到了。”一个粗壮结实的高个子青年马上回答。他就是那个大家希望由他与马宁一起共同领导新政府的乔万尼·斯帕达。“我看他长着一副叛徒的嘴脸！”

“斯帕达，你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公民！”卢奇利奥接着说。“只有他自己认为，他是一位为国家效劳的优秀公仆，是一个机灵而幸运的公使。一段时间以来，在法国的旗帜上，光荣已抢占了自由的位置。”

“那么，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斯帕达粗声粗气地问道。

“别着急，这不碍大局。”卢奇利奥说。“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我愿意把我们的想法告诉尚不了解情况的人，这就是，正

式命令从米兰到达之前就要进行这场革命。我认为，缺乏信心是弱者的最大特点。但是，我担心，这样看问题还不够。我们希望法国人帮助，而不是指挥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观点。我们希望由我们自己来改变我国的局面，而不是由其他人来改变我国的局面，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些丧失了活动能力的人。法国人是一定会来的，因为他们希望来，他们也能够来。但是，他们来时，我们这里的一切至少应当全部就绪。我们并不是要他们像主人一样来这里指手划脚的！……”

“让法国人来吧！他们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内战，免遭古罗马执政官苏拉进行的那种残酷迫害！”福斯科洛大声地说。

一直没有说话的巴尔佐尼抬起头来，对这个言语冒失的人不满地看了一眼。

“说得好！”卢奇利奥继续说。“但是你应当补充一点，这就是，法国人来后应当帮助我们结束一个世纪以来的麻木不仁状态。这种麻木不仁状态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与过去多少世纪的情况相比，并无两样。他们的到来应该使我们震惊，使我们害怕，使我们感到羞愧，他们应当通过叙述遭受独裁统治的可怕情景来激励我们为争取崇高的自由而奋斗！这就是你应当补充的内容！从现在起，几个月后我们将知道，法国人是我们的学习榜样，还是我们的主人。维莱塔尔德表现出的犹豫和担心使我猜想他的上司可能另有奢望！”

“这有什么关系呢？”阿米尔卡雷突然插话。“卢奇利奥公民，我们尊重你的讲话。但是，我们感到自己处于难以忍受的被奴役地位。如果我们屈服于维莱塔尔德和他的上司，将同屈服于圣马可、斯拉夫雇佣兵和贝萨罗检察官完全一样！”

卢奇利奥对这种过于悲观的看法，或者说这种过时的看法，是不赞成的，但他未予理会。他随即转身看着我，脸上还

带着一种近似长辈的神色。

“卡尔洛·阿尔托维蒂公民！”他说。“您的父亲对自由事业作出过极大的贡献，他应当得到报偿。但是他要把这种报偿转让给您。如果您的品德，您的举止不能使您继续您家族的榜样的话，他是不会这样做的。您不仅是大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之一，甚至是极少数将会投票支持自由的议员之一，您支持自由不是出于胆怯，而是出于崇高的理想。因此，您被推荐为新政府的一等秘书。我现在正式通知您。”

在场的青年人十分惊讶，纷纷议论，他们欢迎卢奇利奥的提议。

“很好！”卢奇利奥继续说。“是谁在君士坦丁堡花费了数百万金币，以改变土耳其的态度，使之发生不利于神圣同盟的变化，是谁在遥远的东方度过了自己生命的许多宝贵时光，从事于使我们获得自由，成为真正的人的解放事业？是卡尔洛·阿尔托维蒂的父亲。做了这些事情的人有权要求给他儿子以报偿！……至于我，我要说，在明天我们取得胜利之际，我将回到医院继续为我的病人医治。”

所有与会者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有十多个人同他热烈拥抱。我思绪万千，安全置身于这种热烈的气氛之外，呆呆地站在一旁沉思着。要我当秘书一事像一块巨石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随后大家开始广泛地议论各种问题，如威尼斯的舰队问题，达尔马提亚问题，如何确保拿破仑将军支持政府的新形式等问题。一直热烈交谈至午夜。这时，佐尔齐带着权威的神态回到了大厅，这个杂货商把一个持续了十四个世纪的政府推翻了。

“怎么样？”大家急切地问。

“就是这么回事。”佐尔齐回答说。“执政官请我去找维莱

塔尔德，以便把他提的条件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他。执政官阁下并不知道，有关的书面文本就放在我们的衣袋里。明天他将向大议会提出我们所设想的在威尼斯共和国建立民主制度和新的临时政府的方案。”

“自由万岁！”大家高声地欢呼。

在这样欢乐、激动的气氛中，我感到自己的血液在沸腾，如果这时命令我同古罗马英雄卡米利和曼利奥一起去振兴罗马，我一定会完全服从。又过了一会，大家便分手了。虽然已是深夜，但按照威尼斯的礼节，我和朱利奥还是可以路过伯爵夫人的家。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只想及锋而试，就像一匹听到号角就会勇往直前的战马。朱利奥对当晚的会议很不满意，因为他在会上没有成为重要角色，并且还一心想同福斯科洛争强斗胜。但朱利奥的母亲曾告诫过她的儿子，宁死也不要出卖自己的伙伴。这样，关于他的母亲是一个斯巴达式的母亲的传说便流传开了。彼萨娜在那天晚上特别注意我，而我的思想摆脱不了关于建立新政府，明天将召开大议会，以及我的父亲要我热爱的事业等问题。我看着她，仿佛她是在我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时的一个热心的听众。但是，我这样的态度并未使她感到高兴。至于朱利奥那烦躁不安的样子，则更使她讨厌。尽管他讲了许多奉承话，也未得到她的夸奖。伯爵夫人及时帮他解围，向他提了一大堆有关当天所发生的事情的问题。但这个蹩脚的文学家对此并不理解，他宁肯背上不知感恩的罪名也不愿被烦恼所折磨。敏感的伯爵夫人逐渐发现天气不好，应赶快收帆，于是改用激进派的口气讲话。至于她内心有多大的仇恨，只有上帝才知道！

“朱利奥先生，你说什么？法国人会来吗？他们会取消地租吗？……贵族的养老金和荣誉能确保吗？圣马可的像还会保

留在旗帜上吗？”伯爵夫人恐慌地问道。

朱利奥叹了一口气，打着呵欠，咬着牙，他的脸在不停地抽动。伯爵夫人毫不留情地想从他的嘴中掏出一个答案。我认为，他要是知恩的话，应当回答她几句。而我则情不自禁地在彼萨娜面前炫耀自己的光辉未来，并暗示，在未来的新政府中也将有我的一把交椅。

“卡尔洛，这是真的吗？”这个年轻的姑娘心平气和地问我。“我们是不是说好，你应当把平等置于首位？”

我毫不在意地耸了耸肩。难道还要同女人们去谈论哲学吗！我不记得，当时我是不愿意回答她，还是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总之，那天晚上我的野心完全胜过了爱情。在我离开她时，我甚至不知道她的眼睛有什么样的表情。走到弗雷泽里亚街时，我便同心事重重的朱利奥告别。然后，我独自一人沿着斯卡沃尼运河岸向前走。我始终牢记 5 月 11 日那个难忘的夜晚！……那是一个多么美丽、多么温馨和多么晴朗的夜晚啊，似乎是专为谈情说爱、冥思遐想和歌唱欢乐而设计的。可是就在天空和大地都充满宁静的那个夜晚，在洋溢着春天的气息、生机盎然的环境中，一个伟大的共和国如同一具尸体在腐烂消失。一个活了十四个世纪的伟大女王，在既无人为她哭泣，也没有任何尊严，更不会有人为她举行葬礼的情况下死去了。她的子孙们或者昏昏欲睡，或者胆战心惊。我仿佛看到女王满脸羞愧地乘上执政官的大型画舫，沿着大运河漫游，但水面不断地上升，不久这个虚幻的画舫就变成了阴森森的坟场。就让她这样消失吧！……这样一来，她就不会被斩头解肢，展尸数日，让世人去咒骂了。她那饱经沧桑的丈夫——大海，拒绝接受她的骨灰，竟然任凭一个法国的二等兵将其四处抛撒。在此情况下，谁又敢接受这种不祥的礼物呢！此时此刻，我不由自

主地朝执政官大厦看了一眼，我发现明月为那长长的凉台和那些奇特的宽大窗子披上了一件迷人的银装，使大厦显得更加美丽。仿佛有上千名头戴海员风帽、身着武士盔甲的人最后一次从窗口向外观望。突然，一阵风嗖嗖地吹向大海，就像他们发出的叹息声。我向你们保证，当时我浑身颤栗。你们知道，我憎恨贵族政治，希望通过消灭贵族政治使自由和正义获得胜利。自然，当人们看到伟大事物即将成为过去和永远消失时，不免会产生一种沉重的、难言的悲伤。但是，人世间的事物越伟大，它对时代荡涤力的抗拒也越持久。虽然这种抗拒是软弱无力的，但却会一直延续到某种微小冲击的出现。只有冲击才能使其尸体化为灰烬，才能消除其一切表现形式，甚至使人们遗忘。谁不知西罗马帝国是同罗莫洛·阿乌古斯托洛皇帝一起灭亡的呢？其实，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从迪奥克莱齐亚诺皇帝退位时就开始了。谁不记得神圣罗马帝国是 1806 年垮台的呢？其实，各国人民都看到在查理五世皇帝退位时，它就开始瓦解。谁会在法国人进入威尼斯时，为一个继承了古罗马的文明和智慧，并在整个中世纪兼任天主教中介者的共和国的崩溃而哭泣呢？自十五世纪中叶弗斯卡里执政官辞职后，威尼斯共和国便不再为世界所重视了。弗斯卡里的辞职标志着这个国家开始衰败，因为船长放弃了，也不得不放弃指挥航船前进的职能，而当时这只航船装备完好，并有众多训练有素和纪律严明的船员。但是，失望、消沉、冷漠和悲观成为这只航船逐步解体和沉没的前奏。因此，当我望着执政官大厦时，简直是不寒而栗。为什么这座壮丽的、神秘而雄伟的建筑尤存，而激励它的精神却消失在空气中呢？……它那坚硬的大理石墙壁给我的感觉更多是遗憾而不是怀念。这时，我看到心情忧郁的、默默无言的斯拉夫雇佣兵在河边上船，也许只有他们的眼泪能给威

尼斯垂死的神灵以安慰。于是，在我心中产生了更强烈的恐惧。我觉得法国人宣扬的那种新的自由、美好的平等和全面的正义开始同我想的有些不一样了。卢奇利奥说得对，在拿破仑从米兰发来命令和指示之前就要进行革命。这并不妨碍法国军队从梅斯特雷开进威尼斯。一旦他们到来，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我准备通过学习阿米尔卡雷气吞山河的胸怀来摆脱恐惧。“噢，多伟大啊！”我想，“我们的人民与其他国家的人民是一样的，这场新的鼓舞我们心灵的自由之火将会创造伟大的奇迹。此外，整个欧洲也不可能忘记我们的贡献。只要有耐心和美好的愿望，我们就会重新站立起来。无论在顺利时，还是在困难时，别人的帮助总是需要的。”

我怀着自我安慰的心情回到家中。父亲对我表示，他非常高兴未来的新政府将给予我一个职位。他说，如果我想继续升官的话，我应当注意自己的举止，遵循他的建议。我记不清当时我是怎样回答他的，我只记得，我随即上床就寝，但是一直到天亮，我都没有睡着。可能是八点三刻，大议会的钟声响了，我的脚踏上了执政官大厦的宽大楼梯。虽然贵族先生们急于扼杀自己的祖国，但是沙发床的舒适使他们不肯比平日早到一刻钟。当天的与会者有五百三十七人，尚未达到法定的投票有效人数。因为根据大议会的章程，如果与会议员不足六百人，会议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与会的大多数议员胆战心惊，他们心急如焚地想尽快结束此事，以便回家赶快脱掉身上的长袍，因为在他们的帝国已经灭亡的情况下，这样的穿着是很危险的。有些议员则喜形于色，炫耀自己的处境十分安全，因为他们是叛徒。另一些议员为他们所作出的牺牲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无尚的自豪，因为他们通过把自己的名字从《金册》上抹掉变成了自由的公民。在这样的议员中，有我和

阿戈斯蒂诺·弗鲁米耶尔，我们紧紧地握手，亲密地坐在一起。在会议厅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二十多个知名的贵族议员，他们身着整齐的长袍，沉默无言的等候。他们当中有的老态龙钟，已多年不参加会议，他们今天来是为了以他们软弱无力的最后一次投票向他们的祖国表示敬意。还有几个年轻的议员，他们很正直，是同他们的父辈一起来表达他们的善良愿望的。我在这些人中惊讶地发现了弗鲁米耶尔参议员和他的长子阿尔丰索。我知道他们二人是忠于威尼斯共和国的，但并不太勇敢。正如我当时所看到的那样，这些议员围在一起，议论纷纷。他们在观望自己的同事的时候，既没有鄙视性的傲慢，也没有仇恨性的妒忌，而是带着一种殉难者的坚定和宽容。让我们赞美热爱祖国和信守誓言的高贵品德吧！这种爱光芒四射，散发着最后的异彩。人们虽然失去了希望，但仍保持着坚定的信仰和尊严。这些人并不是那些贵族政客，也不是那些专制独裁者，更不是威尼斯法庭的法官，而是威尼斯的英雄扎诺和唐多洛的后代，他们始终牢记他们的祖先留在这个雄伟的大厅里的光荣和美德。当时，我是带着惊讶和敌对的心情注视他们的。但现在当我想起他们时，我还十分钦佩和激动。至少我可以当面嘲笑那些虚构历史的人。人们在追述威尼斯大议会最后一次会议时，不应一味地随意漫骂。

杂乱的议论声和模糊不清的叫喊声充斥了整个大厅，只有在那个阴暗偏僻的角落还笼罩着悲哀和沉默。人群在外面喧嚷，船只从撤消了军事设施的海口返回，最后的几队斯拉夫雇佣兵正在登船，卫兵一反常规地加强了对执政官大厦门厅的警戒。这一切都是不祥的预兆。啊，如果这个古老共和国的英雄们、执政官们，海军将领们不立刻醒来，不马上走出坟墓，他们的祖国的死亡就不可避免了！

执政官站起身来，他脸色苍白，全身颤抖，面对他作为其首席代表的大议会竟然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卑鄙建议。他宣布同意维莱塔尔德提出的全部条件以迎合法国督政府的愿望和平息拿破仑的怒气。议员们糊里糊涂地通过了涉及这些条件的建议，他们别无选择。但他们不知道，维莱塔尔德这个以实力为靠山的叛徒曾答应的允诺，是任何人（包括拿破仑和其他人）从来就不想信守的。洛多维科·马宁还结结巴巴地说：威尼斯必须接受这些条件，进行抵抗是无益的和不可能的，拿破仑将军宽宏大量，根据法国人的建议可进行较好的改革等等。最后，他可耻地建议废除旧的执政形式和建立民主政府。在十四世纪前执政官法利埃罗的罪行还不及现任执政官罪行的一半，但他因此而被送上了断头台。当洛多维科·马宁继续诽谤他自己、诽谤大议会和诽谤祖国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走上前去，把他那件执政官的披风从他的肩上扯下来，把他那颗怯懦的脑袋打碎并扔在那块有多少外国大臣和教皇的使者曾经屈膝的地板上！当时，我对执政官还是同情的，我从他的怯懦和恐惧中看到了自由和平等的胜利。

突然，传来了一阵枪声，执政官慌忙停止讲话，想沿着置放他的宝座的台阶走下来。这时，拥挤在他周围的那些吓破了胆的贵族大喊大叫：“履行职责，马上投票！”外面的人群在怒吼，大厅内的惊恐和混乱在增加。人们以为斯拉夫雇佣兵叛乱了！（实际上这是最后撤离的那些斯拉夫雇佣兵通过鸣枪向这座使他们失望的城市告别。）也有人说，这是潜伏的一万六千名暴徒开始行动了！（关于此事，卢奇利奥曾同我谈过真实情况。）他们向贵族开刀了！（其实，人民还是顺从贵族的，不仅接受他们残酷的奴役，而且还念念不忘他们。）总之，在一片喧嚣、怒吼和恐惧的混乱之中，议员们进行了投票，以五百一

十二票通过了未经宣读的决议。该决议包括废除贵族制度和建立临时民主政府，这一切全都符合拿破仑将军的愿望。鉴于紧迫的国内危险形势，没有等待拿破仑从米兰发来指示，也没有等待双方签署协议，大议会就作出了上述决议。对这个可耻的决议，只有二十票反对，五票弃权。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投票的情景和那些如同绵羊一样吓得发抖的可耻面孔。虽然六十年过去了，他们怯懦的样子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当时，有些议员失魂落魄，像一具具变了形的僵尸；有的议员表情茫然，像一个个昏昏欲睡的醉汉；还有人惊慌失措，我认为，他们为了摆脱那种屈辱的局面，恨不得从窗口跳下去。执政官跑到自己的房间里，匆忙脱下他那带有执政官标志的官服，并吩咐手下人赶快把那些带有同样标志的装饰品从墙上取下来。有许多人聚集在他的周围，情不自禁地在这场悲剧中进行可耻的表演。那些跑到广场上去的议员，首先想到的是把他们的假发和贵族长袍扔掉。在这些奴颜婢膝的议员中，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大约五至六人）热烈地追求自由，我们向窗口和台阶跑去，振臂高呼：“自由万岁！”但是这一神圣而真诚的口号立刻就被那些想以此作为安全屏障的人所玷污，因为胆小鬼和叛徒也混入了我们中间。这时，呼喊声震天动地。我认为，一种纯真而高尚的热情可以把普通人变成英雄。我也跑到广场上，把假发抛向天空，并且拼命地高呼：“自由万岁！”被几个阴谋家注视的萨林贝尼将军早已在人群中呼喊，想煽动起人们的欢快情绪，但事与愿违，狂热的人群竟迫使他高喊：“圣马可万岁！”的口号，而且这一口号声渐渐地压倒了“自由万岁！”的口号声。许多人，甚至离广场很远的人，听到这样的口号声之后，都以为古老的共和国通过投票的可怕考验已经得救了，于是，“共和国万岁！”“圣马可万岁！”的口号声成了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惟一

的声音，威尼斯的旗帜重新在广场的三根旗杆上迎风飘扬，圣马可的形象又成了胜利的象征。一伙气势汹汹的人群开始冲击那些据说是与法国人有勾结的贵族的住宅。我迷惑不解，犹豫不决，并同我的伙伴们失散了。但在混乱的人群中，我遇见了我的父亲和卢奇利奥。他们并不惊慌，但比我更悲观。他们带着我朝弗雷泽里亚走去。那少数的几个曾投票支持祖国独立和稳定的贵族，戴着假发，穿着长袍，昂首挺胸地从我们面前走过。群众给他们让路，人们既没有咒骂他们，也没有为他们鼓掌。卢奇利奥紧紧地挽着我的胳膊，在我耳边低声说：“你看到了吗？人民在高呼‘圣马可万岁！’，他们既不可能取得胜利，也不可能在他们中间选出一个执政官。他们是奴隶，奴隶,永远是奴隶!”

我的父亲不想浪费时间去进行争论，他尽可能地快步前进。一小时后我们回到了他的房间，并认真思考当天的是是非非。

新政府的宣告成立得到了贵族们怯懦的赞成，这表明他们顺应时代潮流，为正义也为所有人的利益作出了自由的和自愿的牺牲。新政府的成立使善良的威尼斯人平静下来。正如一只老鼠可以用牙齿咬破一条木船使之沉没一样，一个法国使馆的小秘书伙同四五个叛徒及若干共和党人，通过策划阴谋就能推翻一个曾战胜了土耳其国王索利马诺二世的侵略、击退了四国联军进攻的国家。人民的骚动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因为他们没有明确的目标。但是，政党的领袖们应当从人民的骚动中吸取必要的教训，特别是当祖国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时候。四天之后，威尼斯的船只把法国军队运送到威尼斯。几天前一个曾靠一万一千名斯拉夫雇佣兵、八百门大炮和二百艘战船防卫的城市如今却任凭法国将军巴拉凯·迪利伊指挥的四千名冒险

者肆意掠夺和残酷蹂躏，新政府的官员可耻地甘心为法国人效劳，因而遭到群众的鄙视和唾弃。我作为新政府的秘书，也受到了同样的无声咒骂。但是，彼萨娜的热情和父亲的劝告鼓舞着我，为了追求自由，我忍受了这一切。人们同情不了解情况的人，但不会同情无耻之徒。我们曾经向陆地上的各省发出通知，希望他们接受我们的新政府，但他们的答复使我非常悲观。各省的掌权者们犹豫不决，而法国的将军们则不停地嘲笑我们。仅仅威尼斯市获得了虚假的自由。此时，伊斯特拉亚和达尔马提亚已被奥地利占领，这是莱奥本秘密协议所赋予奥地利的权利。对于这点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法国利用威尼斯的舰队控制了我们在阿尔巴尼亚和伊奥尼亚海的利益，他们越来越狂妄自大，对我们的威胁越来越严重。我是个可怜的小秘书，我的脑子不够用，我还不能从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找出我应当遵循的原则。我哀叹，工作，期待美好的前景。威尼斯共和国在光荣地、功勋卓著地生存了十四个世纪后，不光彩地和可悲地灭亡了。记取这个教训是有益的。我认为，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研究并总结出它灭亡的原因。威尼斯只不过是一个城市而已，它需要成为一个民族。在现代历史上，只有民族才能生存和战斗。如果一个民族失败了，那也是壮烈的令人尊敬的，因为它肯定是会复兴的。

第 十 二 章

我在凄凉地告别了无忧无虑的青年时代之后，开始严肃地生活和认真地思考，然而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从那时起，我认识到，相信那些一心想当主子的宾客的承诺是危险的，但是他们在促使我们觉醒方面至少是有功绩的。在此期间，克拉娜当了修女，彼萨娜嫁给了纳瓦杰罗阁下，而我继续当秘书。威尼斯再次遭受蹂躏，爱国志士逃往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我不得不留在威尼斯陪伴我父亲。

永别了，朝气蓬勃、无忧无虑的青年时代！永别了，奥林匹斯山神祇的永恒幸福！永别了，上苍赐予我们凡人稍现即逝的恩惠！永别了，充满微笑和希望、闪现着五彩缤纷幻想、沐浴在银白色的露水中的晨曦！永别了，在阴凉小溪旁或鲜花盛开的凉台上可尽情欣赏的宁静晚霞！永别了，可导致凄楚忧悒、激发甜蜜爱情、使孩童们欢乐嬉戏、使青年人陷入情网的皎洁明月！人生的黎明就像一天的黎明一样匆匆逝去。夜间的寒气在辽阔的大地上凝聚成晶莹的露珠。不能再游手好闲，而要努力工作；不能再华而不实，而要脚踏实地；不能再沉溺于

幻想和贪图安逸，而要追求真理和投入战斗。太阳唤醒我们认真思考，艰苦奋斗，追求遥远的崇高目标。太阳在傍晚隐藏起来，但仍留给我们驱散烦恼的短暂光芒，寄予我们殷切的希望。月亮在繁星密布的天穹高高升起，给不眠的长夜披上一件由悲伤、思念和失望织成的淡蓝色的薄纱。今后的岁月将变得更加阴沉和严峻，既像一位厌恶其仆人的主人那样脸色阴沉而严厉，又像一位面容憔悴的老人，前额更加苍老，步履更加蹒跚，犹如太阳落山之际，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了大地。永别了，灯火辉煌的客厅，馨香迷人的花园，和谐的人生序曲！永别了，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永别了，幽静宜人，无限美丽，充满阳光和鸟儿歌声的绿色田野！永别了，童年时代的第一个安乐窝！它在孩童们的心目中是一个宽阔无比、魅力无穷的宏伟天地，仿佛大人眼中的大千世界。在那里，我们高兴地看到别人在劳作；在那里，守护神注视着我们安眠，并用无数迷人的幻景把我们引入梦乡。那时我们十分愉快，没有丝毫的辛劳；我们非常幸福，没有任何的忧虑；家庭教师的不满和奶妈的训斥，只不过在我们的脑海里留下几道波纹而已；院子里的矮墙是那个巨大天地的尽头。即使那里不是极乐世界，那也无关紧要，因为我们的欲望很小；即使我们的愿望没得到完全满足，我们可以降低点要求。公正仅仅是孩子们的举止，第二天便一笑了之。年迈力衰的佣人，严肃而慈祥的神甫，粗暴而神秘的亲戚，易变而饶舌的女仆，打打闹闹的小伙伴，既活泼又蛮横，但讨人喜欢的小姑娘，他们这些人就像一盏盏魔灯在我的眼前晃过。我害怕在餐具柜下嬉戏的小猫，但我喜欢抚摸蹲在火炉旁的那条老猎狗。我赞赏那位在驯马时丝毫不惧怕被踢伤的马夫。我还记得，在我的手中的确有根应当予以转动的烤肉扦，可惜人们已把它丢掉了。我多想再次转动一下烤肉扦，

以便重新获得在那些宁静的夜晚所享受过的真正幸福：坐在马尔蒂诺的膝盖上，或站在彼萨娜的摇篮前。我所热爱的人同那些喜悦和忧郁的景象至今仍留在我的心中并忠实地伴随着我，他们那冷静的样子和严峻的面孔从未离开过我。我时常看到他们像一团彩云在我面前飘动，以表示他们对我的思念和热爱，但随即他们就隐匿在我青年时代五彩缤纷的彩虹中。对有钱人来说，时光是无所谓的；但对我来说，时光却是回忆、愿望、爱情和希望。青年时代会牢牢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老年人不应咒骂自己壮年时的经历。啊，一直在不断积累和加深的宝贵情感和思想怎么会化为乌有呢？……智慧是大海，我们就像小溪和河流一样流入大海。神圣的、无边无垠的海洋呀，我将毫无畏惧地把我疲于奔波的人生交给你那汹涌澎湃的巨浪。时光对于自感不朽的人来说不仅是时光，而且是永恒。

于是我写了上述这段关于我在旧世界那些美好岁月的回忆。人所共知，旧世界是一个为封建专制涂脂抹粉，并极力维护其生存的世界。我在摆脱旧世界后，成为毫无管理职权的民主政府的一名秘书。我的头发是修剪整齐的分头，带着两边有双翼的圆顶帽，身着两肩隆起（极像两根波伦亚香肠）的上衣，脚上穿着长筒袜。走起路来我的马靴的靴跟咯噔咯噔地作响，从行政长官官邸的这头一直响到那头。可想而知，这与老朽的贵族们所穿的轻便柔软、易打滑的皮鞋有多大的差别！当时在威尼斯爆发了一场最大的革命。但是，豺狼总是要吃人的。那些法国先生们也不例外，他们整天绞尽脑汁地研究更有效地抢窃我们的新伎俩，他们惊人地找到了高超的偷盗方法，威尼斯的各种绘画、古代书籍、雕像和圣马可教堂的四匹铜马通通被运往巴黎。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科学尚未发明移动整体建筑物以及运走塔楼和圆顶的技术。在威尼斯只留下了匈奴首

领阿提拉第一代继承人时的一些物品。贝尔加莫省和克雷马省已完全被法国人占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把这两个省并入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这时，一些认为应当发挥作用的议员从其他省份自愿聚会巴萨诺，会议由善于随机应变的法国将军贝蒂埃主持，他的目的是阻止会议作出任何实质性决定。我在巴萨诺写了一份威尼斯新政府官员的意见书，并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已不愿再支持新政府的卢奇利奥医生不想放弃拯救威尼斯的最后机会，他办事机动灵活，竭力坚持自己的主张。但在眼看双方就要达成共同满意的协议之际，狡猾的贝蒂埃急忙宣布，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祝各位晚安！威尼斯人依旧吃着他们爱吃的牡蛎，各省及其省长同法国将军们依然亲如手足。法军将领维克多在帕多瓦无耻地说，他不关心腐朽的，顽固不化的贵族子弟威尼斯人。较为正直的法国将军贝尔纳多特不准乌迪内省派遣议员去参加巴萨诺的那场闹剧。时代是如此险恶和残酷。但残酷并不可怕，因为它比伪善要好得多。然而，我只能视而不见，靠手执笔杆混日子。我认为，当时又遇到了古罗马将领卡米洛或钦奇纳托所处的那种拯救自己国家的时代。可是，我的父亲一个劲儿地摇头，表示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对此毫不在意，并认为，一些头脑发热的人的愿望和傲慢足可使刚刚兴起就已衰弱的自由运动夭折。一天晚上，我到弗拉塔伯爵夫人原来的住处去找她。有人告诉我，她已经搬家了，现住在本城另一头的沿河街。我急匆匆地赶到那里，登上一个破烂不堪、虫蛀斑驳的木头楼梯，来到一个阴暗、潮湿、几乎是空荡荡的套间里。对此，我不能不感到惊讶。这时，彼萨娜手拿一盏油灯，在门厅迎了上来，我的惊讶更是无以复加了。我像在梦幻中那样跟着她走进了会客室。我的上帝，您的同情心哪里去了！

我见到了伯爵夫人，她蜷曲着身子坐在一张黑色的摩洛哥老式皮椅上，椅子的皮子已经磨损。靠墙的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上，放着一盏闪着微光的油灯。这是一套租来的房子，室内没有家具、没有窗帘，到处是裂缝的地板，粉刷粗劣的梁柱，斑驳陆离的墙壁和略加修整的门窗。油灯的凄清火光正在渐渐地变暗。伯爵夫人旁边有一个苍老、白净和已经发胖了的小老头，坐在一张用草编制的高大靠背椅上。他头带漂亮的贵族假发，不停地咳嗽并吐痰，这同他那年轻人所用的发式很不相称。伯爵夫人从我的脸上看出了我的惊讶与不满，因此她强作笑脸，竭力平息我的情绪。

“亲爱的卡尔洛，你看到了吧？”她强打精神对我说。“卡尔洛，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善于操持家务的母亲？革命毁了我们的家，我不得不减少住房，以便节约开支，这全是为我可爱的孩子们……”她说到这里，用眼瞅了瞅彼萨娜。姑娘与那位贵族分坐在伯爵夫人的两边，双手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垂着眼凝视自己的前胸。

“我向你介绍一下我的远房堂弟，贵族马乌罗·纳瓦杰罗。”她继续说，“我的这位堂弟慷慨大方，乐于同我们亲上加亲。简而言之，从今天早晨起他就是我们彼萨娜的未婚夫了！”

我顿时感到天旋地转，仿佛苍穹的繁星突然坠地，巨大的岩石沉重地压在我的身上，好像要把我的胸膛压碎。在星辰坠落之际，有几秒钟的时间我完全失明了。随后，我才又恢复了视觉和听觉，但我已不能分辨我周围的那些人的表情，听不到在我耳边的嘈杂的讲话声。但我想像得到，当时伯爵夫人会不厌其烦地向我炫耀那桩婚姻是何等的美满。当然，咳个不停的贵族纳瓦杰罗和心绪不宁的彼萨娜都不想把时间浪费在闲聊上。坦白地说，热爱自由、雄心壮志以及所有一切因我本人的

宽容性格和我父亲的欺骗在我脑海中形成的种种奇怪念头，全都像被热水浇头的狗一样，逃之夭夭，无影无踪了。我的脑海中只有我的女皇彼萨娜。我懊恼、悔恨和遗憾，因为近来我没有关心她。我意识到，由于我对她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要想找到幸福就显得太软弱无力了。让我为文明生活方式祝福吧！根据这种生活方式，个人感情是走向文明道德的阶梯，而道德和家庭教育会把人培养成公民和英雄。然而，我出生于另一种环境，我的感情总是相互矛盾，就像过去的风俗与当今的要求相互矛盾一样。不幸的是，这种矛盾长期滞留于现代青年之中，被害者感到痛苦，但他们又没有想过解决办法。

当我鼓足勇气把目光投向这位少女时，我感到眼前有一层屏障挡住了我的视线，这就是她那位软绵绵的未婚夫喷火似的严酷目光，他像一个悭吝鬼一样忐忑不安。我在看到这种目光之前就已经感觉到它了。纳瓦杰罗阁下的这种目光刺伤了我的心，使我无法平静。尽管我竭力避开他的目光，转过脸去看伯爵夫人那张布满皱纹的面孔，但我依然很不平静。她那得意洋洋的神情使我非常气愤，不知如何是好。我当时的处境远远不如一个在吵架中遭众人喝斥的莽撞汉。彼萨娜所表现的那种几乎是讥笑的矜持态度比其他人更深地刺伤了我的心。我正要起身以便找个地方倾吐一下我的绝望和痛苦时，我父亲突然闯了进来。他比平时更加敏捷，更加怪诞，看来他已知道这种使我感到非常惊讶和苦恼的情况了，因为他祝贺纳瓦杰罗幸福，并向未来的新娘投去比语言更能表达感情的目光。你们还有什么办法吗？那种情景说明我父亲站在了我的敌人一边，他像吃美味佳肴一样品尝我的不幸。我极为气愤，但并不想马上走开。我内心感到我有某种类似古罗马英雄奥拉齐奥单枪匹马迎战来自托斯卡纳的全部敌人的英雄主义气概。我端坐在椅子上，自

豪地蔑视伯爵夫人的微笑、彼萨娜的冷淡、纳瓦杰罗的嫉妒和我父亲的残酷。随后，当我感到应起身离开那里时，我才发现，我的双腿只能勉强支撑住我的身体。当时，谁要是看到我、我父亲和贵族纳瓦杰罗走路的样子，定会以为我们是三个幸福程度不同的醉汉。我无法听别人对我说些什么，第一次在上床睡觉之前，不再想未来的民主威尼斯执政官的官帽。千百个各式各样的奇怪荒诞和恐怖可怕的打算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中，并变成了我无法看懂的阿拉伯符号。我心里想，我要手持利剑向纳瓦杰罗挑战，就像刺一只青蛙那样将利剑刺进他的胸膛；我要严厉地训斥彼萨娜，随后我要通过窗户这条方便之道跳入运河。我又想，在杀死那个老家伙之后，就立即抱起彼萨娜，把她放在斯米尔内制造的帆船上，同她一起前往美洲的帕尔拉废墟或贝特拉阿拉伯沙漠去过原始生活。这就是我的胡思乱想。然后我在心中又写了一首无格调、无韵律的小诗：“我既不考虑困难，也不考虑艰险。在我的马厩中豢养着兽身鹰翅怪兽，在我的口袋里珍藏着克雷索国王的珠宝。但是，为了更大的自由和更加壮丽的事业，我绝不去建造空中楼阁。”我就这样想入非非地睡着了，并且边睡边做梦。清晨醒来，我把夜晚做的梦一一串连了起来。

阿米尔卡雷问我，是什么原因使我如此想入非非？我向他讲述了很多，也许这都是些他不愿意听的事。他对我说：“你应当感到羞愧！一个堂堂的市政府秘书竟陷入了这种蠢事之中！啊，你竟然嫉妒一个淌着口水、风烛残年的老贵族，难道你不感到难为情吗？……你竟然愚蠢地为了一个甘愿嫁给那个老家伙的平庸女人而自暴自弃，你不为此脸红吗？这个问题已经昭然若揭，我认为这是一桩买卖婚姻。……你要更好地显示出男子汉的气概，把一切献给祖国，献给自由。这才是时代对

我们的要求!”

阿米尔卡雷真诚的话语使我信服了，确实不值得为追求彼萨娜而去干蠢事，而且，政府的事务要求我抓紧时间，全力以赴。于是，我振作精神，并宽恕了纳瓦杰罗。我把在彼萨娜面前上演投河自杀或逃往阿拉伯的悲剧设想变成一种对她的无声的斥责：“你是一个背信弃义之人！你不值得我爱！”难道我有权作这种宣判吗？对此我颇为怀疑。首先，这个姑娘从未对我立过海誓山盟；其次，我出于怜悯已把她让给了朱利奥·德尔·蓬特。后来我对她的漠不关心也可能使她认为，我要她成为爱人的种种热情已从我的心中消逝了。显然，我没有像过去那样狂热地爱她。但是，我的怪僻性格和我对彼萨娜的不信任迫使我努力掩盖对她感情变化的反应。因此，我决定断绝同她的关系，因为我坚信我是受害者。我有权使她产生更大的痛苦，而我的英雄主义思想和纳瓦杰罗的表现更促使我这样做。很少到母亲房间来的里纳尔多伯爵，在看到我在他妹妹面前喋喋不休时，气愤地走了出去。甚至连这个可怜的家伙也同其他人一起粗暴地对待我。我将坚定不移地前进，因为我相信，完全地相信，我应全身心地投入秘书处的工作，我既不应再想彼萨娜，也不应再想她的婚事。

来自弗拉塔这个家庭的情况空前地混乱。伯爵夫人一直热衷于赌博，当她没钱时，她就去当铺典当家产。里纳尔多伯爵的处世哲学和彼萨娜无忧无虑的性格使得他们根本不过问家庭的事情。我想，纳瓦杰罗阁下注定要根据他们的要求来收拾这一残局了。伯爵夫人与我父亲之间亲密的关系不断加深，这使我大为惊讶，因为父亲不是那种慷慨解囊和助人为乐之人，况且他曾千方百计阻挠伯爵夫人想让我与彼萨娜缔结良缘的打算。我隐隐约约地知道我父亲不赞成这种打算。虽然他从未向

我谈过此事，但他很注意揣测我的倾向，并设法让我改变倾向。后来他怎么既反对伯爵夫人的打算又对她表示友好呢？这就是我要设法搞清楚的问题。我逐渐发现，他是伯爵夫人的堂弟与彼萨娜联姻的牵线人，而我的不幸主要归咎于他。关于我的婚姻，这个老练精明的商人有一种攀高的妄想。他一心想使孔塔里尼家的阔小姐变成自己的儿媳。他不断告诫我，必须在众多的女孩子中识别哪个姑娘（除了高傲的以外）有资格把她的名字同我的名字连在一起。所有的演员在世间的舞台上都有走红的时刻，而现在轮到了我。我，卡尔洛·阿尔托维蒂公民，原是托尔切洛岛的贵族，现在是市政府的秘书和卢奇利奥大夫的挚友。由于我穿着华丽，风度翩翩，特别是有个百万富翁的阔爸爸，所以我的名声威振圣马可广场，因此我不是一个任人小视的无名之辈。但彼萨娜拒绝我的爱打掉了我的骄气，我不再因有上述特点而头脑发热了。尽管阿米尔卡雷给予我许多启迪，但我还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在自由和光荣的高空中翱翔，而且这高空已开始阴云密布，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我脚下的大地似乎也要塌陷了。真是祸不单行！然而我是个有良知、有尊严的人，我不会对市政大楼的工作掉以轻心。我宁可在彼萨娜身边生闷气，也不愿在那幢大楼中窥视那种由我父亲所设想的，将来我可当执政官的风向。

正当威尼斯的事务完全由法国控制和一个越来越凄惨的局势即将来临之际，卢奇利奥大夫出现在伯爵夫人家中。早在一个月前这位夫人就担心会有这次来访，她也没有拒绝这种访问的勇气。像往常一样，大夫不卑不亢地坐在伯爵夫人的对面，郑重地向她提出与克拉娜结婚的要求。伯爵夫人装出一副大为惊讶的神态，对这一要求颇表气愤。她的回答是，她的女儿不久就要宣誓当终身修女，她丝毫也不想冒尘世间的风险，一贯

谨慎从事。最后，这位夫人还提到帕尔蒂斯塔尼约先生以前的权利问题，并说他一直在威尼斯到处散布对克拉娜成为牺牲品的不满情绪，显然这位先生不会赞成克拉娜离开修道院另嫁他人。卢奇利奥单刀直入地争辩道，克拉娜除向他承诺婚约以外，未向任何人承诺过，而且她当修女的宣誓仪式尚未举行，民主的法律绝对不会阻挠他们的结合，克拉娜现已成年，一年以来各界人士均把帕尔蒂斯塔尼约的抱怨传为笑柄。伯爵夫人噘着嘴冷笑着回答，既然他说克拉娜现已成年，他可以直接去找她。伯爵夫人还表示，她高兴地看到他有如此坚定的决心，尽管他下这种决心为时已晚，但她仍祝他如愿以偿。

“伯爵夫人，”卢奇利奥最后说，“如您所说，我在这个问题上是坚定不移的。多年来我坚守这一原则，我宁愿世界上发生有利于你们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愿破坏礼仪乞求恩惠。现在的形势使我们处于平等的地位，我毫不犹豫地要求别人准备把属于我的东西还给我。我很幸运的是，您不想以母亲的权威反对这个最甜蜜、最坚定的夙愿。”

“请便，请便吧！”伯爵夫人急忙补充了一句。看来，她这样说是由于她惧怕卢奇利奥。但也许她想到了雷登塔嬷嬷，她已把斩断魔爪和捍卫克拉娜灵魂的棘手任务交给了她，而那位尊敬的嬷嬷近来正处处加倍提防。卢奇利奥大夫在向伯爵夫人告辞时，可能并不认为他的婚事已有了好的开端。我也不愿说他已有十分的把握。他一天又一天地推迟与克拉娜会面的时间，这是为了观察他的党和民主舆论能否真正在威尼斯获得胜利。也许他先于他人已预感到逆风的降临。他表面上显得高傲，而内心里却很失望，他抓紧时间利用最后的有利契机以满足他心中最大的愿望。他看到涉及政治自由、光荣和社会繁荣的那座壮丽的空中楼阁在倒塌，他希望通过牢牢地抓住那个幸

福的铁锚而得到解救。他带着这种想法朝圣特雷萨修道院走去。他向看门人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并要求在会客室中会见弗拉塔的克拉娜小姐。看门人走进院内，不一会即返回，回话说，尊贵的小姐想知道他来访的原因，她将在不违反修道院会客规定的情况下尽量满足他的要求。卢奇利奥惊讶而气愤地跳起来，他发现在这一答复中隐藏着一个阴谋诡计。于是他向看门人再次强调：他与克拉娜小姐的会见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小姐本人也应该十分明白这一点，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权否定他与小姐见面的权利。于是看门人再次走进去，并且很快便回来了，她面带笑容地说，小姐在嬷嬷的陪同下一会儿就来。听说克拉娜将由嬷嬷陪同前来，卢奇利奥心里感到十分恼火，但他不是一个可让修女随意摆布的人。他在会客室的红白花纹相间的大理石地板上迈着大步来回走动，焦急地等待着。当雷登塔嬷嬷和克拉娜进入会客室时，他已在此走动了好长一段时间。雷登塔摸嬷歪着脖子，两眼下垂，双手交叉在胸前，上唇上的汗毛比平时翘得更高，而克拉娜却像往常一样平静而安详。由于她长期深居修道院，虽然其花容月貌失去了光彩，但她的心灵却更加清彻和炽热，就像被云雾遮挡的星辰，依然光芒四射。这一对情侣已多年没有这样近地相对而视了，但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局促不安。他们的力量和他们的爱情就这样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心中，他们的面部只有微弱而朦胧的反应。雷登塔嬷嬷用她那浓厚眉毛下的一双侦探般的眼睛偷偷地监视着他们，并竖着耳朵窃听他们的讲话，她甚至能听到苍蝇从屋子的这一头飞到另一头的嗡嗡声。

“克拉娜！”卢奇利奥用一种也许他本人不想有的激动声音开始说话。“克拉娜，经过漫长岁月后，今天我来请你回忆过去你对我的承诺。我相信，对你和我来说，这漫长的岁月不过

是对我们的期望的一种考验。现在没有任何障碍能阻止我们实现心中的夙愿了。我已没有年轻时代的急躁和轻率，而有着成年的刚毅和坚定，因此，我要求你用一句话对我重复你曾对天盟誓过的幸福承诺。现在既没有亲属的意志，也没有法律的专横，更没有社会习俗再来妨碍你的自由和我的心愿了。我向你献上一颗充满了炽热的情感，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爱情火焰，能经得起工作、时光和灾难一再考验的心。克拉娜，请你看着我的脸！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才能成为我的爱人呢？……”

这时，克拉娜浑身颤抖，但这种颤抖转瞬即失，随后她把一只手放在胸前，那只极苍白的手与她所穿的黑色的见习修女长袍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她向卢奇利奥的脸上投去一道深情而神秘的目光，仿佛这目光能穿透一切事物，仿佛这目光在乞求上帝下达旨意。

“卢奇利奥！”她一边说，一边把那只手紧紧地按在自己的胸口上。“我曾在上帝面前发誓爱你。我也曾发誓同你一起过幸福生活。我的确牢记这些誓言，始终努力使我的诺言在上帝的允许范围内得到最大程度的兑现。”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卢奇利奥焦急地感叹道。

这时，雷登塔嬷嬷壮着胆子抬起眼皮，露出两只惊恐万状的大眼睛，好像她看到了头上长着犄角的魔鬼贝利凯。但克拉娜表现出来的冷静使她那双在浓厚眉毛下的侦探眼睛略微平静了一会儿。

“我要向你说明一切。”克拉娜补充道。“卢奇利奥，我要向你说明一切，然后由你作出判断。我进入这个宁静的地方，是为了把我的灵魂托付于上帝和他的圣灵。在上帝那里，我找到了爱心，思想和安慰，这一切使我鄙视尘世间的事物。噢，卢奇利奥，不！不要这样！你别生气！我们生来就不可能在这

个罪恶和沉沦的世界上得到幸福。我们认命吧，让我们到天上去寻找我们的幸福吧！”

“你在说些什么？你怎么说这种刺伤我的心的话？这种话怎么会出自你那总是倾吐温柔悦耳话语的口中呢？克拉娜，请你回心转意吧！……请你为我想想吧！……请看看我吧！我双手交叉在胸前，我再重复一遍，请你为我想想吧！”

“噢，卢奇利奥，我一直在想，想得太多了！我为什么要用深陷世俗凡事之中去对抗上帝呢？……卢奇利奥，你想要什么？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们的共和国垮台了，正被没有宗教信仰的外国人任意摆布。这里既没有幸福，也没有希望，只有在天上，在上帝身边的灵魂才有幸福与希望。卢奇利奥，你为什么要相信尘世间的种种诱惑呢？你为什么要在这个不再尊重上帝和教堂的社会中建立家庭呢？这是为什么？……”

“够了，够了，克拉娜！你不要拿我的痛苦和愤怒寻开心了！克拉娜，你好好想想你说过的话！你应该明白，我的灵魂也献给了你所尊敬的那个上帝。你愿为那个上帝更好地效劳，但你却对我犯下了如此残忍的罪过。共和国垮台了吗？宗教处在危机中吗？……而这一切与我过去从你那里得到的承诺又有什么关系呢？请想想看，克拉娜，福音的第一条教规，福音的最高原则就是要求你爱你的爱人。我就是你的爱人，是你不折不扣的爱人。我请求你牢记你的誓言，你不要在上帝面前做出违背誓言的举动！……上帝憎恨并谴责违背誓言的人。上帝不接受以别人的鲜血和眼泪为代价的祭品！……如果你愿作牺牲，那么你就为我作点牺牲吧！……如果你不把接受我视为幸福，那我将成为一个殉难者！

雷登塔嬷嬷想用大声干咳来抵消卢奇利奥以失望的怒火和真诚的请求所产生的效果。这时克拉娜转过身来对雷登塔嬷嬷

做了一个让她放心的手势，随即仰望苍天，毫无顾忌地走近卢奇利奥，诚挚地把一只手放在卢奇利奥的肩上。这位可怜的学者从她的眼神和她的举动中猜到了一切，他痛苦欲绝地感到，他已无法去天堂追赶那个躲避他，并安于痛苦的灵魂。

“克拉娜，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他不停地说，根本不等她说明她的那些举动的可怕含意。“正当你可以使我重新振作起来时，你为什么却要杀死我呢？你为什么忘掉了你神圣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爱情呢？你为此不是向我发过誓吗？”

“啊，现在我还要向你发誓，这种爱情比过去更加神圣、更加永恒，更加牢不可破！”姑娘回答道。“我们的婚礼只能在天上举行，因为上帝禁止他最虔诚的信徒在地上举行婚礼。……卢奇利奥，我向你发誓！我永远爱你，我仅仅爱你！
我能使这种爱情更纯洁、更神圣，但是只要我不死，那我是无法从心中掏出这种爱情交给你的！……恰恰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到我的誓言是不是真诚而坚定的。我永远爱你，在共同祈祷和精神一致的情况下，我将永远同你生活在一起。卢奇利奥，但是你没有权利要求我……我不能给予你更多的东西，因为上帝禁止我那样做。”

“那么，是上帝命令你杀死我了！”卢奇利奥吼叫起来。

雷登塔嬷嬷迅速跑到他面前，请求他克制，因为修女们正在做默祷，声音过大会干扰她们。克拉娜垂下双眼，可怜的姑娘哭了。但她既没有屈服，也没有动摇自己的坚定决心。陪伴她的那个嬷嬷通过巧妙地施展计谋才使她这样地着了魔。在经受了无穷无尽的精神折磨后，克拉娜的灵魂已经升天，她只能从无边无际的高空观望人世间的事情。她可能在想，她要用自己的死来抵偿卢奇利奥的轻微过失，即使她把他杀死了，那也是为了确保他永世得救。实际上，她当时已失去知觉，浑身颤

抖，同卢奇利奥更紧地靠在一起。当她苏醒过来时，她低声地说：

“卢奇利奥，你爱我吗？……啊，现在，你就好好地离开我吧！……我们将在一个比这里更美好的地方相会，你要坚信这一点。我将为你祈祷，我将废寝忘食地为你祈祷！”

“你这是亵渎神灵！”他大声喊道。“你为我祈祷？……刽子手为受害者祈祷！……上帝听到这种祈祷也会毛骨悚然的！”

“卢奇利奥！”克拉娜谦恭地说。“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可是一旦……”

雷登塔嬷嬷用胳膊肘碰了克拉娜一下，及时打断了她的话。

“孩子，谦逊，谦逊！”她用埋怨的口气说。“当别人不了解情况时，你不要这样讲话，也不要教训人。”

卢奇利奥狠狠地瞪了老修女一眼，就像一头猛狮要冲破铁笼向她猛力地扑去一样。

“不，不，您不要插嘴！”卢奇利奥以辛辣的口气说。“克拉娜，请你教训我吧，因为我缺乏这种本领。但在我学会之前，我定会悲痛地死去！……”

“而我，你认为我渴望长期活下去吗？”克拉娜悲伤地说。“你要明白，我很快就将死去，就要升天，我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坚定而热烈地祈祷圣母赐予你恩惠！”

“我，我讨厌你的祈祷！”卢奇利奥咆哮道。“我需要你！我需要幸福，我需要爱人！……”

“请你冷静点，你就可怜可怜我吧！……很可惜，我知道这个世界上不再存在幸福。你知道，现在有一种传言，说要取缔所有的教会和捣毁所有的修道院！……”

“对，一点不错，这种传言会变成现实的！……我向你发

誓，它一定会变成现实。我本人也将这样做，我要把这些活人的坟墓全部砸碎。”

“卢奇利奥，别说了，请你别说了！”克拉娜边说边忧心忡忡地看着那个坐在椅子上摇晃着身子、脸上带着幸灾乐祸神色的老修女。

“你要改变对上帝的态度，你要有真正的信仰，否则你就无法得救！……你不要在上帝面前犯下不可饶恕的异教徒罪孽！请你不要侮辱那些圣洁的灵魂，他们为了恳求创世主宽恕自己四处流亡的兄弟而在这块土地上无私奉献……”

“伪善的灵魂！伪善而腐朽的灵魂！他们竭力欺骗和控制单纯和弱小的灵魂。”

“不，最亲爱的医生先生！请不要这样盲目地诽谤我们！”雷登塔嬷嬷用浓重的鼻音插话说。“这些所谓的伪善灵魂在牺牲自己的整个生命来拯救弱者并使之坚强，他们现在是惟一反对世俗邪恶和捍卫信仰及优良习俗的灵魂。他们的功劳是，使许多弱小的灵魂变成了强大而高尚的灵魂，他们把所有的希望寄于上帝。他们把朴素的誓言视为使他们为那伙邪恶分子和不信教分子区别开来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屏障。这是事实。”说到这里她自鸣得意地点点头，接着又说。“我们用祈祷这一精神纽带把他们团结起来。我们希望，祈祷有助于从地狱的魔爪下拯救某些人。”

“啊，这些邪恶分子和不信教分子很快将粉碎您的誓言！”卢奇利奥用雷鸣般的声音回答道。“社会是上帝创造的，但谁要离开社会，谁就有犯罪般的悔恨，极端的恐惧，麻木不仁的心态。……至于你（他把脸转向克拉娜），你已丧失了你的良知，并使之非人性化了。而且是踩着那个热爱你、注视你、为你而活和心里只想着你的人的尸体升天的。啊，请牢记我的愤

怒和咒骂吧！……”

“够了，卢奇利奥！”姑娘带着严肃的面孔感叹道。“你想知道一切吗？那好吧，现在我就告诉你。……礼拜天我将在上帝的祭坛前庄严宣誓。早在宗教和威尼斯的敌人进城的那个不幸的夜晚，我就毫无保留地向上帝陈述了我的誓愿。为了摆脱那种灾难，我们有八个人决心献出自己的自由和生命。如果那些无耻之徒和恶棍被迫放弃他们卑鄙掠夺的‘战利品’，那么上帝也许会重新考虑我们的牺牲！”

雷登塔嬷嬷在她那顶宽边的修女帽的掩盖下偷偷地冷笑。卢奇利奥怒气稍息，他朝门口走了几步，随后又回过身来到克拉娜面前，因为他几乎无法就这样离她而去。

“克拉娜！”他说。“我不再求你了，我知道再求也是徒劳。但我将向你展示那巨大的不幸，这会使你在修道院的肃穆和宁静中追悔莫及。啊！你不知道，你从不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啊！你没有考虑过我那颗只装着你的心在多深的火坑中被炙烤！你没有忘记你自己，正如我没有忘记自己一样，但我希望永远活在你的心中。你以深厚的细腻情感作出了种种牺牲，但你却不为神圣而真挚的爱情作出牺牲！……克拉娜，我把你留给上帝，但是他会要你吗？作为我们义务的最高概括的神圣教规会允许他虚伪吗？”

我不知道卢奇利奥这么讲是有意投降，还是企图作最后一击。实际上，他和克拉娜就像两个殊死决斗的击剑手，又像两个以彼此听不懂的语言进行争吵的人。带着宽边帽的雷登塔嬷嬷战胜了一个坚强有力、勇往直前的战士。可以说，这位战士曾使具有十四个世纪历史的政府最后垮台，曾使世界的一部分改变了面貌。她为什么如此欣赏自己的所做所为呢？首先，因为她没有那种超过贱民们自豪性的荣誉感；其次，因为她这样

做是把对自己不幸的报复强加在别人头上；再次，她这样做也是为了履行对伯爵夫人许下的诺言。她从克拉娜的坚定表现中高兴地看到了自己多年来细致工作的成果，当时即使有人请她当某个地区最有名望的修道院院长，她也不会接受。至于卢奇利奥，他多年来一直在不懈地努力，艰苦地作说服工作，下过无数次决心，克服了种种阻挠，排除一切障碍，但是到头来却遭到那个虔诚的姑娘的无情拒绝，不能征服尚在爱着他的那颗心。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能使人发疯的残酷打击，完全超出了他的想像。他虽做了一切思想和精神的准备，仍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他在经历一连串的胜利之后，这种情况先是使他丧失信心，继而使他完全绝望。然而，我不相信他会服输，因为他是那种至死也不会投降的人。在他痛苦地对克拉娜说出最后的几句话时，也许只有他那高傲气质仍在起作用。卢奇利奥把爱情已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以便让爱情的烈火在心中燃烧，而过去爱情曾使他顺从和理智。姑娘没有回击他的漫骂和攻击，实际上，那种沉默不语远胜过滔滔不绝的慷慨陈词，但卢奇利奥又回到她面前，并对她进行猛烈的抨击和咒骂。他活像一头被竞技场出口处的栅栏阻挡住的狂怒公牛，猛力冲向栅栏，结果是被撞碎了头骨。他怀着对雷登塔嬷嬷的愤恨和对克拉娜的怜悯在其“牛栏”中怒不可遏。最后，他以坚强的意志控制了无比的愤怒，并非常坚毅而豪迈地离开了修道院。在向克拉娜作最后告别时，他向她投去了同情和无可奈何的目光。我再说一遍，自尊心受损伤在他心中造成的创伤也许要比爱情的创伤严重得多。实际上，在那可怕的时刻他是有机会考虑体面地撤出战斗的。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十分伤心地死去，而他却竭尽全力活下去，以便表明他永远是他的爱情和生活的惟一主宰者。这可能是他当时的真正想法，但我不敢肯定。我记得在

那些日子里，我曾见到过他。尽管我过多地忙于我的事务，但我仍然发现他努力以其惯常的严肃和泰然自若态度徒劳地掩饰自己的沮丧。但是，他渐渐地恢复了原来的自我。他像一个豪情满怀的巨人从短暂的失败中重新站了起来。他勇敢地承受着祖国的不幸，越发变得坚强有力和战无不胜。可能一个人越是坚强有力和战无不胜，就会越发对自己丧失信心。克拉娜庄严地进行了宣誓，而卢奇利奥把因这次不可弥补的损失所造成的痛苦和愤怒全部保存了起来。

不久彼萨娜与贵族纳瓦杰罗结了婚。朱利奥·德尔·蓬特面带希望的微笑跟着新娘新郎走进教堂，他并没有像我那样爱彼萨娜。因此，只有我能在任何场合发泄我的愤怒和不满。我久久不能平静，在想到未来前景时我瑟瑟发抖。当时我也不能在极度的痛苦中诅咒彼萨娜。我把全部的怨恨指向了伯爵夫人，因为就是她让自己的女儿屈从于这桩罪恶的婚姻，其目的是分享纳瓦杰罗家族的荣华富贵和过安逸舒适的生活。后来我还得悉，甚至为使克拉娜笃信宗教而耍弄阴谋诡计也与金钱有关。这个老太婆付给修道院的钱还不到克拉娜嫁妆的一半，她答应为克拉娜保存余下的嫁妆，并保证以她自己的首饰作抵押。但是，她的手饰盒是空的，而其珠宝首饰却在当铺里闪闪发光。她特别害怕克拉娜一旦出嫁就会要求兑现应得的那部分嫁妆。许多坏事均归咎于这位狂热地玩巴塞塔牌和法拉奥内牌的贵妇人。里纳尔多伯爵摆脱了他那个破产的家，拒绝了他妹夫那种不光彩的资助，与此同时，他在政府的会计部门谋得一个极低的职位。一个银杜卡托的日薪和马尔恰纳图书馆便可保证他生活的一切需要了。我看到，他在街上行走时，总是低着头，而且两眼深陷，目光呆滞。我打赌，他并不是最后一个痛苦地感到那个时代和那时的风俗最为卑劣的人。

我面带愧色地承认那个时代和那时的风俗的确最为卑劣。众所周知，形势在急转直下，但人人都假装不知，为的是摆脱失望的烦恼。在文学家之中，只有巴尔佐尼敢于通过他写的那本《在希腊的罗马人》发出反对法国人的高昂声音。但是书中的隐晦描写、牵强附会和借古讽今，均表明作者缺乏深厚扎实的创作功底。该书是一部战斗力较强的文学作品。然而，围绕这本书及其未署名的作者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议论。夜晚，人们紧闭门窗在烛光下认真阅读此书，一旦有风吹草动便随手将书付之一炬。次日，人们在咖啡馆里又大讲什么古马罗将军鲁库洛在国外的大肆掠夺和古罗马执政官弗拉米尼奥在希腊的宽宏大量与拿破仑在威尼斯建立的高尚的自由政府毫无相似之处。实际上拿破仑把从我们身上剥掉的衬衣作为礼品献给了自由的法兰西。在他看来，未来的奴隶就应当像斯巴达和希洛人那样赤身裸体。他已经在米兰附近改组了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而他对始终是临时政府的威尼斯当局更多的是进行威胁而不是承诺。那位由威尼斯前政府胆怯地交给法军的那不勒斯波旁王朝的公使德·恩特拉格先生已被释放，这使法国的流亡者把拿破仑誉为绅士，他们希望他成为像乔治·蒙克那样的复辟派人物。你们看，他们想得多么美妙！但顽强的共和派，巴士底狱的捣毁者，自由树的崇拜者，布鲁托派，古尔奇派，蒂莫莱奥尼派对拿破仑却冷眼相观，他们悄悄地谴责他的傲慢、虚伪和专横。在巴萨诺会议失败之后，深感缺乏根基的威尼斯政府一厢情愿地要求将威尼斯所属各省并入新的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这一要求遭到了该共和国的掌权者强硬而傲慢的拒绝。如果不把此举视为他们奴颜婢膝地按照拿破仑暗示的旨意办事的话，那就是兄弟之间的自相残杀。无论如何，那些非但不声援一个不幸的和处于危机中的姐妹城市反而在文件上签字的人

将遗臭万年，因为同归于尽总比明哲保身和拒绝向求救的盟友和朋友伸出援助之手要好得多。

我像其他人一样期待拿破仑将军的光临。我希望我们雄伟的标志和历史纪念物能改变他对我们已显露出的残忍和有意的冷淡。然而光临的不是充满悔恨和羞愧的将军，而是他的妻子、美丽的约瑟芬。她在圣马可广场下船，那盛大的仪式犹如欢迎执政官夫人归来。从她那真正混血儿的容貌中显露出一种若不是庄重高尚也一定是光彩夺目的气质。整个威尼斯倾倒在她的脚下。那些过去曾经奉承拿破仑的朋友银行家哈勒的人，现在又来奉承、迎合、拜谒人民代言人的妻子，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让一个古老的共和国延长垂死挣扎的时间，为了使尚未出生的自由免遭扼杀。我斜挂着闪闪发光的秘书缎带，神气十足地来到了这位著名的巴黎美人的随从队伍之中。我看到约瑟芬用她那甜美的嘴对威尼斯的友好接待报以微笑，我听到她用近似于意大利方言的法语说话的悦耳声音。在那个全民法国化的年代里，我也曾学过一点法语，所以我也结结巴巴地与她的某些随从说几句法语，如“是的”，“是不是”等。也许是由于她的美丽，也许是由于她那善良的外表，或者由于她的花言巧语，幻想家们的希望从这位贵妇人的访问中得到了某种精神的安慰。当时，甚至我的父亲也不再阻拦我，而是把我推到最前面，以便让人看到我位于阿谀奉承者的头排。

“我的儿子，女人，女人就是一切。”他对我说。“谁晓得？也许是上天把她派到人间的，由一粒很小的种子长成高大的树木。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我认为，早已成为法国大使知交的卢奇利奥大夫比任何人更有资格接近这位美丽的贵宾，但是他却没有参与那普遍的、激动人心的欢迎。他不是把约瑟芬作为一个女人，而是作为拿

破仑的妻子，进行仔细的研究。卢奇利奥通过研究她来推断她丈夫的意图，他预料，我们已被拿破仑掌握的命运将是十分不幸的。于是，他感到十分失望。我看到，在那些日子里他比平时更加阴郁和神秘。然而，其他人全都兴高采烈，就像在一个大节日的前夕一样。市政府官员，民众首领，前参议员，前贵族老爷、贵妇人，阔小姐，修道院院长以及贡多拉船夫均争先恐后地尾随这位伟大将军的妻子。威尼斯可能有很多美女，一旦某种高尚情操赋予她们活力，她们就会拥有一切。最近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女人生男育女，热情激发女人更好地履行职责，甚至在教育少女时也是如此。有几次，在我尾随约瑟芬时，或者是我在她下榻处的前厅，彼萨娜同她那有气无力的丈夫曾从我身旁擦肩而过。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我都迅速地避开他们，并感到好像有一盆冷水浇在我的身上。但是，我立即又想起了我的尊严和我父亲的叮嘱，于是我挺起胸膛，落落大方地去吸引女贵宾的注意。

事实上，她也在观察我。我看到她向挽着她的胳膊的卡彼洛阁下询问我的情况，他们低声地交谈着。她对我微微一笑，并向我伸出了一只手。我非常有礼貌地吻了她的手。当时人们是用亲吻和鞠躬来向自由党人士的妻子们致意的。约瑟芬的手是那样的丰满，那样的柔软，那样的完美，真使人想不到那是一位女公民的手。许多女皇多么渴望有这样一双手啊！尽管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化装师研制了无数种香皂和经过蒸馏的香水去保养女皇的手，可惜她始终没有像约瑟芬那样细嫩的手。在那次亲吻之后，我竟变成了一个伟大的风云人物。彼萨娜向我投来的不再是冷漠的目光，而纳瓦杰罗比他妻子还要热情地看着我，我也不再惊慌失措了。恰好在这时跟随这对幸运夫妇的朱利奥·德尔·蓬特及时地为我解了围。我于是心情恍惚地同他聊

了起来。我不知道该谈点什么好，我记得，我们俩均在彼萨娜及其婚姻问题上栽了跟头。朱利奥已经没有当年那种盼望有朝一日会与彼萨娜举行婚礼的幸福感了。当时我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我见他脸色灰白，他的单相思病又复发了，病魔逐渐侵蚀着一个生来就弱不禁风、而且被前几次灾难袭击过的身躯。然而我不再像过去那样同情他。我知道他的爱是哪一种类型的爱。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尊敬和值得怜悯的爱。我感到惊讶的是，我能够根据我受到的教育对道德问题作出公正的判断。但我也怀疑，我的判断是否会损人利己。总之，那一次我没有分担朱利奥的忧伤，我让他尽情发狂和感到失望，但不必痛苦，因为我既不能把彼萨娜让给他，也不能为安慰他而消灭她那个令人作呕的丈夫。的确，可怜的朱利奥先是受到纳瓦杰罗的白眼和嫉妒的折磨，后来又增加了一种使他更加痛苦的折磨。

“你瞧！”他咬牙切齿地在我耳边低声说。“你没有看到那个敏捷的小军官一直跟着彼萨娜转吗？他从她身边跳到她丈夫的身边，现在又贴近美丽的约瑟芬，向她致敬并轻轻地捏她的小拇指。……噢，我想起来了！那家伙是阿斯卡尼奥·米纳托公民，他是阿亚乔人，是一个意法混血儿，拿破仑的同乡，也是巴拉奎·德·依列尔将军的副官。按照市政府的安排，他住在纳瓦杰罗的楼房里。……你看，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一头棕色的头发，修长的身材，轻快的步伐，显得体格很健壮，但非常自负。人们说他勇敢得像一个拚命三郎，是一个比堂吉诃德还要好斗的剑客。此外，他身着士兵制服，而贵妇人更喜欢他的穿着而不是他的人品。老纳瓦杰罗一向不喜欢威尼斯的纨绔子弟和痴情青年出入他的家，但现在他只好容忍这个海外的闯入者了。那个可怜的老家伙很害怕，为了免遭贵族和法国人的

怀疑，只能屈服了。……足够了，……这是胆小鬼的英雄主义。对他这样一个脸上长着像花蝴蝶一样的黄褐色的老年斑、既苍老又幼稚的人来说，也只好如此了。但那位小姐却变得越来越像个法国女郎了，她能唧唧喳喳地说出半本法语字典，但我担心，她已把最有意思的法文词汇用于对话之中了。不言而喻，这位科西嘉军官不会讲意大利语……而我却只讲意大利语！……请想像一下吧！……然而人们一定会看清那些解放者的嘴脸！他们已经把威尼斯雄狮爪下的那本福音中的一句话‘和平吹响了进军号’删掉了，并换上了‘人权’二字。糟糕的是我们却愿意这样做！……比这更糟糕千百倍的是那些听天由命的人！……啊，只好走着瞧了！”

我一直让他滔滔不绝地讲。但是，当他开始渲染他如何忧伤地期望，并几乎想利用公众的巨大不幸来为他纯属个人的错误进行报复时，我的心中立即掀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于是我怒吼起来，使得他像一尊雕像呆呆地立在那里。

“难道你要听天由命地走着瞧吗？”我带着一种充满蔑视的目光惊讶地厉声问他。我要向你们重复一遍，他就像一尊雕像呆呆地立在那儿一动不动，仅仅比雕像多出那点艰难的呼吸。关于他向我叙述的彼萨娜的新情况，我也有某种的恼怒，但我又毫不犹豫地发誓，我绝不把这种恼怒放在心上。此外，我对朱利奥愤世嫉俗的逃避现实的想法感到惊讶。我随即猛烈地批评他有一种亵渎神明的倾向。我对他说，与那些从别人的懦弱和祖国的毁灭中寻求快乐的人相比，听天由命者也许并不是懦夫。我当时越说越激动，致使我没发现广场上只剩下我们俩了。约瑟芬的随行人早已跟随她走进了圣马可教堂的金库，人们应当从那里取出一条精美的宝石项链赠送给她。当我们追上去时，他们已离开教堂，又回到广场上，正朝政府大厦走去。

你们想像不到，当我在尾随这位法国贵妇人的人群中看到拉伊蒙多·文基埃雷多时，我是多么的惊讶。莱奥帕尔多及他的妻子也在人群之中，他们是出于好奇，随波逐流地加入欢迎的行列的。那天，欢迎仪式结束后，我首先向怒气冲冲的朱利奥告别，随后便向莱奥帕尔多夫妇走去。我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并高喊“噢！”来表达在异乡遇故交的惊喜。

多蕾塔的目光一直追踪拉伊蒙多，但他跟随最疯狂的达官贵人消失在政府大厦的前厅中。莱奥帕尔多握着我的手，无精打采地向我微笑。他告诉我，他和他的妻子住在斯托尔托桥附近的一座房子里，该房仅有两个小房间。当我们二人单独在一起时，他带着严肃的表情向我讲述了他们是为何和怎样来到威尼斯的。他说：看来文基埃雷多的老领主在米兰与拿破仑将军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他曾跟随将军在蒙特贝洛同奥地利部长进行秘密会谈。他频繁地往返于米兰和戈里齐亚、戈里齐亚和维也纳之间。后来，他从维也纳回到米兰，很快又返回维也纳。他在最近的一次旅行途中曾取道伦巴第，在文基埃雷多稍事停留以便看望儿子。他命令他的儿子迅速赶到威尼斯，因为那里的形势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可为他提供良机。但拉伊蒙多不愿意同他的文书分离，而莱奥帕尔多和多蕾塔又必须为他们操持家务。他们就这样来到了威尼斯。但是莱奥帕尔多对此并不满意。如果不是他妻子一再请求，他可能仍然呆在弗留利。在我们进行交谈的过程中，这个可怜的青年的脸色极其难看，他竭力压制心中的怒火。我觉察到了这一点，于是我便以向他打听我们家乡、我的朋友和熟人的情况为借口，努力把话题岔开。我们边谈边沿着街道散步，他摆脱了原来的忧郁，几乎忘记了自己的不幸。但当我想到他还会想起自己的不幸时，我为他深感难过。这时他告诉了我一些有关弗拉塔城堡令人痛心疾

首的消息：卫队长和奥兰多主教只顾大吃大喝，争吵不休；那些接替已故老佣人和退休老佣人的家伙是一帮盗贼，他们偷走了剩下的那点财物，连主教平日做饭用的平底锅都不翼而飞了；法乌斯蒂娜嫁给了刚刚出狱不久的文基埃雷多的卫兵加埃塔诺，她临走时掠走了或变卖了大部分床单、桌布等日用棉麻制品。卫队长和主教不仅为一把火钳，而且还为一件衬衣吵吵嚷嚷，后来韦罗妮卡太太把衬衣撕成了两半才平息了他们之间的争吵。更为可笑的是，卫队长有时会突然产生嫉妒念头，这是他和主教发生激烈争吵的另一个原因。再就是富尔詹齐奥，他现在干起事来更加随心所欲了。我离开弗拉塔后不久，他便很快购买了弗鲁米耶尔家在波尔多维基奥镇附近的一个农场。后来，他靠着把应该预付给主人的钱反复进行抵押的办法来发财致富。例如，在他的谷仓中储存着小麦，但住在威尼斯的主人则要他支付现金。在此情况下，如果小麦价格便宜，他就假装要用寄往威尼斯的钱为他们购买小麦；随后当小麦价格上涨时，他就通过抛售小麦赚得一大笔钱；如果小麦价格一直下跌，他就把那个假协议抛到脑后，拿要购买小麦的钱去放债，因而从中得到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甚至百分之十二的利息。他就是这样心安理得地在管理财物中大捞好处。

他的儿子们不再当圣器保管员或看门人了。多米尼科在波尔托格鲁阿罗当公证人，吉罗拉莫在神学院学习神学。村里有人预见，总有一天富尔詹齐奥将成为弗拉塔城堡的主人或比主人小一点的人物。里纳尔多伯爵临走前把监管城堡的事务草率地托付给安德雷伊尼。这样一来，这个人便可很坦然地顺手牵羊，参与营私舞弊的勾当。弗拉塔的神甫是一个可怜的人，他甚至怕前圣器保管员，从不计较小事。特利奥镇的教区长为人粗暴和吝啬，在其辖区内遭到冷遇，他只好待在家里紧闭大

门，以免引起新的麻烦。自法国人到达和彭多拉神甫离开后（莱奥帕尔多认为，这位神甫早就应当回威尼斯），主教管区又重新划分，从而形成了若干帮派。他们那样激烈地争权夺利，致使由狡猾的彭多拉神甫泡制的那个合解协议也不再是最好的联合办法了。

“彭多拉神甫在威尼斯!?”我自言自语地感叹道。“他来这里干什么？……我认为，无论这个地方还是这个时节，对他都不适宜。”

莱奥帕尔多听了我的这番话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并低声地补充了一句：“征兆是不可忽视的，哪里有腐烂的尸体，乌鸦就飞向哪里。”我们就这样边走边说，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圣马可广场。莱奥帕尔多抬头看着执政官大厦那幢奇迹般的雄伟建筑，两行热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

“不，我们不想这些事了！”他使劲儿地摇晃着我的胳膊继续说。“让我们想想它的当年吧！”接着他又告诉了我一些他所知道的家乡情况。诸如他的妹妹布拉达曼特嫁给了弗拉塔的多纳托。他的弟弟布鲁托和磨房主的儿子阿莱桑德罗因受英雄主义狂热的影响均到法军的一个团里当了兵。这一消息给我不小的震动。我想，阿莱桑德罗会有所作为的，他将会出人头地。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一预见是正确的。我认为，布鲁托的性格过于急躁，他不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士兵。如果叫他动手打架，他会十分卖力，但是如果要他向右转或向左转的操练，那就不能苛求他了。我认为，莱奥帕尔多作出了来威尼斯的决定，定会使他的父亲遭到了极大的不幸。对此，我感到不安。可怜的老人已经失去了记忆和行走能力，陷入无人过问的境地，好像这是上帝的意愿。他还谈到，村镇事务的混乱局面遍及整个地区，各级政府均无头目，但有时又有三个或四个执法

机构并立，它们相互对峙，相互牵制。由于公务员的老化，行政机构变得软弱无力。与此同时，另一些机构却由于办事人员独断专行和军人秉性而极度蛮横，致使人民希望有一个新机构代替那些欺压他们的老机构，因为这些机构既无能又无意保护他们的利益。市政府、区政府，地方联合政府，封建地主和法国军政府均不知从何处作起才能使人世间出现一点公正。

因此，在当时统治者持续处于杂乱无章的情况下，秘密判决就变成他们必不可少的干与手段，暴力、争斗和屠杀司空见惯，他们加倍地使用绞刑架，动用刀枪肆意杀戮。只有军队司令部的所在地不断过节，尚保持着良好的气氛。但军官们随意挥霍从郊区和农村抢掠来的财物，社会渣滓们酒足饭饱，贵妇人们同那些年轻英俊的法国人眉来眼去，打情骂俏。难道只有做爱才是成为爱国者和自由派的捷径吗？在威尼斯到处出现这样的情形：人们起先是怒目而视，最后通过相互拥抱而成为最好的朋友。恶习常常是导致怯懦的媒介。许多没有应变能力的人，包括彼萨娜的老丈夫在内，像讨好自己的妻子一样讨好一个年轻的法国军官，以应付变幻莫测的混乱局势。我知道，这是一种从祖先锋和父辈们那里承继下来的缺点和懦弱，也是一种遗传性的痼疾，因而不应予以珍惜。至于民主和崇拜理性，这不过是在恐惧和虚荣心的驱使下提出来的一种借口而已。事实上，当时谁围着自由树跳舞，后来也必然会遵照坎波弗米奥条约在里多托舞厅内举行的狂欢节上跳舞，最后则因双膝拜倒在奥斯特里茨的保护神面前而声名狼藉。我认为，在世界上人们不可能看到比在圣马可广场上植自由树更为悲惨、更为荒诞的群众性庆祝活动了。在四名酒鬼和二十名舞女的身后，人们听到法国人在广场的条石上磨大刀的声音。政府人员（我也是其中之一）静静地、笔直地站在凉台上，就像一具具刚从坟墓

中挖掘出来的陈腐尸体在等待一阵清风吹来使之变成灰尘。莱奥帕尔多陪我参加了那次庆祝活动，他愤怒地咬破了双唇。在我们对面的凉台上，他的妻子坐在拉伊蒙多的身边，像威尼斯女人那样卖弄风情。在一周的见习期间，她善于把威尼斯女人的卖弄风情同她原有的卖弄风情融为一体。

悲惨的、单调的、令人窒息的日子过去了。我的父亲像个土耳其人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家，用单音节词同他的女仆咕噜了几句，偶尔也拍一下他那装满金币的口袋，不再像过去那样大谈孔塔里尼小姐如何如何而使我心烦了。弗鲁米耶尔全家可能由于害怕外面的某种污浊空气而龟缩在他们的大楼里，只有阿戈斯蒂诺有时还去里维咖啡馆，并在那里大声宣扬他的雅各宾派观点。他属于那些深信法国统治者将永存的人之列。他们希望用各种办法恢复其已经丧失的重要地位。卢奇利奥像一个影子一样走东家串西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既不关心自己的生命，又不关心别人的生命的医生。他行医更多是出于职业的习惯，而不是出于为人类创造某种幸福的信念。莱奥帕尔多变得越来越忧郁和沉默寡言，无所事事渐渐消磨他的意志，他不渲染自己的痛苦，只满足于慢慢地死去。拉伊蒙多和多蕾塔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们变得厚颜无耻，甚至当着他的面就做某些令人嫉妒的轻浮动作。此时此刻，他恨得用手抓自己的胸膛，致使鲜血浸满了他的指甲，然而在他那布满乌云的漂亮前额上，深深的皱纹对此却毫无反应。惟一能使他宽慰的是向我倾诉他对失去的幸福的回忆，而不是他的痛苦。这样，他便暂时地打破了隐士的沉默。他的话语就像从他那纯洁而热忱的嘴里唱出的歌声，他怀着无限的痛苦和苦涩的欢乐，既无仇恨的阴影，也无懊恼的遗憾，回顾着往事。

然而，真正不断发狂的是朱利奥·德尔·蓬特。现在他又旧

病复发，并且更加严重。当年，在彼萨娜与拉伊蒙多调情时，该顽症曾几乎要了他的命。不过这一次他显得更加软弱，更加沮丧，因为他的竞争对手比他漂亮百倍，而且无所顾忌，满怀胜利的信心。我从来不去纳瓦杰罗家，因为去那里会使我产生过多的烦恼，也因为阿戈斯蒂诺不断把他们家的新情况告诉我。朱利奥的悲剧在于，他徒劳地、顽固地力图占有那颗越来越躲避他的心，于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又开始了。这是一场加剧垂死者的痛苦和恐惧的搏斗，不会给垂死者以任何的希望和安慰。他那张因患肺结核而一直消瘦的脸，现今因愤怒和痛苦变得毫无血色，令人毛骨悚然。他的精神在种种恐怖想法不断地冲击下变得既脆弱又疯狂。尽管他竭力显示自己仍生气勃勃，但他的眼神、他的微笑和他的声音则完全背离了他的意愿。他呼吸时，上气不接下气。他说话时，颠三倒四，语无伦次，这是因为痛苦和忧伤使他难以很好地思维。他为自己不能被人喜爱而怒不可遏。这一点空前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在他的额头上冒出了一个人垂死挣扎时的汗珠。那位活跃的科西嘉军官在嘲笑这个骨瘦如柴、毛发直立、双手哆嗦的幽灵企图打扰他的欢乐。彼萨娜没有注意他，也许在她看到他时，发现他拉着一副长脸是那样的丑陋，因而不屑再多看他一眼。过去，彼萨娜喜欢他活泼幽默、风度迷人、言谈滔滔不绝，引人入胜。如今所有这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不会认出这就是昔日的朱利奥。也许彼萨娜还记得过去的事。但他怀疑是那个仪表堂堂的法国军官使她忘掉了过去的一切。无论如何，她不再关心他了，她根本不爱他了，也许她从来就没爱过他。对此，我不想过多地猜测，因为爱情这种神秘而难以捉摸的东西和彼萨娜轻率而多变的性格使我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有时朱利奥捂着太阳穴溜走了，嫉妒和骄傲的怒火在他心

中燃烧。他在夜幕下沿着模模糊糊、寂静人稀的河岸寻找片刻的宁静，而这种宁静就像登山者头顶上的浮云一样转瞬即逝。这时，淡白色的月光，清爽的海风，从远处的亚德里亚海传来的波涛声和创作诗歌的最后灵感，促使他从那深深的心灰意懒中振作起来，犹如脑海中突然出现的幽灵推动着他疯狂地奔跑，以便参加人生中青年时代的最后一次狂欢。这种欢乐使他仿佛成为一位能创作《伊利亚特》英雄史诗的天才，或是一位凯旋而归的将军，或者是一位踏遍全球并有资格上天堂的圣者。爱情、光荣、财富和幸福，所有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已无关紧要。他认为，这些尘世间转瞬即逝的东西是可鄙的和低级的，他感到自己超越了这一切，并能把这一切视为出现可耻的阿谀奉承者的根源。他抬头仰望长空，带着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激情，自言自语地说：“我想做的一切我一定会做到！我的这颗心蕴藏着可震撼世界的巨大力量。关于支点问题，我甚至可以这样教导阿基米德：精神堡垒才是杠杆的支点。”啊，这是多么可怜的幻想！如果你们试图触及其中的一个，那它就会像蝴蝶一样从你的身旁展翅而过。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至少会有一次相信那种根本办不到的事是容易办到的，同时把自己的软弱视为强大的力量。但是，当我们认真研究这个青年的观点时，可以看到其中有某种强大和健康的东西，生命留给我们的即使不是欢乐的时刻，也会是平静的时光。只有一种失望能彻底摧毁我们，这就是在我们认识到自己渺小时，找不到任何支撑我们希望的支点，找不到任何依托我们自豪的力量。于是，精神的迷惑使我们像一个醉汉一样东倒西歪，一旦我们仰面倒在地上，那就再也不能从生命的道路上爬起来了。到那时，就再也没有向我们微笑的嘴唇，再也没有注视我们的眼睛，再也没有玫瑰的芳香，再也没有鼓舞我们前进的美好前景

和耀眼的光芒；黑暗压在我们头上，笼罩着我们的四周；在我们的身后，坏人越来越多，而好人却永远地消失了。这种无情的状况将使我们丧失意志的力量及行动的能力。

朱利奥经过几昼夜的昏迷后，开始撰写有气无力的诗篇。他越是可怜，越是陷入绝境，他就越对那种梦想的伟大感到自豪。我认为，他可能想同古罗马皇帝尼禄一样割掉人的头颅并以此来赢得彼萨娜对他热情地看一眼，他并不奢望彼萨娜带着爱情对他微笑。他只希望看到他的那个可恶的情敌吓得嘴唇发青，其狂妄也被彻底击败。为了得到彼萨娜微不足道的一瞥，他要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啊！可是，在几分钟之前，他还装出似乎在自己的脚下拥有整个世界的架势！他是多么灰心丧气啊！他甚至未能完全摆脱死的念头！……不，他不能这样做！……但他把一个光荣的、令人同情和使人泪流满面的死高兴地视为自己的朋友。科西嘉人的胜利和彼萨娜的无动于衷一直困扰着他，看来这种困扰要持续到他命归黄泉了。相信自己能活下去的人是不会向死神屈服的。但是，他不敢相信他能活下去，他从自己那十分虚弱的肉体中可怕地嗅到了死尸的气味。他在生命的海洋中绝望地挣扎，他感到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海水漫过了他的胸部，又漫过了他的颈部，已经灌入他的嘴中。他的大脑也已陷入空无一物和遗忘一切的深渊之中，他不再有骄傲，不再有希望，一切都化为乌有，乌有，永恒的乌有。他战栗着从恶梦中惊醒，显得十分懦弱，他感到恐惧。因为他感到自己无能，所以这种恐惧在不断地加剧。他自言自语地说：“噢，生命啊，生命，请再给我一年的生命吧！给我一个月的生命或仅给我像当年那样充满信心的和朝气蓬勃生活的一天也行啊！这样我就可以重新点燃爱情之火，饱尝欢乐和自豪，躺在铺满玫瑰花的床上令人羡慕地死去！请给我一天沸腾的青春

年华吧，让我用烈火去书写咒语吧！这咒语能烧焦那些胆敢亵渎神灵的人的眼睛，这咒语就像在巴比伦国王伯沙撒的宴会上圣者写在墙上的咒语‘王国时数尽，正义作判决，分裂成定局’一样永远流传百世！让我死吧，这样我就能用痛心疾首的最后呐喊破坏那些对我的悲痛未落一滴眼泪的人可耻欢乐！……如果不允许我有幸福的爱情，不允许我接近神祇的幸福酒杯，我至少能像古代杀身成仁的勇士埃雷斯特拉托一样永垂不朽，像魔鬼一样无比骄傲……”

这个不幸的人就这样一边说着谵言，一边用痉挛的手紧握他的笔，绝望地在他那阴郁的幻想中寻找那些令人惊讶的可怕词汇，而这些词汇必将使后代铭记他这个殉难者的名字，并为遭受了极大痛苦的他报仇。从一个表现了相互矛盾的不完整的思想、反复无常的形象和愤怒无声的激情的旋涡中，只能产生两种平凡的、近乎懦弱的思想情感：憎恨他人的幸福，惧怕自己死亡！朱利奥的身上至少打上了这两种思想情感的痛苦烙印。因而他面对死亡表现得惊恐万状，并不得不尊敬那位使他饱受恐怖和绝望之苦的冷酷的先知！……可是，持续不断地恐惧也不允许他尊敬先知。当精神力量凝聚起来时，可以实实在在地创造一个真正的崇高形象。然而他却沉浸在无边无际的幻想之中。这并不是智者的沉思，而是病人的胡思乱想。在他身上，物质的变化超过了精神的活动，这是对他那微不足道的自豪感的最大惩罚。于是，他又自言自语地说：“啊，我就应当这样吗？我就应当眼看着自己思想的火花一个一个地熄灭吗？我就应当感受组成物质的原子一个一个地分解吗？难道我不应该把那个刚刚被抛入空中正直冲云霄的宁静而闪光的心灵找回来吗？难道我应当像粮仓中的老鼠和沼泽地里的青蛙那样不留任何痕迹地死去吗？！……我热爱生活，充满希望和自豪，饱

尝了忧愁和沮丧，才刚刚二十八岁，难道我就应当死去吗？难道我应当在没有梦想，没有信仰，没有亲吻的情况下离开人间吗？难道让我始终面对恐惧，始终怒目圆睁地离开人世吗？你们为什么把我们生下来呢？你们为什么要教育我们并鼓励我们生活下去呢？难道生活永远就是这样吗？ ……为什么保姆教给我们的第一个词不是死亡呢？为什么不让我们习惯于长期注意并敢于质问那个不断地向我们突然袭击和声言我们的道德不过是懦弱而已的隐蔽而无耻的敌人呢？智慧的鼓励，光荣的幻想和深情的安慰到哪里去了？为避免遭遇风险全部抛到了船上。但是，当凶猛的巨浪张开大嘴把船吞噬的时候，只有赤身裸体的船长绝望地紧紧抱住那根高高的桅杆。这时，任何的努力和哭泣都是徒劳的，祈祷和咒骂也是白费力气；艰难困苦不可避免，惊涛骇浪淹没了不远处绝望者的喊叫声和胆小鬼的哭泣声。在水下，一切化为乌有；在周围，一切全被遗忘；在天上，神秘统治了一切。而哲学家要对我说什么？他说，你要忘掉一切，忘掉一切！但是，我怎么能忘掉一切呢？在我的头脑中惟有这一个想法，我的神经在我的大脑中仅能激发出这一个形象。对我来说，其他的想法和形象全都不存在了。我几乎进入了巨大的阴暗王国，而其他人很快也将进入这个王国。人与人之间的爱，对自由和正义的崇拜，这一切都像为欺骗胆小鬼而虚构的魔鬼一样从我的心灵中消失了。地基业已毁坏，墙垣如何支撑呢？如果人像晨雾一样消失，你还能从人那里找到物质的东西吗？由于炽热的感情已经冷却，从嘴边讲出来的话就会像刺骨的寒风。空虚，全都是空虚！”

尽管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席灰心丧气的话，但他还是重新拿起笔来，写了一些爱国主义的颂歌，写了一些抨击威尼斯贵族共和国的评论。这些文章给这个共和国即将来临的黄昏增加

了一个使人感到安慰的光环。但随后，他又对自己所写的一切感到羞愧，因而把全部作品付之一炬。当他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心灵的感受时，对那种遥远而朦胧的感情就更加无法表达。朱利奥考虑自己太多了，他过多地局限于个人命运的思虑。当然，他这样做是为了能够恰当地理解全人类的希望和感情。我不敢说这些东西是他学来的。但是，你们可以从书本上找到类似的东西。这些东西像时髦的幻灯片闪现在他的脑海中，如此而已。请你们想一想，他能否从这样狭隘的激情中得到充实而真诚的灵感，以便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遭到他无情讽刺的巴尔佐尼的精辟演说和年轻的弗斯科洛引经据典的诗作都蕴藏着比他的全部政治思想火焰更加炽热的烈火。他的政治思想掺杂着伏尔泰和卢梭的思想，但缺乏任何的说服力。在他发觉这点之后，他便用牙咬碎了自己的笔，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那天夜里，他不停地咳嗽，通宵未眠，虚汗淋淋，全身疼痛。他面带恐惧，惊愕地用手抚摸着前胸，帮助自己那衰弱的肺艰难地进行呼吸，他尽力安慰自己说，死神离他尚且遥远。与此同时，米纳托中尉和彼萨娜正面对面地站在朝向卡纳拉佐河的凉台上，用法语词典中最柔和的词汇谈情说爱。纳瓦杰罗阁下对这位军官的举动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他坐在沙发上假装睡觉。我虽不敢冒然闯进他们的家，但我深夜乘贡多拉船沿着卡纳拉佐河曾路过他们的家，我看到窗户里的灯光映出了两个情人的身影。可怜的朱利奥，可怜的卡尔洛！上天注视着一切，用正义统管着一切。我们二人都不幸福，就像一幅画中的人及其影子一样，我们是两个不幸的人。不过，如果有人说我的不幸要小一点，我是会同意这种看法的。我的不幸确实要比朱利奥小得多。不幸能引起人的报复心理，但不能神化任何东西，更不能把傲慢、嫉妒和欲望说成是神圣的东西。如果他还想在

这三种不良的情绪中消耗自己，那就是他的错误。我们同情他，但绝不能赞扬他。十字架是一种处死人的刑具，惟有耶稣能够把它变成祭坛。

夏天即将过去，帕拉斯托镇自豪的博凯塞人激情满怀，他们悲痛地向圣马可的旗帜表示最后的敬意。威尼斯共和国灭亡了，但它的精神仍活在亚德里亚海东岸遥远的地方。科浮岛的执政官维迪曼是威尼斯政府官员中最聪明、最高尚的成员的兄弟，他面对那些在威尼斯下船后俨若主人、不断欺压人民的法国人真是深恶痛绝。人民群众厌恶威尼斯统治者的软弱，他们鄙视那些为法国人效劳的奴才，他们甚至认为法国人或任何其他人都比那一百名软弱无能的贵族好得多。许多世纪前，在武力的威胁下人们尊敬威尼斯贵族，后来是出于谨慎仍尊敬他们，于是人们养成了容忍的习惯。长期以来，贵族们错误地受到人们的尊敬，但现在他们被蔑视了。各个委员会的绝望使政府出现了分歧：丹多洛和朱利亚尼均鼓吹普遍共和制，后者根本不注意有些盟友是犹豫不决的；维迪曼建议执行温和政策，因为历史告诉他，新的政府稳固与否，取决于谨慎而缓慢的变革。他们在大议会厅里争论不休。过去，在大议会厅里，一个贵族说一句简单的话往往就能决定意大利的命运。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我必须把他们那些没完没了的闲聊和那些毫无目的、轻率的和毫无意义的相互指责全部记录下来。最后，一条震撼人们心灵的特大新闻像炮弹一样爆炸了，人们陷入了真正的绝望之中。法国根据坎波佛米奥条约同意奥地利帝国的军队占领威尼斯和威尼斯共和国在亚德里亚东海岸直到阿迪河的陆地各省，而法国占领原属奥地利的比利时，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占领威内托的伦巴第各省。该条约及其内容同它的泡制者一样臭名远扬。

威尼斯从昏睡中惊醒，就像垂死者在弥留之际出现的回光返照。威尼斯政府分别向法国督政府和拿破仑派出代表以请求他们保护。这一要求正好与上述条约允许占领威尼斯的条款相吻合。向刽子手要他那把杀你用的大刀来保护你自己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政府官员深知自己无能，只好寄希望于极端的幻想了。拿破仑竟然把威尼斯的代表投入了监狱。我相信，派往巴黎的代表也未能达到上演其闹剧的目的。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含着鳄鱼眼泪的维莱塔尔德在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威尼斯应为全欧洲的利益牺牲自己。他还虚情假意地说：他对此感到由衷的遗憾，但是大家必须以极大的勇气忍受这种牺牲；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将为那些想摆脱新的奴役的人们提供祖国、国籍、甚至为将来建立一个新威尼斯的场所；国库的钱财和变卖公共财物得来的其他钱将用于资助他们过较宽裕的流亡生活。意大利人的高傲性格使他们立刻起来反对这一建议。他们的确是软弱、不团结、轻信别人、夸夸其谈和能力不强，但他们从不唯利是图！全体与会者发出愤怒的呐喊，一致拒绝这些可耻的建议，拒绝法国如此轻易、如此野蛮地同意的一切。与会者们决定提交民众讨论，并要求他们决定是选择奴役还是选择自由。人民经常聚集在一起，默默地进行投票。但是，这次是为自由而投票。最后，政府解散了，许多人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其有些人（包括维迪曼）一去不复返了。为此，维莱塔尔德曾在米兰致函拿破仑，拿破仑带着傲慢和嘲弄的态度盛气凌人地做了答复。威尼斯人宁愿被压得粉身碎骨，也绝不屈服。这在暴君们看来，也是一种罪行。法国将军索鲁里埃就是在那些日子里来到了威尼斯的，他是威尼斯共和国真正的掘墓人。他把法国国旗从船桅上降下来，把大炮和各种物资装上战船，命令船队向土伦港驶去。他残酷地掠夺了威尼斯

国库、教堂和画廊，甚至还刮掉了布琴托洛船的饰物上的镀金。他尽情地欢乐，他永远心安理得的是，他没有给威尼斯的新主子留下价值分文的东西。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遵守盟约，遵守保护威尼斯的诺言，遵守不得已的牺牲！这种牺牲与其说是法国人不得已而为之，还不如说是他们的唯利是图。他们就这样对待那个许多世纪以来使整个基督教免遭穆斯林野蛮奴役的威尼斯。但是，那些猪猡们从不阅读历史，他们却在为未来的历史书写恐怖的篇章。

当天晚上，政府放弃了自己的权力。我们都变成了自由的朋友，变成了叛变行为的死敌，大家聚集在阿尔塞纳莱桥后面我们经常前往的那幢房子里。但参加聚会的人比往常少得多。因为有些人由于害怕而回避了，更多的人因有自己的打算已经离开了威尼斯。我们聚会的目的是相互安慰和紧密团结，而不是作什么决定。尽管阿戈斯蒂诺在一小时前还答应前来参加聚会，可他根本没有露面。曾与维莱塔尔德进行过公开论战的巴尔佐尼也没有来，因为他已登上开往马耳他的轮船，并决定在那里出版一份反法报纸。我没有见到朱利奥·德尔·蓬特，不清楚他缺席的原因。卢奇利奥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他表面上泰然自若，但内心里却热血沸腾。阿米尔卡雷舞动着双手大骂法国督政府，大骂拿破仑和所有的法国人，他说他要誓死报仇雪恨。弗斯科洛坐在一旁紧皱着眉头追忆着他的小说里的主人翁雅科波·奥尔蒂斯开头说的几句话。我不知道我的内心在想什么，我的面部有何种表情，我已没有任何感觉，就像一个失去知觉的病人一样。我听到大部分人倾向于前往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土地上去寻找庇护所，认为威尼斯的某种持久的希望可能就在那里。我也认为这种主张是正确的，因为人们前往一个几乎是意大利的兄弟国家去流亡，就可使流亡具有光荣和积极

的意义。某些人不相信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会以法国的名义为我们的流亡生活提供方便，更不相信法国会为我们的流亡提供可靠的保障，因而他们怒气冲冲，采取了傲慢态度。但在那种相当艰难的时刻，采取这种态度是不适宜的。我们决定在米兰相会。在那里，或者到政府去工作，或者拿起笔写作，或者用双手劳动。总之，我们希望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努力奋斗。当人们从绝望中重新产生了巨大希望时，常常会涌现出良机和有利的变化。无论如何，希望树立起威尼斯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崇高尊严的榜样，并用事实反击那些可怕的指责。一会儿是这个人去整理行装，一会儿又是另一个人，大家都在整装待发，准备开始流亡生活。有的人跑去亲吻母亲，有的人跑去亲吻姐妹或情侣，有的人紧紧拥抱天真烂漫的儿女，有的人则在小广场的河岸上凝视这个古老的海上王国可敬的、但已被玷污的典型形象，诸如执政官大厦、圣马可教堂的圆顶和行政长官官邸等。他们就是这样消磨了那最后的一个夜晚。泪水夺眶而出，这是最后一次在自由地抛洒热泪，这是具有光荣纪念意义的热泪。

大厅里仅剩下我和卢奇利奥大夫呆在一起，因为我已没有力气移动一步了。这时传来一阵有人急促地_上楼的脚步声，朱利奥脸上带着一种死人般的颜色急匆匆地闯了进来。一直很少说话的卢奇利奥十分激动地走到他身边，问他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姗姗来迟。朱利奥没有回答，他两眼直直的，舌头紧贴着上颚，似乎没有听懂他的问话。卢奇利奥用一只手抚摸着朱利奥的一撮头发，其中已有不少的银丝，用另一只手紧紧抓住这个年轻人的手臂，用力将他拉到灯前。

“朱利奥，我来对你说你出了什么事吧！”卢奇利奥带着严厉的神色对他说。“在只能为大家的痛苦去死的时刻，你却在为自己的痛苦而死！……当你应当带着烈士的坚强意志升天

时，你却在懦弱地向折磨你的肺结核投降！……朱利奥，我是医生，我不想欺骗你。有一种愤怒、自豪和野心混杂在一起的激情正在慢慢地吞噬你。这是一种中毒过深而无法医治的痛苦。无疑你会病死。但是，你认为精神就不能反抗身体的疾病吗？你就不能为死亡本身规定一个伟大而光荣的结局吗？”

这时，朱利奥茫茫然不知所措，他擦了擦自己的眼睛，摸了一下自己的脸颊和前额，浑身颤抖，不停地咳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认为，”卢奇利奥继续说，“你认为，在我冷酷而僵硬的外表下面，没有隐藏着使我更爱地狱和坟墓，而不是艰难生活的巨大痛苦吗？是的，现在我不想死，我不想自暴自弃！我也不想只关心自己，只怜惜自己！我不想成为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当我的精力耗尽的时候，我的灵魂会空前自由地、强有力地和幸福地飞走。……朱利奥，让你的肉体死去好了，但你必须使你不朽的智慧摆脱懦弱，摆脱堕落！”

我惊喜地注视着这两个人，其中一个人仿佛在向另一个人的体内注射勇气和活力。朱利奥听了医生的话并经过他的诊视后，突然间振作起来，眼睛也恢复了生气，羞愧使他的脸色变得暗淡，但他的内心却产生了一种伟大的情感，而这种情感预示着他将来的死会放射出万丈光芒。他不再咳嗽，也不再发抖，激动的热泪代替了由疾病引发的虚汗。他结结巴巴、断断续续地说着语无伦次的话，但这只是为了急不可待地表达他的悔恨心情和高尚情操，这真是一个奇迹！

“你说得对！”朱利奥终于用平静而深沉的语气对卢奇利奥说。“至今我仍然是个懦夫，但我将不再是懦夫。我肯定会死，但我要作为一个强者去死，我的灵魂将从腐烂的肉体中得到永生！……我感谢你，卢奇利奥！……今天我是出于习惯和绝望

而偶然来到这里的。当我刚来时，我是绝望的、沮丧的和虚弱的。但我将坚定地、庄严地和健康地同你一起出发。请告诉我应当去哪里？我已经准备好了！”

“明天早晨我们将向米兰进发。”卢奇利奥回答道。“在那里我们每个人将有一支步枪。对于战士来说，人们并不问他是生病还是健康，只问他是否有坚定的意志和决心！……朱利奥，我保证你既不会被吓死，也不会贪生。让我们共同抛弃这个充满了幻想和屈辱的世界，努力去寻求永恒的欢乐吧！

“啊，我也要跟你们走！”我握着卢奇利奥的手，大声地要求。随后，我又像拥抱自己的兄弟一样，紧紧地拥抱朱利奥。他是那样的惊讶，那样的激动，从而使人懂得，任何命运都不能同那种誓与自己的同志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命运相比。

“不，你现在不能走！”卢奇利奥深情地对我说。“你父亲还有其他的计划，你要好好地与他商量，所以你在此地负有重大的使命。至于我的父亲，今天我得到了他的死讯。你看，从今天起，我就是孤身一人了。显然，我绝不会忘记在多年的家庭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爱。现在，对我来说，活动天地越来越宽广，从阿尔卑斯山南到西西里岛全都是我的家。我怀着一种至死不变的感情生活在这个家里。”

当卢奇利奥说这番话的时候，一种对圣特雷萨修道院的怀念闪电般地在他眼前掠过，但他未因此而激动，他的声音依然是那样平静，他的脸上没有任何沮丧和忧郁的痕迹。所有的烦恼都被他那高尚的、强有力的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一扫而光。于是，我们开始告别，这是一种既无悔恨也无眼泪的严肃告别。在我们最后的交谈中，我们没有提到克拉娜和彼萨娜的名字。但是，我敢肯定，对于我们三人（当然包括卢奇利奥）来说，

极为不幸的爱情令人椎心泣血。他们两人朝医院走去，并商定第二天黎明时分启程。我则缩着脖子急匆匆地回家去找我父亲。我还不知道他有什么计划，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卢奇利奥不愿多说。后来我得知，他之所以迟迟不告诉我有关计划是为了让我摆脱个人痛苦，正视伟大而有益的牺牲。在这方面，可怜的朱利奥为我树立了榜样。

第十三章

为了威尼斯，莱奥帕尔多像雅科波·奥尔蒂斯一样死去，我父亲像马基亚维利一样不择手段。在我母亲逝世二十年后，我才真正地了解了她。威尼斯处于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圣扎卡里亚有一户希腊人家。我父亲前往君士坦丁堡。阿波斯杜洛斯家的兄妹斯皮罗和阿格拉乌拉。

我回到家没有见到父亲。那个穆斯林老女仆一个劲儿地做手势，最后我断定她想说她不知道我父亲几时才能回来。于是，我决定等他。这时，她递给我一个纸条，并向我示意，有一件十分紧急的事。我本以为是父亲留下的便条。但那却是莱奥帕尔多写给我的，他写道："你不在家，因此给你写个简短的留言。我急切地需要你来帮我办一件三小时内就可办完的事。"除此之外，他未写别的内容。我尽力向这个黑面孔的老女仆解释，我将很快回来。随即拿起帽子，匆匆走出家门，奔向斯托尔托桥。你们想知道出了什么事吗？那张纸条上没有写清楚。今天早晨我与莱奥帕尔多分手时，他像往常一样心情沉重，沉默寡言，但身体健康，头脑清醒。这时我预感到将有灾祸降临，我真想插翅飞到他那里。他家的门开着，有盏灯放在

楼梯口的地上。我走进莱奥帕尔多的房间，看见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他的脸像往常一样阴沉，但十分苍白。他死死地盯着灯光，当我进屋时，他便将目光投向我，没有说话，只是向我招手致意。他似乎在对我说：“谢谢，你来得还算及时！”他的举动和沉默使我甚为惊慌。我焦急地问他，他怎么会变成这种样子，我该如何帮助他。

“不必了！”他吃力地微微张了一下嘴回答说，就像一个正要进入梦乡的人迷迷糊糊地说话。“我希望你陪陪我。对不起，我不能多说话，因为我的胃痛得厉害。”

“天啊，我们赶快请医生来！”我着急地说。因为我了解莱奥帕尔多，如果他只是点小毛病，他是不会呻吟的。他在夜晚将我叫来，肯定要告诉我一些可怕的事情。

“不需要请医生！”他苦笑着说。“亲爱的卡尔洛，你知道吗，一小时前我服了两片氯化汞！……”

我惊讶地尖叫了一声。他捂住双耳说道：“亲爱的卡尔洛，别出声，别出声！我妻子就睡在那边第二个房间里！我的这种罪过比她怀孕更加使她难受，怀孕已经使她情绪很不好了。”

“不，求求你，莱奥帕尔多！让我去请医生吧！”这时他用尽全力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但我继续说：“也许我们还来得及，买个特效催吐药，非常管用，我知道……快让我去吧！让我去吧!”

“亲爱的卡尔洛，全都无济于事了！我对你说，我希望从你那里得到的幸福就是让你陪我度过这最后的一小时。听天由命吧！我是心甘情愿去死的。吃催吐药和请医生已为时过晚。一个星期前我就研究了毒理学的有关章节。你看，现在已经出现第二个症状了！ ……我觉得我的眼睛快要从眼眶里迸出来了！……我在等待门房去找的那位神甫快点来……我是个天主

教徒，我要遵照教规死去。”

“不，莱奥帕尔多，别说胡话！让我找别的办法。你不能就这样死去!”

“亲爱的卡尔洛，我愿意这样死，我愿意这样死。你是我的朋友，你就应当满足我的愿望。请靠近我坐吧！让我们就像苏格拉底那样，以对话而告终吧！”我看出，对于这样一个视死如归的人，我实在无计可施了。于是，我紧靠着他坐下。

我感到极为痛心的是，过分的精神创伤夺取了一位我从未见过如此坚强的人的生命。他那种去请神甫的做法完全说明自杀者的头脑已经完全错乱，因为他不会不明白，从宗教的角度讲，他的行为是犯了严重的、不可饶恕的大罪。他似乎已猜到我有这种想法，于是开始解释，并丝毫不给我辩驳的机会。

“亲爱的卡尔洛，对于我这样热衷于请一位听忏悔的神甫前来，你一定感到很惊讶吧？你说该怎么办呢？……由于偶然的巧合，好几个月以来，我就把上帝禁止自杀的戒律忘得一干二净了。现在我想起来了。说真的，即将来临的死亡使我奇迹般地恢复了记忆，幸好太晚了！太晚了！上帝将惩罚我这一旷日持久的疏忽，但我希望，他把我打入净界去涤罪。亲爱的卡尔洛，一生中，我受的罪太多了，太多了。”

“让我们诅咒那些把你推向如此不幸结局的人吧！莱奥帕尔多，我要为你报仇，我向你发誓，我要为你报仇！”

“我的朋友，别说了，别说了！不要惊动我的妻子，她正在睡觉。我劝你像我一样宽恕别人。我还要告诉你，我永远地宽恕别人，这样，我的死不致给任何人造成伤害。我恳求你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是自杀的。这将是一件丑闻，一些人会为此感到遗憾和内疚。你就说我患了动脉瘤，得了暴病，我不知道还能再说些什么理由。我会对神甫说清楚的，我希望宁静地死

去，在我身后留下的也是一片宁静。”

“啊，莱奥帕尔多，莱奥帕尔多！像你这样的人是不该如此死去的！你极为善良和仁慈，你具有巨人的力量和坚定不移的精神!”

“你说得对，两年前我不曾想过干这种蠢事，但事到如今，我已无话可说了。痛苦、懦弱、幻灭全部堆积在这里面（他指着自己的胸部），总有一天会得到公正的判断。因此，我必须这样请求上帝的宽恕。”

当时我所看到的，更确切地说是我猜到的是，那颗非常正直但十分可怜的心长期以来遭受了无数的折磨，那种坦率而真诚的秉性面对无耻的背叛受到了极大痛苦的袭击，而那个英雄的灵魂坚决不愿制造事端，甚至不愿在他死后让杀人犯感到内疚。对此我无话可说。我尊重这位垂死者惊人的慎重考虑。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沉和疲乏，四肢开始发僵，皮肤的颜色也渐渐地呈现灰白色。

“朋友，你看到了吗？直到昨天，我还在想英勇地保卫可爱的祖国。我希望随时随地全心全意地为它服务。现在我的这一想法也破灭了。这是对我的致命打击！”

“啊，莱奥帕尔多，不是一切都化为乌有！因此，请恢复健康，重新同我们生活在一起吧。我们无论到哪里都将把祖国放在心中，我们将传播和宣传崇仰祖国的神圣思想。我们是青年人，美好的时光就在前头，让我去……”

我站起身来，但他的手抽搐着用力抓住我的胳膊，我只好又坐了下来。一丝忧伤的微笑掠过他那被死亡扭曲了的脸。他心灵的美胜过了他肉体的美。虽然他身体的美已消失殆尽，但他心灵的美依然从他那灰色的脸上放射着灿烂的光芒。

“我对你说，请你在这里陪我！”他强打精神说。“不管怎

么说，为时已晚。我的朋友，你要保持你纯洁的信念。这是我对你的恳求，因为只有信念才是激励我们为美好而崇高的事业而奋斗的强大动力。……至于我，我要无怨无悔地走了……我确信我的等待是徒劳的。我已经疲劳，疲劳，疲劳了。”

在他讲这番话时，他的四肢瘫软了，头搭拉下来靠在我的肩上。当时，我转脸想叫人来进行急救。当他又醒过来并发现我的意图时，立即予以制止。

“你还没明白吗？”他低声说。“我只需要你！神甫来了吧！……”

尽管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还是向那扇门投去了仇恨和厌恶的目光，因为多蕾塔正在那扇门后面恬静地熟睡。我把胳膊垫在莱奥帕尔多的颈下，我发现这样能使他减少剧痛。我使劲托着他，感到双臂的负担越来越重。当女门房和神甫进来时，我全身发抖，不知是因为疲劳还是因为痛苦。由于女门房未敲开本堂神甫的门，她便把偶然遇到的一位神甫给请来了。开始时，这位神甫不愿意来，后来听说是垂死者得了急病，他才肯跟着女门房来。这一点正好是莱奥帕尔多曾向女门房指出过的她的一大毛病。但当我抬头看到这位神甫就是彭多拉时，我大吃一惊！……这位善良的神甫的震惊也不比我小，惊愕使我们二人一动不动地愣了片刻。莱奥帕尔多发现了这种不寻常的沉静，吃力地瞥了一眼，他的目光刚落在那位神甫的脸上，就像被毒蛇咬了一样猛地跳了起来。神甫向后倒退了两步，女门房则吓得把手中的灯扔在了地上。

“我不要他！叫他滚！快滚！”莱奥帕尔多像中了魔一样舞动着双臂大声怒吼。

尽管这位尊敬的神甫非常乐意接受这一请求，但他还是留了下来，因为他担心在女门房面前丢了面子，力图尽可能地保

全教士的荣誉。做到这一点比消除恐惧要容易得多。因为莱奥帕尔多很快就中止了瞬间的愤怒，像一只小绵羊一样恢复了平静。善良的神甫露出天使般的笑容，小心翼翼地走近他，并用发自内心的轻声细语安慰他的心灵。

“尊敬的神甫，请您走吧！”莱奥帕尔多用阴沉而带有威胁味道的口气在他耳边小声地说。

“不，亲爱的孩子！想一想你的灵魂，想一想你没有多少时间了。而我虽不是上帝称职的使者，但我能……”

“神甫，任何人都比你强。”莱奥帕尔多坚决地打断了他的话。

女门房对那种状况很不满意，回去干自己的事去了。随后，这位谨小慎微的神甫认为不宜于再坚持了。他向病人表示了祝福之后，就回他原来的地方去了。在他走到门口时，莱奥帕尔多又叫住了他。

“神甫，我在进入坟墓前，只想给您一个最后的提醒，这是向一个经常超度他人灵魂的您所作的精神上的最后提醒。您看到我如何死去：平静、愉快而安详地死去！……好了，为了能这样地死去，就必须像我一样地生活。看，您在徒劳地追逐您的那种幸福。请您记住我这个将要死去的人的话，您在另一个世界里将被魔鬼缠身，被吓得浑身哆嗦！晚安，神甫！黎明时分我将比您睡得更加安逸。”

彭多拉神甫做了一个惊恐和怜悯的手势，溜之大吉了。我打赌，他在下楼时还会做一些表示高兴的手势，以庆祝他轻易地逃离此地。莱奥帕尔多不再想他，并要我立刻去寻找另一位听忏悔的神甫来。我暂时把他托付给女门房照看，便出门找本堂神甫。敲了半天门，我终于把神甫从床上叫了起来，并把他领到了垂死的病人面前。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病人的情况更

糟了，好像他待的不是原来的地方，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神甫的到来给了他很大的安慰。我随即让他们二人单独待在一起。当我再走回房间时，我发现他已接近临终的时刻，但他比平时更平静、更安详。

“那么，我的孩子，你果真对你犯下的极大罪过忏悔吗？”听忏悔的神甫问他。“你对上天失掉了信心，你要强力毁灭上帝的造物，你同意我的这种看法吧？难道你不知道，教规是不允许对天主的安排妄加更改吗？”

“是的，是的，神甫。”莱奥帕尔多带着压抑不住的明显讽刺味道回答。他的这种态度也许只有我能识别，因为垂死者本人已意识不到这一点。

“你在自己能力所允许的范围内做了些什么以阻止你的罪过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呢？”本堂神甫再次问他。

“听天由命吧！”这个奄奄一息的人用微弱的声音回答。“神甫，没有时间了，两片氯化汞的效力太大了！”

“好吧，现在我为你做忏悔仪式，愿上帝接受你的忏悔。”于是，他开始为临终人做祈祷。这时，垂死者的血管开始肿胀，四肢因痛苦而扭曲，嘴唇干裂，两眼可怕地转动着，而面对体内掀起的死亡风暴，他的精神镇定自若。肉体和精神判若两人，似乎其中一人是法庭的法官，他在毫无表情地审问另一个人。神甫为他做了最后的圣事，莱奥帕尔多以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的极大虔诚等待着死亡的来临。他完全地恢复了平静，这是死亡前的庄严平静。我要赞扬宗教在这个高大而刚强的男子汉身上创造的伟大奇迹。这时，我第一次仰慕那个我始终不相信的崇高的宗教。弗拉塔老伯爵夫人的逝世曾使我厌恶宗教，而莱奥帕尔多的死则使我感到宗教是可敬的和崇高的。但现实证明，不论他有无宗教信仰，他都是一个坚强的人。

不一会儿，剧烈的疼痛再次袭击他，但这已是最后一次了。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和短促，眼睛半睁半闭，好像在凝视迷人的景色。他的手有时往上举，好像在抚摸某个接近他的灵魂的天使，在神志昏迷的弥留之际，青春的金色幽灵在他的面前游荡。这是临终人眼中呈现的最美好的希望和最灿烂的梦想，这是对他刚毅纯洁的一生的回报，或是他将升天堂的预兆。又过了一会儿，他朝着我微笑，这证明他认出了我。他用双手握住我的一只手，并把它放在他那颗几乎不再跳动的心脏上面。这是一颗充满了勇气的爱心！霎时间，他抬起了身子，我好像见他带着神灵的启示和预卜令人敬佩地从地上飞向高空。他用微弱的声音骄傲地呼唤着威尼斯的名字。他似乎累了，又躺了下来，回到了他的幻想之中。

当死亡更加逼近他时，我见他张嘴微笑。但很久以来，在这个高大而健壮的男子汉的脸上，一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笑容。他把手放到胸前，拿起脖子上挂的护身符一次又一次地亲吻它。动作一次比一次缓慢无力。随后他微笑着松开了手中的护身符，以便把灵魂交给上帝。这时，他从胸中吐出了最后的一口粗气，其含意仿佛是：“我终于自由而幸福了！”那个保佑他生命最后时刻的护身符缓慢地落到了我的手上。我把它作为一件信物，一种神圣的遗产接受下来。我像跪在上帝面前那样跪在死者的面前。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死。神甫将圣水洒在他的尸体上，边擦眼泪边向外走，他还向我保证，他要来为死者主持神圣的葬礼，尽管教规禁止他这样做。莱奥帕尔多的死是如此的神圣，促使神甫不再拘泥于教规。这时，只有我一人留在那里倾吐我的悲痛，我一再亲吻这位殉难者的圣洁面孔，我的热泪洒在他的脸上，我几乎把他视为一个酷爱人类安宁的使者，久久地端详着他。我与这个死者进行的那一小时对话比

与活人相处一辈子学到的美德还要多得多。油灯发出了最后的噗噗声。白昼的第一道亮光从百叶窗中透了进来，这时我想到应当告诉多蕾塔：她的丈夫死了。这个想法使我不寒而栗，犹豫不决。但是，正当我准备敲她的门时，我听到从门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房门慢慢地打开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脸色有点苍白的拉伊蒙多。我大吼一声，其回音在整个房子中回荡。我急忙跑回床边，紧紧地抱住莱奥帕尔多，其目的好像是为保护他，或是为了对他死后还要受到这样的污辱而给他的安慰。开始，拉伊蒙多有些莫名其妙，他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鬼话，诸如贡多拉船和弗西那镇等。随后，他急匆匆地溜掉了。后来我才知道，拉伊蒙多曾派莱奥帕尔多去弗西那镇，并命令他在那里停留一整天，以便等待他父亲老文基埃雷多到达该镇时把一包极重要的文件交给他。莱奥帕尔多的确曾乘坐阿维玛丽亚号轮船离开威尼斯，但在途中他发现忘记了带文件，所以夜里三点左右他又回来取文件。当时，他看到拉伊蒙多偷偷地来到他家并走进多蕾塔的房间，后来的事诸位就可想而知了。莱奥帕尔多参加了维莱塔尔德宣判威尼斯死刑的集会之后，就于当天早上在一家药店买了氯化汞。看来，他的荣誉遭受的最后一次污辱只不过加速了他的自杀决心，该决心出自多种原因，他早已酝酿成熟。要交给老文基埃雷多的文件是彭多拉神甫写的，就放在死者面前的那张桌子的抽屉里。

当时，我并不知道所有这一切，但我猜到了某些情况。我不能容忍拉伊蒙多在不了解他就是这场可怕的悲剧的祸根的情况下就逃之夭夭。于是，我跑到门前，追上了他，用力抓住他的肩膀。他双膝跪在地上，全身颤抖。我愤怒地把他拖到莱奥帕尔多的尸体前。“你看看！”我对他说。“可恶的狗东西，你看看！”

胆战心惊的拉伊蒙多这时才发现那个青黑色的尸体。一经发现，他就大声尖叫起来，他的尖叫声比我的吼声更刺耳。他就像遭雷击似地一下子仰面摔倒在地上。他的尖叫声惊醒了女门房，也惊醒了多蕾塔和那幢房子里的所有居民。拉伊蒙多苏醒后艰难地站了起来。多蕾埃撕扯自己的头发，我不知道该说她是在尖叫，还是在哭泣。人们吃惊地看着那悲惨的情景，小声地互相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时，我就其死因撒了谎。但我对此并不感到不安，因为我想，只有这样我才能一丝不苟地实现朋友的心愿。但是，在我把他的死归咎于暴病致死的时候，我不能不使我的声音表达成另一种含意。拉伊蒙多和多蕾塔明白我的真意，面对我严厉的目光，他们对自己的罪恶感到羞愧。随后，我离开了那里，并决定翌日再来把这位朋友送到他的墓地。当时我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有什么样的想法，就不需要向你们说明了。我不时以不可言状的目光贪婪地望着运河里混浊的深深的流水。而我的父亲在等我，其他的志士们邀请我前往米兰去过艰苦流亡的赎罪生活。

事实上，我父亲等了我一个多小时未见我回来，心里很不耐烦。我回到家后，首先要求他原谅、随即向他讲述了那个极其悲惨的事件。他打断了我的话，并感叹地说：“疯子，疯子！生命是财富，必须很好地使用它，直到最后一文钱。”我十分厌恶他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我一点也不想迎合他的意愿，虽然头一天晚上卢奇利奥在同我进行的那次不完全信任的交谈中曾劝我支持我父亲的计划。但是他不等我坐好，立刻就谈起了正题。

“卡尔洛，你对我说实话，为了生活，你一年需要多少钱？”父亲问我。

“我天生有一双好手，我将自食其力……”我冷冰冰地回

答。

“疯子，你也是疯子！”他回答道。“我生来也有一双手，我用它出色地工作，但我从不拒绝友人善良的帮助。根据你的需要拿钱吧！我是你父亲。我有权向你提建议，在必要时我也有权向你下命令。你不要这样傲慢地看着我！……不需要这样！……我同情你，你还年轻，你昏了头。我昨天也是整整一天不知道是活着还是死了，我也艰难过。你瞧，我比世界上任何人都难过，因为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全部希望都破灭了，我曾坚信它，并同许多人一起为实现它竭尽了全力。我也曾痛苦过，当我遭人嘲笑和讽刺时，当我七年的工作和牺牲被忘恩负义地出卖和背叛时，我曾愤怒地失声痛哭。但是，今天，今天我要笑。……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宏大的构想，我要再干上几个月，甚至许多年。我希望旗开得胜，让我们放眼未来吧！你看，人是一种相当脆弱的动物，是某种事业未来的主人，但现在还不是……只要人是事业的主人，他就能成为一切事物成功与否的第一个环节。卡尔洛，我是你的父亲，我很器重你，我十分爱你。你要接受我的经验之谈。你应该把握住我全力为你和祖国筹划的未来。我想你不是孤单的，你有许多朋友和亲戚，他们在逃亡，没有权势，需要帮助。你将乐于同他们偶而分享一块面包。在这个皮夹子里装着几百万杜卡托金币，为了支持一次正义的伟大复仇行动，我要把它捐献出来。这些钱我本来是要给你的，但现在没有了。你看，我是在坦率而真诚地同你讲话！因此，你也要同样地信任我，告诉我，你舒舒服服地过一年需要多少钱。”

在我父亲严谨的逻辑面前我折服了，我对他说，有三百杜卡托就足够了。

“好，我的儿子！”父亲继续说。“你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

这是我给你的一张储存在圣扎卡里亚的阿波斯杜罗斯家的整整七千杜卡托的信用证。今天你要把这张信用证交给他家的代表。你将见到一个最好的人，他既慷慨又正直，这位老人是那些正直商人中的一颗明珠。对你来说，他就像我本人。他家有个刚从希腊来的年轻流亡者，我们的二十个威尼斯青年也抵不上他一个强。他家还有个年轻姑娘，你要像对待自己的妹妹那样爱她。他们的妈妈将像你妈妈一样爱你。你要信任他们。通过他们，你将得到我的消息，因为我打算中午十二点以前上船，我不想看今天的残酷现实。我用二千杜卡托买了一所房子，那永远是你的财产。我已经把转让证书写好了。在书桌的抽屉里，你将找到你母亲写的几封信，那是她留给你的遗产，你有权得到它。至于你未来的命运，我不想给你提建议，因为你不需要。其他人还寄希望于法国人，并移居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你要当心自己的事，要永远想着威尼斯。你不要被幸福、财富和光荣所迷惑。当人们有了祖国，他们才有光荣。当幸福和财富得到自由和正义的保障，它才有价值。”

“我的父亲，请你放心，”我回答道。父亲的嘱咐使我深受感动，他的这些深情的嘱咐多数是用摩尔俚语而不是威尼斯方言断断续续说出来的。“我将永远想着威尼斯！……但是，我为什么不能跟你一起走，参与你的计划，成为你的行动的一个同志呢？”

“我的儿子，我现在就告诉你。因为你远远不能赞同我使用的一切手段。我像一名外科医生，做手术时，我不愿意我周围有引起麻烦的任何东西。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侮辱你。我再对你说一遍，你还远远不能赞同我所使用的一切手段。这也可能关系到你的荣誉。我也可能失去行动自由，但只有行动自由才能推动世界上的事物迅速向前。卡尔洛，我已是六十岁的人

了，我的时间紧迫，十分紧迫！另一方面，在这个地方像你这样既坚定又善于思考的年轻人并不多，如果你要从我身上学点东西，那最好还是留在这里。现在，到处都乱成了一团。在安科纳，在那不勒斯，局势令人惊讶地沸腾了。当烈火形成燎原之势时，玩火者必自焚。现在轮到你们行动了，当然，我们也要行动。因此，我劝你留下来，而让我单独一人到那些老年人比年轻人更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在那里金钱胜过肉体的力量和心灵的勇气。”

“我的父亲啊！你还要对我说什么吗？……我留下来！但是，我至少可以知道你要去哪里吧！”

“我去东方。去东方意味着我要同土耳其人合作，因为在这里没有人能理解我的主张。以后，即使你听不到我的消息，你也会听到人们谈论土耳其人。我可以说，我已经被牵扯进去了。我不能再进一步对你说了，因为计划还在酝酿过程中。”

我父亲要按照开往东方的那只帆船船长所规定的时间起程。我陪同他来到码头。我仅知道他要去君士坦丁堡，他在那里停留时间的长短要视情况而定。至于其他情况，我就不得而知了。诚然，他的计划不是渺小的，也不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些计划会使他的人格更加伟大，会使他成为非同寻常的权威。当时他头戴通常戴的那顶便帽，身穿他平时穿的那条亚美尼亚式的短裤，但是，一种崭新的热情从他那智慧的双眼中喷发出来。九点左右，他提着一只小箱子，同他忠实的女仆一起上了船。他没有叹息，也没有向任何人告别，怀着相信青年人很快就会取得胜利的预见，心甘情愿地重新踏上了流亡之路。他亲吻我时的神态，就像明天我们就会再见一样。同时他还叮嘱我去拜访阿波斯杜罗斯。然后，他走进船舱。于是，我又回到那条送我们来码头的贡多拉船上。

啊！我是那么孤单和可怜地站在广场上，我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我的心随着我的一声叹息奔向彼萨娜。但是当我想到朱利奥和米纳托时，我的心立刻停止了对她的思念。于是我开始痛惜莱奥帕尔多的愤然弃世，哀悼这位可怜的朋友，思索对这位朋友的悼词。我悲痛地胡思乱想了一阵。当我摆脱了这种思绪时，忽然想起了信用证一事。我向圣扎卡里亚走去，以便同那位希腊商人面谈此事。我见到了一位脸上长着灰白色络腮胡子、沉默寡言的老人。他对信用证由我父亲亲自签字感到荣幸，随即问我希望以何种方式付款。我回答道，我希望只提取每年的利息，而本钱我愿意留在这个可靠的地方。于是，老人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随即走出一个年轻人。老人把信用证交给他，并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希腊语。然后他告诉我，那是他的儿子，让我跟他到柜台去取钱。在那里我将会取到我想要的一笔款子。这位老商人粗犷而易怒，但他的儿子斯皮罗举止文雅，可爱。他身材高大，行动敏捷，具有现代希腊人热情奔放的特点，他的脸呈浅橄榄色，一双眸子闪闪发光。我第一眼看到他就对他产生了好感。我透过他的外表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他的伟大心灵。按我的脾气，我简直喜欢上了他。他拿出三百五十枚崭新的杜卡托金币交给了我。他微笑着请我原谅他父亲对我的粗鲁接待。他还补充说，我不必担心，因为今天早晨他父亲还对他说了不少关于我的好话，并欢迎我常到他家来，在他们家中我将会找到家庭的信任和安详。我感谢他对我怀有如此友好的情感，并说这将是我最大的快乐。这一点也是促使我滞留在威尼斯的原因之一。看来，在我们告别时，我们已成了真正的朋友。

你们一定很想知道，那天我在一家小饭馆吃午饭的情况吧！许多脚夫和贡多拉船夫在那里就法国人撤走和奥地利人进

城问题争论不休。我有理由为威尼斯人民的命运深感痛惜，他们未曾从十四个世纪的自由中得出任何的准则和对自身的认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他们习惯于寡头政治，悟不出应厌恶士兵的专横和外来帝国的道理。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归结为一点：必须为别人干活。所以，他们争论的问题仅仅是主人的情绪和工钱的多少，再无别的话题。在这种音乐会上如出现某种令他们不感兴趣的音节，就会造成严重的不合拍。他们甚至害怕听这类声音，而国家的法庭又可以随意地处置他们。当我想到昔日的威尼斯时，我感到惊讶的是，仅仅一代人就能够大大地改变了它的面貌。我要为威尼斯祝福，祝愿它出人意料地得到上天的安慰，祝愿它从人类的本性中找到神秘而迅速地解决问题的良策。

我走进家门后，很快便陷入了孤独、忧郁和惊恐的情绪之中。我记得，当我在地毯上发现我父亲装满烟灰的烟斗时，我嚎啕大哭起来。我想，一切就这样结束了。这时一种不祥之兆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可怜的莱奥帕尔多用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拉到了他的身边。事实上，那天的其余时间，我是在他的床榻前度过的。他的那些好心的邻居们早已把他安放在那张床上。女门房告诉我，这位先生的遗孀留下八枚杜卡托的安葬费后，带上自己的全部东西拔腿就走了。她走之前说，她不忍心与她曾经爱过的死者在同一屋顶下再多呆一个小时。

“然而，夫人非常生气，”女门房接着说，“因为那位漂亮的骑士今天早晨没有来接她。此外，她还对我的小女儿大发脾气，因为她把夫人的一顶帽子丢在了地上。夫人说，这可能是她将有巨大灾难的预兆。”

我没有回答女门房的话，并请她不要打扰我，但她仍继续说长道短，表达她的感受。于是，我毅然走到死者身边。她也只好让我一个人单独呆在那里。这时，我不由自主地陷入沉思默想的万丈深渊之中。在四旬斋期间，第一天的告戒说得很好：所有的人都将化为灰烬。小孩和大人，好人和坏人，白痴和智者，他们从生命的开始到终结均是相同的。这是肉眼的判断，而头脑又如何判断呢？要迎合感官的判断，头脑就要特别勇敢、特别高尚和永不满足。福音所鼓励的那种了不起的高尚行为难道不是耶稣教义的合法产物吗？这就是在我们心中永远不会消失的道德和永恒。不能讲话和身体冰冷的莱奥帕尔多难道没有活在我的心中吗？难道通过对他那高尚而坚强的品德的激动回忆，我的心没有得到温暖吗？这就是世代相传并有无限未来的精神生命。哲学家可从中找到更加坚实和更加充足的论点。我对哲学家们感到满意，因为他们使我相信善恶有别。我的人生不会是昙花一现。我的脑子中一直萦绕着这种凄凉的安慰。我顺手从口袋中掏出前一天从死者手中落在我手上的那个护身符。我打开外面的小盒，立即看到一张圣母像和几朵凋谢的花。这个护身符犹如一道充满诗情画意，充满爱情和青春的广阔的地平线，光彩夺目地展现在遥远的天际。而在我与地平线之间横亘着死亡的深渊，但我的思想却毫无畏惧地跨过了这一深渊。

对那些始终怀着爱心的人来说，幽灵并不可怕。我想起了莱奥帕尔多这句美好而简朴的话。我好像又看到了文基埃雷多的喷泉，看到了美丽的少女把她的一只脚放在泉水中，而用另一只脚把泉水荡起涟漪。我又听到了夜莺尽情歌唱，听到一种爱的悦耳声音从两个心灵中涌出，就像从两件乐器中发出的相同音符。我又看到了幸福和希望的光芒洒在桤树和柳树相间的

浓密的树冠上。这时我的目光从那久远的回忆回到了眼前的现实。我颤抖着端详那长眠在我身边的尸体。这是另一种幸福。啊！这是一种多么不同的幸福啊！……光明之后是黑暗，希望之后是遗忘，一切之后是乌有。但是，在乌有和一切之间，在遗忘和希望之间，在黑暗和光明之间有多少千变万化的事物，有多少暴风骤雨，我多少电闪雷鸣呀！既坚定不移又听天由命的船夫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上奋力寻找港湾，他一直举目仰望天空，始终想透过云层和暴风雨黑沉沉的水幔看到星辰的光芒。一艘艘船只在海上驶过：时而平静轻盈地前进，就像天鹅浮在波浪起伏的湖面上嬉戏；时而颠簸激荡，就像鹈鹕在逆风激流中拼搏。突然间惊涛骇浪怒立，高大的水墙直落千丈，轰然一声几乎搅翻了大地的五脏六腑。此后海浪在太阳的注视下，轻柔飘逸地向远方伸展，就像女皇身上的丝绸披风。霎时间，天空浓雾弥漫，雷电交加，疾风暴雨从天而降，天黑得犹如深夜，单调得犹如晨曦中巫婆蓬散的头发。这时一阵清馨的海风驱散了那如同梦中的鬼魅一样可怕的景象，湛蓝的穹宇变得宁静而晴朗，人们不再回想和惧怕天空中鬼魅魍魉的袭击。但是距这场短暂的激战场地亿万海里的星辰却永恒地安坐在自己光芒四射的宝座上。有时我用肉眼望不到这些星辰，但我的心却总能想像到它们美妙的光芒，感觉并吸收它们神秘的热量。这或许就是生命，神秘，无边无际的海洋，拥有易于消失的绿洲和川流不息的商队经过的沙漠！我为了得到你的安慰，我必须抛开对你的思念。我看到星辰在下一代人的眼中正在膨胀，我看到我所期望的一粒小小的不起眼的种子在长久的培育下，在无数的血和泪的滋养下正成长为一株参天的大树，它枝叶繁茂，并用它的树荫保护我的子孙后代的幸福！啊，你永远活在我的的心中，你有人类的巨大灵魂和完善的智慧！一个年轻人

就是这样在朋友的遗体前思考着，一个老年人就是这样带着青年人的英勇精神在安慰自己。正义、荣誉和祖国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永远不会泯灭。

疲劳战胜了我，我在莱奥帕尔多长眠的床上睡了几个小时，我睡得是那样的恬静，好像躺在母亲怀抱里熟睡一样。我是如此近地看着死者，没有任何恐惧和厌恶感。他就像一个冷静、严厉、永远忠实的朋友。我决定为我的朋友尽最后的义务，为他寻找安息之地，我陪伴他跨过了大海，把他安葬在圣米凯莱岛上。我羡慕威尼斯的死者们能进行这样的旅行。如果有一股淡淡的生命气息留在死者体内的话，就像美国诗人爱伦坡所想像的那样，该气息就应该甜蜜轻柔地漂到缓缓荡漾的贡多拉船上。在那狭窄荒凉的海滩上，仅竖立着一个个十字架，栖息着一群群海鸟，一层黄土将我同死者隔离开来。我没有哭泣，因为我像但丁笔下的乌果利诺那样内心完全地僵硬了。我乘坐那条送灵柩的贡多拉船回家。回家的这个活人，还不如死者有活力。

我回到威尼斯后，看到平民百姓在街上好奇地来来往往，法军驻地的活动比往日更加频繁。我听有些人说，为主持移交仪式，奥地利帝国特派员已经到达威尼斯。人们看见他们进了政府大厦，而人群簇拥着观看他们进进出出。我不知道为什么也停了下来。我相信，我是在以最坏的方式寻求新的痛苦，以摆脱我原来的痛苦。不一会，特派员手执叮当作响的大刀，头戴华丽的羽毛，从政府大厦里走了出来。他们得意洋洋地与陪同他们的法国军官开着玩笑，兴高采烈地登上一艘由塞律里埃将军为他们准备的豪华帆船，以便返回军营。只有一个人与其伙伴们告别之后留在了威尼斯。此人不是别人，就是文基埃雷多的老领主。半小时以后，我见他挽着彭多拉神甫的手臂穿越

广场，但他没有手执大刀和头戴羽毛，仅穿了一件黑色的法式制服。拉伊蒙多和我在威尼斯第一次看到的帕尔蒂斯塔尼约带着一种胜利者的姿态紧紧跟在老领主和神甫后面。我很不喜欢同这类人接近，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讨厌，更是因为这类狡猾的家伙善于从愚昧者易于屈服的天性中捞取利益。大刀不会思索，它是一小撮老奸巨猾的人手中的杀人工具。最后我急忙跑回家，因为我感到自己的体力支持不住了。我坦率地告诉你们，在那一时刻，我无法作出更强有力的决定。尽管我听到了有关逮捕、判决和流放的传闻，但我仍然决定不离开威尼斯。我陷入心灰意懒的情绪中，甚至连跳窗子逃走的勇气和愿望都没有了，就连击中我们的雷电和落在头上的横梁似乎都成了从天而降的礼物。只有在这时，我才想起了我母亲的那包遗物。我要在写字台中找到它。这是一个不幸的女人留给一个更加不幸的孤儿的遗产。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抽屉，拆开那个陈旧的硬纸袋，把放在里面的一些沾满灰尘和已经发黄的信拿了出来。

我首先浏览几封多少带点威尼斯风格的情书，信中有不少拼写错误。这些信是一位贵族子弟写的，他也许早已去世，并和他的爱情幻想一起被埋葬了。虽然信中未出现他的名字，但在那些长信中处处都能有力地证明他的贵族地位。我之所以写了上面几句评论是想说明上个世纪中叶的男子与未婚女子谈情说爱的方式。显然，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书写，而在于情书的作者非常注意表现自己的美好品质并着意描述他在不同场合对美人优雅气质的印象。信中的词句并不太优雅，但炽热的爱情弥补了这一不足，更为突出的是，信中洋溢着真诚、沉着和善良等魅力。现在只有在寄宿学校的学生写给他们亲友的圣诞节贺卡上才能找到这种魅力。然而，你们可以想像，那一天，我带着那种情绪去阅读这些信件是很不适宜的。我又阅读其它信，

这是教会寄宿学校女教师给女朋友写的信，比前面的信更加乏味。我继续阅读另外的一些信。我看到了父亲写的全部充满性感的情书。他的思想很离奇，恐怕世界上没有其他人会像他那样恋爱。他的最后一封信写明了他们那次双双出逃的日期和时间，就是那次出逃使我的母亲在东方孕育了我。

作为那些信的附件，我找到了一本母亲生活在东方和小亚细亚许多城市期间的日记。她的经历就从这里开始。我母亲的幸福只维持到那次旅行的半途。此后，旅行中的风暴和晕船，流亡初期的贫困和争吵，随之而来的过度劳累和疾病，最后是饥饿，这一切熄灭了我母亲最初的爱情烈火。尽管如此，她还是一如既往地跟随着丈夫，耐心地忍受着丈夫的怪僻和冷漠，尤其是他那种令人奇怪的妒忌。他接连好几星期远离妻子，把妻子托付给某个贫苦的土耳其人家。为了糊口，她曾当过佣人及洗碗女工。与此同时，我父亲却在穆斯林富人家的闺房和凉亭前转来转去，以昂贵的价格兜售别针、小镜子和其它小玩艺儿。这样一来，我母亲陷入了绝境。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母亲怀孕一事竟引起了父亲空前强烈的妒忌。被妒忌的对象是附近的一个快活的农民。我母亲对丈夫这种无理行为极为愤怒，给他写了一封充满火药味的信。好像她怀疑丈夫早有预谋，有意给她制造烦恼，使她无法生活下去，或逼她逃走。这时，内心的高傲开始激励她，这位贵族出身的女人从怨恨和绝望中深深感到自己的荣誉受到了伤害。她越来越恼怒，愤然提笔把每天发生的事写在纸上。最后，她在一张白纸上写了这样一句话：“我决定了！”

她的那些回忆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在这些回忆的后面还附有母亲写给父亲的一封信。她在信中简述了她下决心的原因。我不能不把这封简短的信全文转录，因为它信可以更好地

说明我母亲的性格。天哪！为什么我不能同母亲长谈？为什么在我的人生中就不能和母亲表达儿子的爱心呢？难道我就只能进行遥远而模糊的回忆，而不能亲自向母亲表达爱心吗？啊，这就是孤儿的命运。当我到了八十岁的时候，我依然对自己的头脑中不能有母亲的完整形象感到十分痛苦。我回忆不起我母亲用她那被尘世间恶劣风气所损伤的嘴唇亲吻我的滋味。

该信全文如下：

> 我的丈夫！（她给父亲写的诀别信就是这样开头的。）
>
> “我想爱你，我想把我的一生交托给你，我想跟随你到天涯海角。我反对我的亲戚们把你描绘成一个没心肝、没头脑的坏人。我这样做是对还是错？你的良知将会明白。我自己知道：我不应长期忍受那种有损我名声的怀疑，已经在我腹中成长的小生命也不应敬佩一个拒绝承认他的父亲。我曾是一个爱慕虚荣的轻率女子。你的爱情使我为这一缺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甘愿接受严厉的惩罚。我总共只有二十枚杜卡托，我将设法返回威尼斯。在那里迎接我的将是羞辱和蔑视。我将把我的这个小生命交托给他的亲戚，他们的良知是不会把他拒之门外的。让上帝随意惩罚我吧！你还要在外边待八天，当你回来时，你再也找不到我了。我坚信这一点。其它的事均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信是在巴格达写的。我可怜的母亲从巴格达回威尼斯要越过四千英里的沙漠和海洋，并且是在炎热季节，她又不懂外语，必须同那些饥饿和缺乏感情的陌生人打交道，她经受了多少的磨难啊！她离开那个疑心重重和粗暴蛮横的丈夫出发的时候，衣袋口仅有二十个杜卡托。她就这样开始了充满危险和劳

累的旅程，以便返回她的祖国。她蔑视正在那里等待她的羞辱。人们可能把这样一位可亲可爱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妻子同那些下贱女人混为一谈。如果她的亲属中有某个好心人收留她那即将出世的小儿子，她肯定十分感激他。……啊，就是因为我，她忍受了多少的羞辱，遭受了多少的苦难呀！我几乎对我的降临人世感到悔恨。我感到，只有把我漫长的一生全部用来安慰那颗圣洁的心灵，并使之得到幸福，我的心才能平静下来。我既没有看到过她的面容，也没有向她微笑过，更没有吮吸过她的一滴乳汁……我的出世把她推入了沉沦之路。她被人抛弃，得不到任何的帮助和安慰。想到此，我几乎开始憎恨我的父亲。感谢上帝让他走了。在我阅读这些信件和再见到他时，还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否则，我无法预见在我与他的争执中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某种粗鲁的诅咒定会脱口而出。

啊，那天我哭得多么伤心！我多么热切地希望向我的母亲倾吐神圣高尚的赤子之爱，以便用眼泪来减轻我内心的无限痛苦呀！祖国被出卖了，朋友自杀了，爱人不忠诚地违背了誓言，还有母亲遭受苦难的阴影，这一切神秘地汇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巨大的烦恼，使我从心底里感到要怒吼，要哭泣。我真想猛烈凶狠地冲击那些坏人，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诋毁那个圣洁的女子，并以无耻的诽谤妄图使我不尊重她善良的灵魂！是的，我认为，那完全是一些不择手段的诽谤，他们对一个可怜的死者的责备是污蔑，是无耻的中伤，是他们毫无道德的表现。难道那些愿意相信我母亲有罪并为之添油加醋的人，对我母亲的牺牲、苦难、眼泪和长期遭受折磨不是一清二楚吗？正是这一切耗尽了她的力量，淹没了她的理智。我用手指狠抓我的胸膛，用双手扯我的头发，因为我还没有对那些可耻的谩骂

者进行报复。因为我童年时面对那些诽谤者曾保持沉默，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像犯了罪一样悔恨不已。我当时为什么不站出来，作为一个感到母亲形象受辱的儿子，以自己全部纯真的勇气愤慨地当面揭穿诽谤者呢？为什么我那双小小的眼睛不喷射出憎恨的火焰，为什么我的心没有拒绝接受那些人的同情呢？他们是在我付出屈辱的代价后才给我一片面包和一块栖息之地的。我羞愧得满脸发烧，真想以我的全部热血和整个生命换取当年岁月中的一天，以便报那不光彩的屈辱之仇。但是，时光一去不复返。可以说，他们用牛奶、耐心和恫吓培育了我。我还要补充一点，他们对我几乎是施展骗人的诡计，他们犯下了巨大的罪孽。我长大了，我成了一个老实人，一个很老实的人。我的性格因自幼寄人篱下而变得软弱，这成为我一味屈从和听命于主人的根源。后来，我认识到依照他人旨意和爱好行事的全部危险，于是，我第一次提出，我就是我，而不是别人。在树立这种决心方面，我是否已经成功？有时候成功，但经常是失败。我们的理智并不总是同我们的本性相吻合，有时两者不知不觉地相互支持，有时理智狡猾地站在强者一边。这时我们便相信强者，进而犯胆怯的毛病。我们越卑贱，就越无人理睬，肯定就被世界鄙视。这种态度既无出路，也无希望。在我少年时期的秉性中已隐藏着我整个人生的总纲和计划，因此我不倦地强调：“如果你们有公民的正确思想，如果你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如果你们有仁爱、真诚和充满希望的热心，你们就会保护无辜者，你们就会关怀青少年！”忠诚、人道和热爱祖国也就在其中了。

清点母亲的遗产圆满地结束了。但在母亲的最后一封信和硬纸袋中间，我发现一张写着几行字的纸条，看得出这张纸条是新写的。事实上，纸条上写着两天前的日期。这是父亲的亲

笔信。不瞒你们说，我几乎厌恶看这张纸条，好像它会烧伤我的手指一样。当我的心情平静下来之后，我开始阅读这封信。该信全文如下：

> 我的孩子，你所读到的一切均是你母亲写的，我本可以把这些信永远对你隐瞒。你应该感谢我使她得到了你的尊敬，尽管这与我所灌输给你的思想有抵触。我发现你需要安慰，我想把这份我付了昂贵代价的遗物留给你。出于爱情我同你母亲结了婚，我不否认这一事实。但我相信这不是一桩持久之爱的婚姻，所以爱情的烈火很快就从我心中熄灭了。我前往东方，我千辛万苦，我在东方的旅行，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崇高的目标。简而言之，我想成为百万富翁，并坚信将来我会实现这个目标。我坦率地说，我的妻子相当严重地妨碍了我的行动，从而损害了我的情绪。我残酷地对待自己，把我的生活需求降低到最低限度。于是，你母亲以为这是我对她的有意折磨。我不断地远离家庭和我的脑子终日考虑那个伟大的计划，导致了我们经常不断地争吵和对骂。最后，她想出了一个对付我的好办法：随便找个土耳其人陪伴或背叛我。当我回到家时，经常听到的是她那种威尼斯女人的刺耳的笑声，其声音之大震得百叶窗都格格作响。一旦我出现在她面前，她就怒气冲天，大吵大闹，哭哭啼啼。特别是当那个土耳其农民在她身边时，她竟然轻易地忘掉我这个外出多日、从远方归来的丈夫。
>
> 当时，我经常看到这种既不高尚又不忠诚的事情。于是我开始嫉妒了。但是，我终于发现，我的嫉妒只不过是一种给我的妻子制造更大的烦恼，从而使她不得不离开我

的借口。我向你发誓，我只是不耐烦地等待她作出某些绝望的表示，提出坚决回威尼斯的要求。我从未担心她会逃走，因为她是个胆小怕事、娇气十足、凡事仅说说而已的人。她的突然离开使我大吃一惊，为此我十分伤心。可是，当时我正在波斯。一个月后，我才回到家，当时我已无法去追赶她了。于是我就一头扎进致富的事业中。我把一切偏离此目标的思想视为大敌。你已经知道，或者你将易于理解我的那种思想状况。只要有这种思想，人们就会相信他所喜爱的东西是最好的真理。出于习惯，我坚信这一点。为了减轻使我心烦意乱的悔恨，我努力使自己相信：我的嫉妒不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妻子的怀孕我是没有过错的。我很快便习惯了这种自我安慰的想法。我既不再思念她，也不去想她生下的孩子。

后来，我得悉她好歹回到了威尼斯。我为此感到高兴。同时，我还为我终于从那种羁绊中解脱出来感到高兴，我可以全心全意地、无限执著地投入到我的商业活动之中了。只有当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能带着梦寐以求的几百万金币返回祖国时，我才有时间随意翻阅你母亲留给我的那些信件。四十二天的航行使我能够对那些信件进行长时间的认真思考。因此，在威尼斯上岸后，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你。于是围绕你出生的一切怀疑便烟消云散了。但是，你要知道些什么？我打消这方面的怀疑费了很大的劲。我感到我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就好像那种蠢人在隐瞒了自己的罪过长达二十年之后又跑到法官面前坦白交待，并请法官绞死自己一样。我现在吃惊并将永远吃惊的是，东方的伦理道德竟赞成我做这种有害的悔恨。其实，我习惯于同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打交道就如同习惯

于同野兽打交道一样。我习惯于无所顾忌地贩卖和杀戮他们。但是，我从未碰过天主教徒一个指头。你母亲就是个信仰上帝的天主教徒！正如她的姐姐——伯爵夫人所说，在他们中间，你母亲是一个比任何人都虔诚的天主教徒。

也许是利益促使我纠正了对你母亲的不正当的怀疑。阿尔托维蒂家族的复兴在我的脑海中逐渐与威尼斯的复兴连系起来。俗话说，我希望一箭双雕。我在君士坦丁堡竭力工作，促使土耳其人与神圣同盟决裂，促使土耳其军队离开了德国和意大利。对于法国人，我也是有某些功绩的，我已成功地使他们处于犹豫不决的境地，现在世界上的革新者都注视着未来。由于法国人的支持，由于国内造反者的帮助（我被他们推举为东方谋反的首领），由于我拥有几百万金币，我希望竭尽全力工作，旨在使威尼斯共和国的命运迟早有一天由我来左右。你害怕吗？只差一点就成功了，只差成立共和国了，那时我就可宣扬我的功绩了！……我可以说，当我见到你时，我发现我老了，但良好的精神状态促使我努力来弥补我所犯的过错。无论如何，我还没能说明我的行动的深刻动机，我的行动恰恰照耀着我尚存的良知。我的品德并不完美，有不少令人怀疑之处。我看到了你，拥抱你，我不否认你是我真正合法的儿子。我真心地爱你。我把我所有的远大抱负全部寄托于你。在感情方面，你的亲切给我增加了力量和温暖。现在我就是怀着这种感受给你写信的。我似乎已向我证明，我的确是你的父亲。

正当我准备重返冒险道路以追逐业已逃跑的幽灵时，正当我以为我已抓住了这个幽灵时，正当我即将登船去进行一次可能是以死亡为结果的远征时，我不想对我们之间

的血缘关系进行丝毫的隐瞒。我要进行大规模的报复，我将使用命运所允许的一切手段去报仇。但是，你仍然是我的希望。当我完成了那个正义的伟大行动后，我期待着你接受它的荣誉和成果。因此，我希望你留下来，至于要你留下来的其它理由，我会对你当面说。你必须在同胞们的关注下赢得人们的热爱和尊重。我的儿子，留下来吧，留下来吧！从威尼斯到那不勒斯，青春的烈火已在人们中间蔓延。谁妄图从中谋取私利，谁最后将碰得头破血流。至少我相信将来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你要我为你指定一个地方的话，我选择安科纳或米兰。你可根据形势作出更好的判断。在此期间，你将体会到法国人的夸夸其谈。你要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要利用这些方法为你服务，就像法国人随心所欲地利用我们一样。你要永远想着威尼斯，永远想着威尼斯。在威尼斯，只有威尼斯人才能指挥一切。

现在我再没有隐瞒你的事了。你可以随意批评我，因为如果我没有亲口对你讲过上述的一切的话，那我们仅是父子关系。我不想为自己辩解，我要对你说：我过多地应用了哲学推理来说明这个善与恶的感情纠葛。因此，你自己判断吧，但是你要注意我的真诚。你不要忘记，如果你母亲尚在人世，她定会为看到你这个可爱而宽厚的儿子感到幸福。

我发现这封长信与父亲平时的忧郁情绪大相径庭。在信中，他的性格连同他的优良品质，他的许多缺点和他独特的聪明才智一起完整地表现了出来。我为此而久久地沉思。我终于得到了能从事神圣而永恒事业的良好启迪。在这里我找到了用

不可磨灭的大字镌刻的上帝制定的戒律：“要尊重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这双重的亲情是不能分割的。尊重母亲意味着在内心中原谅了父亲。当我母亲看到我父亲为自己可悲的和不公正的行为痛心疾首和悔恨不已时，她肯定是会原谅他的。另外，难道我不应该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吗？我父亲的那种既激烈粗暴又坚韧不拔的性格对我也有巨大影响。小孩总是钦佩大人，当他们要履行义务时，他们对大人就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想呀，想呀！情不自禁地把我的心贴近了那个用神圣的血缘关系向我提出要求的人。再次召唤他前往东方的新计划是什么，我丝毫也想像不出来。总之，我相信他，我期待着到某个时候能看到他的伟大事业的成功。尽管他同我们一样被某种幻想所迷惑，我认为他是十分高尚的，因为他的视野宽广，意志坚强。如果我的希望再次破灭，我的计划再次失败，我是不会像他那样坚强的。当时我年轻，痛苦也不能损害我的希望。我将在灰心、恐惧和苦闷中开拓希望之路。

这样，我的内心再次经历了有益的锻炼。我从柜子中找到一块面包吃了起来。天黑后，我出门去找阿戈斯蒂诺·弗鲁米耶尔。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威尼斯，我要和他一起商定我们动身的事宜。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更深刻和令人羞愧的考虑成了我们推迟动身的借口。我确实是朝弗鲁米耶尔家的方向走去的，但是我却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纳瓦杰罗家的大楼所坐落的圣玛丽亚扎贝尼哥广场。我到达那儿后，心里感到很后悔。然而我不能不窥视该大楼的所有窗户。我并没有下渡船，只是从大运河方向眺望大楼。大楼的窗户全都紧闭着。我无法猜测房子里是有灯光还是一片漆黑。我十分诅丧，垂头丧气地向弗鲁米耶尔家走去。在他家的门口，有人对我说，阿戈斯蒂诺到乡下去了，在一个星期之前，他家的仆人是不敢高声喊他的名字的。

贵族们又重新开始韬光养晦。我对此并不太介意，只是不喜欢这种看风使舵的态度，后来我倒也习惯于这种情况了。

“去乡下了！”我很不相信地感叹了一声。

“是的，到特雷维索的乡下去了。”仆人回答。“他留下话说，一周以后回来。”

“阿尔丰索先生呢？”我问道。

“两小时前，他就上床睡觉了。”

“参议员先生呢？……”

“睡了，全都睡了！”

“晚安！”我最后说。

说完这句话，盘绕在我脑子里的各种想法和担心全部一扫而光了。威尼斯贵族阶层中最优秀、最文明和最智慧的人可能都在装睡，其余的人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上帝呀，让我摆脱他们吧！……我不想同他们同流合污。有一点是肯定的，下周随着奥地利帝国军队进驻威尼斯，弗朗切斯科·贝萨罗作为一个坚定的公民，作为一个爱慕瑞士的人，将像古罗马忠于职守的执政官阿蒂里奥·雷戈洛一样去接受贵族们的宣誓。我在这里仅想说一下这件事而已，因为他们的名字不值得我一提。我继续在皎洁的月光下散步。威尼斯军舰制造厂的纠察队，政府的巡逻队和法国士兵在街上不期而遇，但他们像躲避瘟神一样彼此躲避，各自去执行各自的任务。法国人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把威尼斯的财物装入开往土伦的船内。为安抚我们，他们的头头们说：“你们放心！这是一次战略行动，我们很快就回来！”对于将来可能发生什么事，人们仅寄希望于命运，因而很少有人对他们回来与否感兴趣。一个被出卖、遭侮辱、被掠夺得一贫如洗的人民躲在家中哭泣，到教堂里祈祷。过去他们请求上帝把魔鬼赶走，而现在则请求上帝把法国人交给魔鬼。

一般人惯于忍受小的灾难，无需更多地期望别人的帮助，失去财产的人们期望多多少少地找回一点。自由是可贵的，但对于两手空空的人民来说，工作的保障以及和平与有饭吃是首要的问题，在人们中间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力图从不同成熟程度的人中强求一种相同的观点。政治家最大的、毁灭性的错误是把他们的计划和方针建立在这种毫无根基的苛求之上。

我离开弗鲁米耶尔的家后，便去找阿波斯杜洛斯家的人。是孤独促使我作出了改变道路的决定，而我并不是很愿意作出这样的决定。我耗费了两个小时才找到他们的家。我打赌，我是从不喜欢浪费时间的。老希腊商人还在书房里，他的老妻坐在一把西班牙式的黄铜雕花椅上，她是个仪表庄重的老夫人，鼻梁上架着一副漂亮的眼镜，膝盖上放着一本翻开的《圣人传奇》集。房间里还有一位身着棕色衣服的美丽姑娘，她十分优雅，从头上的发型到脚上穿的马伊纳式厚底皮靴都表明她是个希腊姑娘，她正在绣一个祭坛的幔帐。热情的斯皮罗在端详自己的手指。这两个年轻人一见到我就都站了起来，而老夫人通过镜片郑重地看着我。斯皮罗按礼节把我介绍给他的母亲和妹妹阿格拉乌拉。于是，我就成了交谈中的第四个人。希腊人在谈话中有不时地到外面抽烟的习惯，因此我也有了到房外抽一口烟的机会。我在威尼斯定居后，也学会了这个现代生活中的重要艺术，除此之外，并无其它爱好。但是，我的这种轻率却使我的肺部受了不少伤害。

“你觉得威尼斯怎么样？今天你做了些什么有趣的事？”斯皮罗问我。他想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同我讨论问题。

“威尼斯像一座坟墓，而掘墓人在尽情地搜索，其目的在于把死者尸体上的衣物剥得一干二净。”我回答道。为说明一些人所做的坏事，我向他讲述了我的一位已故朋友以及我对这

位朋友的最后哀悼。

“我在广场上已听到过此事。”斯皮罗说。“人们说，他是因对祖国已经绝望而服毒自杀的。”

“是的，他的精神极为高尚。”我没等他说完便插了一句。

“但是，你认为这是真正勇敢的行为吗？”他问我。

“我不知道。”我答道。“没有自杀的人会说，这不是勇敢行为。想说什么是他们的权利，但是，他们未曾尝试过。我认为，不管是坚强地活着，还是按自己的意志去死，都需要显示出英勇的气概。”

“这也是勇敢？”斯皮罗继续说。“这是一种盲目的勇敢，一种很不精明的勇敢。我认为，真正的勇敢是使自己的牺牲有益于社会。例如，当一块石头从高山上坠落到谷底摔成了碎块时，我不能把它称之为勇敢。这是物理法则，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那么，你认为，谁自杀，谁就是在物理法则的必然结果下可悲地屈从了？”

“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这样认为。但我认为，那个今天徒劳地自杀的人不是真正的坚强和勇敢，他明天可以去作有益的牺牲嘛。当全人类获得自由和幸福时，英雄主义同自杀是不相容的。你可以向我讲述古希腊人萨尔达那帕洛自杀的事件。但我对你的回答是，古罗马人卡米洛要比萨尔达那帕洛更加坚强,更加勇敢。”

老夫人把《圣人传奇》合上，满头棕色秀发的阿格拉乌拉也把手放在绣布上，斜着眼听她哥哥讲话。我偷偷地看了这位少女一眼，因为她的刚毅和不满的态度引起了我的好奇。这时，他们的妈妈出面改变了这种悲剧题材的话题，阿格拉乌拉也恢复了平静，她翻来覆去地端详漂亮的紫色绸缎上的刺绣。

随后，我们谈起了众人议论的新闻，谈起法国人的即将撤走，奥地利帝国军队将开进威尼斯，以及人们本来热烈期望的、但却被以蛮横方式强加予他们的那种和平。总之，我们无所不谈。两位妇女也实实在在地、生动活泼地参加了讨论，她们的谈吐比喋喋不休的威尼斯女人高明得多。看来，阿格拉乌拉非常激烈地反对法国人，她不错过任何机会称他们是杀人犯、食言者、人贩子。但是，我后来得悉，她的恋人的逃跑就是因为坎波福尔米奥条约规定威尼斯的国家政权要实行新的制度。恋人的逃亡使这个年轻姑娘血管中的希腊热血沸腾了，她大骂她的恋人。昨天还曾准备自杀，是她的哥哥阻止了这一绝望行动，他把妹妹装有砒霜的小瓶子扔到了河里。因此她对她的哥哥怒目而视，至今她的内心仍有不满的余意，但已不像过去那样因母亲阻止她逃跑而极端地怨恨了。然而，她正在酝酿一个更大的计划，一旦酝酿成熟，自杀的念头就不会再缠绕她了。

我向阿波斯杜洛斯一家告别时，已是午夜时分。在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一直想着斯皮罗，阿格拉乌拉和《圣人传奇》。总之，我想了许多，惟独没有想为了我的未来应采取什么决策。因此，我写信给流亡在托斯卡纳和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朋友们，告诉他们关于莱奥帕尔多的可怕事件，并请他们原谅我未能及时通报。数年后，当我读著名小说《雅科波·奥尔蒂斯的最后信简》[1] 时，任何人都不能从我的脑海中抹掉这样一个想法：乌戈·福斯科洛从我的朋友的悲惨经历中，可能为他的伟大小说搜集了某些生动的素材。我记得，在那个夜晚，我梦见彼萨娜的时间多于梦见莱奥帕尔多。这一点说明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

①意大利诗人，心理学家乌戈·福斯科洛（1778－1827）的书信体小说。

第 十 四 章

　　我发现女英雄阿尔迷达的爱情故事并不是童话，她的恋人里纳尔多骑士在十字军远征已过去许多世纪后又复活了。警察与密探的追捕迫使我重新走上了寻求良知的康庄大道。我在旅途中坠入另一个迷人女子的情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毫不羞愧地说，第二天的整个上午，我一直在圣玛丽亚扎贝尼哥教堂附近转来转去。纳瓦杰罗家的窗户完全关闭着，这使我忧心忡忡。我的确有两次遇见过来去匆匆的米纳托中尉。但这并不是我要寻求的安慰，尽管对我来说，此人显露出的不安和烦躁情绪是一种良好的征兆。但是，我回到家时，一股无法抑制的怒火在我的胸中燃烧起来。我想，即使法国人撤走了，这类四处漂泊的军官的情人既不会离开威尼斯，也不会同他一刀两断。我还想，由于彼萨娜丈夫的阻挠，我才没有去收拾彼萨娜遇到的那个魔鬼。那时候，不论阅读百科全书派的文章，还是对自由的狂热追求，均不能使我原谅彼萨娜迷恋那个穿军装的毛头小伙子的行为。我独自一人待在家中，像斋戒一样紧闭房门去啃一块发了霉的面包。三天过后，我已骨瘦如柴，但饥饿并未迫使我投降。这时，在我的脑海里产生了爱国

者强烈的义愤，既激荡着丧葬的挽歌，又漂浮着美妙的幻想。如果人们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我仍有十六年前的那种像哨兵一样的机智敏感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天晓得我离开彼萨娜有多长时间了。总之，我很久没有见到她了，我既无法与她交谈，也无法让她按我的建议去摆脱艰险。这种情况比我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威尼斯更使我惊慌不安。在法国人撤离之后，我的处境险恶，因此我经常思念那些在米兰等待着我的朋友们。此外，我心中预感到将会发生新的冲突。父亲的话仍在我的耳边回荡。我似乎远远地看到了卢奇利奥那双严厉的眼睛闪闪发光。啊！我相信只有他的目光产生的威力能促使我赶紧收拾行装。正当我擦去行李箱上的灰尘，并点燃了一盏灯，以照亮我那宽大漆黑的房间时，我听到了一阵急促的门铃声。

“这会是谁呢？”我心里想。

可能是法庭的打手，也可能是法国安全部的卫兵，或者是奥地利军队的哨兵，这些人统统涌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没有拉门拴绳，而是径直下楼去看个究竟。我对着门缝喊道：“是谁在外面？”

“是我！”一个女人用颤抖的声音回答。“卡尔洛，开门呀！”

尽管那声音颤抖得厉害，我还是听出那是彼萨娜的声音。我怀着深深的焦虑，屏住呼吸，急急忙忙把门打开。彼萨娜身穿一件黑色衣裙，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因愤怒和哭泣而变得通红，她的头发披散着，只系了一根细缎带。她一见到我就扑在我的怀里，嘴里喊着要我救救她。我以为她在街上遭人污辱。于是我一个箭步冲出门外，要向欺负她的人进行报复。她一把抓住我，拉着我朝楼梯走去。我们随即进了会客厅，好像她对我的家了如指掌，但我知道她从未到过这里。当我们并肩坐在

我父亲购买的那张土耳其沙发上时，她初来时的那种短促喘息才渐渐转为均匀的呼吸。我急忙问她，为什么这样失魂落魄，为什么这样瑟瑟发抖地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为什么？”彼萨娜咬牙切齿地愤然回答道。“我现在就告诉你为什么：我抛弃了我丈夫，厌倦了我母亲。我被亲戚们拒之门外。我要同你住在一起！

“多让人可怜啊！”我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现在回忆起此事还像刚刚发生的一样。我记得，当时彼萨娜对我的问话一点也不生气，她对自己的决定毫不动摇。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情况的突然变化引起了我的种种忧虑，而不是欢乐或担心。总之，我感到我的心突然从胸中跳了出来，喉咙好像也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但转瞬间我又清醒过来。于是我问彼萨娜我怎样做才能有助于她。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她补充道：“你知道，我有时过分真诚，有时也说谎话。一般来说，我是很闭塞、很谨慎的。今天我绝对不能再向你隐瞒了，我要把心中的一切全部倾诉出来。这是你深入了解我的好机会。我结婚是我故意与你作对，也是迎合我母亲的心意。但是，报复和牺牲很快就变成了烦恼。出于我的性格，我是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地去爱一个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嫉妒成性的丈夫。由于你的后退，我曾痛苦地接受了朱利奥先生的某些献媚，但那只是为了气你。你处处为你的那位好朋友着想！此外，我的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爱，充满了对自由的狂热追求。与此同时，我的丈夫边咳嗽边要求我冷静，要求我温和，因为他丝毫不知道事情该如何进展。你想想，我们二人能日复一日地好好相处吗？……最初，我满足于看到我母亲兴高采烈地享用纳瓦杰罗家的美味佳肴和沉溺于玩巴塞达纸牌和扎基尼纸牌。但不久我便开始厌恶这些

当初使我心满意足的东西了。我感到我生活在丈夫、母亲和其他捉弄我的那些老学究、江湖骗子中间，就像羔羊生活在狼群中一样。卡尔洛，我烦恼，十分烦恼。我曾数百次想摒弃全部的傲慢而给你写信。但我又努力克制自己……我之所以这样克制，是因为我害怕遭到你的拒绝。”

“噢，现在你不这样想了吧？”我感慨地问道。“你以为我会拒绝你吗？……这是一种连想都不必想的情况。”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彼萨娜讲述时，我力图从这个错综复杂的情况中理出一个头绪来，并且我已成功地理出了头绪，这就是：我爱彼萨娜，我特别地爱她，我爱她是毫无条件的，是毫不虚伪的，是发自内心的，是永恒不变的。

“是的，我害怕被拒之于门外，因为对你来说，我的品行并非端正。”她继续说。“现在我要向你坦白我的一切缺点。这也可能会使你反感。”

我表示我不会有任何反感，并安慰她不必有这种担心。于是，她理了理额头上的秀发，正了正胸前的别针，又继续讲了起来。

“有一次，我回到家里，有位名叫阿斯卡尼奥·米纳托的法国军官已住进了我丈夫的大楼里。”

“我认识他。’我说。

“啊！你认识他！……那好。我不能说他不是一个有阳刚之气、慷慨大方的漂亮青年，但后来我发现他是一个背信弃义、不守诺言的伪君子，是一个头脑简单、胆小如鼠的小气鬼。”

我漫不经心地听了彼萨娜对米纳托的这一连串的谩骂，我感到她揭露的事实比朱利奥在那次欢迎约瑟芬的群众集会上告诉我的情况还要多。彼萨娜毫不掩饰地坦白了她所做的伤风败

俗的丑事。她没有发现她那不合适宜的真诚给我造成的痛苦。我咬了咬嘴唇，又啃了啃手指甲，心里在埋怨上天为什么不让我像马尔蒂诺一样变成聋子。

“是的！”她继续倾诉。“我感到悔恨和羞愧的是，我曾把信任寄托在他的身上。我本以为科西嘉人个个都是勇敢而坚强的战士。但我发现卢梭把科西嘉人描绘成坚毅而智慧的伟大典范是错误的……”

“卢梭,卢梭!’我边想边嘟囔着。

彼萨娜这种猛烈的抨击和引经据典使我感到厌烦。我倒希望她一口气把全部经过讲完，以便使我立即就能知道事情的最后结局。因此，我依在沙发靠背上颤动着双腿，轻轻地踏着双脚，就像一个讨厌祈祷的小孩子那样坐在客厅里。

“我向他要求什么？我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彼萨娜激动地说，“对他来说也许是一些不可思议的事，一些办不到的事，一些毫无意义的事吧？我只要求他成为一个有益于人类的人，成为我的祖国的保护者！……我希望他成为我国人民的偶像、父亲和救星。只要他做到这些，我答应给予他所希望的一切，甚至我的心！但是他是个懦夫，是个无赖！……他跪在我面前赌咒发誓，说什么他爱我胜过爱他自己，甚至胜过爱上帝！……啊，他相信什么？他可能相信，由于他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和两个闪闪发亮的肩章，我就会甘愿献身于这个初到的统治者。……他是个乐于让女人打耳光并在脸上留下别人手印的人。在男子汉已不存在的地方，只有依靠妇女了！”

“彼萨娜，你冷静点，冷静点！”我边说边走到她身旁，我怀疑没有听明白她的话。“请你一桩桩一件件地讲下去，请你告诉我你对米纳托先生的愤怒是因什么事引起的？他对你要求什么？而你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

“他对我要求什么？……他要求我同他做爱，并且是在我那个因恐惧法国而假装睡觉的丈夫的嫉妒目光下做爱。……我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我希望他说服并要求他的战友采取庄严正义的行为，反对和谈，反对法国督政府和拿破仑把威尼斯出卖给奥地利的背信弃义行为，与我们联合起来保卫威尼斯，反对那个不受任何谴责就将成为威尼斯的主人的国家！……这是法国士兵当中任何一个，即使他是白痴和胆小鬼都会乐于这样做的，至于说服那些正直的、有良心的、明辩事非的人就更容易了。……一　个男人当听到他所爱的女人讲述一个崇高事业时，难道他不应该尽力而为吗？难道他不应把那女子的祖国视为自己的祖国而摒弃自己作恶多端的国家吗？当每个法国人听到从他发誓相爱的女人嘴中说出类似的劝告时，难道他们不应该像古罗马人卡利奥拉诺那样，不顾一切地投入战斗，并声明永远憎恨和誓死消灭那个吞噬了自己的儿女的女巫梅德娅吗？难道祖国可以没有人道和荣誉吗？……古罗马执政官曼利奥把自己的儿子判处了死刑，而布鲁托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这些有胆量和有决心的人是法国人应效仿的榜样。”

我向你们坦白，我既没有胆量也没有决心像彼萨娜那样提出如此激烈的要求，但是我有善良的心和意愿去理解她。因此，当我特别赞赏她那热烈而豪爽的精神时，我后悔刚才不该从最初几句话就对她作了很坏的结论。我以为她咒骂一个温和而懒散的共和派人士是针对一个既不坚定又不忠诚的情侣。在人们抓别人的缺点时，往往只注意部分的细节而忽视了对一个人的品德进行全面的观察。

“你告诉我，告诉我！”我紧接着说。“你怎么会像火山爆发那样反对他和所有的人呢？”

“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时间紧迫，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

他天天向我微笑，向我献殷勤，但他却没有做过任何实质性的保证。他以为，我穿戴得像罗马女人那样华丽是因为我更爱他。最近，他甚至以为，他的甜言蜜语可使我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他！……啊，就让他好好看看吧！我很高兴能让这个意大利杂种学会怎样认识真正的意大利女性！……你已知道，奥地利帝国军队的代表昨天已来威尼斯谈判移交形式。我认为，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抓紧时间要他赶紧振作起来。你想一想，他竟敢向我提什么建议！……他要求我抛弃纳瓦杰罗阁下，并在法国驻军从威尼斯撤走时跟他一起走！我回答他说：‘可以。只要你在广场上宣布把自由还给我的祖国，并率领你的战友去袭击、战胜和消灭那些不费一枪一弹就可霸占威尼斯的家伙，我愿意跟你走。……那时我将作为你顺从的妻子同你在一起，你愿意怎样就怎样。我将说到做到，我想你也能做到我所说的那些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爱情，但我将把我的一切献给要进行这种崇高的复仇行动的人。我对你说这些并不是怀着一种殉难者的盲目热情，而是怀着情侣的真诚意愿。’你想知道他是如何回答我的吗？他不耐烦地用舌头舔了一下上嘴唇，脸上显出毫不在意的样子，并伸出双手企图抚摸我。但被我严正地拒绝了。于是他低声说：‘你是个令人着迷的怪女人！’这时我完全明白了，于是我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到我的五个手指上，狠狠地朝他脸上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甚至隔壁房间里的母亲、丈夫、男女仆人全都真切地听到了这记耳光的声音。……这位漂亮的军官像一头狮子似的吼叫了起来。他是个撒谎成性的家伙！是个胆小如鼠的东西！他跑去拿了他的宝剑，但是当他看到一个女子挺着胸膛勇敢地站在他面前一动不动时，他又胆怯了，后悔了。他急匆匆地跑出房间，向周围投去愤怒的凶狠目光，并做了个挑战的手势。随后我的母亲和丈夫插话了，他们

说：‘你到底干了些什么事呀？让上帝发发慈悲吧，你可要当心！你将毁灭我们全家，为了避免大祸临头，应当忍受小的不幸。’……这就是我母亲、我丈夫对我的回报，尤其是我丈夫特别让人讨厌，还说什么他很嫉妒！……于是我怒吼起来：‘啊！我是你们家的灾星？那好，我就换个家，我将让你们平安！’说完我立即跑出家门，也没有任何人来阻拦我，我披着那件急急忙忙从我房间里拿出的斗篷，去找我的哥哥。但人们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有人说他可能已离开了威尼斯。于是我前往弗鲁米耶尔姑父家去找他们。但他们家所有的人都在沉睡，并已吩咐不放任何人进去：男的、女的、亲戚、朋友一律不让进去。最后我还能找谁呢？卡尔洛，我只能来找你了！（谢谢她的抬举。）我后悔没有首先来找你。（她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好！）我是从弗鲁米耶尔的看门人那里得知你还在威尼斯，并得知了你的住址。现在我来到这里接受你的保护，我的心中已没有任何恐惧和顾虑了。坦率地说，这是因为我真地仅仅爱你一个人。如果你因为我古怪，因为我做了许多蠢事而不再爱我了，我也不会责怪你，一切过错、损失和遗憾都是我造成的。不过你也要承担相当大的一部分责任，因为无论如何，我们过去有过从容的和不从容的，欢快的和苦恼的友情。从今以后，我就扎根在你的身边，我再也不离开你了。如果你父亲还想给你娶孔塔里尼小姐，就让他心平气和地给你娶好了。但是，新娘最好能耐着性子吞下你有个表妹在身边的这一苦果。”

彼萨娜一边说着这些话，一边把身子半躺在沙发上，好像这是为了确认她就是沙发的女主人一样。两分钟前我看到的那个慷慨陈词的彼萨娜和现在我所看到的彼萨娜判若两人。她从一个着魔的共和派战士，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哲学家变成一个无忧无虑的贵族小姐，致使人们以为那个可怜的科西嘉人米

纳托所挨的那一记响亮耳光不会是出自这个女人之手，这两个女人是如此不同，但又互相渗透，合为一体。她们在自己不同的生活环境中以同样的真诚去思索、讲话和工作。我相信，第一个女人可能看不起第二个女人，而第二个女人一点也不记得第一个女人。但她们能像太阳和月亮那样合谐地生活在一起。但是，我却遇到了一种特殊情况，即我爱上了这两个女人，我不知道我更喜欢她们中的哪一个：一个是雄心勃勃，情操高尚，能言善辩；另一个则亲切温柔、聪明自信、美丽动人。她们二人使我心醉神迷。总之，我是太爱她们了。如果诸位读者处在我的地位，肯定会像我一样。从她一直望着我的那双乞求、可怜和惊恐的眼睛中，我看到她似乎已战胜了自己的过去。不谈别的，她的美丽就足以胜过一打巴尔干女人。此外，如果说彼萨娜热衷于扮演悲剧角色曾使我感到恐惧的话，但这也能给我带来某种安慰。这是由于我贪婪地大量阅读书籍致使易冲动的头脑中产生幻觉的结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已点燃的高尚情操的星星之火将会燃遍全球。我将同彼萨娜非常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就像在久远的过去我们相处时那样生活。在我们进行交谈时，彼萨娜滔滔不绝地宣泄自己的感情，这说明她在未来几天内将很少说话。在她童年时代人们就曾这样议论过她。过去，在一个因她大吵大闹而充满火药味的星期天，保姆法乌斯蒂娜为了自我安慰曾自言自语地说：“今天小姐说话没完没了，厉害得像个小辣椒！这下我们可好了，一周内她会让我们清静的！”事实的确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看错，法乌斯蒂娜的话有道理。

因此，我真心实意地告诉彼萨娜，欢迎她来我家住。我首先提醒她注意，对她来说，这是一个蕴藏着危险的严重步骤，她的名誉可能为此而受到极大的损害。尽管如此，我看到她仍

然坚持己见，毫不动摇。这时，我对她说，她是她自己的女主人，也是我的女主人和我家的女主人。我十分了解她，我相信她不会因为我的异议而改变自己的主张。也许是由于我太爱她，我才劝她改变主意，但我怀疑这能否起作用。我几乎不加思考就基本上同意了她的主张并付诸实践。但在实施细节上我遇到了不少的困难。首先，我能承担起对她的某种保护责任吗？因为我难以肯定能否长久住在威尼斯，根据我的承诺和法律的规定，我必须离开威尼斯。此外，她家里的人，首先是她那个嫉妒心极重的老丈夫纳瓦杰罗阁下将会说些什么呢？难道他们不会寻找某个借口把我驱逐出威尼斯吗？他们会不会说我是彼萨娜辱骂他们的同谋呢？困难还不仅仅是上述这些，还有一个最大的忧虑和麻烦，也是最根本的困难，这就是我应该如何掩人耳目，不顾及自己的良知而与一位自己钟爱的漂亮女子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呢？至于她，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是真正爱我的。难道我应当说，我们可以这样无烦恼地等待着她的丈夫死去吗？我们威尼斯人常说：衣服补得不好，还不如不补。所有这些麻烦全都跃然于我的眼前，我徒劳地大伤脑筋。但这时彼萨娜却为重新获得自由而欣慰，她又唱又跳，一点也不担心她的做法会引起人们的非议。她让我带她去看我家的所有房间，从地下室一直看到阁楼。屋里的地毯，沙发，甚至烟斗等物品，她都很喜欢。我深信，我们俩将像一位王子和一位公主那样住在这里。我也不必重视外界的议论和内心的烦恼。你们很清楚，当一个女人对某些事情都不在乎时，我们男人就更不必在乎了。此外，我的担忧不仅令人可笑，而且也是对她意志的一种冒犯。那些启发教徒坦白自己的罪孽的神甫们并不值得赞扬。总之，当我钦佩彼萨娜的无忧无虑欢快举止时，我不知道这是由于她真心爱我，还是由于她的行为不够检点或欠

考虑。她双臂交叉，站在客厅中，带着一种不安的神色望着我的眼睛说：

“ 唉 ,你父亲呢 ?”

这时我才突然想起来，她还丝毫不知道我父亲已经离开威尼斯。一方面，我对她到我这里长住的坦荡胸怀感到惊讶；另一方面，我看出她并未忽视女性的贞操。因为当父亲不在家时，两个年轻人肯定会受到欲望的引诱和邻居的责难。想到这里，我的脑海中又闪出另一个想法：她可能会害怕我独自一人在家，也许她不再特别信任我。几分钟之前我还为她不顾及自己的荣誉和社会风俗而痛心，现在我却希望她不必像小姑娘那样害羞，希望她乐于由我陪伴。你们看，我们是这样变化无常！我非常希望能和她生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我不能说谎话。因此我明确地告诉她，我父亲已经走了，我现在是独自一人待在家里，连一个打扫墙壁上蜘蛛网的女仆都没有。

“ 这太好啦，太好啦！” 她拍着手跳起来喊道。“ 我害怕你父亲，谁知道他将来会不会用善良的目光看我。 ”

但她在抒发了自己的感想之后，又突然陷入了沉思，她甚至屏住了呼吸。她的嘴唇紧闭，似乎要哭起来，顿时她那美丽的脸颊也失去了红润的颜色。

“ 彼萨娜，你怎么啦 ?” 我问她。“ 你怎么啦？你为什么这样不高兴？你害怕我吗？或者是你害怕同我单独在一起？ ”

“ 没什么！” 她怒气冲冲地说，但我认为她是在生自己的气，而不是生别人的气。

然后，她在房间里转了几圈，用眼睛盯着自己的脚尖。我带着一个无辜者害怕被判刑的恐惧心情等待着她的宣判。彼萨娜的迟迟不语使我感到宽慰。我终于明白了，正像我所期待的那样，她爱我。直到这时，她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和她对我的绝

对信任使我感受到一种超越兄妹情谊的喜悦。

“你叫我睡在哪里？”她突然用颤抖的声音问我，同时她的脸上泛起百般妩媚的红润。我还记得，她是望着我的脸说出了“哪里”的，而其它的几个字说得含糊不清，同时她用恍惚的眼神环顾四周。

“睡在我的心上！”我很想这样回答。“在你还是孩童时，你曾多次睡在我的心田中，你从未对此埋怨过。”在爱情和羞愧、谨慎和轻率交织在一起的思虑中，彼萨娜显得更加优雅。我只能尊重她完美的道德表现，我甚至克制自己极小的欲望，其目的在于不玷污她的纯洁。我甚至忘记了在其它时候与她亲昵的情况，我当时敢于触摸她，那的确是第一次。我就像一名才华横溢的小提琴手，当他面对巨大的困难时，他最大的愿望是克服困难。在他达到目的时，他的高兴是难以描绘的。

“彼萨娜，”我以十分平和而谦逊的口吻回答她，“在这里你就是女主人，我一开始就对你说过了。你对我的信任使我深感荣幸，现在我要以实际行动来回报你。每个房间都有牢固的门闩。这是大门的钥匙，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我锁到外面的大街上，我绝无怨言。”

由于我这样回答，她展开双臂猛地扑到我的怀里，并紧紧地搂住我的脖子。她那突然的动作使我重新认出了当年的彼萨娜。然而，我还是要谨慎从事，不能得寸进尺。我应当给她时间找回自我，并使她切实纠正心灵的过分单纯。

“我们像兄妹，不是吗？”她接着说，她卷着舌头说这句话，但一声咳嗽使她的话说得更清楚了。“我们将很好地住在一起，就像我们在弗拉塔度过的那些幸福的岁月，你说对吗？”

我打了一个寒战，寒气直入我的每根血管。彼萨娜把目光移开，她不知道再说什么。最后，我表示同意，因为这是第一

天晚上，我们不能走得太远。我认为，我们还是分开睡为好。

“这是你的房间。”我鼓足勇气对她说，同时把她领到我父亲的卧室。“你睡在这里更安全，更方便。床，我马上就给你铺好……„

“你看，我怎么能让你铺床！……这是我们女人们做的事，我还要为你铺床呢。既然这里有咖啡壶（在我父亲的房间里，每个角落都有一把），明天早上我将把咖啡给你送去。”

我们俩进行的简短而热情的交谈使我摆脱了开头的邪念。我高兴地就此悬崖勒马。我迅速回到我的房间，我可以幸福地睡个通宵，即使彻夜不眠，也会有许多愿望伴随着我。当人们不希望被抛弃时，有各种愿望伴随是很痛苦的；但是，当人们发现自己的愿望已接近现实时，他的心中就会充满微妙难言的快乐和诗情画意的喜悦。不管这些想法正确与否，我还是坚信这一点。哎，我真傻！但是，这是完全正确的。在第二天夜晚，我的想法的正确性就得到了验证。现在可能是由我来回答少数女读者和男读者大胆向我提出的如下一个微妙问题的时候了：当时彼萨娜的贞操究竟怎样？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一直是以很不尊重她的态度在谈论她，我彻底揭露了她的所有缺点，我曾上百次地强调她更容易接受坏事物而不是好事物的影响。但是，真实情况并非全都如此。她沿着邪恶的阶梯到底下了多少个台阶呢？实际上她是在坚持自己全部人格的情况下，逐步往下走。也许她是心甘情愿地往下走吧？难道你们没有发现，从欣赏一支带刺的玫瑰到采摘它，并把它戴在胸前，这需要一段相当长的过程吗？每个园丁不管多么吝啬，他绝不会禁止别人去欣赏鲜花。但是，如果你要去触摸鲜花，他就会变得异常凶狠，并急忙请你离开花房！……你们提的问题是微妙的，而回答这一问题所担负的责任是最微妙的。正如你们可能想到的

那样，我不愿向任何人保证我能回答好这个问题。关于彼萨娜，我坚信，虽然她有自己的丈夫，虽然她不够贞洁，但肯定她还是个已婚的处女，这是她那白发苍苍的老丈夫不得不在生理方面进行严格节制的结果。这也归功于她自己，归功于她丈夫启发她过早地禁欲。这既是幸运又是天意。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事实就是如此。她有那样的性格，有那样多的范例，有那样多的自由，受了那样的教育，并由韦罗妮卡夫人和法乌斯蒂娜陪伴，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奇迹。否认这一奇迹是无益的。宗教对于妇女具有最强的约束力，它用一种强有力的和高尚的感情支配着人的情感。仅靠荣誉的约束还是不够的，因为这种约束是我们强加给自己的。宗教的力量却可以达到人的判断能力所无法触及的地方。宗教之所以能约束我们的行为，是因为它能随意决定谁可以拥有一切，谁可以看到一切，并根据人们的内在价值决定由谁去惩罚或奖赏人们的行动。人们既无法逃脱宗教的审判，也无法反抗宗教的命令。因此，人类既没有尊严，也没有权利，更没有良好的生活环境。这一切使宗教绝对和永远禁止的事情合法化了。彼萨娜缺乏这种觉悟，她对自己的荣誉有一种很不完善的认识。幸运的是她在想犯罪的阶段就停步了，所以她没有犯罪。我并不想夸大她的功劳，因为我一再强调，这只不过是一个奇迹而已。我应当承认这一事实，并以此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请原谅我把这个话题拉得长了一点，因为我讲述的故事所涉及的时代与我们今天的时代大不相同。当然，真实情况是，这种差别多半是表面的。

第二天早晨还不到八点钟，彼萨娜便端着咖啡来到了我的房间。她对我说，从今天起她要养成做个勤快的好主妇的习惯。我的房间是阴暗的，因为昨晚我把蓝色的丝绸窗帘拉好，从而妨碍了从东方冉冉升起的太阳的光芒射入房内。那天夜里

我做了一连串忘记一切痛楚的美梦，我不断地回忆彼萨娜的每个眼神、每句话和每个动作以及她那张泛着玫瑰色的迷人的笑脸。这一切促使我把长期以来已中断了的一根链条的每个环节又重新联接了起来。我只有一次吻过她的嘴唇，我向你们发誓只有一次。我把亲吻的甜蜜和咖啡的苦味混合在一起。人们会说，在上个世纪是没有道德的！不是这样，当时也有道德。但那时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保持道德，因为人们一不小心就会染上不良习惯。我向你们保证，我比在沙漠中战胜魔鬼引诱的安东尼奥还要坚强，因为我在喝水前就已把嘴离开了水杯。尽管如此，我坚信，我的渴望终归有一天会得以实现。这可能会使我的品德变得更加优雅而吸引人。这时，我一起床就需要考虑生活问题，也就是如何跟着精通厨房和家务活的女人的脚步向前走。我不能只靠咖啡生活，我最需要的是爱情。我本人有生以来第一次非常愉快地干起了这些琐碎的家务活。

在附近的居民区我认识几位教母，我请求她们帮我找一个女佣人。她们帮我找的那个女仆看家真是万无一失，就连土耳其人和流亡者也不敢入内。她丑陋得像一个丧门神，身体又高又大，活像一名在战场上滚打了四个月的精锐部队的士兵；她的眼睛和头发都是淡灰色的，一条红色的头巾在她头上盘成女妖墨杜莎的蛇状发型；她的眼有点斜视，嘴上的汗毛很重，就像胡子一样；她讲话时鼻音很重，她说的话既不是威尼斯方言，也不是斯拉夫语，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土语。这个女人生来就被打上了所有丑女人最忠诚的烙印。我经常看到忠实和美丽往往是对立的，在现实生活中这二者很难协调起来。有一点是肯定的：谁要走进我家的大门，一眼看到她那张脸，那他宁肯前往魔鬼之家也不愿进我的家中停留一步。她是多么可爱，多么令人喜欢啊！不言而喻，我要她树立这样一个绝对的

概念，即对所有的人均说：“主人不在威尼斯。”我之所以隐居，那是有许多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确保我的幸福。如果人们发现了我们，他们就会前来损害我的幸福。现在我有了这个守护地狱的魔鬼，我的安全和饮食起居都有了保障。因此我的心里只想着彼萨娜，从而把其余的一切均抛到脑后了。

也许当时不是谈情说爱的最佳时刻，也许上帝会宽恕我。那时有许多义务落在了我的肩上，我无暇像里纳尔多骑士那样在他的情人阿尔迷达[①] 的花园中游玩散心。请你们注意，我并没有强迫自己忘掉其它事情，而是自然而然地忘记的。但是，当新的形势召唤我重返公众生活时，一个崭新的天地又展现在我的面前。如果人们宽恕爱情的狂热和喜悦的陶醉的话，我肯定是得到了完全的宽恕。但是，我不想掩饰我的过错，我承认我始终是个罪人。在那一个月中，我得到的幸福和欢乐使我忘掉了一切。然而就是那个月我的祖国遭受了屈辱，我的同伴们的流亡生活一贫如洗，因此那是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了终生悔恨的一个月。啊，从可怜地乞求宽恕到高傲地摆脱无知，这中间有多大的距离呀！为了在别人面前掩盖我的那种秘密而怯懦的幸福，我被迫编造了多少谎言！但是，当荣誉要求我们牢固地、永远地把它记在心中时，我从来没有放纵过自己，也从未犯过健忘症。近来，可怜的彼萨娜经常痛哭流涕，因为她发现，她为了使我幸福而所做的一切努力的结果，不过是使我通过短暂的无忧无虑而打断我那日益增长的自愧情绪而已。啊，她为什么不用使科西嘉军官米纳托的心灵震惊的那种丰富而炽热的爱情对待我呢？她为什么不要求我做出某种伟大的牺牲，

①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向诗人塔索长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男女主人公

从事某种艰巨而崇高的事业，而一味要求我亲吻、爱抚和欢乐呢？我要作为英雄而死，而不愿苟且偷生。可惜，我们的感情服从一条永远指导它的规律，沿着那条业已开拓的道路发展。她对科西嘉的米纳托军官的那种奇特的感情源于愤怒，而不是爱情，是被关系到祖国的存亡和自由安危的坚毅思想所激励的。为了神圣事业光照千秋，这种感情将会发扬光大。而我的爱情，虽然经历了多年，充满了感情和回忆，但缺乏思想性，所以它注定是在欢乐的温床上所产生的无所作为的爱情。我感到羞愧的是，我不能激励彼萨娜具有她的追求者们所激起的那种感情。我发现了我们爱情的原罪。所以我不能像她期望的那样充分享受她的爱情。

然而，时光在短暂的狂热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看不到摆脱困境的出路，也没有摆脱困境的愿望和勇气。我甚至把出现摆脱困境的奇迹寄托在彼萨娜身上，即她对那个科西嘉军官所抱的希望能变成现实，并使她的思想境界提高到能把爱情变成实现伟大而崇高事业的巨大动力的高度。但我没有离开她的勇气。我也不认为有权要求她同我一起过贫穷的流亡生活。因此，我不能作任何决定，只有等待时机再作定夺。当时我的内心十分痛苦，但彼萨娜脸上的美好笑容所表现的幸福感给予我很大的安慰。我看到在短短几天的欢快日子里，她的情绪发生了变化，她变得温柔了。对此我不能不感到十分惊讶。她没有后悔，没有疑虑，没有愤怒，也没有妄自尊大的举动。看来我需要纠正过去几次对她作的错误评价。即使一个刚从修道院出来，并受到一位有爱心的母亲所关注的少女也不会比她更开朗，更快乐和更天真。一切与我们的爱情无关或关系不大的事她一律不加过问。她向我讲述了她过去的生活情况，其目的在于要我相信，她对我的爱是持久炽热的，尽管她对我的爱变化

无常、离奇古怪。她还向我讲述了她母亲对她的追求者们笑脸相迎的举止，以便说明她母亲一心想挑选个有钱的女婿。

“我还要知道什么？”她继续说。“那些来求婚的人越是华丽、越是漂亮、越是优雅，我就越感到厌烦。如果说我从未对这种人有过热情和喜欢的表示的话，我对那些最丑陋和最胆小的人却总是给予热情和喜欢的表示。我自己和我周围的人对此都很惊讶。实际上，我对那些我认为最难看的人表示好感只不过是让他们得到一点自我安慰而已。如果说我的这种热情态度是荒谬的，上帝会原谅我。但是，我只能这样做！……”

后来我得知了她家里的一些秘密，而我更愿意对这些令我反感的事一无所知。她的母亲拼命地玩牌，不想过穷日子，到处向人借钱。当她的确无法度日时，她就和她的前女仆罗莎一起玩弄花招，到她的熟人和朋友那里去骗钱。后来，由于那些人厌烦了她的伎俩，罗莎就建议伯爵夫人以彼萨娜的名义向那些追求她女儿的人哭穷。彼萨娜一点也不知道她母亲竟然在过这种低贱而卑微的乞讨生活。可是，彼萨娜终于发现了她母亲的可耻行径。于是，她在伯爵夫人的默许下，立即把罗莎赶出了家门。这也是促使彼萨娜接受纳瓦杰罗求婚的一个原因，因为她对自己的母亲把她置于如此可耻的境地感到羞愧。我问她当时为什么不去找慷慨的弗鲁米耶尔。她回答说，弗鲁米耶尔的家境也很艰难，即使他们能作出某种牺牲，把她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他们也不愿毁坏自己的家庭去满足伯爵夫人的贪婪。我感到奇怪的是，打牌的嗜好竟使她走得这样远。

“啊，我一点不感到奇怪！”彼萨娜回答说。“她总是深信自己会赢钱。她认为不赌钱才是错误。更有意思的是，后来她以为自己总在赢钱，而是我和我哥哥把她赢的钱花光了！你看看，我只能穿布衣服，我总是把八千杜卡托的利息交到她的手

中。我哥哥吃穿像神甫那样俭朴，过着一天只花几个小钱的日子。但她深信我能谅解她那不值一提的理由。我同情我可怜的妈妈，因为她过惯了饭来张口的日子，从不考虑要量入而出，所以她不能了解真实情况。此外，她的嗜好并不是一件怪事，威尼斯的所有贵夫人都是牌迷，甚至有些最富有的家族竟败落在牌桌上。我一点也不明白，……所有的大家族都在毁灭，却没有一家在复兴!"

"正如一句古老的谚语所说，"我感叹地说，"次面粉烤不出好面包。谁要是拿自己的子女们的幸福作赌注，将来他肯定拿不回百分之五的投资。所有的钱将付之东流，到头来只有输钱的分了。而你的母亲比其他夫人更不可原谅，她为满足自己的嗜好，竟把自己女儿的名声当儿戏而不感到羞愧！……"

"唉，你怎么这样说话！"彼萨娜惊叹道。"甚至在这件事上我也同情她。那是罗莎出于贪得无厌才唆使她这么做的。我认为罗莎侵吞了大部分馈赠……她先是以我母亲的名义，然后又以我的名义向人要钱。无论如何她总是我的母亲啊！"

"彼萨娜，你要知道，你的宽容太过分了！……我不希望你这样看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请求原谅，并都能得到原谅，那么好与坏就不分了。容忍是好事，但是，不管对自己还是对他人，能否予以原谅还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我们原谅别人的过错是对的，但只能原谅那些可以原谅的过错。并且我们要说明，这是过错。如果把过错与功绩混为一谈，那就失掉了任何原则!"

彼萨娜微笑着说我太严厉，并开玩笑地补充说，如果说她能原谅一切，这正是因为别人原谅了她和她的缺点。可是在当时，她并无缺点。要说她有缺点，那就是她太值得人爱了。我的缺点要比她的多！我把她的手放在嘴边，感叹道："别说了！

现在你不要对我过去的错误进行严厉的报复了！……”

我们整天待在家中亲热地度过了几周后，我想去阿波斯杜洛斯家打听我父亲的消息。我感到内疚的是，我甚至把他全忘了，我想尽快予以弥补。但我又觉得，我父亲离开威尼斯的时间还不算长，即使去阿波斯杜洛斯家，也不会得到任何消息。人们在为自己的过失辩解时，总是会找到许多理由的。正当我要出门时，彼萨娜要求我带她到圣特雷萨修道院去探望她的姐姐克拉娜。我表示同意，随即我们二人挽着胳膊出了门。我把帽子压到上眼皮上，她把面纱拉到颌下。锁门时我警惕地向四周望了望，看看是否有熟人在街上。这时我远远地看到了拉伊蒙多和帕尔蒂斯塔尼约。我及时成功地躲开了他们。我先把彼萨娜送到修道院门口，然后就朝希腊商人家走去。你们可以想像，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我父亲还不可能抵达君士坦丁堡，也不会把消息寄到希腊商人家里。阿波斯杜洛斯一家人见我仍然在威尼斯感到很惊讶，斯皮罗更是惊愕不已。因此我红着脸对他们说，我没有走是因为有一些重大的事情拖住了我。我还说，我冒着极大的危险留下来，是要向怀疑我的人挑战。当然我不愿冒昧地说出是谁可能有这种怀疑，因为我不知道谁将成为威尼斯的主人。我估计法国人可能已经撤走，但我尚无确切的证据。

阿格拉乌拉问我，一旦我把事情处理完毕，我将去哪里。我嗫嚅地回答，我可能去米兰。这位少女抖动了一下身子便垂下了眼帘。这时她哥哥马上向她投去闪电般的目光。我当时正在想别的事情，无暇考虑他们兄妹之间上演的哑剧的含意。我向他们保证，我动身前还会前来看望他们。我来到了街上，此时此刻，我比过去更怕被人看见。因为我除了害怕外，还感到羞愧。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我

和彼萨娜之所以能完全摆脱烦恼的环境，主要是由于她的亲属不知道我们在威尼斯。否则，彼萨娜逃到我家来会引起什么麻烦那是不难想象的。当时，我并没有考虑像彼萨娜与米纳托之间的关系，那种事所引起的风言风语，也没有考虑像纳瓦杰罗和伯爵夫人由于胆小怕事而未追究此事。在一条街的拐角处，我迎面遇到了阿戈斯蒂诺·弗鲁米耶尔。他比平时更加精神焕发，脸庞也更加红润。我们二人都佯装互不相识。但他看到我时的惊讶程度远远大于我看到他时的惊讶。当时我主要是感到羞愧。

我终于来到修道院。我感到脚下的石头十分灼垫，每走一步都抱怨夜幕不及早降临。我的心中很痛苦，我打算一旦有机会就向彼萨娜敞开心扉，坦率地向她说明，目前这种使我陶醉的幸福是以我的荣誉为代价的，我对祖国的崇敬，我对朋友的忠实以及我要信守的诺言，这一切促使我必须赶快启程。我带着这种思绪走进了修道院的会客室。我没考虑这位尊敬的修女看到我陪伴着她妹妹会不会吃惊。既然彼萨娜没想这么多，我也就无所谓了。这是自从克拉娜宣誓当修女后，我第一次见到她。通过从雪花石膏灯罩透出的一缕灯光，我看到她是那样的苍白和憔悴，真令人同情。由于她长期养成了听话和祈祷的习惯，所以她的背有点弯曲。她那昔日含着宽厚微笑的嘴唇呈现出修女的冷峻。人们不难发现，她已经达到了蕾登塔嫫嫫急切期望的她与尘世隔绝的境界。她不仅鄙视和忘却了红尘凡事，而且也不想再了解世俗世界。因此她对我与彼萨娜的亲昵关系并未像我所担心的那样表现出任何的惊讶。她向我和彼萨娜提出许多明智的建议。她从不提过去的事，只要一提过去，她就全身颤栗。当我提到她那慈祥的祖母时，她唇边那些细细的皱纹才微微舒展。在这淡淡的微笑中包含着多少的思念啊！……

但她立刻悔悟了，随即又恢复了通常的冷漠，这种外表的冷漠直插她的心灵，就像黑色的修女袍完全遮盖了她的全身一样。我深信，在那一瞬间，她也许会突然想起卢奇利奥，但那瞬间的思念又可怕地消失了。可能她曾想过，卢奇利奥究竟在哪里呢？他在干什么呢？一种可怕的疑虑和沉重的内疚像锥子一样扎进了她的心脏。过了一会儿，她竭力恢复到原先的冷酷和严肃状态，她的双眸不再呆滞，她的声音也没有刚才那样的平静和单调了。

“哎呀！”她突然开了口。“我答应过要为祖母的善良灵魂做百场弥撒祈祷，但至今还未能实现这个心愿。这是我心中的惟一苦恼！……”

彼萨娜怀着惯常的无忧无虑的好心肠急忙表示，她可以帮助克拉娜消除这一苦恼。她将根据克拉娜的意愿来操办这次百场弥撒。

“啊，谢谢！我的妹妹，我以天主的名义感谢你！”尊敬的修女感叹道。“我祈祷的时候，将首先为你祈祷，你将得到上帝的赞扬。”

我很不喜欢她们的这种对话。我对彼萨娜轻率地用自己的承诺去迎合别人的作法感到惊讶。但是，她仍像从前那样善良，并善于说谎，如果她不这样表态，我反倒会感到奇怪。我们向克拉娜告别后便来到了街上。我担心会有人看到我们在一起。我建议彼萨娜同我分开走，各自找一条回家的路。我们的确也这样做了。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我刚走出百来步就迎面碰上了拉伊蒙多和帕尔蒂斯塔尼约。这次他们紧跟在我的身后，毫无离开我的意思。我引着他们在迷宫般的威尼斯街道上转来转去，如果现在要我再去兜那个大圈子，我已不知道该怎么走了。我感到十分疲劳，同时我担心彼萨娜一个人在外面

呆的时间太久，所以我最后决定尽快回家。当我在大门口见到彼萨娜的时候，你们知道我是多么的惊讶吗？可能她已回来一段时间了，但她不立即回家，都同那个曾向她的追求者们乞讨的女仆罗莎在友好地聊天。我来到她的面前时，她一点也不感到尴尬。她向罗莎客气地告别并邀请她来玩。随后她跟着我走进家门，并斥责我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与此同时，我发现拉伊蒙多和帕尔蒂斯塔尼约仍在附近的一个角落里窥视我们。于是，我用力关上大门，并生气地走到楼上。

上楼后，我不知怎样才能使彼萨娜意识到她刚才的做法是很不妥当的。由于我一时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因而我决定直接了当地同她谈谈。我对她说：我很吃惊地看到她和一个不知廉耻的女人亲切交谈，而那个女人又曾伤害过她，这种行为是不可饶恕的；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顾被别人看见的危险而站在门口唧唧 呱呱地说个没完。她回答道：她连想都没想就停住了脚步，她看到罗莎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立刻就对她产生了同情心。她还说，她请罗莎来玩正是出于想帮她一把的考虑。她强调，如果罗莎已经悔恨自己的过失，就应该原谅她。事实上，彼萨娜已经原谅了她，因为她声明，她无意污辱彼萨娜，她过去做的一些事全是为了大家好，并且是在伯爵夫人唆使下干的。看来彼萨娜已相信了罗莎的申辩，并后悔当时把她赶出门，她对在盛怒之下做的决定导致罗莎今天的不幸感到不安。我反对她的看法，并指出，某些错误是绝对不能原谅的，荣誉是一种人们有权利也有义务用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予以卫护的东西。彼萨娜又说，她并不这么想。她认为，在这类问题上人们必须注重感情。彼萨娜要用感情来纠正她在无意中对那个可怜的女人所做的错事，因此彼萨娜请求我在她做这件善事方面能助她一臂之力，她首先要我在

家里为罗莎提供一个房间。对这一要求我立即予以坚决拒绝。她又哭又闹，最后我们达成妥协，即由我替罗莎支付她现在的住房的房租。在我作了这个承诺后，彼萨娜才同意不让罗莎到我家来住。这是我们第一次忘记了爱情，我们重新表现出过去在一起时的粗暴态度。我躺在床上越想越感到情况不妙，拉伊蒙多带着嘲弄的古怪眼神整夜在我的面前晃来晃去，使我十分不安。翌日清晨，我又与彼萨娜进行了一场小争论。彼萨娜要求我出面为她的姐姐安排做百场弥撒。你们可以想像，我是多么不愿意为她的这个异想天开的承诺浪费我已经开始吃紧的那点钱啊！……然而，出于谨慎行事，我没有告诉她，我父亲临行时已把他的所有钱财带走，只给我留下了极少的一点积蓄，家中的日常开支，女仆的工钱以及彼萨娜购买衣物等已逐渐从我紧打细算的手中消耗了我全年生活费的一大部分。可是，我难以启齿向她讲明我的经济拮据情况。因此，我力图以其它理由劝阻她兑现有关做弥撒的慷慨承诺。但彼萨娜根本不愿听我的话，她反复强调，她已经向她姐姐许了愿，要使她心安理得，如果她对姐姐有点爱心，她就应该满足姐姐的要求。于是，我便如实地向她说明了我的经济状况。

“还有别的困难吗？”她十分热情地问我。“所有的困难都容易解决。但是，首先我们要完成所承担的义务，随后我们就节衣缩食地过日子。”

“节衣缩食，你说得倒轻巧！”我回答道。“我要看看，当你饿得站不起来时，你将怎么办！”

“如果我站不起来，我就躺在床上！但我决不会要求用有益于他人的钱来养肥自己。”

“你想一想，在做完百场弥撒后，我的钱就所剩无几了！”

“啊，是的！这是实情，卡尔洛！我因心血来潮而让你作

出牺牲是不对的。我最好还是走吧……我去同罗莎一起住……我可以做缝纫和刺绣等工作……”

“你头脑里闪的是什么念头？”我气愤地喊道。“我宁愿自己身上脱一层皮也不能让你陷入困境！……”

“那么，卡尔洛，我们就这样说定了。你先满足我向你提出的一切要求，以后的事再请上帝来安排！”

“彼萨娜，你真让我惊讶！我从未见过你这样听天由命，你这样相信上帝。但是，似乎上帝现在一点也没有想到保佑你呀！”

“这难道是真的吗？我会得到上帝的保佑。当我需要帮助时，我对能得到上帝保佑的信心就会不断增加。我要对你说，如果我相信上帝，我就感到他给予了我勇气和力量。我们女人在内心深处始终有那么一点虔诚。好了，让我投入上帝的怀抱吧！我向你保证，如果我们一贫如洗，我们还有两只手，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双手去出色地劳动，从而维持我们两人的生活。”

我摇摇头，因为我不大相信她那尚未经过考验的勇气。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支付百场弥撒的费用和罗莎的房租。当我们仅剩二十枚杜卡托应付未来的日常开支时，我终于看到了她的笑容。

就在离我的家不远的地方，有些人十分注意我的行动，他们在秘密地干着监视我的勾当。他们妄图使我陷入困境，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我的责任感使我近一个月来坐卧不宁。我倒要感谢他们在促使我觉悟方面所作的巨大贡献。我已说过，彼萨娜与科西嘉军官的关系一事曾在威尼斯闹得满城风雨。她从丈夫家出走又给她的冒险行动增添了神秘的色彩。人们把她的事描绘得神乎其神，越传越离奇，简直变成了天方夜谭。说什么有人见她穿着一身白衣，深夜在共和国行政长官官邸前散

步。还有人以肯定的口气说，他在偏僻的街道上遇见过她，看见她右手执宝剑，左手举火炬，就像一尊胜利女神的雕像。船夫们说，她整夜在环礁湖上漫游，孤单一人坐在贡多拉船上，她乘坐无桨的贡多拉船在静静的湖面上漂荡，船后出现了一道滚滚的碧浪；当她神秘地露面时，人们常听到扑通扑通的声音，这是在夜深人静时她把仇人们扔到湖中所发出的响声。后来，人们又在这些栩栩如生的传说中添了不少诗一般脍炙人口的描述。在法国将军塞律里埃走后，奥地利帝国成立的临时政府不大喜欢或者根本不喜欢这些传闻，因为这是讨厌奥地利人的一种表示，是人们采用这类充满幻想的传说来医治自己心灵的创伤。所以，当局派人在附近打探彼萨娜的住处，但他们一无所获。显然没有人会想到她同我住在一起，因为人们以为我本人早在她出走之前就已离开了威尼斯。此外，我们的那个吉卜赛女仆是任何人也收买不了的，她对穿便衣前来打探消息的警察说，主人早已离开了威尼斯。从此以后，他们再没有来找过麻烦。他们也得悉我父亲已乘船前往东方。他们断定，我或是跟我父亲和其他时运不济的人一起走了，或是去寻找另一个祖国，或是前往托斯卡纳某个宁静的城市，或是去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动乱省份了。

拉伊蒙多的发现使警察们找到了我的踪迹，他还把此事当作奇闻告诉了他的父亲。这只老狐狸认为做一笔大买卖的契机来了，于是他与那位尊敬的彭多拉神甫商量后，决定为新政府立个头功。他们把我描绘成一个潜伏在威尼斯的危险人物，一个阴谋家，并且正在策划某种殊死挣扎的行动。由于我正在与被群众和游手好闲之徒广泛谈论和那位刚烈的女英雄同居，这更增加了他们控告我的理由。一个美丽的早晨，我一边慢慢地喝着咖啡，一边考虑着如何用好我仅有的七八枚杜卡托。这

时，我听到一阵急促的门铃声，接着是一阵混杂的叫喊声，那声音在街道和窗口之间反复回荡。当我竖起耳朵倾听这乱哄哄的声音时，突然传来了撞击大门的声音，接着是更加猛烈的撞门声，以及连续不断的喊叫声和猛烈的撞击声。正当我和彼萨娜要去看个究竟时，我们的女仆跌跌撞撞地跑进来。她鼻子流着血，衣服全被撕破了，手里还拿着一把铁铲，这本是我父亲按照君士坦丁堡的风俗泡制香料时所用的大铲。

“主人先生，”她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喊道，“我抓住了一个俘虏，我已经把他关在厨房里，我把他打得鼻青脸肿。外面还有十二个人……您快逃命吧！……他们是来抓您的……他们说您是叛国罪犯……”

彼萨娜没让她再讲下去，立即跑去关上房门，眼睛盯着朝向运河的窗户对我说：“当心你自己，赶快跑，赶快逃命。”在此紧急关头，我不知怎样行动，看来跳窗逃走是我摆脱危险的最好办法。转瞬间，我边想边干。但在我跳窗之前，根本没有想好该往何处跳和我会落在什么地方。我深信，我会跳到水里或跳到河岸上，也许会跳到什么东西上。实际上，我跳到了一艘贡多拉船上。在我飞跳而下的时候，隐隐约约地看到拉伊蒙多正在窥视我家的窗户。我重重地落在船上，差点把一只胳膊摔伤。幸运的是我年幼时学习过翻跟头运动和马尔凯托所教的体操，我不怕这样的冲撞。我像一只猫那样灵活地跳起来，以最快的速度跑向船头并准备跳到对岸。这时，拉伊蒙多出人意料地从船舱里出来，正好跟我打了个照面，他吃惊地站在那里。他之所以走出船舱是因为我落在船上时，使船在水中颠簸打转，他感到非常恐惧。

“啊，是你这个坏蛋！”我气愤地骂道。“快去领你那盯梢的赏钱吧！”我狠狠地给了他一记耳光，打得他在船底的桨叉

旁打转，他的眼睛差点被桨叉勾出来。这时我已跳上河岸，并向在凉台上注视我的彼萨娜挥手告别。她示意要我赶紧逃跑。我的救命恩人——吉卜赛女仆拿着大铁铲仍站在我家的大门前，像一名武士威慑那十二名警察，而警察中没有一人愿步他们那被抓并被关押的队长的后尘。他们在仔细观察情况时，清楚地听到了他们队长的尖叫声。队长被关在厨房里，嘴巴已被沉重的铲子打破。他正在声嘶力竭地喊叫，活像一头即将被送往屠宰场的猪猡。所有这一切我都看到了，听到了。在拉伊蒙多清醒过来之前，警察发现我已消失在纵横交错的小巷中。在纷繁杂乱的思绪中，我突然闪出一个念头，我应当前往阿波斯杜洛斯家中避难。于是我立即行动，不一会我就安全地到达了他家，我没有遇到比跳窗户逃跑更危险的麻烦事。我的朋友们为我脱离危险感到高兴。但是，我还不能高唱胜利之歌。在我没有离开威尼斯，没有到达阿迪杰河左岸的那些省份之前，我的自由还面临着极大的危险。

“那您打算去哪里？”希腊老商人问我。

“啊……去米兰！”我回答道，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说什么。

“您真地坚持去米兰吗？”阿格拉乌拉问我。

“看来这是最好的选择。”我说。“我最好的朋友们都在那里，他们已等待我很长时间了。”

当我们谈话时，斯皮罗跑到楼下去送办公室里的客户。他回来时阿格拉乌拉正在问我别的问题。这时，她突然改变了表情，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样子。但是，每当她的哥哥不注意我们的时候，她就热切地偷偷地看着我。我还听到了她的叹息声。她父亲要我换上一身希腊服装，手持他们一名店员的护照，明天早晨就可起程。

“您不能提前动身。”他解释说。“现在所有的警察都在仔

细盘查过往行人。如果您现在走，会很容易地落入他们的魔爪。到明天他们就不会仔细盘查了，因为他们以为您已经出城，又赶上节日，税务员将忙着检查进城群众的口袋。”

老夫人也走到我身边祝贺我脱险，并表示赞同她丈夫的判断。斯皮罗补充说，我在帕多瓦下船后将有充裕的时间脱掉化装用的衣服，希腊服装可能太引人注目；从帕多瓦出发，走不了几公里的路就可到达边界线。我表示同意他的建议，但我要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我的口袋中只有七枚杜卡托了，要想用这点钱到达米兰那是白日做梦。我确实需要一笔钱，即使他们预付给我一年的利息也不够用，此外我还想给彼萨娜留下点生活费。因此，我请求希腊商人预先支付我一千杜卡托，其余的存款年息可交给弗拉塔城堡尊贵的伯爵小姐，纳瓦杰罗的夫人彼萨娜。这位希腊商人欣然同意。我打了收条，按法律程序办好了手续。然后，我给彼萨娜写了一封信，把我的有关安排通知了她。在我的信中还有一份她有权支配我的房子的证明。我不知道我要离开威尼斯多久，她最好作时间较长的打算。我不担心彼萨娜会认为我的这些安排是对她的冒犯，因为我们的爱情不是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所能损害的。谁有钱，就用谁的。这也是我对待亲朋好友的一贯原则。众所周知，两个相爱的人要比朋友间的关系更亲近，他们之间是不分彼此的！啊，在我安排妥当这些事情后，我应当好好考虑一下我的肠胃将如何适应流亡开始后第一天的艰苦生活。夜幕已经降临，在二十四小时中我除了喝了一杯咖啡外，什么东西也没有下肚，但我一点也不感到饿，就像刚刚离开一次婚宴一样。我该吃点什么？在希腊商人家的餐桌的左边和右边摆放着我所喜欢的大瓶塞浦路斯名酒，同桌就餐的人边吃边劝我多吃点，我只好无可奈何地随便吃了一点东西，但喝了好几杯酒。

我喝酒喝得太多了，以致他们在晚餐后跟我讲的一些重要事我一点也没有理解。我似乎觉得我同一些女人在一起呆了一会。阿格拉乌拉在我耳边嘀咕了几句，然后用手压了一下我的膝盖，在斯皮罗和他父亲回到餐桌前时，她还在桌下踩了一下我的脚。是出于待客的礼貌，他们才安排她坐在我旁边。我一点也不明白她的动作的含意。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好不容易地走到他们为我准备好的床边，一躺在床上我就打起呼噜来，睡得像头死猪。翌日清晨，当我被叫醒时，我简直成了另一个人！暴风雨过后，万籁俱寂；恐惧不安过后，痛苦难忍。直到那时，我还像一个肺病患者那样固执地希望能有转机。但是，在艰难的环境下，我已进退维谷。当时，我不敢说我是否还有力气起床，并穿上他们为我准备的那套希腊服装，向招待我的主人们告别。我的身体像个机器人似地做着呆板的动作。我相信我的心已浸泡在塞浦路斯美酒之中。斯皮罗把我送到卡尔搏内码头，因为开往帕多瓦的邮船就从那里出发。他答应及时向我通报我父亲的消息，他与我紧紧地握手后便离开了码头。我站在邮船甲板上眺望威尼斯，凄楚地凝视着大运河那暗绿色的河水，海军大将官邸和共和国执政官官邸仿佛要堕入无底的深渊，我感到肝胆欲裂般的痛苦，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就像遭到了雷击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我所乘坐的邮船起航了。当船开进环礁湖时，我还能看见著名的弗斯卡里大厦和威尼斯的高桥。当船通过海关时，有一个操外地口音的人要舵手停船。这时我感到，我刚从那奇异的烦恼中跳出来却又陷入另一种真正的痛苦之中！祖国遭受的灾难与个人面临的灾祸交织在一起，这一切就像一把尖刀直插入我的胸膛！

我们刚刚离开了海关停泊口岸，又见一只快艇追了上来要我们等一等。于是舵手立刻把船停住。这时我看到斯皮罗站在

邮船的甲板上，使我大吃一惊。他有些局促不安地走到我面前，前后左右地打量我，语无伦次地向我解释说，他之所以匆忙赶来是要告诉我他的朋友们的名字，并说这些朋友对我在米兰是非常有用的。他如此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因为像这种事写封推荐信就足够了。不管怎么说，我向他表示感谢。随后他去找船长，要求他给予我特别的关照，并以此为借口走下操作室。我看到他在船长耳边嘀咕了几句。船长急忙说：没有。并做了个手势请他随意，他想查看什么地方就查看什么地方。斯皮罗径直走到舵室的尽头，在那里他看到几个水手蜷缩着身子、裹着大衣正在睡觉，他毫无表情地走了回来。

“哎呀，你乘的是一只如此豪华的船啊！”他感叹道。他用锐利的目光把船从头到尾扫了一遍，又查看了所有的储藏室。由于他的关系开船时间被延误了，舵手的脸上表现出不满的神色。

“我可以开船了吗？”舵手问船长。其实是他在向这位不速之客下逐客令。

“请等一下，让我先下去！”斯皮罗边说边从邮船跳到快艇上，并心不在焉地向我挥手告别。我心里想，如果他是出于他所说的原因来这里，他是不会追赶邮船并在船上仔细察看的。看来，他有些心烦意乱，并为一无所获感到忧伤。我很快便把他的来访置于脑后，重新遥望在环礁湖淡蓝色薄雾笼罩下离船越来越远的威尼斯。现在想起来，那层淡淡的薄雾真像一个被舞台灯光照退了色的灰蒙蒙的纱幔。

啊，威尼斯，你是智慧与自由的源泉。可是你的优秀精神却已消失在毁灭生灵的茫茫黑暗之中。现在所保存的只有回忆，而这种回忆只不过是幻想和希望而已，只不过是入睡者的长梦而已。威尼斯，我爱衰老而垂死的你吗？……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说什么。但是，当我看到你被裹在尸布中时，当我端详你在死神怀抱中美丽而庄严的面容时，当我感到你的心已冰凉而你最后的一口气已中断时，一种痛苦、绝望、内疚的暴风雨激起了我对你深深的爱！……因为我看到了流亡者的愤怒、孤儿和悲伤和叛徒的内心折磨！……叛徒，叛徒！共和国执政官大厦哀伤的声音仍在回荡。你们本来能够让你们去世的母亲安详地长眠在英雄莱潘托和摩雷亚的光荣旗帜下。但你们却残忍地、厚颜无耻地把你们的母亲从那张圣床上拖下来，抛在石板路上，你们还围绕着她醉醺醺地跳舞，你们还递给了她的敌人一条勒死她的绳子！……虽然在各国人民的生活中，有许多崇高的因素，但是，当无能之辈大肆炫耀自己的勇敢与智慧时，他们变成了叛徒。你们毫无能力挽救你们的母亲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你们不向全世界坦率地承认这点呢？为什么你们与刽子手融为一体呢？为什么你们中的有些人在惧怕进行残酷交易的同时却向买主伸手乞讨呢？佩萨罗是惟一有道德的人，但他在奴颜婢膝的人群中是头号的胆小鬼。此外，他有许许多多的追随者！现在我不再进行指责，我要报仇雪恨！我不再进行辱骂，我要坦白交待我本应做而却未做的事，我要坦白交待我能够看到但不愿看到的事，我要坦白交待我的卤莽和我将永远责备自己是一名懦弱的罪犯。的确是法国督政府和拿破仑出卖了我们。但是，只有胆小鬼才会那样地被人出卖。拿破仑利用威尼斯，把她视为女友，而这位女友却把爱情视为就是为别人效劳，并甘心亲吻打她耳光的那双手。拿破仑一开始就蔑视威尼斯，后来便欺压她，接着又欺骗她，讥笑她，最后把她踩在脚下，像对待妓女一样践踏她，并嘲弄地对她说：“你滚开，去投靠另外的主子吧！……”

没有亲身遭受过沉重心灵打击的人也许不能理解我的心

情。几天之后，当我所轻易得到的幸福和欢乐与上述的思虑并存时，沮丧和悲伤变得更加强烈。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欲望已达到了顶峰，我曾紧紧地拥抱过我那美丽而欢快的爱人，她是我真心所爱，也是我惟一爱过的女人。从童年起，我就把她看成是我生活的安慰和医治我一切痛苦的灵丹妙药。她曾给予我难以描绘的欢乐，从而使我陶醉！……我的手中是否还紧紧握着这一切呢？……我感到内疚！我陶醉了，但并不满足；我羞愧，但不后悔。我离开爱情之路是为了走流亡之路，如果不是警察的追捕使我醒悟过来的话，我还会继续厚颜无耻地享乐而把威尼斯的悲哀置于一边！这样以来，我就会把毒药视为精神食粮，我就会被迫鄙视我依然十分渴望得到的东西。

当时，我的脸色苍白，心情焦躁不安，我不吃不喝，既不看旅伴们的面孔，也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任凭粗鲁的水手们碰来撞去。最后，我终于到达帕多瓦。上岸后，我几乎不知道我是在什么地方，也认不出那就是我与阿米尔卡雷曾多次散步的河岸。我向人打听旅店在何处，有人告诉我在科达尤格城门右边就有一家，几年前在那附近还修建了一个煤气罐站。我提着一个小包往前走，身后跟着几个对我的希腊服装感到好奇的顽童。我走进旅店，订了一个房间，并要了一些食品。我在旅店里换了衣服，吃了点东西，但一点也不想喝酒。我向店主支付了一部分食宿费后，便走出了小旅店。我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希望我这身穿着不再引起城里那些小淘气的注意。我慢慢地朝前走，当我走到城门口时，转身朝旁边的一条小路走去，我记得这是通向维琴察的一条路。此外，我从旅店出来时就发觉有人跟踪我。我想弄个明白。我斜眼看了一下，发现有个人一直紧跟着我，我慢走他也慢走，我快走他也快走，我停步他也停步。当我转向那条小路后，依然听到有一个轻盈而谨

慎的脚步跟随着我。因此，我毫不怀疑地断定这个人是追踪我的，我立刻想到文基埃雷多、彭多拉神甫、奥尔门塔律师和他们的密探。当时我还不知道那位律师所以能在政府里得到一个职位全亏了尊敬的彭多拉神甫的推荐。我认为对付这种人的最好办法是当面揭露他。在我把跟踪我的这只狗引到开阔的田野上后，急忙转过身朝着他扑过去、力图把他抓住。如果我抓住他，我将双倍地付给他陪同费。但我非常吃惊地发现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并且一点也不害怕。他穿着一件海员大衣，帽子压得很低，让人无法看清他的脸。于是我抑制住了愤怒和最危险的举动，但我要让他知道，跟踪一位绅士是不允许的。当我跟他讲话时，他用一种与其说是犹豫不如说是惊慌失措的目光看着我。他的容貌使我想起了一个我非常熟悉的人。我迅速地回忆了一下我在帕多瓦的所有朋友，没有一个人与他相像。但眼前这个人肯定我在前不久见过，他在我的记忆中还是深刻的，非常的深刻。

“那么，你真的不认识我了？”那人用手捂着脸对我说。一听这熟悉的声音我立刻便认出了他是谁。

“阿格拉乌拉，阿格拉乌拉！”我惊讶地大叫起来。“我猜对了，还是猜错了？”

“对了，我是阿格拉乌拉。我从威尼斯一直跟着您，我和您在同一条船上，到同一个旅店歇脚。如果不是您发现了我，我仍然不敢在您面前暴露。”

“那么，您知道斯皮罗今天早上在找您吗？……”我不知所措地说。

“是的，我知道他曾来找我。他回到家后再也没见到我，因为我在我们家洗衣女仆那里换了件衣服后就上船了。他猜想，他长久以来一直担心的事发生了。的确，我是和女仆一起

走出家门的，但女仆回家后将会说，我是如何要求让我一个人待在教堂里的，他对此肯定十分怀疑。幸运的是，他在匆忙中无暇搞清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借口。他问船长的情况就是如此。当他问船上是否有女人时，船长回答说没有。您肯定以为我当时在祈祷，祈祷能有力地抗拒长时间来困扰我的那种诱惑。可怜的斯皮罗！……他爱我，但他不理解我，不同情我！……他不但不会帮助我，还可能成为我父亲责骂我的执行者！……”

从她这番话中，从她那清晰的声音和含情脉脉的眼神中，我认为，可怜的阿格拉乌拉已经爱上我了，她那种担心会失掉我的痛苦促使她作出了跟随我的决定。我对她充满感激和同情。如果彼萨娜仍与纳瓦杰罗生活在一起，如果她同米纳托中尉一起逃跑了，我相信我会一下子就爱上阿格拉乌拉，而不是仅仅感激她。我写累了，我要结束本章。至于后来的情况如何，我将在下一章向你们说明。

第 十 五 章

尽管我出发时的情况很糟，但旅途中却平安无事。我们是在人们庆祝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成立的那天到达米兰的。我看清了米兰那边的情况，发现我可能对此地抱的希望太大了。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士兵们和卡拉法指挥的那不勒斯军团。我突然成了该军团的一名军官。

请原谅我怠慢了你们，但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因为要系统地描绘一个人的一生不能不按计划进行，所以我习惯于每天写一章，而每当我写完一章时，我已精疲力尽，不得不停下笔来休息片刻。昨天晚上，我本想集中精力把我昭然若揭的感受写出来，但瞌睡虫一直在袭击我，于是我决定今天再写。看来只能麻烦你们再翻回一页，重温上章所讲的一些情况了。

这位身穿海员制服的希腊女青年活像威尼斯名画家乔尔乔内的油画上的人物那样美丽。她有着某种刚毅和温柔、高傲和谦逊合二为一的美，即使埃及特贝沙漠的孤独隐士遇到她也会爱上她。但是，我没有被这种迷人的美所征服。我竭力让她认识到她的行为是荒唐的，我提醒她为她的父亲、母亲和兄长着想，牢记自己在道德和宗教方面的义务，并希望她明白她的爱

可能还不是爱情，而是三两天内就会冷却的、短暂的感情冲动，因此我明确地表示反对她的这种冲动。此外，因为我的心已有所钟爱，任何企图征服我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在这一点上我表现出了英雄主义的气概，然而我的这种英雄主义并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姑娘的坦诚使我不必像唐吉珂德那样向风车宣战。

“您别再谴责我了！”她听完我这番话后说，同时还做了一个不让我再说下去的手势。“您应当先听听我的故事！艾米利奥是我的未婚夫。我认识他时，他根本不想卷入国家的矛盾和阴谋，是我把他推往这条道路的，是我导致了他前去流亡。他一无所有，既无亲人，也无朋友，并且体弱多病。是我促使他到遥远的异地他乡受苦受难的。也许他会死在那里！……您现在判决我吧！为了弥补因我的劝说而造成的恶果，难道我不该抛弃一切和作出牺牲吗？您看得很清楚：斯皮罗想阻拦我是错误的。使我离家出走的不仅仅是爱情，还有同情、宗教和义务！……这一切都消失了。现在只有极度的内疚留在我的心中！”

可以说，我当时惊讶得目瞪口呆。但是，我恰如其分地假装不懂她的话。虽然羞愧使我面红耳赤，我还是找到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来临时掩盖我的欺骗行为。尤其是她说的那位一无所有、身患疾病的艾米利奥先生的事情使我感到尴尬。很有意思的是，阿格拉乌拉说艾米利奥是她的未婚夫，而我从未从她的亲人们那里听说过。很可能她以为斯皮罗曾对我说过此事，她向我叙述此事时，好像以为我对此事同她一样了如指掌。

“上一周，自杀的念头不断地袭击我。”她说。“但是，当我第一次看到您，并听到您打算去米兰时，我的头脑中立刻闪现出另一个对我来说并非致命、对大家来说也可宽心的念头：

我为什么不跟您一起走呢？艾米利奥也在米兰，他长期杳无音信，我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如果我自杀，他的情况我将一点也了解不到了，更不能给予他任何安慰。相反，如果我找到了他，我将永远同他在一起。这样一来，也许能减轻一些由于我的任性和狂热而给他造成的痛苦。因此，我决定与您同行。我害怕一个人独自旅行，那会使我惊恐万状。您知道我是个很少出家门的人！我不仅缺乏勇气，而且毫无经验，谁知道我会遇上什么样的麻烦呢！如果有一个正直而可靠的朋友陪同，我将会安心地走到天涯海角。当我做出这一决定后，我又考虑另一个问题：是把我的计划告诉您呢，还是偷偷地跟着您走，直到我的这种决心迫使您无论如何也要接受我作为您的旅伴呢？我坦率的性格倾向于第一种选择，但我害怕被您拒绝，于是我就悄悄地跟着您。然而，我要克服的最大障碍是我的哥哥。在他和我之间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心灵：由他作画，由我着色。我们就像两把琴：一把琴自动地、稍为杂乱地重复另一把琴弦上弹拨出的乐曲。自从您第一次到我家，他就隐隐约约地看出了我的计划。我不敢肯定他是否猜中我要跟随您旅行的想法，但他已从我的眼神中清楚地知道我要逃往米兰的打算。他用尽全力使我的这一出逃成为不可能，至少要使之十分困难。因为我知道我哥哥对我怀有很深的爱，他宁肯死也不愿与我分离。您知道吗？有时我会想，作为一位兄长，他的这种爱是太过分了。但他就是这样，必须承认这是他的一大缺点。您想像不到，为了消除他头脑中的疑团，我需要使用多少的计谋，我还必须用最纯真的态度来编造谎言，我对他表示了比平日更多的亲情，对家中的一切事情表现出热情和关心！只有相信是上帝和自己的良知在召唤他去赎罪的人，才会这样做、才会毫不伤心和毫不羞愧地坦白这一点。我那年迈的双亲和斯皮罗本人均受了

骗。您看，现在我也感到后悔了！但是，是上帝让我这样做的，我是按上帝的意志行动的！正如我对您说的那样，所有的人都受骗了。今天早晨当我与妈妈一起作祈祷时，当我向爸爸问候时，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到，我已酝酿好半个小时后离开他们的计划，我将换上海员制服，我将同您一起走遍天下以赎我的罪过！我已经下定决心，并迈出了一大步。如果上帝赐与我长期隐瞒我的意图的力量，赐与我蒙骗那些眼光敏锐和充满爱心的保护人的计谋，这就意味着他赞同并保护我的所作所为。上帝会弥补因我的逃跑而造成的恶果！……至于我的双亲，我并不十分担心。……也许因为我是个女孩，也许因为我没多大本领，也许因为他们已到了更需要顾及自己的晚年，所以我从未发现他们对我的爱超乎寻常的界限。似乎我母亲有时会因对我关心不够而自责，于是她就给予我双倍的母爱，但这种爱有些不够自然。我的父亲没有这方面的烦恼，他整天都把我放在脑后，在他看来，我只不过是个今天在家而明天就会出嫁的人。实际上，我们女孩子只是父亲的临时财富，能给他们带来天伦之乐的时间并不长。我相信，他们把我们看成是别人的财富。我坚信，我父亲从未把我看成是他的财富。我这样说是要向您证明，我的出走不会使他们过于伤心。一旦他们知道我还在人世间，他们就会安下心来。至于斯皮罗，我对他不得不感到担忧！……我了解他的傲慢和轻率的性格，他既缺乏耐心，又缺乏分寸！谁知道他将会制造出什么麻烦！我希望我对双亲的热爱和尊敬能使他有所节制。另外我将写信给他，让他冷静下来。我一直在祈祷苍天赐予我们全家团聚的机会。”

她边说边转身朝前走。我也不自觉地跟着她走。但是，当她结束了她的叙述，我停住了脚步，开口问她：

“阿格拉乌拉,现在我们去哪里？”

“去您要去的米兰！”她回答道。

坦率地说，她坚定的答复使我不知所措，我为说服她放弃冒险计划而预先准备好的种种论据一下子化成了泡影。唉，真没有办法。这时我不自觉地想起了我父亲的话。他曾对我说，我可以把阿波斯杜洛斯家的女儿看为我的妹妹，并且要像爱亲妹妹那样爱她。我的父亲是一位先知吗？看来确实如此。无论如何我决定不嫌弃这个女孩子，并且要好好地开导她，始终关心她，总之，我要对她尽兄妹之情。这种情谊可能产生于我父亲与她父亲之间的深厚友谊。如果说我们还称不上是亲兄妹，但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至少也算是表兄妹吧。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平静了下来，决心见机行事，绝对不放过把她送回家的任何机会。因此，我决定不改变我原来的计划。我们步行前进，不久便来到一个小村庄前。为了尽快赶路，我们在那里乘坐了一辆小马车，并且还换乘了好几辆马车，路过了好几个村庄，途经了好几个城市，跨越了好几个山丘，最后到达了加尔达湖。随后我们乘一只小船到达湖对岸的布雷西亚市。在我的计划的第一部分即将完成之际，我郑重地询问少女，那位艾米利奥先生的确是她的未婚夫吗？她是否得到了他在米兰生病的有关消息。

“您问我艾米利奥是不是我的未婚夫吗？您不认识艾米利奥·托尔诺尼？”阿格拉乌拉十分惊讶地问道。“斯皮罗没同您谈过他吗？”

“不认识，斯皮罗也从未同我谈过他。”我回答道。

“这实在太奇怪了。”她从牙缝中挤出了这句话。

为了摆脱烦恼，她随即简单地告诉我：斯皮罗在他叔叔家住了十五年之久，他从希腊回来之前，艾米利奥就向她求婚了。她说，艾米利奥是个英俊的小伙子，是伊斯特拉半岛的一

家名门之后，是驻扎在威尼斯的一名海军军官。她还说，由于她哥哥的归来以及其它经济原因，他们不得不推迟了婚期。后来发生了革命，一切都搁置了。由于可恶的坎波佛米奥条约的签订，艾米利奥不得不同其他人一起逃走了。她继续抱怨那一条约是使艾米利奥遭此不幸的惟一祸根。这条约使艾米利奥头脑发热，愤然离开了海军，投身于那昙花一现的争取自由的事业之中。我反对她的观点，并表示男人总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他的倒霉就在于让女人牵着鼻子走。但阿格拉乌拉不同意我的意见，她坚持必须找到她的未婚夫，以便用某种方式来补偿她给他造成的苦难。她毫不怀疑他有病并住在米兰，因为他在最近致她的一封信中告诉她：他不会离开米兰；如果以后她收不到他的信，她可以认为，要么是他死了，要么是他身患重病。也许这位可怜的流亡者，在写这封信时，已感到病入膏肓，病魔将他死死地钉在医院污秽的病床上了。阿格拉乌拉的想像力是如此丰富，好像她亲眼目睹了他被遗忘在一旁，无人关照，最多也只有一名护士照看一样。如果他没得到她的亲吻就死去，他会永远绝望的。

她叙述完这些情况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小村庄，随即在村里雇了一辆双轮马车，车夫一直把我们送到奇塔德拉。如果我告诉你们阿格拉乌拉是如何像一位女战士一样泰然自若地对待这次旅行的艰难困苦，你们会感到那不过是一些令人可笑的事情而已。夜晚我们就睡在农村那种简陋的大床上，而且经常是房间里只有一张床。这种床的确很宽大，甚至能容纳一个小分队躺卧。但请你们相信，贞操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阿格拉乌拉一进房门就立即熄灯，随后脱下衣服上床就寝。我则蜷曲着身子躺在某张桌子上或某把草编的椅子上睡觉。可惜的是，我习惯于睡在松软的床垫上或威尼斯式的绒毛床垫上。有两个夜

晚我的骨架子好像都要散了！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在弗拉塔城堡睡觉时那简陋的巢穴和那张高低不平的草垫子。但是，我勇敢地接受了这一考验。翌日，我便能迎接另一辆马车不断颠簸的挑战了。我们就这样艰辛地长途跋涉。可以说，我们是欢笑着路经维琴蒂诺和维罗内塞的。第四天，我们到达了位于蓝色的加尔达湖畔的巴多利诺。尽管我有种种的不幸遭遇，尽管我有许多的担心，尽管有这位女同伴给我造成的种种麻烦，我仍回想起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并且同他一样向这个伟大的湖泊致敬。顿时，大湖波涛汹涌，白浪冲天。远远望去，那座迷人的小镇西尔米奥内就展现在湖心。古罗马的另一位诗人卡图鲁斯曾赞颂该镇是加尔达湖上的明珠，是岛屿和半岛之女王，是他心爱的美人莱斯比娅。但我看到的却是岛上橄榄园的凄凉景象。在橄榄树那摇曳的树荫下，我吟诵着诗人赞颂古罗马美女的甜美诗句，脑海中展现出诗人的形象。在月光下，我幸福地重温了古典诗歌无穷的韵味。我真诚地感谢特利奥的老教区长，是他使我从那些朴实的诗篇中得到了吸取如此纯真的欢乐和如此巨大安慰的源泉。我是一个失去双亲和祖国的孤儿，神秘的命运不知将使我走向何方，现在又被迫成为一个与我无任何亲缘关系和爱情关系的姑娘的保护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从一千八百年前的古人的诗歌中再次看到了幸福之光。啊，让我们赞美诗歌吧！它是人类所能想像的最伟大、最美丽、最和谐的永恒之声！它是人类理想的纯洁而光辉的黎明！它是人类天才的头脑中轻柔而火红的晚霞！诗歌通向永恒之路，它邀请人类一代又一代地紧紧跟随着它前进。当我们沿着那条康庄大道一步一步地前进时，一个道德的、幸福的和美丽的前景便展现出来！……解剖学家也曾秘密地检查和解剖尸体，他们的情感与思想摆脱了手术刀本身，投身于神秘而永恒

的智慧烈火中，从而使智慧的火舌直冲云霄。

我们在山脚下行进，沿途有一家旅店的老板还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们饱尝了美味的烤小鳟鱼和沙丁鱼。但是，我却一直在想着维吉尔、卡图鲁斯和他们的诗篇，思念着威尼斯、彼萨娜、莱奥帕尔多、卢奇利奥、朱利奥、阿米尔卡雷和所有去世的、活着的朋友们，一种甜蜜的激情在我的心中流动。把头缩在大衣里，同我并肩前进的阿格拉乌拉却陷入了忧郁的想像之中。月光照到她的脸上，印出了她娇柔的侧影，使这个希腊姑娘显得更加美丽。当她像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所描绘的人物那样显露出沉思和严肃的神色时，我以为她就是悲剧中的缪斯。我们经过一段艰险道路之后，来到了一个悬崖峭壁之上。那巨大的岩石好像是悬挂在半空中，随时会堕入湖水中；黑沉沉的山石在月光的照射下变成了惨淡的白色，被卡在下面突起的巨石旁；在山崖下，墨绿色的湖水是那样的寂静而深邃；天空倒映在湖面上，却未能照亮湖水，正如光线直射而不是斜射时所出现的情况那样。我停住脚步，深情地凝视着眼前那凄凉而庄严的景色。这景色值得那些比我更有气魄、更有才华的作家们进行一番细腻的描写。阿格拉乌拉站在那块仿佛摇摇欲坠的岩石上观望，似乎在全神贯注地思索着什么。我当时却在想弗拉塔那宁静的天地、绿茵茵的草原和在那里发生的种种事件。我仿佛又看到了匈奴首领阿蒂拉的堡垒和它那巨大的惊人的全貌。这个堡垒曾使我向主宰宇宙的神祇低下了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盛开着多少千姿百态和姹紫嫣红的鲜花啊！大自然又是多么希望鲜花能开遍所有的地方啊！我的同伴的一声长叹使我摆脱了对往事的回忆。这时我看到她朝前冲去，头朝下跌入深渊。从我的咽喉中发出了一声连我自己都惊骇不已的尖叫，我被吓得毛骨悚然。我仿佛感到自己也堕入

了那令人头昏目眩的深渊之中。我胆战心惊地向那无底深渊看了一眼，担心我的目光会碰到可怜的阿格拉乌拉那血淋淋的和毫无生气的身体。但我似乎听到下面不远的地方有微弱的呻吟声。于是，我将身体俯向崖边，仔细倾听。这时，我听到一阵较为清晰的呻吟。毫无疑问，那是她在呻吟，她还活着。我睁大双眼，终于发现在密集的灌木丛中有个人体一样的黑色物体，好像被挂在那里的树枝上。我急忙前去营救她，我要把她从那个眼看就要折断的树枝上救下来，从而使她摆脱危险。我沿着几乎垂直的峭臂攀缘而下，我的身体紧贴着岩石向下滑，摩擦和草丛灌木的阻挡减缓了我下滑的速度。我不知是何种奇迹使我安然无恙地滑到了目的地，也就是说，我双腿完整、身体健全地来到了阿格拉乌拉悬挂在上面的那株山茱萸树前。当时我无暇感叹，迅速把她从钩住她大衣的树枝上抱了下来，并把几乎奄奄一息的她从峭壁上背到较平的山坡。那个地方既没有水，也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只有一个老鹰巢穴，周围还长满了刺柏。我只能等待她自己醒过来，或者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我曾听人说过，用力向病人吹气可能给昏迷者认强烈刺激，有助于他们恢复知觉。于是我向她的眼睛和太阳穴用力地吹气。焦急地观察她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最后，她的眼睛终于睁开了。这时我才如释重负地深深呼了一口气。

“哎！我还活着！”她低声叹道。“这说明上帝要我活下去！”

“阿格拉乌拉，阿格拉乌拉！”我贴着她的耳朵以诚恳亲切的口吻说。“难道您丝毫也不信任我吗？难道我对您的保护和陪伴使您厌恶生命吗？”

“您，您？”她有气无力地说。“您是我最可信、最亲爱的朋友！为了您，我要活下去。如果需要，我希望命运能赋于我

双倍的时间为您活在世上。但是，对于他人的幸福来说，我的生命到底又有什么价值呢？……”

“阿格拉乌拉，您的生命有极大的价值。首先对您的父母来说，对热爱您和喜欢您的那位兄长来说，您要知道您是有巨大价值的！……此外，由于您生活在世界上，所以您有爱的权利，您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阿格拉乌拉，您爱他们，您就没有自杀的权利，因为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杀的权利。”

“啊，我的确爱他们！”姑娘以细微的声音回答。我不知道她的声音这样细微是由于呼吸困难，还是由于内心的痛苦。“我爱他们！”她重复道。她重复这句话时，心灵是完全真诚的。“为了爱他们我应该活着。朋友，您说得很对！请您帮助我,我要回家。”

我提醒她注意：如果她上山或下山，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她经过了长时间的昏迷，所以无论如何她是不宜于冒此危险的。

“我是希腊人而不是威尼斯人。”她一边站起来一边自豪地说：“我之所以昏迷是因为呼吸困难，而不是因为痛苦和害怕。我想告诉您这一点，并请您相信我。至于离开这里，如果不能上山，总可以下山吧。您没看到我下山是多么熟练吗！”

虽然我的两条腿已具有巧妙地下山的能力，而她能飞一般地下山，但我不想再作第二次尝试了。然而，我没有反驳她的话，因为我担心她会认为我更像威尼斯人而不像希腊人。

“在下面，沿湖有一片细沙滩。”她继续说。“我认为从那里朝前走，就可到达巴尔多利诺港。只要我们到了那里，肯定会找到路。”

“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到那里。”我补充道。

“您当心，请跟我走！”她果断地说。随即她抓住一根多节

的柔软树枝，全身悬挂在峭壁上。随后她松开双手，我看到她像刚才我做的那样顺着岩石下滑。一分钟后她的身子便靠在一棵长在松软潮湿沙石中的大树上。在那里，湖水浪涛的冲击声渐渐消失。你们可以想像，我不愿意表现得还不如一个女人勇敢。这时，我也冒险跳下了山崖，追上了她，还同她争执了几句，问她是否受伤。看来，她这次确实未付出昂贵的代价。于是我充满感激之情地仰天长叹，甚至空气也应该觉察出这一长叹的分量。我的旅伴疾步向前，蹦蹦跳跳地就像刚从舞会和剧院出来一样。我要告诉你们，在一刻钟前，就是她从那有两个钟楼高的悬崖上绝望地下跳的呀！女人，女人，女人呀！那组成你们身体的永远崭新、永远不同、永远合谐的二十万个因素应如何称呼？……阿格拉乌拉在同我开了一个令人绝望的玩笑之后，现在变得空前的轻松愉快。当我想了解她寻死的原因时，她不高兴地噘着嘴把话题避开。但转瞬间她又变得异常的活泼和调皮，从而使得我们的谈话活跃起来。

“您真想知道原因吗？……我是个疯子。别再提了！”

她用最后这句话堵住了我的嘴巴。于是我们不再谈论此事。在后来的旅途中她一直兴高采烈，并无忧无虑地讲个不停，她的良好情绪也感染了我。如果说我的双腿还有灵敏的感觉的话，我的脑子却暂时忘记了一切。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将要吃冰凉的鳟鱼和重新热过的沙丁鱼！”当我们即将踏上通往港口的道路时，阿格拉乌拉开玩笑地说。

说真的，尽管我的脑子已经恢复正常的思维，但我还没有品尝沙丁鱼和鳟鱼的明确愿望。我对阿格拉乌拉的遗憾报以淡淡的一笑。我答应她，如果鱼不太新鲜，就下锅煎一下。

“煎鱼！太好了，我来煎！”姑娘快活得喊起来。

如果在莱乌加德岛跳崖自杀的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乐于去煎鱼的话，她肯定是人类伟大悲剧中的一个崭新的人物。好吧，我向你们保证，这个人物不是想像中的怪诞虚构，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一个同我、同你们一样生活的人。实际上阿格拉乌拉并不喜欢鳟鱼，所以她首先在锅里煎鸡蛋。我认为，可怜的鳟鱼之所以令人讨厌，是因为它活蹦乱跳，致使这位姑娘任性起来。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在精心烹饪。她半蹲在炉灶前，一只手抓住锅柄，另一只手用锅盖挡着脸，如同东方国家船上的海员在做饭那样。鱼煎得非常成功。在煎好后，那些令人讨厌的鳟鱼便任人食用，沙丁鱼也像鳟鱼一样乖乖地进入我们的口中。最后，盘中仅剩下一些鱼刺。从那以后，我相信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一小时前的自杀企图更能刺激人的胃口了。阿格拉乌拉压根不再提这件事。我也把那场恶性事件看成是一场噩梦，或看成是一个玩笑。虽然我胃口很好，但我原本以为不久前发生的那件惊心动魄的事件之后不可能有什么好胃口。我承认，我就是从那种狼吞虎咽中得到魔力的。恰恰是阿格拉乌拉给了我魔力。吞入腹中的每条沙丁鱼都是一种悲伤思念的飞逝和一种快乐微笑的来临。当我咀嚼着最后一条沙丁鱼尾巴时，我开始想像幸福，这可能是我在宁静的、充满爱情与和谐的时刻同彼萨娜一起曾在迷人的河滩上享受过的那种幸福。

“谁知道以后会怎样呢？”我边吃边想。我要敞开心扉尽情地诉说真情，正如在夜晚，当暴风雨过后，美丽的星辰便满天闪烁。就像一句成语所说：祸兮福所依。老农相信雨过天晴也是很有道理的。

总之，那个夜晚是我和阿格拉乌拉在旅途中所度过的最愉悦的一个夜晚。这很可能与我在摆脱了巨大的危险后，心里感到庆幸有关。当我送她进巴多里诺旅店（直到上个世纪它还自

夸为旅馆）的单人房间时，忍不住地对她说：

“阿格拉乌拉，您可别再做那种吓死人的事了！您说好不好？’

“我不会那样做了，当然不会再做那种傻事了，我向您发誓！”她紧紧握着我的双手回答道。

翌日清晨，我们渡过了加尔达湖。随后的几天我们一直在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新建的一些省里行进。阿格拉乌拉是那样的安详和庄重，这真让我惊叹不已。有好几次我壮着胆子提起她那次荒唐的跳崖事件。她总是不耐烦地大声回答我，说什么她已向我坦白过上百遍，因为她是个疯子。她要我放心，这种疯事今后再也不会发生了。我们就这样十分幸福地到达了米兰。当时，英雄拿破仑正在那里与十来位伦巴第的蹩脚的设计师一起炮制一个与法兰西共和国一模一样的拙劣的复制品。

那天是 11 月 21 日。无数欢乐的人们潮水般地拥入与东城门大道相连的大街小巷，随后又拥向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兵营，新命名的拉扎雷托营地。炮兵部队的礼炮声震耳欲聋，千万面三色旗迎风招展，节日的钟声和人们的欢呼声连成一片。在欢乐而激动的人群中，在沸腾而庄严的气氛中，有的人向空中抛帽子，有的人挥舞头巾，有的人拍手称快，有的人挥动双手。在阳光的照耀下，在自由的空气中，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永久性的意大利政府刚刚宣告成立。这时，无论是我，还是阿格拉乌拉，都无心呆在房间里。我扔下了行李，而她连男装都没来得及换下来，我们便一头扎人人群之中。我们对能及时赶来参加这个庄严而难忘的盛典真是高兴极了。当我们来到大主教在上帝祭坛和祖国祭坛中间为三色旗祝福的地方时，那里已聚集了无数沸腾的人们，还有新政府的要员，光荣的保护人拿破仑安坐在一张特别的椅子上。我承认，我的一切疑虑这时统

统从脑子里消失了。那才是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活力，也许就是法国人或土耳其人唤醒了他们的这种活力，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那一张张的笑脸，那昂首挺胸的姿态，那热烈的欢呼声，这一切都充满了豪情和美好的憧憬；许多仍受外国奴役的省份将尽快达成一致，以便组成一个独立、自由的统一国家。这是鼓舞着人们的最大希望。当新政府首脑塞尔贝洛尼宣誓要以古罗马英雄古齐奥、卡托内和赛沃拉为榜样，并将用生命捍卫政府、宪法和法律时，那些伟大的罗马人的名字与当时的庄严气氛完美地融为一体。现在我们之所以对这段往事嗤之以鼻，是因为我们了解了后来的变化。然而，当时我们对那个新政府是完全信任的。现在看来，共和制的优越和中世纪的种种自由似乎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但当时人们却把它与凯撒所追求的伟大目标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一提起那自由的狂欢节，我的思绪便飞向了威尼斯，并且泪流满面。但眼前的雄壮场面驱散了我对它的怀念。那天的庆祝活动和各种各样的议论是意味深长的，从而使人们感到法国人维莱塔尔德向威尼斯人说的那些花言巧语似乎既不是谎言也不是欺骗。那些参加庆典的威尼斯人之所以热泪盈眶，更多的是出于激动而不是痛苦。但是他们无法理解的是：法国把自由赠予了一些对遭受奴役无动于衷的省份，却要否定那些始终拥有自由并表现出极其热爱自由的人们的自由。拿破仑重新登上了受人爱戴和赞美的顶峰。甚至有人抱怨法国督政府束缚了拿破仑的手脚。这就是公众对那些强盗和骗子表示感激时惯用的托词。我也努力说服自己相信坎波福尔米奥条约是形势的需要，是为退一步进两步而作的暂时妥协。我亲眼看到法国人的业绩和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文明后，对阿米尔卡雷写信告诉我的那些情况不再感到惊讶了，如布鲁托的狂热病已经痊愈，朱利奥和卢奇利奥加入了意大利未

来的军队核心——新成立的伦巴第军团等。

我睁大眼睛在参加拉扎雷托营地阅兵式的队伍中寻找我的朋友们。我似乎看见了他们，但相距甚远，因而我不能肯定那就是他们。但是我清楚地认出了一支法军小队的队长阿莱桑德罗。他是我的朋友，弗拉塔磨坊主的儿子，他的头上插着几根很长的羽毛，肩上佩带着金色的球状饰物。我不能相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竟然获得了这么大的荣耀。然而，那的确是他。如果那不是他，我可以扔掉我的脑袋，相貌相似是骗不了人的。我问阿格拉乌拉，她是否看到了艾米利奥先生。她结结巴巴地回答说：她没有看见他。好像她关心庆祝活动胜过了一切。她热烈地欢呼和鼓掌，她的热情极大地感染了她周围的人。

“阿格拉乌拉，阿格拉乌拉！”我低声对她说。“您要记住您是个女人！”

“是女人还是男女有什么关系？”她大声地回答。“自由的崇拜者是不分性别的，人人都是英雄。”

“好，好！说得好！男人是好样的，女人也是好样的！共和国万岁！拿破仑万岁！……女强人万岁！

我必须把她拉走，因为我不想让人们把她抬起来抛向空中以欢呼胜利。我相信她非常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来参加庆典。我看到她眼中闪烁着一种烈火，这不禁使人想起希腊神话中的女祭司彼齐娅炽热的情感。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她拉到一旁。在那里聚集着一大群令人厌烦的多嘴多舌的妇女。这才是真正的共和国，是头脑简单而火气不小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王国。我从未见过像她们那样粗鲁地谈论政治的女人。请你们评论一下我所听到的她们一些话吧！

“哎，”一个妇女问道，“你不觉得我们的内阁成员穿红色

的服装更好吗？……如果他们穿上深绿色的绣花服装，那就同原来政府的典礼官没有两样了。”

“闭嘴，到那边去，笨蛋！”那个被问的女人回答道。“在共和国的庄严场合，人们应当穿深色服装。”

“哟，你说什么庄严？”第三位妇女插话道。“如果你得知有几个年轻的法国军官对我姐姐的儿女干了什么事的话，你就不会这样说了。”

“啊，那是诬陷！肯定是贵族伪装成了法国军官！……贵族们该死！……平军万岁！”

“万岁，万岁？”有人说新政府的那些老爷们几乎全都是贵族。”

“是的，我的女儿，他们过去是贵族，而现在他们已经涤罪了。”

“真见鬼!他们怎么能够涤罪？”

“哎，你不知道吗？你从来没有看过圣卡利麦洛教堂的那幅涤罪的画吗？……他们是拿着两只斑鸠和两只鸽子走进教堂的。”

“这就够了吗？”

“神甫知道怎么办。我认为这样涤罪已经足够了，涤罪的仪式并不重要！卢克雷齐娅！你看你弟弟多帅呀，肩上背着火枪，帽子上还插着鲜花！”

“我看到他了！如果我不是他姐姐的话，我就爱上他了……你知道他发誓要杀掉所有的国王、所有的王子、甚至教皇吗？……”

“是吗？他可真是好样的！他不会食言吧！……我亲眼见过他在酒店里把一个欺负他的警察打得鼻青脸肿。共和国万岁！……”

所有那些不知疲倦的嗓子在共同高喊令人激动的口号："共和国万岁！拿破仑万岁！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万岁！"

"哎呀！"那个主张内阁成员穿红色服装的妇女怯生生地问她的同伴，"你们能告诉我，这个共和国在哪里，和它是什么东西吗？我看不见这个共和国。……也许他就像住在维也纳的女皇玛利亚·特雷莎吧！也许他是由女皇给我们派来的一个二流厨师吧！"

"打倒总督！"另一个妇女高声喊道。好像她想摆脱她的同伴刚才提到的关于贵族们奴役的回忆。于是她开始给她的同伴解释共和国的明确概念，她说共和国就像一个无所事事的女主人，她生活也让别人生活，但她从不为穷人服务，仅为富人效劳。

"你看，"她接着说，"共和国是存在的，但是谁也没见过它。要是这样，我们就不会受奴役了。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地叫喊、工作、游玩和散心，好像任何人都不存在一样。"

"你在说什么，怎么没有任何人？"卢克雷齐娅大声地说道。"你们没有看到过法国人，没有看到阿尔卑斯山南地区的人吗？"

"是的，确实有这些人，"第一个妇女又问道，"但这个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是什么意思？"

"我的天啊！它是个名字，就像特雷莎，约瑟芬和许多人的名字一样。"另一个妇女说。

"不对，不对，我来告诉你们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是什么意思！"卢克雷齐娅补充说。"她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怎么，我根本不知道？哎，你知道，你可真是个大博士呀！"

"蠢货！你想与我比个高低吗？我是围着自由之树跳过舞

的人，我还是自由俱乐部的成员，我的弟弟在共和国军队里当兵！

我愿洗耳恭听她们关于这个正在艰难诞生的共和国的解释。她们当然不会注意尚未与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合并的曼多瓦的代表和教皇国某些省的代表也出席了庆典，并一致向该共和国的新政府表示祝贺，这是意大利走向统一的一个伟大标志。

“那么，请你说说，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是什么意思？”我以极大的兴趣问那个看来最傻但又最饶舌的女人。

“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卢克雷齐娅傲慢地说，“就是说，有一个阿尔卑斯山南地区，共和国将会保护着它。塞尔贝罗尼就是这样讲的，他并且发誓说，拿破仑将军也同意他的看法。”

“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位拿破仑将军，他骨瘦如柴，头发硬得像铁丝。”

“噢，我的女儿，这倒也没有什么！你会看到他越来越漂亮的！连续战斗的烈火使他的面颊和头发变成了这个样子。你也会看到我的弟弟从战场上回来时是什么样子。我打赌，那时他可能不再需要戴帽子！”

“卢克雷齐娅，快骂你嫂子，别让她再说这种话！

在这样一个十分庄严的时刻，竟然在此发生了一场因讲不吉利的玩笑而引起的争吵。最后两位妇女相互扭打起来。她们旁边的妇女们急忙进行劝解，请她们安静下来。这时，法国兵的小队长前来用枪托维持秩序。刚才那位妇女说得对，不是没有人，而是有许多阿尔卑斯山南地区的人，还有法国人。对于法国人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就是他们组织了新政府，挑选了内阁成员，任命了新部长、秘书和地方政府的长官。此外，法

国人还有任命大议会议员和参议院议员的权利。但是，新的共和国的人民在适应沸腾生活方面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从绵羊似地顺从到积极主动地顺从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其它的变化与会接踵而来，因为拿破仑是该共和国的保证人。

我坦率地说，当时我也真正陷入大家共同的幻想之中。如果后来不是出现幻想破灭的情况，我也不会把它称之为幻想。事实上，人们是有充足而正当的理由怀抱期望的。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一个值得意大利子孙后代感到光荣的日子。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生活和思想的初步复兴。我当时对拿破仑寄予希望，后来又对他丧失了信心。就是这个拿破仑始终赢得我部分的感激，因为他加速了我国的历史进程。旧的威尼斯共和国应当跨台，而拿破仑加速了它的跨台，使它的跨台很不光彩。这是我们的耻辱！马基亚维利的伟大梦想一定要摆脱幻想的世界，以便积极地面对现实。而拿破仑改变了他的思想。这是拿破仑真正的功劳，真正的光荣。如果是机遇赐予他这种光荣的话，如果当时他寻求这种光荣是为了实现未来的野心的话，那么，千真万确的是，他对共和国的支持和他野心和需要暂时同挽救意大利民族的利益相吻合，并促使这个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拿破仑以其傲慢、错误和专横使威尼斯共和国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但他却有益于意大利。这时，微不足道的愤怒和仇恨以及感情用事均从我的心中消失了。虽然拿破仑是一个骗子，是一个不公道的人，是一个独裁者，但他还是受欢迎的。

连我本人都如此激昂慷慨，你们就可以想像阿格拉乌拉的情绪如何了。勿需我告诉你们，你们便可知道她对共和国和自由充满无限的热情，我把她对她的恋人艾米利奥不够关心归咎于她对共和国的自由的前景的忧虑。当晚，在我们住进位于波

尔达罗马纳大街一家极低档的旅店的两间小房后，我对她讲了我上述的看法。

“您认为我毫不关心他！”她回答道。“其实今天早晨我一直在用眼睛寻找他。我没有发现他，这不是我的错……您在米兰不是有许多威尼斯的朋友吗？今天晚上您可以去找他们，通过他们也许能得到点有关他的消息。好了，您走吧，快去找他们吧！通过他们我将会得知他的情况。与此同时，我将修改一下您给我买的女装。谢谢您，我的朋友，我发誓我将永远感激您。但是，如果您遇到斯皮罗，要假装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若是他先于我们来到了米兰，这也不会使我感到惊奇。”

我答应按她的要求办，而我则要求她履行诺言，尽快将她的情况告诉她的父母。她答应了我的要求。随后，我去邮局看看是否有我或她的信。我在那里拿到了四封信，三封是我的，其中两封是彼萨娜写的。她在第一封信中告诉了我一些有关我脱险之后发生的事，在另一封信中则对我离开她表示痛苦和难过，并殷切盼望能尽快再拥抱我。我对她叙述的一切感到惊诧。纳瓦杰罗阁下已把她的堂姐——伯爵夫人赶出了家门，她已回到在会计部任职的儿子家。老文基埃雷多对我的逃走大肆渲染，叫嚣要查抄我的所有财产。但由于他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清贫破旧的房子，因此其嚣张气焰也就自生自灭了。如果说他们没有没收我的房产，那是因为彼萨娜居住在那里。此外，拉伊蒙多的说情很可能使这次报复行动有所收敛，因为这个聪明的年轻人还未忘记彼萨娜的娇媚。看来当时他又开始千方百计地接近她。对此，我至少对某些事情产生过怀疑。例如，有一天彼萨娜突然接待了多蕾塔的来访，这肯定是拉伊蒙多的诡计，他企图通过其情妇来进行试探。多蕾塔一向盲目地为他服务。但是当他达到目的后，就会一脚把她踢开。我是很不喜欢

这种人同彼萨娜接近的。我决定以兄长的身份写信给她，严肃地提醒她要与这种女人拉开距离。她可能会为此而嘲笑我，我还难以预测她的态度。她的头脑太简单了！我想：“就到此为止吧！如时局发生逆变，法国人会很快发动战争。届时经常发疯的彼萨娜的处境会更加困难，她需要更大的爱，更希望她所爱的人待在她身边。因此，我不愿同她的分离持续太久。

另外还有两则轰动一时的奇闻：帕尔蒂斯塔尼约仍迷恋着克拉娜，彭多拉神甫成了圣马可教堂的神甫。我认为，帕尔蒂斯塔尼约是在不久前靠他那有名的男爵叔父的提携才成为奥地利帝国军队骑兵上尉的，他穿着马靴不分昼夜地在圣特雷萨修道院门前踱来踱去。为此，雷登塔嬷嬷要求设一名女门卫以加强对修道院的守护。这位女门卫手执武器盯着不停走动的帕尔蒂斯塔尼约。他确信，伯爵夫人之所以迫使克拉娜当修女，完全是因为她嫉妒和憎恨他的家庭，因此他重新燃起了报复的怒火。在他的报复计划中有一个很阴险的办法，这就是他要购买弗拉塔地产的许多抵押，并不断向伯爵夫人施加压力，要求她把那个不幸家庭的最后财产全部交给他。诚然，帕尔蒂斯塔尼约本人并没有这么多的阴谋诡计，在他的背后人们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文基埃雷多老领主的狰狞面目。当他被判处监禁，他曾发誓永远憎恨弗拉塔伯爵夫妇及其后代。文基埃雷多老领主的欺压，帕尔蒂斯塔尼约的勒索，富尔詹齐奥的随心所欲的偷盗，再加上里纳尔多伯爵不善于理财，这一切造成了伯爵夫人家庭严重的入不敷出。因此，她的家族的破产是不可避免的。遭人遗弃的弗拉塔城堡正在毁灭，只有奥兰多主教的房间还有百页窗和门板。庄园管理人和无赖们在城堡内为非作歹，有的卖掉了窗子的玻璃，有的卖掉了门锁，有的卖掉了地板砖、有的卖掉了天花板上面的横梁。可怜的卫队长的房门也被他们卸

走了，致使韦罗妮卡太太因感冒而咳嗽得更厉害，于是卫队长的经济负担也就增加了五十倍。马夫马尔凯托早已离开了城堡，从城堡的马夫变成了教堂的圣器管理人。这是一幕多么离奇的闹剧啊！名门贵族已失去价值，但他们仍一心想成为圣徒。比这一切更让人惊骇愕然的是伯爵夫人，她再也不能从家产中得到金钱了，她收到的只有借款的证据和催她付款的通知。她不知应该向何人求援。如果没有彼萨娜的嫁妆存款的那点利息，她甚至连面包都吃不上。然而，她仍不停地赌牌，多次把里纳尔多的微薄薪金放入自己口袋中，力图去填平牌桌上的那个无底洞。关于弗拉塔老家的消息，彼萨娜还说她从奇斯泰尔纳镇的表叔家得到了一些有关弗拉塔老家的消息。但她的表叔们已带着子女迁居威尼斯，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能飞黄腾达，其家族能得到奥地利人的恩宠。不论这个党，还是那个党，都在拼命地从那可怜的公共事业开支中揩油。谁愿意因处于两党之间或远离它们而根本捞不到油水呢？我坦率地说，我一生中很少看到过那样的奇迹，几乎所有的成年人也都没见过。只有年轻一代会轻视荣誉和财富，他们知道珍视神圣的品德。只要有这种品德才能使他们的伟大目标得以实现，才能使他们的高尚事业易于成功。

我收到的另一封信是老阿波斯杜洛斯写的。他告诉我，他女儿的出走和他在米兰以外其它地方寻找她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他把在米兰寻找她的任务交托给我。他向我了解有关情况，希望我尽力找到她，一旦找到了她，就把她送回威尼斯，或按照她所喜欢的方式进行妥善安置。显然，他并不想对这个有叛逆性格的女儿动用父亲的权威，只希望她认真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在信中并没有责骂她，因为他认为只有疯子才会这样做。但是，他表示他要把她忘掉。另外，他还在信中说，

他已在陆地上的其它城市布置了最周密的调查，当地的那些联系人答应将尽快把潜逃者送回家。他仅对我给予了特殊的照顾：如果我认为在米兰比在威尼斯更能让这个姑娘迷途知返，我可以酌情处理。他在最后几个字下面还作了加重号，但我不理解其含义，所以我想请阿格拉乌拉说明一下，这些话是否暗示她与艾米利奥先生结婚的问题。当时我实在不理解他讲这些话的原因。我的命运的确是很奇特的：双方都认为我是对方所信赖的人，双方都含糊其词地与我讲话，我就像是在读天书一样。此外，我一直没有得到父亲的任何消息，看来在圣诞节前也不能指望得到他的消息了。但是，总的来说，当时从东方传来的消息还是不错的。

这些杂乱如麻的思想、新闻、麻烦事和神秘不解的事充斥了我的头脑。我慢慢地走到一家咖啡馆门前，向人们打听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军团的营地。他们告诉我就在距离达尔米广场只有几步远的圣维琴济纳宫。他们的指点把我弄得更加糊涂了。我又向另外的人打听，转了几个弯后，再次打听并继续向前走，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我看到军营中纪律并不严明，人们就像在一个自由港一样随便出出进进。混乱、喧闹和无秩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军官们一味炫耀自己的新军服，说什么身着此军装在上战场吓倒敌人之前会使那些美人为之倾倒。下级军官和士兵争吵不休，因为下级军官认为按军级他们应站在队伍前面，而后者则认为按照共和国的平等原则应提高士兵的地位。这成了一件争论不休的事。后来大家费了很大的力量才解决了平等和上下级关系的问题。在我们之中连傻瓜也知道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名言：“你应当领导人民”。但丁也曾讽刺地说：“所有参加战斗的人，都想各自为政！”意大利人性格中的优点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可能会蜕化为缺点。高傲只适合于旷

野的雄狮，而不适合于牢笼中雄狮。你们会说：过去的优点是有可能恢复的，经过反复斗争，经过教育，经过习惯的过程，我们可以很好地恢复过去的优点。我要对你们说：我对此抱有不小的期望；如果我们不迁就缺点，优点就会发扬光大。实际上，我宁愿具有意大利人易怒的骄矜，而不愿像醉醺醺的斯拉夫人那样卑躬屈膝。这里可以发表一篇文章来批驳一些人期待斯拉夫人将会为文明增添异彩的观点。斯拉夫人曾为德国作出过巨大贡献，但他们对我们来说却是些可怜的罗马混血儿，他们所留下的那点值得夸耀的东西不过是那个幻想的、虚假的原始计划。如果你们愿意承认的话，这个计划好像具有一点我国的特色。那些诽谤拉丁民族的人说，写大部头著作是浪费时间，只要出版和阅读现有的作品就足够了。有人胡说，意大利代表过去，法国掌握着世界的今天。而未来呢？如果说未来属于斯拉夫人，属于蒙古人，他们便会高兴得忘乎所以。而我本人相信，未来将永远是未来。

尽管如此，丝毫也不能原谅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军团的秩序混乱和不服从指挥。让我们把人的价值问题暂时先搁置一边吧！我向你们保证，在纪律和秩序良好方面，闻名的拉维涅诺指挥的著名的切尼德部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高尚的形象。让我们看看理论家，大理论家桑德拉卡上尉的有关评论吧！他说，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军团里，一个士兵应当比对待兄弟还要亲地对待另一个士兵，这样以来他们还能不相互督促去遵守纪律吗？……我打赌：谁能在伦巴第军团中找到两个胡子修剪得一模一样的士兵，谁就会得到与米兰大教堂等价的奖赏。在这方面，服装史特别给我们提供了从亚当起，到巴比伦人，到奥斯特罗哥蒂人，到腓特烈二世的投弹手的光辉榜样。我向一个为了半瓶酒正在给他的同伴擦皮鞋的士兵打听卢奇利奥大夫、阿

米尔卡雷和朱利奥。

“他们在第一队，您可以向左拐。”那个希望平等的士兵回答道。

我先向左拐，随后又向另一个正在用机油和破布擦枪的、比先前那个士兵更脏的士兵打听他们三人在哪里。

“真见鬼！让上帝诅咒他们吧！我倒认识这三个人。”这个士兵回答道。“卢奇利奥是连里的医生，他按照那些讨厌我们的法国人的命令来扼杀我们。……公民，您知道他们已经关闭了公共教育厅吗？”

“不知道。”我说。“请问，我到什么地方才能找到他们？”

“您别着急，我会告诉您的。卢奇利奥是位医生，阿米尔卡雷是我们连的旗手，朱利奥是队长，他长着一张死人般的面孔，站都站不稳。他把一切难办的差事都推到我的头上。您睡，这就是他的枪，要我给他擦！……他带我们参加了今天上午的庆典。他要我们像电线杆一样笔直地站了十多个小时，饱尝了冬季凛冽的寒风！……真见鬼！我们参加部队是为了打仗，是为了消灭共和国的贵族！我们当兵并不是为了给法国的督政府当警卫，不是为了在祈祷仪式中给他们捧蜡烛！……这些事应当让奥地利大公的仆人们去干。这是真正的耻辱。今天一整天我只喝了三分之一瓶卡内托葡萄酒。……这根本不能算是共和党人！公民，你能借给我一点够买半升酒的钱吗？……我叫贾科莫·德拉波塔，是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军团第一队随时听从你们命令的排头兵。”

我给了他价值一里拉的米兰钱币。我已说好借给他，其条件是带我去见我向他打听的那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他随即扔下步枪、机油和破布，高兴得以米兰人特有的方式蹦跳了几下，他一手紧握那个里拉，另一只手摸着鼻子，看了我一眼，

随即便朝小酒馆的楼梯跑去。

“请你们想像一下共和党人的廉洁吧！”我边想此事，边像一个老人那样低声抱怨。但我又想，共和国现在已经有了章程并在联盟广场举行了庆典，虽然它可以开始前进，但还不可能立即就革新旧的习俗。此外，酒可使人们振奋，可使人们憧憬未来，它将永存于世界上所有的共和国之中。

我终于在一个走廊里遇到了一个着装整齐、十分庄重、近乎高雅大方的小个子士兵，他几乎用宫廷侍卫鞠躬的方式回答我的问候。他用四个月前称呼伯爵和阁下的语气称呼我公民。他很有礼貌，说话声音圆润动听。过去他应是一位酷爱自由的男爵，他想成为这种新的教派的修士，因而加入了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军团。有不少的名人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人们说，他们之中有些人遭到了逐出教门的惩罚，最后成为英勇的烈士，在我们的日历上登载着他们的英名和牺牲纪念日。马纳拉就是一个例证，他生于米兰。有人告诉我，他就是一位匿名的男爵。总之，这位士兵非常有礼貌地迅速将我送到卢奇利奥的房间门口。我们在告别时就像刚参加过会议的两名部长那样相互寒暄。

我走进了房间。我无法形容当时卢奇利奥大夫和正与他在一起的朱利奥的惊讶。我们互致问候和热烈拥抱。我认为，他们对我的欢迎比亲兄弟还亲热，从而我看出他们很喜欢我。但是，在我拥抱和亲吻朱利奥时，我心里感到有些内疚。可以说，更令我的嘴唇上还留着彼萨娜的热吻。朱利奥也曾爱过彼萨娜，也许由于她的轻率和卖弄风情，因而他的每根血管才燃起了损伤他身体的熊熊的爱情之火。但是，他为了一种崇高、更幸福的爱而放弃了对彼萨娜的爱情。我发现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我不敢肯定是不是兵营的艰苦生活使他比在威尼斯时

身体更糟了。但卢奇利奥要我放心，他向我保证，朱利奥的病情没有任何发展，而良好的心情、平凡而持续的工作、清苦而有规律的伙食也许十分有利于他病情的好转。朱利奥微微一笑，好像他可能相信这种说法，但又不甚重视，或希望如此而已。他之所以当兵是要为祖国献身，而不是为治愈疾病。由于他抱定了这种信念，因而他能愉快地生活，并决心像希腊诗人阿纳克瑞翁特那样头上带着玫瑰花环走向坟墓。我向他们询问他们的希望，工作和生活情况。他们都说很好，他们对在罗马、热那亚、皮埃蒙特和那不勒斯爆发革命，对掀起一个从波伦亚到摩德纳，到佩萨罗，到里米尼并入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统一运动抱有殷切的、极大的希望。

“我们要把地中海同马萨联系起来。”卢奇利奥说。“看谁还能阻止我们把亚德里亚海同威尼斯联系起来？”

“法国人呢？”我问他。

“法国人在很好地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尚不能自己解决问题。我认为，必须睁大眼睛，不能听信像维莱塔尔德那类白痴的谎言。我们特别要全力掌握住我们的自由，即使有人愿用全世界的金子来换取它，我们也决不会答应。”

我的想法与他们的想法大同小异。但是，通过卢奇利奥热情的声调和活泼的手势我马上知道，今天上午盛大而庄严的庆典甚至使卢奇利奥谨慎的想像力重新活跃起来。他不再是两个月前的那个晚上无精打采的样子了。因此，我更加喜欢他，他真是一个百折不挠的人。尽管他的预见与我预见相吻合，但我还是不愿意盲目地相信他的想法。因此，我就人民的无知和缺乏经验问题以及我在最近组成的军队中所看到的不服从指挥问题，表示了疑虑，我认为这些现象不符合共和体制的高尚文明。

“这是两个应当理智解决的问题。”卢奇利奥说。“如何才能培育出有纪律的士兵呢？要用纪律。如何才能培养出真正有完美道德的共和党人？要用共和思想。无论是士兵还是共和党人都不是天生的。我们生来不过是人而已，也就是说我们是应当接受好的或坏的教育的人。我们将来成为奴仆，还是成为自由人，这取决于我们是被邪恶者控制，还是被正直人帮助。因此，我同意如下的观点：如果共和国不能培养完美的共和党人，那么独裁者就更不能也不愿培养这样的人了。”

“谁知道呢！”我感叹道。“布鲁托的共和制罗马不是源于塔尔奎尼奥的独裁制罗马吗！”

“哎！卡尔洛，在这点上请你放心。在近四五百年的疯狂和奴役中，我们国家并不乏有塔尔奎尼奥式的独裁者！我们应当很好地接受教训。你应该给我们讲点你的情况了。啊，你为什么迟迟不从威尼斯出发来这里呢？你在那里忙些什么事？”

我先以莱奥帕尔多的逝世和我父亲留下的悬而未决的事务为借口，最后我鼓足勇气，偷偷地看了朱利奥一眼并提到了彼萨娜。当时他们二人争先恐后地问我彼萨娜同那位法国军官交往的事，因为此事早已传到了米兰。我讲述了事情经过，以及此事给彼萨娜造成的种种麻烦和危害，从而迫使我留在威尼斯给予她某种保护和安慰。我特别着重描述了我如何脱险的经过，以便向他们强调我留在威尼斯是冒着极大危险的。当然，我不想告诉他们迫使我这样做的其它重要原因。总之，我的内心承认了我迟迟不来米兰是错误的，不过我不愿让别人收集到责备我的证据。为了避免在这个棘手问题上过多地谈论下去，我主动地改变了话题，谈起威尼斯最近的情况，法国将军塞卢里埃对威尼斯的最后掠夺，新成立的政府，以及我认为在该政府中文基埃雷多老领主似乎有一定影响等等。

“天哪！有个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卢奇利奥说。“文基埃雷多老领主早已成为奥地利帝国和巴黎执政府之间的信使了 !……，，

“啊，或许他同住在米兰的拿破仑有更多的联系。”朱利奥纠正道。

“也许是这样，他已是拿破仑的奴仆。但拿破仑不能取消法国执政府已下达的命令。事实是文基埃雷多老领主得到了优厚的报酬。但我以为，或者说我希望，他的情况将越来越糟。因为他的效劳一向不佳，而且谁要是死心塌地为别人效劳，谁就会招致嘲弄和灾祸。”卢奇利奥说。

“你对弗拉塔的阿莱桑德罗有何看法？……”我问道。“在今天上午的庆典上我看到了他，在其周围群星灿烂，他好像成了黄道带 !”

“阿莱桑德罗·吉奥尔吉现在是轻骑兵的一名上尉。”卢奇利奥回答道。“他在镇压热那亚周围地区的农民暴动中立了大功。现今他正在飞黄腾达，一个月中先后被提升为中尉和上尉。但我得知，他们那个连经过激战、伤亡和极度疲劳后，仅幸存四人，其中一人应当成为上尉。在另外的三人中，有两名鞋匠，一名牧民，因此他这个磨坊主的儿子就理所当然地被选中了！……你会见到他的，你可以看看他多么神气！他是个很能干的好小伙子。他主动向他遇到的人提供保护，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保护你。”

“谢谢，’我回答道“需要时,我会接受他的保护。”

“但现在不行，”卢奇利奥说。“因为你现在的岗位是同我们和阿米尔卡雷在一起。”

随即卢奇利奥和朱利奥同我谈起了阿米尔卡雷：他是如何空前的自豪和勇敢，可以说，他是部队的主心骨，每逢紧要关

头他都善于提出解决问题的良策；他们现在只靠军饷过日子，可以想像他们经常是身无分文，因此要靠阿米尔卡雷想办法去筹集款项；有了钱后，他们还要尽量节省，以等待下次发军饷。在谈论阿米尔卡雷时，我的脑子中浮现出布鲁托·普罗韦多尼的形象。有人说，他是与阿莱桑德罗一起离开家乡的，此后就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据说，他参加了利古里亚和皮埃蒙特的战争。尽管皮埃蒙特的国王是法国执政府的好友和忠实奴仆，但法国人始终大力支持反对王国的运动，寻求搞政变的时机。在此期间，法国执政府煽动刚刚诞生的利古里亚共和国对萨丁王国发动战争，并禁止王国进行自卫。可怜的国王不知该怎么办为好，结果是国内危机四起。幸运的是，勇猛的、忠于祖国的皮埃蒙特人丝毫不像沉睡的威尼斯，否则人们将会看到它就要蒙受威尼斯那样的耻辱。当然那里也发生了镇压民众的可耻事件，但这完全是法国人一手制造的。这时我认为已出现询问艾米利奥情况的最佳时机。于是我佯装认识他，想得到一些有关他的消息。卢奇利奥撇了一下嘴，没有回话。朱利奥则冷笑着说，他已同米兰一位美丽的伯爵夫人前往罗马，也许是去那里干革命吧。他们对他的蔑视表情引起我的疑虑，但我未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消息。不久，足智多谋的阿米尔卡雷来了，屋内再次出现相互亲吻和表示惊讶的场面。他的面孔变得像阿拉伯人那样黑，他的声音像步枪射击时那样响亮。他后来告诉我，他的声音所以变得这样宏亮，是因为他操练新兵时要大声地下达口令，其实训练步法是件极简单的事，但兵家却把它变成了世界上最基本的艺术。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在腓特烈二世之前，士兵打仗时，要么一动不动，要么胡乱跑动。但谁也不会相信，一百年后，士兵会被训练得按波尔卡舞步行进。那天晚上我真不愿中断我们之间的谈话，因为我们还有许

多事要相互诉说。当我们走出房间来到堡垒时，号声响了，卢奇利奥向他的两上伙伴做了一个应当回营房的手势。

“啊，是的。”阿米尔卡雷耸耸肩说。“我作为一名军人，应当服从号令。”

“唉，我是一个病号，应当认为我是在住医院！”朱利奥说。

我想卢奇利奥已提醒他们遵守纪律，因为天色已晚，我也应回住所同阿格拉乌拉进行面谈，告诉她有关艾米利奥的消息，并交给她一封信。但这两位战士一点也不听卢奇利奥大夫的话，我也乐于得到他们的陪伴。他们三人同我一直交谈到九点多钟，并且把我送到我的住处，但我未请他们上楼。当他们看到了窗内有灯光和窗帘后有个女人的身影时，他们开始同我开玩笑，并做了种种的猜测，他们为我的幸运感到高兴，那个一向乐观的阿米尔卡雷更不停地发表议论。我担心阿格拉乌拉听到有人讲话后会到凉台上去张望。当上帝要求卢奇利奥说服他们二人回兵营时，我才走到楼上安慰那个十分寂寞的姑娘。我把信交给她后，见她边看信边叹息，几乎要哭起来，但他竭力不让我发现这一点。

“我可以问一下是谁给您写的信吗？”我说。

她回答说，是她哥哥斯皮罗写的。并回避我提出的其它问题，仅说她哥哥身体很好，并相信她在米兰会得到我的陪伴。他既然这样爱他的妹妹，为什么不来找她呢？这是一个我无法理解的问题。后来我才明白，在我逃离威尼斯后，斯皮罗竟然被当作我的同谋而进了监狱。他给阿格拉乌拉的信是他出狱后写的。因此，阿格拉乌拉十分感动。随后她问我是否收到了威尼斯的来信。我回答收到了。她立刻向我询问有关情况。我随即把她父亲的信和彼萨娜写的关于威尼斯局势变化的信交给她

看。她专注地一口气读完了所有的信，仅仅当她读到信中提及拉伊蒙多和多蕾塔的名字时，才显露出某种惊讶的神态，并自言自语地重复多蕾塔的名字。

“有什么问题吗？”我问她。

“哎，没什么！我也是间接地认识这位太太的。我感到奇怪的是她的名字出现在给您的信中。如果我知道拉伊蒙多·文基埃雷多站在您一边，我就不会大吃一惊了。”

“怎么，您认识文基埃雷多的领主父子？”

“我认识他们。啊，太巧了！因为我认识他们，所以我想对您说一点情况。我猜测，他们同艾米利奥有某种利益关系。”

“关于艾米利奥，我应当告诉您一个令人不快的消息。”

“什么消息？”

“艾米利奥先生已去罗马。”出于慎重，我未提及那位伯爵夫人。

“我知道这件事，但他会回来的。”阿格拉乌拉带着一种无所谓的神情回答。“但是，我请您明天了解一下，巴拉夸伊将军的副官米纳托先生和贝蒂埃将军的秘书赫特维尔是否在米兰。他们二人曾答应我，在我需要时，他们会帮助我打听艾米利奥的下落。”

“我将尽力而为！”

“请您告诉我，您得悉了他的什么情况？”

“没有别的情况！”

“没有，没有？的确没有吗？”

“我对您说过，没有别的情况了。”当我听到她冷漠地谈论上述两位将军的助手时，我几乎对这位少女肃然起敬。但我不愿告诉她，当我向卢奇利奥和朱利奥提到艾米利奥的名字时，他们对他所表现出的那种明显的蔑视态度。我知道热恋中的少

女是多么喜欢别人赞扬她的恋人。

“阿格拉乌拉，”我沉默了片刻后，为活跃我们之间的交谈便补充了一句。“您坦率地说，您认为我的好意和谨慎……”

“无可比拟。”她回答道。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我希望我的好意和谨慎能赢得您一点信任。”

“那好，我的朋友，请您提问，我来回答。”

“如果您像一位女皇那样严肃而高傲，我只能把话咽回肚里。我要开始说了。现在您就像我第一天晚上见到您时那样高兴的谦逊。……您这样确实使我喜欢！……因此，现在请您告诉我，您怎么那样熟悉法国参谋部里那些人的姓名。……我感到，您好像一位在调动部队进行战斗的统帅。”

“您还想了解其它情况吗？”

“没有别的了。目前，我的好奇心到此为止。”

“好吧！那些先生是艾米利奥最亲密的朋友，这就是我认识他们的原因。”

“您也认识米纳托先生？”

“我了解他胜于了解其他人。他还是一个最有绅士派头的人，也就是说，他是所有这些强盗中流氓习气最少的人。”

“阿格拉乌拉，请您慢慢地说！您不是今天上午的那个阿格拉乌拉了。怎么现在您如此蔑视几个小时前您还大加赞扬的那些人物了？”

“我？我所高度赞扬的是共和国，而不是那些制造共和国的人。驴子有时也能运载宝石。……另外，室内的强盗可能在户外是个英雄，但他们不过是屠夫式的英雄而已。”

“请您告诉我，斯皮罗给您写信是要来接您，还是让您自己回威尼斯？”

“您为什么提这样的问题？……您是不是讨厌我了？”

“晚安，阿格拉乌拉！我们明天再谈，今天您的心情不好。”

我回到位于她的房间后面的一间简陋的卧室。我躺在床上，心里想着彼萨娜，想到她所遭受的艰难困苦以及孤独给她造成的危害。特别是她与罗莎的重归于好，以及多蕾塔对她的拜访，这一切使我的心上蒙上了一层阴影。果然拉伊蒙多接踵而至，因为我知道他是头大山羊，他会沿着小绵羊留下的脚印前进的。这时在我的脑子里已考虑好准备明天给她写的一封长信。我从思念彼萨娜又想到阿格拉乌拉的事：如果说她现在已不再痛苦，那她的脸色为何越来越阴沉，谁能从她那激荡的脑海中看到一线光明呢？我肯定是看不到的。从帕多瓦到米兰，她一次又一次地使我目瞪口呆。她好像不是一个忙于生活的少女，而是一位要写英雄史诗的法国小说家。她的行动和她的言谈变化莫测，有时是退让，有时又超越现实，充满矛盾，令人惊讶，就像由古典文学的批注者随意改动的希腊诗人平达罗诗句那样令人惊讶。我整夜都在做这方面的梦，翌日早晨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观察她。当我把要寄给彼萨娜的信放进口袋准备出门时，我也没发现她有什么异常。在给彼萨娜的信中，我附了一封给阿波斯杜洛斯的信。我向他叙述了阿格拉乌拉的全部情况，并表示，有关她的事宜我将遵照他的要求办理。此外，我还请他在必要时给彼萨娜以经济帮助，把她像我本人一样看待。当然，我去邮局寄信并没有告诉阿格拉乌拉，因为这涉及到我的良知，我不愿意声张。我要像一位父亲那样去爱她，而不是像一个恶棍那样去爱她。

中午时分，我与卢奇利奥在大教堂附近一家咖啡馆进行面谈。在这个地方会晤是当时的一种风尚，所以我们也在那里相

会。他对我不能加入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军团表示极大的遗憾，该军团的确没有空缺职位了。他说，与其让我这样的人无所事事，还不如找魔鬼想想办法。他感到高兴的是，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现在我就带你去见你的将军！”他说。“将军，司令官，上尉，战友，任你随意称呼！他是一个品德远远高于他人的人，但他自己却未意识到，他从不表现自己。人们绝对不会相信，他一天的工作量足以累垮十二个人。尽管如此，他却欣赏安静的人，甚至原谅懒惰的人。我敢打赌，在战场上只要有他，就有打胜仗。虽然他的眼睛受过伤，但他的眼中却蕴藏着最为奇特的力量。他是那不勒斯人。在那不勒斯，人们说，他有一双杰塔杜拉，就是我们家乡的人们所说的眼神儿不好的意思。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同眼神恶毒混为一谈，更不要把它同弗拉塔的文书眼神的极其恶毒混为一谈。”

“他是一只金凤凰吗？”我问卢奇利奥。

“你自己去观察好了。假若你不喜欢他，我就不姓维亚内洛！”

我们边说边走出咖啡馆，快步跨过纳维利奥运河，奔往一个城堡。我们走进一个宽敞的院子，里面挤满了战马、马夫、驯马师、马具，好像是一个骑兵营。传令兵和军士在楼梯上走上走下，这里好像就是司令部所在地。在前厅里有许多士兵，枪支交叉地放着，或用带子捆成捆依在墙上。前厅旁边有一个小小的仓库，在那里存放着军衣、皮带和皮鞋。

“这是什么地方？”我心里想。“也许是一个军需库吧？”

卢奇利奥像这里的主人一样泰然自若地径直朝前走。他没有让那位站在前厅观望天花板的副官进行通报，而是直接推开门，拉着我的手走到一个像某军校的古怪校长的人面前。

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的青年，三十岁左右，带着一种真正冒险家的气质，他有一张英气勃发的面孔，酷似奥西尼家族、科洛纳家族或梅迪齐家族的某位成员。他的人生就是不断地战斗，杀富济贫，决斗和坐牢。他叫埃托雷·卡拉法，是一位很有名望的贵族。他积极参加民族独立运动和他对自由和祖国的热爱，使他的名字更加光荣和响亮。他曾因支持共和党人的秘密活动被长期囚禁在臭名昭著的圣埃尔莫城堡坚狱中。他越狱后，前往罗马的医院治病。后来到米兰自费组织了一个以解放那不勒斯为目的的军团。他有着不惜一切代价联合进行或单独进行解放事业的顽强精神。在他那张端庄的脸上焕发出一种伟大的精神。他的一只眼的眼皮上有一块被子弹擦伤而留下的疤痕，这可能是这位英雄的崇高理想的不幸标志。他从一张简陋的床上站起来，把手伸向卢奇利奥，感谢他推荐了一位出色的军官。

“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军官。”我回答道。“至于真正的军事艺术，我仅知道一点皮毛。”

“为了保卫祖国和您的荣誉，您有英勇杀敌的决心吗？”卡拉法问我。

“我不仅有杀一个敌人，而且有杀成千上万敌人的决心。”我说。“我决心为那个如此崇高的事业英勇献身。”

“您是我的朋友。我要对你说，你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不，我认为你现在就是一名优秀的战士！”

“他当然会成为一名战士！”卢奇利奥插话道。“但他是不是可以成为一名军官呢？”

“关于这一点，请你让我考虑一下！……你一点也不会骑马、不会打枪、不会用剑吗？”

“这些我都会一些。”这全是马尔凯托的功劳，为此我要感

谢他，就像不久前我感谢老教区长教我学习古典文学一样。

“那好，你是一名军官。我的军团经常要分散地打仗，有好的眼力和坚强的意志要比知道军事理论更为重要。今天晚上大家回营房后你来找我，我准把一支队伍交给你。你要有胆量，三个月内我们将夺取那不勒斯王国。”

我仿佛是在聆听中世纪的民族英雄罗伯特·朱斯卡托或阿利奥斯托的长诗中的英勇骑士在讲话。但是他的讲话严肃认真，后来我亲眼看到他的讲话变成了现实。有件事我实在难以启齿，这就是我想问他我能否在军营外住宿。最后，我还是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微笑着回答我，这是军官们的权利。

“我懂了。”他补充道。“你夜晚还要同另一位上校商议工作。”

当时我思绪万千，我没有否认这一点。卢奇利奥也笑了。事实上我不能不照料阿格拉乌拉。但是，我当她的卫士能得到什么乐趣呢？只有天晓得！我非常喜欢埃托雷·卡拉法先生。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更是加倍地喜欢他。我永远愉快地牢记他那俭朴、繁忙和战斗的一生。每天上午，我与士兵们一起操练。吃过午饭，我便同阿米尔卡雷、朱利奥和卢奇利奥坐在一起聊天。晚饭后，我又同阿格拉乌拉交谈。她一直在等待艾米利奥，但她不愿听要她回威尼斯的话。在此期间，我收到过彼萨娜的几封话里有话的来信。光阴飞逝，转瞬间我们进入了罗马革命时期。罗马的革命应当为卡拉法在那不勒斯王国展开的军事行动奠定基础。

第十六章

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家庭悲剧。弗斯科洛、帕里尼和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其他要人就罗马事件发生分歧。我得到了一个妹妹，送给了斯皮罗一个妻子。我在曼托瓦、佛罗伦萨和罗马。那不勒斯边界的小规模战斗。卡拉法的美人。通过一次打赌，我赢得了彼萨娜，但最初我对她并不满意。

1798 年 2月 15 日那天，五个公证人在瓦奇诺营地草拟了罗马人民自由行动计划。法国将军贝蒂埃俨然以解放者的身份参与了此事，但是他在前不久的巴索诺国际会议上曾为在名义上保留威尼斯共和国而把意大利的这一部分出卖给了奥地利。教皇被软禁在梵蒂冈内，他只能生活在瑞士卫兵和神职人员中间。由于他拒绝放弃政权，因而被法军用武力驱逐出罗马，他不得不逃往托斯坎大公国。在那个无限恐惧的多变年代，意大利不屈不挠的典范就是教皇庇护六世。尽管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我赞赏这个伟大的老教皇的坚韧性。当我把他的坚韧性同威尼斯共和国元首马宁的摇摆不定的软弱性进行比较时，我感到意大利这两个最古老的政府之间有多么

令人伤心的差别啊！早已惨遭特伦蒂诺条约折磨的罗马，现今又因共和党人的出现而被抢劫一空。法国将军迪福被杀害成为法国对罗马教皇国发动战争的借口，随之而来的是隆重的葬礼，节日的彩灯和对罗马所有教堂的抢劫。装满金银财宝的沉重木箱不停地运往法国。法军是贪婪的，但不久前接替贝蒂埃担任其总司令的马赛纳将军则更加贪婪，以致引起了法军士兵的骚动，要求他辞职。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农村也不断发生暴动，暗杀事件层出不穷，出现了只有在意大利南方和西班牙才能看到的那种社会悲剧。这里，由于卡拉法军团的进军计划已经确定，人们期待那位可恶的法军总司令马赛纳尽快从罗马滚蛋。与此同时，我遇到了一桩麻烦事。阿格拉乌拉一心要跟我同行，因为前往罗马是她的热切愿望。我既不想拒绝她，也不想让她在那样一个灾难性的时刻冒一次长途跋涉的危险。因此，我写信给威尼斯的某些亲戚朋友请他们劝阻她。但是，没有一个人给我回信。几个月以来，我甚至对彼萨娜的情况也一无所知。我们这次向罗马进军只能得到一点很可怜的帮助。但是，它却包含着我对未来的希望。卡拉法因马赛纳迟迟不肯离开罗马而大发雷霆，而我却在考虑别的问题，我坚信，存在着实现我的希望的广阔天地。我的三个朋友早已跟随伦巴第军团向罗马进发，现在就剩我一人了，除了漂亮的上尉阿莱桑德罗，我没有其他伙伴了。

最糟糕的是，不知是从威尼斯，还是从米兰散布出一种谣言，说我同一个美丽的希腊姑娘同居，对此我的战友们也不断地同我开玩笑。你们想一想，这种无稽之谈在我的心里会引起什么样的烦恼！我向你们保证，我像古罗马的英雄穆齐奥·谢沃拉一样是在竭力帮助别人，因为艾米利奥先生同米兰的那位伯爵夫人分手后便爱上了阿格拉乌拉。她在我的心中并不重

要，我也不习惯她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她更像一位十分耐心的家庭教师。同她在一起生活使我很尴尬，表面上看来是幸福的，实际上是另一回事。但是，由于近来我同暂住米兰的诗人福斯科洛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我顺利地摆脱了种种烦恼。诗人那火一般的热情和激动人心的言谈使我如醉如痴，我专注地倾听他痛斥一切，倾听他大骂威尼斯人、法国人、德国人、国王、民主派和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人。他憎恨专制独裁，呼吁人们行动起来消灭专制独裁。他的言词是那样的慷慨激昂，就像大海汹涌的波涛。当时的米兰是他发挥其雄辩才能的最佳舞台，因为意大利最高尚、最富有才华的人士都云集于此，就是米兰的保护神对这么多的名人决定在此进行盛大的聚会也必然会感到无上的光荣。阿尔迪尼、帕拉迪西、罗索里、焦亚、丰塔南、贾尼、平德蒙太二兄弟等都是激励福斯科洛努力锤炼其雄辩才能的人物。通过这位诗人，我还认识了另外两位诗人，蒙蒂和帕里尼，以及一些官吏，如那位严厉的新闻检察官等等。帕里尼那庄重、开朗、和蔼可亲的形象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他是个跛子，走路很慢。他心中隐藏着烈火般的热情，他那又圆又大的眼睛闪闪发光，如同一道道闪电。雅格波·奥尔蒂斯在回忆他同帕里尼交谈的一封信中说：“他的确是那个时代生机勃勃的历史伟大，其作品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对此，我可以作证。”我本人有几次亲眼目睹了这位年迈的诗人同生龙活虎的年轻人肩并肩地坐在米兰东城门外居民区的大树下热烈地交谈。有一次，我也凑了上去，同他们一起进行讨论，我们时而对某些事件表示痛惜，时而评论某些人物。帕里尼要求我们共同高呼：“共和国万岁，让所有独裁者死亡。”我回答道：“共和国万岁，不要任何人死亡！”但我记得，福斯科洛用画笔画完自己的肖像后曾感慨地说：“死亡，只有死亡，才能

使人得到平和与安息。”我虽然是那不勒斯军团的一名小小的少尉，但由于我有一颗忠诚的心，我可以骄傲地说，我和这些伟人是平等的，我理解他们，我是他们的同伴。

福斯科洛已成为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军队的一名军官。在那个时代，有不少名人和专家成了军官，医生、法官和文学家纷纷手持利剑投笔从戎。一些富家子弟也以他们为榜样参加了军队。毅力、热情、效仿弥补了时代的缺陷。尽管存在着一时的混乱，尽管出现了各色各样的共和国，意大利未来军队的核心形成了。卡拉法担心：法国将军们力图使他的军团精疲力尽，最后把它拖垮，从而迫使他的军团加入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军队。意大利人，首先是那不勒斯人有强烈的复仇精神，对此你们无需有任何的怀疑！我相信，如果法国人不骚扰他们，意大利人是不会向他们宣战的。人们的强烈要求终于实现了，马赛纳被迫离开了罗马。 3 月初，卡拉法的军团准备向罗马进发，以便同法国和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联军汇合，从事未来的事业。已经没有时间考虑未来命运如何安排了。阿格拉乌拉仍然留在我的身边。我就要动身了，但我未得到有关彼萨娜和我父亲的近况的任何消息。如果我的心中没有十分强烈的荣誉感和对祖国与自由的无限热爱，我肯定要犯大错误。与此同时，夹杂着冰雹的乌云在空中翻滚，沉重地压在我的头上，但我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前。

彼萨娜和阿波斯杜洛斯家的长期沉默使我感到绝望，我给阿戈斯蒂诺·弗鲁米耶尔写信，请他看在我们之间长期友谊的份上，能告诉我一些我所关心的几个人的情况。关于这封信，我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因为卢奇利奥和其他一些威尼斯人都很讨厌弗鲁米耶尔，认为他是一个逃兵。尽管如此，我还是给他发了信，因为我不知道还能请求谁帮助。我等了又等，当我

已经失掉了任何希望时，我才收到一封回信。你们猜想一下，到底是谁给我写来的信？是拉伊蒙多·文基埃雷多。当然，由于弗鲁米耶尔还对与一个流亡者、对与一个被列入黑名单的人保持通信联系有所顾虑，因而他把回信的任务交给了别人。拉伊蒙多在信中告诉我：在威尼斯，所有的人，首先是他，对我长期以来无视彼萨娜感到惊讶，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我应当同意，她来米兰，自然这需经过双方的协商；这就是他拖了这么长时间才给我回信的原因，这可以促使我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为了使彼萨娜能得到伯爵夫人、里纳尔多伯爵和纳瓦杰罗的理解，仅靠我的焦急和精明是不够的。此外，他在信中还说：上述的那些人都很平静，但有人告诉彼萨娜，既然我这样若无其事地对待她，到时她就应当对我予以报复。信就这样直接了当地结束了。于是我脑子里产生了许多疑问：拉伊蒙多那样愤怒地站在彼萨娜一边的目的何在？威尼斯的那些人散布那么多的谣言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这一切是真实的吗？在我不辞而别的情况下，她能来米兰居住吗？我以为这是不可能的。她使用什么交通工具才能进行这样的长途旅行，她住什么旅馆，她有能力支付那样昂贵的生活费用吗？她的确有一些钻石，她也可以求助于阿波斯杜洛斯家。但是，拉伊蒙多甚至只字不提这家希腊人。他们家发生了什么事？斯皮罗还在监狱中受折磨吗？但他父亲为什么不给我写信？来自威尼斯的消息比钢针还要尖锐地扎入我的心脏，因此我不愿意立即向罗马进发。卡拉法好像也不再迫不及待了。请允许我解释一下，也就是说，他对我希望推迟出发的明显愿望不同投以愤怒的目光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一旁，并把我视为审查对象。他问我，同我住在一起的那个希腊女郎是什么人，我们为什么生活在一起（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否还有其他情人，她

在哪里，是谁。总之，他就像我刚刚离开大学那年要我忏悔的那个神甫。我回答得很坦率，但也有些骗人的东西，特别是在涉及到阿格拉乌拉时。我保证，那只是对审判者进行的必要的欺骗，以便使他摸不清头绪。

“你还爱那个威尼斯姑娘吧，但你怎么在米兰又同这个美丽的希腊女郎生活在一起呢？”

“很遗憾,就是这样。”

“你还不能相信她吧，她很独特。我就不相信她，你也别相信她。再见，卡尔洛！”

卡拉法兴高采烈地走了，好像我不在意他的那些俏皮话能给他带来无限的幸福。我早已习惯他的心血来潮，我的结论是：他始终能持乐观态度，这是他的幸福。对我来说，阿米尔卡雷出发后，我感到没有动力了。如果说还有人能使我舒展一下眉头的话，那就是十分固执的阿格拉乌拉。她应当给予我这一小小的补偿，因为自我们二人的帕托瓦相会后，她给我带来许多无名的烦恼和焦虑。

我们的军团很快就要出发了。一天晚上，我同她一起坐在罗马纳城门附近的一间出租民房中，里面有两个箱子和几个空荡荡的衣柜，箱子是我们上路里要带走的。尽管每个人都有许多话要说，但谁都不愿开口。近几天来，我惹得阿格拉乌拉有些不高兴。虽然我们始终未得到她的亲人的任何消息，但她顽固地一定要跟我去罗马，这使我对她那颗善良的心产生了怀疑。我几乎要大发脾气，并想直接了当地告诉她：她准备为之牺牲一切，甚至女孩子的神圣义务的那个男人对她并不忠诚。但是，当我看到她充满委屈和痛苦的目光时，我又不知如何是好，变得十分软弱了。我本想成为法官，但我却感到自己逐渐变成了罪人。长期以来折磨着我的焦虑不安是那样猛烈地在增

长，以至需要迅速发泄。阿格拉乌拉那热情的目光使我无法再忍耐了，我坦率地向她叙述了我对彼萨娜的怀疑，她长期以来对我所持的那种残酷的沉默以及她对我离开威尼斯所采取的熟视无睹的态度。

“唉！”我叹息道。“我的热切愿望可能只是一种疯狂的幻想。她总是她啊！远离威尼斯使她那无所谓的爱情死亡了。她想必又爱上别人了，可能是个有钱人，也可能是个浪子，他们会满足她一时的欲望。啊，阿格拉乌拉！她不理睬一个爱她胜过爱自己生命的人，这是对我最大的精神折磨！”

当我在说这些话时，我把双手高高举起，在空中不停地晃动。阿格拉乌拉急忙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她的脸色通红，鼻孔里喘着粗气，眼里流出两行愤怒的热泪，她的目光在灯光的映照下犹如猛烈的火焰。

“是的！”她几乎声嘶力竭地喊道。“你也以我的名义诅咒那些小人吧，诅咒那些奸诈的家伙吧！用你那双朝着上帝高高举起的手去报仇吧！让雷电击碎他们的脑袋吧！”

我知道，我已触及到她心中的隐痛。我的痛苦与她的痛苦产生的共鸣使我空前地信任她，同情她。我仿佛从她那里找到了一个知心朋友，一个真正的妹妹，长时间以来郁积在我心中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由于激动和同情，她的怒气减弱了，我们像兄妹一样拥抱，我们一同哭，并且是放声大哭，两个不幸的人相互安慰。

这时，房门猛地一下被推开了。一个身子披着沾满雪花的斗篷的男子突然闯进了我的房间，他尖叫了一声，并顺手把斗篷扔在地上。我们二人一下子就认出了斯皮罗苍白的面孔。

“我来得可能太晚了吧？”他用那种使我终生难忘的高昂声音问道。

我第一个前去拥抱他。

“噢，我一直在为你祝福！”我边支支吾吾地回答，边吻他的脸。“我老早就希望你能来这里！……斯皮罗，斯皮罗，我的好兄弟!”

他用手推我，并用力抓住我的衣领，使我喘不过气来。他以怒吼回答我的亲吻。

“斯皮罗，你冷静点，你这是怎么了？”阿格拉乌拉一边战战兢兢地问他，一边用力把他的手拉开。

在他怒吼时，在他用手抓我时，他浑身发抖，汗水在他的脸上直流。他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其目光犹如一只老虎面对着抢走它的虎仔的猎人那样可怕。后来，他猛然推开我们二人，一下子倒在床上。屋内仍弥漫着紧张气氛，他仿佛是一个可怕的天神，在巡视了整个地狱后，正准备迅速地惩罚罪人。我们被他的焦虑和暴怒弄得不知所措，我们屏住呼吸，弯着腰，静静地站在他的面前，就像两个罪人一样。但是，我们的这种态度可能使他产生了错觉，误以为他所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

“你听我说，阿格拉乌拉！”他用一种近乎平静的语调开始说话，但仍然持一种无礼的态度，说话声音还是那样大。“你听我说，你是否知道我挂念你？我一直想把你叫回家，虽然监狱的生活不允许我这样做。我在狱中每时每刻都在研究如何越狱以便找到你，把你从深渊中解救出来，我终于成功了！我先乘坐一条帆船到达威尼斯，又从威尼斯径直奔米兰，因为我想你会在这里。但是，当我路过波伦亚时，有几个在那里逃难的威尼斯人告诉我，艾米利奥·托尔诺尼曾路过该市，他带着一个小姐从米兰逃往罗马。你能理解，我毫不迟疑地详细询问那个小姐的特征和其他情况，我断定那个小姐就是你。于是我急

忙朝罗马奔去。我到达那里时，罗马共和国已宣告成立。好了，阿格拉乌拉，你知道吗，你的艾米利奥是卑鄙的小人，是个叛徒！我曾多次对你谈到过此人，但你总是不听我的话。他背叛了你，他同米兰的一个名妓在一起！他背叛了威尼斯人，站在法国人一边，其目的在于领取奥地利帝国的津贴。钱是由文基埃雷多从戈里齐亚给他拿来的！他跑到罗马仅仅是为了从事背叛活动！由于他带着威尼斯一位著名神父的介绍信，便得到某位红衣主教的宠爱，他进而又表示愿为教皇效劳。同时，他还是法军总司令贝蒂埃的密友。但他欺骗了贝蒂埃，把在罗马抢劫的大部分财物据为已有。当他指挥他的人洗劫一座教堂时，被愤怒的人民抓了起来。无论法国人还是罗马人对此部拍手称快。他被绞死在罗马市政府广场上。他的情人在他被绞死的前一天同他最好的朋友阿斯卡尼奥·米纳托到安科纳去了。

当斯皮罗愤怒地痛骂艾米利奥时，阿格拉乌拉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当他骂完之后，她恢复了平日的庄重。

“好了！”她一边说，一边用充满自信的目光注视着斯皮罗。“好了，正义必胜！上帝是维护正义的。上帝不想让我的双手沾满污垢。感谢上帝的宽厚！”

“啊，你说的是真话吗？”斯皮罗一边伤心地发问，一边恶狠狠地看着我。“你还是脸向我坦白这件事吗？……你不再爱他了吧？你怕我吧，阿格拉乌拉！因为我只要说一句话，就可惩罚你的厚颜无耻！”

“怕你？”阿格拉乌拉沉着地反问斯皮罗。“我只怕我的良心和上帝！不久我将什么都怕了。”

“你想干什么？”斯皮罗几乎威胁地问。

“我要自杀！”阿格拉乌拉冷冰冰地傲慢地说。

“请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这样！”我对她说。当时我开

始进行调解。“我知道你的誓言，你应当信守！”

“你说得对，卡尔洛。”她回答道。“我不自杀！……我不幸，你也不幸，让我们一起从事共同的事业吧。我们俩结婚，让上帝考虑其余的一切吧！”

这时，斯皮罗突然从他的内心深处迸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以至于使我以为头顶上的天花板塌了下来。他闭上双眼，伸开两臂凶猛地朝我们扑来。我想，如果他不是被我们紧紧地抓住，我们会被他撕成碎片。我急忙站在阿格拉乌拉的前面，形成一道为她抵挡那突如其来的疯狂袭击的屏障。顷刻间，他从一时的神志昏迷中苏醒过来，那几乎是恶魔般的怒容消失了，他开始张嘴说话，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看到，他有许多难言的苦衷要倾诉，但他又竭力把它隐藏在心中。最后他拼命咬自己的手指，并向我投以掺杂着同情和嘲弄的目光。

“唉，如果……”他开始说话，好像要回答我们心中那些不能不澄清的疑问。他的面孔立刻恢复了原样，但还是那样苍白。他的四肢也不再颤抖。总之，他又重新成为一个人。在此之前，他好像是一头野兽。这一切的种种细节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因为那一夜我反复回忆，认真思索，猜想到底是何种惊人的神秘激清的震撼着斯皮罗的心灵。我认为，一位兄弟的愤怒不可能爆发得那样狂暴和激烈。

当他恢复平静，至少是表面上平静后，这个希腊青年在我们中间坐了下来，我发现他在努力控制自己，我们也不敢对他进行任何责怪。他消消地窥视我们二人。同情、沮丧和余怒不断交替，使得他那不平静的面孔不时地改变颜色。这时他告诉我们，他父亲没有给我回信的原因是为了一件紧急任务，他早已前往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至今还没有回来。

“这就是说，”他不安地说。“这就是说，阿格拉乌拉，你

不愿意跟我回威尼斯了？我只身一人待在那里，既无幸福，也无希望。”

“不，斯皮罗，我不能跟你回去。”姑娘回答道。她在这位青年的火热目光注视下急忙低下了头。

斯皮罗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如果说他的目光没有把我吞噬的话，恰恰因为那是不可能的。随后，他又把目光转向阿格拉乌拉。

“是什么样的诱惑把你引向外面的世界，阿格拉乌拉？请你告诉我！我毕竟有权知道这一点！……我是你的哥哥呀！”他最后这句话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是那么的低，我刚刚能听得到。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已有爱情关系或者已有义务。”他继续说。“我向你发誓，我将帮助你使这种关系正常化。”他说到这里，又发出一阵尖叫声，但不再像先前那样痛苦和恶狠狠的了。

“没有，绝对没有！”阿格拉乌拉以坚定的口气细声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回去？”斯皮罗就像一个主人站在一个女奴面前那样厉声地问她。

“你知道我怕什么！……”她边说边担心斯皮罗又要重新发火。事实上，他已经平静下来。

他以调查者的目光长时间地审视我的整个房间，随后他离开了我们，并说明天再来看我们，届时事情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结束。这时尽管我请求阿格拉乌拉向我解释这次对话中我尚未理解的那些部分，但我未能从她嘴里掏出一句话。她只顾哭泣，还用手抓自己的头发，看来她不打算向斯皮罗坦白一个字。我带着愤怒和焦虑回到我的卧室，但毫无睡意，一种痛苦

的梦幻使我半夜刚过就起床了。这时，我听到有人敲我的房门，我以为我的军团长派人来下达命令，所以我说请进。我的卧室在楼上，昨晚我忘记了锁门。我惊讶地看到进来的不是传令兵，而是斯皮罗。但是，仅仅两个小时的工夫，他完全变了，我甚至认不出他了。他惭愧地请求我原谅他昨天晚上的狂暴，并请求我看在上帝的份上说服阿格拉乌拉也能给予他同样的原谅。这的确出乎我的意料，但更加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睁大眼睛高声地说，他爱阿格拉乌拉，他再也无法克制了。

“你爱她？”我吃惊地问他。“好像这不符合伦理！你们不是同一血统吗。不是同父同母的兄妹吗？你怎么能爱她！上帝啊！”

“你不了解情况，卡尔洛！”斯皮罗说。“好了，现在你应当了解了！阿格拉乌拉不是我妹妹，她是你母亲的女儿，你才是她的哥哥！……”

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我沉思中的阴暗处。但是，恰恰在我准备要求他对这一特殊的言论进行解释之际，早已听到斯皮罗高声说的一席话的阿格拉乌拉突然闯进了我的卧室，一头扑到我的怀里，欣慰地哭起来。

“我全都听到了！”她泣不成声地说。“我全都听到了，但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应当相信什么。我的内心深处十分激动，我紧紧地把泪流满面的阿格拉乌拉搂在怀里。我要求斯皮罗进一步解释，并提供证明。与此同时，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像孤儿一样四处流浪，今天竟然找到了一个亲切热情的同胞妹妹。斯皮罗缄默地、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们，表现出既悔恨自己的粗暴又为我们高兴的复杂心情。从他那甜蜜温柔的倾吐中，我们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他告诉我

们，我母亲在医院里亲手把自己的女儿交给了斯皮罗的父亲，因为我母亲在那里生下阿格拉乌拉后没过几天就死了。我父亲得知此事后，从君士坦丁堡写信给阿波斯杜洛斯，委托他好好抚养这个小女孩，并强调，虽然那是他妻子的女儿，但他把她看成自己的女儿，因为她母亲没有对孩子的诞生感到羞愧。写到这里，谁还会怀疑我父亲对子女真诚的爱和体贴入微的关怀呢？我为他高尚的心灵祝福。我认为，有时粗糙的石块中也隐藏着钻石。斯皮罗接着又讲述了他母亲的一些不够完整的话。通过这些不完整的话，我猜想出我父亲去希腊之前有关阿格拉乌拉的一些秘密。此后，我回想起她十五岁时的情景。那时我发现她已开始恋爱。如果艾米利奥对她的追求不是失败了的话，那就会变成永久的不幸。当她得知那个青年的可耻行径和背叛行为时，仇恨变成了怒火。与此同时，斯皮罗的真诚的爱情在急剧增长。

“噢，毫无疑问，如果我不是为了惩罚他背叛了祖国的可耻行径，你想我会离开威尼斯吗？”她激动地说。

“那么，为什么你不让我骂他？”斯皮罗补充了一句。

“为什么？”阿格拉乌拉哭着回答。“因为我怕你，怕你，我的哥哥。”

“啊！的确是这样。”斯皮罗高声说，“他是一个无耻之徒！……你怎么不用自己的眼睛去识别人呢？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呢，我怎么能不把你作为妹妹对待呢？自从我知道你不是我妹妹后，我对你的爱已在我心中蕴藏了十五年，我们最近的分离又进一步加强了我对你的爱。阿格拉乌拉，你看看我的眼睛，原谅我吧。虽然我犯过一些错误，但那不是有意的。”

“我原谅你，斯皮罗！”她边哭边回答。“但是，如果你真正感到我是你的妹妹，我就不再计较你说过的那些鬼话了。你

就让我相信，既不是你错，也不是我错，在错这个问题上至少我们二人应当各承担一半。”

于是，我天真地问斯皮罗为什么在三个小时前不给我们揭开这个甘甜的秘密，而对我们却像古希腊的奥莱斯特那样凶神恶煞。他好像不知道如何回答。最后费力地回答说：当他得知艾米利奥的新欢后，他断定跟他从米兰前往罗马的姑娘不是阿格拉乌拉，但是，一些奇怪的怀疑猛烈地折磨着他的心。

“这里，”他补充道。“当昨天晚上我在这里发现你们拥抱在一起时，终于证明我的怀疑是正确的。我的上帝啊，何等的不幸啊！我说不幸，是因为你们没有罪，我脑子里想到的那些可怕的罪行全部是虚构的。卡尔洛，现在你懂了吧！……我是个疯子。”

事实上，看到他那样悔恨，我是很感动的。

“你并未发现我们有什么事！”我回答了他一句。

“我发现的就是那一件事，于是我就想进行报复！”

“你在努力克制自己吧？”

“卡尔洛，为了情谊，为了公正，我尽力克制自己，如果不幸已经发生，我为什么要惩罚你们这些无辜者呢？最好的办法是我尽快离开你们，带着我的绝望和嫉妒去别的地方，让你们幸福地生活，而不是永远地悔恨。”

“啊，斯皮罗！你是多么的宽厚仁慈呀！”我感叹地说。“你的心灵是这样的崇高，理应得到爱情和感激。”

阿格拉乌拉热泪横流，她一边用手拉住我的胳膊，一边用热情的双眼注视着斯皮罗。

“现在，请你告诉我，这几个小时你待在什么地方？”我问斯皮罗。

“我待在露天广场上，在呼吸自由的空气，在请求上帝给

我启迪。后来，我的心建议我来你的家，我打扰了门房，打扰了主人，卡尔洛，我知道，无需费力就能重新得到你的信任。于是，那股绝望的空气消散了。对我来说，上帝不允许无辜的人受污辱。当我感到你们在这里过着兄妹的生活，并仅此而已时，当我感到你对阿格拉乌拉始终是那样体贴入微时，我坚信你们是无辜的，这使我苦闷的心里豁然开朗，于是我悔恨自己太鲁莽，我发誓绝不能让你的心里带着一把由我插入的刀子痛苦地度过这一整夜。就是这样，卡尔洛！阿格拉乌拉，如果我真诚的爱对你毫无价值的话，你就可怜我，宽恕我吧，在你的心中给我留一个小角落吧！如果我的出现招致你产生了某种痛苦的回忆的话，那么……”

我向阿格拉乌拉作了一个暗示，因为我感到斯皮罗那样宽厚太值得她爱了。她理解我，或许理解了我的心意。于是她一只手拉着斯皮罗的手，一只手拉着我的手，表示我们三个人团结得像一个人，并激动地说：

“别说了，斯皮罗，我们将组成一个家庭！这就是我的回答。”

那天夜里的其他时间我们一直在友好而快乐地交谈，一起观看斯皮罗的父亲留下来的并由他从威尼斯带来的一些信。这些信清楚地证明阿格拉乌拉是出生在威尼斯的一所医院里，并且是由我那可怜的母亲所生。信上没有出现阿格拉乌拉父亲的名字，你们可以想像任何人都不会重视这种不愉快的省略。我们猜想，她父亲可能是那一代人的神秘剧中的一个多余的角色。我深知，我母亲在其人生的最后阶段，精神是相当痛苦的，但她并不顾及这些，无论从儿女之道，还是从对我本人和对我父亲名字的尊重来说，都不允许我谈论她的那些往事。因此，我真心地承认阿格拉乌拉是我的妹妹，我感谢上帝赐予我

这样一个我所期待和宝贵的妹妹。我要努力使我的妹妹像千万个姐妹一样受人喜欢和尊重，帮助她把我与斯皮罗的朋友关系变成亲戚关系。对阿格拉乌拉来说，从自杀、愤怒和报复到平静、爱情和结婚的转变是不容易的。但是，在我和斯皮罗的帮助下，她成功地完成了这种转变。此外，她认为，这样对大家都合适，一个女人为了使大家都满意，她是可以结婚的，尤其是这种办法首先能使自己满意的时候。当时她的婚礼举行得很简单。我理解斯皮罗的心意，努力筹办，并取得了美满的结果，在我们军团出发之前，我欣慰地看到阿格拉乌拉有了丈夫。随后我们一起离开米兰，因为卡拉法先生高兴地允许我陪他们到曼托瓦，我可以从那里取道费拉拉在佛罗伦萨同他汇合。这短暂的家庭欢乐对冲破已开始严重威胁着我的前途的黑暗是十分必要的。斯皮罗还给我讲了某些有关我父亲的消息，虽然并不是些直接的消息，但很可信。据说：他已平安地到达君士坦丁堡，积极地致力于他的严肃事业，尽管后来因出现了一些暂时的困难而延缓了事业的进展；他身体很好，他会经常寄信来，或者为了办事而回国一趟。阿波斯杜洛斯老人前往希腊可能与我父亲在土耳其的秘密计划有关系，但我不了解斯皮罗对此事是否知道，还是不想多说。于是，我便改变了话题，我仅仅向他要求，如有我父亲的消息，请他尽快转告我。

阿格拉乌拉决定与我共同拥有一个父亲，因为我们已经共同拥有一个母亲了。关于此事，她对我说，就这样决定了。她想方设法了解父亲的情况，因为她很关心那个如此善良的爸爸。我们在曼托瓦分别时，正值该市得到与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合并权利的日子。所以，我们离别的悲伤消失在欢乐和大家的普遍希望之中。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妹妹，看来我即将走上找到一个统一的祖国的康庄大道。为了这一事业，即使我永远失

去爱情，我也会生活得很好。于是，我们大家把目光集中于威尼斯，让所有的共和党人，所有的自由党人都满意吧！我一直把他们送到曼托瓦城外几英里的地方，当斯皮罗夫妇乘坐的双轮马车消失在通往维罗纳的大道上时，我迈开大步朝城里走去。倒映在宁齐奥河中的无数房屋、钟楼和教堂的圆顶使我想起了威尼斯。你们猜我当时是什么样子？我不但没有笑，反而不停地叹息。过去比未来更加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未来在我面前隐隐约约地显示出它的轮廓，它将远远不同于人们想像中所钟爱的造化。尽管如此，那天是意大利一个城市的节日。该市已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它有自己的法庭，有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特权，该市同意大利的其它城市是同样平等的，无论是享受自由还是遭受奴役，无论是幸福还是灾难，它都同意大利其它城市在一起，一个美丽的希望的幼芽牢牢地扎根于我的心中。这是一种日益增长的希望，我们死后它将继续在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心中增长，直到它变成活生生的现实，统治曼托瓦的孔扎加家族早已成为历史的追忆，可以说是寿终正寝了。他们对这种局面并无多大反应，也不可能有多大反应。据说马耳它已允许他们前去避难。总之，孔扎加家族曾给予画家曼泰尼亚以优厚的报酬，邀请另一位画家朱利奥·罗马诺为他们官邸的巨大拱顶作画，释放了被囚禁在医院多年的诗人塔索，他们还曾统率军队在弗尔妈奥瓦战役中取得胜利，随后又惨遭失败。你们认为曼托瓦的历史事件还少吗？时光的流逝已使他们同维斯孔蒂家族、斯福尔扎家族、托里亚尼家族、本迪沃利奥家族、多里亚家族、科洛纳家族、瓦拉诺家族等一样永远地长眠了。孔扎加家族的幸运是它最后一个长眠。但我担心，他们会像固执的顽童一样还要闹一段时间。谁维护他们，谁将自食恶果。

无论如何，我是带着连我自己都想像不到的好心情离开曼托瓦的。我的钱包几乎全空了。你们想，我和阿格拉乌拉在米兰长时间的房租就花费了我许多的金币啊！我钱包里剩下的钱，再加上一张军人优待券，仅够我乘坐去波伦亚的马车费。乘那种马车仅能够给病人增加某种安慰，他们可以想，至少临终前是乘坐过马车了。其实坐在上边是很不舒服的，就像骑在一匹拉磨的老马的背上一样。另外还有威琴察或威琴察北部常用的双轮马车，没有篷，就像威尼斯的小船，我决定坐这种马车。到达波伦亚时，四周一片皑皑白雪。下了马车，为了及时赶路，我准备待步翻越亚平宁山脉。那是多么令人陶醉的一次旅行啊！到处是天堂般的景色。我相信，如果当时我从内心里确实感到幸福的话，我就会像圣彼得一样对耶酥说："请您把我们的帐篷安置在这里吧！"在我启程前，我听人说，那重山峻岭之中大风会主宰一切。但情况并非如此。当时，虽然春天刚刚开始，但在世界的那个角落里确是一片宁静和温暖，长满了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野花。在那里，人们可看到通往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大道。后来，我到达普拉托利诺。我用又眼俯瞰山下的托斯坎，无限的激情油然而生。我相信，如果我懂得诗韵的话，我就会写一首赞美摩西拯救祖国的英雄业绩的颂歌。啊！我的祖国，你多么美丽，多么伟大，你的每一部分都令我心旷神怡！我在寻找你，我看到了你那秀丽的山川。在港口众多的海岸，在一望无际的绿色平原，在森林茂密起伏不平的丘陵，从亚平宁山脉浅蓝色的峰顶到洁白如玉的阿尔卑斯山脉之巅，到处都有你甜蜜的微笑，都有你迷人的魅力，都有你令人陶醉的神奇！我在寻找你，我看到了你的精神和光荣，在不朽的历史长卷中，在令人折服的伟大作品中，在各国人民深切的感激中，你始终显示着你的崇高、智慧和出类拔萃！我在寻找

你，你就在我们的心中，你就在我们的周围！虽然你不时因羞愧而掩盖自己的面孔，但希望又使你重新昂起了头，你在振臂高呼，在世界各民族中你永远不会灭亡！

事实上，意大利当时可能正处在第三次崛起的开端。这是一种人们尚不了解的和左右摇摆的时刻，如同一个婴儿刚开学走路时一样。不论在托斯坎还是在皮埃蒙特，都存在着执政的王子和控制一切的法国将军之间特别尖锐的矛盾。我仿佛看到苏拉、琉卡拉斯和其他一些头脑简单的古罗马将军向俾泰尼亚的国王、卡巴多西亚的国王、帕加玛的国王发动战争。他们都死去了，遗留下了他们的后代罗马人。但是，不论苏拉，还是琉卡拉斯，还是六十年前的法国将军都没有好下场！在佛罗伦萨，我找到了卡拉法，而不是他的整个军团。由于托斯坎大公国采取中立立场，军团只好朝安科纳进发了。卡拉法先生思虑万千，我以为他在思念他的士兵。但他是那样的愤怒，以致使我急忙前去安慰他。他咬牙切齿地诅咒所有的女人，说什么我们真正的愚蠢就是过分迁就那些魔鬼。

“军团长，如果女人是魔鬼，那你是从哪里出生的？”我问他。

“我是从威苏威火山、埃特纳火山、大海的波涛中出生的！”他回答道。“而不是由那些阴险毒辣的女人所生！她们生我们是为了报复，把我们生下来后就想逐步地扼杀我们的生命。”

“军团长，你在爱情方面是不是不如意，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吧？”

“我认为是这样！我曾有过一个既爱我又不爱我的情妇，也就是说，她曾像我希望的那样爱过我一周，或者是让我爱了一周。现在她要以她的方式爱我，这是地球上最奇特、最不能

令人容忍的方式！”

“什么方式,军团长？”

“软体动物的方式：今天在西西里同某人相爱，明天在北非的巴尔贝利亚同另一个人相爱。”

我听了他这个比喻后笑了起来，但他揭露得十分深刻。当人们谈论爱情弊端时，那是没有什么好笑的。由于我不认为卡拉法先生在这方面是一位精明的老师，而我又很喜欢他，所以我就言无不尽地给他提了一个建议。

“你也可以傲慢地伤害她嘛！”我说。“你就找一个女人作为她的情敌。”

“我试试看！”他回答首。“与此同时，你必须前往安科纳追赶上我们的部队。你的建议有无好结果，我将在罗马告诉你，但我认为你的建议是一个长久以来人们就使用的陈腐的办法。”

“老的智慧会产生出新的成果。”我反驳道。

在动身前往安科纳之前，我还想走马观花地看看佛罗伦萨。这座城市的一切我都喜欢，只有阿尔诺河例外。它虽有一个很美的名字，但河水少得像一条小溪。公正地说，所有的河流都有枯水期。我看到过河水滔滔的泰晤士河，但河面上却笼罩着灰朦朦的雾气。对这样一条大河来说，怎么能有那种令人厌恶的奴隶性呢！有多少大人物恰恰与泰晤士河何其相似啊！有多少女人又恰恰与伦敦何等相似啊！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说，她们是心甘情愿地依赖这条水量丰富、水面宽阔和畅流无阻的河啊！帕托瓦曾有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为他的美人高唱如下的一首著名民谣：

“你来吧，我的美人！你与伦敦何其相似乃尔！你是取之不尽的爱情之泉！”

卡拉法不会相信，我为了证明这首诗的喻意是正确的，曾流了许多汗水。

从阿尔诺河到亚德里亚海，我用了三天时间。而从安科纳到罗马我用了十天，因为我是跟全军团一起前进。我们不能走得太快，必须谨慎从事。经过反复考虑，我认为，一支新军在其行动中首先遇到的敌人是公鸡和神甫，因为公鸡引诱你的食欲，神甫同你说笑话，并欢宴你。神甫杀了公鸡，请你吃肉喝酒。随后，一切都宣告结束。当然，如果神甫是一个规矩人，对你的态度从容不迫，又带有政治色彩，最后大家分别时可能成为好朋友。一位主教学的神甫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劝说我们军团的全体官兵支持教皇庇护六世。他这样做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当时基亚拉蒙蒂红衣主教在他的一次著名的布道仪式上宣布，教会和共和国是协调一致的，教会可以支持所有的人。但我越来越相信：每一种宗教都应尽量脱离政治，政治对它们是无益的；油不能同醋混合在一起，感情不能同理智混为一谈，否则就会变成没有味道的假东西。

我终于来到了罗马，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我感到，只有罗马才能使我忘掉彼萨娜。虽然我确信罗马的这种魅力，但我还是逐渐开始想像彼萨娜到底怎么样了，我做了各种各样猜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担心，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些像魔鬼一样的人在她的周围暗地里活动的景象。她那刚去威尼斯不久的表兄奇斯台乐纳、脸色苍白的阿科斯蒂诺·弗鲁米耶尔和击剑手拉伊蒙多·文基埃雷多现在都是我的情敌。伯爵夫人贪婪地挥霍她那八千金币，她为此而心满意足。里纳尔多伯爵从办公室到图书馆，又从图书馆到饭桌和卧室，他根本不去想在世界上还生活着其他人。这是两个可悲的人，十分可悲的人。他们从不打算为别人的事操心。有一点你们是会同意我的看法的：如

果我没有英雄主义，我就不会坚守在平齐奥山上认真加固防御工事，全力指挥战斗，我就可能为寻找我的爱人而四处奔跑。我们知道，我爱她胜过爱我自己。由于我是一个从不骗人而且只会讲实话的人，所以我才向你们讲述了这一切。我有视祖国高于一切的勇气。当时，我也努力把那不勒斯包括在祖国之中，而罗马则帮助我经受了考验。罗马是我们的挪亚方舟，它以自己的光芒突然驱散了意大利人所有错误的和混乱的想像。如果你们想知道。这种政治体制是不是文明和进步的结合，能否持续下去，能否给我们的民族带来良好的成果，那你们就看看罗马吧。罗马是区分黄铜和黄金的试金石。罗马是一只以其乳汁养育我们的母狼，谁没有喝过她的乳汁，谁就不理解她。我不否认，对罗马的太大期望有时会忽略更近的和更易于达到的目标，我们可以把这些目标作为进一步登高的阶梯。但太大的期望并不像不抱期望那样有害和可耻。意大利历史的任何时期都不像迫使罗马的台伯河当局隶属法兰西帝国时期那样混乱和违背逻辑。

当我到达罗马时，那里发生的任何一件小事都比我个人的所有大事更加使我痛苦。面对全民族的沮丧，一个人能有幸福可言吗？我看到罗马笼罩着一种死气沉沉的平静和忍气吞声的悲伤，就像一片遭受雷击后残留下来的废墟。我感到，天主教若干世纪以来的大大小小的荣耀全都失掉了光泽，仿佛进入了严寒的冬季。宗教信仰和殉教精神只能在罗马天主教地下坟墓中传播了，而罗马天主教地下坟墓远远胜过任何雄伟的清教徒墓穴。我浑身颤抖着追忆殉道者们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并深深地鞠了一躬以表敬意。虽然我不了解他们的理想，但我赞赏他们为了理想不怕折磨和鞭打，不怕辱骂和酷刑，最后视死如归地走向刑场的大无畏精神。我心中一直在想，绝不能让这种

悲剧重演了，拯救小人物就是学习大人物。

如果是生活在有执政官和殉道者的古罗马时代，我会得到某些安慰的。然而这时的罗马却使我心中充满了遗憾和恐惧。教皇无声无息地离开了罗马。他平日在生活中很注重壮观和华丽，经常在盛大仪式中出头露面，现在人们再也见不到他了。教宗的崇高更多地体现在他的宫廷的辉煌和礼仪的华丽，而不是他人生的美德和神圣。在被称之为弱肉强食的年代，对教宗来说，那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污秽的东西被捧上了天，并给它镶嵌上耀眼的光环；愚蠢的迷信者，胆战心惊的叛徒，遍布各地；抢劫，灾难，接连不断；贪食者，挨饥受饿者，四处流浪；被修道院驱逐的修士生活没有着落，善良的修女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红衣主教遭骑兵的追逐，骑兵被强盗杀死。总之，一切都乱七八糟，一切都黑白颠倒，是好是坏全凭人的一张嘴；神甫们的反抗，法国人的专横，普遍的放纵行为，无数的暗杀，交织在一起，宣扬那些伟大人物的正直是为了污蔑小民；时局不停地变动，没有信仰，没有安全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喜欢混水摸鱼者的肆意掠夺。被法国人责骂为叛徒的意大利人和罗马人起来造反了，他们高呼：“圣母玛利亚万岁！”鲜血在森林中，在海滩上和山洞里横流，城市和农村都同样愤怒地武装了起来。造反者甚至被杀害在罗马斗兽场的地道里，山地的隐蔽处，妻子的怀抱中，年老双亲的脚下。法国将军米拉一味地施展断头、抢决和绞刑的本领。幸存者逃往海外，谁说他们是殉难者，谁就被投入监狱。

出现矛盾和发生暴动的最大根源在于罗马人民面临上断头台的严重威胁，他们改变了对法国人的看法。法国督政府四位专员前来复活罗马的执政官、元老院、法庭和财政官等古老的制度，他们剥夺了罗马原有的权力，极力掩盖法国人新的权

力。他们强加给罗马的不是共和制度，而是奴役制度。罗马五个执政官可随时根据法国将军情绪的变化而更换。然而，罗马共和国联邦（这是多么庄严的名字啊！）的庆典与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成立庆典一样盛大。此外，法国人还专门为此事铸造了纪念章，其正反两面均有铭刻：正面的铭刻是“贝蒂埃乃还政于民者”，反面的铭刻是“高卢向高贵的人民致敬”。对于前者，我们知道有多少人相信；对于后者，只好谢天谢地了！

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在所有公共事物均陷入瘫痪和崩溃的情况下，又从何谈起把一种文明有序的国家体制归还给罗马人民呢？对此我无法想像。我不想过多地责备那些热衷于此事的人。诚然，他们是以满腔的热情去从事一种计划的。在人民前进的历程中会出现某种道德的和经济的混乱，追其根源是在若干世纪漫长的岁月中存在的惰性和奴隶性。为了纠正这些弊端仅靠他们的精明和宽容是不够的，正如为了使病人恢复健康，仅让病人知道他已患病并希望身体健康是不够的一样。勇敢而聪明的医生必须下决心为病人做手术，并强迫病人安心休养，教育病人对治疗要有信心和耐心。消除可恶的和不道德的专制主义的弊端的最好办法，是实行强有力的和忠于人民的专政。如果还有人对此观点嗤之以鼻的话，历史已雄辩地回答了他们，回答了他们那种真正哲学式的和常胜不败的论断。人们可以憎恨专政，但必须容忍它，就像必须容忍惩罚和赎罪一样。上一个世纪的立法者们，在教皇庇护六世被劫持后，决定不再给罗马涅地区制定宪法，我以为现在他们肩上的政治担子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沉重。他们开始垂头丧气，但谁不让他们昂首挺胸呢？当年凯撒可能有三十个军团，除此之外他无其他合法的借口。

在农村居民发动总起义之后，几乎全部集中在罗马的军队

便分成小队徒劳地去支援罗马涅地区的一些小市镇和重要地方。我同卢奇利奥、阿米尔卡雷和朱利奥在一起生活了几天，我们参观了罗马及其附近的名胜古迹。当开始进行分散性军事占领时，朱利奥和阿米尔卡雷被派往斯波莱托市，我和卢奇利奥继续守卫圣天使古堡。我们的军团一直在等待卡拉法军团长，他迟迟不从佛罗伦萨前来。可能他并不急于来罗马，因为法军力量薄弱和斐迪南国王有坚固的堡垒使他当时对那不勒斯之战不抱幻想。他像和平时期的一个士兵，坐在一张椅子上，把佛罗伦萨的咖啡看得那样重要，就如同罗马所有的人把咖啡视为生命一样。对于卡拉法迟迟不来罗马的原因，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与此同时，我继续同卢奇利奥欣赏罗马美丽的古迹，并通过观看古老的纪念物来研究历史。对于因得不到来自威尼斯的消息而十分苦恼的我来说，这是惟一的消遣手段。我妹妹和妹夫来信了，甚至我父亲通过他们也从君士坦丁堡写信给我，表示他对我抱有很大的希望，要我好好地锤炼自己。但这些对我的帮助不大，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彼萨娜的情况，也不知道这是由于他们有疑虑，还是有其他猜测。我甚至听说，威尼斯正在审查她留下的财产，这可能是想让人相信她已经死去，或者希望她死去。我看这是伯爵夫人出于她残酷的贪婪欲望而施展的手腕，我不知道她为何那样地恨我。与此同时，政治希望的幻灭如同暴风雨一样降临到人们的头上。法国大使特鲁雷在法国刺刀的帮助下强行修改了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宪法，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法国给予意大利各共和国的自由。法国人通过确立和平秩序已经确保了对付奥地利的可靠地位，现在力图加紧对意大利的控制，以便把矛头指向另外的地方。法国变得更加残暴，更加专横。因此，许多有影响的开明人士开始与那个对疯狂的、反复无常的法国人采取奴颜卑膝态度的米兰

政府决裂，许多战士和外国政党也开始对那个奴才政府丧失信心。在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军队中就出现了许多这样的独立人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拉奥兹将军、皮诺将军和特利伊将军。我们这些普通官兵通常是服从长官的的意愿。一种对法国人暗暗的仇恨和深深的不信任，令人遗憾地为奥地利和俄国的入侵创造了有利条件。

谢天谢地，卡拉法终于从佛罗伦萨来到罗马，但他是那样的强硬，那样的愤怒，那样的严肃，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他总是用手摸他上眼皮上的一块伤疤，这是一种最坏的信号。果然，最坏的事发生了：由于我们的部队不能立即进攻那不勒斯，而他希望部队至少要靠近那不勒斯边界线，所以他决定我和他的军团一起从圣天使古堡撤走，并把我们派往韦莱特里。这是一个乡间市镇，在罗马附近的农村中有许多这样的市镇。该市镇郊外风光秀丽，但市内糟乱透顶，肮脏污浊，臭气熏天。白天，可看到到处是车辆、铧犁以及来来往往的牛群和马群。夜间，可听到奶牛的叫声、公鸡打鸣声和修道院的钟声。卡拉法这个可怜的人决定让他的部队驻扎在这里。他就住在镇外一座被法国共和派洗劫一空的修道院里。事先他已从罗马运来了生活必需品，因而使得修道院虽谈不上漂亮，但至少是舒适的，可住的。仅有很少几个卫兵以及由骡子拉的两门大炮布置在他的司令部周围。任何人都不能进他的卧室，只有他那位在军团里得到“巫师”称号的勤务兵例外。一些在周围放羊的小女孩和向修道院里送牛奶的姑娘说过，她们从窗口里看到过一位很美的太太，那必定是卡拉法先生的情妇了。跟随他打仗时间比我更长的一些士兵看到他总是那样自我克制，认为他没有时间考虑这类的事，因而不相信上述的说法，但他们讲，那可能是一个女巫师，或者是他打算用来取代卡罗丽娜王后的某

个那不勒斯公主。

这是一个能使人产生丰富想像力的地方。韦莱特里地区会激发人的灵感，使之创造各种的魔法和神话故事，就像北方市镇洛迪的牧民和奶牛场会激励人们赞美乳酪和奶油一样。可能只有我反对那些陈旧的见解，但我也清楚地知道，卡拉法的自我克制还要继续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解除约束，随心所欲地寻找一个能吸引人的女性作为伴侣。以阿米尔卡雷为例，他曾告诉我，他一直到二十岁未尝过一滴酒，可是后来他喝酒比任何人都多。这种情况可能也要出现在卡拉法身上。所以我更相信纯真而骄傲的恋爱者而不是花言巧语者。关于这个问题，我和我的同伴们经常争论，甚至打赌。自从我同卢奇利奥分别后，我变得是那样的傲慢和难以接近，我甚至十分讨厌苍蝇从面前飞过。我把那些相信奇迹和魔术的人视为脑子有毛病和易于受骗者。我必须向他们证明，那些人的无稽之谈都是伪造的。此外，我的内心不断遭受打击，畜牲般的懒散生活引起我的烦恼，这一切使我无法忍受眼下这种无所事事的状况。于是，我想寻找一个借口活动活动，看来只好做点蠢事了。卡拉法军团长早已下令，他部下的官兵除住守自己的营地外，决不允许靠近那座安置着他的总部的修道院。那个地方离边界很近，通过招募教士和修女入伍等手段组成的那不勒斯新军队不断在阿布鲁左边界线一带集结，可能要发生某种小规模的战斗，实际上由于士兵们的急躁而不是由于军官的决定已经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火力接触。卡拉法不希望他的军团因把力量分散在那一带地区而遭到意想不到的麻烦。但是，他的这种谨小慎微的原则同他通常的无所畏惧很不协调。看来，真正的原因是他不愿人们以令他讨厌的目光盯着那座修道院。我同我的战友们打赌，我一定要进到里面看一看，了解一下修道院内的真实情况。我

选择了星期日的晚上去进行这次伟大的冒险。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向修道院卫兵放出有敌情的风声后，我立刻迂回到院墙后面，并从那里潜入修道院的菜园中，因为当时所有人都在注视敌人可能出现的方向。那天晚上，正值人们庆祝节日，部队的主力分散在韦莱特里各家酒馆里。因此，我不可能遇到大的麻烦。即使我的骗局被看穿，在军官们集合起自己的队伍之前，我早已把我所要了解的情况搞得一清二楚了。我肯定卡拉法已外出下达命令，他是不可能碰到我的，至于修道院内的其他人，绝对没有一个人认识我。说实话，最大的危险是我从修道院出来时被人发现。但是，这并不缺乏进行辩解的借口，我可以说这是为了应付那不勒斯骑兵的追赶才进入修道院的。他们相信与否，都无关紧要。我也应当为此付出点代价嘛。既然我许下了诺言，我就要信守诺言。

太阳快落山时，我和一些参与打赌的战友抓住从修道院对面的山上升起了一股尘埃（可能是牛群下山引起的）的机会，在附近的一家酒馆里假装十分惊讶，急忙朝第一道哨兵跑去，并高喊那不勒斯军队来了。当哨兵发信号时，我们已迅速爬上修道院所在的山头。这时，韦莱特里已处于戒备状态。几分钟的工夫，一支小型的守卫部队已经到位，因为卡拉法早已考虑好对付敌人袭击的措施，制定了在大路的左侧进行伏击的策略，因此在修道院周围仅布置了两个卫兵。根据他的计划，军团主力既可及时撤退，又可及时从韦莱特里冲下来分兵两路消灭敌人。他就是这样在大路两旁长满松柏和月桂的那些山丘上部署他的链式小分队的。此外，他还根据自己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无与伦比的预见，在这些小分队中间，隐蔽地安置了两门野战炮。我和我的战友们看到部队在田野里快速运动的忙乱情况，都快意地笑了，与此同时我已来到修道院围墙的后面。院

内有一片几乎同近海沼泽地相连的菜园。我的战友们先在外面为我放哨。我轻轻地翻过围墙，穿过那片生长着修士们用之不尽的圆白菜和其它蔬菜的菜地后，迅速来到了修道院的房舍前。我对房子的门窗进行了一番观察，力图找到一个入口，但这比我事先想像要困难多。每一个窗户上都安装了牢固的铁护栏，房门是用很厚的枫木板做的，甚至有阻拦炮击的能力。当时的情况正如俗话所说：来到罗马，却不能见到教皇。我在那里四处观望，发现在几棵树木中间有一条木梯，想必是种菜的修士摘桃子用的。我想，楼上的入口可能不像楼下的入口防卫得这样严密。于是，我把梯子搬过来，顺着木梯爬了上去。我试了一下第一个窗户的护窗板，虽然关闭着，但并无安全设施。我轻轻地将它打开，发现这是一间已被卡拉法改装为军火库的储藏室，我一下子跳入室内，但是，正当我准备从这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时，我听到不远的地方有一阵响声，接着是脚步声和一声尖叫，这使我感到惊讶。于是，我急忙趴在窗台上向外观望。我发现，就在我翻越的墙头上露出了一个三尖帽，接着是另一个，随后又是一个。那是些想偷偷潜入修道院的人，看来他们想越过围墙进入菜园以便进行洗劫，而不只是待在那里窥视一下而已。其中一人爬上了墙顶，正准备跳下来。突然，就像打猎时一样，嘭的一声，那个人从墙上摔了下来，伸了伸双臂就如同死人一样躺在地上。这时，我又看到另一些早已翻过墙的人正在菜地中向前奔跑，我一眼就认出他们是我的战友。此时，墙头上又出现了好几个带三尖帽的人，随后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又一个接一个地从墙头上跳下来，总共跳下了十来个。这是一次真正的偷袭，就像一场遮天避日的蝗灾一样突然降临。

“那不勒斯大兵，那不勒斯大兵！”我的那些进了修道院的

战友们喊道，同时他们想沿着我用过的木梯迅速地爬到楼上。

“小声点，别着急！”我轻声地提醒他们。“否则，不等你们杀死他们，他们就会把你们全部杀光。”

事实上，木梯上站的人太多了，摇摇晃晃就像挂满了果实的梨树一样。我谨慎地抓住两位战友的腿，用了好大力气才把他们拉进房间，我认为他们必须按照我的建议办才行。

“一个一个地上！”我说，“你们不要相互妨碍，千万不要把梯子压断!”

不多会儿，阵阵枪声不断地传来，明亮的火光划破夜空，一颗子弹紧擦着我的身体飞过，把窗子上的玻璃打得粉碎。我有七位战友成功地爬了上来，并进入房间。一个战友牺牲在梯子跟前，对他来说死也许比受伤更幸运一些。还有一个战友在翻墙时就被打死了。我点了一下人数，准确无误，因为我们一共来了十个人。我的天啊，毫无疑问，他们在向这座建筑物射击，并力图占领它！这是我第一次闻到火药的味道。我很高兴，因为我的绝大多数战友摆脱了险情。我不想夸海口，说我不害怕。说老实话，我并不太害怕。我没有再回到窗口前，以免过分向敌人暴露目标。由于敌人是从下向上观望，所以难以发现我们的踪迹，我们还巧妙地把木梯拉到楼上。这一行动简直像是玩魔术，使得我的战友们战斗热情大增。但是，敌人也不是在开玩笑，他们用步枪不断地向我们射击，使我们无法到阳台上去观察情况。我们使用仓库里现成的步枪、手枪和其它武器，猛烈地还击敌人。他们的三尖帽在我们面前一出现，我们的子弹就打碎他们的头颅或射穿他们的胸膛。我不知他们是否满意这样的回答。但是，持续的战斗促使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这些可恶的那不勒斯大兵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军团长对此毫无觉察吗？是不是我们高喊敌人从山那边拥来的假信号时，

他们已狡猾地从近海的沼泽地那边偷偷潜入修道院附近？实际情况正是这样。一种幼稚的、古怪的行为能使我付出极大的代价，给全军团造成巨大损失，我甚至会被人嘲笑和斥责为叛变。我们不停地从上面朝下射击，这自然比敌人从下边朝上射击更为有利。突然我们发现敌人的火力开始减弱。正当我们当中有人准备高呼胜利口号和准备从背后消灭那几个躲藏在月桂树下面不撤退的顽固分子时，我听到我们的脚下发出一声巨响，好像是地下室在爆炸。不一会，从楼下的房间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顿足声，并伴随着那不勒斯军队作战时传统的呐喊、辱骂和诅咒声。我们大家对敌人的这种新动向感到奇怪。原来正当敌人的阻击兵牵制着我们时，敌人进行偷袭的主力用炸药把修道院的大门炸塌了，修道院被敌人侵占了。以一当十，抵抗到底的想法也可能无济于事了。这时我对自己那可恨的宗派意识深感内疚，于是抖擞精神，勇敢地站在战友们的前头，准备带领他们作最后的拼杀。我的话很简单，我应当为他们作出随时准备牺牲的良好榜样，我知道我的战友们一定会同我一起跟敌人决一死战。

“朋友们，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要坚决地守住上边这一层！想想你们的荣誉吧，想想我们军团的荣誉吧！”

我一边说，一边迅速地冲出房间，跑到楼梯口，用衣柜、用桌子和其它能移动的家具阻挡住通往楼上来的入口。那不勒斯大兵们当然也爬上来了，但他们遇到的却是早已准备好的枪口，因而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了。

“拿出勇气来，朋友们！”我大声地说。“我们的援兵马上就到！”

事实上，我认为，卡拉法军团长听到枪声后不可能不派人来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我从未想像到，恰恰就在那一天我们会

遇到那不勒斯军队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当时卡拉法正忙于派遣他的先头部队出发，因为军团即将离开韦莱特里。不管情况怎样，我们在那个两层橡木门后全力固守，从而使敌人完全打消了攻上楼来的念头。但是，我们发觉敌人取消这个念头是为了执行另一个更加阴险的计划：他们在我们脚下放起火来。浓烟从凉台的裂缝中进入我们所在的储藏室，使我们无法呼吸。不一会，楼下的房梁噼噼啪啪地燃烧起来，火焰在炽热的砖块上飞舞。我们急忙躲进旁边的一个房间。一分钟后，储藏室的地板随着一声可怕的响声塌落了。因此，待在其它房间里也不安全，火势迅速蔓延，因为楼下有一个干草库。我们必须冲出去，否则就会被活活地烧死。我的战友们手中拿着手枪，用牙咬住利剑，从窗口跃身而下，消灭了因观看烈火而分散了注意力的少数敌人，然后迅速向山上撤退。只有一个战友在跳楼时跌倒在地，不幸脱臼，但他仍一瘸一拐地后撤。敌人立即向他扑去，就像饿狼扑向羔羊一样。不言而喻，他们残酷地拷打他，折磨他，最后把他扔进火中烧死。这真是一伙没有人性的强盗，他们的凶恶与残忍令人难以置信。在周围一片恐怖中，我也开始撤退，但有一种超人的力量命令我停止了脚步，于是我把身子靠在一堵被火焰侵袭过的墙上。我想，修道院里还会住着其他人，当然我不晓得他们是什么人。但是，有一点很清楚，我是使许多无辜者惨遭杀戮的导火线，我必须为拯救他们而牺牲。所以我像个疯子一样在各个长廊中奔跑，对修道院庭院中无数单人房间和宽大的套房逐个察看。火焰越烧越旺，室内的空气也越来越热，就像在火炉中一样。院内一片荒凉，鸦雀无声。外面的呐喊声和远处的枪声使这里更加凄惨恐怖。我下定决心，在未确定这座地狱中是否还有人之前，我绝不离开这里。我不顾一切地跑到楼上的储藏室，我看到它的地板早已

塌落，只剩下几条正在冒烟的房梁。我穿过旁边的一堵墙，发现有一个被楼梯掩盖着的拱状物。我急忙沿着楼梯去察看楼中这个奇特的部分。我看到一个房间，房门紧闭。但这当然无法抵挡像我这样一个陷入绝望的人的巨大臂力。然而，我还是先大声喊话：“开门，快开门！”回答我的是一阵尖叫，并且仿佛是女人的声音，与此同时，从外面射来一粒子弹，它几乎是贴着我的额角飞过，打在对面的墙上。

“朋友们，朋友们！”我高声喊道。又是一阵尖叫压倒了我的喊声。这时又一粒枪弹从外面射来，擦伤了我的左臂，鲜血顺着我的手直流。

我绝望地用肩膀去撞房门，想冲进去看个究竟：如果是朋友，我就千方百计地把他救出来；如果是敌人，我就把他杀死。房门被撞碎了，我带着满脸的黑灰，穿着血迹斑斑的军装冲进了完全像地狱的那个房间。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被吓疯了的女人，她手里拿着一根棕榈枝，披头散发，在屋内跑来跑去，最后摔倒在地上。另一个女人从我面前跑了过去，仿佛准备逃命，想从窗口往下跳。我迅速追上了她，正当她的上身探出窗外时，我一下子用双臂把她抱住。从楼下蹿上来的火焰把她的一缕头发烧着了。由于我们的出现，敌人又向窗口打了四五枪。我抱起她迅速离开了那个危险的地方，并说明我是一位朋友，是来救她的，请她别害怕，否则我们就会一起完蛋。当她急忙转过那张极端绝望的脸时，我如同被子弹打中胸膛一样几乎摔倒在地。她是彼萨娜，是彼萨娜！我的天啊！谁能想像我内心激动的风暴啊！谁能给这种使我心潮起伏的激情一个恰当的比喻啊？她是我的恋人，是我的第一个恋人，是我最真诚的恋人，是惟一能使我勇气倍增并赋予我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恋人！

我背起彼萨娜，冒着枪林弹雨，在火海中沿着残墙断壁向外跑。这时好多房顶都倒塌了。我们从阳台上下来时，烈火尚未完全烧到那里。但是，不论左边还是右边，都是令人窒息的高温浓烟。我双手抱着彼萨娜向前猛跑，心里不断地在说“加油”。是谁给予了我的双臂承受这样大重量的神力呢？谁又能说我把我十分热爱的女人置于烈火而不顾呢？我把她视为大自然完美无缺的造物，她的容貌无限美丽，她的心灵闪闪发光，如同乌云中的闪电。即使闯刀山，过火海，我也无所畏惧，我绝对不会放松我怀抱中这个几乎昏厥的珍贵身体。如果她死了，我也要死。这是为了兑现我那崇高的诺言：“我为她而死，我与她同生死！”曾集聚在我心中的畏惧、疑虑、嫉妒和报复心顷刻间化为乌有，留下的只有爱情。由于她的忠诚，爱情又像长生鸟一样从灰烬中复活了；由于她的力量，爱情战胜了死亡，因为爱情蔑视死亡，排斥死亡。

我背着彼萨娜，面对着死亡的威胁不顾一切地挥动着利剑，从因焚烧了修道院而忘乎所以的敌人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我记得，我曾隐隐约约地看到在那不勒斯大兵中间有一位神父虔诚地向上帝祈祷，并慷慨激昂地给大兵们讲话。他就是这个修道院的院长，就是他带领着那些有神圣信仰的大兵进行了那场骇人听闻的报复。他说，就应当把宗教的敌人投入圣火中烧烤。然而，遭烧烤的最后一个人并不是宗教的敌人，而是那些杀人放火的宗教狂的敌人，这个人奇迹般地逃脱了他们的疯狂屠杀。如果上帝当时注视一下韦莱特里，他肯定是要帮助彼萨娜和我的。我一路奔跑着来到了卡拉法早已布署好埋伏的一座山丘，在这里战斗的结局当然是大为不同了。我遇到了军团的一些最活跃的官兵，他们在山口击退了那不勒斯大兵后，立即转回头来去打击焚烧修道院的那些家伙。卡拉法只是在此时才

得到修道院被烧的报告，他率领着部下急速朝那里飞奔，即使为时已晚，也一定要进行一场猛烈而势不可挡的反击战，以报仇雪恨。我藏在山上的月桂树林中，看着他从那里急速地过去。但是，这时我对他的一种同情心油然而生，我拉住一个刚从韦莱特里来的二等兵，并委派他去告诉卡拉法，他认识的那个女人已经得救，现住在市镇里。我向前走了两步，正好遇上了我的两个士兵，我马上把彼萨娜交给他们，让他们把她抬走。我的确已经精疲力尽，十分艰难地跟在他们后面爬上了韦莱特里所在的那座山丘。到达住处后，我把她放在我的床上，并请附近的一个理发师帮她作人工呼吸，直到她恢复知觉。为了避免她因惊讶而激动，我离开了房间，来到阳台上观望附近的情况。我看到，修道院完全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夹杂着黑烟的火焰直冲云霄，使天空变得更加昏暗。在那微弱的月光下，可以看到我们军团的战士们用他们那闪闪发光的刺刀插入了正在仓皇逃命的那不勒斯大兵们的胸膛。敌人的进攻失败了，那些首次闯入罗马共和国边界的“解放者”们得到了可耻的下场。

当我回到房间时，彼萨娜已经安然地坐在床上，她以比我想像的要小得多的惊奇迎接我，并且是她先开口，这倒使我松了一口气。此外，她的话也不过分尖刻。

“卡尔洛，”她对我说。“你为什么不让我留在那里呀？”……我要像一位女英雄那样地死去，他们会把我安放在罗马新的万神庙中。”

我吃惊地看着她，因为这种话使我惶恐不安。她想以完美的见解说明她讲此话的理由，而我不得不有气无力的回答她。

“让你留在那里，那我也要留在那里！”我十分激动地说，“我向你说老实话，彼萨娜，当我辨认出你之际，我真想把你

杀死,随后我也自杀!”

“噢，那你为什么不那样做呢？”她放开嗓门大声地问我，我从中看到了她的真诚和绝望。

“我没有那样做，因为我爱你！”我低着头回答她，就如同一个深感惭愧的人在坦白一样。

然而，我的这些真心话丝毫未能减轻她的委屈，反而使她像一个受委屈的处女那样义愤填膺。

“你爱我？！你爱我？！”她感叹道。“你是一个虚伪的人，一个背叛者，一个不守信义的人！让上帝听听你的谎言吧！你多么善于朝三暮四啊！你把我如同一个奴隶那样进行践踏，你把我如同一只猴子那样进行欺骗，你彻头彻尾地背叛了我。噢，你是何等幸福！在你无限幸福之际，一个男人介入了你我之间，他亲手对我进行报复，使我蒙受了另一种羞辱，我的痛苦与日具增。你向你忠实的朋友的心中插进了一把匕首，我真想用这把匕首也向你猛刺一下，以便你我二人同归于尽。好了，现在你走吧！走吧！你因为我蒙受了屈辱而高兴吧，你为你的胜利而喜悦吧！你救了我，你太仁慈了！不久的将来，你的头上会带上一顶文明的桂冠，但我会勇敢地拒绝你想强加于我的那些不光彩的东西。我有勇气蔑视那种狠心的恋人，我要以牙还牙地对他进行报复。六个月来我一直嘲笑你，现在我还要嘲笑你。我要报仇！你的匕首将把我置于死地，但无穷无尽的悔恨将永远折磨你那颗卑鄙的心！”

听到她这样咬牙切齿地责骂我背叛了她后，我受到了猛烈的打击，我的心几乎要碎了。我对她是忠诚的，我对她的爱是纯洁的和坚持不懈的，我冒着生命的危险救她足以能证明这一点，尽管我不论在哪里，不论以何种方式见到她，都必然会引起巨大的愤恨，这种恨是源于爱。我本以为她见到我时会羞愧

和胆怯，从未想到她会那样凶狠而傲慢地对待我。这使我怒发冲冠，心里想：上帝怎么能让无辜者遭此粗暴对待呢，难道雷公面对无辜者遭此诅咒能心安理得吗？

“彼萨娜！”我泣不成声地对她说。“你刚才说的话正好是你背叛我最可耻和最令人作呕的证明。噢，我现在并不想责备你！当我承认我犯了针对自己恋人的错误时，你却还是残酷而傲慢地看着我泪流满面，对我的痛苦持幸灾乐祸的态度，你假装遭受了伤害和屈辱，甚至威胁我说要报仇雪恨。你对我的报复实在太无道理了！彼萨娜，请你别再说了，一句话也别再说了。我不否认，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公正而神圣的东西。我要把荣誉感从胸中掏出来，把它像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一样扔给狗吃掉。是的，我要把荣誉感像谎言一样加以否定，它给我造成了多少的痛苦啊。违背誓言是可耻的。回击无耻的谎言何必通过火山爆发呢！”

彼萨娜用双手捂住脸，开始哭起来。不一会，她突然从床上下来，整了整自己的衣服，想离开房间。我急忙上前拉住她。

“现在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找卡拉法先生。请你立即把我领到卡拉法那里去！”

“军团长现在正忙于追击那不勒斯大兵，不容易找到他。此外，他已经得知你被搭救，一旦可能，他是不会不来找你的。”

我最后一句话适量地带了一点讽刺味道。于是，她对我大发雷霆。

“但愿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或者你的头上！”她像先知那样诅咒道。

“但愿任何人都无灾难！”我斩钉截铁地回答她。“但愿任何人都无灾难。实在太遗憾了！我倒是大有机会杀死某个人！

“你为什么不杀死我？”她十分天真地脱口而出。

“因为……因为……因为你太美了……因为我记得你还是很善良的！”

“别说了，卡尔洛，你别说了……你认为卡拉法先生很快就能来吗？”

“我没有这样说过……一旦可能……”

她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那射入房中的月光的照耀下，我看到她的眉头时而紧皱，时而舒展；她的脸色时而阴暗，时而明亮；她的情绪时而急剧动荡，就像天空中上下翻腾的乌云，时而平静安详，就像夏日的大海；她时而摆出祈祷的姿势，时而又紧握拳头，好像要打人的样子。她还有几次拍打自己的胸膛。她穿着不大整齐的暗红色的衣服，披撒着被半烧焦的头发，带着一张被不久前的可怕事件弄得疲惫不堪的面孔，把双肘支撑在桌子上，用沾满污垢和鲜血的两手捂着脸。她好像一个刚离开地狱的满脸乌黑的女祭司，仍然在回顾地狱中的奥秘。我不敢打破这忧郁的寂静，而且在我对这位忧郁的女先知进行揭露之前，我也需要集中力量思考一下。我离开威尼斯之后，她的感情世界和她的生活经历断断续续地闪现在我可怕的想像中。我厌恶地看了她一眼。但是，我突然感到有一股崇高的力量在热情地鼓励我，好像有人对我说：“你别犯傻了，我向你保证，彼萨娜是无辜的。”当然，我是会接受这种劝告的。

大约一小时后，卡拉法先生独自一人来到我的房间。他头上未带军帽，因为在一场混战中他把军帽丢掉了。他腰上只挂

着空空的剑鞘，他的利剑在砍向一个敌人的头颅时碰断了，那个家伙连头带钢盔都被他砍掉了一半。他眼皮上那块伤疤呈现出一种近乎白炽的颜色。他向我们打了个招呼后，便坐在我与彼萨娜之间，他等待着我们二人中的某人首先开口。彼萨娜未让他等待过长的时间，她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怒气冲冲地问他有关我同那个希腊姑娘相爱的历史。卡拉法坦率地把有关情况向她讲述了一遍，就像我对他说的一样。事实上，卡拉法曾向我问过此事，所以他心平气静地向她讲述了他如何从米兰一伙人的闲谈中知道了这桩男女相爱的事，以及希腊姑娘的美丽和大家眼中暗藏的嫉妒。

“这就是我要向你讲述的一切，”他最后说。“你一到米兰，就来找我，问我是否了解我的一名军官卡尔洛·阿尔托维蒂和他那神秘的、轰动一时的爱情故事。在我向你讲述这件事时，我仅重复了大家的传闻。当时我肯定不想损害这一爱情中男主角的名誉。难道我错了吗？好像没有！所以，我不欠任何人的债！”

彼萨娜对卡拉法恰如其分的辩护好像甚为满意。她的双眼狠狠地盯着我，好像一名法官出示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后逼视他面前的犯人一样。

“彼萨娜，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我不解地问她。

“为什么？”她说。“因为我恨你，因为我蔑视你，因为我想看看你更充分的表演，至于我是否投入了别人的怀抱，这与你毫不相干。”

她的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使我毛骨悚然。她坐立不安的焦急的样子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看来她开始悔恨自己刚才愤怒时那种恶劣而鲁莽的表现。

“是的，你也这样看我好了！…… 我每时每刻都爱着一个

男人。但是，当他信誓旦旦地表示爱我时，他却已经策划好了劫持阿格拉乌拉！……”

“无稽之谈！”我边呐喊，边跑去翻我的箱子。我从箱子里取出了关于我妹妹的几封信，一下子扔在她面前的桌子上。

“给你灯！”我迅速地把挂在门上的灯放在她面前，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你好好看看吧！”

当我从威尼斯逃跑时，我还不知道阿格拉乌拉是我的妹妹。彼萨娜对此也一无所知。这大有好处，免得她对那种痛苦的事情追根溯源。她读了其中的两封信后，便把它交给了卡拉法。

“你也看看吧！”她说。

卡拉法急速地阅读那些信，脸上流露出惊讶和遗憾的表情。这时彼萨娜咬牙切齿地自言自语。

“他们都背叛了我！完全是一个阴谋！全是些该死的家伙！我恨不得一口把他们吃掉！”

“不，彼萨娜，没有人背叛你！”我对她说。“倒是你背叛了我！是的，就是你！你不必辩解！你也不要怨恨我！如果你真爱我，难道你能相信我会变成一个违背誓言、不守信义、卑鄙无耻的小人吗？这种人难道还值得你爱吗？彼萨娜，一切你都知道，因为我告诉了你。你很明白，因为我感觉到了这一点。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是很清楚的。虽然我现在羞于向你启齿，但我必须说，我爱你，我还是那样地爱你！不，你不要为此而惊慌失措！我将离开你，你绝对不会再看到我了！但是，让我对你进行这惟一的一次报复吧！你知道这是一个永远不幸的人，而你是我人生的全部欢乐、安慰和幸福。”

卡拉法看完另外几封信后，便把全部信都还给了我，并羞愧地对我说：

“请你原谅我！是众人的谣传欺骗了我，但我无意进行欺骗！”

出自这样一个人物之口的道歉使我激动得泪流不止。事实上，我发现卡拉法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其傲慢态度荡然无存，虽然他心里藏着一种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力量，但仍不断地叹息。彼萨娜在痛哭流涕，双重的羞愧使她既不敢看卡拉法，也不敢看我。卡拉法脸上表现了一种同情的神色，我不知道他是同情我还是同情彼萨娜。他请我到房外待一会，并向我讲述了一切：他如何同彼萨娜进行了第一次交谈；彼萨娜得悉我是他手下的一名军官后，如何问他有关我的一些情况；她如何被嫉妒折磨得神魂不定；他如何对彼萨娜一见钟情。最后，他还向我坦白：由于他以为我至死不移地爱上了希腊姑娘，所以他认为自己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也并非意味着违背道德；彼萨娜是那样的美妙，那样令人神往，爱情曾多次冲入他那铁石一般的心田。因此，他想方设法讨好彼萨娜。事实上，最初几天他是成功的。

“但是，后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补充说。“我再也没有办法使她追念最初几天的喜悦了。她跟随我从米兰到佛罗伦萨，又到罗马，但她总是一言不发，傲慢无礼，十分冷漠。她对我的焦躁不安感到由衷的高兴，她用一种辛酸的言语回答我的请求和威胁，她说：‘我报复得过头了！’噢，卡尔洛，你该是多么痛苦啊！我向你发誓，你也就是这样被报复而已！她整天哭泣，她向上帝和圣者许愿，恳求他们保佑。她再也不理我了，从而使得我甚至求助于行贿，我曾试图用黄金收买她的女仆替我说情。她好像是一个威尼斯女人，从不离开彼萨娜一步。”

“她叫什么名字？”我急忙问道。

“好像叫罗莎。她是一个可耻的女人，她曾为了几块钱就把她妹妹卖掉了。但是今天她已因自己的过错而受到了可怕的惩罚。我看到她的身体已被烧焦，横躺在修道院的废墟中……好了，她的拙劣求情也未取得任何成果。我灰心了。后来，我把彼萨娜从罗马带到这里，安置在那座僻静的修道院里，我曾打算以武力迫使她满足我的愿望。卡尔洛，这完全是徒劳无益的想法啊！面对她的目光，武力是没有用的。当某种令人吃惊的因素出现后，我永远地抛弃了那种崇高的决定，那种不可战胜的激情。我把全部的真实情况告诉了你，尽管这不是一件值得我大加夸耀的事。请你作出判断，并妥善处理你的事吧！我的总部明天将迁往佛拉斯卡蒂市，因为总司令尚皮奥内将军下令军队全线撤退。你同彼萨娜好好商量一下吧。我家的大门总是向她敞开的，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别人的支持，也永远不会忘记我的诺言。”

他说完这一席话后，并非十分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脸上恢复了军人的自豪感，迈着大步离去。我仿佛看到，他的心脏在急剧地跳动，他的头发在空中飞舞，他身上穿的衣服变成了大力神的盔甲，他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

我回到彼萨娜身旁，但我没有说什么，我等待着她开口。

“卡拉法去哪里了？”她关切地问。

“去下令向佛拉斯卡蒂撤退。”我说。

“他把我安置在这里？……他甚至都不告诉我他去哪里？”

“他对我说，你会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你想，他不能不履行军人的每一条义务，但他也不拒绝履行对你许诺的义务。”

“对我的义务？……他？真叫人奇怪！除了要归还我被他偷走的东西外，他对我没有其它义务，而且那些东西是无法归还的。总之，我并不是手无寸铁但赢得勇士们尊敬的第一个女

人。请你把我的女仆叫来！”

“你忘记我们把她丢在什么地方了吗？……她是那场大火的牺牲品。”

“谁？……罗莎？……罗莎她死了？噢，我多么可怜啊，我多么可耻啊！是我，就是我让她那样死的！正当我应该更多地照顾她时，我却把她抛弃了。我真该死！我会牢记一个无辜者的鲜血是如何流尽的！”

我竭力让她理解，由于她在那场慌乱中陷入昏迷状态，急需我的救护，为了仓促逃离火海，我既不可能想到罗莎，也不可能想到任何人。她仍然埋怨自己，不断地叹息，翻来覆去地说那几句话，但只字未提跟随卡拉法走，或是独自一人离开这里。我十分同情她，我真挚的爱使她不能不又像过去那样温柔可亲，我感到她早就有见我的迫切愿望。

“亲爱的卡尔洛，”她突然对我说。“在你离开威尼斯时，你可能还不知道阿格拉乌拉是你的妹妹。否则你会告诉我的。”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然而，你们像兄妹一样生活在一起。”

“不可能是其它方式。”

“你们的这种纯洁的共同生活经历了多长时间？”

“肯定有好几个月。”

彼萨娜思考了一会，随后补充了一句：

“卡尔洛，如果我睡在这把椅子上，我对你会不方便吗？”

我回答说，她可以随意睡在床上，因为楼下还有一张简易床，我可以睡在那里。她对我的这种安排表示非常高兴，她等待我下楼去。当时，我出于好奇在房门外停了一会，我听到她把房门上了锁，锁门时她是十分细心的，以免有响声。但去年，她在威尼斯却没有这样做。不过。她这样的细心是不难理

解的，我认为，这是出于她的羞愧。

第二天我们再也不谈前一天的事了。那些事情对彼萨娜来说是很容易忘却的，对我来说却难以忘却，因为我惯于从回忆过去中为现在吸取营养。她问我，我们将以什么方式前往新的驻地，好像这几年来我们习惯于一同旅行一样。我们乘坐一辆马车出发，她天生的欢快性格使我们的行程变得很短，没有感到多长时间我们就到达了佛拉斯卡蒂。我们之间不再涉及爱情，随之而来的是充满相互同情和相互支持的兄妹情谊。请你们注意我所谈论的这个问题及其表现方式。事实上，感情在我们的胸中沸腾。但有些事我不想说得太肯定，因为有时我也会因某些小事而气愤，但我们能冷静地达成妥协。仿佛彼萨娜感到幸福，我不能说这是由于我爱她，而是我使她经受了痛苦的磨练。她是那样的纯真，那样的听话，那样的亲切，没有一个姑娘能像她那样好。我认为，这是她要求我原谅的一种无声的方式。但是，难道她不是早已得到了原谅吗？很遗憾，我往往很容易地就原谅了她，而且同时也忘记了她那些不可原谅的错误！然而，这丝毫未影响我庄重的举止。从斯波莱托到纳皮，从阿夸彭登塔到佩鲁贾，在尚皮奥内率领军队走过的地方，为了招募和训练新兵，我们二人过着战友般的生活，既感受到了青春的力量，也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

与此同时，那不勒斯国王裴迪南和他的将军麦克胜利地进入罗马。法国人精明地撤退了。那位著名的将军夸耀说，这是他的伟大战略计划的一个成果，形如空中楼阁的罗马共和国陷入混乱之中。在裴迪南国王的支持下，一个临时政府在罗马成立。麦克男爵也并非等闲之辈，他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计划，力图把法军总司令尚皮奥内从罗马教皇国的领土上，甚至从整个意大利驱逐出去。那不勒斯王国的将军纳塞利在利沃尔诺登

陆。另一位将军鲁杰罗 ·迪达马斯在奥尔贝泰洛登陆，随后，他把自己的部队分为两路，沿着台伯河两岸向罗马挺进。但尚皮奥内指挥若定，时而从背后，时而从正面，时而从左边，时而从右边，向敌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并彻底予以歼灭。于是，陷入埋伏的麦克只能仓皇逃命。他的国王早在他逃命之前就奔向直通卡塞尔塔和那不勒斯的大路。罗马共和国在死亡十七天之后又复活了，重新开始它可怜的历程。尚皮奥内胜利地逼近那不勒斯王国的边界线，鲁斯卡率领的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军队和卡拉法率领的那不勒斯军团战斗在最前列，革命已经逼近了那不勒斯的城门。

第十七章

1799年那不勒斯的英雄史诗。那不勒斯共和国进军普利亚。法国人放弃那不勒斯，鲁弗勾结土匪、土尔耳人、俄国人和英国人占领了那不勒斯王国。我找到了我的父亲并目睹了他的死亡。我沦为马莫内匪帮的俘虏，但彼萨娜营救了我。当意大利最高贵、最英勇的战士的鲜血在刑场上横流时，我们二人却同卢奇利奥逃往最后陷落的自由堡垒热那亚。

那不勒斯人民是这样的人民：由于麦克男爵极端的愚昧，他们不得不在战场上手执武器全力抗击一小撮法国人；虽然他们曾被国王、王后和英国人阿克顿等这些王国的祸根所抛弃，虽然他们曾被代理国王皮尼亚特利通过匆忙签定可耻的停战协定把这个不设防的城市拱手让给敌人而被出卖，但他们英勇地进行了整整两天的保卫战，打击了敌人的骄横与傲慢。虽然他们失败了，并撤回到自己的家乡，但他们并未失掉勇气。法军总司令尚皮奥内在1799年1月2日胜利地进入那不勒斯时，深感自己的脚下是一座随时可能再次喷发的火山。一个新的共和国——那不勒斯共和国诞生了。它因其领袖人物特有的诚

实、刚毅和智慧而变得举世无双，它又因其混乱和狂热变得令人可怜，这一切又使这个共和国四分五裂，并注定要走向悲惨的结局。

在新政府尚未站稳脚跟之际，鲁弗红衣主教率领他的匪帮自西西里岛出发在卡拉布里亚登陆，从而使共和国政府在意大利南端处于严重的危险境地。在些地方把鲁弗红衣主教视为解放者而予以热烈欢迎，另一些地方则把他指责为杀人犯，结果是前者受到保护，后者遭到强占、焚烧和摧毁。以马莫内、希亚尔帕和迪沃罗为首的那些匪帮左右着鲁弗红衣主教的行动。有七名科西嘉侨民曾有足够的能力去发动大部分阿布鲁佐人搞暴动，其中一人还自称是世袭王子。但法国人坚决反对上述做法，他们把其中的几个人处以绞刑以显示自已是公正的光辉榜样。那并非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而是一群野兽之间的斗争。人们期待政府坚强有力，在人民中灌输共和观念，像一位修士所说的那样，使他们成为民主的天使，使他们认为上帝也已变成民主派。但是，从远方传来了苏沃洛夫的俄军和克莱的奥军的喊杀声，其矛头指向意大利；阿布基尔战役的赢家纳尔逊的英国舰队，爱琴海诸岛的主人俄国舰队及土耳其的舰队在亚德里亚海和地中海游弋。经过胜利的雾月，拿破仑兴致勃勃地预言他将同阿拉伯人和埃及人一起打败意大利。他答应胜利后将不再在意大利悬挂法国国旗，只在他闪电般胜利地插上法国国旗的地方捍卫其价值观。几个月后，出现了可怕的情况。接替尚皮奥内的马科多纳尔德奉命前往意大利北部攻打入侵的俄奥联军，他仅在圣艾尔莫城堡、卡普和卡埃塔留下一小部分卫戍部队，他必须以武力开辟前进道路，因为在与罗马共和国交界的许多地方也发生了暴动。

在那场错综复杂的战争中，我多次对卢奇利奥、阿米尔卡

雷和朱利奥失掉了信心，但不过是几分钟的事而已，因为我们军团在伏击和山地行动中甚为出色，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地朝亚德里亚海和地中海运动。我早已把彼萨娜安置在圣科罗奇公主家里，这位公主是几个月前为保卫共和国和反对麦克的侵略在阿威尔萨牺牲的一位罗马王子的姐姐。我对彼萨娜的处境是很放心的。卡拉法待我很好，给予我特殊的信任。我除了渴望看到把我的身心全部献予的自由事业的胜利之外，既无其它愿望，也无其它激情。法国人的撤退对那不勒斯的共和党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多么热心于自己的事业，但他们又是多么缺乏有效的帮助啊！卢奇利奥、阿米乐卡雷和朱利奥都很不愿意离开这里，他们要求参加当时在斯吉帕尼将军指挥下自行组织起来的志愿军。可怜的朱利奥经历了多少的远征、多少的战斗和多少的辛劳之后，真正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他在几十战斗中，在几百次的厮杀中，曾安然无恙，枪弹始终未能伤害他，但他在战地医院中体力却日益衰弱，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他的两个朋友尽力地安慰他，但他们又是什么心情呢？阿米尔卡雷的满腔热情早已变成了巨大的愤怒，而卢奇利奥对事业的真诚执著也已变成听天由命。如果从这种情感中能得到安慰的话，那么，绝望者在走向绞刑架之前也会劝告人们耐心和节制。

当时，卡拉法的军团被派往布利亚去平息叛乱，因为叛乱者在当地占据了不少的地盘。我吻别我的朋友们和彼萨娜后就出发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吻彼萨娜。她住在那不勒斯一事只有卢奇利奥知道。朱利奥对此事似知非知，但他不敢明说。阿米尔卡雷根本就不在意这种事，他仅注意鲁弗、希亚尔帕和马莫内，他一心想消灭他们，即使消灭不了也不允许他们横行霸道。关于彼萨娜，自我们在韦莱特里相会之后，她受了不少

的苦。这是她从我这里得到的第一个亲吻。最初她想保持冷静和庄重，但是当我们二人的嘴唇紧贴在一起时，不论是我还是她都不能控制心脏的猛烈跳动，我如同触电，她全身抖动，泪流满面。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她大声地对我说，并用充满信任的目光长时间地看着我。我以完全赞同的手势回答她的祝愿，随即朝远方走去。此后不久，圣科罗奇公主曾给我寄过几封信，地址均是那不勒斯。她说，我走后一种极端的绝望把彼萨娜引向死亡的边沿，她曾顿足捶胸地大声喊叫，没有我的原谅她就无法生活下去了。善良的公主未告诉我可怜的彼萨娜所说的原谅是指什么，只是详细地描写对她进行的精心治疗。但是，我也不愿对她冷漠，我直接写信给彼萨娜，我要求她原谅我近几个月来对她态度冷漠和高傲。我说，她很清楚，以兄妹情谊为借口的装腔作势近似于一种侮辱，因此我感到有罪，我要向她献出我最热烈、最真诚、前所未有的全部爱情来加以弥补。我希望这样可以使她的心情恢复平静，即使以我的尊严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此外，我假装从未收到过公主的信，从而给我的表白赋予完全自发的色彩。后来我得悉，我的这种真挚的感情给了彼萨娜极大的安慰，她始终赞扬我是她的保护神，说我是她在世界上所能找到的最高尚、最值得爱的男人。如果说公主曾告诉我许多美好的事物从而促成了我和彼萨娜之间的完全和解，那么，我衷心地感谢她给予我的最大恩惠。过分的傲慢会伤害女性的自尊，对待女性必须以自己的德行去争取她们性格中的温柔。人应当是善良的，不应怯懦或忧虑。

因此，在我到达布利亚时，我对自己和我的事业是满意的。从威尼斯传来了一些极好的消息：阿格拉乌拉怀孕了，年迈的阿波斯杜洛斯幸福地回到了故乡，我的父亲正在回国的旅

途中。当时，有关父亲的消息是我最关心的，它使我仿佛看到了伟大的事业，并有了伟大的希望。我浮想连翩，但是我仅仅从卢奇利奥的一些话语中才能得到某种启示。看来从米兰到那不勒斯均建立了共和国，而某些共和国愿为法国人效劳，并以此来巩固自己。因此，人们力图将城门向俄国人敞开，并从地中海袭击法国。人们并不惧怕来自远方的强国占据优势，而希望利用它们抵制某些君主国建立的亲法政府的影响。这一切使我产生了一种怀疑：我父亲是否早就为土俄联盟作事。该联盟行动的快速和凶暴真令世界震惊。正当法国人仿佛准备撤退而不是发号施令的时候，他们想从中得到什么，我还不太清楚。我的粗浅看法是：那种要依靠土耳其人和俄国人来实现我国独立的想法是行不通的。但是，当时却有不少人对此怀有极大的幻想，随后，他们通过拉哈茨将军在安科纳附近最悲惨的阵亡一事可能清醒了一些。当时，我们驻扎在布利亚观察土俄联军的行动，因为他们从攻占的赞特和科浮两岛的港口出发直逼混乱中的布利亚海滨。

卡拉法并不是那种优柔寡断的人。他首先抵达他的故乡安德里亚。虽然当地的居民是支持鲁弗红衣主教的，他还是用温和的话语平心静气地努力劝说他们。但他们毫不理会，于是卡拉法便舞动利剑，下达攻击令，并取得了胜利。他像古希腊英雄阿基利斯一样坚韧不拔，他总是站在军团的最前列进行战斗，他是一个或手执利剑，或紧握步枪，或站在大炮旁边的英勇战士，他保持着士兵的习惯，他忠于指挥官的职责，他从不趾高气扬。但是，一种忧郁的阴影和他那军人的粗犷交织在一起，他的部下十分热爱他，而我不仅尊敬他，而且同情他，他是这样一种人：在他的心目中，战斗的胜利就是安慰和休息，烈火钢铁般的坚强性格使他把上帝和祖国，祖国与上帝完全地

融为一体，当公众利益和保卫自由需要他挥动威武的利剑时，他从不考虑自己。在他的伟大品行中，也存在某些原始性的成分，例如，他不主张赞赏敌人的才能，对他们从不饶恕和放生，他有自己的主见，他用大刀的利刃对待战场上的输家，他宁肯通过把他们杀死而不是放生来显示胜利的荣耀。这种凶猛性的古老风范以及他那惊天动地和众所周知的大名很快就使他威震全省。他拥有统率一切的权力。如果那不勒斯政府有五个像他一样的指挥官，不论是鲁弗还是马莫内都不可能从马里利亚诺攻破那不勒斯的城门，他们也不能占领那不勒斯共和国的最后堡垒。然而，那不勒斯政府却愚蠢地妒忌卡拉法将军。那真是一个妒忌和猜疑的时代啊！（这同古罗马时的情况何等相似，正当法比奥将军一心一意地保卫罗马并全力抗击节节胜利的迦太基人时，罗马却怀疑他要搞专政。）有人说，布利亚业已取得和平，既然卡拉法想大显身手，那就应当把他派往阿布鲁佐，他可以在那里找到干一番事业的场所嘛。卡拉法具有真正共和党人的纯真和顺从的特性，他看不到在这种甜言蜜语的后面隐藏着一个阴谋，他为了阿布鲁佐人又踏上了新的征途。但是，由于他感到，他走后布利亚省可能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安全和忠于共和国，于是他作为该省的总指挥决定委任我和军团的另一位军官弗朗奇斯科·马尔太利留在布利亚领导小规模的林间游击战，这将大大有助于防止暴乱死灰复燃。他非常信任我，而我对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所给予的信任也是极为珍视的，感激和自豪使我热泪盈框。祝愿这位高尚而圣洁的人在另一片土地上取得他理应取得的伟大成果。

马尔太利是一个那不勒斯青年，他离开妻子儿女，抛弃了生意，拿起大刀来保卫自由。我们二人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虽然我们二人性格温和，但战斗意志坚强如钢，自从我们一起编

入韦莱特里分队以来，我们之间就建立了十分诚挚的友谊。他曾是就前往修道院探密一事同我打赌的那些朋友中的一个，打赌的条件是输者要为军团的所有军官举行一次晚宴和舞会，谁都不愿付出这种代价。但是正当人们一心想着晚宴和舞会时，他却心血来潮地宣布取消在布利亚的所有人的欠债。我们消灭了一伙在不远的村庄抢劫的匪徒后，我同五十名战友来到了安德里亚古堡，我发现这座古堡里灯火通亮，舞厅很大，厅内有很多外乡人和当地的少女，他们在悠闲自得地跳舞，完全忘记了我们们是被逐出教门的共和党人。马尔太利在舞会上用一种俨然如王子的手势对我说：“你把韦莱特里的赌债还清了，你也来用晚餐吧，……谁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也许明天我们会牺牲，我要维护正常秩序。”不管明天是死是活，那天晚上我们尽情地跳舞，甚至多次使我想起我那可爱的家乡弗留利，想起圣保罗教堂、科尔多瓦多教堂和里韦尼亚诺教堂那著名的建堂周年纪念日的情景：人们在那里尽情地跳啊，跳啊，有人甚至跳得晕了过去，有的人丢了脚上的皮鞋。那布勒斯人和布利亚人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从这个可怜的意大利的最北端到最南端，正如人们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我们并无多大差别，相反，我们之间却具有一种任何其他民族所没有的如此奇特的相似，弗留利农民的吝啬同热那亚商人的固执相似，威尼斯船夫的雅致和佛罗伦萨纨绔子弟的举止相近，维罗纳的经纪人和那不勒斯的贵族同样爱自吹自擂，莫德纳的警察和罗马的神父一样狡猾，皮埃蒙特的军官和米兰的文人一样的傲慢和霸道，卡塞尔塔的挑水夫和波伦亚的医生在雄辩方面不分上下，卡拉布里亚的强盗和阿奥斯塔的阻击兵同样勇敢，那布勒斯的懒汉和基奥贾的渔夫一样的有耐心和一样的迷信。此外，女人，从阿尔卑斯山到西西里的利利贝奥角的女人，全都相似。她们是依

着完美的女性的模具塑造的，她们不是那种呆板的女人，不是那种爱打小算盘的女人，不是那种在法国、英国和德国常有的男性化的女人。外国的绅士对她们如何评价，外国的诗人要到何处才能寻求到爱情的甘泉？在这里，在我们的国家，恰恰就是在我们的国家，因为善于培育和保持爱情的女人只生活在意大利。如果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我们的妓院，我们要回敬他们。不，我们不必回敬他们，因为伟大的卖淫宽恕渺小的卖淫。

委派给我和马尔太利的任务并非是轻而一举就可完成的。我们要同那些无知的、粗鲁的民众打交道；我们要同那些顽固不化的贵族打交道，他们如果得知你是共和党人就会比罗伯斯比尔更加狂暴，他们比鲁弗的党徒还要相信鲁弗那可恶的伪善；我们要同那些毫无教养、极端迷信的人打交道，他们使我回忆起了我童年时弗拉塔的神父，而他们的恶劣比弗拉塔的神父有过而无不及；我们要同诡计多端的敌人打交道，他们在选择危害我们的手段时是精益求精的。但是，以卡拉法的名义进行指挥的权威性和叛乱中特拉义市遭抢劫与烧杀的现实对全省的教育使人们改变了看法，共和国政府在整个亚德里亚海沿岸得到人们的拥护。在一些不太原始的地方，在中等阶层的农民为主的地方，人们害怕红衣主教鲁弗为首的邦派的野蛮，害怕法国人的放纵。鲁弗在格拉维纳和阿尔达木拉所导演的屠杀使他们胆战心惊。在那些日子里，我确信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道德现象，即：在那不勒斯王国，最高的文明和最好的教育集中在极少数人身上，他们都是名门显贵，而广大平民却陷入无知和迷信的深渊。这就是专制的，几乎是东方式的独裁政府的恶习。它极力排斥有开明思想的人，疯狂地攻击他们信奉异端邪说。它为了掩盖自己的丑恶嘴脸，不得不依靠一小撮堕落分子

去大肆煽动宗教狂。像圣安德烈教堂的主教所宣扬的自由教规，像弗鲁米耶尔宣扬的贵族哲学均在布利亚的许多市镇具有重要影响。并以此来大力反对共和党人。当时，那真是一个能够随意宰割大众的时代，是一个强盗压倒学者的时代。

有一天传来一则消息：俄国和土耳其联合舰队开进了布利亚海域。对这一事件我们尚未得到确切的情报。但是，卡拉法曾经提醒过我们不要惊慌失措，因为敌人登陆只能使用小股兵力。事实上我们不但没有惊慌，而且赶往亚德里亚海的海滨城市比谢列进行救援，我们的许多船只均向那里集中，我们依靠当地居民的伟大精神，利用在古堡中找到的一些大炮，尽可能完好地在海滩上布署了火力。我们放出风声：俄土联合舰队装载着一群阿尔巴尼亚匪徒和土耳其匪徒，他们正准备侵占那不勒斯，他们要血洗这片土地。因为在这一地区，人们仇恨土耳其人是有传统的，所以他们全力支持我们。当我们已准备好在比谢列有效地打退敌人的进攻时，从距此地七英里的莫尔弗塔市急速赶来的通讯员报告说，敌人企图在那里登陆，但那里的人民在紧急行动以阻上敌人登陆。我们看到比谢列的布防已安排妥当，我和马尔太利认为，前往对敌人尚未采取任何防备措施的莫尔弗塔是必要的。我们担心不能持久地进行保卫战，我们宁愿失去生命也不愿因我们努力不够而使共和国蒙受危害。我们把部队的大部分留在比谢列，尽可能多地寻找马匹，快马加鞭奔向莫尔弗塔。在那些日子里，我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什么毛病，只感到我的坚韧性和体力大为削弱，可能我意识到我们的事业已经失败，现在进行战斗不过是为了荣誉而已。但是，其他人很晚才有这种预感。马尔太利比我更加失望，但他比我坚强。我们相互安慰，相互鼓励，强调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部队使布利亚的居民保持崇高的信仰。我竭力恢复平静的心情，

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刻，但难以战胜的疲劳在猛烈地袭击我的全身。在距离莫尔弗塔一英里处的旷野，我们看到城市上空浓烟滚滚，听到了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接连不断。我们还看到海上有一些木船正力图靠近港口，但大浪向那些船只猛烈地冲击着。我们进入一个村镇，那里的混乱情况达到了顶点。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利用一些舢板登陆后，立即残忍地抢劫和屠杀，其狂热程度如同他们回到了巴贾赞特苏丹的神庙一样。

我大骂用魔爪蹂躏我们的美丽国土的强盗们的野蛮行径，我发誓要同马尔太利和我的战友们一起报仇雪恨。凡是我们遇到的敌人均被我们用大刀劈得碎尸万段，并由我们的战马予以践踏。愤怒的民众群起而攻之，把抓住的敌人活活地打死。敌人龟缩到广场上以利发挥其火力和逃往大海。残酷的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令人毛骨悚然。我看到我的战友们的鲜血从血管中溢出，我看到敌人横躺在血泊中，受伤的人在痛苦地挣扎。民众愤怒地呼喊，奋不顾身地冲击，有些勇敢的人已经手握长矛，敌人陷入插翅难逃的境地，最后一股残敌死于我们的刺刀下。莫尔弗塔得救了。土耳其帝国索利马诺苏丹的后代付出了代价，他们不能轻而易举地使历史倒退。而穆罕默德二世对索利马诺苏丹的后代来说是那样的久远，就如特洛伊城对我们是那样的久远一样。因此，大街上和广场上都挤满了市民，他们纷纷前往教堂为胜利而感谢圣母。随着对当地驻军的赞扬，卡尔洛上尉和马尔太利上尉的名字通过成千上万人的传颂变得高大无比。

我们曾在比谢列下达过一道命令，要驻守在那里的部队随时把每一条消息告诉我们，但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人送消息来。我们想让士兵们休息一下，他们实在太需要休息了。我们来到一个小酒店里，以便在那休息到黎明。但我们也担心

俄国人和土耳其人趁大海平静之际再次登陆，为他们丧失的长枪队报仇。这时，一股从撒哈拉吹来的东南风迎面吹来，我感到对东南方向海面必须严密防守。我们的士兵对进行短暂休息的建议十分欢迎，他们同海员和妇女的联欢活动使他们很快忘记了疲劳和白天的危险。马尔太利走上防波堤，同当地的一些有名望的人聊天和部署哨兵。我有一种孤独和忧伤的感觉，独自一人待在小酒馆的门厅里，双肘放在桌上，两眼盯着对面墙上圣母的画像，时而也看一下院内那张被我们的士兵插上了一些葡萄叶的鱼网。南方的欢乐生活又重新开始了，在离酒馆仅有上百步的广场上鲜血仍在横流、许多具尸体还有待掩埋的情况，丝毫未影响他们的欢乐情趣。我个人对这种暂时的胜利既不兴高采烈，也不欢欣鼓舞，我在暗暗地想，明天的恐惧将比今天的高兴更多地冲击我们的生活，我看到了那些并不考虑现在的和将来的事情而一味跳舞和喝酒的人们的轻率。

正当我从这种忧虑转到另一种忧虑之际，一个弯腰驼背、衣衫破旧的老神甫胆怯地来到我面前，他问我是不是卡尔洛·阿尔托维蒂上尉。我粗鲁地回答他我就是卡尔洛·阿尔托维蒂，因为严峻的经历使我不能对那不勒斯教区的神职人员过于温和，此外，在那个时代，神甫对共和党人来说并不是多么可信赖的。老神甫并未因我冰冷的语言而惶恐不安，他进一步靠近我，并说他要告诉我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一个与我有神圣的亲缘关系的人希望在他死之前能见我一面。我立刻站了起来，因为我的脑海中展现出彼萨娜疲备不堪的身影，我是多么希望看到这个不幸的人，她受了多少难以描绘的苦难啊。我担心的是，她得知我在布利亚后就心血来潮地要来与我相会，而在莫尔弗塔那场大屠杀中她会不会成了牺牲品。因此，我抓住神甫的胳膊，把他拉到小酒馆外边，并警告他说，如果他想戏弄

我，我可不是一个善于容忍的人。我们二人站立在夜幕下，黑暗和寂静笼罩着大地。

“上尉先生……”他贴近我的耳朵低声地说，“是您的父亲……„

我没让他说下去，惊讶地问道：“我的父亲！您说是我的父亲？”

“今天我从那些曾猛烈进攻我们的人群中救出了他。”老神甫补充道，“他是一个体格矮小、瘦骨伶仃的老人。他听到有人呼喊上尉先生的名字后，就开始在床上挣扎，我让他好好躺着，他要求我来找您，他发誓他是您的父亲，并说如果他死前见不到您，他是死也不会瞑目的。”

“我父亲！”我几乎立刻结结巴巴地说出这句话。与此同时，我不顾后面那个老神甫跟得上与否，迈开大步朝前走。你们可以想像，我当时思绪万千，又怎能理出个头绪呢？几分钟我们来到了一个由两根石柱支撑着的大门前，这里好像是一个修道院。老神甫打开门，从门厅里拿起一盏小油灯，带领我来到一个房间，从房内传出一阵阵近乎临终者的叹息声。我怀着惊讶和痛苦的心情走进房间，尖叫了一声就扑在我父亲躺卧的床上。他因喉部受重伤而濒临死亡。

“爸爸，我的爸爸！”我轻声地呼叫着。当时我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思维再说出别的话来。打击是如此的突如其来，是如此的重如千钧，甚至使我失去了呼吸能力。

他试图用左肘支撑着抬起身来，并用右手在他的腰带周围寻找什么东西。在神甫的帮助下，他从身着的那条阿尔巴尼亚式的宽腿裤兜里掏出了一个长长的皮夹，他吃力地对我说，这是他能给我的惟一东西，至于别的我只能请求伟大的……他想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但一股鲜血从他喉中涌出，在他的腮上横

流，他呼吸更加困难。

这时，我对他说：“啊，请上天发发慈悲吧！爸爸，你要活下去，你不能死，你别抛弃我，现在所有的亲人都抛弃了我。”

“卡尔洛，卡尔洛，你没有被抛弃，只要人活着就不会被抛弃。你失掉了你的父母亲，但你还有个妹妹，至今你还不认识她。”我父亲用一种微弱但清晰的声音对我说，似乎另一股鲜血又要涌出来了。

“噢，不是这样。爸爸，我已认识我的妹妹，我很爱她，她是阿格拉乌拉。”

“啊，你认识她并且爱她？好极啦，我将心满意足地死去……你听着，我的儿子，我要留给你最后一句话作为珍贵的遗产：为了改变人或时代，千万千万不能把对一崇高事业的希望寄托在别人的利益和贪婪之上。我认识到，由于过去我极端错误的想法，我把我的财富，我的聪明才智，甚至我的生命全都浪费了。我坚信我错了，再也无法挽回了……噢，土耳其人，土耳其人！……我的儿子，你别骂我，因为我曾把希望寄托在土耳其人身上。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我们大家……你要相信这一点。我曾认为可以利用土耳其人赶走法国人，而今天我却成了这个样子……我是个白痴！我是个白痴！今天我看清了土耳其人要干什么！”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好像要发狂的样子。我徒劳无益地劝他平静，并扶着他以减轻他伤口的疼痛。但他焦躁不安，大声喊道：“全都是那些土耳其人！”神甫告诉我：恰恰因为我父亲反对土耳其人一登陆就对那些不幸的居民使用暴力，所以他的喉部可怕地被他们的弯刀砍伤；神甫从教堂钟楼的小窗口看到了全部情景，随后就怜悯地把我父亲藏了起来；否则，当时躺

在地上的父亲肯定会被当地的居民撕成碎片。我以敬佩的目光感谢这位老神甫具有天主教徒的慈悲心肠。我小声地对他说，为了救我父亲，在本地是否可找到能作手术的医生。但我的垂危的父亲不同意我的要求，并示意不需要找医生。

“不！不！”他用微弱的声音艰难地说，“你一定要记住土耳其人！……找医生干什么？……你要想到威尼斯！……如果你能看到威尼斯重新强大起来，它重新成为掌握自己命运和大海的主人……它那巨大的船队……它那荣耀的光环……我的儿子，愿上天赐福予你！……”

他停止了呼吸。他的死并不是那种使人惊讶的死，而是一种对未来怀着希望的死；他的死是一种榜样，是一种安慰，是一种请求。我的父亲带着一种令人尊敬的神情闭上了他那激动的双眼，他那坚强、勤劳和勇于进取的精神显露在他的脸上。我亲吻了他的前额，我不知道我是否在为他祈祷，但从我的双唇间轻轻地吐出几句从此后我再也没有说过的话。我久久地站在那里，陪伴着已故的父亲，心里考虑着他最后说的那些话。虽然他的形象本身不能召唤我致力于崇高的事业，但他最后的思想却使我激动万分。他是一个不自觉的某些时候走错了路，但一直坚韧不拔的无名的殉难者。

我在心里对他说：“我的父亲，你可能知道我所担任的职务，我无法把你送到墓地，因为我们共和国垂危的生命要我去挽救。”

仿佛在他的双唇上露出了一丝表示赞同的微笑。我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匆匆走出房间。我费了不少唇舌才说服老神甫收下了我给他的一点钱，以便安排我父亲的后事和祭奠亡灵。我离开修道院后很快回到了小酒馆。马尔太利已经集合好队伍，准备出发。他们全都不安地看着我的出现。黎明的曙光撒在海面

上，从白色变成了彩虹色，昨晚劲吹的东南风仍使海浪汹涌起伏，在遥远的天际再也见不到任何船只。教堂的钟声响了，它在召唤渔民去做早弥撒，姑娘们在大门口叙说着昨天的遭遇，几个年轻的渔民扬起了船帆，并高唱他们的船夫曲。在大地上，在天空中，在生活里，一切的一切与一个无法亲自掩埋自己父亲的遗体的儿子的悲痛心情是何等的不协调啊！

“你到哪里去啦？……你有什么事？”马尔太利伏在马背上问我。

我没有回答他，纵身上马，用马刺踢了一下它的肚皮，马便飞快地跑起来。拥上街头欢送我们出发的市民的欢呼声延续了很长时间。战马奔跑了近两英里，突然听到附近一声炮响，我们便停下来观察。每个人都想说出自己的推断。这时，我们的一个既未带武器也未带军帽的士兵骑着战马向我们飞奔而来，他的急匆匆的报告才解除了我们的疑虑。原来是军事谈判代表的一只小船驶进了比谢列的海港。当地居民看到来者不是土耳其人，而是由那不勒斯王国裴迪南陛下的将军米谢鲁克斯骑士率领的俄国人，这些人宣称，他们要求登陆的惟一目的是把尚驻守在卡博和加埃塔的法国人赶出那不勒斯王国。于是居民们开始热烈欢呼，放下自己手中的步枪，尽情舞动手绢。有一千四百名俄国人在比谢列登陆，并准备朝福加市前进，旨在利用当地有博览会的时机笼络人心和威慑全省。我和马尔太利就此情况迅速交换了一下意见。我们明确的计划是，要先于俄国人赶到福加，并使全市处于戒备状态。于是，我们向右朝鲁沃和安德里亚前进。但是，当我们进入安德里亚时，我们被一股喧闹的武装力量所包围。他们是鲁弗匪帮，是前来接应米谢鲁克斯带领的俄国人。我们得到消息太迟了，以至陷入马蜂窝，我们猛打猛冲，力图摆脱困境。马尔太利和十七名战友成

功地冲出了包围圈，有十来名战友牺牲了，而我和十名伤势轻重不同的战士将于几天后成为在庆祝节日时绞刑架上的装饰品，因为鲁弗的军法有关俘虏的条款中就是这样说的。

我是被马莫内率领的匪帮俘虏的。马莫内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是我所认识的人中间最残忍、最野蛮的一个家伙，他的帽子上挂着许许多多的徽章，就同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习惯一样。我赤着脚走在最后，不停地遭辱骂。我对布利亚发生的一切想了许多许多，五六天前我多少还是这里的主人啊！我应向我们坦诚地说，那种生活确实令人痛苦，他们给我带上手铐脚镣以防我逃跑，我除了将眼睁睁地被绞死以外不可能再有别的希望了。一天晚上，我们来到安德里亚的一座庄园，这是我曾辉煌一时的地方，一个农民走近我，好像同其他人一样要骂我一通。他首先高声地向我骂了一些连具有高度想像力的那不勒斯人都无法想出的最无耻的脏话，随后用一种刚刚能听到的声音对我说：“勇敢一点，小主人，古堡里有人正在为你想办法！”当时我感到他好像是热爱卡拉法的那些最可靠的佃农中的一个。随后我抬头望了古堡一眼，我惊讶地发现那里的窗内灯火通亮。几天前，当我离开这里的时候，古堡的门窗紧闭，里面空无一人，因为它的主人还在阿布鲁佐，更确切地说他被佩斯卡拉市的起义者围困在那里。那天晚上，虽然我感到没有别的好办法，但我却沉溺在幻想中。近午夜时分，有个匪徒来到关押我的草房，要把我带走，他让守卫看了一下他们上尉的手令，随即便给我去掉手铐脚镣，并让我跟他走。当我们到达一座离安德里亚很远的茅屋时，他突然把我交给了一个身材矮小、身着宽大斗篷的神秘男人。后者干巴巴地对他说：“好了！”于是匪徒便返回原路。我同这个新主人一起待在那里。当时我犹豫不决，是原地不动还是趁机逃走呢？突然，

有个女人从穿斗篷者的身后闪了出来，一下子扑到我的身边，我得到了世界上最热烈的拥抱。我虽未看清，但我感觉到她就是彼萨娜。然而那个身着斗篷的人对这一幕似乎不满意，他告诉我们时间太宝贵了。我已听出这是谁的声音，我激动万分，不顾一切地喊道："卢奇利奥！"

"别说话！"他边说边把我拉到房后的一个隐避的角落里，那里有三匹马正在咬嚼子。他叫我们赶快上马。尽管我已有十二个小时汤水未进，但我发现，仅仅用了两个小时我们就跑了二十四英里的路程。道路实在糟透了，夜色又是如此的漆黑，彼萨娜紧紧地伏在马背上，在我们两人的马中间东倒西歪，仅仅是由于我们两人的肩膀她才幸免从马上摔下来。这是她第一次在夜间骑马，但她逐渐地勇敢起来，并惬意地笑了。

"您是用何种魔法才成功地取得马莫内先生信任的？"卢奇利奥问彼萨娜，看来他对这一秘密计划的某些部分同我一样也全然不知。

"啊！"彼萨娜边回答边催马奔跑。"他对我说，我很美；我答应他向我提出的一切要求，我甚至指着他帽子上戴的所有徽章发誓。深夜两点他应当去安德里亚领取对他的慷慨大方的报酬。啊，哈哈！"她为自己违背誓言而大笑起来。

"噢，因此您特别关心两点之前必须出发！现在我懂了！"卢奇利奥恍然大悟地说。

现在轮到我要求他们说明一切的时候了。经过他们的叙述，我得知：彼萨娜和卢奇利奥带着卡拉法权威的介绍信开始四处寻找我的下落，途中他们曾遇到弥太利率领的那些突围者，就是他们告诉彼萨娜和卢奇利奥我被俘了。听说马莫内第二天要赶往安德里亚，我们便捷足先登了。就是在安德里亚，彼萨娜模仿圣经上讲的那个以色列女英雄季乌迪塔杀敌致胜的

策略，从而把我从绞刑架下了救了出来。我不知道，匪帮头子马莫内和奥洛费尔内两人中，那一个更加狡猾。天亮时刻，我们抵达由斯基巴尼将军指挥的共和国前哨阵地。驻守在那里的朱利奥和阿米尔卡雷，惊讶而高兴地听我讲述自己如何幸运地摆脱所遇到的危险。欢庆，拥抱，高兴和祝贺持续了很长时间。所有这些都不能掩盖他们脸上为共和国不可避免的即将崩溃而显露的忧伤。而我比他们更加忧伤，因为除此之外，我的内心还隐藏着为我父亲的死而引发的悲哀。我把此事告知的第一个人是卢奇利奥。他以悲痛胜于惊讶的心情听了我的叙述。他说：“不幸啊，他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我也犯过同他一样的错误！……现在我真想大哭一场。我们白白地耗费了多少的时光，多少的智慧和生命啊！……请注意我的预言！……很快就会发生像安科纳市陷落那样的悲惨事件！”

我不知他想暗示什么，但是我把他的话视为宝贵财富。我清楚地记得，几个月之后，拉奥兹这位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前将军，后因忠于自己祖国的自由而与法国人决裂，并倒向罗马涅的起义者和奥地利人，他的目的在于摧毁该共和国在意大利的那一带地区所残留的最后一座堡垒安科纳。拉奥兹是被他的那些效忠法国将军的莫尼埃兄弟二人杀害的，他临终前发表了忠于意大利的伟大遗言。但是他并不是死在意大利的战场上，而是死在非意大利人的阴谋下。他的建立秘密会社的思想就这样悲惨的失败了，他的秘密会社曾以波伦亚为中心向全意大利伸展，其宗旨是，在相互争斗的外国列强的对抗中，争取和维护意大利的独立。他们力图以夷治夷，他们没有可靠的基础，因而注定要失败。

我们跟随斯基巴尼将军的纵队来到那不勒斯。在共和国的首都，该纵队遭到人数日益增多的鲁弗匪帮的沉重打击，混

乱、骚动、恐惧达到了极点。但是，卫戍部队仍坚守在各城堡的塔楼上。虽然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但无数的英雄仍在继续战斗并壮烈牺牲。马尔太利正坚守维利埃纳堡垒，他宁肯牺牲也决不投降，他给我写了最后一封信，要求我照顾他的妻子儿女。虽然朱利奥病人膏肓，几乎随时就能晕倒，但他坚决要求同马尔太利共同战斗在那个最危险的地方，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马尔太利的赞同。当我们从那不勒斯出发奔向那令人伤心的目的地时，彼萨娜亲吻了朱利奥，这是一次永别的亲吻。朱利奥苦笑了一下，用无可奈何的羡慕眼光久久地看着我。两天以后，维利埃纳堡垒的官兵眼看着鲁弗的军队、皇家的军队和强盗土匪的包围圈日益缩紧，他们到了无法再抵抗的时刻，于是他们点燃了炸药，顿时同上百名敌人同归于尽。他们的尸体的碎片坠落在浓烟滚滚的大地上，山谷中久久地回荡着他们的声音：自由万岁！意大利万岁！

在最后无政府状态的日子里，阿米尔卡雷无影无踪了。几个月之后我才得知，他跑到萨尼奥山上当了强盗。这就是在那个相互对立的年代急剧变化的不正常结果。

几天后，由于圣艾尔莫城堡的指挥官法军旅长梅让的可耻行径，俄国人、英国人、鲁弗匪帮进入那不勒斯。纳尔逊突然废止有关停战的一切协议，宣布国王不与叛乱者妥协。一场大屠杀开始了。这真是一个英难遭难的历史时期！这真是一次同当年古希腊人毕达哥拉斯派在所谓的大希腊地区进行的屠杀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大屠杀！马里奥·帕加诺、文琴佐·鲁索和奇里罗被杀害了！他们是意大利科学界的三颗巨星，他们同古代科学家一样平凡而伟大。埃莱奥拉·冯内斯卡被绞死了！她是意大利的伟大女性，她喝完咖啡后阔步走上绞刑架，并高声朗诵了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著名诗句，“在敌人面前决不能低下你

高贵的头”。费德里奇元帅、卡拉奇奥罗海军上将也被处死了！那不勒斯崇高的代表，在意大利的这一块土地上文学、艺术、科学的光荣代表，均被刽子手杀害了！英国人和纳尔逊践踏了这片土地。

卡拉法是永垂不朽的！他曾誓死保卫过佩尔卡拉市这座共和党人的堡垒。他是由那不勒斯共和国政府交给皇家军队的。为了保证停战协定的执行，他被押送到那不勒斯。皇家军队把他判处死刑。在他走上断头台的那一天，我和卢奇利奥及彼萨娜悄悄地从我们为逃离这里所乘坐在那艘葡萄牙轮船的船舱内走出来，我们有幸向卡拉法致敬。他看看彼萨娜，随后又看看我和卢奇利奥，然后再看看彼萨娜，他面带微笑！啊，为这种发自内心的爱祝福吧，通过他的微笑可使人们摆脱种种的欲望！我和彼萨娜边哭边闭上了眼睛，而卢奇利奥则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被处死的情景。卡拉法将军要求仰卧在断头台上受刑，以便看清刽子手的狰狞面貌，也可能是为了观看辽阔的天空，关注他无限热爱的祖国。如今在那不勒斯，已经没有使我留恋的任何东西了。我们请求圣卡罗奇公主照料马尔太利的妻子和儿子，并从我父亲留给我的皮夹中掏出一部分钱作为他们的生活费交给了她，随后我们便逃往当时意大利最后一个自由的堡垒热那亚。

由于那不勒斯悲壮的陷落，由于安科纳的投降，由于苏沃洛夫和克莱在伦巴底的胜利，1800 年开始之际，整个意大利沦于欧洲联军的铁蹄之下。

第十八章

1800年。一只猫的灾难。热那亚被围困期间我幸福的爱情生活。爱情离我而去，官运随之而来。我很快摆脱了官场的瘟疫。当拿破仑成为法国皇帝和意大利国王时，我辞掉了波伦亚财政主事的职务。贫困再度降临到我的头上。

我们的世纪开始了。请你们原谅，我说“我们的”，这是以你们大家的名义。至于我本人，对过去我还有某种权利，对现在我已没有这种权利，因为我的岁月已屈指可数了。不论是我们的世纪，还是你们的世纪，它都以十分独特的方式出现在世界上。我要告诉上个世纪出生的兄弟们和不惜代价寻求新事物的人们，只要努力，就不会没有成果。事实上，过去的五十年使所有那些束缚人们头脑的制度和伦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开始追求绝然对立的目标。此外，经验层出不穷，它把被演绎推理所掩盖的荒谬主张变成了辩证的完美观点。但是，由于我不是魔术师，所以我始终坚持我的观点。人们有成功也有失败，失败并不意味着过去所做的一切已全部无效。事物绝对不是这样！去年是以共和党人的牺牲和联军的胜利而结束，今年在马兰戈战役中联军的势力和影响却被摧毁了，欧洲

的命运又落入从埃及返回的拿破仑手中。这位三十三岁的第一执政已不再是一边刮胡子一边接见客人的二十六岁的将军了，他对宫廷的种种礼宾规定已逐渐熟悉。请你们原谅我把第一执政野心的序曲写进了我的经历的这一部分。后来他的野心变成妇孺皆知的故事。但是阳光吸引着我，要观看太阳，就不能怕耀眼。

你们将会发现，我很快就摆脱了我在那不勒斯事件中的种种悲痛。每次当我回顾那段可歌可泣的历程时，我的脑海中就立刻展现出一张令人难以忘怀的面孔。这种回忆仿佛可在我的脑海中停留一整天，而不是顷刻即逝，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一切回忆。我几乎不能相信，一个在厨房中无精打采地度过十年光阴的人，一个不时就遭训斥和打骂的人，一个眼睁睁地看着食物被拿走的人，竟然能在如此崇高和坚定的信念中生活了整整一年。我甚至想像，这不过是在一分钟内做了一年的美梦而已。无论如何，那不勒斯对我来说是一个具有奇妙和神秘色彩的地方：在那里，世界上的事件不是逐步地发展变化，而是飞速地发展变化，不是互不相干，而是犬牙交错；在那里，太阳在白天散发的光芒要比其它地方强烈，因而鲜花要比其它地方早开一个月。人们可以想像，如果要详细地叙述那不勒斯共和国的历史，我认为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至少也要好几个月。人类能创造时代，而伟大的作品能扩大时代的内涵。产生但丁的世纪是四百年来最漫长的世纪，它一直延续到今天西班牙继承王位的战争。诚然，在法兰西共和国的鼓舞下，在意大利出现了诸多共和国，如南波河平原共和国，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利古里亚共和国，安科纳共和国，罗马共和国，那不勒斯共和国等。在所有这些共和国中，就共和党人的英勇和成就来说，那不勒斯共和国最为辉煌。而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由于它持

续时间长和制度稳固，所产生的影响较大，它的人民可能具有较高和较全面的知识。有人会说，难道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历史所涵盖的时间不是比那不勒斯共和国的更长吗？但是，英勇和历史可能是同急风暴雨式的伟大结局紧密相连的。

我们终于抵达热那亚。我和彼萨娜在海上晕船十分厉害，抵达热那亚后，由于摆脱了种种的担心，我们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卢奇利奥的精神越来越忧郁阴沉，越来越沉默寡言，好像一个开始失望但又不甘心失望的人。对他来说，只要事业需要就会力量倍增。他具有罗马人的心灵，也就是说，即使自己的地位很低也要为意大利奋斗到底，然而这曾造成了多少的不幸和悲壮的结局啊。秘密会社是那些疾恶如仇或无法在政府所允许的狭小的范围内开展活动的人们进行激浊扬清行动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隐避所。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发现卢奇利奥可能自上大学时就参加了启蒙运动或共济会的某种哲学会社。但是，我逐渐感到他的哲学意向在向政府倾斜，这一点从他对即将结束的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支持者的态度和对最近安科纳事件的立场就足以显示出来。卢奇利奥对上述各地的消息十分关注，并且有时还极其准确地传播某些消息。他可能早已得到通知，或者他是一个真正的预言家。我的看法倾向于后者，因为他不习惯于就他得到的消息高谈阔论。此外，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及时收到内容新鲜的书信。在热那亚，不论新闻还是旧闻都是得不到的。关于威尼斯的最新消息是我们从一个德国俘虏那里得到的，一个月前这个俘虏曾同彼萨娜的丈夫住在同一个地方，可能就是米纳托中尉住过的房子。

有关这位中尉的消息是我在热那亚得知的最令人讨厌的新情况之一。第二个新情况就是饥饿，因为我们抵达热那亚的第二天英国舰队就开始对该市进行严密封锁，几周的封锁迫使我

们捕猫充饥。但我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安慰，这就是我的朋友阿莱桑德罗每次同我见面总要给我提供些帮助。他原是一个磨坊工人，曾任上尉，现在已晋升为上校，也住在热那亚，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成长飞快。阿莱桑德罗上校还不到二十七岁，他已是团长，其晋升之快超过了全团的所有官兵，但他仍以磨坊工人的方式指挥他的部下。他不知道何为恐惧，他带头冲锋陷阵，赴汤蹈火，把生死置之度外：这就是他的优点。斗大的字他认识不了几升，他知道法国军事家沃班和德国国王腓特烈二世的名字也不过一个月：这是他的缺点。看来人们更重视他的优点，因为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已升为上校。他的最大优点是严格要求他的全团官兵。有人说，如果需要，他会让他的上尉去牺牲。有一天我见到他，他的军需库已接近空荡，需要每个人自筹食物。当时彼萨娜病得很重，我费了很大的劲也未能找到一片肉来为她做个汤。

“噢，亲爱的卡尔洛，你怎么样？”阿莱桑德罗上校问我。

“你看，”我回答道，“我还活着，也许明天或后天就会完蛋。彼萨娜身体很不好，我们的情况是一天不如一天。”

“怎么，伯爵小姐病了？真作孽！要不要叫团里的军医去为她医治？各团的官兵不多了，但军医尚在，这是他们见多识广的标志。”

“谢谢，谢谢！有卢奇利奥大夫足够了。”

“肯定是不够的，军医也可为她诊断！”

“不用，不用！她的病已经确诊，是疲劳和营养不良所致。”

“没有别的毛病？请相信我！明天我在波尔切维拉河口执勤，那里的空气真清新，在那里待一小时比在弗拉塔待一天还好。”

“是的，在波尔切维拉还可以看到麦拉斯将军派来的军舰呢!”

“哎，对了，你告诉我，炸弹会使伯爵小姐感到厌烦吧！真没办法，你可陪她到楼顶上去散散心。”

“如果她有这种愿望和力量的话，她会上楼顶散心的。但是，她这种病人只有多喝卷心菜肉汤才能恢复体力。”

“她真可怜！我能帮她摆脱病魔。你看我保存着相当多的咸肉和食品，你看啊！”

“你确实像著名的农业集散地帕尔托夸罗主教堂的神甫。”

“哎！何止神甫！要搞大事业就得有筋骨。”他边说边让我看他那粗壮有力的胳膊，接着又继续说：“你看，幸亏我有先见之明，我才维持下来。我杀了我的两匹战马，并制成咸肉，每天吃它四磅，吃完再说。如果你也想参与这种幸福生活的话……,,

“瞧你说的！我是很乐意的，你可别后悔我把你的咸马肉吃光了。但是，彼萨娜是不会喜欢咸马肉的。”

“哎，我倒有另一个解决办法。我的女房东像其他热那亚女人一样十分吝啬，她只吃煮烂的蔬菜，而且这些菜又都是从她自己的菜园里采摘的。我相信，在热那亚被围困之前她也吃得很差。对她来说，生活不过是一种在长期封锁情况下的艰苦度日而已。她总是把一只安哥拉老猫放在自己的膝盖上，老猫是那样的肥胖，它的皮毛是那样的柔软，就像米兰的贵妇人所带的毛皮披肩一样，你想像得到吗？”

“那你就去抓那只安哥拉老猫吧！”我高兴地说。“我知道彼萨娜不喜欢活的猫，但我们可以让她喜欢死猫。我将尽力使她相信是鸡汤而不是猫汤。我还要找一撮鸡毛，并在家里撒上一点。’’

“我可以帮你找鸡毛!”

“谢谢，阿莱桑德罗。我想起来了，我房间在床垫子里全是鸡毛。现在最重要的难道不是看你如何从房东太太的膝盖上把猫抓住吗？……”

此时，善良的上校点了点头，揉了揉眼睛，好像一只老猫在嬉戏一样。他苦有所思地说：“是啊，我的天，怎么办呢？她是多么爱她的猫啊！卡尔洛，不幸的是我喜欢房东太太而不是老猫。这只猫很讨厌，经常骚扰我。”

“如果它给你添麻烦，那它就是只坏猫。”

“亲爱的卡尔洛，是只坏猫，是只令人可怕的坏猫。但如何叫那个吝啬的女人有好脸色呢？我不想看到她气成一个脸色苍白并缺了几颗牙的老婆。”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但他果断地对我说：“你就放心吧。我不会让她见到你，我将按我的方法去办。如果把你和伯爵小姐也牵扯进去，事情就会更糟。我也不希望通过某种恫吓去解决这点小麻烦。每天早上，她都来敲我的房门，问我睡得怎样，同时拧一下门上的把手，好像要进屋里来看看。我总是假装没有发现她的动作，每天晚上我早早地把门关好。有时我睡觉不脱皮鞋，以此作为一种安全措施。明天，我将有意地不插门。当房东太太走进我的房间时，她的猫也会同时钻进来。”

“我的天哪，你的想像力真丰富！你有如此出色的天赋，会很快成为将军的。谢谢你，请你记住，我表妹的健康就靠你的猫了!”

次日中午，阿莱桑德罗到我的住处来找我，他面色忧愁而阴沉。

“你怎么了？”我急忙迎上前去问他。

“一个可恶的女人！”他大声地说，“你想像得到她是抱着

那只蠢笨的猫来敲我的门吗？”

“原来是这样！”

“我只好同她进行了半个小时的交谈，这就打乱了我的全部计划，我打赌，当她站在我的门口啰嗦时，可真让人发火！……但必须找出一个能把她同那个鬼猫分开的办法。你说，能想得出来吗？”

“难道你不能拥抱她一下吗？”

可怜的阿莱桑德罗按照我的建议演习了一下拥抱那个女人的动作。

“我担心的是，当我拥抱她时，猫是不是会迟迟不离开她？”

“真见鬼，你作为一名统率还缺乏牵制敌人的办法吗？”

阿莱桑德罗听了我的话后，忧愁的脸上立刻露出笑容，就如同一阵雷雨过后。天空变得更加晴朗。

“你说得对。我在将军们的词源中找到过统率一词的真正含意。凯撒、汉尼拔、亚历山大、腓特烈二世不是都叫统率吗，我现在却忘了我的职务！”

他发表上述声明后，还多次表示要效仿腓特烈二世，完全恢复了乐观的情绪。

“好！”他高兴地抚摸了一下自己的面颊后说。“我将向那个泼妇抛撒一点温情，但现在我在考虑，她家的女佣人将会说什么呢？”

“这同女佣人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有关系……噢，她很美，因而我同她有关系。”

“女佣人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吧？”

“我的天啊，漂亮极了，又艳丽又结实，就像一个半熟的苹果。她相当丰满，这使我想起我们家乡的姑娘；她有一个动

人的小嘴，这在热那亚的姑娘中是很难见到的。”

“现在我懂得你同她是什么关系了。这是必然的结果！你可以派她到外边去替你买东西，例如去买清洗马刺用的特利波利粉等。”

“不行，不行，我的朋友，我还必须防备那个看门姑娘的忌妒。”

“我亲爱的阿莱桑德罗，你原来是女人们的宝贝。看来，对于女性来说，某种刺激比饥饿的刺激更为急迫。”

“那只是偶然事件而已，亲爱的卡尔洛。其实，在被围困期间，我的感情和我的体格应当给人留下点印象。在热那亚人和弗留利人中间，必须会说些诙谐的话，我们会说两种如此难以听懂的方言，这就使我们通过扔石子可以得到面包。”

“你说得对！但是，如果你没有感马肉，那可就糟糕了。另外，你也可以给那人看门的女人找点事做嘛。”

“是的，是的，就让我来想办法吧，你明天就会得到猫，你可用它做十五天的肉汤。”

精明能干的上校做了一个表示他决不食言的手势便离开了我。可能在路上他还在考虑如何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去抛撒点温情，以便使房东太太把猫从她的怀中放下来。第二天，不到十点，阿莱桑德罗的勤务兵就把那只很有名的动物送到我的住处来了。它真够分量，我不记得曾在弗拉塔城堡的厨房里看到过如此大的猫。

“你的主人怎么样？”我心不在焉地问勤务兵。

“我让他待在房间里，因为在他住处的所有女人都要同他吵闹。”勤务兵对我说。“他习惯于坚定而顽强地抗击俄国人，我想他不应该害怕几个女人。”

一刻钟后，我把猫交给了女厨师。她用它煮了一大锅肉

汤，汤里还加了一些芹菜和洋葱头。与此同时，神色慌张的上校就像由萨尔维尼著名演员所扮演的那个遭受地狱神迫害的奥莱斯特一样来到我的面前，他一走进我的卧室就半躺在沙发上。不管他是同女人们吵闹还是受到抱怨都不过是为了扑杀一只猫而已，只有把德国人、俄国人和所有的侵略者赶走，那时才能屠宰肉牛。当时我与其说是想笑还不如说是想哭，但我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以免使他不安。

“你知道我遇到了什么情况吗？”他摘掉帽子后对我说。“我先把看门姑娘支出家门，然后又让女佣人去找她。与此同时，房东太太走上楼来，她一进我的房间，我就向她大谈老猫的种种毛病。我的勤务兵已布置好让猫自由活动的场所。你知道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吗？看门姑娘和女佣人在楼梯上相遇并争吵起来。这时我把猫扔到地上，随即便与房东太太进行某种拥抱，可是那只可恶的猫围着我们不停地转来转去，而房东太太抱着我的脖子弄得我进退两难。我左踢一脚，右踢一脚，终于把猫赶跑了。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女佣人和看门姑娘扭打着闯进了我的房间，朝着正与房东太太拥抱的我冲过来。一个大喊大叫，另一个骂个不停，我相信她们早已吵得惊动了所有的邻居。房东太太满脸通红，这与其说是羞愧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气愤的结果。我脸色苍白，这与其说是气愤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惊吓的结果。但这种目标性的转移对我却大为有利。我高声喊道：‘没有什么，我在给房东太太试带佩剑背带。’女佣人一下子扑到女房东身上，威胁她说，如果她不支付她的工资，就把她的眼睛挖出来，她不能采取那种法国军官式的不信守诺言的做法。看门姑娘坚决反对女佣人提这种特殊要求。这时我听到从楼下传来那个可怜的老猫最后的尖叫声。我的勤务兵用房东太太的剪刀已把它的喉咙剪断了，鲜血流了一地，恰恰由于她

们在混战，才未听到那可怜的动物的尖叫声。你可以想像，那是何等的混乱啊！房东太太并不放过我，她要重新拥抱我，女佣人抱住了我的脖子，看门姑娘抓住了我的衣服，她们各显其能，但均未认真考虑现实。我讨厌她们的轻浮，严厉地要她们别再胡闹。顿时，三个女人都惊呆了，我得到了自由活动的机会。于是我走出房门，在门厅里带上军帽，飞快地来到你这里。我的天哪，如果我是在哥萨克人中任职，我可就不能吹牛了。”

对于这位年轻上校的上述遭遇，我说了几名安慰话。随后我把他领到彼萨娜的房间以便接受他应得的感谢。但我们事先已决定将猫说成印度鸡，因而在这场斗智中未出现任何危险。总之，多亏皮埃蒙特厨师的高超厨艺，猫肉汤得到了女主人的赞扬。她只说这次的印度鸡汤的鸡味儿稍淡了点，并说这可能是鸡在荒乱年间也长不好的缘故。总之，她没有过多地注意细节。这是在目睹了那不勒斯的伟大业绩后，我所经历的一桩平淡的小事。但是每一个季节都有自己的果实。热那亚的隐居生活预示着我随波逐流的开始。只有卢奇利奥没有丝毫改变其一贯的严肃性，他如同植物的根仍不断从各种腐植质中吸取营养 。

有一次，上校来找我时不像往常那样精神抖擞。我说可能是由于他的咸马肉快用完了的缘故。他回答说是另一个原因，因为他的上司要把他派往别的地方。我开玩笑地说，我也要去那里。说老实话，我已没有好奇心问他要去那里，而且也不想使他为难。他没有向我说别的话，只说明天再见。次日他带我前往军队医院。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可怜的布鲁托。他病了很多天啦，现在才刚能站起来，但他是用一条假腿站起来的。阿莱桑德罗很长时间不知道朋友有此不幸。因为他好长时间没有得

到布鲁托的消息，他以为自己朋友的状况比现在还要糟。当他去医院探望他的一个部下时，偶然见到了布鲁托。然而，我们三人中，布鲁托本人是情绪最好的。他笑啊，唱啊，并试着步行，甚至用他的假腿跳舞，当然其舞姿是世界上最差的。他仅仅说，使他遗憾的是他的腿失去得太早了，即使在被围困时期失掉也好，否则他可以痛痛快快地同敌人搏斗一场。我表示能见到他感到十分宽慰，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将帮助他。事实上，他的整个康复时期就是在我的住处同彼萨娜和卢奇利奥一起度过的，这使他摆脱了在军队医院里的烦恼和不便。

在热那亚，我再次见到诗人乌戈·福斯科罗，当时他是伦巴底军团的一位军官。上次见面我同他谈得特别投机。当时他已显露出他的天才，他重视友谊，把人视为万物之灵，他得到了世人的尊敬。他以古希腊诗人阿纳克瑞翁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古典风格写出了几篇对他的女友的赞歌。这说明，他从不顾及饥饿与生死，食物匮缺既不能窒息诗人的灵感，也不能削弱青年人的奋进精神。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的灵感会消失，奋进精神也会逐渐衰退，一小袋蚕豆卖三个法郎，一个面包卖四个法郎。如果不吃面包和蚕豆，只需一周人就要死亡。我的钱总共不到两万里拉，其中还包括一些硬币和奥地利的票券。这是一个处处都需要花钱的地方。现在，我的全部财产已降至一百来个西班牙金币。我要照顾身体脆弱的彼萨娜，要她每天吃营养品，因而每天需开支一个金币。近来我幸运地得到一些阿桑德罗的咸马肉。但是，在他那里也逐渐只剩下些马骨头了。于是，我同大家一样开始寻求生活出路，常常靠吃清煮臭鱼和糖果度日，因为在热那亚有一个经营糖果的特大商场。不久又开始流行疟疾和淤斑病。令人安慰的是，当外边流行病发作时，我们

住处的人却开始恢复健康。糖果滋补了彼萨娜的身体，她的双颊重新呈现出红润的光泽，她的古怪脾气在她生病期间已经消失，变得平易近人和善良温和了。当时我心里感到莫大的宽慰，我想今后再也不会发生争吵和不和睦的事了。然而好景不长，宽慰逐渐变成担心和惧怕。有时她暴跳如雷，活像一条要吃人的蟒蛇；有时她绷着脸，撅着嘴，一整天也不说一句话。她随心所欲，时而沉默不语，时而喋喋不休。她要我忘掉刚刚过去的一切，重新回到在弗拉塔城堡经历的那种心潮起伏的童年时代。的确如此，每当我合上眼睛，我就以为我不是在热那亚，不是一个经历过长期激烈战争考验的老战士，而是一个在故乡草原上的小溪边抓蜗牛、扔石子的儿童。有时我又感到自己像一个老爷爷那样年老昏聩。然而，我还没有作父亲，而且我也还不打算作父亲。这是我和彼萨娜之间矛盾日益加剧的一个原因：她希望不惜任何代价地生个孩子，而我一再向她表示，在我们当前的情况下，在这样一个地方，在这样一个时间，有个孩子将是最糟的事。因此她的愿望总是不能实现。如果实现了她的愿望，我可就有罪受了。于是，不和、争吵、忌妒就开始了。这一切都是由一个可恶的孩子引起的。我发誓，即使上天把孩子派给我们，我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我一直希望彼萨娜不要怀疑我。你们可能以为，我的这种希望多少带有一点讽刺味道，这是因为她的多疑症是根深蒂固的，或源于她对爱情的冷漠，或源于她的自以为是。在这一点上，我没有什么可自责的。我甚至不能随意向窗外观望，否则她会长时间不理睬我。她从来不说明原因，而是让我猜测。好像在她面前有两个可恶的女人：一个是身为军舰制造厂工人妻子的纺织女工；另一个是助产士。她说我迷恋上了这些下等人，因而她不是我所喜欢的女人了。她最恨助产士，说她比地

狱里的魔鬼还要丑陋。她要我像圣路易吉一样整天待在家里。她装腔作势，放肆无理，面带令人不快的冷笑同我讲话。她说她讨厌做我的善良的妻子，于是开始外出，有时会在外边闲逛半天。但当时热那亚并没有使她悠闲散步的理由，到处都是从医院或棺材里散发出的臭气，人们随时可遇到从窗口扔出的尸体，被人扶着的病人东倒西歪，垃圾堆满大街，蛆虫和野狗在那里争斗。后来她极力要求我带她去各军事堡垒拜访我过去部队的朋友。如果我表示不想去，她就骂我胆小，甚至骂我是懦夫。我实在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知道她也想戏弄他们，然而他们所需要的是安慰和鼓励。没办法，我只好顺从她，带她去看望他们。当她提出让我带她去奥托将军指挥的奥地利人的阵地或兵痞阿佐雷托招募的匪徒的营地时，我当然要坚决地拒绝她的要求，因为这是一种损害热那亚声誉的荒唐要求。于是，她就骂我是笨蛋。

一天，我们来到战斗最激烈的奎查要塞拜访阿莱桑德罗上校。当我们快要回家的时候，炮弹雨点般地落在堡垒顶上，那时我们正在为拿破仑的幸运和马塞纳将军的刚毅与马拉加将军干杯。彼萨娜像一个酒鬼似的大口大口地饮酒，当时我真想给她一记耳光。尽管她那样疯，那样傻，但她始终保持着她的美丽，我担心这样下去会损伤她的美丽。当我们离开要塞时，阿莱桑德罗高声地提醒我们当心敌人的炮弹。事实上，奥托匪帮的炮弹在天空中划出了许多美丽动人的抛物线。如果这些炮弹不落下来，而且既不爆炸又不造成伤害的话，那该是多美丽的画面啊！这时，我加快了脚步。我向你们保证，我这样做并不是为我自己，而是想让彼萨娜尽快摆脱那种巨大的危险。但她对我态度很坏，不停地骂我是胆小鬼，更使我恼火的是她把阿莱桑德罗捧上了天，说他有军人的美好气质，有无可比拟的风

趣和诙谐。彼萨娜就是那种感情容易冲动的人。她甚至会喜欢一个衣食无着的乞丐，就像喜欢文质彬彬的上校一样。我以沉默按捺住内心的不满，但她一心想让人相信我的这种谨慎是出于忌妒。于是我的恼怒爆发了，我大声地喊道，如果她还是一个女人的话，她就应该像赞颂主教大人那样赞扬我的品行，而不是赞扬上校的粗鲁。我们二人大吵一通，她骂我忘恩负义，我指责她纵容阿莱桑德罗那不文明的举止。后来我们停止了争吵，双双在黑暗中坐了下来，我坐在一把椅子上，她坐在另一把椅子上，我们都面对着墙壁。这时，卢奇奥利走进房间，他以为我们睡着了，然而真实情况是，虽然风暴驱散了我们脸上的怒容，但是彼此仍然互不相让。彼萨娜为了报复我，说了一连串赞美阿莱桑德罗诸如举止优雅，才华横溢之类的吹捧话。她还说，阿莱桑德罗为了从一个磨坊工人变成优秀军官在极短时间内就显露了他特有的天才。她又说，她一向对这个青年寄予很大希望，因为他从小就比别人出色。

我怀着忌妒的心情追忆往事，当时我曾有多少次因情敌小阿莱桑德罗占据上风而伤心。我想，彼萨娜在回忆往事时一定是很得意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疑虑。这样以来，我们相互忌妒，相互厌倦，彼此产生了隔阂，而且前途又是那样的渺茫，所以，我们都在尽力寻求向对方发泄怨气的方法。后来，当漂亮的上校对彼萨娜的殷勤表现出得意洋洋的神气时，她却胆怯地后退了。面对上校的轻浮，我必须提醒她注意，一个优秀的、正直的军人搞三角关系同一个放荡不羁的花花公子搞淫秽活动没有两样。我厌恶阿莱桑德罗在彼萨娜恭维他时的得意神态。当彼萨娜向他发火时，他却表现得不知所措，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在同我谈话时，由于他心里有愧，站在那里活像一个尚不能掌握平衡的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在彼萨娜对那个可

怜的上校采取不公正态度时，我也有火上加油的办法，只要回忆一下由他策划的那美味的印度鸡汤就足够了。但我没有这样作。近来吃腻了糖果的彼萨娜想再次喝鸡汤，并为此又对阿莱桑德罗献殷勤，这位上校因此又得意洋洋起来。但是，当我向他暗示彼萨娜向他献殷勤的原因时，他的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阴沉，并低声地说他的房东没有其它的猫了。还是谨慎点为好，如果再次冒险，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事。

与此同时，生活的困难在增长，围困的压力在增加，已不存在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希望了。马塞纳将军的意图是什么？他要把热那亚变成由无数尸体而不是骷髅成堆的新庞贝，还是要用武器和可怕的传染病把敌人从激烈战斗的城墙上赶走呢？到处是哀诉，到处是愤怒！只是马塞纳将军力图不惜一切代价将全市的投降尽可能地推迟，因为拿破仑可趁机把法国共和派的最后热情集聚起来以便再次让战火燃遍欧洲。经过种种磨难、痛苦、残酷的生活和坚忍不拔的努力，人们进入六月。当拿破仑闪电般地挺进从背后打破了梅拉斯将军旨在防备许舍特将军的那条十分平静的战线时，意大利人的希望之星又重新在米兰升起。热那亚的陷落可称之为达成协议而不是投降。没过多久梅拉斯的八千名士兵就变成了法军的俘虏，而利古里亚的新征服者嘴里不再谈论恢复原有的政府，就像在皮埃蒙特也不再谈论恢复过去的政府一样。然而，那是一个应当考虑恢复原有政府的时机啊！梅拉斯在艰难地前进，他把奥军的分散力量集中在宝尔米达河岸，恰恰就是在河对岸的那个地方，拿破仑从巴黎动身前用手指点着地图说：“我要在这里粉碎他们。”于是，他迅速离开米兰，渡过波河，同拉内斯将军一起在蒙特贝洛取得了胜利，随后把敌人消灭在阿莱桑德里亚。法奥两军各有其特殊地位，而每支军队在其敌人的背后均有自己的祖国！

根据停战协议，热那亚的流亡者可乘英国船只前往法国的昂蒂布。我和彼萨娜、卢奇利奥、布鲁托皆属流亡者之列。那是一次极为糟糕的旅行，它把我最后的几个金币全耗光了。在马赛，我十分高兴地找到一个放高利贷者，他以十比三的比价把我的奥地利钱币换成了法郎。由于传来法军在马伦戈获胜的消息，我们大家又一起返回意大利。该胜利出乎我们的预料，它近乎是一个奇迹。谁都没有想到梅拉斯会惨遭失败，战争的继续使人们插上了幻想的翅膀，甚至有人认为在那遥远的威尼斯也可能恢复自由，或者认为威尼斯可能同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合并。然而在路上我们得到了奥军在阿莱桑德里亚投降的消息，梅拉斯将军撤退到波河和明奇奥河的对岸，而法国人重新占领了皮埃蒙特、伦巴底、利古里亚、各大公国、托斯坎纳和教皇国的领土。在威尼斯选举的新教皇回到罗马，受到那不勒斯同盟者的热烈欢迎，他原以为依靠他的铁腕朋友们所重新获得的权力将永远长存。但不久，他就不得不依靠他的敌人的宽大而维持他的权力。新教皇于第二年 7月 15 日同法国签定了协议。当时法国的第一执政拿破仑成了秩序、宗教与和平的保护人，教皇庇护七世这个老实人毫无保留地听命于他。

新的临时委员会带着和平、秩序和宗教的新情趣遍地出现。卢奇利奥和所有的民主派人士都纷纷揭露这类委员会的丑恶嘴脸。拿破仑在安抚和麻醉人民，他向权贵们献殷勤，他给士兵们大发勋章，但他不允许任何一个共和国违背他的意志。考虑到现实情况，我既忠于过去的那些原则，也希望有新事物出现，因为我认为在短期内新事物还不会危害人民。因此，我的主张和卢奇利奥的主张开始相左：他拒绝担任新政府委任的任何重要职务；我却愿意接受在军事法庭担任助理员的职位。由于他们需要正直的行政管理人员，随后就把我调往费拉拉市

担任财政秘书。我能光荣地挣到一个面包也是令人高兴的，因为我把一万二千里拉为马尔太利的遗孀存入了那不勒斯的银行，一些西班牙金币在热那亚花掉了，那些奥地利货币在马赛兑换成了法郎，我父亲在临死前留给我的所有遗产花得一干二净了。我在米兰时，阿莱桑德罗上校就常告诫我，必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自己养活自己。由于我和彼萨娜生活在一起，军事生涯对我来说不甚合适，在非军事部门当个职员会更好一些。当时，实际上我和彼萨娜是可以结婚的，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布鲁托同我们一同来到费拉拉，随后他前往威尼斯，后来回到弗留利，他答应经常写信给我们，告诉我们所关心的一切，我们极为高兴的是摆脱了那个巨大的旋涡而幸运地得救了。那个旋涡曾吞噬过多少比我们英明和伟大的人啊。我们耐心地期待着未来不可预料的事件将最终使我们的生活步入正规。

我十分关心有关纳瓦杰罗阁下病危的传闻。他是一个可怜的人，我没有诅咒过他。但是，他相当幸福地活了七十多年后，总可以给我们留下点幸福的机会吧。我并无过分的要求，根据共和国第二阶段最谨慎的观点，我应该自我克制。那种轻率的、如痴如醉的狂热爱情有时可随着炽热的、不可遏制的革命激情滚滚奔流，但同合理的、朴实的、谨慎的思想是对立的，这两种思想时常竞赛。法国同圣廷签定协定一事迫使我改变了结婚的打算。彼萨娜仍无我所希望的那种情操，她继续我行我素。虽然她恢复了正常生活，但情绪依然不稳定，经常沉默寡言，偶而也夸夸其谈或放声大笑，她的爱变成了一种由恼怒、嫉妒和轻率所组成的混合物。米纳托当时正在费拉拉养病，他早已当了上尉，并把从艾米利奥手里抢来的那位变化无常的夫人丢弃在米兰。他在热那亚时就曾向彼萨娜献殷勤，但

未能得逞，因为彼萨娜不太愿意理睬他。但在费拉拉，彼萨娜仿佛想改变一下她在家中的烦闷，因此她同意这位显赫的军官到我我们家来作客。我讨厌他，这出于多种原因：我要维护我的爱情，他能使我回忆起那可怜的朱利奥的悲剧，他的态度傲慢，举止卑劣，他那小丑般令人作呕的法国式的装腔作势等等。但是，当彼萨娜在场时，我注意不对他采取无理的态度，因为我知道不恰当的斥责百害而无一利，我的信条是控制荒谬，减少矛盾。因此，我总是庄庄重重，彬彬有礼，就如同一个法官和家庭主人，但我心明眼亮，米纳托先生没有勇气来我们家。

阿格拉乌拉和斯皮罗经常从威尼斯给我写信，其内容是各种各样的，但好消息不多。例如：他们已有了第二个儿子，妹夫的妈妈去世了，他们的生活很艰辛；虽然他们的买卖还好，但威尼斯的公共事务更加凄惨了；拉伊蒙多已成了家长，任意发号司令，说话尖酸刻薄，顽固不化地采用目中无人的态度；妹夫解救了一个同共和党人一起在威尼斯一带被捕的希腊爱国者，他甚至说外国的头目比本国的权贵还要好一些；奥尔门塔律师已成为文基埃雷多从事罪恶勾当的同伙，暗中为非作歹的强盗比明火执杖的强盗更加可恶；彭多拉神父的建议起了作用，尽管他被逐出波尔托格鲁阿罗，尽管威尼斯法庭发出了对他的通缉令，但他善于在文化程度较低的神职人员中建立某种组织，该组织由一些献身宗教事业的人和一些无业人员组成；老弗鲁米耶尔夫妇已双双去世，时间相隔不过一个月；阿尔丰索放弃婚姻，接受了马耳他骑士团教士的奉职，但有人说他追求一个比他大十五岁的贵妇人多尔芬，这个女人在波尔托格鲁阿罗时曾是一个法官的妻子。我牢记这一切，并详细地说给彼萨娜听，有时我们二人为其中的某些事而捧腹大笑。

他们在信中还告诉我：阿戈斯蒂诺在威尼斯新政府中谋到一个职位，否则他就没有生计了，由于他双亲的去世，他们的财产已荡然无存。过去，他父母想方设法让他当上了威尼斯海关的监督员，但由于他是一个激进的共和党人，因而处处受压制。此外，他也曾想利用他双亲的遗产干一番事业。他同一个名叫孔塔里拉蒂的姑娘有过某种暧昧的关系。几年前，我父亲曾以这个姑娘有优良的品德和光辉的前途为由想让我同她结婚，我姨妈弗拉塔城堡的伯爵夫人还亲自当媒人。当时与其说她是爱自己的外甥，还不如说她是希望得一笔优厚的谢礼。伯爵夫人一直迷恋赌博，因而她的家产日益缩小，在城堡周围仅剩下一百步见方的一块土地，最后为了赌博甚至把自己的两个女儿都抵押了出去。令人尊敬的克拉娜在修道院院长嬷嬷去世后成了院内的主持，还有人想让她当修道院院长。里纳尔多伯爵一直在会计室和图书馆忙忙碌碌，拉伊蒙多曾答应为他在市政府找个好职位，但这种诺言一直没有兑现。里纳尔多的日子真是江河日下，但他母亲还经常向他要钱，我想他可能无意再医治他那日益弯曲的脊背了。妹妹还特意告诉我有关多蕾塔的消息。正如诸位所知道的那样，我曾同她有过某种交往，确切地说是我通过拉伊蒙多把艾米利奥前往米兰后写给她的一封信交给了她。被拉伊蒙多遗弃的这个可怜的女人完全失掉了自制能力，她找了一个又一个的情人，最后沦为威尼斯最低等的妓女。

“你看，你应信任谁呢？”我对彼萨娜说。

彼萨娜曾向我坦白，多蕾塔对她讲过，由于我爱阿格拉乌拉，所以我们一起逃跑了。当时，这个愚蠢的女人昧着良心为拉伊蒙多的可耻目的效劳。

“你要我回答吗？”彼萨娜反问我。“当人们憎恨某人时，

只能说坏话，不会说好话。现在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拉伊蒙多当时把你描绘成一个骗子，说你在威尼斯行骗的时间比任何人都长，后来你又逃往米兰，你的惟一目的就是混水摸鱼，并且是在一潭臭水中摸鱼。”

“啊，这个流氓！”我感叹地说。“这是拉伊蒙多对你说的？你竟敢这样污蔑我！”

“但是，我并不太相信他的话，”她说，“即使我相信他的话，那对他也无任何好处。他力图把我同你分开，但最后的结果是促使我急忙前往米兰找你。”

“够了，够了！”我不耐烦地说，因为我很不愿意听到对我那段经历的回忆。“现在让我们看看布鲁托从科尔多瓦多告诉我们些什么吧!”

我高兴地一口气读完了布鲁托这个可怜的残废人写来的那封充满感情的长信。正如我迄今所作的那样，我本应继续给他一点帮助。但由于我目前经济拮据，已无能为力，他只能靠自己了。你们可以看一看，一个真正的朋友是如何忍受苦难，如何高风亮节，从不拒绝与人合作，从不对人缺乏仁爱。他的这封信是我最心爱的宝物之一，存放在我的珍宝箱中。当然，珍宝箱中的第一件宝物是彼萨娜的一缕头发，最后一件是我儿子的一把剑。恰恰就在昨天，这把剑同我儿子已阵亡的确切消息从美洲送到我的家中。朱利奥，我可怜的儿子！他生的伟大，死的也伟大。让我们还是回到本世纪之初吧！请你们读一下布鲁托写给我的这封信吧。他是不久前拖着一条假腿十分艰难地回到故乡的。下面是信的全文：

最亲爱的卡尔洛：

我想给你写一封长信，因为有许多事情要对你说说，

要把我回到家乡后得到的许多悲痛印象告诉你，但我感到这些事是永远讲不完的。我还不大习惯用笔，我经常要把自己的思想搁置起来，仅限于写一些我所能表达的现实的东西。此外，我有些拘束，就让我随便说吧。即使有词不达意之处，你照样能理解，总之，你会原谅我充满善意的无知。

卡尔洛，如果你再看到这个地方，你一定会感到陌生！教堂建立周年纪念日，群众聚会，使我们青年人心潮逐浪高的节日都到哪里去了？当年在这一带地区有许多引以为荣的家族，他们保持着好客、天主教的耐心和古老的宗教传统，如今怎么也不见了？那些村庄与村庄之间的打闹和竞赛，那种或由于偷看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一眼而引发的争吵，那种由于选举一个教堂的神甫而出现的顶撞，那种由于一项权利谁先谁后而发生的矛盾，是采用了什么魔法使之一下子平息了？仿佛时光过了不是四年，而是五十年。这里并未发生灾荒，但贫困遍及整个地区。这里并未像皮埃蒙特和法国一样进行征兵和发生瘟疫，但整个农村却荒无人烟，劳动力严重缺乏。有些人移居德国，有些人移居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有些人跑到威尼斯去寻求发财的机会，有些人因恐惧而迁往偏远的平原默默地从事耕耘。观点的不同使家庭四分五裂，悲痛、苦难和战争的残酷扼杀了老年人，而使中年人变成了老翁。这里不再举行婚礼，也很少听到教堂的钟楼传出为儿童洗礼的钟声。如果听到教堂的钟声，那肯定是为了一个垂死的人，或为了一个已死的人。这里的人没有武器，没有金钱，互不信任，一心考虑自己眼前的需要。所有的人都在干自己的活，以确保有一小块栖身之地，防备未来的危险和统治者

的横行。公共生活和法律的不确定性促使人们逃避交易，有些人却利用人们的善良大搞投机。

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古老的贵族制度已被取消，文基埃雷多和弗拉塔就像特利奥和巴尼亚拉一样仅仅是些属于波尔托格鲁阿罗地区政府管辖的村镇。于是由上面派来了常任新法官来管理司法。尽管这种革新是有益的和符合时代要求的，但农民并不相信他们。我对进行诉讼一无所知，但农民可能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在战争中曾严重地危害过农民。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战争期间发了家的那些人是些狡猾的家伙，而好人依然受压制，由于他们没有勇气去侵吞公共财产而至今手中仍空无分文。坏人了解好人，善于利用他们和欺骗他们。在他们迫使好人签署的破产协定中，既没有规定好人对未来的争执进行诉讼的机会，也没有规定好人谋求生存的办法。大家族农场的经纪人，高利贷者，囤积粮食者，代人服兵役者，这样一伙人在名门显贵倒台后应运而生。这些人昨天或是农民或是仆人，但今天他们比他们过去的主子还要傲慢，由于他们缺乏教养和骑士风度，所以他们不得不用表面的正直来掩盖其丑恶行径。他们没有是非观念，他们总希望得到人们的尊敬、服从和效劳，因为他们有钱。亲爱的卡尔洛，眼下，革命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好处，过不了几年金钱贵族将会诞生，并趾高气扬地统治我们。我说的是“眼下”，但我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人们承认仅仅依靠祖辈所得的权利已属无效，那么他们很快就会看清那些不是依靠过去和现在的功绩而仅仅依靠手中握有的金钱的新权贵们的丑恶面目。好吧，就让有钱人去掌握金钱，挥霍金钱，使用金钱吧！但是，如果用金钱去购买仅应当属于智

慧和德行的执政权力，那我是绝对不能同意的。这是一种野蛮的和不道德的恶习，人类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清除它。

噢，现在让我们看看弗拉塔城堡吧！城堡的石墙依然如故，它那高高的了望塔也仍旧矗立在护堡壕沟旁茁壮成长的白杨和垂柳中间。但除此之外完全是一片荒凉！再也看不到来往的人群，狂吠的看家犬和长嘶的骏马了。再也看不到蹲在桥上擦拭猎枪的老杰尔马诺，再也看不到紧跟在伯爵后面出出进进的文书先生和向伯爵夫人脱帽鞠躬的农民了。一切是那样荒凉、寂静和破烂。吊桥已倒塌，并开始腐烂。农民用一车又一车的垃圾，居民用他们家倒塌的房屋的破砖碎石填满了护堡壕沟。各家的院子里长满了野草，不仅百叶窗早已荡然无存，而且窗框和窗台也因雨水的不断冲刷而相互分离了。人们说，有的债权人或盗贼（谁晓得是什么人！）甚至把粮仓的房梁也偷偷地卖掉了。对此，我一无所知，我仅仅看到粮仓的房顶缺了一大块，雨和雪都可畅通无阻地进入粮仓，至于城堡内房屋的损坏你是可以想像的！曾在特利奥的教堂看管圣器的马尔凯托已变得像一只阉割了的公鸡那样痴呆，他出于老习惯还不时去城堡看看。他告诉我，韦罗妮卡太太已经死了，奥兰多主教和卫队长共用神父的女仆朱斯蒂娜，她为他们保管东西并准备午餐和晚饭。主教经常唉声叹气，因为他不再有酒喝了。卫队长也不时叹息，因为他在写给韦罗妮卡的情书中答应绝不娶别的女人为妻。目前在弗萨尔塔有个杂货商的遗孀，虽然她神经不大正常，但她希望同他结婚。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冬季，这里五点就黑天。主教是以睡觉自慰。只有神甫牢固地保持着他的那些老的人际

关系，好像还要进一步发展新关系。圣安德烈教堂的主教和特利奥的教区长均已去世。一开头我就告诉你，总之，我过去是从一个地区外出的，现在却回到了一座公墓。但是，你还没有了解全部。

至于生活方式，权贵先生们仍然依靠尚存的四个出租地区的荣典和捐赠为生，但他们把搜刮的金钱带到威尼斯去消费。经纪人和代理人还经常衣冠楚楚地到处行骗。富尔詹齐奥已经购买了弗鲁米耶尔在波尔托格鲁阿罗的房子。而当我离开家乡到外边去的时候，他曾摆出一副绅士的架式大骂弗鲁米耶尔。现在他的儿子多米尼科成了一位公证人，住在威尼斯。他的另一个儿子吉罗拉莫昨天主持了第一次弥撒，即将前往威尼斯的主教官邸任文书。这个吉罗拉莫是个很漂亮的小神甫。虽然他也像狐狸一样狡猾，但总的来说，与他的哥哥和父亲相比，我更喜欢他。

亲爱的卡尔洛，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更严重的不幸事件吧。我之所以说它更严重，是因为它与我关系最密切。我还是先谈谈最近的事。如果要从头谈起的话，我可能就无法谈别的事了。当我同阿莱桑德罗一起去当兵时，我母亲就已经去世一个月了，现在我父亲也跟我母亲一同去了。这个可怜的人是在阿奎丽娜的双臂上停止了呼吸的，因为他的其他儿子同他断绝了关系，从不过问他的死活。布拉达曼台分娩后仍在家中休息，她不能再陪她妹妹去做善事了。我不想说我兄弟们的坏话，但由于我大哥的无知和其他兄弟的狂妄，结果把整个家搞得乱七八糟，拿去了这个，抢走了那个，毁坏了这样东西，卖掉了另一样东西，又出租别的东西，如此等等。我发现所有的房间都是空的。这里我还要更正一下，还不能说完全空了。早已把

家搬到圣维托去开办农场的莱奥内很愿意租我们的院落，但留给阿奎丽娜和马斯蒂诺的那三间除外。格里弗内作手工艺师傅已前往伊利里科，三个月后他给马斯蒂诺在乌迪内找了个当仆人的差事。马斯蒂诺偷偷地走了，把三间房子留给了阿奎丽娜这个十四岁的姑娘。她成长的相当快，经常赞扬我如何如何照顾她，这不仅使我十分高兴，而且也促使我要更好地尽作兄长的义务。

亲爱的卡尔洛，关于这些不幸，有些你从我过去的信中已经知道，有些可能让你担心。但我要向你说实话，我的所见所闻给我留下了可怕的印象，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可能像我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残疾人本应采取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态度，否则自己的痛苦将会日益增长。当我刚刚踏上故乡的土地时，另一个打击就向我扑来。阿奎丽娜等人告诉我，纳塔利诺医生两个月前与世长辞了。你能想像昨天是谁来我的家吗？是我的嫂子，就是那个不幸的多蕾塔！与她同来的是一个拙劣的作家，他瘦骨伶仃，自称是威尼斯奥尔门塔律师的儿子。他是陪多蕾塔来索要她丈夫的结婚礼物和遗产的。这是什么话，她安的是什么心？任何人都不曾送过他结婚礼物！他丈夫的遗产在哪里？我的天啊！但是，由于她声称他们结婚八个月后曾向莱奥帕尔多借过一笔债，并且要求我同情她现在的处境。此外，瘦小的作家也小声地告诉我，如果得不到这笔钱，我嫂子的名誉将会受到极严重的损害。因此，我感到应该尽可能地帮助她摆脱困境，这也是为了我们家的名声，也为了纪念我的二哥。于是，我想方设法为她筹集一笔钱。我把父亲遗留在农场里属于我的一切都变卖了。当我把钱交给她后，她就远走高飞了。当时那个瘦小的青年好像很关心

她，还帮她背着包。后来我得知，她把那笔钱赠送给在威尼斯新开办的一个教会组织，以便照顾那些受迫害的神职人员，她还有一颗天主教的善心和正直的愿望。一个月后她离开了那个教会组织，此后就开始四处流浪。但我很担心她现在的状况不会比过去更好，赠品是不能再要回来的，那么一点钱也不能保证她过上独立的生活。

现在你大体知道了我们家乡的状况。我成了阿奎丽娜的“父亲”，我负责管理留给她的那十块田地。我靠在家乡和一些有钱人家里上书法课挣点钱维持生计。那些有钱人可能想以此作为对我们的一种慈善性的施舍。每个星期日，我的妹夫带着一小桶酒来接我们，并陪我们去弗萨尔塔看望布拉达曼台。她已有三个孩子，她的大儿子已歪歪斜斜地开始走路，最小的还在吃奶。尽管我有一条假腿，我还是同大外甥比赛谁走得快，并且教二姑娘学走路，二姑娘长得特别可爱，白胖得像个小皮球。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我的归宿，还是走向幸福的必经之路，或者是走向更大不幸的间歇。我知道我尽了自己的义务，我将永远履行的义务。如果说我作过一些仓促的决定的话，那是因为有个声音在召唤我，事实上我的所有行动绝对没有违背这些决定。情况可能会逐渐好转，但是我不会把我的贫穷和我的假腿出卖给有钱有势、胡作非为、毫无廉耻的恶棍。亲爱的卡尔洛，我说的对吗？我知道你会同意我的观点，因此我才如实地告诉你。此外，我的全部希望也不会仅停留在我家的屋檐下，我的一个希望是去找你，另一个希望是再次踏上我走过的道路，我不希望毫无作为地去追忆过去战争的悲惨经历。我们的第一执政已经在马伦戈取得胜利，但我们也曾为他今天的胜利做出过贡献，他是应当知

道这些的。噢，如果将来我们能够见面，我会用我的假腿尽情地跳舞，我会热情地吻你，吻彼萨娜，吻卢奇利奥大夫！现在，我想问你，卢奇利奥大夫住在米兰吗？我告诉你，阿莱桑德罗同他的团已被派往德国战场。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他肯定会走运的。我为他祝福，因为他对他的士兵有一颗善良仁慈的心。噢，我实在难以停止同你交谈！你是爱我的！请给我写信，你别忘记代我向彼萨娜问好！你别忘记我们应尽早再见。

这封信展现了我的朋友有多么美好的心灵啊！他还要求我原谅他不会写呢！在阅读一封能听到一个真正的人心脏跳动的信时，谁还注重他的修辞造句呢？当一颗心灵撞击我们的心灵时，谁还去研究他的文笔呢？我毫不羞愧地告诉你们，我被这封信感动得大哭了一场，这并不是因为他的信有令人激动的语句，而是因为他怀着真挚的感情和同情心对社会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也是因为他精心而艰难地医治那些远未被揭露的我们社会的弊端。因此，我应为朋友的新创造而高兴，不应为得知朋友的不幸消息而过分悲伤！是的，朋友的父亲去世了，家庭四分五裂，兄弟们心肠歹毒，我的朋友遭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打击，他所受到的伤害比他所展示的要多得多。但我相信，阿奎丽娜在他身边，这个可爱的传奇式的小姑娘，她处境艰难却又是那样的充满爱心，她在童年时代就表现出一个妇女的最温柔、最富同情心的优秀品德。可能她以她的纯真和她那天使般的笑容减轻了布鲁托的痛苦，并报答他对她的关怀。经过无数的不幸后又团聚在一起的两兄妹，将在手足情意中找到幸福与安宁。

彼萨娜同我结合也是出于这种真挚的希望。首先她有诗人

般的想像力，竭力寻求强有力地抵抗和反击悲剧的办法，但她有玫瑰一般的纯美和田园牧歌般的温柔。当我思念布鲁托和阿奎丽娜时，在我的想像中又重新展现出科尔多瓦多和弗拉塔之间丰美的草原上那宁静的天际，在各种野花点缀的原野上那奔流不息的优美的小溪，那忍东与刺柏相杂的香气四溢的灌木丛，那由阴暗的小路和长满贻贝的岩石所陪伴的文基埃雷多喷泉的美丽风光。我们是多么希望再看到这一切，我们是多么为这一切自豪啊！可惜只能由我那带着一条假腿的朋友在那里给我描绘这所有的美景。祝愿布鲁托幸福！在我的家乡，人们并不理解有残疾的人，一个瘸子远不如一个双腿健全的坏蛋重要。城市的女人有时更宽宏大量，尽管这与崇拜英雄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如果布鲁托没有那条假腿，他能回到科尔多瓦多吗？阿米尔卡雷在什么地方？朱利奥、卢奇利奥、阿莱桑德罗在什么地方？我又在什么地方？流亡，流放，死亡，四处流浪。他们如同奴隶被驱赶到并非自己的田地上去干活，他们无家可归，他们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却没有祖国！谁能保证由征服者出于一时兴致而允诺存在的一个祖国会长久存在？在法国，人们已开始议论建立新的执政制度。人们发现执政府不是达官显贵的专座，而是登上更高宝座的阶梯。布鲁托已被赶出竞赛场，而我们还在盲目的奔跑，谁也不知这么多项目的竞赛奖品到底是什么。至少布鲁托重新找到了他父辈的家园，他童年的安乐窝和一个需要他关心和爱护的妹妹。我们看到了他的命运，它虽然既不光荣也不伟大，但却安宁、可靠且充满了爱。与我们相比，他的希望有实现的可能，即使实现不了，也改变不了他的勤劳和宁静的生活，也不会遭魔鬼追逐。

　　这样一来，我逐渐看清了一个年轻士兵的命运：他失掉了一条腿回到家乡，未见到父亲的迎接，只能泪流成河地痛哭。

因此，我并不在最不幸的人之列。我对愿望、希望和爱情采取节制态度。当我个人生计开始馈乏时，我却遇到公共的救援。一个生活在异地他乡的人，既没有保护人，又不搞阴谋诡计，当他年满二十六岁时，能在市政管理的一个如此重要的新部门得到一个秘书职位，这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幸运。当然，我也并不为此而心满意足。所有人都讥笑我，责备我，但我坦率地说，我并不感到羞愧。我有像蜗牛一样的天性，漩涡始终未能把我吞噬。我喜欢为给家庭和祖国创造幸福而工作而忙碌。当我的这种愿望无法实现时，我自然想回到我的小菜园，回到我的篱笆旁边，在那里至少没有狂风，在那里我可勤劳而幸福地全力培养我的子女。我既没有阿米尔卡雷那种不顾一切、奋勇向前的闯劲，也没有卢奇利奥那种此路不通另寻别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韧性。对我来说，优良的道德、高尚的修养与和睦相处乃是康壮大道。如果有什么东西把我引入了歧途，那就应该立即返回这条康壮大道。只要有某种紧急需要在召唤我，我就会心甘情愿地离开歧途。然而命运使我在旷野上左右摇摆。今年，我首先在热那亚糊口，现在又来弗拉拉当秘书。我应有各种各样的设想，如果仅仅考虑一种，就不会得到好的结果。

幸运的是，彼萨娜往往能使我摆脱上述的思虑。她同米纳托上尉混在一起的那种女人式的报复和她那招致费拉拉聋哑团体说三道四的古怪言行，使我近一个月来很少待在家里，我主要是在办公室里度日。从税收的增减，到附加值的计算，到对待情敌的策略，都是一些不易解决的难题，就像喝生鸡蛋一样，需要一点一滴地向下咽。幸亏十五年来的锤炼增强了我的承受能力。有些日子彼萨娜是那样地关照我，就像监视一个逃兵一样监视着我。她有时假装我没有发现她的这种不信任态

度，有时又噘着嘴生我的气。但是，她这种疯疯癫癫的行为促使我考虑如何摆脱过去的麻烦和为将来的前程作准备。如果说有这样一个为管好自己的女人并使她感到家庭的分量而绞尽脑汁的情人或丈夫的话，那肯定是在那段时间生活在费拉拉的我。彬彬有礼的教皇侍卫和衣冠楚楚的法国军官常说我是个“老好人！”他们这样说可能过奖了，因为如果他们冒犯了我，我也会愤怒，我也会发火。总之，我是个总不顺心的人。工作情况也越来越糟，人们总是抱怨，说我就像奥赛罗当财政官员一样可笑。

弗拉塔伯爵夫人生病的消息打破了上述的尴尬局面。是里纳尔多伯爵把这一消息告诉彼萨娜的，但他对此未加任何评论，仅说尊敬的克拉娜嬷嬷无法从修道院外出，她的母亲只能独自一人待在家中，仅由一个女佣人照料，而那个女佣人对她的照料又不大细心。伯爵夫人得知彼萨娜在费拉拉后，认为由她照顾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她要里纳尔多伯爵把她的不幸告诉了彼萨娜。彼萨娜用眼睛盯着我的脸，我毫不犹豫地说：“你必须去！”但我向你们保证，我说这句话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这也是顺应公共舆论，否则公共舆论就会骂我不让女儿为其母亲尽义务。但彼萨娜却从反面理解我的主张。当然，我相信，如果我保持沉默，她也会骂我。她嘟嘟嚷嚷地说什么我已厌倦她了，我在千方百计寻找借口把她从我身边支开等等。难道我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错误的吗？我摇着头无可奈何地回答，并告诉她，她可以天天去猎取最奇特的借口来攻击我。但我应当高兴的是，恰恰是我首先提出让她进行这次旅行，不管这是多么不符合我的心意和对我多么不方便。随后她便安静下来了。当时，在生活方面，我们的困难也是不小的。我喜欢生活过得好一点，但彼萨娜一生中从来就不会计划，她从不考虑自己的钱

包与别人的钱包里钱的多少问题，总之，她走到那里就花到那里，她每到一个商店就像脚上长了钉子似的。为此，她常常想同我吵嘴，但我总是让步。正当我们要暂时离别的时候，我又是那样地爱她，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还要折磨我。我向你们保证，她确实把我弄得焦头烂额了。我想，如果她不愿意去看望她的母亲，那将损害她的名声，到头来她必将把怨恨倾泻到我的头上。有时，她的眼睛都哭得红肿了，紧跟在我的后边，就像一个小姑娘跟在妈妈的后边一样。这时，如果我亲切地看她一眼并说几句安慰话，她的脸立刻又会阴沉得像黑夜一般，并扭过身去尽力地不理我。总而言之，她就如同一个顽皮的孩子。我必须强调，我之所以向你们讲述她的一些言行，是为了说明我对彼萨娜的态度一直存在疑虑，也是因为她的性格是如此的独特，所以需要进行恰当的描述。

几天后，我为彼萨娜凑足了旅费，乘马车把她送到蓬泰拉戈斯库罗，然后我们又乘船前往威尼斯。当时波河是德国人占领的威尼托省和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分界线。我们到达波河后，我就无法再陪她向前去了。一周后，我收到了她的来信。她说，她母亲已经完全脱离了危险，但需要较长时间的休养，因此我们不得不分离几个月。这给我增添了不小的烦恼。但她还告诉我一些好消息，这才使我得到了一点安慰。例如，她说我妹妹阿格拉乌拉和我妹夫斯皮罗同他们的两个小儿子生活得很幸福，享受着天伦之乐。他们的商店日渐兴隆，他们愿把我和彼萨娜需要的一切东西送来。她又说，她的伯爵哥哥虽然懒得给她写信，但对她还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同我们二人关系不小的消息，这就是：纳瓦杰罗阁下全身瘫痪，完全痴呆了，他卧床不起已有一个月了。她是用最富有同情心的语言告诉我她丈夫的凄惨状况的，并说她已经给他进行了各种治疗，但均毫

无效果，只能坐等最后的时刻了。因此，我怀着某种烦恼尽力适应目前的孤独，我全心投入办公室的工作中以减轻烦恼。

那次旨在改组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里昂政治协商会议，为新的意大利共和国举行了洗礼。改组工作进展顺利，但完全是按照第一执政拿破仑的计划进行的，他被选为该共和国的总统，任期为十年。副总统是弗郎切斯科·梅尔齐，后来实际上由他主持共和国的事务。他是一个有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感的真正自由派人士，但由于他的慷慨大方和他的贵族出身，他的观点同那些最热诚的共和党人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卢奇利奥从米兰写信告诉了我这些变化，但他一直生我的气，埋怨我不常给他写信。诚然，他期待着我放弃现有的工作岗位和拒绝为一个早已与所有真正的共和党人无关系的政府服务。事实上我也有这种愿望，这并不是为共和国考虑，而是因为共和党人的热情已成为实现我对威尼斯的执着希望的惟一依靠。恰恰是这一希望才促使我在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市政办公室里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当时发生的一件事情使我中断了上述的想法。我收到了任命我为“主事”的文件，即委派我为波伦亚财政长官的任命书。

这可能是新政府认为我倾向于它的注重秩序和温和的原则，并为了表彰我近几个月刻苦地做了些十分有益的工作。这一任命实在使我感到突然。他们任命我为主事还可能是因为这个职位需要一个勤奋、专注和不知疲倦的人，所以他们认为该职务让一个青年人担任比让一个年老的法官担任更为合适。一种雄心壮志的高度兴奋使我晕头转向，有两三个月我忘记了卢奇利奥，甚至几乎忘记了彼萨娜。我仿佛感到，对我来说，当财政部长的机会也可能不远了，甚至有可能一步登天，谁晓得呢？大家都在一个房子里办公，可我的职位的改变却是这样容

易啊！我想起我父亲的古老幻想，我发现他的幻想既不奇怪，也不是不合情理。只有拿破仑要当十年意大利总统使我有些讨厌，但我坦白地说，尽管我还冒失，但我从未梦想去战胜他。我认为他是一颗无法推倒的大树。至于其他人，我的想法是我要把普里纳作为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加以重用，而我们同梅尔齐将会竭诚合作。他同第一执政在这样或那样一些有关意大利的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增长，与法国的情况相比，他力图通过自己的工作来规范意大利政府的行动。我将艺术地、巧妙地利用这一点，因为我的雄心壮志和我的奋斗目标是把意大利共和国扩大到威尼斯。这是我坚如磐石的信念，这是我如痴如醉的追求。

我一开始就怀着这样一个伟大的目的在波伦亚安顿下来，我成了一个能说善辩、精明、杰出的财政主事。我在为实现未来的伟大理想铺设道路。但是随后我才知道，他们是为了抬高自己才任用我的，他们在说波伦亚黑话时称我为“贤明主事”。税收问题是教皇国遗留下的一大难题。为了整顿税收。我经过了几个月的激烈争论和坚持不懈的工作，此后，我开始意识到我并不是在天堂，我热切希望彼萨娜赶快回来以弥补我深感缺乏的一切。事实上自彼萨娜从费拉拉走后，不是过了两个月，也不是三个月，而是半年之久了。至今她不仅还没有回来，而且自我来到波伦亚后，她甚至很少给我写信。彼萨娜是我的幸福女神，我日夜思念她。在通信风格方面，彼萨娜很特殊，这就是：她收到信后，从不立即回信，而是把信搁置一边，四天到八天后再复信。因此，她不再记得我的信上说了些什么，致使她的信的内容是些同我的信毫不相干的东西。可以说，她经常是文不对题。我多次写信告诉她，我已经陷入孤独的深渊，我从心底里想她，要求她尽快回来，我实在找不到她迟迟不回

的原因。但是，她什么都不回答！总是让我碰壁。最近她回信说她更爱我了，她注意到我从未忘记她，她在威尼斯很苦闷，她妈妈的身体有所好转，一旦情况允许她就回来。

我给她发了一封快信，要她说明情况，她是否需要钱，她不回来是不是还有其他重大原因，请她直接了当地告诉我。因为如有特殊情况，我可以申请护照，可以利用上级允许的事假去接她。此外，我绝对不会忘记问她的丈夫纳瓦杰罗阁下极为珍贵的身体状况。根据我的看法，这位先生可能早已去见上帝了，尽管彼萨娜从不告诉我此人是否还活在世上。她对我十分关注的问题的有意疏忽促使我更加专注波伦亚财政主事的工作。为了实现我的伟大理想，为了我胜利的马车快速前进，我需要有一个妻子。但是，只有纳瓦杰罗死后我才能得到这个妻子。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个无用的贵族为什么迟迟不死以满足一个财政主持的愿望。如果是彼萨娜通过邮局延误了把有关的新消息告诉我的话，对我来说这可不是件小事啊。难道她还要让未来的财政部长至少再等一年才结婚吗？啊，我再也不能长时间等待了！我要把彼萨娜安置在主事妻子的宝座上，就像波斯国王娶出身低微的艾斯特尔为妻一样。我将对她说："爱我吧，小宝贝，我将用重金酬谢你！"那将会是多么美好的时刻！我一边自我安慰，一边用手摸着下颌在房内来回走动，口中还不停地说着我准备对彼萨娜说的热情话语。这时，我的手下的人员拿着文件走进来要我签字，看到我的样子，他先是在门内站着，随后走了出去，并对人们说，贤明主事在唉声叹气，好像是个疯子。

与往常相比，在那些日子里，同事们对我没有什么抱怨，因为一般来说我勤奋工作，对大家既耐心又信任。尽管我唉声叹气，但他们对我很好。波伦亚的男人是全意大利最热情、最

敏锐、最正派的男人，因此我在那里有许多可靠的朋友，一个月内必须至少允许他们有两次说你的坏话和讽刺你的机会。如果不允许这种发泄，相互的关系就会破裂，你就会失掉那些热心为你服务和对你忠心耿耿的朋友，失掉那乐观但尖刻的知识界。波伦亚的女人是最欢快、最大方的女人，对此人们怎样想像都不过分。不应指责教皇国政府使她们变成了生硬而粗鲁的人。如果过去人们在维罗纳、摩德纳和其它有虔诚习俗的城市会看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说主要罪责在于修女、母亲和丈夫，而不是神甫。天主教既不是粗鲁的，也不是野蛮的，更不是无情的。事实上，如果要看粗鲁、生硬和狭隘性的话，那就必须到新教徒中去观看。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以其他美德弥补了这种缺点。我不片面地观察和注意人，并且总是向前看。一位犹太教士前天对我说，他们的宗教是所有宗教中最富哲理的。我让他随意说。尽管他是位哲学家，但我还是可以回答他："我的主啊，所有伊斯兰教的哲学家，所有婆罗门教的哲学家，所有天主教的哲学家，所有犹太教的哲学家，都始终认为，与其他宗教相比，他们的宗教是最富哲理的宗教。所以，盲人把红色说成是所有颜色中最动人的颜色。人们感受宗教，相信宗教；人们创造哲学，研究哲学。我们千万不要把一种东西同另一种东西混杂起来！"

为了结束对波伦亚的评论，我要说，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人们总是高高兴兴地、丰衣足食地在欢乐和易于建立美好友谊的环境中生活。城市装点别墅，别墅装点城市：有良好的住房，有美丽的公园，在这里十分舒适，但没有过分的地方性奢侈。波伦亚不会受到人们这样的讽刺："请你们尊重我吧，这里物价太高了，但我还是要长期住在这里！"波伦亚总是生机勃勃，一切基本职能总是正常发挥。这里有寻求快乐和热衷同

别人闲聊的健谈者和天生的活泼者，这里有善于取悦那些可爱的、如此灵敏和友好的姑娘们的机智青年，这里有为满足人们的愿望而东奔西跑的快速敏捷的服务员。人们在波伦亚可尽情美餐，在这里吃一年胜过在威尼斯吃两年，胜过在罗马吃三年，胜过在都灵吃五年，胜过在热那亚吃二十年。在威尼斯，由于海风的关系，人们吃得很少。恰恰相反，在米兰，由于厨师的手艺高超，人们却吃得很多。至于在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巴勒莫用餐的情况，可以说，前一个城市是极力引诱人们大吃大喝，而在后两个城市，由于生活的沉闷，用鸡汤填满你的肚皮就够了，你甚至来不及咀嚼，那里的人是在被油烟和香橼的气味以及为加快无花果生长而使用的肥料的臭味渗透的空气中生活。其他地方的饮食情况又如何呢？也许情况很好，因为消化是同勤劳和良好的情绪大有关系的。一次简短的、内容广泛的对话涉及到你们的全部思想感情，就如同你们的手指触及到键盘。它促使你们开动自己的脑筋，使用自己的语言，朝向召唤你们的地方奋力奔跑和跃进。它一次又一次地激励着你们的精神生活。它为你们准备好了一顿丰盛的宴席，桌上摆满了地球上所有的韦尔姆特牌葡萄酒和所有像艾酒一样的助消化酒。韦尔姆特酒是在都灵发明的。在这个城市，人们除了在家中说笑外，在外边很少说说笑笑；虽然他们发明了韦尔姆特酒，却还没有自己的章程，现在他们在开展活动，但这些活动又是在帮助谁呢，恐怕不是为了刺激食欲吧。祝愿希望幸福的人们和韦尔姆特酒的制造者获得幸运机会。

我穿插了以上闲谈，现在应回到正题了。彼萨娜至今仍没有任何要回来的表示。波伦亚逐渐失掉了刺激我食欲的优点。对一个二十八岁的财政主事来说，遥远的爱情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不幸。我的这种不幸已不只是一个月或两个月了，而是

八个月，九个月，几乎快一年了！我没有像修士那样进行这种或那种许愿，但我注意不搞色情活动。啊，我在此看到所有人都在嘲笑我顽固不化！但我并不想后退一步。当时我是那样地爱彼萨娜，以至使我感到其他女人就如同男人一样。即使面对波伦亚的女人，我也忽视了她们的美丽、可爱和高雅，仿佛她们始终是些男人，我既不粗俗，也不造作，但我需要爱情。因此，我毫不羞愧地告诉你们，我曾多次成了犹太人的朱赛佩，当我同彼萨娜第二次分离后，我曾去消遣过几回。这并不是说我不再爱彼萨娜，而是以另一种方式爱她。柏拉图的信徒对此又能说什么呢。我怀着比我们二人第一次分离稍好的心情来忍受第二次分离的痛苦。

当时我急切而疯狂地想重新得到彼萨娜，由于我不能从她那里得到明确的信息，所以我便求助于阿格拉乌拉，请她可怜自己的哥哥，帮助我打听一下有关彼萨娜的情况，并直接了当地告诉我。迄今为止，我的妹妹总是回避，不明确回答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调查；当她得知某些不愉快的消息时，她总是以不相信或不知道为由来搪塞我。但是，当我从我的信中得知我的确为此皇皇然不可终日，甚至几乎要发疯时，她便立即回信说，她是应彼萨娜的要求才对此保持沉默的，并说她愿意满足我的要求，因为她感到了我在焦躁不安地生活。于是，她告诉我，她得知彼萨娜回到她丈夫家里已经六个月了，看来她不准备抛弃他。我开始安慰自己，对自己说彼萨娜是爱我的，她在威尼斯的生活只不过是个护士的生活而已。

啊，如果纳瓦杰罗阁下当时是由我掌握的话……我相信他是不会长期需要护士的。是什么东西使那具僵尸掠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呢？现在的公正难道就是让一个年轻的女人作他的妻子吗？我考虑了一下妻子一词的含意，在我头脑中闪现这样一

个问题：在圣坛下许下的诺言是不是算数。但我迅速解答了这个问题。“是的，是算数的！”我边叹息，边自言自语：“现在的公正难道就是要他年轻的妻子紧靠在他身旁，就像一个活人要紧靠着一具死尸一样吗？ ……真是做梦也难以想像！噢，我的天哪，我要想办法将他们分开，我要想办法结束这种可恶的折磨。总之，虽然我并不想说我们应首先得到上帝之爱，但是，根据自然法则难道他就不应该比我先死吗？毫无疑问，将来我也会死。这个呆子，他可能在世上再活好几年啊！

我拿起了财政主事的大笔，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好像是一个怒气冲天的国王给王后的致敬信。信中的内容是，如果她不快来帮我恢复元气，我本人，我的荣誉，我的幸福将会统统被埋葬。两周过去了，我却一直未收到她的回信。于是，我开始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即我应去威尼斯一趟，而不是我将被埋葬。恰恰在这样的时刻，彼萨娜出人意料地来了到我的身边。她板着脸，就像一个与我素不相识的女人一样。她看到我后既没有吻我，也没有向我致意，只要求我答应她可随时返回威尼斯。当她看到她的这席话把我对她的到来的喜悦夺走了一半时，她马上用双臂搂住了我的脖子，并说，久违了，主事先生。我急切地让她观看与我的新职位相联系的一切方便条件：毫华的套房，众多的警卫，国家提供的给养和香烟。为了显示我的特权，我像我那可怜的父亲一样不停地吸烟。我告诉彼萨娜，我像个隐士一样每周只用三次食油，但我把一大笔钱存放起来以便她在波伦亚社会上出头露面。我想，这些久经考验的爱情证据足以使她晕倒在我的面前。然而，恰恰相反，她对这一切几乎全不在意。这可能是因为她不能理解我作出上述努力的目的，也可能是因为她一向对口袋里有钱与否不感兴趣。她睁着两只圆圆的大眼睛，听我讲述我有四百杜卡托的收入。但

是，好像一段时间以来，她已经不习惯听人谈论数目如此之大的金钱了。

彼萨娜四处游玩散心，很快我便发现了她性格最新的一面。她变成波伦亚最欢快、最健谈的女性。她能吸引四个人、六个人、八个人的注意。她从不表现出厌烦和倦意，她从不醉心于目中无人的评论、思考和轻率行为。相反，她十分善于运用言词和微笑，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我可以信任她，我在费拉拉时的那种伤脑筋的麻烦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她是什么人，是主事先生的表妹，妻子，还是情人。有人希望同她结婚，有人力图引诱她或绑架她。对此她仅礼貌地一笑了之。如果说她在到处寻开心的话，但爱情却仅仅留给我一人。这样一个女人很快也得到了女人们的喜欢，因为男人们多次向她献殷勤而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只好把目光转移到别的地方。一个月后，我的彼萨娜既受到男人的崇拜又受到女人的欢迎，她走在街上就像胜利女神一样，甚至有些调皮的孩子跟在她后边高喊：“美丽的威尼斯女郎！主事先生的妻子！”我不想说她是不是对这种巨大幸福感到骄傲。但我肯定她善于利用我所具有的条件最好地发扬她的优点。人们以为，我已遇上了爱神，但应清楚地看到，各种各样的愿望正在围绕着她蠕动。

彼萨娜过着愉快和幸福的生活，不再谈论返回威尼斯的事了。当接到从威尼斯来的信时，她仅仅看一眼而已。如果信有几页，她肯定不会翻阅第二页，然后就把信丢到一边，总是由我从头到尾地读给她听。我精心地向她隐瞒她母亲和她丈夫要她赶快返回的催促。她的丈夫仿佛不是太嫉妒，也不是已临近死亡。他用一种真正充满友情的方式谈论我，就像谈论一个关系密切的亲戚一样。他谈论未来的岁月，就像谈论一个永远不应结束的极乐世界一样。

“垂死挣扎的魔鬼！”我自言自语。“可惜，他又复活了！”彼萨娜感到我对她有那么长一段时间同她丈夫住在一起是很嫉妒的。她为我有这种怪念头而捧腹大笑，我也笑了。我把她丢在一边的信藏起来，希望这些信再也不要落到她的手中。她的健忘对我大有好处。对于她长时间住在威尼斯一事，我了解了大体的情况，是她在心血来潮时零打碎敲地对我讲述的。她那正在康复的妈妈曾要求她在方便的时候至少去看望一下她那垂死的丈夫。她妈妈说，只有这样才能令她高兴。彼萨娜听从了她妈妈的话。那个可怜的人的状况，他经济上的困难（有人说，那个古老的富户破产了）以及他被遗弃的悲惨处境打动了彼萨娜的心，使她正如她丈夫所希望的那样心甘情愿地留在了他身边。我认为，她是一个十分善良的女人。尽管此种情况给我造成了不良后果和痛苦，但我不能不从心底里赞颂她，并且更加倍地爱她。

此外，你们应当相信，在我请她说出这些秘密时，我是十分谨慎的。如果她不愿意说，我决不坚持我的要求，因为我很担心，如果太刺激她就会使她的同情心和回威尼斯的愿望复活。我对她的赞扬也是很有分寸的，为阻止她采取显示其非凡美德的行动，我是很自私的。因为彼萨娜是个十分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人，也是一个偶然陷入三角关系中的人，所以我以聚会、歌唱、欢笑的方式款待了她近六个月。但是我担心地注意到催促她回威尼斯书信日益增多。幸好未发生任何麻烦事，我也习惯了这一切，我以为这种幸福会永久地持续下去，我的职位将会由低到高，逐步升为财政部长，共和国副总统，共和国总统。如果别人政绩出色而远远超过了我，我会认为原地不动也无关紧要。

真可怜，我的幸福为什么如此脆弱啊！是帕多瓦和波伦亚

之间建立驿站摧毁了我的一切。里纳尔多伯爵不顾自己胃病的痛苦，沿着小路从威尼斯开始长途跋涉，先到费拉拉，后到腊威纳，并十分高兴地利用驿站，步行来到波伦亚。他是个不速之客，没有任何人请他来。他朝拜了山顶上的圣母大教堂，参观了蒙塔尼奥拉公园，还参观了圣佩特罗尼奥教堂。经过这番辛劳后，第三天他通过彼萨娜来见我。她见到她哥哥后，她的整个同情心像火一样重新燃烧起来，她的所有忧虑在刺激着她。于是，她接受了她哥哥的要求，并且是她第一个提出要她哥哥陪同她回威尼斯。伯爵这个杀人犯什么都没说，甚至未讲他来波伦亚就是为了这件事。但他还想让我相信，他急匆匆地从威尼斯来到波伦亚是出于参观圣佩特罗尼奥教堂的好奇心。一见面我就通过他的眼神认清了他。我愤怒地看穿了他的本意，尽管他丝毫也未透露。在与女人打交道方面，一只满身油垢、肮脏可恶的图书馆里的老鼠难道比一个年轻漂亮的主事还更精明、更强有力吗？看来在某些情况下就是这样。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一边叹息，一边咬自己的手指头。

彼萨娜走后，我便专心致志地从事我的繁重公务，这也是为了摆脱那种折磨我的烦恼。我拼命地工作，尽最大的努力忘记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我逐渐变成了另一个人。你们可以判断我变得更好了，还是更坏了。想像的长河在我的大脑中奔流，我开始感到三十年的负担沉重地压在我的肩上，我想静静地坐下来，认真地思考自己的过去，把心灵中的爱情同刺激身体的爱情区分开来。请你们原谅，我好像对你们说过，我已变成了另一个人，但我内心的斗争却非常的激烈。我认为，谁要是失掉了思想活力，谁就只能从人的状态堕落到最低级动物的状态。把我们同野兽区分开来的理智，并不是一种千方百计考虑个人利益、猎取舒适和逃避劳累的能力，而是判断和支持人

类的美好理想和伟大希望的能力。狗也会选择最好的食物，在睡卧前还要在草堆中掘一个窝。如果这也算是理智的话，那就该给狗挂上人的招牌。此外，我还要对你们说，接受那种如此短见的雇佣生活在当时是有借口的，因为有一个替我们思考的伟大天才，他的意志远远高于所有人的意志，大家通过牺牲自己的思想就可看到伟大而美好的事业。然而现在人们看到，思想光芒四射，而事业却十分渺茫。这是那些有头脑而无双臂的人们的不幸。恰恰在这段时间，拿破仑的双臂伸展到半个欧洲和整个意大利，以发动和唤醒那些尚在昏睡的力量。只要服从他就足以使一种奇迹般的行动在陈旧的民族格局中有条不紊地进行。我并不想进行预测。但是，如果这样继续二十几年，我们会像病人康复一样恢复精力，精神生活就会被物质所唤醒。看一下当时激励着半个世界的生活热情，确实出现了许多令人惊讶的新事物。正义只能体现为人人平等。人人都能根据自己参与社会运动的能力进行竞赛，人们不应依靠意图，而是应该依靠行动。如果你想有一支军队，短短几年内一支军队就像变魔术似地出现了。从精疲力尽和一盘散沙似的老百姓中招募了无数艰苦朴素、以服从为天职和英勇善战的士兵，他们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军团。实力左右着习俗的革新，一切取决于秩序和纪律。我第一次看到，我的那个局的职员在广场上列队游行。我认为，他们这样是出于误会。但我也相信，他们不会取得多大成果。至于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我认为是可以运用法律来教育他们的，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曾武力袭击过村庄和抢劫过旅客。

根据这些原则，我期待着奇迹的出现，我相信它就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我不再四处寻找它的出现方式。我的威尼斯，你何时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武装起来并从新经验中赢得智慧，

从而在意大利人中，在各国人民的大家庭中，恢复自己的地位。这是我每时每刻的追求，这是我每时每刻的信念。革命的协调人已把这个问题置于未来事业的总体计划之中，并宣布为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进行新的命名洗礼就是该决心的表现。它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和崇高的时刻即将来临。当时卢奇利奥却给我写信说：情况越来越糟，如果一个民族放弃了自己的智慧，它必定失掉自己所有的自由权和所有的力量，人们把希望寄予一个解放者，但我们得到的将是一个统治者。我对卢奇利奥在信中表示的这种担心采取了鄙视和嘲讽的态度。我心里想，他是疯子，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于是我就把他的信一烧了之，专心致力于我的主事工作。我甚至庆幸彼萨娜不在我身边，因为独居和安静更便于我工作。我希望乘机取得更大的成绩，以显示我的才华。就像著名喜剧中的主角鲁德罗先生那样青云直上。有好几个月我就是这样尽心尽力，信心十足地工作，我既不考虑自己，也不管外面的任何事情。现在我才明白，那并不是一种有利于激发我的才能和增强我心灵的力量的生活，它使我不再是人，而变成了一辆滑车。我知道，如果月初人们不给它上油，滑车会成为什么样子。

是灾难还是幸福？我不知道，但是，法兰西帝国的宣告成立使我睁开了眼睛。我观察四周，并认识到，我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我的工作是在为别人的事业效劳，而别人的事业是在战鼓的雷鸣声中和在我的身边进展的。啊，必须摆脱这种状况，我实在是个一文不值的人。如果所有人都像我这样，怎么会产生怀疑的理智。卢奇利奥的担心与真实情况相距并不遥远。我开始认真反省自己的认识，检查我过去的生活，思考如何使现在的生活适应现实。我发现一种使我感到恐惧的差异和矛盾。我的所作所为已不再符合指导我行动的准则和理想了。

过去我是一个千辛万苦、聪明自由的穷工人，现在却成了一个涂了一层漆的、受人喜爱的木器，我如同一台机器在机械地愚蠢地为别人转动。我也曾想过我应稳重一点，不要仓促下结论。但是，现在我已下定决心，再也不能沿着这条奴隶般的道路向前走一步了。

在我得悉意大利共和国改名为意大利王国的消息后，我立即带上仅有的一点衣物和金钱，辞掉了官职，径直前往米兰。在那里，我见到了因同样原因前来的四五位同事。我们每个人都相信，只要聚集一百来人就可以进行一次有力的反击。我们相互致意，喜笑颜开，将我们的名字写在一个大本子上。这个本子就是我们争取美好未来的命令。拿破仑来到米兰，亲手把“永恒的王冠”戴在自己头上，并郑重宣布：“上帝把王冠赐予我，看谁敢触动它！”我作为一个穷苦市民，在米兰的罗马诺城门一带的破旧小屋里安顿下来，也郑重宣布：“上帝赐予我觉悟，任何人也不可能把它买走！”现在，拿破仑的敌人找到了他们触动和从他的头上摘掉那顶灾难性王冠的勇气和力量。今天，不论加利福尼亚还是澳大利亚都不能挖掘出足够的黄金来收买我的觉悟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最强有力的人。

第十九章

磨坊工人和伯爵夫人如何在 1805 年保护我。当拿破仑把威尼斯并入意大利王国时，我原谅了他的罪过。由于对过去某些微不足道的过失的悔恨，我步入死亡的边沿，但彼萨娜使我的身心恢复了健康，并把我带到弗留利。我成为丈夫、管风琴演奏者和庄园的管家。与此同时，老的角色退出历史舞台。拿破仑两次倒台。岁月无声无息地奔向 1820 年。

卢奇利奥已逃往伦敦，他的朋友遍天下。此外，他是一个医生，对医生来说，必然是以四海为家。彼萨娜一直向我表示她将信守回来同我一起生活的诺言。但是，后来由于我放弃了主事的职位，我没有勇气要她来分担我的贫穷了。我也不愿意向斯皮罗和阿格拉乌拉请求帮助。每到圣诞节，他们总是准时地把我在威尼斯的那三百杜卡托利息寄给我。我曾用两年的利息支付了在费拉拉欠下的债务以及其他一些费用。现在，我第一次成了一个缺吃少穿的人，我要千方百计地谋生。我曾设想过许多个计划，但实施任何一个计划都需要一大笔钱，而现在我仅有十二个杜卡托，这是无济于事的。我每天都在考虑如何

节省再节省。我想，如果在拿破仑动身去德国的那天，不是那些在米兰大街上行窃的名扒手偷走了我的钱包的话，我手中的杜卡托可以使用很长时间。法国皇帝变胖了，他正在向奥斯特里茨胜利进军。我还记得，当年他在阿尔文莱和里沃利取得胜利时，他还很瘦，但眼睛闪闪发光。天啊，像我这样一个老兵竟然不向陛下致敬。当我看到他从拥挤的、欢呼的人群中出发时，我气愤得哭了，我的眼泪是自豪的眼泪，对此我引以为荣。我想，即使我还追随他，我也不会向他欢呼！一种要从事伟大事业的思想使我激动万分。而当时，拿破仑正处在他的鼎盛时期，他发出了狮子般的怒吼，力图跨越狭窄的英吉利海峡再次打击英国，并用他那万能的魔爪威胁两个皇帝的头颅。天才的凯撒的青春活力和远见卓识的屋大维的壮志鼓舞着他去夺取超出每个人所能想像的伟大胜利。他恰恰是新的查理大帝，他善于使自己成为新的查理大帝。但是，我感到骄傲的是，我走到了他的面前，而未向他曲膝。我要对他说："你是个巨人，但不是神！我对你进行过衡量，我发现，我们的信仰比你的信仰要伟大得多，崇高得多！"对一个希望自己口袋里有钱却没有钱的人来说，有这点精神并不是微不足道的。

当涉及到吃饭问题时，一切东西都是好的。我相信人在世上绝不会没有麻烦事。我从波伦亚动身前，听取了一些朋友的劝告，把所有的戒指、胸针和其他不急需的物品统统变卖成了金钱。但是，在我重新清点时，我发现还有许多套无用的衣服。于是我把那些衣服包起来，随即送到旧货店，我仅拿到了四个杜卡托，而我认为那些衣服至少能值一百个杜卡托。但是，我对自己口袋里的钱所抱的幻想还没有超过一周就结束了。于是，我甚至在生活必需品方面也开始咬紧牙关。我把衬衣、皮鞋、围巾、衣服，一切的一切全部送到旧货商店里去

了。我同旧货商建立了一种特殊友谊。这个商店位于三国王大街朝邮局去的拐角处。一般我从家中出来，先到主教堂广场，然后去旧货商店停留一会，并同商店老板交谈几句。

最后，我把所有东西都变卖了。虽然当时我力图摆脱困境，但没有想出任何办法。有一天早上，我遇到了阿莱桑德罗上校，他刚从普罗热战场上回来，他怀着不久将成为将军的希望也要去德国。

他对我说：“你到军队的后勤部门来吧，我保证替你找个好职位，不久你就会富起来。”

“我到军队里干什么？”

“在军队里人们可以战胜整个欧洲，可以向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求爱，可以享受最优厚的待遇，可以得到荣耀，真是前程无量。”

“是的，是的，但这是为谁去战胜欧洲呢？”

“天晓得！还要去寻求共同的意义吗？”

“阿莱桑德罗，我不会到军队里去，我不想当清道夫！”

“很遗憾，我本希望改变一下你当前的状况！”

“可是我难以从命，阿莱桑得罗，希望你多保重，你很快就会成为将军的。”

“再有两场战役就可使我摆脱那两个老家伙的阻碍，我有资格当将军。俄国人和德国人的子弹可帮我立功。这是同所有人和睦相处的最好的生活方式。难道你要永远对我们这些可怜的军人板着脸吗？”

“哪里，哪里！我敬佩你们，但不能效仿你们。”

“噢，我懂了。这需要一种坚韧性！请告诉我，有布鲁托的消息吗？”

“可以说，他好极了。他同他的那个十八九岁的妹妹在一

起生活，那个姑娘叫阿奎丽娜，你记得她吧？他就像她的爸爸一样，逐渐给她积攒了一些嫁妆，他依靠在当地教书谋生。最近他还继承了他哥哥格里弗内的一笔遗产，因为格里弗内在卢比亚纳从房顶上掉下来摔死了。他还准备以他和他妹妹的名义从其他兄弟手里把他家的房子买下来。这样，他就可摆脱那种同一些精神不振但闲话连篇的房客勉强住在一起的烦恼了。我认为，如果他能给阿奎丽娜找上个体面的婆家，他就是一个幸福不过的人了。”

“你看我们这些军人怎样？即使丢掉了双腿，我们还照样幸福！”

“好样的，阿莱桑德罗！但我并不想无缘无故地丢掉双腿。这是资本，必须很好地使用它。”

“你说什么。在这八年多的时间里，我就要成为将军了。这还不是一笔很大的资本吗？”

“是的。但我更喜欢穿着这身衣服过穷日子。”

“那么，我就不能给你任何帮助了吗？还是脱掉你这身最多只能值三十杜卡托的衣着吧。你看，我并不是一个作清道夫的军人，我可以去赌场，也可以去玩女人，我付了钱，一走了之。现在，我就是考虑这些。那么，你是不是想干点文职工作？”

这位善良的上校除了军队之外，什么都看不到。他已经忘记，一刻钟前我才向他叙述了我在财政局的经历和我主动辞掉主事职务一事。也可能他以为，财政局不过是军队的一个附属机构而已，其任务在于为军队提供给养和其他军需品，以利士兵的进攻。我的回答是，我乐于做一个自由职业者。对此他表现出一种不得不放弃对我估计过高的表情。然而，他的好意丝毫未打动我。

“我住在米兰，还有一位女主人。”他得意地对我说。

“是吗，还是热那亚的那个女人？”我问道。

“不是，那是个像调味品一样辛辣的女人。我在这里的女主人就像宝石一样光彩夺目。现在我应当为她偷猫了。但是，如果想从她身上得到什么，那我就必须每天赠送她一枚钻石。她是位阔太太，周游过世界，最近又得到了一大笔遗产，她讲起话来非常高雅，虽然她已不算年轻，但仍十分迷人，十分秀丽，能随时满足我的要求。她的格言是：要痛快，就演戏。你可以想像，她想从我身上捞一大笔财富。但我每次路过米兰，都要去她那里。她甚至悄悄地对我说，如果她现在是二十岁而不是三十岁，她会同我一起去战场。”

“这位太大同我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见鬼，关系大了，她在上层有许多关系。可以通过她的关系为你安排个你所希望的工作。如果她认为你比与她交往的那位部长还出色，她定会让那位部长给你安排一个职位。”

“你知道，我是不愿意偷窃任何人的面包的。如果我要吃面包，我就靠自己的劳动去赢得。”

“哎！你放明白点，在这方面你无需顾虑重重。你可能以为，这还是像在弗留利的农场一样，其普遍情况是，农场的管家背着主人游手好闲也可变成富人。哎，我的朋友，这是在米兰，你应当充分理解这一点。这里的情况是，他们给你的支付很优厚，但他们要你更好地为他们服务。一个会计变胖了，但他的主人也不想因此而变瘦。我知道这里的事情是如何进展的！”

这个计划对我没有丝毫的不方便。尽管我不盲目相信推荐的万能和善良上校的华贵的女主人，但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

坏处，我乐于得到别人的帮助。我回到住处，用毛刷把我的衣服刷了一遍，以准备明天的会见。我还借助于我的女房东的慷慨，用她的鞋刷擦亮了我的长筒皮靴，并把我被人偷后所剩的惟一的一件衬衫挂在椅子背上。我高兴地盯着那件雪白的衬衫，自我安慰地考虑着我的清贫。

次日清晨，上校的勤务兵告诉我，那位太太很高兴地接受了上校的建议，但她希望我晚上去见她，因为白天她很忙。我看了一眼我的皮鞋和衬衫，很惋惜在庄重的时刻我的穿戴失去了原有的新样式，我希望那位太太在晚上不要仔细地观察我。同时我想，一个前财政主事应当具有显示其生气勃勃和学识过人的办法，从而使人忘记他穿着的过分朴素。于是，我对勤务兵说，晚上八点左右我将去上校家。过了一会，我便出门了。早餐时间已到，但我没有吃，以便节省口袋里的钱。我期待着午餐时间的到来。时钟一次又一次地敲响，我把手放在口袋里，艰难地掏出了四个硬币。我总共还有十五个生丁的法郎啊。我真不相信我是这样的贫穷。对我来说，过去在俱乐部结账，仿佛是一个比我现在掏钱吃午饭更加容易的事。我已经是一个一无所有的“财政主事”，保持收支平衡成为我必须认真思考的最大问题。我心想，不能失掉勇气，要坚持！一个面包价值一个硬币，一片咸肉要两个硬币，一杯酒也要一个硬币。为了安慰一下我那激烈蠕动的胃，为了准备晚上的拜访，不能不吃午饭啊。但是，一个面包对一个已经二十四小时尚未进食的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我重新算了一下账，决定买两个硬币的面包，买一个硬币的奶酪，买一个硬币的“拉卡尼亚”牌的酒。随后，我发现吃奶酪是一种偏见，只有贵族才把午餐分成吃面包和吃其他食品两部分。最好的办法是吃三个硬币的面包。

我鼓足勇气走进一家小饭馆。我买了四个小面包，并把它放在桌上。正当准备吃的时候，我惊愕地发现我干渴得要命，因而又买了一杯拉卡尼亚牌酒。我极力控制自己，不慌不忙地把面包一个一个地吃掉。经过这番小小的款待后，我的牙仍不安分守己，要我把掉在桌上的面包渣捡起来让它咀嚼，并好像叽叽喳喳地问我："节日过完了吗?"我回答："确实过完了！"这时我感到我的胃比我的牙闹得更厉害。于是，我开始默默地作一种想像游戏，已有许多天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迷惑我的食欲的。我想像过去我在米兰的那些朋友是如何请我吃饭的。我一个一个地回顾：修道院院长帕里尼神甫，他已去世六年了，他的午宴很清淡；卢奇利奥早已动身前往英国；帕维亚大学雄辩学教授乌戈·弗斯科洛，他也已经离开米兰。我的老熟人一个也找不到了。昨天晚上，房东太太在借给我毛刷前曾向我皱皱眉头，好像要说："您可别瞎开玩笑！"

现在我惟一的老熟人就是阿莱桑德罗上校了。我向你们坦白，我感到十分羞愧。我甚至在想，如果我的老朋友们在米兰，我也没有脸去见他们，我宁肯死掉也不会要求乌戈·弗斯科洛为我支付咖啡和奶油钱。但是，当饥饿难忍时，无论如何这总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办法。我开始消磨时间，我想到自己比过去更加不幸，境遇更加糟糕。当我经过商人广场时，我发现才刚刚五点钟。我心里想："还有三个小时啊！"我担心自己活不到拜访那位太太的时刻，至少也要带着一副十分饥饿的样子去见她。这时，我找到了另一种寻开心的妙计。我开始想，如果我愿意的话，我能从哪些方面得到借款、赠礼和救援：我的妹夫斯皮罗，波伦亚的朋友们，阿莱桑德罗上校的三十个杜卡托，土耳其首相……我的天啊，是饥饿，还是别的情况，或者是上天的特别恩赐。那天我比平时更多地考虑土耳其首相有什

么打算。我清楚地记得，在我的笔记本里还有一张由某个阿拉伯官员签名的、数额很大的债券，这是我父亲向土耳其提供贷款的证据。我虽然不认识那位官员，但我知道，教会组织在君士坦丁堡有许多联系人，它对亚美尼亚的一些能向当时的苏丹敲竹杠的银行家保持着某种权威。我不再考虑我的胃口，快步走回我的住处，提笔给斯皮罗写了一封信，并把债券附上，然后高高兴兴地到邮局寄走了那封信。

我再次经过商人广场，时钟指着七点三刻。于是，我朝上校的住处走去。这时，我早已把对土耳其首相的希望留在邮局了。恰恰就在这个庄严的时刻，饥饿的感觉油然而生。你们知道，我又开始勇敢地想什么东西吗？我勇敢地想起去年在波伦亚的多次丰盛宴会，我感到就像当时口饱肚满一样的满意。我又勇敢地安慰自己，幸好是我独身一人，如果彼萨娜还在陪伴着我那又是什么情况呢。什么情况？我不敢考虑下去了。实际上，所谓情况不过是男人们有意创造的。当时我毫无道理地怀疑彼萨娜健忘，对我冷淡，不再爱我。

“你有什么理由自寻苦恼？”我心里想，“如果她不爱你，难道是不公正的吗？……去年，难道我没尽心尽力吗？”

你还要干什么？我认为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一切都是正当的。但是，我被彼萨娜永远忘记和抛弃的疑虑至少比饥饿对我的打击更为沉重。我不再像过去那样嫉妒得发火和焦躁不安，而是有一种充满痛苦的心灰意懒和不想活下去的沮丧。我在上述种种悲痛的猛烈冲击下来到了上校的住处。他正在阅读他的上尉们关于一周来情况的报告，他像我过去担任财政主事时吸烟的那种样子在吸烟，偶而还喝一口布莱西亚上等的茴香酒润润嗓子。

“亲爱的卡尔洛，”他边说边请我坐下。“你也来一杯吧！

我马 上就准备好。”

我表示感谢，随即坐在椅子上，并对他的房间瞥了一眼，看看是否有可供下酒的蛋糕或甜点心以减缓我的饥饿。可是，什么都没有。我斟了满满一杯香气扑鼻的茴香酒，一饮而尽，顿时，我仿佛感到产生了一种新的精力。当一个人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酒在腹中流动会发生什么事是可想而知的。这时我立即晕头转向，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当我站起来紧跟着上校向前走的时候，我是那样的兴奋，那样的话多，可我坐在上校房间里时还呆呆的像个哑巴。上校像个预言家一样一再向我祝贺。在上楼梯时，他走在前面，显得欢快、敏捷和大方，因为对于那些光阴宝贵的中年妇女来说，她们就喜欢这种态度。你们瞧，我也很欢快地走到了楼梯的最后一个台阶。我除了要有上校的上述三个优点外，还能发挥另一个优点，那就是真诚。但这一点却往往使我招致大祸。当守门人给我们开了大门。上校把我领进前厅时，我摇摇晃晃，好像我的双脚不是站在地板上，而是漂浮在云雾中。

“谁能想像得到，”我高声地说，“谁能想像得到，饥饿会使我衰弱到这般地步？”

守门人惊讶地朝我看一眼，因为他有权禁止客人大声喧哗。阿莱桑德罗用胳膊肘碰了一下我的后腰，并对我说：

“你疯了!你汪汪地叫什么?”

“我发誓，我并没有汪汪叫……哎，哎，哎！”

上校狠狠地拧了我一把，从而使得我不再同他争执，并中止了我“哎，哎”的叹息声。守门人又转过身来看我，并准备行使他的权力。上校赶紧说：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是我触怒了他。”

他踢了我的脚一下。我认为，现在不宜去卫护我的脚的尊

严，因为我们当时要一起进入太太的大厅。上校虽然发现了危险，但他一不做二不休，一位经历过马伦戈战役的军官是不会考虑后退战术的。

从几盏悬挂在天花板上、四周装饰着红色丝带的吊灯放射出的阴沉而微红的光线下，我看到了，或者说我似乎看到了一位女神。她端坐在一把由巴黎制造的、从屋大维帝国到拿破仑帝国一直盛行的那种古罗马风格的豪华皮椅上，一件领口很低的晚礼服恰如其分地穿在她那匀称丰满的身体上，她那突起的前胸有一半露在外边。我不是站在那里极其兴奋地欣赏她，而是感到我的牙根发痒，想一口把她吞如腹中。茴香酒的香气使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她仿佛是一块肥美的肉，而我却由一个通情达理的文明人变成了一个吃人的野人。仿佛我给太太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对我十分满意。她问上校，这个青年人是否想在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上校急忙回答，是这样。同时他想方设法分散太太对我的注意力。然而，这位太太好像越来越欣赏我的举止，因为她不停地观察我，同我讲话，完全忽略了上校的存在。

“我仿佛感到你是卡尔洛·阿尔托维蒂。”太太好像在努力地回忆，并亲切地说。

我低下了头，脸红得几乎要爆炸，与此同时我的胃又开始痉挛。

“我好像看到过这个名字。”她继续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是在去年的地方官员年鉴上看到过这个名字。”

我脑海中立刻充满了我任财政主事一事的回忆。我挺着胸笔直地站在那里，而上校回答太太我曾在波伦亚财政局担任过领导职务。

“我理解，”太太边向我点头边小声地说，“成立了一个新

政府……这是他的准则……总之，您辞职了！”

“是的。”我高傲地回答，虽然我并没有完全听懂她的话。

这时，一个又一个的伯爵、伯爵夫人、王子、神甫、侯爵等鱼贯而入，守门人用他那洪亮的声音一一宣布他们的姓名，并且还要加上贵族的尊称“唐”字。这个“唐”字使我感到十分刺耳，但我要公道地说，那种喜欢省音儿和鼻音太重的米兰方言却无法使一个醉人恢复头脑的清醒。在此关键时刻，上校走近女主人以向她告别。她低声地对他说，一切都安排好了，明天我可以径直去会计所报到，他们将在那里给我交代任务，告诉我工作待遇。我双脚并拢并弯腰向太太表示感谢。这时有十几个贵族先生呆呆地、惊奇地朝着我看。于是，我骄傲地用脚踢了一下上校的臀部，便走出了大厅。外边的空气使我感到十分舒服。由于突然间我的头脑清醒了一些，在我种种复杂的感情中又掺杂了一种羞愧感，我对我刚才的状况和我同伯爵夫人对话时的丑态感到羞愧。但是，我还保持着许多真诚的成分啊！这时饥饿又开始折磨我。

“你没有别的事了吧？”上校问我。“那我们就去雷比基诺饭店，就在那里凑合着吃点吧！”

我记不清他是否说过雷比基诺饭店，好像是说了。我知道，迄今为止它是米兰的第一家大饭店。上校领着我来到了饭店。我无声无息地大吃一顿，我的胃恢复了平静状态，我的头脑也恢复了正常。我的羞愧感不断增长，在付款时达到了顶峰。当时我恰恰要表演破产者惯用的小品，也就是说突然触动一下自己的衣兜。我开始责备自己因不谨慎而丢掉了钱包。这时，一种发自内心的羞愧因这种装腔作势而更加强烈地向我袭来。我的脸红得比先前喝醉酒时还要厉害，我直接了当地向阿莱桑德罗坦白，我已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当时他很生气，埋

怨我一直向他隐瞒实情。他坚持要把他现有的三十个杜卡托给我，结完账后，还剩下二十八个。随后他向我保证，我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找他。我心里一直牢牢记着他对我的情意。

“但是，明天我就不得不出发去德国战场。”他对我说。“我想，这几个杜卡托将够你用到我下次发军饷，到时我会很快给你寄来的。明天我就要出发。亲爱的卡尔洛，你要鼓足勇气。请记住我！今天晚上我应当会见我团里的所有上尉，以便传达某些口头指示。但是，明天早上我出发前，将去向你告别。”

阿莱桑德罗是多么正直啊！他身上那种军人的粗犷和女性式的善良交织在一起的性格使我深受感动。他缺乏当时所谓的公民道德（我现在不知这种道德叫什么），但他却充满了另一些值得人们赞扬的美德。次日清晨，他来向我告别，当时我还在熟睡。我哭了，因为我难以肯定能否再见到他，也许就永远见不到了。他也哭了，因为他担心由于我固执地要待在米兰，能否找到一个工作。当时我可以跟他走，并且可以毫不费力地当上将军。像有他这种心肠的人是很少见的。但是，他甚至可问心无愧地祝愿他所有的同事都战死疆场，以便在自己的军帽上挂上更高级别的标志和每月多拿三百法郎。这就是拿破仑政府倡导的，甚至可以说是它强加给那些可怜的朋友们的博爱和善良！

我细心地穿戴好后，便及时前往米利亚娜伯爵夫人的会计所。一个胡子刮得净光的胖先生，带着一种十分特别的脸色和神态欢迎我，也可以说是热情地欢迎我。他领我到柜台去办第一道手续，在那里他们支付给我六十个崭新的杜卡托，做为第一季度的报酬。随后又把我领进一间办公室，那里有许多陈旧的账本，其中的一本很厚很厚，并且是精致的皮革面，如果不

怕脏的话，甚至可以随手翻阅。他告诉我，我目前是家庭导师兼伯爵夫人的大管家，这至少要延续到有更符合我高超能力的职位空出来为止。事实上，从彼伦亚的财政主事跌落为一个管家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失败。尽管我出身于威尼托的贵族之家，是托尔切罗岛最古老的罗马名门之后，但我却很少高傲，尤其在我有特别需要的时候。我同意古希腊历史学家柏鲁塔尔科的观点，应以主持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的郑重态度去领导切罗耐河的清洁工。

由于职务的关系，首先我把住处迁往伯爵夫人的家中．其次，我同她的关系更加紧密。我不知道，这两件事她是否满意。但是，我打算消除她对我在前天同她对话时所必然会留下的那种坏印象。然而，我发现她对我本人和我高贵而热情的态度很满意。说实在话，她的某些赞扬使我感到惊讶。我从未想到，米兰的太太们倒很喜欢醉汉。她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而不像主人对待管家。她那优雅的态度使我相当满意我的新环境。于是我写信给阿格拉乌拉、卢奇利奥、布鲁托、上校和彼萨娜，告诉他们伯爵夫人是多么热情，我多么感激她。我给彼萨娜这样写信意在对她的那种置我于不理的态度进行报复。我力图稍微刺激她一下，使之产生嫉妒心。但是，五六天过后，我开始发现，如果彼萨娜嫉妒我的这位女老板，也并非没有道理。她对我采取一种特别的态度，或把我看成是个大糊涂虫，或要求我做一些按常规是与大管家的权利毫不相干的秘密事。你们想知道是什么事吗？我既不想原谅自己，也不想瞒天过海，我犯了错误。

伯爵夫人的家在米兰是客人来往最多的家庭之一，尽管女主人性格欢快，但我感到，客人们的谈话既不随心所欲，也不热烈活跃。彼此间的某种不信任感和西班牙式的傲慢使那些先

生们紧闭双唇，脸色阴沉。此外，据我观察，他们中间缺少青年人，即使来少数几个青年，他们也是那样的愚笨和乏味，甚至使人感到可怜。如果这些青年是祖国的希望的话，那就必须祈求上帝保佑了。至于伯爵夫人，她无论是见客人还是在人群中都是很活跃的，她总是忙来忙去，这可能是出于某种需要。但她在与人交谈时，她的态度生硬而拘谨，目光呆板而严厉，其嘴唇闭合的方式更像是咬入，而不像是说话和微笑。我丝毫不懂这是为什么，我尤其不懂为什么她生命的激情与意大利政府的紧张活动紧密相联。

两周后，我了解到了一些情况。我告诉伯爵夫人，有位来自威尼斯的客人。经过许多年后，我十分惊讶地重新见到奥尔门塔律师。他没有认出我，因为年龄和相貌的变化已使我与在帕托瓦上学时完全不同。我假装不认识他，因为我讨厌他那种装腔作势的劲头。仿佛他来米兰是为了乞求伯爵夫人保护他本人和他的家属。在那些日子里，确实有比平时多得多的法国将军和意大利要员在伯爵夫人的家里进进出出。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的某些部长同这位杰出的律师进行了好几小时的密谈。我曾力图了解为什么奥地利政府的一个主要顾问要介入法国政府在意大利的事务，但我的这种努力均属徒劳，只是到了后来我才得知了一些原因。这个精明的律师早已预见到奥斯特里茨战役的结果及其影响，他要从达里奥的战场上转移到阿莱桑德利亚的战场上，以便补救因奥地利的失败给他造成的损害。历史回答了那些惊讶地看到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会控制在一个女人的手中的人，因为从历史上看，只有在军事专制时期女人才能有巨大的干涉国家事务的能力。描写维纳斯和马尔斯相爱的希腊神话就曾揭示过这种情况。

圣诞节前夕，法军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胜利的最初消息传

到米兰。它引起了一场巨大的喧闹。人们得悉，圣徒斯特法诺节那天在普勒斯堡签署了和约。根据这一和约，意大利王国把它的天然边界扩大到伊松佐河。刹那间我忘记了自由问题而完全陷于欢乐之中，我就要重新看到威尼斯、彼萨娜、我的妹妹、妹夫和我的小外甥，以及我度过了童年并始终记在我心中的那个最可爱的地方了。我不想重读当时彼萨娜给我的信，以免掀起嫉妒的巨浪。她在信中说，她想我想得好苦。但我不明白这种痛苦怎么能同她好几个月根本不理我统一起来。但是，高兴战胜了一切，压倒了一切。我再也不想别的事了，眼里含着泪花走进伯爵夫人在楼上的房间，并向她声明，普勒斯堡和约签署后……

“怎么一回事？……普勒斯堡和约签署后又有什么新闻？”夫人就像一条蟒蛇一样瞪着眼厉声地问我。

“有一条新闻：我既不能再当主事，也不能再当大管家了！”

“噢，你这个无赖！你就这样对我说话。恰恰是我这个善良女人，完全地相信了你，你走好了，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

我丝毫也没有想去安慰她，但她这样粗暴地对待我反而使我感到她对我有很深的感情。随后，我又回到楼上，我目睹了她同我告别时的那种激动和不顾廉耻的方式。某些恩惠是不应当忘记的，因为过去我曾高兴地接受了这些恩惠。忘恩负义是会遭报应的。伯爵夫人对我并不算粗暴，我现在认识到，那是出于她的宽大为怀。因此，我从来就不想参与对她的诽谤，即使在我听到有人说她的种种罪过时，我也依然坚持这种态度。你们在后边将会看到这一点。

彼萨娜在威尼斯以极大的热情喜气洋洋地欢迎我。由于事

先我已安排好把我家的一小套房间留给自己使用，所以彼萨娜千方百计要同我住在一起。你们会发现她的这种心血来潮是相当奇怪的，特别是看看她迄今为止所给予他丈夫的热情温柔和全心全意的照料。但是，最奇特的事还在后边。纳瓦杰罗得知他妻子的上述决定后极其失望，他担心即将失掉自己的妻子兼高明的护士，于是他秘密地写信给我，请求我同他们住在一起，并说他非常高兴见到我。这真是大大地超出了威尼斯人的容忍限度。后来我才知道，中风已使他完全摆脱了嫉妒。但我不能接受这位贵族的要求。我把我的种种顾虑告诉了彼萨娜，希望她无论如何也要待在他丈夫家里。爱情将会完全弥补我们失掉的一点东西，从而使我们赢得崭新的幸福生活。斯皮罗和阿格拉乌拉也要我同他们住在一起。但是，我已把我的头扎进我那圣扎卡里亚的小窝里，我再也不想从那里移动了。

我就这样无忧无虑地生活，一直幸福地生活到第二年的春天。当时我所遇到的最大麻烦来自弗拉塔的伯爵夫人和她的儿子，但我在我的彼萨娜的陪伴下度过了最好的时光。她对纳瓦杰罗那具老朽的活僵尸的怜悯大大超出了一般的限度，有时甚至使我嫉妒。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她心烦意乱，匆匆忙忙地来看我，我们俩在一起没几分钟她就飞快地跑去看她那个讨厌的病丈夫，或帮他翻身。她这种过分的热心使我非常恼火，我只能热切地乞求上天早日让这个可怜的病人得到升天堂的荣耀。除此之外，别无办法。女人可以是情人，是妻子，是母亲，是姐妹，但她首先是护士。像他这样一个肮脏可卑、令人讨厌的废物，在病人膏肓得不到任何的救助时，却在一个女人身上找到了仁慈，找到了杰出的守护神。这个女人可丢掉一切有关荣誉、宗教和面子等方面的考虑，可忘记最神圣的权利和最甜蜜、最自然的感情，但她绝不会丢掉对别人苦难的同情和

献身的天性。如果女人不需要做为母亲来生育的话，每当我们作了坏事，或患了疾病，我们都可以要求她们来安慰了。在意大利有多种疾病。可以说是我们的妇女从降生到死亡一直忙于医治我们的灵魂或身体。祝愿她们像香水一样香，像蜂蜜一样甜！祝愿她们的双唇喷射出的火焰能烧光一切的邪恶，愈合一切的创伤！

我在威尼斯的其他熟人与我没有多少交往，只有文基埃雷多家族的人例外，他们千方百计地讨好我。但是，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往事，出于谨慎，我尽量远离他们。弗鲁米耶尔家族的那位马耳他骑士就像一具活僵尸，至于该家族的另一位骑士，他先同孔塔里尼家族的一个女人结了婚，随后到威尼斯财政局做事，现在当了局里的秘书。野心促使他向上爬，如果有升官发财的新机会，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抛弃现有的职务。这种笨蛋现在也能在报告上签字了。但他也只能从高处向下观看圣马可教堂顶上装饰的几匹铜马和圣马可广场钟楼上敲钟的机器人而已。此外，我感到极为奇怪的是，这位骑士和文基埃雷多以及其他曾在旧政府任过职的人继续讨厌新政府，尽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担任相当重要的关键性职务。由于我对这些老人和新人一直都没有好感，所以我也懒得动脑筋去追究他们不太同我交往的原因了。当时，使我产生某种烦恼的是我的一些朋友，像卢奇利奥、阿米尔卡雷和斯皮罗的某些表现，尤其是斯皮罗近来对我很冷淡。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忘记了友谊，因此我也不想埋怨他们。但是，我还是向阿格拉乌拉讲了一点心里话，而她则有意回避这个问题，仅说她丈夫经常考虑生意，不大注意礼节。

有一天，我在广场上遇到了一个我从来就不想见到的可恶的家伙，他就是米纳托上尉。我力图躲开他，但未成功。他在

离我十几米远的地方就用惊奇和高兴的口气喊了一声“噢！”我只好耐着性子听这个善于搬弄是非的人胡说八道了。

“对啦！”他说。“我刚刚路过米兰。我要向您祝贺，您住在那里时，曾及时地继承了我的美人。”

“您说的是什么美人？”

“哎呀，伯爵夫人米利亚娜不是一个美人吗？当我同她从罗马到安科纳旅行时，我发现她有点减色了。但是，无疑她还是一个很美的女人。”

“什么？米利亚娜是谁？”

“她是艾米利奥·托尔诺尼的女友，是我在1796年时的小宝贝。好几年已经过去了！”

“哎，说话要老实！这不可能！您想嘲弄我。您的冒险还达不到这种地步，更不会得到伯爵夫人的亲近和青睐。”

“噢，把她弄到手的人多了，我向您保证，伯爵夫人同任何一个人的关系都超过不了一个月！这是她对她的每一个情人的态度。至于财富问题，您也应当知道，她得到那笔遗产才不过几年。此外，世界上的人是很狡猾的，谁会拒绝出高价的人进门呢。您会看到，目前在外交接触频繁的时刻，伯爵夫人是被一些什么样的人包围了。他们把她视为油画，愿意出点小钱去掩盖她的过去，把这个在贵族圈里的迷途羔羊召唤到自己的身边。您知道在米兰人们怎样称呼她吗？饼干式的贵族。”

“因此……”我要对他说。

“因此，您想说，您是她家的大管家……我不知怎么讲好……但是您会发现，这个为避免她迷途而被关在圈里的羔羊，有时也会跑到某个独居的牧人家或某个色情娱乐场所去……”

“先生，任何人既无权诋毁一个夫人的名誉，也无权……”

“先生，任何人也无权阻止我说出所有人都在说的话。”

“您是从米兰来，但这里是威尼斯……”

“先生，这里是威尼斯，关于她，人们在这里可能比在米兰谈论得更多。”

“怎么？……我希望您的话完全是出于想像。”

“有关消息在奥尔门塔顾问的记事本上均有记载，他还描写了你们的爱情，就像描写及时转变神圣的信仰一样。”

“您说是奥尔门塔律师？”

“是的，奥尔门塔律师！您不认识他？”

“很遗憾,我认识他。”

这时，我开始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我竭力使奥尔门塔不要认出我之后，他却对我散布了令人不快的谣言。我想，当时他可能并未认出我，但伯爵夫人可能偶尔说出了我的名字，于是他改变了对我相貌的怀疑。他这种人只会千方百计挑动不信任和制造矛盾。他说我坏话的用心昭然若揭。此外，他知道点鸡毛蒜皮对我也无多大损害。同时，我相信，米纳托的作为对我也有好处，他至少使我看清了那个不倒翁的嘴脸。我带着一种稍加平静的心情同米纳托分手，并立即去找彼萨娜以便消除我的愤怒。

但就在那一天，我发现一个我从不想见到的人正在拜访彼萨娜，他是拉伊蒙多·文基埃雷多。在我们对他的为人进行过评论后，在他通过多蕾塔和罗莎策划了反对我的阴谋后，我对他又来找彼萨娜极其惊讶。我还要补充一点，既然彼萨娜知道我和拉伊蒙多之间的敌对情绪一直未平息，她就应当为我考虑而尽量地同他保持距离。此外，这个狡猾的家伙并不认为使我长期烦恼是不恰当的。他向我打了一个与无礼行为毫无两样的招呼后拔腿就走了。但是，他走后我和彼萨娜就吵了起来。

“你为什么与这种人接触?”

“我爱接触谁就接触谁!”

“夫人,你不应当这样!”

“看谁能指挥我!”

“不是指挥,而是请求!”

“你无权阻止别人干他有权干的事！”

“经过多年的磨练我好像已取得了这种权利！”

“庸俗的磨练!”

“你说什么?”

“你的事我全知道,够了!”

我们就这样像连珠炮似地东拉西扯地又争吵了一阵。但是，从她嘴里并没有说出一句能使我平静下来的话。

我气愤地离开了她的家。不久，当我回来看她时，我发现她对我更冷淡了，对此我非常生气。她不仅不愿意同我推心置腹地交谈，而且还回避任何导致双方和解的话题。后来，她甚至不愿听我说爱情二字，好像说爱情二字就是亵渎行为。我第三次，第四次去她那里，情况更糟，我在她的房间里又遇到了正在那里得意地同一只小母狗玩耍的拉伊蒙多。那只母狗竟然也向我汪汪地吠叫！对于这种情况，第一次，我保持忍耐。但第二次，我就怒不可遏了。从拉伊蒙多那傲慢和嘲弄人的态度，我早已发现了他的兽性。在那只可恶的母狗的狂吠声中，我迅速地走下楼梯。这群野兽既残暴又温顺！它们以其主子的名义不断地发布和撤消爱情的声明，而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当时我是那样的愤怒，以至于把主人和母狗混为一谈，力图把他们统统地抛人大海。你们会问，我不是为自己有温和和容忍的天性而自豪吗？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因头脑发热而冲动的人又能怎么办呢。我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在所有这一切中，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彼萨娜背叛了我，她爱上了拉伊蒙多。这个人是我不幸的根源。对此，我不能肯定，但我愿意这样认为，因为这有助于我把深仇大恨倾泻到某个人身上。恰恰在那些日子里，我收到了卢奇利奥一封冷若冰霜和莫名其妙的来信，从而把我的愤怒推向顶点。我立即把这封信撕成碎片。为什么我所有的朋友和所有的敌人都异途同归，一心要把我推向屈辱和绝望的极点呢？来自我的朋友卢奇利奥的打击甚至使我失去了认识我的不幸的能力，因为我认为，他的观点高于所有人的观点，我的觉悟完全是他启发的结果。他的坚忍和刚毅令我钦佩，并使我深感自己的不足。我没有什么错误，也没有干什么坏事，为什么卢奇利奥不尊重我了呢？他既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也没有向我询问什么，也没有说明我犯了何罪，显然他是有意打击我。我犯了什么大罪？我违背了什么誓言？我有什么卑鄙行为？还是我犯了值得判刑的杀人罪？我冥思苦想，力图找到原因。我苦恼，我悲伤，我哭诉自己的愤怒、痛苦和屈辱。羞愧使得我的头垂到胸口。但我认为，我不必羞愧。我的气质真是太敏感了，它使我感到自己仿佛有罪，但同时又感到这对我太不公正。我从未做过违背良心的缺德事啊！

在这样的时刻，阿格拉乌拉的安慰好像在我的痛苦中注入了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甘甜。我第一次感受到置身于这种安详而真诚的爱中是多么幸福。但从我们这些人身上是找不到这种爱的，因为我们缺乏美德，因为我们的观点不断变化。我那善良的妹妹和我的小外甥们总是对我笑脸相迎，虽然社会在对我显示残暴和敌视。面对斯皮罗，他们不动声色地保护我。虽然斯皮罗不能掩盖他对我的那种凶狠和鄙视的脸色，但我不断从他的妻子和小儿子们，总之，从他的亲人那里得到爱和吻。

当我的那些老朋友都已不再信任我的时候，我却得到了奥尔门塔律师、他的儿子、老文基埃雷多以及他的妻子和彭多拉神甫的礼貌对待。这位神甫在一所改变宗教信仰者的修道院当了圣师，而奥尔门塔是这个修道院的财政主持。他们每次见到我，总是脱帽行礼，并露出令人倒胃口的微笑，因为他们仿佛要说：“你终于回到我们中间来了，很好！我们欢迎你！”我同他们毫无共同之处，于是我加快脚步，力图摆脱他们。但是，人们都在看着他们，其中还有几个我所怀疑的人也在看他们对我的态度。诽谤最能伤人，如果碰上就毫无办法，但我可以尽力避开它，就像避开沼泽地一样，因为人们一旦陷进去，就会满身泥污，甚至有灭顶之灾。我承认，我已走投无路。对付敌人和灾难我从不悲观失望，但我却经受不住暗中攻击和神秘圈套的折磨。我逐步陷入一种死气沉沉的生活之中，一种无所作为的生活之中。因为我心中的希望破灭后，我的身体过不了多久也就会腐烂。我再看不到周围有什么东西值得留恋。我成了一个废物。像我这样一个无用的人，一个一无是处的人，难道还想让别人来理解我空前未有的伤心吗？因此，如果我不自杀，我就会被自身的精神负担压成粉末。我不再有希望，只有厌倦和死亡的念头。

当人们极端灰心丧气的时候，往往容易轻信别人的好话，尽管这些人是别有用心的。他们可能对老实人说：“你们注意，狡猾的人也比你们好！”他们会对有害于自己的幼稚的报复视为一时的孩子式的快乐。奥尔门塔一家，不论是父亲还是儿子，他们对我是双倍的殷勤和客气，好像我对他们有某种恩泽，又好像一个教派十分弱小，因而要不顾一切地接纳新教徒。他们像一些教唆犯那样包围着我，像一些中间人和经纪人那样注视着我。但我仍然坚定不移。虽然我并非在所有问题上

都坚定，但对他们却是如此。我可以为我的朋友的不公正去死，但我绝不会动他们一指头。在这些受蒙骗的和不公正的朋友们的背后，存在着不朽的公正。这种公正永远不会缺乏，永远不会骗人，也永远不会被骗。

这种进行抗争的思想涌上我的心头，它重新赋于我一线勇气和力量。我环顾四周，看看我是否真正已被所有人抛弃，是否真正在爱情方面遭到背叛，是否真正得不到任何友谊，是否真正成了我自己想像的那样一个既无能又无用的人了。我青年时代的所有的理智，所有的欢乐，所有的艰难，所有的痛苦，闪电般地一一重新展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看到我的信仰的火炬重新燃烧，它多年来坚定地指引着我去追求那遥远的正确目标。我看到一条通往天际的笔直小路，这条小路上长满了荆棘但闪烁着光辉，吹拂着希望的微风，它像一束光猛地跨越了死亡的深渊，直奔宇宙间智慧和灵魂之源的太阳。这时，我的冷漠变成了热情，我的软弱变成了力量，我的狭隘变成了宽阔的胸怀。我感到，别人的观点丝毫不能妨碍我去卫护我的良心。在我的良心中积累了无数次的惩罚与奖赏。世界上有千万双眼睛，千万双耳朵，千万个舌头，但良心只有一个，它是由道德、勇敢和信仰构成的。

我的确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要站起来。从自己的良心这个坚不可摧的堡垒出发，我逐一观察所有那些使我遭受无形蔑视的人。关于卢奇利奥，我第一次有勇气向他说出心底的话：“预言家，你错了！博学者，你错了！”这种勇气使我产生了信心和欢乐，只有那些经受过迫害但由于无罪而兴奋不已的人才能体会到我的这种心情。但是，那些狡猾的家伙和骗子们的阿谀奉承最能损伤我正直而慷慨的性格和我的勇气及信心。我蔑视他们，但他们却能把我置于灰心丧气的境地。被送上绞

刑架的弱者，虽然悲痛和失望，但他们不想通过出卖伙伴而得到赦免。我认为，他们比那些落入刽子手掌心后，嘴上还带着微笑的强者更加可爱。你们发抖吧，但你们必胜！这是自己为战胜胆怯而下达的命令。发抖是身体的动作，必胜是思想的活动，因为思想使身体在意志的万能权杖下屈服了。你们发抖吧，你们必胜！在这两方面都取得胜利后，你们再也不会发抖了，即使面对闪电雷鸣，你们也会泰然处之。

我就是这样做的。我长时间地发抖，我为遭朋友们的抛弃所产生的不快而放声大哭，我顿足捶胸，我感到我的心脏在激剧跳动，就像一个经历了长途跋涉急匆匆到达终点的人一样。我的爱情使我陷入绝望：青年时代，她曾千百次向我表示好感，在那鲜花胜开的花园里，在那奇妙无比的岩石上，她曾那样轻松愉快地同我开玩笑；然而在战斗和痛苦的真正人生开始之际，她却把我抛弃在黑暗的森林中，使我孤单单地得不到任何安慰，活像一个鳏夫。唉，彼萨娜，我为你流了多少眼泪啊！你给予我的生命的某些崇高情操和优秀品德始终在发挥作用，我为此而感到光荣！你就像不停地冲击着海中礁石的巨浪。但我坚如磐石，始终如一地等待着你，我不计较你的无理，我老老实实地接受你的爱抚和亲吻。对你来说，天空的月亮意味着不断变化；对我来说，天上的太阳意味着坚定不移。各个星球在天空不断运转，各种光线相互交织和重叠，和谐而永恒地运行着。我浮想联篇！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燕子展翅，阻止闪电划破长空，阻止人的脑子产生思想。

是的，当时我放声大哭，悲痛欲绝。但是，我的良心重新获得了安宁，我的信仰重新获得了净化。我是为别人的过错而大哭和悲痛。我感到我既无过错也无罪行。

这就是我对我们这个世界上一些极不公正行为的看法。我

的良心虽然纯洁而平静，但仍无力有效地反抗那些不正当的精神折磨。我遭受着别人的不公正对待，就如同遭受着惩罚一样。失望，痛苦，沮丧，以及那温和与敏感的性格同那强烈的厄运的不断搏斗，严重地伤害了我强壮的身体。当时我清楚地知道，激动本身就蕴藏着许多伤害人的病菌。医生说，我是静脉炎，或者是肝脏淤血。但我完全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我不准备说出来，因为我所得的病是绝对无法医治的。我看到，我的末日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向我走近。我无奈地、勉强地微笑，就像一个不再有任何希望，但心里又确信自己无罪的人那样微笑。请你们原谅，你们或许是易于动怒的伦理主义者，你们可能以为我在大步倒退，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很遗憾，我的头脑所遵循的准则同你们的准则完全不同，我认为你们的准则带有异端邪说的味道。对不起，我从来没有做过伤害别人的事，所以不能把过错归罪于我，否则就是伤害我。如果我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我会真诚地悔过，我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正义的惩罚，因为正义是永恒的，它所指导的不是人们的言谈，而是人们的行动。可能你们用鬼怪们那叮当作响的锁链把我捆绑在床上。但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要把那些在天空的雾霭中若隐若现的善良幽灵和那些向我苦笑的神秘天使区分开来。深邃的苍天向灵魂敞开大门，永远不会消失的灵魂隐散在天空中，就如同一点一点散开的云雾，最后轻轻地进入无边无际的苍穹之中。

迄今为止，我还从未看到死亡离我如此之近。更确切地说，我还不曾有机会这样平静地凝视过死亡。我对死亡既不讨厌，也不伤心，更不害怕。经过多年之后，现在我重新看到死亡更临近、更肯定了。它仍然是那张挂着忧郁和阴暗的脸，既像一个神秘而富有同情心的幽灵，又像一个勇敢而铁面无私的

母亲。它在我的耳边小声地述说着安慰话中的最后一句：你在期望什么，你忏悔吧，你安息吧。总之，生命不能再进行徒劳无益的拼搏了。万能的上帝啊，或许你已成为盲人，因而看不到永恒的真理。你认为我是罪人，还是希望我是无辜者？或许你已经入睡。幽灵从不加以安慰的梦幻到底是什么？生命总是要重复和再现的。夜梦是一个人的宁静和享受。一个人的死亡就是匆匆入梦。

当我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时，我一方面感受到阿格拉乌拉悲伤的安慰，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斯皮罗的悔改。他不能再对一个安详的、冷静的、垂死的人持敌对态度了。面对坟墓的巨大阴影，既没有幻想家，也没有傻瓜。这时候每个垂死者的神志都是清醒的，在那可怕的一霎那，竭力回顾一生的过错和功德。在那个漫长之夜，谁要是有一双观察人微的眼睛，就会看到一个被上帝洗过罪的形象：他既不怕报应，也不怕上天的惩罚；他既不怕地狱中急剧转动的漩涡，也不怕那无底的深渊。可以说，我在我的额头上写上了十分有说服力的辩护词，因而斯皮罗仅看了我一眼就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但哭泣并没有减轻他的激动情绪，从他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就像一个罪人那样，面对严厉的法官深感羞愧和后悔。这是对我的坚定不移的第一个奖赏。我看到，那个烈火和钢铁般的人，被我面部表情的宁静、语气的平和、目光的明澈战胜了，这是一个真正的胜利。他没有要求我原谅他，我也没有说原谅他，但我们两人完全是心照不宣的，我们的双手紧握在一起，我们重新成为生死与共的朋友。

医生们当着我的面什么也不说，但我恰恰从这种沉默和诊断的混乱中得知他们对我的病已经绝望。我告诫自己，要尽可能地利用这最后的时光，以便把我一生中的经验注入斯皮罗和

阿格拉乌拉的心灵中，使他们了解我的感情，了解我的爱情和友谊是怎样形成的，重道德和爱祖国等感情是如何沸腾，如何逐步得到锤炼，如何鼓舞着我的心灵。现在我对许多事情看得比先前更加清楚了，可以说，跨越了一个时代。我毫不傲慢地说出了这一切。阿泽利奥和巴尔博的思想在我当时的谈话中已处于萌芽状态。阿格拉乌拉在哭泣，斯皮罗垂头丧气，我的小外甥们惊慌失措地看着我，并问妈妈，为什么舅舅的声音这样低，为什么他总睡觉，从不下床。

“孩子们，你们要当心自己！”我微笑着回答他们。接着我把脸转向斯皮罗，并对他说：“你别怕！现在我看清的东西，将来会有许多人看清，最后所有的人都会看清。思想的一致将导致行动的一致。真理永远不会衰落，而是永不停息地上升。每一种正在上升的先进思想将以它的先进光辉照亮其他的千百种思想。”

我的这些安慰话并未使斯皮罗平静下来。他测试我的脉搏，焦急地看着我的眼睛，好像他要从那里找出被医生忽略的病因。有一天，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时，他终于鼓起勇气对我说：

“卡尔洛，请你向我说句心里话，你是不能康复还是不想康复？”

“不能，不，不能！”我大声地说。

就在这一时刻，阿格拉乌拉急匆匆地走进房间，她告诉我，一个过去我十分心爱的人千方百计地要见我。

“请她进来，请她进来！”我低声地说。这一突如其来的安慰使我茫然，我迫不急待地想看到她。仿佛我透过墙壁已看到了她，看到了她的心灵。我相信，她担心那耀眼的光芒转瞬即逝，她害怕生命的激流一去不复返。

彼萨娜不顾一切地跑进房间，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她用双臂搂着我的脖子，既未哭泣，也未讲话。她那急促的呼吸，她那呆呆的、红红的眼睛已向我讲述了一切。噢，我再次感受到幸福安详的时刻到来了，对此，我既无暇研究，也无法描写。如果你们能进入那正在熄灭的大火余烬之中的话，如果你们能想像得出她打算怎样把重新振作精神的巨浪倾泻在我身上的话，你们就会懂得当时正在我身上形成的奇迹！我沉浸在幸福之中，我的生命突然从昏昏欲睡中苏醒，像开水一样上下翻腾，我立即感到滋补我的神经和精力的热流和清泉同时在我体内流动。

彼萨娜再也不愿离开我的床头，她就是以这种方式要求我的原谅，并且也及时地得到了我完全的原谅。我为什么说她得到了原谅？只要看一下我的目光就够了。现在我才明白了我的真正病因。可能是我的傲慢曾使我把真正的病因隐藏了起来。我感到我复活了。我嘲笑那些医生，我拒绝了他们的愚蠢见解。彼萨娜整夜未睡，一刻也不离开我的房间，除了由她照料我的身体，料理我的衣物和睡床外，她不让任何人插手。三天的时间就使她变得那样苍白和消瘦，仿佛病得比我还厉害。我想，为了不使她长时间受苦，我必须以坚定的意志和加倍的努力尽快康复。我一定要把病期尽量缩短，我还要在康复期内把身体恢复成强健之躯。斯皮罗和阿格拉乌拉惊讶地看到了这一切。他们从未想到，彼萨娜对爱情是那样的执着，那样的真诚。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原谅她呢？这次就同以往一样，两人的嘴唇虽不张动，但心灵却在畅谈。她再次赠予我生命和爱她的机会。我向她说，她对我有再生之恩。真诚美好的爱情使我在无忧无虑中喜度时光。

“卡尔洛，”一天彼萨娜对我说，因为我身体恢复得那样

快，甚至能出门了。“威尼斯的空气对你很不合适。你需要到乡间去。我们可以去看望我那个住在弗拉塔的主教叔叔，你愿意吗？”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她的邀请。该邀请是那样完美地表达了我心里最热切的愿望。同彼萨娜一起再次看看我们最初得到幸福的地方，对我来说就如同去看看真正的天堂。我手头上还有点钱，这是近四年来积攒下的房租。回到乡下有助于节省。我全力准备实现这个美好的、有益的、可促进健康的计划。另一方面，我知道拉伊蒙多·文基埃雷多也还在威尼斯，并且已了解到，他为了让彼萨娜确信我同米利亚娜伯爵夫人有爱情关系以达到自己的恶毒目的所使用的低级下流的手段。我原谅了彼萨娜，但绝不原谅他。我不能肯定，如果我的怒火再次燃烧，我能否不去找他算账。但是，两天来，彼萨娜不再提动身去乡下的事，我看到她忙于考虑其他的事，我想她可能准备再同我长期分离了。可是，有一天她提着一个箱子终于来到我家，并对我说：

“表哥，你看，我准备好了。我丈夫的病总是那样反反复复，医生说他可能要这样持续许多年。我姐姐明天就出修道院……”

“怎么回事？”我大声地问。“克拉娜不是当修女吗？”

“你还不知道？她的修道院已被封闭了。他们给了她一点生活费，恰好明天就出来。我告诉你，她丝毫没有放弃自己誓愿的想法，但她要放弃每年三次的斋戒期。因此，她同意作我丈夫的护士。我说服了我丈夫，因为我告诉他，我的主教叔叔需要我。至于我母亲，她完全同意这个计划，但她想从我的动身中捞取自己的利益。”

“你母亲能从我们的这次旅行中捞取到什么利益？”

“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嫁妆及其所有权让给了她，这就是利益。”

“你疯了！这样一来，你还有什么？”

“我每天还有两个里拉。尽管我丈夫的财源也很紧，但他还是愿意不惜一切地每天给我两个里拉。有这点钱，在乡下我可以像个贵夫人一样生活。”

“对不起，彼萨娜，你要知道，你为你母亲作出的牺牲既不谨慎，又无裨益。她得到这些嫁妆及其所有权又能给她带来什么好处呢？”

“什么好处？我不知道，大概她能把它吃掉吧。这些不是我所考虑的事。我母亲向我表示，她的处境凄惨，已经年老，总是有新的需要，新的开支，还欠了不少债。最后我看她的确有某种需要，她只想赌上两把，她甚至不得不卖掉家里的草垫子。于是我回答她道：‘您想要什么？说吧！但您要允许我离开这里，我需要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我需要再看看我的故乡。’我母亲说：‘去吧，去吧，我的女儿，上帝祝福你！’我认为，她乐于我离开这里，因为里纳尔多已不再听我的话，因而我对她不再有帮助。现在里纳尔多时而买顶新帽子，时而买件新衣服。否则她手里的金币可能还多几个。我已去见过公证人，并亲自在那张转让证书上签了字。当我把转让证书交给她的时候，你想不到我向她要求什么样的回报。”

“什么回报？你向她要求将来有权继承纳瓦杰罗的所有财产，还是要她把弗拉塔城堡的租金转让给你？”

“都不是，卡尔洛。长期以来有个难以启齿的疑问刺痛着我的心。你也许还记得，就是法乌斯蒂娜曾散布的流言蜚语。于是我对我母亲说：‘请您把手放在心口上对天发誓，真诚地坦白：我是不是圣安德雷阿主教的女儿？’”

“唉，你真是个疯子！伯爵夫人怎么回答你？”

“她的回答就像你说的一样。她说我完全是个疯子。除此之外她什么都不愿意说。噢，卡尔洛，我用了八千个杜卡托，但一点东西都没得到，甚至连一个疑问都未能得到解答。”

这件事不仅使你们对彼萨娜的性格和品德有了印象，而且使你们对她还保持着上个世纪威尼斯的某些传统有了印象。一个有崇高牺牲精神的女孩子，她可以掏出口中的面包，可以脱掉身上的最后一件衣服以满足母亲的贪婪，而她所希望的回报仅仅是一种愤世嫉俗的声明，对一个无益的、令人不快的问题的解答。我不想再讲更多的情况，通过一扇小窗足以看清外面的全景。

“那你现在就仅有贵族纳瓦杰罗每天慷慨地给你的那两个可怜的里拉了，看来那个疯老头一翻脸甚至会把你送进穷人收容所！”我对她说。

“哎，没什么！”她回答道。“我年轻，强壮，我能工作。我以后同你在一起，你会用你的工资维持我们的生活。”

彼萨娜按照她的想法做出了这样一个安排。这对我来说，没有丝毫不合适的地方。我只需要有个职业以增加我那微薄的收入。只有等纳瓦杰罗死后，我才能考虑一个固定的工作。我暂时先把这方面的想法置于一边。现在最重要的是立即动身，以便使我的身体彻底康复。我的钱包里有一百来个杜卡托，彼萨娜通过变卖她的珠宝首饰得来的二百个杜卡托也全部交给了我。现在我们已有这样一大笔钱，我们准备愉快地动身。在我离开威尼斯之前，我有幸最后一次看望当时来自希腊的幸存者阿波斯杜洛斯，他曾卷入通过所谓的“信号灯”或“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来支持当时解放自己祖国的秘密计划，他以进行贸易为掩护四处奔走。而斯皮罗倾向于一个新兴政党，因为这

个党优于其他政党，发动了最近的一次祖国独立战争。但他不得不服从父亲的意见，违心地参加了那次没有多大希望的密谋，因为他父亲力图让他乘机捞个一官半职。所以，他们父子之间至今还有一些疙瘩。老阿波斯杜洛斯告诉了我一些有关奥斯曼帝国首相的新消息：他已被处死，其死刑是按照当时土耳其人最常用的方式执行的，即让一千只饥肠辘辘的老鼠把他吞噬。但他的继承人仍承认我的那张债券的有效性。但由于我的债券总额已达七百万奥斯曼钱币，而殿下的国库暂时又不充裕，因此想推迟几年再支付我。这样，我和彼萨娜作为有希望的百万富翁，口袋中仅装着三百个杜卡托，便登上朝波尔托格鲁阿罗进发的商船，途中纤绳断过无数次，耽搁了很多时间，后来改乘马车，第二天我们终于到达莱梅耐河的幸福之岸。

我们的旅行是漫长的，但也是快乐的。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彼萨娜已二十八岁，但看起来像二十岁，而她的心情和精神使她感到自己不过十五岁。我作为参加保卫那不勒斯共和国之战的一名老战士和波伦亚的前财政主事，随着接近弗留利，也重新变成一个孩子。在波尔托格鲁阿罗下船后，我真想翻几个筋斗，就像当年在弗鲁米耶尔家的花园里干的那样，那时我还有乳齿。但我们的快乐中掺杂着某种忧伤，我们的老熟人几乎全都去世了，而一些年轻人或同龄人也都东的东西的西，留在当地的寥寥无几。年老昏聩的富尔詹齐奥害怕他的那些儿子，现在听任一个狡猾而贪婪的女佣人摆布。这个女人粗暴地对待他，并善于用自己的吝啬来捞取金钱。多米尼科大夫唉声叹气，他施展了自己的全部医术也未能从死神手中把他的父亲救活。唐·吉罗拉莫这位本事不高的教授，现在只能从哲学的角度解释他父亲的状况。根据他的看法，必须耐心地等待上帝去抚摸他父亲的心脏，但经过他仔细地摸过他父亲的脉搏后，

便不能不同意他那位神父兄弟的意见了。富尔詹齐奥是在我们回到弗留利几天后去世的。他在弥留时的谵妄十分可怕，他感到许多魔鬼在撕裂他的灵魂，他吓得紧紧握住女佣人的手。但这个女人为了及时染指他的遗产便把他掐死了。这使她得到了不少利益，因为主人一死，她就可以任意侵吞他的财产了。在他的遗嘱被启封后，这个女人除盗窃的那些东西外又得到了一大笔钱。他的遗嘱列举了一系列决定，如捐款，筹办弥撒，给教堂和修道院的捐助，最后一项是捐献一大笔钱在弗拉塔的广场上修建一座豪华的钟楼。

他以为这样就可彻底净化自己的良心和还清对上帝的一切欠债。没有人考虑重新振兴弗拉塔，但该村镇居民的可怜后代想必对修建一个新钟楼会感到高兴。唐·吉罗拉莫根据他父亲的遗嘱分得了为数不小的一笔遗产，他为此而兴高采烈。但多米尼科大夫却因得到的遗产太少而大发雷霆。他们父亲的遗嘱是无懈可击的，每个人都有一份。人们开始把石子和石灰运到弗拉塔的小广场上，以便修建一个为已故圣器保管人祝福的钟楼。

我们在波尔托格鲁阿罗还得悉了另一个极特别的消息，雇佣兵队长桑德拉卡不久前同弗萨尔塔镇上杂货商的遗孀结婚了，她带着她的私房钱七八百里拉已住进队长的家。桑德拉卡曾对他已故的妻子韦罗妮卡许下决不再婚的诺言，但贫困使他改变了主意，为了应付他的故妻，他在头脑中编造了一些好听的言词，如果有人在另一个世界见到他的故妻，应将他的言词传达给她。他向她的故妻说明，一个可怜的男人的诺言在其绝望的时刻是无效的，是丝毫没有约束力的，她对丈夫的可怜心应胜过嫉妒心。他还向他的故妻保证，他的心总是向着她，他所爱的并不是杂货店的女人而是那七百里拉。他希望，他的这

些表白能感动韦罗妮卡的心，使她相信他所阐述的理由，而不至于因他的不忠诚而生气。他永远是她的丈夫，她也永远是他的妻子。他们两人不会因他的再婚而出现麻烦和苦恼。队长先生抱着得到故妻谅解的极大希望垂涎三尺地接受了那七百里拉。我们走进了古老的弗拉塔镇的中心，那里是一片断壁残墙。只要朝它望一眼，一种惋惜的心情油然而生。看来这座城堡曾多次遭受土耳其匪帮的袭劫，那里的常客只有风和几只猫头鹰。桑德拉卡队长看到我门的时候十分踌躇，他不知道我们此次回来是要占据城堡还是带走城堡。相反，奥兰多主教是那样平静和安详地欢迎我们，好像我们是在外面散步一个小时后回到家一样。他那显贵的衣领高高耸起，走路时拖着两条腿，步履十分艰难，但他大讲自己身体如何如何好，好像那场可诅咒的东南风不曾损伤了他的膝盖一样，那是在 1780 年的一场大风。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大风从圣诞节刮到复活节，又从复活节刮到圣诞节，连续不断地刮，好像在戏弄所有的生灵。

正当善良的、无忧无虑的彼萨娜高兴地听她叔叔讲述那场大风的过程时，我悄悄地离开他们去观看城堡，重温过去的历史。我还记得，在那些漆黑的夜晚，在每个房门前和在走廊的拐角处，都能看到伯爵先生和文书先生的身影，或者老马尔蒂诺那张开朗的、红彤彤的面孔。而现在的情况是，成群的燕子口中含着麦秆和泥土在城堡里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地筑巢孵卵。蝙蝠在城堡内飞来飞去，它们那宽大的翅膀煽起的一阵阵凉风迎面向我扑来。在老主人的新婚洞房里宿着一只鸱枭，好像是在嘲笑世人。我四处闲逛，由我的腿作向导带着我东瞧西望，我的腿忠于老传统，把我带到了我的那个靠近小姐们房间的小巢穴。我不知道我在那个破烂不堪的小阁楼上是怎样健康地活过来的。阁楼的中央有一条长长的过道，过道里有好几根

房梁和各种废物，这些东西严重地妨碍通行，稍不小心就会从楼板的破洞中掉到楼下。一只燕子恰恰就把它的窝做在老马尔蒂诺当年为过圣枝主日而插橄榄枝的那根小梁上。清白无辜与平安祥和是一对孪生兄弟。我还记得，几年前在我房间里发现的那本小书，每当我失望时，它就唤起我对生命的爱惜和必须履行义务的良心。我也记得，更远一些的那个夜晚，当时彼萨娜上阁楼来找我，那是我第一次向伯爵夫人的责骂和鞭打挑战。噢，彼萨娜的那一绺头发，我一直保存在身边！我把这绺头发视为她对我的爱的象征性回报。我的这种看法并不是错误的，欢乐与悲痛相互交织，沮丧和幸福相互交替，处于奴隶状态和行使主人权威相互交叉，面对矛盾和陷入绝境时也不乏希望，我的命运就是这样错综复杂。自那天起，我有多少的痛苦，多少的快乐，多少的希望，多少的经历啊！有谁知道，在我的双脚重新踏上那块摇摇欲坠、布满尘土的楼板前，我经过了多少艰难险阻啊！谁晓得，人们的双手和天气的狂暴是否就不能阻止富尔詹齐奥和城堡的其他贪得无厌的掠夺者的破坏行动。谁知道，未来的主人是否要修复城堡已倒塌的外墙，粉刷内壁，并把那些老人们的遗物发掘出来！那些老人是怀着多大的爱心同我交谈，并给我的心灵注入了多大的力量啊！这就是人的命运，这就是事物的命运：在青春和健壮的外表后面常常隐藏着灵魂的枯萎和良心的死亡。

我带着一双红红的眼睛，脑海里闪现着许多幽灵，又悄悄地回到了奥兰多主教的房间。彼萨娜的笑声和主教那安详的圆脸使我紧锁的双眉舒展开来。我随时准备主教问我是否学习过“悔罪颂”的第二部分。然而这个善良的主教只是抱怨现在的礼仪不再像过去那样多了，镇上的青年人不仅不像圣经所教导的那样对他恭恭敬敬，而且在他面前欢笑打闹，就像刚从鸡笼

里跑出的一群小鸡一样。

“恭恭敬敬，”我叹了一口气对他说。“但是，当年有天夜里我醒来时，我听到他们唱的是什么，是在咒骂圣彼得！”

过了不一会，桑德拉卡队长和镇上的神甫一起走了进来。我的天啊，他们都老了，就像两个影子一样。刚同队长先生结婚的韦内朗达太太也进来了。她的肥胖可以同主教比美，看来她带来的那七百里拉嫁妆难以使她长期保持她的体形。但她常说，胖人比瘦人吃得更少。这时队长夫人开始在一个木墩上切肉，随后又从蓝子里拿出六个鸡蛋，热情地为大家准备晚饭。她小声地对我们说，她要为我们准备两张床。但是我们早已预料到城堡里的情况如何，如果我们住在那里，一定像住在鸡窝里一样。我们非常感谢他们的款待，晚饭后就乘马车前往布鲁托家住宿，因为我们从波尔托格鲁阿罗出发前就已经同布鲁托商量好了。

现在我不准备向你们叙述布鲁托和阿奎丽娜是如何热烈地欢迎我们。这两个可怜的人对我们是极其亲切的，尽力把他们的家变成了我们共同的家。他们已为我们准备好了两个房间。我们愿意与他们同吃同住，生活可简朴一些，以后再结算。当然结算并不是报酬，而是把我们的财力汇集起来共同应付各种开支。阿奎丽娜高兴得蹦蹦跳跳，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开始几天彼萨娜帮助她做家务活，所以家中的一切总是那样井井有条。布鲁托一大早就出去教课，中午回来吃午饭。我们大家经常在一起干活、谈笑、读书、散步，直到深夜。时间就像在和煦的春风中展翅即逝的蝴蝶一样飞快地过去了。我忘记告诉你们一件事，我在帕多瓦同阿米尔·卡雷亲密相处的日子里，曾学习过弹奏古琴。我良好的听力使我对音乐像调音者一样敏感。我记得，在科尔多瓦多，人们的乐器演奏技术是很高的。但正

如一句成语所说，人们早已把它束之高阁了。布鲁托像一个音调最准的合唱队员那样四处寻找当年演奏这种乐器的人来继续教我。有一天，教区的教长叫我去演奏风琴，我在一位铁匠的鼓励下硬着头皮顶过来了，并得到好评。于是我的名声大震，飞快地传遍了整个地区。此后，凡是演奏风琴、古琴或吉他，如果不是由我演奏，人们就不高兴。当年我曾在该地区担任过文书，这一职务曾使我成为一个受人爱戴的人，我的名字从未被人们忘记。在农村，谁是一位好文书，谁就被认为完美无缺，甚至被看成最好的调音者。后来，我没有顾虑了，我相信我能成功。

最后，我的荣誉达到了顶点，在某些民间节日和宗教仪式上，我竟然成了一名正式的管风琴演奏者。开始，我往往是先演奏《请主怜悯颂》和《荣耀归主颂》等乐曲。后来，我又学习了各种乐曲，我高兴地看到合唱队员们熟练地尽情歌唱，再也不需要有人提词了。我也成为一个熟练的风琴演奏者，随后又成为首席演奏。你们一定知道，我的才能是很一般的。但是，我向你们保证，我是想方设法去挣买面包的钱。布鲁托当书法教员，彼萨娜当裁缝，阿奎丽娜当厨师，你们的卡尔洛是风琴演奏者。我向你们发誓，每天晚上我们四人都要演出几个光彩夺目的、可引起阵阵笑声的小喜剧。有时我们还轮流唱歌。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幸福和安宁使我的身体比先前强壮多了。

我多次去弗拉塔，并同队长先生和他的狗一同外出打猎。队长不愿意我们的打猎范围超越那片沼泽地，好像只有这片地才是他租用的。有无数的野鸭和山鸡在那里尽情地嬉戏。队长的狗有个毛病，它特别喜欢嗅空气中的气味和注视周围的植物，仿佛它是在追逐野果而不是猎物。但是，当它狂吠时，我

就命令它注意地上的情况。如果一个上午我不能猎取到许多扇尾山鸡的话，但我往往可把一打的猎物装进我的背包。我把其中的五只送给队长和主教，其余的便归我们了，我把这些猎物精心地储存起来。我还多次进行过烧烤野味的试验，但是有时我想起我曾当过财政主事，于是便停止亲自动手烤制。

我们的东道主越来越深地扎根于我的心田。可以说，布鲁托已成为我的兄弟。但我不知道阿奎丽娜变成了我的妹妹还是我的女儿。这个可怜的姑娘真心地希望我好，处处跟着我，任何事情在她不了解我是否喜欢之前她是绝对不会做的。可以说，我是在用眼睛观察她的举止，用耳朵倾听她的言谈，用大脑想像她的心灵。我力图作一些对她有利的事来回报她的热情，在空闲时我逐步教她学点法语，或帮助她正确地使用意大利文写作。教员和学生之间也不时出现激烈的争论，而彼萨娜和布鲁托往往以较为文雅的态度也参与争论。我从阿奎丽娜那里得到了很多的爱，我感到我对她有一种父爱在日益增长。我在脑子里反复思考怎样才能使她体面地出嫁，怎样给她找一个善良的好青年作丈夫，以便使她永远幸福。当她忙着做家务活时，我同布鲁托和彼萨娜经常认真地讨论此事。但是，好像她并不准备接受我们的意见。她很美，有一张略带倔强的独特脸庞；她既善良又文静，就像一个小天使。有许多的爱慕者在竭力追求她。但她对此丝毫不感兴趣。不论是在喷泉边，还是在圣母教堂的广场上，她总是愿意同我们在一起，而不是同那些年轻姑娘和向女孩子献殷勤的小伙子们在一起。

彼萨娜鼓励她寻点开心，消遣一下，但阿奎丽娜无视这种鼓励，邻居的一个漂亮青年曾想挽着她的手臂，向她表示亲热或企图吻她，她对此十分反感。彼萨娜和阿奎丽娜的亲密关系胜过亲姐妹。彼萨娜是那样地爱她，甚至引起了我的嫉妒。如

果阿奎丽娜叫她，肯定她要离开我到阿奎丽娜那里去。如果我抓住她不放，阿奎丽娜就会把脸拉长。当时我还不明白她们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是怎么一回事。我将在后面再谈这个问题，到时人们才能明白她们两人为什么对我采取那种神秘的、令人费解的态度。

我在乡下度过了几个月简朴、勤劳和安静的生活后，因伯爵夫人在弗拉塔的家产事，我又必须前往威尼斯。这是有关从里纳尔多伯爵手中取得对卡奥尔莱地区一些毫无收益的山谷的转让权的问题，因为当地一位有钱的绅士力图在卡奥尔莱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一向优柔寡断的里纳尔多伯爵对是否出售那些山谷甚为犹豫。虽然他从这笔生意中所能得到的利益昭然若揭，但他还是不大愿意转让所有权。伯爵属于那种慢条斯理但又爱异想天开的人，他梦想他的每一个计划都能轻而易举地实现，他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建造空中楼阁之上，从不考虑在地面上建造一座牢固的小屋。他幻想通过耕种那些沼泽地来重振家业，但他并没想过要花费多少钱才能实现他的宏伟计划。在我到达威尼斯时，我发现那里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人们对威尼斯与意大利王国合并的极度兴奋，已逐渐变成冷静观察来自各地的财富落入了何人的腰包。法国人像其他统治者一样把沉重的负担压在威尼斯人的肩上。可能他们的统治形式少了一点专制色彩，但实质是一样的。法律、主张、人事变动，一切的一切都来自巴黎，就像贵夫人的时装来自巴黎一样。征兵严重地打击了人民，苛捐杂税榨干了人民的骨髓，有限的物质生活难以补偿精神上的萎靡不振和麻木不仁。那些老的贵族统治者或是灰心丧气和无所事事，或是重新在公共管理部门谋求到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市民、新的社会阶层和正在分化的阶层由于缺乏教育而无过问公共事务的能力。商业日益

萧条，造船业无人过问，从而使威尼斯变成了一个边远的市镇。贫困、屈辱比比皆是，虽然总督大人号召人们以帝国的荣耀和力量来称补上述的一切。奥尔门塔之流，文基埃雷多之流依旧掌权。人们无法把他们赶走，因为只有他们最善于领会外国占领者的意图。在他们的上边，有那些显贵的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他们损伤了威尼斯的尊严，丝毫未改变以强制性手段偷偷摸摸地处理公共事务的作法。在米兰，不管那个共和国是好还是坏，但公共精神依然昂扬。在威尼斯，新征服者接替旧征服者，新奴才接替旧奴才，他们的本质相同，都是些向其主子摇尾乞食的恶狗。

我一直不大相信会出现上述不良现象。现在我才认识到，卢奇利奥逃到伦敦并不是错误的，说明他确实是很了解公共机构的情况。虽然我方图同他恢复通信，但他不屑给我回信，所以我也懒得再讨没趣了。我满足于从波尔托格鲁阿罗的某些熟人那里或从街谈巷议中间接得到一些有关他的消息。人们说，他在伦敦已成为大名鼎鼎的医生，在那些有声望的贵族中间享有极高的威信。他十分希望英国能把暴君拿破仑逐出法国，并帮助改组意大利的政治制度。对他来说，正确而温和的主张是不能持久的。渴望成功和不怕失败使他尝试了各种途径。总之，我在威尼斯仅停留了一个来月，我一直希望能从里纳尔多伯爵那里取得代理权，但仅从他那里得到与那块沼泽地无关的几块土地的代理权，至于其他土地，他要加以保留，以便将来重振家业。几千里拉的卖地钱仅能供伯爵夫人在赌桌上玩几把而已。世间的真实情况是：死神往往抢走好人，而热情地把另一些人留下。那位毁坏了家业的伯爵夫人根本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而那个令人讨厌的纳瓦杰罗也顽固地不让他的妻子成为寡妇。

我本希望阿格拉乌拉和她的某个孩子与我一同回弗留利，但她婆婆去世后家里实在离不开她。这太遗憾了，乡下的空气有助于医治她的疾病。近来，她开始感到身体不适。斯皮罗强壮得像个乡下农民，他原来不愿相信自己的妻子会体弱无力。但事实是，由于她最初的不在意而耽误了及时治疗，也由于她进行过几次长途旅行，致使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当她的病不得不抓紧时间治疗时，斯皮罗才恍然大悟。他多次对阿格拉乌拉说，她可以及早同他父亲去希腊，但她婆婆不愿体弱的媳妇和孙子们去经受漫长而危险的旅行。她微笑着对阿格拉乌拉说，“你还是待在威尼斯吧，如果故乡的空气不利于你恢复健康，其他地方的空气就更无这种效力了。”我责备斯皮罗过分重视自己的小生意，仅注意商业票据和通过英国商人运来的咖啡的行情。但他摇摇头，没有说话。我不知道他以这种神秘的举动想向我说明什么。

事实上，还是我一个人重返弗留利。同阿格拉乌拉和她的孩子一起愉快地旅行，并在乡下过平安和开心的好日子的设想，本是我许许多多的希望之一，看来它只能在另一个世界才能实现了。

我在科尔多瓦多发现彼萨娜和阿奎丽娜之间的友谊和亲密关系空前地增长。我要说，没有任何语言能描绘她们的关系。眼下，一种新兴的爱情通过她们之间的渠道突然来到我的身边。彼萨娜经常对阿奎丽娜说：“你看卡尔洛先生！……卡尔洛先生在叫你！……卡尔洛先生需要这个，需要那个！”彼萨娜一心一意地关心我。对她来说，如果她不这样做，我就不能存在，我就会完全消失。当阿奎丽娜站在我面前时，彼萨娜的心里只有阿奎丽娜。某些时候，我的思想并无过多的考虑，但我突然发现彼萨娜头脑中仅有阿奎丽娜。如果我们是生活在古

希腊诗人萨弗时代，我可能会相信有某种妖魔的诱惑。但我知道我是在……我真不能理解这一切：有时阿奎丽娜变得让我仇恨，我心里在想，彼萨娜得了病，可能是疯了。

于是，我到了人生中难以向别人阐明自己感情的时刻，因为我自己都无法向自己阐明：我想说我要结婚了。有一天，彼萨娜把我叫到楼上的房间里，开门见山地对我说：

“卡尔洛，我发现你很烦恼。你绝对不能像过去那样爱我了，你需要最可靠的爱，它能重新赋予你家庭的平和与快乐。我要把你的自由还给你，我希望你幸福！”

“这是什么话？你怎么说这种希奇古怪的话？”我大声地问她。

“这是出自我内心的话，我已认真思考过一段时间了。我现在对你说，并要反复对你说：你不能再爱我了。你所以执着地爱着我，或是出于长期的感情，或是出于对我的宽厚仁慈。但我不能让你长期为我作牺牲，为了回报你，我应当让你走上真正的幸福道路。”

“幸福道路，彼萨娜？我们不是一起沿着那条盛开着无刺玫瑰花的道路走过了很长一段吗！我们还要手拉手肩并肩地继续一同前进，因为玫瑰在我们脚下开花，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欢乐总是向我们微笑。”

“这说明你不理解我，你也不理解你自己，其原因在于我的狂热。卡尔洛，你不再是一个轻率的、毫无经验的小青年了，你不应满足于一种随时可失去的幸福。你应当娶个妻子。”

“我的天啊，这难道是上帝的意愿吗？不，上帝会原谅你对我说这些冒失话。当你的丈夫离开这个多病的世界而进入另一个永远健康的世界时，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通过进行神圣的宗教仪式把你的命运同我的命运结合起来。”

“卡尔洛，现在你不要陷入这种梦想了。我的丈夫目前还不想死，你也不应无益地耗费你的美好年华。对你来说，我只能是一个缺陷甚多的妻子。你看，我不会给你带来子孙满堂的幸福！这样的妻子有何用处？……不、不！卡尔洛，你别再幻想了！为了幸福，你应当结婚！”

“够了，彼萨娜！……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你不再爱我了？”

“我要告诉你，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因此，你要听我的话，按我的建议办。”

“我只按我心里想的办。”

“那好，你的心已经开口。你要同她结婚。”

“我同她结婚？你在说胡话！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得很清楚。我要对你说……你要结婚！你要同阿奎丽娜结婚！”

“阿奎丽娜！……够了！……你醒醒吧，我求求你了！”

“我是在阐述我最好的主张。阿奎丽娜爱上了你，她喜欢你，她认为你在各方面对她都合适。你同她结婚吧！”

“彼萨娜，彼萨娜！噢，你看不到你这是在折磨我吗！”

“我看到你将得到幸福。如果我还有为了你好而牺牲我自己的愿望的话，任何人也不能阻挡我。”

“我可以阻挡你。我要对你说，你不应当这样，你不能忘记！”

“卡尔洛，没有你我就没有生活的勇气，坦白地说，我在衡量我有多少力量。但没有你，阿奎丽娜就可能死亡。现在，由你自己选择吧！而我已作出了最好的选择。”

“不行，彼萨娜！你必须改正你的错误想法，你错了！你

把事情想歪了。阿奎丽娜对我有一种温柔而平和的兄妹之爱，她始终会为我们的幸福感到高兴的。”

“别说了，卡尔洛！你要相信女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能为了我们眼下的幸福去伤害她的青春。”

“那我们就避开她,我们回威尼斯。”

“这是你的想法，可我没有这种想法。我爱阿奎丽娜，我希望她幸福。我相信，你同她结婚，你也会幸福的。我将使你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我将为你们的婚礼祝福。”

“噢，难道你要急死我吗？我会恨她的。现在我感到我从内心里恨她。即使她并不太可恶，那也不值得我拥抱啊！”

“阿奎丽娜可恶？对不起，卡尔洛，如果你再进行类似的诽谤，我就立刻离开你，再也不见你了！是天使在指引着爱情，你并非那么不幸，以至于要憎恨从天上降临的一切。你不能憎恨神圣思想最完美的化身。你看，你看，你要睁开双眼看！卡尔洛，你看到了吗，你正在进行暗杀活动。迄今为止你可能还是个瞎子，你既没有看到她的痛苦，也没有看到我的内疚。迄今我一直是你的同谋犯，但我发誓再也不作同谋犯了。不，我绝不能用我的双手杀害一个像女儿一样爱我的无辜者，虽然……噢，但我知道，卡尔洛，你的英雄主义是脱离现实的。我从来不怕别人大发雷霆，也从来不顾及别人的嫉妒目光，这些都不能使我掉眼泪，但高度的忍让和热诚的爱情却能使我热泪盈眶！不，不，我不再重复了，我不能用暗杀来回报我们在这个家中所受到的热情款待。请你也跟我一起做善事吧！卡尔洛，卡尔洛，你以前是个慷慨大方的人。你是爱我的。如果我鼓励你去从事一个英勇的崇高事业，你是会立即勇往直前的。”

你们想知道后来的情况吗？我缄默了。随后，我哭了起

来，我恳求她，我不停地抓自己的头发。一切都无济于事，她坚定不移。我们两人都急得要死。她反复地要我认真考虑，并一再强调，如果我不相信她所说的话，如果我不照她的建议办，我就会成为一个可鄙的人，一个不配有爱情的人，一个不值得人爱的人。此后她不再看我一眼，不带任何友爱的微笑，并且禁止我进她的房间。她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阿奎丽娜，丝毫不为我着想。

虽然我对彼萨娜还抱着幻想，但我不得不承认，她对那个年轻姑娘爱我的猜想与真实情况并无差距。我尚未发现这是何种魔力所致，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不知道怎样向你们解释。我为自己的愚蠢和天真而发怒，我甚至试图把一部分怒气向阿奎丽娜发泄，但我又不能这样做。由于她推测我和彼萨娜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所以她对我采取了一种近似哀求和羞愧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我失掉了对她发怒的所有勇气。仿佛她在要求我原谅她在无意中犯的错误，有时我看到她在彼萨娜那里极力要求她来安慰我。她有意避开我，甚至对我怒气冲冲的，因为她心里的冲突很激烈，她希望我和彼萨娜重新合好。布鲁托迄今一直为我们大家欢快的生活欣喜若狂，但他遗憾地突然发现那些不和与别扭的最初迹象，他不了解内情，心里十分难过。他来问我，我耸耸肩态度相当傲慢。因此他又产生了另一些不快和猜疑。与此同时，阿奎丽娜病倒了。身为哥哥的布鲁托十分焦急，他请来医生为她医治。医生来过多次，也没诊断出个所以然来。彼萨娜对我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我的态度变软了，最后我也不知是怎样从嘴里吐出了“同意”二字。

布鲁托对彼萨娜向他提出的建议是极为惊讶的。但由于她反复说明这个建议的重要性，强调她和我之间的关系是自愿结束的，并指出阿奎丽娜是为了我而病倒的，所以布鲁托才信服

了。当他把此事告诉那个年轻的姑娘时，她开始不敢相信，但随即因受到了莫大安慰而失去了知觉。当我坐在她身边时，她屏住呼吸深情地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但我知道，这个可怜的姑娘心里在说：我是在为她而忍痛割爱，她从来没有勇气要求我作出这种牺牲。你们是否相信，她的举止最终彻底感动了我，并使我感到她的心里装满了与彼萨娜一样的克己为人的精神。好像我以生命为代价拯救了一个天使的生命。对这种勇敢行为的认识使我的面目焕然一新，因为德行可给人以安详和快乐。对阿奎丽娜来说，相信这一切并非易事：一开始，她难以相信彼萨娜要她相信的那种情况，也就是说我们两人之间不是相爱，而是很好的亲戚；后来，当她看到我在她身边是那样平静、亲热，有时甚至是幸福时，她才开始相信。于是，她再也控制不住心中兴奋的潮水。而对我来说，她是值得爱的，不再仅仅是同情。

　　看到那个纯真的姑娘像一朵沾满露珠的玫瑰又重新开放，看到她越来越美丽，看到她对我的每一个眼神和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欢乐，这一景象使我感到，我爱的可能不是她，而是一种仁慈的奇迹般的事业。彼萨娜并不理解这种幸福结局的欢乐是以她为源头的，她的喜悦在美德的竞赛中给我注入了新的活力，而美德的竞赛消除了我心中的强烈的嫉妒。啊，爱的急剧漩涡在我的心房中上下翻滚，左右碰撞！虽然我的平静和善于思考的性格使我谨慎从事，但我还是要认真检查我的极端顺从性，它给我人生中的许多行动留下了离奇古怪的色彩。但是，这种古怪言行是有人牵着我的鼻子干的，虽然我不能说当时我是任人摆布，干得很坏，但也不能说当时我是心甘情愿，干得很好，我并未采取与别人的意见相对立的决定。我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我的感情确实触及到了我的宽厚的最大限度，对此我

感到惊讶，但并不懊悔。悔恨自己的善良和崇高行动是怯懦的表现，尽管后来我发现这种行动造成了某些不良后果。

最好还是简明扼要地告诉你们吧！我们决定于 1807 年的圣诞节举行婚礼。彼萨娜十分精明，她立即请她那位主教叔叔为我们主持婚礼。关于婚礼的程序，我的意见同布鲁托和阿奎丽娜是一样的，但在彼萨娜的要求下，婚礼还是举行得相当隆重。阿奎丽娜真是兴高采烈，自从她来到人间，她还从未这样高兴过。我竭力分享她的欢乐，可以说我至少没有损伤她的欢乐。有时她跟在我身后观察我，好像我是新来乍到似的，我实在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激流推动着我前进，如果相信有命中注定的时刻的话，那恰恰就是当时。

我同阿奎丽娜结婚了。弗拉塔的主教奥兰多为我们的婚礼祝福。彼萨娜是新娘的证婚人。我内心里真想大哭一场，但我脸上既没有表现出快乐，也没有表现出忧伤。婚宴上，并无多大的欢乐气氛，而且大家也不大在意丰盛的宴席。只有主教还像二十年前那样大吃大喝。他坐在我旁边，不时突如其来地提一些令人吃惊的问题。在婚宴进行中，我问他是什么秘诀使他保持这样健康的身体。他边吃边回答道：

“如果没有那场从天而降的大风，我的健康必然会更加出色。你还记得那场大风吗，小卡尔洛？……”

此外，有一个多月没下雨了。在所有的意大利人中间，主教是惟一知道这是由东南风所致。可想而知，参加我的婚礼的有多纳托、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有队长先生和他的妻子，还有弗拉塔的神甫。婚宴上还有一个人，你们可能已经把他忘记了，他就是“飞贼”。尽管发生那么多的事件和政府的更迭，但他始终以他的方式从事他的事业，他每年要在监狱中度过几个月，他已经老了，并且成了一个醉汉。现在他的英勇多在于

言论而不是行动。那些顽童经常通过挑逗他来寻开心，并且引诱他在集市上说些令人可笑的蠢话。可以说，他是靠乞讨为生。虽然布鲁托邀请他同其他人一起入座，但他还是坚持到厨房中同猫、狗以及洗盘子的人共享婚宴。晚上举行了盛大的舞会。筹办者本想为新婚夫妇创造一个美好的时刻，但自发地来了许多人，沸沸扬扬十分热闹。马尔凯托穿着神甫的衣服，打扮得像个魔鬼，他在提琴的演奏声中开始启动舞步，但因年龄的关系，他的两条腿已不听使唤了。那天晚上，彼萨娜企图悄悄走掉，但我及时发觉了她的意图。我们两人的目光相遇了，并相互亲吻。我相信，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亲吻。当时，阿奎丽娜正在同她姐姐布拉达曼台交谈，一时显得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

“你有什么事？”她姐姐问她。

“没有，没有！”新娘昏沉沉地小声回答。“你不觉得这里边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吗？”

我听到了她说的话，尽管她的声音极低。我想，我应当更多地考虑我承担的新义务。直到整个庆典结束我对阿奎丽娜都是十分热情的。后来呢？后来我发现，在某种牺牲中，上天可能为了奖赏人们的功绩，会给予他恰如其分的快乐。我妻子的纯洁和秀丽完全消除了我过去的一切烦恼。我尽力向她证明我是一个好丈夫。我在心里想：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今后我们应当生活得更好。

我不认为，阿奎丽娜发现了在我们婚后的最初几天里，我是强迫自己向她表示炽热爱情的。但我逐渐习惯了以我应有的新方式爱她，我不再需要强制性的努力了。在闲暇之余回顾过去时，我发现，如果摆脱各种哲学的约束，我可以满足于现状。美好的事业不过是一种希望，让我的妻子幸福才是我最应

当关注的事。一个月后，她看到我成了一个她从来不敢想像的好丈夫。

彼萨娜是我这种内心变化的见证人。她让我相信，为了阿奎丽娜，她所作出的并非轻而易举的牺牲只有通过大力冷却对我的爱情才能实现。此外，她从不给我增添任何麻烦，而是暗地里给我提供我所需要的最大方便，以使我艰难地完成我的牺牲任务。她希望尽可能少地见到我，因为这样可避免引起能猛烈冲击我的意志的内疚。最初，她的确是这样作的。但随着时光的消失，相互见面的机会增多了，我看到她的脸色越来越阴沉。我用眼睛向她致意，但我从她眼里感到的是猜疑和愤怒。我以为她是埋怨我对阿奎丽娜关心不够，所以我给予阿奎丽娜以双倍的热情。然而她仍旧对我板着脸，并且她对我的妻子也不像当初那样亲热了。一天早上，她十分激动地来到我们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布鲁托和阿奎丽娜都出门了。她甚至不等我向她问候就示意让我闭嘴。

“别说话，”她说，“我很快就要走了。现在你们相互热爱，你们不再需要我了。我要回威尼斯！”

我想回答她，但她没有给我一分一秒的时间。我在大门口高声地叫阿奎丽娜和布鲁托来向彼萨娜告别。但她迅速登上一辆马车，陪她一起来的那位弗拉塔的神甫也在车上。马车飞奔而去，我实在难以追赶。一小时后，当我赶到弗拉塔城堡时，她早已启程了，但谁都不知道她走的是哪条路：是途经波尔托格鲁阿罗的路，还是途经波尔德诺内的路。我狡猾地编造了一个彼萨娜急匆匆回威尼斯的理由，这就是由我杜撰的伯爵夫人突然生病的神话。他们也轻易地相信了这种理由。当时我很难过，想得很多，但心里还算平静，我下决心当一个好丈夫和首席风琴演奏者。阿格拉乌拉和斯皮罗写信告诉我，他们对我的

突然变化感到很惊讶。我给他们回信时，开玩笑地说，上帝已经抚摸过我的心。事实上，人们在信中经常写一些不曾发生的事。

我平凡而勤劳地过日子，生活就像秋季的天空一样明朗，太阳放射着温暖的光芒，把大自然装点得更加美丽。阿奎丽娜，我亲爱的阿奎丽娜，每天都以新的恩爱和新的优点来丰富自己，使得我心旷神怡。我十分感激她所表现出的那种崇高的爱情，因而越来越敬佩她，越来越懒于考虑过去的事。当然，我的心有时还会长上翅膀，但是我的理智会立即安慰我，提醒我明白，阿奎丽娜是我所认识的女人中最值得爱和最完美的一个。久而久之，我头脑中的这种判断对一个三十四岁的男人的感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她告诉我她已怀孕时，当她用双臂紧紧拥抱我时，我感到一个我从未见过的脸色红润的胖小子在我的怀中欢跳。这是一种巨大的安慰，对此我感到我欠阿奎丽娜的太多了。当时我高兴得简直忘乎所以，几乎要大声地向她表示感谢，感谢她当初那么热诚地愿意同我结婚，虽然我们的婚姻是曲折的和充满传奇色彩的。当然，我也不是失去了记忆的人，更不是忘恩负义之人。我希望经常得到来自威尼斯的消息。我得悉，彼萨娜同克拉娜一起住在她丈夫家里，她除了照顾她那患病的丈夫外别无它事。我脑海中又涌现出对她离开弗留利的种种轻率的判断。如果当时她生我的气，她就不会采取那种方式。根据经验，我了解彼萨娜怎样进行报复。虽然她已远走高飞，但我对她并不是毫无用处的。我对那几块尚属弗拉塔城堡的出租地的管理重新加以整顿，提高了地租的比例，整个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奥兰多主教不但能吃公鸡，也能吃点鹅肉和牛肉了。尽管里纳尔多伯爵还是那样孤僻，但他也一再感谢我自愿而有效地为他们所作的一切。

有一种情况可能使你们感到惊奇和厌烦，这就是：我的人生有些时候是那样的变幻莫测和杂乱无章，以致不得不增添一些平静和单调的内容。但是，我是向你们叙述事实，而不是编造事实。此外，这也是普通意大利人所看到的最通常和最自然的现象，有如一条大河的流水，它流经沼泽地时是那样的缓慢和平静，可是它在前面不远处突然又会被响声震天的湍急瀑布所截断。在人民不能持久执政的地方，即使偶尔执政，也必然是昙花一现，因为人民的命运只能是千百万人的命运的总和。例如我，开始我围着烤肉炉转了好几年，后来成为一名大学生，也有点阴谋家的味道，此后成为一个安分守己的文书，接着又变成大议会中的威尼托贵族代表和市政府的秘书，此后我从一个无忧无虑和热爱一切的青年突然变成了一名士兵，后来又从一名士兵变成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接着又变成主事和大管家，最后我结了婚，并演奏风琴。

在这种永恒的曲折起伏的过程中，你们可以评论一下，我是上升还是下降。我知道，为了我自己，我已消磨了三十四年的光阴，在这三十四年中我是为我一个人而生活。此后，家庭、各种关系和物质方面的明确义务控制了我的种种感情。我不再是一匹可以在沼泽地上四处奔驰、随意跃过小溪和穿越灌木丛的小马，而是一匹已备好了马鞍正要为红衣主教拉华丽的四轮车或为拉那装满了石料的马车的大马。但是，请你们不要担心，因为地震或翻车而使马获得自由并重新发疯般地在世界上奔跑的情况也不罕见。只是现在我肯定不去奔驰。我要再次强调，我也会像奥兰多主教那样遇到 1780 年那种伤害他双腿的东南风。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越来越成为住家男和乡下人。我还要补充一点，我的儿子卢奇亚诺已能在院子里玩耍，我的第二个

儿子也已经出世，由于我的朋友多纳托愿作他的干爹，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也取名多纳托。就在这一时期，拿破仑的赫赫战功传遍了全世界。他在耶那战胜了普鲁士，他在瓦格拉姆打败了奥地利，并与奥地利皇室结成亲戚。这位欧洲的主人还禁止欧洲与英国交往，并威胁横跨欧亚大陆的沙皇俄国。意大利由他任意宰割，但其统一的旗帜仍然矗立于米兰。由于拿破仑毫不掩饰的巨大野心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是罕见的，所以人们习惯把他看成敌人而不是保护人。但是，当他那出鞘的利剑落在其他国家的头上时，谁又敢奋起反抗呢？谁都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人们往往相信强者，但他们不知道，如果依靠巨人，最终将同巨人一起同归于尽。在一百个热衷于施展阴谋诡计的人中，可能只有一个人这样想，其余的九十九人必然是缴械投降和头破血流。我不是一个旁观者，我可以进行推测。当时，斯皮罗给我写了若干慷慨激昂和神秘莫测的信，我发现某种崇高的理想正在这个希腊商人的脑海中激荡。希腊诗人里加斯曾建立过第一个国外爱国者的组织“爱特里亚”，他所取得的结果是被自己的同盟者天主教徒出卖，最后被土耳其人处以绞刑。但是，由拿破仑支持的第二个为了希腊人的秘谋正在酝酿中。希腊人希望以新的查理曼帝国来对抗新的拜占廷帝国。这不过是幻想而已。但是，它能使希腊火山尚未熄灭的余烬重新燃烧起来。那时人们可听到如下的歌声在马尹纳蒂山谷中回荡：

步枪，大刀，投石器，这就是我们的武器。
看啊，土耳其人的将军就在我们的脚下求饶。
我缴获了他们的步枪，马刀和手枪！
啊，希腊人，昂起你那受屈辱的头！
快拿起步枪，马刀，投石器！

压迫者很快就要称呼我们老爷和主人。

在阿尔巴尼亚原始部落中和黑山地区的一些游牧部落中，有这样一句辱骂人的话：“你的亲人死在他们的床上，而热情之火却在蔓延。”阿尔巴尼亚的阿利使用残酷的手段和背信弃义而取胜，但希腊的流亡者却在号召全希腊响应阿利的可怕报复计划。希腊人民尚未表现出自己的力量，但它却有真正的力量。一个民族只有长期地认真思考自己的失败，总结自己的屈辱经历和耐心地等待时机，它才会有战无不胜的力量。阿波斯杜洛斯老人最后一次前往莫雷阿岛，他打算利用法纳罗人的政策来振兴希腊的希望破灭了。随后他又把火热的希望转移到贪婪的狮子身上，当他以为可以得到一点猎物时，狮子早已把全部猎物吞噬。他死于西桥，是斯皮罗告诉我这个不幸消息的。斯皮罗说，他父亲的最后愿望是要希腊人牢记他的奋斗精神。斯皮罗一再要求我把全家搬到威尼斯。他说，在威尼斯我既不会缺乏体面的生活，也不会缺乏对我和其他人都有利的机会。但是，我对现状是满意的，为了我自己，特别是为了我的家属，我不想到那个不稳定的地方去冒险。布鲁托读了斯皮罗的信后，表现得焦急不安。我看着阿奎丽娜和正在她怀里吃奶的小多纳托，我下定决心：我不能离开这个平安的地方。

现代巨人的伟大战争发生了。拿破仑率领五十万大军进入德国，他在德瑞斯顿与其附庸国的皇帝和国王们打赌。当其中有人发表意见时，他说：“你们等着瞧吧！”他要同沙皇算那笔不大友好的账。不可思议的亚历山大号召神圣的俄罗斯武装起来，以人民战争反对野心勃勃的侵略战争。被拿破仑称之为卑鄙骑兵的哥萨克骑兵成了那不可战胜的法军的克星。拿破仑还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抵达莫斯科，但他被大火、冰雪等各种综合

因素而不是被人击败后，仓促逃离莫斯科。四万多意大利人用他们的鲜血染红了俄罗斯的皑皑白雪，以保证伟大的远征军残兵败将的撤退。宣布这场巨大灾难的战报的结束语是：“陛下的健康从未像现在这样好。”这是对那些孤儿寡妇和失掉儿子的母亲们的多么美好的安慰啊！拿破仑又在巴黎招募新兵，以虚假的表面现象激励人们继续献身，以新的谎言鼓动人们拿出勇气。但是法国不再信任他，德国也举行起义，他的同盟者纷纷反叛。他在莱比锡又遭失败，随后宣布放弃法兰西帝国皇帝的宝座和意大利王国的王位，并隐居厄尔巴岛。

现在我们来看看没有拿破仑的意大利王国是个什么样子。在这个王国，人民在专制制度下生活，没有任何自由；到处是惊慌，到处是混乱；带着各种各样希望而发动的起义，进行的斗争都失败了。在米兰，人们杀死了一位部长，砸碎了旧政权的所有标志。人们仅满足于一时的发泄，没有考虑未来。尽管临时政府提出一些令人尊敬的明智要求，尽管外国大使馆发表了许多美好的宣言，但意大利王国的未来依然是外国人所希望的那个未来。

这些事件是否使我震惊，是否使我摆脱了因在家中作父亲而对外界事物麻木不仁的心态，是否证实了长期以来我所产生的忧虑？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从我对我的人生的叙述中，你们想必已经对我有了相当的了解。我为自己叹息，我为祖国而绝望地哭泣，但是当我看到我的孩子们那天真可爱的样子时，我感到安慰，我重新看到了希望之光。可以说，我们的真正的生命是从十八年前开始的，我们需要在失败这所学校中接受教育。人民的经历不能以个人的经历来衡量。如果我们的儿子们克服了父辈的怯懦的话，那我们的儿子们就可能从我们的血与泪中吸取丰富的营养。父亲和儿子有一个共同的思想：祖国是

绝不会灭亡的。因此，我相信道德的再生，但我既不相信法国总督博阿尔纳，也不相信沙皇亚历山大、更不相信英国将军本廷克和奥地利将军贝莱加尔德。

以这种方式生活的岁月就像年轻时代一样飞快地过去。你们可能不相信岁月的流逝像我说的这般迅速。事实上，我叙述的时间越长，岁月消逝得可能就越快。如果你们想知道我的情况，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在科尔多瓦多的日子是平静的、安详的和甜蜜的，虽然时间很短暂，但这并不是缺点。最初，彼萨娜很少来信，后来她的来信多了起来，并且对当时的政治风暴大为愤怒。可能在她的想像中我会很痛苦，所以她急切地希望能给我一些安慰。她告诉我，文基埃雷多父子、奥尔门塔和彭多拉神父是如何同他们的追随者们大吵大闹；告诉我她的表兄奇斯台尔纳等人都谋到了很好的官职，奥古斯托的官最大，他突然成了市政府的秘书；她还告诉我阿戈斯蒂诺·弗鲁米耶尔想退出商界，他已经非常的富有，感到不值得去索要那仅为他原有收入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退休金。

你们将会看到，在威尼斯发生了许多不道德的事情。彼萨娜对此无可奈何，只有克制，因为克制是善良人的美德。其实，做坏事的人也不会有好结果。顽固地反对一切的老文基埃雷多已大大失去了他的影响力，从最高一级的官员降至警察局长的级别。他也曾进行过贿赂，但无济于事。一心为主子效劳只能落个过犹不及的结果。看来，他的狡猾尚不够档次。而帕尔蒂斯塔尼约重新在威尼斯站稳了脚跟，现任骑兵队的上校，他还同一位摩拉维亚的男爵夫人结了婚，有人说她非常像一匹受人钟爱的牡马。他仍满怀对弗拉塔家族的怨恨。当他得知克拉娜离开修道院并住在纳瓦杰罗家里时，他经常衣冠楚楚地走到街上，在纳瓦杰罗家的窗下趾高气扬地炫耀自己，希望以此

引起克拉娜的注意，并能以如下的话说服她：“你当时不爱我实在太遗憾了！”但是，克拉娜早已高度近视，她要费很大力气才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圣母教堂，甚至连大闸门都看不清楚，更无法把用来固定威尼斯贡多拉游船的木桩同穿戴华丽、气质非凡的帕尔蒂斯塔尼约上校区分开来了。

有人说，阿莱桑德罗从意大利军队转到了奥地利军队，并仍然保持着他在莫斯科战场上赢得的将军军衔。但是，我不相信这种说法。事实上，几个月后我得到了一则来自巴西的消息，阿莱桑德罗早已逃到巴西，并在那里谋求到一个很不错的职位。他没有忘记我，他打算请求巴西皇帝佩德罗给予我保护。他还告诉我，他在里约热内卢找到米利亚娜伯爵夫人的许多姐妹。她们都很希望我作她们的大管家。看来，他已忘记我是个已经结婚并有几个孩子的风琴演奏者，因为1809年他同艾乌杰尼奥王子向匈牙利进军时曾路过科尔多瓦多，并看望过我和我的家属。虽然他已四十岁，但仍是那样的浪漫和健忘。

后来的平淡岁月不过是一个阴暗的公墓。第一个被岁月吞噬的是弗拉塔的神父，随后是“飞贼”，再就是曾当过马夫、圣器看管人和大提琴手的马尔凯托，他是暴风雨肆虐之际去敲钟时被雷电击中致死的。在那个灾荒年月及以后的年月里，死亡随时会降临到穷人头上，丧钟不停地响。并非由于灾荒，韦内朗达太太也离开了人间，使卫队长再次成为鳏夫。但这次他继承了七百里拉的财产，并且不想再娶第三个妻子了。我们在那个灾荒年月经济上也是相当紧的，因为再也找不到有钱为孩子请补课教员的家庭了，也找不到请人调试风琴的教区主持了。自那一年开始，我们家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现象，并且日益严重，这就迫使我开始寻求新的出路。关于这一点，你们将会听到我的叙述。

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但肯定是那段时间，里纳尔多伯爵再次涉足弗留利，他来此地是为了收地租，由于收不到钱，他便把城堡中最易拆除的那部分建筑材料卖给了一个承包商。拆毁城堡的一些建筑物时，我也在场，那真如同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甚至连伯爵先生也不忍目睹城堡遭毁坏的凄惨景象，带着承包商支付给他的一点钱匆匆返回威尼斯。工人用镐头把城堡院内的石条艰难地撬起来，石块和木料在院内堆成了小山。城堡惨遭摧毁一事，使奥兰多主教感到自己身体受到的打击比那场东南风更为沉重。一天早上，他在做弥撒时晕倒了，自此以后他就再也无力走出他的房间。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我去看望他，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他还是用他习惯的语调回答我，并且又重复有关那场东南风的事。当时，他躺在床上还是那样狼吞虎咽地吃东西。他临终时，左手拿着一本圣经，右手拿着一只烤小鸡。他的女佣人朱斯蒂娜不停地问他：“主教大人，您怎么不吃？”他用十分微弱的声音回答道：“我不饿！”

弗拉塔的奥兰多主教像平时吃饭一样，微笑着离开了人世。他死前，至少没有挨过饿。在他死后几个月，他的嫂嫂伯爵夫人也紧跟着他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她始终是那样嗜赌如命，她用手紧握着她那空荡荡的珠宝盒和所有要送往当铺的东西，做着成为一个大赢家的美梦离开了人间。她的两个女儿不得不请里纳尔多伯爵出钱把他们的母亲埋葬，因为不论是克拉娜还是彼萨娜都已身无分文，纳瓦杰罗阁下也已穷困潦倒。所有的老人都一一去世，只有纳瓦杰罗还顽强地活着，这是多年前我极其炽热的愿望未得到上帝恩准的标志。彼萨娜十分悲痛地写信告诉我她母亲去世的消息。随后她又向我叙述了一次出人意料的对她姐姐的拜访。有一天晚上，正当她和克拉娜在她家的祭坛前朗读圣经时，有个外地人前来求见。那是一位个子

不高、身材消瘦、满脸胡子的绅士，虽然他看上去已经五十多岁，但两眼炯炯有神，在那颗智慧的头颅上头发已经掉光。他是谁呢？他可能是谁呢？当他们回到客厅时，彼萨娜不是通过他的相貌而是通过他的声音认出他是卢奇利奥大夫。他是乘英国船来威尼斯的。当他得悉克拉娜已经还俗的消息后，他要最后一次请求她履行自己的诺言。彼萨娜有点害怕那位大夫，因为他的脸色是那样的阴沉，好像有某种威胁性的神态。但克拉娜直接了当地说她不再认识他，她已同上帝结婚，并将继续请求上帝拯救她的灵魂。

“我向你保证，”彼萨娜在信中这样写道：“当时激动和渴望使他看上去年轻了三十岁，随后他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就像死人一样，转瞬间他的相貌也变得像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他驼着背，摇摇晃晃地走了，边走边自言自语。克拉娜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要我继续朗读圣经。我要补充一句，当时我应当去为我的丈夫热一下他的汤，但我没有去，因为那种场面使我心里太难受了。我真想像不到火一般的热情会潜伏在厚厚的冰层下面，在他并无传奇色彩的人生中经历了那么多事件、挫折和变化后依然熊熊燃烧。你还记得他在那不勒斯和热那亚的情景吗？你是不是认为当时他已经把克拉娜忘记了？但他没有问我们的情况，一句也没有问。我认为，对人的评价，必须盖棺论定。”

彼萨娜在信的最后是惯常地向阿奎丽娜、布鲁托和我那两个业已长大的、善良可爱的小儿子致以最亲切的问候。此外，她还要求我在弗拉塔的公墓里为奥兰多主教立一块小小的纪念碑。关于此事，我在好几个月前就考虑过了。唐·吉罗拉莫不顾他弟弟的反对，为我筹办了这件事。这块碑的碑文有助于消除对主教的一些误解，因为现在已没有人了解当时的实情了。

当然，也有些人吹毛求疵，说什么有的地方表达的不准确，如碑文上写道“尊敬的神父于1月8日逝世”。他们说，不是1月8日，而是1月15日逝世。“哎，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当地一位知名人士这样回答他们。“你们这些人就是仅注意小事！逝世日期说的早一天还是晚一天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在他死后人们为他树立了纪念碑。”

我告诉彼萨娜，她对主教的一片孝心已经变成现实，主教的纪念碑已立了一段时间了。对此，我十分感谢唐·吉罗拉莫，他虽然不是帕奥拉的圣徒文琴佐，也不是阿西西的圣徒方济各，但他善于使波尔托格鲁阿罗的那些穷苦人了解奥兰多主教的功与过。我说过：“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彭多拉神父！”彼萨娜告诉我，彭多拉神父现在已成为要人了。由于教皇恢复了耶稣会的名誉，他积极活动，从而在威尼斯站稳了脚跟。因为收容女教徒的新机构不景气，他想在取得尚存的修女的同意并经过教会上层机构的批准后，把该新机构纳入见习修女学校。政府当局不大欣赏这一主张，而积极支持该主张的奥尔门塔律师也处于有职无权的境地。

通过这些消息，我了解了该事件的全部阴谋。创立上述女教徒新机构的那些善良的神职人员已经成为彭多拉神父手中的木偶。但是，这位神父也仅过了很短时间的幸福生活，他尚未看到他的那些忠实追随者在威尼斯取得尊贵地位就匆匆地死去了。不论好人还是坏人，谁也不能不走这条路。对彭多拉神父来说，既不缺少碑文，也不缺少讽刺；既不缺少赞美之词，也不缺少鞭笞文章。有人想把他封为圣徒，有人想把他的尸体抛入水中。他在临终前要求照料他的所有人把他作为上帝的一个卑劣仆人予以忘记。看来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认为他忠实于上帝。他死后仅仅一周，就没有任何人再提起他了。虽然他曾野

心勃勃，但现在除了他那具被钉入松木棺材中的腐烂的尸骨外，什么都没有了。甚至他的棺材都没有像名人的棺材那样加以油漆。这是多么不领情啊！总之，我相信教廷十分高兴地摆脱了这样一个如此狡猾和狂热地追逐个人名利的神父的危险帮助。

那些老角色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一些新角色登台了。斯皮罗的长子德梅特里奥已经二十岁，他的次子泰奥多罗也十八岁了。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十二岁，另一个十岁。多纳托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二十二岁，三个都是很健壮的小伙子，如果是处在拿破仑的征兵时代，那可就糟糕了！而今天，虽然神圣同盟发布了一系列好听的宣言，但征兵却年复一年地继续不断。但是由于人们预计今后将会有长期而牢固的和平，所以找人代替当兵比以前容易了，许多游手好闲之徒竞相争当志愿兵，以求在军队上吃得饱和挣钱多。青年一代有回避老一代的迹象，也有高傲的迹象，对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不太满意。我们也不是没有错误的，但青年一代应当把我们看成一些重大事件、高尚行动和难以置信的奇迹的参与者和见证人。青年一代好像要对我们说：“你们想领导我们，难道要我们重蹈你们的覆辙吗！”青年人，你们的确需要有人指引方向，需要有旺盛的精力，我们已无精力了。我们两代人需要和睦与团结，因为有人在千方百计地使我们不能和睦与团结。

1819年欧洲经历了巨大的紧张与不安，就如同经过了几个小时上气不接下气地长途奔跑后全身都感到的那种紧张与不安一样。明确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操都已不复存在，可能只有个别人还在痛苦、愤怒和绝望。有些地方的人民出于民族感情而同反动派联合起来反对法国。甚至在这样的地方，大国预谋的忘恩负义行径和小国的种种不信任情绪使所有的事情都陷入混

乱状态。人民认为，可把伟大的自由事业推向前进，为此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许多权利而努力确保某些最高利益。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特别突出。而在我们国家，人们不满意过去，因为过去没有给我们留下丰厚的遗产；人们也不满意现在，因为现在近似于一种残酷的嘲弄，大多数人仅能勉强糊口，但他们力求吃饱穿暖。不同的经历导致了观点的巨大差异。因此，甚至少数十分精明的人也对国家不抱任何希望，或把希望寄托于遥远的未来。只有那些惯于组织非凡行动和奋不顾身的人才迫不及待地注视着自由思想正在沸腾的西班牙。一个杰出的、战无不胜的指挥天才帮助这些人摆脱了空想，并把他们吸引到一个艰巨而伟大的事业之中，这就是秘密会社组织。烧炭党以卡拉布里亚为出发点，逐步将其活动扩大到整个意大利，并且帮助法国的民主人士和西班牙的进步人士。古老的拉丁民族由于理性和感情的滋养而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它们以不可阻挡的气势投入了时代的战斗。希腊也在大海的对面予以响应。这个国家虽然在文明方面尚不先进，但由于人民的支持和观点的一致，它在争取民族独立方面却很成熟。人们记得，阿利对希腊人进行过残酷的报复，帕尔卡市转瞬间的毁灭和斯克罗岛被鲜血染红的海岸就是证明。这种暴行激发了人们对自由的渴望与呐喊。正是这种呐喊声在所有希腊人的心中引起了共鸣。同盟国的历次会议把巨大的冰块压在欧洲的心脏上。但是，烈火正在欧洲边缘地区燃烧，而地心的岩浆正酝酿着一次巨大的喷发。

1820年鉴于我们家的生活条件每况愈下，也由于我通过斯皮罗看到对君士坦丁堡支付我的那笔债券大有希望，所以我决定前往威尼斯就此事同他面谈。自这一年的7月以来，烧炭党突然发动了那不勒斯革命，并通过这一革命为全国制定了一

部内容十分丰富的宪法。但是，国王裴迪南出席了同盟国在特罗波举行的国际会议，他在会上只字不提那不勒斯致各同盟国要求自由的照会。此外，同盟国大力准备用武装对付正在北方掀起的风暴。根据斯皮罗的意见，我必须到西西里王国去一趟，以便寻找我父亲已经去世的证据，因为没有有关证据，土耳其政府是不会支付债券的。我必须找到几名证人，并且要请他们回忆起那些由于时间久远而被忘记了的情况，这种事情靠通信是办不到的。这就是我要取得护照的原因。此外，我还有另一个十分微妙的需要，这种事是不能大声说的。我要委托斯皮罗在我不在科尔多瓦多期间能照料一下我的家属。我满怀信心地动身了。如果我能顺利地在那不勒斯拿到有关证据，我的生活条件就可大为改观。这就要求我必须心明眼亮，但也不要忘记别人对我的信任，尽管我发现当时用花言巧语欺骗人的情况并不罕见。

此外，正如你们可能想像得到的那样，我在威尼斯期间还看望了彼萨娜。说实在话，我对她的状况感到惊讶。有时我也在镜子里看看自己，因而我知道，人们到了四十五岁，其面貌必然会把他们的年龄显示出来。但我看到彼萨娜时，仿佛她比离开我时更年轻了：她那丰满的身段和她那善良的品行浑然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她的两只眼睛总是那样含情脉脉，那样明亮有神，那样亲切温柔；她有一张圆润的、充满朝气的美丽脸庞；她的颈项白皙而富有弹性；她走起路来既轻盈又利落。她的活泼与美丽同克拉娜修女式的冷漠与呆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克拉娜已把生命和宗教融为一体。在我看来，我的彼萨娜还是以前的彼萨娜，这太好了……如果我没有妻子的话……总之，她身体那样好真让我惊喜。她必须靠自己的双手赚钱来维持她家的生活。从纳瓦杰罗那僵硬的手中艰难地漏出

来的几个钱尚不足支付他的医药费。在我看望他的短暂时间里，他不停地赞扬他的妻子。我认为，他并不大喜欢见到我，因为他十分害怕我把他的妻子带走。

“卡尔洛先生，请你相信，”他对我说，“如果我的护士离开了我，第二天我就会死去！”

“哎，老头子，你要知道，他更关心的是病人而不是像我这样的情人。”彼萨娜安慰他说。

这个病人紧握着彼萨娜和我的手。我对他们说，不久我再路过威尼斯时，我们还会再见面。随即我就离开了他们。但彼萨娜在与我分别时相当冷淡和庄重，就同她那个圣徒姐姐的样子差不多。

在我动身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广场上遇到了帕尔蒂斯塔尼约 上校和他的妻子。人们说得十分准确，他的那位男爵夫人的确像一匹牡马：她的胳膊和大腿都很长，她的嘴脸同马的没有两样，而拉伊蒙多常常给她当保镖。那天晚上，他一看到我就立刻溜进苏蒂尔咖啡馆，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专心地读《威尼斯邮报》。他已经衰老，脸色苍白，像一根朽木那样难看。我也不相信他父亲过得很自在，因为他父亲和奥尔门塔都仅仅得到了一半的退休金。这两个老朽可悲地结束了他们那笑里藏刀和盗窃成性的生涯。奥尔门塔律师还有改变其境况的可能。据说他的儿子已去罗马从事外交工作。律师先生期待着儿子的大力帮助。诚然，我并不为在威尼斯离开这些恶人而难过。但最使我难过的是，我的妹妹阿格拉乌拉病得很重，她的身体十分虚弱，精神非常忧伤。啊，可怜的阿格拉乌拉，有谁还能认出你就是在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时期曾陪我从帕多瓦到米兰去的那个漂亮的“船员”呢！

第二十章

西西里人在佩佩指挥的阿布鲁佐战场上。我尝试了监狱生活，几乎走上绞刑架。彼萨娜营救了我，但我双目失明。在伦敦的流亡者。希腊的战士们。卢奇利奥为我做手术，我得以重见光明，但不久我却失去了彼萨娜。我活着回到祖国，只能靠回忆度日。

啊，可怜的亚德里亚海！我何时才能重新看到布林迪西的罗马舰队的光荣，利布尔尼战船的光荣和威尼斯帆浆战舰的光荣啊？经过惊涛骇浪的长期冲击，你的两岸几乎变成了荒漠，同普利亚沼泽地的灌木丛相对应的是阿尔巴尼亚荒无人烟的山脉。即使那已变成一个小旅店的威尼斯和已变成一个小商店的的里雅斯特也难以对你那被抛弃的两岸给予安慰。每天为你梳理卷发的曙光，徒劳地力图给予你一个新的海岸，而不是这个破烂不堪的海岸和那个记忆中的海岸。

当我们的客船自威尼斯的马拉莫科港启程时，天上是晴空万里，海上是风平浪静，使人几乎没有冬天的感觉，在大海上更是没有冬天的味道，远处那光秃秃的树林和白皑皑的雪山也显示不出岁末的来临。微风吹拂着海面的细浪，把来自非洲的

暖流送往干燥的达尔马提亚。古罗马皇帝迪奥克莱齐亚诺避难的萨罗纳和圣徒阿戈斯蒂诺的主教官邸所在地伊波纳现今又在何处？回忆，回忆，再回忆，它就像海浪一样接连不断，滚滚向前。风是那样的柔和，那样的芬芳，吹向那片被贪婪者占领的极其富饶的土地。东方缓慢地产生了文明，但它业已衰老。北方迄今三百年来表现得十分幼稚，就像一个自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那样盛气凌人，实际上它还没有成长起来。意大利曾经两次超过了东方，影响了北方。它曾两次成为世界的主宰，创造了富裕和伟大的奇迹，也造成过巨大的灾祸。意大利正在深思，它蔑视拉马尔蒂耐的挽歌，它不信任那些悲观主义者，有一天它将赶上那些比它先进一步的国家，它要勇往直前地走千万步。我要对你们说，它决心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不停地前进，当然道路是漫长的。

当船行驶到安科纳海岸附近，突然刮起了令人讨厌的东南风，这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航行。虽然两桅帆船有很好的适应性，但强劲的东南风也使它无可奈何，船员们不得不把船帆降下来。我们的船一会儿停泊在这里，一会儿停泊在那里，用了四个星期才到达我要下船的曼夫雷多尼亚港。我从该港动身，于2月初到达莫尔费塔。当时，那不勒斯王国的农民志愿军正奔往阿布鲁佐，以便同古利埃尔莫·佩佩将军一起抗击外国的入侵。人们以为奥地利的主力会从罗马一路前来进犯，所以卡拉斯科萨将军指挥王国的正规军准备进行抗击，他把部队布置在加埃塔和亚平宁山脉之间的海岸线一带。短短几天我就办完了我的事。虽然老神甫已经去世，但他把我父亲的名字写进了1799年亡故者的人名录之中。我顺利地获得了我父亲亡故的证明。此后，我迅速前往佩佩将军的住地报名参军。

佩佩将军很客气地接见了我。他极其信任自己的志愿军，

他提议志愿军必须英勇地打击敌人企图从阿布鲁佐方向进行的佯攻。但他却未想到奥军统帅努根特竟集中他的全部力量攻击他的志愿军。所以，他还十分相信教皇的侍卫队，打算通过在教皇国的领土里埃蒂构筑工事来很好地加强自己的防线。当我来到这位将军面前时，他正全力执行上述计划。我恭恭敬敬地把介绍信交给了他。这位将军对我十分热情，他说国家大有希望，即使出现最坏的形势，国王回国后也应在无外国干涉的情况下把一切都整顿好。当时，我向他表示，我愿意完成他委派的任何任务。他很高兴，并补充说，人们可以考虑得更远一些，如果敌人不愿意进行谈判，我们就给他们以致命打击，把他们赶到波河的对岸。他告诉我，米兰的一位绅士正受命处理与敌人谈判事宜，他将把我介绍给他。

我同这位绅士是在就餐时见面的。但我遗憾地发现这位绅士竟是经常光顾米利亚娜伯爵夫人官邸的常客之一。我很不喜欢将军安排的人选。这位绅士很少讲话，但总是东张西望，牢骚满腹，就同在伯爵夫人家聚会的那些人的习惯一样。又过了一天，他就神秘地无踪无影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据说，次日他去罗马拜会了奥尔门塔先生，并从奥尔门塔先生那里得到了自由出入伦巴底的通行证。有许多人相信他，但我却不相信他。事实上，他的名字在随后的岁月中的确不值得一提，虽然我对他的情况知道得很少，但仅仅凭我所知道的很少的那点情况就足以说明，他是一个专门损人利己的家伙。

在战场上还有一些西西里人，他们对自己家乡的事情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但对那不勒斯的事情却各执己见，他们是一些朝气蓬勃、慷慨大方、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西西里是意大利南部的托斯坎，因此他们不欣赏那不勒斯，认为它是一座粗野的、好斗的、自负的城市。虽然在他们的家乡并不存在平等，

但他们还是很自豪的，他们并不顾及别人说他们是地方主义。这就像法国的马赛对里昂嗤之以鼻和英国的爱丁堡若干世纪以来一直对伦敦嗤之以鼻一样。这种现象可能现在依然如故。众所周知，伦敦高于联合王国的任何一个城市，罗马高于意大利半岛上的任何一个首都。罗马就其传统、古迹、光荣和雄伟来说，它不仅是意大利之冠，甚至是世界之冠，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勇气与它相比。但事实是，西西里有两个省力图脱离那不勒斯王国。于是，王国政府便派遣弗洛雷斯塔诺·佩佩前往平息叛乱，因而犯了分散力量的错误。当时王国应当集中力量对付来自北方的敌人，而不是西西里的两个省。如果在卡拉斯科萨率领他的部队把守卡布阿战线时，弗洛雷斯塔诺·佩佩的部队能同他的弟弟古利埃尔莫·佩佩的残部会合，可能我们就不会在里埃蒂和安特罗多科遭到惨败，那不勒斯的军队就不会有那样的污点，也就不会发生正规军和骑兵为一方，由牧民和流浪者组成的志愿军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

西西里人捍卫自己的土地，反对别人指责他们傲慢和轻率。他们认为，作为巴勒摩人那次光荣的不合时宜的暴动完全是由“制锅党人”的所作所为引起的。“制锅党人”是由王国的警察头子卡诺萨一手泡制的一个秘密会社，而卡诺萨一心想用它来对付烧炭党人的影响。但这个由政府控制的秘密会社纯粹是一个影子，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者变成了一些危害政府本身的狂热分子横行霸道的工具。卡诺萨就是由于他的那些走狗们肆无忌惮的行径而被革职的。这个在光天化日下发号施令的组织并不需要在暗地里耍弄阴谋诡计。我们可以这样说，虽然“制锅党人”攻克了巴勒摩，但这却意味着他们要把祖国的土地拱手送给外国人。

我们志愿军的那几位西西里人不愿意听到人们谈论上述问

题，但他们提出过一些建议。如果王国接受他们这些建议，西西里很快就会平静下来。古利埃尔莫·佩佩将军很赞赏他们的建议，但是当时他最关心的问题是马尔凯地区的战况，而不是西西里的事务。午饭后，我们得知，昨天晚上敌人的一队骑兵已越过马尔凯边界，当地的一些逃亡农民宣称敌人的大部队就在他们的后面。将军明白，奥地利帝国的军队正在实施一个途经卡布阿的大路直逼那不勒斯的计划，因此，他要求我们的部队全力进行抵抗，命令我守住阿布鲁佐的一些防卫设施尚不完备的关口。他还怀疑那些农民的传闻是不是夸大其词，他认为，那很可能是敌人派出的侦察部队在摸情况。人们希望，王国一方面能把部署在各地的近卫军集中到里埃蒂一带进行阻击，另一方面能使卡拉斯科萨将军寻找机会从那不勒斯侧面给予正在追赶佩佩将军残部的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佩佩将军决定迅速派精锐部队开往里埃蒂，我和那些西西里人及时报名参加突击。将军向我们表示感谢，并派出几名骑兵作我们的护卫。他要求我尽快将了解到的一切情况告诉他。与此同时，他下令开赴里埃蒂至阿奎拉一线布防的所有指挥官注意相互联络。

然而，人们最为担心的情况令人遗憾地出现了。努根特率领他的军队向阿布鲁佐猛攻，他的一支由骑兵组成的主力部队严重威胁里埃蒂至关重要的前哨阵地。佩佩将军两小时后才得知该消息，他要想组织紧急反击为时已晚。他只能组织撤退和防止最大的危险。奥地利帝国的骑兵已开始进攻。手持步枪的志愿军难以阻挡骑兵的猛烈冲击。顿时，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恐怖降临人间。敌人大兵压境，而且异常的凶猛。我们部队的防卫手段十分可怜，没有任何炮兵，骑兵总共也不过四百人，并且分散在各个阵地上。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里埃蒂失守，佩佩将军不得不撤退。他刚刚离开里埃蒂，立即把他的部

下招集起来，力图构筑新的防线。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敌人的总指挥已在里埃蒂扎营，看来已无组织新防线的可能。他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所有的军官一致认为，现在已无法冒着敌人强大炮火的打击去夺回里埃蒂的中心广场了。但是，将军坚持要执行一个勇敢而必要的决定。他高喊，谁想消灭敌人就跟我来。他在里埃蒂战场进行最后冲击时，并没有忘记阿布鲁佐的战场。光荣和义务在向他召唤。在他的上尉们“前进，前进！”的呐喊声中，无数英勇的志愿兵，包括我和那几位西西里人冲杀在最前列。

我对妻子和儿子的思念转瞬即逝。我心里想，作为父亲，我首要的义务是把坚强无比、英勇奋战的榜样作最好的遗产留给自己的儿女。你们会同意我的意见。作为科尔多瓦多的一个风琴演奏者来说，我死而无憾。在这样的时刻，死对我来说，是无尚的美好和光荣，这是对我那充满了无数悲痛和失败的漫长人生的奖赏。在我所经历的岁月中，生活很好的时间不多，很好地死去的机会却不少，或许这就是对我无憾地离开这个世界的一种安慰。

我们的冲击是迅猛而强有力的，惟一的缺点是我们的人数太少。敌人的大炮在轰鸣，给我们的突击队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在那些英勇的西西里人中间，活着的只有一人，并且也被敌人的炮弹炸伤。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次冲击，战士们更加勇往直前。敌人的炮弹像冰雹似地落在我们的头上，我们的部队被打乱了，志愿兵四处逃散，无数阵亡的和受伤的战士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敌人的骑兵践踏着他们的身体飞驰而过。佩佩将军几乎只身一人逃往阿奎拉，在那里继续指挥他的余部。但是，这次失败和他在里埃蒂的部队的瓦解并没有使他失掉继续战斗的勇气。我的胳膊严重受伤，我想方设法进行隐蔽，迅速

潜入一片灌木丛中，但是，敌人的步兵还是发现了我，因此我成了他们的俘虏。当敌人得知我不是那不勒斯人时，他们便把我带到奥军总部进行审讯。随后，由于奥军押解着我不停地转移，我逐渐得知阿奎拉和安特罗多科均已陷落。

三月份我被押解到那不勒斯，被关进圣艾尔莫古堡监狱。他们把我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说什么这是由于我的罪行严重。事实上我仅是自愿地为了维护一个制宪政府而进行战斗，而且这个制宪政府也不是我的政府。然而他们认为我犯了严重的叛国罪。由于我的伤口已经痊愈，他们决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宣判我的死刑。我没有给家人写任何信，因为我认为，让家人得知这种难以避免的不幸越迟越好。因此，我准备以最大的忍耐去死，我感到最大的遗憾是未能看到这一悲壮篇章的结尾。法官们还来找我，宣称如果我说出是谁派我来的和我为什么来此地的话，他们可以给予我一个体面的赦免。我对于这种愚蠢的问题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我来此是为了寻找我父亲死在莫尔费塔的证据。我说我来此除了这一原因外别无任何原因。我还说，由于当时我想乘机向佩佩将军问候，因而我的悲惨命运就把我引入那一悲惨事件之中。虽然我说这些话等于白说，但我却利用这一良机请法官先生们能把我父亲死亡的证据和我死亡的证据一并转交我的家属，因为这些证据有助于粉碎土耳其当局处心积虑的赖账企图。

这些法官先生们听完我的这一番话后发出了一阵冷笑，他们可能以为我已经疯了，正在说疯话。但我脸上带着世界上最美好的微笑郑重声明这是我最热切的愿望，并郑重地再次请他们将我父亲和我死亡的证据转交我的家属。随即我把两个地址交给其中的一位先生，一个是威尼斯斯皮罗·阿波斯杜洛斯的地址，另一个是弗留利地区科尔多瓦多的阿奎丽娜·阿尔托维

蒂的地址。在他们相信我不是开玩笑后，他们答应按照我的愿望去办理。我还问他们我什么时候将走出监狱去迎接那最后的仪式，因为我在狱中已经被关押了三个月，我认为用我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一口自由空气是一桩诚实的交易。随后我得知，我的死刑将于三日后执行，绞架就设在古堡的地下室里，看来我再也无法见天日了。那不勒斯啊，我愿意死在你这里，但为什么我不能再看你一眼呢！你们说，这是多么残酷啊！

他们走后，我尽力地安慰自己。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你不应该轻率地在胡思乱想中度过这最后的时光，最好是使你死得有分量，你至少要在那些刽子手面前显示出你的精神的伟大。众所周知，良好的榜样会使人们传颂和效仿，将始终有益于人类。刽子手经常以其谎言来恐吓人们，但他们不可能通过处死别人而获得利益。

次日，当我醒来时，我在平静地回顾过去，突然我听到狱中的走廊里有脚步声，它既不是监狱看守的脚步，也不是狱吏的脚步。当他们打开牢门时，我以为等待我的定是来听临终忏悔的神甫，或者是刽子手派来包住我的头和测量我的颈项有多大尺寸的佣人。然而都不是。进来的是三个体格高大、脸色阴沉的人，其中一人从腋下抽出一张折叠的纸，慢腾腾地将纸打开，并开始带着很重的鼻音装腔作势地高声宣读起来。在他朗诵一段圣经时，我仿佛听出那是富尔詹齐奥的声音。他使我回忆起往事，真令人不快。然而，我坚信明天我将会死去，我是那样专心地观察那三个家伙，以至于没有注意到他们所读的内容是什么。惟一引起我注意的是：“赦免”二字。

“什么？”我抖动了一下身子后问道。

“就是把你的死刑改为在蓬察岛终身监禁。”那个说话带鼻音的秘书先生不耐烦地回答我。

这时我才明白他们来是干什么的，但我并没有为此而宽心，因为终身监禁与死刑并无多大差别。后来我更加确信，如果立即被押上绞刑架，可能有更多的好处。我被押送到蓬察岛服无期徒刑。我被关押在岛上后失去了一切自由，至于生活的艰苦就可想而知了。我是被关在一间狭长的牢房里，一张木桌是我的床铺，生水和豌豆汤是我的主要饮食，许多那不勒斯的惯偷和卡拉布里亚的强盗是我的同伴。那个牢房是各种昆虫的栖息地，肮脏得就像一个粪坑。由于犯人只能吃菜叶喝豌豆汤，所以总是饥饿难忍。监狱的看守说蓬察岛的空气可使人发胖，但我发现豌豆汤使我一天天消瘦。如果在此超过一个月，定会大难临头。我不知道屋大维皇帝的女儿和外甥女是如何在该岛度过了十年岁月，可能她们除了吃豌豆外，还要吃些更有营养的食物吧。幸运的是，我在那里没有超过一个月。随后，他们把我押解到加埃塔市的监狱，这里的狱友较好，饮食也不错，但我的眼睛经常疼痛，视力开始下降。

我被单独关在一小间牢房里，墙壁粉刷得雪白，窗子面向大海。悬挂在高空的太阳照耀在大海平静的水面上，明媚的阳光经水面反射到牢房里，使我眼花缭乱。我想观看那给人以温暖的太阳，但我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均属徒劳。难道可以向一个人赠送生命却要剥夺他的视力吗？我不懂他们为什么给予我这样的赦免。三个月的监禁几乎使我成为一个盲人。我只能看到蓝、绿、红三种颜色，再也看不到自然色彩了。我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有时我感到我的牢房仿佛成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大厅，我的手仿佛成了大象的爪子，而狱吏们仿佛成了一群犀牛。

第四个月开始后，我仅能朦朦胧胧地看到我周围的东西。第五个月，一切都成了漆黑一团，我感到眼前的颜色全是暗红

色，就像鲜血和尘土混合在一起那样。这时又突然下达了让我返回那不勒斯的圣艾尔莫古堡监狱的命令，还是由原来的那两名法庭秘书宣读命令。这是一道对我进行赦免的命令！但你们还应当耐心地听我讲清楚！如果我再也看不到世界及其真正的色彩，但我至少可在世界上自由地故步和呼吸啊！我可以重新回到我的家乡，回到我的儿子和妻子的身旁啊！……还是不要急于作这种伟大的设想吧！他们虽然赦免了我，但却要把我逐出意大利啊！你们认为他们会把我放逐到什么地方。反正法国和西班牙是不会向我张开双臂的。这类的赦免无异于让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去四处乞讨，上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是，我心中甚感宽慰的是，我得知这一赦免是圣科罗奇公主出面干预的结果。当年在我从那不勒斯海港起程前往热那亚之前，我曾同她进行过亲切的交谈。

公主本应相当老了，但由于她一贯行善积德，因而她仍然保持着女性的青春活力。她极其热情地欢迎我。我很长时间没见到她了，我感到她还是像在那不勒斯共和国时期那样不过三十多岁。她告诉我，为了让我得到赦免和自由，她曾四处奔走，十分忙碌。她感到遗憾的是，未能让我更早地获释。此外，她还告诉我，我之所以获得自由还多亏了另一个人，而这个人我是很熟悉的，但这个人与我见面之前希望先知道我的身体状况如何，希望知道我的眼睛是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糟。我不知道这个仁慈的隐姓埋名的人是谁，我急不可耐地想尽快见到这个人。

“公主，”我感叹地说，“很遗憾，我的眼睛的亮光丢在卡普阿市了。我已被判处永远在黑暗中生活。我所热爱的所有人的脸庞永远隐藏起来了，我只有通过想像才能在心中显现出您那善良而可爱的面容！”

我感到公主在苦笑，就如同一个想赚点钱但东西又卖不掉的人一样。

“你是什么时候失明的？”公主悲伤地问我。与此同时她打开了通往隔壁一间小屋的门，并热情地说：“彼萨娜夫人，您快进来吧！卡尔洛先生非常需要您。”

尽管我的心要我保持平静，但我相信，当时我高兴得几乎要发疯了。彼萨娜是我的善良的天使，每当命运使我陷入最危险的境地时，我总能得到她的救助，她是热情帮助我摆脱厄运的胜利女神。她猛地一下扑到我的怀中，我们紧紧地拥抱，以便使两颗心贴在一起。随后我握住她的双手，不停地吻她的面颊。当时我忘记了一切，脑子中只有那表达我全部感情的亲吻。

“卡尔洛！”她开始同我交谈，由于过分激动她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我来那不勒斯已经有七个月了，并且是在你妻子的请求下来此地的。公主十分关切地写信给威尼斯，问我们那位因被指控犯了严重叛国罪而被关入圣艾尔莫古堡监狱的卡尔洛·阿尔托维蒂是否就是二十年前她认识的那个卡尔洛。她是首先给我写信的，因为她不认识你的亲属。你想像得到，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是什么样的心情，当时我已有三个月没有收到你的任何书信了，我很担心你会有意无意地卷入那不勒斯的革命！得到你的消息后，我本想立即动身来这里，但有些别的事使我推迟了几天。我找到了你妹夫，请他陪同我前来那不勒斯搭救你。他愿意陪我来，但他的妻子病得很厉害，因而他不得不留在威尼斯。这样，我凑足钱后便开始了我的旅程，你知道我们家的经济境况也不好。在我动身前，我要找好照顾我丈夫的人。我还看望了你的妻子，向她讲述了全部情况，她要求我全力以赴地救你。阿奎丽娜真可怜，有多少灾难使她陷入绝望

的境地啊。天哪，有什么办法呢！贫困围绕着她，要抚养两个可爱的儿子，要照顾残废的哥哥，但她不顾一切地想来此地与你一起受苦难，一同去死。是你妹夫说服了她，他向你妻子说明，她长途跋涉来那不勒斯对你不会有任何好处，留在家里照顾孩子会使你更宽心些。她勉强同意了，她对我将要想尽一切办法和利用各种途径来解救你感到极为高兴。她十分相信我能为你找到最好的辩护律师。于是，我就来到此地。你的每一次赦免都多亏了公主的多方求情。上帝要让灾难再次折磨你，但我们要使你摆脱灾难，所以我才来到那不勒斯。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得到了你妻子的信任。如果你把我的作用分开看的话，我是你的朋友，你的向导，无论如何是你的护士。”

“彼萨娜，你太谦虚了！”公主开始说话。“你在那不勒斯的多方求情，你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我。如果说我有时还有某种畏难情绪的话，而你却始终怀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定决心。”

“噢，你们两位都是我的大恩人！”我感激地说。“没有你们的帮助，就不会有我现在的生命，我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表达我对你们的感激之情。”

“太客气了！”公主说。“我们还是谈些更有用的事情吧。明天你们就要动身进行一次长途旅行，你们要仔细考虑一下还缺什么东西。”

事实上，这位善良的公主，虽然经济状况并不优越，但已经为我准备了一个大行李箱，里面装满了我所需要的一切用品。所以我没有其他需要了，我惟一的需要是以何种方式来表达我对她的感激。当时，公主还要全力照料可怜的马尔太利的两个孩子，因为马尔太利英勇牺牲后没过几年他的妻子也离开了入世。他们的两个儿子在公主的精心照看下得到了良好的教

育，其中一个成了很有名的工程师，另一个是商船上的大副。

我在动身之前十分高兴地认识了马尔太利的大儿子，他的相貌同他的父亲十分相似。他也曾卷入保卫那不勒斯制宪政府的事件之中，并遭受了审判，不久前才获释。由于他在斗争中表现出的坚定不移的精神，使他在当地赢得了崇高的威望。次日，我怀着惋惜的心情离开了那不勒斯如诗如画的海岸，我曾两次不得不离开魅力无穷的那不勒斯。但第二次，我不能再用眼睛向这座城市行注目礼了，可我的心在急剧地跳动，如同在唱远离祖国的悲壮歌曲。我知道我再也看不到这座城市了，虽然我未能为它而死，但它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一个月后，我们在伦敦住了下来。英国是当时惟一允许我居留的国家。但是，我们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为了生计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食品价格昂贵，房租很高，我的眼疾日益恶化，贫穷不断加剧，甚至看不到摆脱困境的希望。所有这一切使我为眼前的状况烦恼，为更悲惨的未来担忧。可怜的彼萨娜不再是那种养尊处优的贵族小姐，而是日夜为我操劳的人，她全力学习英文，并教授意大利文以维持我们的生计。我们的开支远远大于我们的收入。尽管找了不少医生和进行了各种治疗，我的眼还是完全失明了。正当我们期待来自威尼斯的某种接济时，阿格拉乌拉写信给我们，她说只能给我寄很少一点钱，因为斯皮罗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和全部家产已前往希腊，以便参加由马伊诺蒂人发起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暴动。她本人原想跟他们一同去希腊，但因身体虚弱未能与他们同行。她一人暂时留在威尼斯，虽然她生活上很困难，思想上也很痛苦，但她对丈夫和儿子忠于一个受压迫的伟大人民的神圣事业并准备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却是十分赞赏的。

我对我妹妹和妹夫有这种崇高的精神从内心里感到高兴。

从威尼斯得到某种接济的希望也破灭了。关于土耳其当局支付我父亲给予他们的那笔贷款的问题，阿格拉乌拉只字未提，因为斯皮罗和他的同胞们正在与土耳其打仗。这样一来，只能向科尔多瓦多求援了。但是，对他们要说得圆滑些，不能把我们的情况和需要全盘托出。否则，阿奎丽娜和布鲁托会把他们血管中的全部血液抽光来帮助我们。为了避免阿奎丽娜、我的儿子和布鲁托陷入绝境，我照例告诉他们一些好的情况。这样，他们对我们经济的拮据和我眼睛的失明也就一无所知了。为了证明彼萨娜不在我身边，也为了掩饰一个富人所写的那种丑陋的字迹，我想方设法让他们以为我十分繁忙。彼萨娜在一个富人家当保姆，她无意立即回威尼斯，因为她认为待在这里对她那由克拉娜照顾的丈夫有更大的好处。

彼萨娜学习各种技能，以便通过自己的工作获得一些报酬。虽然一开始她不愿意同我住在一个地方，但由于护理和日常生活的需要，她后来便搬到我的住处来了。我们作为兄妹生活在一起，我们完全忘记了把我们甜蜜地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往事。如果我偶而想起往事，彼萨娜或同我说几句玩笑话，或把话题引到别的方面。

遗憾的是，我们有关解决经济问题的所有幻想都一一破灭了。彼萨娜靠借钱去学英文，现在她英文已讲得非常流利。但是，她却不能去授课了。她四处寻找授课机会，仅找到几个小商人的孩子愿意学习意大利文或法文。她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为威尼斯侨民子弟当小学教员的工作。干这一工作收入甚微，但十分劳累，她难以长期承担这一工作。我衷心地感谢她为我所作的一切，我实在不忍心接受她作出那样巨大的牺牲以维持像我这样一个无用的人的生命。彼萨娜听了我对她的献身精神的感激话后，笑着说服我她这样做是值得的，是她心甘情愿

的。于是，我尽力少给她添麻烦。通过她的声音和她的双手的日益消瘦（我偶而同她握手时感到了这一点），我发现困窘和劳累在严重地损伤她的身体。而我却像一匹始终在马厩里被人照料的公马。我经常为此而痛心，我担心我对彼萨娜给予我的这种伟大友谊会逐渐丧失敏感。

友谊啊，友谊！正如威尼斯人所说，在这个词的后面流逝了无数美好的光阴。我无法相信，彼萨娜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毅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我不知道，有时我是害怕还是乐于回顾过去，当时我们作出的牺牲是一种伟大的德行。每当我谈及过去的事情时，她总是高兴地同我开玩笑，我羞愧自己的疑心太重，大概生来就有傲慢的毛病，就缺乏无私的英雄主义精神。此外，她善于说服我改变话题，使我集中在一个欢快的话题上，她总是第一个讲述有关阿奎丽娜、我的两个儿子和我从他们之中所感受到的幸福。好像彼萨娜已为我而死亡和被埋葬了一样。我在这种白天与黑夜毫无差别的情况下度过了好几个月。我完全丧失了复明的希望，除了星期日我挽着彼萨娜的手臂到外面散一会儿步外，我一向不出门。彼萨娜极度劳累，但她想方设法使我以为她不累。她经常整整一个上午都不在家，她要我相信，她遇上了好机会，从这家到那家去授课。可以想像她是在某个商店工作，但我从不想揭穿事实的真相。

“彼萨娜，”我有时问她，“今天是星期天，你为什么不穿上那件丝绸衣服？”我从衣服的沙沙声中可以知道她是否穿了那件丝绸衣服。

她回答我说这样更方便些。我知道，为了几个钱她已把丝绸衣服变卖了，后来她坦白地对我说，是一位女邻居帮她卖掉的。

次日她的斗篷也没有了。我之所以发现这一点，是因为我

听到她冻得上牙打下牙的声音。但她向我保证斗篷就在她身上，她让我摸摸她的衣服，并说那就是她的斗篷。我知道那件斗篷的料子是柔软的开司米，我只要用手一摸就一清二楚了，她当然骗不了我。她的斗篷跟她的丝绸衣服一样被变卖了。她时常安慰我，利用我看不到外界的景象而向我隐瞒我们的贫困状况，以免我为此忧伤，但我怎能不为我所遭遇到的种种灾难难过呢。偶尔我也感到绝望，心想，我为什么这样无能，我何时才能报答这个善良的女人为我所作的一切。

虽然我告诉阿奎丽娜我们的生活尚且宽裕，她还是尽最大努力给我寄来了一些钱，但这对我们的需要来说好比杯水车薪。她还告诉我，她正在筹积路费以便有一天前来看我，并在威尼斯想方设法让我获得回国的特赦。我灰心丧气，认为我已经毫无希望了。但彼萨娜严厉地批评我如此失掉信心是愚蠢的，我们可以不费太大力气而幸运地继续生活下去。她仅仅偶尔在责骂我思想消沉时，才用一些讽刺话激励我。但不到一分钟，她又重新恢复她的温柔和耐心，其态度判若两人。她热情地鼓励我要意志坚定。虽然世界上有许多儿子使自己的母亲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虽然有许多的情人多亏了自己的女友，虽然有许多丈夫从自己妻子那里得到了最大的爱，但是，承认女人对自己有大恩大德的男人却不易找到，而我是真心地承认彼萨娜对我有大恩大德。母亲、情人、妻子对她所爱的人是不会吝惜自己的力量的。如果说彼萨娜对我的态度是奇特的和不寻常的话，如果像她在威尼斯的某些熟人那样，把她的无私的牺牲精神称之为发疯的话，那我要为这种发疯祝福，我要推倒那些高谈阔论者的圣坛，我要为彼萨娜树立一座比他们的圣坛高出千万倍的、更伟大的圣坛。

尽管疯子是少数，神志正常者是多数，但往往令人遗憾地

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那些把慷慨大方的高尚情操放在首位而把考虑自己的行动是否符合常规和利益置于次要位置的人却身体虚弱，要被送进医院。如果大脑能够更好地与内心的激情相吻合，如果四肢能够更加服从内心的激情，你们可以想像，人世间的情况将会是另一种样子。啊，现实却并非如此！我们的历史将要壮丽地结束，我们正忙于撰写光荣的后记。看来道路必须改变，民族必须革新，必须使人们去追求最伟大和最崇高的利益！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但它同过去的那种崇高而慷慨的精神是有很大差别的！

你们可以想像，一个盲人和一个多年来习惯于威尼斯贵族闲逸生活的女人，在伦敦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巨大漩涡中，怎样才能生活下去。政治流亡者得不到任何的方便，他们的处境无异于马戏团中的野兽，甚至连他们饮用河水也要付钱。来自家乡的微薄帮助已经中断，要靠彼萨娜筹集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在伦敦每年至少要开支四百杜卡托，但从威尼斯和科尔多瓦多来的帮助不过三个杜卡托。贫困啊，贫困！即使如此，彼萨娜还是请过一些有名的医生来治疗我的眼疾。由于我不相信会有什么医术能治好我的病，我一再对她说，这是一种奢侈，是徒劳无益的。

彼萨娜不在家的情况越来越频繁，在外面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为此，我的心情变得十分忧伤和疑虑重重。这个可怜的女人有时为了我的一些不正确的想法而生气，甚至同我争吵。当然，我总是让步和闭嘴，我就像一个欠了她无数钱的债户一样。但我感到她对我抱有最大的信任。你们知道，那些被否定的东西恰恰是最希望的东西。我一点也没有要胜过她的念头。有时她大发雷霆，并且很难平静下来，她经常捶胸顿足地走出家门，嘴里还嘟嘟囔囔地抱怨我不信任她，但我深知她对我没

有任何恶意。所以我们的争吵总是顷刻即逝。当她回家时，她看到我是那样的平静，就像一个已经认错的人一样。

“卡尔洛，”她对我说，“你怎么变乖了？这样我就不出门了。否则，我还要外出，并且更晚地回来。我不能忍受你对我的怀疑。你要相信，我不告诉你的东西就是我不应告诉你的，因为它不是真的。”

我假装相信她的话，我不再重视她生活中那些对我来说是很神秘的部分。但是，我的想像力仍在活动，而且同事实相距并不遥远。请上帝作出判断吧！每当我想到她的境遇立刻就会毛骨悚然。但是，我不能固守某些想法，因为我没有这种权利。我尽力说服自己，彼萨娜没有向我隐瞒任何东西，授课占用了她全部外出的时间。然而，她逐渐不再有勇气对我说：她身体很好，她不羡慕她年轻时代的的强壮体格等。我听到，她爬完楼梯后总是气喘吁吁，而且时常咳嗽，有时甚至呼吸十分困难，这些情况使我难过极了。

我们第二年的流亡生活开始后，彼萨娜病得很重。当时，一个盲人是何等的痛苦和绝望，我实在难以描写。侥幸的是，我逐渐活过来了。此外，我竭力忍住痛苦，以免彼萨娜过分为我担心。虽然她的痛苦并不比我轻，但她仍然以最大的热情安慰我。她感到了死亡的威胁，也曾说过需要休养的话，她发高烧，那种痛苦的样子真令人心碎。但是，她仍然打算下周就去工作，考虑可从这里或那里能得到多少报酬以支付我们的大笔开支和积累一点钱。总之，她想方设法使我忘记她在生病，要我相信她很快就会康复。尽管如此，我的担心并未减轻，我日夜守护在她的床头，不时地为她试脉，用耳朵仔细地辩听她那沉重而艰难的呼吸。

噢，只要能给我一丝光明让我看看彼萨娜的景况，使我能

相信她那些充满仁慈的假话，我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啊！我惊慌失措地追问医生，恳求他告诉我彼萨娜身体的真实情况。我不止一次地怀疑是她背后要求医生不向我透露她的危险情况！当我表示坚决不相信她的话时，她甚至还发火，力图使我相信她没有什么事，我不必为她担心。但是，我当然不会被她的计谋所欺骗。我预感到，一场灾难正在威胁着我们，因为医生的态度是那样的谨慎，不能不使人害怕。我们的经济状况也恶劣到了极点，甚至要卖掉所有的衣服。但是，即使卖掉我自己，我也要照顾好彼萨娜。

上帝终于对彼萨娜和我的痛苦表现出同情心。她的疾病被控制住了，虽然并未痊愈，但使她精疲力竭的高烧在消退，她逐渐又有了点力气。她从床上起来，想立刻辞退女佣人，以便节省点开支，并说她能干家务。对此我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但是彼萨娜的意愿是不能改变的。疾病、灾难、劝说、命令均不能使她取消自己的打算。在她走出家门的头几天，她不仅不听我的劝告，而且还不愿让我陪她。她一再坚持要外出，我只好同意，并且是她一个人外出。

“彼萨娜，”我对她说，“难道你非要我同意你四处去授课以便挣些钱不行吗？那就让我们一同去吧！你愿意去哪里，我就陪你到哪里。”

“多好的向导！”她开玩笑地对我说。“我的好向导竟是个瞎子！我倒是真想把你介绍给那些人家从而使我变成一个可笑的人！但是，谁知道他们会怎样想……不行，不行，卡尔洛。英国人是善于起疑心的。我对你说，你必须让我一个人外出。”

尽管我嘴里还嘟嘟囔囔，并且丝毫也不相信她对我说的那些话是真的，但我对她只能听之任之。她又开始长时间不在家。在她外出期间，我的心总是悬在半空中，我担心再也看不

到她返回家门。事实上，她每次回到家都是精疲力尽。开始我很温和地责备她，后来我就不说什么了，因为即使最轻微的责备也会使她火冒三丈，这对她的身体是大为不利的。我不相信，人们能想像得到我们是多么的贫困。

你们知道，伦敦是一座很大的城市。但是，山不转水转，地不动人动，并且常常会不期而遇。有一天早上，彼萨娜突然碰见了卢奇利奥大夫。虽然我早就猜想到他住在伦敦，但由于过去他对我表现出的那种不公正的冷淡，我并不想求助于他。现在他同彼萨娜相会了。彼萨娜向他叙述了我和她的全部经历，以及我们现在缺吃少穿的原因。好像我的行动使他信服了他过去对我的指责是错误的，他过去对我的那种态度曾严重地伤害了我。于是，他马上来找我，并表现出空前的深情厚谊。这是他要求我原谅他对我长时间采取不公正态度的一个好方式。在这个问题上，对卢奇利奥这样一个秉性自负的人来说，我不能有更多的要求。我确实通过这次会晤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我把他视为上天给予我的希望，看来我们要交好运了。我越来越相信经过无数的曲折就会出现幸福的前景，好像它一下子就出现了。

卢奇利奥首先仔细地为我检查眼睛。他对我说，我的眼疾是白内障，过几个月待白内障成熟后就可为我作手术，经过手术我会完全复明。他劝我对此丝毫不要怀疑。卢奇利奥的诊断给予我极大的鼓舞。他赠予我的伟大礼物是光明！一个失明的人怎能不由衷地赞美他呢。随后，卢奇利奥询问我本人和我的家庭的有关消息，以及我们目前的生活状况。当他了解了全部情况后，他向我提出了一个设想：他要叫阿奎丽娜和我的儿子们来英国以便同我住在一起，虽然他们来英国需要一笔很大的开支，但从长远考虑却是大有益处的。他有一大批医疗对象，

如英国的一些勋爵和王子等，他可以对他们施加影响。我认为，当时英国议会就维罗纳国际会议的决议进行的激烈辩论表明，卢奇利奥确实在英国贵族中有相当大的影响。

由于这需要一大笔开支，对此我毫无准备，因而我犹豫不决。另外，我应当坦白地说，要我的家属前来照顾我也是难以启齿的，因为我担心这会有辱于彼萨娜的舍己为人的高尚精神。我们两人沉默了一会，我向卢奇利奥表示暂时不能考虑这个问题。

“不行，不行！”他忧伤地对我说。“你需要家人的照顾。你应当相信，这对彼萨娜也是大为有益的。”

我必须说明，是卢奇利奥为我解开了这一个谜，他对我说，对一个盲人的治疗确实很需要一个富有教养的女士使用威尼斯式的温柔方式，但另一个女人的帮助却可以大大地减轻她的负担。

“请你对我说实话，卢奇利奥！”我恳切地对他说。“彼萨娜的身体同你的设想没有任何关系吧？”

“当然有关系，因为她的身体状况有可能恶化。”

“我们说现在的情况，你是不是感到她的身体还好？”

“我的天啊，谁能说一个人的身体何时好何时坏呢！自然有其秘密。虽然我从医多年，现已变老，但我还是不敢作明确的判断。昨天早上我送走一个病人，当时他的病情仿佛在好转，但是昨天晚上我发现他已经死去。自然往往会惩罚那些想过分了解其内幕和背离其神秘的纯洁性的人。卡尔洛，请你相信，科学还是一位处女，迄今为止我们只能抚摸她的面颊。”

“噢，你甚至连科学也不相信，那你相信什么呢？”

“我相信科学的未来，如果某个彗星和地球外壳的冷却将不毁灭人类多少世纪的业绩的话。我相信人类的热情，它能冲

破社会生活的一切污泥浊水，从而使科学的胜利提前几千年，正如数学计算法是通过一位诗人勇敢的假设而发现的。”

“因此，卢奇利奥，你在继续追求你青年时代的梦想，你以为通过秘密的计划和地下的策划就能使人们的巨大热情重新燃烧起来!”

“但你至少不能限制你所理解的一切。我并不跟着幻觉奔跑。卡尔洛，是现实的需要使我得到了满足，计划并非都是秘密的，策划也不总是地下的！请你摸一下这块伤疤！”他边说边解开衣服让我摸那块从他的脖子直到胸膛的大伤疤。“这是我在诺瓦拉战斗时留下的伤疤！这毫无用途，但伤疤永远留在了我的身上。”

“你看，这是我在里埃蒂战斗中留下的伤疤。”我卷起袖子让他看我胳膊上的伤疤。

卢奇利奥用一种完全出乎我意料的热情亲吻我的胳膊。他激动地说：

“噢，请为那些英勇的人们祝福吧！真理是永存的！他们永远追求真理，有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在推动着他们去追求真理。请为那些为别人做出牺牲的人们祝福吧，他们像你一样自愿地和慷慨地牺牲自己。”

“请你别让我自我陶醉了。”我回答道。“可以说，当时我前往那不勒斯完全是为了我自己，不过是为了自尊去寻求一种牺牲我的家庭利益的令人悔恨的办法而已。”

“别这样说，我向你发誓，你并未牺牲家庭利益。你的家属很快就会抵达伦敦。你将会看到光明，你将会看到你的亲人们的面容。伦敦的太阳的确不是威尼斯的太阳，但是伦敦昏暗的阳光却同流亡者充满泪水的眼睛十分协调。”

“你能给我一个使彼萨娜尽快康复的希望吗？”

“没有问题。”卢奇利奥大夫以激动的口气回答。

我听到有关彼萨娜的身体状况后，真是不寒而栗，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被判死刑”。卢奇利奥大夫在我面前总是十分平和地谈彼萨娜的疾病，谈她的授课问题，谈对她最恰当的治疗和她一定能康复。他说的“没有问题”四个字给了我极大的安慰。

卢奇利奥给予我们大力的帮助，从而使我们应有尽有，我对这种靠别人的施舍为生的境况感到羞愧。但是，他对彼萨娜说，他要对他未来的小姨子承担义务。他要彼萨娜相信，目前在这个世界上他对她是有用的。

“怎么？”彼萨娜惊讶地问卢奇利奥，“你还坚持要同我姐姐结婚吗？你没有看到她的身体比她的灵魂老得更厉害吗，多年的修女生活使她从双手到头发全都变老了。”

“我是不可救药的。”卢奇利奥回答道。“我二十岁时就有此意图，但未能成功；我从三十岁到五十岁仍坚持该意图，我还是没有成功；虽然我很快就要六十岁了，但我还要坚持我的意图。我希望我的人生是一种意图，是一种强有力的、坚韧不拔的意图。我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如果人们关心我，我希望他们是些有福气的人。我看准一件事后，至死不变。”

“但是，你难以消除一个修女的固执。”彼萨娜说。

“我能做到。我们现在还是不谈这个问题吧。让我们谈谈即将抵达这里的阿奎丽娜太太和她的两个儿子吧。”卢奇利奥亲切地说。

“你有关于他们旅程的消息吗？”彼萨娜问。

“昨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布鲁塞尔的信。布鲁托带着一条假腿陪他们来这里。”我插了一句，并把脸转向卢奇利奥。“我真不知怎么感谢你，你为他们来这里花费了许多钱。”

“感谢我？你不知道我开一个药方就价值一百英镑吗？如果我为一个英国勋爵治疗两天的痛风病，我就可以为你们大家挣得在欧洲旅行的全部费用。你认识诗人拜伦勋爵吗？他有点瘸，如果我能使他的腿长出一英寸，他愿支付我一万金币。尽管我能用我所发明的办法把他的腿拉长，但我不需要那笔钱，我不愿为英国上院的议员们拉长腿而浪费时间。我当面回答这位大诗人，医院里更需要我。”

“他怎么说？”

“他说他更乐于集中力量写他的讽刺短诗。他要用他的最炽热的十四行诗寄语希腊的民族独立事业。我向你们保证，他的诗篇像熊熊的烈火一样在希腊的土地上燃烧，极大地激励着人们的斗志。拜伦太伟大了，他把全部感情和追求倾注在他的作品和他的诗歌之中。”

“上帝祝福他！”我感叹他说。“诗歌是思想的真实写照，它表现的是真正而完整的现实。”

“说得好！”卢奇利奥边回答，边补充我的话。“诗歌再现了灵魂的真正幸福。如无诗歌，只会有享受，不会有欢乐。”

“噢，那么因为我很欢乐，所以我是一个女诗人了？”彼萨娜以欢快但微弱的声音问道。

“是的，你就是古希腊女诗人考里娜，你就是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卢奇利奥大声地说。“但是，你不能满足于结结巴巴地朗读颂歌或英雄史诗，还必须创作诗篇，要使你的形象和行动符合诗人的高尚情操。阿基莱和里纳尔德在成为诗人之前均是英雄。”

彼萨娜天真地笑了起来，她的天真不带任何虚假成分。

“我是苍白无力的考里娜，我是骨瘦如柴的萨福！”她边说边笑。“我好像变成了一个英国人，类似一个败家子，但我至

少战胜了贵族思想。”

“你战胜了一切。”卢奇利奥充满激情地说。“你脸色的苍白显示了你灵魂的纯洁，使你永葆青春，使你永远不老！如果有人说你才二十五岁，谁能不相信呢！”

“哎，哎，岁月不饶人啊！曾为我洗礼的那个可怜的神甫皮奥瓦诺已经过世了。你们知道，当人的生命接近风烛残年时，那是很忧伤的。现今我们已进入这一阶段，而且是走在最前列。”

“我们不要害怕烈火的考验，你应当有坚定的信心。不论是你，是我，还是卡尔洛，我们均有求生的渴望。我们三人经历了不同的考验，但这些考验令人惊奇地汇聚成一种共同的本性。我的自然本性驱使我随意开支和残酷地运用我的人生。我想从中榨出人生的真谛，就像从葡萄中榨出酒和从橄榄中榨出油一样。”

“你获得成果没有？”

“获得了相当大的成果。我充分地发挥了我的才能，我为未来的人作出了榜样。”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因为他的确是一个良好的榜样，而榜样始终具有无穷的魅力。

“我更相信榜样而不是书本。”彼萨娜补充道。其实，她在做每一件事情时，从未想到过让别人效仿她，但她却倾注了反映其灵魂的全部感情。

“至少，你从不给予别人以消极影响。”卢奇利奥忧郁地说。

我从心底里同情这个坚强而刚毅的女性，四十年来她一直蒙受着内心的创伤，她既不想把它治愈，也不想把它遗忘。对此，她无比的自豪。虽然她感到痛苦，但她却有忍受痛苦的巨

大能力，她能规劝别人以免痛苦，谴责背叛和懦弱行为。被伦敦王公贵族所崇敬的医生卢奇利奥是一个从不自高自大也不妄自菲薄的人，他力图在医治彼萨娜的疾病方面显示出他的高超才干。这位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医生决心全力帮助她恢复青春的活力，以弥补她所遭受的种种痛苦，并使其坚信她自己有不可摧毁的力量。

在我的家属抵达伦敦的前几天里，彼萨娜对我较平常冷淡，有时像一个任性的孩子那样发发牢骚，近乎于开玩笑，偶尔又表现得特别温柔。

“可怜的卡尔洛！”她对我说。“如果同情心不能使我给你一些帮助的话，谁知道你会是什么样子。幸运的是我那个老丈夫的令人讨厌促使我离开了威尼斯，于是我为你做了些有益的事，你很快就可以拥抱你的亲人了。”

她从来不以冷酷态度同我谈话，而是高尚大方，从而使我回忆起她对我的种种恩惠和同情。我为此而心酸。但她深深地使我相信，在她的脑海中已不存在任何爱情的痕迹。她那仁慈的英雄主义是一首随想曲，是一种真正奇特的行为。

我终于能紧紧拥抱我的儿子们了，我尽情地亲吻他们那圆润的面颊，从他们那年轻的心里奔流出的感情使我得到了鼓舞和力量。善良的阿奎丽娜真是一个贤妻良母，她精心地培育我的两个儿子长大成人，她理所当然的得到了我的亲吻。我同布鲁托也十分友好地长时间地拥抱。但是，我却不能看到他们的面孔！于是，在我的内心里首次爆发了对命运的巨大怒火，其熊熊燃烧的火焰仿佛要把我的眼珠烧焦。这时，卢奇利奥轻轻地翻开我的眼皮，向里滴了几滴止痛药水，并向我保证，不久他将为我做手术。这样一来，我怀着即将重见光明的希望和欢乐，又开始享受在不幸状况下所能得到的欢乐。

我的亲人抵达伦敦的当天和次日，我总是不停地问东问西，回忆这个人和那个人，谈论一些最细微的事物，了解一些最易忽略和没有结果的事情。他们对阿尔丰索·弗鲁米耶尔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说：阿戈斯蒂诺在威尼斯，他热衷于施舍，还设立了一个小祭坛；他的儿子们也都有钱有势，其中一个还有当部长的可能，另一个儿子有当将军、当主教甚至当教皇的可能。纳瓦杰罗阁下还像过去那样不死不活，靠克拉娜照顾，躺在床上听克拉娜读圣经，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想死。老文基埃雷多终于死了，他留给了他的儿子一大堆麻烦事，而他的后代天生一副笨拙的头脑，实在没有摆脱困境的希望。人们私下议论拉伊蒙多可能要同阿尔丰索·弗鲁米耶尔的大女儿结婚。看来，弗鲁米耶尔很难为女儿提供大批的嫁妆了。其他情况与过去一样。家乡还是那样的冷冷清清。一些人无所事事，另一些人靠赌博消磨时光。商业萧条，毫无生气。政治的变动使一些大家族纷纷破产，村镇政府的威信日益下降，它们不停地抱怨征兵困难。当然，现在当兵不再像过去那样意味着大难临头，而是意味着有肉汤喝，有香烟抽，这对那些只能喝玉米粥或揭不开锅的人来说是相当有吸引力的。

“科尔多瓦多的情况怎么样？”我问他们。

科尔多瓦多的新情况比其他地方更少。最突出的新情况是“飞贼”的疯病日益严重，经常自称被魔鬼缠身，总是用手左右阻挡魔鬼的袭击，最后跳入莱梅耐河，次日清晨人们发现他淹死了。但是大家认为，酗酒至少同魔鬼一样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这个人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命，如果条件具备的话，他会成为一个英雄的。请上天宽恕他吧！除了这个“如果”外，还必须了解自十四世纪以来我们国家的历史所造成的局限性。看来，必须结束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多纳托好吧？”彼萨娜问道。

“你可想而知，他还像一个小伙子！”布鲁托回答。“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皱纹，头上没有一根白发。他甚至不像一个杂货商。”

“噢，他的确是一个人们所能看到的最漂亮的青年！”阿奎丽娜补充道。“我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他。”

我打断这个话题，因为我不喜欢再继续这方面的谈论。接着我便询问有关我妹妹的情况。事先她仅写信告诉我，她准备动身前往希腊找她的丈夫斯皮罗。除此之外她没有多写一句话 。

“关于你妹妹，”布鲁托说，“你想必收到了她离开威尼斯后给你写的信，那封信是我转寄给你的。”

“我没有收到。”我回答说。对此信我的确一无所知。

“信可能是在路上丢失了。”布鲁托说。“从信封上的字迹和把信交给我的人是个希腊商人来判断，我想那一定是阿格拉乌拉的信。”

这件事使我极为遗憾。但几天后我收到了这封信，信封的四角已破，邮戳也模糊不清了。我实在无法节选或概述这封信。还是请你们看该信的全文吧。

卡尔洛，我的哥哥：

希腊需要我，我终于来到了希腊。请你相信，出于亲缘关系，我是属于希腊的。通过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子，我自然而然地同希腊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心分给了两个最伟大的祖国，它们均经历着苦难，人们一来到人世间就会遭遇不幸的命运。关于我的身体，没有太多的情况要告诉你。总之，自斯皮罗走后，我感到空前的衰

弱。只是当我想到我必须强健地前往希腊与他相会时，我才恢复了健康。在我刚刚能够下床行走时，我就登上了一艘商船，迎着爱琴海神圣的波涛疾驶。我仿佛是一个仁慈的修女，在船上，我照料过一个病人后，接着又去照料别的病人，他们那痛苦的呻吟真令人害怕。你知道我是个弱女子，你想必记得我所经受的考验。我向你坦白，在旅途中我曾痛哭流涕过。许多来自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的意大利流亡者是在科孚岛下船的，他们为了希腊，就像为了自己的祖国一样，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我告诉你，当我哭时，我还是一个善良的威尼斯女人。当我踏上希腊拉高尼亚的土地时，我在内心里感受到古希腊斯巴达妇女坚强有力的召唤。在希腊，妇女是男子的战友，而不是他们寻欢作乐的工具。茨韦拉斯的妻子和姐妹高唱着胜利进行曲，手持木棒和石块从苏利山谷冲向土耳其人，并把他们的脖子拧断。斯巴达的妇女手握长矛和利剑，高举扎卡里亚斯的旗帜奋勇前进。米罗内的女英雄马乌罗·耶尼娅驾驶战船在海上战斗，她发动埃维厄岛上的居民举行了起义，并许诺，谁要是能赶走所有的土耳其人从而为她那被杀害的父亲报了仇，她就做谁的妻子。卡纳里斯的妻子希望自己的丈夫成为勇士，并对他们说：“如果你不是一个勇士，我为什么要同你结婚呢？”卡尔洛，一个民族就是这样地站立起来了。

我一到希腊就找到了我的儿子德梅特里奥。当时，他跟随卡纳里斯指挥的战舰在特内多烧毁了土耳其的舰队后刚刚胜利归来。欧洲那些天主教国家的舰队，竟然对希腊采取敌视态度，而土耳其是反对这些天主教国家的。上帝会惩罚那些不讲信义的人和那些可耻的叛徒。德梅特里奥

的面颊和整个胸膛均被战火烧伤，但他得到了母亲的由衷赞扬，我对他的拥抱就是对英雄们的悲壮业绩的敬佩，母亲有权感到无尚的光荣。斯皮罗和泰奥多罗同伊普西兰蒂将军一起被围困在阿戈斯，他们等待起义军的救援，当时，科洛戈特罗尼将军和尼凯塔的部队在山民起义军的支持下已切断了土耳其军队赖以撤退的后路。

噢，卡尔洛！当我全家四人在摆脱敌人统治的伯罗奔尼撒的土地上再次紧紧拥抱时，那该是多么美好的时刻啊！我们已把美索即吉市变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就像那不勒斯一样。我们的海军有了自己的军港，我们的政府有了自己的堡垒，希腊既要战胜君士坦丁堡的野蛮暴政，又要战胜天主教国家的舰队的敌视。现在欧洲天主教国家的某些船只也在为土耳其人运送弹药和生活必需品，可能很快就要帮助他们打仗了。野蛮不可能得到光荣和英雄的结果。

在这里，所有的个人利益均已消失，跟公共利益融为一体。人们把祖国不需要的一切放置一边，视祖国的需要高于一切。人们为祖国的胜利而高兴，为祖国的痛苦而悲伤。因此，我就不必特别向你谈我们的情况了。我仅告诉你一点，虽然我很劳累，但我身体不错，斯皮罗在阿戈斯受的多处枪伤正在痊愈。泰奥多罗在战斗中像一头雄狮，所有的人都赞扬他，并以他为榜样。他得到了宙斯神圣盾牌的保护，他未受丝毫的枪伤。停战期间我们住在雅典，战火和阳光使我的两个儿子的脸庞变成了古铜色，我为他们感到骄傲，每当我在雅典的大街上散步时，好像古希腊英雄莱奥尼达的时代并未过去。斯皮罗经常谈起你，他对我说，应当请你把你的一个或两个儿子送到希腊来，如果

你想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男子汉的话。在这里，十六岁的孩子就不再是幼稚的小伙子了，而是土耳其人的死敌，他们能靠游泳接近敌人的军舰并把它烧毁。让你的卢奇亚诺到我们这里来吧，如果你原意，让多纳托也一起来。你要使阿奎丽娜相信，没有灵魂的生命不是生命，为了一个神圣而崇高的事业去死应当是信仰天主教的母亲所向往的命运。昨天在阿斯特斯鲜花盛开的季节，希腊议员举行了第二次大会，伊普森兰蒂、乌利塞、马罗科尔扎托、科洛科特罗尼都参加了。这是一些英雄的名字，说起这些名字可使人们忘记米尔大德、亚利斯泰德、塞蒙和其他古希腊英雄，而这些古代英雄在子孙后代的课本中都是威名大震的。卡尔洛，我要重复一句：请相信你的妹妹，她是不会向你作错误建议的。把你的两个儿子送到这里来吧。他们要想成为优秀的意大利人，他们就应当作一段时间的希腊人。我们将会看到我们迄今为止尚未见到的奇迹的出现。如果你还在伦敦，如果你还同彼萨娜在一起，请代我向她和卢奇利奥大夫问候，我尊敬他们，热爱他们。我们这里有一位那不勒斯水兵，他就是阿里戈·马尔太利。他说他认识你，并说自法国大革命时代以来他就受到你的恩惠。他还发誓说，你肯定记得他。他还让我告诉你，他的弟弟已前往南美洲，并已成为当地一位很有名望的工程师。

再见吧，亲爱的卡尔洛！希望你早日康复。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你也到我们这里来。这是我多么美好的梦想啊！来吧，我们全家为你祝福，我们全家都爱你。

这就是我原原本本抄录的我妹妹给我的信的全文。卢奇利奥给我读完这封信后，我请他把卢奇亚诺叫来，并把信交给了

他，让他认真阅读，同时在心里仔细揣摩我儿子那刚毅和坦诚的面孔所显示的表情。他尚未读完全信，就猛地扑到我的怀里，激动地说：

“啊，是的，我的父亲，请允许我动身去希腊吧！”

这时阿奎丽娜刚走进房门，坐在我的身旁，我紧紧握着她的双手热烈地感谢她。

“怎么一回事？”她惊奇地问我。

我向她解释了来自希腊的建议和邀请。

“如果孩子们有这种志向，就让他们去吧！”她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回答道。“但必须赶快去，否则就毫无意义了。”

“谢谢，我亲爱的阿奎丽娜。”我大声地说。“你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女性，我衷心感谢你。你不像一般妇女那样总是拖泥带水，过于儿女情长。”

我听到有人迈着轻轻的脚步走进了我的房间，她是彼萨娜。好几天以来她几乎不说一句话，我听不到她的声音，我猜想她一直板着脸，就像前几天她向我说尖刻话时那样。当时，卢奇利奥关切地询问她的身体，她以比平时细微得多的声音吃力地回答他的问话。接着，她好像恼怒地走出了我的房间，阿奎丽娜急忙去追她，可能卢奇亚诺领会了卢奇利奥向他使的眼色，也顺从地出去了，于是房间里仅剩下我们两人。

“请你告诉我！”卢奇利奥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就像进行一场严肃的谈判一样。“你告诉我，你有什么权利对彼萨娜采取傲慢态度？”

“你发现了？”我回答道。“那么，你想必看到她对我持特别冷淡的态度吧！我知道，我欠她的太多了，她对我有再生之恩，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我要掏出我的心来感谢她，即使我的心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也在所不惜。但是，我难以忍受她

时常表现的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你知道，她最近在说什么吗？她声言，她去那不勒斯是为摆脱家庭的烦恼，我只应感激她对我的同情心，而不应考虑她给予我的所有慷慨的帮助。”

“你怀疑她不再保持着过去对你的爱情了吧？”

“大夫，我确信这一点，我作为一个活人相信这一点。因为我是个盲人，所以我没有辨别能力。我知道彼萨娜的性格与我的相同，她是绝对不能容忍伤害她心灵的行为的。我所以自由地与你交谈，因为你是一个社会学家，你了解人的弱点。我再次对你说，两年来我同彼萨娜兄妹般的一起生活使我相信，她已忘记了过去。人们不难发现，是她的仁慈促使她创造了那么多爱心和奉献的奇迹。但是，她的脾气真是太奇特了，她不考虑自我克制的准则。”

“噢，卡尔洛，你不要忙于下结论。她的独特气质的确不符合常规。你不要轻信你的洞察力。我再次强调：肉眼往往胜过灵魂。如果你能看到……”

“大夫，我有什么必要看到呢？你不知道我还在爱她，我始终在爱她吗？前天我不是向你讲述过我结婚的经过吗？啊，很遗憾，她曾发誓要离开我，她执意不做我心里最亲密的部分。很遗憾，她以同情心惩罚一种温柔而执着的爱。这是一种可怕的惩罚，是一种极端的残酷，是一种有意的报复。”

“卡尔洛，你住嘴！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种亵渎行为。”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

“是一种亵渎行为，我再强调一遍。你知道当我在伦敦街头遇到骨瘦如柴脸色苍白的彼萨娜时，她在那里干什么吗？”

“她在干什么？”

“她在向街上的行人乞讨，她在为你能生存下去而乞讨！”

“天哪！不，不，这不是真的！……这不可能！”

“我也感到这不可能。但是，恰恰是我本人送给了她几个英镑。当时，她……啊！我难以描绘我认出她时的悲痛情景。我怎样告诉你她当时的极度慌张和我当时的迷惑不解呢？”

“别说了，别说了，卢奇利奥！请你发发慈悲吧！我简直是昏了头脑。”

“你还怀疑她的爱吗？这是一种没有限度的爱，这是一种没有先例的爱，是她终生所固守的爱，是她即将为之献出生命的爱。”

“你可怜可怜我吧！请你不要这样讲话！”

“我是作为一个医生同你讲话，我要向你讲出全部真情。她一直爱你，但她又强迫自己不向你显露出她对你的爱。她的这种持久努力和她的苦难，她的痛苦和她的失眠，这一切逐步损伤了她的身体。卡尔洛，睁开你的眼睛看看她的英雄行为吧！敬重一个你不敢相信的女性的美德吧！我要对你说，热爱大自然中这个纯洁的强大无比的女人吧！她能激励你登上奇迹的顶峰，她有无穷的力量，就像能穿越乌云的鲲鹏！”

事实上，我对她的崇高品德是很钦佩的，我不相信一般人能具有她那种高尚的品德。谁会相信彼萨娜能够那样地忍辱负重，能够暗暗地去做种种的自我牺牲，并采用神圣的计谋使人们相信一切都是真的，从而达到一个可以说由她促成的家庭得以平安幸福之目的。我对她踌躇不定的思想，对她变化万千的情绪，对她持之以恒的伟大品格所作的判断是何等的错误啊！当她得知阿奎丽娜即将到达时，她的所作所为，她对内心激情的极力控制和她随之而来的心情忧郁，她有意地同我疏远，这一切均证实了卢奇利奥说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整整两年来，我在判断方面一错再错。我的最大错误在于，我没有认识到她对我体贴入微的关怀体现了她对我的爱是坚持不懈的。在这方

面，充分显示了她忠于爱情的非凡决心。

“大夫，”我激动万分地说，“我完全听你的。你快说，你告诉我，你教导我，现在应当用什么办法来救彼萨娜。我愿以我的生命和我所有亲人的生命为代价，只要能救她，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可以献出我的一切，只要能使她恢复健康和安然无恙，做什么牺牲我都在所不惜。”

“卡尔洛，让我们想一想吧！我将同你共同努力。你可以相信，现在我不再考虑我的那些有名望的患者的健康了，我仅关注彼萨娜的疾病、痛苦和身体。她有权幸福地度过属于她的所有时光，她有权经过无限欢乐之后再死去。”

“请你不要这样说！请你别再提死这个字！”

“你是否知道，对某些性格独特的人来说，死亡不过是一种报偿而已。但是，我们谈论问题要像一般人谈论问题一样。我可以救她的惟一办法是再次把她置于某种耐心和牺牲的需要之中。请你把她还给她的丈夫。如果她回到她丈夫的床边，她将会恢复生活的力量。故乡的空气有可能帮助她恢复健康。”

“你是说要把她送回威尼斯？卢奇利奥，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要我远远地离开她，要我把她赶走，好像现在我不再需要她的帮助了？”

“不是，不是。相反，你应当陪伴她回威尼斯。她要继续把内心的爱寄托于你的家庭，如果没有这种爱，她的心情是不能平静的。当她精神上的无穷力量找到另外得以倾泻的行动目标时，她就会作出其他牺牲，就会试图创造其他奇迹。岁月的流逝将使她摆脱各种痛苦，对未来的憧憬将使她逐渐消除心中的忧郁。你将会有一个女友，一个品德高尚的女友。”

“噢，愿上天保佑！卢奇利奥，那我们明天就动身去威尼斯！”

“但是，你忘记了两件事：第一，至今你还未得到签证；第二，你还未获得返回威尼斯的权利。在我努力为你办理签证之际，你的白内障将会成熟，我答应让你看到圣诞节的柔和阳光。”

“不能再快一点吗？卢奇利奥，这不是为了我的双眼，而是为了她，仅仅是为了她！我认为，你现在就可以为我做手术。”

“亲爱的卡尔洛，你想让我把你变成瞎子吗？这样你就可以用你的眼睛来偿还欠她的那一大笔债吗？我的朋友，你太小气了，两只眼睛怎么够还清债呢！还是保留着你的眼睛为好，你应当带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去尽力地支付你欠她的债。你在土耳其不是还有一张债券吗，但仅靠你个人的努力是不能收回其本息的。我可以想法将这张债券转卖给英国人，但不知你是否愿意？目前，英国得到了奥斯曼帝国的好感，并享有某些特权，因为就是伦敦、利物浦和科孚的舰船帮助土耳其进行压榨可怜的希腊的所谓神圣事业。英国是一个‘慈爱’的母亲：特别是在要她的儿女支付欠债方面更为‘慈爱’，它本身就是财富的象征。为了一个英镑的货款，它会不惜在世界各地打仗。收回你那笔钱的事就让我去办吧，我会逐步解决这个难题的！”

“要在这方面说服我，你不必多费口舌。我将尽快把有关债券的证据交给你，因为它目前还在我妹夫手里。他肯定找不到优秀的代理人。”

“好，你尽快交给我。我们说定了，我将全力办好这件事。从现在开始，再过两周我便给你做手术，然后你休息四十天，那时你就可动身去威尼斯了。我无需费多大力气就可给你办好签证。”

“那好，但是，与此同时……”

“与此同时，你必须对彼萨娜采取谦逊而亲热的态度，你不要像现在这样过多地赞扬你的妻子。当然，她是值得赞扬的，但不宜于现在赞扬。我要对你说，彼萨娜听到这类的赞扬是很心醉的！”

“谢谢，谢谢大夫，我从未有过你这样的好朋友。”

“你还记得吗？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悠久而深厚的。我不再怒斥和攻击你了，但我却让你吞服了一剂清洗灵魂的泻药。”

听了他这番话后，我放声大哭。滚滚的热泪也许是对一个瞎子的安慰吧。泪水是那样的汹涌不止，是那样的甘甜如蜜，从而使得我的悲痛突然间消失了一半。卢奇利奥紧紧地握了握我的双手，激动地离开了我。几分钟后，阿奎丽娜来到我身旁。她对我说，她有一些极为重要的事要同我谈。尽管当时我感到很不舒服，但我尽力满足她的要求。我回答道，她可以随便谈，我十分乐意听她讲。话题是有关我们儿子的事，特别是涉及到卢奇亚诺的事。关于要他去希腊的那次谈话在他的内心激起了巨大的波动，使他久久不能平静。她说，她并不反对卢奇亚诺前往希腊，因为她既不愿与我的意见对立，也不愿与青年人那种令人骄傲的英勇行为对立。但是，她私下坦白地对我说，这个建议好像仓促了一点，因为卢奇亚诺还太年轻，尚难安然无恙地对待那种冒险的生活。最好是过几年再去希腊，以便他更成熟一些，使他的愿望变得更加真挚一些。

我认为阿奎丽娜的这种看法是极其正确的，于是我表示完全同意，并赞扬她既大度又谨慎。事实上我也从不像小孩子一样冒然行事，否则会造成不良后果。我们夫妇两人就这样达成了一致。与此同时，卢奇亚诺和多纳托兄弟二人正在热烈地谈论雅典，谈论斯巴达国王莱奥尼达，谈论他们的姑父斯皮罗和他们的两位表兄。他们认为，现在应当同他们并肩作战，同他

们携手打击万恶的土耳其人。只有多纳托偶尔对离开母亲还有某种恋恋不舍的情绪，然而表兄们在希腊英勇作战的行为极大地激励着他。

“我们的母亲始终在考虑如何鼓励我们去干一番伟大而高尚的事业。”卢奇亚诺亲切地对弟弟多纳托说。“你知道斯巴达的母亲们是多么崇高吗？她们为能把自己的亲生儿子献给祖国而自豪，她们一边把盾牌交给他们，一边对他们说：或高举盾牌回家，或躺卧在盾牌上！这就是说，要么胜利，要么战死！因为在古希腊为祖国而牺牲者的尸体都是被安放在盾牌上。”

两个青年人就是这样相互激励，相互鼓舞，每一个人都梦想取得古希腊英雄沃特扎里那样的光荣，或者像特扎韦拉斯那样崇高的牺牲。

卢奇利奥用最高超的医术为我动手术以便使我重见光明的日子临近了。他不再同我谈论彼萨娜，而她总是躲着我，尽管我试图以最亲切最温柔的态度讨好她，甚至阿奎丽娜对此都产生了嫉妒心。但她由于一心想着卢奇利奥为我做手术的事，所以她没有进行抱怨的勇气。卢奇利奥的沉默对我来说不是一种好的征兆。此外，他很少对我说安慰话，但我非常重视他的安慰。特别是在那些经受巨大考验的日子里，只有他的安慰才能使我平静下来。可以说，我还是幸运的，后天就可以做手术了。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动。一天过去了，我希望明天尽快到来。我真是迫不及待了。当动手术的日子终于到来时，我想，如果再延长二十四小时，我会急死的。卢奇利奥为手术作了最充分的准备，因为这不是为一个病人做手术，而是为一个朋友做手术。如果人们要称赞某人为天才的话，那肯定是卢奇利奥，所有的病人都对他抱有最大的信任。当他对我说手术已经结束时，通过门窗仅射进了一丝微弱的光线，因为强烈的光线

对我的眼睛不利。但是，我仿佛隐隐约约看到某种微光。我确实看到了某种微光。于是我兴奋地尖叫一声，从而把正扶着我的布鲁托和阿奎丽娜吓了一跳。彼萨娜也有气无力地叫喊了一声，她可能以为我发生了不幸。卢奇利奥让她放心，并开玩笑地说：

“我打赌，这个无赖已经看到某种东西了！”他边说边给我下命令。“我要求你千万别动眼上的纱布，你必须合着眼休息！手术是成功的，我预计经过六周的休养你的眼睛就会完全康复。”

“谢谢，谢谢，我的朋友！希望你能尽快让我康复。”我一边激动地大声对他说，一边吻他灵巧的双手。我不仅感谢他使我重见光明，更感谢他给予了我能试图做一些有利于彼萨娜的事情的希望。在此之前，我是无法有这种希望的。

当所有人都跟随卢奇利奥大夫走出房间以便感谢他的恩德和了解他对我说的那些话真实与否时，彼萨娜慢慢地走到我的身旁，我感到她那充满温情的呼吸爱抚着我的面颊。

“彼萨娜，”我低声地说，“你的爱心和仁慈是多么令人敬佩啊！”

她想赶快走开，无意中碰到房内的家具上。她感到胸中十分憋闷，禁不住啜泣了两声。这时我的妻子正向房内走来，在门口遇到了她。阿奎丽娜轻轻地问她：

“你看我们的病人怎么样？”

“我希望他早日康复。”彼萨娜用尽全身的力气回答。她不能再支撑更长的时间了。她跑到自己的房间捂着嘴哭了起来。她是那样急匆匆地离去，以致阿奎丽娜未能发现她的心绪不宁。我再次认识了这位女性的巨大力量和高贵品格。我仿佛听到了从她的房间里传来的哭泣声，那哭声犹如千钧重锤击打着

我的胸膛。那天，我一点也没考虑我的眼睛，并且很讨厌所有关心我眼睛如何的人，因为我的两只眼睛不明是非，愚蠢之极。

卢奇利奥经常来为我诊视，但我们很少能单独在一起。我甚至感到他有意不听我的知心话。尽管我多次向他询问彼萨娜的身体如何，回威尼斯的设想是否符合彼萨娜的愿望，但他总是含糊其词，既不说是，也不说否。虽然彼萨娜也到我的房间来，但她几乎不开口。此外，我发现我的两个儿子不再像过去那样喧闹了，这可能是彼萨娜的心情忧郁促使孩子们要谨慎从事。当卢奇利奥把通过奥地利使馆搞来的护照交给我时，我问彼萨娜是否喜欢我们的计划。

“噢，我的威尼斯！你问我是否愿意看到它。可以说，除了天堂，那是我惟一愿意去的地方。”她长叹一口气回答道。

“那好！”我说。“大夫，你什么时候允许我打开窗子，把这条绷带扔出去，并动身去威尼斯呢？”

“明天！”卢奇利奥回答道。“但是，要进行这次旅行，还必须推迟几天，因为你还不能很快正视中午的太阳。”

我又耐心地等了两天之后，出发回威尼斯的时间一刻也不能再推迟了，尽管当时我的眼睛并未康复。但是，在此期间彼萨娜却很少来我的房间，大家告诉我她几乎日夜待在自己的房间内。卢奇利奥终于来了，他给我除掉额头上的绷带，揭掉捂在我眼上的纱布。当时窗子未开，一束柔和的光线好像黎明时的曙光，温柔地进入我的眼底。如果说黎明的景色可使人如醉如痴的话，但这对每过二十四小时就可欣赏一次的正常人来说是不足为奇的。你们可以想像，对几乎两年均处于黑暗中的我来说，突然看到了黎明的曙光该是何等的兴奋啊！我重新享受人们可以随时享受的欢乐，但这种普通的欢乐我曾长期被禁止

享受，因此我更加珍惜它的价值。通过现实的体验，我又重新恢复了已经开始淡忘的种种感觉，虽然它是些传统的事物，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它在我的记忆中仿佛已成为神话。我又能尽情地观看世间的真善美了，我的亲人一直用他们的爱向我转达人类这种不寻常的语言。我是那样的高兴，以致使我强烈地希望能让所有盲人都能重见光明。但是，我的高兴是短暂的，随即便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

彼萨娜也跑来观看奇迹的最后一幕。当光线在我的眼中产生了温柔的冲击力之后，我开始能分辨出我周围的人和物，我所看到的第一张面孔就是彼萨娜的面孔。她是理应得到我的这种偏爱的。不论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亲戚；不论是我的儿子，还是我的妻子，或者是使我重见光明的医生，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都不能与我对彼萨娜的感激之情相比。但是，我极为惊讶地发现她的变化是何等的大啊！她的面色是那样的苍白，就如同一只信天翁；她的身体是那样的消瘦，就像一位四处流浪的穷神父；她的眼睛变得令人吃惊的大，垂落的眼睑掩盖了眼珠的上半部，从充满血丝的晶状体里透出一点光亮，忧伤和哭泣使她的双眼变成暗红色，并且呆呆的，就像一对闪光的卵形物。她的相貌丝毫不符合她的年龄。她已成为一个超越人世的人了。只能说，她更接近天堂而不是人间了。

你们想知道后事如何吧？我天性懦弱，对此我也从未向你们隐瞒过。极度的悲伤立即从我的心底涌出，我失声痛哭，泪如雨下。所有的人都以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安慰，只有卢奇利奥可能不这样认为。事实上，我之所以痛哭，是因为我的眼睛进一步证实了近几天来他在我面前保持沉默的可怕含义。我看到，彼萨娜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正如她自己所说，回威尼斯仅是她的第二愿望而已，她的第一愿望是去天堂。这种想法猛

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房，致使我又伤心地哭起来。这时，彼萨娜突然离开她所依扶着的阿奎丽娜，东倒西歪地走回自己的房间。我请求在场的人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因为过分的激动迫使我要休息一会儿。大家走后，我更加伤心，竟嚎啕大哭起来。卢奇利奥对此也无能为力，只好待我疲劳后自行停止哭泣。后来，当眼泪和啜泣让位于言语时，我却不知能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请求，什么样的许诺才能拯救那个比我的生命珍贵千万倍的彼萨娜的生命。我像一个虔诚的教徒一样最热烈地请求上帝发发慈悲。我不怕违背理智，也不顾世上的常规，只要能实现我的心愿就行。我相信，我能帮助彼萨娜恢复健康，我能拯救她的生命，希望的火炬又重新在我心中燃起。

“噢，卢奇利奥，”我大声地喊道，“你可以做到你认为需要做的一切。从我还是个小孩子时起，我就认为你是一个超人，几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你的意志能左右难以置信的自然力量。请你研究，请你探讨，请你竭尽全力拯救彼萨娜！任何正义事业，任何伟大而高尚的行动都比不上你的科学所创造的奇迹。救救她吧，救救她吧！”

“噢，这全都是你的想像。”卢奇利奥停顿了一会儿回答道。“但是，她的灵魂已不在我们中间。她的身体还在支撑着，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对我说，救救她吧，救救她吧！可有谁对你说过，神奇的大自然不想通过把她拥抱在自己的怀中来拯救她呢？人们可以有效的医治肉体上和血液中的许多疾病。卡尔洛，但精神又怎么办呢？何处见到能治疗精神的医药呢？谁有切除精神坏疽的手段，从而延长患者的生命呢？当那高尚的德行把精神逐步变成但丁所说的海中诸神的伴侣时，何处能找到把精神呼唤回大地的魔力呢？卡尔洛，你不是一个儿童，我也不是一个江湖骗子。你不愿意受骗，尽管你

目前的缺点使你喜欢那些虚假的转瞬即逝的幻想而不是严酷的现实。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几乎都确信能看到自己父母的死亡。只有自己怕死的人才会为别人的死而绝望。一个朋友的死，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创伤，因为我们失掉了一个同伴。但是，一个朋友的死，对朋友自己并无伤害，因为他的生命停止了。我认为，不论你还是我，我们都应当正确地认识生命，我们要恰如其分地估量生命的价值。我们同情人们的不幸遭遇，但我们要有坚强的忍耐力。我们不是自私自利之徒，我们从不想伤害别人和给别人制造烦恼及痛苦，以便达到维护自己利益和摆脱像孩子们在黑暗中所具有的那种无谓的恐惧之目的。黑暗和孤独是一座坟墓，我们要勇敢地进入黑暗的王国；或生或死，我们应当无所畏惧。因此，我们应当仅仅考虑如何减轻朋友们动身前的痛苦。我并不是一个自以为掌握了自然界所有秘密的医生，虽然我亲自看到过不少在手术刀下神经不断抖动的病人。世界上还有许多事物尚未得到深入的研究，而这些事物可能具有更深奥的道理，所以至今我们尚不能理解。我们相信正义的崇高感情，它是人类永恒的灵魂，是人类彼此相爱的基础。科学、美德和人生的义务可以概括为一个词：耐心！”

“耐心！”我不安地说。当时，卢奇利奥这种无可辩驳的、冷静的论证使我更加灰心丧气，而不是内心得到了安慰。“耐心本身是很好的，但为了彼萨娜我怎能耐心。卢奇利奥，当我给她造成的种种灾难和不幸在不停地袭击我时，你建议我耐心不是意味着你胆小怕事吗？难道你没有看到一直折磨着我的巨大痛苦吗？我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尽快使那个宽厚仁慈的人摆脱死神。你说死亡是一种必需，那就是欢迎死亡了！卢奇利奥，这不是要杀害一个爱别人胜过爱自己的生命和荣誉的人吗？这是犯罪！为了得到她的原谅，我不需要犯罪；为了向她

赎罪，我无法有耐心。为了救她，我可以牺牲我的生命。只有死才能偿还死债。”

“恰恰相反，死不能偿还任何东西。请你相信我的话！把死作为一种安慰是不会持久的，想赶快死不过是想逃避惩罚而已。你大概是过于怯懦以至于力图通过死来忘记过去的一切吧？我不是一个对生命的狂热崇拜者。但是我知道，人们可以从妻子儿女和祖国那里找到洗心革面的力量，以免人生陷入忽冷忽热的危险。啊，卡尔洛，当一种含糊不清和没有意义的道德同那些高尚的、真正的和极为有益的道德相对立时，当激情促使你要迅速作出决定时，那么，家庭、祖国和人类要求你不能当逃兵，要求你战斗到底！”

“不，这种希望是没用的。我没有力量战斗了。最好是寻求一种无忧无虑的永久安息。任何别的爱只能使我更加悔恨。我太不幸了，卢奇利奥！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可是我本应用最忠诚的爱情和最神圣的欢乐去装点她的生命啊！”

“那我呢？我呢？”卢奇利奥突然紧紧抓住我的胳膊怒吼道。“你认为我比你更幸福吗？我眼睁睁地看到我心爱的人在颓废。虽然我心中的爱情还是那样的强烈和炽热，但我看到我的每一个希望都被埋葬了。我没看到她死，她曾经爱过我，但她把自己的爱情扼杀了。我作为一个绝望的流浪汉已经历了三十五年的光阴，我一直在考虑我的信仰的种种失败，我也曾希望使我的人生有一瞬间的微笑，但均属徒劳。我曾狂热地使用我的头脑的所有才智和我的精神的所有能力以打开我心上人的心灵的大门，但是毫无结果。我曾梦想改天换地，以便从这种极度混乱的局面中寻求我所希望的真善美，但真善美却总是逃跑。我曾看到，面对骗人的冷漠，我的全部努力一下子陷入失败的境地。我曾看到天堂离我不再遥远，但那不是两个相爱的

人灵魂中的天堂，我不能用我那贪婪的双唇一点一滴地饮用幸福的甘泉。为什么人们会忘记自己的誓言呢？我曾找到一个最纯洁的人，一颗对人能体贴入微的高尚的心，但她却不愿意生活在世俗人中间。我曾看到这个几乎永远不会衰败的幸福象征无缘无故地彻底变成了致人以死地的毒药。难道你认为我没有充足的理由、愿望和力量去自杀吗？当一个纯洁而完美的人，一个我把全部爱情心甘情愿地倾注在她身上的人，竟然以背信弃义和冷酷无情报答我的痴情时，为什么，你说为什么我还顽强地坚持留在人世间呢？为什么我依然致力于为那些虽有美德但也充满奸诈心的人缔造一个国家呢？为什么我还继续战斗，继续学习呢？为什么我医治好了自己的创伤继续生存呢？卡尔洛，你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的信念尚未实现，因为一个有理智的人不应屈服于任何不理智的行为，因为对我来说，对别人来说，死肯定不是，肯定也不能是正确的和有益的行为，而生则可能在某些方面是正确而有益的行为。当然，生命的长短要听从大自然的宣判，对此我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我活下来的原因，这就是我以日益增长的热情寻求真理和正义的原因，这就是我为真理，为正义，为自由，为祖国而战斗的原因，这就是我真诚地相信真善美将得到全人类拥护的原因，这就是我醉心于研究如何把和平给予所有的受苦人，把希望给予所有绝望的人，把健康给予所有生病的人的原因。大自然给予我们生命，但它也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夺走。你确实很聪明，但这足以使你了解和判断自然规律吗？你可以用你的聪明才智去革新、改变和评价自然规律啊！但是，你还没有这种权威，你还没有这种能力吧？那么，你就服从自然规律吧！你不幸，那你就受苦吧；你清白无辜，那你就忍耐吧；你有罪，那你就忏悔，你就改过吧！但是，你必须有理智，你必须活下去！”

“你说得对，卢奇利奥！那就让无辜者在痛苦中生活，让不幸者在悲伤中生活，让有罪者在忏悔中生活吧！让那些具有理智，但找不到足够理由去毁灭自己生命的人都能忍受自己的人生吧！但我不在你的规律之内，我将去死！我是一个罪人，很遗憾我犯了那么大的罪，在我看来这一罪行比杀害自己的母亲更加恶劣，更加可怕。如果大自然要求我活下去，那就应当让她康复，那就应当给我悔过的机会。噢，总应该有使她摆脱那不治之症的办法吧！你知道，大自然是不会不给人活路的。我对光明的疯狂追求，我对自己的深切痛恨，我对忘却和休息的强烈愿望，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可能不是大自然的召唤吧？大自然是不是要求我服从它那充满奥秘、和平和希望的不可思议的内涵呢？”

“很可能！这就是它给你指出的错误。在这里，在生命中，只有一个东西是肯定不移的，是永远不会变化的，这就是正义！请你明确地、真诚地回答我，因为你已经看到我是直截了当地向你提出问题的。如果你盲目地和绝望地抛弃你的生命，你认为你这样做对所有的人，对儿子，对妻子，对亲戚，对朋友，对祖国，对彼萨娜本人，对你的良知是正确的吗？那好吧，请你直接了当地回答我！”

“可怜可怜我吧，卢奇利奥！我求求你了，让我去死吧！我已看到了我的儿子，我已看到了人世间最珍贵最令人心爱的一切。我将把他们永久地牢记心头，他们将成为正直而善良的人，成为勤劳勇敢的公民。多亏你的帮助我才能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了他们。因此，我的灵魂将会安息！卢奇利奥，发发慈悲，作作善事，就让我死掉吧！”

“如果你的良知被埋葬在坟墓之中，那你的儿子们将由于你的缘故成为不幸而可怜的人，甚至可能成为可耻的胆小鬼。”

“不，不会的，卢奇利奥，他们还有母亲，她会帮助他们，她的话同我的话同样对孩子们有重要价值。”

“如果你的妻子追随你也去死呢？如果你的死是那根由你和你的后代组成的悲剧和绝望的链条的第一环呢？如果彼萨娜拒绝接受由别人的眼泪和鲜血沾染的敬意呢？如果在悲痛时，在宽厚仁慈时，在无私奉献时表现得那样坚强的彼萨娜蔑视你因愚昧和软弱而采取的逃避现实的行为呢？如果她那漫游在天际的英灵回避你那可悲的灵魂呢？如果你们在阴间也要永远地分离呢？如果你无谓的死是你们之间关系日益疏远的开始，并且使你对诀别和失望的痛苦更加剧烈呢？如果被你疯狂地辱骂为帮凶的大自然给予你一个独一无二的补救办法呢？这个办法就是你要在道德和顺从方面效仿她，你要尽可能地像她一样地生活，当大自然要求你做那种你尚疑虑重重的事时，你就应当全力投入。噢，卡尔洛，你严肃认真地考虑考虑这一切吧！你别再进一步侮辱彼萨娜了！你把可能因神经错乱所引起的一切不幸变成高度负责任的美德吧！”

“朋友，你说得对，我将认真考虑。我感到，此时此刻冷静的理智还不能在我激情的漩涡中找到恰当的位置。我要彻底地认识自己，我不再寻求自我解脱的借口。我相信，如果我的精神状况不改变的话，一年后我还会是这个样子。”

“此外，”卢奇利奥又说，“迄今我一直在为你研究对付可能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办法。我相信，如果你同彼萨娜谈谈，她的话，她的态度，她的观点肯定比我的看法更能说服你。我不想说，我们已看到了绝望和危险的极限。如果她能回到威尼斯，并在她过去习惯的环境中休息的话……”

“噢，你说的是真话吗，大夫？还有希望吗？你这样说不是为了安慰我，不是为了让我产生幻想吧？”

“我从不欺骗你，但是我要让你相信她的情况很糟。现在，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但是有先见之明的大自然总会很好地帮助我们的，直到神秘的生命运动不可预料地终止。同时，我要给你提个建议，你肯定认为这个建议奇特，这就是，我建议你同彼萨娜进行一次长时间的交谈。你应当相信她的榜样对你有教育意义。我同你打赌，她一定会反对你采取任何绝望的行动。我相信她一定会重申我刚刚同你说过的这番真心话。”

“谢谢！”我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说。“我肯定能从她那里得到对我有益的榜样。从你这里不可能得到不适合于我的建议。”

对我来说，一次永生难忘的对话就这样结束了，它对我的后半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依然犹豫不决和十分沮丧，但卢奇利奥的刚毅使我经受了某种锤炼。因此我决定按照他说的做。我接近彼萨娜，力图以我的真诚行为来补救我无意中给她造成的种种伤害，并以此证明我对她怀着挚爱和忠诚。可惜，在最初的试探中我碰了一次又一次的钉子。可怜的彼萨娜尽一切可能躲避我，仿佛她感到正在离开我，所以她不想从我的陪伴中得到快乐，以免在分别时产生更大的苦恼。与阿奎丽娜相比，我对她表现出某种偏爱，但她对此并不喜欢。

无论如何，我并没有因为她的故意冷漠而失掉勇气，我继续以更好的方式向她表示我的感激以及在此之前我未能较好地做到这一点所产生的极大悔恨。最后，我终于消除了她那顽固的抵触情绪，并使她恢复了对我一如既往的信任。天哪，当我看到她的眼中又重新燃起生命的火光和看到她的体力在不断地衰竭以致仅能艰难地支撑她那疲惫不堪的病体时，我是何等的痛苦啊！我们之间恢复了往日的亲切，她那高兴样子真是一副感人至深的画面：无所顾及的听天由命使她耸耸双肩，她面带

微笑展望自己的未来。有一天，我同卢奇利奥交谈时，他向我保证，如果情况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下周我们就可以踏上回威尼斯的旅途。当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同彼萨娜在一起，因为卢奇利奥陪着我的妻子、我的儿子们和我的内兄去观看伦敦的什么奇迹去了。彼萨娜脸色十分苍白，但却比平时欢快。我总希望：由于她的性格独特，所以她可以摆脱普通人的常规，其身体能突然康复，她的疾病能因其情绪的好转而不再是不可医治的。

“彼萨娜，”我对她说，“下个月你就可以在威尼斯了。你不认为只有回忆才有益于我们吗？”

她微笑着，双眼遥望天空，没有回答。

“你不认为，”我继续说，“故乡的空气和我们将在一起恬静地享受安宁终将会使你战胜忧郁症并恢复健康吗？”

“忧郁症，卡尔洛？”她惊讶地回答道。“你怎么想像我是忧郁症呢？你可能认为，我从未得到过自然而持久的真正欢乐，它不过像闪电而已。我一向是一个多变的、沉默寡言的、经常板着脸的造物。只有现在，晴朗和宁静的美好时光在向我微笑。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宁静和欢乐。我认为，我已经演了我的角色，我希望人们能稍微为我鼓鼓掌。”

“彼萨娜，彼萨娜，别这样说！你理应得到最热烈的掌声。你会得到的！我们将回到威尼斯。在那里……”

“噢，卡尔洛，不要同我说威尼斯了。我的祖国离我更近了，还是更远了，你愿意怎样说都可以。但是，经过一次十分快速的旅程就可到达那里。在天堂，在天堂，卡尔洛，你看！可怜的克拉娜至少使我相信并希望上帝的仁慈。我还未能从我的头脑中排除她的罪恶报应论。但我相信并且也期待着对我无意中犯下的罪过给予不太严厉的惩罚。我也力所能及地做了一

些善事。对此，及时地给予我某种报答也是正确的。我希望立即得到这种报答，希望能面带微笑地很快地离开你。你就怀着怜悯心满足我的这一愿望吧！”

“彼萨娜，你没有看到你在折磨我的灵魂吗？你说这种话不是要使我重新变成瞎子吗？近几年来，由于我是瞎子，所以我才以为你对我冷淡无情了。我可耻，我忘恩负义，我是杀人犯，我无法报答你为我所作的牺牲。我竭尽全力使自己相信你对我的冷淡是正确的，可能是因为我只能微不足道地向你偿还债务。我没能很好地认识你对我表现的那种崇高的献身精神及其令人钦佩的方式。只有你才能作出那种对我体贴入微的牺牲，并且使这种牺牲变成了非同寻常的和默默无闻的行动。啊，彼萨娜，你痛骂我吧！你痛骂我的昏庸吧！你知道，我使你浪费了多少的精力啊，你的英勇行为和你的美德足以使你成为一个圣徒，你所经历的无数痛苦足以使你成为一位勇士。你痛骂我愚蠢的傲慢，忘恩负义的猜疑和卑鄙的利己主义吧！我自私自利地生活了两年，我喝干了你的血，吞噬了你的肉和生命。啊，让最残酷的惩罚落在我的头上吧！我理应受惩罚，我要求得到惩罚，我希望得到惩罚。只要我不能用血和泪抵偿我的一切罪恶和我强加给你的一切痛苦和屈辱，我就不会有安宁，我就不敢抬头，我就不敢把自己称之为人！”

“你在说胡话，卡尔洛！现在你要干什么，你在想什么？难道你不了解彼萨娜吗？难道你认为彼萨娜为了让别人相信自己高兴或摆脱别人的怜悯仍在装腔作势吗？全都不是，卡尔洛，我向你发誓！生与死的问题与我的幸福无任何关系。我并不向你隐瞒，我相信我最后的时刻离我已经很近了，而我就为此感到不幸福吗？完全没有，卡尔洛。你的亲切，你的信任是我所期待的最后安慰，你再次赠予我幸福。啊，你是应当被祝

福的！你的一句感谢话，你的一个亲热的眼色，就足以抵得过我的两次生命，就已成倍地报赏了我的穷苦和牺牲！你怀疑过我吗？你给我造成过痛苦和悔恨吗？这是在什么时候，卡尔洛？我犯过错误，而你原谅了我；我抛弃过你，而你没有发怨言；当我回到了你身边时，你张开双臂欢迎我，用炽热的双唇亲吻我。你是世界上最高贵、最值得信赖、最宽厚的人。只要有你在场，我就感到我拥有一切，即使困难重重我也毫不畏惧。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少流泪和少烦恼，否则我活着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可以兴高采烈地忍受一切苦难，我心中的惟一欢乐就是：我的每一天，我的每一个努力都能有利于你。卡尔洛，只有你从未离开过我的心房。我从你那如此宽厚和持久的爱情中得到了评价我自己的勇气，因而我能大胆地说：‘如果那颗心继续爱我，我就绝对不是一个可悲的人。’噢，卡尔洛，原谅我吧！请原谅我吧！如果过去你不再爱我了，那是理所当然的！”

“别这样说，彼萨娜，你的请求使我无地自容，我甚至不敢正面看你，不敢向你要求饶恕。噢，我的上帝啊！我怎能不痛苦地回忆那样一些时刻呢？当时我以为，虽然我充满爱情的话语，虽然我朴实而温柔的目光，不足以报答你，但至少向你表明了我的感激之情。此后我就把自己禁锢在可悲的猜疑之中了，于是我便以傲慢和沉默来惩罚你作为一个女人所做出的最令人敬佩的和代价高昂的牺牲。彼萨娜，我要说，那是一种充分显示你的爱情的牺牲。如果像我猜疑的那样你不再爱我了，你怎么还能忍受奴隶般的苦难一心为我着想呢，你怎么还心系我的悲惨命运步履艰难地四处奔波呢？噢，彼萨娜，你是那样地爱我。但非常可惜的是，当时我却是一个暴君，一个残忍的刽子手！……”

“我要再向你重复一遍：要么是你的记性不好，要么是经过多年以后，你不再了解彼萨娜了。难道你不懂得，你称之为痛苦、苦难、牺牲等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使我心满意足的和难以形容的极大欢乐。你是否懂得，由于我的特殊和易变的性格，我可能厌倦了通常的欢乐，并使我在别的范围内，甚至冒着迷失方向的危险去寻求与我过去生活中所得到的欢乐无法相比的另一种欢乐和愉快。在我专横地和难以置信地要你同阿奎丽娜结婚的任性时刻，你没有发现我的这种几乎可以称之为疯狂的症兆吗？啊，当时我千方百计地避开你，卡尔洛，原谅我当时以我的方式爱你吧！原谅我以奇怪的和不可想像的异想天开牺牲了你吧！原谅我在你的生活中给你制造了一系列为我的古怪想法付出了昂贵代价的麻烦事吧！你不能认为我是正常的，你应当憎恨我，你为我受了多少委屈啊！最近几年，当我发现照料你有无限的甜蜜时，我却向你隐瞒了我的爱情，我尽力使你认为只有需要和同情指导着我的行动。难道我不应当承认，我采取这种态度是在残酷地折磨你，并使我所做的那点对你可能有好处的微不足道的服务完全失掉了价值吗？尽管如此，我仍继续夸耀自己野蛮的体贴，顽固地坚持道德方面那种毫无价值的习惯。就是在这种习惯中，你通过结婚迈出了第一步。无论如何，我曾不惜一切代价首先希望你得到快乐！你看，你看，卡尔洛，我是不是很坏，是不是利己主义者？我可能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表示我对你那久经考验的宽宏大量的信赖。我是否可以说：‘我错了，卡尔洛！由于轻率和古怪我错了！现在，我们的义务是昭然若揭的！就让我们抛弃伪善和傲慢，共同履行我们的义务吧！’但是，我曾怀疑过你，卡尔洛。我以一个真诚的忏悔者的谦逊向你坦白。你那如此伟大和如此高尚的爱情所理应得到的不该是一个如此可怜的报答。但是，

我真诚的忏悔使我在你面前重新站了起来。你还会爱我。是的，你会永远地爱我。我那因死而圣化的形象将永久地活在你那既甜蜜又悲伤的心中。”

“死？啊，千万别再说这个字！我要比你先走，我并不乐于跟在你的后面!”

“卡尔洛，卡尔洛，请你不要让我在心灵深处感到极端的内疚吧！让我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摆脱惟一的一个忧虑吧，这就是我可能给大家造成悲痛。你好好看看，你要向我学习……过去，我也许可能，而且应当自杀，一了百了……然而……现在我的死期到了!”

“不，不，你不会死的，彼萨娜，彼萨娜！我向你发誓，你不会死的!”

“对。我不会死，如果你活着，如果你通过把我拙劣地为你所作的那点牺牲变成有益的东西而敬重我的形象的话，那我就不会死。但还有一个条件，即：你要想到我交托给你的阿奎丽娜，想到你所养育的和负有不可违背的神圣义务的儿子，想到我们的祖国。卡尔洛，我的这颗小小的心始终在为祖国而战斗，无论在哪里，我都把为祖国而战斗看成上帝的意愿，我一直为祖国祈祷，对祖国寄予希望！卡尔洛，卡尔洛，我向你提出一个要求：你要活下去，因为你的生命将值得后人效仿。这样，在我死的时候，我至少可以说，我的话和我的建议荣幸地取得了成果：后人有了一个如何从事伟大而高尚事业的榜样。除此愿望外，我对你别无要求，因为我动身的时刻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此外，所有我所能做的善事我都尽力地做了。我将高兴地死去，我将微笑着死去，因为我是去等待你。”

“彼萨娜，我就在这里，我就在这里。你不需要等我，我同你一起去。”

“你知道，你说的这种话是我从你嘴里听到的最残酷无情的话吗？你知道，这样会使我在活着时候就丧失了勇气，使我无法快乐地动身吗？噢，卡尔洛，如果你还爱我，你就不要让我在担心和悔恨之中死去！你知道，当我希望得到一种东西时，我总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它。好吧，现在我希望并要求，我十分幸福和快乐的死不成为一个完整的家庭的绝望，不危害你所能够也应当为之而奋斗的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卡尔洛，你坚强而勇敢吗？你相信道德和正义吗？现在你向我发誓，你不会成为胆小鬼，你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岗位，你不论悲惨还是幸福，不论由人陪伴还是独自一人，都将为道德和正义战斗到底！”

“啊，彼萨娜，你从未向我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当我不能在你的身边时，当你的人生仅仅获得了那样可怜的报答时，为什么你还相信道德和正义呢？”

“我的一生是那样的令人羡慕，以致那些幸福的人也能从中得到某种启迪。我的一生是以爱情开始，以被人原谅，享受安宁并得到另一种永无止境的爱情而结束，这是一个远远超过了我所应得的人生，我感谢上帝给我的珍贵礼物，我感激上帝对我的仁慈。但是，我仅仅缺少一种幸福，而我还不能肯定能否得到这种幸福，因为给予我与否的权力就握在你的手中。你要向我发誓，卡尔洛，你要发誓按我说的活下去！这并不意味着我怀疑你对我的爱，我从你那里得到了世界上最神圣和最珍贵的东西，我将牢记我们之间永恒的爱情。”

“噢，彼萨娜，我从来没有违背过誓言！”

“所以我才向你恳求。你是否看到，我最后时刻的幸福现在系于你的意志和双唇之间？”

“因此，我必须按你要求的做？这是你的不可改变的命令

吗？’

“是的，卡尔洛，不可改变！它就像我用尽全部心血为你制作的礼物一样，就像我一再重申的誓言一样。你是最高尚、最仁慈的永恒榜样。”

“噢，你对我的评价太高了，我当之有愧。你要求我的事，我不能……”

“如果你还爱我的话，你就什么都能……你向我发誓，为了那个我强加于你的家庭的幸福，为了我们过去共同热爱的并将永远热爱的祖国的荣誉，你一定要活下去！”

“彼萨娜，你希望我这样吗？好吧，我发誓活下去！这也是为了将来我能永远跟随你的愿望得以实现。我希望大自然将会很快解除我的誓言。”

“谢谢，谢谢，卡尔洛！现在我是很幸福的，我有资格去见上帝了！……”

“但是，我也要向你要求一件事，彼萨娜。我要求你不要沉浸在悲伤的思虑之中，这会严重地损害你的身体。我要求你充分利用在你心里复活的幸福力量，它会使你恢复健康，增添勇气。总之，为了我们，为了我们永远相爱，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

“噢，你说得对。我答应你的比你要求的还要多！ -卡尔洛，你看看我的脸！你没看到这充满幸福的微笑和我眼中涌出的欢乐的泪水吗？好了，难道你相信，我这样一个陶醉于爱情之中的可怜而疯狂的女人，如果不能坚定地、深刻地、毫不动摇地相信我们将来会再见，并且将会比过去更亲密和愉快千万倍地永远结合的话，我会忍心留下你，离开你和见不到你吗？”

“是的，彼萨娜，我相信你。我看到你的心灵在放射神圣的光芒。留下来同我们在一起吧，请留下来吧！”

“你以为留下来，我就会享受这最后时刻纯真的和无法形容的快乐吗？不，卡尔洛。其他欢乐对我来说可能都是低劣的和没有吸引力的。让我去吧，让我去吧！你要同我一起赞美上帝的宽厚，请看环绕在上帝周围的那光辉的晚霞吧！我感谢上帝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感受到另一个人的难以描绘的意愿，它能有效地证明他心中的诺言既不是空话，也不是谎言！永别了，卡尔洛！永别了！现在我们两人都希望我们的灵魂是坚强有力的，是久经考验的。我们将会再见许多次，也许就是一次！但是，我们最后一次相会时，就决不再分离了。我要去等待你，我要学会真正地爱你，这也是理所应当的！永别了，永别了！”

我松开了双臂，我已没有力量再扶持她。我放声痛哭，哭啊，哭啊，好像她真的死了一样，好像她口中的永别二字就是她死前要说的最后一句话。由于苦思瞑想，我感到自己的周围是漆黑一团的荒漠。只有那个如此伟大和崇高的灵魂放射着金色的光芒，她虽然骨瘦如柴，但她的光辉胜过所有的光源，她的热量和力量之大是任何人所无法比拟的。这时，卢奇利奥、阿奎丽娜以及其他人轻轻地走进房间，我有气无力地用手指了一下门，彼萨娜便消失在门外，我再次痛哭起来。

这些人的出现令我厌烦，我几乎憎恨他们的出现，我像没看到他们一样坐在那里继续哭泣。他们很快就走出了房间，因为我的痛苦和我那可怕的行为使他们十分恐惧。彼萨娜的建议在我心中温柔地轻轻回荡。可以说，她的爱情同我的灵魂已经融为一体了。她的爱情在我的情感上传播着一种宜人的朝气蓬勃的力量。我想：为了真正地爱她，我至少必须效仿她的伟大，同她一样伟大；我必须像她为我牺牲那样也能为别人牺牲。我想：她关于家庭和祖国的话并非言过其实，从她嘴里说的这些话是那样响亮，显示着宗教式的权威，甚至先知者的威

严。我想：我们的人生不论是赎罪，还是战斗，它至少要有益于别人；对我来说，罪孽越大，就越应当鼓足勇气将生命坚持到寿终。她那被神圣的和永恒的信念所鼓舞的目光像明灯一样照亮了我的前进道路。我感到，她的目光永远不会在我的心中消失，它会变成幸福的希望，变成耐心而可靠的愿望。当时我虽然再次痛哭，但我的眼泪却平静地流到面颊上，我不再绝望，不再狂暴，我已微微地振作起来，听天由命地等待她的死亡。

有近一个小时的样子，他们让我一个人待在屋里。此后，卢奇利奥回到屋里对我说，彼萨娜刚才突然感到精疲力尽，但她喝了点带镇静剂的饮料后又恢复了正常，现在她已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卢奇利奥要求我们让彼萨娜安静休息，让大自然独自发挥作用，因为这样最有利于她恢复精力。天黑之前，他会再来看看在经过了几个小时休息后能否用其他医疗措施帮助她进一步恢复体力。在随后的几天里，彼萨娜的身体状况相当稳定，她一直心情愉快，面色安详。

当她能来看我的时候，她小声地反复要求我信守诺言。她那美妙的微笑使其容光焕发。我还从未见到她那样高兴过，即使在她最幸福的时刻也不曾有过那种高兴的样子。但是，我看到那个像一团烈火一样的灵魂在经历了无数激烈的感情风暴后，正在平静、快乐和安详中渐渐衰弱。我看到她那圣洁的双眼更加突出，放射着一种更明亮、更宁静的光芒，曾一度使她失去光泽的那种亵渎神灵的感觉也荡然无存了。我看到她仅有一个深刻而持久的愿望，这就是反对古怪和急躁性格，反对虚伪的和使人堕落的规矩。我看到她那热烈奔放的激情已经完全平息，死亡正一步一步地走近我那位面带微笑的最亲爱的朋友。

对她来说，临终前的极度兴奋是梦想过去的美好情景。从那时起，我便认为，对垂死的人说一些大话是有意撒谎。我相信，那些神圣的灵魂总要站在最高处回顾自己的一生，并从中吸取最崇高最宽厚的感情，以便在奔向天堂的旅途中得到慰藉。彼萨娜多次呼叫意大利，多次握着我的双手重申勇敢和坚强这四个字。

“你的儿子们，你的儿子们！”她对我说。“他们比我们更幸福。但是，这是在世界上！你看，在世界上！如果离开人世间，我们将同样幸福。我们也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幸福。”

不一会，她说话开始结结巴巴，但我理解她是在讲那不勒斯，回顾四十年前在那里度过的那些光荣而可怕的日子。她回忆过那段遥远的经历后，便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带着一种请求的表情轻轻地说：

“原谅我吧，原谅我吧！……”

“噢，天哪，你向谁要求原谅？为什么要求原谅？我今天之所以还是个血肉之躯，这完全是你的功劳。难道你还要求我原谅吗？长期以来上帝亲眼看到了你慷慨的牺牲，赞美你道德的高尚，为有你这样一个造物而骄傲。难道你还需要向上帝要求原谅吗？”

啊，你有圣洁的灵魂，现在你应当对我能为你的高尚道德提供最新证据而高兴！我在经历了多年的痛苦和忍耐后至今仍然活着，我是有资格提供这种证据的。你应该高兴地知道，如果说有某种英勇精神的光芒照亮了我未来人生的历程的话，如果我的儿子们能荣幸地从事某些有益事业并将赢得荣誉的话，其功劳仅仅属于你。我请求你留在人间，继续并永远作为我和其他人高尚生活的榜样。当我已经衰老，头脑也开始糊涂时，只要能看到你的榜样就能增添新的力量。由于你有圣洁的灵

魂，虽然你的光芒可能隐匿在神秘莫测和广阔无垠的太空，但请你用那希望之光为我指明通往与你相会的道路吧！假如我年老力衰，还要弯腰弓背地站在我最钟爱的小儿子的坟前，我心中依然会闪烁着永恒希望的美丽之光，这也要归功于你。为了你，我要爱护我的家庭，我要为祖国而战斗，我要保持高尚的心灵。为了你，我要保持忠肝义胆的永恒之火，并且不论在那里都把它同你的爱情的永恒之火融为一体。

　　当一个人超过八十岁后，他就不再有梦想了，其言行也不会幼稚天真了，他再也经不起太大的痛苦了，否则在他过分悲痛时就好坏不分了。有一种超人的范围，有一种永恒的秩序，在那里罪恶变成物质，德行升华为精神。但是，我看到你与别人不同，我感到你比别人更美。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爱你。不论在我的生活中，还是在我患病时，或是在我犯错误时，你始终陪伴着我。我绝对相信你是最纯洁的人，最高尚的人。是的，由于你的仁慈，由于你的爱情，在你的幸福灵魂即将进入坟墓时，我可以骄傲地否定那种怯懦的哲学，但我无意否定我没有看到的事物。与其以感觉去贬低人的理智，不如以想像和感情去升华人的理智。谢谢你，彼萨娜，你给我的最后安慰，就如同从天空中降落的甘露。只有你才能说服我。我对未来满怀着希望。

　　当彼萨娜恢复知觉时，阿奎丽娜问她是否希望请一位神父来，因为宗教能更好地保证她的灵魂安详。

　　“啊，是的！”彼萨娜苦笑着回答。“我的姐姐不愿意我在没有神父在场的情况下死去！”

　　“不，你别说死！”阿奎丽娜急忙说。“宗教的安慰还能根据上帝的意志帮助人恢复健康。”

　　“面对上帝，生与死都是一样。”彼萨娜用一种平静而庄重

的语调说。

随后，她用一种充满希望的目光久久地看着我。我急忙擦去眼泪，并把头转向另一边，我看到我的内兄和我的两个孩子正惊讶而敬慕地凝视着那个坚强的垂危病人。一种安详而崇高的气氛环绕着她所躺卧的病床。最后，我相信我们不过是短暂的分离而已，我所看到的并不是一种绝望的死，而是参加一次悲伤而友好的告别。卢奇利奥来了，他首先诊视彼萨娜的脉搏，随后面带微笑地看着她，好像是要对她说：你很快就要平安地出发了。他相信自己的诊断。神父也到了。她同神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其态度既不是玩世不恭的目空一切，也不是装腔作势的虔诚。她对自己是信心十足的，因而易于使人相信她将会安详地去见上帝。在临终者的床前所举行的令人悲伤和可怕的殡仪前奏丝毫未影响她脸色的安详。

此后，她开始同我们大家分别交谈。她首先感谢卢奇利奥对她的精心治疗，接着感谢阿奎丽娜和布鲁托的深情厚谊，她为我的儿子们祝福，嘱咐他们要听父母的话，要向他们学习。随后，她拉着我的手，希望我不要离开她的床去为她端那杯放在柜子上的饮料，她请阿奎丽娜喝掉。她微笑着感谢阿奎丽娜。接着便小声对我说：

“好好爱她吧，好好爱她吧，卡尔洛！她是我给你的！我从来没有忘记我的诺言，阿奎丽娜也可以对此作证，尽管某些不同的看法曾影响了我们的关系。”

彼萨娜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微弱。她更紧地抓住我的手，不时地朝着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微笑，当轮到向我微笑时，她那深情的目光久久地停在我的脸上。随后她又把目光转向阿奎丽娜，仿佛在要求阿奎丽娜原谅她近来对我所表现的爱情。她不时断断续续地说几句话，声音是那样的细微，几

乎难以听到。当时，我感觉到自己已同彼萨娜一起消失了。但是，她那热情的目光又使我苏醒过来，激励我牢记我向她许下的诺言。

“我在这里！”突然，她用一种比平时更强劲的声音说。她想离开枕头坐起来，但又疲惫不堪地躺下，几乎像摔倒一样。她尽力露出笑容。

“我在这里！”她再次自言自语，并把脸转向我。“你要记着：我在等你！

我感到一股凛冽的寒流在猛烈地袭击我的心脏，她那离开人间的灵魂就是我的灵魂。她依旧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面带微笑，眼睛凝视远方。彼萨娜已飞往天堂去寻求她那永恒的希望了。你相信吗？当时没有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坐位，我们所有人都静静地坐在那里凝视彼萨娜去世的安详。卢奇利奥后来告诉我，当时他也哭了，但那是一种吊唁。而我什么也没有看到，整个那一天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一动不动，既不哭泣也不说话，直到他们把彼萨娜的手从我的手中抽出，以便及时入殓。我亲自为她穿好衣服，亲自把她安放在她最后长眠的床上，亲吻了她的嘴唇。这时，我感到我的灵魂同她的灵魂一起奔向远方。

有好多天，我一直处于不知是死去还是活着的状况。但这只是生命的窒息，而不是绝望。我渐渐摆脱了麻木不仁的心态，终于恢复了知觉，想起了过去的一切，得到我所必需的力量，决心按照彼萨娜最后的愿望行动。从此以后，我的性格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严肃性和坚定性。我教导我的两个儿子要学习那些道德高尚和意志坚强的光辉榜样。当阿奎丽娜温柔地埋怨我这是鼓动我们的儿子以生命去冒险时，我只要让她回忆一下彼萨娜的死就够了，因而她收回了自己的意见，认为我说得

对。事实上，人们应当义无反顾地面对危险和牺牲，以便使自己的死有价值。

在我们从伦敦动身之前，传来了一个消息说，纳瓦杰罗阁下放弃了让彼萨娜作他的财产继承人，生活好多了。当他听说彼萨娜没有留下遗嘱而默默地死去时，他要用彼萨娜的所有遗产修建一所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医院。纳瓦杰罗拥有价值两百多万杜卡托的财产，但近些年来一直装腔作势地过着贫困生活，以便为彼萨娜积累大笔金钱。我对要离开英国感到十分难过，因为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依然留在这个国家的公墓里。但是，彼萨娜要求我考虑我的儿子们的成长，所以我们便出发了。由于斯皮罗和阿格拉乌拉曾要求我们保护他们在威尼斯尚存的利益，我们决定先去威尼斯，在那里暂住一段时间。我的内兄早已赶回弗留利去解决某些问题，随后再同我们相聚。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有一个安度晚年的栖息地了。在同卢奇利奥分别时，我非常难过。但他让我快走，并且说：“我将来要死在你们中间！”我知道，他是不会食言的。1823 年 9 月 15 日，我们到达威尼斯。我在那间令人难忘的小屋子里睡了一夜。我曾在那里度过了多少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啊。我眼中流着热泪，边哭边亲吻两绺头发：第一绺是我从彼萨娜幼年时那浓密的秀发中拔下来的；另一绺是彼萨娜死后我从她那苍白的额头上剪下来的。

第二十一章

我如何同人们合作以恢复威尼斯的某些商业活动，这至少是生活的开始。我的大儿子同拜伦勋爵一同前往希腊。我五十岁时为了维护死者的荣誉进行了一次决斗。我前往希腊的纳波利参加大儿子的婚礼，1831年3月我悲伤地返回安科纳。死神夺走我的次子，袭击我的朋友和敌人。霍乱是死神的强大盟友。我六十五岁时的家庭。

威尼斯衰落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由于这些原因，从事物质生产的企业依然不能振兴。命运使威尼斯铸成大错，政府麻木不仁，人民生活困难，其原因在于对外联系渠道的关闭。然而过去不论政府还是人民都曾利用这些渠道取得过良好的结果。如果哥伦布和马杰拉诺不利用同其他民族的联系创立了新的商业，如果瓦斯科·德尔玛不在东方开通贸易阶梯，威尼斯人就不会铸成这种大错吗？威尼斯人作为勇敢而出色的商人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致使他们能把相距遥远的国家的商品卖掉，并获取比其竞争者更为优厚的利润。他们保持着战争的传统和力量，因为充满风险的大规模贸易需要强有力的保护。一旦利润的刺激不复存在，对光荣的古老传统的正常追求就会终止，

对黑海和叙利亚进行贸易的远征就会结束，尽管商队可经过那里把欧洲的产品运往莫斯科、印度和中国。一旦利润的刺激不复存在，军事精神就会消失，虽然威尼斯人同英国人一样均把这种精神视为保卫贸易繁荣的手段。

这样一来，威尼斯就被掠夺了在文明社会中存在的理由和行动的理由。就像共和国元首雷尼埃尔所说，威尼斯继续按着惯例在苟且偷生。然而三个世纪以来缓慢的、体面的、近乎恰如其分的衰落却也庄严地证明威尼斯的古老力量，以及威尼斯政府及其人民高超的经营能力。如果圣马可共和国能在中世纪的意大利生活中始终强有力地发挥作用，那么，在其商业衰落的时刻，它会在大陆商业的扩大中找到繁荣的新动力。但是，与意大利其他地方相比，威尼斯仿佛更擅长经商而不是行政管理，它尚不是意大利肌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仍是专供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能赤裸裸地掠夺财富和养尊处优的殖民地。他们是些精明的政客和军人，他们无意加强威尼斯政府的影响，也无意把这一影响扩展到波河的南岸和米恩奇奥河的西岸，更不想筹划意大利的未来，他们仅想如何捍卫自己的财产，就像在克里米亚和小亚西亚捍卫他们的商业市场一样。其他国家的政府，出于尊重，出于均衡的需要，为了谨慎过渡，仍允许威尼斯人安心地享受某些商业特权。因此，威尼斯人认为武装保护的必要性已逐渐终结，他们乐于在自己的议事本上取消祖国二字，而把自己领土的安全仅仅寄托于别人的意图和策略之上。

如果说在由商人变成地主和由海员变成大陆人的过程中，一个敢于冒险的贵族派别或那些幸运的贵族头面人物力图把功利主义的政府变成政客政府的话，威尼斯的命运可能要遭遇某种更大的危险，但它也可能会获得伟大的机遇和名声，从而创

造新的经验，它有可能依靠民族力量的新聚合纠正其很少参与意大利统一运动的老缺点。对参与意大利统一运动来说，威尼斯既缺乏机遇，也缺乏力量和思想。正如后面我将会进一步阐明的一样，威尼斯虽然表面上是一个现代国家，实际上依然是一个中世纪的城市。但这种表面现象是不会持久的。由于威尼斯不想也不能成为一个国家，所以在单纯作为一个城市的条件下就必然要衰落。其衰落不仅表现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机体的状况方面。因此，必须医治它那被腐败因素侵蚀的机体，进而彻底恢复健康。

过去的社会大变动使威尼斯失掉了大陆上的所有基地，并前所未有地关闭了它在海上的非同寻常的航道，于是威尼斯几乎处于死亡线上。后来，当和平得以恢复而大海再次向威尼斯敞开时，它的力量是那样薄弱，致使它不能同其他海港竞争。这是因为正当威尼斯处于懒散懈怠状况时，其他海港却强有力地发展了起来。正如一句英国成语所说："虽然岸对岸，精神却相反"的里雅斯特以同维也纳的贸易和政府的帮助为靠山勇敢地参加竞争，而威尼斯政府既不考虑也不要求威尼托地区参与竞争的胜利。威尼斯忧伤而痛苦地自己把自己关闭在防波堤内，像一位败落的王子情愿饿死也不向别人伸手。

事实上，威尼斯曾长期作为欧洲的保护者抗击土耳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不久以前。此后，它就不得不靠别人的保护和施舍，派船去科孚岛装运货物，从而只好忍气吞声了。这就是它的最后结果。但是人们还是不善于去反思过去，努力创造一个新的未来。有位优秀的统计学家说过："当统计触及账本之前，每一个国家都以为它是自己所希望的那种国家。"甚至在 1780 年威尼斯人还可自誉为反对穆斯林霸权的当然胜利者，因为埃莫海军上将统帅十二艘战舰英勇地给予突尼斯以某种教

训。这已成为威尼斯曾矗立欧洲的明证，当时它坚信自己有真正的力量。后来，一场全面战争惊人的统计材料说明，英国拥有二百艘战舰，法国拥有十四支陆军部队。那次大规模的战争的结果的确证实威尼斯在政治上的无能。欧洲已不再需要任何对土耳其的扼制。即使需要扼制土耳其人，肯定也不需要威尼斯了。于是，威尼斯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真正价值已经不是它所希望保持的价值。虽然这种初步的觉悟使之产生了灰心丧气的情绪，但这却意味着威尼斯开始具有文明的理智和激励性的羞愧。我们不辱骂那些昨天才死亡现在又开始复活的人，但我们更尊敬那些为了大家的幸福轰轰烈烈地献出自己生命的人。

我终于回到了威尼斯。当时的威尼斯因蒙受耻辱和死气沉沉而出现的麻木不仁达到了顶点。没有商业，没有工业，没有艺术，没有科学，没有光荣，没有任何的积极性，威尼斯好像一座死城，生命仿佛已全部中止。因为我必须参与斯皮罗的商务，我亲身感受到社会机构的毫无效能和不合时宜。然而，过去由于社会机构的良好运转，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曾有过最光辉的篇章。重新恢复威尼斯的辉煌和唤起那些消沉力量发挥积极性是我头脑里想的第一件事。但是，很少能有所作为，因为几乎空空如也。我认为，斯皮罗不会反对我的计划。我也不会拿阿波斯杜洛斯家尚未收回的信贷和他们家剩余的财物去冒险。希腊的战争已使他们的家产所剩无几，但也还有一点。斯皮罗多次在信中表示对我非常信任，这促使我高度重视他们现存的有限财产的价值。当时建立协会的念头重新出现，我力图以此作为行动的第一步。英国强盛的景象依然使我赞叹不已，并成为激励我前进的力量。所有的巨人都是从儿童成长起来的。当初，我发现我是在梦中进行冒险，但我可以及时后退，以免使经过多年默默积累的善良愿望顷刻间化为乌有。

我的错误，我的悲剧均在于从一个人的命运去衡量一个民族的命运。关于这一点，我曾说过多次。一个人只能先于民族的进步，但不能代替民族的进步。一个人的榜样是有益的，可以使人效仿，扩大其影响力，甚至变成人们的习惯，但是前进的动力还是源于整个民族。联合的精神是彼此接近的象征，是更广泛的协调一致的工具。在各种事业中，人们应当重视这种精神，应当把它视为从事某种事业的规章和行动指南，视为相互信赖和繁荣昌盛的要素，视为争取美好未来的手段。当然，联合要达到完善的发展程度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百人公司是千人公司的先奏，为了说服百人联合组成公司，需要五人，十人，二十人先联合起来。事实和数字的雄辩力能使人们相信，组成公司有百利而无一害。由于个人的力量有限，如遇风险便无计可施。我一开始就坚信这一原则，并决心经受考验。我把这些原则作为经营我的商店的准则，打算公开执行这些原则，其主旨不是为了公共事业的繁荣，而是为了私人的成功。

果然，我所建立的经营干果、橡木、食油和其他原材料的专卖公司以地中海东岸和希腊为阶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我所关注的不是搞冒险，而是扩展经营范围。我的公司经营规模虽小，但其成效却是实实在在的。在我们迈出这一步后，人们摆脱了昏昏欲睡的状态，一些与我们公司相似的公司纷纷诞生。竞争提高了积极性，扩大了企业的规模，在攫取更大利润的鼓舞下促使企业敢于冒更大的风险。经验有力地说明，那些敢于超越常规的人是正确的。我们之间的竞争开始成为个体商业发展的障碍。于是出现了合并现象，若干小公司合并为一些大公司。这些大公司勇敢地同地中海沿岸其他港口的更大和更老的公司进行竞争。它们的资本当然较少，因此威尼斯尚不能同马赛、热那亚和的里雅斯特相比。但是，人们得到了正当的利

润，希望取代了沮丧，积极取代了懒散。谁也不知道这种新生力量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如果说威尼斯的繁荣尚未吸引外国人来投资的话，至少本地的力量足以推动威尼斯前进和富裕起来。虽然威尼斯的力量有限，但希望却颇大。显而易见，那些企业为阿波斯杜洛斯的商店赢得了丰厚的利润。为此，斯皮罗真诚地赞扬我对他和希腊的独立事业给予了巨大帮助。

商业促进了当地的物资交流，使经济得以复兴，并逐渐在波河三角州重新找到了天然的市场。我无意把经济发展的功绩据为己有，就像一个建筑工人一样，他为一座大厦的美丽建筑感到光荣，因为他曾为大厦垒砌了第一块石头。大企业的形成就像孩子的成长一样，这与其说令人高兴，不如说是为了一种直接的意图。是的，我是有某种意图的。所以我感到自豪的是，我最早同任何愿意复兴威尼斯商业的人进行合作。尽管良好的经济形势在后来出现了，但现在我还要回顾过去的岁月，当时在我的头脑中好的经济形势只不过是一种遥远的、无根基的幻想而已。

我的次子多纳托很快就适应了工作，在从事新的商业中帮助我。虽然他还是个孩子，但由于他聪明伶俐，成为我极好的助手。他是一个乐天派，当我感到烦闷时，我就找他聊聊以排除忧愁。他对妈妈极好，经常陪她去里纳尔多伯爵家。纳瓦杰罗死后，尊敬的克拉娜也住在她弟弟家里。里纳尔多伯爵仍是政府部门的登记员，其薪水是每天一个银币，但他仅愿意在办公室和图书馆中度日。由于克拉娜同还俗的圣泰莱萨修道院的修女们保持着友好联系，所以有许多女客人经常前往她家拜访，一些其他社会成分的人，尤其以新老贵族最为突出，偶尔也到那里相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深深怀念旧秩序，一见面就互相吹捧，并大骂最近的革命使他们陷入灾难和烦恼之中。

多纳托注意到了这些奇特的人，并经常嘲弄他们。我儿子这种作法使他母亲感到不快，但我却为此感到宽慰，尽管我认为他母亲的态度是对的。我几乎天天要同这些木乃伊接触，对他们的卑鄙的处事准则和可悲的伪善是一清二楚的。阿奎丽娜同克拉娜的关系日益密切，因为她说她不知道把我们的小儿子带到什么地方去玩才好。我们通常就在这类话题上出现矛盾，但我对此并不太介意，我知道，她的本意是好的，她可以随意。此外，过去的事也充分说明我们家同弗拉塔伯爵家有亲情关系。我并不想让阿奎丽娜同伯爵家一刀两断。我们家的主要矛盾是我们的大儿子卢奇亚诺的举止：他既不像我的二儿子那样温顺，也不像二儿子那样勤劳，经常放荡不羁，并且不愿听从劝告。当我们，特别是他母亲批评他不愿干一些对生活有益的事情时，他回答道，因为没有生活，因此他不知道何谓有益何谓无益，他要寻找一个能忘记一切的办法，不管这个办法是好还是坏。

“卢奇亚诺，你要当心！”我这样警告他。“如果你忘记一切，突然有一天你遇到了某件事，你就会后悔莫及地发现你忘记了做人的道理。”

“我考虑到了这一点。”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丝毫不提他的放纵问题和他的缺点。我曾多次很痛心地同他母亲发生口角，因为他母亲对儿子心血来潮地要去希腊完全是听之任之。他去希腊干什么？我认为他同威尼斯金发女郎们的交往和无数杯的美酒早已使他忘记了那些英雄史诗。但是，阿奎丽娜认为，这也是我的过错，因为就是我促使他胡思乱想，促使他不关心父母，不关心朋友，仅仅以自己的方式缔造个人的幸福。

“昨天是要去希腊，”她说。“今天是放荡不羁，天晓得明天他将是什么样子！我们曾用一切办法把他捧上了天，致使他

放任自流！”

“请原谅我！”我回答道。“但是，你不能扼杀他的慷慨精神，因为有这种精神不是耻辱。你非凡地培养了他的好精神，使他在思想上和体格上经受了锤炼。”

“是的，是的，我是用良好的精神培育他，但是他现在不听我们的话了，这是你乱用权威造成的后果。”

“好吧，就算是我造成的后果，但这也是有其前因的。”

“最重要的是帮助他摆脱后果。”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这种后果是我所希望的。如果这种后果是出自你的前因的话，我要使劲地为你鼓掌。”

“你怎么希望有这种坏事！你看有多好的后果吧！你整天待在办公室里折磨自己，我们的小儿子像一个殉道者一样日夜同你在一起。而我们的大儿子却变成了英雄，甚至光顾妓院和夜总会。”

“真见鬼！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毕竟我们也有过青年时期嘛！”

“我悲惨地消磨了我的青春，我羞于回忆那个时期。”

“我要对你说，你头脑发热，需要冷静。”

“我要再次强调，你在生病，如不及时医治，就会变成顽疾。”

我们两人就是这样针锋相对地争吵。与此同时，卢奇亚诺一整夜没有回家。如果我们再责备他，情况就会变得更糟，他就像一匹不驯服的马驹乱蹦乱跳。正当我们夫妇陷入对立之际，有一天早晨，他脸色苍白不知所措地走进我们的房间，并直接了当地对我们说，下周他将动身去希腊。

“你去那里干什么？”我用一种讥讽的口吻回答，因为我不再相信他那些转瞬即逝的愿望。

“去保卫米索朗吉昂，反对穆斯塔法巴夏！”他补充道。

“啊，啊！”我仍用讥笑的口气说。“我祝愿你能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抓住一个穆斯塔法巴夏！”

“我不能保证。”卢奇亚诺咬紧牙关说。“但是，拜伦勋爵说能打败土耳其人。他也决定近日内动身去希腊。”

“你在什么地方见到了拜伦勋爵？”

“你知道我认识他就够了，他屈尊地同我交谈，并将把我作为他前往希腊的伙伴。”

“开玩笑。卢奇亚诺，你是不是在做梦？”

“不是，我的爸爸，我就像你给我姑姑和姑父写信时那样严肃地同你谈这件事，你就让他们为我的决定高兴吧！”

“好了，如果你说的是真话，现在我要重复你妈妈几个月前就说过的话：你确实有一个真正的志向吗？你应当知道，近来你的举止使我疑惑不解。”

“我的爸爸，我确信，我的这一决心将会由我的全部人生的事业认可和证明，我现在要求你原谅我过去给你留下的坏印象，我请你对我宽容和信任，因为几个月前我就有了一个很好的想法，今后我将努力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因此，我请求你和我的母亲允许我去希腊。”

“我们将考虑你的要求，卢奇亚诺！同时，我希望你学会使自己的思想成熟起来；当自己不太正确时，要学会检查自己。”

他未作任何回答，仅以其态度向我表示，他可以检查一切，但他的计划的坚定性不在此列。我对他的这种态度感到惊讶。虽然我以多种方式劝说他，但他只回答了一句话：“我懂得，在这个世界上，人活着的主要义务就是有益于他人。因此，我请求让我活着！”

阿奎丽娜激烈反对大儿子去希腊的计划，但几个月前她对此好像还持无所谓的态度。面对儿子的坚决，她也无能为力。卢奇亚诺要去希腊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他仅仅在等待拜伦勋爵的决定。拜伦勋爵的决定一旦作出，他们两人立刻就会登船前往希腊。我认识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人，我也曾几次看到他出现在威尼斯共和国行政长官的官邸前，因为长期以来他把意大利，特别是威尼斯视为自己的祖国。诗人们就像那些乐于在废墟中建造巢穴的燕子。我并不太喜欢卢奇亚诺接受这位卓越的愤世嫉俗者的拼搏精神。我担心从这种精神中只会产生某种激情，也就是说我担心：事业的伟大和光荣是激励他从事该事业的微弱因素，而他同心绪烦乱的勋爵在一起有可能产生某种奢望。卢奇亚诺还很年轻，易于被虚幻的崇高事业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这些东西只能掩盖他在理解人生和现实伟大目标方面的绝对无能。因此，一个孩子不能天真地相信那种目空一切的无益的哲学。如果他力图效仿某个领袖人物，其结果只能是孤芳自赏，或为别人增辉。因此，我不无道理地担心，他的决心一旦付诸考验，届时其坚定性可能仅有目前的百分之一。卢奇亚诺嘲笑我多疑，并表示，如果我责备他沾染上浪漫主义的话，他从理想到行动作为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者是当之无愧的，是可以原谅的。

“我既不会因浪漫曲的奏鸣而哭泣，也不会因担心自取灭亡而用时髦的化装品去涂抹自己的脸。”卢奇亚诺对我说。“相反，我将变成某种叙事诗中的英雄。阿尔戈斯和雅典妇女将会像牢记里加斯和沃察里斯的名字一样牢记我的名字。那将是对某种事业有益的浪漫主义。必须补充一句，我已经十八岁，你很清楚，我应当走了。由于我的性格，我从不认为我会成为一个士兵，但我也不收买别人，并让他因时代的不幸为我付债。”

你们还要我说什么呢？于是，我便允许他前往希腊。我热烈请求当时正在米索朗吉昂的斯皮罗关照他，并向他说明了我对卢奇亚诺性格的看法，以及我所担心的有关他的不稳定性和其他危险。我的妻子并未因此而哭泣和绝望，有三至四个月不时地埋怨我不善于管教孩子。但是，与此同时却从希腊传来一些极好的消息：由于三派爱国者的首领一致拒绝沙皇亚历山大关于分裂希腊的建议，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又空前激烈地爆发了，奥斯曼帝国的第四军像烈日下的积雪一样迅速消没于伯罗奔尼撒炽热的大地上。卢奇亚诺因为作战十分英勇，他的名字同他的两位表兄德梅特里奥和泰奥多罗的名字一起被光荣地刊登在战报上。斯皮罗还写信告诉我有关卢奇亚诺的惊人事迹，并说那位令土耳其人闻风丧胆的尼凯塔指挥官建议把卢奇亚诺誉为他的兵团的模范，卢奇亚诺已获得上尉军衔。

整个欧洲都在欢呼希腊的伟大胜利，就像竞技场里的观众从坐位上站起来向那位战胜了一头狮子和两只老虎的角斗士热烈欢呼一样。虽然希腊得到了极少的武器、人员和金钱等帮助，但它打败了一个庞然大物。欧洲各国开始面面相觑，害怕不能再把土耳其这个锁链强加在信仰基督教的起义者身上了。与此同时，战争还在继续，巴夏们既不完全忠于穆罕默德苏丹的旨意，也不服从他的指挥，苏丹的近卫军也拒绝开往有可能遭遇敌人打击的土地上去冒险。各国人民对希腊的支持和热情与日俱增。拜伦为希腊捐献了自己的财产，并与英国谈判向希腊贷款问题。但就在这样的时刻，他病倒了，其后不久就传来他逝世的不幸消息。全希腊为他举行葬礼，整个欧洲哀悼这位神圣的伟人，米索朗吉昂的堡垒用他的名字命名。卢奇亚诺用最激动的语言写信告诉我，他亲眼看到了这一不幸事件。他极其悲痛地说，但愿他这位尊贵的朋友和保护人的英雄事迹不致

埋没他作为诗人的美名。他又说，“现在的时代是与伟人为敌的时代！”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因为拜伦成为一个举世公认的伟人并不是由于他的慷慨牺牲。但是，拜伦是永垂不朽的。

当时我正在威尼斯，由于环境的恶劣，我也参与了一些性质相当严重的事件。首先是，我又见到了那个令人讨厌的拉伊蒙多·文基埃雷多。他因经济拮据而早已同阿戈斯蒂诺·弗鲁米耶尔的大女儿结了婚。由于他那年轻的妻子有一种变幻无常的天性，他必须取悦于她，因而他通过说我和彼萨娜的坏话来寻求开心，并向她讲一些恶意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如果他仅仅讲我的坏话，我可能还会容忍。要是他还针对彼萨娜，我就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全力维护她的名声了，我是多么希望她所作的牺牲能在天国得到某种报答啊！当时，我偶尔去酒吧喝咖啡。由于当时只有极少的人认识我，所以我往往是独自一人坐在酒吧里屋的一个角落里，表面上是在阅读《威尼斯邮报》，实际上是在细听拉伊蒙多趾高气扬地在外屋里进行的高谈阔论。

第二天晚上，也可能是第三天晚上，我依旧坐在那个角落里，有的顾客和服务员甚至开始怀疑我是一名暗探。突然我听到酒吧的前厅有军刀和马刺的撞击声，随即又是相互致意的喧闹声，我仿佛感到那尖尖的嗓音很熟悉。我的天啊，想必是帕尔蒂斯塔尼约来了！我曾听到过人们私下对他的议论。这时拉伊蒙多大声向这位将军欢呼，祝贺将军身体健康，问他来威尼斯是不是为了试探那位令人尊敬的修道院女院长。这一切使我确信那就是他。

“不，亲爱的！我对女院长已不感兴趣了。”帕尔蒂斯塔尼约回答道。“我的妻子一个接一个地为我生了七个儿子，这使我比指挥一个团还要忙。修女已被我丢到脑后。真遗憾！我

想，可能她也不愿意再见我了，因为年龄不饶人啊。亲爱的拉伊蒙多，你呢，你同你那位姐妹的关系如何？好像她也有当修女的打算！你也许记得，我上一次来威尼斯时，你对她还情意绵绵呢！哎，小事一桩！你看，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

“是啊，是啊，岁月在不停地流逝。”拉伊蒙多说。“我要把许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告诉你。由于你长期不在威尼斯，你落后了。首先你应当知道一个最后的结果：彼萨娜死了。”

“死了！”帕尔蒂斯塔尼约惊讶地说。“我简直不能相信，女人是不会那么容易死去的。”

“事实上彼萨娜经历了极大的辛劳。”拉伊蒙多继续说。“你想像得到吗，她为她的情人当了两年的奴隶！你还记得他吗？就是卡尔洛·阿尔托维蒂。”

“我记得，我记得。不就是在弗拉塔围着烤肉炉转的那个人吗，后来他还当了镇上的文书。”

“一点不错。当时彼萨娜好像很喜欢他。在 1799 年他们两人曾先后在那不勒斯和热那亚同居，当然是得到了早已同彼萨娜结婚的大老实人纳瓦杰罗的同意。随后，他们两人就像夫妇一样多次生活在一起，直到她用天晓得的方法把一个农村姑娘拴到她情夫的屁股上，并使他们结了婚。你知道，那可是一场好戏啊！每个人都想对此进行评论，但谁也说不清楚。亲爱的将军，你有那样强的想像力，你应当能解开这个谜。好，我们听听你的看法。你愿意给我讲点什么吗？”

“哎！这要看具体情况了！我要明确地说，我敢打赌，她已经讨厌他了。为了摆脱他，她就随便给他物色了一个妻子。”

“伟大的将军，她当即回到了威尼斯，全心全意地照料她那多病的丈夫，同你的女修道院院长共颂经文。现在我告诉了你这些情况后，你有什么要说吗？”

“我说什么，天晓得！我要说，她要同上帝和解，她要彻底摆脱她的情人。”

“很好！我亲爱的将军，你有丰富的想像力，是一位善于综合分析的天才。凡能成为将军者，都是很敏感的。如果我把以下情况告诉你，不知你又将如何评论。在最近的那不勒斯革命中，那位奇特的卡尔洛已年满四十五岁，但却再次自不量力，致使自己成为阶下囚。如果不是彼萨娜撇下自己的丈夫前往那不勒斯向当局屈膝哀求，从而使他获得由死刑改为流放的话，他就有丢掉脑袋的危险。如果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不知你将说什么？后来，卡尔洛瞎了眼，并且穷得身无分文，但彼萨娜作为他的情妇同他在英国生活了两年，她以最低劣的辛劳来维持卡尔洛的生命。”

“唉，她真是疯子，疯子！”帕尔蒂斯塔尼约带着一种浓重的地方口音低声地说。“如果我相信有这种事，我就会成为疯子。我想你也不会相信这类的童话。”

“你说的全是至理明言！”拉伊蒙多竭力迎合，讨好地说。

“你能想像得到，彼萨娜从事什么职业去赚钱吗？她简直成了一个卑贱的威尼斯女人，如果你允许我讲真情的话。她应当有必要的道德。尽管她四十岁了，但依然是那样美丽，那样朝气蓬勃。我向你发誓，许多人，不仅是英国人，都落入她的圈套。后来，卡尔洛得知了一切的一切，但他泰然处之。你说，这岂不让人倒胃口。我要再重复一遍，她应当有必要的道德！”

拉伊蒙多那些无耻的谎言已使我异常气愤，他的奸笑以及那伙好事之徒随着他的谎言而发出的轰笑更使我怒不可遏。我完全丧失了自制力，急速走到那帮家伙相聚的房间，猛地冲向拉伊蒙多，照他的脸狠狠地打了一通响亮的耳光。这是我对恬

不知耻的造谣中伤者的惩罚。

“ 我也要你有必要的道德！” 我在那伙人乱成一团的情况下大声地喊道。他们当中有的人从咖啡馆中逃走，有的吓得藏在桌子底下或椅子后面。“ 我现在所给予你的是正义的定金，如果你要求赔偿，你知道我家住在什么地方。造谣中伤者一般都是胆小鬼 !”

拉伊蒙多浑身发抖，恼羞成怒，但他不知如何自卫。他那点天生的勇气虽被其多年的唯唯诺诺的习惯严重损伤，但仍能使他的血液沸腾。尽管他的声音不服从他的命令，再也没有胆量像往常那样吹牛，但他还是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中苏醒过来。他就像一只赖皮狗，见了人先是狂吠一阵，继而做出追人的架势，但当被追的人有勇气予以回击时，他便很快倒退，藏到他的狗窝里。我大步走出酒吧，径直回家去了。有三天，我没有听到人们谈论此事。第四天早上，来了一个名叫马尔科利尼的人，据说他是威尼斯最优秀的击剑手。他说，由于我在苏蒂尔酒吧对拉伊蒙多的态度深深地伤害了他，所以，他要求我予以赔偿，说我有权利选择武器，并让我选择。于是，我选择了武器，委派了公证人，并提出了决斗的条件。我对马尔科利尼说，我有权向拉伊蒙多本人挑战，因为他曾放肆地诋毁一个我最敬爱的人。我简单地向他阐述了我要同拉伊蒙多决斗的原因，我认为他是一个可耻的挑衅者，强调他可以选择武器，届时我的公证人将赴现场。

马尔科利尼感谢我有骑士般的文雅，随后就办自己的事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离开酒吧后，拉伊蒙多大吵大闹，一再发誓要用他的牙齿咬碎我的心脏，并说了其他一些吓唬人的话。但是，当他一觉醒来，立场又变软了。次日，他强调，如果他没有妻子儿女的话，他一定要坚守自己的誓言。他的这种

谎言引起了人们的哄堂大笑，并成为一大笑柄在威尼斯四处流传。此外，由于拉伊蒙多为了在威尼斯行政长官官邸捞个一官半职已同帕尔蒂斯塔尼约将军结为生死之交，这位将军试图利用他的朋友来显示自己的威严，他带着戏弄的口气对拉伊蒙多说，即使他没有妻子儿女，他同现在也不会有多大差别。拉伊蒙多理解了将军的意思，被推向极端，经过反复考虑，终于作出了通过马尔科利尼向我挑战的决定。有关情况你们已经知道。帕尔蒂斯塔尼约是另一方的公证人，他甚至不愿意来我的家谈有关问题。拉伊蒙多以为，他让一个有很大名气的剑客来见我便可把我吓倒。我对此毫不顾及。虽然我从未有过向别人挑战的疯狂，但我也不会拒绝别人的挑战。自从欧洲的第一个屠夫进行挑战时起，我就是采取这种态度。

一周后，决斗在靠近麦斯特雷的一个公园里进行。我像是在散步一样朝公园走去。我的眼睛雪亮，双手有十足的把握，对拉伊蒙多的怒火在我心里熊熊燃烧。但当我看到他面色苍白，像一片树叶在不停地抖动时，甚至产生了同情心。尽管他也软弱无力地向我冲击几下，但总是后退，直到他的右腿退到一条有好几米深的河沟的边沿。我极为宽容地停止了进攻，并警告他，他只要再向后退一步就会跌入河沟中。他的公证人向他重复了同样的警告。当时他利用我精力不集中的机会，突然朝着我的胸部猛刺一剑。如果我不是迅速向后一跳，那我就会遭大难了！他就会一剑又一剑地向我刺来。然而，我仅仅是胸部被刺破了点皮，血从伤口中涌出。我看到他脸上露出了一种奸诈的冷笑，这使我的怒火重新燃起。我在他的面前快速地作了两个假动作，他又惊又怕，左右抵挡。我判定他这时想扔掉剑逃跑，我乘机把剑猛烈地刺入他的左胯，一下子使他跌入河沟之中。

我没有因这次决斗遇到任何麻烦，尽管当时的法律是严厉惩罚决斗者的。至于拉伊蒙多，他的伤很快就痊愈了，但由于跌入河沟，其股骨摔断，可耻地成了一个瘸子。我相信，自那以后，他一直赞扬我和彼萨娜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的怨言是那样的谨慎和秘密，以致使我没有必要采取其他令人不愉快的行动。阿奎丽娜得知我的这种只有年轻人才有的越轨行为后，她对我如何的怒斥和责备，我就不必向你们叙述了。尽管我们有意见分歧，但我们不久又有了第三个儿子，两年后又得了一个女儿，从而使我们的家庭极为融洽。我说我们的家庭极为融洽，是因为经过长时间的平静后，我的家庭出我意料地增加了人口，大自然为我创造奇迹，我感激大自然的恩赐，顺从大自然的安排。我的第三个儿子取名朱利奥，女儿取名彼萨娜，这是为了纪念先于我奔赴永恒王国的两位最亲爱的人。

就在这时，阿波斯杜洛斯家的全部资本完全转往希腊，但斯皮罗把其中的大部分捐赠给国家，剩余的一点用来在科林托附近购置了家产。希腊的独立战争在各大国外交的争斗中落下了帷幕。土耳其的舰队在那瓦里诺被摧毁后，伊布拉赫姆巴夏同埃及人一起软弱无力地扼守着莫雷亚的某些据点，但土耳其既无枪支也无大炮给予他们援助。土耳其发动的这场狂热而持久的圣战没有吓倒希腊人民，反而锻炼了他们。卡波·狄斯特里亚伯爵把国家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虽然他的声音传达了俄国的主张，但客观形势的需要使他不能不服从人民的意愿。从斯皮罗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位伯爵并不抱多少希望。他还告诉我，他的大儿子和我的卢奇亚诺是伯爵最喜欢的少有的几个得宠者之一。但是他又说，青年人爱追求荣誉和权力，应当原谅他们。而泰奥多罗却同自由派站在一起，同那些一直仇恨土耳其人的起义者的老首领们站在一起，因此这位

伯爵出身的总统对他是冷眼相看。但是，他的父亲斯皮罗十分夸奖他，说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为希腊独立不懈斗争的勇士。

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幸亏卡波·狄斯特里亚以及法国人和俄国人的努力，莫雷亚地区很快就摆脱了压迫者的统治，得到了自由，并带着和平的愿望期待欧洲国际会议对它的命运做出决定。现在轮到俄国对土耳其进行最后的打击了。巴尔干地区的胜利进程以及随之而来的阿德里亚堡和约的签订迫使奥斯曼帝国政府承认了希腊的独立，此后不久沙皇尼古拉也承认了这一事实，虽然法国和英国的外交努力未能阻止俄国向巴尔干的扩展。斯皮罗十分高兴地把这件大喜事告诉了我。但是，他对俄国和卡波·狄斯特里亚仍很反感。当他告诉我卢奇亚诺可能要同卡波·狄斯特里亚伯爵的一个孙女结婚时，他意味深长地说：“这样一来，你的家庭将同一个把名字写入现代希腊独立史的贵族之家结成姻缘关系。”随后，我看了我儿子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求我同意这门亲事。该信的末尾还附了阿格拉乌拉的一段热情洋溢的话，她以此表达她的丈夫和她的侄子的真挚愿望，她要求我能亲自参加我儿子的婚礼。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一个自由的人民显示其英雄主义的奇观能给父爱和兄妹情谊增添力量的话，我请求你来一趟，你可以看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事物，而这些事物肯定会给予你怀着崇高希望面对生与死的精神力量。”

由于我的公司的商业同阿波斯杜洛斯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和贸易交往，所以我进行这一旅行并不麻烦。此外，在我离开威尼斯期间，我的内兄布鲁托和我的儿子多纳托完全有能力代管我的全部商务。我本想让阿奎丽娜陪我一同前往，但因我的两个小孩子需要她照料，也只好作罢了。于是，1830年8月初我便只身一人乘坐一艘邮船动身了。当时、法国革命从各方

面震动了欧洲的所有国家。三周后，我到达希腊的纳波利。正如阿格拉乌拉所说，展现在我面前的确实是一个最令人欢欣鼓舞的奇观，我亲眼看到了希腊人民的勇敢和自信，他们打碎了自己脖子上长达四个世纪的枷锁，他们把光荣和胜利的自豪深深地铭刻在自己的脸上。他们仅仅为政府对独立战争中起义者的老首领们采取忘恩负义的态度感到不快。这些老首领才是独立战争的灵魂，他们更加注重在战场上英勇拼搏，而不是细致地进行法律考证。因此，既不应当忘记他们的伟大功绩，更不应当为他们有某些应予以原谅的缺点而以监禁和流放的手段惩罚他们。

我对斯皮罗和泰奥多罗对这种非正义行径的怨恨持共鸣态度，但卢奇亚诺却责备我对此问题有一种不可原谅的软弱。根据他的观点，每一种手段都应当坚决地、毫不妥协地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如同在战争期间人们可以对土耳其人进行毫不留情的屠杀一样，现在人们也不必那么谨慎，不必像法纳尔人那样奉行中庸之道；通过独立战争，取得了和平，其目的在于确保人民有一种安定的和有序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使自由成果成为有益的东西，才能永远保证人民行使自由权。因此，必须坚决消灭引起不安全的每一种因素，必须坚定地打击那些派生的势力，虽然那些势力曾为战争的胜利作过有效的工作，但现在他们却十分有害地妨碍政府的行动，使祖国的安全面临危险。如果他们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改正善于制造混乱的恶习的话，他们就应当高高兴兴地走上绞刑架。人们不可能很容易地认识这种最无情的逻辑，但根据人类的逻辑，这种无情的论证当然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我毛骨悚然地听完了卢奇亚诺上述的奇谈怪论。

然而，卢奇亚诺对我是那样的亲热，那样的温文而雅，以

至使我认为他的那些奇谈怪论是他的思想中存在矛盾的表现。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头脑中怎么可能有克伦威尔和黎塞留那样的逻辑。至于卡波·狄斯特里亚，我认为他是一个自鸣得意的人，与其说他坏，还不如说他狡猾。我不相信他的宣言。他声称，他仅仅是为了上帝的荣誉和希腊人的利益才强迫自己接任政府首脑的职位。但是，我也不认为，他像古希腊皮西斯特拉托一样企图成为一个暴君。他可能是在为俄国的利益服务，因为俄国比其他大国对希腊怀有更大的野心，希腊与俄国在宗教上的相同和希腊对其他大国的仇恨十分有利于俄国。他曾坚决反对由英国提出的利奥波德为希腊的国王候选人，我不认为这是他的一桩罪行。如果在英国和俄国之间希腊选择了亲俄国的立场的话，这可能有千百条好的而不是坏的理由。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是不会信任英国的，我随时支持不相信英国的任何人，虽然不能说每个英国人都是不值得信任的。我儿子的未婚妻是在宫廷中过着公主式豪华生活长大的，但她却不能夸口自己很美。虽然我已经年老，也从来不太注重女人的美貌，但我第一次看到我儿子的未婚妻时，我并不感到满意。随后，久而久之看惯了也就好了。后来，我从她的微笑和目光中发现了她内心的善良，这是一种更加重要的美。她可能不是一个希腊式的妇女，但却会成为一位善良的妻子。于是，我对我的儿子选择一位与王公贵族有血缘关系的女子阿尔杰妮德为妻子也就心平气和了。同时应当指出，阿尔杰妮德很平易近人，没有那种由于出身名门而产生的自高自大。从而我看到了她的优秀性格和卢奇亚诺幸福的先兆。

我儿子的婚礼举行得十分豪华。由于卢奇亚诺在士兵中有很好的名声，卡波·狄斯特里亚伯爵也为此而在民众中赢得了一定的人心。但我认为，他之所以允许他的孙女同我的儿子结

婚，他的头脑中是有很明确的政治目的的。但是，卢奇亚诺也有他的目的，他并未仔细考虑他应当把命运同自己的功绩还是同这位总统的看法联系起来。我在希腊逗留了一段时间，趁机参观了一些地方，我十分欣赏这个国家的伟大古迹，也看到了它最近所遭受的破坏。它那丰富多彩的历史古迹充分显示了这是一个充满英雄史诗的国家。卢奇亚诺希望我再也不要离开这里，阿尔杰妮德对我也表现出一个儿媳对公公的高度尊敬，卡波·狄斯特里亚伯爵暗示，希望我成为一个诸如希腊政府的财政部长之类的大人物。这使我回忆起当年我当财政主事的往事。我一笑了之，我不想落入圈套。阿奎丽娜的几封来信是那样的十万火急，以至使我考虑尽快返回威尼斯。

当时，发生了一件令人十分痛心的事使我不能立刻动身。阿格拉乌拉来到希腊后，一直未能康复，近几周以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甚至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只有我了解斯皮罗的绝望和他的儿子们的悲痛。她是我惟一的妹妹，是能使我回忆起我母亲的惟一造物。我将要失去这个亲人，因为医疗、药物、祈祷等等均无济于事。阿格拉乌拉在我的双臂上停止了呼吸，而那三位在反对土耳其人的拼死搏斗中多次出生入死的英雄战士，在她的床前痛哭欲绝。掩埋我妹妹的黄土未干，又从威尼斯传来对我的另一个可怕的打击。我的内兄写信告诉我，多纳托没有给家里留下只言片语突然失踪了，对他的突然出走谁也猜不出是由于什么原因，致使人们有理由担心他遇到了最严重的不幸。阿奎丽娜悲痛得近乎发疯。在如此可怕的紧急关头，我回到威尼斯是绝对必要的。布鲁托难以找到多纳托出走的原因，于是他猜想多纳托可能是被卷入了罗马涅地区的起义，他要求我赶快回威尼斯，届时会得知有关多纳托的某些消息。我的小儿子和小女儿身体都很好，他们既为看不到爸爸着急，又

为妈妈生病着急。你们可以想像，我是一刻也不能在希腊停留了。我含糊其词地告诉卢奇亚诺和其他人，有一桩商务急需我回威尼斯。于是当天我便乘坐一艘开往安科纳的汽船启程了。

如果说这次旅行由于充满一种猛烈冲击着我的不祥预兆而变得十分痛苦的话，我回到意大利后心情就更糟。恰恰是在 3 月 27 日，我抵达安科纳港。当时，阿尔曼迪将军被奥地利帝国的军队打败了，但是他并未玷污罗马涅革命的旗帜。根据布鲁托模糊的猜想，我急忙向一些军官打听他们是否认识一位名叫多纳托·阿尔托维蒂的青年人，他是否也参加了起义。有的人说不认识他，有的人说认识他，但谁都不能肯定有这个人。最后，在起义军总部我才得到确切消息，一个叫该名的威尼斯青年编入起义军的伊莫拉军团，但两天前他在战斗中负伤了。我急速朝马厩跑去，但马厩里没有一匹马，因为所有的马早已被奥地利人抢走了。于是我两手空空地从马厩出来。当我步行到四英里处时，遇到了一个菜农拉着一辆小车。我告诉他，如果他能当天把我送到里米尼，我就把我口袋里所有的钱都送给他。我终于到达里米尼，菜农一路奔跑，其速度再也不能更快了。我去医院找多纳托，但未找到，医务人员说他们从未听到过这个名字。你们可以想像，我带着巨大的精神痛苦，是如何拼命地在那座丑陋的城市里寻找我儿子的踪迹，战争的恐怖和夜晚的黑暗使这座城市变得异常阴森恐怖。大街上几乎见不到人，我向一个正在关门的伤兵打听消息，他让我再去医院寻找。于是我又回到医院，我坚持要求医生向我说明真相，其中有位医生应是受命来照顾病人的。作为医生，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让伤员像狗一样死去的。虽然我不相信里米尼的所有医生都在该医院服务，但我在找不到别的好办法的情况下，每见到一个医生就问个不停。我感到宽慰的是，有位年轻的外科医生被

我的苦苦哀求所打动，他谨慎地把我拉到一旁，低声地告诉我去路边等他，并补充道，半个小时后我就可找到我要找的人。

“噢，请您告诉我，他的情况到底如何？”我急切地问他。“大夫，请发发慈悲吧，请您告诉我真实情况，希望您不要欺骗一个可怜的父亲！”

“您放心！”他回答道。“他的伤口很深，但并非没有治愈的希望。他住在一个可靠的人家里，并得到了良好的护理，有一个修女，也许是一位母亲，在细心地照顾他。他也值得被照顾。请您等我一会儿，几分钟后我就回来。但必须特别谨慎，因为形势微妙，我们正生活在困难时期。”

我屏住呼吸，慢慢地走下楼梯。当我来到大街上时，我不停地四处观望，盼望那位大夫尽快出现。大夫来后，立刻把我带到一个外表很朴素的住家中。由于我思儿心切，他便把我径直领进我儿子躺卧的房间里。我要告诉你们，我拥抱我的儿子时，感到无比的甜蜜。当然，不作父亲就无法体会这种甜蜜。这时，我证实了我长期相信的一点，即如果女人在世界上不是为了生儿育女的话，上帝就会请她们帮助男人。照料多纳托的是一位接近中年的妇女，她曾是一个裁缝，不久前才来此地谋生。她在大街上偶然遇到了受伤的多纳托，随即把他扶到家中，并给予他细心的照料。正如大夫所说，她像一个修女或者母亲那样热情周到地照料多纳托。

我更多的是用热泪而不是用语言对这位善良的妇女表示衷心的感谢。多纳托同我一起向她表示深深的感激之情。但她对这种感激并不太在意，她说，她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出于一个天主教徒的仁慈之心而已。她要求伤员不要考虑她，不要激动，否则对身体不利。医生为多纳托检查了伤口，发现他的伤已开始愈合，并要求我不要同伤员过多地谈话，以免他劳累。

大夫认为，只要让他多休息，他就有很快康复的希望。我及时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阿奎丽娜。几天后我收到她的回信，她说，这一好消息使她放心多了，她热切地期待我们早日回家。我又写信告诉她，一旦多纳托能够旅行，我们就立即回威尼斯。不久，我从多纳托的谈话中知道了他突然决定离开威尼斯的主要原因，因为他在里纳尔多家听到有些人在疯狂诬蔑罗马涅的共和党人。

“有多少的造谣中伤啊！”他叹息道。“那些诽谤性的语言简直使我倒胃口。因为我无法反击这种诬蔑，于是我便决定同罗马涅的共和党人一起好好干，用事实去反击他们的恶毒谣言！”

“啊,我的儿子!’我激动地说;“你真是好样的。”

我这个老头又重新振作起来。前几天，在我照料伤势很重的儿子时，心里还在诅咒所有的革命。但恰恰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悔恨自己诅咒革命的糊涂思想。我想，我的妻子也会为此而责备我。因为有几次我已承认自己无能，所以现在我不想再找麻烦了。不管怎样，我儿子的伤势有所好转，并经常同我聊天。然而，他伤势的痊愈比医生想像的要难得多。一直到5月，我们才能开始短途旅行，首先是去波伦亚。善良的女裁缝仅得到了一点微薄的报偿，这同她的恩德是大不相符的，但当时我的经济条件有限。据说，曾有一个青年人爱过她，如果他不是太穷，他就同她结婚了。我相信，她会作更多的善事，因为善事不是用钱可以买到的。

我们在波伦亚逗留了好几天。我乘机同一些老熟人共叙友谊。我发现许多人已经死去，许多家庭的父亲在我任该市的财政主事时还是吃奶的孩子，许多漂亮的母亲是当时坐在我膝盖上嬉戏的小姑娘。我的天啊，当年我曾追求过的一些美人，现

在竟难以辨认了。有好几天，我甚至不敢在镜子中观看自己的面孔。波伦亚已不像当年那样熙熙攘攘，那样欢快了。但是，我仍能找到它核心的东西，即往日的热情，人们诚实可靠，团结和睦也与日俱增。现在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活在混乱和焦虑之中，一切都是那样的明澈如镜和充满生机，充满希望。我不能说我的看法是对还是错，但是我愿把我亲眼看到的情况告诉你们。

请你们想一想，当我们回到威尼斯时，阿奎丽娜得到了多大的安慰，多纳托是多么的高兴！我本来希望，多纳托通过呼吸故乡的空气能尽快恢复健康。然而，他的健康状况却在急剧地恶化。他的伤口重新发作，在深处形成了一个脓包。有的医生认为，这是因为他的骨头已受了损伤；有的认为，机枪的弹头仍留在他的身体之中。我们全都恐慌不安，焦虑万分。惟有他依然那样快乐和平静，他安慰我们所有的人，嘲笑里纳尔多家的那些常客，并高兴地听舅舅布鲁托讲述那些人的笑料。奥尔门塔先生不久前才从罗马归来，谁都不知道他得到了多少退休金和多少枚勋章。但当他得知我儿子伤势很重的消息后，便开始高谈阔论，他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我听到这种评论后更多的是感到骄傲而不是耻辱。当然，我不需要这位神权主义者对他的话予以说明，他可能认为那是他对我的最后一次辱骂。此外，他本人也很苦恼。多纳托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最后他在秋末时节离开了我们。在我一生所遭遇的灾难中，除彼萨娜之死外，这是一次最残酷和最沮丧的灾难。

然而，面对他母亲的绝望，我的悲痛算不了什么。阿奎丽娜对多纳托的死简直不能原谅我，好像我就是杀死儿子的凶手，而她对此毫无责任。因为她曾劝多纳托在面对矛盾时应当容忍，而多纳托恰恰是出于矛盾才慷慨地把鲜血流在里米尼的

战场上。可是，她经常不断地到里纳尔多伯爵家去，并把我的两个小孩子也带去。当我为此而责备她和让她好好回忆一下多纳托出走的原因时，她却怒气冲冲地反驳我道，如果不是我的自由主义的长篇大论妨碍了他对去伯爵家那些人的议论采取正确态度的话，那次令人伤心的事件就不会危害到他的生命。你们看，或者是由于年龄的影响，或者是由于友谊的影响，或者是出于母亲的柔情，这个善良的妇女竟变得日益迂腐。但我相信一句俗语：血浓于水，亲人总是亲人。然而，我不能让我的儿女们再染上这样的古怪毛病。我也知道，阿奎丽娜不是那种一心与我作对的人，所以我便让她随意。只有当小彼萨娜公然撒谎和小朱利奥拒绝改正错误时，我才十分温和地批评她。我强调，人宁肯承认自己的过失，也不可强词夺理。当我问她是否知道欺诈、傲慢、固执现已成了她的新教育方式的成果时，她回答说，她宁可有爱吹牛的和说谎话的孩子，也不愿有用自己的双手去杀人的孩子。她希望我认真考虑考虑我已经给她造成的危害，希望我不要再用训斥来危害她的生命。我很同情她所受的苦难，于是我尽量保持沉默，虽然我认为那种被欺诈所沾染的生命，那种充满了虚荣的生命，还不如死亡好。此外，她因有偏见而看不到儿女们的缺点。而我则希望我的孩子们的缺点能及时得以纠正。

但是，有一天，不知她出于什么目的竟然对我说，奥尔门塔先生是天主教徒的真正典范，是真诚公民的真正楷模。这时我不能不反驳她了。我说，他作为一个完美的天主教徒和诚实的公民怎么能让他的父亲活活地饿死呢。

“这是一种可耻的谎言！”阿奎丽娜大声地说。“奥尔门塔的父亲当时能从政府那里领取一笔丰厚的退休金，他可以过宽裕的生活，不需要依靠别人。”

“我是否对你说过，”我补充道。“当时，奥尔门塔的父亲为了满足儿子的野心而大量放债，这就逐渐吞噬了他的大部分金钱，而奥尔门塔对此是一清二楚的，但他丝毫不想对自己的父亲给予帮助。”

“噢，是这样！”阿奎丽娜惊讶地说。“你别说他的坏话。他父亲是一个无赖，理应受到惩罚，这叫做报应。”

“说得好！”我进一步说。“你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你就能对人行使上帝所掌握的最高审判权吗？我不知道可根据上帝的那条法律，儿子能够判决和惩治父亲的罪孽！”

“不能这样说。”阿奎丽娜轻声说。“但是，上帝可以允许奥尔门塔先生不了解他父亲生活困难啊！因为他父亲甚至在人世间朝圣的过程中还因有无赖行为而受过惩罚。”

“好！”我继续说。“我肯定他不是不了解情况。事实上，老奥尔门塔是在遭到大家咒骂后不久死去的。如果他还有一点父子感情的话，他会尽力去平息大家对他父亲的仇恨。但他并未这样做。随后，在大家的心里却产生了一种谴责他的儿子忘恩负义和凶暴残忍的感觉，因为他虽然承担了他父亲葬礼的费用，但他却有保留地接受他父亲的遗产，并拒绝向医生支付酬金，其理由是遗产的收入小于医药费的开支。”

尽管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我和我妻子之间越来越经常地发生矛盾，从而严重地损害了我们家庭的和睦。如果我不是牢记彼萨娜临终前对我的那些要求的话，我们的家庭就会陷入某种巨大的灾难之中。但是，我依然耐心地维持着我们的家庭，以更大的宽容精神履行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由于我们已辞退了保姆，两个小孩子全靠阿奎丽娜照料，所以我也要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家务活。小彼萨娜还是那样我行我素，甚至使人对她的品德产生了怀疑和厌恶。小朱利奥因备受教师的宠爱而变

得越来越傲慢，他如今是那样的自负，以至无法让他认识到他那样做是错误的。

我十分清楚这些缺点将把他们引向什么地方，因为任何人只要对他们说几句好话，就可能诱使他们去干坏事，他们并且总以为自己是正确的。至于如何使他们改正这些毛病，我只能请上天予以帮助了，因为我不愿意为此让他们的母亲烦恼，我希望有一天她会翻然醒悟。其实，我不大了解他们的道德风尚为什么盲目地依附于权威。他们还说，他们应当这样做，因为道德风尚是宗教的。我要补充一句，如果道德风尚是宗教的，那恰恰是因为理智、社会秩序和意识促使戒律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总之，我希望上帝的意愿能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不仅在启示性的语言中，而且在规范人的意识和社会正义的法律及道德标准中体现出来。

如果说一种相反的教育甚至使他们丧失了信仰的依托，但他们总还是受合理的和人道的原则所支配的人。然而，一旦背离教规，例如由于恐惧而受自己的偏见所支配，他们的心灵就会变得漆黑一团，他们的灵魂中就不存在丝毫的道德观念。阿奎丽娜不愿意听取我的这种见解。她认为：如果想让她的儿女们摆脱她所教育的宗教思想，那就是亵渎行为；即使她的儿女们是那样凄惨地和不幸地面临跌入怀疑一切的深渊，那也没有必要及时阻止他们。他们没有理想，社会从他们的行动中得到益处还是坏处，这些对她来说都无关紧要。她是一个仅考虑她自己和她的儿女的利己主义者。

恰恰相反，我的看法是，在正确评价信徒时，这也是一种很坏的方式，是完全背离神圣教规的一种方式。首先，作为上帝代言人的大自然要求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的头脑中有最少的坏东西。此外，同情心要求我们要有种种先见之明，以

便我们人类的幸福得以保护，并且能反对恶人的强暴行为。现在恰恰有些人是通过不虏诚来损害人们的灵魂，通过罪恶行动来损害人们的命运，这肯定是一种十分有害于社会秩序的最坏行径，他们与那种辛勤劳作，忠于道德守则，仅仅在教规观念上有缺点的人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必须使青少年具有这种思想，以便他们即使缺乏信念，但也能从内心里感到自己应当服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原则，因为这一原则照亮了人们的心灵。这不仅是谨慎的社会教育者的事业，而且也是一种符合上帝慈爱天性的和值得赞美的修养！至于受教育者的观点能否变坏，我认为人总是人，而人是可变的，我现在和将来都不把这种变化看成一种亵渎行为。当然，忘记老师的教导是对自己使命的背叛。人们每天都能千百次地看到出现如下情况：一个本来品质十分高尚的人不再是虏诚的教徒，而变成了野兽，但人们还是继续顽固地拥护教规和圣徒的道德风尚，从而使社会的道德秩序陷入危机。你们不会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冷落宗教和不信教的时代吧。至少，你们应努力保护他人的幸福，并以更好的方式维护社会秩序。所谓更好的方式就是不能再仅仅依靠你们已痛感不足的宗教信条来履行义务。我并不是说，要你们停止灌输和宣扬宗教信条，你们完全可以随意宣传你们的信仰。我仅仅说，你们还应增加一条保证，以便社会能够信任你们的教育。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在我们所经历的若干个世纪的宗教信仰的转化中，一向缺乏安全。

请你们评价吧！如果我从天主教的教义中揭示我的各项道德标准的话，我就会成为一个大无赖。如果我引用教义，这既不是为了赎罪，也不是为了争光。在这一点上，请你们不必有任何疑虑。请你们看看我的人生吧！不管你们持何种观点，你们应当承认，如果我做的不是很好，但肯定当时我能做得更

坏。当时我之所以没有做坏事，这是由于我的意识在有力地控制着我，即使在我不再相信某些行动方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事实是，我虽然不再相信那些方式，但我感到我还是应当那样干。我不是一个口头上的天主教徒，但在行动中我却是一个严格的天主教徒，在无数的情况下我总是把天主教的道德风尚同自然的道德风尚协调一致。如果你们能证明，即使我变成了一个高利贷者，一个食言者，一个惟利是图者，一个杀人犯，我也会是有益于社会的。届时，我将同意你们的看法。逆来顺受地和绝对地拥护宗教的道德戒律完全是无益的。通过读圣经是不能克服那种盲目拥护宗教戒律的态度的，只有通过感情才能达到目的。如果人们倒退，我们就会悔恨终生。

我并没有勇气对阿奎丽娜进行一次长篇大论的解释，虽然当时我不怀疑我能说服她。但是，我要趁机向你们说明，在你们看来，尽管在叙述我的人生时我可能像是一个喋喋不休的布道者，但在实际生活中我却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平时只要有三个人在场就足以使我紧闭双唇。虽然有时我也同我妻子发生争论，但只要出现另一个人我就二话不说了，她高声喊叫一下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所以，我对她总是听之任之，实际上作为父亲和母亲很难说谁的权利更大。此外，霍乱的流行给她增加了更大的负担。当时，这种可怕的传染病首次进入意大利，再加上其他少见的传染病，就使得整个威尼斯惊恐万状。

我们的朱利奥遭到了这种可怕的疾病的袭击，他的母亲勇敢地和坚持不懈地护理他，她再次履行了一个母亲的所有的义务。我为了全力保护我的亲人，向小彼萨娜提出了一些要求，我认为她比朱利奥更需要有坚定的方向和道德，因为她比她哥哥更狡猾、更顽皮。好像由于她同我的彼萨娜同名，所以她继承了她性格中的某些东西。她在即兴说谎时，总是先摇动着她

的头撒娇，使她那美丽的前额从她那飘逸的秀发中半露出来。这时，我的脑海中就会立即涌现出弗拉塔那个小女巫的形象。我就是这样极其愚蠢地来嘲笑自己。但是，我的小女儿却没有彼萨娜的优越感和死硬态度，相反，她善于随机应变，善于在今天先屈服和让步，以便明天更加强硬，更好地达到她的目的。我很关注她，我看到她的享乐欲望日益增长，而这种欲望既是女人的运气，也是女人的祸根。

我竭力用最好的方法引导她走向正路，使她追求真善美，使她拒绝邪恶与奸诈，同时一再向她阐明，识别一个人的善良或邪恶不是通过其耀眼的外表而是通过其高尚的行为。但是，我发现我的这些努力均成效甚微。他们曾大量地向她灌输了一些错误思想，如：谁掌权谁就能指挥一切，谁就可以要求别人完全服从他。因此，她相信和喜欢那种既可怜又可鄙的压迫别人的道德。对她来说，功绩、道德、荣誉、财富、权势完全是一回事，她那反复无常的头脑里充满了愚蠢的幻想，就像一只追逐灯光的蝴蝶。但是，我的小可怜，你有双翅吗？你轻浮地到处乱飞，当你的翅膀碰上蜡烛的火焰时，你难道不会被烧焦吗？

这就是我的担心。看来，只有发生某种令人悲伤的事件才能使她苏醒，才能排除她头脑中的种种幻想。她像那些陷入邪门歪道的人一样，总是自以为毫无偏见，积极进取，完美无缺。但实际上那些陷入邪门歪道的人，不过是些可恶的社会渣子，是没有灵魂的僵尸，他们注定要长期毒化清新的空气，身上长满蛆虫。在我的职业所允许的范围内，我坚决地反对这种女性的恶习。虽然我只能尽力阻止我的女儿继续下滑，但不能使她彻底清除自己的毛病。这也是因为阿奎丽娜的看法与我的看法始终矛盾，她让女儿经常结交的那帮人为她提供了一种不

良的榜样，这与我力图按我的美好想法把她培养成人是完全对立的。

霍乱使许多人离开了人间，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要遭此劫难。最早离开人间的是阿戈斯蒂诺·弗鲁米耶尔，他丢下了好几个儿女，高兴地走进了坟墓，但没有带走那把他长时间追求的宫廷内侍的钥匙。阿尔丰索·弗鲁米耶尔也把他那年老的妻子送进了坟墓，我想她是吓死的，而不是病死的。现在他又重新回到了世人中间，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头上的假发不见了，他再也见不到威尼斯的国家元首和行政长官阁下等大人物了。人们在威尼斯的街道上说："这就是刚从圣教团出来的阿尔丰索·弗鲁米耶尔。"他现在大约六十五岁，他妻子死的时候已超过七十岁。要想找到类似的情况，就必需上溯到人类的起源，当时只有一男一女。在这场瘟疫中，我相信多蕾塔也死了。她经历了充满耻辱和流浪的人生后又重新回到威尼斯苦度晚年。当然，我曾从克拉娜那里得知，那年夏天多蕾塔离开了医院。后来我也曾多次遇到过她，但我假装不认识她，因为她那肮脏的面孔令我讨厌。对我来说，把对莱奥帕尔多的追忆与这个厚颜无耻的女人联系起来就是一种亵渎行为。此外，她的结局也更加使我相信：崇高的正义统治着世间的万物。尽管有许多令人遗憾的例外，但总的来说恶有恶报的准则得到了确认。在青年时代，汹涌澎湃的思想使人们没有时间考虑事物的完整性，易于注重细节，因而可能被迷惑。随着看问题的逐渐冷静，记忆把各种事物和看法汇集为巨大的财富，使指导人类的集体理智的信念不断加强，于是人们便登上更美的高峰。这样一来，我们就不是在山坡上观看小河流水，而是在高山的顶峰上欣赏大河的奔腾。

正当我们刚刚从那场瘟疫所引起的惊恐中恢复了元气，卢

奇利奥大夫突然来到我们中间。我一直同卢奇利奥保持着某些通信联系。1831 年他来意大利一次，但不久他又返回伦敦。此后，我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就越来越少了。近一年来，我甚至得不到他的任何消息。这时，我发现卢奇利奥已经驼背，面色苍白，头发也所剩无几了，但他的眼睛还是那样炯炯有神，坚强而正直的性格使他的声音还是那样铿锵有力。当他作手势时，从他那瘦弱的身体中会骤然迸发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我向你说过，我将死在你们中间！”卢奇利奥爽朗地对我说。“好，现在我就是来履行我的诺言。我已七十二岁，除伦敦的气候赠予我这讨厌的胸痛病外，我的其他部件尚无毛病。我们这些太阳之子是会自我保护的，但伦敦的大雾伤害了我们。”

“我希望你是在开玩笑。”我回答道。“正如你给我治好眼睛一样，你也能治好你的胸痛病。”

“我要再次对你说，我是来履行我的诺言的。因为我们是知己，所以我们之间不需要客套，也不需要说谎。我们知道，人能希望从人生中得到什么，知道死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我在你面前装腔作势，你有理由感到痛心。但是你知道，我怎么想就怎么说。如果我说我要心安理得地死，我将会心安理得地死。我惟一要向你坦白的是，在我的心灵深处，我对未能看到我们事业的结局而痛苦。这已是在我之前触及过十几代人的不幸了，而且抱怨也无济于事。我有过种种的行动，有过种种的想法，我的精神是：通过勤奋学习和艰苦努力，教育自己热爱和追求真善美。为此我也曾扼杀过我的激情。我相信，这一切将继续服务于那个伟大的使命，而这一使命将逐步完善道德秩序。你记得哥德的同心论吗？它虽然不一定是真理，但却包含着一个富有哲理的寓意。我们的渴望，我们的言论，都会产生

久远的影响，即使它逐渐衰弱，甚至最后消失，就如同把一块石子扔入湖水中所形成的波纹在不断扩大，直至消失一样。生命源于收缩，死亡则源于扩大。但是，宇宙的活力在于吸取各种运动，而各种运动对宇宙活力来说几乎起着核心作用。”

我专注地聆听了卢奇利奥的谈论，因为很少有人能真正对比式地进行这种高深的哲学性思索。这是极少数人的才能。这些人可以从大自然中，或者通过教育和意志的力量得到感情和思想的深入结合。诚然，我没资格跟随雄鹰在高空展翅，但我还是希望离开地面飞翔。我宽慰地看到，许多人带着使我的良心得以成熟的那种理性在展翅高飞。

“卢奇利奥，”我一边说，一边再次热烈地拥抱他。“同你进行了这一席交谈，我顿时感到力量倍增。这表明，你的思想是纯真的和有益的。因此，请你允许我希望你尽可能地多陪伴我们，你一定要满足我的这种愿望。”

“我打赌，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和最快乐的伙伴，任何人都无法与我们相比。我也可以告诉你，我的时间已经有限。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像医生一样帮助我。总之，同你在一起我很高兴，我应当满足了。”

“你是否希望再看看克拉娜？”我问他。“或许你已没有这种愿望了？”

“有的，有的！”他急忙回答道。“我很想看到她，以便再次思考性格不同和受教育各异的两个人对同一爱情的不同意向。我们均保留着一种一直在深深地折磨着我们的渴望。但从个人的理智来说，这并不取决于任何的表面原因。这种渴望可以很好地说明，建立一种甚至超越死亡界限的更广泛的秩序的必要性。因此，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大自然仿佛在随意下雨，但每一滴雨水，不管它多么细小，全部被大地饮用，并

通过难以辨认的毛细管进入干旱的土壤。懒惰是愚笨的前奏。但是在大自然中，既无懒惰，也无没有用的东西。”

“你要像一位研究尸体的解剖学家去看克拉娜吗？”

“不，卡尔洛，我就像看我自己一样去看她。我看她是为了进一步说服我自己，必须反对成见，必须相信只有理智才能激励和推动人类前进，并使之安宁。我去看她是为了再次证明我的爱是坚持不懈的，我的爱是以其更广泛存在为宗旨的，是以更自由和更充分地满足爱为目标的。当然，在我们人类所处的现阶段，这一目标尚不能实现。卡尔洛，如果我不是这样，我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疯子，就可任人蔑视和打击。但是，我的心灵向我保证，我绝对不是疯子，我看问题采取正直的和全面的态度，就像世界上的人应当做到的那样。”

“你听我说，克拉娜对你的态度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你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对此你既不惊讶也不气愤吗？不久以前，我就想问你。我感到，你对爱情的执着实在非同寻常。”

“我怎么不惊讶，怎么不气愤啊？让我慢慢地向你说明。克拉娜有一个热衷于高度幻想的灵魂。她看到我脱离了幻想的道路并不感到意外。我的行为准则是，尽管可以抛弃各种思想，但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女人可以悄悄地避开我们，但重新找到她们并不是困难的。这是一种最普遍的冷落，是一种一般性的危险。我曾经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未考虑过另一方面的问题。当她们正大光明地避开我们时，那就是一种不幸了。追赶她们是无用的，吸引她们是徒劳的。没有一种快乐比作牺牲的欢乐更伟大，没有一种理智能战胜信仰，没有一种仁慈能使她离开对永恒事物的崇敬！你看，女人比我们有更大的生存能力，我可以说她们有超人的能力。我作为一名医生有幸认识

到，任何一个男人，即使他坚强而勇敢，但在对待死亡的问题上，也是无法同任何一个软弱的女人同日而语的。仿佛她们对未来人生的预感比我们要清楚得多。关于我是否憎恨克拉娜的问题，请原谅我坦率地说，憎恨是一种儿童式的感情。我不憎恨克拉娜，因为她的行为并不是错误的，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她认为她用那种方式能更好地爱我，她想使我获得的不是一种人世间的转眼即逝的快乐，而是一种上天的和永恒的快乐。请你想像一下吧！对此，我应当感谢她。”

我十分赞赏卢奇利奥使心灵中最易消失和不由自主的变化服从于自己的理智。他坚持不懈地严格要求自己，就像钟表一样。他的热情、爱情和思想始终围绕着他那正确的目标发展。因此，不能说他已精疲力尽。相反，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一致认为，他能以超人的意志正确地控制和处理使他激动终生的强烈爱情。

卢奇利奥和克拉娜在那年冬天几乎每天晚上都相会。对于这位老大夫的激烈言行，那一些常来里纳尔多家的人议论纷纷。奥古斯托·奇斯泰尔纳则对人们说，由于卢奇利奥年事已高，应当原谅他。与此同时，克拉娜就更加宽容。她说，卢奇利奥总是那样疯疯癫癫，他是出于好意，上帝会饶恕他的。她很注意不去凝视这位大夫，可能是因为这样会使她违背离开修道院后应遵循的行动准则。但是她的信仰越纯洁，她的态度越天真，卢奇利奥就越尊敬她，而不是嘲笑她。你们根本想像不到，最高兴见到卢奇利奥大夫的是里纳尔多伯爵。现在让我向你们解释其原因。他从长期对图书馆书籍的钻研中正形成一个想法：写一本像从阿蒂拉到卡洛奎托所编撰的那种关于威尼斯商业的巨著，而在此书中他大胆的设想，详实的资料，精辟的论断，一切的一切将会层出不穷，正如卢奇利奥一度向我所说

的那样。后来，卢奇利奥十分成功地满足了作者的要求，其原因在于他学识渊博，对伯爵的一些片面性观点进行了认真修正。实际上，他仅修正了作者的某些论点，提出了另一些新论点。卢奇利奥在修改里纳尔多那本质量不高的长篇著作时，显露了他的伟大天才，揭示了许多真理，表现了他的爱国热情，同时也阐明了一些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源。

“这就是，”他说，“这就是一个民族在充满过失和弊端的时代，应当如何利用表面上正确的各种思想和使人无所事事的各种力量。人们的感情及其行动浪费在复活木乃伊方面，他们不能改进体制，不能研究和热爱人民，却一味挖掘古墓碑和破碎的石块，研究和热爱这些东西。这几乎是我们的文学家们的共同命运！”

卢奇利奥说了很多很多，因为在意大利同阿尔弗埃里、弗斯科洛、曼佐尼一起已经出现了一批歌唱古迹的文学家，但他们认为活人的价值高于古迹，他们或向当时的苦难挑战，或为未来的利益祝福。因坚信被人诅咒的理性而感到骄傲的莱奥帕尔迪和痛斥当代人并激励他们进行道德革新的朱斯蒂，是那些勇敢热情和酷爱生活的作家的继承者。《鹰爪豆》和《布鲁托的命运》两部诗篇的作者比别的作家更加了解，只有漫长的人生才能使灵魂升华至科学的顶峰。站在这一顶峰就可以看透整个玄奥的世界，就不会陷入因恐惧黑暗而幼稚哀鸣的境地。

如果卢奇利奥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能够更长一些的话，我的小儿子朱利奥就会从他的陪伴和谈话中得到更大的教益。然而，极其遗憾的是，卢奇利奥的病在春天到来时突然恶化。他的预见是正确的，疾病很快把他推向死亡。他自豪地看着我的脸并带着几乎禁止我为他悲伤的目光停止了呼吸。当时，克拉娜正在另一个房间里为他祈祷。死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请

你谢谢她！”我的确向她表示了感谢，但我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感谢她。事前，虽然我曾向她提出过请求，但她并未同意当面安慰垂死的卢奇利奥。既然她仔细地考虑过自己的愿望，我相信她是应当满足我的要求的，她是应当为卢奇利奥的灵魂更好地升天作出牺牲的。卢奇利奥死后，我更多的是沉思，而不是悲痛。但是，我的妻子对卢奇利奥的死毫无道理地幸灾乐祸，这使我极为愤怒。她认为，这位大夫经常到我们家来严重危害了她的儿女的道德观念，由于上帝大发慈悲才把他送往他理应去的地方。

那一天，我狠狠地教训了阿奎丽娜一顿。当时，她既没有哭泣，也没有吵闹，表现出很强的忍耐力。她对卢奇利奥大夫非但不表示感激反而采取那种荒谬的态度是理应受到惩罚的。我承认，我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卢奇利奥那种从容不迫的镇静性格。此外，卢奇利奥的死同彼萨娜的死一样使我深信，我今后必须更加坚强，更加慷慨。人完全可以高兴地死去，这既是命运的安排，也是区分伟大和渺小的试金石。在人生中会杂有虚伪，因而需要经受伟大时刻的考验！我亲爱的朋友们，请相信这一点吧。人既不要浪费时光，也不要虚情假意。对流氓无赖的最大和最可靠的惩罚是让他们心惊胆战地去死。

在回顾我的经历时，我总想到雏菊，想到它那尤如金莲一样美丽并放射出银光的小花，姑娘们总要采摘几朵作为爱情的标志。雏菊的花朵连同它的绿叶一一被采掉，直到留下最后一片叶子。我们也是这样，在同我一起沿着生命小径共同前进的同伴中间，今天倒下一个，明天又倒下另一个，后来仅剩下我们在年老的荒漠中忧郁地度日。卢奇利奥死后不久，我的妹夫斯皮罗也紧跟他之后去世了。这一消息是由卢奇亚诺告诉我的，因而我的心遭受了双重悲痛的打击。至于卢奇亚诺，看来

他再也不想离开希腊了。我早已预料到，在这个青年身上，野心定将超过其他感情。卡波·狄斯特里亚伯爵遇刺身亡后，他有些灰心丧气。但后来奥托内登上希腊王位后，他在希腊国防部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职位。他在希腊带着一种充满贪婪欲望的耐心梦想着更高的职位，就像一只不断用嘴亲吻主人的膝盖以便得到一片面包的狗。他再也不提及我们，不提及威尼斯，也不提及意大利，这些对他来说好像都是些古怪的东西。他的妻子倒还较热情地给我们写信，虽然我从斯皮罗的儿子们那里得知，卢奇亚诺对待她也不是很好。你们会想像得到，我妻子把卢奇亚诺对我们采取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也归咎于我，就如同她把多纳托的死归咎于我一样。

但是，在后来的两年中，那些更直接的打击她和我的不幸事件使她变得较为宽容了一些。由于我的宽容心不够而给她造成一些严重的伤害，对此我一直是很内疚的。她的哥哥一个又一个地死去了，仅剩下布鲁托一人。他尚能乐观地经受着岁月的煎熬，但他不断抱怨命运使他居住在威尼斯，因为这座城市的无数桥梁给他的木腿增加了极大的不便。我们就这样逐步走向衰老。与此同时，国家却恢复了青春。后来发生的事件充分证明，岁月并不像悲观主义者们所说的那样白白流逝，人们也没有昏昏欲睡。有志者事竟成：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哲理。

第二十二章

里纳尔多伯爵得到了文人们的安慰，他通过编写有关威尼斯商业的著作如何在贫困中得到慰藉。我的儿子朱利奥可悲的弱点和我的女儿彼萨娜可笑的性格。现在的年轻人远远胜过过去的年轻人，他们在错误中学习，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们也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朱利奥的出走和老朋友们的看望。1848 年公共的和个人的欢乐与悲哀。我又回到弗留利，几年后传来我儿子朱利奥的死讯。

你们可能已经发现，在我所从事的所有职业中，没有一项职业是出自我的意愿。它或是出于别人的意愿，或是出于临时的需要，或是特殊的环境迫使我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而我是不能申述自己的理由的。后来我之所以介入商业，那完全是为我妹夫着想。当阿波斯杜洛斯家的商店以大拍卖而告终后，我之所以没有立即脱离商界，仅仅是因为我的小本经营有助于我家庭的需要。1840 年左右，我已变成了一个老头儿，我的视力也很弱了，我估算了一下我的全部财产，感到它足够维持我全家的生活，于是我就决定彻底退出商界。关于此事我已考虑

过一段时间，也是因为教廷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馆通知我，奥斯曼帝国政府终于承认了我父亲给予他们的贷款，其历届首相均认为他们是欠债者，即使不能偿还全部的债务，他们至少要把其中的一部分支付给我。

三年或四年前，卢奇利奥也曾告诉过我，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没有忘记我的那件事，只是由于该帝国的财政拮据才延迟了还债的时间。但是，我从来就不相信这件事能得到某种结果。因此，当我收到他们支付给我的八万皮阿斯特土耳其货币时，真是喜出望外。至于奥斯曼帝国的首相接班人，我采取漠然处之的态度，因为我曾委托我的儿子卢奇亚诺同他们交涉此事，他告诉我说，土耳其的官员都是些狡猾而卑鄙的小人。这八万皮阿斯特加上通过拍卖商店所得的三万威尼斯银币使我有了一笔可观的金钱，于是我在科尔多瓦多地区的普罗维多尼家附近购买了一个美丽的农场。此外，我还全权代理弗鲁米耶尔家的许多土地，而多米尼克·富尔詹齐奥一直企图把那些土地据为己有和进一步侵占其他人家的土地。

但是，为了朱利奥求学的方便，我们宜于把家安置在城市里，所以我们继续住在威尼斯我父亲留给我的那座房子里。在秋季，我们便到位于布伦塔河边的农场住两个月，呼吸那清新的空气，享受那清静的乡间乐趣。这样一来，我逐渐习惯了威尼斯，我甚至变成了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如果每天不看看圣马可钟楼，那我就不能生活。我并不是说我仅看钟楼，当然也看圣马可教堂，威尼斯行政长官的官邸，国家元首大厦。我总是带着一种既高兴又凄凉的复杂感情观看这些地方，心里想，恐怕圣马可现在也偏爱农村了。布鲁托因为有一条木质假腿，所以他更愿意住在陆地上，他自愿当农场的管家为我们服务，他一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弗留利度过的。他住在那里对他的

那些年龄大小不一的侄子和侄女是很有帮助的，这些孩子都是他去世的兄弟们留下来的，他精心地照料着他们。我则负责照顾多纳托和布拉达曼台夫妇的孩子们。他们的两个姑娘已经结婚：一个在葡萄牙，另一个在圣维托岛。男孩子中，有一个是玻璃厂的工人，工资收入足够用；另一个做小生意，他租了一家杂货店，并代管我的一个农场，其收入完全能维持他那曾遭不幸的家庭的开支。

然而，情况越来越遭的是弗拉塔的伯爵们。他们真是太愚蠢了。当我看到彼萨娜的家在没落时，我心里也是很痛苦的。现今他们家经济的困难与当年他们家的荣华富贵形成鲜明的对比。里纳尔多伯爵只考虑买书和漫不经心地收租，克拉娜则不顾一切地行善，他们两人的财产都所剩无几了。他们在那破旧的古堡周围还有两三块出租土地，但地租往往落入那些凶狠的和爱争吵的债权人的手中；他们甚至收不到分文的地租，尽管他们曾多次写信催问。必须公正对待弗拉塔的这些名门之后的代表。眼下，他们在开支时经常是左思右想，在收租时又是那样没有把握。因此，里纳尔多伯爵和尊敬的克拉娜陷入每天只能开支一个威尼斯银币的境地，此外再加上克拉娜从公共财政机构领取的三个威尼托里拉的贵族补贴。你们看到，他们再也不能花天酒地了，一年三百六十天对他们来说都是封斋节。

幸运的是，由于克拉娜对宗教的心醉神迷，而里纳尔多伯爵对科学则心驰神往，所以他们没有时间注意自己的肠胃，他们日益消瘦，但两人均未发现。我想，将来他们可能要像意大利喜剧丑角阿尔莱基诺的毛驴一样习惯于以空气为生了。我记得，有一天我问克拉娜为什么喝那么多杯咖啡，因为多喝咖啡有导致瘫痪的危险。她回答道，威尼斯的咖啡便宜，并且多喝咖啡就不必喝肉汤了。看来，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咖啡和空气

之间可能只有极小的差别了！你们知道，任何一贫如洗的女人往往站在门前哭哭啼啼并请求别人可怜，只有在得到一文钱或一片面包后才肯离开。我可以肯定地说，克拉娜是坚决反对这样做的，她从不向别人祈求东西。当然，如果你请她喝咖啡，她是不会拒绝的。

里纳尔多伯爵为他的著作四处寻求出版商，遗憾的是他一直没有找到。在长期的和平岁月中，财富显著地增加了，虽然可能还不尽人意，但增加是肯定的。公共意识的增强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善了社会环境，虽然这种改善是缓慢和曲折的。但是，人们尚无太大的远见。对祖国的热爱促使他们竭力满足现实的需要、治理严重的弊端和实现迫切的愿望，而不是去追忆过去的光荣和收集古老的消极遗产。曼佐尼为赞扬当时计划建设一条把米兰和威尼斯连接起来的铁路而写的一本诗集，很快就找到了出版商、订购者和赞颂者。但是，一个关于古代威尼斯人经营商业的大部头作品却不会引起公众的兴趣，因而也就不能给出版商带来较大利益。所以，出版商们虽然对伯爵很客气，但他们用手掂量一下伯爵的手稿后，便礼貌地退还给他，甚至都不愿意阅读一页。他苦口婆心地极力劝说他们研究研究他的作品，以便了解其价值和宽广的应用范围，但他的努力依然徒劳。他们回答道：他们把他的著作视为一部杰作，但读者对这样高深的东西没有思想准备；如果作者能改动一下自己的构思，那将便于出版商满足人们的要求。里纳尔多伯爵的确很谦虚，但是，真正谦虚的人同时也有天生的自尊心。

因此，他没有低三下四地巴结任何人，而是凄凉地回到自己的家里，发誓要报仇，他因坚决拒绝删节、修改自己的作品而得到了慰藉。三十年的学习研究和冥思苦想对他来说仿佛还不够，每天他还要仔细推敲某些段落，好像是某些人对这些段

落的广泛评论危害了他的创作思想，或者是这些段落已使读者理解了作者的精神。出版商不喜欢他的作品，这又何妨，反而使他有时间把某些表格编制得更好和增加一些插图。后来，当他认为已彻底完成自己的作品时，他把手稿揣在自己的大衣兜里再次四处寻找出版社，但他总遇到异口同声的拒绝。最后一个出版社甚至讥讽他，很不客气地向他发火。有人建议他面向其他城市那些最著名的出版商。他开始不断地与佛罗伦萨、米兰、都灵和那不勒斯进行通信联系。但是，绝大多数出版商甚至没有回信。仅有个对处世之道还保持一定尊重的人请他把他的作品简介寄去。于是头脑简单的伯爵便开始节选、提炼和抄写。最后，他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说：作者的文笔深奥，主题离现在的事物过远，建议他从美学和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改写，但出版该书需有一定的报酬，因为当代人不愿阅读那种具有渊博历史知识的巨著。

可怜的伯爵对上述奉承话想入非非，甚至同意为出版他的作品预付一定款项。许多年过去了，他一直无法找到一个同意出版他的《威尼斯商业史论》的出版商。这时他想，求助于文学界或科学界的某个名人对他可能是有益的。但是，由于他不认识任何人，只好就此事同弗鲁米耶尔骑士磋商了。自从多尔芬太太死后，弗鲁米耶尔骑士一直未能振作起来，同他谈论文学家和科学家犹如要求他讲述上个世纪的文学史一样。他甚至不再到切萨罗蒂神甫和加斯帕雷·戈齐伯爵那里去了。于是，里纳尔多伯爵决心自谋出路。他开始变卖他所有可以变卖的东西，以便使自己的作品能及时得以出版，因为他相信，当他的作品的最初几卷问世后，就会引起公众的赞扬，就会成为一本为祖国增光和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作品。自此以后，克拉娜减少了喝咖啡的次数，伯爵本人甚至压缩对面包的消费，以便尽

快凑足印刷前四章所需的预付款项。后来他把钱装在口袋里，径直去找出版商，他甚至没有同他商议价格，就一边把钱放在出版商的桌子上，一边兴高采烈地说：

“请您尽快地把我的作品印制好！”

“您要求何种版型，您需要印制多少本，作品是否要列入出版家协会的图书目录？”出版商问道。

里纳尔多对这些问题事先从未想过。但他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澄清了所有的问题，于是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他的作品将列入出版家协会在全意大利的四千个书目中，散发一个推销该书的简单介绍，第一卷将以八开本印刷一千套。里纳尔多伯爵飞一般地回到家中。后来，他用了三周的时间不断奔跑于家和印刷厂之间，反复阅读校样，修改某些错误，变动一些语句，并增加了该书的跋文。这三周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犹如一个年轻人在初恋一样。但是，出版商并不愿目睹作者的这种过分的兴奋。全国的预订者也很少，仅仅威尼斯和附近几个城市有二十四五个预订者，而且这些预订者是通过书店的顾员预订。人们知道，卖书的钱通过这种不可靠的渠道是难以收回的。但是，伯爵确信一个月后将看到印刷好他的作品的第一卷。所以他高枕无忧，称心如意。当然，他也曾为书中的某个句子或某一段落同审查机构争吵过，但是，作一些修改无损于作品的伟大，所以他也就甘愿作这种修改了。

一本由四章组成的著作终于问世了。里纳尔多伯爵感到特别受安慰的是，他可以用自己作品的精装本充实他的书柜了。与此同时，他又得到了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安慰。他听说若干报纸以突出的标题赞扬他的作品，并刊登了一些有关的评论文章。其中第一家报纸是米兰的，该报赞扬伯爵的作品意图高尚，内容博大精深，对今天商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实用价值，有

助于促进商业的重新繁荣。人们甚至以他的评论方式开始评论印度、中国、摩洛哥、英国、俄国、鸦片、胡椒、稻草、穆罕默德阿里、大不列颠王国、苏伊士运河的开凿等等。总之，除了评论里纳尔多的作品和中世纪威尼斯市场及商业机构外，还开始评论一切的一切。

里纳尔多对此十分满意，评论家们广泛而深刻的评论显示了他的作品的优点。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最了解他的作品的是他自己，他乐于向记者们说明自己作品的意义。托斯坎地区的一家杂志摘要转载了米兰报纸的有关评论，并补充了一些看法，最后的结论是该书是最难阅读的。随后在各地出现了上百种评论，上百种看法，其观点各不相同，与最初的评论相距甚远。人们发现，文人们最初很欣赏这本书的标题，但不久他们对书本身却失掉了兴趣，因为都灵的一位著名的编辑希望人们把伯爵的著作作为商人最好的营业手册来阅读，声称该书能帮助他们通过研究现代经济来经营商店。可怜的伯爵看了这一评论后，立刻眉头紧皱，认为这位编辑不了解他的著作，因而不应当对作者及其作品妄加评论。但是，他很快恢复了正常的心态，并努力劝说自己。

“完全是蠢驴！”从他的牙缝里蹦出了这句话。“你不买我的作品好了，你不读好了，但你不要胡说八道！千万不要冒失地评论一本书。这个人丧失了理性。老实说，我宁肯要人咒骂，也不要这类的名人赞扬。”

里纳尔多伯爵迄今一直生活在图书馆里，他不懂得时光不应完全消磨在阅读中。人们没有读他的作品就赞扬他或指责他，这恰恰是因为人们更重视他的思想和意图，而不是他的作品的科学价值和形式。每个人都对他的邻居说：“你读读那本书吧，看来那本书不错！”话是这样说，但书依然放在书店里。

他们更喜欢阅读报纸上的最新消息。我不想说，他们是一些有时间研究一切的眼光敏锐的学者。但青年人，新书的主要读者，实在太忙了。他们关注喧闹、娱乐和爱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成人的；他们关注新的激情，因为激情可促使他们团结起来，他们不满足于单个人的活动。当时恰好正值教皇格雷高里奥十六世逝世，继承教皇宝座的是乔万尼·玛斯塔伊·费雷蒂，他被命名为庇护九世。人们一提到他的名字便立即窃窃私语，这就像在演奏著名的乐曲时，人们听过之后，乐曲的余音仍久久地在人们的脑海中回荡。庇护九世是一个神职人员，是一个教皇，但人们希望他变成朱利奥二世，也就是说，希望他变成一个把教皇和军人合为一体的人。当有的人隐隐约约地看到自己希望的一种形象和一个人物出现在云雾之中时，他们就会认识他，并徒劳地希望别人也像他一样行动。

当时，新教皇不理解，或者是不愿意理解那种把他捧上天的赞美声的含义。但他通过保持沉默向那些对他抱有极大希望的人表明，他们是对的，他们能得到的比他们所希望的还要多得多。我不知道热情是一种时髦，还是时髦产生热情。但我知道，热情和时髦都是来自人所共知的需要，即他们要把自己的希望隐藏在一面神圣不可侵犯的旗帜下面，好像他们既无阴谋也无诡计，只有天生的明智。这些打破了意大利长期处于昏睡状态的事件，丝毫未影响里纳尔多伯爵作品的出版。当然，甚至在正常情况下，作者从自己作品第一卷的出版中也得不到报酬，因为至少要拿出一半的稿费用来资助第二卷的出版，所以他这次分文未得。然而更奇怪的是，他竟忘记了自己的书，同其他人一起跑到广场上高喊：庇护九世万岁！

他的姐姐克拉娜是为新教皇而完全着魔的人中间的一个。她像一个先知一样在谈论新教皇。她的谈吐实在令人惊讶，因

为人们绝不会想像得到，一个非常虔诚的老修女，一个被教皇取缔的圣特雷萨修道院的杰出院长，竟然如此由衷地赞扬一个更重视政治而不是神职的教皇。当时，至少有不少人有这种看法。他们可能忽视了一个原因，即克拉娜早已变成了一个虔诚的教徒和修女，在此情况下她必须向上帝献忠心。但是，我对这一点尚还不能肯定，我从她的话语中能猜想到某些真正的原因。

在这种混乱时期，里纳尔多伯爵的钱变得空前的少。于是他给弗拉塔城堡的管家下达了紧急命令，要他务必给他寄些钱来。这个可怜的农民卖掉了城堡周围的所有东西才摆脱了困境，关于价格问题事先他是征求了主人的意见的。伯爵想用这笔钱在陆地上的某个城市帮助创办一家爱国报纸。这样一来，钱就从他的手中溜走了。因此克拉娜陷入了无咖啡可喝的境地，而他也就只能以几片面包糊口了。但是，前者不停地祈祷，后者不停地读书。他们两人通过沉浸于幻想之中来英勇地对付饥饿。有时，我也做点天主教式的救济，邀请他来吃饭。但是，由于他是那样的开心，尽管他经常一两天都不曾吃一口东西，他还是忘记了吃饭的钟点，在我们开始吃水果时他才到达。此外，他的颌骨好像在不停地运动，说明他对缺少食物的痛苦很敏感，但他很节制，从不愿为了一口吃而苦恼。

这是我能够对我的表兄弟姐妹们，即彼萨娜的兄弟姐妹们所能给予的一点帮助。除此之外，我也无能为力，虽然我了解他们的困难。当然，阿奎丽娜有时也向克拉娜赠送几磅咖啡，一般我们是让女佣人悄悄地给她送去。我坦白地承认一个事实：前几年我极其讨厌这两个怪人，每当我想到这两个人身上的怪癖时，我就难以容忍他们。但是，在经历了那些急风暴雨式的悲惨岁月后，我逐渐同他们重归于好，我的愤怒转向那些

包围着他们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的举止行为和思想方法的双重性，看起来好像是相同的，实际上是两回事。奥尔门塔和奇斯泰尔纳及其追随者们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只考虑以上帝的荣耀为借口过可靠的舒适生活。但里纳尔多和克拉娜却是全心全意地尽一切努力为上帝增光，为了那最神圣的目的，他们能愉快地牺牲自己的财产、舒适和生命。有一种情况可能也是真的，即姐姐和弟弟对上帝荣耀的理解是不同的。但不管怎样，他们两人在行动方面和观点方面却是为了同一个理想，他们欢呼，他们把自己的热情同众人的热情融为一体。而奥尔门塔先生却从窗口怀疑地向外观望，并且在心里暗暗诅咒那些讨厌的喊口号者。然而，在某种对他有利的时机，他口号喊得比任何人都响亮，他会像蝉一样不停地拼命喊叫。

与此同时，我的儿子越来越深地陷入了一个可怜的帮派中。尽管我想方设法使他摆脱那些低级趣味的东西，引导他保持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但他并不怎么听我的话。虽然他才二十二岁，而我已经七十岁，可他的精神仿佛比我还要老。此外，我千方百计鼓励他发扬近年来他表现出的坚强和慷慨精神。可是当我发现有些事使我深受压抑并使我感到更加衰老时，我甚至想就随他的便吧，到时候他也许会需要我。但是，种种恶习像变质的甜食一样严重损害了他的味觉，那些针对青年人的教唆犯使他认为，除了安逸享乐和花天酒地以外，世界上不存在其他可追求的东西。他顽固地把这种观点看成个性坚强和思想独立的标志，他把我提醒他要把实现某种伟大的理想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的观点视为幼稚而予以蔑视。

我不能赞成浪漫主义，因为那些狡猾的教唆犯利用它把青年人引上了仅仅考虑自己利益的歧途。因此，比较成熟和走正道的青年人以其言行和榜样反对那些狡猾的人，他们大声疾

呼，否定人生的理想是令人憎恨的，是要人们像猪一样地生活在污泥浊水之中，并变成一些仅知道享受的奴才。那些教唆犯们反击道：这是出于嫉妒才如此喊叫，不必重视那些蛊惑人心的胡说，那全是些伪善之词，为了蔑视伪君子们的说教必须拿出勇气。朱利奥是个有坚强意志的人，他不参与这种争论。对他来说，坚决反对清教徒的指责就是勇敢的表现，因为清教徒们曾骂过他。同时，他主张对现有的风俗习惯应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蔑视态度。娱乐、吃喝和玩女人是他的三大特长。当然他还有许多次要的能力，特别是他善于揭露对手的伪善。他是一个一旦走出家门就会无所顾及的人，但他仪表庄重，不容忍那种厚颜无耻的行为，从不说妓院里那种惯用的脏话。他在他母亲面前仿佛是一位小天使。为了纠正阿奎丽娜对他教育的弱点，我经常提及人们所反映的有关他品行方面的问题，她对此很不耐烦，吵吵嚷嚷地说那都是些谎言，你只要看他一眼就能了解他的心地。她还说：即使他受到青年人通常都有的幻想的影响，他也不会丧失理智；如果他同正派人在一起，他总是那样文质彬彬；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应感谢上帝，多纳托的结局给他上了可怕的一课。在这个问题上她一味指责我，我只好耸耸肩膀一走了之，免得听她整日絮叨。

　　此外，我不能不给朱利奥好好洗洗脑子。我告诉他，如果把对他的那些传闻同更坏的、甚至近乎诽谤的传闻加在一起的话，那对他的未来是大为不利的。弗鲁米耶尔骑士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听人说在赌场里发生了一件事，这就是我儿子极其灵巧地剪碎了赌博的纸牌，他还用拳头还击了一个不谨慎的监督人员，他这种维护自己诚实态度的方法在司法方面是不占理的。关于此事，我详细地询问了朱利奥。他第一次傲慢地回答道：他愿意怎样玩牌就怎样玩，无需他人给他确定玩牌的方

式；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这无损他一根毫毛；如果有人继续造谣，那他们就要当心他的拳头。至于别人指责他的罪行，他既未说是，也未说否，而是含混地搪塞了过去，从而使我相信是他们错误地把罪行加在他身上的。但是，我对他是抱着希望的，因为我认为他的种种恶习源于他误入歧途的爱情，源于他的过分狂热和矛盾心理。只要他注意不使蛮横行为变成习惯，不使过错变成恶习，他是能走上正路的。后来他满足了我的这种愿望。正当整个意大利都在热烈欢呼庇护九世发布的大赦令时，惟有朱利奥敢于反对这种普遍的狂热，嘲笑那些在广场上的集会和赞美词，把那些完全相信大赦的人称之为疯子和鼠目寸光的蠢人。他既不人云亦云，更不见风使舵，其原因可能出于他的政治远见，但也表现了他的性格古怪和玩世不恭。无论如何，他是有深刻信念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以那种方式更多地是表现了他的鲁莽而不是勇敢。有时候，幻想也是值得尊重的。因此，不应当嘲笑青少年思想幼稚，正如不可削弱人民的真诚信仰一样，因为信仰能产生一种更新的力量。朱利奥毫无顾忌地进行讽刺和嘲弄，一些可能比他优秀的人相信了他的观点后开始考虑如何行动，他们并不在公开场所声张，而是机智地消除人们对教皇的热情。这时朱利奥越来越固执，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朋友和敌人，指责这些人是两面派，嘲笑那些人头脑简单。他像一只刚刚会飞的乌鸦乐于四处飞奔，他像查理大帝的卫士那样憎恨陈旧的习俗，反对保持现状。

仇恨越广泛，反抗的要求就越强烈。一开始，人们可能以为自己的思想中有某些东西是真理，但他们因此而为自己的不谨慎付出了代价。太优秀、太诚实的人往往要承担自己整个派别的罪过。今天，大家把憎恨集中在朱利奥身上。亲属对整个事件一无所知，我们是最后才了解孩子们的行为的。所以，我

疑虑重重地劝告朱利奥不要做坏事。他回答我道，他认真总结了他的人生，他未干过任何坏事，那些所谓的坏事完全是那伙人编造出来的。

“当心啊，当心，我的朱利奥！”我用请求的口气说，当时我的眼泪几乎要掉下来。“人生不是由你相信的东西组成啊！你的心灵可能已经清醒，你感到需要爱情，需要受尊重……”

“噢，我的父亲！”他冷笑着打断我的话。“我们别谈论这些诗一般的东西了。如果人是聪明的、公正的和完美的，那倒好了。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要热爱和尊重自己的狗，而不是那些人。对我来说，我甘愿放弃爱情和受人尊重。”

“千万别这样说，朱利奥！你不能这样做！你太年轻了。”在我说话的时候，他心不在焉地微笑着，其态度就像一切涉世不深、缺乏经验的年轻人一样。“你认为是疯狂和可鄙的那些人在某种伟大力量的冲击下可能会摆脱通常的堕落，恢复公正而仁慈的高尚品格！朱利奥，在当前这样的时刻，你应当容忍他们对你的不尊重。这也可能使你很苦恼，但你并未丧失做人的气节和尊严。现实情况并不是排斥你所反对的疯狂和邪恶，而是判决仁慈和公正！你不能有幻想，你无力反对这种现实。面对一个人，十个人，你可以站起来反对，可以发动进攻，可以报仇，但是，你无法反对民众的观点。就像火灾一样，它虽然是从一边烧起来的，但很快就会扩展到另一边。在无数的灾难中，惟一的出路就是重视上天给予我们的诚实的躲避处：良心。而你，朱利奥，你将如何对待良心？它会给予你什么样的安慰？你在反对那些十分高贵而美妙的东西方面取得了荣耀，但它们是否包含着人们的希望？你公开声称从内心里蔑视他们，但是你根本不了解他们，你接近过最坏的人吗？你有幸得知你蔑视自己比蔑视别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吗？你回答我。你

再想一想，在你的老师中间，在你的朋友中间，在奥尔门塔先生们中间，真的不存在任何差别吗？如果有人指责、辱骂、干扰他们的行动，这难道不是公正的良心优于他们的良心的表现吗？这难道不是生活有希望和大有希望的表现吗？这难道不是要求你去追求幸福而体面的人生的表现吗？朱利奥，我担心你同那些毒蛇般的人混杂在一起，我担心矛盾会把你引向难以设想的境地。由于你在识别人和控制自己方面不冷静，你看不清在你身后的那些人的罪行和恶习。在他们感到需要的时候，他们会狡猾地把你抛弃。”

“你对我的估计是很错误的。”朱利奥心平气和地回答我，但他丝毫没有考虑我的劝告。“我从不相信任何人。奥尔门塔先生和奇斯泰尔纳先生是些老狐狸，行为放荡不羁，他们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坏。我是出于习惯才不断同他们在一起的。我没有理由改变同他们的伙伴关系，我不想逃出龙潭又入虎穴，也就是说，我不能从邪恶到欺诈。我与之往来的青年都是一些十分赞成我的想法的青年。即使他们有缺点，他们也不会伤害我。至于有人制造针对我的谎言问题，我不是白痴，我心里有数。我的良心始终对我说，我要比他们更好地考虑良心问题。我的良心将会改变别人的粗鲁指责。”

我明白了一点，我用这种说教是得不到任何效果的。我只好对他听之任之。我希望经验能对他起到我无法对他起到的作用，但我对此没有把握，因而整天忧心重重。我开始担心，我对他的这种听之任之和他对阿奎丽娜的过分孝顺必将自食苦果，儿女们在为我的暮年酝酿最猛烈的痛苦。事实上，不仅朱利奥使我思虑万千，彼萨娜也开始步入歧途。我过迟地发现，对于他们我已失掉了父亲的权威。

我曾告诉过你们，这个姑娘是我所认识的女孩中最机灵和

最会随机应变的一个，我相信，她母亲的榜样和她母亲给予她的深刻的宗教熏陶会使她抗拒较大的危险。同时在我考虑未来的情况时，我不认为彼萨娜将会从她对母亲的崇拜中得到好结果。她对她母亲是很顺从很热爱的，对我同样保持着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当她在我们这一辈人中间时，庄重得简直像一个小圣者。但她对佣人则表现得十分生硬和傲慢，我不时听到她戏弄和嘲笑他们，她对待佣人的态度与我们是否在场有很大的差别。当佣人们站在我们中间时，只要她母亲朝那边看一眼，她就会立刻礼貌地把他们叫回。我发现，她在区分青年男子的美丑方面也是很在行的。有时她脸红红地蜷曲着身子歪坐在椅子上，表现出一种其尊严受到损伤的委屈样子。因此，我对她很不放心。虽然阿奎丽娜对朱利奥的冒失行为有些不满，但她感到幸福的是，上帝赐予她一个杰出的女儿，这是对她的最大补偿，为此她衷心地感谢上帝。但是，我却不得不又要惹她生气。

“怎么？你又想重弹什么老调？”我的妻子怒火冲天地大声说，她近来一直是这样同自己的丈夫交谈。

“没什么，没什么！”我摸着自己的下巴说。

“没什么，没什么！你以为我不懂你作为一个令人讨厌的检察官的作为吗？好，就让我们听听你是怎么看彼萨娜的吧！虽然她并不十全十美，但她不像一个天使吗？难道她那双宝石般的蓝眼睛没有显露出她清澈见底、充满爱心的灵魂吗？她的秀发和身材，哪个姑娘能与之相比呢？她的机智敏锐，她的热情和含蓄，你在哪个处女的身上见到过？难道她不是像圣者那样虔诚吗？难道她不像天使一样朴实和顺从吗？你到哪里去找这种堪为楷模的女儿啊？我希望能有一个好青年同她结婚。我们将会得到这种幸福。但让女儿嫁给别人前，我们要细心而全

面地考虑。”

我没有回答她的话，任她自我陶醉。我仅仅向她表示此事宜于从长计议。当时我看到彼萨娜正在隔壁的房间里偷听我们的谈话，正如有几次我曾发现过的那样。

“好了，你别像一尊塑像一样在那里吓唬人了！”阿奎丽娜继续说。“你哪一点像个父亲？自从你卖掉广场上的商店和我哥哥在乡下为你忙碌以来，你变成了一个人们所能想像的最不务正业的人！你惟一的爱好就是去咖啡馆，读小报，也许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此外，你无所顾忌地同一些疯老头闲聊，从而损害了你的名誉。”

“阿奎丽娜，我向你发誓，我们经常谈论的都是一些正当的事。但是……”

“现在我有什么办法？我能不允许你说话吗？难道我请你表明你的看法了吗？我不是极有耐心地洗耳恭听吗？”

“那么我要告诉你：在我看来，彼萨娜同别人在一起和同我们在一起时其态度好像并不一样。当我们注视她时，她会立刻令人吃惊地改变态度，从而使我十分担心。我担心她的那些美德全都是假的。”

“这就是你要说的！噢，我真可怜！我的女儿真可怜！你当然有权指责她。实际上你是在诅咒她！一年当中，你同她也就是见几次面，而我可是从早到晚同她在一起。我在各方面关注着她。但是，你还想告诉我彼萨娜如何如何！”

“阿奎丽娜，我知道你一直同她在一起，并且你很喜欢同她交谈，你心里可能不会忘记她，但我保证，你的眼睛不可能经常看着她。的确我不是每天都同你们在一起，因为我讨厌你们同弗拉塔家和奇斯泰尔纳家的人闲谈。当我在你们中间时，因为我不愿意同那些人讲话，所以我有时间观察彼萨娜。你相

信我的话吧。你以为可以把她变成一个圣者，但是，如果你继续以你的方式对待她，你会把她变成一个善于卖弄风骚的女人。”

“啊，我的天哪！我求求你别说了！你越说越离谱了，别再咒骂她了！我的彼萨娜是卖弄风骚的女人？！……”

“安静一点，阿奎丽娜！你根本听不进我的话。”

“这无关紧要！不存在她变得那样无耻的危险。我懂了，你不喜欢我们的女儿。你就喜欢卢奇亚诺那样倔强和忘恩负义的坏孩子，或者像可怜的多纳托那样无忧无虑的孩子，就是你把他引进了深渊的。谨慎而热情的青年，诚实而善良的姑娘，你却统统看不惯。他们完全有理由说，你是一个永不改悔的激进主义者。当我们去看弗拉塔的人时，你感到不舒服。当你整日闲逛，当里纳尔多伯爵同你谈论建造空中楼阁和大骂异端邪说时，你却毫不退缩，这时弗拉塔的人对你来说又很合适了。”

“阿奎丽娜，你不要把一件事同另一件事混为一谈。里纳尔多伯爵与那些因他姐姐天真的虔诚而吸引到他家中的老狐狸毫无共同之处。”

“你总是辱骂、讽刺人世间那个圣洁的和值得尊敬的人！……”

“我再重复一遍我对你说过一千次的话。我尊敬修道院院长克拉娜的圣洁，但是我知道她太天真了。我不相信她有识别人的能力。事实上现在她十分闭塞，她的那些极好的亲属，她的那些热情的朋友们为她家做过些什么事？”

“做了许多事，至少不比我们少。如果女院长不是那样易怒的话，他们会做得更多。”

“她的确是个易怒的人，她把那些人像饭桌上的苍蝇一样赶跑了，因为他们很讨厌。”

“他们现在之所以回避，那是有充足的理由的。如果你效仿他们的做法，你就能明智地行事。整天闲聊不是老年人的行为准则。”

“你认为，消除内心的烦恼只能求助于掘墓人了。正当希望之光又重新展现，生命之光又重新激励我们的心灵时，我们怎么能躲藏起来。”

“多美的希望，多美的生命啊！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这时由于我们的争论开始涉及政治，我没有正面回答她，而是匆匆离开了房间。但我并未忘记我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决心比过去更多地关注彼萨娜。近几天来，我感到她是那样的心神不定，那样的变幻无常，那样的昏头昏脑。因此，我断定她遇到了什么麻烦事。然而我的妻子却认为，那不过是从少年向青年过渡时的一种通常现象，这种情况会不知不觉地影响姑娘的天真。我认为，这对彼萨娜来说谈不上天真，很可能是狡猾。所以，我不同意我妻子的观点。我一向细致地对她进行观察和了解，我相信一个老人的机智终将胜过一个小女孩的精明。每当她发现我在观察她时，她总是千方百计装出安然无事和从容不迫的样子。这进一步增强了我的怀疑，这肯定不是她母亲所说的那种“不知不觉地影响姑娘的天真”的问题。但是，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我仍然未能揭开这个谜。

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晚上，阿奎丽娜陪刚从弗留利来威尼斯的哥哥出门去了，当时我也不在家，应当很晚才回来。但不知什么原因我中途回家一趟，我先走进通常女人们干活的那个房间，没有看到彼萨娜。我问女佣人，我的女儿去哪里了。她告诉我，在她的卧室里。于是，我轻轻地走近她的卧室，我仿佛听到室内有用钢笔写字的沙沙声，我想推开房门，但未成

功，因为门锁着。

“谁呀？”彼萨娜怯生生地问道。

“是我，没什么事，我只是来看看你。”

“我马上来，马上来，爸爸。我正在换衣服。今天晚上，我绣完那个花边后，出了一身大汗，成了一个落汤鸡。我就来给你开门。”

她打开了房门，面带微笑地欢迎我，我也亲吻了她的面颊，但我的怀疑并未消除。我看到在地上有几件衣服，好像是她刚刚脱掉随手扔在地上的。我走近一张小桌，我注意到钢笔头还蘸着墨水。显然，方才她在写什么东西，但她不愿让我知道。这使我对她更加怀疑。我随即离开她的房间，并且向她道了晚安，也不知她是否听到。次日，当她同她妈妈到教堂去做弥撒时，我又走进她的卧室，仔细察看所有的抽屉和衣柜。但是，全都一目了然，无可非议，我未找到任何证据能说明我昨晚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我又察看床头柜。柜里放着许多有关宗教信仰的书籍，其中有一个刺绣的小袋子，她通常把奖章、纪念品、圣像和其他珍贵东西放在里面。我用手摸了一下这个袋子，仿佛很难摸到底。我感到袋内好像有几张纸，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出来，发现一个用白麻线缝得严严的小包。我拆开小包后找到了三封精美的和香气扑鼻的书信。看来，这些信是她的心爱之物了。

“啊，我可看透你了，小坏蛋！”我自言自语地说。我决心触及她的秘密。父亲的权威可能还是肯定的吧！只有这种权威才给予我这样做的权利，因为我有义务为儿女的幸福着想，我也有权利反对他们的意愿。在三封信上都有奥古斯托·奇斯泰尔纳最小的儿子恩里科的签名。他在信中大谈他需要温柔、亲吻和拥抱。至此，我不想了解更多的情况了。我把信放进口

袋，急切地等待她们母女从教堂回来。半小时后，彼萨娜来到她的房间，她摘掉头上的帽子，放好她的围巾，十分惊讶地看到了我。

“彼萨娜！”我开门见山地对她说，因为我要当一次预审法官。“今天，你必须诚实，必须真正坦白你作为一个纯真的少女所犯的罪行。你马上告诉我你是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单独同那位温情脉脉地给你写情书的恩里科先生相会的。”

这个小姑娘两腿发抖，脸涨得通红，几乎要晕倒，以至使我产生了可怜她的心情。但是，她随即开始结结巴巴地说她一无所知，说我说的情况并不属实。这样以来，我失掉了耐心，厉声地命令她老老实实。尽管如此，她仍然无动于衷地说她根本听不懂我的话，坦然自如地装疯卖傻，致使我给了她一记耳光。

“你听着，彼萨娜！”我一面大声训斥她，一面极力控制自己的火气。“我问你，你是不是收到过恩里科·奇斯泰尔纳的信，并给他写过回信？每当我们晚上睡觉后，你在外屋的窗子下同他谈了些什么？我不允许你说半句假话。我愿意给你一个做诚实人的机会。现在我已经了解了全部情况，就看你是否珍视我的善良愿望了。我希望你表现得值得我信任，你要告诉我你同那个青年人是怎样亲热起来的，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喜欢。如果你认为你的行为是正当的话，那你为什么要向你的父母隐瞒真情。我知道，当你想干某种事情的时候，你是很精明的。现在你应当看到，最聪明、最恰当、最好的办法是把我作为一个朋友，将一切统统都说出来，以便恢复正常。如果你愿意，我也可以根据你的意愿商定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

彼萨娜听完我的话后，她那种谦逊而胆小的少女态度消失了，她顿时变成了一个泼辣而自信的女人，就像我多次看到她

对待女佣人和她陪她母亲在外边游玩时同别人交谈时那样。

“我的父亲，”她脸上带着一个坦然的初恋者的表情回答道。“我要求你原谅我的缺点，它使我永远感到内疚。过去我不了解你。害怕你的权威，不相信你的爱。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恩里科·奇斯泰尔纳的目光和请求使我激动万分。为了不使他精神上痛苦，我便同意了给予他向我要求的一切。”

“我告诉你,恩里科·奇斯泰尔纳是个狡猾的家伙，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坏青年。如果你信赖这种人，你不怕自食恶果吗？”

“爸爸你别生气！我这样做不是没有理由的。我的确同情恩里科，但我不固执己见。如果你不喜欢，我可以不同他往来。”

“但是，你多次给他写信，每天晚上在窗下同他见面……”

“爸爸，不是每天晚上。只有一天晚上，快十二点了，妈妈也已经熄灯。由于妈妈一周内有好几天要我陪她去做善事，所以我同恩里科约定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日见面。”

“你的头脑尚未发热，你的意思是，你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同情？”

“我向你发誓，爸爸，完全是出于同情。”

“那么，如果明天来了一个船夫或者一个卖布的小贩要求你出于同情而爱他，你也会同意？”

“爸爸，当然不会。情况完全不同嘛。”

“看来，你认为恩里科身上有特殊的优点才使你感到要同情他而不是别人了。现在，就请你告诉我，他有什么优点。”

“爸爸，说实话，我可以讲些假话来骗你。但是，由于你是如此的仁慈，我必须尽力满足你的要求。有一次，我去剧院，在那里我看到了受到许多美丽的少妇欢迎和爱慕的恩里科。我不想否认，至少他当时对我并不热情。”

“说下去 后来呢 ?”

“后来，他的穿戴十分高雅，举止非常大方，谈吐轻松自如。总之，这对一个毫无经验的女孩子来说，真令人陶醉。至于他的品德，他的素质，我没有考虑过。我相信他的一切都好。我不讨厌这个开放型青年所提出的一切要求。”

她为了让我理解，便无所顾忌地叙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因此，我告诉她：无需过多地讲他外表的优点，必须懂得，一个青年外表的长处是不足以让一个有教养的姑娘爱上他的。

“谁说我爱上他了？”她强词夺理地说。“爸爸，我向你发誓，我同他交往仅仅是出于同情。既然你不喜欢这个人，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忘掉他，我乐于接受将来你为我选择的丈夫。”

“胡说八道！”我气愤地大声骂道。“谁现在同你谈论找丈夫的事？你怎么这样心急？是谁教会了你这样无理取闹？”

“不……不是！”她有些慌了手脚，结结巴巴地说。“我这样说，是为了……为了表明我是很听话的。”

“我知道你的很听话已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劝你把性格变得温和一点，待人接物要增加点修养，以便有能力去评价诚实人的真正优点。否则，我是不会让你找丈夫的！我既不愿意让你自我毁灭，也不愿让别人把你毁灭。”

“爸爸，我向你发誓，从今以后我一定尽力使我的性格变得温和，努力增强修养。但是，你能答应我不让妈妈知道吗？”

“为什么你希望不让你妈妈知道呢？”

“因为那会使我在妈妈面前羞愧得无地自容。”

“好了！有点羞愧对你来说不是坏事。我希望她能彻底了解此事，以便她不再像过去那样感到烦恼。我警告你，不能让你妈妈蒙在鼓里。她将对你的虔诚作出正确的衡量。”

“啊，我的爸爸，请你发发慈悲吧！”

“你别忧虑了，也别哭了！你要认真改正你的过失，从今以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千万不要被花言巧语所迷惑，千万别过于轻率地去分发你的爱。”

“我发誓,爸爸!”

“别发那么多誓。午饭时，你母亲将告诉你我们对你未来的安排。如果她没有解决办法，那也不坏。你还是个小姑娘，我希望你重新成为我的好女儿，能使我们幸福，将来能找到一个上天给予你的称心如意的丈夫，如果命运是这样的话。同时，你也要好好考虑一下你的问题，你的轻率行为，这一切的确应使一个姑娘在父母面前羞愧得无地自容。”

我随即走出她的房间，心情依然焦虑不安。但我感到，在她的心里已产生了改悔的念头。然而她还不知道从一个轻佻的女人变成一个文雅的姑娘应从何处做起。我坦率地说，自那以后，虽然她还有过这样那样的不当之处，但再也没有我所发现过的轻浮言行了。

我把女儿的错误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奎丽娜。她得知这一切后气得几乎成了一个疯子。开始她还不相信，当她看到我口袋里的三封信后，她信服了。于是，她大喊大叫起来，用双手抓自己的头发，不断地埋怨自己为什么没发现彼萨娜已到了这种地步。我耐心地劝她，使她慢慢地安静下来。我们打算不声不响地终止这桩轻率的爱情，并采取另一种教育方法使我们的女儿养成良好的习惯。关于同那个本应该进监狱的家伙恩里科断绝往来的问题，我决定让彼萨娜自己去处理，因为我们既与他毫无关系，也不知道详情。此外，我考虑把所有女佣人全部换掉。我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没有理由的，那天早上彼萨娜告诉了我实情，那些女佣人曾教唆并鼓励她轻佻。我不让她去剧院，也不让她到人多的地方去，让她大量地阅读健康的文学作

品，希望以此对她产生好的影响。此外，我还告诉阿奎丽娜，彼萨娜的毛病比我们想像的要严重得多，可能任何办法都无济于事。我的妻子不同意我这样灰心丧气，她认为彼萨娜是因缺乏经验才做了坏事，相信她一定会改过自新，并向我保证使她变成一个有理智的好孩子，还说一个月内就会见成效。

“宗教在她的心中深深地扎了根。”阿奎丽娜说。“这将唤醒她的义务感，从而忏悔自己犯的错误，绝不再重蹈复辙。”

“你相信你的宗教好了！”我回答道。“我要对你说，这是些表面的东西。她犯了不爱自己良心的错误，这同宗教的清规戒律是背道而驰的！”

阿奎丽娜开始怒火冲天，我也大发雷霆。因为我们两人在激烈争吵，竟把彼萨娜的事忘掉了。但是，很快我就清醒过来，我要求阿奎丽娜十分谨慎地对待女儿，并希望母爱的本能可更好地引导她保持虔诚教徒的慎重。事实上，彼萨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发现，她的言行举止一天比一天好。虽然她还有些轻浮和喜欢串门儿，但不再耍两面派了。羞愧在她身上产生了良好的结果，但我继续努力，毫不放松，以免她重蹈覆辙，因为她的轻佻不是一时形成的。此外，我脑子里越来越多地考虑，必须想方设法使她摆脱她所喜欢的东西。如果能找到一个外表美和内心美集于一身的好青年，我可以让他去教育彼萨娜，影响彼萨娜。我相信，这样一个有教养的青年最终会得到好的结果，几年后他将会有一个称心如意的妻子。这是最好不过的爱情导师了，他能教会她所不懂的事物。

正当朱利奥的奇怪举止和彼萨娜尚难肯定的转变使我的心七上八下的时候，广场上的示威游行在整个意大利具有一种强烈的战斗气息。从突然变为共和国的法兰西吹来了希望之风，革命风暴直逼维也纳，席卷米兰，在威尼斯也发生了众所周知

的革命。当时，尽管我已年迈，眼睛半瞎，并且是一家之主，但我不再考虑家庭琐事。我同其他人一样走向广场，不顾及七十岁的高龄，我感到我比半个世纪前因在威尼斯市政府任秘书而政治上初露头角时还要强壮，还要乐观，还要年轻。

当时，国民卫队成立了，他们要求我到第二军团任上校。我毫不犹豫，高兴地接受了这一要求。我拼命追忆我那陈旧的军事战略战术，我站在第一线，同几百名优秀的青年志愿军一起投人战斗。后来，我骄傲地回到家中，当阿奎丽娜看到我的穿戴更像一个强盗而不是一个上校时，她气得几乎摔倒在地上。由于我的妻子不停地抱怨，所以我胡乱吃了几口饭，又迅速返回营地参加训练。我向你们发誓，当时我感到我不过二十来岁。当我在深夜十二点左右回到家时，我首先要遭受一顿训斥，这是一个脾气古怪的妻子给予丈夫的美餐，随后我便向她询问朱利奥的情况，因为我四处打听他的行踪，找了整整一天也未能找到他，人们不是说没看到，就是说不知道。这又给阿奎丽娜提供了一个再次痛斥我的新口实。此外，为了照顾阿奎丽娜的情绪，对于儿子的事，我并未表现得恐慌不安。但是，我担心他的举止行为，他那高傲和激烈的性格，会使他遇到最严重的危险。我经过再三考虑，又等了半个小时后，再也不能自我控制了，于是我急忙出门再去寻找他。我从未想到一个可怕的打击在等待着我。

我向弗拉塔家的人和奇斯泰尔纳家的人打听有关朱利奥的消息，他们都说一无所知。我也向帕尔蒂斯塔尼约家的人询问过，因为朱利奥近来常到他们家去。他们回答道：将军两天前已经离家外出，临行前大骂他的七个儿子都想留在威尼斯；至于我的儿子朱利奥，他们已有两个星期没有看到他了。后来，我想起来可向我们区的国民卫队分队了解一下，我终于从一个

年轻的大学生嘴里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一天早上，朱利奥同大学生们一起前往军火库，因为武器就在那里分发。他得到了一把马刀。这个大学生说，当时有个冒失鬼开始辱骂朱利奥，我的儿子就回敬了他几句。但是，开始有十来个人，后来达近百人站在冒失鬼一边。双方大声争吵，相互辱骂，乱喊乱叫。我的儿子当然是寡不敌众，但他幸运地被人们救了命。当时，一些正直的人不愿意看到那个庄严的日子沾染上兄弟们自相残杀的鲜血，因而手执武器保护了他。

“我希望，”大学生继续说，“您的儿子将会得到公正的评价。一旦阐明事实真相，他就会在国民卫队中得到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位置。”

那个大学生所说的一席话的用意更多的是对我这样一个年老的父亲寄予同情，而不是对我儿子当时所采取的立场的尊敬和信任。我很理解这一点。但我认为，那个青年人对我最恰当的同情是什么都不说。当时我完全能控制自己，在向后退了几步后，紧紧地靠在墙上，我拒绝了别人想来扶我一把的好意。但我回到家后，尚未来得及把上述消息告诉阿奎丽娜，一阵猛烈的痉挛便突然向我袭来。他们通过放血和服用镇静剂使我安静下来，黎明时分我才恢复了说话能力。我以无所谓的态度解释我生病的原因在于昨天过于劳累，我还说，我已得到朱利奥的消息，他为了一件急事已离开威尼斯。我妻子相信了我的话，或者假装相信了我的话。接近中午时，从帕多瓦来了一封信，信是朱利奥写的，她在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打开那封信，并已读过。随后，她手拿朱利奥的那封信来到我的房间，像一个疯子那样大声喊道，他们已杀害了她的一个儿子，肯定又要杀害她的另一个儿子了。在这样的困难时刻，彼萨娜的表现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她是那样的识大体，她耐心地安慰和照顾她

的妈妈。当她发现她妈妈有些神志不清时，立即叫女佣人前来帮忙，她们两人很快就把阿奎丽娜安置在床上静养。后来，这个敏捷的姑娘在整整两周的时间里，不停地从妈妈的床头跑到爸爸的床头，成为一名最勤奋、最深情的护士。我曾经错误地说过，爱是所有人的导师。其实，不幸也能深深地教育人。

朱利奥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我的爸爸。你说得很对：一个人能回击十个人的侮辱，也可以回击二十个人的侮辱，但不能回击众人的侮辱。在历史长河中，有某些能使政局变得十分可怕的时刻，我再也不能生活在那个我十分热爱的祖国了，尽管我极想看到她的复兴。祖国对我过去那些微不足道的心灰意懒进行报复。恰恰在她召唤自己的儿子们去保卫她和为她争取光荣的时候，她却把我从她的怀中推开。爸爸，我相信，你会赞成我这个要以自己的鲜血赎回兄弟们的尊敬的不幸决定。我要去战斗，也可能会死，但我必须强有力地弥补我的过失。我遗憾地承认我是有罪的。请你安慰我的妈妈，并告诉她，出于对你的名誉和我的名誉的尊重，我走了，我不能留在一个公然把我称之为叛徒和间谍的国家里。我不得不忍受这种侮辱，我不得不离开那里。啊，我的爸爸，罪状是严重的，但惩罚更让人战栗！感谢上天能让我牢记你的话。你的话使我从奋起反抗到忍受惩罚，我下定决心要去寻求在光荣的忏悔中得到心灵的平静，而不是在兄弟们自相残杀的报复中追逐自豪感。今后你可能难以得到我的消息，因为我希望我的名字永远被遗忘，所有的人都不再为我祈祷，为我祝福。永别了，永别了。我坚信你们的爱和你们的宽恕，这使我深受安慰。

你们还要我向你们说什么呢？读过这封信使我重新振作起来，但我担心他的情况越来越坏。同时我也十分惊讶，像朱利奥这样一个高傲和暴躁的人竟然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力图进行体面的弥补。因此，我同情我的儿子而不是咒骂我的儿子，并且我还从中得到了安慰。我对这种莫明其妙的判决只好听天由命，这使我产生了一种既骄傲又痛苦的感觉。在我身体康复后，尽管我妻子的身体状况仍然十分令人担心，不时出现神志错乱的明显症状，但我还是恢复了我作为国民卫队的上校的军事活动。由于我儿子离开威尼斯和他给我来信的消息已传遍全城，我满意地看到甚至那些曾辱骂过他的人也对我这样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表示敬佩和同情。然而，一直到 5 月当我收到他从布雷西亚寄来的一封短信时，我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根据他的信，我猜想，他可能参加了在蒂罗尔保卫威尼斯共和国阿尔卑斯边界的志愿军。后来，我的这种猜想得到了证实。我从心底里为他祝福。我希望上天也能支持我儿子的高尚愿望和他父亲的执着追求。

那不勒斯的援军在我的老相识佩佩将军的指挥下进入威尼斯。两天后，该部队的两名军官前来看望我。其中有一位是阿里戈·马尔太利，他是 1838 年从希腊归来的一位战士，翌年在那不勒斯参加了罗萨罗尔领导的起义，此后一直被关在圣艾尔莫古堡监狱。他热情地向我介绍另一位军官，他的无比英勇的朋友罗萨罗尔少校。长期的监狱生活使这位英雄十分瘦弱，但他那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焕发出更为耀眼的光芒。我们都是知心朋友，我向他们倾泻了我过去和现在的全部痛苦。当我们回顾往事时，偶然提到了阿米尔卡雷·多西的名字，这是一个在西西里王国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名字。马尔太利详细告诉了我他

所知道的阿米尔卡雷的可悲结局：1821年他参加阿布鲁佐战争后便被捕入狱，但不久他越狱成功；后来他去了西西里，经历了一段充满冒险和暗杀的生活；最后，他死在绞刑架上，临死前他慷慨激昂和无比自豪地向人们发表演说，大骂刽子手必将被上帝判决。这一事件发生在1836年，从而成为西西里骚动的导火线，第二年在霍乱流行之际便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暴动。

“可怜的阿米尔卡雷！”我叹息道。

我从他的命运中得到了有益的启示。我为我的厄运而悲伤，对早已被埋葬的朋友们的追忆在我的旧仇上又增添了新恨。

这种凄惨的追忆使我对几个月后阿莱桑德罗的来访倍感亲切，而无任何的伤感之处。他是从南美洲归来的，他那张乌黑的脸庞已带着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但他已成为元帅，并且还是里约瓦德拉斯的公爵。他那肥胖的身躯穿着一套华丽的军服，上面带着好几枚金质勋章，打着蝴蝶领结，仿佛是波马丽王后的某个滑稽可笑的祖先。但是，在他那套华丽的军服下面跳动着的依旧是从前的那颗心，那是一颗融儿童和士兵为一体的心。看到他后，不禁使我在心中对他和帕尔蒂斯塔尼约作了一个比较：这两个人差不多具有同样的性格，又都是青云直上，但最后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意志、榜样、同伴和环境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原来的天真和易变的性格，从而使前者成了英雄，后者却成了残暴的警察。

“亲爱的卡尔洛！”我们紧紧地拥抱之后，他对我说。当时我正在目不转睛地观看他衣襟上挂的那些勋章。“你看，我把一切，不论是大公领地，还是军队，还是美洲，统统摒弃了，我的惟一愿望就是回到我的威尼斯！”

“毫无疑问。”我回答道。“我多次听到一种不寻常的脚步声沿着楼梯上来，我心里想：这是阿莱桑德罗吧？”

“现在给我讲讲你的情况吧！卡尔洛，这些年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我迅速地给他讲述了我的全部情况，最后我对他说，我要把我的女儿介绍给他，因为当时她正走进我的房间。

“不可否认，我的朋友，你遭到了一些重大灾难的打击。但是，你也得到了最大的安慰。”他边说，边用食指和中指抚摸了一下彼萨娜的脸颊。“我同我的公爵夫人却没有得到这种安慰。我向你发誓，几乎巴西所有的美女都希望我做她们的丈夫。我的朋友，如果你有儿子到了娶妻子的年龄，那就把他们交给我好了。我保证他们找到美丽的妻子，并拥有无数的财产。”

“谢谢，谢谢。但正如你所看到的，我现在想的不是让他结婚，而是另外的问题。”

“哎，那种捏造的东西能老缠着你吗？很快就会过去的，你相信我吧！我们在美洲一年要搞两次革命，剩下点时间就是度假和考虑在雨季如何保护我的山洞。”

彼萨娜站在一旁，睁大眼睛出神地听这位奇特的公爵和元帅高谈阔论。他粗鲁地拉住她的手，好像以此表示他对这个威尼斯姑娘如此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是非常高兴的。

“哎，卡尔洛，你还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吗？你还记得米利亚娜伯爵夫人吗？”

“我记得，阿莱桑德罗。但伯爵夫人体面地死去已有十年或十二年了。我们在人世间犯了多少的罪过啊！”

“至于我嘛，如果没有山洞里那个可恶的女人刺伤了我的双腿的话，我还要跳意大利南方那种轻快的塔兰台拉舞呢！

噢，我的好兄弟，布鲁托！又来了一个舞蹈家！哎呀，你怎么成了一个黑人。我发誓，如果你没有这条假腿的话，我就认不出你来了！”

布鲁托的出现引发了他的这番感叹。现在，布鲁托在威尼斯弹药库当兵，经常弄得满脸乌黑，就像美洲戏剧中的丑角。他们两人见面后，不停地拥抱和亲吻。彼萨娜看到这两个老年人如此的亲热不禁笑了起来。如果他们两人在房间里是小丑的话，他们在外边的举止却十分严肃，为许多生来就想成为海军上将和将军的青年人提供了服从军纪的良好榜样。阿莱桑德罗尽管是公爵和元帅，但他很乐于在国民卫队中当一名上校。布鲁托又回到炮台，好像他离开炮兵才刚刚一天。他虽然走路困难，但情绪高昂，毫不理会炮声轰鸣，从而给青年炮手增添了勇气。在那段革命时间里，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勇敢的战士，甚至连里纳尔多伯爵也不例外。我曾看到，他多次在元首府前严肃地站岗放哨，就像演戏时那些站在舞台上忠于职守、一丝不苟的卫兵一样。但有一个可怜的人，他没有机会站岗放哨，这就是阿尔丰索·弗鲁米耶尔骑士。他的夫人死后，他便从天上跌落到地上，丧失了思维能力。他一直试图恢复思维，但始终未能成功。有一天，他的佣人走进他的房间，并告诉他：在广场上有人高喊“圣马可万岁”，成立了共和国等一件又一件的奇事。这时骑士清醒了，他好像是在说：“终于来了！”他睁大了眼睛，两臂不停地挥动。

“好！……快！”他结结巴巴地说。“把我的长袍拿来……把假发给我……圣马可万岁！……长袍……假发……我告诉你……快……还来得及！”佣人以为主人要发表遗嘱。他看到主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想去扶他一把。但阿尔丰索一下子摔倒在地上，他死了，其死因是他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当我听

说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后，我哭了。这件事清楚地说明这位善良的骑士半个世纪以来沉默寡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我们虽没有像他那样感到无比的幸福而致死，但我们也得到了安慰。可以看到，各个阶层的公民开始协调一致，遭受了种种苦难的威尼斯人民有着巨大的毅力，他们盲目地相信未来，军事教育使整个海湾所有的掩蔽部变成了坚固的堡垒。所有这一切使人们充满了希望，认为眼前的景象就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正如法国政治家塔勒伊朗德所说，结束就是开始。共同行动成为各种人头脑中所考虑的惟一事情，从而消除了恶习，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道德状况。那些狡猾的家伙垂头丧气，当他们看到民众的意识已被唤醒并在胜利前进时，他们匆忙躲进了自己的巢穴，就像癞蛤蟆潜入泥坑一样。奥尔门塔先生逃往内陆，并死在那里。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自由志愿军路过他的藏身之处时受惊吓而死的。虽然他身着童年时就缝制好的圣安东尼奥式的圣衣，但也无济于事。尽管如此，当地人还是同意把他埋葬在公墓中。被所有人遗忘和蔑视的奥古斯托·奇斯泰尔纳依旧留在威尼斯，甚至他的儿子们都羞于用他的姓。他那个浪子恩里科，由于在从麦斯特雷突围的战斗中面部受伤而赢得了我部分的器重。

有一天，我拜访了那位十分愿意同我聊天的佩佩将军后便回到了家中。这时，彼萨娜比平时要严肃得多地站在我面前，说她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我要她随便说。于是她放心地对我说：我曾答应为她找一个合适的、不仅外表美而且内心更美的青年做她的丈夫，她认为她已经找到了具备这一条件的人。

“到底是谁啊？”我惊讶地问她，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小狡猾从不离开她妈妈的床头一步，而目前她妈妈的病情才刚

刚开始见好。

“恩里科·奇斯泰尔纳！”她大声地说，并一下子用双臂搂住我的脖子。

“怎么？……是那个……”

“爸爸，你别说他的坏话。你应当说他是一个勇敢而高尚的好青年，尽管他缺乏教养，过着一种无所事事的闲散生活，但他善于冲锋陷阵，从不声张自己的功绩，他在英勇作战一周后默默地回来了，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现在我知道什么叫作爱了。我曾说过，我是出于同情才爱他，而当时他肯定不需要同情。但现在他是值得爱的：我是出于尊重而爱他，为了爱情而爱他。”

“好，好极了！但是，你妈妈，她……”

“我妈妈从今天早上起已知道了一切，她和我一样为此事祈祷。”

这时我的房门洞开，早已潜伏在隔壁房间里的恩里科迅速地走进来，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他请求我在宣判他是生还是死之前千万不要把他赶走。随后，他紧紧地抱住我的腿，而我那个机灵鬼则眼里含着热泪亲切地搂着我的脖子，一个在请求，一个在哭鼻子，真是一幕喜剧。

“你们结婚吧，你们以上帝的名义结婚吧！”我一边高兴地大声说话，一边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幸福的泪水从我的眼中不断涌出，好像幸福是无穷无尽一样。

当时，我想知道，他们的爱情在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在我向彼萨娜下达禁令后，是否还继续发展和如何继续发展的。我的女儿红着脸对我说，当天她就给恩里科写了两封信，而不是一封信。在第二封信中，她极大地淡化了第一封信中的绝情语调。

“奸诈的小东西！”我对她说。“你就这样地骗我……情书就这样在我鼻子底下继续往返，一直到今天。”

“不，爸爸，”彼萨娜回答道。“我们已不再需要写信了。”

“为什么你们不需要写信了？”

“因为…… 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见面。”

“你们每天晚上都见面？我不是叫人把那个可恶的窗子外面钉上了铁栅栏吗？”

“爸爸，请你原谅我。当妈妈睡着了以后，我就轻轻地下楼打开朝着河边的那个大门。”

“真狡猾，真没羞。你竟然把他叫到家里来，把恋人叫到家里来！开那个大门的钥匙只有一把，并且是我拿着，看来是你到我床边拿走的。”

“是的，爸爸。你别生气。每天晚上我都把钥匙拿走。但是，在早上我把汤端到妈妈身边时，就把钥匙放回原处。”

“我打赌。你就是在祝我晚安吻我时和在早上唤我起床时，玩弄那个拿送钥匙的把戏的。”

“噢，爸爸，你真是我的好爸爸，你饶恕我吧！”

“还能怎么样呢？我饶恕你。但我们要达成一个默契：不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我也不想把你那个装着一些可笑的物品的小口袋拿走。”

恩里科坐在一旁羞愧得一动也不动，而我的小调皮鬼却时而请求式地、时而诙谐地叙述着她的感情。我用拳头轻轻地碰了一下恩里科的下巴，并高兴地对他说：

“去吧，去吧！以后可别再骗我了。带走你的未婚妻吧，你是在麦斯特雷战场上赢得的。”

他急匆匆地走去拥抱彼萨娜。我们就这样在阿奎丽娜的房间里结束了女儿欢乐的订婚仪式。三周后，恩里科成了我的女

婿，但我郑重地要求他作出一种牺牲，即请他住到我的家里，因为恩里科不愿被人嘲笑，也不想给我们增加负担。我的老朋友们全都光临他们两人的婚礼午宴。事实再次证明，当人的心情安详时，年龄不能妨碍人的胃口。我认为，那是我们喜悦的顶峰。随后，不祥的日子接连不断：伦巴底的种种灾难事件，内部的惊慌失措，种种如醉如痴的希望的破灭。1848 年和 1849 年之间的那个冬天充满了各类令人痛心的调停。我不再相信法国，也不相信英国。诺威拉战场上的失败与其说给威尼斯共和国带来严重的混乱，还不如说不幸地证实了人们长久以来的担心。自此以后，人们是在为维护荣誉而战斗，而不是为争取胜利而战斗了，尽管谁都不这样说，以免损伤其他人的勇气。

公众性灾难出现后，对我们来说，私人的噩耗也接踵而至。一天，有人来告诉我，阿莱桑德罗上校和二等兵布鲁托在铁路大桥上被一枚炮弹炸伤，他们两人已被送往军事医院，伤势十分严重，甚至都不能翻身了。我立即朝医院跑去。我看到他们紧挨着躺在两张并排的小床上，正在亲切地交谈。他们谈论他们的青年时代，谈论他们过去经历的那些战争，谈论共同的希望，就像两个正准备入睡的朋友一样。他们的呼吸都已经十分困难，因为他们的胸部都有两道可怕的伤口。

“这个地方很奇特！”阿莱桑德罗轻声地说。“我感到这是在巴西。”

“我感到这是在科尔多瓦多的圣母广场上。”布鲁托回答道。

这是两人临死前的谵语。这是多么美好的谵语啊！大自然给予了他们这种崇高的能力，从而使他们能在临终前轻松地、甜蜜地回顾自己的一生。

“你们放心吧！”我边说边极力控制眼泪向外流。“你们就在你们的朋友的身边。”

“噢，卡尔洛！”阿莱桑德罗有气无力地说。“永别了，卡尔洛！如果你需要我为你做一点事的话，那没问题，巴西皇帝是我的朋友。”

布鲁托紧紧握住我的双手，因为他已经不能讲话了。但是，他用高兴的目光看着我。他们两人在最后的弥留之际显露出的那种美好心灵和崇高情感使我痛哭流涕，我深恨自己无力阻止他们的灵魂升天。我想，他们还会回来看望我，我们将相互问候，一起谈笑，一起走向死亡。不一会，彼萨娜、阿奎丽娜和恩里科也来到这里，他们发现我在两具尸体中间不停地痛哭，不停地跪拜。同一天，帕尔蒂斯塔尼约将军在麦斯特雷战场上也牺牲了，在离他几英尺的地方躺着许多年轻人，他们在临终前并未得到任何人的安慰。

当我闭上眼睛追忆我的上述的两个朋友时，我感到希望死并不是罪行。我开始想念可能从高空凝视着我的彼萨娜，我问她是否已到了前去与她相会的时间。这时，在我的心中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回答我：还不到时间。事实上，还有另一些凄惨的任务等待我去完成。几天后，里纳尔多伯爵染上了霍乱，可恶的瘟疫业已开始大规模地残杀饥饿的人民。炮弹在远离内陆的威尼斯市区的人群中爆炸。在种种致命的灾难的冲击下，可悲的忍耐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当我来到可怜的伯爵的床头时，他已到了死亡的边缘。他那因岁月的流逝和苦难的折磨而腰弯背驼的姐姐克拉娜正在镇定自若地守护着他，这位可敬的女性是从不抛弃她真正信任的人的。

“卡尔洛，”垂死的伯爵对我说。“我之所以请你来，是因为不仅我处于危急关头，我的作品也处于不能出齐的极大危险

中。因此，我想把此事交托给你办理。我希望你答应把我作品的另外四十分册像业已出版的第一分册那样印刷出来，所用纸张和封面最好都与第一分册相同。”

“我答应！”我几乎是哭着回答他。

“我请你帮助我修改！”里纳尔多细声地说。“如果你认为合适……作某些改动。……”

他不能再继续说了，他死了，但他的两只眼睛一直注视着我。这目光是他的要求，是他对一生中惟一的成果所抱的美好希望。我竭尽全力为他举行了一个符合他身份的体面的葬礼。我把克拉娜接到我们家居住，她早已得了神经麻痹症，几乎不能走路了。我们乐于给予她最细致、最亲切的照顾，但我们照顾她的时间太短暂了。8月，在圣母升天节那天，她停止了呼吸，死前她感谢圣母召唤她到天堂去过圣母升天节，并向上帝祈祷保佑威尼斯共和国永存。因为她曾发誓要一心为威尼斯共和国努力，为了这一誓言她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但是，在她的生命临终时，她的誓言得到了良好的报答。当时，我想起了卢奇利奥，而克拉娜面带微笑，可能是怀着希望在想念卢奇利奥，因为她是那样相信祈祷，那样相信上帝的宽厚。

8月22日签定了投降条约。威尼斯作为最后一个共和国退出了意大利战场，正如但丁在其《神曲》中所说的，它“如同睡狮一般”。正当这一痛苦在我心中依然强烈之际，新的痛苦又袭击了我，因为我看到恩里科的名字被列入奥地利人的黑名单。两年来我一直盼其归来的卢奇亚诺已经完全忘记了我们。至于朱利奥，7月我收到他从罗马寄来的一封信，但随后在罗马发生的灾难性事件使我十分担心他的命运。早已怀孕的彼萨娜同她的丈夫开始了痛苦的流亡生活。阿里戈·马尔太利在威尼斯埋葬了可怜的罗萨罗尔后同他们一起乘船前往热那

亚。有多少的坟墓，而活着的人又有多少的痛苦，他们把多少的眼泪洒在了坟墓上啊！

仅剩下我和阿奎丽娜在受熬煎，遭惊吓，保持沉默。我们就像在荒野中遭到雷击的两根朽木。我们在威尼斯的住宅变得越来越令人厌恶和无法忍受，所以我们一致同意迁居弗留利地区的科尔多瓦多镇，我们就住在布鲁托的老房子里，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充满美好回忆的家园。我们在那里带着内心的痛苦生活了两年。最后，我的妻子，一个可怜的女人，也被死神召唤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在思索，我在充分地理解“孤独”这个极坏的词的可怕含意。

孤独？不，我并不孤独！我曾片刻地认为自己孤独，但我马上就予以纠正。当我苦闷时，神圣的上苍会为我祝福，会给予行善弃恶者以最大的安慰，使他们心平气和，使他们既忧伤又甜蜜地回忆过去。

我妻子去世一年之后，我的卢奇亚诺带着他的全家来看望过我，这是我长期以来的愿望。他有两个儿子，讲希腊话之流利，远远胜过讲意大利语。两个孩子和他们的妈妈对我都很好。分别时，大家很伤心。卢奇亚诺把我们分别的时间定在他们抵达意大利后的第六个月，这是最大限度，再也不能延长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尽管他有许多缺点，但他总是我的儿子啊！我感谢他还记着我，我沉痛地想，我再也不能见到他了。我希望我的后代在他们新的祖国始终幸福。但是，当我想到我那两个可爱的小孙子时，我不禁感叹地说：为什么他们不是意大利人！希腊肯定不需要那些热爱它的年轻而勇敢的心！

罗马陷落后，朱利奥从他的流亡路途中的许多地方给我写信，如奇维尔塔韦基亚、纽约、里约热内卢。他流亡世界各地，无家可归，没有希望，但是他感到骄傲的是他用鲜血洗去

了自己名誉上的污点，他是一个光荣的战士，他得到这一称号是当之无愧的。但是，后来突然中断了来信，我仅能从一些报纸上得悉一点有关他的消息。这些报纸在讲到意大利侨民新军团领导人时常常提到他的名字。这个新军团是在阿根廷共和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成立的。我把收不到他的信归咎于邮局不负责任，我耐心地等待上天能重新给予我安慰。但是，另一个我一直盼望的安慰却及时地来到了我的身边，这就是彼萨娜和恩里科回来了，他们有一个美丽可爱的小女孩，并取用了我的名字。他们说小女孩特别像我在威尼斯市政府任秘书时照片上的样子。只有当我的女儿和女婿站在我的身旁而我的外孙女卡洛丽娜坐在我的膝盖上时，我才感到重新恢复了精力，就像一棵越过严冬的百年老树在温暖的春天里一样。只有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在我回到科尔多瓦多四年之后，我才有勇气重访弗拉塔。在那里，我看望了安德雷伊尼老人的孙子们。他们也已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自从我被放在一只篮子里由威尼斯来到弗拉塔城堡，已过去八十个年头。

午饭后，我独自一人外出，至少我要再次看看那座古城的旧址。啊！古城已不复存在，仅仅残留下某些遗迹，有两只山羊在那里吃草，一个小女孩站在一边嘴里哼着小调。当她好奇地看到我来到此地时，便停止了哼唱。我立刻辨认出城堡院子的位置，在里面还有一块条石，条石下面埋葬着队长的猎狗。这可能是在我记忆中完整保留下来的惟一纪念物了。不，不能这样说！在那个可爱的地方，一切东西都能使我回忆起我的童年和我的青年时代那些亲切的岁月。树木、鱼塘、草地、麦场和空气引导我重新回到了那久远的过去。我仿佛看到：那黑色的瞭望塔耸立在深深的防护沟的尽头，杰尔马诺多次爬到塔的顶端为那只大钟上弦，那是多么令我感叹啊。我又看到那一眼

望不到头的长廊，马尔蒂诺大叔拉着我的手沿着这条长廊一直把我带到他睡觉的地方。我又看到了他那间十分简陋的卧室，燕子已不再在那里筑巢了。我仿佛看到主教大人腋下夹着一本圣经在城堡前的小路上漫步，伯爵和伯爵夫人在文书先生的陪同下所乘坐的华丽的马车在飞奔，马尔凯托精心喂养的那匹小马也紧紧地跟在后面。我看到午餐后当地的名人一一前来拜访，他们是圣安德烈主教，朱利奥，教堂的神甫，皮奥瓦诺，帕尔蒂斯塔尼约，卢奇利奥。我听到了他们在客厅里的玩牌桌旁发出的喧闹声。我听到克拉娜在菜园子的柳树下轻声地朗读阿里奥斯托的八行诗。随即就是我的小伙伴们要我一同去做游戏的呐喊声，但我没有回答他们，而是躲到鱼塘边单独同彼萨娜一起甜蜜地玩耍。

我是带着何等深深的忧伤，何等难以描写的激动去回忆这些和那些使我久久不能平静的往事啊！甜蜜和凄凉同时在我的心中增长。啊，彼萨娜，彼萨娜！

那一天我哭了很久很久，一再为她祝福，一再向上天祈祷。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的眼泪并不全是痛苦。天黑以后我才离开那片废墟。像我童年时的傍晚一样，栖息在附近白杨树上的麻雀在入睡之前总要欢乐地叫嚷一阵。虽然现在麻雀还在叫嚷，但自那时至今它们不知经历了多少代了。人类有自然界的同样经历，不应当仅看眼前。但是，在我们的身边发生了多少的变化啊！当我们的黑发变成了白发时，千百万人走完了他们的历程。我走出了老世界，又回到了新世界。我边叹息边迈步朝前走。但是，卡洛丽娜那微笑的小嘴和她那柔软的小手使我在新世界中得到了安宁。过去对我来说是甜蜜的，而现在对我和大家来说则更加伟大。

第二年我得到了一个令我十分悲痛的消息：朱利奥死了。

但是伴随这种无法形容的悲伤而来的是一种安慰，这就是他留给了我两个小孙子。还在我得悉我有儿媳之前，他的妻子就去世了。乌尔基萨将军依照死者的愿望把两个孤儿和所有他写的东西派人送到我的家中，并给我写了一封很客气的信。他在信中表示，朱利奥·阿尔托维蒂上校的逝世是阿根廷共和国的巨大损失。

彼萨娜成为她的两个侄子的慈爱的母亲。细心的朱利奥分别给两个孩子取名为卢奇亚诺和多纳托。我那远离家乡的长子和死去的次子通过这两个可爱的造物又生活在我的身边了，而彼萨娜又为卡洛丽娜生下一个小弟弟，并取名朱利奥。这时，我充分地了解到，我有千万条理由感到幸福和充满希望，因为一种年轻的新生命的蓬勃活力围绕着我临近黄昏的岁月。这是在我所经历的、值得热爱的与青年时代的欢乐不同的另一种欢乐。许多有灵魂的人组成了一个家庭，而这个家庭应成为大家的灵魂。除了回忆、钟爱、思念和希望外，我们还有什么要求呢？当这种感情大同小异时，难道不能说我们大家融为一体了吗？

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永存，才能带着一个共同的精神和遵循永恒的原则发展壮大，那些永恒的原则使人类仁慈团结和善于思维。彼萨娜符合我的预见，她变成了一个那样善良和充满爱心的母亲。我感到十年前关于情书的事我同她的谈话的确好像一场梦。她的转变大部分是她本人的功绩。但是，我们经历的艰苦环境和她丈夫坚强的、通情达理的性格也不是毫无作用的。你们看看，我是否应当恰如其分地向恩里科表示点敬意，因为过去我曾认为他是一个应当蹲监狱的家伙啊！我的孩子们，我不再咒骂任何人了，甚至也不再咒骂灾难了。法国人说得好：某些坏事也有它好的一面。让一切给人们带来肯定的和

永远的幸福吧！让幸福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扎根吧！

在从美洲送来的朱利奥的日记中，还有一张专门要我看的报纸，该报是我对你们说过的有关朱利奥的评价的证明。我一边看这张报纸，一边痛哭。你们想想，我是他的父亲啊！对你们来说，重新认识他，重新评价他的功绩也就够了，而我牢记不忘的是他曾善于以高尚的精神忍受对他的那些不公正。下一章就是他的日记的全文，我不想对它进行丝毫的删节或补充。

第二十三章

我儿子朱利奥从 1848 年离开威尼斯到 1855 年在美洲去世期间的日记。在我犯过无数的错误、经历过无数的欢乐和灾难之后，心灵的宁静使我得以安度晚年。我希望我的子孙们热爱永恒的正义，因为它使我成为一段光辉历史篇章的见证人和当事人，并将慢慢地引导我走向那种我所希望的如同休息一样的死亡。我的自述自始至终都是为了彼萨娜。我感谢读者们的耐心。

我儿子的日记全文如下：

1848 年 6 月于托纳莱

高傲被视为大罪之源。谁得出这一结论，谁肯定是了解人的本性。但是，有些惩罚可怕地超过了罪行的严重性。我所遭受的惩罚的严酷是任何惩罚所无法比拟的，甚至西西里的暴君也不会发明这样残忍的惩罚。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我为此感到自豪。我蔑视那些眼力可能并不比我差，勇气可能并不比我小的人。我可以昂首挺胸、手执皮鞭在他们中间大步行走，就像在一群家兔中行走一样。如果说我没有权利的话，但我肯定有

理由像一位主人一样行使这一权威。我笑看他们遭受鞭打，我不相信他们敢于反抗。你们这些可怜的爱虚荣的家伙，你们就通过你们肌肉的弹性来检验一下你们的筋骨吧！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终有一天嘲弄别人的人会变成被嘲弄者。面对令人心碎的可怕惩罚，面对虽不恰当但却合法的侮辱，只能低下你的头。

我认为这是荒谬的。但是，我却碰上了这种荒谬，我必须听天由命。幸运的是，我没有陷入骄傲的固疾中不能自拔，我尊重不公正的判决，我愿意以悔恨的面包而不是以兄弟们的鲜血来滋补我的灵魂！……叛徒！间谍！这两个可怕的词依然在我的耳边轰鸣！噢，现在是众神灵支持暴君尼禄罪恶愿望的时刻。但愿所有的人一齐站起来反对暴君，因为随着他对基督徒无端的指责而来的是人们对毁灭、黑暗和残杀敢怒而不敢言。但我看到，复仇女神在不停地高唱复仇和屠杀之歌，而众神灵又不理会我这个自负者的愿望，他们举杯为那些英雄欢呼，吃人魔王之一的雷公也紧跟其后。这时，有一个神圣的声音在同我亲切交谈，这声音肯定不是来自我那颗破碎的心，但却激发了我心灵的内在力量。

是的，我是一个以打碎压迫者头颅和蔑视刽子手们的信仰为己任的叛徒！我是一个嘲笑人的软弱，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叛徒！我是一个揭发那些人难以想像的罪恶和卑鄙无耻行径的间谍！拿出勇气吧！在这暗无天日的世界上，昂起你那骄傲的头颅吧！热爱你昨天辱骂过的那些人吧！谦虚地接受他们的辱骂吧！今天你不过是还债而已！如有可能，你应当通过以他们为榜样去赎回自己的名誉。

这是我激动万分地对自己说的话。当愤怒的情绪又猛烈地冲击我时，悔恨之心促使我离开了威尼斯。神圣的谦虚啊，我

赞颂你，我感激你！我不再讨厌谦虚了，因为你能使我迅速取得反对感情用事的能力。神圣的谦虚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是平息痛苦的灵丹，你是使我鼓起勇气以便默默无闻地为理想作出最大牺牲的妙药！……我不再有家庭，不再有名字，我是一个赎罪的奴隶，我将以我的生命为代价去赎回一个人的权利，一个公民的权利，一个儿子的权利。当兄弟们在这封血书中看到他们的兄弟的品德时，他们将向我张开双臂，异口同声地欢迎一个已经赎过罪的人的归来。在这里，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人们都叫我阿乌莱利奥·贾尼。我是一个被人们遗弃的人，但我又是一个为正义而奋斗的战士，仅此而已。我站在最危险的岗位，我最英勇地战斗。上帝注视着我，保佑着我，并给予我恢复我的名字的机会。

1848 年 7月于托纳莱

悲惨的消息不断传来，我们的军队处于危急时刻。我们这些分散于山口的哨兵一心一意地日夜守卫着国家的边界线。我们连续不断地战斗，但未赢得光荣，仅有长期不为人知的苦难。几个月的夜间站岗，偶尔也被瞬间的瞌睡和短暂的交谈所打断。这就是我所习惯的士兵见习时期的生活。但是，在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去争取光荣和激发斗志的战场并不是一个人寻求赎罪和宽恕的地方。这接近天堂的高山之颠。这水流湍急的无底深谷，都是有罪者独自寻找上帝的地方，是为自由而战斗的战士永久消除痛苦的地方。

我总是战斗在第一线，我把战旗插在了敌人的堡垒上，我打败了敌人的骑兵，我站在缴获的敌人大炮上高喊胜利。作出这一切之后，我自豪地对自己说：我对得起祖国，我能得到桂冠吗？

报偿是伟大的，报偿就是事业的声誉。胜利者们，你们感谢祖国吧，她给予你们表现勇敢的机会，她给予你们饱尝胜利喜悦的机会。你们不应当要求桂冠，你们应当把你们的战利品献出来。桂冠应当给这样一些人：他们得不到众人的欢呼，没有获得光荣的希望，也没有胜利的可能，但仍默默无闻地继续战斗下去。一些卑鄙无耻的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跪倒在凯撒和奥古斯都的塑像前，但一转眼他们又屈服于高卢人和日尔曼首领阿尔米尼奥等手上沾满鲜血的恶鬼们。现实是，一个人是否受尊敬，不取决于他的名誉，而取决于他掌握的武力。被阴暗势力所包围的事业虽然也有一定的光辉，但它无法照亮通往罗马的胜利之路。我再次看到，人们是那样不公正，但作为奖惩主宰的上帝却置若罔闻。

1848 年 8 月于卢加诺

很遗憾，真实情况是：我们是未曾失败的逃跑者，正如先前我们是未曾胜利的胜利者一样。他们向我们宣布，这是一场绝望的毁灭性战争。我们一步一步地后退，今天跨过一条河，明天翻越一座山。指挥官的意愿是让我们撤退到高山掩蔽部。这时，出现了所谓有人背叛的传闻，就像我过去那样，是一些人的无意背叛，他们并不蔑视指挥官，而是很尊敬指挥官。这是由于人的软弱而惯用的一种自慰方法，即把自己的罪责推卸给别人。与此同时，我却希望进行最后一次光荣的冲击，一次赎回我的名誉的或胜利或死亡的决战，我的默默牺牲和长时间等待的耐心已到了极限。我在经历了无限痛苦后，应当从胜利中得到希望。这也是一种赎罪。我对自己强调：即使以生命为代价的牺牲，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它也丝毫不能赎回自己的名誉。结束自己并不是拯救自己。在怜悯和感激之间，在可饶

恕的罪过和理应宽恕之间，存在着相似的特征。因此，我仍然确信，上帝会给我开拓一条最好的道路，从而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我的过去是清白的，是不应当被判为有罪的。我陷入了痛苦的深渊。我的天啊，我不必自寻苦恼。我有能力保持沉默，一直沉默到我得到兄弟们的尊重为止。

1848年10月于热那亚

我急于进行战斗，这并不是由于青年人的自负，而是因为我担心这种强制性的休息被说成是好逸恶劳。这里也有不少人爱搬弄是非，而且他们总能得逞。例如，有的士兵太自负，于是就像那种临阵脱逃者一样，被说成是叛徒。我们的最大愚蠢就是以个人的生命去衡量人民的生命。人民应当等待，因为他们能够等待。人民可以等待，因为他们的生命不是二十年，三十年，而是永远。我也曾牺牲民族利益去动手打人，但我不会再犯这类的错误了，因为那是一种疯狂的、绝望的、卑鄙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的愿望不能同自我克制和真正的明智很好地协调一致，我们的举动就会偏激或者出现错误。我们要学会耐心等待，以免导致更长期的等待。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对许多事件作出正确的判断。当证据确凿的时候，当荣誉受到影响的时候，就不会犹豫不决、谨小慎微和顾虑重重了。否则就会从一个战士变成一个牺牲品，就不能不悔恨终生，陷入自责的痛苦之中。所以，牺牲是一种需要，而不是一种希望。我要带着我的卡宾枪冲向烈火开始燃烧的地方。我不会匆匆扣动扳机，但我敢于冒风险。

在这里，有若干来自威尼托地区各省的流亡者，其中有我的校友和酒肉朋友，他们可能认出了我，他们在冷笑，但未同我交谈。第二天，当我又碰到他们时，他们对我的表情是惊讶

和钦佩，而不再是蔑视了。仿佛他们已猜中我的计划，并且还很敬重我的计划。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向我的一些战友询问我的情况，我的战友告诉了他们我现在所用的名字，以及亲眼目睹的我在蒂劳洛和瓦雷索托两次山区作战中的英勇事迹。于是，在那些流亡者中产生了争执：有些人说我是朱利奥·阿尔托维蒂，另一些人说不是。在前者中有一个人还低声地非议我的忠诚和责任感。这时，我的战友们立即骄傲地站出来全力地维护我，并强调，不论我是阿尔托维蒂还是贾尼，我绝对是一个英勇的战士，是一个真正而诚实的人。

流亡者中的一个威尼斯人，命叫朱赛佩·朱诺托，他同意我的战友们的看法，并努力说服他的同伴们。他说：如果我选择了一条力图让我们的公民们恢复对我的尊敬的道路，他们就必须对我表示欢迎；我以强有力的高尚举动回答人们对我的辱骂，这本身就是我清白无辜的最有效的证明。我感谢这个刚刚认识我的厚道人能在那些几个月前还是我的朋友的人中慷慨激昂地维护我。他的话起了很大的作用。多亏了他的那番话，我现在才得到了这种谨慎但崇高的尊敬。我将努力不辜负人们对我的尊敬，我感谢上天对我的初步安慰，并希望上天继续注意我勇往直前的意愿。

今年 4 月，在维琴察英勇善战的那两个帕尔蒂斯塔尼约家的青年人，曾是诽谤我最为激烈的人，但现在他们比其他人更想同我和解，好像他们已准备同我恢复老交情。但我却不愿意同他们接触，我还要等等看。然而，今天我听说，他们将动身去都灵，因为那里正在组建伦巴底军团。我一时心血来潮，也想去都灵、并参加那里的部队。但是，谦虚精神使我考虑再三后认为，我不宜夸耀自己的功绩。那些高傲自大的家伙很可能仍对我抱有成见，认为我尚未向熟人和朋友们认罪。我感到，

我没有什么罪，为什么要向他们要求宽恕？我想，我所做的一切理应得到人们的理解，我应当推翻对我的那些不公正的指责。

1848 年 12 月在海上

我的父亲，为了你，仅仅为了你，我决定把我人生的这一段情况写下来。这样一来，如果我死在遥远的地方，你也能够以此为证据说明，我并不是没有资格使用你给我起的名字。我将重新使用我的名字走进坟墓，或者再回到你的怀抱接受你的祝福。噢，在我流亡的最初几天，有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我的头上，这就是我害怕你的责骂！但是，你相信我从帕多瓦给你的信上说的全是真话。你不在意我过去的骄奢，信任我新志向的坚定性。你刚刚得悉我的新住处，就立即写信鼓励我，安慰我，为我祝福！我激动得多次亲吻你的信，它给我带来了你的真正的爱和对我肯定性的评价。爸爸，我感谢你，因为你为我恢复名誉竭尽全力。诚然，为使我摆脱他们的蔑视，你的话的价值远远胜过我自己的行动。然而，你还是让我去战斗，并靠我自己的力量赢得胜利。我一定要报答你的关怀，我一定要对得起你的关怀。我一再亲吻你的信，我由衷地感谢你的祝福。昨天，在我登船后，我又阅读你的信，我再次激动得泪如雨下。

“唉，唉，小伙子！”有位老水手一边安慰我，一边拉着我的手朝甲板上走。“别难过，很快就会过去的。擦干你的眼泪，放宽你的心胸吧！爱情就是这样！”

他以为我那样痛哭流涕是由于爱人的一封信，是因为我把一个愁容满面的女人留在了祖国，而又想到那个女人手拿定婚戒指盼望我早日回归。多幸福的想像啊！我把别人对我名字的

蔑视留在了威尼斯，除此之外还留下了什么呢？但愿上帝不要忘记这一切。你们，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和我的妹妹，只有你们不鄙视我，还牢记你们那可怜的朱利奥。我虽然是个不幸的人，但我爱你们，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使你们的幸福不再遭受损害。

1849年2月9日于罗马

永恒之城！你陷入巨大而可怕的恐怖之中！你是意大利的光荣，你是意大利的不幸，你是意大利的希望！弟兄们站在你的面前，如同站在万能的正义之神面前一样，他们在无声地向你诉说自己的义愤。啊，罗马！发出你的怒吼吧，因为从阿尔卑斯山的冰峰到爱奥尼亚海滩，所有的人都缄口无言了。你是过去和未来的主宰。现在正处在关键时刻，你还不能理解人们对你多么怀念，对你抱有多大的希望。今天，恰恰是今天，罗马这个伟大的名字从对你几个世纪的忘却中突然展现在世人的面前。矛盾重重的不虔诚的欧洲不敢再以通常的嘲讽口气重复这个伟大的名字。到处在谈论这个名字，不论是尊敬还是惧怕，所有的人不能不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罗马每前进一步总要付出血的代价。最初，罗马就是在兄弟二人的残杀中诞生的。后来，女英雄卢克雷齐娅和维尔吉尼娅先后解放了罗马。格拉科兄弟二人被砍掉的头颅玷污了罗马历史的秀丽篇章。布鲁托的匕首虽然刺杀了一位巨人，但巨人的子孙们从绝境中又站了起来。然而现在却从暗杀中产生了一个无耻的大阴谋。让上帝对此作出判断吧。诚然，良知也有其狂热因素，因而它模糊了道德原则不可改变的神圣性。难道我们会因为这种卑鄙无耻的行径而否定一个事业的巨大影响吗？谁有权为了一个人的罪行去要求清算一个民族呢？历史上不乏类似的事例，可能在

上天的浩大统治范围内，所有的大罪都要由伟大的德能天使来补偿。如果我们注定要遇到新的灾难，如果我们注定要不幸地倒下去，我们是不会指责杀人犯用匕首毁灭了一个国家的。上帝会惩罚他，但不进行报复。对于其他尚未清算的罪行，仅需眼泪而已。杀人凶手把他的悔恨隐藏在黑暗之中，而我们则昂起沾满了炮火烟尘的头颅，睁大充满希望的眼睛，面向太阳骄傲地前进。

1849 年 6 月于罗马

我曾经发誓，如果我得不到赎救，我决不再说一句话。我终于得到了赎救。我恢复了我的名字，我恢复了我的名誉！我的家庭和我的祖国必将为我高兴。在写这几行字时，我感受到创伤的疼痛，我亲眼目睹了那记载着血债的篇章。

在我们军团中，有几名过去我认识的帕多瓦青年，他们不愿意同我在一起，我认为，他们对我还缺乏战友般的信任。但是，我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现，我等待着事实为我说话。但这需要时间。我担心，时间长了我会失掉耐心。

近十天来，法国人挖好了战壕，准备进攻圣潘克拉齐奥城门。侵略者的人数越来越多，但昨天晚上出现了某种形式的停火，部队趁此机会让士兵休息一下。只有半个连的士兵负责放哨，严密把守城墙最受威胁的地段，我被分配到前几天才建成但现已被炮弹炸得千疮百孔的哨所负责监视敌人。夜深了，人们可看到法军总司令乌迪诺阵地上的灯光，突然，我听到下面护城河底有急促的脚步声。当时，好像那里的哨兵在打瞌睡，因为他们没见发出任何信号。于是，我大声喊道：“准备战斗！”十几名士兵拿起枪，紧跟在我的后边。原来是法军的一支突击小队企图利用漆黑的夜色打开一个攻占我们城堡的缺

口。这时，我想起了古罗马将军曼利奥。我们用刺刀奋力捅死了最先露面的几个敌人，因为我们在城墙上，处于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此外，还有个有利条件，即敌人的指挥部可能早已命令其突击兵在他们尚未在我们的城墙上站稳脚跟之前不要随意开枪。

事实上，他们从下边对付上边是不可能伤害我们的。敌人的第一梯队陷入混乱之中，不得不后撤。但敌人的第二梯队的结局与第一梯队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以为我们有大批的士兵守护着城墙，而我当时也认为，即使我一个人也足以能打败敌人的袭击。但就在这个时候，指挥敌人突击队的一位军官爬了上来，并逼近我们的城堡。他一边挥舞长剑，一边高声喊叫，以鼓舞他部下的士气。敌人恢复了勇气，紧跟他们的头头向前冲击。

我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我再次大声喊道：“敌人来了！准备战斗！”这时，我感到我身上有无穷的力量。军团的官兵们听到我的喊声后全力投入战斗，英勇地反击那股冲上来的敌人，我勇猛地朝那个法国军官冲去，用刺刀打掉了他手中的长剑。谁知他腰间还藏有一把手枪，他立即拔出枪向我射击，第一颗子弹被我幸运地躲了过去，仅擦破了我一点皮，但他又向我打了一枪，射中了我的一只手。

这时，守城的大批官兵蜂拥而至，城堡上枪声和呐喊声响成一片，我们的人甚至动用了大炮，偷袭者被推入城墙下面的壕沟之中，他们的头头成了我们的俘虏。与此同时，敌人的偷袭还威胁着城墙的另一端，我们军团的一部分官兵迅速前去增援，而大本营派去的增援部队也及时到达了那里。后来，我们从某些俘虏的口中得知，法军早已准备好在那天夜里进行一次突然袭击。但是，他们的企图未能得逞，侵略者被打败了。

我应当感谢我的战友们的公正，他们一致把这次战斗的胜利归功于我，并要求上级嘉奖我。第二天，我手上裹着绷带参加连里的列队，专注地听连长宣读一项命令。命令说，军团当众表扬普通兵阿乌莱利奥 ·贾尼效忠祖国的事迹并决定把他提升为少尉。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到我的身上。这时，我要求允许我讲一句话。上尉说：“ 请讲！ ”因为在我们部队里纪律既不死板也不过分严厉，这是与别的部队大不相同的。

我向那些站在离我不远的另一排的帕多瓦青年看了一眼，平静地说：“ 我要求继续当普通兵，但我希望连长能用我的真实姓名对我进行当众表扬。 ”过去有人指责我对我国的革命有背叛行为和间谍活动的创伤迫使我提出了这一要求。现在，我希望我已使那些污蔑我的人认识了他们的错误。我要骄傲地重新使用我的名字，我叫朱利奥 ·阿尔托维蒂，是威尼斯人。从全连官兵中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我相信，如果连长不进行干预，他们就会自动解散以便拥上来拥抱我，我看到许多人的眼里闪动着为我骄傲和羡慕我的泪花。上尉向将军请示后，又重新整队，在全场一片寂静中他又一次讲话，他激动地说：祖国为有这样一个儿子感到光荣，他是那样高尚地回答别人的污蔑。他指着我说，这个例子说明，我们应当不计前嫌，最重要的是集中力量狠狠地打击敌人。为了表彰我的英勇顽强精神，他要我担任加里波迪将军的战地助手，军衔是上尉。

我的战友们再次热烈鼓掌，以表示他们完全赞成对我的这种嘉奖。散队后，我在回军营的路上像个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我的许多战友也都哭了。不一会儿，那些帕多瓦青年也追上来同我交谈，他们对我不再是提抗议，而是向我表示祝贺。他们悔恨自己过去不了解我，请求我原谅他们过去对我的不信任。这是我所得到的最宝贵的奖赏。我叫着他们的名字，一一

同他们亲切拥抱。全军团的祝贺，战友们的敬佩，上级的器重，全城的赞扬，这一切向我说明：以坚韧不拔的牺牲精神赢得公众尊敬的道路从来就是畅通无阻的，真正高尚的举动不受狂热和高傲的支配，它可以消除人的嫉妒心，可以重新找回人们对自己的敬重。啊，难道世界上的事物都是这样吗？难道惨遭污蔑的人类就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怯懦，那样不幸吗？难道我不能相信他们吗？我不得不接受作为对我进行奖赏的尊敬，但我深怕愧对了这种尊敬。我知道，我的这种担心并不是出于我有什么严重罪行。

1849年7月于罗马

啊，我们坚持不懈的斗争又有何用呢？现在我们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我们将开始永无休止的流亡生活！我们军团已开往罗马涅和托斯坎，并希望从那里再去威尼斯，或去皮埃蒙特，或去瑞士。但是，近日来不断加重的伤势使我精疲力尽，从而阻碍了我跟军团一起行动。部队出发前，加里波迪将军交给我几封致美洲友人的信。他告诉我，待我的枪伤痊愈后，我带上这几封信有助于顺利地乘船前往美洲。是的，我将横渡大西洋！哥伦布曾在那里找到了一个新大陆！我要求自己要有耐心。但我感到，我们这些将在地球上四处流亡的人依然肩负着民族的荣誉，因此要继续斗争，要拿出勇气！一个国家的人民必须要有一种精神。只要高尚的道德激励着我们的精神，火种就不会熄灭。我永远不会愧对我所重新取得的名字和生育我的祖国。我的父亲，前些日子我幻想能再见到你，现在我绝望了！我再也不能拥抱你了，你的儿子把他的命运系在轮船的缆绳上了。从今以后，我的爱将既无叹息也无眼泪，就如同抱着永恒的希望在休息一样。我想念我的母亲和我的妹妹，她们就

像两位天使，始终给予我天堂般的幸福。

1849年 9月在海上

我十分幸运的是，在流亡中有人同我作伴。我的同伴是一家罗马人：作为家长的父亲还年轻，才四十多岁，曾在省里担任过重要职务，名叫奇安波利·迪斯波莱蒂；这位先生有两个孩子，女儿叫杰玛，大概十九岁，儿子叫法比埃托，十三岁左右。初次认识他们使我想起了几年前我看过的一幅版画，它展示的情景是：当暴风雨肆虐之际，一家农民聚集在一棵橡树下，热切地期待，虔诚地祈祷。他们一点也没有政治流亡者的那种激愤。他们用爱心相互安慰，他们虽然离开了罗马，但他们的生活一如既往。我也曾同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生活过啊！我仿佛感到，就是我拆散了我们的家庭。我真不该让我的亲人遭此不幸啊！我那可怜的年迈双亲怎么受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他们将怎样度过他们的晚年？也只能如此了，命运注定我要孤身远游！此外，远离祖国能使同胞之间的关系变得像亲属一样密切。我发现，我爱奇安波利先生几乎像爱我的父亲一样，爱杰玛和法比埃托就像爱我的兄弟姐妹一样。这位年轻姑娘是我所认识的女人中最美丽的一个，她一点也不像那些罗马姑娘，在她身上体现了女人的全部优雅、温柔和同情心。

可能迄今为止我所追求的女人都是些卑劣的女人，但这个姑娘在我心目中仿佛是最高尚女性的楷模，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或诗人，她一定是我梦寐以求的创作对象。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不会成为画家和诗人的。诚然，我并未爱上她，我也不敢这样想。但是，这样的女性才能真正保证一个家庭的幸福。妻子和母亲终生都像天使，一切为别人着想，从不考虑自己。晕船实在令人难受，它使人头晕目眩，整天迷迷糊糊，痛苦不

堪。而这个善良的姑娘，不顾自己的痛苦，精心地照料她的弟弟法比埃托。我看到，她根本无暇顾及自己。但是，今天早上她哭了，因为我们船上的一只猫落入海中溺死了。现在，我们大家已习惯了海上的生活。在我们面前，除了蓝天和一望无际的海水之外，什么也看不到。我们聊天，我们玩耍，我们读书，从我们这里时而还发出一阵阵笑声。大自然宽厚地允许我们的生活中有欢笑。如果笑声不能使我们的心情平静下来的话，它至少给我们增添了力量。当我独自一人时，我便走到甲板上，面对烟波浩渺的大海寻找上帝的思想和形象。我想起了家乡的一首民歌，其中有一句歌词是：向身着蔚蓝色服装的上帝祝福。现在我才了解了歌词的真正含义。不言而喻，上帝就隐居在这天水相接、广阔无垠的蔚蓝色的空间里。从而使我领会了永恒的含义。我敢打赌，吉奥贾海港的那位渔民之所以能写成那首民歌，是因为夏日海面的风平浪静促使他把渔船停泊在亚德里亚海上，展现在他眼前的仅仅是作为他的生命的大海和作为他的希望的天空。

我教杰玛学唱这首民歌，她以罗马人的绝妙嗓音唱得是那样完美，致使那些十分呆板的英国海员也中断了操作，专心致志地听她歌唱。我认为，虽然旅行使我烦恼，但也使我开始体会到大海的情趣。我希望，如果我在纽约能够找到工作，我在陆地上也不会是不幸福的。看来，奇安波利先生愿意让我同他们住在一起。我有足够的钱，而且他们一家也不会把我丢下不管。但是，我不喜欢经商的闲逸和枯燥，而我所带的在美国找工作的介绍信全都是以商人为对象的。在南美，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有许多意大利人在那里谋生，意大利这个名字很受人尊敬。要能去南美该多幸福啊！它那生机勃勃的热带特性也强烈地吸引着我。然而在纽约，等待我的只能是观看那顽固

的欧洲人的市场、制糖作坊、大包的棉花等等。看来，一个横跨大西洋的人难以得出最后结论。

1850 年 1 月于纽约

我是多么不想口中含着一支雪茄在商人和经纪人中走来走去啊！他们可能是好人，但我感到他们不可能是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的子孙。我不知道，但我相信这些伟大人物逝世时并没有后代。我还到纽约的郊区转了转，该市强大的生命力使我对它产生了“笼中雄狮”的印象。它被关在那里，与人隔离，以免它伤人。但是，必须用长远的眼光并透过英国人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浓雾去观察它，以便对旅行家们关于美洲的评论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我不相信，在哥伦布时代，这里就雾气弥漫。雾气可能是由蒸汽机造成的，但现在按照一些疯疯癫癫的欧洲记者的说法，雾气是由一种隐花植物所致。不管怎样，我很高兴将要离开这里。奇安波利先生曾拜托克劳迪奥·马尔太利工程师为我找工作，而他本来要来纽约接我，但因故无法离开里约热内卢，所以我将独自一人前往那里。巴西离纽约很远，奇安波利先生不愿意让我们大家再进行一次新的长途旅行。然而，我却仅仅考虑何时启程，杰玛好像更倾向我的意见而不是她父亲的意见。关于那个小男孩，他不断地讲巴西，完全陶醉在幸福的想像之中。我得到了我全家人都好的消息。我的身体也很好，同我住在一起的人都很爱我，很尊重我。如果我能在另一个国家找到工作的话，我将对我的命运感到满意。在我的生活中除了长期的流亡外，还能有什么呢？

1850 年 3 月于里约热内卢

我来到了南美洲。在这里，到处都能看到欧洲的格调，当

然是以里斯本为代表的南欧格调，而不是以伦敦为代表的北欧格调。克劳迪奥·马尔太利工程师是一个严肃的人，面孔被太阳晒得乌黑，人们都说他正直诚恳，敢作敢为。他听到我的名字后吃惊地抖动了一下，立即问我是不是 1799 年和 1821 年参加那不勒斯两次革命的卡尔洛·阿尔托维蒂的亲属。当他得知我就是卡尔洛·阿尔托维蒂的儿子时，脸上那生硬的表情无踪无影了，他立刻热情地拥抱我。当时，我希望他不是一个数学家，说老实话，我害怕数学家就像害怕商人一样。如果我遇上了一个整天只会打算盘的人，那可就糟糕了！这样的人是不会尊重我的。

他问我，我的父亲是否同我谈起过他。我说谈起过，因为我影影绰绰地想起父亲向我讲过的一段历史，其中就出现过马尔太利的名字。但是很遗憾，我过去很少注意我父亲说的话，所以我对此事没有确切的记忆。他告诉我，他最近收到了他哥哥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很快也要来美洲，现在正同我妹妹和妹夫一起住在热那亚。他还向我表示，他可以向我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因为他欠我父亲的情，我父亲曾为他们家作出过巨大贡献。他还感谢上天给予他一个能荣幸地帮助我父亲的儿女的机会。从他的嘴里我还了解到奇安波利先生的一些情况，其实我早已有所觉察。这位先生在革命中失掉了家中的一切财产，口袋里的钱也所剩无几了，他试图来美洲寻找一种能积攒点财富的途径，以便将来去热那亚，或者去威尼斯，或者去皮埃蒙特勤俭度日。如果我在奇维尔塔韦基亚港启程前能得知我妹妹和妹夫被流放并住在热那亚的话，我肯定要前往那里了。当时，除了过去的那些伟大行动牵动着我的心以外，离开善良的奇安波利先生和他的儿女们也使我十分痛苦。有我这样一个青年人陪伴着他们，可能给他们带来一点安慰，我也可能帮助他

们加速实现其愿望。因此，我很愿意与他们同命运，将来与他们一同回国。

巴西是一个秩序井然的新国家。工程师毫不气馁地努力为奇安波利和我寻找报酬优厚的工作，但这需要时间。我们只好等待。后来，奇安波利先生在皇家统计局找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工作。与此同时，因为我曾有上尉军衔，我成了巴西陆军边防部队的一名少校。在军队里我清楚地回忆起我父亲的一位朋友阿莱桑德罗·吉奥尔吉元帅。两年前，当他听到威尼斯爆发革命的消息时，立即离开巴西回到威尼斯，有人说，他因身受重伤而牺牲。我相信他们所说的这一切，他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虽然不是杰出的天才，但他有英勇顽强、信仰坚定、百折不挠的高贵品德，而这些品德远远胜过天才。他曾带领八百名正规部队短时间内就威镇马托格罗索省，整顿了社会秩序，建立了统一的法律和税收制度。人们知道这是巴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省，其大小超过法国的总面积。我惊讶地听到人们讲述他三十年间在那个文明程度很低的偏僻地区完成的所有壮举。我认为，奇才辈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如果我会写诗的话，我一定要写一部关于他的英雄史诗，从而使人们感到过去的英雄史诗都没有太大的价值，过去的英雄在他面前定会自愧不如。国王把里约韦德拉斯公爵的领地赠给了他。但是，他抛弃了一切，飞速返回威尼斯。我要像他一样地生，我也要像他一样地死。但我无意成为公爵，对我来说，只要在文明的功德名人录上补充上我的名字就足够了。

现在，我们希望奇安波利先生作为矿山总监将被派往阿莱桑德罗元帅的光荣永存的那个省。我将率领一队步兵和骑兵护送他。但是，这还要等到今年秋天。

1850年 11月于里约弗雷勒斯

现在我不知为什么每五六个月就要写一写我的并无多大成就的经历。我的家庭通过我的信已经知道我写的这些东西。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无意把我的人生写出来供人发表。然而有一种习惯的力量在控制着我。我开始写了几页纸，想评论一下我自己，我感到很有趣，但我有时也屈服于心血来潮。幸好我还能保持谨慎的态度。从年初开始我仅写了两页，在重新拿起笔之前我早已把过去写的东西丢在一边了。上帝知道我能写多长的时间。此外，我很喜欢奇特的事物，我在一些地方的所见所闻迫使我要写点东西。每次外出归来，我必定写点我的印象。这既有助于记忆，也可避免时间长了发生混淆，如把山丘误记为高山，把石块误记为钻石。这里的一切都是雄伟的，完美的，崇高的。高山，激流，森林，平原，一切的一切，都保留着最近一场革命的痕迹。这次革命冲击了所有的人和物，使现在的生活变得秩序井然。但是，这里的生活同欧洲十分相似，就像一位年迈的老人又恢复了青春一样。在这里，高山峻岭绵延起伏，重重叠叠，神秘莫测的原始森林给群山披上了绿色的盔甲，银光闪闪的积雪覆盖着直入云霄的山峰，阳光撒在山顶的积雪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犹如永恒的圣火。到处是千年的古树，到处是茂密的植物，任何一小片都能胜过亚平宁山上的森林。无数激流汇集成响声震天的瀑布，千万根水柱从天而降，用肉眼是难以目测其高度的。每根水柱，每幅水帘，都带着欢快的笑声向一眼望不到底的深谷飞流直下，溅起的水花飞人云雾飘渺的大气，一条色泽艳丽的彩虹悬挂在半空。这里的地下埋藏着丰富的宝藏，一旦巨大的岩石裂开，价值连城的钻石立即展现出绚丽的光彩。波浪翻滚的大河既宽又深，弯弯曲曲，犹如一条沉睡的巨蟒，两岸长满了香蕉和木豆树。这

里土地富饶，阳光灿烂，天空总是那样晴朗，清凉的微风从安第斯山吹来，使这里天天都能享受明媚的春光。

如果这里也有俄亥俄河谷和密西西比河谷那样长长的铁路，该多好啊！这只是我的一个美好的希望！远离家乡增加了我与亲人分离的忧伤。尽管我的一种感觉并不正确，但应当说，在马托格罗索住两年好像比在法国或瑞士住十年二十年还要长。当然，过去我住在威尼斯也像住在马托格罗索一样有时间过得太慢的感觉。我承认，这里的空气容易使我思念我的亲人。

我和奇安波利住的房子很豪华，但生活条件艰苦，人手也不足。我们的房子是一座石料建筑，外形像个帐篷，四个宽大的凉台朝着四个不同的方位，庭院由多条长廊与大厅相连。房子的后面有一个直达河岸的花园。花园旁边有一个小院落，奴隶们在那里干活，小马驹在那里随意地嘶鸣，傍晚它们才被关进马厩。这个城市建在山上，但它一直扩展到山下的平原，以河为界。这条河就在我们的花园后边来了个急转弯。在河左岸不远的地方有几个兵营。我每天要去那里指挥训练和整顿秩序。这里的士兵在里约热内卢时是严格服从命令和遵守纪律的，但他们来到这里以后，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美德，成了一伙任意搜刮民财的强盗，后来甚至同不断袭击我们的印地安人也无多大差别了。

我在这里主要是领导进行一些小型的战斗，但是这也要流血，也充满了危险。问题在于，我们要背着好几天的给养翻越几乎无法翻越的山峰，从用我们刚刚砍倒的树干搭成的临时木桥上通过可怕的山涧，要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山洞里寻找像野兽一般的敌人，要在那到处是天然陷阱和毒蛇的沼泽地里伏击敌人。如果听到一声刺耳的口哨，立即就会飞来雨点般的箭

头。敌人躲在暗处，他们受不到伤害，也当不了俘虏。每个箭头上都有毒，被射中后必死无疑。谁要是落到敌人手中，那肯定要被他们杀掉。有人说，他们中间一些馋嘴的家伙还以吃人为荣呢。当然，除了工作外，有时我们也搞些游玩散心活动，主要是沿着布兰特河岸旅游和度假。在这里，奇妙的大自然把大地变成了天堂。奇安波利先生作矿山的总监每月只有两三天不外出视察。他推动矿山同巴伊亚省作钻石贸易。他执行公务时，一般由一名军官带十来个士兵作他的卫队，有时我也亲自率领卫队护送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选择最富有诗情画意的行走路线。最近一次外出是我们去视察一座新发现的矿山，杰玛和法比埃托也要跟我们一起去。在这次短途旅行中，我们的喜悦简直无法描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最爱去的旅游圣地雷卡奥罗和阿尔巴诺。当我们通过一条急流时，杰玛摇摇晃晃，由于害怕不停地傻笑，但她相信我会帮她。她用脚踩着水底的石块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向前走，好像她在考虑下一步应当踩哪块石头一样。我想，即使她是我的妹妹，我也不会如此地喜欢她。

当她父亲不在时，往往是由我留下来照顾这位必须加以关照的女勇士，以免她在当地遇到麻烦。可以想像，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些最愉快的日子。我们一起学习历史知识，我教她我所知道的有关雅典和罗马的历史，她则教我弹钢琴。这样一来，在两个月中我们俩常常用四只手一起弹奏钢琴。在欧洲，恐怕只有殉难者才会听我们的演奏。但在这里我们的演奏却很吸引人，有两个混血姑娘（杰玛家的女仆）还随着我们弹奏的乐曲跳起那种难看的萨拉班德舞。这的确是那两个女奴的最美好的时光，如果允许描写奴隶制的危害，我想我会立即动笔。我参观过农场和甘蔗种植园，但我不敢把所看到的奴隶制的危

害性写出来。

奴隶制是一种无所顾忌的残忍的制度，不仅遭到奴隶的仇恨，可能也遭主人本身的仇恨。我和杰玛也教法比埃托学习。他能不顾语法的错误而大胆地讲法语。后来，我们三人一起跟一位老神甫学习葡萄牙语。这位神甫是教堂的主持，也可能是个主教，我可以说他是当地的教皇。他能在这个地方生活真是奇迹。在这里，神职人员像牛马一样的辛劳，甚至连高级教士也必须拼命地干活。他们既找不到教会医院，也找不到宽敞的住地，更不必说丰盛的晚宴，他们甚至走上两英里也找不到一个公共食堂。想找一口钟，必须耗费十天的时间。可怜而勇敢的传教士要冒着生命危险向那些野蛮人传授最基本的知识，即天主教义。阿莱桑德罗元帅，那位战无不胜的里约韦德拉斯公爵主要是靠卡宾枪办事，但是我相信，这些没有枪的神甫只有更耐心才能有所作为。在这里，伏尔泰还是错误的。然而，如果这里不是太偏辟，通信不是太困难，我甘愿把我的生命结束在这里，因为我亲眼看到的一切和令人吃惊的新事物的出现，激起了我致力于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可是，威尼斯呢？……我不再想它了！爸爸，妈妈，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当然，我们在天上肯定会再见！

1851 年 6 月于里约弗雷勒斯

好几个月以来，没有什么东西可补充关于我的流亡生活的这一简要记录。最为恰当的原则是，有值得写的就写，没有可写的就不写。在这里经常出现一些出人意外的新鲜事物。每当我经过对原始部落的漫长巡视后，我总是想念家庭式的宁静和快乐的生活。奇安波利先生对他的商店业务很满意。他对我说：“再有一年，我们就可以重新看到热那亚了。”他以为我家

里很穷，他从来没有猜想到他的同伴产生了移居马托格罗索的强烈愿望。因此，我回答他说，我没有这种需要，我还年轻，我的惟一志向是从事危险的军事活动，到时我虽然手中没有钱，但我会带着丰富的经验返回意大利。杰玛听了我这番话后，甜甜地笑了，法比埃托大声地说，他也要当兵，并指挥军事训练。这个小鬼长得很健壮，又很活泼，常常半天半天地同我一起骑马。如果我们外出打猎，在射击的准确性方面他能胜我一筹。但是，我不忍心杀害那些羽毛丰满的小鸟，它们带着对我们的完全信任在树枝间飞来飞去，还不时好奇地看看我们。这个小家伙却毫不留情，不像我开枪时那样双手颤抖。他像巴西人一样勇猛顽强，他除了眼睛的颜色和栗色的头发外，没有保留多少欧洲人的特点。他像刚学话的孩子那样讲葡萄牙语，他的发音常令我们忍不住发笑。

昨天，我收到了一封家信。我父亲在信中说，他已经给我寄过八封到十封信了，但这却是我收到的第一封。谁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马尔太利工程师也来信了，他告诉我：他的哥哥已来到美洲，应阿根廷政府的邀请，他们将一同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主持移民和军事事务。在那个国家，意大利人有很好的名声。加利波迪将军也很想念那个地方，有人说他还想回阿根廷。如果是那样的话，在我回欧洲之前，我要路过那里向将军问候，向同他在一起的马尔太利兄弟问候，他们对我是那样的亲切，就像亲兄弟一样。啊，我的祖国，你正在不断扩大同全世界的联系！如果有两个在你的天空下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人现在都生活在外国的土地上，即使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他们也会像兄弟一样亲近，因为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852年 4月于维拉贝拉

这真是些可怕的日子！两个月来我很想写点东西，但一直未动笔。如果去年我知道会有这样一些令人胆颤心惊的不幸事件在等待着我生命的这一篇章的话，我当时就会丧失勇气。杰玛正在熟睡，她受了多大的惊吓啊！令人欣慰的是她现在日渐好转，脸上又露出玫瑰色的红润，眼里虽然含着泪花，但又重新放射光芒。她前些日子的极度虚弱和神志昏迷多么令人担心啊！现在终于风平浪静了，她那善良的天性战胜了病魔，我听到她的呼吸平稳而匀称，就像一个熟睡的孩子。我首先要把一场可怕的悲剧的经过写下来以免忘却，虽然现在我对它还记忆犹新。

去年 8 月初，我发现在印第安人的部落中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迹象，他们从山上下来，到河岸上过冬。为此，我曾向维拉贝拉的行政长官请求援助，但由于路途遥远，今年春天以前我们不可能得到任何援助。与此同时，我想方设法为我们的军营筹集足够的枪枝弹药和一些大炮，以便依靠这个装备精良的堡垒保护我们的驻地及其周围地区。但这只能坚持一些小规模的战斗。 1月初，西部的矿山附近爆发了危险的骚动，我不得不率领驻军的大部分兵力去维持当地的秩序。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征程是那样远，野人打仗又特别狡猾，经过三周的战斗，我们才成功地将他们赶到了河对岸，并烧了他们的渡船。

虽然我肯定印第安人不久还会来骚扰，但我们还是决定返回里约弗雷勒斯的住地。半路_上，我们遇到了一个传令兵，他急急忙忙向我报告，说印第安人已逼近该市。尽管我们的官兵都已精疲力尽，我们还是跑步前进，因为不少军人的妻子就生活在军营中，大家都万分焦急。我也很担心奇安波利先生一家的安全。由于他性格高傲而刚烈，他本人和他的孩子们可能会

遇到严重的危险。当里约弗雷勒斯市出现在我们面前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奇安波利总监的官邸完全陷入火海之中。强烈的愤怒和担心促使我拼命向前奔跑，我们一口气跑了五英里。事实上，印第安人在夜间就已袭击了军营，砸毁了大炮，屠杀了大多数官兵，把妇女变成了他们的俘虏。

少数幸存者躲进了总监官邸。恰恰就在我们回到驻地的时候，那些野人把他们的仇恨对准了总监官邸。他们高喊着要杀死那些强迫他们离开平原和大河两岸的白人头目。他们向官邸内放箭，扔石块。奇安波利先生和他身边的士兵顽强地进行自卫，以便等待当地的农民及时前来救援。如果我们能再早一点到达，他们可能会得救。但是，那些发狂的野人已经产生了放火的念头。他们把附近农民存放的大量柴草搬到官邸前，力图以此来消灭被围困在里面的人。霎时间，熊熊的烈火吞没了官邸的建筑。这时，人们可以看到那悲壮的场面：妇女跌倒在烈火之中，男人从楼上的窗子里跳了下来，被大火烧伤的官兵手拿武器向野人们冲击，奴隶们用自己的胸膛保护他们的主人，伤兵用匕首刺向自己的心脏，以免被活活地烧死。

奇安波利先生从旁门出来。这里的火焰烧得尚不猛烈，有六个忠诚的士兵为他作护卫。法比埃托勇敢地保护着他姐姐杰玛紧跟在他们后边，他右手拿着一把利剑，左手握着一把匕首，毫不畏惧地朝前走。奇安波利先生希望在敌人中打开一个缺口冲出去。虽然他们摆脱了被火烧死的危险，但一伙红皮肤的骚乱者紧跟在他们身后，就好像一群在地狱的火坑旁手舞足蹈的魔鬼。我们从离官邸不到一英里的山上冲下来，看到那悲惨的结局：奇安波利先生被毒箭射中膝盖后摔倒在地上，他勇敢地朝扶着杰玛的儿子看了一眼，而法比埃托正不停地挥动利剑保护自己和杰玛。奇安波利先生爬起来，一瘸一拐地继续往

前走，鲜血不停地从他的腿上往外流，他怀着对袭击者的愤怒永远地倒下了。这时，勇敢的小男孩法比埃托把昏迷的姐姐放在父亲的尸体旁边，拿起父亲的利剑怒不可遏地进行了最后的拼搏。啊，为什么传令兵不能提前一小时把情报送给我呢？……小男孩中了好几支毒箭，他轻轻地喊着圣母玛丽亚的名字停止了呼吸。那些野人跑上前去用脚践踏他的身体，以欢庆他们的胜利。这时，亲眼目睹了野人在总监官邸进行屠杀的葡萄牙神甫身着圣衣，脖子上挂着圣带，手握十字架出现在他们中间。这个手无寸铁的人用葡萄牙语向他们讲述和平，并无所畏惧地表示不同意他们的行为。他的这种态度使那些野人暂时停止了屠杀。与此同时我们也赶到了现场。

那天夜里我所看到的一切，我所经受的痛苦和我所做的一切，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一点也记不清了。次日清晨，我看到有三百多具印第安人的尸体堆积在军营周围。但是，可怜的奇安波利先生，他的儿子，我们的二百多名官兵和农民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杰玛由于受到严重的惊吓昏迷不醒，自那天以后，有两个多月她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军营被捣毁了，建筑物被烧光了，印第安部落在这一带的力量越来越大，而我们的兵力却越来越少，有人劝我撤回维拉贝拉。现在看来杰玛恢复健康是没有问题的。我答应她，夏天到来之前，我们将一同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因为马尔太利兄弟已在那里定居，我将把杰玛交给他们照料。根据他们的建议，将由我本人送她回欧洲。请上帝满足我善良的愿望吧！

1852 年 10 月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旅行经历了三个月，一路上风景始终是那样美丽，那样如诗如画。有些地方风光秀丽得令人难以置信。旅途中宽松的心

情使杰玛完全康复了。她微笑着感谢我对她的热情照顾。当我们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马尔太利兄弟二人已经前往阿根廷内地的一个城市，以便筹划在那里建立移民区。但是，工程师手下有一名十分友好的上尉，他正准备动身去马赛，并乐于把杰玛送到热那亚她姨妈家。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这个送走杰玛的办法是十分完善的。而我则想返回里约热内卢，以便在那里向那些可恶的印第安人讨还血债。但是，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杰玛时，她伤心地低下了头，眼泪不停地流。

“你怎么了？”我问她。“你是不是不愿意离开美洲？”

“噢，十分的不愿意！”她一边回答我，一边啜泣，并用请求的目光注视着我。

最后的结果是，四周后我们二人结了婚，我打算再过一段时间与她一同回欧洲。但是，她不再想离开美洲，而我为了爱她也放弃了报复印第安人的想法。

杰玛是一个多么可爱的人啊！能和她做夫妻是上帝赐予我的幸福。两个月来，我除了爱杰玛以外，什么也不想了。我们一直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希望能向马尔太利兄弟二人和一个叫帕尔蒂斯塔尼约的人致意，据说后者正同马尔太利兄弟在一起。但是，由于他们迟迟不回布宜诺斯艾利斯，我想到内地去一趟，以便在那里问候他们。与此同时，阿根廷政府请我制定一个在里约河左岸的海滨地区建立一个新侨民区（包括意大利侨民在内）计划。这个地区与马尔太利兄弟徒劳地工作了一年的那个地区相比，各方面条件都更为优越，所以在这里建立新移民区会有更大把握取得成功。我惟一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南方各省发生起义，我必须极大延长我的旅行路线才能找到他们。

1855年 2月于萨拉迪拉

二十八个月以来我一直是这些起义者手中的俘虏，我像一个可怜的奴隶一样被他们从一个战场带到另一个战场。我有两个小孩子，他们是我们在奴隶般苦难环境中生的儿子，他们那可怜的妈妈始终陪伴着我，她坚持要发扬她那与我同生死共命运的奉献精神。遗憾的是，在她把自己的父亲和弟弟留在了美洲这块贪婪的土地上之后，现在又要把自己的丈夫留在这块土地上了！高烧已耗尽了我的全部体力，明天我可能就会成为一具僵尸。

噢，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亲爱的兄弟姐妹，我的灵魂是多么乐于在你们头顶上的空中飞翔啊！神圣的上帝也会知道我是在世界的另一端怀着最亲切的爱死去的。我的床边有三个天使，他们对我无限信任，日夜守护着我，给予了我永恒的幸福！

啊，我的父亲，我感到死亡已经走近了我，我在人间的悔恨已经结束。爸爸，我犯了许多的错误，你饶恕我那忘恩负义的灵魂吧！你用某种怜悯安慰我的忏悔吧！你相信我敬仰和热爱祖国的心是纯洁的和高尚的吧！请你让我那不幸的妻子和两个无辜的孤儿回到祖国的怀抱吧！上帝会保佑他们跨越海洋和陆地平安地回到你的家门前！当他们胆怯地敲你的大门时，你的心一定会激动得要跳出来……你没有必要说出你的名字！他们非常熟悉你，他们将投入你的怀抱。朱利奥的灵魂也一同投入你的怀抱，但他无法止住你那滚滚的眼泪！

我那不幸的儿子的日记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他死在他妻子的怀里。但我的儿媳没有离开她的亲人们永远安息的那块不吉利的大陆。尽管起义者允许她乘船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她

还是待在萨拉迪拉迟迟不走。6月，她终于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她的精力已被无法医治的癌细胞耗尽了。马尔太利兄弟二人来信说：他们看到她每天都要到朱利奥的坟前向他哭诉；她为自己不得不舍弃自己的儿子而整日痛哭流涕，但是有一个想法使她得到了一些安慰，这就是：可把两个孩子交托给朋友们抚养，这些朋友一定会来拯救她的家庭。此外，她还亲笔在朱利奥的日记下边补充了一段话。每当我读这段话，我总是热泪盈眶。

“爸爸！”她写道。“我要请求您帮助，因为我自己的爸爸，我的丈夫，我的弟弟都不在人间了。现在只有两个小儿子坐在我的膝盖上，明天他们将会坐在我的坟前。我的爸爸，亲人们生活在世上，不管他们住处的距离有多远，不管他们是生还是死，他们总要相聚一堂的。我爱您的朱利奥，正如您爱他一样。现在他在高空呼唤我，依照上帝的意愿我要跟他先去了。啊，为什么我不能有一次机会高兴地看看您那慈祥的面容呢？我们二人将互不相识地走过这个世界。当我成为爸爸的儿媳时，我们就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也是我们将来在天上见面的保证。上帝不能把亲人永远分离，灵魂在宇宙间相会比两个朋友在某地相会更加容易。我的爸爸，您将来是会追赶上我们的。但是，为了您的孙子们的幸福，您晚一点来吧。我知道，您可能羡慕我，晚一点来对您来说意味着痛苦。但是，请您发发慈悲吧，您千万别把两个孤儿舍弃在人间不管。我是一个女人，我很软弱，我请求上帝，我恳求上帝，让我的两个儿子好好学习您的榜样，并且也希望您教导他们仿效他们的父亲。再见吧，天上再见吧！”

那个圣洁的灵魂就是这样要求我帮助，她把她的遗言同生命垂危的痛苦融为一体了。啊，作为她的公公，我会永远记住

那个像天使一样可爱的儿媳，永远记住她向我伸出的双手，永远记住她那充满希望的要求。我应当找到她，并对她说：“可爱的儿媳，我将满足你的要求，我将消除你的痛苦！”我怎么在认识她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她呢！在我应当为有这样一个儿媳感到高兴时，我却要为失去她而失声痛哭！我要把希望寄托于上天，以便我尽早看到她同我儿子之间的真挚爱情！……我的心里充满了希望，我的眼里饱含着泪水。

现在，我同我的女儿女婿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生活。我满意我过去的人生，我将高兴地面对死亡。我对自己能做一些有利于别人的事感到幸福。那个在革命时期死在乡下的拉伊蒙多·文基埃雷多曾有一个令人尊敬的想法，他死前要求我关照他的后代。于是，我把过去对他的憎恨全部忘却了，我把爱扩展到了他的家庭。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有益于所有的人了。我认为，强大是与善良相辅相成的！卢奇亚诺告诉我，他将于明年春天再次来看望我，我的小孙子很希望表伯伯泰奥多罗能与他们同行。泰奥多罗至今还未结婚，他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人。他的哥哥德梅特里奥却很可怜，他把自己的身心献给了俄国，曾在莫尔达维亚军团任上校，后来在奥尔特尼察战役中阵亡，他把建立拜占廷希腊帝国的希望带进了天堂。但是，理想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源于理想的精神永远激励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不断前进。最近，我已经着手处理里纳尔多伯爵的著作的出版事宜，一个月后，他的作品的第二卷将要问世，为此所需要的款项我已经交给了出版商，全书的印刷不会再中断了。我希望，该著作的出版有益于祖国的文学事业。我希望，人们对中世纪威尼托的商业和威尼斯商人的商业机制的批判性研究，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评论罗马宁教授以其渊博的知识编著的《威尼斯史》。意大利人应当善于认识另一种既朴素又伟大的智慧。

这种智慧往往默默无闻地消耗在图书馆的灰尘中和会计室的统计数字中。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满足了这样一个人的热切愿望，他为著书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智慧，但他从不想从中捞取任何好处。

每到星期日，当我同我的女儿女婿和四个小孙子乘马车（哎哟，我也感到主教大人由东南风造成的那种腿部不适了）前往文基埃雷多的喷泉广场或弗拉塔时，我的额头上总要闪现出一片忧郁的阴影，但我立即用毅力把它抹掉，努力恢复平日的欢快。恩里科惊奇地问我，在难以快乐起来的八十三岁高龄时，在经历了那么多的不幸之后，我怎能还是这样的宁静与欢快呢？我对他说："我的孩子，罪行比不幸更能使人苦恼。我也犯过一点罪行，但我已经赎过罪，因此我能心安理得地度过我的晚年。至于不幸，在我即将入土之际，它不再使我烦恼。我既无宗教信仰也无野心奢望，我坚信，在我死后等待我的既不是厄运，也不是惩罚。你也应当争取这种保障！我将微笑着死去！"

是的，我将微笑着死去！这不是我的目的，但它证明，我这一生没有虚度，它对我，对别人，都不是一种灾难。亲爱的读者，现在你们已经很熟悉我了，你们已耐心地听完了卡尔洛·阿尔托维蒂冗长的自述，那么你们愿意对我免诉吗？我希望你们的答复是肯定的。诚然，我就是怀着这种希望开始写这本书的，你们不要不给一个可怜的老人一点怜悯，因为你们曾长时间热情地如醉如痴地陪伴过他。至少，你们要为他所经历的时代祝福。你们看到，在我的童年，我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老年人和青年人，现在我又是如何告别了他们。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是在现代社会统一的外表下种种异常的感情和情谊进行相互激励的世界。在这里，漫画和小说均失去了原

来的作用，惟有历史赢得了价值。噢，我曾经说过，我们无意以我们民族的历史去衡量其他民族的历史。但我们要为我们已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就像一个农民晚上为自己白天收割了那么多小麦感到高兴一样。我们应当谦虚公道地承认，我们的子孙们唤醒了我们这些老年人的青春，而他们已经继承了我们的事业，并不断地丰富我们那些过时的、已无活力和光泽的老经验。如果这一切能教育我们大家信赖我们民族的美德和永恒的正义，那么，生活中许多不平等现象就不会再有存在的基础。

我虽然不是神学家，不是学者，也不是哲学家，但我也要说出我的看法，就像一个游客一样，虽然他一无所知，但他有权评价他所走过的地方是穷还是富，是难看还是美丽。孩子们，我已经历了八十三载，我总可以说出我的看法吧。

人生就是我们的人格的胜利，也就是说是本性和教育的结晶，作为身体的行为是必须前进，作为精神的行为是追求正义。经受过种种的锻炼并有自己坚定信念的人才会完全正确地对待自己，完全正确地对待别人，完全正确地对待全人类。这样的人是世界上最纯洁、最重要、最慷慨的人。这种人的人生对他自己，对大家都是一种幸福，他必将在祖国历史上留下光荣而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完全的人的典型。当然，世上也还有另外一种人，即使他们在痛苦和不幸中生活，那又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是一些堕落的人，是一些疯狂的人，或者是一些罪人。他们应当以那种使人类走向胜利的人为榜样。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找到大自然答应给予它的每个组成部分的那种安宁。幸福存在于良心之中，请你们牢记这一点吧！不论哪一种生灵，对它最可靠的检验都是正义。

永恒而神圣的正义之光啊，我要把我这摇摇晃晃即将熄灭的生命之光纳入你不朽的光芒之中。在太阳面前，一盏小油灯

好像要熄灭了，就像陷入浓雾中的一只萤火虫一样。我的心现在是空前的宁静，就像平静的大海，即使海风也影响不了它。我正在走向死亡，就像走向一个不可思议的奥秘世界一样。对我来说，这个奥秘世界既不是一种威胁，也不是一种恐怖。如果我的这种自信心是错误的，大自然就是乐于自我嘲弄和自相矛盾！我不能相信这一点，因为在整个宇宙中，我还没有发现一种既冷又热的东西，一条既否定又肯定的真理。我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在激动地告诉我：你已临近危险。怎么，我的头脑是否已经那样迟钝以至没有判断能力了？

噢，不是这样。我感到这是我的心在说话，是我自己怀着坚不可摧的信念在说话，是我抱着热烈的希望在说话。老年人的安宁就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它逐步把出口伸向无边无际的大洋，而它自己一直处于永恒的平静之中。我再也看不到我在地球上的敌人了，我再也看不到隐藏在死亡的影子下一个一个离开了我的那些朋友们了。在我的儿女们中间，有的早已慷慨地匆匆离去，有的已把我忘记，有的留在我身边，以便使我享受人生中的可靠幸福。但是，我要追求人生中另一种无人知晓的神秘幸福。我在自己短暂的岁月中看到了一个伟大人民的前进步伐。宇宙的规律导致果树结果，迫使太阳自转，保证我的希望变成胜利的成果。我还有什么更多的要求呢？没有了，兄弟们，我高兴地而不是无可奈何地把我的头仰卧在坟墓中的枕头上，我惬意地看着我理想的前景越来越宽广，以至于地球上的一切都从我的视野中消失。

啊，我的那些有同一血统、同一信念和同一爱心的兄弟姐妹们，不论你们是已经走了的，还是现在活着的，你们是我的灵魂，我感到我同你们的亲缘关系永远不会终结。我感到你们的精神在我身边振翼，几乎是在邀请我也展翅同你们一起飞向

高空。啊，我的彼萨娜，你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个爱人，我惟一的爱人，你还想念我吧，你还爱我吧，你还在关注我的生活吧！当太阳落山时，我看到你身穿美丽的紫红色斗篷隐现在火焰般的晚霞中，你纯洁的面容在天空中留下了一条长长的亮光，几乎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到了夜晚，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你在淡淡的月光下显得那样可爱，那样充满同情心。我同你亲切交谈，就像在中午时分同一个活泼潇洒的女性交谈一样。啊，你仍然同我在一起，你始终同我在一起，因为你的死的确有一种召唤我追求更高尚、更安详人生的力量。我们有共同的希望，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应当在那聚集过去人类的爱心和现在人类的希望的地方相会。没有你，我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为了你，我仅仅为了你！啊，神圣的彼萨娜，我的心忘记了所有的烦恼，希望所激发的甜蜜幸福地占据了我的心房。